目录

[《舊版書劍恩仇錄》金庸 2](#_Toc69886667)

[第一回 古道駿馬驚白髮 2](#_Toc69886668)

[第二回 險峽神駝躍翠翎 9](#_Toc69886669)

[第三回 秋風野店書生笛 17](#_Toc69886670)

[第四回 夕照荒莊俠士心 21](#_Toc69886671)

[第五回 避禍英雄悲失路 29](#_Toc69886672)

[第六回 尋仇豪傑誤交兵 37](#_Toc69886673)

[第七回 嚼餅置酒招薄怒 47](#_Toc69886674)

[第八回 還經贈劍種夙因 55](#_Toc69886675)

[第九回 烏鞘嶺頭鬥雙俠 58](#_Toc69886676)

[第十回 黃河渡口扼三軍 71](#_Toc69886677)

[第十一回 操刀剜肩憐難侶 78](#_Toc69886678)

[第十二回 奮戈振臂恤饑民 87](#_Toc69886679)

[第十三回 琴韻朗朗聞雁落 92](#_Toc69886680)

[第十四回 劍氣沉沉發龍吟 97](#_Toc69886681)

[第十五回 異事疊見贈異寶 108](#_Toc69886682)

[第十六回 奇計環生奪奇珍 115](#_Toc69886683)

[第十七回 揮拳打穴開鐵銬 123](#_Toc69886684)

[第十八回 閉目換掌擲金針 131](#_Toc69886685)

[第十九回 烈燄奔騰走大俠 135](#_Toc69886686)

[第二十回 香澤微聞縛至尊 142](#_Toc69886687)

[第二十一回 六和塔頂囚獨夫 152](#_Toc69886688)

[第二十二回 三分劍底顯雙鷹 160](#_Toc69886689)

[第二十三回 盈盈紅燭三生約 167](#_Toc69886690)

[第二十四回 霍霍青霜萬里行 171](#_Toc69886691)

[第二十五回 威震古寺雷聲疾 184](#_Toc69886692)

[第二十六回 情癡大漠雪意馨 193](#_Toc69886693)

[第二十七回 牛刀小試伏四虎 200](#_Toc69886694)

[第二十八回 馬步大集困群英 208](#_Toc69886695)

[第二十九回 奮殲鐵甲將軍苦 216](#_Toc69886696)

[第三十回 窮追金笛玉女瞋 224](#_Toc69886697)

[第三十一回 劍底戲沙憐寂寞 231](#_Toc69886698)

[第三十二回 狼口賭命答深情 239](#_Toc69886699)

[第三十三回 談笑任俠見名士 247](#_Toc69886700)

[第三十四回 慷慨禦暴懷佳人 256](#_Toc69886701)

[第三十五回 竟托古禮完夙願 264](#_Toc69886702)

[第三十六回 還從遺書悟生平 272](#_Toc69886703)

[第三十七回 心傷殿隅天初曉 281](#_Toc69886704)

[第三十八回 魂斷城頭日黃昏 289](#_Toc69886705)

[第三十九回 甘吻白刃墮火窟 297](#_Toc69886706)

[第四十回 空餘碧血葬佳城 305](#_Toc69886707)

# 《舊版書劍恩仇錄》金庸

《二○一七年四月七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回 古道駿馬驚白髮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

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青淚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這首氣宇軒昂志行磊落的「賀新郎」詞，是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的作品。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騎在馬上，滿懷感慨地低低哼著這詞。

這老者已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騎在馬上一點不見龍鍾老態。他回首四望，只見夜色漸合，長長的塞外古道上除他們一大隊騾馬人夥之外，只有陣陣歸鴉，聽不見其他聲音，老者馬鞭一揮，縱騎追上前面的騾車，由於滿腹故國之思，意興十分闌珊。

那時清隆二十三年的秋天，安邊將軍李可秀在平伊犁一役中有功，清朝皇帝慰勉有加，調任浙江。李可秀久歷行伍，在甘肅回部一帶居官多年，所以家眷都在官衙居住。他接到調任浙江的命令後，帶了隨從輕騎先行，家眷以及他歷年來宦囊所積，隨後跟去。李可秀軍功卓著，官越做越大，自然是春風得意。他生平唯一遺憾的是膝下無兒，僅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兒。女兒名叫李沅芷，那是李可秀在湘西做副將時所生，所以名叫沅芷，是紀念生地的意思。李可秀只有這個女兒，自然是愛如掌珠。這位小姐雖然生於武人之家，但相貌清秀絕俗，明艷萬狀，李可秀見女兒越長越嬌，越長越美，更是不敢多呵責一句。李沅芷容貌似母，性格似父，父親在練武場彎弓跑馬時，這位小姐一定隨從在側。李可秀見她好武，部下武藝好的屬將有的是，除了自己興緻來時教教女兒一刀一槍之外，還常命屬將予以點撥。部將見是上司的小姐，那敢不盡心巴結，傾囊相授，所以李沅芷到十三四歲已學得一身很不錯的武功，普通一二十人已輕易不能近她身了。李可秀在練武場中見女兒把部屬的刀槍打飛脫手，一面笑罵部屬膿包無用，一面也不禁暗自得意；可是有時大笑一場之後又不免暗暗嘆息，這樣能文能武的一個孩子可惜不是兒子！

從十四歲那年起，李沅芷忽然不到練武場去了，李可秀總以為女兒年紀漸大，不願意再和男人混在一起，也自不以為意。那知道這位小姐偷下功夫，五年之間，竟已學了內家的上乘功夫。她師父就是上面所說那位那位老者陸菲青。陸菲青是武當派中數一數二的前輩好手，他所以成為李沅芷的師傅，說來有一段機緣巧合的故事。

那是乾隆十八年夏天，李沅芷正交十四歲。那時候她父親在陝西扶風居官，聘了一位教書先生，教李沅芷讀書識字。教書先生陸菲青是一位飽學宿儒，平時對李沅芷談古論今，師生之間倒也十分相得。這天炎陽盛暑，日長如年，李沅芷睡過中覺，到先生書房裏去受課。

李沅芷走過長廊，四下裏靜悄悄的。這時已是末牌時分，按理已是授課時刻，李沅芷心細，怕熱天先生午睡過時，闖進去不便，繞到窗外，拔下頭上金釵，在窗紙上刺了一個小孔，眼睛湊過去偷偷一張，這一張使李沅芷又驚又喜。

她看見陸菲青老師盤膝坐在椅上，臉露微笑，手向空中輕輕一揚，只聽得微微吧的一聲，好像甚麼東西在板壁上一碰。李沅芷向聲音來源尋去，凝神細望，只見陸老師對面的壁上一排排整整齊齊的排滿了幾十隻蒼蠅。李沅芷覺得十分奇怪，這些蒼蠅怎麼伏在板壁上一動不動，而且排列得如此整齊，倒像爸爸在校場上操兵時率領兵勇擺成的陣勢一樣。她再凝神注視，發現每隻蒼蠅背上都插著一根細如頭髮的金針。這種針極細極細，隔了這樣遠本來看不出來，因為時交未刻，日光微斜，後窗中照射進去，金針在陽光下生出了反光。

書房中蒼蠅仍舊嗡嗡的飛來飛去，陸老師手一揚，吧的一聲，又是一隻蒼蠅被釘上了板壁。李沅芷童心大起，覺得這玩意兒比甚麼遊戲都好玩，再也按捺不住，轉到門口，推門進去，大叫道：「陸老師，你把這法子教我！」

陸菲青隱姓埋名在陝西隱居，數年來行藏絲毫不露，不想這天因為受不了蒼蠅苦擾，施展芙蓉金針絕技，想神不知鬼不覺的把蒼蠅撲滅一些，第二天好安安穩穩的睡一個中覺，那知給這位女弟子在窗外偷窺，發現了祕密。陸菲青還想隱瞞，神色自若的道：「唔，你睡過了罷？今天我來講史記中的信陵君列傳！」李沅芷道：「陸老師，你先把這法兒教我，再教書。」陸菲青假作不知道：「甚麼法兒呀？」李沅芷道：「打蒼蠅的法子！」她說罷就搬了一張椅子，一縱身跳上去，細細察看。她把釘在蒼蠅身上的金針一枚一枚的拔下來，用紙拭拭乾淨，交還老師，磨著陸菲青非教不可。

李沅芷這年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一股子鬼精靈的聰明伶俐，平時誰都順著她的性兒。她想到要學這玩意，纏著陸菲青來個不答允不休。陸菲青平素精明能幹，五十多年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今日遇到這個又嬌又韌的女弟子，倒也真是束手無策。心中好生為難，當下無法推辭，沉吟半晌道：「好罷，明天早晨你來我教你。今天下午你不必上學了，出去玩罷。不過我打蒼蠅的事你不可說給別人聽，別人一知我可不教了。」李沅芷好生喜歡，沒口的答應。

原來陸菲青是武當派大俠，壯年時在大江南北行俠仗義，名震江湖。他從前是屠龍幫中的中堅人物。屠龍幫是一個反對朝廷的祕密組織，雍正年間一時聲勢十分浩大，後來雍正乾隆兩朝施行鐵腕鎮壓，到乾隆初年，屠龍幫終於落得風消雲散，幫中主要人物死的死，隱的隱，一敗塗地。陸菲青遠走邊疆。當時清宮派人四下搜捕，因陸菲青為人十分機警，又有一身武功，所以得逃大難，但清廷始終不曾死心。陸菲青想到「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的道理，設法到李可秀府中去做了一名教書先生。清宮派出來搜捕他的人，只想到各處綠林、寺院、鏢行、武場等武林人士中去找尋，那裏想得到官衙裏一位文質彬彬的教書先生，竟是一個武功卓絕的欽犯。

陸菲青有師兄弟三人，大師兄馬真，陸菲青第二，師弟張召重。馬真閒雲野鶴，雖是武當派掌門人，但對本門事務不大經管。師弟張召重年富力強，當年師父偏愛小徒弟，本門技業傳他特別多，陸菲青文武兼通，武當派武功著重悟性，所以他數十年浸淫，也深得內家祕要，以無極玄功拳、芙蓉金針，柔雲劍三絕技稱雄江湖。三位師兄弟中，倒是馬真技藝最差，張召重熱中名利，投身清朝，已混得一個三品功名，當年陸菲青和他劃地絕交，師兄弟間已恩斷義絕。

李沅芷當下見老師肯教這好玩的法子，真的不對一個人提起。第二天一早，她就到老師書房裏來，那知推門不見陸老師的人影，四下一找，只見書桌上鎮紙下壓著一張紙條。李沅芷忙拿起來看，上面寫著：

「沅芷女弟青覽：女弟看舞劍而工書字，聽彈琴而辨絕弦，心靈性敏，人中罕見，得徒如此，夫復何憾，然女弟有立雪之心，而愚無時雨之化，三載濫竽，愧無教益，綠盡於此，後會有期。女弟智變有餘，而端凝不足，古云福慧雙修，日後安身立命之道，其在德乎。愚陸高正白。」

陸高正是陸菲青所用的化名，李沅芷拿了這封信，正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忽然房門推開，跌跌撞撞的走進一個人來，李沅芷不禁大驚，原來推門進來的竟是她以為那已不辭而行的陸老師。陸菲青臉色慘白，全無血色，上半身滿是血污，進得門來，搖搖欲墜，扶住椅子，晃了兩晃，就倒在椅上。李沅芷驚叫：「陸老師！」陸菲青凝神定氣，說得一聲：「關上門，不要做聲！」就閉上眼不言不語了。李沅芷究竟是將門之女，平時掄刀使槍慣了的，雖然很感驚慌，還是依言把門關上了。

陸菲青緩了一口氣，對李沅芷道：「沅芷你我師生三年，總算相處得不錯，我本以為綠份已盡，那知還要碰頭。我這件事性命攸關，你能一句話都不漏出去麼？」說罷雙目炯炯，直望著李沅芷。李沅芷道：「老師，我聽你吩咐。」陸菲青道：「你對令尊說，我病了，要休息半個月。」李沅芷答應了。陸菲青又道：「你叫令尊不用請醫生，我自己會調理。」隔了半晌，道：「你去罷！」

陸菲青待李沅芷走後，掙下來取出刀傷藥敷上左肩，用布纏好，不想這一費勁，眼前一黑，竟「哇」的吐了一口血。

原來那天晚上陸菲青一想自己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決定留書告別。他閱歷深，見人多，知道自己這位女弟子聰明絕頂，但聰明人往往為聰明所誤，所以臨別贈言，希望她將來年紀大了之後能有所警惕。陸菲青身無長物，隨身幾件衣服，把一口白龍劍裹在裏面，打了一個包裹，揹在背上，等到二更時分，準備離開此地，別尋善地。他盤膝坐在床上，閉目養神，遠遠聽到巡更之聲，覺得時間已到，點亮了燈，忽然窗外一葉落地，接著兩聲桀桀怪笑。陸菲青何等機警，一口將燈吹熄，隨手將長袍一角曳起，塞在腰裏，另一手將白龍劍拔出。

只聽得窗外一人朗聲發話道：「陸老頭兒，越來越不成話啦，你以為一輩子躲在這裏做教書匠兒，人家就找你不到麼，乖乖跟爺們到京裏打官司去罷！」陸菲青一聽知道對頭到了，瞬息之間打好了主意。陸菲青名滿江湖，明知來找他的絕非庸手，而且也絕不止一人，他們在外面以逸待勞，不出去不行，可是從窗中出去立刻會受到致命攻擊，當下一聲不響，施展壁虎遊牆功，悄聲沿壁直上，拉住天窗格子，格格兩聲，就將窗格拉斷，再運氣揮掌一擊，人隨著瓦片紛飛之中，跳上屋頂。下面的人「咦」了一聲，一枝甩手箭打了過來，同時大叫：「相好的，別跑。」陸菲青側身一讓，低聲喝道：「朋友，跟我來。」展開輕功提縱術，直向郊外奔去。只見三條黑影，先先後後的追來。

陸菲青一口氣奔出六七里地，後面追的人開口罵道：「呸，陸老頭兒，你也是成名人物，怎麼這樣不要臉，想一走了之麼？」那知道陸菲青別有深算，他明知今晚的事非決生死不能了結，一聲不響的把敵人引到扶風城西一個山崗上來。

果然不出陸菲青之所料，追來的三人全是扎手人物。陸菲青一來要把他們引到荒僻的地方，二來是要伸量他們的功力，三來是要把來捕的人全數引出來，免得己在明而敵在暗，中了對方暗算。陸菲青腳下加緊，一瞬之間又趕出了十餘丈，上得崗來，腳步絲毫沒有放慢，後面的人，卻分出高低來了。

陸菲青上得崗來，凝神待敵，反而將白龍劍插入劍鞘。三個追敵先後趕到，見陸菲青止步轉身，也不敢過份逼近，三人丁字形站著，一人在前，兩人稍後，陸菲青在月光下看這在前的那人。那人五十上下年紀，又矮又瘦，黑黝黝的一張臉，兩撇燕尾鬚，長不盈寸，身形矮健。他身後兩人一個身形極高，另一個是胖子。只聽見那瘦子當先發話道：「陸老英雄別來無恙，可還認得你這手下敗將的焦文期麼？」陸菲青心中一震，怎麼焦文期這魔頭今晚找上來了。原來焦文期是關東六魔中的第三魔，十多年前和陸菲青在直隸言語失和，動過一次手。當時陸菲青手下留情，未曾趕盡殺絕，只打了他一掌。不想焦文期引為奇恥大辱，誓報此仇，這次受官府之聘，赴天山北路辦理一件要事，無意中得知了陸菲青的行蹤，於是率領了陝甘總督府中兩名高手，也不通知當地官府，半夜裏來找陸菲青。這些年來焦文期潛下苦功，把鐵琵琶手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掌上栽了跟斗，決心要在掌上找回來。

陸菲青拱手道：「原來是焦文期焦三哥，十多年不見，竟認不出來了。這兩位是誰，焦三哥給我引見引見。」焦文期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指著那胖子道：「這是我的盟弟羅信，人稱鐵臂羅漢。」指著那高身材的人道：「這是兩湖豪傑玉判官賀人龍。你們多親近親近。」羅信和賀人龍都向陸菲青拱拱手，說了聲：「久仰，久仰。」

陸菲青道：「這種窮山僻壤居然蒙三位大駕光臨，真是夢想不到。不知三位有何見教。」焦文期冷然道：「陸老英雄，十五年前，我拜過你老一掌之賜，這只怨我學藝不精，總算我骨頭硬，命不該絕，這幾年來又學到了三招兩式的毛拳，又想請你老別見笑指教指教，這是為私。你老名滿天下，朝廷裏要你去了結幾件公案，我兄弟三人專誠拜訪，就是來促請大駕，這是為公。」

陸菲青明知今晚非用武力決勝敗不可，可是數十年來養氣練神，少年時的豪氣已消磨殆盡，當下對焦文期拱手道：「焦三爺，你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當年我得罪你的地方，這裏給你賠禮了！」說罷就是一揖。那高身材的玉判官賀人龍「呸」了一聲，大聲罵道：「不要臉！」陸菲青眸子一翻，釘住了賀人龍說道：「我陸菲青在江湖上，幾十年來薄有微名，平生還沒做過一件給武林兄弟瞧不起的事來。」他轉面向焦文期道：「你焦三爺剛才說來找在下是既為私又為公，當年我們年輕好勝，現在說來不值一笑，你焦三爺要找當年過節，我這裏給你賠過了禮。至於說到公事，我陸菲青還不致於這樣不要臉，去給滿清做鷹犬，你們要拿我這幾根老骨頭去升官發財，嘿嘿，請來拿罷！」這番話把三人可都損了。陸菲青道：「你們三位是一齊上呢，還是那一位先上？我瞧還是這位賀爺先請罷。」

大胖子羅信猛道：「有你這麼多說的！」衝過來對準陸菲青面門就是一拳，陸菲青不閃不讓，在拳到面前只有數寸時，左掌直切羅信右拳脈門，羅信料不到對方來勢如此之快，連退三步，陸菲青也不追趕，羅信定了一下神，施展五行拳又猛攻過來。

這時焦文期和賀人龍都已退在一旁監視，兩人各有打算。焦文期是一心報仇，自己這些年來在鐵琵琶上雖痛下功夫，本領已大非昔比，但當年領教過陸菲青的無極玄功拳，實在是非同小可，他想先讓羅信和賀人龍消耗陸菲青一點氣力，自己再上場，賀人龍卻滿心想拿到欽犯，讓總督給他保薦一個功名。

這裏羅信和陸菲青已打得熱鬧非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勢，一招才發，二招又到，一刻也不容緩，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連續不斷，也是外家中的厲害拳術。羅信數擊不中，突發一拳，用五行拳中的「劈」字訣，劈拳屬金，劈拳過去，又施「鑽」拳，鑽拳屬火，在長拳中又叫「衝天炮」，衝打上盤。陸菲青的招術，似慢實快。一瞬之間兩人已拆了十多招，羅信正用「崩」拳一掛，接著「橫」拳一閂，忽然不見了陸菲青的人影，急忙轉身，見陸菲青已繞在身後，情急之下，想拉住陸菲青手腕。羅信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對方硬拼，那知陸菲青長袖飄飄，非但抓不到手腕，連衣服也沒碰到一點。羅信發了急，拳勢一變，用擒拿手雙手一抓，陸菲青也不還招，只在他身邊轉來轉去。數招之後，羅信見有可乘之機，右拳一拳揮去，料到陸菲青必向左一讓，隨即伸手向他左肩抓來，一抓到手，心中大喜，那知不抓猶可，一抓之下，自己一個肥大的身軀竟平平的橫飛出去，篷的一聲，重重實實的摔在三丈之外。他猛摔一跤，眼前金星亂迸，雙手一撐，坐起身來，半天摸不著頭腦，傻楞楞的坐著發獃，口中喃喃咒罵：「媽巴羔子，奶奶雄，怎麼攪的？」

原來陸菲青用的是內家拳術中的上乘功夫，叫做「沾衣十八跌」，功夫深的人，敵人只要一沾到衣服，自己就會直跌出去，是當年「千跌張」傳下來的祕術，其實也是借勢用勁之法。陸菲青功力雖還不會令敵人沾衣就跌的地步，但羅信出盡力氣來向他身體，一沾到他身體，就被他一個反勁直倒出去。

羅信坐在地上發楞，焦文期雙眉一皺，低聲喝道：「羅賢弟起來！」賀人龍一聲不作，一個「雙龍搶珠」，雙拳向陸菲青擊來。陸菲青身影一晃，人影無蹤，賀人龍背上被拍了一下，只聽見背後說：「你再練十年！」賀人龍急轉過身，又不見了陸菲青，想再轉身，不意臉上被拍拍兩記耳光，手法奇重，兩邊臉頓時都腫了起來，陸菲青喝道：「小輩無禮，今日教訓教訓你。」按理賀人龍武功還在羅信之上，因為剛才口角刻薄。所以陸菲青絲毫不給他留臉，不容他發招，就用奇快的身法給他來了個下馬威。

焦文期一見賀人龍吃了虧，一個箭步跳上去，人未到，掌風先到。陸菲青知道這個關東六魔的第三魔絕非其餘兩人可比，不敢存心戲弄，施展本門無極玄功拳，小心應付。賀人龍見兩人鬥在一起，想幫忙可是插不進手去。焦文期施出鐵琵琶手，招招陰狠毒辣，只要被手指揮上一揮，當場就得殘廢，焦文期的鐵琵琶手得自洛陽韓家的真傳，一記「手揮五絃」向陸菲青拂來。他出手似乎輕飄無力，可是虛虛實實，柔中帶剛，一臨身揮指似鐵，這種拳法兼採鐵沙掌和鷹爪功兩家之長。陸菲青見焦文期功夫甚深，不禁低喝一聲：「好！」一個「虎蹤步」，閃開正面，微上一步，已到了焦文期右肩人側，右掌一「划手」，向他右腋擊去。焦文期忙側身分掌，「琵琶遮面」，左掌護身，右手「刀槍齊鳴」，弓起食中兩指，向陸菲青點來。陸菲青身形一矮，一個「印掌」，掌風颯然，已沾胸衣，陸菲青存心厚道，見焦文期數十年功力，不忍使他廢於一旦，所以一掌只用五成力，想他自知慚愧，就此引退，那知陸菲青一念之仁，險些召來殺身之禍。他一掌不用力，動作自然就慢，焦文期明知對方饒他，但他乘勢直上，乘陸菲青哈哈一笑，一掌將縮未縮，前胸門戶洞開之際，突然左掌「流泉下山」，五指在陸菲青左乳下猛力一戳。陸菲青出於不意，無法閃避，竟中了他鐵琵琶手的毒手，但他究竟是武當名家，雖敗不亂，雙掌一錯，封緊門戶，連連解去焦文期隨勢攻上三記毒手。他連退三步，不作一聲，調神凝氣，不敢發怒，自知身受重傷，如稍一暴躁，強敵環伺今日難免命喪荒山。焦文期得手不容情，那裏肯讓對方有喘息時機，「銀瓶乍破」，「鐵騎突出」，幾記鐵琵琶手中的厲害招術招緊似一招。陸菲青長嘯一聲，白龍劍出手，刷刷刷三劍，全是進手招數，焦文期連縱帶跳，避了開去，大叫：「併肩子上啊。老兒要拼命！」

賀人龍更不打話，一對吳鉤劍分上下兩路，一奔咽喉一奔前陰，向陸菲青擊來。吳鉤劍雖然叫做劍，其實是雙鉤，不過鉤頂多了一個劍尖，除了運用鉤法中的勾、拉、鎖、帶之外，還夾著雙劍的路子，雙鉤不屬十八般兵器之中，極為陰毒難練，練習時一不留神不是被月牙護手傷了自己，便是反而製肘而運不出招去。陸菲青見雙鉤一出手，便知他武功不弱，展開柔雲劍術中「杏花春雨」，「三環套月」連連進攻。這時羅信取出七節鋼鞭，也加入戰團，力大手沉，陸菲青不敢用劍碰他鋼鞭，劍走輕靈，直削他的手指，羅信「啊」的一聲，跳了開去。焦文期鐵牌一拍，錚錚有聲，向陸菲青後腦劈來。

焦文期從前在洛陽韓家學藝，韓家鐵琵琶手至韓五娘而登峰造極，除掌法外，兵器用的是一個精鋼打成的琵琶。這琵琶兩邊鋒利，攻時可作板斧，守時可作盾牌，琵琶腹內中空，藏有十二枚琵琶釘，一物三用，端的厲害。焦文期得到韓家真傳，但他嫌琵琶是女子彈弄之物，在江湖上使用出來被口齒輕薄之人損幾句可受不了，所以他別出心裁，打造了一個鐵牌，形狀雖不是琵琶，但使用手法和師門所傳並無分別。

陸菲青聽得腦後風生，向左一偏，鐵牌打空，回手就是一劍，他的柔雲劍術連綿不斷，焦文期橫鐵牌一擋，白龍劍順著鐵牌之勢又攻了過去，不論打拳或使兵器，一招出之去後如再打第二招，必須收回再發，柔雲劍術的精妙之處卻在於一招之後，不論對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順勢就來，只要三四招一攻，對方就被籠罩在劍光之下，別說進攻，連招架也來不及了。

賀人龍和羅信見焦文期被逼得手忙腳讓，忙從陸菲青後面左右擊來，一牌一鞭一對雙鉤，將陸菲青裹在中間。陸菲青這時胸口隱隱作痛，知道內傷開始發作，柔雲劍術雖然厲害，但剛將一人纏住，另外兩人馬上從側面擊來，不得不分手招架，心說：「不想我陸菲青今日喪命於鼠輩之手。」自忖存心忠厚，反遭暗算，不禁憤火中燒，一個氣往上衝，竟迭遇險招，念頭一轉，眼見今日落敗，決心先逃脫此難，養好傷後，再找關東六魔報仇。他打算已定，不再存心當場斃敵，反而心平氣和，內家拳術講究的是心穩神定，這一凝神，一把白龍劍四面八方把自身籠罩住了，任憑對方三人如何進招，竟攻不進來。羅信叫道：「焦三爺，咱們纏住他，打不贏，還怕累不死他麼？」焦文期道：「對，待會兒羅賢弟割了老兒的頭去請功。」賀人龍道：「他那把劍好，焦三爺，我要了成麼？」

他們三人一吹一唱，竟把陸菲青當作死人看待，這明明是說給他聽的，存心要氣氣他。陸菲青向羅信刷刷兩劍，等他一退，露出一個空隙，白龍劍「滿天花雨」四下一揮，一個箭步，跳了出去。羅信狂喊：「不好，老兒要扯呼！」陸菲青展開「八步趕蟾」輕功提縱術，向山下跑去。他的輕功有數十年功力，既已脫離包圍，料得這三人再也追趕不上。焦文期一按鐵牌上機括，三枚琵琶釘向陸菲青飛來。陸菲青用劍打飛了射向上盤的兩枚琵琶釘，雙腳一跳，又躲開了向下三路射來一枚，他見多識廣，知道琵琶釘上全是倒刺，一射進肉裏，拔不出來，如用力拔，非連肉拉下來一大塊不可，因為生有倒刺，所以如自恃接暗器技能，一伸手去接，那就上了大當。這種陰損暗器，為正派武林人士所不用。他躲過暗器，想再飛奔下山，那知一個踉蹌，一口氣竟提不上來，同時胸口一陣劇痛，眼前一陣昏黑。

焦文期等三人見他腳步散亂，知道他內傷發作，心中大喜，又圍了上來。四人又連拆了十幾招。陸菲青發覺右膀一用力，馬上牽連左胸劇痛，當下劍交左手，一路左手劍向焦文期逼去。他這左手劍用的全是反手招術，和普通劍術反其道而行，焦文期出其不意，竟連退數步。陸菲青有此良機，豈肯失卻，左手劍「白虹貫日」向賀人龍刺來，賀人龍識得此招，向右一閃，那知左手劍方位恰恰相反，他向右閃，左手劍順手跟來，賀人龍大駭，躲避不及，急中生智，臥倒在地，幾個打滾，滾了開去。陸菲青正待要趕，腦後風生，羅信的鋼鞭「泰山壓頂」劈了下來，陸菲青雙腳不動，上身一讓，快如閃電，伸手在羅信的「血門穴」一點，羅信的鋼鞭仍舊砍下來，但身體卻被點中穴道，頓時軟倒，手一鬆，鋼鞭餘勢不歇，打在山石之上，火花四濺，反彈起來。就在同時，焦文期的三枚琵琶釘勢勁力疾，已飛近陸菲青背後，他不論向前蹤跳或左右趨避，都已不及，隨手拉起軟癱在地上的羅信一擋。只聽見「嗤」的一聲，三枚琵琶釘兩中前胸，一中小腹，羅信登時斃命，焦文期見暗器反而傷了自己盟弟，急怒攻心，揮起鐵牌，狠狠向陸菲青砍來。

就在這時，賀人龍也已從地上爬起，陸菲青不容他有緩手機會，左手白龍劍向前一遞，賀人龍忙退一步，焦文期的鐵牌也已砍到。陸菲青如回身招架，賀人龍勢必又將加入戰團，敵手雖已少了一個，但自己傷勢卻也越來越重，他並不回頭，只身體向前一矮，焦文期鐵牌來勢雖被消除大半，但竟未避開，鐵牌刀鋒在他左肩劃了一條大口。焦文期正在大喜當中，只見一把白龍劍在空中直向賀人龍飛去。賀人龍大驚，舉吳鉤劍一擋，雖然擋到，但陸菲青用足功力，以大摔碑手的重手法拋擲兵器，吳鉤之力竟未能擋開這把空中飛來的白龍劍，劍從前胸刺入，後背穿出，竟被釘在地上。

就在這一瞬間，陸菲青突然回身，焦文期未及收回鐵牌，只感到臉上一陣劇痛，眼前發黑。原來陸菲青甩出肩上受他鐵牌一擊，劍刺賀人龍後，回身五枚芙蓉針向焦文期臉上射去。這一下距離近，動作快，金針又細，萬萬無法閃避，雙目當堂全被打瞎。陸菲青恨他歹毒，乘他雙手在臉上亂抓亂摸之際，一個連枝交叉步，雙拳「拗鞭」，當堂將焦文期斃於拳下。

陸菲青施展平生絕技，以點穴、大摔碑手拋劍、芙蓉金針，在一剎時之間連斃三強敵，待得焦文期倒下，他自己可再也支持不住。這時荒山上寒風凜冽，一勾殘月從雲中現出，照見橫陳在亂石上的三具屍首，遠林中夜梟怪聲淒叫，陸菲青雖然藝高膽大，不禁也暗自驚心。他隨手撕下衣襟，塞住左肩上的傷口，靜立調勻呼吸，然後將寶劍拔起，拭淨入鞘，他為人細心，把焦文期臉上金針拔出藏好，然後把三具屍體拋入荒山崗下。

陸菲青當時氣喘力竭，全身血污，自忖如去投店，必然引人疑心，他想回到李家換衣洗淨之後再行離開，那知李沅芷清晨已在書房。等李沅芷退出書房，他一倒上床，胸口奇痛，人竟昏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迷迷糊糊中只覺得有人推他，還聽見有人在叫：「老師，老師！」他緩緩睜眼，李沅芷站在床前，一臉驚疑之色，旁邊還有一位醫生。

經過兩個多月的休養，仗著陸菲青內力精純，再加李沅芷央求父親聘請名醫，購買良藥，他的內傷終於調治好了。在這兩個多月中，李沅芷終日陪伴師父，盡心服侍，旁人只道她尊師重道，那知她別有深心。自從她見了師父芙蓉針釘死蒼蠅的絕技後，第二天又見他行蹤特異，知道他絕非平常儒生，所以對他這次養傷照顧的特別週到。

陸菲青傷好後，李沅芷對過去的事絕口不談，只問：「陸老師，咱甚麼時候講書，你還是講史記麼？」陸菲青沉吟了一下道：「明天早晨罷！」

次日早晨，陸菲青叫書僮到街上去買物，支開了他之後，莊容對李沅芷道：「沅芷，你是聰明人，我是甚麼樣人，雖然你未知道，但也不見得完全不知。這次我遭遇大難，你這樣盡心服侍我，人心是肉做的，我本來想走，現在也不走了。我把那一手金針絕技傳給你罷。」李沅芷聽了大喜，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陸菲青微笑著受了，然後正色道：「我知道你悟性高，學我這派武功是再好不過，這幾年來我心中一直委決不下，覺得像你這樣資質，實在不容易遇到，好幾次想叫你跟我習武，只是──」說到這裏，沉吟不語。李沅芷忙道：「老師，我一定聽你的話。」陸菲青道：「令尊的所作所為，老實說我都不贊成，將來你大了之後，盼你明辨是非。你拜我為師，就得嚴守師門戒條，你可做得到麼？」李沅芷道：「我不敢違背老師的話。」陸菲青道：「你將來要是用我傳你的功夫助紂為虐，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他說這句話時聲色俱厲，李沅芷嚇得不敢做聲。

從那天起，陸菲青就把武當派的入門功夫教給她，教她如何調神練氣，如何練基本的十段錦、三十一勢長拳，先練刀，再練拳，等到無極玄功拳有相當火候後，然後教他練眼，練耳，打彈子，發甩手箭等暗器的基本功夫，匆匆兩年，李沅芷既用功又聰明，進步極快。好師傅遇著乖徒弟，越教興緻越好，再過兩年，陸菲青把柔雲劍術和芙蓉金針也都教會了她。在五年之中，李沅芷把金針、劍術、輕功、拳技，都學了個全，所差的是火候未到，經驗不足。李沅芷人也真機靈，她遵從師父的話，跟他學武的話一句也不透露出去，每天在規定時間自己到後花園練武。好在他自小愛武，別人也從不疑心。

在這五年中，李可秀官運亨通，一直升到將軍，乾隆二十三年平定伊犁有功，調任浙江。他率領隨從，先行輕騎上任，家眷和輜重隨後跟來。李沅芷自小生長在西北邊塞之地，現在要到山明水秀的江南去，自是說不出的高興，磨著陸菲青同去，陸菲青離開內地已久，正想回去看看，也就一口答應了。這天他騎在馬上，感懷身世，頗有點悶悶不樂，一個人落在後面。

他們一共有十幾匹騾馬，帶著李家的細軟，李太太坐在轎中。李沅芷長途跋涉，整天坐在轎車裏嫌氣悶，但是大家小姐騎了馬奔馳到底有些不像樣，於是要改穿男裝，她生性嬌慵，說做就做，改穿男裝後，倒是異樣的英俊風流。李太太只好笑著嘆口氣，由得她了。

李可秀撥了二十名親兵，一名參將護送家眷。參將名叫曾圖南，年約四旬開外，嘴唇微留短鬚，精神壯旺，體格雄偉，使一手六合槍。他倒是靠真功夫升上來，並不是胡混的腳色，為人精明又能幹，很得李可秀的信任。

騾隊翻過一個山崗，眼看天色將黑，騾夫說再過十里地就到雙塔堡，那是塞外的一個大鎮，預定當晚落在那裏店。正在此時，陸菲青忽然聽見前面有快馬奔馳之聲，遠見前面征塵影裏，兩匹白馬八蹄翻飛，奔將過來，眨眼之間，兩匹馬已旋風似的來到跟前。馬上人伏腰勒韁，猛加一鞭，從斜刺裏抄著騾隊，從兩旁直竄過去，不一會蹄聲漸遠。陸菲青在一照面中，隱約看出這兩人一高一矮，高的人眉長鼻挺，臉色白淨，矮的人滿臉精悍之氣，兩人都騎術極精。陸菲青一拍馬，追上李沅芷，低聲道：「沅芷，剛才這兩人你看清楚了麼？」李沅芷道：「怎麼，是綠林道麼？」她巴不得這兩個是劫道的強徒，好顯自己辛辛苦苦學來的本領。陸菲青道：「現在還看不準，不過看這兩人的武功，不會是綠林道探道的小伙計。」李沅芷奇道：「這兩人武功好？」陸菲青道：「看他們的騎術，不是庸手。」

大隊快到雙塔堡，忽然對面馬蹄聲車起，又是兩匹馬飛奔而來，直掠過騾隊，陸菲青道：「咦，這倒奇了。」這時暮靄蒼茫，他們一路行來路上全是荒漠窮鄉，眼見前面就是雙塔堡，怎麼這時反有人從市鎮上出來，除非他們有緊急事情，存心趕夜路了。

行不多久，騾隊進街，店家齊來兜覽生意，曾參將領著騾隊轎車，逕投一家大店。陸菲青與李沅芷近前下馬，見這店門高大，門懸金字黑匾，寫著：「安通客棧」。門口站著三四個店夥，忙過來迎接，見是官家，大人長大人短的辦得十分週到。

陸菲青一人住了一間小房，李沅芷和母親住著上房，陸菲青用過飯，店夥掌上燈，正待休息，夜闌人靜，犬吠聲中，隱隱約約聽得遠處一片馬蹄聲。陸菲青暗想：「這時候還緊自趕路，到底有甚麼急事？」他想到路上接連遇到四個人，暗忖這事有點古怪。一瞬之間。馬蹄得得，越行越近，直奔到店門口。馬蹄聲一停，店門上敲門聲就起。只聽見店夥開門，店夥說道：「您老辛苦，茶水酒飯都準備好啦，請進來用罷！」一個聲音很粗的人說道：「你趕緊給我餵馬，吃了飯咱們還要上路。」店夥連聲答應。腳步聲進店，聽來是兩個人。

陸菲青心中打量，這夥人一批一批的奔向安西，看他們馬上身法，都是有功夫的人，自己住塞外這多年，倒的確少見這種事情。他輕輕出了房門，穿過三合院，繞到客店後面，只聽見剛才那個聲音很粗的人說道：「趙三哥，您說少舵主年紀輕輕，這夥兄弟他壓得住麼？」陸菲青循聲走到窗下去聽，他倒不是存心去竊聽別人陰私，只因為覺得這夥人路道奇特，自己身上背著重案，不敢不處處小心提防。他剛走到窗下，忽聽見裏面一人說道：「壓不住也得壓得住，老當家的遺命如此，不管少舵主成不成，咱們總是赤膽忠心的保他。」這人出聲洪亮，中氣充沛，陸菲青一聽就知道他內功精湛。他知道裏面兩人都是行家，不敢弄破窗紙去窺探，屏氣傾聽。只聽那粗腔子的人道：「那還用說麼？現在就不知道少舵主肯不肯出山。」另一人道：「這次咱們內三堂外三堂的正副香主全體出馬來迎接，少舵主不能不出來。」陸菲青心中一震，怎麼這聲音好熟，仔細一琢磨，忽然想起來了，那是從前在屠龍幫時的好友趙半山。那人比他年輕十歲，是溫州王氏太極門的掌門大弟子，兩人在屠龍幫常切磋武藝，互相都很欽佩。現在分別近二十年，想來他也是快五十歲了，屠龍幫風流雲散之後，不知他到了那裏，想不到今日在塞外相遇，他鄉遇故知，這份欣慰不可言傳。他正想出聲認友，忽然房中的燈撲的黑了，一枝袖箭從窗中直射出來。

那支箭可不是射向陸菲青，只見人影一閃，有一人伸手把袖箭接了去。那人一長身，張口想叫陣，陸菲青縱身過去，低聲道：「別作聲，跟我來！」那人正是李沅芷，窗內毫無動靜，並沒有人追來。

陸菲青拉住李沅芷的手，蛇行虎伏的在窗下潛行，把李沅芷拉到自己店房裏。在燈下一看，見她已換上了夜行裝束，但仍舊是男裝，也不知她幾時準備好的，臉上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情，不禁又好氣又好笑，當下莊容說道：「沅芷，你知道那店房裏的是甚麼人？你幹麼要和他們動手？」這一下可把李沅芷問得張口結舌，答不上來，獃了半晌才忸怩地道：「他們幹麼打我一袖箭？」大凡小姐脾氣都是如此，只知別人之錯，殊不知自己聽人陰私，犯了江湖上的大忌。陸菲青道：「這兩個人如不是綠林道，就是幫會中的，內中一人我知道，功夫絕不在我之下，他們一定有急事，所以這樣連夜趕路。他們這枝袖箭也不是存心傷你，不過叫你別多管閒事，你快去睡罷。」說話之間，只聽見開門聲，馬蹄聲，那兩個人已急速走了。李沅芷這樣一鬧，陸菲青心想，這時去見老友，怕引起疑心，所以也不追出去會面。

次日整隊又行，出得鎮來，走了一個多時辰，離雙塔堡約已三十里，李沅芷道：「老師，對面又有人來了。」只見兩騎棗紅馬奔馳而來，他們有過昨晚的事，所以對迎面來的人都留上了心，兩匹馬一模一樣，神駿非凡，更奇的是馬上的人也一模一樣，都是四十歲左右的年紀，身材又高又瘦，臉色蠟黃，眼睛凹進，顯然是一對孿生兄弟。這兩人經過騾隊時都怪目一翻，向李沅芷望了一眼，李沅芷也向他們瞪了一眼，把馬一勒，一副要打架就請上來的神色。這兩人絲毫不理，不約而同的馬鞭一揮，向西奔去，李沅芷道：「那裏找來這麼一對瘦鬼！」陸菲青聽了，心中一震，望著這兩個人的背影，活像是兩根竹竿插在馬上，忽然想到，不覺道：「啊，原來是他們！」李沅芷忙問：「陸老師，你認識他們？」陸菲青道：「那一定是西川雙俠，江湖上稱為黑無常白無常的常家兄弟。」李沅芷噗嗤一笑：「他們姓得好，綽號也好，這不是一對無常鬼麼？」陸菲青道：「女孩子家別風言風語的，人家長得難看，本領可不小！我和他們沒會過面，但聽人說，他倆兄弟是雙生兄弟，從小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哥兒倆也不娶親，到處行俠仗義，闖下了很大的萬兒來。尊敬他們的稱之為西川雙俠，怕他們的就叫他們黑無常白無常。」李沅芷道：「這兩人不是一模一樣麼？怎麼又有黑白之分？」

陸菲青道：「我聽人說，常家兄弟身材相貌完全一樣，就是哥哥眼角上多了一粒黑痣，所以起名叫做常赫志，弟弟沒有痣，就叫做常伯志。他們是青城派慧侶道人的徒弟，慧侶道人一死，黑沙掌的功夫江湖上大概沒人在他二人之上了，他們兩兄弟是川江上著名的俠盜，一向劫富濟貧，不過心狠手辣，所以得了這個難聽的名號。」李沅芷道：「他們到這裏邊塞來幹麼呀？」陸菲青道：「我也真捉摸不定，他倆兄弟向來沒聽見到塞外來做過案。」李沅芷道：「這對無常要是敢來動我們的手，就讓他們試試師父的白龍劍。」剛才這對兄弟瞪了他一眼，姑娘心中可不樂意了，她不好意思說：「試試姑娘的寶劍！」就把師父先給拉扯上。陸菲青道：「他兄弟聽說從來不單打獨鬥，對付一個人是兩哥兒齊上，對付十個人也是兩個兒齊上。」他乾笑一聲：「你師父的老骨頭怕經不起他們四個拳頭的捶呢！」

說話之間，前面馬蹄聲又起，這次馬上乘的是一道一俗，道人背負長劍，臉色蒼白，滿是病容。那道人只有一隻右臂，左手道袍的袖子束在腰裏，另一人是駝子，衣服卻穿得極為華麗光鮮。李沅芷見這駝子相貌醜陋，服飾卻如此華麗，不覺噗嗤的笑了一聲，說道：「師父，你瞧這駝子！」陸菲青要阻止她已來不及。那駝子怒目一橫，乘馬擦身而過時突然一伸長臂，向李沅芷的馬抓來，那道人似乎早料到駝子要生氣，不等李沅芷避讓，就用馬鞭一擋，攔開了他一抓，說道：「章十弟不許鬧事！」這都是一瞬之間的事，駝子一抓不中，兩匹馬早已交錯而過。陸菲青和李沅芷回頭一望，只見駝子揮鞭在自己和道人的馬臀上各抽了一鞭，兩匹馬疾馳出去，駝子身法奇快，一個「倒栽金鐘」，在馬背上倒翻了一個觔斗跳下地來，腳在地上點了三點，已向李沅芷撲了過來，李沅芷寶劍出手，俟機迎敵。那駝子卻也奇怪，並不攻擊李沅芷，左手一把拉住李沅芷坐騎的尾巴。那匹馬正在奔馳，忽然被駝子拉住，長嘶一聲，前腳人立，駝子神力驚人，絲毫沒有被馬拉動，伸右掌在拉得筆直的馬尾上一劃，馬尾頓時如刀割一般斷了，馬兒直衝出去，李沅芷嚇了一跳，險些掉下馬來。她回手揮劍向駝子砍去，距離已遠，那裏砍得著，駝子快如閃電般追上自己奔馬，一躍上馬，不一會就不見蹤影了。李沅芷被駝子這樣一鬧，氣得想哭，委委曲曲的叫了一聲「師父！」

陸菲青這時憂形於色，剛才的事他全看在眼裏，本想埋怨她，但見她雙目瑩然，珠淚欲滴，就忍住不說了。正在這時，只聽見前面傳來一陣「我武──維揚──」「我武──維揚──」的喊聲。

# 第二回 險峽神駝躍翠翎

李沅芷聽了喊聲十分奇怪，忙問：「師父，那是甚麼？」陸菲青道：「那是鏢局裏趟子手喊的趟子。每一家鏢局子都有一個趟子，喊出來是讓綠林道和同道的人知道。鏢局走鏢，七分靠交情，三分靠本領，鏢頭手面寬，交情廣，大家買他面子，這鏢走出去就順順利利。綠林道的人一聽趟子，就知是某人的鏢，本來想動手收拾的，礙於面子，也只好放他過去。要是你去走鏢哪，嘿，這樣不上半天就得罪了多少人，本領再大十倍，那也是寸步難行。」李沅芷一聽，敢情師父是借題發揮，在教訓人啦，她心裏說：「我幹麼要去保鏢哪？」可是不敢跟師父頂嘴，笑著道：「師父，我是錯了嘛！師父，那喊的是甚麼鏢局子啊？」陸菲青道：「那是北京的鎮遠鏢局，在北方可數它最大啦。奉天、濟南、開封、太原都有分局。總鏢頭本來是威鎮河朔王維揚，現下算來將近七十歲了？聽他們喊的鏢號子仍舊是『我武維揚』那麼他還沒有告老收山。唉，見好也應該收了，鎮遠鏢局發了四十年財，難道還不知足麼？」李沅芷道：「師父，你認識他們總鏢頭麼？」陸菲青道：「我會過他。他憑一把八卦刀、一對八卦掌，當年打遍江北綠林無敵手，也真稱得上威震河朔！」李沅芷很高興，道：「那待兒你給我引見引見，讓我見見這老英雄。」陸菲青道：「他自己怎麼還會出來？真是傻孩子。」

李沅芷覺得老是給師父數說，滿不是味兒，她也知道自己江湖上的事情完全不懂，心裏嘀咕：「我不懂，就說給我聽麼，幹麼老罵人家？」拍馬追上騾車去和母親說話解悶兒，她回頭一看自己的馬，尾巴被駝子弄斷了，也中也暗暗吃驚，她想，一掌打斷一桿槍並不稀奇，馬尾巴是軟的，怎麼能用手割斷？她一勒馬，想等師父上來問他，但一想又賭氣不問了。她追上了曾圖南，道：「曾參將，我的馬尾巴不知怎麼斷了，真難看。」說著嘟起了嘴。曾圖南知她的心意，道：「我這匹坐騎不知怎麼攪的，今兒老是鬧倔脾氣，我制牠不了。小姐你騎術好，妳幫我治牠一下好麼？」李沅芷謙遜了一句：「怕我也不成。」兩人換了坐騎。曾參將那馬其實乖乖的，一點脾氣也沒有。曾參將還讚她一句：「小姐，真有你的，連馬也服你。」

這時鏢局趟子手的喊聲越喊越近，不一會，二十幾匹騾馱趕了上來。陸菲青怕有熟人，背轉了身，把一頂大草帽遮住半邊臉，偷看馬上的鏢師。七八名鏢師縱馬經過他的身邊，只聽一位鏢師道：「聽韓大哥說，焦文期焦三哥已有了下落。」陸菲青大吃一驚。回頭看那鏢師，晃眼間只看到他滿臉鬍子，黑漆漆的一張長臉，等他擦身而過，見他背上負著一個紅色包袱，還有一對奇形兵器，竟是外門中的利器五行輪。陸菲青心說：「難道關東六魔做了鏢師？」關東六魔除焦文期外，其餘五人他都未見過，只知道每個人都是武功卓絕，第五魔閻世魁、第六魔閻世章都使五行輪，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

陸菲青心中盤算，這次出門來遇到不少武林高手，如果都是為自己而來，那實在是兇多吉少，自己避之惟恐不及，偏偏一個女弟子少不更事，不斷去招惹人家。不過看情形又不大像是專門來捉拿他，趙半山是自己好友，絕不致於不念舊情。那麼他們一批一批向西去，又為的何來？

李沅芷和曾參將換了坐騎後，見他騎了那匹沒尾巴馬，心中暗自好笑，勒定了馬等師父過來，笑道：「師父，怎麼對面沒人來了？從昨天算起，已有五對大本領的人往西去了，我倒真想再見識見識。」

她這句話提醒了陸菲青，他一拍大腿道：「我老糊塗啦，怎麼沒想到『千里接龍頭』這回事。」他因心中掛著自己的事，所以儘往與自己有關的方面去推測，哪知全想岔了。李沅芷道：「甚麼叫做『千里接龍頭』啊？」陸菲青道：「那是江湖上幫會裏最隆重的禮節，普通是幫會中行輩最高的六個人，一個接著一個出去迎接一個人，最隆重的要出去十二個人，一對一對的出去。現在已經過了五對，那麼前面一定還有一對。」李沅芷道：「他們是甚麼幫會？」陸菲青道：「這個我也不知道。」隨即又道：「你看西川雙俠和那駝子那樣大本領的人，都是這個幫會的，他們聲勢真是非同小可。你千萬不要再惹他們，知道麼？」李沅芷嘴上答應了，心中可不大服氣，她一心注意看前面再來的是甚麼人。

午時打過了尖，對面仍舊沒有人來，陸菲青心中暗暗納罕，覺得事出意外，難道自己所料不對，前面沒有人來，後面倒來了人，只聽見一陣駝鈴響，塵土飛揚，一大隊沙漠商隊趕了上來。等他們漸行漸近，只見數十匹駱駝夾著二三十匹馬，騎著都是維族人，高鼻深目，滿臉濃鬚。頭上纏了一塊白布。維族商人從回部到關內做生意，事屬常有，陸菲青也不加注意。但突然間眼前一亮，只見一個黃衫女郎騎了一匹白馬走過身邊。那女郎美貌絕倫，光采照人，帽子上長長的插著一根翠綠羽毛，又英武，又嬌媚。

陸菲青見那維族少女人才出眾，不過多看一眼，那知李沅芷卻看得獃了。她自幼生長在西北邊塞，平時也沒見過幾個漂亮女人，更別說這樣好看的美人。那少女和她年事相仿，大約也是十八九歲，腰中掛了一柄匕首，長辮垂肩，一身鵝黃衫子，頭戴了一頂金絲繡的小帽，革履白馬，旖旎如畫。男人看女人總有一點顧忌，女人看女人卻漫無止境。那黃衫女郎縱馬而過，李沅芷情不自禁的跟了過去，不瞬眼的睨著她。黃衫女郎見一個美貌的漢人少年痴痴相望，臉一紅，叫了一聲「爹！」一個身材極高、滿頰濃鬚的維人拍馬過來，在李沅芷肩上一拍，說道：「喂，小朋友，走道麼？」李沅芷「唔」了一聲，還沒會意自己女扮男裝，這樣獃望人家閨女可顯得十分浮滑無禮。黃衫女郎以為李沅芷心存輕薄，忽然手揮馬鞭一圈，裹住李沅芷坐騎的鬃毛，用力一拉，登時扯下了一大片毛。那馬痛得亂跳亂縱，險些把李沅芷顛下馬來。黃衫女郎長鞭在空中一揮，辟拍一聲，扯下來的馬毛四散亂飛。李沅芷心頭火起，摸出一枝鋼鏢，向黃衫女郎後心擲去，她也沒存心傷她性命，鏢一出手，叫了一聲：「喂，小姑娘，鏢來啦！」那女郎身子向左一偏，鏢從右肩旁掠過，射向前面，當鏢離身已有丈許時，黃衫女郎長鞭一捲，鞭梢的革繩竟將那枝鋼鏢捲住了拉回來，順手向後一送，嘴裏叫道：「喂，小伙子，鏢還給你！」一股勁風，鋼鏢直向李沅芷胸前飛來，李沅芷伸手接住。

沙漠商隊中人眼見黃衫女郎這手馬鞭絕技，都大聲喝采。她父親卻臉有憂色，低聲向她說了句甚麼話。黃衫女郎答應道：「噢，爹！」也不再理會李沅芷，縱馬向前，數十匹駱駝騾馬蜂湧著絕塵而去。眼見他們追過李太太所乘騾車和護送兵丁，跑得看不見了。

陸菲青漫不在乎的笑道：「你現在總相信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了罷？這個黃衫女郎年紀和你差不多，剛才露這手你可佩服？」李沅芷道：「這種回子白天黑夜都在馬上，馬鞭兒自然耍得好，她可未必有甚麼真正武功。」陸菲青嘻嘻一笑，道：「是麼？」

走到傍晚，到了布隆吉，鎮上只有一家大客店，叫做「通達客棧」。店門前插了「鎮遠鏢局」的鏢旗，原來路上遇到的那枝鏢已先在這裏歇了。這家客店接連招呼兩大隊人，伙計忙得不可開交。陸菲青洗了臉，手裏捧了一壺茶，走到院子裏，只見大廳上有兩桌人在喝酒吃飯。那背負紅布包袱的鏢師背上兵器已卸了下來，但那包袱仍舊背著，正在高談闊論。

陸菲青手裏捧了一壺茶，假裝抬頭觀看天色，只聽見一位鏢師笑道：「閻五爺，你把這部經平平安安護送到了京城，兆惠將軍還不賞你千兒八百的銀子麼？又好去跟你那小喜寶樂上一樂啦！」陸菲青心說：「那果然是關東六魔中的第五魔閻世魁。」他更加留上了神。那閻世魁道：「賞金麼？嘿，那誰也短不了──」

他話還未說完，只聽見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插嘴道：「就只怕小喜寶已經跟了人，從了良了。」陸菲青斜眼一看，見說那話的人相貌猥瑣，身材瘦削，但也是一身鏢師打扮。閻世魁心中不快，「哼」了一聲。第一個說話的鏢師道：「童兆和你這東西總是沒好話。」那童兆和仍舊有氣沒力的道：「從良不是好話？好罷，我說小喜寶做一輩子的窯姊兒，到死翻不了身。」閻世魁破口大罵：「你媽才做一輩子窯姊兒。」童兆和笑道：「成，我叫你乾爹！」

陸菲青聽這批人言不及義，聽不出甚麼名堂，正想走開。只聽童兆和道：「閻五爺，咱們玩笑是玩笑，真話是真話。你可別想小喜寶想昏了頭，背上這紅包袱給人家拾去。你腦袋搬家事小，咱們鎮遠鏢局三十年的威名可栽不起。」閻世魁怒道：「童家小子，你望安罷，這批回回想從你閻五爺手上把這部經奪回去，教他們快死了這條心。我閻世魁關東六魔的名頭可是靠真功夫掙來的，不像有些小子在鏢行裏混，除了會吃飯，就是會放屁！」陸菲青暗暗望了閻世魁背上那個紅布包袱一眼，見那包袱不很大，看來裏面所裝的東西也很輕巧。只聽見那童兆和道：「關東六魔的名頭的確不小，就可惜第三魔給人家做了，連仇人是誰也不知道。」閻世魁一拍桌子道：「誰說不知道？那一定是紅花會害的。」

陸菲青心想：「這倒奇了，焦文期明明是我殺的，他們卻寫在紅花會帳上。紅花會是怎麼一回事？」他慢慢走到院子裏去撫弄花木，離那些鏢客們更加近。那童兆和嘴頭上一點也不肯放鬆：「我可惜沒骨氣，只會吃飯放屁，要是我不是孫子哪，早就找紅花會算帳去啦。」閻世魁被他氣得發抖，說不出話來。一位鏢師出來打圓場，道：「紅花會的總舵主于萬亭上個月在無錫死了，江湖上誰都知道。而且焦三爺給紅花會害死，又沒證據，誰看見啦？你找上門去，人家來個不認帳，你有甚麼辦法？」童兆和沒了話，自己解嘲：「紅花會咱們不敢惹，欺侮回子還不敢麼？咱們把他們當作性命的這部經書搶來，以後兆將軍要銀子要牛羊，他們敢不雙手送上麼？我說閻五爺，你也別想你那小喜寶啦，敢情回京求求兆將軍，讓他給你要一個回回女人做老婆，可有多美──」他正說得得意，忽然啪的一聲，不知哪裏一塊泥巴飛來，剛塞在他嘴裏。童兆和啊啊的叫不出聲來。兩個鏢師抄起兵刃，趕了出去。閻世魁站起身來，馬上把放在身旁的五行輪拿在手裏。他弟弟閻世章聞聲趕來，兩兄弟站在一起，他們只是保護那個紅布包袱，並不追敵，怕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童兆和把泥塊吐了出來，王八羔子、祖宗十八代的亂罵。閻世章冷冷的道：「一向只聽見狗吃屎，今兒可長了見識，連泥巴也吃起來啦！」

鏢師戴永明、錢正倫一個拿了一條軟鞭，一個拿了一柄單刀從外頭跑進來說：「點子逃啦，沒瞧見。」這一切陸菲青全看在眼裏，他看那口齒輕薄的童兆和一副狼狽相，心中暗自好笑，忽然看見東牆角上人影一閃。他裝著沒事般踱到外面，這時天色已黑，他躲在客店西牆腳下，只見一條人影從屋角跳下來，落地無聲，向東如飛奔去。陸菲青想見識這位剛才請童兆和吃泥巴的是何人物，施展輕功，悄沒聲的跟在那人後面，他雙手仍舊捧著茶壺，長衫也不捋起。他數十年苦練的輕功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雖然好整以暇，但步伐快速，前面的人絲毫未覺。

一時之間，兩人跑出了五六里地。前面的人身材苗條，行動婀娜，似乎是一個女子，但輕功也極高明。過了個山坡，前面是黑壓壓一片森林，那人直穿入林中，陸菲青也跟著追去。樹林中落葉枯枝，滿地皆是，一踏上去，沙沙作聲，陸菲青怕前面的人發覺。腳步稍慢，一瞬之間，已不見了那人的影子。江湖上常言道：「遇林莫入」，因為林中樹木遮掩，最易受人暗算，陸菲青不敢過份逼近，正想退出。忽然雲破月現，一片清光在林隙樹梢上照射下來，滿地樹影凌亂，只見遠處黃衫一閃，那人已出了樹林。

陸菲青跟到樹林邊緣，掩在一株大樹後面向外張望，對面竟是一大片草地，草地上搭著八九個帳篷。他好奇心起，有心要去窺探一番。靜待兩個守望的人轉過去，提氣一個「燕子三抄水」，躍到了篷帳外一頭駱駝身後，守望者未發覺。他藝高人膽大，彎身走到中間最大的帳篷背後，伏地一聽，篷帳裏有人在慷慨激昂的說話，話是維語，說的又快，他雖在塞外多年，但這些話大半不懂，他輕輕掀起帳幕底一角，向裏張望。帳幕中點著兩盞油燈，高高矮矮的坐了許多人，看模樣就是白天路上遇到的那個沙漠商隊。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咭咭咯咯的說起話來，陸菲青移眼望去，見說話的正是那黃衫少女。她話聲一停，手腕一翻，從腰間拔出一把精光耀眼的匕首。

黃衫女郎用匕首刀尖在自己左手食指上一刺，幾滴鮮血滴在馬乳酒裏。帳篷中其餘的維人也都紛紛拔出佩刀來，滴血酒中。黃衫女郎叫他「爹」的這高個子維人高舉酒杯，大聲說了幾句話，陸菲青只聽懂幾個字，甚麼「可蘭經」、「故鄉」。那黃衫女郎也說話了。也聲音清脆朗朗，陸菲青聽懂大半，只聽見她說：「不奪回神聖的可蘭經，誓死不回故鄉。」所有的維人都轟然宣誓。陸菲青在黯淡的燈光之下，見他們臉上都露出一副堅毅憤慨的神色。大家說罷，舉杯一飲而盡，低低議論，似乎是在商量甚麼步驟。陸菲青聽不清楚，心頭捉摸，大概這群維人有一部他們視為聖物的經書給人奪去了，現在要去奪回來。

陸菲青這一猜想並沒猜錯，原來這群維人是天山北路的一個游牧部落。他們這一部落人多勢眾，一共有近二十萬人。那高的叫木卓倫，是這一部落的首領，武功卓絕，仁義公正，極得族人的愛戴。黃衫女郎是他的女兒，名叫霍青桐。她是天山奇俠陳正德的夫人關明梅的得意愛徒，已深得天山派武功的真傳，陳正德和關明梅都是天山派中卓逸不群的人物，號稱天山雙鷹，兩人年紀都已六十多歲，然而夫妻見了面就吵嘴，分開了又互相想念，真是一對老歡喜冤家。霍青桐常常從中調解，但也沒有甚麼效果。她愛穿黃衫，小帽上經常插一根翠綠羽毛，因此得了一個漂亮的名號，天山南北武林中人，很多知道「翠羽黃衫霍青桐」的名頭。

他們這族人主要以游牧為生，清廷勢力擴充到回部後，徵斂越來越多。木卓倫起初還想委曲求全，儘量設法供應。哪知滿官貪得無厭，弄得他們民不聊生。木卓倫和族人一商量，大家覺得這樣下去實在沒有生路，派人幾次到伊犁向滿官求情，要求減少徵賦，豈知徵賦沒有減少，反而引起了清廷的疑慮。兆惠偵知這一族有一部祖傳下來的手抄可蘭經，這部經書得自回教聖地麥加，數十代來由首領珍重保管，成了他們這一族的聖物，於是乘木卓倫遠出之際，派遣高手去把這部經書搶了來，他們以此為要挾，就不怕維人反抗。閻世魁背上那個紅布包袱中，藏的就是這部可蘭經。木卓倫在大漠召開大會，立誓就是埋骨關內，也要使這部經書物歸原主。

陸菲青得知這些維人的圖謀與己無關，不想再聽下去，正想抽身回去，忽見帳中回人全都伏下地來祈禱。他連忙站起，哪知這一瞬之間，霍青桐眼尖，已見帳外有人窺探，在父親耳邊低聲說：「外邊有人！」一長身縱出帳來，只見一個人影正向樹林跑去，她手一揚，一顆鐵蓮子向他打去。

陸菲青正擬穿入林中，忽聽背後一股疾風，知有暗器襲來，他微微側身，這時雙手仍捧著茶壺，伸右手姆指中指看準鐵蓮子彈一敲，鐵蓮子從平飛變為下跌。他左手拿著茶壺，以食中兩指揭開壺蓋，鐵蓮子撲的跌入壺中。他頭也不回，施展輕功如飛回到店房。

到店時大家都已安睡。店夥道：「老先生，溜躂了這麼久，看夜景麼？」陸菲青胡亂答應了一聲，在房中把茶壺裏的鐵蓮子取出來，見是精鋼打成，上面刻著一根羽毛，便隨手放入囊中。

次日一早，鏢行大隊先行。趟子手「我武──維揚」一路喊出去，鎮遠鏢局一桿八卦鏢旗在前開道。陸菲青看這鏢行所保的這枝鏢，騾馱並不沉重，幾位鏢師全都護著閻世魁。看來他所背的那個紅布包袱是他們所最重之物。鏢行一行人走了約半個時辰，曾參將率領兵丁也護送著李太太上路了。日中在黃岩子打了尖，一路是上山的斜路，預計當日趕著翻過這條長嶺，在嶺下的三道溝落店。

山路險峻，愈來愈陡，李沅芷和曾參將都緊跟著李太太的騾車，怕騾子一個失腳，車子跌入山谷，那可是粉身碎骨之禍。行到申牌時分，正走到烏金峽口，只見鏢行大隊都坐在地上休息，曾參將指揮大家也休息一刻。烏金峽兩邊高山，中間一條山路，十分陡削，途中不易停步，必須一鼓作氣上嶺。陸菲青落在後面，背轉了身，不與鏢行的人朝相。

進入峽口，鏢行與曾參將手下的兵丁排成一條長龍，人與牲口都氣呼呼的上山。騾夫「得兒──得兒──」的叱喝聲響成一片。陸菲青眼尖，忽見右邊山峰頂上人影一閃，似乎有人在窺探。正在此時，前面一陣駝聲鈴響，一隊維人乘騎馬，迎面奔下嶺來，鏢行中人大聲呼喝，叫對方緩行。童兆和喊道：「喂，相好的，奔喪麼？」維人轉眼奔到跟前，前面七八騎人忽然縱聲高歌，聲音曼長，山谷響應。兩邊山頂上都有人站起來，高歌而和。鏢行中人不禁愕然。只聽維人商隊中一聲呼哨，兩騎飛奔向前，繞過閻世魁，對準了緊跟在閻世魁身後的閻世章一衝。同時四頭駱駝已奔到閻世魁的前後左右。關東雙魔久經大敵，知道情勢不對，正想拔兵器應敵。那知四頭駱駝背上的四個人都突然雙手舉起一個大鐵椎，猛向閻世魁當頂砍下來。大鐵椎每個重達百斤，四個維人身雄力壯，騎在駱駝上居高臨下，這四個鐵椎下來，閻世魁武藝再好也無法躲避，當場連人帶馬被打得腦漿迸裂。維人隊中一個黃衫女郎縱身上前，跳下馬來解閻世魁背上的紅布包袱，她剛用劍割斷縛住紅布包袱之布帶一端，背後一股勁風，一劍向她刺來。霍青桐身體一讓，不顧來敵，伸劍又割斷布帶另一端。哪知敵人劍法迅捷，不容她緩手去拾包袱，又是一劍欄腰削來。霍青桐無法避讓，揮劍一格，雙劍相交，火花迸發。霍青桐心中一震，敵人武功不弱，當下不顧得仔細琢磨，伸左手又去拾那包袱。敵人長劍竟直刺她的左腕。霍青桐左手一縮，食中兩指一捏劍訣，右手劍直遞出去，抬頭一看，接連三次阻她拾包袱的人是一個美貌少年，認出就是在途中向她無禮獃看的那人，當下心頭火起，刷刷刷三劍都是進手招數，兩人打在一起。

那人正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她驟見維人商隊奇襲鏢行，本擬隔山觀虎鬥，瞧瞧熱鬧，忽見黃衫女郎飛身而出去搶紅布包袱。那黃衫女郎昨日拉去她的馬鬃，師父反而稱讚她的武功，青年女郎，誰不好勝，心中本就在老大不服，現在見鏢師與維人打得緊張，也不理會誰是誰非，施展輕功，趕上存心與那黃衫女郎較量個高下。

霍青桐連刺三劍，都被李沅芷輕描淡寫的化解開去，霍青桐心頭焦躁。他們明知鏢行中人武功不弱，明搶硬奪，未必能成，所以先選擇了烏金峽口險要地勢，本擬居高臨下，出其不意的一擊成功之後，馬上逃返回部，哪知功虧一簣，半路裏殺出一個李沅芷來作梗。霍青桐見李沅芷劍法精奇，心中也納罕，知道時機稍縱即逝，不肯戀戰，突然劍法一變，施展天山派本門絕技「三分劍術」，把李沅芷逼得連連倒退。

「三分劍術」是天山派的不傳之祕，所以叫做「三分」，是因這路劍術中每一手都只使到三分之一為止，敵人剛要招架，自己招術已變。一招中包含三招，最為繁雜兇狠。這派劍術沒有守勢，全都是進攻殺著。李沅芷見敵人一劍「冰河倒瀉」直刺過來，自己劍尖向上，想用「一炷香」格開，哪知對方這招「冰河倒瀉」並未使足，明明見她一劍刺來，刺到離身兩尺時已變為「千里流沙」的直刺變為橫砍，心中一驚，劍鋒倒轉，護住中路。說也奇怪，對方橫砍之勢看來勁道十足，劍鋒將到未到之際突然變為「風捲長草」，向上向下猛削李沅芷左腿。李沅芷疾退一步，堪堪避開。霍青桐一招「舉火燎天」，自下而上，進攻左肩。李沅芷待得招架，對方又已變為「雪中奇蓮」。只見她每一招都如箭在弦，雖然含蓄不發，但都蘊藏著極大危機。

兩人連拆十餘招，但雙劍竟未相碰，因為霍青桐每一招都只使到三分之一，未待對方招架，早已變招。在庸手看來，兩人鬥劍竟如兒戲，霍青桐在李沅芷身旁空砍空削，劍鋒從未進入離她身體一尺之內，但李沅芷卻累得手忙腳亂，連連倒退。她如不招架，說不定對方虛招竟是實招；如要招架，對方一招只使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只花三分之一時間，自己使一招，對方已使了三招，無論如何不及對手迅捷，心中一驚，連連縱出數步。

其實李沅芷的柔雲劍術也已練到相當火候，她只要心神一定，以靜制動，也未必馬上落敗，但究竟她初出道，毫無經驗，突然看到對方動作比自己快了三倍，不免吃慌，招架既來不及，只好逃開。黃衫女郎也不追趕，一轉身，只見一個身材瘦小之人從閻世魁的身旁站了起來，手中正捧著那個紅布包袱。霍青桐一劍過去，那人叫道：「啊喲，童大爺要歸位！」這人就是口齒輕薄的童兆和。他不敢接招，三步跳了開去，霍青桐趕上，舉劍下砍，斜刺裏一柄五行輪當胸推來，聞世章過來擋住。

原來木卓倫計畫周詳，前後都用龐然大物的駱駝把鏢行人眾隔開，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他騎在馬上手揮長刀，力拒戴永明、錢正倫兩位鏢師，以一敵二，兀自進攻多、遮攔少。可是另一頭卻給閻世章攻了過來。關東六魔個個都有驚人藝業，他見胞兄被維人大椎砸死，急怒攻心，在馬背上一縱，飛身越過駱駝，左手五行輪一劃，把手持鐵椎的一個維人脅下劃了一條大傷口，登時跌下駱駝。另一個維人過來攔截，閻世章待他一椎揮來，身體一偏，雙輪歸於左手，右手扣住他脈門一拉。大鐵椎重達百斤，一揮之勢極為猛烈，那維人被他順勢一拉，倒撞下來，一推打在自己胸口，大叫一聲，吐血而死。混亂中童兆和見有便宜可撿，將紅布包袱搶在手中。閻世章見霍青桐追趕童兆和，知他武藝平常，忙過來攔住。

霍青桐和閻世章拆了數招，心中暗暗擔心，怕那美貌少年再加入戰團，忽聽兩邊山上呼哨聲大作，那是退卻的信號，知道鏢行來了接應，放眼一看只見童兆和已如飛跑上山嶺，忙施展「三分劍術」把閻世章逼退兩步，仗劍向嶺上追去。呼哨聲越來越響。木卓倫叫道：「青桐，快退！」霍青桐最聽父親的話，停步不進，督率同伴把死傷的維人抱上駝馬，一陣呼哨，大隊向嶺下衝去，只見前面數十名清兵攔住去路。曾圖南參將躍馬向前，橫槍喝道：「大膽匪徒，要造反麼？」霍青桐兩顆鐵蓮子分打曾參將左右兩腕，叮噹一聲，鐵槍落地。

木卓倫高舉長刀，當先開路，一隊維人向清兵衝去。清兵紛紛讓路。閻世章和戴永明回身追來，與霍青桐又打在一起。維人隊中一馬飛出，大叫：「二妹，你先退。」此人是霍青桐的哥哥霍阿伊，一桿大槍阻住兩位鏢師。霍青桐也上了馬，兄妹兩人且戰且退。忽然兩邊山頂一陣呼哨，霍阿伊、霍青桐回馬就走。閻世章跟著追去，霍青桐兩粒鐵蓮子向他上盤打來。閻世章一停步，揮五行輪將鐵蓮子劈飛。兩邊山上大石紛紛打將下來，好幾個清兵被打得頭破血流，混亂中維人商隊早已遠去。

閻世章見兄長慘死，抱住一個血肉模糊的屍身不住垂淚。錢正倫和戴永明一再相勸，閻世章才收淚上馬。鏢行伙計將死者放上騾車。童兆和得意洋洋，道：「不是童大爺手腳快，他死了也是白饒。」

雙方打得熱鬧時，陸菲青一直袖手旁觀。李沅芷被霍青桐逼退，但幫助鏢行使可蘭經不被維人搶去，心中頗為自得。那知閻世章正在傷心，其餘的鏢師們忙於救死扶傷，竟沒一人過來招呼道謝，李沅芷十分不快。童兆和見曾圖南一身武官打扮，過來向他套了幾句交情，對李沅芷並不理會，李沅芷更加有氣。哪知陸菲青又狠狠的教訓了她一頓，責她不該擅自出手，壞人大事，無謂多結冤家，說道：「鏢行中好人少，壞人多，你何苦幫人作惡？」把李沅芷罵得抬不起頭來。

過了嶺，黃昏時分已抵三道溝。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鎮。騾夫道：「三道溝最大的客棧是安通客棧。」進了鎮，鏢行和曾圖南一行人都向安通客棧走去。到得店門，客店裏伙計竟不出來迎接。童兆和大罵：「店小二都死光了麼？我操你祖宗！」李沅芷眉頭一皺，她可從來沒聽人當她面罵這種粗話。

一行人正要向客店裏闖，忽聽見裏面傳出來兵刃相接之聲。李沅芷最為好奇：「又有熱鬧瞧！」搶先闖了進去。內堂裏杳無一人，到得院子裏，只見一個少婦披散了頭髮正和四個男人惡鬥。那少婦面容慘淡，左手刀長，右手刀短，刀光霍霍，以死相拚。李沅芷看他們打了幾個回合，那幾個男人似乎想攻進店房去，但那少婦誓死擋住。四個男人竟都是高手，一個使軟鞭，一個使懷杖。一個使劍，一個使鬼頭刀。這時陸菲青等都已走進院子，他心道：「怎麼一路上儘遇見武功高強的人？」此時那使懷杖的舉雙杖當頭砍下，少婦不敢硬接，向左一讓。軟鞭攔腰纏來，少婦左手刀其快如風，直截敵人右腕。軟鞭鞭梢倒捲，少婦長刀早已收回，未被捲到，鬼頭刀卻已砍來，同時一柄劍刺她後心。少婦右手短刀擋開了劍，但敵人兩下夾攻，鬼頭刀這下招數竟避讓不及，被直砍在左肩。

那少婦左肩受傷，兀自惡戰不退，雙刀揮動時點點鮮血四濺。那使軟鞭的叫道：「捉活的，別傷她性命。」陸菲青見四男人圍攻一個女人，激動了俠義之心，雖然自己身上負有重案，說不得要伸手管上一管。只見那使懷杖的雙杖橫打，少婦避開懷杖，百忙中右手短刀還他一刀，左方一劍刺來，少婦用刀一格，對方武功精純，兼之自己左肩受傷，氣力大減，刀劍相交，一震之下，長刀嗆叮噹一聲掉在地下。敵人得理不讓人，一劍乘勢直進，少婦向右一閃，使鬼頭刀的大漢在空擋中向前直衝，想闖進店房去。那少婦竟不顧身後攻來的兵器，左手從懷裏一掏，兩柄飛刀向敵人背心飛去。那人以為少婦有己方三個同伴纏住，只顧前方，等到聽見腦後風聲，避讓已經不及，頭一低，一柄飛刀插在門框上，另一柄卻刺進他背部。幸虧少婦左肩受傷，手勁不足，這一刀尚非致命，但已痛得哇哇大叫，退了下來，把飛刀拔出。

少婦此時腿上又被懷杖打中一下，搖搖欲倒，見敵人一退，立刻掙命擋住房門。陸菲青忙向李沅芷道：「你去替她解一下圍，打不贏，師父幫你。」李沅芷正在躍躍欲試，巴不得師父有這句話，一躍向前，挺劍一隔，喝道：「四個大男人打一個婦道人家，你們要臉麼？」那四個人一見有人出來干涉，同時見院子中站滿了鏢行的人與兵卒，知道無法蠻幹，一聲呼嘯，四個人都奔出店去。

那少婦已面無人色，倚在門上直喘氣。李沅芷過去問道：「他們幹麼欺侮你呀？」少婦一時說不出話來。這時曾圖南走過來向李沅芷道：「太太請你過去。」他放低了聲音道：「太太聽說你又與人打架，嚇壞啦，快過去罷。」少婦見曾圖南一身武將官服，臉色一變，也不答理李沅芷，拔下門框上飛刀，轉身進房，砰的一聲把房門關上了。

李沅芷碰了這個軟釘子，心中老大不自在，回頭對曾圖南道：「好，我就去。」她走到陸菲青身邊，問道：「師父，他們幹麼這樣狠打狠殺，你知道麼？」陸菲青道：「多半是江湖上的仇殺。事情還沒了呢，那四個人一定還會找來。」

李沅芷正想再問，忽聽見外面有人大吵大嚷：「操你奶奶，你說沒上房，怕老爺出不起銀子麼？」聽聲音是鏢師童兆和。店裏一個人賠話：「達官爺您老別生氣，我們開店的怎敢得罪達官爺們，實在是幾間上房都給客人住了。」童兆和道：「甚麼人住上房，我來瞧瞧！」他邊說邊走進院子來。這時上房的門一開，少婦探身出來，向店夥道：「大哥，勞你駕給拿點熱水來。」店夥答應了。童兆和一見少婦，色迷迷的目不轉睛望她。

童兆和見那少婦膚色白膩，面目俊美，當下獃住了，兩眼骨碌碌亂轉，聽那少婦說話是江南口音，學說北方話，語音不純，但清脆柔和，另有一股韻味，不由得瘋了，大叫大嚷：「童大爺吃鏢行飯，這條路上來來去去幾十趟也走了，可從來沒住過次等的屋子。上房住滿了，給我們挪挪不成麼？」他一邊說，乘少婦房門未關，直闖了進去。鏢行的趟子手孫老三想拉沒拉住。那少婦見童兆和闖進來，「啊喲」一聲，正想阻擋，只感到腿上一陣劇痛，坐了下去，她剛才腿上被懷杖一擊，傷勢竟自不輕。

童兆和一進房，見炕上躺著一個男人，房中黑黝黝地，看不清面目，只見他頭上纏滿了白布，一隻右手用布吊在頭頸裏。一條腿露在外面，也纏縛帶，看來這人全身是傷。那人一見童兆和進房，低聲喝道：「是誰？」童兆和道：「在下姓童，是鎮遠鏢局的鏢師，保鏢路過此地，沒上房住啦。勞駕你給挪一下罷。這女子是誰？是你老婆，是相好的？」那人聲音低沉，喝道：「給我滾出去！」他顯然受傷很重，說話也不能大聲。童兆和剛才沒見那少婦與人性命相撲的惡鬥，心想一個是娘們，一個傷得動彈不得，不乘機佔佔便宜，更待何時？他嘻皮笑臉的道：「你不肯挪也成，我們三個兒就在這炕上一塊兒擠擠，你放心，我不會朝你這邊兒擠，不會碰痛你的傷口。」那人聽了這話，氣得全身發抖。少婦低聲勸道：「大哥，別跟這種潑皮一般見識，咱們現在不能再多結冤家。」她朝著童兆和道：「你別在這兒囉唆啦，快出去。」童兆和笑道：「出去幹麼，這裏陪著你不好麼？」炕上那男人啞聲道：「你過來。」童兆和走近了一步，道：「怎麼？你瞧瞧我長的俊不俊？」那男人道：「看不清楚。」童兆和哈哈一笑，又走近一步：「看清楚點，這變成大舅子挑妹夫來啦──」

他便宜話還未說完，炕上那男子突然坐起，快如電光石火，左手對準他「氣俞穴」一點，運用內力，一個「猿猴擲果」，一掌擊在他背上。童兆和頓時如騰雲駕霧般平飛出去，穿出房門，砰的一聲，結結實實跌在院子裏。他被點中了穴道，哇哇亂叫，可是不能動彈了。趟子手孫老三忙過來扶他，低聲道：「童大爺，別惹他們，看樣子那兩個人是紅花會的。」童兆和直叫：「啊──啊──我的腳動不了，紅花會的，你怎知道？」他嚇出了一身冷汗。孫老三道：「客店老闆說，剛才衙門裏的四個人來捉拿這兩個點子，打了好一陣才走呢！」

客店裏的人聽見又有人打架，都圍攏來看。閻世章過來問：「甚麼事？甚麼事？」童兆和叫道：「閻六哥，我給紅花會的小子點中穴道啦。我們認栽了罷。」

閻世章眉頭一皺，把童兆和的膀子一拉，提了起來，說道：「老童，回房去說。」他是顧全鏢局的威名，堂堂鎮遠鏢局的鏢師，給人打得賴在地上不肯爬起來，那成甚麼話。那知他手一放，童兆和又軟在地上。童兆和叫道：「我混身不得勁啊，孫老三，他媽的，你扶住我不成麼？」他嘴裏會說，可一動都不能動，閻世章一瞧，童兆和真的是給人點了穴，問道：「你跟誰打架了？」童兆和愁眉苦臉的眼睛向上房瞧了一眼，他想用手指一指都不成，道：「那屋裏的一個孫子王八蛋！」他又挑撥閻世章給他報仇：「紅花會這批土匪，殺了焦三爺人，人家還沒空來找你們報仇，可又可惹上你童大爺啦，啊！」孫老三低聲道：「童大爺別罵啦，我們犯不上跟紅花會結梁子，一得罪他們，以後走鏢就麻煩多啦。」

閻世章聽童兆和一罵，當時想過去瞧瞧到底是甚麼腳色，但念頭一轉，對方能點穴。武功一定極強，自己過去多半是討不了好，兄長又死了，沒了幫手，跨出一步又退回來。這時鏢師錢正倫過來了，問趟子手孫老三：「你看得準是紅花會的人？」孫老三輕輕在他耳邊說道：「剛才衙門裏那四個人走的時候，關照客店掌櫃的，說這對夫婦是欽犯，是皇上特別派他們來抓的紅花會大頭子，叫櫃上留點兒神，要是他們要走，馬上去報信。我悄悄在旁邊聽見他們說的。」錢正倫有五十多歲年紀，一向在鏢行混，武藝雖不高強，但見多識廣，老成持重，當下和閻世章使了一個眼色，把童兆和扶起來。閻世章悄問：「甚麼路道？」錢正倫道：「是紅花會的人，我們就讓一讓罷，治好了老童再說。」他又問孫老三：「剛才來抓人你看見麼？」孫老三指手劃腳的做手勢：「打得才叫狠呢。一個娘們使兩把刀，左手長刀，右手短刀，四個大男人都打她不贏。」那四個男人其實打贏的，不過他故意張大其辭。錢正倫愕然道：「那是神刀駱家的人了。她會放飛刀，是不是？」孫老三忙道：「是，是，手法真準。」錢正倫向閻世章道：「紅花會四當家的在這裏。」他們不再說話，三個人架著童兆和回房去了。

這一切陸菲青全看在眼裏，鏢師們低聲商量他沒聽見，錢正倫最後兩句話他可聽見。這時李沅芷走過來，乘機說：「師父，你幾時教我點穴啊？你瞧人家露這一手多帥！」陸菲青沒理她，自言自語道：「是神刀駱家的後人，我可不能不管。」

李沅芷問道：「神刀駱家是誰啊？」陸菲青道：「神刀駱元通是我好朋友，聽說已經過世了。剛才和人相打的那個少婦，使用兵刃招數和他一模一樣，不是駱家的女兒，就是他的徒弟，怎麼我看不出來？」他很有點自怨自艾，其實他在邊塞這麼久，和武林中人長期不相往來，許多事情自然不易馬上想得起來。

說話之間，錢正倫和戴永明兩位鏢師又扶著童兆和過來了。孫老三先在店房外咳嗽了一聲，大聲說道：「鎮遠鏢局的錢鏢頭、戴鏢頭、童鏢頭來拜訪紅花會文四當家的。」

上房門呀的一聲打開，那少婦站在門口，看著鏢局這四個人。孫老三把三張紅帖子遞上去，少婦不接，也不答理，回身轉去，大概是和炕上那男子商量些甚麼，過了一回，出來道：「請進來罷。」

錢正倫等四人進得屋去，見那少婦緊靠在炕上男子身旁，目不轉瞬的盯住進來的四個人，雖見他們身披長袍，不帶兵刃，一副以禮相待的神色，但怕他們有甚麼詭計，全神監視。

錢正倫領頭發言：「我們這位兄弟有眼無珠，不知道您大駕在這兒，得罪了您，我們來替他賠禮，請您別見怪。」說罷便是一揖，戴永明和孫老三也都作了一揖。炕上那男子一聲不響，似乎沒聽見。少婦低聲道：「大哥，鎮遠鏢局來了人向你賠不是。」那男子迷迷糊糊的仍舊不作聲。錢正倫道：「文大奶奶，我跟您雖沒會過，但久仰四當家和您的英名，我們總鏢頭威鎮河朔王維陽和跟貴老當家于萬亭、令尊神刀駱老爺子全有交情。我們這位兄弟就這個壞脾氣，就愛胡說八道的──」少婦截住他的話道：「我們當家的受了傷，剛睡著，待會醒了，我把各位的意思轉告他。不是我們不懂禮貌，實在因為他受傷不輕，有兩天沒好好睡啦。」說時憂急之狀見於顏色。錢正倫看那男子全身裹著布帶，也知是實情，道：「文四當家受的是甚麼傷？我這裏可帶的有金創藥。」他想買一個好，那麼對方就不能不給童兆和救治。少婦懂得了他的意思，道：「多謝你啦，我們自己有藥。這位被點中的不是重穴，待會我們爺醒了，我叫店伴來請罷。」錢正倫見對方答應救治，就退了出來。少婦道：「喂，我請問您，您怎麼知道我們的名字？」錢正倫道：「憑您這對鴛鴦刀跟這手飛刀，江湖上誰不知道？再說，不是文四當家的，誰還有這手點穴功夫？你們兩位又在一起，那自然是奔雷手文泰來和鴛鴦刀駱冰啦！」少婦微微一笑。錢正倫捧了她又捧她丈夫，她心中自然樂意。

# 第三回 秋風野店書生笛

李沅芷見錢正倫等扶著童兆和出來，回到店房去，心想點穴的功夫真好，這個討厭的鏢師給人家點中穴道之後一點辦法都沒有，師父明明會，可是他不肯教，說不定他還留著甚麼功夫，怎麼變個法兒求他教呢？她回到房裏，托著腮幫子琢磨這件事。

吃了飯，李沅芷陪了母親說了一閒話，李太太嘮嘮叨叨的怪她路上儘鬧事，說不許她再穿男裝了。李沅芷笑道：「媽，你常說自己沒兒子，現在變了個兒子出來還不高興麼？」李太太拿她沒法，上炕睡了。李沅芷正要解衣就寢，忽聽見院子中輕輕一響，有人在窗格子上用手指彈了幾下，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好小子，你出來，我有話問你。」李沅芷一楞，拿了劍，把房門開了，縱到院子裏，只見黑越越一個人影站在那裏，說道：「渾小子，有膽量的跟我來。」說完就翻出了牆。李沅芷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也不管外面是否有人埋伏，跟著跳出牆外，她剛跳下地，迎面就見一劍刺來。

李沅芷舉劍一架，喝道：「甚麼人？」那人退了一步，回答道：「我是翠羽黃衫霍青桐。喂，我問你，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幹麼你硬給鏢局子撐腰，來壞我們的事？」李沅芷迎面一看，那人俏生生的站著，長劍尖插在地上，左手戟指而問，正是白天跟她惡鬥過的那個黃衫女郎，李沅芷給她一問，啞口無言，自己憑空插手，確沒甚麼理由，只好強詞奪理：「天下事天下人管得，你少爺就是愛管鬧事。你不服氣麼？我再來領教領教你的劍術──」話未說完，刷的就是一劍，霍青桐給她說得心頭火起，舉劍相迎。

李沅芷明知自己在劍法上鬥不過她，但心中已有了主意，邊打邊退，看準了地位，一直退到陸菲青所住店房的後面，突然叫道：「師父，師父，人家要殺我呀！」霍青桐「嗤」的一笑，道：「哼，沒用的東西，我才犯不著殺你呢！我是來教訓教訓你，沒本事就少管閒事。」她說完掉頭就走。那知李沅芷可不讓她走，背後「春雲乍展」一劍刺去，霍青桐回頭施展「三分劍術」，李沅芷又被迫得手忙腳亂。這時她聽得身後有人，知道陸菲青已經出來，乘霍青桐一劍當胸刺來，一縱就躲在陸菲青背後。陸菲青舉起白龍劍把霍青桐的劍擋住。霍青桐劍法迅捷異常，見李沅芷來了幫手，也不打話，連續十餘記進手招數。交手數合，馬上發覺對方劍術和李沅芷雖然完全相同，但自己絲毫沒討到便宜。自己劍法越快，對方越慢，再打數合，自己攻勢已被全部抑制，完全處在下風。

李沅芷這時全神貫注，在旁看兩人鬥劍，存心把師父引出來，想偷學一點招師父不肯教的精妙招數，她見師父所使的「柔雲劍術」與自己所學的全無二致，然而因為功力火候不同，一招一式，全蘊藏著極大內勁。霍青桐「三分劍術」的要旨在以快打慢，以變擾敵，但陸菲青並不跟著她迅速的劍法應招，數合之後，主客之勢即已倒置。霍青桐迭遇險招，知道對方是前輩名家，連使「大漠孤煙」、「平沙落雁」兩招進攻招數，待對方舉劍一擋，轉身就走。那知陸菲青的「柔雲劍術」連綿不斷，一粘上就休想離開，霍青桐心中暗暗叫苦，只好打起精神廝拚。

這時李沅芷看出了便宜，還劍入鞘，施展「無極玄功拳」加入戰團。霍青桐對付陸菲青一人已處在下風，那禁得李沅芷加進來以二對一？李沅芷狡猾異常，東打一拳，西踢一腳，並不攻擊對方要害，卻是存心開玩笑，以報前日馬尾被拉之仇。回教中男女界限極嚴，婦女出門多戴面紗，霍青桐因此次有重要任務，不願引人注意，所以不戴面紗，加之她為人向來規矩正派，那容得李沅芷如此輕薄胡鬧，心頭一氣，門戶就封得不緊，被陸菲青劍進中宮，點到面前。霍青桐頭一低，舉劍擋開。李沅芷乘機竄到她背後，喝道：「看拳！」一記「猛雞奪粟」，向她左肩打去。霍青桐左腕右轉，用擒拿法化開，李沅芷乘她右手擋劍、左手架拳之際，一掌向她胸部按去，這一掌如打實了，非受重傷不可。霍青桐心中一驚，可是雙手抽不出來招架，只好向後一仰，以消減對方掌力。那知李沅芷並不用勁，一掌接觸到霍青桐胸部，重重摸了一把，哈哈一笑，縮了轉去。

霍青桐一生從未受過如此侮辱，轉身向李沅芷就是一劍。李沅芷一避，她又是一劍。霍青桐存心拚命，對陸菲青的劍不架不閃，一味向李沅芷進攻。陸菲青日前見到霍青桐劍法精奇，早就留了神，他不過想考較考較，絕沒有傷她之意，見她對自己劍招竟不理會，待刺到她身邊時就自動收了回來。這時霍青桐攻勢凌厲，李沅芷緩不開手拔劍。被迫得連連倒退，口中還在氣她：「我摸過了，你殺死我也沒用啦。」霍青桐施展絕技「神駝駿足」一劍直刺，將到之際，突然圈轉，使出「天山派」劍法的獨得之秘「海市蜃樓」，虛虛實實，劍光霍霍，把李沅芷看得眼花繚亂，眼見就要命喪劍下。

陸菲青這時不能不管，挺劍又把霍青桐的攻勢接了過來。李沅芷緩了一口氣，笑道：「算了，別生氣啦，你嫁給我就成啦。」霍青桐眼見打陸菲青不過，受了侮辱又無法報仇，乘陸菲青一劍刺來，非但不招架，反而挺身向劍尖迎上前去。

陸菲青見霍青桐欲圖自盡，大吃一驚，長劍忙向後一縮，左手一掌「撥雲見月」，在霍青桐左肩上輕輕一按，把她直推出五六步去，自己縱身上前，說道：「姑娘休要見怪。」霍青桐又急又怒，迸出兩行眼淚，嗚咽著回頭就走。陸菲青追上去擋住，道：「姑娘慢走，我有話說。」霍青桐怒道：「你待怎樣？」陸菲青轉頭向李沅芷道：「你還不向這位姊姊賠不是？」

李沅芷笑嘻嘻的過來一揖，霍青桐迎面就是一拳。李沅芷笑道：「啊喲，沒打中！」閃身一避，隨手把頭上帽子拉下，露出一頭秀髮，笑道：「你瞧我是男人還是女人？」霍青桐在月光下見李沅芷露出真面目，不由得驚獃了，也不知是喜是怒，沉吟不語。

陸菲青道：「她是我的女弟子，一向淘氣頑皮，我也管她不了。剛才之事，我也很有不是，請別見怪。」說罷也是一揖。霍青桐側把身體側過，不受他這禮，一聲不響，顯然是餘怒未消。陸菲青道：「天山雙鷹是你甚麼人？」霍青桐秀眉一揚，但忍住不說。陸菲青又道：「我跟天山雙鷹的禿鷲陳正德、雪鵰關明梅全有交情。我們可不是外人。」霍青桐道：「雪雕是我師父。我去告訴師父師公，就說你長輩欺侮小輩，指使徒弟來打人家不算，連自己也動了手。」她恨恨的看了陸菲青和李沅芷一眼，回身就走。陸菲青待她走了數步，大聲道：「喂，你去告訴師父，說誰欺侮了你呀？」霍青桐一想，人家姓名都還不知道，將來如何算帳，停了步，問道：「那麼你是……？」

陸菲青捋了一下鬍鬚，笑道：「兩個都是小孩脾氣。算了，算了，這是我徒弟李沅芷，你去告訴你師父師公，我『綿裏針』──」他驟然住口，因為李沅芷一直沒知道他真姓名，「──就說武當派的綿裏針恭喜他們收了一個好徒弟。」霍青桐道：「還是好徒弟哩，給人家這樣欺侮，丟師父師公的臉。」陸菲青正色道：「姑娘你別以為敗在我手下是丟臉，能像你這般跟我拆上幾十招的人，江湖上可並不多。天山雙鷹向來不收徒弟，可是日間見你劍法完全是雙鷹的嫡傳，心中犯了疑，所以再試你一試。剛才見你使出『海市蜃樓』絕招來，才確信你是得了雙鷹的真傳。你師公現在還吃你師父的醋麼？」說著哈哈一笑。

霍青桐見他連師父師公之間的私事都知道，信他確是前輩，可是心中還不服氣，道：「你既然是師父的朋友，怎麼叫你徒弟和我作對？害得我聖經搶不回來？我才不相信你是好人。」說了就走，她是不肯輸這口氣，用晚輩拜見長輩的禮節來向陸菲青行禮。

陸菲青笑道：「比劍比不過不算丟臉，聖經搶不回來才教丟臉呢。一個人的勝負榮辱有甚麼要緊？全族的人給人家欺侮，那才須得拼命。」霍青桐心中一想，覺得這確是至理名言，驕氣全消，回過來向陸菲青盈盈施禮，道：「是小侄女不懂事，請老前輩指教，怎樣才能把聖經從那些走狗手裏搶過來。老前輩要是肯援手，我們全族永感大德。」說罷就要下跪，陸菲青忙扶住了。李沅芷道：「我糊哩糊塗壞了你們的事，給師父說了半天呢。姊姊你別急，我去幫你搶回來，我們現在就去。」陸菲青道：「我們先去探一探。」三個人低聲商量了一下。陸菲青在外把風，霍青桐與李沅芷兩人翻牆進店，去查鏢師們的行蹤。

李沅芷剛才見童兆和走過之時，身上還背著那個紅布包袱，她向霍青桐手一招，矮身走到童兆和等一干鏢師所住店房外，見房裏燈光還亮著，不敢長身探看，兩人躲在牆腳下。只聽見屋內童兆和不住哇哇怪叫，一會兒聲息停了。一個鏢師道：「張大人，你手段真高明，一下子就把我們童兄弟治好了。」童兆和道：「我寧願一輩子動彈不得，也不肯讓紅花會那小子給我治。」一個鏢師道：「早知張大人會來，我們剛才也犯不著去給那小子賠不是啦，想想真是晦氣。」這時聽見一個中氣很充沛的人道：「你們給我看著這對男女，明兒等老吳他們一來，我們就動手。這幾個人真是膿包，四個人打一個女娘們還得不了手。」童兆和道：「你張大人一到，那還不手到擒來麼？你抓到後，我要踢這小子兩腳出出氣。」李沅芷忍耐不住，慢慢長身，在窗紙上找到一個破孔向裏望，只見房裏坐著五六個人，一個四十多歲、氣勢威武的面生人大概就是他們所說的張大人。那人雙目如電，兩邊太陽穴凸起，心想：「聽師父說，這種人內功精深，武功非同小可，怎麼官場中有如此人物？」這時那閻世章道：「老童，你把包袱交給我，那些回子們不死心，路上恐怕還有麻煩。」童兆和遲遲疑疑的把包袱解下來，似乎不大肯就交過去。閻世章道：「你放心，我不是和你爭功，我們玩藝兒誰強誰弱，誰也瞞不了誰。把這包袱太太平平送到京裏，大家都有好處。」

李沅芷心想，包袱一給閻世章拿到，他武功強，搶回來就不容易，當下靈機一動，在霍青桐耳邊說了幾句話，自己除下帽子，把長髮披在面前，又取出一塊手帕蒙住了下半截臉，在地下拾起兩塊磚頭，用勁向窗上擲去，砸破了窗格，直打進房裏。

房裏燈光驟然熄滅，房門一開，竄出五六個人來。當先一人喝道：「甚麼東西？膽子倒不小。」霍青桐懂了李沅芷的意思，呼哨一聲，翻身跳出牆去，鏢師們紛紛追出來。

李沅芷待鏢師們都追出牆去，直闖進店房。童兆和被人點了大半天的穴，剛救治過來，動作還不大靈便，一人躺在炕上，只見門外闖進一個披頭散髮、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東西來，雙腳迸跳，口中吱吱直叫，嚇得人都軟癱了。那鬼過來從他手中把紅包袱一把搶了過去，吱吱吱的又跳出房去。

眾鏢師追出數步，那張大人忽地停住了腳，道：「糟了，我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快回去！」閻世章等當下也醒悟了過來，回到店房，只見童兆和倒在炕上，獃了半晌，才把鬼搶包袱之事說了出來。張大人恨道：「甚麼鬼？我們陰溝裏翻船，幾十年的老江湖著了人家道兒。」

李沅芷搶了包袱，躲在牆腳邊，待鏢師們都進了房，才翻牆出去。她輕輕吹了一記口哨，對面樹蔭下有人應了一聲，兩個人影迎將上來，那正是她師父陸菲青和霍青桐。李沅芷得意非凡，笑道：「包袱搶回來了，你可不怪我了罷──」她話還沒說完，陸菲青叫道：「小心後面。」李沅芷正待回頭，肩上已被人拍了一下，她右手順勢一扣，卻沒扣住敵人手腕，李沅芷心中一驚，知道來了勁敵，此人悄沒聲的跟在後面，自己竟絲毫不覺，急忙轉過身來，月光下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站在身旁。她萬想不到敵人站得如此之近，驚得倒退兩步，手一揚把紅布包袱向霍青桐擲去，叫道：「接著。」雙手一錯，準備迎敵。

那知敵人身法奇快，她包袱剛擲出，敵人已跟著縱起，一伸手，半路中把包袱截了下來。李沅芷又驚又怒，迎面一拳，同時霍青桐也從後面襲來。敵人左手拿住包袱，雙手一分，使出的勢子竟是武當長拳中的「高四平」，氣勁力足，把李沅芷和霍青桐同時震得倒退數步。李沅芷這時看清了敵人相貌，就是在店房中給童兆和解救的所謂張大人。武當長拳是武當派的入門功夫，李沅芷跟陸菲青學藝時最先學就是這套拳術，那知平平常常的一個「高四平」，在敵人手下使出來竟有這樣大的威力，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回頭一望，師父卻已跑得不知去向。

霍青桐見包袱又被敵人搶去，明知自己絕非敵手，卻不甘心就此敗退，拔劍又上。李沅芷右足踏進一步，「七星拳」變「倒騎龍」，也以武當長拳擊敵。

張大人見李沅芷出手也是武當長拳，「噫」了一聲，待她「倒騎龍」變勢反擊，不閃不避，一側身也是一個「倒騎龍」一拳揮去。同樣的拳法，卻有功力高下之分，李沅芷和敵人拳對拳一碰，只覺手臂一陣酸麻，疼痛難當，腳下一個踉蹌，向左跳開，險些跌倒。霍青桐見李沅芷遇險，不顧傷敵，先救同伴，跳到李沅芷身旁，伸左手將她挽住，右手挺劍指著張大人，防他過來攻擊。

那人高聲說道：「喂，你這孩子，我問你，你師父姓馬還是姓陸？」李沅芷心想：「我師父明明姓陸，可是我偏要騙騙他。」就道：「我師父姓馬，你怎麼知道的？」那人道：「你見了師叔還不磕頭麼？」說罷哈哈一笑。霍青桐見他們敘起師門之誼來，自己與李沅芷毫無交情，眼見這聖經是拿不回來了，一頓縱出一丈多地去，飛身走了。

李沅芷見霍青桐一走，忙去追她，追了幾十步，正巧浮雲掩月，一片漆黑，空中打了幾個悶雷，心下一嚇，不敢再追，回來已不見了那個張大人。待得跳牆進去，身上已落著幾滴雨點，剛進房，大雨已傾盆而下。

這一場雨整整下了一夜，到天明兀自未停。李沅芷梳洗之後，見窗外雨勢越大。服侍李太太的佣婦進來道：「曾參將說，雨太大，今兒走不成了。」吃過早點，李沅芷忙到師父房裏，把昨晚的事說了，問他怎麼一回事。陸菲青眉頭皺起，好像心事重重，只道：「你不說是我的徒弟，那很好。」李沅芷見師父臉色嚴重，也就不敢多問。

那個所謂張大人，正是陸菲青的師弟張召重，江湖綠林中有一句話道：「寧碰閻王，莫碰老王，寧挨一槍，莫遇一張。」老王是指威鎮河朔王維陽，一張就是這個火手判官張召重，這兩人一個做鏢客，一個做官，專門與綠林豪傑作對，心狠手辣，武功高強，黑道上的人談起來莫不畏懼三分。陸菲青共有師兄弟三人，師父偏愛小徒弟，傳授張召重武藝特多。陸菲青與他道不同不相為謀，當年已劃地絕交，不想今日，狹路相逢。昨晚他躲在一旁看他與李霍兩人交手，見他三招兩式，功力深不可測，一別十年，想不到已進境如此，自己實非他之敵手。以如此身手而甘為清廷鷹犬，正是不可輕侮的強敵，從李沅芷偷聽來的話中琢磨，他是為紅花會的要犯而來，那兩人不受傷已非他之敵，現在如何能逃脫此難。

初秋天氣悶熱，豪雨竟沒有停息的模樣。李沅芷童心未脫，困處在這荒僻的客店中，覺得十分厭煩，她到紅花會那四當家的店房去瞧瞧，只見房門緊閉，沒有一點聲息。鎮遠鏢局的鏢車也都沒走，幾位鏢師架起了腳，坐在廳裏閒談，昨晚交過手自稱是她師叔的張大人並不在內。李沅芷正想回房，忽聽門外一陣鈴響，一頭馬從雨中疾奔而來。

那頭馬到店外停住，一個少年書生下馬走進店來。店夥把馬牽去上料，問那書生是否住店。那書生脫去外面披的雨衣，說道：「打過尖還得趕路。」店夥招呼他坐下，泡上茶來。

那書生長身玉立，眉清目秀。在塞外邊荒之地，很少見到這種風流英俊人物，李沅芷不免多看了一眼。那書生也見到了她，微微一笑，顧盼之間，李沅芷頓覺如坐春風，臉上一熱，忙把頭轉了開去。

那書生自斟自飲，怡然自得。這時店外一陣馬蹄聲，又有一批人闖進來，李沅芷認得是昨天圍攻那少婦的四個人，忙退入陸菲青房中，問他怎麼辦。陸菲青道：「我們先瞧他們怎樣。」師徒兩人從窗縫中向外窺看動靜。

這四人中使寶劍的那個似乎是頭腦，他叫店夥來低聲問了幾句，說道：「拿酒飯上來。」店夥答應著下去了。那使寶劍的道：「紅花會的土匪沒走，吃飽了再幹。」那書生神色微變，不住打量那四人。

李沅芷道：「我們要不要再幫那個女人？」陸菲青道：「你別亂動，一切聽我吩咐。」他說這話，很注意那個書生。只見他吃過了飯，把長凳搬到院子通道口，從身後包裹裏抽出一支笛子，悠悠揚揚的吹了起來。李沅芷粗解音律，聽他吹的是「天淨沙」的一個牌子，吹笛子不奇怪，怪的是他這笛子金光燦爛，竟如是純金打就的。這一帶路上很不太平，他孤身一個文弱書生，拿了一支金笛賣弄，豈不引起暴客覬覦？她心裏想，待會我倒要提醒他一句。

那四個人見了這書生的行動也有點納罕。吃完了飯，使寶劍的人一縱身跳上桌子，大聲說起話來。李沅芷見那人一臉精悍之氣，身手矯健，站在桌上高聲說道：「我們是京裏和蘭州府派來的公差，到此捉拿紅花會的欽犯，安分良民不必驚擾。一會兒動起手來刀槍沒眼，大家走開點罷。」說罷跳下桌來，就要往內闖去。那書生說也奇怪，竟如沒聽見一般，坐在當路，仍舊吹他的笛子。那使劍的走過去道：「喂，借光，別阻我們公事。」他見那書生文士打扮，說不定是甚麼秀才舉人，所以對他還客氣一點，如是普通百姓，早就一把推開了。那書生慢條斯理的放下笛子，問道：「各位要捉拿欽犯，他犯了甚麼罪啊？我看馬馬虎虎算了，何必一定要捉呢？」

使懷杖的公差心頭火起，走上一步，喝道：「你別在這裏囉唆行不行？走開走開！」書生笑道：「尊駕稍安勿躁。我做東，大家來喝一杯，交個朋友如何？」那公差那裏容得他如此糾纏，一掌推去，嘴裏罵道：「他媽的，酸得討厭！」那書生待他手掌將到身上，身體搖了幾搖，叫道：「啊唷，別動粗。」順勢向前一仰，好像收勢不住，伸出金笛向前一抵，這一抵無巧不巧，剛剛抵在使懷杖公差的左腿穴道上。他頓時腳一軟，就跪了下去。書生叫道：「啊唷，不敢當，別行大禮！」連連作揖。

# 第四回 夕照荒莊俠士心

這一來，幾個行家全知道那書生身懷絕技，是故意來和這幾個公人為難了。李沅芷本來在為書生擔憂，怕他受公差欺侮，現在見他竟會點穴，還在裝腔作勢，覺得好不有趣。只聽見那使軟鞭的驚叫道：「師叔，點子怕是紅花會姓陳的小匪首。」那使劍和使鬼頭刀的聽了都心中一驚，連連退出數步。這時那使懷杖的公差已軟倒在地，動彈不得，被使軟鞭的將他拉在一邊。使劍的公差向書生喝道：「尊駕可是姓陳？可是紅花會的少舵主？」

那書生哈哈一笑，說道：「你們做公差的耳目倒靈通，知道紅花會少舵主姓陳。常言道：光棍眼，賽夾剪。可是這回你們卻走了眼了。在下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余名魚同。余者，人未之余也。魚者，混水摸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中發白，七筒八筒之筒也。在下是紅花會中的一個小腳色，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他把笛子揚了一揚，道：「你們不識我這傢伙麼？」那使劍的道：「啊，你是金笛秀才！」那書生道：「不敢，不敢，正是區區在下。在下本領低微，你們把我認作紅花會的少舵主，可不折了我的福麼？閣下是北京大名鼎鼎的捕頭吳國棟吳二爺罷？」那使劍的道：「不錯，你是紅花會的，這官司跟我打了罷！」說話未了，劍走輕靈，一劍刺來。吳國棟名不虛傳，這一劍，剛中帶柔，勁道十足。

吳國棟是北京名捕頭，在他手上破過的大案和喪命的黑道中人已不知其數。他自知積下冤家太多，前幾年已退休不幹。他師侄馮輝奉命協同大內侍衛來捉拿紅花會的要犯，知道自己本領不夠，千懇萬求的再把他拉出來幫忙。那個使軟鞭的就是馮輝。使鬼頭刀的名叫蔣天壽，使懷杖的名叫韓春霖，都是蘭州的捕快。北京和蘭州的捕快雖然辦的是同一件案子，但暗中較下了勁，都想爭功，結果蔣天壽中了鴛鴦刀駱冰的一把飛刀，韓春霖被余魚同點了穴，人還沒捕到，卻雙雙受傷。馮輝心中雖暗自得意，但看敵人如此厲害，也不免心驚。

當下余魚同施展一枝金笛，和吳國棟、馮輝、蔣天壽三人打在一起。他的金笛有時當鐵鞭使，有時當點穴之用，有時招數中更夾雜著劍法，吳國棟等三人一時竟鬧了個手忙足亂，討不到便宜。陸菲青和李沅芷看了幾招之後，不由得面面相覷。李沅芷道：「他使的是柔雲劍術。」陸菲青點點頭，心中暗想：「柔雲劍是本門的獨得之秘，他既是紅花會中人，那麼一定是大師兄馬真的徒弟。」他這一猜對了。余魚同確是馬真的得意愛徒，他系出名門，是江南望族的子弟，中過秀才。他父親因和一家豪門爭一塊墳地，打官司打得傾家蕩產，又被豪門借故陷害，死在獄中。余魚同一氣出走，拜馬真為師，學得一身武功，回來把那土豪刺死，從此亡命江湖，後來加入了紅花會。他為人機警靈巧，各地鄉談一學就會，所以在會中擔任聯絡和刺探消息之職。這次他奉少舵主之命趕赴洛陽去辦一件要事，他還不知道奔雷手文泰來和鴛鴦刀駱冰途中遇敵，在這店裏養傷。那知在此地遇到公門中人，只聽吳國棟等口口聲要捉拿紅花會人，因之挺身而出，駱冰一聽他吹笛卻知他道他到了。

余魚同以一敵三，打得難解難分。這時鏢行中人也出來看熱鬧了。童兆和看了一會，插嘴道：「要是我啊，留下兩個招呼他，另一個就用彈子打。」他看見馮輝背上負著彈弓，所以提醒一句。馮輝一聽不錯，退出戰團，跳上桌子，拉起彈弓，叭叭叭，一陣彈子向余魚同打去。余魚同連連閃身相避，又要招架刀劍，頓處在下風，一剎時間吳國棟一劍與蔣天壽一刀同時攻到，余魚同揮金笛把刀擋開，吳國棟一劍竟把長衫刺破。余魚同獃了一獃，不留神面頰上中了一顆子彈，一痛之後，手腳更慢。吳國棟與蔣天壽攻得越緊。余魚同一枝金笛只有招架，已遞不出招去。童兆和在一旁得意：「聽童大爺的話包你沒錯。喂，你這小子別打啦，扔下笛子，認命罷！」

余魚同技藝得自名門真傳，雖危不亂，猛鬥之中，駢左手兩指向吳國棟乳下部位點來。吳國棟暗抽一口涼氣，心想瞧不出這點子年紀輕輕，手下如此之硬，疾退了一步。余魚同兩指變掌，在蔣天壽臉前虛晃一下，待對方舉刀一擋，左掌故意遲遲縮回。蔣天壽看出有便宜可佔，鬼頭刀從守勢變為攻勢，直削過去。余魚同左掌把敵人的刀誘了過來，隨手一笛，打在敵人腰上。蔣天壽哼的一聲，痛得蹲了下去。余魚同待要趕打，吳國棟迎劍架住。馮輝一陣彈子，又把他擋住了。

吳國棟雖少一個幫手，但對方一時也未能佔得便宜，蔣天壽咬緊牙關，悄悄站起來溜到余魚同背後，乘他既要照顧寶劍又要躲避彈子之際，用盡平生之力，鬼頭刀「獨劈華山」，向他後腦砍去，這一出手出其不意，實難躲避。那知鬼頭刀堪堪砍到余魚同頂心，手腕上突然一陣奇痛，鬼頭刀啷嗆一聲跌落在地，剛剛獃得一獃，胸口又中一柄飛刀，當場氣絕。

余魚同一回頭，只見鴛鴦刀駱冰左手扶著桌子，站在身後，右手還拿著一柄飛刀，他見到了幫手，精神大振。駱冰到，她丈夫一定在附近。奔雷手文泰來武功卓絕，收拾這幾個鷹爪綽綽有餘，他卻不知文泰來負重傷，已經動彈不得了。余魚同大叫：「四嫂，快把那打彈弓的鷹爪先廢了。」駱冰微微一笑，飛刀出手。馮輝見明晃晃的一把刀對準他飛來，忙舉彈弓一架，啪的一聲，彈弓頓時折斷，飛刀餘勢未衰，又把他手背削破。馮輝大駭，狂叫：「師叔，風緊扯呼！」轉身就走，吳國棟刷刷兩劍，把余魚同逼退兩步，將軟倒在地的韓春霖負起，馮輝軟鞭斷後，兩人衝出門去。

余魚同見公差逃走，也不追趕，把笛子舉到嘴邊。李沅芷心想這人真是好整以暇，這當口還有心情吹笛呢。誰知他這次並非橫吹，而是像吹洞簫般直吹，只見他一鼓氣，一枝小箭從金笛中直飛出來。馮輝頭一低，小箭釘中韓春霖臀部，痛得他哇哇大叫。

余魚同回頭問道：「四嫂，四哥呢？」駱冰道：「你跟我來。」她腿上受傷，行走不便，撐了一根門閂當拐杖，把余魚同引進房去。余魚同從地上拾起一把飛刀交還駱冰，一面忙問：「四嫂怎麼受了傷，不礙事麼？」

那邊吳國棟背了韓春霖竄出去，也不知余魚同是否追來，使足了勁往店門奔去，剛出門口，和外面進來的一個人撞了一個滿懷。吳國棟數十年武功，下盤功夫紮得堅固異常，那知被外面進來這人輕輕一碰，竟收不住腳，連連退出幾步，把韓春霖脫手拋在地上，自己才沒跌倒。這一下韓春霖可慘了，一枝小箭在地上一撞，連箭羽都沒入肉裏。

吳國棟一抬頭，見進來的是御林軍統帶張召重，心中大喜，忙請了一個安，道：「張大人，小的不中用，一個兄弟讓點子廢了，這個又被點了穴道。」張召重氣派很大，「唔」了一聲，左手一把將韓春霖拈起，右手在他腰裏一捏，腿上一拍，就把他閉住的血脈解開了，張召重問：「點子跑了麼？」吳國棟道：「還在店裏呢。」張召重「哼」了一聲道：「膽子倒不小，殺官拒捕，還大模大樣的住店。」他一邊說話一邊走進院子，走到蔣天壽身邊，見他氣絕多時，把他胸口那飛刀拔下來，在死人身上拭去血跡，放入囊中，馮輝道：「張大人，點子住在裏面。」他手持軟鞭，當先開路。

張召重等一行人正要闖進店房，忽見左邊廂房中竄出一個少年來，手持一個紅布包袱，向張召重一揚，笑道：「喂，又給我搶來啦！」說話之間已奔到門邊。張召重一震，心想：「這批鏢行小子真夠膿包的，我給他們奪了回來，又被人家搶了去。別理他，自己正事要緊！」他並不追趕，轉身又要進店去。那少年見他不追，站了腳步，叫道：「不知是那裏學來的幾手三腳貓，還冒充是人家的師叔，羞也不羞？」這少年正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

張召重名震江湖，不論黑白兩道的人見了他全都客客氣氣，近年來那裏受過別人這樣奚落，當時氣往上衝，一個箭步，舉手向李沅芷抓來。他是想把她抓到，好好教訓一頓，再交給師兄馬真發落。他認定她是馬真的徒弟了。

李沅芷見他追來，拔腳就逃。張召重道：「好小子，你逃到那裏去？」他追了幾步追不到，想回來辦理正事。那知李沅芷狡猾異常，待他不追時，又停步譏諷幾句，這樣追追停停，奔出了五六里地。這時大雨未停，兩個人身上全濕了。

張召重一發狠勁，心說：「渾小子，抓到你再說。」施展輕功，全力追來。他既決心要追，李沅芷可就難以逃走，她見兩人距離越來越近，知道對方武功卓絕，心中也有點發慌，斜刺裏往山坡上跑去，張召重一聲不響，隨後跟來，腳步加快，已到李沅芷背後，伸手抓住她背心衣服。李沅芷一驚，用力一掙，「嗤」的一聲，背上一塊衣衫被扯了下來，不由得心中突突亂跳。隨手把紅布包袱往山澗裏一拋，說道：「給你罷。」

張召重見包裹被拋下山澗，知道裏面是一部關係重大的可蘭經，雨下得正大，如被澗水一衝，就算找得回來也必浸濕，當下顧不得再追，走下去拾那包袱。李沅芷哈哈一笑，回身走了。

張召重拾起包裹，見已濕了一大塊，忙打開包裹來看看經書是否浸濕，一解開，不由得破口大罵，裏面那裏有甚麼可蘭經，竟是客店櫃台上的兩本帳簿，翻開一看，簿上寫的是收某號客人房飯錢幾錢幾串，店夥某某支薪工幾兩幾錢等等。張召重大罵晦氣，自己在江湖上甚麼大陣大仗全見過，那知竟上了這夥小子兩次大當，隨手把帳簿連包裹拋入山澗裏，因為如帶回店裏，被人一問，自己面子上可下不去。他一肚子煩躁，趕回客店，一進門就遇見鏢行的閻世章，只見他背上好好的背著那紅布包裹，心中暗叫慚愧，忙問：「這包袱有人動過沒有？」閻世章道：「沒有啊。」他為人細心，知道張召重如此相問必有緣故，邀他同進店房，把包裹打開一看，那部經書好端端在裏面。張召重道：「吳國棟他們哥兒那裏去了？」閻世章道：「剛才還見他們在這裏啊。」張召重把店夥叫來一問，也說不見他們，也沒聽說他們再和紅花會的人打鬥。

張召重氣道：「皇上養了這種人有屁用！我走開一下，就躲得遠遠地。閻老弟，你跟我來，你瞧我一個人把這幾個點子抓來。」說著就向文泰來所住的那間店房走去。閻世章心中很是為難，他震於紅花會的威名，知道這個幫會人多勢眾，好手如雲，自己可惹他們不起，當下抱定宗旨袖手旁觀瞧熱鬧，跟在後面，好在知道張召重武功絕倫，對方三人中倒有兩個受傷，還不手到擒來。

張召重走到門外，大喝一聲：「紅花會的匪徒，給我滾出來！」隔了半晌，裏面毫無聲息。他大聲罵道：「他媽的，沒種！」一腿把門踢開，那知門沒閂，是虛掩的，出人意料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張召重吃了一驚，叫道：「點子跑啦！」衝進房去，只見房裏空空如也，炕上棉被隆起，似乎還有人睡著，張召重拔劍把棉被一挑，果然有兩個人面對面的睡在那裏。他用劍在臉朝裏的人背上輕輕刺了一下，那人動也不動，似乎是一個死人，扳過來一看，見那人面上毫無血色，兩眼突出，竟是蘭州府的捕快韓春霖，臉朝外的人則是北京捕頭馮輝，張召重過去一探鼻息，兩人早已氣絕多時。這兩個人身上沒有血跡，也沒有刀劍的傷口，再仔細一查，兩人後腦都碎了，張召重知道是被內家高手用掌力擊斃，心中對奔雷手文泰來暗暗佩服，他知道文泰來已身受重傷，居然還能運用如此厲害的內力，「奔雷手」三字果然名不虛傳。但是吳國棟走向何處？文泰來夫婦又逃往何處？把店夥叫來細問，絲毫沒得頭緒。張召重一猜其實並沒猜對，韓春霖與馮輝並不是文泰來打死的。

原來當時陸菲青與李沅芷隔窗觀戰，見余魚同遇險，陸菲青暗放芙蓉金針，打中蔣天壽手腕，鬼頭刀落地，駱冰又趕來送上一把飛刀把他打死。吳國棟背起韓春霖逃走。陸菲青放下了心，以為他師侄與故友後人的難關已經渡過，那知張召重闖了進來。李沅芷叫道：「師父，那天晚上搶我包袱的就是他，你認識他麼？」陸菲青「唔」一聲，心中計算已定，對李沅芷道：「你快把他引開去，引得越遠越好。回來你如不見我，明天你們自管上路，我隨後自會趕來。」李沅芷還待要問，陸菲青道：「快去，遲了怕來不及。」李沅芷心想怎麼把張召重引開呢，靈機一動，從包裹中抽出一塊紅布來，隨手把客店裏兩本帳簿包在裏面，把張召重騙了出去。陸菲青知道李沅芷詭計多端，自己這個師弟雖然武藝高強，但論聰明機變，卻遠遠不及他這個徒弟，料想她不會吃虧。而且李沅芷的父親是現任二品將軍，萬一她被張召重捉到，也不敢難為她。他還知張召重心高氣傲，平生不屑和婦女動手，以為勝之不武，在緊要關頭李沅芷如露出女人面目來，張召重必會一笑而走。結果張召重果然上了李沅芷的當，當時張召重如施展暗器，或殺手，李沅芷也早已受傷，只因誤會她是大師兄馬真的徒弟，所以手下留情，這原因倒是陸菲青始料不及。

陸菲青見張召重追出店門，當即走到文泰來店房門外，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裏面一個女人聲音問道：「誰呀？」陸菲青道：「我是駱元通駱五爺的好朋友，有要事奉告。」裏面沒有回答，也不開門，大概在商量甚麼。這時吳國棟三人卻慢慢走了過來，站得遠遠的監視文泰來的住房，他們見陸菲青站在門外，很有點詫異。房門忽地打開，余魚同站在門口，斯斯文文的道：「是那一位前輩？」陸菲青低聲道：「我是你師叔綿裏針陸菲青。」余魚同臉上很顯然遲疑，他知道有這一位師叔，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面，這時文泰來身受重傷，如讓一陌生人進房安知他不是存著歹意。陸菲青低聲道：「你別做聲，我教你相信，你快躲開。」余魚同反而疑心更甚，並不讓開，陸菲青突然伸左手，向他肩上拍去。余魚同一讓，陸菲青右掌一翻，擱到了腋下，一個「懶扎衣」，輕輕把他推在一邊。「懶扎衣」是武當長拳中起手第一式，左手撩起自己長衫，右手單鞭攻敵，出手鋒辣而瀟灑自如，原意是不必脫去長袍而隨手擊敵，凡是本門中人，那是一定學過的入門第一課。余魚同當時只覺得一股極大力量將他一推，不由得退出數步，看對方所用拳勢，心中一驚，心想：「當真是師叔到了。」

余魚同一退，駱冰拿起雙刀待要上前。余魚同向她做了一個手勢，說道：「四嫂，且慢！」陸菲青雙手向他們揮了幾揮，示意退開，隨即奔出房去，向吳國棟等叫道：「喂，喂，這屋裏的人都逃光啦，你們快來看呀！」

吳國棟大吃一驚，衝進房去，韓春霖和馮輝緊跟在後面。陸菲青最後進房，把三人出路堵住，隨手把門關上。吳國棟見余魚同等好端端都在房裏，這一驚比剛才更甚，忙叫：「快退！」韓春霖和馮輝待要轉身，陸菲青雙掌使足了十成力，在兩人後腦上猛力一擊。兩人腦骨破裂，頓時氣絕。吳國棟機警異常，雖然變起倉卒之間，並不驚慌失措，眼見房門已被陸菲青堵住，一頓足飛身上炕，雙手護住腦門，直向窗格撞了上去。文泰來睡在炕上，見他在頭頂竄過，坐起身來，拍的一掌結結實實的打在他右臂之上。奔雷手掌力非同小可，吳國棟右臂頓時折斷。他身形晃了一晃，左足在牆上一撐，身體還是穿破窗格，逃了出去。駱冰飛刀出手，吳國棟跳出來時早已防到敵人會用暗器追襲，雙腳只在地上一點，隨即躍向左邊，饒是如此，飛刀還是刺破他的右肩，當下顧不得疼痛，拚命逃出了客店。

這一來，駱冰和余魚同再沒甚麼懷疑，齊向陸菲青拜了下去。文泰來在炕上說道：「老前輩，恕我不能下來見禮。」陸菲青道：「好說，好說。這位和駱元通駱五爺是怎樣稱呼？」說時眼睛望著駱冰。駱冰道：「那是先父。」陸菲青道：「元通老弟是我至交好友，想不到他竟先我謝世。」言下不禁淒然。駱冰眼眶一紅，忍住了眼淚。陸菲青問余魚同道：「你是馬師兄的徒弟了？馬師兄近來可好？」余魚同道：「托師叔的福，師父福體很健。他老人家常常惦記師叔，說有十多年不見，不知師叔在那裏貴幹，總是放心不下。」陸菲青憮然道：「你師父是忠厚人。我也想他得很呢。你可知道你另一位師叔也找你來了。」余魚同矍然一驚：「張召重張師叔？」陸菲青點點頭。文泰來聽得張召重的名字，心中一震，「呀」了一聲。駱冰忙過去扶著他，臉上愛憐橫溢，余魚同看得出神，心想：「要是我有這樣一個妻子，雖然身受重傷，那又算得甚麼？」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陸菲青又道：「我這個師弟自甘下流，真是我師門之恥，但是他武功精純，而且他從北京千里迢迢來到塞外，一定還有後援。現在文老弟身受重傷，我看目前只有避他一避，然後我們再約好手，跟他一決雌雄。老夫如不能為師門清除敗類，這幾根老骨頭也就不打算再留下來了。」說話之間義憤見於顏色。駱冰道：「我們一切都聽陸老伯吩咐。」說罷看了一下丈夫的臉色，文泰來點點頭。

陸菲青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交給駱冰。駱冰一看之後，封皮上寫著：「敬煩面陳鐵膽莊周仲英老英雄。」駱冰喜道：「陸老伯，你與老英雄有甚麼交情呢？」陸菲青還沒有回答，文泰來先問：「那一位老英雄？」駱冰道：「周仲英！」文泰來又道：「鐵膽莊周老英雄在這裏？」陸菲青道：「周老英雄我從來沒見過面，但我們神交已久，互相慕名，我素知他是一位肝膽照人，鐵錚錚的好男子。他世居鐵膽莊，離此不過二十多里路。我意思是請文老弟到他莊上去避一避，我們分一個人去給貴會的朋友們報信，再來接文老弟到自己地方養傷。」他見文泰來臉色有點遲疑，就問：「文老弟你的意思怎樣？」文泰來道：「前輩這個安排，本來再好不過，不過不瞞前輩說，小侄身上擔著血海的關係。乾隆老兒不親眼看見小侄喪命，他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鐵膽莊周老英雄我們久仰大名，他是西北武林中的領袖人物，交朋友是再熱心不過，那真是響鐺鐺的腳色。他與我們雖然非親非故，但小侄去投奔他，他礙於老前輩的面子，那是非收留不可，然而這一收留，只怕後患無窮。他在此安家立業，萬一給官面上知道，叫他受累，小侄心中可萬分不安。」

陸菲青道：「文老弟你別這麼說，我們江湖上講的是『義氣』兩字，為朋友兩脅插刀，賣命尚且不惜，何況區區身家產業？周老英雄將來如知道我們在這裏遇到為難的事不去找他，反而要說我們瞧他不起。」文泰來道：「小侄這條命是甩出去了。鷹爪子再找來，我拚得一個是一個。前輩你還不知道，小侄犯的事實在太大，愈是好朋友，我愈是不能連累他。」陸菲青道：「我說一個人，你一定知道，太極門的趙半山跟你是怎樣稱呼？」文泰來道：「那是我們會裏的三當家。」陸菲青道：「照呀！你們紅花會幹的是甚麼，我全不知情。但趙半山趙賢弟是我生死之交。當年我們在屠龍幫時出生入死，真比親兄弟還親。他既是貴會中人，那麼你們的事一定光明正大，我是信得過的。你犯的事有甚麼說不得的？最大不過殺官造反。嘿嘿？今天我就殺了兩個官哪！」說著在馮輝的屍體上踢了一腳。

文泰來道：「小侄的事說來話長，過後只要小侄留得一口氣在，一定說給老前輩聽。這次乾隆老兒派了八個武功高強的大內侍衛兜捕我們夫妻倆。在酒泉一戰，小侄身負重傷，虧得你侄女兩把飛刀廢了他們兩個鷹爪，才好容易逃到這裏，那知御林軍統帶張召重又跟來啦。小侄終是一死，但乾隆老兒那見不得人的事，總要給他兜出來，才死得甘心。」陸菲青琢磨他的話，似乎文泰來知道了皇帝的重大陰私，所以乾隆接二連三派出高手來要殺他滅口。身上所負的干係實在非同小可。他雖在危難之中，但不願去連累別人，真正是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的英雄本色，心想如不激他一激，他一定不肯投鐵膽莊去，當下說道：「文老弟，你不願連累別人，那正是光明磊落的好漢子行徑，只不過我想想有點可惜。」文泰來忙問：「可惜甚麼？」陸菲青道：「你不願去，我們三人能不能離開你？待會鷹爪子再來，我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只要有我師弟在內，我們有誰是他的敵手？這裏一位是你夫人，一個是你兄弟，老朽雖然不才，也還知道朋友義氣比自己性命要緊。我們一落敗，誰能棄你而逃？老朽活了六十年，這條命算是撿來的，陪你老弟和他們拚了，並沒有甚麼可惜，可惜的是我這個師侄正當有為之年，我這個侄女青春年少，只因為你要逞英雄好漢，唉，累得全都喪命於此。」

文泰來聽到這裏，不由得滿頭大汗，陸菲青的話雖然有點偏激，可全入情入理。駱冰叫了一聲「大哥」，拿出手帕來把他額上汗珠拭去，握住他那隻沒有受傷的手。文泰來號稱「奔雷手」，十五歲起浪蕩江湖，這對掌下不知擊斃過多少貪官污史、土豪劣紳，但這雙殺人無算的巨掌被駱冰又溫又軟的手輕輕一握，正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再也不能堅執己見了，於是對陸菲青道：「前輩教訓的是，剛才小侄是想岔了，一切請前輩吩咐罷。」

陸菲青將寫給周仲英的信抽出來給文泰來看，上面寫了一些仰慕的話，再說有幾位紅花會的朋友遇到危難，請他照拂，信上沒寫文泰來等人的姓名。文泰來看後謝了陸菲青，嘆了一口氣道：「我們這一到鐵膽莊，紅花會又多了一位恩人了。」原來紅花會有一條重要會規，是有恩必酬，有仇必報。任何人對他們有恩，總要千方百計答謝了才罷，有人得罪了他們，也必大仇重報，小仇輕報，絕不放過。鎮遠鏢局的人一聽紅花會的名頭心存畏懼，就因為知道他們，恩怨分明，得罪不得。

陸菲青再問余魚同，該到何處去報信求援，紅花會的後援何時可到。余魚同道：「我們在紅花會堂內三堂外三堂的正副十二位香主，除了這裏的文四當家和駱十一當家之外，現在都已會集在安西。大家恭請少舵主總領會務，少舵主一定不肯，說自己年輕識淺，資望能力不夠，非要二當家無塵道長當總舵主不可。無塵道長又哪裏肯？現在僵在那裏，只等四當家與十一當家一到，就正式開香堂推舉總舵主。那知道他們兩位在這裏被困。大家正眼巴巴等他們兩位呢。」

此時余魚同轉向文泰來道：「少舵主派我去洛陽見韓家的掌門人，說明一件誤會，現在沒人趕回安西報信，四哥你瞧怎麼辦？」他在紅花會中地位比文泰來低得多，遇到疑難時按規矩要聽上面的人囑咐。文泰來沉吟未答。陸菲青道：「我瞧這樣，你們三人馬上動身去鐵膽莊，安頓好之後，余賢侄就趕赴洛陽。到安西報信的事就交給我去辦。現在事情很急，我們馬上得動身。」文泰來不再多說，彼此是成名英雄，這種事情不必言謝，也絕非一聲道謝所能報答，他從懷裏拿出一朵紅絨紮成的花來，交給陸菲青道：「老前輩你到了安西，把這朵花往身上一戴，我們會中自然有人前來接引。」駱冰將文泰來扶起。余魚同把地下兩具屍體提到炕上，用棉被蒙住。陸菲青打開門，大模大樣的踱出來，騎上馬向西疾馳而去。店夥攔住想問，已經不及。

過了片刻，余魚同手執金笛開路，駱冰一手撐了一根門閂，一手扶著文泰來走出房來。掌櫃的和店夥知道這三人不是江洋大盜，就是造反的叛逆，連日見他們惡戰殺人，膽都寒了，躲得遠遠的哪裏還敢走近。余魚同把一錠五兩銀子拋在櫃上，說道：「這是房飯錢！我們房裏有貴重東西存著，誰敢進房去，少了東西回來跟你算帳。」掌櫃的連聲答應，大氣也不敢出。店夥把三人的馬牽來，雙手不住發抖。文泰來兩足都不能踏鐙，左手在馬鞍上一按，一借力，輕輕飛身上馬。余魚同讚道：「四哥好俊功夫！」駱冰嫣然一笑，上馬提韁，三騎連轡往東。

那三人走後不久，一個少年奔到客店門口，那正是戲弄了張召重的李沅芷。她將進店門，只見一人從店門出來騎上了馬，那人形容猥瑣，看是鎮遠鏢局的鏢頭童兆和。李沅芷也不在意，回進房去改換女裝，她想，目下暫時穿女裝，和媽媽在騾車裏一起坐幾天，那個張大人本領再大，他也奈何我不得。

余魚同等三人問清了到鐵膽莊的途徑，放開馬向東南奔去，一口氣走出十五里地，一問行人，知過去不遠就是鐵膽莊。駱冰心中暗暗欣慰，她知道只要一到鐵膽莊，丈夫的性命就算是救下來了。鐵膽莊周仲英威名遠震，在西北黑白兩道無人不敬，天大的事也擔當得起，只要緩得一口氣，紅花會大援一到，那麼六扇門的鷹爪子就是來千軍萬馬，也總有法子對付了。

駱冰正想得意，忽聽馬蹄聲急，迎面奔過來三乘馬。馬上兩個是精壯漢子，另一個白鬚如銀，臉色紅潤，瑲瑲啷啷的弄著兩個大鐵膽。他們交錯而過時，向文泰來等看了一眼，好像有點詫異，六騎馬都跑得很快，霎時已離開數十丈。余魚同忽道：「四哥四嫂，那位恐怕就是鐵膽周仲英。」駱冰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周老英雄？」余魚同道：「你不見他手中拿著兩個鐵膽麼？」文泰來道：「多半是他。但我們和他從來沒有見過面，他又走得這樣快，怕有甚麼急事，半路上攔住他問姓名，總顯得不妥。咱們到了鐵膽莊再說罷。」

三騎馬片刻就到了鐵膽莊，只見莊外有一條小河環繞，小河兩岸遍植楊柳，莊外設有碉堡，還有望樓吊橋，氣派甚大。莊丁把三人請進莊去，在大廳上坐下獻茶。一位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子出來接待，自稱姓宋，名叫善朋，隨即請教文泰來等三人姓名。三人據實說了。宋善朋聽說他們是紅花會中人物，微微一驚，說道：「聽說貴會一向在江南開山立櫃，很少到塞外來呀。不知三位找我們老莊主有甚麼教？真是不巧得很，我們老莊主剛出去。」他一面細細打量來人，紅花會這幫會是久仰大名，只是他知道紅花會與老莊主素無來往，這次突然來訪，不知是善意還是惡意，很是捉摸不定，言辭之間，不免顯得遲疑冷淡。

文泰來一聽周仲英果然不在家，陸菲青那封信也就拿不出來了，他鑒貌辨色，見宋善朋雖然禮貌恭謹，但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心中微微有氣，當下說道：「既然周老英雄不在家，我們就此告退。我們來拜訪也沒有甚麼要緊事，只是久慕周老英雄威名遠震，無非來順道瞻仰的意思。」說罷扶著椅子站了起來。宋善朋道：「不忙不忙，請用了飯再走罷。」一面向一個莊丁輕輕說了幾句話，那莊丁點頭而去。

文泰來堅說要走。宋善朋道：「那麼請稍待片刻，否則周老莊主回來，要怪我怠慢了貴客。」說話之間，一個莊丁捧出一隻盤子來，盤裏放著兩隻元寶，三十兩一隻，一共是六十兩銀子。宋善朋接過來，對文泰來道：「文爺，這點不成敬意。三位遠道來到敝莊，我們沒有好好招待，這點點盤費請賞臉收下。」

文泰來一聽，心中大怒，他想我危急來投，你把我當成江湖上打抽豐的來啦。他生平行俠仗義，只要有人求他，從未求過人，這次到鐵膽莊來真是萬分委曲，那知遇上這件事。駱冰一見丈夫臉上變色，知道她性烈如火，緊緊在他手上一捏，叫他別發脾氣。文泰來按捺住怒氣，伸手把兩隻元寶拿了，說道：「我們來到寶莊，可不是為打抽豐，宋朋友把我們看小啦。」宋善朋連說「不敢」，心裏說：「你不是打抽豐，怎麼銀子又要拿？」他知道紅花會聲名大，所以送的盤費特別從豐。

文泰來「嘿嘿」一聲冷笑，把銀子放回盤中，說道：「我們就此告辭。」。宋善朋一看銀子，大吃一驚。兩隻好端端的元寶，已被文泰來潛用掌力，捏成一個扁扁的銀餅。宋善朋見文泰來露了這一隻手，心中又恚怒又急，知道自己走了眼，今天可看錯了人。他想：「這人本領不小，怕是來尋仇找晦氣的。」忙向莊丁輕輕囑咐了幾句，叫他快到後堂去報知大奶奶，自己直送出莊去，連聲道歉。文泰來不再理他。三個莊丁把客人的馬匹牽來，文泰來與余魚同向宋善朋一抱拳，說聲「叨擾」，隨即上馬。駱冰從懷裏摸出一錠約莫十兩重的金子來，遞給牽著她那頭馬的莊丁，說道：「辛苦你啦，這小意思你們三位喝杯酒罷。」說著向另外兩個莊丁一擺手。這十兩金子的價值，超出宋善朋所送的那兩隻銀元寶豈止數倍，那莊丁一世辛苦也未必積得起，他手中幾時拿到這樣沉甸甸的一塊金子，還不敢信是真事，歡喜得「謝」字也忘了說。駱冰一笑上馬。

原來駱冰出生不久，母親即行謝世。神刀駱元通是個獨行大盜，一人一騎，專門打劫豪門巨室，曾在一夜之間，連盜金陵八家巨室，端的名震江湖。他行劫之前，必先打聽對方確是聲名狼籍，多行不義，方才下手，所以他每出手一次，越是得手得多，越是人心大快。駱元通對這唯一的掌珠可說愛到了心坎窩兒裏，但他生性粗豪，女孩兒忸忸怩怩的事一竅不通，要他以嚴父兼做慈母，也真難為他熬了下來。駱元通的錢得來容易，用完了就伸手到別人家裏去取，所以從小把駱冰養成了一副出手豪爽的脾氣，說到使用錢財，皇親國戚的千金小姐也未必比得上這個大盜之女的闊氣。

駱冰從小愛笑，一點點小事就招得她咭咭咯咯笑上半天，任誰見了這個笑靨迎人的小姑娘沒有不喜歡的，嫁了文泰來之後，這脾氣仍舊不改。文泰來比她大上十多歲，除了紅花會的老舵主于萬亭之外，生平就只服他這位嬌妻。

宋善朋見駱冰賞賜下人一出手就是十兩金子，自己剛才捧出銀子來越發顯得寒酸，臉上一陣熱，直紅到耳朵根子裏。文泰來等三人正要縱馬前行，只聽得前面一陣鸞鈴響，一騎馬飛奔而來，跑到跟前，一個人翻身下馬，向文泰來等一拱手，說道：「三位果然是到敝莊來的，請進莊內坐。」文泰來道：「已打擾過了，改日再來拜訪。」那人道：「我們在途中遇見三位，老莊主說是到我們莊上來的，老莊主本來當時就要折回，只因他實在有要緊的事，所以命小弟趕回來迎接貴賓。老莊主最愛交接朋友，他一見三位，知道一定是大英雄大豪傑，他說他今晚無論如何一定趕回莊來，務請三位留在莊上等一等。不恭之處，老莊主回來親自道歉。」文泰來看那人依稀正是剛才途中遇的，聽他說話誠懇，氣就消了一大半。

那人自稱姓孟，名健雄，是鐵膽周仲英的大弟子，當下殷勤的把文泰來等三人又迎進莊去，宋善朋在旁透著很不得勁兒。賓主坐下，重新獻茶，一名莊丁出來在孟健雄耳邊說了幾句話。孟健雄站起身來，道：「我家師娘請這位女英雄到內堂休息。」駱冰跟著莊丁入內，走到穿堂，另有一個婢女引她進去。老遠就聽見一個女人大聲大氣的說：「啊喲，貴客降臨，真是失迎！」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女人大迎了出來，拉著駱冰的手，很顯得親熱，說道：「剛才他們來說，有紅花會的幾位英雄光降，說只坐了一會兒就走。我正懊喪，那知現在又賞臉回來啦，快別走，在我們這小地方多盤桓幾天。你們瞧，」她回頭對幾個婢女說：「這位奶奶長得多俊。把我們小姐都比下去啦！」駱冰心想這位太太真是口沒遮攔，說道：「這位不知是怎樣稱呼？小姑娘家姓駱，咱當家的姓文。」那女人道：「你瞧，多糊塗，我見了你這樣標致的一位妹妹，可喜歡瘋啦！」她還是沒說自己是誰。一個婢女道：「這是我們大奶奶。」

原來這個女人是周仲英的續弦。周仲英前妻生的兩個兒子，都因在江湖上與人爭鬥，先後喪命。現在這位奶奶生了一個女兒周綺，今年十八歲，繼承了老子一副好打不平的脾氣，常常在外面鬧事。周仲英剛才匆匆忙忙的趕出去，就為了他這位大小姐在外面打傷了人，趕著去給人家賠不是。這位奶奶生了女兒之後一直沒再有喜，周仲英想想自己年紀這麼一大把，大概是命中注定無子的了，那知在五十四歲這年上居然又生了一個兒子。老夫婦晚年得子，可不知道有多喜歡。坐定之後，周大奶奶道：「快把少爺叫來，給文奶奶見見。」不一會，一個孩子從內房出來，長得眉清目秀，手腳靈便。駱冰心想這孩子大概已學過幾年武藝。這孩子向駱冰磕頭，叫了一聲「嬸嬸」。駱冰握住他手，問了幾歲，叫甚麼名字。那孩子道：「今年十歲，叫周英傑。」駱冰把手腕上一串珠子褪下來，交給周英傑道：「遠道來沒有甚麼好東西，這幾顆珠子給你鑲帽兒戴罷。」周大奶奶見這串珠子顆顆又大又圓，價值不小，叫兒子磕頭道謝。

正說話間，一個婢女慌慌張張的跑進來道：「文奶奶，文爺暈過去啦。請你快去瞧瞧。」周大奶奶忙叫人請醫生。駱冰跟著婢女去看丈夫。原來文泰來受傷很重，剛才心中一生氣，手捏銀餅又用了力，一股勁支持著倒還沒有甚麼，現在一鬆下來可支撐不住了。駱冰見丈夫臉上毫無血色，神智昏迷，心中又疼又急，連叫「大哥」，過了半晌，文泰來方悠悠醒來。孟健雄急遣莊丁趕騎快馬到鎮上請醫生，順便報知老莊主，客人已經留下來了。他一路囑咐，跟著莊丁直說到莊子門口，眼看著莊丁上馬，順著大路奔回趙家堡，方才放心，他正要轉身入內，忽見莊外一株柳樹後面有一個人影一閃，似乎見到他而躲了起來。他不動聲色，慢慢進莊，進門後飛奔跑上望樓，從眼孔中向外張望。只見柳樹後面一人探頭出來望了一下，輕輕溜了出來，在莊前繞來繞去，老是不走。孟健雄見那人身裁瘦削，躲躲閃閃，顯是不是善類，眉頭一皺，走下望樓，把周英傑叫來，囑咐了幾句。周英傑說「有趣」，跟在後面。

孟健雄跑出莊門，大笑大嚷：「好兄弟，我怕了你，成不成？」向前飛胞。周英傑在後面緊追，大叫：「看你逃到那裏去？輸了想賴，快給我磕頭。」孟健雄向周英傑打躬作揖，周英傑不理，伸出兩隻小手要抓他。孟健雄直向那人躲的處所逃過去，那人出其不意，嚇了一跳，站起身來，假裝走失了道的一副神情。叫道：「喂，借光，上三道溝走哪條路呀？」孟健雄不理，嘻嘻哈哈的笑著，直向那人衝過去。那人給他用足了勁一撞，迎面直慣出了三四步，頓時大怒，罵道：「喂，你不長眼睛麼？」原來那人正是鎮遠鏢局的童兆和。他記掛著駱冰那副笑語如春的神情，雖然吃過文泰來的苦頭，總是念茲在茲，整天向著駱冰的臥房探望。他看見駱冰和文泰來、余魚同三人走出客店，知道他們要逃走，就騎馬偷偷跟在後面。他不敢緊跟，老遠的盯著，眼見他們進了鐵膽莊，出來了一下，不知怎麼又進去了，這次可老不出來。他想探一個著實，回去報信，倒也是功勞一件，別讓人說淨會吃飯，不會辦事。正在那裏探頭探腦，不想孟健雄猛向他衝了過來。他本事沒有甚麼，為人卻十分機警，知道行藏已被人看破，這一撞是試他功夫來啦，當下全身力量放鬆，裝作絲毫不會武功模樣，摔了一跤，邊罵邊哼，好像爬不起來。

孟健雄連聲道歉，道：「我和這小兄弟鬧著玩，不留神撞到了尊駕，沒跌痛麼？」童兆和叫道：「我這條胳臂痛得厲害，啊唷！」孟健雄一手把他拉起，道：「那麼請進去給我瞧瞧，我們有上好的傷膏藥。」童兆和無法推辭，只好心中懷著鬼胎，一步一哼的跟他進莊。

孟健雄把童兆和讓進東邊廂房，問道：「尊駕上三道溝去麼？怎麼走到我們這兒來啦？」童兆和道：「是啊，我正說呢，剛才一個放羊的娃子冤枉我啦，指點我這條路，回頭找他算帳去。」孟健雄冷冷的道：「也不定是誰跟誰算帳呢。勞您駕把衣裳解開罷，我給你看一下傷。」童兆和到這地步，不由得不依。孟健雄明說看傷，其實是把他裏裏外外搜了一個遍。他一把匕首藏在靴筒子裏，居然沒給搜出來。孟健雄在他身上摸來摸去，會武功的人，敵人手指伸點到自己要穴上，必然要躲閃封閉，否則非死必傷。童兆和想道：「童大爺這條性命今兒交給你小子了。」孟健雄在他耳後「風池穴」一按，肋骨下「中府穴」一拍，童兆和不在乎，道：「這裏沒有甚麼。」孟健雄又在他腋旁「肩貞穴」一捏，童兆和噗哧一笑，說道：「啊喲，別格支人，我怕癢。」這些都是致命的要穴，他居然並不理會，孟健雄心想這小子敢情真不是會家，可是見他路道不正，總是滿腹懷疑，雖然如此，但也不敢不敢造次擅自扣人，只好把童兆和送出去。

童兆和在莊裏東張西望，也不知駱冰他們躲在那裏。孟健雄疑心他是給賊人探道的，當下發話道：「朋友，招子放亮點，你知道我們這裏是甚麼地方麼？」童兆和假作痴獃道：「這麼大的地方，說是東岳廟嘛，可又沒菩薩。」孟健雄送過吊橋，冷笑道：「朋友，有空再來啊！」童兆和再也忍不住了，說道：「不成，我得給我大舅子道喜去。他新當上大夫啦，整天給人脫衣服驗傷。」孟健雄聽他說話不倫不類，不由得一怔，想來原來他是繞了彎子罵人，伸手在他肩上重重一拍，嘿嘿一笑，揚長進莊。童兆和被他這一拍，痛入骨髓，「孫子王八蛋」的罵個不休，找到了自己的馬，奔回三道溝安通客棧。

回到客店，只見張召重、吳國棟和鏢行的人圍坐在一間大房裏商議，還有七八個不認識的人，大家在猜測文泰來逃到那裏，打死韓春霖和馮輝的那個老頭是誰。童兆和滿臉得意，把文泰來的蹤跡說了出來，自己受人家擺佈的事當然全隱瞞不說。張召重一聽大喜，說道：「咱們就去，童老弟請你帶路。」他本來叫他「老童」，一高興，居然叫起「老弟」來。童兆和連連答應，吳國棟一臂折斷，已請跌打醫生接上了骨，給童兆和向新來的幾個人引見，童兆和一聽，吃了一驚，原來都是武林中一等的高手：那是大內賞穿黃馬掛的四品侍衛瑞大林，鄭親王武術總教習萬慶瀾，九門將軍署記名總兵成璜，湖南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言伯乾，以及天津與保定的幾個名捕頭。為了捉拿文泰來，北方滿漢武術名家竟雲集在三道溝這小小市鎮。當下一行人磨拳擦掌，向鐵膽莊進發。人摩拳擦掌，向鐵膽莊進發。

# 第五回 避禍英雄悲失路

陸菲青冒著大雪，縱馬往西奔去，過長嶺時，見昨日嶺上維人與鏢行惡戰所留下來的血漬已被雨水衝得乾乾淨淨。他一口氣奔出四五十里地，到了一個小市集，一番馳騁，精神愈長，可是馬力已疲，他放鬆了韁，緩緩進入市集。天色未黑，正可繼續趕路，但那匹馬嘴邊儘泛白沫，氣喘不已。文泰來之事勢如星火，後援早到一刻好一刻，心中正自委絕不下，忽見市集盡頭有一個維人手牽著兩匹馬，東西探望，似乎在等甚麼人。他見那兩匹馬身高肥胖，毛色光潤，不由得心動，走上前去打手勢問他肯不肯賣。那維人搖搖頭。陸菲青取出衣囊，摸出一錠大銀，約莫有四十兩，那維人仍是搖頭。陸菲青心中焦躁，把衣囊一倒，囊中六七錠小銀子都倒了出來，連大錠一起遞過去！那維人揮手叫陸菲青走開，似乎說馬是絕不賣的，不必在此囉唆。陸菲青好生失望，把銀子放回囊中。那維人忽然瞧見他手掌中和銀子一起倒出來的一顆鐵蓮子，伸手取了過來，望著上面刻著羽毛仔細端詳。原來這是霍青桐用來打陸菲青而被他用茶壺接過來的暗器。那維人做手勢，問這顆鐵蓮子是那裏來。陸菲青靈機一動，打手勢表示，那個頭上插羽毛、手中使寶劍的維族少女是他朋友，這顆鐵蓮子是她送的。那維人點點頭，又仔細看了一下鐵蓮子，放還陸菲青掌中，將一匹駿馬牽過來，把韁繩交給了他。陸菲青不由得大喜，忙再取出銀子。維人搖手不要，把陸菲青原來騎的馬牽過來，轉身就走。陸菲青心道：「瞧不出這個小姑娘，在維人當中有這樣大的聲勢，一顆鐵蓮子竟如令箭一般。」

原來這維人正是霍青桐的族人。他們這次大舉東來劫奪可蘭經，沿站佈置了人馬，以便調動人手，傳遞消息。他見陸菲青持有霍青桐的鐵蓮子匆匆西行，以為一定是他們的幫手，所以毫不猶豫的把馬換給了他。

陸菲青縱馬疾馳，在前面市鎮上又遇到了維人，他把鐵蓮子一取出，即刻又換到了一匹新馬。這次更加來得容易，因為維人每匹馬後腿上都烙有自己部族的印記，他拿去調的就是他們自己部族中的馬，當然更無懷疑。

陸菲青一路換馬，在馬上吃點乾糧，也不睡覺，一日一夜趕了六百多里路，第二日傍晚趕到了安西。一進城就取出文泰來給他的那朵紅花插在襟頭。

陸菲青雖然武功精湛，但一日一夜馬不停蹄的奔馳下來，也已感到十分疲累。他插上紅花走不上幾步，迎面就有兩個短裝漢子過來，邀他赴酒樓用飯，陸菲青也不推辭。到了酒樓，一個漢子陪他飲酒，另一個說聲「失陪」就走了。陪著他的人對他執禮甚恭，不敢多問，只一味叫菜勸酒。

喝了三杯酒，只見門外匆匆進來一個人，向著陸菲青作了一揖。陸菲青忙站起來還禮，見那人穿著一件青布長衫，大約三十歲年紀，雙目炯炯，英氣逼人。那人請教陸菲青姓名，陸菲青說了。那人道：「原來是武當派的陸老前輩，我常聽趙半山趙三哥說起您老的大名，仰慕得了不得，今日能夠相會，真是幸事。」陸菲青道：「請教老哥尊姓大名。」那人道：「晚輩名叫衛春華。」原先陪陸菲青喝酒的人道：「老英雄請寬坐。」向陸菲青和衛春華兩人行了一個禮走了。衛春華道：「敝會的少舵主和許多弟兄們都在這裏，他們知是老前輩光臨，一定早來迎接了。老前輩不知是否可以賞臉移步，好讓大家拜見。」陸菲青道：「好極了，我趕來是有要緊事奉告各位。」

當下衛春華在前帶路，走出酒樓，酒樓的人也不向他們算酒錢。陸菲青心想，看來這酒樓是紅花會的聯絡處所。兩人上馬向城外跑去。衛春華問道：「老前輩已經遇到了我們的文四哥文四嫂？」陸菲青道：「是啊，你怎樣知道的？」衛春華道：「老前輩身上那朵紅花是文四哥的，這花有四瓣花瓣。」陸菲青一看果然如此。

不一會，到了一所道觀前面。陸菲青見這所道觀前後古木參天，氣象很是宏偉，觀前一塊匾額寫著「玉虛道院」四個大字。心想：「不意在這邊塞之區還有如此規模的道觀。」道觀前面有兩個道人站著，見了衛春華態度很是恭謹。衛春華把陸菲青迎了進去，一個小道童獻上茶來。衛春華在道童耳邊說了幾句話，道童點頭進去。陸菲青剛要舉杯喝茶，只聽見內堂一個聲音大叫：「陸大哥，你可把小弟想死了──」話聲未畢，人已跑到跟前，正是陸菲青當年的刎頸之交趙半山。

老友相見，真是說不出的歡喜。趙半山一疊連聲的問：「這些年來在哪裏？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陸菲青且自不答，說道：「趙賢弟，我們要緊事先談。你們的文四當家現在可在難中。」當下將文泰來與駱冰的事大略一說，趙半山和衛春華兩人聽得慘然變色。衛春華沒有聽完，已自跑了進去。趙半山細細詢問文駱二人的傷勢詳情。

陸菲青還未及說完，聽見衛春華在院子中與一個人激烈的爭執了起來。那人叫道：「衛九哥你攔我幹甚麼？我非馬上趕到文四哥身邊不可。」

又聽見衛春華的聲音說道：「你就是這麼一副急性子，我們大夥兒總先得商量商量，再由少舵主下令派誰去接文四哥呀。」那個人仍舊是大叫大嚷不依。趙半山拉著陸菲青的手出去，只見那個在吵鬧的人是一個駝子。陸菲青微微一楞，記得正是那天用手割斷李沅芷馬尾的那個人。衛春華見他們出來，在那駝子身上推了一把，道：「去見過陸老前輩。」那駝子走過來，楞著眼向陸菲青看了半晌，不言不語。陸菲青以為他記得自己的相貌，為了那天李沅芷笑他而心中還在不快，正想道歉，那駝子忽然說：「您一天一晚趕了六百多里路，來替文四哥四嫂報信，我章駝子謝謝您罷！」他話一說完，突然跪下，就在石階上咚咚的磕了四個響頭。

陸菲青拉他已經不及，只好也跪下去還禮。那駝子磕完了頭，站了起來，說道：「趙三哥，衛九哥，我先走啦。」趙半山想勸他稍緩片刻，那知那駝子頭也不回，直竄出去，正奔出院子的月洞門，外面飛跑進來一人，一把拉住駝子，問道：「你到那裏去？」駝子道：「瞧四哥四嫂去，你跟我走罷。」當下不由得那人分辯，反手拉了他的手腕出去。趙半山叫道：「七弟你就陪他去罷。」那人遙遙答應。

原來那駝子姓章名進，最是直性子。他天生殘疾，可是神力驚人，是少林派俗家子弟中的高手。他身體上有缺陷，最忌恨別人取笑他的駝背，他和人說話時自稱「章駝子」，然而要是別人在他面前提到一個「駝」字，甚至衝著他的駝背一笑，那個人算是惹上了禍來。笑他的人如是平常人也還罷了，如會武藝，常常就被他結結實實打一頓。他在紅花會中最聽駱冰的話，因為他脾氣古怪，旁人都忌他三分，駱冰卻憐他殘廢，處處待他特別好，衣著飲食，全當他小兄弟那樣照料。這次他聽到文泰來夫婦遇難，血性沸騰，一股勁就奔去赴援。

章進在紅花會中排名第十，剛才被他拉去的是坐第七把交椅的徐天宏。其人雖然是矮小，但足智多謀，是紅花會的軍師，同時兵刃精熟，內外各家兵器無一不會，所以江湖上送他一個外號，叫做「武諸葛」。

趙半山把這兩人的情形大略一說，陸菲青方才恍然。這時紅花會各位當家陸陸續續出來了，那全都是成名的英雄豪傑，陸菲青在途中大半也都見過。趙半山一一引見之後，把文泰來的事簡略說了，那位只有一隻臂的二當家無塵道人道：「我們們見少舵主去。」大夥向後院走去，走進一間大房，只見板壁上刻著一隻大圍棋盤，相隔兩丈多地方，有兩個人坐在炕上，一面喝茶談笑，一面拈起棋子向那個豎立的棋局投去，一顆顆棋子都嵌在棋道之上。

陸菲青見多識廣，可從未見過有人這樣下棋。這時棋局上黑白雙方正在爭持一個連環劫，這個劫如果白子打勝，黑子一大片棋就沒有眼，如黑子打勝，則白子的腹地也會被黑子侵入。持黑子的是一個青年公子，穿著白色長衫，臉如冠玉，儼然是一個貴介子弟。持白子的卻是一個莊稼人打扮的老者。

紅花會群雄見兩人爭棋激烈，不便去擾亂他們的思路。陸菲青看了片刻，看出那公子棋力遠在老者之上，可是不知為甚麼，每一著棋子都有點故意讓他。老者發子之時，每著隨著一股勁風，棋子深陷在板壁之中。陸菲青暗暗心驚，心道：「這人不知是那一位成名英雄，他發暗器的手勁準頭，我生平還沒見過第二位。」他再看半晌，又看出了妙處，原來那公子真正注意的不是棋局，而是老者投擲棋子的手樣，明著是下棋，暗中卻是在偷學上乘武功。眼見白子局勢危急，黑子一投，白子滿盤皆輸，那公子一子投去，準頭稍偏，沒有嵌在棋道交叉之處。老者呵呵笑道：「你不成啦，認輸罷！」推棋而起，顯然怕輸賴皮。

那公子也不計較，微微一笑，說道：「待會再和師父下過。」那老者見許多人進來，也不招呼行禮，揚長出門。當下趙半山說道：「少舵主，這位是我跟你談起過的陸菲青陸大哥。」又向陸菲青道：「這位是我們少舵主，你們兩位多親近親近。」那少舵主道：「小侄姓陳名家洛，請老伯多多指教。」陸菲青連稱不敢，心中很是詫異，覺得這位少舵主模樣完全是一個紈褲子弟，和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類。趙半山把文泰來避難鐵膽莊的事向少舵主說了，問他怎麼辦。陳家洛向無塵道人道：「請道長吩咐罷。」這時無塵身後一條大漢站了出來，厲聲喝道：「文四哥受了重傷，人家素不相識，連日連夜趕來給我們報信，我們自己還在你推我讓的，讓到文四哥送了命，你們再不讓了罷？老當家的臨死時的意思誰敢不遵？少舵主你不聽你義父的遺言就是不孝，你要瞧我們兄弟不起，不肯做頭腦，那麼我們紅花會七八萬人全都散了夥罷！」陸菲青看那人身裁，又高又肥，臉色黝黑，神態威猛，剛才據趙半山介紹是會中坐第八把交椅的楊成協。

這時群雄紛紛對陳家洛道：「我們蛇無頭不行，少舵主再推讓，使大家都寒了心。文四哥現在遇到了危難，大家就聽少舵主將令。」無塵道：「紅花會上下七萬多人，哪一位兄弟不聽少舵主號令，教他吃無塵道人一劍。」陳家洛見眾意如此，好生為難，雙眉微蹙，沉吟不語。

西川雙俠中的常赫志冷然說道：「兄弟，少舵主既然瞧不起我們，我哥兒倆把文四哥接回之後，就回西川去！」常伯志接口道：「哥哥說得對，就這麼辦。」陳家洛知道再不答允，一定寒了眾人之心，當下團團一揖，說道：「我並不是不識抬舉，實在因為自知年輕識淺，量才量德，都不足擔當大任。但各位既然有如此美意，從江南老遠趕到塞外來，又有我義父遺言，叫我好生為難。本來想等文四哥到後，大家從長計議。現在既然文四哥有難，各位又非要我答允不可，恭敬不如從命，這就聽各位兄長吩咐罷。」紅花會群雄見他答允擔任總舵主，歡然喝采，如釋重負。

無塵道人道：「總舵主接任大典，等我們回到太湖總香堂再行，現在請總舵主拜祖師、接令花。」陸菲青知道各幫各會都有特殊的典禮儀式，自己是外人，不便參加別人如此重大的典儀，當下向陳家洛道了喜告退。長途跋涉之後，十分困倦，趙半山引他到自己房裏洗沐休息。一覺醒來，已是深夜。趙半山說道：「總舵主已率領眾兄弟分批趕赴趙家堡，知道大哥一夜未睡，特留小弟在此相陪，我們哥兒倆明兒再去。」兩位故交十多年不見，話盒子一打開，那裏還收得住？這十年來江湖上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直談到東方泛白，還只談了一個大概。陸菲道：「你們總舵主年紀這樣輕，模樣就像一個公子哥兒，怎麼大家服他？」趙半山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大哥您再休息一會，待會兒我們一面趕路一面談。」這且按下不表。

且說鎮遠鏢局鏢頭童兆和興沖沖的引導張召重等一干好手，七八位捕快，趕赴鐵膽莊來。他這次有人壯膽，不再偷偷摸摸了，走到莊前，向莊丁喝道：「快去叫你家莊主出來，迎接欽差。」莊丁見這干人神氣十足，也不知是甚麼來頭，轉身就走。張召重知道周仲英名聲極大，心想這是西北武林領袖人物，可得罪不得，當下說道：「這位大哥且住，你說我們是京裏來的，有點公事來請教周老英雄。」他說罷向吳國棟使了一個眼色。吳國棟點點頭，率領捕快向莊子後面繞去，以防文泰來等從後門逃走。

孟健雄一聽莊丁稟告，知道這批人定為文泰來而來，叫宋善朋出去敷衍一下，自己趕到文泰來室中，說道：「文爺，外面有六扇門的鷹爪子，說不得，只好委屈你們三位暫時避一避。」當下把文泰來扶起，走進花園的一個亭子，和余魚同兩人合力把亭中的一張石桌搬開，露出一塊鐵板，拉位鐵板上的鐵環，用力向上一提，鐵板掀起，下面原來是一個地窖。文泰來怒道：「我文泰來不是貪生怕死之徒？躲在這地方，就是逃得性命，也落得天下英雄恥笑。」

孟健雄道：「文爺說那裏話來？大丈夫能屈能伸，文爺身受重傷，暫時躲避，誰敢來笑話？」文泰來道：「孟兄請打開後門，我們就此告辭，以免連累寶莊。」兩人眼看就要說僵，只聽得後門外有人大聲叫門，同時前面人聲喧嘩，衙門中一干人要闖到後面來，宋善朋拚命阻攔，兀自擋不住？張召重等震於周仲英威名，不便明言搜查，只說：「寶莊美奐美倫，塞外少見，請宋朋友引我們觀光觀光。」文泰來眼見鐵膽莊被圍，前後皆有敵人，氣往上衝，對駱冰和余魚同道：「我們並肩往外衝。」駱冰應了，伸手扶文泰來右臂。文泰來左手拔出單刀，正要向外衝出，忽覺駱冰身體微微顫動，向妻子一看，見她雙目含淚，臉色淒苦，心中一軟，柔情頓起，嘆道：「我們就躲一躲罷。」孟健雄大喜，等他們三人走入地窖，忙把鐵板蓋好，和兩名莊丁合力把石桌抬在鐵板上，周英傑這孩子七手八腳也在旁幫忙。孟健雄一看已無破綻，命莊丁去開後門。吳國棟等守在門外，卻不進來，這時張召重一干人已進到花園中來了。

孟健雄見童兆和也在其內，冷然道：「原來是一位官老爺，剛才多多失敬。」童兆和道：「在下是鎮遠鏢局的鏢頭，老兄你走了眼罷？」回頭對張召重道：「我親眼見他們進來的，張大人你下令搜罷。」宋善朋道：「我們都是安分良民，周老莊主是這一帶的大紳士，有家有業，怎敢窩藏匪類，圖謀不軌？這位童爺別挾嫌誣陷，我們可吃罪不起。」他心知文泰來等已躲入地窖，所以話中硬了起來。孟健雄假裝不知，明問張召重等的來由，哈哈大笑，道：「紅花會是江南的幫會，他們怎麼到西北邊塞來？這位鏢頭異想天開，各位大人也真會信他！」

張召重等全是老江湖、大行家，明知文泰來必定是在鐵膽莊內，仔細搜查，搜出來倒也罷了，一個搜不出，周仲英豈肯甘休？他們雖然大都已有功名，但和江湖上人士久有交往，知道要是周仲英這老兒和自己為起難來，實在不易對付，當下很是躊躇。童兆和心想，要是今天抓不到這三人，回去必被大夥奚落埋怨，孩子嘴裏或許騙得出話來，於是滿臉堆歡，拉住了周英傑的手。周英傑剛才見過他，知道他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一用勁，把他的手甩脫，說道：「你拉我幹麼？」童兆和笑道：「小兄弟，你告訴我，今天來你家的三個客人在甚麼地方，我送你這個買糖吃。」說罷拿出隻銀元寶遞去。

周英傑嘴一扁，向他做個鬼臉，說道：「你當我是誰？我爸爸是鐵膽周仲英！誰希罕你的臭錢？」童兆和老羞成怒，叫道：「我咱們動手搜莊，搜出那三人，連這小孩子一齊抓去坐牢。」周英傑道：「你敢，我爸爸是鐵膽周仲英。」

張召重鑒貌辨色，料想周英傑必知文泰來的躲藏處，心想只有從這孩子身上下工夫才有辦法，但這孩子年紀雖小，嘴頭卻硬，對他威脅利誘都沒有結果，於是道：「那三個客人是你爸爸的朋友麼？」周英傑並不上當，道：「我甚麼都不知道。」張召重道：「待會我們把三個人搜出來，不但是你爸爸、連你這個小孩子、連你媽媽都要殺頭！」周英傑「呸」了一聲，眉毛一揚，道：「我爸爸是鐵膽周仲英，他會怕你？」張召重無法可施，伸手到衣囊裏去，想摸兩隻小小的金元寶來再誘他，摸到一個圓圓的筒子，心想：「這東西或許成。」隨手掏了出來，是一個千里鏡。

張召重離京出來捉拿文泰來時，總領御林軍的福康安特別召見，囑他務必把要犯擒來，說這是皇上的特旨，並賞了他一個西洋商人所送的千里鏡，以便緝拿犯人。當下張召重把千里鏡舉到眼前，對準遠處的山頭轉了幾轉，對周英傑道：「你把這個放在眼睛上向那邊瞧瞧。」周英傑怕他有甚麼詭計，縮手不接，張召重自己又看了一下，嘖嘖稱讚：「真好看。」

周英傑究竟是孩子，童心很盛，等張召重第二次遞過來時，忍不住接過來放在眼上一望，不由嚇了一跳，只見遠處的山頭突然移到了眼前，山上的樹木花草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張召重道：「你跳上桌子向外面瞧瞧。」周英傑望了他一眼，跳上石桌，向圍牆外望去，只見遠處路上的行人都被搬到眼底，連嘴臉眉目都看得猶如對面一般。他把千里鏡一拿開，那些人又都變成細小的黑影了，他把千里鏡放上拿下，瞧瞧了半天，才戀戀不捨，跳下石桌，交還給張召重。張召重接了，說道：「你要麼？」周英傑望望旁邊的孟健雄和宋善朋，搖搖頭。

張召重見他這幾下搖頭搖得很勉強，知道他對孟宋等人有所顧忌，於是把他拉在一旁，說道：「你只要告訴我那三個人這在甚麼地方，這個就是你的了。」周英傑低聲道：「我不知道。」張召重也放低了聲音，說道：「你跟我說，我不會說出來的，你爸爸絕不會知道。」周英傑有點心動，但仍舊搖搖頭。

孟健雄高聲叫道：「小師弟，我們進去罷，別在花園裏玩了。」周英傑道：「是啦。」他對張召重道：「孟師哥叫我呢。」張召重拉住他的手，把千里鏡直放到他面前。周英傑眼中露出十分喜愛的神色，小手顫動，輕輕說道：「我要是說了，爸爸回來會打死我。」張召重道：「你不必開口，我問你，問對了，你就點頭。」說罷就把千里鏡遞來，周英傑猶豫了一下，終於接了過去。張召重道：「他們躲在你媽媽房裏？」周英傑搖搖頭。張召重道：「在穀倉裏？」周英傑又搖頭，張召重道：「在花園裏？」周英傑緩緩的把頭點了一下。

那邊孟健雄見張召重拉住周英傑問個不休，怕他洩露機關，慢慢的踱過來。張召重看花園中只有假山池塘，花木亭閣，並無隱蔽之處，不知文泰來等人躲在那裏，他抓緊時機，又問：「他們躲在那裏？」周英傑不語，眼睛望著亭子，嘴唇呶了一呶，張召重道：「亭子裏？」周英傑點點頭。張召重也不再問，撇下孩子，奔到亭中仔細一看，亭子四周是紅漆的欄干，空空曠曠，那裏有躲藏的地方。他跳上欄干，向亭子頂上一望，也無人影，跳下來沉吟不語，忽然靈機一動，對孟健雄笑道：「孟爺，在下武藝粗疏，可是有幾斤笨力氣，請孟爺指教指教。」

孟健雄以為他抓不到人老羞成怒，要和自己動手，雖然對方人多，但也絕不能示弱，說道：「不敢不敢，兵刃拳腳，請你劃下道兒來罷。我是捨命陪君子。」張召重哈哈一笑，說道：「咱們是好朋友，何必動兵刃拳腳，傷了和氣。我來舉這張石桌子，待會請孟爺也來試試，我舉不起孟爺別見笑。」孟健雄心中大驚，可是又無法阻攔。

瑞大林、成璜這一干人見張召重忽然要和孟健雄比力氣，心中都在納罕，不知他搗的是甚麼鬼，只見他摺起衣袖，右手抓住石桌圓腳，運用內力，喝一聲「起」，一張四百多斤的石桌子竟被他單手平平的端了起來。眾人齊聲喝采，叫道：「張大人好氣力！」采聲未畢，卻驚叫起來。石桌舉起，底下露出鐵板。

且說文泰來躲在地窖之中，不一會聽見頭頂上有許多人走動之聲，來來去去，老不離開，只是聽不見他們的說話，正在氣惱之際，忽聽見頭頂砰的一聲巨響，接著一陣光亮耀眼，遮住地窖的鐵板已被人揭開了。眾人叫喊聲中，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相好的，出來罷。」

張召重等見文泰來躲在地窖之中，倒不敢馬上下去擒拿，因為要捉活口，也不能使用暗器，只守在地窖口上，手拿了兵刃，大聲呼喝。文泰來低聲對駱冰道：「咱們被鐵膽莊賣了。咱們夫婦一場，你答應我一件事。」駱冰道：「大哥你說。」文泰來道：「待會我叫你做甚麼，你一定得聽我話。」駱冰含淚點頭。文泰來於是大聲喝道：「我奔雷手文泰來在此，你們吵甚麼？」大家聽文泰來一喝，一時肅靜無聲。文泰來道：「我腿受傷了，放根繩索下來，吊我起來。」張召重回頭找孟健雄拿繩，卻找不到人，他不知跑到那裏了，忙命莊丁取繩來。繩索取到，成璜拿了，將一端放下地窖去，把文泰來吊了上來。文泰來一著地，用力一扯，成璜繩索脫手，文泰來大喝一聲，猶如半空打了一個響雷，手腕一抖，一條繩索直豎起來，他使用軟鞭中「反脫袈裟」身法，人向右轉，繩索從左向右橫掃，虎虎生風，勢不可當。

武林中人說道：「練長不練短，練硬不練軟。」又道：「一刀、二槍、三斧、四叉、五鉤、六鞭、七抓、八劍。」意思說要學到兵器的初步功夫，學刀只需一年，而學鞭卻要六年，可見軟鞭是兵刃中一件難練的傢伙。但文泰來一藝通百藝通，運用功力把繩索當軟鞭使，勢力疾，向眾人頭面上橫掃而來。眾人出其不意，來不及抵擋，急急低頭避讓。那童兆和吃過文泰來苦頭，見他上來時早避在眾人背後，躲得遠遠的，還恐怕還要拚命，找自己晦氣，哪知越在後面越吃虧，前面的人一低頭，他等到見繩索打到，避讓已自不及，急忙中一轉身，繩索在他背上結結實實打了一下，撲地倒了。

侍衛瑞大林和言家拳掌門人言伯乾一個拿刀、一個手持雙環，上前雙戰文泰來。余魚同對駱冰道：「咱們快去。」提一口氣，在石級上點了兩腳，縱了上來，手揮金笛，和總兵成璜打在一起。成璜使開少林棍法，棍長笛短，但反而被余魚同逼得連連倒退。駱冰行走不便，用長刀撐在石級上，一步一步走上來，快到頂時，只見地窖口上一個魁梧男子站著，她拈起飛刀，一刀向那人擲去。那人不避不讓，待飛刀飛到面前，突然伸出三根手指握住刀柄，這時飛刀刀尖距他鼻尖已不過寸許。駱冰見此人好整以暇，將她飛刀視若無物，倒抽了一口涼氣，舞起雙刀，傍到丈夫身邊去。那人接到飛刀，見上來的是一個年輕美婦，眉頭一皺，上前攔住，那正是武當派的名手張召重。他心高氣傲，不屑拔劍與女子相鬥，就拿了駱冰那柄刃鋒才及五寸的飛刀作匕首用，連續三下進手招數。駱冰武藝雖然不靈，手中雙刀家學淵源，仍把門戶封緊。相距四五合，張召重左臂前伸，攻到駱冰右臂外側，向左一撞，把她雙刀攔在一邊，運力一推，駱冰立腳不穩，又跌在地窖之中。

那邊文泰來雙戰兩名好手，傷口奇痛，神智昏迷，如發瘋般亂掃亂打。余魚同施展金笛卻已搶得上風。張召重見他金笛中夾有柔雲劍法，笛子點穴的手法又是本門正傳，好生奇怪，正要上前喝問，那知余魚同一記「白雲蒼狗」，待成璜一讓，突然縱入地窖。原來他和成璜對打時，一副心思完全注意在駱冰身上，見他跌入地窖，也不知是否受傷，忙再跳入救援。這時駱冰已經站起，余魚同問道：「受傷了麼？」駱冰道：「不礙事，你快出去幫四哥。」余魚同道：「我扶你上去。」

這時成璜拿了棍在地窖口向下猛揮，居高臨下，不讓他們上來。文泰來見愛妻不能逃脫，自己力氣已不能再行支持，一個踉蹌，直跌到成璜身後，快如電光石火，伸手在腰上一點，成璜身體一軟，被文泰來和身抱住，喝聲：「下去！」兩人直向地窖中跌去。

成璜被點中了「肩貞穴」，已自動彈不得，跌入地窖後，文泰來壓在他身上，兩人都爬不起來。駱冰忙伸手把文泰來扶起。只見他臉上毫無血色，滿頭大汗，向駱冰勉強笑了一笑，「哇」吐出一口鮮血來。剛剛吐在她胸前衣上。余魚同懂得文泰來的用意，向上大叫：「讓路給我們上來。」

張召重剛才見余魚同的武藝是武當派本門真傳，又見文泰來重傷之後仍能力敵兩個好手，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念，所以把駱冰推入地窖之後不再出手，哪知變起俄頃，成璜竟落入對方手中，這時投鼠忌器，聽余魚同一叫，只好向眾人揮手，讓出一條路出來。

從地窖中出來的第一個是成璜，駱冰拉住他的衣領，一柄短刀對準他的後心。第三是余魚同，他一手扶著駱冰，一手抱住文泰來。四個人拖拖拉拉的走了上來。駱冰大喝道：「誰動一動，他就沒有性命。」四個人在刀槍叢中鑽了出去，慢慢走到後園門口。駱冰眼見有三匹馬縛在柳樹上，心中大喜，暗暗謝天謝地。這三匹馬是吳國棟等來堵截後門時帶來的。

張召重眼見要犯就要逃脫，心想：「成璜死不死關我甚麼事？我把文泰來抓回北京，那才是大功一件。」他輕輕撿起文泰來丟在地下的繩索，運用內功突然一拋。「呼」的一聲飛出去繞住文泰來上身，竟把文泰來拉脫了余魚同之手。駱冰聽得丈夫一聲呼叫，關心則亂，早忘了去殺成璜，回身來救丈夫，那知她自己腿上受傷，邁不了兩步，已跌倒在地。文泰來叫道：「快走！快走！」駱冰道：「我跟你死在一起。」文泰來怒道：「你剛才答應聽我話的──」話未說完，已被瑞大林等擁上來按住。余魚同飛身過來，抱起駱冰，直闖出園門。一個捕快掄鐵尺想上來阻攔，被余魚同飛起一腳，踢在腿上，跌倒五六步去。

駱冰見丈夫被捕，已是六神無主，也不知身在何處。余魚同搶到柳樹邊，把駱冰放在馬背，叫道：「快放飛刀！」這時言伯乾及兩名捕快已追出園門，駱冰三把飛刀連珠般發出，慘叫聲中，一名捕快肩頭中刀。言伯乾獃得一獃，余魚同已把三匹馬的馬韁解了下來，自己騎了上去，把一匹馬牽轉來，馬頭向著園門，揮金笛在馬臀上一擊，那馬受痛，向言伯乾等直奔過去，把追兵都擋在花園後門口。紛亂之中，余魚同和駱冰兩匹馬逃得遠了。

兩人拼命驅策，直奔出了六七里地。見後面沒人追來，才漸漸緩了下來。再走了三四里路，忽見迎面來了四乘馬，領頭一人白鬚飄動，正是鐵膽周仲英。他一見余駱兩人，很是詫異，叫道：「貴客留步，我請了醫生來啦。」駱冰恨極，一柄飛刀向他擲過去。

周仲英突見駱冰飛刀擲來，大吃一驚，毫無防備，已來不及招架，急急在馬背上一伏，飛刀從背上飛過。在他背後的是二弟子安健剛忙揮刀一擋，飛刀斜出，「嗤」的一聲，插在道旁一株大柳樹上，在血紅的夕陽下閃閃生光。周仲英正要喝問，駱冰已張口大罵：「你這沽名釣譽、狼心狗肺的老賊！你們害我丈夫，我給你這老賊拚了。」她邊罵邊哭，手揮雙刀縱馬上前。周仲英給她罵得莫名所以。那邊二弟子安健剛見這樣女人罵他師父，早已按捺不住，揮單刀上前迎敵，被周仲英伸手攔住，叫道：「有話好說。」

余魚同勸道：「咱們想法子救人要緊，先救四哥，再燒鐵膽莊。」駱冰一聽有理，掉轉馬頭，恨恨的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拍馬而走。

周仲英縱橫江湖，待人處處以仁義為先，所謂冤仇不敢多結，朋友不敢少交，黑白兩道的人一提到鐵膽周仲英，無人不豎起大拇指叫一聲「好」，那知沒頭沒腦的被這個青年女子擲一飛刀，再加上一陣臭罵，真是生平未有之「奇遇」。他見駱冰怨氣衝天，存心拚命，知道必有內情，一問趕到鎮上來請醫的莊丁，只說大奶奶和孟爺在家中好好接待他們，並沒有甚麼爭鬧。周仲英問不出結果，好生納悶，拼命打馬，四騎馬不一會奔到鐵膽莊前。莊丁見他們回來，忙上前迎接。周仲英見莊中各人神情特異，知道一定發生了事端，飛步進莊，一連串的叫道：「叫健雄來！」莊丁回道：「孟爺保著大奶奶、小少爺到後山躲避去了。」周仲英一聽，更是驚詫。幾個莊丁七張八嘴的把經過說了，說這批官人剛把文泰來捕走，離莊不久，他們並沒走大路，所以周仲英回來沒遇上。那些莊丁道：「官人去遠後，已叫人去通知孟爺，想來馬上就回。」周仲英連問：「這三人躲在地窖裏，是誰漏的風聲？」莊丁面面相覷，都不敢說。周仲英大怒，揮馬鞭向莊丁劈頭劈臉打去。安健剛見師父動了真怒，不敢上前規勸。周仲英打了幾鞭，坐在椅中直喘氣，兩枚大鐵膽嗆啷啷的弄得更響。眾人大氣也不敢出，站著侍候。

周仲英喝道：「你們站在這裏幹麼？快去催健雄來。」說話未畢，孟健雄已自外面奔進來，叫道：「師父你回來了。」周仲英道：「誰漏了風聲，你說，你──」孟健雄見師父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和平日豪邁從容的氣度大不相同，那裏還敢直說，猶豫了一下道：「是鷹爪子自己發現的。」周仲英怒道：「胡說！我這地窖如此機密，他們會發現？」孟健雄又不言語了。這時周大奶奶聽見丈夫發怒，攜了兒子過來相勸。周仲英一眼看見兒子手中拿著一個千里鏡，頓起懷疑。說道：「你過來。」

周英傑畏畏縮縮的走到父親跟前。周仲英道：「這個東西那裏來的？」周英傑不敢說，周仲英舉起鞭子，喝道：「你說不說？」周英傑嚇得要哭又不敢哭，眼睛只望著母親。周大奶奶走過來道：「老爺子別生氣啦，就算女兒惹你生氣，這小兒子乖乖的在家，你兇霸霸的嚇他幹麼呀？」周仲英不理她，把鞭子在空中「吧」的一抖，叫道：「你不說，我打死你這小雜種。」周大奶奶道：「老爺子越來越不成話啦，兒子是你自己生的，怎麼罵他小雜種？」孟健雄等一干人聽了覺得好笑，但都不敢笑出來。周仲英把妻子一推，說道：「別在這囉唆啦！」又問兒子：「是誰給你的？」周大奶奶對兒子道：「孩子，爹問你，你就說嘛。要是你拿人家的，咱們先還給他，明兒給你去買一個來。」周英傑道：「不是拿人家的。」周大奶奶道：「那是人家給你的了，那更沒要緊啦，你對爹爹說，誰給你的。」周英傑低聲道：「剛才來的官人給的。」

周仲英知道這千里鏡是西洋來的奇珍之物，衙門裏的公差到老百姓家裏，不順手牽羊拿東西，已是上上大吉，豈有將這種貴重物品送人之理，再將眾人的言語神情一琢磨，已知文泰來的納身之所必定有這孩子洩露出來，這時他心頭怒氣全消，全身汗毛直豎，感到一陣冷戰，說話聲音發顫：「你──把這個──給我。」周英傑把千里鏡遞給父親，周仲英接過來，瞧也不瞧，猛力往牆上一擲，一個鋼身的千里鏡頓時破爛得不成樣子，他拉住兒子道：「跟我來。」把他帶到了平時教徒弟兒女練武的花廳，周大奶奶跟在後面不斷勸說，還不明白老爺子今兒幹麼生這麼大的氣。

周仲英沙啞了口子，問道：「今天的客人躲在窖中，是你告訴官人的麼，是麼？」周英傑在父親面前素來不敢說謊，只好點點頭。周仲英對妻子道：「你在祖宗靈位和祖師神位面前點起蠟燭。」周大奶奶不懂甚麼道理，照他吩咐做了。周仲英是少林正宗，供的是達摩祖師。

周仲英在神前拈香磕頭，暗暗禱祝，拜罷，命兒子也拜，周仲英在燭光下見兒子臉如滿月，白淨可愛，不由得心酸，問道：「你有沒有欠人錢沒還，借人東西沒還的？」周英傑道：「沒有。」周仲英又問：「你有沒有答應了人家甚麼還沒給的？」周英傑低聲道：「我答應孟家小妹明兒給她撿鳥蛋──剛才在後山撿到幾個，還沒給她。」說著從懷中掏出來，周仲英接過來，放在桌上，道：「待會我親手給她，你放心好了。」這時他語氣異常溫和，摸摸兒子的頭，說道：「去向母親磕頭，拜謝她對你十月懷胎十年養育之恩。」周英傑過去給母親磕頭，這時周大奶奶才知丈夫要殺兒子，放聲大哭，把兒子一把摟在懷裏，死命不放。

周仲英坐在椅中，見妻子抱住幼子，又急又哭，也自心酸，待她哭了一會，站起身來走過去。周大奶奶把兒子抱得更緊，叫道：「你把咱們娘兒倆一起殺了，沒有他我也不要活了。」周仲英沙啞著聲音喝道：「放開他。」周大奶奶把自己身體擋在前面。周仲英道：「他年紀輕輕就見利忘義，將來還不儘做傷天害理的事，這種兒子少一個好一個。」隨手一拉，就把周英傑提了起來，周大奶奶咕咚一聲跪在丈夫面前，哭道：「老爺子你饒了他罷，你把趕出鐵膽莊去，永遠不許他再回來。」周仲英也不答話，暗暗運氣，在周英傑靈蓋上一掌，「噗」的一聲，孩子雙目突出，頓時氣絕。

周大奶奶見愛子斃命，猶如瘋虎般撲了上來。周仲英退了一步，周大奶奶奔到刀槍架前，搶出一柄單刀，縱上前來，一刀向丈夫迎頭砍去，周仲英此時心灰意懶，不躲不讓，雙目一閉說道：「大家死了乾淨。」周大奶奶見他如此，手反軟了，把刀拋在地上，掩面奔出。

且說駱冰和余魚同離開了周仲英，怕遇到公門中人，儘揀荒僻小路奔馳，再走不上十里，天已全黑。塞外遍地荒涼，那裏來的宿店，連一家農家也找不到。好在兩人都是久闖江湖，也不在意，在一塊大岩石邊歇了下來。這地方有一些青草，余魚同把馬放開，讓牠們任意咬嚼，拿駱冰的長刀去割了些草來，鋪在地上道：「床是有了，但我們又沒乾糧又沒水，只好挨到天明再想辦法了。」

駱冰一顆心完全吊在丈夫身上，就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只不斷垂淚。余魚同軟語勸慰，說陸師叔明晚到安西，紅花會群雄當然會捨命趕來，一定能追上鷹爪孫，把文泰來搭救出來。駱冰這一天中奔波惡鬥，心力交瘁，聽余魚同的一勸，心中稍寬，不一會沉沉睡去。睡夢中似乎遇見了丈夫，把她輕輕抱在懷裏，在她嘴上輕吻。駱冰心花怒放，軟洋洋的讓丈夫抱著，說道：「我想得你好苦，你身上的傷可全好了？」文泰來含含糊糊的說了幾句話，把她抱得更緊，吻得更熱。駱冰正在心神蕩漾之際，突然一驚，醒覺過來，在星光之下，見抱著她的不是自己丈夫，竟是余魚同。

這一驚非同小可，用力一掙。余魚同仍舊抱著她不放，低聲說道：「我也想得你好苦呀！」駱冰又羞又憤，「拍」的打了他一記巴掌。余魚同一獃。駱冰在胸前又是一拳，掙脫他的懷抱，一個「懶驢打滾」滾在一邊，摸身上雙刀時，卻摸了一個空，原來已被余魚同解下放在一邊，心中又吃一驚，一摸囊中飛刀，幸喜尚剩兩把，當下拈住刀尖，厲聲喝道：「你待怎樣？」

余魚同道：「四嫂，你聽我說──」駱冰道：「誰是你的四嫂？咱紅花會的四大戒條是甚麼？你說。」余魚同低下了頭，不敢作聲。駱冰平時雖然言笑晏晏，可是循規蹈矩，哪裏容得他如此輕薄，高聲喝問：「紅花老祖姓甚麼？」余魚同只得答道：「紅花老祖本姓朱，為救蒼生下凡來。」駱冰又問：「眾兄弟敬的是甚麼？」余魚同道：「一敬桃園結義劉關張，二敬瓦崗寨上眾兒郎，三敬水泊樑山一百零八將。」原來他們問答的是紅花會中的重要切口海底，遇到開堂入會，誓師出發，或者執行刑罰時，由當地排行最高的人發問，下級會眾必然恭謹對答。駱冰在會中排行比余魚同高，她一問，余魚同心底一股涼氣直冒上來，可是不敢不答。

駱冰凜然問道：「紅花會救的是哪四等人？」余魚同道：「一救仁人烈士，二救孝子賢孫，三救義夫節婦，四救受苦黎民。」駱冰問道：「紅花會殺的是哪四等人？」余魚同道：「一殺韃子滿奴，二殺害民貪官，三殺惡霸土豪，四殺為富不仁。」駱冰秀眉頓促，叫道：「紅花會四大戒條是甚麼？」余魚同低聲答道：「投降清廷者殺，欺尊滅長者殺──出賣朋友者殺，貪財──好色者殺。」駱冰喝道：「有種的自己快快三刀六洞，我幫你求少舵主去。沒種的你逃罷，瞧鬼見愁十二郎找不找得到你。」依據紅花會規條，凡是犯了大罪的人，如是一時糊塗，心存悔悟，可以在開香堂執法之前，自行用尖刀在大腿上戳三刀，這三刀必須對穿而過，即所謂「三刀六洞」，然後向當地該管舵主和執法香主求恕，但若是真正罪重，也自不能饒恕。鬼見愁姓名石雙英，在紅花會中坐十二把交椅，掌管刑堂，鐵面無私，心狠手辣，犯罪的人就是逃到天涯海角，鬼見愁也必派人抓來處刑，所以紅花會數萬兄弟，凡是提到鬼見愁，無不悚然。須知紅花會中全是江湖豪客，若不律以重法，賞罰嚴明，如何能服眾而圖大事。

當下余魚同道：「我求求你殺了我罷，我死在你手裏，死也甘心。」駱冰聽他話中仍有點不清不楚，怒火更熾。余魚同道：「你一點也不知道，這五六年來，我為你受了多少苦。我在太湖總香堂第一次見你，我的心就不是自己的了。」駱冰道：「那時我早已是四哥的人了！你知道麼？」余魚同道：「是啊，我知道我管不了自己，所以我總不敢多見你面。會裏有甚麼事，我總求總舵主派我去幹，別人當我為會賣命，全當我好兄弟看待，哪知我是要躲開你呀。我在外面奔波，哪有一天一個時辰不想你幾遍。」說著一捋衣袖，把左臂露了出來，湊上一步，說道：「我恨我自己，罵我心如禽獸。每次恨極了時，就用匕首在這裏刺一刀。你瞧！」駱冰看他手臂，矇朦朧朧的星光下，果然斑斑駁駁，滿是疤痕，不由得心軟。

余魚同見駱冰的嘴唇動了幾動，但沒說話，知道她有點感動，伸手過去拉她的手，駱冰退了一步，低頭不語。余魚同道：「我常常想，為甚麼老天不叫我在你未嫁時遇到你？既然你嫁了，為甚麼又捉弄我，叫我再見到你？我和你年貌相當，你跟我一定比較四哥好得多。」駱冰本來有點憐他痴心，聽到他最後兩句話又氣憤起來，說道：「文四哥？你那一點及得上他？他是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那裏像你這種──」她把罵人的話忍住了，「哼」了一聲，一拐一拐的走到馬邊，掙著上馬。余魚同來扶他，駱冰喝道：「走開！」自己上了馬。余魚同道：「四嫂到哪裏去？」駱冰道：「不要你管。四哥給鷹爪孫抓去，反正我也活不了──把刀還我。」余魚同低著頭把鴛鴦刀遞給了她。駱冰接了過來，見余魚同站在當地，一副茫然失措的樣子，她心地仁慈，說道：「只要你以後好好為會裏出力，今兒的事我絕不對誰提起。以後我也給你留心，幫你找一位才貌雙全的好姑娘。」說罷「嗤」的一笑，拍馬走了。駱冰這愛笑的脾氣始終改不了。這一來卻害了余魚同。他見她臨走一笑，以為這場單相思也未必一定沒有結果，望著駱冰的背影，孤身站在曠野中又胡思亂想起來。

駱冰騎馬走出了里許路，一望天上的北斗，辨別了方向。向西是去迎接紅花會群雄，協力來救丈夫，向東是暗綴被捕的丈夫，乘機搭救。她明知自己身上受傷，勢孤力單，救人是萬萬不能，但想丈夫是一步一步往東，而自己卻反而西行？好生傷心難受，心中一煩，更加疲累困倦厲害，她茫無目標的奔出了七八里地，眼見離余魚同已遠，料他不敢再來滋擾，找到一塊隱蔽處，下馬就睡。

駱冰小時候跟隨父親神刀駱元通，後來跟了丈夫奔雷手文泰來，這兩人都是武技驚人，對她又是處處體貼照顧，所以她雖然從小出外闖蕩江湖，但只有她佔便宜打勝仗，從來沒吃過苦。後來加入紅花會，這幫會人多勢眾，她人緣又好，二十二年來可說得上是一個「江湖驕女」。這一次可苦了她了，丈夫被捕，自己受傷，最後還讓余魚同這麼一纏，又氣又苦，一個人哭了一會，沉沉睡去。那知夜中身上燒得火熨，糊哩糊塗的叫：「水，我要喝水。」哪裏有人理她？到得第二天病勢更重，她想掙扎起來，一坐起就頭痛欲裂，只好重復睡倒，眼見太陽照到頭頂，再又西沉，她又渴又餓，可是就上不了馬。她想：「死在這裏不要緊，今生可再見不到大哥了。」眼前一花，竟昏了過去。

也不知昏睡了多少時候，聽得有人聲說道：「好了，醒來啦！」駱冰睜眼一看，見是一個大眼睛的少女站在她面前。那少女臉色微黑，濃濃的眉毛，看模樣大約十八九歲，見駱冰醒來，好像很高興的樣子，對身旁的丫環道：「快把小米稀飯拿來給這位奶奶喝。」駱冰喝了一碗稀飯，精神一振，發覺自己是睡在炕上棉被之中，房中佈置雅潔，顯是家大戶人家，回想自己昏迷以前情形，知道被人救了，心中好生感激，說道：「請問這位姑娘高姓？」那少女道：「我姓周，你再睡一忽兒，咱們待會再談。」說罷輕輕退了出去，駱冰又闔眼睡了。

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再醒來時見房中已掌上了燈，只聽見房外一個女子聲音叫道：「他們這樣欺侮咱們，到鐵膽莊來放肆，老爺子忍得下，我先給他們教訓教訓。」駱冰聽見「鐵膽莊」三字，心中一驚，敢情自己又到了鐵膽莊？這時兩人又走進房來，燈下看是那少女和丫環。那少女走到炕前，撩開帳子看視。駱冰把眼睛閉上，假裝睡著，那少女轉身就往牆上摘刀。駱冰看見自己鴦鴛刀放在桌上，心中已有準備，只待少女回身砍她，就掀起棉被把對方兜頭罩住，然後抄鴦鴛刀往外奪路。只聽那丫頭勸道：「姑娘你不能再闖禍，老爺現在心裏很不好過，你可別再惹他生氣啦！」駱冰想，這人大約是周仲英的女兒。

她料得不錯，這少女正是鐵膽莊的大小姐周綺。她性格豪邁，有乃父之風，專一愛管閒事，好打不平，西北武林中人送了她一個外號，叫做「俏李逵」，那天她打傷了人，怕父親責罵，當天不敢回家，在外面挨了一晚，料想父親氣平了些，才回家來，途中遇到駱冰昏迷倒在地，把她救了轉來。

周綺摘下了刀，聽丫環這麼一說，心中一楞，說道：「哼，我不管。」拿了刀跑出門去，丫環跟了出去。駱冰睡了兩天，精神已經恢復，身上熱度也退了，她是練武的人身體當然壯健，穿了鞋子，見桌上碟中有幾個饅頭，她實在餓了，拿起一個就吃，再拿了兩個放在懷裏，取了雙刀，輕輕走出房門。

駱冰知道身在險地，自己腿傷未癒，哪裏敢有絲毫大意。她來過一次，依稀記得門戶道路，想偷偷繞到花園，從後門出去。走過一條過道，聽得外面有人聲，兩個人在談話。她等了半晌，見那兩人毫沒有離開的模樣，只好又退了轉去，躲躲閃閃的過了兩進房子，黑夜中幸喜無人撞見，繞過迴廊，見大廳中燈火輝煌，有人大聲說話，聲音聽來有點熟悉。她偷偷到門縫中一張，見鐵膽周仲英陪著兩個人在說話，一個似乎見過，但想不起來，另一個卻正是調戲過她、後來又引官人來捕捉丈夫的童兆和。仇人一見，想到丈夫慘遇，哪裏還顧得自己死活，一掌把門推開，一柄飛刀疾向童兆和擲去。

# 第六回 尋仇豪傑誤交兵

周仲英掌斃周英傑後，周大奶見愛子慘死，傷痛異常，竟和丈夫反目，隨身帶了一點金銀，一個出莊去了。周大奶奶今年四十多歲，是一位拳師之女，武功也有相當造詣，她娘家早已無人，不知她投奔何方。周仲英妻離子死，煩惱不已，在家中悶悶不樂的耽了兩日。這日天色已晚，忽然莊丁來報有兩人求見。周仲英命孟健雄去接見，孟健雄一看，竟是罪魁禍首的童兆和，又驚又疑，不知他此番重來又有何事。童兆和替孟健雄引見了同伴，原來是鄭王府的武術總教頭萬慶瀾，此人在北方武術界也是大大有名。這兩人一定要見周仲英，孟健雄道：「老莊主身體不適，兩位有甚麼事，由我代為轉達，也是一樣。」童兆和嚇嚇冷笑，說道：「我們這次來是一番好意，周莊主見不見由他。鐵膽莊眼下就是滅門大禍，還搭甚麼架子？」

孟健雄自文泰來被捕，心中已懷著鬼胎，惟恐鐵膽莊被牽連在內，聽童兆和這麼一說，只好進去稟告。周仲英手裏弄著鐵膽，怒氣勃勃的出來，說道：「鐵膽莊怎麼有滅門之禍啊？老夫倒要請教請教。」萬慶瀾從懷裏摸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說道：「周老英雄請看。」他兩手按住那張紙的天地頭，似乎怕被周仲英奪去。周仲英湊近看時，原來是陸菲青寫給他的一封信，託他照應文泰來等人的。這封信文泰來放在身邊，一直沒能交給周仲英，被捕後給搜了出來。瑞大林等俱是久歷江湖之人，當然知道陸菲青的名頭，心想這是久捕不得的要犯，竟和鐵膽莊有來往。大家一商量，覺得如去報告上官，未必能捉到陸菲青，反在自己肩上加了一副擔子，不如去重重敲周仲英一筆，大家拿來分了，落得實惠。而且鐵膽莊窩藏欽犯，落不了干係，還怕不乖乖拿銀子出來？張召重和陸菲青是同門，知道他的厲害，不敢造次，又聽說瑞大林等商量著要去敲詐周仲英，覺得未免行為低下，但談到了錢，也不便阻人財路，只得讓他們胡來，成璜、瑞大林等都是有功名的人，不便出面，於是派了萬慶瀾和童兆和兩人同來講數。

周仲英見了這信，心下也有點吃驚，問道：「兩位有何見教？」萬慶瀾道：「我們久慕周老英雄的英名，只是沒緣法拜見，常覺得是一件憾事。這封信要是給官府知道了，周老英雄你當然知道有甚麼干係，我們眾兄弟拿到這信，都說大家拚著腦袋不要，也要交結周老英雄這個朋友，所以決定把這信毀了，大家以後一字不提，周老英雄把文泰來這欽犯藏在莊內的事，我們也可以不向上稟報。」周仲英道：「那是多多承情。」萬慶瀾不著邊際的說了一些閒話，終於萬分委屈的道：「只是眾兄弟這趟出京，路上花用開銷，負了一身債，想請周老英雄念在武林一派，伸手幫一下大家的忙，我們感激不盡。」周仲英眉頭一皺，「哼」了一聲。

萬慶瀾道：「這些債務數目也不大，加起來不過六七萬兩銀子。周老英雄在這裏廣置產業，這點點小數目，也未必在您心上。」

周仲英聽這兩人居然開口勒索，惱怒異常，說道：「在下莫說沒有銀子，就是有，也要用來結交講義氣，有骨頭的好男子。」他不但拒絕，反而把萬慶瀾一干人罵了。童兆和笑道：「我們是小人，那不錯。小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一點周老英雄也總明白罷。要我們起一座這樣大的鐵膽莊，那我們是不成，不過要把它毀掉麼──」他話未說完，門外闖進一個人來，厲聲喝道：「姑娘倒要看你怎樣把鐵膽莊毀了。」那人正是俏李逵周綺。

周仲英向女兒使了一個眼色，先行走到廳外，周綺跟了出來。周仲英在她耳邊低聲道：「你跟健雄、健剛說，這兩個鷹爪孫萬萬不能讓他們走出鐵膽莊。」周綺喜道：「那好極了，我在外邊越聽越有氣。」周仲英回到廳上。萬慶瀾道：「周老英雄既然不肯賞臉，我們就此告辭。」說著把陸菲青那信隨手撕了。周仲英一楞，這一著倒出乎他意料之外。那知萬慶瀾道：「這是那封信的一個副本，把它撕了，免得給人瞧見不便。信的真本帶在張大人身邊。」他這句話是向周仲英表示：你證據已在我們手中，就是把我們兩人殺了也沒用。

正在僵持不下之際，駱冰從門外一飛刀向童兆和擲了過去。周仲英沒看清來人是誰，心中雖然痛恨童兆和，可是也不能讓他命喪當地。不及細想，救人要緊，把手中鐵膽一拋，向飛刀砍去，飛刀來得勢勁力疾，鐵膽只砍到了它的刀柄，雖把它準頭碰歪，但飛刀仍舊直插入童兆和左肩。駱冰見周仲英出手救了她的仇人，罵道：「好哇，你這老賊害我丈夫，連我也一起殺了罷。」一拐一拐的走進廳來，舉起鴛鴦雙刀向周仲英砍去。周仲英手中沒有兵刃，舉起椅子一架，說道：「我們把話說清楚，且慢動手。」駱冰存心拚命，哪裏容他分辯，施展神刀駱元通家傳絕技，雙刀全是進手招數。周仲英知道紅花會怪他出賣文泰來，只好設法化解，絕不願再出手傷人，把誤會愈結愈深，所以一味招架倒退，並不還手。駱冰長刀短刀，刀刀向對方要害攻去，眼見他已退到牆邊，無可再退，忽聽背後金刃劈風之聲，知道有人偷襲，忙一伏身，颯的一柄單刀掠過腦後，挾著一股疾風直劈過去。駱冰左手長刀橫截敵人中路，待對方退出一步，才轉身一看，那人原來是周仲英的女兒周綺。

周綺怒道：「你這女人好生不識好歹！我好心救你轉來，你幹麼砍我爹爹？」駱冰道：「你鐵膽莊假仁假義，害我丈夫。你走開些，我不來難為你。」回身向周仲英又是一刀。周仲英舉椅子一擋，駱冰把刀收回，以防砍在椅上，隨手「抽撤連環」，三招急下。周仲英左躲右閃，連叫：「住手，住手！」周綺大怒，擋在周仲英面前，挺刀和駱冰狠鬥起來。

論到武藝經驗，駱冰均在周綺之上，只因她肩頭和腿上都過傷，兼之內心氣惱憂急，這是武家之大忌，所以兩人對拆七八招後，駱冰漸處下風。周仲英連叫：「住手！」哪裏勸止得住？這時萬慶瀾已替童兆把飛刀拔下，裹好了傷，兩人袖手觀鬥。

周仲英見女兒不聽話，心中大怒，舉起椅子正要把忘命廝拚的兩人隔開，忽聽見背後一聲哇哇怪叫，一團黑影直撲進來。那人矮著身軀，手揮雙斧，直上直下向周綺砍去，勢如瘋虎，猛不可當。周綺嚇了一跳，單刀「神龍抖甲」，反砍來人肩背。那人不閃不避，左手板斧硬接硬架，「鐺」的一聲，火光交迸，周綺被他一震，手背發麻，單刀險險脫手，連連縱出兩步，在燭光下看那人竟是一個身材醜怪的駝子。這駝子並不追擊，反身看視駱冰。駱冰乍見親人，心中說不出的又是高興又是難受，只叫得一聲：「十哥！」忍不住兩行熱淚流下來。章進問道：「四哥呢？」駱冰指著周仲英、萬慶瀾、童兆和三人叫道：「四哥教他們害了，十哥你給我報仇。」

章進一聽文泰來被害了，也不知是如何害法，他義氣深重，性如烈火，手揮雙斧，著地向周仲分下盤捲去。周仲英手中沒有兵器，一縱身跳上桌子，喝道：「且慢動手！」章進才聽駱冰這麼一說，憤怒填膺，不由分說，一斧向周仲英腿上砍來。周仲英雙臂一振，竄起數尺，斜身落地上。章進一斧砍入檀木桌邊，急切拔不出來。這時孟健雄和安健剛早已得訊，趕進廳來。安健剛把周仲英那金背大刀遞給了老師。周綺也是一個性情粗莽之人，見駱冰和這駝子到鐵膽莊來無理取鬧，哪裏還按捺得住？叫道：「孟大哥、安三哥，協力上啊！那裏跑出來這些不要命的匪徒，到鐵膽莊來撒野。」三個人三柄刀齊向章進攻來。章進凜然不懼，揮斧抵住，嘴裏大叫：「七哥你快來招呼四嫂，你再不來，我可罵你祖宗啦！」

原來駝子章進和武諸葛徐天宏聽到文泰來夫婦遭危，首先赴難，連日連夜趕到了鐵膽莊，到達時天已全黑。依徐天宏說，要備了名帖，以晚輩之禮向周仲英拜見，章進話也不說，一縱身跳進莊去。徐天宏怕他闖禍，只好隨後跟進去，他慢了一步，章進已和周仲英、周綺、孟健雄、安健剛四人全交上了手。徐天宏一見大驚，聽見章進呼喝，忙奔進廳去，走到駱冰身邊。這時駱冰喘過了氣，手掄雙刀又要向周仲英殺去，忽見徐天宏進來，心中一喜，知道他足智多謀，此人一到，自己這面絕不能吃虧，指著童兆和與萬慶瀾兩人道：「他們害了四哥──」徐天宏雖然一向謹慎持重，但一聽情同手足的四哥被害，也自方寸大亂，手持鋼刀單拐，縱到童兆和跟前。

童兆和與萬慶瀾兩人本來想隔山觀虎鬥，讓紅花會和鐵膽莊的人廝拚，看來紅花會只有三人，勢必落敗，那時再伸手捉拿幾人回去，倒是一件功勞。童兆和雖然吃了駱冰一刀，心中倒並不氣惱，一雙色迷迷的眼睛不住瞪著她，忽見徐天宏突然飛縱過來，一刀砍到，忙舉刀架住。萬慶瀾心道：「鎮遠鏢局名氣真大，我倒瞧瞧你們鏢局子的鏢頭們武藝怎樣。」徐天宏身材又矮又小，外形和童兆和是一對，但武藝精熟，只三五個照面，已把對方打得連連倒退，只見他左手鐵拐往外一掛，「盤肘刺扎」，右手刀往童兆和扎來。童兆和忙向左避開，留心了上面沒防到下面，被徐天宏一個掃堂腿，撲地倒了。徐天宏鐵拐往下便砍，堪堪砍到，驟覺背後勁風撲到，不及轉身，左足在童兆和胸前一點，竄出兩步，翻身和萬慶瀾一對鑌鐵點鋼穿打在一起。

萬慶瀾憑手中真實功夫，在京連敗十名武術名家，才做到王府的總教習。他在這對點鋼穿上下過二十年苦功。鄭親王為了提拔他，教他跟張召重出來立一點功，就可保舉他作官。他和徐天宏兩人一個力大，一個招熟，對拆十餘招分不出勝負。萬慶瀾心中焦躁，想這樣貌不驚人的一個小子尚且打不贏，豈不讓童兆和笑話，舉鑌鐵穿猛力向徐天宏胸前扎來。徐天宏鐵拐一封，右手刀迎面劈出。萬慶瀾立刻撤回鑌鐵穿，「孔雀開屏」，向徐天宏急扎。徐天宏單拐往外一砍，擋開鐵穿。萬慶瀾右手鐵穿卻已「霸王卸甲」直劈下來。徐天宏一縮頭，鐵穿在左臉邊擦過，差不盈寸，十分兇險。徐天宏見對方武功了得，起了敵愾之心，仗者自己身材矮小，專攻敵人下盤，單刀鐵拐左右合抱，砍碰萬慶瀾雙腿。萬慶瀾把雙穿在兩腿外一立，哪知徐天宏這一招是虛招，單刀照舊砍去，鐵拐卻中途變招，直點到敵人門面。萬慶瀾無法挽救，急用「鐵板橋」向後一仰，雖然躲開了這一拐，卻已急出一身冷汗，再拆數招，漸感不敵，不由得著急。

那邊章進以一敵三，越鬥越猛。孟健雄叫道：「健剛，你快去守住莊門，防備外面再有人攻進來。」章進雙斧勢如疾風，安健剛一時緩不出手腳。周綺叫道：「安三哥你快去，這駝子我來對付。」章進聽見周綺叫他「駝子」，那是他生平最忌之事，怒氣更熾，大吼大叫。周綺和孟健雄兩人合力抵住，安健剛奔出廳去。周仲英高叫：「大家快住手，聽老夫一句話。」孟健雄和周綺都退後數步。徐天宏也退了一步，叫道：「章十弟住手，聽他說。」章進置之不理，趕上再去打。徐天宏正要上去阻止，哪知萬慶瀾背後一穿打來，徐天宏毫沒防備，身體急縮，已被打中肩頭，又痛又怒，一個踉蹌，叫道：「好哇，你們鐵膽莊真是鬼計多端。」他可不知萬慶瀾不是鐵膽莊中的人。

他為人本來冷靜持重，但突受萬慶瀾暗算，不由得大怒，左肩受傷，鐵拐已不能使，挺單刀又和萬慶瀾狠鬥。他施展「五虎斷門刀」刀法，仍是著著進攻，只是少了鐵拐借勢，單刀稍稍嫌輕，使來不大順手，已不能再佔上風。

那邊章進翻身又鬥。童兆和站得遠遠的，指著駱冰，口中不清不楚的胡說。駱冰身邊只有一柄飛刀，不肯貿然用掉，挺刀追去。童兆和仗著腿腳靈便，在大廳中繞著桌子椅子跟她捉迷藏，說道：「你別兇，你丈夫早死啦，不如乖乖的改嫁你童大爺。」駱冰關心則亂，聽童兆和這一句話，以為文泰來真的已死，眼前一黑，昏了過去。童兆和見她跌倒，奔了過來。周仲英一見，氣往上衝，舉起金背大刀，也朝駱冰奔去。他本意是要阻止童兆和對她無禮，哪知誤會之上又加上誤會，正在這時，門外一人大喝：「你敢傷我四嫂，我和你拚命了！」一人手執雙鉤，上下二路，一奔咽喉，一奔前陰，夾著一股勁風，直向周仲英撲來。周仲英見此人面目英俊，身手矯捷，心中先存好感，舉刀輕輕一擋，退後一步，說道：「尊駕是誰，先通姓名。」那人不答，俯身看視駱冰，見她臉如白紙，用手在她鼻上一探，尚有鼻息，忙將她扶起坐在椅上，撿起拋在地上的鴛鴦刀，放在她身邊。

周仲英見眾人越打越緊，無法勸解，很是不快，這時聽見外面一人喊聲如雷，又聽見鐵器相撞，乓乓乒乒打得熱鬧，不一會，安健剛敗了進來，一人緊接著追進。周仲英那人又肥又高，手執鋼鞭，約莫總有三十多斤，安健剛一柄單刀不敢和他的鋼鞭碰撞。徐天宏叫道：「八弟九弟，今天不殺光鐵膽莊的人，咱們不能算完。」那胖子是紅花會排名第八的「鐵塔」楊成協。面目英俊的是排第九的「九命錦豹子」衛春華，凡遇江湖上兇毆爭鬥、對抗官兵之時，衛春華總是不顧性命的勇往直前，一生所遇兇險最多，但居然連重傷也未受過一次，所以說他有九條性命。

他們兩人是紅花會赴援的第二撥，到得鐵膽莊時已近午夜，只見莊門口火把明亮，眾莊丁手執兵器，如臨大敵。衛春華上前叫道：「紅花會姓楊的、姓衛的來拜見鐵膽莊周老英雄，請弟兄辛苦通報。」安健剛一聽是紅花會人馬，裏面正打得熱鬧，那裏肯讓他們進來，喝道：「放箭！」二十幾名莊丁，火光中彎弓搭箭，一排箭射了過去。衛春華和楊成協大怒，揮動兵刃把箭紛紛撥落。衛春華不顧面前是刀山箭林，老脾氣發作，一陣風的衝了過來。莊丁們見這人兇悍無比，都軟了手腳，來不及關閉莊門，已被衛春華直闖進去。楊成協跟著進來，安健剛揮刀攔住。

楊成協身材高大，氣度威猛，一鞭打去，虎虎生風。安健剛不敢硬架，使開刀法，一味騰挪閃避，找到一個空檔，倏地一刀砍將下來。楊成協雖肥，動作卻極靈便，鋼鞭「橫掃千軍」，用力一格，「鐺」的一聲，刀鞭相交，安健剛虎口震裂，一陣奇痛，一柄刀脫手飛出去。楊成協不想傷他性命，待他一退，飛身跳進圍牆，進了鐵膽莊，因為不識路徑，黑暗中正在聽聲尋路。安健剛另外找了一把刀，翻身又來攔截，這次尤其小心，但對拆數招，又被楊成協鋼鞭打在刀背上，一柄刀彎成了曲尺。安健剛邊退邊打直退到大廳之中。楊成協一鞭迎頭擊去，安健剛一縮身，隨手掀起桌子一擋，桌子一角登時落地，木屑四濺。周仲英在旁看了暗暗咋舌，心想：「怪不得紅花會近來聲勢越來越大，會裏人物果然武功驚人。」他見安健剛滿頭大汗，再拆數招，眼見就要命喪鞭下，縱聲高叫：「紅花會的英雄們，聽老夫說句話。」

這時衛春華已把徐天宏替了下來，和萬慶瀾猛鬥，他和楊成協聽周仲英一喊，手勢一緩。徐天宏大叫：「留神，別上當。」話聲未畢，萬慶瀾果然一穿向衛春華扎來。他是惟恐鐵膽莊和紅花會的人聯成一氣，所以不容他們有說和機會。衛春華已有防備，眼見敵刃攻到，但居然不退，反手一鉤，以攻對攻。萬慶瀾見他不顧性命的狠打，忙把鋼穿收回招架。

這時徐天宏已把駱冰救醒，戟指大罵：「江湖上說你鐵膽莊是大仁大義的好朋友，原來這樣陰險毒辣。你暗施詭計，算得是甚麼英雄？」周仲英明知他誤會，但也不由得惱怒，叫道：「你紅花會也算欺人太甚。」把長袍一捋，喝道：「健剛退下，讓我來鬥鬥這些成名的英雄豪傑。」安健剛退後數步，周仲英挺刀上前，說道：「尊姓是誰？」楊成協見對方白鬚飄動，不敢輕慢，一抱拳道：「在下是鐵塔楊成協。」這時駱冰叫道：「八哥你還客氣甚麼？這老匹夫把四哥害死了。」這話一出，楊成協和衛春華全都大驚。衛春華撇下萬慶瀾，反身撲到周仲英面前，雙鉤如風，直撲到他懷裏。周仲英大刀一立，運用內力，把雙鉤反彈出來。衛春華一怔，知道對方武功厲害，但他是出名的不怕死，毫不退縮，又攻了過去。

那邊章進雙戰孟健雄和周綺。打得難解難分。安健剛呼呼喘氣，舉手用袖子一拭額頭的汗，挺刀又來助戰。楊成協揮鋼鞭敵住萬慶瀾。

徐天宏察看大廳內惡鬥形勢，章進以一敵三，並未見敗，那邊衛春華卻招架不住了。周仲英好幾次刀下留情，但對方毫不退縮，心想你這年輕人真是不識好歹，找倒要教訓教訓你，刷刷幾刀，把衛春華左手鉤震得直盪開去。徐天宏見周仲英刀法精奇，功力深湛，數招之後，衛春華已非其敵，忙挺單刀過去助戰，以兩敵一，堪堪打個平手。周仲英年紀雖老，金背大刀使來一團白光，把全身罩住，招數一刀緊似一刀，力量一刀大似一刀，愈戰愈勇。徐天宏眼見不能取勝，大叫：「五哥六哥，你們來了，好，快放火把鐵膽莊燒了再說。」他這是虛張聲勢，紅花會中排行第五第六的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其實並沒有到鐵膽莊來，他們奉總舵主之命，到三道溝去查看京裏來的公差行蹤去了。徐天宏這一叫，鐵膽莊的人果然全都吃了一驚。周仲英一分神，險險吃了衛春華一鉤，長眉一豎，大刀「三羊開泰」，連環三招，把徐、衛兩人迫退了數步，縱身跑到廳口，想出去攔截縱火敵人。哪知衛春華如影隨形，緊跟在身後，人未到，鉤先到，直向周仲英刺過來。周仲英大刀圈轉，「鐺」的一聲，把雙鉤隔開，進手橫砍，右足貼地勾掃，同時左手一個捺掌。衛春華急急縱身躍起，向旁跳開。周仲英左手五指掇攏，變為鵰手，借勢一撥，一掌打在衛春華肩上。周仲英這一捺、一撥、一勾，名為「三合」，是少林拳中「二郎擔山」絕技。衛春華專心對付他的刀法，哪知他突然施展少林拳，刀拳足三者並用，避開了兩招，最後一招終於躲不掉，右肩重重吃了一掌，幸而周仲英掌下留情，只使了四成力，否則必受重傷。衛春華愈敗愈狠，被周仲英一掌打得倒退三步，尚未站定，又撲上四步，雙鉤「彩鳳旋窩」，向周仲英捲去。周仲英大怒，叫道：「你這位小哥，我和你又沒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為何苦苦相逼？我已掌下留情，你也知得好歹！」衛春華道：「你殺我文四哥──我打你不過，但我是打不死的九命錦豹子，你知道麼？」口中說話，手上絲毫不緩。周仲英見他狠打痴纏，一味不要命死拚，心中有氣、可是見他如此勇猛，也不由得愛惜，說道：「老夫活了六十多歲，還沒見過你這種不要命狂徒！」衛春華道：「今兒叫你見見。」刷的一鉤直刺，徐天宏單刀橫砍。周仲英忽地跳起，大刀猛劈三刀，衛春華奮力抵住。刀光劍影中，周仲英彎刀向內，肘角向外一撞，正撞在衛春華腰脅之上，這一記是少林拳中的「肋下肘」，如使足了力，把敵人脅骨撞折。衛春華受他一撞，饒是對方未用全力，可也痛入骨髓，哼了一聲，蹲了下來。徐天宏道：「九弟你退下。」衛春華不答，搖搖晃晃的站起來，斜眼向周仲英凝視，又挺雙鉤上前。周仲英罵道：「我瞧你是不可救藥！」徐天宏大叫：「快放火啦，十二郎，你截住後門，別讓一個人逃出莊去。」周綺給她喊得心亂意煩，一時又戰章進不下，心想：「我殺了這罪魁禍首再說。」舉刀奔向駱冰。

駱冰自聽到文泰來被害的消息後，直昏昏迷迷的坐在椅上，大廳中大家打得兇猛異常，她只覺得一團團人影在面前竄來竄去，腦子中空空洞洞的，對眼前之事茫然不解。周綺縱到她面前，一刀砍來。駱冰向她淒然微笑了一下，眼神要哭不哭的樣子。周綺鋼刀砍到她面前，見她臉上一副又可憐又傷心的溫柔神色，反而砍不下去了，凝了一下神，把椅上的鴛鴦雙刀拿起來，遞到駱冰手中，道：「打呀！」駱冰隨手接了。周綺再是一刀輕輕迎頭砍下，瞧她是否招架。駱冰又笑了一笑，隨隨便便的右手短刀一架，長刀反擊。周綺嘆了一口氣，道：「這才對了，你站起來打。」駱冰聽話站起，但腿上傷痛，拐了一下重復坐下。於是一個坐一個站，一個獃一個慵，雙刀單刀打了起來。拆了數招，周綺急道：「誰跟你鬧著玩？」她覺得對手似傻不傻的和她爭鬥毫無趣味，這時又聽見徐天宏大叫「放火」，心中一驚，拋下駱冰奔出廳去。

剛跑到廳口，只聽見門外一人陰沉沉的說道：「想逃麼？」周綺一驚，反身一躍，退開兩步，在燭光搖晃下只見兩個人擋在門口。說話的人面上如佈著一層寒霜，兩道目光攝人心魄般直射過來。周綺想再看他身旁那人，怎麼一副樣子，但說也奇怪，被他目光瞪住，自己的眼睛竟不敢移向旁邊，輕輕罵了聲：「見鬼！」那人冷冷的道：「不錯，我是鬼見愁。」話聲中沒絲毫暖意。周綺向來天不怕地不怕，見這人陰氣森森，不由得微微打了一個冷戰，喝道：「難道姑娘怕你？」她這句話是給自己壯膽，其實姑娘確是有點怕的，喝聲未畢，一刀迎頭向那人砍去。那人「左掛金鈴」，用刀向外一掛，左手掌撫刀柄，雙目仍舊瞪住周綺。周綺感到他這一掛中含勁未吐，輕靈鬆靜，竟是內家功夫，驚懼更甚，心想：「反正我媽走了，弟弟死了，我跟爹爹都讓你們殺了罷。」勇氣一長，揮刀沒頭沒腦向那人砍去，那人正是紅花會執掌刑堂的鬼見愁十二郎石雙英。他本來是八卦掌門中的徒弟，加入紅花會後常向三當家趙半山請教武藝。趙半山把太極門中的玄門刀法傾囊相授，所以他們兩人名是結義兄弟，實是師徒。石雙英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不數招已把周綺一柄刀裹住。

那邊孟健雄、安健剛雙戰章進，已自抵擋不住。萬慶瀾左手鑌鐵點鋼穿也被楊成協一鞭打折，不敢再戰，只繞著桌子兜圈子，欺侮楊成協身體胖跑不快，追他不上。童兆和不知哪裏去了。只有周仲英對敵徐天宏和衛春華卻佔著上風，他想只有先將他兩人打倒，再來把事情說清楚，否則混戰下去，殊非了局，刀法一緊，將徐衛兩人逼得連連倒退，正在得手之際，忽地一人縱上前來，叫道：「我來鬥鬥你這老兒！」一柄鐵槳當頭猛打下來。

兵器是鐵槳，用的卻是「魯智深瘋魔杖」的招術，他是把鐵槳當作禪杖使，這一記「秦王鏢石」，鐵槳從自己背後甩過右肩，猛向周仲英碰來，呼的一聲，猛惡異常。周仲英見他力大，向左一閃，反手就是一刀。那人一槳不中，鐵槳打橫，雙手握定，槳尾向右橫擋，隨手槳頭向左橫擊，這是「瘋魔杖」中的「金鉸剪月」，快如閃電。最是厲害不過。周仲英是少林正宗，識得此招，側身讓過，眉頭一皺，主意打定，邊打邊退，不斷移動腳步，眼見萬慶瀾逃避楊成協的追逐，奔近自己身邊，大刀一揮，反手向萬慶瀾頭上砍去。

原來周仲英知道紅花會的誤會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明，幾次呼喝大家住手，都被萬慶瀾從中破壞。他們來鐵膽莊敲詐勒索，周仲英心中本極氣惱，可是一和官府作對，那就是造反。自己在這裏數十年安居，有家有業，自古道「滅門的縣官」，得罪了官府，可真是無窮之禍。周仲英雖然是一方豪傑，但近二十年來廣置地產，家財漸富，究竟是丟不掉放不下，所以一直不肯對萬慶瀾翻臉。再者自己為紅花會的朋友把兒子也殺了，他們居然不問情由，闖進莊來狠砍猛殺，還說燒鐵膽莊，也不免有氣，心想自己年紀這麼一大把，對方就是不敬賢也得敬老。他本來憑武藝搶場把眾人全都懾服，然後再來說明原委，哪知紅花會群雄越來越多，越打越兇，時候一長，總有人不死也傷，這一來誤會變成真仇，那就不可收拾，權衡輕重，甩出去鐵膽莊不要，決定向萬慶瀾動手，以求打開僵局。

萬慶瀾見周仲英金刀砍來，不由得大駭，疾退一步，見後面楊成協又追了上來，忙雙足一頓，跳上桌子。他已知道周仲英用意，大叫：「我們捉到了文泰來，朝廷懸賞的二萬兩銀子，你想害死了我獨吞麼？」這人狡猾狠毒，存心誣陷，要挑撥鐵膽莊和紅花會鬥個兩敗俱傷。

紅花會群雄見周仲英刀砍萬慶瀾，俱都一怔，各自停手，聽萬慶瀾這麼一叫，激鬥之間，哪裏還能細辨是非曲直？章進哇哇大叫，雙斧向周仲英捲來。周仲英又急又怒，有口難辯，只好揮刀擋住。徐天宏究竟足智多謀，看周仲英剛才拼鬥時數次刀下留情，知道其中必有隱情，喊道：「十弟不可造次！」章進殺得性起，根本沒有聽見。使鐵槳的是紅花會中排行第十三的銅頭鱷魚蔣四根，一槳攔腰向周仲英打去。周仲英側身一避，不想背後楊成協鋼鞭斜肩打來。周仲英聽得耳後風生，揮刀一擋，兩人手臂都是一陣酸麻。楊成協、章進和蔣四根是紅花會的「三大力士」，均有驚人膂力。周仲英獨戰三人，顯見不支，大喝聲中大刀和章進雙斧相交，火花迸發，手臂又是一陣發麻。蔣四根鐵槳「翻身上捲袖」，一槳打在大刀之上，這時周仲英再也握不住，大刀脫手飛去，直插在大廳正中樑上，竟沒掉下來。

孟健雄和安健剛兩人見師父兵器脫手，一驚非同小可，雙雙搶過來相救，只跨出兩步，已被衛春華揮動雙鉤，和身撲過來攔住。周仲英雖敗不亂，大刀脫手，並不驚慌，雙足一縱，直躍到楊成協懷裏，一個「弓箭衝拳」，左手已搶住鋼鞭鞭梢，右手向楊成協當胸一拳。楊成協萬想不到對方功夫如此之硬，在危急之中，竟會施展「空手奪白刃」招術來強搶他的鋼鞭，被對方迫近身來，招架已自不及，把胸一挺，「哼」的一聲，硬接了周仲英這一拳，鋼鞭竟不撒手。原來楊成協一身鐵布衫的橫練功夫，雖不能說刀槍不入，但尋常利器卻也傷他不得，他綽號叫做「鐵塔」，意思是說他像一座鐵塔那樣，既雄偉，又堅牢。周仲英拳力奇大，真可說有碎石斃牛之勁，見楊成協居然若無其事的受了下來，不禁暗暗吃驚。其實楊成協也是有苦說不出，吃這一拳只打得他痛徹心肺，猛吸一口氣一忍，再用力一扯，想把周仲英拉住鋼鞭的手掙脫。周仲英也正在這時一拉。兩人勢均力敵，誰也沒能把對方拉脫手。

這邊搶奪鋼鞭，勢成肉搏，章進和蔣四根的兵器早已向周仲英身上砍碰過來。周仲英一拉沒把鋼鞭奪到，一放手右手隨手把桌子一掀，推向章進各蔣四根兩人。這時孟建雄跳在一旁，拿出彈弓，叭叭叭叭，連珠彈向章蔣兩人身上亂打，替師父抵擋了一陣。但己方形勢危急異常，他見周仲英推倒桌子，桌上燭台掉在地下，蠟燭頓時熄滅，心中靈機一動，一陣連珠彈把廳中幾枝蠟燭全都打滅，大廳中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這一著眾人全都出於意料之外，各人不約而同的都向後退了幾步，惡鬥頓時全部停止。大家屏聲息氣，誰都不敢移動腳步，連大氣也不敢出，因為黑暗之中，誰一發出一點聲音，被敵人一辨明地位，兵刃暗器馬上就招呼過來，既看不見敵人動作，如何趨避躲閃？而且這是群毆合鬥，不是單打獨殺，黑暗中亂砍亂殺，說不定就傷到了自己人。所以大廳中一時之間突然靜寂，這其中殺機四伏，眾人覺得比剛才呼叫砍殺，似乎更加令人驚心動魄。

就在這靜寂之中，忽然廳外一陣腳步聲走近，廳門打開，一人手持火把走了進來。那人書生打扮，另一手拿著一支笛子。他走進門，向旁一站，火把高舉，火光照耀中又走進三個人來。一個是道人，背負寶劍，左手道袍袖子束在腰裏，只有一隻右臂。另一個輕袍緩帶，面如冠玉，服飾儼然是一個貴介公子，他身後跟著一個十多歲的少年，手中捧著一個包裹。這四人正是金笛秀才余魚同、追魂奪命劍無塵道人、以及新任紅花會總舵主的陳家洛，那少年是陳家洛的書僮心硯。

紅花會群豪見總舵主和二當家到來，俱都大喜，紛紛走近相見。徐天宏向楊成協和衛春華低聲道：「你們留心瞧著鐵膽莊這批傢伙，別讓他們走了。」兩人點點頭，繞到周仲英身後。安健剛知道他們用意，心頭有氣，走上一步，正想開口質問，周仲英一把拉住，低聲道：「沉住氣，瞧他們怎麼說。」

這時余魚同拿了兩張名帖，走到周仲英面前，打了一躬，高聲說道：「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二當家無塵道人，拜見鐵膽莊周老英雄。」孟健雄上去接過來，遞給了周仲英。周仲英見名帖上寫得很客氣，陳家洛與無塵都自稱晚輩，上前去拱手道：「貴客降臨敝莊，不曾遠迎，請坐請坐。」這時大廳中已打得桌倒椅翻，一塌糊塗，周仲英叫：「來人哪！」宋善朋率領了幾名莊丁進來，排好桌椅，重行點上蠟燭，分賓主坐下。東首賓位陳家洛居先，依次是無塵、徐天宏、楊成協、衛春華、章進、駱冰、石雙英、蔣四根、余魚同。心硯站在陳家洛背後。余魚同偷眼暗瞧駱冰見她玉臉慘淡，自己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又不知她有沒有把他的胡作非為告知石雙英，偷眼看那鬼見愁十二郎，見他臉上陰沉沉的不動聲色，一點看不出來。原來余魚同自駱冰走後，書空咄咄，自怨自艾，莫知適從。此後兩天總是在這幾十里方圓之地內繞來繞去，他想駱冰腿上受傷，再遇到公人一個人無法抵禦，所以想在她後面暗中保護，但始終沒見她的蹤跡，他那裏想得到她會再走到鐵膽莊。到第三天晚上，駱冰沒找到卻遇上了陳家洛與無塵。兩人一聽文泰來被鐵膽莊所賣，又急又怒。無塵馬上想去搭救文泰來。陳家洛道：「眾兄弟都趕往鐵膽莊，他們不知道周仲英如此不顧江湖道義，說不定會中這老兒的暗算。咱們不如先到鐵膽莊，會齊眾兄弟後再去救四哥。」無塵一聽有理，要余魚同領路，到了鐵膽莊來。這時莊內好手都在大廳中狠打猛拼，幾名莊丁那裏攔得住他們。陳家洛到達時，正是孟健雄彈子打滅蠟燭、大廳中一團漆黑之時。

西首主位周仲英坐第一位，依次是孟健雄、安健剛、周綺。那萬慶瀾見雙方敘禮，知道事情要糟，乘人不備，慢慢挨到門邊，正想溜出，徐天宏一縱身，落在門口，把路攔住，說道：「請留步，大家把話說說清楚。」萬慶瀾見對方人多勢眾，不敢動手，只好回來坐下。

周仲英和陳家洛替雙方引見了，報了各人姓名。周仲英一聽，對方全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怪不得手下如此了得，看那總舵主陳家洛卻像是一個養尊處優的官宦子弟，這人竟統領著這批江湖豪傑，眾人對他又十分恭謹，實在透著古怪，心中暗暗納罕。

陳家洛見周仲英臉現詫異之色，不住的打量他，於是強抑滿懷怒氣，冷然說道：「敝會四當家奔雷手文泰來遇到鷹爪子圍攻，身受重傷，避難寶莊，承周老前輩念在武林一脈，仗義援手，敝會眾兄弟全都感激不盡，兄弟這裏當面謝過。」說罷站起來就是一揖。周仲英連忙還禮，心中萬分尷尬，暗道：「瞧不出這公子哥般的一個人果然有一手，他用場面話來擠我。」陳家洛這番話一出，無塵、余魚同暗暗佩服。無塵心中更是欣慰，慶幸紅花會此後領導有人，事業更可發揚光大，那邊卻沒章進懂陳家洛的用意，大叫起來：「總舵主你不知道，這老匹夫已把咱們四哥害了。」衛春華坐在他身邊，忙拉了他一把，叫他別嚷。陳家洛好像沒聽見他的話，仍舊客客氣氣的對周仲英道：「我們眾兄弟夤夜造訪寶莊，禮貌上是很不周，請周老前輩海涵，不見怪才好。只因為我們聽見文四哥有難，大家如箭攻心，未免魯莽。不知文四哥現在傷勢如何，周老前輩大概已延醫給他診治，就請引我們見見。」說著站起身來，紅花會群豪都跟著站起來。

周仲英口訥，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駱冰哽咽咽的叫道：「四哥叫他們害死了！總舵主，咱們要老匹夫給四哥抵命！」章進、楊成協、衛春華等一干人跟著起轟，各各手執兵刃，逼上前來。孟健雄挺起身出來說道：「文爺到敝莊來，事情是有的──」徐天宏插嘴道：「那麼請孟爺引我們去相見。」孟健雄道：「文爺、文奶奶和這位余爺來到敝莊的時候，我們老莊主不在家，是兄弟特地派人到趙家堡去請醫生，這是文奶奶和余爺親眼見的。後來六扇門的人來，我們慚愧得很，沒有能好好保護，以致文爺被捕去了。陳當家的，你要是怪我們招呼不週，我們認了。你要殺要剮，姓孟的皺一下眉頭，不算好漢。但你們眾位當家硬指我們老莊主出賣朋友，那算甚麼話？」

駱冰走上一步，戟指罵道：「姓孟的，你還充好漢哪！我問你，你叫我們躲在地窖裏這樣隱秘的地方，不是你們鐵膽莊得了鷹爪孫的好處，說出來，他們怎會知道？」孟健雄被她一問，頓覺語塞，因為周英傑受賄賣友，鐵膽莊的人全都認為奇恥大辱，絕不肯告知外人。無塵對周仲英道：「出事的時候，老莊主或許真不在家。但龍有頭，人有主，鐵膽莊的事，我們只能衝著周老莊主說，請你說一句話。」這時縮在一旁的萬慶瀾突然叫道：「是他兒子說出來的，他怎麼把兒子交給你們？」陳家洛走上一步，說道：「周老前輩，這話可真？」周仲英為人正直，豈肯當面說謊，把頭點了一點。紅花會的群豪大嘩，更圍攏來。大家望著陳家洛，看他怎麼說。

陳家洛側目望著萬慶瀾，冷然說道：「這位是誰，還沒請教閣下萬兒。」駱冰搶著說道：「他是鷹爪孫，來捉四哥的人中，有他在內。」陳家洛一言不發，緩步走到萬慶瀾面前，突然伸手，奪去他手中的鋼穿，往地下一擲，把他雙手反背併攏，左手一把握住。萬慶瀾「啊唷」一聲，可是已經掙扎不脫。陳家洛這一下動作快得出奇，眾人都沒有看清楚他用的是甚麼手法。萬慶瀾的武功不是平庸之輩，剛才大家已經見過，但被他拿住了竟自動彈不得。這一來，不但鐵膽莊眾人聳然動容，連紅花會群雄也各暗暗稱奇，因為他們只知道陳家洛是天池怪俠的唯一傳人，但到底功夫如何，誰也不知底細。

陳家洛喝道：「你們把文四爺捉到哪裏去了？」萬慶瀾閉口不答，臉上一副傲氣。陳家洛駢指在他肋骨下「中府穴」一點，喝道：「你說不說？」萬慶瀾哇哇大叫：「你作賤人不是好漢──有膽就把我殺了──」話未喊完，頭上黃豆大的汗珠直冒出來。陳家洛又在他「軟麻穴」上一點。萬慶瀾這一下可忍不住了，低聲道：「我說──我說。」陳家洛在他「氣俞穴」上一推。萬慶瀾緩過一口氣，說道：「要解他到北京去。」駱冰忙問：「他──他沒死？」萬慶瀾道：「當然沒有死，這是要犯，誰敢弄死他？」駱冰道：「你──你這話──這話可真？」萬慶瀾道：「我幹麼騙你？」駱冰一聽，心頭一喜，又自暈了過去，向後便倒。余魚同伸手要扶，忽然起了疑懼之心，伸出了手又了縮了回來。駱冰一頭倒在地下，章進趕忙把她扶起，叫道：「四嫂，你怎麼了？」他向余魚同白了一眼，覺得他剛才的行為很有點古怪。

陳家洛鬆開了手，對書僮心硯道：「把他綁起來。」心硯從包裹中取出一條繩索，把萬慶瀾雙手反背縛住。萬慶瀾所點穴道雖已解開，但一時手腳酸麻，無法反抗。陳家洛高聲說道：「各位哥哥，我們救四哥要緊，這裏的帳將來再算。」紅花會群雄齊聲答應。這時駱冰已經醒過來，坐在椅上喜極而泣，聽陳家洛這麼一說，站了起來，章進扶住了她。眾人走到廳門口，孟健雄送出來。陳家洛將出廳門，回身舉手向周仲英說道：「多多吵擾，大恩大德，沒齒不忘，我們後會有期。」周仲英聽他語氣，知道紅花會救了文泰來之後，必定要再來尋仇，心道：「我周仲英問心無愧，你們不諒，我難道就懼怕你們？」「哼」了一聲，一言不發。章進叫道：「救了文四哥之後，我章駝子第一個來鬥鬥你們鐵膽莊的英雄好漢。」楊成協道：「狗熊都不如，稱甚麼英雄？」周綺一聽大怒，喝道：「你罵誰？」楊成協怒道：「我罵不講義氣，沒有家教的老匹夫。」

原來鐵塔楊成協胸口吃了周仲英一拳，雖然他有鐵布衫功夫，並未受傷，但也吃虧不小，再聽說文泰來為周仲英之子所賣，更加氣憤，所以臨走時不禁破口大罵。周綺搶上一步，罵道：「你是甚麼東西，膽敢罵我爹爹？」楊成協道：「呸，你這丫頭！」他不願與人家姑娘爭鬧，回頭就走。「俏李逵」性如烈火，更恨別人當她女流之輩而瞧她不起，平素常道：「男女都是人，為甚麼男人做得，女人就做不得？」一聽楊成協罵她「丫頭」，而且滿臉鄙夷之色，哪裏還忍耐得住？趕上幾步，喝道：「丫頭便怎樣？」楊成協道：「去叫你哥哥出來，就說我鐵塔楊成協要見見。」周綺道：「我哥哥？」心中很有點奇怪。衛春華道：「有種賣朋友，就要有種見朋友。你哥哥出賣我們四哥，現在躲到哪裏去了？」周綺愕然不解，心道：「我哪裏來的哥哥？」

孟健雄見周綺受擠，知道紅花會的人誤會了萬慶瀾剛才那句話，事情已鬧得如此之僵，此時如把周仲英擊斃親子的事告訴對方，未免示弱，只好自己出去替師妹擋一擋，於是高聲說道：「各位還有甚麼吩咐，現在就請示下，省得下次再勞動各位了。」章進道：「我們就是要見見這位姑娘的哥哥。」周綺道：「你這駝子胡說八道，我有甚麼哥哥？」章進又被她罵一聲「駝子」，虎吼一聲，也不拔出雙斧，雙手鷹爪般向她門面抓來。周綺挺刀一擋，章進施展擒拿功，空手和她拚鬥起來。

衛春華雙鉤一擺，叫道：「孟爺，你我比劃比劃。」孟健雄只好應道：「請衛爺指教。」這邊蔣四根和安健剛也叫上了陣，各挺兵刃就要動手。楊成協大喊：「賣朋友的兔崽子，再不給我滾出來，我們放火燒屋了。」雙方兵器紛紛出手，勢成群毆。

周仲英氣得鬚眉俱張，對陳家洛道：「好哇，紅花會就會出口傷人，以多取勝。」

陳家洛一聲呼哨，拍了兩下掌，群豪突然都退到他的身後，一聲不發。陳家洛道：「周老英雄，你責我們以多取勝，在下就單身請周老英雄不吝賜教幾招。」周仲英道：「那再好沒有。陳當家的剛才露了這手，我們全都佩服得了不得，真是英雄出在年少，有志不在年高，老夫很想瞻仰瞻仰，陳當家的要比兵刃還是拳腳？」石雙英陰森森的道：「大刀飛到樑上去了，還比甚麼兵刃？」此言一出，周仲英面紅過耳，各人都不自禁的抬頭望那柄嵌在樑上的金背大刀。忽見一個人影輕飄飄的躍起，右手勾住了屋樑，左手把大刀拔了出來，一翻身，毫無聲息的落在地上，走到周仲英面前，一腿半跪，舉刀過頂，說道：「周老太爺，您老人家的刀。」眾人瞧這人時竟是陳家洛的書僮心硯，瞧不出他年紀輕輕，輕功造詣已如此不凡。

心硯露了這一手，周仲英臉上更下不去，他「哼」了一聲，將心硯不理不睬，向陳家洛說道：「陳當家的亮兵刃罷，老夫就空手接幾招。」這時孟健雄把心硯舉著的金背大刀接了過來，低聲說道：「師父犯不著生氣，和他刀上見輸贏！」他是怕師父中了對方激將之計，真用空手去和人家的兵器過招，那是未打先吃三分虧。心硯大刀離手，一縱身回來解開包裹，將陳家洛獨門之秘的兵器亮出，雙手托著，拿到陳家洛面前。

徐天宏低聲道：「總舵主，他要比拳，你就在拳腳上勝他。」原來徐天宏冷眼看周仲英神情，對紅花會始終是情誼多而敵意少，雙方一動兵刃，總有一方不死即傷，不如比拳可多留餘地。再者他已領教過周仲英大刀的功夫，實在是功力深厚，他和衛春華以兩敵一，兀自抵擋不住。陳家洛兵器上功夫如何，他毫不知情，但剛才見他出手迫萬慶瀾招供，手法又奇又快，顯然有獨得之祕。他要陳家洛比拳，那是「避敵之長，而用己之長」的意思。

陳家洛道：「好。」對周仲英一拱手，道：「在下想請教周老英雄幾路拳法，請老前輩手下留情。」周仲英道：「好說好說，陳當家的不必過謙。」周綺走過來替父親脫去長袍，低聲說：「這小子會點穴，爹爹你留點神。」說著眼圈兒一紅，她脾氣發作時火爆霹靂，可是對方人數眾多，個個武功精強，今日形勢險惡異常，她並不是不知道。周仲英低聲道：「要是我有甚麼好歹，你上蘭州府找你叔叔去，以後可千萬不許鬧事。」周綺一陣心酸，點了點頭。這時宋善朋已督率莊丁，把大廳中間桌椅搬開，露出很大片空地來，四周添上巨燭，紅光耀眼。周仲英走到廳心，抱拳說道：「請上罷。」

陳家洛並不寬衣，長袍飄然，緩步走到廳上，手中白摺扇輕輕搖了幾搖，說道：「在下要是輸了，一定遍請西北武林前輩，來向老前輩陪話謝罪，我們紅花會眾兄弟永遠不帶兵刃踏進甘肅省一步。」周仲英道：「陳當家的言重了。」陳家洛秀眉一揚，說道：「要是老前輩一個失手，承讓在下一招，那怎麼說？」周仲英傲然仰頭，打個「哈哈」，一撫長鬚，說道：「那時鐵膽莊數十口老小性命，還不全操於紅花會之手？」陳家洛道：「我們紅花會雖是小小幫會，可是恩怨分明，幾時害過無辜性命？倘若在下僥倖勝得一拳一腳，斗膽請老前輩把洩露文四哥行藏的令郎交我們帶去。要是此後文四哥能平安脫險，那麼在下保證絕不損傷令郎一毫一髮，一定馬上派人護送回到寶莊。可是文四哥要有三長兩短──那就要令郎給他抵命。」周仲英給這番話引動心事，虎目含淚，把手一揮，說道：「不必多言，賜招罷！」

陳家洛將摺扇插入衣領之中，在下首站定，微一拱手，說道：「請賜招。」眾人見他氣度閒雅，雍容自若，竟如是揖讓序禮，哪裏是龍爭虎鬥廝拼，都不禁暗暗佩服。周仲英按著少林派的禮數，左手作掌，右手抱拳，一個「請手」，他知道對方年輕，自居晚輩，絕不肯搶先發招，也不再客氣，一個「左穿花手」，右拳護腰，左掌呼的一聲，向陳家洛當面劈來。這一掌勢勁力疾，掌未到，風先到，先聲奪人。陳家洛一個「寒雞步」，右手向上一捎，將周仲英一掌架開，同時左手畫一大圓弧，彎擊對方腰肋，這一記竟是少林拳中的「丹鳳朝陽」。陳家洛一亮招，紅花會和鐵膽莊中會武功的人全都吃了一驚。大家萬想不到他也會用少林拳來對付周仲英浸淫數十年的少林拳。周仲英「咦」了一聲，似乎也有點詫異，但手法絲毫不緩，「黃鶯落架」、「懷中抱月」，連環進擊，一招緊似一招。陳家洛進退趨避，少林拳的手法竟十分純熟。兩人拳式完全相同，不像爭鬥，簡直就是同門練武。

兩人翻翻滾滾拆了十餘招。周仲英在少林拳上數十年功力已到了神化境界，推拳勁響，發腿有風。少林拳講究的是心快、眼快、手快、身快、步快，周仲英愈打愈快，一攻一守，一吞一吐，旋轉自如，得心應手，第一路「闖少林」三十七勢未使得一半，陳家洛已處下風。周仲英突然猛喝一聲，身體左轉，一個「翻身劈擊」，疾如流星。陳家洛忙向後一仰，險險未及避開。紅花會群雄俱各大驚。

陳家洛縱出數步，猱身又上，這次用的已不是少林拳，而是少林派中的「五行連環拳」，施開崩、鑽、劈、炮、橫五趟拳術，右拳「烏龍採爪」奔胸前打來，周仲英喝道：「來得好！」仍用少林拳還擊。不數招，陳家洛忽然改用「八卦遊身掌」，身隨掌走，滿廳遊走，長袍飄然，燭影下似見數十個人影來去。周仲英以靜養動，沉著應擊，陳家洛絲毫未佔便宜。再拆數招，周仲英一拳打去，忽被對方突用內力粘至外門，這一招竟是太極拳中的「如封似閉」。

陳家洛拳勢頓緩，神氣內斂，以太極拳中以柔克剛之法，見招破招，見式破式。這時眾人愈觀愈奇，自來少林太極門戶各別，極少有人兼通，陳家洛年紀輕輕，居然內外雙修，可說得是武林奇聞。周仲英打起精神，小心應付。這一來雙方攻守均慢，但行家看來，比之剛才猛打狠鬥，尤為驚心動魄。兩人對拆二十餘招，意到即收，絲毫沒露出破綻。陳家洛忽地一個「倒輦猴」，拳法又變，一時之間，連用武當長拳、三十六路大擒拿法、分筋錯骨手、岳家散手四種拳法擊敵。

眾人見陳家洛拳法層出不窮，俱各納罕，也不知他以後還會使出甚麼拳術來。周仲英以不變應萬變，六路少林拳前後變化，絲毫不現敗象，他在江湖上縱橫數十年，各門各派的對手全都遇到過，像陳家洛這樣兼通各家拳術的人雖然前所未見，但也不過有如他以少林拳依次遍敵各門好手，拳法上並不吃虧。酣鬥中周仲英突然左足跨上一步，一腳踏住陳家洛袍角，一個「躺擋切掌」，左掌向對手下盤切去。陳家洛一抽身竟未抽動，急切中一個「鯉魚打挺」，「嗤」的一聲，長袍前襟齊齊撕去。周仲英說聲「承讓」，陳家洛臉上一紅，駢指向周仲英「軟麻穴」點來，兩人又打在一起。

三招一拆，旁觀眾人面面相覷，不知陳家洛這次用的是甚麼拳法，只見他擒拿手中夾著點穴，左手查拳，右手綿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來時已是太極拳，諸家雜陳，亂七八糟，把旁觀者看得眼花繚亂。原來這是天池怪俠袁士霄所創的獨門拳術「百花錯拳」。袁士霄從小潛心武學，遍訪海內名師，把各家拳術武藝竟學了一個全，他中年後隱居新疆的天池，融會貫通各家之長，創出了「百花錯拳」來。這拳術不但無所不包，而其妙處尤在於一個「錯」字，每一記招術都和武林中故舊相傳的身法相似而實非，一出手對方以為一定是某招，舉手迎敵之際才知打來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要學這「百花錯拳」必須先精通內外各家重要拳術，擒拿功、點穴法、輕功俱都有相當根底，才能練這上乘拳術，其精微要旨在於「似是而非，出其不意」。不知者以為拳腳全打錯了，那知就是因為全部打錯，所以對方才防不勝防。袁士霄創這拳術後從未用過，他弟子也只有陳家洛一人。

陳家洛「百花錯拳」一出手，各人俱都一楞，周仲英雙拳使開，護住門面，連連倒退，一時摸不清對方拳路，見他拳法古怪，而且掌劈指戳之中夾雜著刀劍的路數，真是見所未見。周綺見父親落敗，心中情急，大叫：「你打的是甚麼拳？這簡直不成話！說是比拳，你怎麼撒賴胡打？」

她喊聲未畢，廳外竄進兩個人來，連叫：「住手！」原來陸菲青和趙半山到了。紅花會群雄正要和他們說話，忽然聽廳外有人大呼：「走水啦，快救火啊，走水啦！」喧嚷聲中，火光已映進廳來。

周仲英正被陳家洛攻得緊急，聽人大叫「救火」，身家性命所在，不免關心，一疏神，突覺左腿一麻，立足不穩，自己「浮稀穴」竟被對方點中，一個踉蹌，險險倒地。周綺忙搶上來扶住，急叫「爹爹！」單刀一橫，護住父親，防敵人趕盡殺絕。陳家洛並不追趕，反而倒退一步，說道：「周老英雄怎麼說？」周仲英怒道：「好，我認栽了。我把兒子交給你，你跟我來！」扶著周綺往廳外就走。

# 第七回 嚼餅置酒招薄怒

陳家洛、陸菲青、及紅花會群雄都跟在周仲英身後，跟著他走過兩個院子。此時火勢更大，熱氣逼人，黑夜中但見紅光衝天，煙霧瀰漫。孟健雄、安健剛和宋善朋早已出去督率莊丁，協力救火。徐天宏大叫：「我們先合力把火救熄了再說。」周綺罵道：「你叫人放火，還假惺惺裝好人。」她剛才聽徐天宏一再大喊放火，認定他是燒鐵膽莊的罪魁禍首，滿腔悲憤，哪裏還顧到對方人多力強，舉刀劈面向徐天宏砍下。徐天宏快竄出一步。周綺還待要追，已被趙半山勸住。饒是周綺單刀在手，猛衝猛跳，但被趙半山伸手輕輕搭在刀背上，竟自進不得一步。

周仲英對這一切猶如不見不聞，大踏步直到後廳。眾人一進廳，見那裏竟是一座靈堂，靈位前點著兩對白燭，素幡冥鏹，陰沉沉的一派淒涼景象。周仲英把白幕一掀，露出一具黑色小棺材來，棺材尚未上蓋。原來周仲英擊斃愛子後，因周綺外出未歸，所以未把周英傑成殮，以待周綺回來姊弟再見一面。

周仲英喝道：「我兒子洩露了文爺的行藏，那不錯，你們要我兒子，好──你們拿去罷！」這時他心神激動，語音大變。眾人在黯淡的燭光下，見一個小孩屍身躺在棺材中，一時都摸不著頭腦。周綺叫道：「我弟弟還只有十歲，他不懂事，把姓文的藏身的地方說了出來。爹爹回來親手把弟弟打死了，把我媽媽也氣走了，這總對得起你們了罷？你們還不夠，把我們父女都殺了罷！」紅花會眾人一聽，不由得慚愧無已，都覺得周仲英實在義氣干雲，剛才錯怪他萬分不該，章進第一個是直性人，搶上兩步，向周仲英作了一揖，叫道：「老爺子，我剛才得罪你啦，章駝子給您陪罪。」說罷又向周綺一揖，道：「姑娘，你再叫我駝子，我也不惱。」周綺聽了想笑又笑不出。

這時陳家洛以及罵過周仲英的駱冰、楊成協、徐天宏、等都紛紛過來謝罪。周仲英忙著還禮，心中難過之極，說不出話來。陳家洛叫道：「周老英雄對紅花會的好處，我們到死也不會忘記，各位哥哥，現在救火要緊，大家快動手。」眾人齊聲答應，紛紛奔出。此時火光燭天，屋瓦墮地，樑柱倒坍之聲混著莊丁們大喝叫喊，亂成一片。安西是中國出名的「風庫」，一年三百六十日幾乎沒有一天沒風，而且風勢最大不過。風助火威，水又不便，眼見大火已無法撲滅，鐵膽莊轉瞬就要燒成白地。

眾人見周仲英痴痴的扶著棺材，神情有點失常。火燄這時已捲入廳來，衛春華、石雙英、蔣四根等都已撲出去救火。周綺連說：「爹，我們出去罷！」周仲英不理不睬，儘望著棺材中的兒子。大家知他不忍讓兒子屍體葬身火窟，所以捨不得離開。章進突一彎腰，說道：「八哥，你把棺材放在我背上。」楊成協抓住棺材兩邊，一使勁，把棺材提了起來，放在章進的駝背上。章進也不長身，就這樣彎著腰直衝出去。周綺扶著父親，眾人擁著逃到了莊外空地之上。走出不久，後廳屋頂就倒坍了下來，各人都暗說：「好險！」大家見火勢已無法抑制，都圍在周仲英身旁觀看。

心硯忽地叫了起來：「啊喲，那鷹爪孫還在裏面！」一縱身，想衝入火場去救萬慶瀾出來，眾人連忙攔住，都說：「不能去，那太危險。」石雙英道：「這種人作惡多端，燒死了不冤。」駱冰道：「可惜便宜了鏢行的那小子。」陳家洛問道：「那是誰？」駱冰把童兆和的事說了。孟健雄把他來探莊和敲詐勒索的事也說了出來。徐天宏叫道：「對，一定是他放火！」眾人琢磨，都覺得必定是他，大家紛紛議論。徐天宏偷眼一望周綺，見她也正在偷眼看，兩人目光一對，忙都避了開去。陳家洛道：「我們馬上要抓這小子回來。徐七哥、楊八哥、衛九哥、章十哥，你們四位分東南西北路去搜，不管追到追不到，限一個時辰回報。」四人接令去了。

這邊陸菲青和周仲英等人大家相見，互相道了仰慕。陳家洛又向周仲英一再道歉，說道：「周老前輩為了紅花會鬧到這步田地，大恩大德，我們真是永世補報不過來。我們一定去把周老太太訪尋回來，和老前輩團圓。鐵膽莊已完全燒毀，紅花會負責重新修造，各位莊丁弟兄所有損失，紅花會一定全部賠償。他們辛苦，在下另有一番意思。」周仲英眼見鐵膽莊已燒成灰燼，多年心血經營毀於一旦，當然也不免可惜，但聽陳家洛這麼一說，忙道：「陳當家的說哪裏話來，錢財是身外之物，你再說這等話，分明是瞧兄弟不起，不把兄弟當朋友了。」他素來最愛朋友，現在誤會冰釋，見紅花會眾人，奮不顧身的救火救人，對他又極為敬重感激，一時之間結交到這許多英雄人物，心中十分痛快，對鐵膽莊被焚這回事倒反而釋然於懷了。

宋善朋和孟健雄查點莊中人數，除了有十數人被火灼傷外，幸喜沒人重傷和死亡。宋善朋把陳家洛剛才這番話悄悄說了，莊丁們聽說除了賠償損失外，另外還有賞賜，沮喪痛惜都為之大減。

忙亂了一回，衛春華和章進先回來了，兩人向陳家洛報告，都說追出了六七里地，不見童兆和的蹤跡。又過片刻，徐天宏和楊成協也先後回來，說東西兩路數里內並無一人影，想是乘著大火，混亂中逃得遠了。陳家洛道：「好在我們知道這小子是鎮遠鏢局的，不怕他逃到天邊去，慢慢總抓得到。」他轉頭問周仲英道：「周老前輩，寶莊這些莊丁男婦，暫時叫他們到哪裏安身？」周仲英道：「我想等天明了，大家先到赤金衛。」徐天宏道：「小侄有一點意思，請老前輩瞧著是不是合適。」陳家洛道：「我們這位七哥外號稱做武諸葛，最是足智多謀。」周綺向徐天宏白了一眼，「哼」了一聲，對孟健雄道：「孟大哥，你聽，人家比諸葛亮還狠呢，他還會武！」孟健雄微微一笑。周仲英道：「徐爺請說。」徐天宏道：「那姓童的小子既然逃走了，敲詐沒敲到，那姓萬的又沒回去，我想鷹爪孫一定要報官，小侄以為鐵膽莊的人最好往西，暫時避一下風頭，等摸清了路數再定行止。現在往東到赤金衛，恐怕不大穩當。」周仲英閱歷極深，一經徐天宏點破，連聲稱是，說道：「對，對，老弟真不愧是武諸葛，明兒我們先奔安西州。安西我有朋友，借住十天半月的，絕不能有甚麼為難。」周綺見父親反而稱讚徐天宏，心中老大的不願意。她現在雖然已不懷疑燒鐵膽莊是徐天宏所主使的，但先前對他存了憎厭之心，總是越瞧越不順眼。

陳家洛請宋善朋查點了一下人數，莊丁僕婦一共是六十一人。陳家洛命心硯從包裹中取出紙筆墨盒，在火把照耀下寫了一張字條，交給宋善朋道：「這次各位損失很重，兄弟萬分過意不去。各位到了安西，在在都要用錢，這裏是一點小意思，請各位賞臉收下。」宋善朋接過那張字條來一看，不由得獃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孟健雄走近一看，見字條上寫道：「憑條支紋銀一萬兩」八個大字，下面簽著一個花押，筆走龍蛇，看不清楚簽的是甚麼字。孟健雄道：「陳當家的，你的好意我們心領，這萬萬不能收。」陳家洛道：「這筆錢請宋爺到安西後到玉虛道觀去支取，其中是孟爺和安爺的寶眷各一千兩，宋爺五百兩，其餘六十二人每位一百兩，另外的餘數供各位路上使費。」孟健雄還要推辭，陳家洛道：「孟爺再不肯收，那就太見外了。」孟健雄望著師父，向他請示，周仲英素性愾慨豪邁，最討厭這種推來推去的客套，說道：「陳當家的既然有這個意思，你們就領謝罷。」宋善朋這才謝過收下。陳家洛所以不送周仲英和周綺銀錢，是特別尊重他們，周仲英對這點老懷甚喜，說道：「陳當家的，你總算瞧得起我老頭子。」說著連連拍他肩膀。

周仲英對宋善朋道：「你領大夥到安西州後，可投吳大官人處耽擱，我事情料理完畢後，再來叫你。」周綺道：「爹爹，我們不到安西？」周仲英道：「當然不去啦，文四爺在我們莊上失陷，救人的事，我們豈能袖手旁觀？」周綺、孟健雄、安健剛三人聽周仲英說要出馬救文泰來，俱各大喜。陳家洛道：「周老前輩的美意，我們十分感激。只是救文四哥是殺人造反的事，各位都是安份良民，和我們浪蕩江湖的人不同，親自出手，恐怕有些不便。我們請周老前輩出個主意，指點一下方略，至於殺鷹爪、救四哥，還是讓我們去辦。」周仲英長鬚一捋，說道：「陳當家的，你不用怕連累我們。你要是不許我替朋友賣命，那就是不把我周仲英當朋友。」陸菲青也插嘴道：「周老英雄義重如山，江湖上沒有人不佩服的，否則我和他素不相識，也絕不敢貿然把身上負著重案的朋友薦到他莊上來啦？」陳家洛沉吟了一下，說道：「周老英雄如此義氣，紅花會上下眾兄弟永感大德。」駱冰走上前來，盈盈的拜了下去，說道：「老爺子拔刀相助，我先替我們當家的謝謝。」周仲英連忙扶起，道：「文四奶奶你且寬心，不把文四爺救回來，我們誓不為人。」他轉頭對陳家洛道：「事不宜遲，就請陳當家的發佈號令。」陳家洛道：「這個哪裏敢當？請周陸兩位前輩商量著辦。」陸菲青道：「陳當家的不必太謙。紅花會是主，我們是賓，這絕不能喧賓奪主。」陳家洛謙讓了幾句，於是一拱手道：「那麼在下有僭了！」轉身說道：「紅花會的各位哥哥，我們先拜紅花老祖。」他命心硯從包裹中取出長袍，把撕去前襟的袍子換下，率領會中群雄，向南跪下，各各拜了三拜，然後亢聲施令，分撥人馬。這時鐵膽莊餘燼未熄，焦木之氣充塞空際，大風把火炬吹得獵獵作響。眾人肅靜無聲，聽候號令。

第一撥：當先哨路金笛秀才余魚同，和西川雙俠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取得聯絡，探明文泰來行蹤後，趕回報告。

第二撥：千臂如來趙半山，率領石敢當章進、鬼見愁石雙英。

第三撥：追魂奪命劍無塵道人，率領鐵塔楊成協、銅頭鱷魚蔣四根。

第四撥：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率領九命錦豹子衛春華、書僮心硯。

第五撥：綿裏針陸菲青，率領神彈子孟健雄、獨角虎安健剛。

第六撥：鐵膽周仲英，率領俏李逵周綺、武諸葛徐天宏、鴛鴦刀駱冰。

陳家洛分撥已定，說道：「余十四弟，請你馬上動身。其餘各撥人馬，立刻就地休息安眠，天明起程，到趙家堡打尖，分撥進嘉峪關後再行會集。關上鷹爪孫盤查很緊，大家不可大意。」眾人齊聲答應。

余魚同向眾人一抱拳，上馬動身，奔出數步，回頭偷眼向駱冰一望，見她正在低頭沉思，對他離去似乎並不在意。余魚同嘆了一口氣，策馬狂奔而去。

眾人各自找一個乾淨地方睡下。陳家洛悄悄對徐天宏道：「七哥，周老英雄已被我們累得家破人亡，這次去救四哥。你多費點心，最好別讓官面上的人再認出他來。四嫂身上受了傷，她惦念四哥，廝殺起來一定奮不顧身，你留心不要讓她拚命。你們這一路不必趕快，能夠不動手，那就最好。」徐天宏答應了。

睡不到兩個時刻，天已黎明。千臂如來趙半山率領了章進、石雙英兩人首先出發。駱冰一晚始終沒合眼，把章進叫過來道：「十哥，你路上可別鬧事，別多喝酒。」章進道：「四嫂你放心，在四哥救出來之前，我一滴酒不入口。」章進素來嗜酒如命，喝醉了常常鬧事，但在重大關頭他卻能把持得住，這都是他過人之處。

不久，無塵、陳家洛、陸菲青三撥人馬也先後走了，最後是周仲英及宋善朋等大隊人夥動身。到趙家堡後，當地百姓已知道鐵膽莊失火，紛紛前來慰問。周仲英謝過了，打了尖，即與宋善朋分手，縱馬向東疾馳。一路上周綺老是跟徐天宏作對，總覺他的一言一動越瞧越不對勁，不管周仲英板臉斥責也好，駱冰笑著勸解也好，徐天宏低聲下氣忍讓也好，周綺總是放他不過。後來徐天宏也氣了，心道：「我不過顧著你爹爹面，讓你三分，難道當真怕你？我武諸葛縱橫江湖，成名的英雄豪傑哪一個不敬重於我，今日卻來受你這丫頭的閒氣！」他一騎馬索性落在後面，一言不發，落店吃飯就睡，天明了就趕路，一路馬不停蹄，第三天上過了嘉峪關。

周仲英見女兒如此不聽話，背地裏好幾次叫了她來諭導呵責。周綺當時答應，可是一見徐天宏，忍不住又和他抬起槓來。周仲英心想若是老妻在此，或許能把這一向驕橫慣了的女兒管教管教，現在她負氣出走，不知流落在何方，言念及此，心中很是難過，見徐天宏悶悶不樂的落在後面，又覺很是過意不去。當晚到了肅州，四人在東門一家客店住了下來。徐天宏出去了一會，回來對周仲英和駱冰道：「余十四弟還沒追上文四哥，也還沒遇上西川雙俠。」周綺忍不住插嘴道：「你怎會知道？瞎吹！」徐天宏向她白了一眼，一聲不響。周仲英道：「這裏是古時的酒泉郡，酒最好。七爺，我和你到東大街杏花樓去喝一杯。」徐天宏道：「好。」周綺道：「爹，好，我也去。」徐天宏噗哧一笑。周綺怒道：「你笑甚麼？我就去不得？」徐天宏把頭別過，只當沒聽見。駱冰笑道：「綺妹妹，咱們一起去。為甚麼女人就不能上酒樓喝酒？」周仲英是豪爽之人，不阻止。四個人到杏花樓上坐下，點了酒菜。肅州泉水清洌，所釀之酒，西北第一。四人一嘗，果然香醇無比。店小二又送了一盤肅州出名的烘餅上來。那烘餅弱似春綿，白賽秋練，又軟又脆，周綺吃得讚不絕口。酒樓之上耳目眾多，不便商量救文泰來的事，四人隨口談論路上景色。周仲英忽向徐天宏道：「貴會陳當家的年紀輕輕，一副公子哥兒的樣子，居然精通各家各派的拳術，真是見所未見。他和我比拳時，最後用的那套拳法怪異之極，不知叫做甚麼名頭。徐爺可知道麼？」周綺心中也一直存著這個疑團，聽父親一問，忙留神傾聽。

徐天宏道：「我和陳當家的這次也是初會。我們于老當家把他從小就送到天山北路天池怪俠那裏去學藝，一直沒到過江南來。只有無塵道長、趙三哥幾位年長的在他小時候見過。這套拳，我瞧大概是天池怪俠的獨創。」周仲英道：「紅花會名聞大江南北，總舵主竟是一位貴公子般的人，我一見之下心中很是納罕，覺得透著極不相稱。後來和他談了話、交了手，才知道他不但武藝驚人，而且見識不凡，確是了不起的人物，這真叫做人不可以貌相。」徐天宏和駱冰聽他周仲英極口稱揚他們領袖，心中也很高興，四人連連喝酒。只駱冰想到丈夫安危莫測，總是愁眉不能盡展。

周仲英道：「這幾年來，武林中人物出了不少，也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十年人事幾番新。就像你老弟這樣文武雙全，江湖上就十分難得。總要別辜負了這副好身手，好好做一番事業出來。」徐天宏連聲稱是。他這答應，是答應周仲英「好好做一番事業」的話，周綺鼻孔「哼」了一聲，心道：「我爹說你好，你還說是呢！」

周仲英喝了一口酒道：「我一向聽人說，貴會于老當家是少林派的高手，和我的門戶很近。我總想見他一面，互相印證，但一個在江南，一個在西北，這個心願始終沒了，他竟撒手西歸。我常在打聽他的師承淵源，可是始終沒甚麼頭緒。」徐天宏道：「于老當家以前從來不提他的師承，直到臨終時才說起，他從前是福建少林寺學的武藝。」周仲英道：「我也是在少林寺學的啊。」他一手拿著酒杯，皺眉思索，突然問道：「他相貌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徐天宏道：「他雖然六十多歲了，看上去還是很英俊的，只是右邊額角上有一個大傷疤，所以右眉是沒有的。」周仲英把酒杯重重在桌上一放，眼中忽然流下淚來，哽咽著道：「師兄師兄，我早疑心是你，你瞞得我好苦。」徐天宏等見他神情突然大變，都驚獃了。

周仲英道：「老弟，文奶奶，你們于老當家可並不姓于，你們知道麼？」徐天宏道：「他姓沈。」周仲英「啊」了一聲道：「不錯，他姓沈，真名字叫做沈有穀，他是我師兄。我們師兄弟情誼再好不過。後來他犯了門規，被師父逐出少林門，從此我們就不知道他的音訊，我在江湖上到處打聽，都沒一點消息，總以為他心灰意懶，不再出山，那知他改名換姓，做了這樣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出來。從前就聽人說紅花會總舵主武術是少林派，隱隱約約有點疑心，寫了幾封信給他，他客客氣氣的答覆了我，完全當我是未見過面的朋友看待。我想我沈師兄是至性至情之人，絕不能如此待我，所以也就沒再往這條路猜。師兄師兄，你待你師弟就如此薄情麼？」說著心情十分激動，又道：「要是我早幾月知道，一定不顧一切的趕到江南，也好讓老兄弟再見一面。現在人鬼殊途，永沒相見之日了。」他大口乾杯，自怨自艾，感慨無已。

徐天宏勸道：「于老當家如此作法，一定有他難言之隱，他待朋友最是熱腸厚道，他不肯和老前輩相認，總有甚麼異常重大的牽連，我想他心裏一定也很難過的。」周綺忽然冷冷掩口道：「紅花會的人哪，很愛瞧不起人，未必安著甚麼好心眼。冰姊姊，我可不是說你。」徐天宏不去理她。周仲英又問：「他臨終時有甚麼遺言？」徐天宏道：「這裏人很雜，這件事說來話長。咱們今晚索性多趕幾十里路，找一個荒僻之地好好談一談。我心中存著很多疑團，周老前輩既然是我們于老當家同門，那麼一定知道他少年時候的事，我有幾件事也要請教請教。」周仲英道：「好極了！」忙叫櫃上算帳。徐天宏道：「請等一等，我下去一下。」周仲英道：「老弟，是我作東，你可別搶著會鈔。」徐天宏道：「好。」快步下樓去了。周綺道：「老愛鬼鬼祟祟的！」周仲英罵道：「女孩子家別沒規沒矩的瞎說。」駱冰笑道：「綺妹妹，我們這位七哥千奇百怪的花樣兒最多，你招惱了他，小心他作弄你。」周綺鼻孔中「哼」一聲道：「一個男子漢，站起來還沒我高，我怕他？」周仲英正要罵她，聽得樓梯上腳步聲，就閉口不說了。徐天宏走了上來，道：「咱們走罷。」周仲英會了鈔，到客店取了衣物，趕忙出城，幸喜天色未夜，城門未閉。

四騎馬口一氣奔出三十里地，見左首黑越越的有七八株大樹，周仲英道：「就在這裏罷？」徐天宏道：「好。」四人把馬縛在樹上，盤膝而坐。只聽見風吹草長，聲若低嘯。徐天宏正要開口說話，忽聽見遠處隱隱似有馬匹奔馳之聲，忙伏地貼耳細聽，聽了一會，站起來道：「三匹馬，是奔咱這兒來的。」周仲英打了一個手勢，四人把馬從樹上解下來，牽去隱在大石後面。不一會，蹄聲漸近，三騎馬順著大路向東奔去。月光下只見馬上三人白布纏頭。穿著直條紋的長袍，都是維人裝束，馬上掛著馬刀。周仲英等待他們去遠，又坐下來傾談。他們連日連夜趕路，始終沒機會好好談一談，這時周仲英才向駱冰問起清廷緝捕文泰來的原因。

駱冰道：「官府裏一直把我們紅花會當作眼中釘，那是不用說了，不過這次他們派遣這許多武林高手出來，不把我們四哥抓去不能干休，那是另有原因的。上月中，于老當家從太湖總舵趕到北京，叫我們夫妻倆同去。到北京，于當家悄悄對我們說，要夜闖皇宮，見一見乾隆皇帝。我們嚇了一跳，問老當家見皇帝老兒幹麼。他不肯說。四哥勸他說，皇帝老兒最是陰狠毒辣不過，最好調無塵道長、趙三哥、西川雙俠等好手來京，一起闖宮。再請七哥盤算一條萬全之計，比較穩妥。」周綺望了徐天宏，心想：「你這矮子本領這樣大，別人都要來請教你。我才不信呢！」

周仲英道：「四爺這主意兒不錯呀。」駱冰道：「于老當家說，他去見皇帝老兒這件事關係大得不得了，進宮的人絕不能多，否則反而有變。四哥聽他這麼說，也就不言語了。當夜他倆越牆進宮，我在宮外把風，心裏急得不得了，過了約莫兩個時辰，他們才翻牆出來。第二天一早，我們三人就離京回江南。我在路上偷偷問四哥，皇帝老兒有沒見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四哥說乾隆是見到了，這件事關係到推翻滿清、光復漢家天下的大業。他說不是信不過我，但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洩漏的危險，所以不肯對我說。我也就不再問他。」周仲英讚道：「師兄的抱負真是不小。」

駱冰繼續說道：「于老當家到江南後，就和我們分手。我們回太湖總舵，他到杭州府海寧州去。」周仲英暗暗點頭，輕輕嘆道：「這幾十年來始終不能忘情。」周綺道：「不能忘甚麼情？」周仲英道：「你不懂的。」周綺道：「所以我問你呀！」周仲英不理她，周綺依稀見徐天宏似笑非笑的模樣，賭氣就不問了。駱冰道：「他從海寧回來後，神情大變，好像忽然老了十多歲，整日不見笑容，過不了幾日就一病不起。四哥悄悄的對我說，老當家因為生平至愛的人逝世，所以傷心死的──」說到這裏，駱冰和徐天宏都垂下淚來，周仲英也不禁唏噓。駱冰拭了眼淚說道：「老當家臨終時，召集內三堂外三堂正副香主，遺命要少舵主接任總舵主。他說這件事是漢家光復的關鍵，要緊之至。」周仲英問道：「少舵主與你們老當家怎樣稱呼？」駱冰道：「他是老當家的義子。少舵主是海寧陳相國的公子，十五歲就中了解元。中舉之後，不久老當家就把他帶出來，送到回部天池怪俠那裏去。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人很多。至於宰相府中的公子怎會拜一位武林豪傑做義父，那我們就不知道了。」周仲英道：「其中原因，文四爺想來是知道的。」駱冰道：「他好像不大清楚。老當家死時，似乎有一番重大心事未了，很想和少舵主見一面，但路這麼遠，那裏趕得及。老當家遺命紅花會六堂正副香主趕赴西北，會見少舵主後共圖大事，一切機密要四哥親見少舵主後面陳。哪知四哥竟會遇上了這番劫難──」說到這裏，聲音又哽咽起來：「假使四哥有三長兩短──老當家的遺志，就沒有一個人知道了。」

周仲英又問：「文四爺是怎樣受傷？」駱冰道：「我們分批到塞外來迎接少舵主，我們夫婦是最後一批，到得肅州，忽然有八名大內侍衛到客店來找我們，說是奉有欽命，要我們趕赴北京。四哥說要見過少舵主才能應命，那八名侍衛面子上對四哥很客氣，但要四哥非立刻赴京不可。四哥犯了疑，雙方越說越僵，動起手來。那八名侍衛竟都是特選的高手，我們夫妻倆漸落下風。四哥發了狠，說我奔雷手豁出性命不要，也不能讓你們逮去。一場惡戰，他用單刀砍翻了兩個，用掌力打死了三個，還有兩個中了我的飛刀，餘下一個見勢頭不對就溜走了。但四哥全身也受了六七處傷。在廝拚時，他自始至終擋在我身前，所以我一點也沒有受傷。」駱冰講到丈夫刀砍掌擊，怎樣把八名大內侍衛打得落花流水，說得有聲有色。周綺聽得發了獃，想像奔雷手雄姿英風，俠骨柔腸，不禁神往，隔了半晌，長長的嘆了口氣。

駱冰道：「我們知道在肅州絕不能停留，挨著出了嘉峪關，到趙家堡時實在不能再走了，就在客店裏養傷，只盼少舵主和眾兄弟快些轉來，哪知北京和蘭州的鷹爪又跟著來了。以後的事，你們就都知道了。」徐天宏道：「皇帝老兒越是怕四哥恨四哥，四哥目前越是沒有性命之憂。因為官府和鷹爪知道他是欽犯，絕不敢隨便對他怎樣。」周仲英道：「老弟料得不錯。」周綺忽向徐天宏道：「你們早些到趙家堡那就好了，把那些鷹爪孫早早料理了，四爺既沒有事，你們也不用到鐵膽莊來發狠──」周仲英連忙喝止：「這丫頭，你說甚麼？」徐天宏道：「因為少舵主很謙虛，一定不肯接任總舵主，一勸一辭，就耽擱了日子。而且四哥四嫂一身好武藝，誰料得到會有人敢向他們太歲頭上動土呢。」周綺道：「你是武諸葛，怎會料不到？」

徐天宏被她蠻不講理的一問，饒是心思靈巧，竟也答不上來，只好不作聲。周仲英道：「要是七爺料到了，我們就不會識得紅花會這批好朋友了。單是像陳當家的這樣俊雅的人品，我們在西北邊塞之地，輕易哪能見到？」他轉頭問駱冰道：「他夫人是誰？不知是名門閨秀呢，還是江湖上的女俠？」駱冰道：「陳當家的還沒有攀親呢。」周仲英就不言語了。駱冰笑道：「咱們幾時喝上妹妹的喜酒啊？」周仲英笑道：「這丫頭瘋瘋癲癲的，誰要她啊？我瞧她陪我老頭子一輩子算啦！」駱冰笑道：「等我們把四哥救出來之後，我和他跟綺妹妹做個媒，包你老人家稱心。」周綺急道：「你們再說到我身上，我一個兒要先走了。」大家微笑著不響。隔了一會，徐天宏忽地噗哧一笑。周綺怒道：「你又笑甚麼了？」徐天宏笑道：「我笑我的，跟你有甚麼相干？」周綺是性直的人，心中最藏不下話，「哼」了一聲，說道：「你笑甚麼，當我不知道麼？你們想把我嫁給那個陳家洛。人家宰相的公子，我們配得上麼？你們大家把他當寶貝兒，我才不希罕。他和我爹打的時候，面子上客客氣氣，心中的鬼主意才多著呢。我寧可一輩子嫁不掉，也不嫁詭計多端的傢伙。」周仲英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喝止。可是周綺不理，連珠炮般，一口氣說了出來。

駱冰笑道：「好了，好了！綺妹妹將來的女婿是個心直口快的英雄。你稱心了麼？」周仲英笑道：「傻丫頭口沒遮攔、也不怕七爺笑話。好啦，大家睡一忽兒罷，天明了好趕路。」四人從馬上拿下氈被來蓋在身上，在大樹下睡倒了。周綺輕聲對父親道：「爹，你可帶著甚麼吃的？我餓得慌。」周仲英道：「沒帶呀。我們明兒早些動身，到雙井打尖罷。」不一會，鼾聲微聞，已經睡著了。周綺肚子餓，翻來覆去的睡不著，看看身旁的駱冰也已迷迷糊糊的入了睡鄉，這時忽見徐天宏輕輕起來，走到馬旁。周綺好奇心起，偷眼瞧他做甚麼，黑暗中也看不清楚，大概是從包袱拿了甚麼過來，只見他回來坐下，把氈被擁在身上，竟吃起東西來。周綺翻了一個身，不去看他。哪知這徐天宏十分可惡，不但吃得嘖嘖有聲，而且頻頻「唔唔」的表示讚賞。周綺不住偷眼瞧他吃甚麼吃得這樣有滋味，她不看倒也罷了，一看更是垂涎欲滴，飢火難忍，原來見他手中拿著白白的一塊，身旁還放著高高的一疊，明明是肅州的名產烘餅。原來他在杏花摟時到樓下去轉一轉，就是買這東西。周綺一路上和他抬槓為難，這時哪裏能開口問他要來吃，心想：「快些睡著，別儘想著吃。」豈知越想睡越睡不著，忽然間酒香撲鼻，那徐天宏竟仰起了頭，在一個小酒葫蘆中喝酒。

周綺這時再也沉不住氣了，喝道：「三更半夜的喝甚麼酒？要喝也別在這裏。」徐天宏道：「成！」放下酒葫蘆就睡倒了。他這人可真會作怪，酒葫蘆上的塞子並不塞住，把葫蘆放在頭邊，讓酒香順著風一陣陣送到周綺鼻子裏。徐天宏在肅州杏花樓上冷眼旁觀，見周綺杯到酒乾，是個好酒的姑娘，所以這樣作弄她一下。這一來可把周綺氣得柳眉倒豎，俏眼圓睜，要發作實在沒理由，不發作哪裏忍得下去，翻了一個身，把眼睛、鼻子、嘴巴都埋在墊起來當枕頭的氈被裏，但這樣悶得更是難受，再翻過身來，月光下忽見父親枕邊兩枚大鐵膽閃閃生光，周綺一想，就是這樣辦，悄悄伸過手去取了一個鐵膽過來，對準徐天宏的酒葫蘆擲了過去，「噗」的一聲，把葫蘆打成數片，葫蘆裏的酒都流在徐天宏的氈被上。徐天宏這時似已睡著了，絲毫沒理會。周綺見周仲英睡得正香，駱冰也毫無聲息，偷偷爬了起來，想把那鐵膽拿回來，哪知她剛伸手出去，徐天宏忽地翻了一個身，把鐵膽壓在身下，同時鼾聲大作。周綺嚇了一跳，縮手不迭，她雖然性格豪爽，究竟是一個年輕姑娘，那裏敢伸手到男子身底下去拿那鐵膽？可是不拿吧，第二天這矮子把鐵膽拿在手裏，證據確實，告訴了父親，保管又有一頓好罵，無可奈何，只好回來睡倒。正在這時，忽然駱冰「嗤」的一聲笑，周綺羞得臉上直熱到脖子裏，敢情剛才自己走到徐天宏身邊去，都給她瞧見啦，心中七上八下，一夜沒有好睡。

第二日周綺一早就醒了，一聲不響，縮在被裏，眼見天色明亮，周仲英和駱冰都起來了，過了一會，徐天宏也醒了，只聽得他「啊喲」了一聲，道：「硬硬的一個是甚麼啊？」周綺更把頭縮進被去，又聽見他道：「啊，老爺子，你的鐵膽滾到我這裏來啦！啊喲，不好，酒葫蘆打碎啦！對了，一定是山裏的小猴子聞到酒香想喝酒，見到你的鐵膽好玩，拿來玩耍，一不小心，把葫蘆打了個粉碎。這猴兒真頑皮！」周仲英哈哈大笑，道：「老弟愛說笑話，這種地方哪裏有猴子？」駱冰笑道：「要是不是猴子，那一定是天上的仙女了。」兩個人說了一陣笑話，周綺聽他們沒把昨晚的事說出來，總算放了心，可是徐天宏繞著彎兒說她猴子，心中更恨。路上徐天宏把烘餅拿出來讓大家吃，周綺賭氣不吃。到了雙井，四個到一家小店買了些麵條煮來吃了。出得鎮來，徐天宏與駱冰忽俯身，到一所屋子的牆腳裏去細看。周綺也湊近去看，見牆腳上用木炭畫著一些符號和亂七八糟的文字，就與頑童的亂塗沒甚麼分別，周綺正在奇怪，忽聽駱冰喜道：「西川雙俠已發現四哥的行蹤，一路掇下去了。」

周綺問道：「你怎知道？這些畫的是甚麼東西？」駱冰道：「這是我們紅花會互通消息的記號，那是西川雙俠畫的。」她說罷就用腳把牆腳上的記號擦去，說道：「我們趕快走罷！」四個人知道文泰來已有蹤跡，無不精神大振，駱冰更是笑逐顏開，倍增嫵媚。四人一口氣奔出四五十里路，打尖息馬之後後，上馬又行。次日中午，在七道溝又見到余魚同留的記號，說已趕上西川雙俠。駱冰經過數日休養，腿傷已經大好，雖然走起路來還有些不便，但已不必扶杖而行，想到不久就可會見丈夫，哪裏還忍耐得住，一馬當先，潑刺刺的向東跑去。

傍晚時分，四人趕到了柳泉子，依駱冰說還要趕路，但徐天宏記得陳家洛的囑咐，勸道：「我們人不怕累，馬不成啊！」駱冰無奈，只好投店歇夜，在炕上翻來覆去的哪裏睡得著？半夜裏窗外淅淅瀝瀝的竟下起雨來。駱冰想到當初與丈夫新婚後第三日，奉了老當家之命，到嘉興府去搭救一個被土豪陷害的寡婦，功成之後，兩人夜半在南湖煙雨樓上飲酒賞雨。文泰來手攜新婦之手，刀擊土豪的頭顱，打著節拍，縱聲高歌，此情此景，在雨聲中都兜上心來。駱冰心想：「七哥顧念周氏父女是客人，不肯貪趕路程，我何不先走？」此念一起，已無法剋制，當下悄悄起身，帶了雙刀行囊，用木炭在桌上留了記號，對徐天宏說明原由，要他向周氏父女代為致歉，見周綺在炕上睡得正熟，怕開門驚醒了她，輕輕開窗跳了出去，到馬廄裏牽了馬，披了油布雨衣，向前疾馳，雨點打在火熱的面頰上，只覺陣陣清涼。

一路奔馳，黎明時趕到一個鎮甸打尖，看馬實在跑不動了，只好休息了半個時辰，又趕了三四十里路，忽然那匹馬前蹄打了個蹶。駱冰吃了一驚，忙把韁繩一提，那馬總算沒有跌倒，知道再趕下去那馬非累死不可，不敢再催，只得緩緩而行。走不多時，忽聽得後面蹄聲急促，一乘馬飛奔著趕了上來。方才聽見蹄聲，那騎馬已奔至身後，駱冰忙向左一讓，只見一匹白馬從身旁一陣風般飛跑過去。這匹馬跑得迅速異常，馬上的人是何模樣完全沒看清楚。駱冰心裏一驚，暗想：「怎麼有如此好馬？」念頭方才轉完，那匹白馬和馬上之人都已變成一個黑點，瞬息間已跑得無影無蹤。

駱冰見馬力漸復，又快跑了一陣，到了一個小村，只見一戶人家的屋簷下站著一匹馬，遍身雪白，長鬚飄然，神駿非凡，突然間一聲長嘶，把駱冰的坐騎嚇得倒退了幾步。駱冰一看，嘶叫的正是方才追上自己的那匹白馬，旁邊一個漢子正在刷馬，駱冰心中一動，暗想：「要是我騎上了這匹駿馬，還怕趕不上大哥？這種好馬，馬主必不肯賣，說不得，只好硬借。只是騎這種好馬的必非平常之輩，說不定武功高強，倒要小心在意。」駱冰自幼隨父親神刀駱元通浪蕩江湖，一切巧取豪奪的門道無一不會，無一不精，當下心中計算已定，從行囊中取出火絨，用火刀火石打了火，將絨點燃，一提韁，拍馬直向那匹白馬衝去，堪堪將到，飛刀脫手，「噗」的一聲，釘在屋柱之上，方才將繫著白馬的韁繩割斷。這時自己的坐騎也已奔到白馬之旁，好駱冰，左手把火絨塞在自己坐騎耳朵之中，隨手提起行囊，右手在馬鞍上一按，一個「潛龍升天」，飛身跳上了白馬馬背。白馬一驚，長嘶一聲，如箭離弦，向前直奔出去。

駱冰擲刀換馬，乾淨利落，迅捷異常。馬主出其不意，獃了一獃，那時駱冰的馬耳中猛受火灸，痛得發狂般亂踢亂咬，阻住馬主當路。那馬主也是一副好身手，一縱身躍過癲馬，直追出去。這時駱冰早已去得遠了，見有人追出，勒住了，從囊裏拈出一錠金子，回身擲了過去，叫道：「我們換一匹馬騎騎，你的馬好，補你一錠金子罷！」那人氣得大叫大罵，撒腿追來。駱冰嫣然一笑，雙腿微一用力，白馬一衝就是數十丈，只覺見耳旁風生，身邊樹木一排排向後倒退，小村鎮甸，晃眼即過。奔馳了大幾個時辰，那馬始終四足飛騰，絲毫不見疲態，不一會見道旁良田漸多，白楊處處，到了一個大鎮。駱冰下馬到飯店打尖，一問地名叫做沙井，離開她奪馬之地已有一百多里了。駱冰對著那匹馬越看越愛，親自餵飼草料，伸手撫摸馬毛，忽見馬鞍旁掛著一個布囊，適才因為急於跑路，並未發見，用手一提，重甸甸的似乎裝著甚麼兵器，忙把布囊打開，只見裏面裝著一個鐵琵琶。

駱冰暗道：「這匹馬是洛陽鐵琵琶手韓家門的人所有，這事將來恐怕還有麻煩。」再伸手到囊中去，摸出來二三十兩碎銀子和一封信，封皮上寫著：「韓文沖大爺親啟，王緘」幾個字，那封信已經拆開了，駱冰把信紙抽出來，先看信紙末後署名，見是「維揚」兩字，微微一驚，一琢磨，反而高興了起來，心想：「原來這人與王維揚那老兒有瓜葛，我們正要找鎮遠鏢局的晦氣，先奪他一匹馬，也算出了一口小氣。早知如此，那錠金子也不必給他。」再看信中文字，原來是催韓文沖趕快回去，說叫人送上名馬一匹，請他快回與閻氏兄弟會合，一同保護要物回京，另有一筆重大生意，要他護送到江南，至於焦文期是否為紅花會所害的事，要他暫時擱下，將來再行查察云云。駱冰心想：「焦文期是洛陽鐵琵琶韓家門的弟子，江湖上傳言，說他被紅花會所殺，其實哪裏這回事？總舵主本來就派十四弟到洛陽去解明這個過節，以免我們紅花會白白代人受過。鎮遠鏢局又不知要保護甚麼要緊東西到江南去？等我們大哥出來之後，我們夫妻倆伸手把這枝鏢拾下來。報一報那鬼鏢頭引人來捉我大哥之仇。」駱冰想得高興，吃過了麵條，上馬跑路，一路雨點時大時小，始終未停。

方才駱冰對那白馬撫摸愛惜，那馬似乎也解人意，跑得又快又穩，不知有多少坐騎車輛給牠追過了頭。駱冰心想：「馬跑得這樣快，前面幾撥人要是在那裏休息打尖，一晃眼恐怕就會錯過。」正想放慢，忽然道旁竄出一人，攔在當路，舉手一揚。那馬居然並不立起，陡然之間倒退數步。駱冰正要發話，那人已迎面行禮，說道：「文四奶奶，少爺在這裏呢。」原來那人是陳家洛的書童心硯。心中大喜，忙下馬來。心硯過來把馬牽過讚道：「文四奶奶，你哪裏買來的這樣一匹好馬？我老遠看見是你，哪知一瞬間就奔到了面前？差點沒有把你攔住。」駱冰一笑，沒答他的話，問道：「文四爺有甚麼消息沒有？」心硯道：「常五爺常六爺說已見過文四爺，大夥兒都在裏面呢。」他邊說邊把駱冰引到道旁的一座破廟裏去。

駱冰搶過了心硯的頭，回頭說：「你給我招呼這馬。」直跑進廟裏，見大殿上陳家洛、無塵、趙半山、常氏兄弟等幾撥人都聚在那裏。大家見駱冰進來，都站起來歡然迎接。駱冰見過陳家洛，說明自己因為心急等不得，所以先追上來，請總舵主恕罪。陳家洛道：「四嫂牽記四哥，那也是情有可原，不遵號令之罪，待救出四哥後再行論處。十二哥，請你記下了。」石雙英答應了。駱冰心想：「只要把我大哥救回來，你怎樣處罰我都願意。」忙問常氏雙俠：「五哥六哥，你們見到四哥了？他怎樣？有沒受苦？」常赫志道：「昨晚我們兄弟在雙井追上那批押著四哥的鷹爪孫，他們人多，我們怕打草驚蛇，沒有動手。夜裏我在窗外張了張，見四哥睡在炕上養神，他沒見到我。屋裏龜兒子守得很緊，我就退出來了。」常伯志道：「鎮遠鏢局那批龜兒和鷹爪孫混在一起，我數了一下，武功好的一共總有十個人的樣子。」常氏兄弟是四川人，罵人愛罵「龜兒子」說話之間，余魚同從外面走進來，見駱冰在廟裏，怔了一怔，叫了聲「四嫂」，向陳家洛稟告道：「那些維人在前邊溪旁搭了篷帳，守望的人手執刀槍，看得很嚴。白天不便走近，等天黑了再去探。」正在這時，忽然外面車聲轔轔，騾馬嘶鳴，有一隊人馬經過。

# 第八回 還經贈劍種夙因

一會，心硯進來稟告：「過去了一大隊騾車隊，一名軍官領了二十名官兵押隊。」說罷又出廟守望。陳家洛和眾人計議：「此去向東，人煙稀少，正好行事。只是這隊官兵和那群維人不知是何路數，我們搭救四哥時，他們說不定會伸手干擾，這倒不可不防。」眾人說是。無塵道人道：「陸菲青老前輩說他師弟張召重如何了不起，我們在江湖上也久聞火手判官的大名，這次捉拿四弟是他主領，機會正好，讓我無塵道人來鬥一鬥。」陳家洛道：「道長七十二路追魂奪命劍天下無雙，今日不要放過了這罪魁禍首的張召重。」趙半山道：「陸菲青陸大哥雖然和他師弟已經絕交，但他為人最重情義，幸虧他還沒有趕到，否則我們當著他面殺他師弟，總有些礙手礙腳。」常赫志道：「那麼我們不如趕早動身，預計明天卯牌時分，就可趕上四哥。」陳家洛道：「好。五哥六哥，請你把這批鷹爪孫和鏢頭們的模樣對各位哥哥細說一遍，明兒動起手來好先有一個打算。」常氏兄弟一路跟蹤，把官差和鏢行的底細已摸了個差不離，當下詳細說了，並說：「四哥晚上與鷹爪孫同睡一屋，白天坐在大車裏，手腳都上了銬鐐。大車布簾遮得很緊，旁人絕不能知道車裏坐著要犯。車子行時有兩個鷹爪騎了馬不離左右，看得很緊。」無塵問道：「那張召重是甚麼模樣？」常伯志道：「他四十來歲年紀，身材魁梧，生一叢短鬍子。」常赫志道：「道長，我們話明在先，我哥兒倆要是先遇上這龜兒，就先動手，你可別怪我們不跟你客氣。」無塵笑道：「好久沒遇上對手了，手癢是不是？三弟，你這千臂如來的太極手想不想發市呀？」趙半山道：「這張召重讓給你們了，我不爭就是。」

這時各人磨拳擦掌，心情激動，草草吃了點乾糧，就請陳家洛發令。陳家洛心中計算已定，說道：「那隊維人未必和官人有甚麼勾結，我們比他們先走，把四哥一救出，就不必理會他們。余十四弟，你也不用再去查了，你與蔣十三哥明兒專管截攔那個軍官和二十名官兵，只不許他們過來干擾就是，不須多傷人命。」蔣四根和余魚同同應了。陳家洛又道：「衛九哥、石十二哥，你們兩位馬上出發，趕過鷹爪孫的頭，明兒一早守住峽口，任誰從東面西來，一概擋住。最要緊的是不能讓鷹爪孫逃過峽口去。」衛石兩人應了，出廟上馬而去。

陳家洛又道：「無塵道長、常五哥六哥三位對付官差；趙三哥、楊八哥兩位對付鏢行的小子。四嫂連同心硯搶四哥的大車，我在中間策應，哪一路不順手就幫哪一路。」各人都答應了。章進卻「哇哇」大叫起來，只聽他叫道：「總舵主，我幹甚麼呀？你忘記我了。」陳家洛道：「有緊要差使要請十哥去做，只不知十哥肯否擔當？」章進叫道：「你只管吩咐，我章駝子豈是貪生怕死之人？」陳家洛道：「那裏是說你膽怯，就是怕你酗酒鬧脾氣，誤了大事。」章進大叫：「快說快說，我只要喝一滴酒就叫眾位哥哥瞧不起。」陳家洛道：「那好極了，有三件差使要請十哥一力擔承。第一，你在這裏留守，如有官兵公差向東去，一概擋住。第二，等陸周兩位前輩趕到，你請他們即刻上來助戰。第三，我們把四哥一救出，當你和四嫂護送他到回疆我師父天池怪俠那裏養傷，在甘肅境內，我們大夥全力保護，一過星星峽，大夥就轉身回江南總舵，以後的擔子可全要你挑了。」陳家洛說一句，章進應一句，滿心喜歡，沒口子答應。分派已定，眾人出廟上馬，對章進揚手道別。大家見了駱冰的白馬，都嘖嘖讚賞。駱冰心想：「這馬本來應該送給總舵主才好，但我大哥吃了這麼多苦，等把他救出來，我這匹馬給他，也好讓他歡喜歡喜。」這時陳家洛向余魚同道：「那群維人的帳篷搭在哪裏？我們彎過去瞧瞧。」余魚同領路，向溪邊走去，到得那裏，只見曠曠廓廓的一片空地，哪裏還有甚麼帳篷人影？只有滿地的駝馬糞便。余魚同下馬瞧了一下駝糞的乾濕，說道：「他們走了有一個多時辰了。」大家都覺得這群維人行動詭秘，摸不準是甚麼來路。

陳家洛道：「我們走罷！」眾人縱馬疾馳，黑夜之中，只聽見馬蹄答答之聲。駱冰的馬快，她跑一程等一程，才不把眾人拋在後面。天色黎明，到了一條小溪上，陳家洛道：「各位哥哥，我們在這裏讓牲口喝點水，養養力，再過一個時辰，大概就可追上四哥了。」駱冰這時血脈賁張，心跳加劇，兩頰紅暈。余魚同偷眼瞧她，心中說不出的是甚麼滋味，慢慢走到她身旁，輕輕叫了聲：「四嫂！」駱冰應道：「嗯！」余魚同道：「我就是性命不要，也要把四哥救出給你。」駱冰微微一笑，輕聲嘆道：「這才是兄弟呢！」余魚同心中一酸，幾乎掉下淚來，忙把頭轉了開去。

陳家洛道：「四嫂，你把馬借給心硯騎一下，讓他趕上去探一探鷹爪的行蹤，圈轉來報信。」心硯聽見能騎駱冰的馬，心中大喜，走近來道：「文奶奶，你肯麼？」駱冰笑道：「孩子話，我為甚麼不肯？」心硯騎上白馬，如飛而去。眾人等馬飲足了水，紛紛上馬，放開腳力猛追。不一會，天已大明，只見心硯迎面騎了白馬奔來，大叫：「鷹爪孫就在前面，大家快追啊！」

眾人一聽，無不大喜，拚力追趕。心硯把白馬和駱冰換過，駱冰問他：「你見到四爺的大車了麼？」心硯連連點頭，說道：「見到了！我想看得仔細點，騎近大車旁邊，車旁鏢行的小子立刻兇神惡煞般的舉起了刀，罵我小雜種小混蛋。」駱冰笑道：「待會他就要叫你小祖宗小太爺了。」眾人風馳電掣般向前追趕。追出了五六里地，望見前面一大隊人馬，稍稍跑近，見是一批官兵押著一隊騾隊。心硯對陳家洛道：「再追六七里就是鷹爪和鏢行。」眾人催馬越過騾隊。陳家洛一使眼色，蔣四根和余魚同把馬圈轉，攔在當路，其餘各人繼續向前急追。

余魚同待官兵行到跟前，在馬上雙手一拱，斯斯文文的道：「各位辛苦辛苦！這裏風景絕妙，大家坐下來談談如何？」當頭一個清兵喝道：「快閃開！這是李將軍的家眷。」余魚同道：「是家眷麼？那更應該歇歇，前面有一對黑無常白無常，莫嚇壞了姑娘太太們。」另一個清兵揚起馬鞭，劈面打來，喝道：「你這窮酸，快別在這兒發瘋。」余魚同笑嘻嘻的一避，說道：「常言道：君子動口不動手，閣下橫施馬鞭，未免不是君子矣！」這時押隊的參將見面有人擋路，縱馬上來喝問。余魚同拱手笑問：「官長尊姓大名，仙鄉何處？」那參將見余魚同、蔣四根兩人路道不正，遲疑不答。余魚同取出金笛，說道：「在下粗識聲律，常嘆知音難遇。官長相貌堂堂，必非俗人，就請下馬，待在下吹奏一曲，以解旅途寂寥，有何不可？」那參將正是護送李可秀將軍家眷的曾圖南，他一見金笛，頓時吃了一驚。余魚同在趙家堡和公差爭鬥時他雖沒親眼瞧見，但事後卻聽兵丁和店夥說起，知道那殺差拒捕的大盜是一個手持金笛的文秀才年，現在狹路相逢，不知他是何來意，但見對方只有兩人，心中也坦然不懼，喝道：「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道。快讓路罷！」

余魚同道：「在下有十套大曲，久未吹奏，今日得遇高賢，不覺技癢，只好從頭獻醜一番。要讓路不難，待我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官長上道。」說罷把金笛舉到口邊，嗚嗚咽咽的吹了起來。曾圖南知道今日之事已不能善罷，一舉槍捲起碗大槍花，「烏龍出洞」，向余魚同當心刺來。余魚同置之不理，仍舊吹笛，待槍尖堪堪刺到，突然伸左手抓住槍柄，右手金笛在槍桿上猛力一擊，槍桿立時折斷。曾圖南大驚，勒馬倒退數步，從兵士手中搶了一把刀，又殺了上來。戰七八個回合，余魚同找到破綻，在他右臂一點，曾圖南單刀脫手。余魚同道：「我這十套曲子，你今日聽定了。」又吹起笛子來。曾圖南手一揮，叫道：「一齊上，拿下這小子。」

那些清兵聽見曾參將下令，一齊都湧了上來。蔣四根縱身下馬，手揮鐵槳，一個「撥草尋蛇」，在當先那名清兵腳上輕輕一挑。那清兵「啊喲」一聲，仰天倒在鐵槳之上。蔣四根鐵槳「翻身上捲袖」猛力向上一揮，那清兵有如脫線紙鳶，直飛到半空，只聽見他「啊啊」亂叫，直向人堆裏跌去。蔣四根搶上兩步，如法泡製，像鏟土般把清兵一鏟一個，接二連三的拋擲出去，後面的清兵齊聲驚呼，轉身就逃。曾圖南揮馬鞭亂打，哪裏約束得住？蔣四根正拋得高興，忽然對面大車車帷開處，一團火雲撲到面前，明晃晃的劍尖當胸刺來。蔣四根鐵槳「倒拔垂楊」，槳尾猛向劍身碰去，對方不等鐵槳碰到，已變招向他腿上刺來。蔣四根鐵槳橫掃，對方知他力大，不敢硬接，縱出數步。蔣四根定神看時，見那人竟是一個紅衣少女。他生平不愛多話，一聲不響，揮鐵槳和她打在一起，拆了數招，見她劍術精妙，不禁暗暗稱奇。

蔣四根心中納罕，余魚同在一旁看得更是出神。這時他已忘了吹笛，儘注視那少女的劍法，只見她一柄劍施展開來，有如飛絮遊絲，長河流水，輕靈連綿，竟是本門正傳的「柔雲劍術」，她和蔣四根一個招熟，一個力大，一時打了個難解難分。余魚同一縱身，金笛在兩人中間一隔，叫道：「住手！」那少女和蔣四根各各退後一步。這時曾圖南拿了一枝金槍，又躍馬過來助戰，那清兵站得遠遠的吶喊助威。那少女揮手參將退下。余魚同道：「請問姑娘高姓大名，尊師是哪一位？」那少女笑道：「你問我呀，我不愛說。我可知道你是金笛秀才余魚同。魚者，混水摸魚之魚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也。你在紅花會中，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余魚同和蔣四根聽了大吃一驚，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曾圖南見這少女忽然對那江洋大盜笑語盈盈，尤其錯愕異常。

三個驚奇的男人望著一個笑嘻嘻的女郎，正在不知說甚麼話好之際，忽然馬蹄雜踏，清兵紛紛讓道，六騎馬從後面趕上來。當先一臉色清癯，滿頭白髮，正是武當派名宿陸菲青。余魚同和那少女不約而同的迎了上去，一個叫「師叔」，一個叫「師父」，都跳下馬來行禮。陸菲青道：「沅芷，你怎麼和余師兄蔣大哥在一起？」那少女正是陸菲青的女弟子李沅芷。李沅芷道：「余師兄非要人家聽他吹笛不可，我不愛聽嘛，他就攔著不許走。師父你倒評評個理看。」陸菲青打死官差之事，曾參將等人早已知道了，這時見他突然帶領了人馬出頭，心中都很是惴惴不安。

跟在陸菲青身後的是周仲英、周綺、徐天宏、孟健雄、安健剛五人。那天駱冰半夜出走之後，周綺第二早晨起來，大不高興，對徐天宏道：「你們紅花會會瞧不起人。你幹麼不跟你四嫂一起走？」徐天宏竭力向周氏父女解釋道歉。周仲英道：「他們少年夫妻恩愛情深，恨不早日見面，趕先一步，也是情理之常。」他轉過來罵周綺道：「又要你發甚麼脾氣？」徐天宏道：「四嫂一人孤身上路，她和鷹爪孫朝過相，別再出甚麼岔子。」周仲英道：「這話不錯，我們最好趕上她。陳當家的叫我領這撥人，要是她再有甚麼失閃，我這老臉往哪裏擱去？」三人快馬奔馳，當日下午就趕上了陸菲青。為了關心駱冰，六個人全力趕路，途中絲毫沒有耽擱，所以陳家洛等一行人過去不久，他們就碰到了留守的章進，聽說文泰來就在前面，六人六騎一陣風般追了上來。

余魚同聽李沅芷這樣向陸菲青告狀，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心想：「我攔住人聽笛子是有的，可哪裏是攔住你這大姑娘啊？」周綺聽了李沅芷這番話，狠狠白了徐天宏一眼，心道：「你們紅花會裏有幾個好人？」當下陸菲青對李沅芷道：「前面事情很兇險，你們留在這裏別走，莫驚嚇了太太。我事情了結之後，自會前來找你。」李沅芷聽說前面有熱鬧可瞧，可是師父偏不許她去，呶起了嘴不答應。陸菲青也不理她，招呼眾人上馬，向東追去。

且說陳家洛率領群雄，疾追官差和鏢行人眾，奔出四五里，隱隱已望見前面人馬排成一線，在廣漠的戈壁上前進。無塵道人一馬當先，拔劍大叫：「追啊！」再奔得一里多路，前面人形越來越大。斜刺裏駱冰騎白馬直衝上去，一晃眼就追上了敵人。她雙刀在手，準備趕過敵人的頭，再回過來攔住。忽然前面喊聲大起，數十匹駝馬自東向西奔來。

駱冰出其不意，把馬一勒馬，要看對面來的馬隊是甚麼路道。這時官差的隊伍也已停住不走，有人在高聲喝問。對面來的馬隊越奔越快，馬上騎士長刀閃閃生光，直衝到官差隊裏，雙方混戰起來。駱冰心中大奇，想不出這是哪裏來的援軍。這時陳家洛等人也都趕上來了，大家逼上前去觀戰。忽然一騎馬迎面奔來，繞過混戰著的雙方，向紅花會群雄跑來，漸漸跑近，眾人認出馬上的人是九命錦衛豹子。

衛春華跑到陳家洛跟前，大聲說道：「總舵主，我和十二郎守住峽口，被這批維人衝了下來，我們兩人擋不住，我趕回來報告，哪知他們和鷹爪孫打了起來，這真奇了。」陳家洛道：「無塵道長、趙三哥、常氏雙俠，你們四位衝過去把監禁四哥的大車先搶過來。其餘的人且慢動手，看看明白再說。」

無塵道人等四人一聲答應，縱馬直衝過去。兩名捕快大聲喝問：「是哪一路的？」趙半山更不打話，兩枝鋼鏢脫手，一中咽喉，一中小腹，兩名捕快登時了帳，撞下馬來。趙半山號稱千臂如來，因為他平時笑口常開，面慈心軟，一副好好先生模樣，然而周身暗器，鋼鏢、袖箭、飛蝗石、鐵蓮子，打起來又快又準，旁人別想看得出他一雙手怎能這般快捷的施放如許暗器。

四人將衝到大車近旁，迎面一個頭纏白布的維人一槍刺來，無塵身子一偏，並不還手，筆直向大車衝去。一名鏢師舉刀砍來，無塵舉劍一擋，快如追風閃電劍鋒順著刀勢直削下去，把那鏢師四指齊齊削斷，那鏢師痛暈過去，跌下馬來。這時無塵聽見腦後金刃劈風，知道來了敵人，也不回頭，左手劍自下向上一撩，劍從敵人左腋入，右肩出，把在後面暗算他一名捕頭連肩帶頭，斜斜砍去，鮮血直噴。趙半山和常氏雙俠在後面看得清楚，大聲喝采。鏢行眾見無塵劍法驚人，己方兩人都是一記招術尚未施全，即已被殺，嚇得心膽俱裂，大叫：「風緊，扯呼！」

一個身材瘦小的鏢師把大車前的騾子拉轉頭，隨手一鞭，騾車疾馳出去，這時常氏雙俠各使飛抓，已和七人個上來攔阻的維人交上了手。趙半山見大車轉頭逃走，與無塵兩人縱馬急追。趙半山摸出飛蝗石，「噗」的一聲打在那瘦小的鏢師後腦上，鮮血迸流，那人痛得「哇哇」大叫。可是此人壞主意也真多，靴筒子中掏出匕首，一刀插在騾子臀上，騾子受痛，更是發足狂奔。趙半山大怒，一提氣，從自己馬上飛身縱上那鏢師馬背，剛坐上馬，右手已扣住那鏢師右腕，隨手舉起，在空中甩了一個圈，向大車前的騾子丟去，那鏢師跌在騾子頭上，沒命的抱住。騾子受驚，眼睛又被遮住，亂跳亂踢，反而倒過頭來。無塵和趙半山雙馬齊到，將騾子挽住。趙半山一手抓住那鏢師後心，摔在道旁。無塵叫道：「三弟，拿人當暗器打，真有你的！」

# 第九回 烏鞘嶺頭鬥雙俠

趙半山揭開車帳，向裏面一看，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只見有一個人睡在裏面，身上裹著一張被，趙半山叫道：「四弟，是你麼？我們救你來啦！」那人「啊」了一聲。無塵道：「你送四弟回去，我去找張召重算帳。」說罷縱馬又衝入人堆裏。鏢行人眾本來在向東奔逃，忽見無塵回馬殺來，發一聲喊，轉頭向西。

無塵大叫：「張召重，張召重，你這小子給我滾出來。」喊了幾聲，無人答應，又向敵人人群裏面衝去。鏢師公差見他趕到，嚇得魂飛天外，四散亂竄。

紅花會群雄見趙半山押著大車回來，無不大喜，紛紛奔過來迎接。駱冰一馬當先，馳到大車前面，翻身下馬，揭開車帳，顫聲叫了聲：「大哥！」車裏的人卻沒有聲息，駱冰心中一驚，撲入車裏把被揭開。這時紅花會群雄也都趕到，俱跳下馬圍近看視。

常氏雙俠見大車已經搶得，哪裏還有心思和這批不明來歷的維人戀戰，兄弟倆呼哨一聲，展開飛抓把一群維人直逼開去，掉轉馬頭便走。那群維人似乎只在阻止旁人走近，見他們退走，也不追趕，返身向中央一團正在惡戰的人群那裏奔去。

這時無塵道人仍在人群中縱橫來去。一個趟子手逃得略慢，被他一劍砍在肩頭，跌倒在地。無塵不欲傷他性命，一提馬跳過他的身子，高聲大叫：「火手判官，給我滾出來！」忽然一騎衝到跟前，馬上一個維人身材高大，滿腮虯髯，喝問：「哪裏來的野道人在此亂闖？」無塵不理，迎面刷的就是一劍。那維人舉馬刀一架。無塵不待他馬刀收回，左右連環兩劍，迅捷無比。那維人無法招架，鐙裏藏身，一足勾住馬鐙，翻在馬腹之下，才算逃過兩劍，嚇得一身冷汗，仗著騎術精絕，躲在馬腹之下，催馬逃開。無塵笑道：「你能躲開我三劍，也算一條好漢，我不來傷你性命。」又衝入人群中去。

常氏雙俠從東向西返回，只見西邊又奔來了八騎，那正是周仲英和陸菲青一干人。兩撥人還未馳近大車，駱冰已從車內推出一個人來，摔在地上，喝問：「奔雷手文大爺──在哪裏？」話未問畢，兩行淚珠流了下來。眾人看這人面目蒼老黃瘦，公差打扮，右手吊在頸下。駱冰認得他就是趙家堡被文泰來打斷右臂的北京名捕頭吳國棟，踢了他一腳，又待要問，一口氣憋住了說不出話。衛春華單鉤指住吳國棟右眼，說道：「文爺在哪裏？你不說，我先廢了你這隻招子？」吳國棟恨恨的道：「張召重這小子早押著文爺走得遠啦。這小子叫我坐在車裏。我還以為他好心叫我養傷，哪知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是用金蟬脫殼之計，要我認命給他頂缸，他自己卻到北京去請功。他媽的，瞧他是不是有好死。」他越說越恨，破口大罵張召重。

這時東西路兩撥人都已趕到。陳家洛叫道：「把鷹爪孫和鏢行的小子們全部拿下來，別叫走了一個！我們分兩路包抄。」當下陳家洛與趙半山、常氏雙俠、楊成協、衛春華、蔣四根、心硯從南路圍上去，周仲英、陸菲青、徐天宏、駱冰、余魚同、周綺、孟健雄、安健剛從北路圍上去，有如一把鐵鉗，把官差、鏢行和維人全都圍在垓心。那群維人和公差鏢師正鬥得火熾。趙半山雙手揚了一揚，打出一批暗器，剎時之間，兩名捕快、一個鏢師翻身落馬。眾維人這時已分清敵我，歡呼大叫。那個虯髯維人縱馬上前，高聲說道：「不知哪一路英雄好漢拔刀相助，在下先行謝過。」說罷在馬上舉刀致敬。陳家洛拱手還禮，喊道：「各位哥哥，一齊動手罷。」眾英雄齊聲答應，刀劍並施。這時公差與鏢行中的好手早已死傷殆盡，餘下幾名平庸之輩哪裏還敢反抗，俱都跪地求饒，「爺爺、祖宗」的亂喊。心硯十分高興，向駱冰道：「文四奶奶，果真不出你所料，他們叫我爺爺了。」駱冰這時心亂如麻，心硯的話一句也沒聽進耳去。

紛亂中無塵道人忽然縱馬從人叢中奔出來，叫道：「喂！大家來瞧啊，這女娃娃的劍法很有幾下子！」眾人都知道無塵的追魂奪命劍海內獨步，江湖上能擋得住他三招兩式的人並不多見，他忽然稱許別人劍法，而且那人是個女子，俱都好奇之心大起，迫近觀看。那虯髯維人高聲說了幾句維語，眾維人讓出道來，與群雄圍成一個圈子。無塵對陳家洛道：「總舵主，張召重找不到。你看這使五行輪的小子，身手倒也不弱。」陳家洛向人圈中看去，只見一個黃衫女郎與一個矯健漢子在捨死忘生的惡鬥。這時陸菲青走到陳家洛身旁，說道：「這穿黃衫女郎名叫霍青桐，是天山雙鷹的弟子。那使五行輪的是關東六魔中的閻世章。」陳家洛聽了，心中一動，他知道天山雙鷹的禿鷲陳正德和雪雕關明梅是回疆的武林前輩，只是和他師父天池怪俠素有嫌隙，雖不成仇，但向不見面，互相故意迴避，久聞天山派「三分劍術」自成一家，這倒要留心一觀。他凝神望去，只見那黃衫女郎劍光霍霍，攻勢凌厲，然而閻世章雙輪展開，也儘自抵敵得住。這時眾維人吶喊助威，有數人漸漸迫近，要想加入戰團。

閻世章雙輪「指天劃地」一擋一攻，待霍青桐的劍收轉，突然退出一步，叫道：「且慢，我有話說。」眾維人迫上前來，兵刃耀眼，眼見就要把閻世章亂刀分屍。閻世章倏地雙輪交於左手，右手一扯，把背後的紅布包袱拿在手中，雙輪高舉，叫道：「你們要倚多取勝，我先把這包裹砍爛了。」眾維人一見俱都大驚，退了數步。閻世章明知自己身入重圍，決討不了好去，只有憑一身藝業以圖背城借一，於是高聲說道：「你們人多，要我性命是易如反掌。但我閻六是鐵錚錚的漢子，豈能讓你們得遂心願。除非單打獨鬥，哪一位贏了我手中雙輪，我敬重英雄好漢，自會把包裹雙手奉上，否則我寧可與這包裹同歸於盡。你們想得，哼哼，那是妄想。」

俏李逵周綺聽了閻世章這番話，第一個就忍不住，跳出圈子，喝道：「好，我們來比劃比劃。」雁翎刀一擺，就要上前。周仲英一把將她拉了回來，說道：「眼前有這許多英雄的伯伯叔叔，又要你這丫頭來現世？」霍青桐左手向周綺一揚，說道：「這位姊姊的盛情好意，我先謝謝。」周綺道：「那沒有甚麼。」霍青桐道：「我先打頭陣，要是不成，請姊姊伸手相助。」周綺道：「你放心，我看你這人很好，我一定幫你。」周仲英低聲道：「傻丫頭，人家武功比你強，你沒見到麼？」周綺道：「難道她冤我？」陸菲青在旁插口道：「這個鏢師背上的紅布包袱包著他們維族的要物，所以她必須親手奪回來。」周綺點點頭道：「那就是了。」

閻世章雙輪一擺，說道：「哪一個上來，商量好了沒有？」霍青桐道：「還是我來接接你五行輪的高明招術。」閻世章道：「決了勝負之後怎麼說？」霍青桐道：「不論勝負，你都得把經留下。你勝了讓你走，你敗了，連人留下。」說罷劍走偏鋒，斜刺左肩。閻世章的雙輪按五行八卦，八八六十四招，專奪敵人兵刃，遮鎖封攔，十分嚴密，兩人轉瞬拆了七八招。

陳家洛向余魚同一招手，余魚同走了過去。陳家洛道：「十四弟，你趕緊動身去尋四哥的下落，我們隨後趕來。」余魚同答應了，退出人圈，回頭一望駱冰，見她低垂頭在痴痴出神，想過去安慰她幾句，轉念一想，拍馬走了。

眾人留神霍青桐的三分劍術，果然迅捷非凡，劍未遞到，已經變招。閻世章雙輪想鎖她寶劍，哪裏鎖得著。無塵、陸菲青、趙半山幾個都是使劍的好手，在一旁指指點點的評論。無塵道：「這一記刺他右脅，快是夠快了，還不夠狠。」趙半山笑道：「她怎能跟你幾十年的功力相比？你在她這年紀時，有沒有這樣俊的身手？」無塵笑道：「這女娃娃討人歡喜，大家都幫她。」陳家洛看霍青桐劍法精妙，心中也暗暗欽佩，見她雖然雙頰微紅，額上見汗，但神定氣足，腳步身法絲毫不亂，兩人鬥到分際，只見霍青桐劍法一變，使出天山派的絕技「海市蜃樓」一柄劍虛虛實實，似真實幻，似幻實真。群雄屏聲凝氣，都看得出了神。輪光劍影中白刃閃動，閻世章右腕中劍，一聲驚叫，右輪突然飛入半空，眾人不約而同的齊聲叫好。閻世章縱身跳出丈餘，說道：「我認輸了，這部經書還給你罷！」伸手去拿紅布包袱。

霍青桐歡容滿臉，搶上幾步，還劍入鞘，雙手去接這部他們族人奉為聖物的可蘭經。閻世章臉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揚，三把飛錐向霍青桐當胸飛來。

霍青桐見變起倉卒，難以避讓，仰面一個「鐵板橋」，全身筆直向後彎倒，那三把飛錐堪堪在她臉上掠過。閻世章一不做，二不休，三把飛錐剛脫手，連珠般又是三把飛出，這時霍青桐兩眼向天，無法見到大難臨頭。眾維人又急又怒，齊齊搶出。

霍青桐剛一擰身立起，只聽見叮、叮、叮三聲，三柄飛錐被甚麼暗器打落地下，剛剛跌在她腳邊，霍青桐嚇出一身冷汗，忙拔劍在手。閻世章已如瘋虎般和身撲上，一柄五行輪當頭砍下。霍青桐不及變招，只得舉劍硬架，一個利輪下壓，一個寶劍上舉，一時之間僵持不決。閻世章力大，五行輪漸漸壓到霍青桐頭上，群雄正要上前搶救，霍青桐突然左手從腰間拔出一柄精光耀眼的短劍，「噗」的一聲，直插入閻世章肚腹之中。閻世章大叫一聲，向後便倒。眾人又是轟天價喝一聲采。

霍青桐解下閻世章背後的紅布包袱。這時那虯髯維人已走到跟前，連讚：「好孩子！」霍青桐用雙手把包袱奉上，微微一笑，叫了聲：「爹。」那維人正是她的父親木卓倫。他也是兩手接過，眾維人都擁了上來。霍青桐把短劍拔出，看閻世章時早已斷氣，忽見一個十五六歲僮僕打扮的少年縱下馬來，在地上撿起三枚圓圓的白色東西，走到一個青年跟前，托在手中送上去，那青年伸手接了，放入囊中。霍青桐心想：「剛才打落這奸賊暗器，救我性命的原來是他。」不免仔細看了他兩眼，只見這人臉如冠玉，目似朗星，輕袍緩帶，手中搖著一柄摺扇，神采飛揚，氣度閒雅。兩人目光相接，那人向她微微一笑，霍青桐臉一紅，低下頭跑到父親跟前，在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木卓倫點點頭，走到那青年馬前，行了一禮。那青年忙跳下馬來還禮。木卓倫道：「承公子相救小女性命，兄弟感激萬分，請問公子尊姓大名？」

那青年正是紅花會的總舵主陳家洛，當下連聲遜謝，說道：「小弟姓陳名家洛，我們有一位結義兄弟，被這批鷹爪和鏢行的小子逮去，所以趕來相救，不幸未能救出。貴族聖物已經奪回，可喜可賀。」木卓倫把兒子霍阿伊和女兒叫過來，向陳家洛拜謝。陳家洛看霍阿伊方面大耳，滿臉濃鬚，霍青桐卻體態婀娜，嬌如春花，美若朝霞，先前只留心她劍法，現在臨近當面，想不到人間竟有如此好女子，一時不由得看得痴了。霍青桐低聲說：「若不是公子仗義相救，小女子已遭暗算。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陳家洛道：「久聞天山雙鷹三分劍術冠絕當時，今日得見姑娘神技，真乃名下無虛。適才在下獻醜，不蒙見怪，已是萬幸，何勞言謝？」

周綺聽這兩人客客氣氣的說話，聽得不耐煩起來，插嘴對霍青桐道：「你的劍法是比我好，不過有一件事我要教你。」霍青桐道：「請姊姊指教。」周綺道：「和你打的這個傢伙奸猾得很，你太相信他啦，險些中了他的毒手。有很多男人都是鬼計多端的，以後可千萬要小心。」霍青桐道：「姊姊說得是，如不是陳公子仗義施救，那真是不堪設想了。」周綺道：「甚麼陳公子？啊，你是說他，他是紅花會的總舵主。喂，陳──陳大哥，你剛才用來打飛錐的是甚麼暗器，拿出來給我瞧瞧。」陳家洛從囊中拿出三顆圓圓的東西來，說道：「這是幾顆圍棋子，打得不好，周姑娘別見笑。」周綺道：「誰來笑你？你打得不錯，一路上爹爹老是讚你，他有些話倒也說得對。」霍青桐聽周綺說這公子模樣的人是甚麼幫會的總舵主，心中很有點詫異，低聲和父親商量了一陣。木卓倫點點頭，說：「好。」

這時紅花會群雄已督率著投降的官差和鏢行人員掩埋死屍，救護傷者。被無塵削斷四指的鏢師是錢正倫，被趙半山袖箭打死的鏢師是戴永明，被他摔傷的瘦小鏢師是童兆和，這時也不知去向。這一仗鎮遠鏢局大敗虧輸，四位鏢頭兩死兩傷。北京、天津、保定各處來的捕快公差也死傷了七八人。

木卓倫走過來對陳家洛道：「承眾位英雄援手，我們大事已了。聽公子說，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我想命小兒小女帶同幾名伴當供公子差遣，相救這位英雄。他們武藝低微，不過或可稍效奔走之勞，不知公子准許麼？」陳家洛心中大喜，說道：「那是感激不盡。」當下替群雄引見了，雙方互道仰慕。木卓倫對無塵道：「道長劍法迅捷無倫，我平生從所未見，幸虧道長劍下留情，否則──哈哈──」無塵笑道：「多多得罪，幸勿見怪。」眾維人向來崇拜英雄，剛才見無塵、趙半山、陳家洛、常氏雙俠諸人大顯身手，心中都十分欽佩，紛紛過來執手致敬。

正敘話間，忽然西邊蹄聲急促眾人回頭觀望，只見一個人縱馬奔前，翻身下馬，竟是一個美貌少年，那人向陸菲青叫了一聲「師傅」。此人正是李沅芷，這時又改了男裝。她四下一望，沒見余魚同，卻見了霍青桐，忙跑過去親親熱熱的拉住了她的手，說道：「那天晚上你到哪裏去了？我可想死你啦！那部經奪回來沒有？」霍青桐歡然道：「剛奪回來，你瞧。」向霍阿伊背上的紅包袱一指。李沅芷微一沉吟，道：「你打開看過沒有？那經是不是在裏面？」霍青桐道：「我們要先禱告阿拉，感謝神他的大能，再來開啟聖經。」李沅芷道：「最好先打開來瞧一瞧。」木卓倫一聽李沅芷之言，心中驚疑不定，忙把包袱解開，裏面竟是一疊廢紙，哪裏是他們奉為聖物的手抄可蘭經。眾維人一見，俱都氣得大罵。霍阿伊把蹲在地上的一個鏢行趟子手抓起來，「拍」的一記耳光，喝道：「那部經書哪裏去了？」趟子手哭喪著臉，一手按住被打腫的腮幫子，說不出話來。木卓倫拔出馬刀，說道：「你不說我先砍死你。」那趟子手道：「他們鏢頭──幹的事，小的不知道。」一面說，一面指著錢正倫。霍阿伊把錢正倫一把拖過來，說道：「朋友，你要死還是要活？」錢正倫閉目不答，霍阿伊怒火上升，伸手又要打人。霍青桐輕輕把他衣角一拉，他舉起的一隻手登時慢慢垂了下來，原來霍阿伊雖然生性粗暴，但對兩個妹子卻最是敬服疼愛。大妹子就是霍青桐。小妹子喀絲麗千嬌百媚，明艷無雙，大漠上人稱香香公主，她不會武功，所以這次奪經沒有隨同出來。

霍青桐問李沅芷道：「你怎知道包裹沒有經書？」李沅芷笑道：「我叫他們上過一次當，我想人家也會學乖啦。」木卓倫又向錢正倫喝問，他一口咬定說經書已被另外鏢師帶走。木卓倫將信將疑，命部下在騾馱子各處仔細搜查，絲毫不見影蹤，他擔心聖物被毀，雙眉緊鎖，十分煩惱。

這邊李沅芷正向陸菲青詢問別來情況。陸菲青道：「這些事將來再對妳說，你快回去，你媽又要擔心啦。這裏的事別對人說起。」李沅芷道：「我當然不說，你當我還是不懂事的小孩麼？這些人是誰啊？師父，你給我引見引見。」陸菲青微一沉吟，說道：「我瞧不必了，你快走罷。」他想李沅芷是將軍之女，與這般草莽群豪道路不同，不必讓他們相識。李沅芷小嘴一呶，說道：「我知道你不喜歡自己徒弟，寧願喜歡甚麼金笛秀才的師侄。師父，我走啦！」說罷拜了一拜，上馬就走，馳到霍青桐身邊，俯身摟著她的肩膀，在她的耳邊低語了幾句。霍青桐「嗤」的一聲笑。李沅芷馬上一鞭，向西奔去。

陳家洛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見霍青桐和這個美貌少年如此親熱，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當場獃獃的出了神。徐天宏走過來道：「總舵主，我們商量一下怎麼救四哥啊。」陳家洛不由得一驚，定了一定神，說道：「正是。心硯，你騎文四奶奶的馬，去請章十爺回來。」心硯接令去了。陳家洛又道：「衛九哥，你到峽口會齊十二郎，四下哨探鷹爪行蹤，今晚回報。」衛春華也接令去了。陳家洛向眾人道：「我們今晚就在這裏露宿一宵，等他們探得消息回來，明兒一早繼續追趕。」

眾人一日奔馳，半日戰鬥，俱都又飢又累。木卓倫指揮維人把帳篷搬到路旁搭起，分出幾個帳篷來給紅花會群雄，又煮了牛羊肉送過來。

眾人吃過東西，陳家洛把吳國棟叫來仔細詢問。吳國棟一味痛罵張召重，說文泰來一向坐在這大車裏，後來大概張召重發現了敵蹤，知道有人要來搶車，所以叫他坐在車裏頂缸，施了金蟬脫殼之計。陳家洛再叫錢正倫等人來盤問，也是絲毫沒有結果。徐天宏等俘虜帶出帳外之後，對陳家洛道：「總舵主，這姓錢的目光閃爍，神情很是狡猾，咱們今晚試他一試。」陳家洛道：「好！」兩人低聲商量定當。

到得天黑，衛春華與石雙英兩人沒有一個回來報信，大家掛念不已。徐天宏道：「他們多半發現了四哥的蹤跡，所以掇下去了，這倒是好消息。」群雄點頭稱是，談了一會就在帳篷中席地而臥。鏢行人眾和官差都被繩子縛了手腳，睡在帳篷外面，上半夜由蔣四根看守，下半夜由徐天宏看守。

月到中天，徐天宏從帳篷中出來，把蔣四根叫進去睡，自己四周走了一圈，就坐了下來，用一條毯子裹住身體。錢正倫恰恰躺在徐天宏身旁，剛才他坐下來時不小心在上踏了一腳，一痛就痛醒了，他正要迷迷糊糊再睡，忽聽見徐天宏發出微微鼾聲，敢情已經睡熟，心中大喜，雙手一掙縛著他的繩子竟未縛緊，被他掙扎幾下就掙脫了。他屏氣停了一會，聽見徐天宏鼾聲更重，睡得極熟，於是輕輕把腳上的繩子解開，待血脈流通，慢慢站起身來，一步步走了出去。

錢正倫走到帳篷後面，把縛在木樁上的一匹馬解了下來，躡手躡腳的走到大路旁，凝神一聽，四下完全沒有聲息，心中暗喜，知道無人知覺，牽著馬走到那輛吳國棟坐過的大車旁。車上騾子已被人解下，大車翻倒在地。

正在這時，一個帳篷中忽然竄出一個人影來，悄沒聲息跟在後面，那人正是俏李逵周綺。她和霍青桐、駱冰睡一個帳篷裏，那兩人都有重重心事，翻來覆去的老睡不著。周綺睡夢中好像跌進一個陷坑，好容易有人把她拉上來，一看那人正是徐天宏，心中有氣，和他大吵大鬧，一吵就吵醒了，一醒就聽見帳篷外有人馬走動之聲，抓帳篷一看，正是錢正倫正偷走向大路，忙拿起單刀，追出帳來。追了幾步，張口想叫，忽然背後一人撲了上來，把她的嘴按住。周綺吃了一驚，反手一刀，那人手腳敏捷，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刀翻了開去，低聲道：「別嚷，周姑娘，是我。」周綺一聽是徐天宏的聲音，刀是不砍了，可是左手一拳打了出去，結結實實，正打在徐天宏右胸。徐天宏一半真痛，一半假裝，「哼」了一聲，向後便倒。周綺嚇了一跳，俯身下去，低聲說道：「喂，誰叫你按住我的嘴，有人要逃走，你瞧見麼？」徐天宏低聲道：「別作聲，我們盯著他。」兩人伏在地上，慢慢爬過去，只見錢正倫把車裏的墊子掀起，「格格」兩聲，似乎是撬開了一塊木板，從裏面拿出一隻木盒來，塞在懷裏，正要上馬，徐天宏在周綺背後急推一把，叫道：「快攔住他。」周綺一縱身直竄出去。

錢正倫聽見人聲，一足剛踏上馬鐙，來不及上馬，右足先在馬臀上猛踢一腳，那馬受痛，奔出數丈。周綺一提氣，隨後急追。錢正倫翻身上馬，把手一揚，喝道：「照鏢！」周綺一凝神，哪知錢正倫這一下是虛招，他身邊的兵刃暗器在受縛時早被人搜去了。待周綺獃了一獃，那馬又向前一竄。周綺心中大急，眼見已追趕不上。錢正倫哈哈大笑，笑聲未畢，忽然一個倒栽蔥跌下馬來。

周綺又驚又喜，奔上去在錢正倫背上一腳踏住，把刀尖對準他的後心。這時徐天宏也趕了上來，說道：「你看他懷裏的盒子是甚麼東西。」周綺一把將木盒掏了出來，打開一看，裏面厚厚一疊羊皮，裝訂成一本書的模樣，在月光下翻開來看去，那是古怪的文字，一個也不識，周綺道：「又是你們紅花會的怪字，我不識得。」隨手向徐天宏一丟。徐天宏接來一看，喜道：「周姑娘，你這功勞不小，這多半是他們維人的可蘭經，我們快找總舵主去。」

兩人剛轉過身來，只見陳家洛已迎了上來。周綺奇道：「咦！陳大哥，你怎麼也出來了？你瞧瞧這是甚麼東西。」徐天宏把木盒遞過去。陳家洛接來一看，說道：「這九成就是那部可蘭經。幸虧你攔住了那個傢伙，我們十幾個男人都不及你。」周綺聽陳家洛和徐天宏兩人都稱讚他，十分高興，想謙虛幾句，可是不知說甚麼好，隔了半晌，問徐天宏道：「剛才打痛了你麼？」徐天宏一笑，說道：「周姑娘好大力氣。」周綺道：「是你自己不好。」轉身對錢正倫道：「站起來，走回去。」把腳一鬆，將刀放開，那知錢正倫倒在地上，動彈不得。周綺罵道：「我又沒傷你，裝甚麼死？」輕輕踢了他一腳，錢正倫仍舊不動。陳家洛微微一下，伸手在他脅下捏按，喝道：「站起來！」錢正倫「哼」了兩聲，慢慢爬了起來，周綺一楞，恍然大悟，四下注目一看，拾起一顆白色的棋子，交給陳家洛道：「你的圍棋子！你飛鏢打穴的功夫很不錯啊。你們串通了來哄我，哼，我早知道你們不是好人。」

陳家洛道：「我們怎麼是串通了來哄騙你？是你自己聽見這傢伙的聲音才追出來的。再說，要不是你這麼一攔，他心不慌，自然會躲開了我打穴的棋子。」周綺聽他的話理由十足，就高興起來，說道：「那麼我們三人都有功勞。」徐天宏道：「你功勞最大。」周綺低聲道：「你別告訴爹爹，說我打你一拳。」徐天宏笑道：「告訴了他也不要緊啊！」周綺怒道：「你說了我就永遠不跟你說話。」徐天宏一笑不答。

三人押著錢正倫，拿了經書，走到木卓倫帳篷前。守夜的維人一傳報，木卓倫忙披衣出來，把他們迎了進去。陳家洛把經過一說，將那部經書交了過去。木卓倫喜出望外，雙手接過，一翻果然是那部他們奉為聖物的手抄可蘭經。這時在旁觀看的維人把喜訊報了出去，不一會，霍阿伊、霍青桐和眾維人全都擁進帳來，紛對徐陳周三人叉手撫胸，俯首致敬。木卓倫打開經文誦讀：

「奉至仁慈的阿拉之名，一切讚頌，全歸阿拉，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報應日的君主。我們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譴責者的路，也不是迷誤者的路。」

眾維人伏地虔誠祈禱，感謝真神阿拉。禱告已畢，木卓倫對陳家洛道：「陳當家的，你將敝族聖物從奸人手中奪回，我們也不敢言謝。以後陳當家的但有所使，只要傳來一信，雖千山萬水，亦必趕到，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陳家洛拱手遜謝。木卓倫又道：「明日兄弟奉聖經回去，小兒小女就請陳當家的指揮教導，等救回文爺之後再讓他們回來。那時陳當家的與眾位英雄，如能抽空到敝地盤桓一時，讓敝族族人得以瞻仰丰采，更是幸事。」陳家洛微一沉吟，說道：「奪回聖經，周姑娘和我們僥倖撞上，我們豈敢居功言德？令郎和令愛還是請老英雄帶同回鄉。老英雄這番美意，我們感激不盡，但驚動令郎令愛大駕，實在愧不敢當。」

陳家洛此言一出，木卓倫父子三人俱都出乎意料之外，心想本來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變了卦。木卓倫又說了幾遍，陳家洛只是辭謝。霍青桐叫了聲：「爹！」輕輕微微搖頭，示意不必再說了。這時紅花會群雄也都趕到帳來，向木卓倫道喜。

徐天宏見周仲英進來說道：「這次奪回聖經，周姑娘的功勞最大。」周仲英心下得意，望了女兒幾眼，意示獎許。徐天宏忽然按住右胸，叫聲：「啊唷！」眾人目光都注視在他身上。周綺大急，心想：「他要是在許多人面前把自己打他的事說了出來可怎麼辦？」周仲英問道：「怎麼？」徐天宏道：「剛才這裏給人打了一拳。」周仲英道：「誰打的？受傷了麼？」徐天宏道：「沒傷，不過是有點痛，還不是這個壞蛋打的。這人下手好狠。」大家以為他說錢正倫，楊成協走去，抓住他的衣領一把提了起來，喝道：「你還敢打人？」錢正倫道：「我──我沒有呀！」徐天宏道：「八弟，算了，誰打了，自己肚裏明白。」楊成協把錢正倫在地上一扔，「呸」了一口。周綺橫眼看著徐天宏，心道：「好，你這小子，又繞了彎來罵我。」

眾人告辭出去，各自安息。次日清晨，木卓倫率領眾維人與群雄道別。雙方相聚雖只半日，但大家肝膽相照情投意合，臨別時互相殷殷致意，眾維人才縱馬西行。周綺牽著霍青桐的手，對陳家洛道：「這位姊姊人又好，武功又強，人家要幫我們救文四爺，你幹甚麼不答應啊？」陳家洛一時語塞。霍青桐道：「陳公子不肯教我們冒險，那是他的美意。我離家已久，著實想我媽媽和妹子，很願早點兒回去。周姊姊，我們再見了！」說罷一舉手，撥轉馬頭就走。周綺對陳家洛道：「你不要她跟我們在一起，你看她眼淚都要流下來啦！你瞧人家不起，得罪人，我可不管。」陳家洛望著霍青桐的背影，一聲不響。

霍青桐奔了一段路，忽然勒轉馬來，見陳家洛在獃獃的望著自己，一咬嘴唇，舉手向他招兩下。陳家洛見她招手，不由得一陣迷亂，走了過去。霍青桐跳下馬來。兩人面對面的獃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霍青桐一定神，說道：「我性命承公子相救，我們族中聖物又蒙公子奪回。不論公子如何待我，我都絕不怨你。」說到這裏，伸手把腰間的短劍解下，說道：「這短劍是家師所賜，據家師說，劍裏面藏著一個極大秘密，幾百年來輾轉相傳，始終無人參詳得出。今日一別，後會無期，此劍請公子收下。公子慧人，或許能解得其中奧妙。」說罷把短劍雙手奉上。陳家洛接過，說道：「此劍既是珍物，本不敢受。但既是姑娘所贈，卻之不恭，只好靦顏收下。」霍青桐見他神情落寞，心中很不好受，頓了一下，說道：「我知道你為甚麼不要我跟你去救文四爺。你昨日見了那少年對待我的模樣，所以瞧不起我。這人是陸菲青陸老前輩的徒弟，是怎麼樣的人，你可以去仔細問陸老前輩，瞧我是不是不知自重的女子！」說罷縱身上馬，絕塵而去。

陳家洛手中托著那柄短劍，獃獃的出神，望著霍青桐追上維人大隊，漸漸隱沒在遠方大漠與藍天相接之處，心中突然一震，正要回去請問陸菲青，忽見前面一騎馬如一溜煙般奔來，越到前面越快，原來是心硯回來了。他見到陳家洛，遠遠下了馬，牽了馬走到跟前，興高采烈的道：「少爺，章十爺隨後就來，我們逮到了一個人。」

陳家洛問道：「逮到了一個甚麼人？」心硯道：「我騎了白馬趕到破廟那邊，章十爺在和一個人鬥口，那人要過來，章十爺叫他等一會。兩人正在爭鬧，那人忽然看見我騎的馬，就大罵我偷馬賊，一刀向我砍來。我和章十爺合力給他幹上了。那人武功很好，可是沒有兵刃，不知哪裏偷來了一把劈柴刀，當然使不順手啦。打了二十多個回合，章十爺才用斧頭把他的柴刀砍飛，那人手下真是來得，空手鬥我們兩個，後來被我使了一個詭計，他一不留神，腿上被章十爺砍了一斧，這才給我們逮住。」陳家洛道：「你使甚麼詭計」。心硯笑道：「我在章十爺絆住他的當口，在地上抓了一把灰土，丟到他眼睛去。他躲開了，張口罵我，那知我左手還有一把，這一下他可躲不開啦。」陳家洛笑罵：「你這小鬼就是鬼鬼祟祟的不幹好事。那人叫甚麼名字？幹甚麼的？」心硯道：「我們問他，他不肯說。」不過章十爺說他是洛陽韓家門的人，因為他跟我們打時，使的是鐵琵琶手。

說到這裏，章進也趕到了，下馬向陳家洛行禮，隨手把馬鞍上的人提了下來，那人雙手雙腳都被綁住，站在地上，神態倨傲。陳家洛問道：「閣下是洛陽韓家門的？尊姓大名，可否見告？」那人昂頭不答。陳家洛道：「心硯，你把這位爺解了綁。」心硯拔出刀來，把綁住他手腳的繩子割斷，挺刀站在他背後，防他有甚麼異動。陳家洛道：「他二人得罪閣下，請勿見怪，請到帳篷裏坐下說話。」

四人到得帳中，陳家洛和那人席地而坐，群雄陸續進來，都站在陳家洛身後。那人看見駱冰進來，不由得大怒，站起來戟指而罵：「你這婆娘搶我的馬，原來你們是一夥！」駱冰笑道：「你是韓文沖韓大爺，是麼？我們換一匹坐騎，我還補了你一錠金子，你已經賺了錢啦，幹甚麼還生氣？」陳家洛問起情由，駱冰把搶奪白馬的事笑著說了，眾人聽得都笑了起來。陳家洛道：「既是如此，四嫂你把那匹馬還給韓爺罷。那錠金子韓爺不用還了，算是她租用尊騎的一點敬意。韓爺腿上的傷不礙事罷？心硯，你把金創藥給韓爺敷上。」韓文沖見陳家洛這樣處理，怒氣漸平，正想交待幾句場面話，忽然駱冰說：「總舵主，那不成，你道他是誰？他是鎮遠鏢局的人。」

陳家洛問道：「當真？」駱冰把王維揚那封信取出來，交給陳家洛，說道：「你請看。」陳家洛把那封信接過來，打開一看，只看了開頭一個稱呼，就把信一摺，遞給韓文沖，說道：「這是韓爺的信，在下不便觀看。」韓文沖心想：「橫豎你的同黨已經看過，落得大方一點。」於是說道：「我是鎮遠鏢局的，那不錯，不知哪一點冒犯各位了，倒要請教。我韓文沖光明磊落，沒有見不得人的事。閣下請看罷。」說著把信攤開，放在陳家洛面前。陳家洛是解元之才，讀書一目十行，雙眼粗粗一瞥，已知信中意思，朗然說道：「威震河朔王維揚王老鏢頭的威名，在下是如雷貫耳，只是無由識荊，實為恨事。閣下是洛陽韓家門的，不知和韓五娘是怎樣稱呼？」韓文沖道：「那是我的先嬸娘。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不知是否識得先嬸娘？」

陳家洛微微一笑，說道：「我只是慕名而已。我姓陳名家洛。」韓文沖聽了，驀然站了起來，驚道：「你──是紅花會的少舵主？」常赫志插口道：「他現在是總舵主了。跟你說了半天話，你還不知道說話的是誰。」韓文沖慢慢坐下來，不住打量陳家洛。陳家洛道：「江湖上近日不知是誰造謠，說貴同門焦文期之死與敝會有關，其實這事我們完全不知。在下本來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陽來說明這個過節，因為臨時有事走不開，所以暫緩一步，韓爺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沒有。不知何以有此謠言，韓爺能否明白見告？」韓文沖道：「你──你就是海寧陳閣老的公子？」陳家洛道：「既然閣下知道在下的身世，那也不必瞞你。」韓文沖道：「自從公子離家之後，相府出了重賞找尋，後來有人訪知公子在紅花會，又說公子到了回部。我師兄焦文期受相府之聘親到回部來訪公子，哪知突然不明不白的失了蹤。此事已隔五年，直到最近，有人在陝西山谷裏發見焦師兄所用的鐵牌和琵琶釘，才知他已不幸被害。雖然他已死無對證，當時又無人親目睹他遭難情形，但如不是紅花會下的毒手，又有何人？──」

他話未說完，章進猛然喝道：「像你師兄這種人，貪財賣命，死了也沒有甚麼可惜。我們紅花會要是殺了他，難道不敢認賬？老子老實告訴你，這個人，我們沒有殺。不過你要是找不到人報仇，就算老子殺了，也沒有關係。」韓文沖斜眼看他，心中將信將疑。無塵拔劍在手，叫道：「我們紅花會眾當家說話說一句是一句，幾時騙過人來？你不信他的話，就是瞧我不起。今日先吃我一劍。」

紛亂中陸菲青突然高叫：「焦文期是我殺的，這與紅花會無干。」眾人一聽，都不覺一楞。陸菲青站起身來，把當年焦文期怎樣黑夜尋仇、怎樣以三敵一、怎樣狠施毒手、怎樣命喪荒山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眾人聽了這番話，都罵焦文期不要臉，該殺。韓文沖鐵青著臉，一言不發。陸菲青道：「韓爺如要給令師兄報仇，現在動手也無不可。這事與紅花會無關，他們要是幫了我一拳一腳，就是瞧我不起。」他轉頭向駱冰道：「文四奶奶，你把韓爺的兵刃還給他罷。」

駱冰把鐵琵琶取出來，交給陸菲青。陸菲青接了過來，說道：「韓五娘當年手創鐵琵琶門，名聞江湖，也算得是女中豪傑。唉──」言下不勝慨嘆，他一面說一面雙手暗使內力。鐵琵琶肚腹中空，被陸菲青一按，登時變成一塊扁平的鐵板。陸菲青又道：「我們武林中人，就算不能捨身報國，和滿虜韃子拚個死活，也應當行俠仗義，救困扶危，否則空學了一身武藝，又有何用？」他邊說邊把鐵板半用雙手搓成一個鐵筒，捏了幾下，變成一根鐵棍，他又道：「至不濟，也當潔身自好，隱居山林，做一個安分良民。我陸菲青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鷹犬、保鏢護院的走狗，仗著自己有一點武藝，幫官家欺壓良民，給豪門富室賣命。這種人要是給我遇上了，哼哼，我陸菲青雖然去死不遠，也要和他們周旋周旋。」說到這裏不禁聲色俱厲，手中的鐵棍也已變成了一個鐵環。這一番話把韓文沖只聽得怦然心動。他平素自恃武功精深，目中無人，哪知這一番出來連遭挫折，他失敗在駱冰、章進、心硯等人手裏，還覺得是對方使用詭計，現在陸菲青在言談之間，把他的獨門兵器彎彎捏捏，如弄濕泥，如搓軟麵，不由得又敬又怕。

蔣四根見陸菲青弄得有趣，童心頓起，把鐵環接過來，雙手一拉，又變成鐵棍，自己拿一端，另一端伸到楊成協面前。楊成協笑道：「你要和我比比力氣？」蔣四根點點頭，楊成協也握住了鐵棍一端，兩人用力一拉，各不相下，鐵棍卻越拉越長。眾人都看得獃了。陳家洛怕兩人分出輸贏，傷了和氣，笑道：「兩位哥哥力氣一樣大，把這鐵琵琶給我罷。」周綺和駱冰聽他把這個東西仍舊叫做鐵琵琶，都笑了起來。

楊成協和蔣四根停手不拉，把鐵棍交給陳家洛。陳家洛笑道：「道長、周老前輩、常五哥，你們三個一邊。趙三哥、常六哥，我們三個一邊，我們來練一個功夫。」周仲英等都笑嘻嘻的走攏來，聽陳家洛指揮，三個一邊，站在鐵棍兩端，各伸單掌，抵住鐵棍。陳家洛笑道：「他們兩位把鐵棍拉長了，我們把它縮短。一、二、三！」六人一齊用力，鐵棍果然漸漸粗短，旁觀的人不由得都高聲喝起采來。

韓文沖這一下心灰意懶，心道：「罷了，罷了，這叫做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我韓文沖今日要是留得一命在，明天回鄉耕田去了。」

陳家洛笑道：「好了。」周仲英等五人一笑停手。陳家洛道：「我們弄壞了韓兄的兵刃，很是抱歉，請勿見怪。」這時韓文沖滿頭大汗，哪裏還答得出話來？陳家洛道：「在下奉勸韓兄一句話，不知韓兄肯接納否？」韓文沖道：「請說。」陳家洛道：「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令師兄命喪荒山，是他自取其禍，怨不得陸老前輩。韓兄看在下薄面，和陸老前輩揭過這層過節，大家交個朋友如何？」韓文沖怒道：「難道我師兄一條性命就此白白送了不成？」陳家洛道：「焦三爺此事，其實由我身上而起，這樣罷，在下這裏寫一封信給家兄，就說焦三爺已尋到我，不過我不肯回家。焦三爺在途中遭受意外逝世，請家兄將賞格撫恤，付給焦三爺家屬。」韓文沖沉吟不語。陳家洛雙眉一揚，說道：「韓爺要是一定要報仇，就由在下接接韓家門的鐵琵琶手。」隨手一擲，那根鐵棍直插入土中，沒得影蹤全無。

韓文沖見對方個個武功驚人，知道今日無論如何討不到便宜去，說道：「那麼就請陳公子吩咐罷。」陳家洛道：「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英雄好漢。」於是叫心硯取出文房四寶，筆走龍蛇，寫了一封書信。韓文沖接了，說道：「王總鏢頭本來叫兄弟協助送一支鏢到北京，到了北京，再護送一批御賜的珍寶到江南貴府上去。今日見了各位神技，兄弟這一點點莊家把式，真算得是班門弄斧。公子府上的珍寶，誰敢動一根毫毛？兄弟這就告辭。」陳家洛一聽，說道：「韓兄本來要護送的物品是舍下的？」韓文沖道：「鏢局來給我送信的趟子手說，皇上對公子府上的恩寵厚得了不得，過不了十天半月就賞下一批珍珠寶貝來，現在積得多了，要送到江南老宅去，府上就叫我們鏢局護送。兄弟今日栽在這裏，哪裏還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飯吃？我把焦師兄的家屬安頓好之後，回家種田打獵，絕不能再到江湖上來了。」陳家洛道：「韓兄肯聽陸老前輩的金玉良言，那真是再好不過。在下索性交交你這位朋友。心硯，你把鎮遠鏢局的各位請進來。」心硯應聲出去，把錢正倫等一干人都帶了進來。韓文沖一見，雙方面面相覷，都說不出話來。陳家洛道：「我們衝著韓爺的面子，這幾位朋友都請韓爺帶去。不過以後要是再見到他們不幹好事，可休怪我們手下無情。」韓文沖給陳家洛軟硬兼施，恩威並濟，顯功夫，套交情，弄得啞口無言，那裏敢再向陸菲青提一句報仇的話。陳家洛道：「我們先走一步，各位請在此休息一日，明天再動身罷。」紅花會群雄紛紛上馬動身，一干鏢師官差獃在當地，做聲不得。

群雄走出一程路，陸菲青對陳家洛道：「陳當家的，鏢行的這些小子們留在後面，小徒不久就會和他們遇著。他們吃了虧沒處報仇，說不定會找上小徒，我想遲走一步，照應一下，隨後趕來。」陳家洛道：「好，陸老前輩請便，最好是和令賢徒一起來，我們也好多得一臂之力。」陸菲青笑道：「這個人就會闖禍淘氣，哪裏會幫甚麼忙？」一拱手，掉轉馬頭，向來路而去。群雄繼續趕路，陳家洛沒能詢問陸菲青關於他徒弟的事，心中老大納悶。

且說余魚同奉命偵查文泰來等一行人蹤跡，沿路暗訪，沒有絲毫線索，不一日到得涼州。涼州民豐物阜，是甘肅省的一個大郡。余魚同住下客店，踱到南街積翠樓上自斟自飲，感嘆身世，想起駱冰聲音笑貌，思潮起伏，這番相思明明無望，萬萬不該，然而總是割捨不下，見滿壁都是某某到此一遊的字句，詩興忽起，命店小二取來筆硯，在壁上題詩一首：「金笛縱橫一去來，秋風愁緒不能排，人言九轉腸應斷，我已為君轉十回。」下面寫了「魚題」兩字。

酒入愁腸，更增鬱悶，吟哦了一會，正要會帳下樓，忽聽樓梯響，上來了兩人，余魚同眼尖，見當先一人似乎那裏見過，忙把頭轉開，才一回頭，猛然想起，那是在鐵膽莊交過手的官差。幸喜那人和同伴談得起勁，沒見到余魚同。他們上得樓來，四下一望，揀了靠窗一個座坐下，正在余魚同桌子旁邊。余魚同十分機伶，伏在桌上，假裝醉酒。店小二來叫他，只是不應。那兩人先談了一些不關緊要事，只聽見一個人道：「瑞大哥，你們這番拿到這點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會賞甚麼給你。」那姓瑞的道：「賞甚麼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把點子送到杭州，也就罷了。我們八個侍衛一齊出京，只剩下我一個人回去。肅州這一戰，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到現在想起來，還有點汗毛凜凜。」另一人道：「現在你們張大人在一起，決失不了手。」那姓瑞的道：「話是不錯，不過這一來，功勞都是御林軍的了，我們御前侍衛還有甚麼面子？老朱，這點子幹麼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做甚麼啊？」那姓朱的低聲道：「我姊姊是劉大學士府裏的人，那你是知道的了。我聽她傳出消息來說，皇上就要到江南去。把點子送到杭州，大概皇上親自要審。」那姓瑞的唔了一聲，喝了一口酒，說道：「你們六個人巴巴從京裏趕來，就為了下這道聖旨？」那姓朱的道：「還做你們幫手啊？江南紅花會的勢力大，我們不可不特別小心。」

余魚同聽到這裏，心中暗叫慚愧，如果不是碰巧聽見，那麼他們把文四哥偷偷改道送到江南，大夥卻撲北京去救，豈非誤了大事？這時又聽那姓朱的侍衛道：「瑞大哥，這點子到底犯了甚麼事，皇上要親自御審？」那姓瑞的道：「這個我們怎麼知道？上頭交待下來，要是抓不到他，我們回去全是革職查辦的處分，腦袋保得牢保不牢，還得走著瞧呢。嘿！你道御前侍衛這碗飯是好吃的麼？」那姓朱的笑道：「現在瑞大哥立了大功，我來敬你三杯。」兩人歡呼飲酒，後來談呀談的就談到女人身上了，甚麼北方女人腳小，江南女人皮色白膩。酒醉飯飽之後，那姓瑞的會了鈔下樓，看見余魚同伏在桌上，笑罵道：「讀書人有屁用，三杯落肚，就醉貓般爬不起來。」余魚同等他們下樓之後，忙擲了一兩銀子在桌上，就跟下樓去，遠遠在人叢中盯著那兩人，只見他們一逕進了涼州府台衙門，半天不見出來，余魚同料定他們就在府衙之中，回到店房，閉目靜養，到得三更時分，換了夜行衣服，手持金笛，悄悄跳出窗去，徑奔府衙。他繞到府衙後院，越進牆去，只見四下黑沉沉的，東廂廳的窗中卻出光亮來，他躡足走近，附耳一聽，廳中有人說話的聲音，於是用右手食指沾了一點唾沫，輕輕在窗紙上濕了一個洞，往裏一張，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廳裏坐滿了人，張召重坐在居中，兩旁都是侍衛和公差，一個人反背站著，正在破口大罵，聽聲音正是文泰來。余魚同知道裏面都是江湖好手，不敢再看，伏下身子凝神靜聽，只聽見文泰來罵道：「你們這批給韃子做走狗的奴才，文大爺落在你們手中，自有人給我報仇。瞧你們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有甚麼下場。」又聽見一個人陰森森的道：「好，你罵的痛快！你是奔雷手，我的手掌沒有你厲害，但今日教你嘗嘗吃我一掌的滋味。」

余魚同一聽不好，心想：「四哥怕要受辱。他是四嫂最敬最愛之人，豈能受宵小之侮？」忙在破孔中一張，只見一個身材瘦長、穿一身青布長袍的中年男子舉起了手，正走到文泰來身邊去。文泰來雙手被綑，動彈不得，怒得牙齒咬得格格直響。那人正待手掌下落，余魚同金笛刺破窗紙，一吐氣，金笛中一枝短劍筆直飛去，正插在那人左眼之中。那人非把，乃辰州言家拳掌門人言伯乾是也。

言伯乾眼眶中箭，痛得倒在地下，廳中一陣大亂，余魚同一箭又射在一名侍衛的右頰之上，跟著一抬腿，踢開廳門，直竄進去，喝道：「鷹爪子別動，紅花會救人來啦！」一笛把站在文泰來身旁的官差點中了軟麻穴，從綁腿上拔出匕首，把文泰來手腳上繩索割斷。張召重久經大敵，並不慌亂，也不理會文泰來和余魚同，拔劍在廳門一站，內阻逃犯，外拒援兵。文泰來手一脫綁，精神大振，這時一名御前侍衛正和身撲上，文泰來身體一側，反背一掌，打在他右脅之下，「喀喇」一聲，打斷了兩根肋骨。其餘的侍衛見他身手如此厲害，一時都不敢走攏來。余魚同道：「四哥，快衝出來！」文泰來道：「大夥都來了麼？」余魚同道：「他們還沒到，就是小弟一人。」文泰來一點頭，他右臂和腿上傷勢仍很厲害，行走不便，右臂靠在余魚同身上，並肩向廳門走去。四五名侍衛一湧而上，余魚同手揮金笛擋住。

兩人走到廳口，張召重走上一步，喝道：「給我留下。」單劍向文泰來小腹上刺來。文泰來腳下不便，退避不及，以攻為守，左手食中兩指疾如流星，直取張召重雙眼。張召重回劍一擋，不由得讚了一聲：「好！」兩人身手奇快，轉瞬拆了七八招。文泰來只有一隻左手，下盤又如釘住般趨退不靈，再拆數招，被張召重在肩頭上一推，立腳不穩，坐倒在地。余魚同邊打邊想：「我活著今後一輩子也只是痛苦，今日捨了這條命把四哥救出去，借這鷹爪之手了結自己殘生，也好讓四嫂知道，我余魚同並非無義小人。我以一死報她，死也不枉。」胸中計算已定，正見文泰來被張召重推倒，反身一笛向張召重打去。文泰來緩得一緩，掙扎著爬了起來，回身大喝一聲，那些侍衛和官差一獃，不由得退了數步，余魚同道：「四哥，快出去。」一面金笛飛舞，完全不招不架，儘向對方要害攻去。張召重一時倒被他這種拚死打法逼得退出數步。文泰來見露出空隙，閃身出了廳門。眾侍衛都大聲叫起來。

余魚同擋在廳門，身上已連中張召重兩劍，仍舊絲毫不加防守，一味是進手招數。張召重喝道：「你不要命麼？這種打法是誰教你的？」余魚同淒然笑道：「你打死我最好。」數招之後，右臂又中一劍，他笛交左手，絲毫不退。這時眾侍衛紛紛趕出來，余魚同向當頭一人撲過去，那人一刀砍來。余魚同置之不理，金笛在對方乳下重穴一點，那人頓時暈死過去，同時，自己左肩卻也被那人砍中了一刀，他勢如瘋虎，渾身血污，揮笛惡戰，劍光刀影中只聽見一聲響，一名侍衛的顎骨又被打碎。眾侍衛圍了攏來，刀劍鞭棍，一時齊上。混戰中，余魚同腿上被打中一棍，跌倒在地，他把笛子一拋，一聲長笑，閉目待死，一停手，登時暈了過去。

正在這時，廳門口一聲大喝：「住手！」眾人回頭一望，見文泰來慢慢走進，神態威猛，對別人眼不看，直走到余魚同身邊，見他全身是血，不由得眼中垂下淚來，俯身一探余魚同鼻息，見他尚有呼吸，稍稍放心，伸左臂將他抱了起來，喝道：「快給他止血救傷。」眾侍衛為他威勢所懾，果然有人去取金創藥來。文泰來見他們替余魚同裹好了傷，抬入內堂，這才雙手往後一併，說道：「你們綁罷！」一個侍衛看了一下張召重的眼色，慢慢走近。文泰來道：「怕甚麼？我要傷你，早就動手了，難道用得著騙你過來。」那侍衛見文泰來雙手當真不動，這才將他綁起，送到府衙獄中監禁。兩名侍衛自在獄中守夜。

折騰了半夜，張召重傳下命令，當夜之事絕不能向外洩漏半字，否則重辦。次日清晨起來，張召重親自去看余魚同，見他昏昏沉沉的睡著，問了服侍的小廝，知道醫生開的藥已煎了給他服過。下午余魚同略見清醒，張召重問他：「你師父姓陸還是姓馬？」余魚同道：「我恩師是千里獨行俠，姓馬名真。」張召重道：「這就是了，我是你師叔張召重。」余魚同微微點了一點頭。張召重道：「你是紅花會的麼？」余魚同也點了點頭。張召重嘆道：「怎麼好好一個人，墮落到這步田地。文泰來是甚麼人？幹麼你這樣捨命救他！」余魚同閉目不答，隔了半晌，道：「我終於救了他出去，死也暝目。」張召重道：「哼，在我手裏你想救人出去？」余魚同驚問：「他沒逃走？」張召重道：「他逃得走麼？別妄想啦！」張召重繼續盤問，余魚同閉上眼睛給他個不理不睬，不一會竟呼呼打起鼾來。張召重微微一笑，道：「好倔強的少年。」轉身出去。張召重到得廂房，把叫瑞大林、言伯乾、成璜、以及新從京裏來的御前侍衛朱祖蔭等人請來，密密的商議了一番，暗中傳下命令，各人回房安息養神。晚飯過後，又把文泰來從獄中提出，在廂廳中點起晃晃的蠟燭，假裝審問。張召重昨天是真審，不意被余魚同闖進來鬧了一番，這晚他四周佈下伏兵，安排強弓硬弩，只待捉拿紅花會的救兵，哪知空等了一夜，連耗子也沒見到一隻。

第二天一早，有人來報黃河猛漲，渡口水勢洶湧。張召重下令即刻動身，各人都收拾停當，辭別了涼州知府和首縣，將文泰來和余魚同放在兩輛大車裏，正要出門，忽然吳國棟、錢正倫、韓文沖等一干人奔進衙門。張召重見他們樣子狼狽異常，忙問原由。吳國棟氣憤憤的把經過情形說了。張召重道：「閻六爺武功很硬，怎麼會死在一個女子手裏，倒真是奇聞。」一舉手，說道：「我們京裏見。」吳國棟敢怒而不敢言，強自把一口氣咽了下去。

張召重聽吳國棟說起紅花會群雄個個武功精強，又有大隊維人相助，自己雖然藝高膽大，但究竟好漢敵不過人多，於是去和駐守涼州的總兵商量，要他調四百名精兵，幫同押解欽犯。總兵一聽事關重大，哪敢不答應，調齊兵馬，派副將曹能、參將平旺先兩人領兵卒押送，到了皋蘭省城後，再由省方另派人馬接替。

一行人浩浩蕩蕩離開涼州，一路上奸淫擄掠，偷雞摸狗，把百姓弄得個個叫苦連天，不必細表。走了兩日，在雙子井打尖，走到離鎮二三十里，正當未時，只見大路邊兩個漢子袒胸坐在樹下，樹枝上繫著兩匹駿馬。兩名清兵互相使了一個眼色，走到那兩個漢子跟前，喝道：「喂，這兩匹馬你們那裏偷來的？」那面目英秀的漢子笑道：「我們是安份良民，那裏會去偷馬？」一個清兵道：「我們走得累了，借我們騎騎。」另一個清兵笑道：「又騎不壞的，怕甚麼？」那漢子道：「行，總爺賞臉要騎，有甚麼不成？」那清兵道：「嘿，瞧你不出，倒懂得好歹。」那兩個漢子都站起來，走到馬旁，解下韁繩，說道：「總爺小心，別摔著了。」那個清兵道：「騎馬會摔跤，那甚麼話？」大模大樣的走過來，正要去接韁繩，忽然一個屁股上吃了一腳，另一個被人一記耳光，拉起來直拋出去，兩名清兵都摔在大路之上。大隊中兵卒都鼓噪起來。那兩個漢子翻身上馬，衝到車旁。那臉上全是傷疤的漢子一手撩起大車前面的帳幕，一手舉起單刀，「嘩」的一聲，把帳幕割了下來，叫道：「四哥在裏面麼？」車裏的人說道：「啊，十二郎！」那漢子道：「四哥，我們去了，你放心，大夥就來救你。」這時成璜和曹能雙雙來攻，被面目白淨的漢子揮雙鉤攔住，清兵紛紛湧來。兩人呼哨一聲，縱馬落荒而走。成璜和曹能追了一陣趕不上。

當晚宿在清水鋪，次日清晨，忽聽見兵卒驚叫，亂成一片。曹能與平旺先出去查看，只見十多名清兵胸口都為兵刃所傷，死在炕上，也不知是怎麼弄死的。

眾兵丁交頭接耳，疑神疑鬼。走了一日，宿在橫石。這是一個大鎮，大隊把三家店房都住滿了，還佔了許多民房。黑夜中忽然客店起火，四下喊聲大作。張召重命令各侍衛只管守住文泰來與余魚同，閒事一概不理，以防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這火越燒越大，曹能奔進來道：「有土匪！已和弟兄們動上了手。」張召重道：「請曹大人出去指揮督戰，兄弟這裏不能離開。」曹能應聲出去。

外面慘叫聲、奔馳聲、火燒聲、屋瓦墮地聲亂了半日。張召重命瑞大林與朱祖蔭在屋頂上守望，只要敵人不攻到店房來，不必出手。又騷擾喧嘩了好一會，人聲才漸漸靜下來，只聽見馬蹄聲雜沓，一群人騎馬向東奔去。曹能滿臉煤煙血跡，奔進來報告：「土匪已被我們殺退了。」張召重道：「弟兄們傷亡了多少？」曹能道：「約莫有六七十名。」張召重道：「土匪逮到幾個？殺傷多少？」曹能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隔了半晌，說道：「沒有。」張召重「哼」了一聲，並不言語。曹能道：「這批土匪臉上都用布蒙住，個個武功厲害，可也真奇怪，他們並不搶財物，只是朝我們的弟兄砍殺。臨走時丟了三百兩銀子給客店老闆，說燒了他房子，賠他的。」張召重道：「你道他們是土匪麼？曹大人，你吩咐大家休息，明天一早上路。」曹能答應了，退了出來，忙去找客店老闆，說他勾結土匪，殺害官兵，嚇得客店老闆不住磕頭求饒，終於把那三百兩銀子雙手獻上，還答應負責安葬死者，救治傷兵，曹能才作罷。

第二日忙亂到午牌時分，方才動身，一路山青水綠，草樹茂密，走了兩個時辰，道路漸陡，兩旁盡是高山。參將平旺先騎了馬當先領路，眼見道路如一條長蛇般蜿蜒上山，走不多時，迎面一騎馬從山上衝下來，離大隊十多步外勒定馬。騎者高聲叫道：「喂，大家聽著，你們衝撞了惡鬼，趕快回頭，還有生路，再向東走，一個個都要死於非命。」眾人定睛瞧那人時，只見他一身粗麻布衣衫，腰中縛著一根草繩，臉色焦黃，雙眉倒豎，都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那人說罷，縱馬下山，從大隊人馬旁邊擦過，奔馳而去。忽然殿後一名清兵大叫一聲，倒在地下，頓時死去。眾人大駭，圍攏來看視，只見這名清兵身上並無傷痕，都心中驚懼，紛紛議論起來。

曹能派兩名兵丁留下掩埋死者，大隊繼續上山，走不多時，迎面又是一乘馬過來，馬上就是剛才那人，只聽他高聲說道：「喂，大家聽著，你們衝撞了惡鬼，趕快回頭，還有生路，再向東走，一個個都要死於非命。」眾人俱都嚇了一跳，怎麼這個人又回到前面了？明明見他下山，這裏一眼望去，並無捷徑可以繞道上山，而且即使返回來趕到前面，也絕沒這樣快，難道是空中飛過、地下鑽過不成？那人說完，又縱馬下山。眾兵丁真如見到惡鬼一般，遠遠避開。朱祖蔭待他走到身旁，伸出單刀一攔，說道：「朋友，慢來！」那人猶如不聞不見，右掌在朱祖蔭肩頭一按，朱祖蔭手中單刀鐺瑯瑯跌落在地下。那人竟不回頭，馬蹄翻飛，下山而去，剛剛走過大隊，末後一名清兵又慘叫一聲，倒地身亡。

眾兵丁都嚇得獃了。張召重命侍衛們守住兩輛大車，自己到後隊去察看。朱祖蔭道：「張大人，這傢伙到底是人是鬼？」一面按住受傷的右臂，臉色泛白。張召重叫他解開衣服，只見右肩一大塊烏青，腫得很高，張召重眉頭一皺，從懷裏掏出一包藥來，叫他趕快吞服護傷，又命兵丁把死去的清兵衣服脫光驗傷，翻過來，後背也是一大塊烏青，五指掌形隱約可見。眾兵丁都喧嘩起來，叫道：「鬼摸，鬼摸！」張召重叫留下兩名兵丁埋葬死者。平旺先派了人，但嚇得沒有人敢接令，張召重無奈，只好叫大夥馬上動手，埋葬後大隊再走。瑞大林道：「張大人，剛才這傢伙實在古怪，他怎麼能過去了又回到前面？」張召重心中也是疑惑不解，沉吟了半晌，道：「朱兄弟和這兩名士兵，明明是被黑沙掌所傷，江湖上黑沙掌的好手寥寥可數，怎麼我會認不出來？」瑞大林道：「說到黑沙掌，當然是四川青城派的慧侶道人海內獨步，不過慧侶道人已死去多年，難道真是他的鬼魂出現不成？」張召重一拍大腿，叫道：「是了，是了，這是慧侶道人的徒弟，人稱黑無常、白無常的常氏兄弟。我總往一個人身上想，所以想不出來，原來他們這對雙生兄弟扮鬼嚇人。」瑞大林、成璜等人也久聞西川雙俠大名，現在忽然在西北道上遇到，心中很有點嘀咕，但大家不甘示弱，只好默不作聲。

這晚住在黑松堡，曹能命兵丁在鎮外四周放了哨，嚴密守望。但次日清晨，放哨士兵一個都不見回報，派人一查，所有放哨兵全都死在當地，頸裏都掛了一串紙錢。士兵們全都害怕異常，有十多個人偷偷溜走了。這天要過烏鞘嶺，那是甘涼道上有名的險峻所在，曹能命兵士飽餐了，鼓起精神上嶺。走了半日，氣候越來越冷，道路愈來愈險，九月天氣，竟自飄下雪花來。走到一處，一邊高山，一邊盡是峭壁，山谷深不見底，眾兵士手拉手的走，惟恐雪滑，一個失足跌入山谷，那就跌得屍骨無存。眾人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的走道之際，忽然前面發出一陣啾啾唧唧之聲，過了一會，變成高聲長嘯，聲音慘厲，山谷回聲，令人毛發直豎，眾兵丁都停住了腳步。這時隱約聽見前面的聲音喊道：「過來的見閻王──回去的有活路──過來的見閻王──回去的有活路。」眾兵丁哪裏還敢向前？平旺先帶了十多名衛兵，下馬衝上前去，剛轉過一個彎，對面的一箭射來，一名衛兵當胸中箭，大叫一聲，跌下山谷。平旺先身先士卒，一鼓作氣向前，對方箭無虛發，又有三名兵士中箭。

清兵一時衝不過去，只見山腰邊轉出一個人來，陰森森的喊道：「過來的見閻王──回去的有活路。」眾兵丁一看，就是昨天那個神出鬼沒無常鬼般的人物，膽小的發一聲喊，轉身就逃，曹能拚命約束，哪裏約束得住？平旺先抽出腰刀，當場砍死一名兵士，軍心才又穩了下來。當先奔跑的六七十名兵卒卻已逃得無影無蹤了。

張召重對瑞大林道：「你們各位守住大車，我去會會這兩位名聞西川的常家兄弟。」說罷越眾上前，朗聲說道：「前面可是常氏雙俠麼？在下張召重有禮了。」那人冷冷一笑，說道：「哈，今日是雙鬼會判官。」「呼」的一聲，右掌當面劈來。當地地勢狹隘異常，張召重無法左右閃避，左手一沉，運用內力接了他這一掌，右掌輕飄飄的向敵人按去。那人左掌又是「呼」的一聲架開，雙掌相遇，兩人較量了一下功夫。張召重變招奇快，左腿「橫雲斷峰」，掠地掃去。那人躲避不及，雙掌合抱，猛向張召重左右太陽穴擊來。張召重一側身，左腿倏地收住，向前跨出兩步，那人也是側身向前。雙方在峭壁旁交錯而過，各揮雙掌猛擊，四隻手掌在空中一碰，兩人都退出數尺。這時位置已經互移，張召重在東，那人已在西端。

兩人一凝神，正待再打。平旺先彎弓搭箭，「颼」的一箭向那人射去。那人左手架開張召重一掌，右手攬住箭尾，百忙中轉身向平旺先甩了過來。平旺先低頭一躲，只聽見一名清兵「啊唷」一聲，那枝箭射中了他的肩頭。張召重讚了一聲：「常氏雙俠，名不虛傳！」手下拳勢絲毫不緩，忽然背後「呼」的一聲，又是一掌劈來。張召重閃身讓開，見又是一個黃臉瘦子，面貌與前人一模一樣，雙掌如風，招招迅捷的攻來，將張召重夾在當中。這時成璜、朱祖蔭等人已趕上來觀戰，只見三人擠在一小塊地方，簡直毫無回旋轉側餘地，只要稍一不慎，就跌入萬丈深谷。成璜等一面空有兩百餘人，但無法上前協助，只好吶喊壯威。這時三人愈打愈緊，見敵人兩人四隻手使開來呼呼風響，聲威奪人，張召重凝神屏氣，見招拆招，酣鬥聲中敵方一人一掌打空，擊在山石之上，只見石壁上泥沙撲撲的亂落。

惡戰良久，敵方一人忽然斜肩向張召重撞來，張召重一退，另一人搶得空檔，背靠石壁，大喝一聲，右掌反背向張召重揮去。同時左面那人左腳飛出。兩人拳腳並施，硬要把張召重逼入深谷之中。

但見一腳踢來，張召重退出一步，半雙腳踏在崖邊，半雙腳已經懸空。官兵們瞧見這危險形勢都驚叫起來。那時另一人的掌風已撲面而來，張召重既不能退，也不能接，因為雙方一抵一退，對方不過在石壁上一撞，自己可勢必墮入深谷，人急智生，施展擒拿法，左手突地挽住對方手腕，喝一聲「起」把對方提了起來。那人手掌一翻，也拿住張召重的手腕，但身體離地，氣力施展不出，被張召重奮起神威，一下擲入山谷，那人正是常氏雙俠中的常赫志。官兵們又是齊聲驚呼。

常赫志身體臨空，心神不亂，在空中雙腳一縮，打了一個觔斗，把下跌之勢一緩，就在翻觔斗之際，已把腰中飛抓取出，一揚手，飛抓筆直竄上來，此時常伯志飛抓也已出手，兩人飛抓對飛抓如握手般緊緊握住，常伯志不等兄長下跌之勢墮足，雙手向外一揮，把常赫志揮了起來，落在十餘丈外的山路上。

常伯志回身一拱手，說道：「火手判官武藝高強，佩服佩服。」也不見他彎腰用手勁，忽然平空拔起，倒退著竄出數丈，挽了常赫志的手，兄弟倆雙雙走了。

眾官兵紛紛圍攏來，有的讚揚張召重武功，有的惋惜沒把常赫志摔死。張召重一語不發，扶著石壁慢慢坐了下來。瑞大林過來道：「張大人好武功。」低聲問道：「沒受傷麼？」張召重不答，調勻呼吸，過了半晌，才道：「沒事。」一看自己手腕，五個烏青的手指印嵌在肉裏，有如繩紮火烙一般，心下也駭然。

大隊過得烏鞘嶺，當晚又逃走了三四十名兵丁。張召重和瑞大林等商議道：「大路是奔皋蘭省城，但點子一定不甘心，前面麻煩正多，我們不如繞小路到紅城過黃河，讓點子們撲個空。」

曹能本來預計到省城後可以交卸這副擔子，聽了張召重的話大不願意，可是也不敢違拗。張召重道：「路上失散了許多兵卒，曹大人回去都可以報陣亡，兄弟隨同寫一個摺子便是。」曹能一聽，不由得高興起來，原來按軍營慣例，陣亡的官兵可以領到撫恤，這筆銀子自然落入了統兵官的腰包。

將到黃河邊上，遠遠已聽到轟轟的水聲，又整整走了大半天，才到紅城渡口，這時天色已晚，暮靄蒼茫中但見黃水浩浩東流，波濤拍岸，一大片混濁的河水，如沸水般，翻翻滾滾。張召重道：「我們今晚就過河，瞧這水勢險惡，一耽擱怕要出亂子。」兵卒去找渡船，找了半天找不到半隻，天又黑下來了。張召重正在焦躁，忽然上游箭也似的衝下兩艘小船來。眾兵丁高聲大叫，那兩隻小船傍近岸來。平旺先叫道：「喂，梢公，你把我們渡過去，賞你銀子。」

只見一隻船上後梢站起來一個大漢，把手擺了一擺。平旺先道：「你是啞巴。」那人道：「丟那麼，上就上，唔上就唔上啦，貿事理你咁多。」他一口廣東話別人絲毫不懂，平旺先不再理會，請張召重與眾侍衛押著二輛大車先上船。張召重打量那個梢公，見他頭上光禿禿的沒幾根頭髮，手臂上肌肉盤根錯節，顯得膂力驚人，手中提著一柄槳，黑沉沉的似乎並不是木材所造。他心念一動，自己不會水性，可別著了別人道兒，於是說道：「平大人，你先領二十名兵士過去。」平旺先答應了，上了船，另一艘船上也有二十多兵士上去。那梢公用斗笠遮住了半邊臉，看不清楚面目。

水勢湍急，兩艘船筆直先向上游划去，划了數十丈，才轉向河心。兩個梢公水性精熟，安安穩穩的把數十名兵士送到對岸，第二次又來接人。這次是曹能領兵，船剛離岸，忽然後面一聲長嘯，呼哨大作。張召重忙命兵士散開，把大車團團圍住，各人彎弓搭箭，嚴陣戒備。此時新月初升，只見東、西、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出來了十幾騎馬，張召重一騎當先，喝問：「幹甚麼的？」

對方一字排開，漸漸逼近。中間一人越眾而出，手中不持兵器，一柄白摺扇緩緩揮動，朗聲說道：「前面可是火手判官張召重？」張召重道：「正是在下，閣下何人？」那人笑道：「我們四哥多蒙閣下護送到此，現在不敢再行煩勞，特來相迎。」張召重道：「你們是紅花會的？」那人笑道：「江湖上多稱火手判官武藝蓋世，哪知還能料事如神。不差，我們是紅花會的。」那人說到這裏，忽然提高嗓子，長嘯一聲。張召重出其不意，倒嚇了一跳，又聽見各船上的梢公也是一聲長嘯。

曹能坐船中，見岸上來了敵人，心中正打不定主意，一聽梢公長嘯，嚇得臉如土色。梢公把槳一扳，停住了船，說道：「你們一班契弟，哼八郎畀我落水去。」曹能哪裏懂得他的廣東話，睜大了眼發楞，又聽見那邊船上一個清脆的聲音唱起歌來：「自幼生長在太湖，殺人從來不怕多，刀砍貪官除惡霸，船翻清兵落黃河。」曹能心中更是害怕，只聽見歌聲一停，那邊船上的梢公叫道：「十三弟，動手罷！」這邊船上梢公道：「嗤晒！」曹能一槍向梢公刺去。梢公噗的跳入河中，那邊的梢公也已落水，兩艘船水中團團打轉。曹能和眾清兵大喊大叫。

岸上官兵有的戒備敵人，有的忍不住望著急流中的船隻呼叫，只見兩船晃了幾晃，陡然翻轉，船底向天，官兵在驚叫聲中一齊落水，隨波逐流飄去。兩個梢公水性極好，不一會已游近岸邊。水流湍急，那兩個梢公上得岸時已在下游百丈之外，清兵紛紛放箭，相距既遠，黑暗之中又沒準頭，哪裏射得著？但說也奇怪，那兩個梢公並不逃避反而向大隊清兵迎了上來。

這邊張召重暗叫慚愧，自幸小心謹慎，否則此時已成黃河水鬼，當下定了一定神，高聲喝道：「你們一路上殺害官兵，十惡不赦，現在來得正好。你是紅花會甚麼人？」那人笑道：「你們不用問我姓名，你識得這件兵刃，就知道我是誰了。」說罷輕飄飄的縱下馬來，說道：「心硯，拿過來。」心硯打開包裹，把兩件兵器放在那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手中。

# 第十回 黃河渡口扼三軍

張召重飛身下馬，拔劍在手，逼近數步，正待凝神看時，忽然身後搶上一人，說道：「張大人，待我打發他。」張召重一看是御前侍衛朱祖蔭，於是退後一步，說道：「朱兄弟小心了。」朱祖蔭搶上前去，喝道：「大膽狂奴，竟敢劫奪欽犯，看刀！」一刀當頭向陳家洛砍去。陳家洛左手舉盾牌一擋，月光之下，朱祖蔭見敵人所使用的是一個奇形兵刃，盾牌上生著九枚明晃晃的尖利倒鉤，自己單刀只要和盾牌一碰，就得被倒鉤鎖住，心中一驚，急忙抽刀。陳家洛的盾牌可攻可守，順手按了過來，朱祖蔭單刀斜切敵人左肩。陳家洛盾牌一翻，倒鉤橫扎，朱祖蔭退出兩步。陳家洛忽然右手一揚，五條繩索迎面打來，每條繩索尖端均有一個鋼球，專點人身三十六個大穴。朱祖蔭大驚，知道厲害，拔身縱起，哪知繩索從後面兜上，頓覺後心「志堂穴」一麻，暗叫不好，雙腳已被繩索纏住。陳家洛一拉，將他倒提起來，手中又是一放，朱祖蔭平平對準一塊岩石撞去，眼見就要撞得腦袋迸裂。

張召重見敵人下馬的那副身手，早知朱祖蔭遠非敵手，眼見三招兩式，即已被拋向岩石，他身形一晃，擋在岩石之前，伸手一把拉住朱祖蔭的辮子，提了起來，在他胸口和丹田上一拍，解開了他的穴道，說道：「朱兄弟，你休息一下。」這時朱祖蔭嚇得心膽俱寒，怔怔得答不出話來。張召重一挺手中凝碧劍，縱到陳家洛身前，說道：「你年紀輕輕，居然有這身功夫，你師是誰？」心硯在旁叫道：「你別倚老賣老啦，你師父是誰？」張召重怒道：「無知頑童，瞎說八道。」心硯道：「你不識得我家公子的兵器，你給我磕三個頭，我就早告訴你。」張召重不再理他，刷的一劍向陳家洛右肩刺來。陳家洛右手繩索翻上，裹向劍身，左手盾牌向外一送，迎面向張召重碰去。張召重凝碧劍施展「柔雲劍術」絕技，和陳家洛的奇形兵器狠鬥起來。

這時那兩個梢公已奔到清兵面前。官兵箭如飛蝗般射去，都被兩人紛紛撥落。前面一人是銅頭鱷魚蔣四根，後面的人已甩脫了斗笠蓑衣，露出一身黑色的水靠，手持雙刀，原來是鴛鴦刀駱冰。蔣四根手舞鐵槳，直衝入官兵隊裏，當先兩人被鐵槳打得腦漿迸裂，餘人紛紛讓開。駱冰緊跟身後，衝到大車之旁。成璜手持齊眉棍搶過來攔阻，和蔣四根戰在一起。駱冰奔到一輛大車邊，揭起帳，叫道：「大哥，你在這裏麼？」哪知在這車裏的是身負重傷的余魚同，他在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聽見駱冰的聲音，還以為身在夢中，又以為自己已經死了，與駱冰在陰世相會，喜道：「你也來了！」駱冰在匆忙中一聽不是丈夫聲音，雖然語音極熟，也不及細想，又跑到第二輛車旁，正要伸手去揭車帳，一柄鋸齒刀砍了過來。駱冰右刀一架，左刀呼呼兩刀，分取敵人右肩右腿。

駱冰這套刀法相傳從宋時韓世忠傳下來。韓王上陣大破金兵，右手刀長，號稱「大青」，左手刀短，號稱「小青」，喪在他雙刀之下的金兵不計其數。駱冰左手比右手靈便，她父親神刀駱元通把刀法調轉了教她，左手刀完全是一般單刀的路子，右手刀卻變幻無窮，確是江南武林中的一絕。駱冰在月光下見敵人就是在肅州圍捕丈夫的八侍衛之一，心中一恨，刀勢更緊。瑞大林見過她的飛刀絕技，把一柄鋸齒刀使得一刀快似一刀，總教駱冰緩不出手來施放飛刀。戰不多時，已有兩名侍衛趕來助戰，官兵四下兜上，蔣四根和駱冰都陷入了重圍之中。

只聽見一聲呼哨，東北面四騎馬直衝過來，當先一人正是九命錦豹子衛春華，後面是章進、楊成協、周綺三人。衛春華舞動雙鉤，護住門面，縱馬急馳。溶溶月色之下，只見一匹黑馬如一縷黑煙般滾入清兵陣中。官兵箭如雨下，黑馬頸上中箭，負了痛更是狂奔，前足一腿踢在一名清兵胸前。衛春華飛身下馬，雙鉤起處，「啊喲，啊！」叫聲中，兩名清兵前胸鮮血噴出，看衛春華時，雙鉤已捲向瑞大林後心。瑞大林撇下駱冰，回刀迎敵。這時章進等也已衝到，官兵如何攔阻得住，被他們三人殺得四散逃跑。

混戰中忽見一條鑌鐵齊眉棍飛向半空。原來蔣四根和成璜戰了半晌，不能取勝，心中焦躁，看準成璜一棍當頭打來，用足全力，舉鐵槳一記反擊。成璜虎口震裂，鐵棍脫手，轉身就逃。這時和駱冰對打的侍衛身上也已被短刀刺傷兩處，浴血死纏，還在拚鬥，忽然腦後生風，忙轉身時，一條鋼鞭已迎頭壓下，舉刀一擋架，哪知對方力大異常，連刀帶鞭一起打了下來，忙一個打滾，逃了開去，終究後背還是被人踢了一腳。

駱冰緩開了手，又搶到第二輛大車旁，揭開車帳。她接連失望，這時不敢再叫出聲來，車裏的人卻叫了起來：「誰？」這一個字鑽入駱冰耳中，真是說不出的甜蜜悅耳，當下和身撲進車裏，抱住文泰來的脖子，哭著說不出話來。文泰來乍見愛妻，也是喜出望外，只是雙手被綑，無法摟住安慰。兩人在車中忘了一切，只願天地宇宙，萬世不變，車外吶喊廝殺，金鐵交併，全然充耳不聞。一會，車子移動。章進探頭進來道：「四哥，我們接你回去。」他坐上車夫的座位，把大車趕向北去。幾名侍衛拚死來奪，被楊成協、衛春華、蔣四根、周綺四人回頭一趕，又退了轉去，急叫：「放箭！」數十名清兵張弓射來，黑暗中楊成協「啊喲」一聲，左臂中箭。

衛春華一見大驚，忙問：「八哥，怎樣？」楊成協用牙咬住箭羽，左臂向外一揮，已把箭拔了出來，猛喝：「我去殺盡這批奴才！」也不顧創口流血，高帶鋼鞭，直衝入清兵陣裏。衛春華叫道：「好，再殺。」兩個人並肩猛衝，一時間清兵又被鋼鞭雙鉤傷了七八人，餘眾四下亂竄。兩人東西追殺，孟健雄和安健剛又跑上來接應。孟健雄一陣彈子，十多名清兵被打得眼腫鼻歪，叫苦連天。

蔣四根和周綺護著大車，章進將車趕到一個土丘旁邊，停了下來，凝神看陳家洛和張召重狠鬥。文泰來道：「外面打得怎樣了？」駱冰道：「總舵主和張召重拚鬥。」文泰來道：「總舵主？」駱冰道：「你不知道，少舵主已做了我們總舵主。」文泰來道：「那很好。張召重這傢伙手下硬得很，別叫總舵主吃虧。」駱冰探頭到車外，月光下只見兩人翻翻滾滾，兀自分不出高下來。

文泰來連問：「總舵主對付得了麼？」駱冰道：「總舵主的兵器很厲害，左手盾牌，盾上有尖刺倒鉤。右手是五條繩索，索子頭上還有鋼珠。你聽，這繩索的呼呼風聲！」文泰來道：「繩頭有鋼球？那麼他用繩索打穴？」駱冰道：「嘿，那張召重被他繩索四面圍住了。」文泰來又問：「總舵主力氣夠麼？聽聲音好似繩索的勢道緩了下來。」駱冰不答，忽然跳了起來，大叫：「好，張召重的劍給盾牌鎖住了，好，好，這一索逃不過了──啊喲，啊喲──糟啦，糟啦！」文泰來忙問：「怎麼？」駱冰道：「那傢伙使的是一口寶劍，把盾牌上的鉤子削斷了兩根，啊喲，繩索被寶劍割斷了──好──唉，這一盾沒打中。不好，鉤子又斷了，總舵主空手和他打，這不成！那傢伙兇得很。好，無塵道長去了。總舵主退了下來。」文泰來素知無塵劍法凌厲無倫，天下獨步，這才放下了心，雙手手心中卻已都是冷汗。

這時只聽見眾人齊聲驚叫，文泰來忙問：「怎麼？」駱冰道：「道長施展追魂奪命劍中的大五鬼劍法，快極啦，那張召重在連連倒退。」文泰來道：「你瞧他腳下是不是在走八卦方位？」駱冰道：「他從離宮踏進乾位，啊，現在是走坎宮，踏震位，不錯，大哥，你怎麼知道？」文泰來道：「這人武功精強，我猜他不會真的連連倒退。早就聽說武當派柔雲劍術中，有一路劍法專講守勢，消去敵人氣力後才俟機反擊，這路劍腳下就要踏準八卦。可惜，可惜！」駱冰道：「可惜甚麼啊？」文泰來道：「可惜我看不到。會這路劍法的人，當然武功造詣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只有他遇到比自己更強的對手，才用出來抵擋。像這樣的比劍，一生中未必能見到幾次。」駱冰忽然叫道：「道長在用腿了，這連環迷蹤腿真厲害極了。」文泰來道：「他因為缺了左臂，所以腿的功夫練得出神入化，以補手臂不足。當年他威服青旗幫，就是用這兩條腿。」

原來無塵道人少年時混跡綠林，做下了無數巨案，武功又高，豪氣干雲，官家絲毫奈何他不得。可是有一次他見到一位官家小姐，也不知是甚麼緣故，竟死心塌地的愛上了她。那位小姐其實對他並沒真心，受了父親教唆，一天夜裏無塵偷偷來見她時，那小姐說：「你對我完全是假心假意，沒半點誠心。」無塵當然賭誓罰咒。那小姐笑道：「你們男人啊，這種話個個會說。你要是真心愛我，就把你一條手膀砍了下來。」無塵一語不發，真的拔劍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來。這時小姐樓上已埋伏了無數官差，一見都湧了出來。無塵已痛得暈倒在地，哪裏還能抵抗？被捕後判了個斬立決。無塵手下的兄弟們知道了這回事，大會群豪，打破城池把無塵救了出來，同時把小姐全家都捉了來聽他發落。眾人以為無塵不是把他們都殺了，就是要了這小姐做妻子。哪知他看見小姐，心腸一軟，叫眾人把她和全家都放了，自己當夜悄悄離開了那地方，心灰意懶，就此出家做了道人。人雖然出了家，可是本性難移，還是被紅花會老當家于萬亭請出來做了副手。有一次紅花會和青旗幫爭執一件事，言明武力解決。青旗幫中有一人譏諷無塵只有一條手臂。無塵怒道：「我就是沒有手臂，你這種人十個八個也不放在心上。」他果真用繩子把右臂縛在背後，施展連環迷蹤腿，把青旗幫的幾位當家全都踢倒。青旗幫的人心悅誠服，後來就併入了紅花會。鐵塔楊成協本來就是青旗幫的總舵主，加入紅花會後坐了第八把交椅。這時閒話。暫且不表。

駱冰說道：「張召重的步法被道長踢亂了，他已踏不準八卦方位。」文泰來喜道：「是啊，道長成名以來，武林中從未遇過敵手，這一會要讓張召重這小子知道一下我們紅花會的厲害──」他語聲未畢，忽然駱冰「啊喲」的叫了一聲，文泰來忙問：「甚麼？」駱冰道：「道長在東躲西讓，那傢伙不知在放甚麼暗器。黑暗中瞧不清楚，大概這暗器很細小。」文泰來凝神靜聽，只聽見一些輕微細碎的叮叮之聲，說道：「啊，這是他們武當派中最厲害的芙蓉金針。」這時大車移動。向後退了數丈。駱冰道：「道長把一柄劍使得風雨不透，護住了全身，金針打不著他，給他碰得四下亂飛，大家在退後躲避。金針似乎不放啦，又打在一起了，還是道長佔上風，不過張召重守得好，攻不進去。」文泰來道：「你把我手上繩子解開。」駱冰笑道：「大哥，你瞧我高興糊塗啦！」忙用短刀把手上繩子割斷，替他揉搓活血。

忽然間外面「叮鐺」一聲，接著又是一聲怒吼。駱冰忙探頭出來，說道：「啊喲，道長的劍被削斷啦，這姓張用的傢伙倒真好，大哥，我奪了一匹好馬，回頭給你騎。」她百忙中，忽然想到了那匹白馬。文泰來笑道：「傻丫頭，急甚麼？你快瞧道長怎樣了。」駱冰道：「這一下好，道長踢中了他一腿，他退了兩步。趙三哥上去啦。」文泰來只聽見無塵道人在咕嚕咕嚕的罵人，笑道：「道長是出家人，火氣還這樣大。你快扶我出來，我看三哥和他鬥暗器。」駱冰扶他，那知文泰來腿上臂上傷很重，一動就痛得厲害，不禁「啊唷」了一聲。駱冰道：「你安安穩穩睡著，我說給你聽。」只聽見「嗤」的一聲，文泰來學過「暗器聽風術」，一聽聲音就知道暗器的種類和來路，說道：「這是袖箭，啊，飛蝗石、甩手箭全出去了，怎麼？張召重也帶袖箭和飛蝗石，這倒奇了。」駱冰道：「那傢伙把趙三哥的暗器全伸手接去啦，又倒著打過來。嘿，真好看，下雨一樣，千臂如來真有一手，怎麼他同時會放這許多暗器，鋼鏢、鐵蓮子、金錢鏢，哈哈，太多了，那來不及接，可惜──還是教他躲過了。」

忽然「砰」的一聲猛響，一枝蛇燄箭光亮異常，直向張召重射去，火光直照射到大車裏來。文泰來一剎那間看到嬌妻美艷如昔，眉梢眼角，喜氣洋溢，不由得心動，輕輕叫了聲：「妹子！」駱冰回眸嫣然一笑，笑容未斂而火光已熄。趙半山乘著張召重在強光照耀下獃得一獃，打出了兩件獨門暗器去，一是迴龍壁，一是飛燕銀梭。

趙半山是浙江溫州人，少年時曾隨長輩至南洋各地經商，在南洋時他看到當地居民所用的一種獵器極為巧妙，打出之後能自動飛回。後來他入溫州王氏太極門學藝，對暗器一道特別擅長，一日想起少年時所見的「飛去來器」，於是經過無數次試驗練習，製成了一種曲尺形的精鋼彎鏢，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迴龍壁」。至於「飛燕銀梭」，更是趙半山獨運匠心創製而成。原來一般武術名家，對暗器的發射接避，都曾化極多的功夫去鑽研，所以普通暗器都難傷到他們。這飛燕銀梭卻和一般暗器不同，那是由兩截製成，兩截之間裝有彈簧機括，銀梭飛到半路，燕尾的半截自行跌落，跌落時彈簧將銀梭一彈，梭頭方向突然改變，敵人出其不意，勢必受傷。

張召重劍交左手，把鐵蓮子、菩提子、金錢鏢等細小暗器紛紛撥落，右手不住接住鋼鏢、袖箭、飛蝗石等較大暗器打回去，同時竄上蹲下，左躲右閃，避開來不及接住的各種暗器，正在手忙足亂之際，忽然迎面白晃晃的一枝彎彎的東西斜斜橫飛而來，破空之聲，甚為奇特。張召重怕這暗器頭上有毒，不敢迎頭去拿，伸手抓住它的尾巴，哪知這枚迴龍壁竟如活的一般，一滑滑脫了手，骨溜溜的又飛回到趙半山手中。趙半山伸手拿住，又打了過來。張召重大吃一驚，不敢再接，伸凝碧劍去砍，忽然「呼呼」兩聲，兩枚飛燕銀梭從左右襲來。張召重看準來路，身子一拔，縱起丈餘，本擬讓兩隻銀梭全從腳下飛過。那知「錚錚」兩聲，燕尾跌落，銀梭突然在空中轉了個彎，向上激射。張召重忙叫不妙，仗著內功精純，手心在小腹上一擋，一隻銀梭碰到他的手心，被他運用內家上乘武功，手心微微一縮，銀梭來勢已消，竟沒傷到皮肉。但另一隻銀梭卻無論如何躲不開了，直刺入他小腿肚之中。

趙半山見他受傷，挺劍刺來，張召重舉劍一架。趙半山知道他凝碧劍是一把利刃，不讓兩劍劍鋒相交，微微一側，己劍劍身與凝碧劍劍身貼在一起，運用太極劍中「黏」字訣，竟把對方的劍拉了過來數寸。張召重心念一動，心想：「對方怎麼有這許多高手？」他本來想憑自己一身驚人藝業，把對方全部打敗，現在疊遇勁敵，自己小腿受傷，不敢再行戀戰，四下一望，只見眾侍衛和官兵東西逃竄，文泰來的那輛大車也已被敵人奪去，不由得著急，刷刷刷三劍，把趙半山逼退數步，拔出小腿上銀梭，向趙半山擲去。趙半山低頭一讓，張召重已直向大車衝了過去。

駱冰一見張召重受傷，喜得手舞足蹈。文泰來道：「十四弟呢？他傷勢重不重？」駱冰道：「十四弟？他受了傷──」她話未說完，張召重已向大車衝來。駱冰「啊喲」的叫了一聲，雙刀出手，擋在車前。群雄見張召重跑了過來，紛紛圍攏。周仲英斜刺竄出，攔在當路，金背大刀一立，喝道：「你這小子竟敢到鐵膽莊拿人，不把老夫放在眼裏，你懂得江湖道義，武林規矩麼？」張召重一見對方白鬚飄動，精神矍鑠，知道就是西北武林的領袖人物鐵膽周仲英，不敢怠慢，一劍刺來。周仲英大刀翻轉，用刀背朝劍身碰去。張召重劍走輕靈，反手用劍刃在刀背上輕輕一勒，刀背上登時劃了一道一寸多深的口子。這時周綺、章進、徐天宏、常氏雙俠等各施兵器，齊向張召重攻來。張召重眼見對方人多，凝碧劍「雲橫秦嶺」，畫了一個圈子。眾人怕他寶劍厲害，各各抽回兵器。張召重對準周綺竄去。

周綺舉刀當頭砍下，那知張召重手法奇快，左手一伸，拿住周綺手腕，反手一擰，已把一柄雁翎刀奪在手中。周仲英一見大驚，父女關心，兩枚鐵膽先先後後向張召重後心打去。就在此時，陳家洛三顆圍棋子也分打張召重「軟麻」、「關元」、「曲池」三個要穴。張召重心中一寒，心想在黑暗之中，對方認穴竟如此之準，忙揮凝碧劍把棋子碰飛，這時鐵膽也已飛近。他聽聲辨形，猛一轉身，伸手要接先打來的那枚鐵膽。哪知「噗」的一聲，胸口已被鐵膽打中。原來周仲英靠鐵膽成名，他另有一門獨到功夫，先發的一枚勢緩，後發的一枚勢急，初看時是一先一後，哪知後發者先到，敵人正待躲閃先發的鐵膽時，後發的鐵膽已在中途趕上，打人一個措手不及。張召重出其不意，只覺得胸口劇痛，身體搖了一搖，不敢呼吸，雙臂一振，把擋在面前的章進與徐天宏震彈開去，跑到車前。駱冰見他衝到，長刀往下一撩。張召重寶劍招術奇快，「噹」的一聲，已把長刀削斷，乘勢縱上車去，拉住駱冰右臂。駱冰右臂被握，手中短刀無法使用，左拳猛擊敵人面門。群雄大驚失色，跑上救援。張召重抓住駱冰後心，向常氏雙俠、周仲英等摔來。常氏雙俠怕她受傷，兩人伸手托住。忽然張召重「哼」了一聲，原來他後心受了奔雷手文泰來一掌，好得他武功精湛，而文泰來又身受重傷，功力大減，否則非當場斃命不可，饒是如此，還是眼前一陣發黑，痛徹心肺。他不及轉身，把蓋在文泰來身上的棉被一掀，擋住了奔雷手的第二掌，隨手點中文泰來的「暈穴」，使他暈了過去，動彈不得，把他拖到車門口，喝道：「文泰來在這裏，哪一個敢上來，我先把他斃了！」凝碧劍寒光逼人，如一泓清水，架在文泰來頸裏。駱冰哭叫：「大哥！」不顧一切要撲上去，被陸菲青一把拉住。張召重說了這幾句話，只覺喉口發甜，「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來。

陸菲青站上一步，說道：「張召重，你瞧我是誰？」張召重和他闊別已久，月光下看不清楚。陸菲青取其白龍劍，把劍尖彎轉，和劍柄圈成一個圓圈，手一放，「錚」的一聲，劍身又彈得筆直，微微晃動。張召重「哼」了一聲，道：「啊，原來是陸師兄！你我劃地絕交，早已恩斷義絕，又來找我作甚？」陸菲青道：「你現在身已受傷，這裏紅花會眾英雄全體到場，還有鐵膽莊周老英雄出頭相助，你今日想逃脫性命，這叫做難上加難。可是你雖無情，我不能無義，念在當年恩師份上，我指點你一條生路。」張召重又「哼」了一聲，不言不語。忽然東邊隱隱傳來人喊馬嘶之聲，似有千軍萬馬趕馳而來。紅花會群雄一聽，各各驚疑不定。張召重也不知是何方人馬，心想：「難道紅花會真是神通廣大，在西北也能調集大批人手。」

陸菲青又道：「你好好把文四爺放下來，我請眾位英雄看我小老兒的薄面，放一條路讓你回去，不過你得立一個誓。」張召重眼見強敵環伺，今日有死無生，聽了陸菲青這番話，不由得心念一動，說道：「甚麼？」陸菲青道：「你得發誓永遠退出官場，不能再給滿清韃子做鷹犬。」張召重熱衷功名利祿，近年來宦途得意，一路扶搖直上，要他忽然棄官不做，那直如要了他的性命，心想：「今日就是立了個假誓，逃得性命，把到手的欽犯失去，皇上和福統領也必見罪，這樣我一生也就毀了。他們心有所忌，我就捨命拚上一拚。」他計算已定，喝道：「你們以多勝少，我張召重雖敗，也不算丟臉。今日我寧和文泰來同歸於盡，留個身後之名。將來天下英雄知道，看你們紅花會顏面往哪裏擱去。」楊成協大叫：「你甘心做官家走狗，還不算丟臉，還在那裏充字號麼！」張召重被他當頭一喝，無言可答，左手放下文泰來，擱在膝頭，挽住騾子韁繩，大車向前駛去。

群雄想上前搶奪，又怕他狗急跳牆，真個傷害文泰來性命，投鼠忌器，好生為難。駱冰見丈夫受他挾制，不言不動，眼見大車又一步步的遠去，不禁五內俱裂，叫道：「你把文四爺放下來，我們讓你好好回去，也不叫你發甚麼誓啦。」張召重不理，趕著大車駛向清兵人群中去。

眾侍衛和清兵逃竄了一陣，見敵人不再追殺，慢慢又聚集攏來。瑞大林見張召重駛著大車過來，命兵丁準備弓箭接應，說道：「聽我號令再放箭。」這時遠處人馬奔趕之聲越來越近，紅花會和清兵雙方俱各驚疑，怕對方來了援兵。

陳家洛高聲叫道：「衛九哥、蔣十三哥、孟大哥、安大哥你們去把那批鷹爪衝散！」衛春華等挺起兵刃，朝清兵隊裏殺去。陸菲青背後閃出一個少年，說道：「我也去！」跟著衝去。陳家洛眉頭微微一皺，原來這就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

那天陸菲青落後一步，夜中與李沅芷見了面。這位女徒弟連日看到許多爭鬥兇殺，再也熬不住，一定要師父帶她同去參與劫救文泰來。陸菲青拗她不過，要她立誓不得任性胡來。李沅芷聽得師父口氣鬆動，樂得眉花眼笑，罰了一大串的咒，說：「要是我不聽師父的話，教我出天花，生一臉大麻子，教我害癩痢，變成個醜禿子。」陸菲青心想：「女孩子最愛美貌，她這樣立誓，比甚麼『死於刀劍之下』等等還重得多。」於是一笑答應。李沅芷寫了一封信留給母親，說現在這樣走法太過氣悶，所以單身先行上道，趕到杭州去會父親，明知母親一定大不放心，但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師徒兩人趕上紅花會群雄時，正是他們得到張召重要從紅城渡河訊息之日。一場夜戰，陸菲青總是不許李沅芷參加。她見群雄與張召重惡鬥，各人武功藝業，俱比自己不知高了多少倍，暗暗伸了伸舌頭，現在見衛春華等去殺清兵，她也不管自己父親做的是甚麼官，女孩兒家覺得有趣，就跟在後面殺了上去，她想：「這次我不問師父，教他來不及阻擋。他既沒說話，我也就不算不聽他的話。」

陳家洛向眾人輕聲囑咐了幾句，大家點頭答應。趙半山首先竄出，手一揚，兩枝袖箭釘入了大車前騾子雙眼。騾子長嘶一聲，人立起來。章進奔到大車後面，奮起神力，把車轅拉住，大車登時如釘住般不動。常赫志、常伯志兄弟分站大車左右，兩把飛抓向張召重抓去。張召重揮劍擋開。楊成協大喝一聲，跳上車子就來搶文泰來。張召重劈面一拳，楊成協身體一側，用左肩接了他一拳，雙手去抱文泰來，同時無塵和徐天宏從車後鑽進來襲擊張召重背後。陳家洛對心硯道：「上啊！」兩人「燕子穿雲」，飛身縱上車頂，俯身下攻。

張召重一拳打在楊成協肩頭，見他竟若無其事的受了下來，心中一怔，想道：「敢情這點子有鐵布衫橫練功夫。」又見他去搶文泰來，左手一把抓住他後心衣服，此時常氏兄弟兩把飛抓又左右抓來，張召重單劍一擋，一提氣用「無極玄功拳」中「倒提金鐘」，生生把楊成協一個肥大的身軀扯下車來。

火手判官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緊急中只聽得頭頂後心齊有敵人襲來，身體向前一仰，左手已抓住一把芙蓉針，微微側身，向車頂和車後的敵人各各揮了一揮。

陳家洛見張召重揮手，知道他施放暗器，盾牌在身前一擋，叮叮數聲，金針跌落在地，右手一掌在心硯肩上一推，將他推下車頂，饒是身法奇快，只聽見心硯「啊喲」連叫，知已中了他的金針，忙跳下去看視。那邊無塵和徐天宏從車後進攻，張召重金針擲來，無塵的功力深厚，向後一仰，人如一枝箭般從大車裏向後直射出來。他這一下去得比金針更快更遠，金針竟追他不上。徐天宏可沒有這手功夫，只得掀起車中棉被一擋，左肩露出了空隙，只覺得一陣酸麻，跌下車來。章進搶過扶起，忙問：「七哥，怎麼了？」他語聲未畢，忽然背上一陣劇痛，竟是中了一箭，一個踉蹌，只聽見陳家洛大呼：「眾位哥哥，大家聚攏來。」這時背後箭如飛蝗密雨般射來，章進一斧插在腰裏，左手搭在無塵肩上，右斧不住撥打來箭。無塵道：「十弟，別動！沉住氣。」按住他血脈來路，輕輕把箭拔下，撕下道袍衣角，替他裹住箭創。

這時只見東面清兵黑壓壓的一片湧將過來，千軍萬馬，聲勢驚人。群雄逐漸聚集，衛春華等也已退了轉來。陳家洛道：「哪兩位哥哥前去衝殺一陣？」無塵與衛春華應聲而出。陳家洛道：「大家趕速分散，退到那邊土丘後面。」眾人應了。陳家洛道：「趙三哥、常五哥、六哥！我們再來。」四人分頭攻向大車。

衛春華手挺雙鉤，冒著箭雨，殺至清兵陣前。無塵赤手空拳，在空中接了一枝箭，隨手把來箭撥開，跟在衛春華後面。兩人轉眼沒入陣中。無塵奪了一柄箭，四下衝殺。清兵勢大，這兩人哪裏阻擋得住？不一刻，先頭馬軍已奔到群雄跟前。

張召重見援兵到達，大喜過望，這時他呼吸緊迫，知道自己傷勢不輕，忽見陳家洛等又攻上車來，不敢抵抗，舉起文泰來身子團團揮舞。舞得幾舞，數十騎馬軍已舉起馬刀向陳家洛等砍來。陳家洛一聲呼哨，與趙半山、常氏雙俠衝向土丘而去。

四人奔到土丘後面，見眾人已聚集在那裏，點了一下人數，無塵與衛春華殺入敵陣未回，此外還不見了徐天宏、周綺、李沅芷、周仲英、孟健雄五人。陳家洛忙問：「有人見到七哥和周老英雄他們麼？」章進躺在地上，抬頭道：「七哥受了傷，還沒回來麼？我去找。」站起身來，挺了雙鉤就要衝出去，他背上箭創甚重，搖搖晃晃，立足不定。石雙英道：「十哥你別動，我去。」蔣四根道：「我也去。」陳家洛道：「蔣十三弟，你與四嫂衝到河邊去，把船準備好。」蔣四根和駱冰應了。駱冰傷心過度，心中空曠曠的反而沒甚麼感覺，隨著蔣四根去了。石雙英手持單刀飛身上馬，繞過土丘。這時清兵大隊已漫山遍野而來，他騎上高地，縱目遠望，只見月光下黑壓壓的全是人頭，人聲喧喊，戰馬嘶鳴，不知徐天宏落在何方，只好衝入敵陣，到處亂找。石雙英出去不久，周仲英和孟健雄兩人已到土丘邊來。陳家洛問道：「周姑娘找不到？」周仲英心中焦急異常，不住搖頭。陸菲青只是跌腳，說道：「我那小徒也失陷了，我去找。」安健剛道：「我跟你去。」

陳家洛命趙半山、常氏雙俠、楊成協、孟健雄五人看好地形，守住土丘外的要點，心硯和章進躺在地休息，陳家洛道：「這裏亂箭很多，大家撿起來，我去奪幾張弓。」說罷上馬，衝入清兵弓箭隊，繩索揮去，已把兩名弓箭手擊倒，繩索一捲，把跌在地上的兩張弓捲起。清兵大喊大叫，四五柄槍攢刺過來。陳家洛三根繩索舞得如三條銀蛇般飛動，只見清兵兵器紛紛脫手，被他繩索打中的，不是暈倒在地，就是痛入骨髓，不一會已搶得八張弓在手，撥轉馬頭，正要退走，忽然清兵兩邊散開，人衖堂中衝出幾騎馬來。當先一人正是無塵道人，追魂奪命劍法施展開來，三名清兵登時了帳，後面安健剛拖著衛春華的雙手。陳家洛一見衛春華滿身血污，不由大驚，忙迎上去斷後。清兵見這幾人兇狠異常，不敢十分逼近，讓他們退到了土丘後面。

陳家洛把弓交給了趙半山等人，忙來看衛春華，無塵道：「九弟殺脫了力，有點神智糊塗了。不礙事。」衛春華仍在大叫大嚷：「我把你們這些狗官兵都殺盡了。」陳家洛道：「見到七哥和十二郎他們麼？」無塵道：「我去找。」陳家洛道：「還有周姑娘和陸老前輩的徒弟。」無塵應了，上馬提劍，衝入清兵隊去。一名千總躍馬提槍奔來，無塵讓過來槍，一劍刺入他的心窩。那千總登時倒撞下馬。他手下的兵卒發一聲喊，四散奔走。無塵儘揀人多處殺將過去，劍鋒到處，清兵紛紛落馬。他衝了一段路，忽見一群官兵圍著吶喊，人堆裏發出金鐵交併之聲，雙腿一夾，馬匹直奔過去。一名軍官拍下馬來，正待喝問，忽覺眼前白光一閃，喉頭一涼，頸邊裏已穿了個透明窟窿。無塵大叫：「十二郎，定著點，你二哥在此。」石雙英挺著單刀，力戰三員武將，四下清兵又東刺一槍，西砍一刀，正自抵敵不住，忽見無塵到來，心中大喜，叫道：「找到七哥了麼？」無塵道：「你向前衝，別管後面。」石雙英依言單刀向前猛砍，縱馬向前，只聽見身後連續三聲慘叫，接著清兵齊聲驚呼，不約而同的退了開去。石雙英回頭一望，見那三員武將都已被殺死在地，無應笑道：「我們走罷。」石雙英和這三名武將打了半天，知道他們武功精熟，都非泛泛之輩，豈知一轉身之間全被無塵料理了，對這位道人二哥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

兩人趕回土丘，見徐天宏等仍舊沒有下落。這時清兵已發現他們聚集之所，一名把總領著數十名兵卒衝將過來。趙半山、常氏雙俠、孟健雄等都是發射暗器的能手，彎弓搭箭，一箭一個，把當頭清兵射倒了十多個。其餘的退了回去，站在遠處呼喝，不敢再行迫近。陳家洛把坐騎牽上土丘，對安健剛道：「安大哥，請你給我照料一下，防備流矢。」安健剛應了，站在馬旁。陳家洛縱身跳上馬背，站在鞍子上瞭望，只見清兵大隊浩浩蕩蕩的向西開拔。似乎只留下幾百名兵卒對付他們這批人。忽然間號角聲喧，一條火龍蜿蜒而來，一隊清兵手中執了火把，火光裏一面大纛迎風飄拂。陳家洛凝神望去，見大旗上寫著「征西大將軍兆」幾個大字。這隊清兵都騎著高頭大馬，手執長矛大戟，行走時發出鏗鏘之聲，看來兵將都身披鐵甲。

無塵心中焦躁，說道：「我再去尋七弟他們。」常赫志道：「道長你休息一下，讓我們兄弟去──」他話未說完，無塵早已衝了出去。那些清兵有的曾親眼見他殺人，有的也已知道一個兇道人連殺了一名參將、兩名游擊、一名千總，忽然見他衝將過來，連忙放箭。無塵一勒馬，馬向斜路上竄了開去，眾清兵心中正自慶幸，那知馬蹄響處，這人又已衝到跟前，這時放箭已自不及，各舉兵刃抵禦。無塵雙腿夾在坐騎胸骨上，上身向前伸出，揮劍替馬匹開路，清兵「啊！」「唷！」聲中，無塵馬不停蹄，在大隊人馬中兜了一個圈子再繞回去，四下找尋，絲毫不見徐天宏等的蹤跡。正奔之間，突然坐騎肚腹中箭，前腳一軟，倒了下來。一名千總揮起大刀當頭向無塵劈來，無塵不等雙足著地，在鐙上一借力，憑空拔起，落在那千總身後的馬鞍上。那千總一刀把無塵坐騎的馬頭劈成兩半，同時無塵的劍也自背透胸把他對穿了一個洞。無塵右肘一撞，把千總撇在地下，奔到土丘後面。

群雄見徐天宏等毫無下落，俱各擔心他們死在亂軍之中，各人都不敢把心中疑慮說出口來。忽然間遠處塵頭大起，當先一騎飛奔而來，跑到相近，群雄看出是蔣四根的面目，只聽見他高聲大叫：「快退，快退，鐵甲軍衝過來了。」

原來征西大軍兆惠奉旨出兵回部，為了要使回部各族居民措手不及，所以統率大軍連夜行軍。這日渡了黃河，先頭部隊回報土匪擋道，雖然人數很少，但驃悍異常，已傷了數名參將游擊。兆惠命大軍繼續趕路，令副將王本樑率兵「剿匪」，那知這批「土匪」在大軍中擊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兆惠大怒，命王本樑帶領五百鐵甲軍衝了過來。蔣四根在船中望見清兵部署，知道鐵甲軍厲害，忙飛騎趕來報信。

陳家洛道：「大家上馬衝到河邊。」群雄齊聲答應。周仲英雖然心懸愛女，可是千軍萬馬之中哪裏去找？孟健雄、安健剛、石雙英分別把衛春華等扶起，一匹馬上騎了兩人。各人剛上得馬，火光裏鐵甲軍已然衝到跟前。常氏雙俠見清兵來勢兇惡，領著眾人繞向右邊。常赫志道：「鐵甲軍用神臂弓，力量很大，咱們索性衝進清兵隊裏。」常伯志道：「哥哥說得是。」兩人當先馳入清兵隊伍之中，群雄緊跟在後面。常氏雙俠嫌飛抓衝殺不便，藏入懷裏，一個奪了一柄大刀，一個搶了一枝長矛，刀砍矛挑，殺開一條血路，直衝向黃河邊上。鐵甲軍見他們衝入人群之內，黑暗裏不敢使用長弓硬弩，怕傷了自己人，只好隨後趕來。一時黃河邊上人馬踐踏，亂成一團。

群雄緊緊靠攏，混亂中奔到了黃河岸邊。蔣四根把鐵槳往背上一背，噗咚一聲，先跳下河去接船。這時駱冰已見群雄奔到，忙把船靠到岸旁。先把章進等傷者送下船去。陳家洛叫道：「大家快上船，道長、趙三哥、周老英雄，我們四人殿──」話未說畢，神臂弓強弩已到。無塵叫道：「衝呀！」四人反身衝殺。無塵一劍向當頭一名鐵甲軍咽喉刺去，哪知竟刺不入去。原來這把劍殺人太多，刃口已經捲了。那鐵甲軍長槍刺來，無塵拋去手中之劍，舉臂一格，一柄槍震得飛上半天。

周仲英金刀起處，也把數名清兵砍下馬來。趙半山一摸囊中，還剩下十多枚銅錢，五六顆鐵蓮子，於是拈起一枚銅錢，對準馬上清兵的「軟麻穴」打去，只聽見「噹」的一聲，那清兵竟若無其事的衝到跟前。這時無塵已搶得一枝鐵槍，向那清兵的臉上直搠進去，原來鐵甲軍全身鐵甲，身上不受暗器。趙半山於是握住錢鏢，連珠炮往清軍眼珠發射，饒是黑夜中辨認不清，還有五六人眼珠打瞎，痛得雙手在臉上亂抓亂挖。這時除陳家洛等四人外，餘人都已上船。

鐵甲軍訓練有素，精銳特甚，雖見對方兇狠，但欺他人少，仍鼓勇衝來。陳家洛眼見一個將軍騎在馬上，舉著馬刀指揮，一個「燕子三抄水」，已縱到他的跟前。那將官正是副將王本樑，忽見一團白影竄來，也不及辨清是人是鬼還是野獸，舉刀砍去，刀到半空，忽然手腕奇痛，那柄刀到了敵人手中，同時身上一麻，已被敵人拉下馬來，挾住奔向河岸。清兵見主將被擒，忙來爭奪，但已不敢放箭。陳家洛叫道：「趙二哥，接住！」用力把王本樑向趙半山拋去，周仲英把王本樑在空中打了幾個轉，直甩到河中船邊，蔣四根哈哈一笑，揪住他的辮子濕淋淋的提了起來。陳家洛在清兵喊叫聲中奔向水邊，和無塵、趙半山、周仲英都縱到了船上。蔣四根、駱冰雙槳搖動，將艇划向河心。清兵紛紛放箭，都被群雄用兵刃撥落，黃河河水正漲得洶湧，水聲轟隆，大軍人馬的喧嘩聲卻漸漸消失了。

群雄定下心來，照料傷者。衛春華神智漸清，身上倒沒受傷。趙半山是暗器能手，醫治箭創素所擅長，於是替楊成協和章進紮了傷口。章進傷勢較重，但也無大礙。心硯中了數枚金針，痛得叫個不停，趙半山從藥囊中取出一塊吸鐵石，將金針一枚一枚的吸了出來。再替他敷藥紮傷。駱冰只顧划船，一言不發。這一仗文泰來沒救出，反失陷了徐天宏、周綺、陸菲青師徒四人，余魚同也不知落在何方。陳家洛道：「我們只道張召重已如甕中之鱉，指顧間就可命喪當地，那知清兵大隊恰恰會在此時趕到。早知如此，我們合力齊上，先料理了這奸賊，或者把文四哥先送開去，豈不是好？」說罷恨恨不已，眾人心情沮喪，都說不出話來。陳家洛手指在王本樑脅下一戳，點醒了他的穴道，問道：「你們大軍連夜趕路，到底是搗甚麼鬼？」

王本樑昏昏迷迷的一時說不出話來。楊成協劈臉一拳，喝道：「你說不說？」王本樑捧住腮幫子，連道：「我說──我說──說甚麼？」陳家洛道：「你們大軍幹麼連夜趕路？」王本樑道：「征西大將軍兆惠將軍奉了聖旨，要克日攻取回部，他怕耽擱了期限，又怕回人得到訊息，有了防備，所以命令我們連日連夜的行軍。」陳家洛道：「回人好端端的，又去打他們怎麼？」王本樑道：「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陳家洛沉吟了半晌，把兆惠大將軍的人數、行軍路向、糧草等問了個仔細，王本樑有的不知道，知道的都不敢隱瞞。陳家洛高聲叫道：「船──靠──岸！」駱冰和蔣四根把船靠到黃河邊上，眾人登岸，這時似乎水勢更大，轟轟之聲，震耳欲聾。

陳家洛命楊成協將那王本樑帶開，於是對常氏雙俠道：「五哥、六哥，你們兩位趕回頭，暗中查看四哥、七哥、周姑娘、陸老英雄師徒的下落。要是他有甚麼三長兩短──唉，那也是氣數使然。如果他們落入官差之手，一定仍得趕北京大道。我們在前面接應，好歹要打救出來。」常氏雙俠應了，往西而去。陳家洛又向石雙英道：「十二哥，我想請你辦一件事。」石雙英道：「請總舵主吩咐。」陳家洛從心硯背上包裹中取出筆硯紙墨，在月光下寫了一封信，說道：「這封信請你送到回部木卓倫老英雄處。他們跟我們雖只一面之緣，但互相肝膽相照，朋友有難，我們不能不救。四嫂，你這匹白馬借給十二郎騎一趟。」駱冰到船上裏把馬牽上來。原來眾人在混亂中都把馬匹丟了，只有駱冰把這匹馬愛若性命，所以帶了上船。石雙英騎了白馬，絕塵而去。馬行神速，預計一兩日內就可趕過大軍，使木卓倫聞警後可預有準備。

安排已畢，群雄又各下船，順風順水，一時間又流下二十餘里。陳家洛命蔣四根把王本樑綑住拋在船裏，順水流去。群雄俱都登岸，找尋店房飽餐休息。

# 第十一回 操刀剜肩憐難侶

且說周綺在亂軍之中與眾人失散，滿眼望去，全是清兵，隨手砍翻了幾名，那知兵卒愈來愈多，心中慌亂，騎了馬亂奔。跑了一程，又遇到一隊官兵，她不敢迎戰，回頭就跑，黑暗中坐騎不知在甚麼東西上一絆，突然跪倒。周綺此時又疲又怕，坐得不穩，一個倒栽蔥跌下馬來，頭在硬土上重重一撞，竟自昏迷了過去。幸而天色昏暗，清兵並未發現。

在昏迷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眼前一亮，隆隆巨響，接著臉上一陣清涼，似乎許多水點潑到了頭上，周綺張開一看，只見滿天烏雲，大雨傾盆而下，「啊喲」一聲，跳起身來，忽然身旁一人也坐了起來。周綺吃了一驚，忙從地上抓起單刀，正想砍去，突然兩人都驚叫起來，原來那人是武諸葛徐天宏。

徐天宏叫道：「周姑娘，怎麼你在這裏？」周綺在亂軍中殺了半夜，父親也不知去了何方，突然遇到徐天宏，雖然心中素來不喜此人，專和他拌嘴口角，但竟是遇到了親人，饒是俏李逵心豪膽粗，不讓鬚眉，這時也不禁要掉下淚來。她咬住嘴唇忍住，說道：「我爹爹呢？」徐天宏忽然打手勢叫她伏下，輕聲說道：「有官兵。」周綺忙俯下身來，兩人慢慢爬到一個土堆後面，露出了四隻眼睛往外瞧。這時天已黎明，近處景物已可看得清清楚楚。只見數十名清兵在掩埋死屍，一面掘地，一面七張八嘴的咒罵。

過了一會，大概屍體草草都埋好了，一名把總高聲吆喝：「張得標、王升，四下看一下，還有屍首沒有？」那兩名清兵應了，站上高地四下張望，看見徐天宏和周綺伏在地上，叫道：「還有兩個。」周綺聽見把他們當死屍，心中大怒，要跳起來去尋晦氣。徐天宏一把拖住，低聲道：「等他們過來。」那張得標和王井拿了鐵鍬，走將過來，周綺和徐天宏二人一動不動裝死，等那兩名清兵走近俯身察看，突然各各刺出一刀，深入敵人肚腹之中。兩名清兵連叫也來不及叫，俱各喪命。

那把總等了半天不見他們回來，口中王八羔子的罵人，騎了馬過來查看。徐天宏低聲道：「你別作聲，我奪他的馬。」那把總走到近處，發見兩名清兵死在當地，大吃一驚，正待叫人，徐天宏一個箭步，已竄了上去，一刀斜劈。那把總手中未拿兵器，舉起馬鞭一擋，連鞭帶頭，都給砍下馬來。徐天宏挽住馬韁，叫道：「快上馬！」周綺一跳騎上了馬，徐天宏要避嫌，不肯男女同騎，放開腳步，跟在馬後。

眾清兵發見敵蹤，各舉兵刃追來。徐天宏奔不得幾十步，左肩上被金針射中處愈來愈痛，難以忍受，一陣昏迷，跌倒在地。周綺回頭觀看敵情，忽見徐天宏跌倒，忙勒轉馬頭，奔到徐天宏身旁，俯身伸手，把他提了起來，橫放鞍上，刀背敲擊馬臀，那馬如飛而去。眾清兵叫了一陣，那裏追趕得上？

周綺見清兵相離已遠，把刀插在腰裏，看徐天宏時，見他雙目緊閉，臉如白紙，呼吸細微，心中很有點害怕，不知道怎麼辦好，只得把他扶直了坐在馬上，左手抱住他的腰，防他跌下馬來，儘揀荒僻小路奔馳。

跑了一會，見前面黑壓壓的一片森林，催馬進林，四周樹木茂密，周綺下了馬，牽著馬走，走了幾百步，到了一處林中隙地，看徐天宏時，仍舊神智昏迷，想了一想，也顧不得男女嫌疑，只好把他拖下馬來，放在草地上，自己坐下來休息，讓馬吃草。她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姑娘，孤伶伶坐在荒林之中，眼前這個人不知是死是活，束手無策之餘，不禁悲從中來，抱頭大哭起來，眼淚一點一點滴在徐天宏臉上。

徐天宏在地上躺了一會，神智漸清，以為天又下雨，微微張開眼睛，只見眼前一張俏臉，一對大眼哭得紅紅的，淚水撲撲的滴在自己臉上。他「哼」了一聲，左肩又痛，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啊喲」。周綺見他醒轉，心中大喜，忽見自己眼淚又是兩滴落在他嘴角邊，忙掏出手帕，想給他擦，剛伸出手，驟然驚覺，又縮了回來，怪他道：「你怎麼躺在我跟前，也不走開些。」徐天宏「唉」了一聲，掙扎著要爬起來。周綺道：「算了，你就躺在這兒罷。咱們怎麼辦呀？你是武諸葛，爹爹說你鬼心眼兒最多的。」

徐天宏道：「我現在肩上痛得厲害，甚麼也不能想。姑娘，求你給我瞧瞧。」

周綺道：「我不高興瞧。」她口中這樣說，終究還是俯身去看，看了一會，說道：「好端端的，沒有甚麼，又沒血。」徐天宏坐了起來，右手用單刀刀尖把肩頭衣服挑開了一條口子，自己斜眼細看，說道：「這裏中了三枚金針，打進我骨頭裏去了。」周綺道：「怎麼辦呢？咱們到市鎮上找醫生去罷？」徐天宏道：「這不成。昨晚這一鬧，四廂城鎮誰不知道？咱們這一身打扮，又找醫生治傷，那還不是自投羅網。這本來要用吸鐵石吸出來，但這到那裏找去？請你用刀把肉剜開，拔出來罷。」

周綺半夜惡鬥，殺了不少官兵，但現在要她去剜徐天宏臂上的肉，反倒躊躇起來。徐天宏道：「我挺得住，你動手罷──等一下。」他在上衣上撕下幾條布條，交給周綺，問道：「身邊有火摺子麼？」周綺一摸囊中，道：「有的，幹麼呀？」徐天宏道：「請你撿些枯草樹葉來燒點灰，待會把針拔出，用灰按著創口，再用布條縛住。」周綺照他的話做了，燒了很大的一堆灰。徐天宏笑道：「成了，這足你止得住一百個傷口的血。」周綺氣道：「我是笨丫頭，那麼你自己來罷！」徐天宏笑道：「是我說錯了，你別生氣。」周綺道：「哼，你也會知道自己錯？」她右手拿起了刀，左手在他肩上細細的針孔旁一按。她第一次接觸到男人的肌膚，手一碰到，馬上縮了回來，只羞得滿臉發燒，直紅到耳根子中去。

徐天宏見她忽然害羞，很是不解，說道：「你怕甚麼？」周綺道：「我怕甚麼？你自己才怕呢！轉過頭去，別看。」徐天宏依言轉過了頭。周綺把針孔旁的肉捏緊，挺刀尖刺入肉裏，輕輕一轉，鮮血直流出來。徐天宏咬緊牙齒，一聲不響，滿頭都是黃豆般大的汗珠。周綺把肉剜開，露出了針尾，右手拇指食指緊緊捏住，力貫雙指一提，提了出來。徐天宏臉如白紙，仍強作言笑，說道：「可惜這枝針沒針鼻，不能穿線，否則倒可給姑娘繡花。」周綺道：「我才不會繡花呢，去年媽教我學，我弄不了幾下，就把針折斷了，又把綢子弄破啦，媽罵我，我說：『媽，我不成，你給教教。』你猜她怎麼說？」徐天宏道：「她說：『拿來，我教你。』」周綺道：「哼，她說：『我沒空。』後來給我琢磨出來啦，原來她自己也不會。」徐天宏哈哈大笑，說話之間又拔了一支針出來。周綺笑道：「我本來不愛學，可是知道媽不會，就磨著要她教。媽給我纏不過，她說：『你再胡鬧，告訴爹打你。』她又說：『你不會針線哪，哼，將來瞧你──』」說到這裏突然止住，原來她媽媽當時說：「將來瞧你找不找得到婆家。」她陡然想到這句話不能說給徐天宏聽。徐天宏問道：「將來瞧你怎麼啊？」周綺道：「別囉唆，我不愛說了。」

周綺口中說話，手裏不停，三枚金針都拔了出來，用灰按住創口，拿布條縛好，她見徐天宏雖然身受劇痛，仍舊臉露笑容，和她有說有笑，也不禁暗暗欽佩，心想：「瞧不出他身材雖矮，倒也是個英雄人物，要是人家剜我的肉，我會不會大叫媽呢？」她想到爸爸媽媽，心裏又是一陣難受。這時她滿手是血，於是對徐天宏道：「你躺在這裏別動，我去找點水喝。」

她望了一望地勢，奔出林來，走了數百步，找到一條小溪，因為剛下過大雨，溪中水流湍急，她把手上的血在溪中洗乾淨了，俯身溪上時突然看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見頭髮蓬鬆，身上衣服既濕且皺，臉上又是血又是泥污，簡直不成個人樣，心想：「糟糕，這副鬼樣子全教他看去了。」於是映照著溪水，洗淨了臉，十指權當梳子，把頭髮梳好編了辮子，在溪裏搯些水喝了，心想徐天宏一定口渴，可是沒有盛水之具，當下大費躊躇，忽然靈機一動，從背上包裏取出一件衣服來，在溪裏洗乾淨了，浸得濕透，預備拿回去把水擠出來給他喝。

徐天宏剛才和周綺說笑，強行忍住，這時肩上劇痛難當，等周綺來時，已痛得死去活來，周綺見他臉上模樣，雖然裝得並不在乎，實在是一定很不好受，憐惜之念，油然而生，叫他把嘴張開，把衣上的水擠到他口裏，輕輕問道：「痛得厲害麼？」

徐天宏自十二三歲起浪蕩江湖，人情鬼蜮，世態炎涼，無不冷暖遍嘗，一身受過千辛萬苦，在憤世嫉俗之餘，不免玩世不恭。他生來機變百出，事到臨頭，每每先發制人，真可說是料無不中，算無遺策，所以得了個「武諸葛」的名號。他在江湖上常見許多英雄人物誤於女色，每因勘不破情關，到頭來弄得身敗名裂，二哥無塵道人一番傷心事蹟，他更引為大戒，所以雖然年過而立，一見女人就避之惟恐不及。周綺一路上和他鬧小孩脾氣，他總是故意想點小計謀來作弄她，每次都是他佔上風，把周綺嘔得愈來愈氣。他一直把周綺當作是個鬥智的對手，心中未存男女之見，那知自己受傷，偏偏是這個朋友中的唯一大對頭來救護他，心中對她所懷厭憎之情一時盡除，這時周綺軟語慰問，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槍林中廝混，就是在陰謀詭計中打滾，幾時消受過這般溫柔詞色，心中一動，望著周綺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周綺見他發獃，還以為他神智又糊塗了，忙問：「怎麼，你怎麼啦？」徐天宏定了一定神，笑道：「好些了，多謝你。」周綺道：「哼，我也不要你謝。」徐天宏道：「咱們在這裏不是辦法。去找一家人家買些東西吃，你身邊有銀子沒有？」周綺道：「我不帶錢，銀子都在爹爹那裏。你呢？」徐天宏眉頭一皺，說道：「我的包裹在混戰中丟了。咱們別上市鎮，找一個偏僻的農家，就說咱們是兄妹倆──」周綺道：「我叫你哥哥？」徐天宏道：「你要是覺得我年紀大，那麼就叫我叔叔。」周綺道：「哼，你像麼？就叫你哥哥好啦。不過只在有人的時候叫，沒人的地方我可不叫。」徐天宏道：「那當然啦。在沒人的地方你叫我甚麼啊？」周綺一想，自己素來不叫他甚麼，兩人一見面就鬧別扭，從來就沒客客氣氣過，於是說道：「叫甚麼？我壓根兒就不叫你。」徐天宏笑道：「好，不叫我。咱們對人說，在路上遇到大軍，把咱們的行李包裹都搶去了，還把咱們打了一頓，誣賴咱們是土匪。」兩人商量好了說話，周綺把徐天宏扶了起來。

徐天宏道：「你騎馬，我腳上沒傷，走路不礙。」周綺道：「爽爽快快的你騎上去。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徐天宏笑笑，只好上了馬。兩人出得樹林，面對著太陽揀小路走。

西北是荒僻之地，不像南方處處桑麻，處處人家，兩人走了一個多時辰，又飢又累，好容易才見到一縷炊煙在一所屋上升起，兩人奔到屋前，徐天宏下馬拍門，過了半晌，出來了一個老婆婆，見兩人裝束奇特，不住的打量。徐天宏把剛才編的話說了，向她討一點東西充飢。

那老婆婆嘆了一口氣，說道：「害死人的官兵。客官，你貴姓？」徐天宏道：「姓周。」周綺望了他一眼，沒有言語。那老婆婆把他們迎進去，拿出幾個山薯來給他們吃。兩人大半天沒東西了，雖然山薯又黑又粗，也吃得十分香甜。

那老婆婆說是姓唐，兒子因為交不出地租，給地主一頓打，回家來又是傷又是氣，不久就死了。媳婦少年夫妻，一時想不開，在丈夫死後的當夜也自己吊死了，留下了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老婆婆一邊說，一邊淌眼淚。周綺一聽大怒，問那地主叫甚麼，住在那裏。老婆婆說：「這老殺才也姓唐，人家當面叫他唐六爺唐秀才，背後都叫他糖裏砒霜。我也不知道他真的叫甚麼名字。他住在鎮上，鎮上就數他的房子最大。」周綺問道：「甚麼鎮？怎樣走法。」老婆婆道：「那個鎮啊，這裏往北走五里路，過了坡，上大路，向東再走二十里路，那就是了，那叫文光鎮。」周綺忽的站起，抄起單刀，對天宏道：「喂──哥──哥──我出去一下，你在這裏休息。」徐天宏見她要去殺那糖裏砒霜，說道：「要吃糖嘛，晚上吃最好。」周綺一楞，明白了他的意思，點點頭，又坐了下來。

徐天宏道：「老婆婆，我身上受了傷，行走不得，想借你這裏過一夜。」那老婆婆道：「住是不妨，山野裏就是沒甚麼吃的，客官莫怪。」徐天宏道：「老婆婆肯收留咱們，那是感激不盡。咱妹子全身都濕了，老婆婆有舊衣服，請借一套給她換換。」老婆婆道：「我媳婦留下來的衣裳，姑娘要是不嫌棄，就對付著穿穿，怕還合身。」周綺換了衣服，出來時，見徐天宏已在老婆婆兒子房裏的炕上睡著了。

到得傍晚，徐天宏忽然胡言亂語起來，周綺在他額角一摸，燒得燙手，想是傷口化膿。她知道遇到這種情形十分危險，可是束手無策，不知怎麼辦好，心中一急，也不知是生徐天宏的氣，還是生自己的氣，舉起了刀在地上亂剁，剁了一會，伏在炕上哭了起來。那老婆婆見這情形又是可憐又是害怕，也不敢來勸。周綺哭了一會，問道：「鎮上有大夫麼？」老婆婆道：「有，有，曹司朋大夫的本領是最好的了，不過他架子很大，向來不肯到這種鄉下地方來看病。我兒子病了，我老婆子和媳婦向他磕了十七八個響頭，他也不肯來看──」周綺不等她說完，抹了抹眼淚，便道：「我這就去請。我──哥哥在這裏，請你好好招呼他。」老婆婆道：「姑娘你放心，唉，那大夫是不肯來的。」

周綺不再理她，把單刀藏在馬鞍旁，騎馬往文光鎮奔去。

一口氣奔到文光鎮，天已入夜，騎馬經過一家小酒店，一陣陣酒香送將出來，不由得酒癮大起，心想：「先請醫生把他的病醫好再說，酒嘛，將來還怕沒得喝麼？」正在這樣自己安慰自己，只見迎面來了一個小廝，周綺問明了他曹司朋大夫的住處，逕向他家奔去。

到得曹家，雪白粉牆，黑漆大門，門上一對銅環擦得晃亮，打了半天門，才有一個家人出來開門，大剌剌地問：「天都黑了，這樣急的幹麼？報喪麼？」周綺一聽大怒，但想既然是來求人，也不好馬上發作，忍住了一口氣道：「來請曹大夫去看病。」那家人一聽，說道：「不在家。」也不多話，轉身就要關門。

周綺急了，一把拉住他手臂，提出門來，拔出單刀，說道：「他在不在家？」那家人嚇得魂不附體，顫聲道：「是真的不在家啊。」周綺道：「到那裏去啦？快說。」那家人道：「到白玫瑰那裏去了。」周綺把刀在他臉上一擦，喝道：「白玫瑰是甚麼東西？在那裏？」那家人道：「白玫瑰是一個人。」周綺道：「胡說！那有好端端的人叫白玫瑰？」那家人急了，道：「大──王──姑娘。我不騙你，白玫瑰是個妓女。」周綺怒道：「妓女是壞人，到她家去幹麼？」那家人心想這女人強兇霸道，可是世事一竅不通，想笑又不敢笑，只好不言語了。

周綺怒道：「我問你啊。你怎麼不說話？」那家人道：「她是我們老爺的相好。」周綺這才恍然大悟，「哦」了一聲道：「你快領我去，別再囉唆啦！」那家人心想：「我幾時囉唆過啦，都是你在問。」但冷冰冰的刀架在頭頸裏，不敢不依。於是說道：「我回去拿一盞燈籠。」周綺道：「拿甚麼燈籠？快走快走，人家是急病，你知不知道？」那家人心中暗暗打算，待會見了老爺，當然關照他不去看病，就是被那惡女人逼去，也得故意不把病看好。

不一會，兩人到了一家小戶人家門口，那家人道：「這就是了。」周綺道：「你打門，叫大夫出來。」那家人只好依言打門，一個鴇婆出來開門。那家人道：「有人要我們老爺瞧病，我說老爺沒空，她不信，把我逼著來瞧。」那鴇婆白了他一眼，啪的一聲把門關了。周綺站在後面，搶上去攔阻已然不及，在門上擂鼓價一陣猛敲，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心中大怒，在那家人背上踢了一腳，喝道：「你快滾，別在姑娘眼前惹氣。」那家人被她踢了個狗吃屎，口裏嘮嘮叨叨的爬起來走了。

周綺等他走遠，一縱身，跳進了院子，見一間房的紙窗中透出燈光來，輕輕的走了過去，伏下身來，只聽見兩個男人的聲音在說話，她用手指沾了唾沫，濕破窗紙，附眼一看，見房裏明晃晃的點了蠟燭，一個男子身材粗壯，另一個是瘦瘦的長條子，兩人靠在一張睡榻上說話。一個妖艷的女子在給那瘦子搥腿，周綺正想喝問：「那一個是曹司朋，快走出來！」她「那」字尚未出口，只見那壯漢把手一揮。她怔得一怔，那妖艷的女子已站了起來，笑道：「哥兒倆又要商量甚麼害人的花樣啦，給兒孫積積德罷，回頭別生個沒屁眼的小子。」那壯漢笑道：「放你娘的臭屁。」那女子笑著走了出來，把門帶上，轉到內堂去了。周綺心想：「敢情這女子就是白玫瑰，真不要臉。不過她的話倒說得有理，我就不殺她也罷。」

這時那壯漢拿了四隻元寶出來，放在桌上，說道：「曹老哥，這裏是二百兩銀子，咱們是老交易，老價錢。」那瘦子道：「唐六爺，這幾天大軍過境，徵集軍糧，你六爺又要大大發一筆財啦。」周綺一聽又喜又怒，喜的是那糖裏砒霜竟在此地，不必另去找他，怒的是大軍害得她吃了這許多苦，原來此人還供應大軍軍糧。又聽見那壯漢道：「那些泥腿們刁鑽得很，你道他們肯乖乖的繳糧出來麼？這幾天我東催西逼，人都累死了。」那瘦子笑道：「這兩包藥你拿回去，有得你樂的了。這包紅紙包的給那娘兒吃，不上一頓飯功夫，她就人事不知，你愛怎樣擺佈她就怎樣擺佈，這用不著兄弟教了罷？」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那瘦子又道：「這包黑紙包的給那男人服，你只說給他醫傷，吃後不久，他就傷口流血而死。別人只道他創口破裂，誰也疑心不到你身上。你說兄弟這著棋怎麼樣？」那壯漢連說：「高明，高明。」那瘦子又道：「六爺，你人財兩得，酬勞兄弟二百兩銀子，似乎少一點罷？」那壯漢道：「曹老哥，我們自己哥兒，明人不說暗話，那雌兒相貌的確標緻。她穿了男裝，我已經按捺不住了，後來看出來她是女子扮的，嘿嘿，送到嘴邊的肥肉不食，人家不罵我唐六祖宗十八代沒積陰功麼？至於那個男人，真的並沒多少油水，只是他們兩人一路，我要了那雌兒，總不能讓那男人再活著。」那瘦子道：「你不是說他有一枝金子打的笛子？單是這枝笛子，也總有幾斤重罷？」那壯漢道：「好了，好了，我再添你五十兩。」又拿出一隻元寶來。那瘦子笑道：「事成之後，這是你第十五房姨太太了罷？」

周綺越聽越怒，把房門一腳踢開，直搶進去。那壯漢叫了聲「啊喲」，飛腳來踢周綺握刀的手腕。周綺單刀一翻，順手把他右腳劈了下來，跟著一刀，刺進心窩。

那瘦子在一旁已嚇得獃了，一聲不作。周綺拔出刀來，在那壯漢身上拭乾了血跡，一把抓住瘦子胸口衣服，喝道：「你就是曹司朋麼？」那瘦子雙膝一軟，跪在地上，說道：「求──姑娘──饒命──我再也不敢了。」周綺道：「誰要你的性命？起來。」曹司朋顫巍巍的站起來，不住的發抖。周綺順手把桌上五隻元寶和兩包藥都放在懷裏，說道：「出去。」

曹司朋不知她甚麼用意，只好慢慢走出房門，開了大門。鴇婆聽見聲音，在裏面問：「誰呀？」曹司朋不敢做聲。周綺叫他去牽了他自己的坐騎，兩人上馬馳出鎮去。周綺拉住他坐騎的韁繩，喝道：「你只要叫一聲，我就取了你的狗頭。」曹司朋連說：「不敢。」

不到一個時辰，兩人已奔到那老婆婆家門前。曹司朋一路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這女強盜要擄他到甚麼地方去。進了門，老婆婆點了燈迎出來，見周綺和曹司朋同來，不禁大為驚奇，她想到曹司朋當時拒醫她兒子傷病的情形，滿腔悲憤，對他不加理睬。周綺走到徐天宏炕前，見他昏昏沉沉的，燭光下現得滿臉通紅，想是發燒得厲害。

周綺一把將曹司朋揪進來，說道：「我這位──哥哥受了傷，你快給他醫好。」曹司朋一聽是叫他治病，這才放下了五分驚疑憂急之心，他看了徐天宏的臉色，替他診了脈，把他肩上的布條解下來看了傷口，皺了皺眉頭，說道：「這位爺現在血氣甚虧，虛火上衝──」周綺道：「誰跟你說這一套，你快給他治好，不治好，你休想離開。」曹司朋道：「我到鎮上去拿藥，沒有藥也是枉然。」

這時徐天宏比較寧定了一點，聽他們兩個說話。周綺道：「哼，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你開藥方，我去贖。」曹司朋知道今日遇到了剋星，無可奈何，道：「那麼請姑娘拿出紙筆來，我來開方。」

可是在這種貧苦的山野之居，那裏來的紙筆？周綺皺起了眉頭，無計可施。曹司朋頗為得意，說道：「這位爺的病耽擱不起，我看還是讓我回鎮取藥最好。」徐天宏道：「妹子，你拿一條細柴燒成炭，寫在粗紙上就行了，再不然寫在木板上也成。」周綺喜道：「究竟還是你花頭多。」依言燒了一條炭，老婆婆找出一張拜菩薩的黃表紙來。曹司朋只好開了方子。

周綺等他寫完，找了一條草繩把他雙手反背縛住，雙腳也捆住了，放在徐天宏炕邊，再把徐天宏的單刀放在他枕邊，對老婆婆道：「我到鎮上贖藥，這大夫要是想逃，你就叫醒我哥哥，先把他砍死再說。」

周綺囑咐已畢，又騎馬往鎮上贖藥，待得找到藥材店，叫開門配了十多帖藥出來，東方已現微明，只見街上鄉勇來往巡查，想是糖裏砒霜被殺之事已經發覺。她縮在街角，待巡查隊過去，才放馬奔馳，回到老婆婆家時天已大明，忙和老婆婆合力把藥煎好，盛在一隻粗碗裏，拿到徐天宏炕邊，把他推醒喝藥。

徐天宏見周綺滿臉汗水煤灰，頭髮上又是柴又是草，想到她出身富家，從未做過這些燒火煮湯之事，心中十分感激，忙坐起來把碗接過，忽然心念一動，把藥碗遞到曹司朋口邊，說道：「你喝兩口。」曹司朋稍一遲疑，周綺已明白徐天宏的意思，連說：「對對，要他先喝，你不知道這人可有多壞。」曹司朋只好張嘴喝了兩口。徐天宏道：「妹子，你歇歇罷，這藥過一會再喝。」周綺道：「幹麼？」徐天宏道：「瞧他死不死。」周綺道：「對啦，要是他死了，這藥就不能喝。」她把油燈放在曹司朋臉旁，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目不轉瞬的瞧著他臉上的變化，

曹司朋苦笑道：「醫生有割股之心，那裏會害人？」周綺怒道：「你和糖裏砒霜鬼鬼祟祟的商量，要害人家姑娘，謀人家的金笛子，都給我聽見了。你還說得嘴硬？」徐天宏一聽金笛，忙問原因。周綺把聽到的話說了一遍，並說已把那糖裏砒霜殺了。她說到這裏，忙出去告訴老婆婆，說已替他兒子媳婦報仇雪恨。那老婆婆眼淚鼻涕，又哭又謝，不住念佛。

徐天宏等周綺回進來，問曹司朋道：「那拿金笛的是怎樣一個人？女扮男裝的又是誰？」周綺拔出單刀，在一旁威嚇：「你不說個明明白白，一刀先搠死你。」曹司朋心中恐懼異常，說道：「小──小人照說就是──昨天唐六爺來找我，說他家裏有兩個人來借宿，一個人身受重傷，話都不會說，另一個是個美貌少年。他本來不肯收留，但見這少年標緻得出奇，就留他們住了一宿，後來聽這少年說話細聲細氣，行動神情都像是個女子，而且他不肯和那男子同住一房，所以斷定他是女扮男裝的。」周綺道：「於是他就來向你買藥是不是？」曹司朋道：「小人該死。」徐天宏道：「那男人是怎麼個樣子？」曹司朋道：「唐六爺叫我去瞧過，他大約二十三四歲，文士打扮，身上腿上受了七八處劍傷棍傷。」徐天宏道：「傷得厲害麼？」曹司朋道：「傷是很重，不過都是外傷，好好調養，還是可以復元的。」徐天宏見再問不出甚麼道理來，就把藥端起來喝了。

徐天宏喝了藥後，睡了一覺，出了一身大汗，傍晚又喝了一碗。那曹司朋人品雖壞，醫道卻極高明，居然藥到病除。再過一天，徐天宏好了大半，已能走下炕來。

又過了一日，徐天宏自忖已能勉強騎馬上路，對周綺道：「那拿金笛子的是我余十四弟，不知他怎麼會投在惡霸家裏。那惡霸雖已被你殺死，想無大礙，但我總不放心，今夜咱們去探一探。你瞧怎樣？」周綺道：「他是你十四弟？」徐天宏道：「他到你莊上來過的，你也見過，就是我們總舵主他第一個派他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人。」周綺道：「哦。原來是他，我不知道他有一枝金笛，早知是他，把他接到這裏來和你一起養傷，倒也很好。」徐天宏笑了笑。過了一會，說道：「那女扮男裝的卻又是誰？難道是四嫂？」

到得傍晚，周綺拿出一隻元寶來送給老婆婆，她千恩萬謝的收了。周綺把曹司朋一把提起，颼的單刀出手，把他一隻右耳割了下來，喝道：「你把我這位哥哥醫好，才饒你一條狗命，以後要是再見到你為非作歹，嘿嘿，那糖裏砒霜就是你的榜樣。」曹司朋按住創口，連說：「不敢。」徐天宏道：「咱們過三個月還要回來，那時再來拜訪曹大夫。」曹司朋又說：「不敢。」

周綺道：「你騎他的馬，咱們走罷。」兩人上馬往文光鎮奔去。走了四五里路，周綺問道：「你說咱們過三個月再回來，幹麼呀？」徐天宏道：「我騙騙那鬼大夫的，叫他不敢和那老婆婆為難。」周綺點點頭，又騎了一段路，說道：「你對人幹麼這樣狡猾？我不喜歡。」徐天宏一時答不出話來，隔了半晌，說道：「姑娘不知道江湖上人心險惡。待朋友當然處處以仁義為先，但對付小人，你要是真心待他，那就吃虧上當了。」周綺道：「我爹爹說寧可自己吃虧，絕不能欺負別人。」徐天宏道：「這就是你爹爹過人之處，所以江湖上提到鐵膽莊周老爺子，不論是白道黑道、官府綠林，無人不說他是位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我們都是萬分欽佩。」周綺道：「你幹麼不學我爹爹？」徐天宏道：「周老爺子天性淳厚，像我這種刁鑽古怪的人只怕學不上。」周綺恨道：「我就最討厭你這種刁鑽古怪脾氣。我爹爹說，你好好待人家，人家自然會好好待你。」徐天宏心中很是感動，周綺道：「怎麼？你又不高興了？又在想法子作弄我是不是？」徐天宏道：「你別瞎疑心。」

兩人談談說說，頗不寂寞。經過這一次患難，徐天宏對她自是衷心感激，而周綺也怕自己有恩於人，人家故意相讓，所以處處反而謙退一步。周綺道：「以前我只道你壞到骨子裏去了，那知──」徐天宏道：「那知怎樣？」周綺道：「我瞧你從前那些壞，是故意做出來的。你幹麼老是存心嘔我呀？我這人教你瞧著生氣，是不？」

徐天宏道：「一個人是好是壞，初相識常常看錯。我當初那裏知道姑娘是這樣一副好心腸。」周綺笑道：「你那時以為我又驕傲又小氣，是不是？」徐天宏笑笑不言語。

兩人趕到文光鎮，把馬匹繫在僻靜處，找到了糖裏砒霜的宅第，翻進牆去探看。徐天宏抓到一名更夫，持刀威嚇，問他余魚同的蹤跡。那更夫說唐六爺那天在白玫瑰家裏被曹司朋大夫殺死，家裏亂成一團，借宿的那兩人一早就走了。周綺道：「咱們趕上他們去。」

不一日過了皋蘭，再走兩日，徐天宏在路上發現了陳家洛留下的標記，知道大夥要在開封會齊，忙對周綺說了。周綺聽說眾人無恙，大喜不已，打了三斤酒喝了個痛快，次日催徐天宏趕路。這時徐天宏肩上創傷已經收口，身體也已復原。兩人在路上隨意閒談，徐天宏儘把江湖上的軼聞掌故說給她聽，又把道上一切禁忌規矩，沿路詳細解釋。她聞所聞，聽得津津有味，說道：「你早告訴我這些不好麼？以前老跟人家拌嘴。」

這一日來到潼關，兩人要找客店，一打聽是「悅來老店」最好，到得客店一問，上房只剩下一間了。徐天宏拿出一串錢塞給店小二，要他設法多找一間。那店小二十分為難，張羅了半天，回來說：「別的店房確實住滿了。這位爺和這位姑娘不知是甚麼稱呼？」徐天宏道：「她是我妹子。」店小二道：「既然是親兄妹，住一間房也不打緊呀！」周綺怒道：「要你多囉唆──」他話未說完，徐天宏突然把她衣角一扯，嘴一努，說道：「好，一間就一間。」周綺一路跟徐天宏行來，見他對待她彬彬有禮，確是個志誠君子，現在他忽然要和她同住一間房，又害羞，又疑心，在店小二面前只好悶聲不響。

到得房裏，徐天宏隨即把門帶上，打手勢叫她不要作聲，輕聲說道：「你剛才見了鎮遠鏢局那壞蛋麼？」周綺驚道：「甚麼？帶了人來捉文四爺、害死我弟弟的那個東西？」徐天宏道：「剛才我瞥見一眼，認不真，我怕他瞧見咱們，所以趕緊進屋，待會咱們去探一探。」這時店小二進來泡茶，問要點甚麼吃的，徐天宏囑咐後，說道：「北京鎮遠鏢局的幾位達官爺也住在這裏，是不是？」店小二道：「是啊，他們路過潼關，總是照顧小店的生意。」

徐天宏等店小二出去後說道：「據四嫂和十四弟說，這童兆和是元兇首惡，咱們今晚先幹掉他，好替你弟弟和文四哥報仇。」周綺想到兄弟慘死，鐵膽莊被燒，氣往上衝，不是徐天宏極力勸阻，早已拔刀闖了出去。徐天宏道：「你躺一會兒，養一下神。到半夜裏再動手不遲。」周綺只得沉住氣，好容易挨到二更時分，實在按捺不住了，拔出單刀，說道：「走罷。」徐天宏打開窗子，跳了出去，周綺跟著出來。徐天宏低聲道：「他們人多，怕有好手。咱們先探一探，想法子把那小子引出來，單獨對付他。」周綺點點頭。兩人飛身上屋，見東邊一間上房中透出燈光，徐天宏一打手勢，兩人跳下來分路包抄過去，周綺在窗上找到一條隙縫，附眼往裏窺視。

徐天宏握住兵刃，站在她身後望風，見她忽然站起，右腿飛起往窗上踢去，徐天宏大駭，忙閃身擋在她面前，周綺一腳踢出，剛剛踢到徐天宏胸前。急忙縮轉，這一踢勢道過猛，連忙縮轉，只因去勢過猛，用力收回，不由得倒跌數步。徐天宏跟著縱過來，低聲問道：「怎麼？」周綺道：「快動手。我媽媽在裏面，被他們綁住了。」徐天宏一聽大驚，忙道：「快回房商量。」

回到房中，周綺氣急敗壞的道：「還商量甚麼？我媽媽被這些小子抓住啦。」徐天宏心中沉吟不決。周綺道：「怕甚麼？你不去，我就一個人去。」徐天宏道：「不是怕，我在想辦法，又要救你媽媽，又要殺那小子，這兩件事總要同時辦到才好。」周綺道：「先救媽媽。那小子殺不到就算啦。」正在此時，忽然門外一陣腳步聲，徐天宏忙搖手示意，只聽見一個人走過門口，口中嘮嘮叨叨的抱怨：「三更半夜的，不早早挺屍，還喝甚麼燒刀子？他媽的，菩薩保佑教這班保鏢在半路遇到強人！」徐天宏聽口氣，知道是店小二因為保鏢的要他弄酒，所以滿肚子不高興，靈機一動，對周綺道：「那曹司朋有兩包藥給你拿來啦，是麼？有一包他說吃了便人事不知，快給我。」周綺不明白他的意思，但還是拿了出來，問道：「幹麼？」徐天宏不答，向她招招手，又跳出窗去，周綺跟了出去。

徐天宏走到過道，悄聲道：「伏下，別動。」周綺滿腹狐疑，不知他搗甚麼鬼，等了一陣，不見動靜，正要想問，忽然看見火光晃動，原來是店小二拿了燭台、托了一隻盤子過來。徐天宏在地上撿起一塊小石子，「噗」的一聲把蠟燭打滅。店小二吃了一驚，口中罵道：「真是見了鬼，好端端的又沒風，蠟燭也會熄。」放下盤子，轉身去點火。徐天宏等他轉了彎，疾忙穿出，火摺子一閃，看清盤中有兩把酒壺，把那包藥分成兩份，在兩把壺中各倒了一份，對周綺道：「到他們屋外面去。」

兩人繞到鏢師房的窗外伏定，徐天宏往窗縫裏張去，果見一個中年婦人雙手被縛在背後，坐在地上。幾個人大剌剌的坐在炕上桌邊高談闊論，他識得其中一個是被章進擒過的鐵琵琶手韓文沖，一個是被周綺擒住過的錢正倫，另一個就是在鐵膽莊會過的童兆和，此外還有三個不曾見過的鏢師。只聽見童兆和道：「人家說起鐵膽莊來，總是銅牆鐵壁，那知被老子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周綺在窗外聽得清楚，知道燒莊的果然是他。那韓文沖神氣抑鬱，說道：「老童，你別胡吹啦，那周仲英我會過，這裏咱哥兒們一齊上，也未必準是他對手。他將來找上鏢局子來，有你樂的啦！」童兆和道：「照哇！咱們是福星照命，偏偏鐵膽周的婆娘會找上咱們來。現在有這個人押著，他還敢對咱們怎的？」說到這裏，店小二托著盤子，送進酒菜來。

眾鏢師登時大吃大喝起來。韓文沖似乎意興蕭索，童兆和不住勸他喝酒，說道：「韓大哥，好漢敵不過人多，你栽在他們手裏，又有甚麼大不了的？下次咱們約齊了人，跟他們紅花會一對一的見個高下。」一個鏢師道：「別人一對一那倒也罷了，老童你跟誰對？」童兆和道：「我找他們的娘兒──」他話未說完，突然「咕咚」一聲，跌在炕下，眾人吃了一驚，忙去扶時，各人忽然手酸腳軟，都動彈不得。

徐天宏單刀伸進窗裏一撬，把窗撬開，飛身進內。周綺跟著跳進，只叫得一聲「媽」，眼淚已流了下來，忙割斷縛著她雙手的繩索。周大奶奶乍見愛女，恍在夢中，那裏還說得出話來？徐天宏把童兆和提起，一刀刺進肚子，登時了帳。此人一生為非作歹，興波作浪，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今日命喪於徐天宏之手，也算是罪有應得。

周綺挺刀又要去殺其餘鏢師，徐天宏道：「他們罪不至死，饒了他們罷。」周綺點點頭，收回單刀。周大奶奶知道愛女脾氣，除了對父親的話有時還聽聽之外，她要怎樣便怎樣，任誰都勸她不動，見她對徐天宏的話很是遵從，心中不禁暗暗納罕。徐天宏在眾鏢師身上一搜，搜到了幾封信，也不暇細看，就放在懷內，說道：「咱們快回房去，收拾東西就走。」三人跳回房去，徐天宏執了包裹，在桌上留下一小錠銀子作房飯錢，到馬廄去牽了三匹馬，向東而去。

周大奶奶見女兒和徐天宏同行，而且同住一房，更是疑心大起，她也是火爆霹靂的脾氣。連問：「你爹呢？這位爺是誰？怎麼跟他在一起？又和爹鬧了脾氣出來，是不是？」周綺道：「你才是跟爹鬧脾氣出來的。媽，你待會再問好不好？」

母女兩人都是急性子，說著就要爭吵起來。徐天宏忙來勸解。周綺嗔道：「都是為了你，你還要說呢！」徐天宏聽了這話，心中甜甜的，一笑走開。母女兩人鼓起了嘴，各想各的心事。當晚在一家農家借宿，母女倆同枕共話，周綺才把經過情形一一向母親說了。她不善說辭，周大奶奶又聽得性急，兩人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個賭氣不說，一個罵女兒不聽話，兩人鬧到半夜，才把別來情況說了個粗枝大葉。

原來周大奶奶痛惜愛子喪命，一怒離家，奔到皋蘭去投奔親戚許家。偏生主人出遠門去了，主人娘子雖然殷勤款客，但她心中有事，閒居了幾日，實在悶不過，留了一封信，自行騎馬走了。這日來到潼關，在悅來客店見到鎮遠鏢局的鏢旗，想起大弟子孟健雄曾說，累她愛子死於非命的是鎮遠鏢局的鏢頭童兆和，於是拿了單刀，半夜跳進店裏查看。無巧不巧，那童兆和正在其內，周大奶進去報仇，鏢局中人多，鐵琵琶手韓文沖又是好手，終於失手被擒。她滿想自己孤身一人，這番絕無倖免，那知女兒竟會將她救出。周綺說起這番報仇救人全是徐天宏用的計謀，周大奶奶心中對他好生感激。

次日上路，周大奶奶細細盤問徐天宏的出身家世。徐天宏道：「我在十二歲上，全家就給官府陷害死光了，只逃出了我一個人。」周大奶奶道：「官府幹麼害你呀？」徐天宏道：「府台的兒子看中了我姊姊，要討她做小，我姊姊早就許了人家，我爹爹當然不答應。府台說我爹爹勾結土匪，把我爹爹、媽媽、哥哥都下在監裏，教人傳話給我姊姊，說只要她答應，就放我爹爹出來。我那未過門的姊夫去行刺府台，反而被捕快打死了。我姊姊得到訊息，投河自盡。這一來，我爹爹、媽媽、哥哥還有活路麼？」周綺聽得怒不可遏，說道：「你報了仇沒有？」徐天宏道：「等到我長大，學了武藝，回去找那府台，那知他早就升官調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幾年來我到處找尋，始終沒得到消息。」周綺道：「這狗官叫甚麼名字？我決放他不過。」徐天宏道：「我只知道他姓方，至於叫甚麼名字，就不大清楚了。他左臉上有一大塊黑記，一見面就知道。」周綺「喔」了一聲。

周大奶奶又問他結了親沒有，在江湖上這多年，難道沒看中那一個姑娘麼？周綺笑道：「他這人太刁滑，沒那一家姑娘會喜歡他。」周大奶奶罵道：「大姑娘家，風言風語的，像甚麼樣子！」周綺笑道：「你問得仔仔細細的，要給他做媒是不是？那一家姑娘呀？是不是許家妹妹？」

當晚在客店中宿下，周大奶奶埋怨周綺道：「你一個閨女，和人家青年男子同路走，同房宿，難道還能嫁給別人麼？」周綺道：「他受了傷，我救他救錯了麼？他為人雖然鬼計多端，可是對我一向規規矩矩的。」周大奶奶道：「這個你知道，他知道。我相信，你爹爹相信。但別人能相信麼？除非你一輩子不嫁人。否則給丈夫疑心起來，你別想好好做人。這就是咱們做女人的難處。」周綺道：「那我就一輩子不嫁人。」兩人越說越大聲，又要爭吵起來。周大奶奶道：「那位徐爺就住在隔房，別教人家聽見了不好意思。」周綺道：「怕甚麼？我又沒做虧心事，幹麼要瞞他？」

次日母女倆起來，店小二拿了一封信進來，說道：「隔房那位徐爺叫我拿給奶奶的。」周綺忙問：「他人呢？」店小二道：「他說有事先走一步，今兒一早騎馬走了。」周綺抓住他領口，喝道：「你幹麼不來叫我們？」店小二道：「徐爺說不必了，他的話都寫在信上。」周綺放下店小二，去搶信來看，只見信上寫道：

「周大奶奶、周姑娘賜鑒：天宏不幸受傷，承周姑娘義加援手，微命得以生還，感激之情，不必多說。現在兩位母女團圓，此去開封，路程已近，天宏先走一步，請勿見怪。周姑娘相救之事，天宏自己當然終身不忘，但絕不對人提起片言隻字，請兩位放心可也。徐天宏上。」

周綺看了，獃了半晌，把信一丟，回房躺在炕上重又睡倒。周大奶奶叫她吃飯動身，她不言不語，不理不睬。周大奶奶急道：「我的大小姐，咱們不是在鐵膽莊哪，怎麼還發大小姐脾氣？」周綺仍舊不理。周大奶奶道：「你怪他一個人不聲不響的走了，是不是？」周綺氣道：「他是為我好，我怎能怪他？」周大奶奶道：「那麼你在怪我了？」周綺翻身向裏，把被蒙住了頭。周大奶奶道：「你怪我甚麼呀？」周綺霍的坐起，說道：「你昨晚說的話，一定都讓他聽見啦。他怕人家說閒話，害我嫁不了人，所以一個人先走。他信上不是說『絕不對人提起片言隻字』麼？我嫁不嫁人，你操甚麼心？我偏不嫁人，偏不嫁人！」周大奶奶對女兒是從小寵慣了的，見她邊說邊流下淚來，心中又疼又悔，知道她對徐天宏已有真情，雖然她自己未必明白，但不知不覺中已把感情流露了出來，於是低聲安慰：「媽現在只有你一個女兒，媽難道還不疼你？咱們到開封府見了你爹，要他作主，將你許配給這位徐爺。你放心，一切包在媽的身上。」周綺急道：「誰說要嫁他了？我有甚麼不放心？下次人家就是死在我的面前，我也不去救他一救。」

# 第十二回 奮戈振臂恤饑民

徐天宏那天晚上在客店宿下，取出從鏢師身上搜來的幾封書信，在燈下細看，原來是威震河朔王維揚寫給韓文沖的，催他即日赴京，護送一批重寶前赴江南，信中還提及大軍西征，有數十萬兩銀交他們鏢局護送，所以局中人手更加不足云云。徐天宏看了當下也不在意，忽然聽見隔房周氏母女大聲吵嚷起來，好幾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一聽之後，心中十分不安，自忖周綺如果因救護自己而聲名受累，那真是萬死莫贖，於是留下一封信，一早就先行走了。

到得河南省境，只見沿河百姓都因黃水大漲而人心惶惶。河江水官平日窮奢極欲，把國家用來治水的公款大都飽入私囊，現在上游水漲的急報如雪片飛來，這批酒囊飯袋事到臨頭有甚麼辦法。比較好的，還去召集人伕在堤邊填點土，加幾隻麻袋，其餘的不是求神拜佛，就是連上表章，誇大水勢，以便決堤之後，為他日自己脫罪張本。徐天宏見災象已成，暗暗嘆息，心想：「黃河雖屬天災，但只要當道者以民為心，全力施為，未始沒有挽救之道，但自來為官者均視河工為肥缺，一上任就大撈特撈，幾時有一刻把災害放在心上？將來咱們紅花會要是能得志於天下，這黃河非好好加以治理不可。」

徐天宏依著記號尋到開封，在汴梁大俠梅良鳴家中遇見了群雄。眾人見徐天宏無恙歸來，歡忭莫名。梅良鳴與徐天宏本來互相慕名，當晚大張筵席，與他接風。這時章進、衛春華、心硯各人的傷都已將息好了。石雙英赴回疆送信未回，常氏雙俠還在探聽文泰來下落，蔣四根則被陳家洛派到黃河邊上查察水勢去了。徐天宏對周仲英並不提起周大奶奶與周綺的事，心想反正一兩天內她們就會趕到，只對群雄說起途中曾聽到余魚同的消息，他受了重傷，但與一個女扮男裝的少女在一起。他道：「我本來以為是四嫂，四嫂既在此地，那麼這女子是誰？」眾人議論了一會，俱都猜想不出。

第二日清早，周綺一個人來到梅家，與父親及眾人見了，大家又各大喜。廝見後，周綺悄悄對徐天宏道：「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徐天宏心懷鬼胎，心想這位姑娘一定怪他不告而別，要大大責罵一頓了，他打定了主意：「任她怎麼罵，我絕不頂撞她一句就是。」於是慢慢走到她跟前。

周綺悄聲道：「我媽不肯來見我爹，你給我想個法兒。」徐天宏放下了心，說道：「那麼請你爹去見她。」周綺道：「媽也不肯見他，他們這次別扭鬧得很大。」徐天宏沉吟半晌，說道：「好，我有辦法。」輕輕囑咐了她幾句。周綺道：「這成麼？」徐天宏道：「一定成，你先去罷。」

徐天宏待周綺出門之後，和眾兄弟閒談了一會，看看時候已到，悄悄對周仲英道：「周老爺子，這裏鐵塔寺旁有一家修竹園酒家，佳釀馳名全省，既然到此，不可不嘗。」提到好酒，周仲英興緻極高，笑道：「好，我來作東，請眾位兄弟同去暢飲一番。」徐天宏道：「這裏省城之地，捕快耳目眾多，咱們人多去了不好。就由總舵主和小侄兩人陪老爺子去。怎樣？」周仲英道：「好，究竟是老弟顧慮周詳。」於是約了陳家洛，三人逕投鐵塔寺來。

那修竹園果然是一個好去處，杯盤精潔，窗明几淨，徐天宏四下一望，找了個雅座。三人一邊飲酒吃魚，一邊談論當年信陵公子大會賓朋、親迎侯嬴的故事。陳家洛嘆道：「大梁今猶如是，而夷門鼓刀俠烈之士安在哉？信陵公子一世之雄，竟以醇酒婦人而終。今日汴梁，僅剩夷山一丘耳。」酒酣耳熱，擊壺而歌，高吟起來：「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杳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三人喝到酒意五分，徐天宏舉杯對周仲英道：「周老爺子今日父女大團圓，待小侄敬你一杯。」周仲英喝了，嘆了一口氣。徐天宏道：「周老爺子心頭不快，是可惜鐵膽莊被燒麼？」周仲英道：「家財是身外之物，區區一個鐵膽莊，又有甚麼可惜的？」徐天宏道：「那麼一定是思念過世的幾位公子了？」周仲英不語，又嘆了一口氣。陳家洛連使眼色，叫徐天宏別再說這種話觸動他的心境，徐天宏只作不見，又道：「當時小公子年幼無知，說出了四哥藏身之所，周老爺子一怒將他處死。在周老爺子是顧全江湖道義，咱們確是萬分不安。」陳家洛道：「七哥，咱們走罷，我酒已喝得差不多了。」徐天宏仍對周仲英道：「周大奶奶不知因何離家出走？」周仲英道：「她怪我不該殺死逆子。唉，她一個孤身女子，不知投奔何方。這個逆子她愛若性命，我確是對她不起。待咱們把四哥救出來之後，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老妻找回來。我這麼一把年紀，世上親人，就只她和女兒兩人了。」

周仲英說到此處，忽然門簾一掀，周大奶奶和周綺走了進來。周大奶奶道：「你的話我在隔壁都聽見啦，你肯認錯就好。我就在這裏，你不用找我啦。」周仲英一見妻子，又驚又喜，一時說不出話來。周綺對陳家洛道：「陳大哥，這是我媽。」對母親道：「媽，這位是紅花會的陳總舵主。」周綺等他們施禮相見後，命酒保把隔座的杯盞移過來，對周仲英道：「爹，這真巧極啦，我聽說這裏的酒好，一定要來喝，媽不肯來，給我死拖活拉的纏了來，那知就坐在你們隔座。」五人歡呼暢飲，談起別來之情形。周綺見父母團聚，言歸於好，不由得心花怒放，口沒遮攔，興高采烈的說到殺童兆和、報了害弟燒莊之仇的事。徐天宏連使眼色，叫她別說下去，她只是不覺，仍舊說道：「他的計策真好！那些鏢行的小子們都昏倒後，我就跳進窗去把媽救起。他一刀刺進了那姓童的肚子裏。」

周仲英和陳家洛都給徐天宏敬酒。周仲英道：「真是英雄出少年，老弟救了老妻，又替我報了大仇，老夫實在感激得很。」徐天宏道：「老爺子說那裏話來，這都是周姑娘的功勞。」陳家洛問道：「你們兩位怎麼在途中遇到的？」徐天宏支支吾吾的敷衍了幾句。周綺暗暗叫苦：「糟啦！糟啦！我說殺童兆和時和他在一起，那麼以前的事怎麼瞞人呢？」臉上一陣飛紅，羞得低下頭來，神智一亂，無意手中一揮，把一雙筷子和一隻酒杯都帶在地上，叮噹一聲，酒杯跌得粉碎，更是不好意思。

陳家洛鑒貌辨色，知道兩人之間的事絕不止這些，又聽周綺提到徐天宏時，總是「他」怎樣「他」那樣，不名個字，心中已料到六七成。結帳回到梅府後，陳家洛把徐天宏叫在一邊，說道：「七哥，你瞧周姑娘這人怎麼樣？」徐天宏何等機靈，一聽早知陳家洛意思，說道：「總舵主，剛才周姑娘在酒樓上說的話，請你莫說給別人知道。她心地純真，光明磊落，可是給別人聽了，要是加一點污言穢語，咱們可對不起周老英雄。」陳家洛道：「我也瞧周姑娘的人品好極啦，我給你做一個媒如何？」徐天宏跳了起來，說道：「這個萬萬不可，我如何配得上她？」陳家洛道：「七哥你不必太謙，你武諸葛文武雙全，名聞江湖，周老英雄說到你時也是十分佩服的。」徐天宏獃了半刻不說話。陳家洛連問：「怎樣？」徐天宏道：「總舵主你不知道，她不喜歡我。」陳家洛道：「你怎麼知道？」徐天宏道：「她親口說的，她說恨透了我這種刁鑽古怪的脾氣，以前咱們一路上，老是鬧別扭。」陳家洛哈哈大笑，說道：「那麼你是肯的了？」徐天宏道：「總舵主你別白操心，咱們不能自討沒趣。」

陳家洛與徐天宏正在談論，忽然梅家的小廝過來道：「陳少爺，周老爺請你過去說話。」陳家洛向徐天宏笑了一笑，走到周仲英房裏，周大奶奶和周綺都退了出去。周仲英道：「我有一件心事，很不便啟齒，想請陳當家的作主。」陳家洛道：「老爺子但說不妨，小侄自當效勞。」周仲英道：「小女今年一十九歲了，雖然生來頑劣，但天性倒還淳厚，錯就錯在老夫教了她一點武藝，尋常人家的孩子她就瞧不順眼，所以蹉跎到今，還沒對親──」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隔了一會說道：「貴會七當家徐天宏徐爺，江湖上大家仰慕他的英名。他文武雙全，人品又好。老夫想請陳當家的作一個媒，將小女許配於他，就是怕小女脾氣不好，高攀不上。」陳家洛一聽大喜，連連拍胸，說道：「此事包在小侄身上。周老爺子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既肯垂愛，我們紅花會眾兄弟都與有榮焉，小侄馬上去說。」

他一口氣奔到徐天宏房中，把經過一說，把徐天宏喜得心中突突亂跳。陳家洛道：「七哥，我瞧周老英雄臉色，他心中還有一句話，但總是不便出口。我猜是這樣，不知你肯不肯？」徐天宏道：「那有甚麼不肯的？」陳家洛笑道：「我也猜想沒甚麼不肯的。周老英雄三個兒子都死了，眼見周家香煙已斷，而且他的小兒子還是因為咱們紅花會而死。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不但做他女婿，還做他兒子。」徐天宏道：「你要我入贅周家？」陳家洛道：「不錯，將來生兒子，長子姓周，次子姓徐。自古道無後為大，咱們這樣也總算報答周老英雄的恩義。」徐天宏深感周綺救命之德，慨然允之。兩人同到周仲英房中，陳家洛請周大奶奶過來，把這番話說了。周大奶奶笑得合不攏嘴來，周仲英也是喜容滿面，連說：「這那裏敢當？這那裏敢當？」徐天宏跪下叩頭，周仲英連忙扶起，笑道：「我們身在外邊，沒帶甚麼相見之儀，待會我把那手打鐵膽的法兒傳給你，徐爺你瞧怎樣？」周大奶奶笑道：「你老糊塗啦，怎麼還叫他徐爺？」周仲英呵呵大笑。徐天宏知道他這手鐵膽功夫是他仗以成名的江湖絕藝，今日喜事重重，既得嬌妻，又遇明師，忙又跪下叩謝，兩人遂以父子相稱。

這件事一傳出去，大家紛來賀喜。當晚梅良鳴大張筵席慶賀。周綺卻躲了起來，駱冰死拉也拉不出來。飲酒之間忽然石雙英走了進來，對陳家洛道：「總舵主，你的信已經送到，這是木卓倫老英雄的回信。」陳家洛接了，說道：「十二哥萬里跋涉，真辛苦你啦，快來喝一杯──」他話未說完，突然蔣四根從門外飛跑進來，高叫：「黃河決口啦！」

眾人一聽，俱都停杯起立，詢問災情。蔣四根道：「孟津到銅瓦廂之間，已決了七八處口子，好多地方路上已沒法子走啦。」大家聽了都很憂悶，既恤民困，同時常氏雙俠迄未回報，不知文泰來情狀若何。陳家洛道：「眾位哥哥，咱們在這裏等常氏雙俠已等了幾天，始終沒有消息，前途必有變化，請大家想想該怎麼辦？」章進叫道：「咱們不能再等，大夥兒趕上北京去。四哥就是下在天牢，咱們也要劫他出來。」衛春華、楊成協、蔣四根等都齊聲附和。

陳家洛和周仲英、無塵、趙半山低聲商量了幾句，說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動身。」於是向梅良鳴謝了吵擾，各人結束定當，上馬而去。

陳家洛在路上取出木卓倫的信來拆閱，信上對紅花會報訊之德再三稱謝，並說已召集族人，日夜準備，決與狂虜周旋到底，只以寇眾我寡，勢難取勝，但全族老小即使人人戰死，也絕不向清廷屈服。信中詞氣極為悲壯，陳家洛看了很是動容，問石雙英道：「木卓倫老英雄還有甚麼話麼？」石雙英道：「他問起救回四哥出來沒有？聽說沒有成功，他很是難過。」陳家洛「呀」了一聲。石雙英又道：「他們族裏的人對咱們情誼很深，聽說我是總舵主派去的使者，大家對我好得不得了。」石雙英幼時在地主家做牧童，因為兩牛相鬥，他拆解不開，兩牛鬥得皮傷角折，鮮血淋漓。他回去被地主痛打了一頓，臉上被鞭子抽傷了七八處，痊癒後臉上肌肉僵硬變形，再無各種喜怒哀樂表情。陳家洛見他眼角之間透露至情，心想：「連鬼見愁十二郎都動了真情，那麼這些維人一定待他不錯。」問道：「你見了木卓倫老英雄的家人麼？」石雙英道：「他夫人、兒子和兩個女兒都見到了。他大女兒是和總舵主會過的，她問候總舵主安康。」陳家洛道：「她此外沒說甚麼了？」石雙英想了一想，說道：「臨走時她好像有些話要對我說，但始終沒說。」

陳家洛沉吟不語，拔出霍青桐所贈短劍在手把玩。這把短劍精光耀眼，刃長八寸，劍柄金絲纏繞，磨損很多，看來是數百年前的古物。據霍青桐說，故老相傳，這把短劍中蘊藏著一個極大秘密，可是他翻來覆去細細看視，始終瞧不出有甚麼特異之處。

眾人走了一夜，天明時已近黃河決口之處，只見前面濁浪滔天，奔流滾滾，再走幾個時辰，大片平原已成澤國。低處人家田舍早已漂沒。災民都露宿在山野高處，有些被困在屋頂樹巔，遍地汪洋，野無炊煙，到處都是哀鳴求救之聲，時見成群浮屍，夾著箱籠木料，隨浪飄流。

群雄繞道從高地上向東而行，當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宵，次日兜了個大圈子才到杜良寨，真是哀鴻遍野，慘不忍睹。周綺一直和駱冰在一起，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縱馬追上徐天宏，說道：「你鬼心眼兒最多，想法子救救這些老百姓啊。」徐天宏自與周綺定婚之後，未婚夫婦為避嫌疑，兩日來沒說一句話，現在周綺開口第一句話，就出了一個天大難題，當下好生為難，說道：「話是不錯，可是災民這樣多，有甚麼辦法呢？」周綺道：「要是我有辦法，幹麼要來問你？」徐天宏道：「趕明兒我對大夥說，不許再叫我『武諸葛』這外號，免得你老是跟我為難。」周綺急道：「我幾時跟你為難啊？我話說錯了，好不好？我不說就是。」說罷嘟起了嘴，一聲不響。徐天宏道：「妹子，咱們現在是一家人呢，咱們不能再吵嘴。」周綺不理他。徐天宏道：「是我錯了，你饒我這次。你笑一笑罷。」周綺把頭轉開，一張俏臉仍舊板著。徐天宏道：「啊，你不肯笑，原來是見了新姑爺怕羞。」周綺忍耐不住，「噗哧」的笑了出來，舉起馬鞭笑道：「你再胡說八道，瞧我打不打你？」

駱冰在他們後面，見周綺天真爛漫地和徐天宏說笑，想起自己丈夫，更增愁思。未牌時分大夥到了招討營，這是黃河沿岸的一個大鎮，郊外災民都逃到鎮上來。駱冰把身上帶的黃金在銀鋪中換了銀子，買了糧食散發。災民蜂湧上來，不一會全數發完，受到救濟的人連十分之一都不到。眾人出得鎮去，許多災民戀戀不捨的跟在後面，只盼能得到一點點糧食果腹。群雄心中不忍，可是那裏救濟得這許多，只得硬起心腸，上馬馳走。

奔出四五里路，陳家洛把手一揮，教大家停下來，說道：「咱們紅花會以救民為己任，眼見這許多百姓遭受大難，雖然咱們身上有事，可是總不能見死不救。各位哥哥有何高見？」徐天宏道：「小弟一路盤算，只有一條路可行。」眾人忙問是何辦法。徐天宏道：「劫官府，逼大戶。」陳家洛道：「不錯，前面就是蘭封。蘭封素稱殷實，府庫積貯一定不少，為富不仁之徒也必眾多，咱們到那裏相機行事。」眾人上馬又行。周綺向徐天宏點頭微笑，意示嘉許。

沿路災民絡繹不絕，拖兒帶女，哭哭啼啼。群雄正行之間，忽然迎面一騎馬急奔而來。山路狹窄，那騎馬卻橫衝直撞，一下子把一個懷抱小孩的災民婦人撞下路旁水中，馬上的人絲毫不顧，依舊猛馳過來。群雄俱各大怒。衛春華首先竄出，側身搶了過去，左掌一翻，拉住騎者左腳，一扯就把他拉下馬來，劈面一拳，結結實實打在他門面之上。那人「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水、三隻門牙。

那人一身軍官打扮，站起身來，居然絲毫不懼，破口大罵：「你們這批土匪流氓，老子有緊急公事在身，回來再跟你算帳。」催馬欲行。章進在他右邊一扯，又將他拉下馬來，喝道：「甚麼緊急公事，偏教你多等一會。」陳家洛道：「十哥，搜搜他身上，有甚麼東西。」章進在那軍官身上一搜，搜出一封公文。交了過去。陳家洛見是一封插雞毛、燒焦了角的文書，知道那是急報公文，是要驛站連日連夜遞送的，封皮上寫著「六百里加急呈定邊大將軍兆」的字樣，隨手把火漆印一撕，把公文取了出來。

那軍官見陳家洛撕開公文，大驚失色，高叫起來：「這是軍中密件，你不怕殺頭麼？」心硯笑道：「要殺頭也只殺你的。」陳家洛見公文上署名的是運糧總兵官孫克通，稟告兆惠，大軍糧餉已經運到蘭封，因黃河泛濫，恐要稽延數日，方能到達云云。陳家洛把公文交給徐天宏，說道：「這件公文雖然重要，可惜對咱們救四哥之事沒甚麼關係。」徐天宏一看，喜容滿面，說道：「總舵主，這真是送上門來的大寶貝。咱們相助木老英雄，救濟黃河災民，都著落在這件公文身上。」他跳下馬來，走到那軍官面前，把那公文撕得粉碎，笑道：「你不論到兆惠那裏，還是回到蘭封？失落了軍文書，都是殺頭的罪名？要命的自己逃罷。」那軍官又氣又嚇，說不出話來，想想徐天宏的話確是實情，無可奈何，脫下身上軍裝往水裏一拋，混在災民群中去了。

陳家洛已明白了徐天宏的意思，說道：「劫糧救災，確是一舉兩得之事，只是大軍糧餉必有重兵護送，咱們人少，如何幹這大事，願聞七哥妙計。」徐天宏在他耳旁輕輕說了幾句，陳家洛大喜，說道：「好，就這麼辦。」當下分撥人手。周仲英率領周大奶奶、周綺、徐天宏混入蘭封西門，只待城中火起，就殺死守城官兵，放災民入城；無塵率領楊成協、章進、蔣四根在北門行事；趙半山率領衛春華、駱冰、石雙英在南門行事；陳家洛率領孟健雄、安健剛、心硯在城中心放火。各人化裝災民，分頭向四處災民宣稱明日午後蘭封城內發賑濟錢糧，每人銀子一兩，麥子一斗。次日傍晚大夥混入城中舉事。

各人接了號令，自去化裝，散布謠言。到得次日上午，蘭封城內已湧進數萬災民，混亂不堪。縣令王伯道見情勢有異，叫捕快抓了幾名災民來問話，都說今日發放賑濟錢糧，所以趕來領取。王伯道忙下令關閉城門。此時十傳百，百傳千，四鄉災民大集，城內城外黑壓壓一片，萬頭聳動。王伯道差人傳諭並無此事，眾人那裏肯信？

那知縣王伯道見災民愈聚愈多，心中著慌，親到東城石佛寺去拜見駐紮在寺中的總兵官孫克通，請他調五百名兵丁在城內彈壓。孫克通道：「小將奉兆將軍軍令，克日將糧餉運赴回疆，只要稍有失閃，就是滅族的罪名。不是小將不肯幫忙，實在軍務重大，請王大人原諒。」王伯道再三懇求，孫克通只是不允。王伯道無奈，只好辭了出來，到得街上，有些災民已在鼓噪起來。刑名師爺馮山蒼道：「東翁，這件事非這個不行。」他雙手拱起，做了一下元寶的姿勢，王伯道道：「只好如此。」回衙撥了一千兩銀子，叫馮山蒼送到孫克通那裏，說是慰勞士兵，果然有錢能使鬼推磨，五百名兵丁就在各處巡邏起來。

天將入夜，忽然縣衙、監獄、和街上幾間大商號同時起火。王伯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正亂之間，一名公差氣急敗壞的奔來報道：「大──人。不好了，西門被災民打開，成千成萬的人都湧進城來了。」王伯道心中只是叫苦，手足無措，忙叫：「備馬。」帶了衙役往西城察看，走不了半條街，道路已被災民塞住，無法通行。只聽見災民中有人叫道：「在東城石佛寺發錢糧，大家到石佛寺去啊！」眾災民迎面蜂湧而來。王伯道大怒，喝道：「奸民散布謠言，給我抓來審問。」兩名衙役應了，嗆啷啷抖出鐵鏈，往一名身裁瘦小、口中大嚷大叫的領頭災民頭上套去。那人一將鐵鏈一把奪過，反手一揮，一名衙役的脊骨登時打折，大叫：「咱們要吃飯啊，又犯了甚麼罪哪？」王伯道見不是路，回馬就走，繞到南門，迎面又是一群災民擁來。馮山蒼道：「東翁，這些人餓極啦，狗急跳牆，甚麼事都做得出來，咱們還是到孫總兵那裏去避一避，他有兵！」王伯道點頭稱是，正行之間，只見在城中巡邏的兵丁紛紛逃竄，一個道人手執寶劍，一個胖子揮動鐵鞭，一個駝子舞起雙斧，一名大漢挺著鐵槳，隨後趕殺過來。那些兵丁逃得慢的，都被砍瓜切菜般殺了。

王伯道混在兵丁中間，逃向石佛寺去。兵士認得是知縣大人，開門放他進去。那時寺外災民重重疊疊，圍了數層。災民中有人大叫：「咱們的救濟錢糧都被狗官吞了。發錢糧哪，發錢糧哪！」眾災民齊聲高呼，聲震屋瓦。王伯道不住發抖，連說：「造反了，造反了！」孫克通究竟是武官，頗有膽量，叫兵士把一道梯子架在牆上，他爬上梯去，高聲叫道：「是安份良民，快快退出城去，莫信謠言。再不退去，我可要放箭了。」這時兩名副將已帶領弓箭手佈在寺牆之上。

災民紛紛鼓噪，孫克通叫道：「放箭。」一排箭射了出去，登時有十多名災民中箭倒地。眾災民大駭，轉身就逃，只見踐踏婦孺，呼娘叫兒，亂成一片。

孫克通在牆頭哈哈大笑，笑聲未畢，災民中有人撿起兩塊石子，投了上來。孫克通身體一側，避開了一塊，另一塊卻從腮邊擦過，只感到一陣痛楚，伸手一摸，滿手是血，不由得大怒，大叫：「放箭，放箭！」弓箭手一排箭射出去，又有十多名災民中箭。

災民驚叫聲中，忽聽兩聲呼嘯，只見兩個又高又瘦的漢子縱上牆去，也不知他們怎樣，三四名弓箭手隨即被他們擲下地來。災民憤恨弓箭手接連傷人，湧上去按住狠打，有些婦女更是亂撕亂咬。

這時紅花會群雄早已混在災民群中。徐天宏本意讓官兵多作一些威福，使災民憤怒不可遏止，然後一鼓作氣，攻進寺中。忽見常氏雙俠跳上牆頭，不禁又驚又喜。駱冰舞開雙刀，跟著跳了上去，挨到常赫志身旁，問道：「五哥，見到四哥了麼？他怎樣？」常赫志了駱冰上來，很是驚奇，道：「咦，四嫂你也來了？四哥見到了，你放心。」駱冰一聽，精神大振，可是因為歡喜過度，反而沒有力氣廝殺了，跳在牆外坐倒，扶住了頭一定神。章進和心硯忙來看視，連問：「怎樣？受傷了麼？」駱冰笑道：「沒事，五哥說見到四哥了。」

再看牆頭時，只見衛春華、楊成協、周綺、孟健雄都已攻了上去，正在與官兵惡鬥。不一會寺門打開，蔣四根和孟健雄從寺中奔出來，向災民連連招手，大叫：「大家進來啊！」眾災民一湧而入。寺中官兵先還揮動兵刃亂斬亂殺，後來見災民愈來愈多，又有一批武藝高強的人混在中間，統兵長官接連被殺死了好幾名，大家亂了手腳。但仗著人多，手中又有兵器，災民們倒也不敢十分逼近。

孫克通舞動大刀，帶著幾名親兵在牆頭拚死惡鬥，邊打邊退，忽覺耳旁風生，後背心一陣酸麻，大刀噹啷啷跌落牆下，自己雙手不知怎的已被人反背擒住，又覺得項頸中一陣冰涼，一個聲音在腦後喝道：「你下令叫官兵拋下兵器，退出廟去。」孫克通稍一遲疑，項頸中一陣劇痛，原來竟是一把刀架在頸上，那人輕輕把刀拖動，在他項頸中劃破了一層皮。到這地步，孫克通那敢不依，只得高聲傳令。官兵們見總兵被一個白衣少年擒住，動彈不得，他既有有令，何必再拚性命，各自拋下兵器，退出廟去。眾災民齊聲歡呼。

陳家洛抓住孫克通，跳下牆頭，走進大殿，只見五開間的殿上堆滿了一袋袋的糧食，再到裏殿看時，一車車的都是銀鞘子。

石雙英把縣令王伯道掀到陳家洛面前來聽他發落。陳家洛道：「你這狗官，我問你一句話。」王伯道顫抖著聲音道：「大王請問。」陳家洛笑道：「你瞧我像大王麼？」王伯道道：「我該死，說錯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陳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問話，問道：「你是兩榜出身麼？」王伯道道：「不敢，不敢。」陳家洛道：「不敢甚麼？你既是進士，胸中必有才學，我出一個對子給你對對。」他摺扇一揮，秀眉一揚，笑道：「你對得出，饒你一條狗命，對不出呢，嘿嘿，那就不客氣了。」眾災民聽紅花會群雄告諭，說不久就可分發錢糧，俱都安靜了下來，這時又聽說知縣被擒，紅花會總舵主正在考較他的才學，都覺好奇，圍成一圈，千百雙眼睛集中在王伯道臉上。陳家洛道：「你聽著，這上聯是這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卻問河清易？官清易？』」王伯道滿頭大汗，想了半天，說道：「公子，你這上聯太難了，我──我對不出。」陳家洛答道：「也好，不對也罷。我問你，是黃河清容易呢，還是官吏清容易？」王伯道忽然福至心靈，說道：「我瞧天下的官都清了，黃河也就清呢。」陳家洛呵呵大笑，說道：「說得好！這樣，你快召集吏役，把這些錢糧散發給災民。喂，總兵官，你也幫著點。」

孫克通和王伯道兩人好生為難，軍糧散失已是殺頭的罪名，怎麼還能由自己手裏散發出去？可是不聽命令罷，眼見當場就要喪命，萬般無奈，只得督率兵卒吏役，把軍糧軍餉發給災民。災民歡聲雷動，向紅花會群雄紛紛稱謝，在領錢糧時不住對孫克通和王伯道揶揄取笑，兩人只當不聞不見。陳家洛叫道：「各位父老兄弟姊妹聽著，下次衙門裏要是派人查問，只說是知縣大人和總兵官親手發給你們的。」眾災民嘩然叫好，連說：「正是如此。」陳家洛等在一旁監視，直到深夜，眼見糧餉散發已盡。徐天宏叫道：「各位父老，你們把這些軍器都拿去藏在家裏，狗官知道好歹，那就罷了，要是我們走了之後，他們再來逼你們交還錢糧，大夥就給他們拚了。」眾災民這時對紅花會群雄的話，說一句聽一句，那些精壯男子就把兵丁手中的兵刃都繳了去。官兵見災民勢大，總兵又落入敵人手中，那裏還敢抵抗？

陳家洛道：「大事已了，各位哥哥，跟我走罷！」一手拖著孫克通，搶先出寺，群雄在眾災民轟謝聲中跟著奔出廟門，上馬出城。馳了七八里，陳家洛把孫克通往馬下一推，說道：「總兵大人，咱們後會有期。」雙手一拱，哈哈大笑，在群雄拱衛中絕塵而去。

陳家洛奔出數里，問常氏雙俠道：「兩位得到了四哥的消息？」常赫志道：「我們在前面看到十四弟留的記號，說四哥已被送到杭州。」陳家洛吃了一驚，說道：「送到杭州幹麼？怎麼不到北京？不是皇帝老兒要親審麼？」常伯志道：「咱們也覺得奇怪。不過十四弟做事素來精細，他一定探到了確訊。」陳家洛請大家下馬，圍坐商議。徐天宏道：「四哥既到杭州，咱們大夥就去江南設法搭救。杭州是咱們的地盤，朝廷的勢力也沒北京大，相救起來比較易於著手。不過另外還得請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眾人俱各稱是。陳家洛望著石雙英，說道：「那麼再請十二郎辛苦一趟。」石雙英道：「好。」商議已畢，石雙英一人北上，群雄連騎南下。

陳家洛再問起余魚同傷勢情況。常氏雙俠說並不知情，他哥兒倆見到他留下的記號，馬上趕回報信，經過蘭封時見災民大集，就隨著災民到鐵塔寺看看熱鬧，碰上官兵放箭，兩人俠義心腸，按捺不住，所以跳上牆去動起手來，不意群雄都已到達。眾人得到了文泰來和余魚同的消息，雖未脫險，但已知安然無恙，均感欣慰，談起剛才劫糧救災之事，痛快不已。周綺道：「西征大軍沒了糧餉，霍青桐姊姊一定可以打一個勝仗。」無塵笑道：「那女娃子劍法不錯，人緣又好，大夥兒都幫她。打個勝仗好讓大家都歡喜歡喜。」

# 第十三回 琴韻朗朗聞雁落

不一日，群雄來到徐州。當地紅花會總頭目程砥未見過陳家洛，於是依會中規矩，拜見了總舵主，他見會中內外香堂的各位香主忽然一齊來到，知道必有要事，登時大大忙亂起來。江北一帶群豪歸楊成協統率，他命程砥不要張揚，也不必通知眾兄弟來見總舵主。群雄只宿了一宵，當即南下。此後一路往南，大小碼頭如有紅花會的分支頭目。群雄為了省事，都不驚動，數日後到了杭州，眾人宿在杭州總頭目馬善均家中。馬家坐落裏西湖孤山腳下，湖光山色，是個絕妙所在。

那馬善均是杭州的一個大綢緞商人，自己有兩所大機房織造綢緞，因為生性好武，結識了衛春華，由他引入了紅花會。馬善均年紀五十上下，穿著一件團花緞袍，黑呢馬褂，一眼看去，只當是個養尊處優的富翁，那裏知道竟是一位風塵豪俠。當晚他在後廳與群雄接風，眾人在席上把要救文泰來的事對他說了。馬善均道：「小弟馬上派人去查，看四當家關在那一所監獄裏，咱們再相機行事。」當即命兒子馬大挺出去派人查探。

第二天上午，馬大挺回報說，杭州省、道、府、縣各處監獄，以及將軍衙門，都有兄弟們去打探過，都說並無文四當家在內。

陳家洛召集群雄議事。馬善均道：「這裏省、道、府、縣以及將軍衙門，均有本會兄弟在內，文四當家如在官府監獄，他們必然知道，最怕官府因為四當家案情重大，私下監禁，那就棘手了。」陳家洛道：「咱們第一步是探尋文四哥的所在。馬大哥繼續派遣得力兄弟，往各衙門打探，今晚再請道長、楊八哥、衛九哥到巡撫衙門去看看。最要緊是別打草驚蛇，無論如何不能伸手動武。」無塵等應了。馬善均把道路和撫台衙門的內外情形詳細向他們說明。午夜時分，三人去了兩個時辰，回報說撫台衙門戒備森嚴，有成千名兵丁點起燈火，徹夜守衛，巡查的軍官有幾名都是戴著紅頂子的二三品大員，他們不敢硬闖，等了一個多時辰，守衛的官兵始終不見絲毫怠懈，所以只得回來。

群雄聽了好生奇怪，猜測不出是何路道。馬善均道：「這幾天杭州城裏各處盤查極緊，各家賭場、娼寮，甚至水上的江船，都有官差去囉唆查問，好多人被無緣無故的抓了去。難道這事與文四當家有關不成？」徐天宏道：「看來不像。莫非京裏來了欽差大臣，所以這裏地方官員要賣力一番。」馬善均道：「並不曾聽說有欽差來浙江呀。」眾人談了一會，不得結果，各自安寢。

次日周綺吵著要父親帶她到西湖遊覽，周仲英答應了。周綺向徐天宏使眼色，要他同去。徐天宏不好意思出口，只作不見。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周仲英知道了女兒的心思，笑道：「宏兒，我們從未來過杭州，你帶我們去走走，別教我們迷了路走不回來。」徐天宏應了。周綺悄聲道：「爹爹叫你，你就去。我叫你，你就偏不肯。」徐天宏笑著不語。

徐天宏幼失怙恃，身世淒涼，這時忽得周仲英夫婦視若親子，未婚妻又是一派天真嬌憨，不但自己欣喜，眾兄弟也都代他高興。

陳家洛等他們一家四人走後，也帶了心硯到湖上散心，在蘇堤白堤上漫步一會，獨坐第一橋上，望南山深處，但見竹木陰森，蒼翠重疊，不雨而潤，不煙而暈，山峰秀麗，挺拔雲表，凝望半日，僱了一輛馬車往靈隱去看飛來峰。峰高五十丈許，峰腳至巔皆石，樹生石上，枝葉光怪，石牙橫豎錯落，似斷似墮，一片空青冥冥。陳家洛一時興起，對心硯道：「咱們上去看看。」峰上本無道路可援，但兩人輕功不凡，談笑間飛身上了峰頂。

仰望三竺，但見萬木參天，清幽欲絕，陳家洛道：「那邊比這裏更好。」兩人下峰，緩步往上、中、下三天竺行去。走不數步，忽然兩個身穿藍布長袍，身材魁梧的壯漢迎面走來，不住打量陳家洛與心硯兩人，面露驚奇之色。陳家洛繼續往上走，心硯悄聲道：「少爺，這兩人會武。」陳家洛笑道：「你眼力倒不錯。」語聲未畢，迎面又是兩人走來，一式打扮，正在閒談風景，聽口音似是旗人。一路上山，遇見這種穿藍布長袍的武人一共有三四十人，見到陳家洛時都感詫異。

心硯看得眼都花了。陳家洛也自納罕，心中琢磨：「難道是甚麼江湖幫會、武林宗派在此聚會不成？但杭州是紅花會地盤，如有此等事情，對方絕不會不通知我們。他們見我時好像都很感驚奇，那是為甚麼啊？」

他轉過一個彎，正要走向上天竺觀音廟，忽聽山側琴聲朗朗，隨著細碎的山瀑聲傳過來，陳家洛是世家子弟，琴棋書畫，無所不會，無所不精，一聽那琴彈的是普安咒，琴中隱隱傳出梵唱鐘磬之聲，心道：「這人倒也雅緻。」緩步循聲走了過去，只見山石上坐著一個四十來歲，紳士打扮的人正在撫琴，旁邊站著兩個也是身穿藍布長衫的壯漢，一個枯瘦矮小的老者，也都身穿藍布長衫。陳家洛瞧那撫琴的中年人，心中突然一驚，覺得此人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那人面容清癯，氣度高華，越看相貌越熟，可是總想不起在那裏會過，當時心中突突亂跳，竟如做夢一般，只覺那人似是至親至近之人，而又隔得極遠極遠。這時那老者和兩個壯漢都已見到陳家洛和心硯，也凝神向他們細望，正在互相打量之際，那撫琴男子三指一劃，琴聲頓絕，站起身來，高聲向陳家洛笑道：「這位兄台既是知音，請過來談談如何？」

陳家洛拱了拱手道：「適聆仁兄雅奏，令人煩俗盡消，真是幸會。」走了過去，施禮坐下。那人見陳家洛走近，看清了面容，不覺大感詫異，獃了半晌。陳家洛笑道：「兄弟一路上山，遇見遊客甚多，他們見到兄弟都面露詫異之色，剛才兄台也是如此，難道小弟臉上有甚麼古怪麼？這倒要請教了。」那人笑道：「兄台有所不知，小弟有一親戚，相貌和兄台十分一模一樣，那些遊客都是小弟朋友，所以大家見到兄台都感驚奇。」陳家洛笑道：「原來如此。仁兄相貌我也極熟，似在那裏會過。小弟記不起來，仁兄可想得起麼？」那人呵呵大笑，說道：「那真是有緣了。請問仁兄高姓大名。」陳家洛名滿江湖，不願告知他真姓名，隨口謅道：「小弟姓陸，名嘉成。」他陳家洛三字顛倒了過來，也問：「請問兄台尊姓。」那人微一沉吟，說道：「小弟複姓東方，單名一個耳字，是直隸人氏。聽兄長口音，似是本地人？」陳家洛道：「小弟正是此間人。」那自稱東方耳的人道：「久慕江南山水天下無雙，今日一到，果然名下無虛，不但峰巒佳勝，而且人傑地靈，所見人物，亦多才調非凡。」陳家洛聽那人談吐不俗，又看那兩個藍衣壯漢和那老者都對他執禮至恭，他說話時垂手而立，不敢稍有懈怠，實不知他是何等人物，當下說道：「兄台既然喜愛江南，何不就在此定居，也好令小弟時聆教益。」東方耳呵呵大笑，說道：「能偷浮生半日之閒，在此一遊，已是非分，我輩俗人，此等清福豈能常享？兄台既是知音，想必高手，就請彈奏一曲如何？」說罷把琴推到陳家洛面前。

陳家洛輕輕一撥，琴音清越絕倫，看那琴時，見琴頭有金絲篆字寫著「來鳳」兩字，斑爛蘊華，似是千年古物，心中暗吃一驚，自忖此琴是無價之寶，這人不知從何處得來，說道：「兄台珠玉在前，小弟獻醜了。」於是鏗鏗鏘鏘的彈了起來，彈的是「平沙落雁」。東方耳凝神傾聽。

一曲既終，東方耳道：「兄台是否到過塞外？」陳家洛道：「小弟適從回疆歸來，不知兄台何以得知？」東方耳道：「兄台音韻平野壯闊，大漠風光，盡入弦中，真如讀辛稼軒詞：『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這曲『平沙落雁』，小弟生平聽過何止數百次，但從未有兄台彈得如此氣象萬千。」陳家洛見他果是知音，心中也甚喜歡。東方耳又道：「小弟尚有一事不明，要向兄台請教。不過咱們剛剛見面，交淺言深，問來恐有冒昧。」陳家洛道：「兄台請問不妨。」東方耳道：「聽兄琴聲，隱隱有金戈之聲，似胸中藏有十萬甲兵。但觀兄相貌，又似貴介公子，溫文爾雅，豐神俊朗，絕非統兵大將。所以小弟頗為不解。」陳家洛笑道：「小弟一介書生，落拓江湖。兄台所言，實令小弟汗顏。」

東方耳對陳家洛所言，似乎不甚相信，又問：「兄台想必出身世家，不知尊大人現居何官？兄台有何功名？」陳家洛道：「先嚴已不幸謝世。小弟碌碌庸才，功名利祿，與我無緣。」東方耳道：「聆兄吐屬，才調必自不凡，難道是學政無目，以致兄台科場失利麼？」陳家洛道：「那倒不是。」東方耳道：「此間浙江巡撫，是弟至交，兄台明日移駕去見他一見，或有際遇，也未可知。」陳家洛道：「兄台好意，至深感謝。只是小弟無意為官。」東方耳道：「然則兄台就此終身埋沒不成？」陳家洛道：「與其殘民以逞，不如曳尾於泥塗耳。」東方耳一聽此言，不覺面容變色。

那兩名藍衣壯漢一見東方耳臉色有變，都走上一步。東方耳稍稍一頓，呵呵笑了起來，說道：「兄台高人雅致，胸襟自非我輩俗人所及。」兩人互相打量，都覺對方極為奇特，然而在疑慮之中又有親近之情。東方耳道：「兄台自回疆趕來江南，途中見聞必多。」陳家洛道：「神州萬里，山川形勝自是目不暇給。只是適逢黃河水災，哀鴻遍野，小弟也無心賞玩風景。」東方耳道：「聽說災民在蘭封搶了西征大軍的軍糧，兄台途中可有所聞？」陳家洛一怔，心道：「此人消息怎麼如此靈通？我們劫糧後趕來江南，晝夜奔馳，途中絲毫沒有耽擱，預計劫糧消息總要數日後才能傳到，怎麼他倒知道了？」於是說道：「事情是有的，災民無衣無食，為民父母絲毫不加憐恤，他們為求活命，挺而走險，那也是情有可原。」

東方耳又是一頓，輕描淡寫的道：「聽說事情並不單是如此，這件事是紅花會鼓動災民來和朝廷為難的。」陳家洛故作不知：「紅花會是甚麼呀？」東方耳道：「那是江湖上一個造反謀叛的幫會，兄台沒聽過麼？」陳家洛道：「小弟放浪琴棋之間，世事竟一竅不通。說來慚愧，這樣大名鼎鼎的一個幫會，小弟今日還是初次聽見。」他微微一頓，說道：「朝廷得訊之後，對紅花會一定要嚴加懲辦的了。」東方耳道：「那還用說？諒這等人也不足成為大患。」陳家洛不動聲色，問道：「兄台何所據而云然？」東方耳道：「方今聖天子在位，朝政修明，才識之士，都為朝廷所用。當道只要派遣一二異才，紅花會舉手間就可剿滅。」陳家洛道：「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請勿見笑。據弟愚見，朝廷中大都是酒囊飯袋之輩，未必能辦甚麼大事呢！」此言一出，東方耳與他身旁的老者壯漢又各變色。

東方耳道：「兄台這未免是書生之見了。且不說朝中良材美質，其多如雲，即是兄弟身邊這幾位朋友，也均非庸手。可惜兄台是文人，否則可令他們施展一二，兄台如果懂得武功，那就知小弟之言不謬了。」陳家洛喜道：「小弟雖無縛雞之力，但生平最佩服英雄俠士，不知兄台是那一派的宗主？這幾位都是貴派的子弟麼？可否請他們各顯絕技，令小弟開開眼界？」東方耳向那兩個壯漢道：「那麼你們拿點玩藝兒出來，請這位陸爺指教指教。」陳家洛手一拱道：「請！」心想：「只要他們一出手，我就知是甚麼宗派。」

一個壯漢走上一步，說道：「樹上這鵲兒聒噪討厭，我打牠下來，叫人耳朵清靜。」手一揮，一枝袖箭向樹上喜鵲射去，那知袖箭將到喜鵲身旁，忽然一偏，竟沒打中。

東方耳見那人一箭竟沒射中，頗為詫異，那壯漢更是羞得面紅過耳，手一揚，又是一箭向樹上射去。這次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箭將射到喜鵲身上時，不知從那裏飛來一粒泥塊，在箭桿上一撞，又把箭碰歪了。東方耳身旁那枯瘦老者眼尖，看見心硯右手微擺，知道是他作怪，說道：「這位小弟弟瞧不出有這樣功夫，咱們親近親近。」五指如鋼爪鐵鉤，向心硯手上抓去。

陳家洛暗暗吃了一驚，見那老者竟是嵩陽派中的大力鷹爪功，一掌伸出雖然勢道不快，但竟挾有疾風之聲，心想：「此人武功在江湖上已是數一數二人物，如非一派之長，亦必是武林中前輩高人，怎樣竟甘為東方耳的傭僕？」心念微動之際，手中摺扇一揮，張了開來，剛剛擋在老者與心硯之間。那老者手爪疾忙後縮，生怕抓破了陳家洛的摺扇，因為他既是主人朋友，毀了他的東西那是大大不敬，一面打量陳家洛，看他是否會武，故意替心硯解救這一招。但因陳家洛摺扇輕搖，漫不在意，似乎剛才這一下只是機緣巧合。

東方耳道：「尊紀小小年紀，居然武藝高強，此僮兄台從何處得來？」陳家洛道：「他並不會武，只是自幼投蟲射雀，準頭不錯而已。」東方耳見他言不由衷，也不再問，看著他手中摺扇，說道：「兄台手中摺扇是何人墨寶，可否相借一觀？」陳家洛把摺扇遞了過去。

東方耳接來一看，見是前朝詞人納蘭性德所書的一闋「金縷曲」，詞旨嶔崎，筆力俊雅，當下說道：「納蘭容若以相國公子，餘力發為詞章，逸氣直追美成坡老，國朝一人而已。觀此書法摹擬褚河南，出入黃庭內景經間。此扇詞書可稱雙璧，然非兄台高士，亦不足以配用，不知兄台從何處得來？」陳家洛道：「小弟在書肆間偶以十金購得。」東方耳道：「即百倍之以千金購此一扇，亦覺價廉。此種寶物多屬世家相傳，兄台竟能在書肆中輕易購得，真可謂不世奇遇矣！」說罷呵呵大笑。陳家洛知他不信，也不理會，微微一哂。東方耳又道：「納蘭公子文武全才，那自是人中英彥，但你瞧他詞中這一句：『且由他蛾眉謠諑，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調，過於冷傲。少年不壽，詞中已見端倪。」說罷雙目盯住陳家洛，意思是說少年人恃才傲物，未必有甚麼好下場。陳家洛笑道：「大笑拂衣歸矣，如斯者古今能幾？向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這又是納蘭之詞。東方耳見他一派狂生氣概，不住搖頭，但又不捨得就此作別，想再試一試他的胸襟氣度，隨手將摺翻過來一看，見反面並無書畫，說道：「此扇小弟極為喜愛，斗膽求兄台見賜，不知可否？」陳家洛道：「兄台既然見愛，將去不妨。」東方耳指著空白的一面道：「此面還求兄台揮毫一書，以為他日之思。兄台寓所何在？小弟明日差人來取如何？」陳家洛道：「既然不嫌鄙陋，小弟現在就寫便是。」於是命心硯打開包裹，取出筆出來，不加思索，在扇面上題詩一絕，詩云：「彈劍攜書一錦車，西行萬里盡天涯，雪山瀚海閒經過，又到江南看桂花。」那會鷹爪功的老者見他隨身攜帶墨硯，文思敏捷，才不疑他身有武功。東方耳稱謝接過扇子，說道：「小弟也有一物相贈。」雙手捧著那具古琴，放到陳家洛面前，說道：「寶劍贈於烈士，此琴理應屬兄所有。」

陳家洛知道此琴是稀世珍物，今日與此人初次相見，即便舉以相贈，不知他是何用意，但他生性豪邁，雖然頗為疑惑，也不以為意，拱手致謝，命心硯抱在手裏。東方耳笑道：「兄台從回疆來到江南，就只為賞桂花不成？」陳家洛道：「有一位朋友有點急事，要小弟來幫忙料理一下。」東方耳道：「觀兄臉色似有不足之意，是否貴友之事尚未了結？」陳家洛道：「正是。」東方耳道：「不知貴友有何為難之處。小弟朋友甚多，或可稍盡綿力。」陳家洛道：「大概數日之後，也可辦妥了。兄台美意，十分感謝。」兩人談了半天，仍舊不知對方是何等人物。東方耳道：「他日如有用得著小弟處，可持此琴赴北京找我。現下我等一同下出去如何？」陳家洛道：「好。」兩人攜手下山。到了靈隱，忽然迎面走來了數人，當先一人面如冠玉，身穿錦緞長袍，相貌和陳家洛簡直一模一樣，年紀也差不多，秀美猶有過之，只是英爽之氣遠為不及。兩人一朝相，都驚獃了。

東方耳笑道：「陸兄，這人可與你相像麼？他是我的內侄。康兒，你來拜見陸世伯。」那人過來行禮。陳家洛不敢以長輩自居，連忙還禮。這時忽然聽得一個女人聲音驚叫了一聲，陳家洛回頭一看，見是周綺和她父母及徐天宏剛從靈隱寺裏出來，想是周綺見到兩個陳家洛，所以不勝驚奇。陳家洛只當不見，轉過頭去。徐天宏何等乖覺，早知其意，低聲道：「別往那邊瞧。」

東方耳道：「陸兄，你我一見如故，後會有期，今日就此別過。」兩人拱手而別。數十名藍衫壯漢隔得遠遠的在東方耳前後衛護。陳家洛一使眼色，徐天宏會意，對周仲英道：「義父，總舵主差我去辦事，你與義母、妹子多玩一會。」周綺老大不高興，一聲不響。徐天宏遠遠跟在那些壯漢後面，直跟進城去。

到得傍晚，徐天宏回到馬善均家來向陳家洛稟告：「那人在西湖上玩了半天，最後到巡撫衙門裏去了。」

陳家洛把剛才的事與徐天宏說了，兩人一琢磨，斷定這東方耳必是官府中人，而且來頭一定很大，不是出來密察暗訪的欽差大臣，就是親王貝勒之類的皇室宗親，只是瞧他相貌不像旗人，所以多半是欽差。那枯瘦老者如此武功，居然甘為他用，那麼此人必非庸官俗吏了。陳家洛道：「莫非此人之來，與四哥有關？我今晚想去親自探察一下。」徐天宏道：「好，最好請那一位哥哥同去，可以互相照應。」陳家洛道：「請趙三哥去罷，他也是浙江人，杭州的情形他很熟。」

二更時分，陳家洛與趙半山收拾起行，施展輕功，向撫衙奔去。兩人在屋瓦之上悄沒聲息的一掠而過。陳家洛心道：「久聞太極門武功是內家秘奧，趙三哥的輕功果然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將來閒時倒要向他請教請教。」趙半山心中也在暗暗佩服：「總舵主的拳法在與鐵膽周老英雄比武時已經見過，那知他輕功也如此不凡，不知他師父天池怪俠在十年之中如何調教出來。」

不一刻，兩人已將近撫台衙門，陳家洛悄聲道：「前面房上有人。」趙半山忙將身形伏低，果見兩個人影在來回巡邏，等他們背轉身時，手一揚，一枚鐵蓮子向數丈外一株樹上打去。那兩人聽見樹枝響動，飛身過去察看。陳家洛和趙半山見機會已至，矮著身子竄進撫衙。

兩人在屋角邊躲著，過了一會見沒有動靜，才伸出頭來，一看之下，不由得大驚，原來下面明晃晃地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數百名兵丁弓上弦，刀出鞘，嚴密戒備，幾名武將繞著屋子走來走去。可是說也奇怪，這許多兵將卻大氣也不敢出一聲，走動時心是足尖輕輕落地，不敢發出腳步聲音。所以雖有數百人在下面，卻是靜悄悄地，只聽見牆角蟋蟀唧唧鳴叫，偶爾夾雜著一兩聲火把上竹片爆裂之聲。

陳家洛見無法進去，向趙半山打了一下手勢，兩人退了出來，避過了屋頂巡邏的人，落在牆邊商量對策。陳家洛道：「咱們不必打草驚蛇，回去另想辦法。」趙半山道：「好。」兩人正要飛身上屋，忽然撫台衙門的邊門「呀」的一聲開了，走出一名武官來，後面跟著四名兵卒，那五人沿街走去，走了數十丈又折回來，原來也是在巡邏。趙半山見這到這個派勢，心中暗暗驚異。等那五人又回頭向外走時，陳家洛道：「打倒他們。」趙半山會意，竄出數步，發出三枚錢鏢，三名兵士登時倒地。陳家洛跟著兩顆圍棋子，把那武官和另一個兵士又打中了穴道。兩人縱過去，把五人提到黑暗之處，將兩名兵士的衣服剝了下來，自己換上，將那五個官兵拋在牆角裏。他們被打中了穴道，叫不出，動不得，眼睜睜的望著兩人揚長而去，躍上牆頭。

兩人又乘屋頂上巡邏的人轉身之際，跳入圍牆，在火把照耀下大模大樣走到內院，裏面成千名官兵來來往往，那裏認得清他們並非自己人，兩人走到內院，只見裏面來往巡衛的都是高職武官，不是總兵就是副將，只是人數比外面少得多。兩人找到空隙，一縮身如兩縷黑煙，竄入屋簷之下，攀住柱子，屏息不動，等兩名武官轉過身來時，他們早已藏好。隔了半晌，陳家洛見行藏未被發覺，雙腳勾住屋樑，掛下身去，舐濕窗紙，張眼望裏看去。趙半山守在他身後衛護，眼觀六路，以防敵人來襲。

陳家洛見裏面是一座三開間的大廳，廳上站著五六個人，都是身穿朝服的大官，一人背著陳家洛坐著，看不見他的相貌，只見這幾個大官恭恭敬敬的望著他，目光不敢斜視。這時外面又走進一個官來，向坐著那人三跪九叩首的行起大禮來。陳家洛大吃一驚，心想：「這明明是參見皇上的禮節，難道皇帝微服到了杭州不成？」正在疑惑，只聽見那官說道：「奴才兩浙按察司尹章垓叩見萬歲。」陳家洛聽得清清楚楚，心道：「原來果然是皇帝，怪不得有這樣大勢派。」

只聽坐著那人「哼」了一聲，輕輕說道：「你好大的膽子！」尹章垓除下朝冠，連連叩頭，不敢作聲。坐著那人隔了半晌，說道：「我派兵征討回疆，聽說你很不贊成。」陳家洛又是一驚，心道：「怎麼這皇帝的聲音好熟？」尹章垓一面叩頭，一面說道：「奴才該死，奴才不敢。」坐著那人又道：「我要浙江趕運糧米十萬石作軍糧，你為甚麼膽敢違旨？」尹章垓道：「奴才不敢，實在今年浙江歉收，百姓很苦，一時之間征調不及。」坐著那人道：「百姓很苦，哼，你倒是個愛民的好官。」尹章垓又連連叩頭，連說：「奴才該死。」坐著那人道：「依你說怎麼辦？大軍軍糧不足，急如星火，難道叫他們都餓死在回疆麼？」尹章垓叩頭道：「奴才不敢說。」坐著那人道：「有甚麼不敢說的，你說罷。」尹章垓道：「萬歲爺聖明，教化廣被，回疆夷狄小丑，其實也不勞王師遠征，只要派一名大臣宣之以德，邊民自然順化。」坐著那人「哼」了一聲，並不說話。

尹章垓又道：「古人云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聖上若罷了遠征之兵，天下皆感恩德。」坐著那人冷冷的道：「要是我一定要派兵討伐，那麼天下就是怨聲載道了。」尹章垓拼命叩頭，額角上都是鮮血。坐著那人哈哈一笑，走下座來，笑道：「你倒有硬骨頭，竟敢對朕頂撞！」一轉身，陳家洛這一驚更是厲害。

原來這皇帝竟是今日他在靈隱三竺遇見的東方耳。陳家洛雖然見多識廣，臨事鎮靜，但這時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只聽見乾隆皇帝笑道：「你回家去好好休息罷！」尹章垓又叩了幾個頭站起來退出。乾隆向身旁的老者一使眼色，那老者跟在尹章垓後面，走出大廳，在他背上輕輕一拍，說道：「皇上賜死，你叩頭謝恩罷。」尹章垓嚇得獃住了，過了半晌，哈哈一笑，說道：「忠言逆耳，百姓多難，我尹章垓無愧於心，雖死何憾？」於是跪下來朝著大廳叩頭，那老者伸手在他背上一掌，後心肋骨打折，登時斃命。那老者命兵士把他屍體帶了出去。

陳家洛和趙半山在屋簷下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君皇之威，一至於此，一位大臣不過勸諫了幾句，立時被祕密處死。那老者進去覆命，說道：「尹大人忽然中風，救治不及，已經死了。」乾隆點點頭道：「怎麼好端端的忽然死了，可惜可惜。」其餘幾位大臣嚇得大氣也不敢出，浙江皋台竟牙齒打戰，抖個不停，乾隆道：「你們出去罷，十萬石軍糧徵集運去。」那幾個大臣諾諾連聲，叩頭退出。

# 第十四回 劍氣沉沉發龍吟

乾隆道：「叫康兒來。」一名內侍掀簾出去，帶了一個少年進來。陳家洛看這少年就是和他形貌相似之人。他站在乾隆身旁，神態十分親密，不似其餘大臣那樣畏縮。乾隆道：「傳李可秀。」內侍傳旨出去，一名武將進來叩見，說道：「奴才杭州將軍李可秀叩見聖駕。」乾隆道：「那紅花會姓文的匪首怎樣了？」陳家洛聽得談到文泰來，更是凝神傾聽，只聽見李可秀道：「他受傷很重，奴才正在延醫給他調理，要等他神智恢復之後才能審問。」乾隆道：「要小心在意。」李可秀道：「奴才不敢有絲毫怠忽。」乾隆道：「你去罷。」李可秀叩頭退出。

陳家洛輕聲道：「咱們跟他去。」兩人輕輕溜下，腳剛著地，只聽見廳內一人喝道：「有刺客！」一道灰影直竄出來。陳家洛與趙半山奔至外院，混入士兵隊中。只聽見竹梆聲大作，登時大亂。那枯瘦老者率領了七八名藍衣壯漢，手執兵刃四處巡視。那老者目光炯炯，東張西望。陳家洛早已背轉身去，慢慢移向門旁。那老者突然大喝：「你是誰？」伸手向趙半山抓來。趙半山雙掌「如封似閉」，將他一抓化開去，腳下向門邊衝去。那老者緊緊跟隨，一掌向趙半山背心上劈下來。這時趙半山已到門口，聽到背後拳風，一矮身，正要回手迎敵，陳家洛已把上身兵勇的號衣脫下，反手摟頭向那老者蓋了下去。老者伸手拉住，兩人用力一扯，一件號衣斷成兩截。

陳家洛把那半截號衣一揮，一運氣，號衣霹的一聲，直向那枯瘦老者打來，同時腳下毫不停留，筆直向門外竄出。那老者也真了得，伸手一抓，又在半截號衣上抓了五條裂縫，身子如影隨形，跟在陳家洛背後，剛跨出門，迎面一名兵頭前腳後，平平的當胸飛來，原來是被趙半山抓住擲過來的。那老者左臂一格，將那兵士撇在一旁，仍舊追了出去，就這樣慢得一慢，眼見敵人已闖出撫衙。同時後面二三十名侍衛一窩蜂般趕出來。那老者喝道：「大家保護皇上要緊，你們五人跟我去追刺客。」他手向五名侍衛一指，自己施展輕功，追到街上。只見兩個黑影在前面屋上飛跑。

那老者一縱身也上了屋，一口氣奔過了數十間屋，和敵人相距已近，正要喝問，忽然前面屋下數聲呼哨，敵人似乎來了接應。那老者藝高人膽大，並不在意，仍舊鼓勁疾追，前面兩人忽然下屋，站在街心。那老者也跳下屋來，雙掌一錯，迎面向陳家洛抓去。陳家洛不退不格，哈哈笑道：「我是你主人好友，你這老兒膽敢無禮！」那老者在月光下看清楚了陳家洛面貌，吃了一驚，縮手說道：「你這廝果然不是好人，快隨我去見聖駕。」陳家洛笑道：「你敢跟我來麼？」

老者稍一遲疑，心硯忽從陳家洛身旁竄出來，戟指罵道：「你這老不死，今天竟想抓我，我家公子看你主人面上，不來和你計較，我也看著我家公子面上，讓你一讓，你還在這裏撒甚麼野？」那老者怒吼一聲，其快如風，已欺到心硯身旁，一抓抓住他的手臂。心硯只感到手臂如一隻燻紅了的鐵鉗鉗住，又痛又熱，動彈不得。陳家洛和趙半山齊各大驚，雙雙來救，那老者把心硯一拋，兩掌分敵來人，心硯在空中打了一個跟斗，輕飄飄落下地來，他不敢再肆口舌。呼哨一聲，當先便走。

這時後面五個侍衛也都趕上來了，陳家洛和趙半山向西退走。只聽見前面不住有呼哨之聲，那老者叫道：「追！」前面三人，後面六人，直向西湖邊奔去。湖邊是旗營駐防之處，俗稱旗下，那老者自忖那是官府力量最厚的地方，敵人逃到那邊，正是自入死地，於是放心趕來。

六個人追到湖邊，只見陳家洛等三人跳上一隻西湖船，船夫舉槳把船盪入湖中。那老者見岸邊另有一隻遊船，和五名侍衛一齊落船，見船梢坐著一個船娘，青帕包頭，一身素衣，身材似乎十分苗條。那老道：「快開船，追上前面的船，重重有賞。」那船娘笑道：「怎個的？半夜三更還遊湖麼？我們當家的上岸去了，馬上就回來啦，你們幾位等一等成麼？」一名侍衛不耐煩，一刀把繫船的繩索砍斷，另一名侍衛花槍一撐，那隻西湖船就離岸數丈，掉過頭來。

那船娘笑道：「啊喲，從來沒見過這樣性急的遊湖客人，真是一點也不懂風雅。」那老者不理她，一味催促追趕。船娘舉槳划船，眼見前面那艘遊船向蘇堤橋洞下溜去，一名侍衛拿起一塊船板，幫著撥水，兩船漸漸近，忽然湖旁殘荷叢中，垂柳影下，輕輕的滑出五艘船來，中間一艘特大，朱漆欄干，碧綠船篷，是一艘十分精緻的遊艇，艇上一人呼哨了一聲，陳家洛一提氣，縱到了遊艇之上。心硯也躍到艇裏，取出一件白紡綢長衫給他穿上，陳家洛一人站在船頭，手中摺扇輕搖，披襟當風，抬頭賞月，飄逸非凡，遠遠望去，恍如神仙中人。

片刻之間，那老者所坐的遊船也已划近，他叫船娘止槳，高聲喝問：「朋友，你到底是那一路的，請留下萬兒來。」心硯從艇中鑽出來，高聲叫道：「我家公子早已和你主人通報姓名，我是他的書僮，沒姓沒名，公子叫我心硯。你叫甚麼名字，不妨說給我聽聽。我家公子是你主人朋友，咱們下人要是說得來，也不妨結交結交。」心硯年紀雖小，說話刁鑽刻薄，把那老者氣得鬚眉俱張，罵道：「小鬼，胡說八道！」

趙半山站在另一艘船的船頭，這時亢聲說道：「在下是溫州趙半山，閣下可是嵩陽派的麼？」那老者道：「啊，朋友可是江湖上人稱千臂如來的趙當家？」趙半山道：「不敢，那是好朋友鬧著玩送的一個外號，實在愧不敢當。請教閣下的萬兒？」那老者道：「在下姓白，單名一個振字。」此言一出，趙半山和陳家洛都矍然一驚。原來白振外號「金爪鐵鉤」，是嵩陽派中數一數二的好手，大力鷹爪功三十年前即已馳名武林，一向不知他落在何處，那知竟做了皇帝的貼身侍衛。

趙半山拱手道：「原來是金爪鐵鉤白老前輩，怪不得武功如此厲害。白老前輩苦苦相逼，不知有何見教？」白振道：「久聞趙朋友是紅花會的三當家，那一位是誰？」他突然心念一動，說道：「啊，莫不是貴會少舵主陳公子？」趙半山不答他的問話，說道：「白老前輩要待怎樣？」

陳家洛摺扇一張，朗聲說道：「月白風清，如此良夜，白老前輩同來共飲一杯如何？」白振說道：「你黑夜闖撫台衙門，驚動官府，說不得，只好請你同去見我家主人，否則我回去沒法交待。我家主人對你甚好，也不致難為於你。」陳家洛笑道：「你家主人倒不是俗人，你回去對他說，湖上桂子飄香，素月分輝，如有雅興，請來聯句談心，共謀一醉。我在這裏等他便是。」白振心下好生為難，他今日眼見皇上對這人十分眷顧，恩寵異常，如得罪了他，說不定皇上反會怪罪，可是他夜驚聖駕，不捕捉回去又如何了結？心中好生委絕不下，忽然想起，闖衙的是他與趙半山兩人，這人既然不便擒拿，就單將趙半山捉拿回去，也就可以交代了，於是一個「燕子飛雲勢」，憑空拔起，落向趙半山的船頭。他人未到，抓先到，雙掌直伸，十指如鐵，分向趙半山面部及前胸抓來。趙半山突見白振如一陣風般撲來，凝神運氣，茫若未覺，待白振雙抓堪堪抓到，右手陰掌，左手陽掌，一個「雲手」，將敵人雙抓直盪出去。趙半山在太極拳上浸淫數十年，是南派太極門中深得內家精微的高手，出手正所謂「靜如山岳，動若江河」，拳力由極柔軟中蘊蓄極堅剛之勢。白振一抓不中，只覺一股極大力量把他雙臂推了開去，忙也運力抵禦。兩人功力本在伯仲之間，只是白振憑空而下，無從借力，趙半山卻腳踏船頭，四手一推，優劣立判。白振變招奇速，不待趙半山力量用足，左臂往上一隔，右掌又抓向趙半山前胸，這一抓如被抓中，那就是破胸開膛之禍。

趙半山雙手立掌，攏在胸前一擋，突然左掌由右肩掠下，右掌向左腋下揚起，雙掌互擦而過，分擊白振左右，這時太極拳中的「野馬分鬃」，既解來勢，復攻敵側。白振本擬對方後退一步，自己就可站上船頭，那知趙半山半步不退，白振兩招之後，身已下墮，眼見就要落水，心中一急，和身向前撲去。趙半山仍舊不退，一個「進步搬攔捶」，劈面一拳，白振頭一偏，一抓抓住趙半山手腕。趙半山左掌隨手向白振門面抹來，白振也是一拿，雙掌相抵，啪的一聲，兩人各向後跌出數步。

趙半山一跌，坐在船頭之上，船梢划的是蔣四根，見趙半山跌倒，忙搶出來扶救，他人未到，趙半山已經站起。白振身後卻是西湖，暗叫「不好」危急中一個清宮侍衛從船上拋出一塊木板，白振右足在木板上一點，一借勁，跳回船上，喘氣不已。

白振和趙半山拆了三招兩式，一步都未踏上人家船頭，雖用掌力將他震倒，可是自己也險險下湖變了落湯之雞，只算是打了個平手。這時陳家洛朗聲說道：「你的拳技領教過了，果然高明，快去報知你家主人，我在這裏等他賞月。」白振又羞又惱，眼見對方五艘船中都藏著能人，自己人少，動手未必能佔上風，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回去調人再來捉拿，於是對船娘道：「划回去！」那船娘笑道：「月亮這樣好，你們急急忙忙的趕來，怎麼不多賞玩一會呀？」白振道：「別囉唆，你不見我們有公事麼？」船娘道：「啊唷，到西湖裏來辦公事，把湖裏的王八也笑死啦。好罷，船錢是一兩銀子，你給了我就划你們回去。」他們出來追人，身上那裏有錢，一時都窘住了。

一名侍衛怒道：「爺們坐船還出甚麼錢？不要你錢已經瞧得你起啦，快划快划。」那船娘停住了槳，雙手插在腰裏，站起身來，笑吟吟的道：「你就是皇帝老子，也得給船錢。」白振已看出那船娘路道不對，正待喝問，一名侍衛以為有便宜可撿，伸手去拉她的腳，笑嘻嘻的道：「你別討饒，就算你狠。」那船娘退後一步，那侍衛伸長了手去捉，白振叫得一聲：「老范，留神。」話未說完，船身已側了過來，那侍衛一個踉蹌，大半身倚出船舷外面，船娘左腳在他背上輕輕一點，那侍衛大叫「啊喲」，「噗咚」一聲掉下湖去。白振一掌向船娘打來，船娘舉起木槳一架，「喀喇」一下，木槳登時斷了。船娘吃了一驚，向後一仰，翻入湖中，那艘遊船打起橫來，不住左右傾側搖動，顯然是船娘在水底作怪。

白振和幾名侍衛都是北方人，不識水性，心中暗暗吃驚，只聽陳家洛高聲叫道：「這幾人都是我朋友的下人，放他們回去罷！」蔣四根應聲跳入水中，捷若游龍，游近白振船邊，等那落水侍衛再冒上來時，一把抓住他瓣子，提出水面，在空中揮了一個大圈，拋到白振船上來。白振伸手把那濕淋淋的人接住，自己也弄得一身都是水，見蔣四根如此神力，很有點驚詫。這時那船也不搖晃了，船娘從水底鑽上來，拍手大笑，和蔣四根游了回來，她正是鴛鴦刀駱冰。

白振和幾名侍衛只得拿起船上木板，划近岸去，不敢耽擱，忙回去把剛才的事對乾隆說了，侍衛落水之事當然絕口不提，乾隆沉吟了一下，說道：「他既然有此雅興，湖上賞月，倒也是一件快事，你去對他說，我隨後就來。」白振道：「這批都是亡命之徒，皇上萬金之體，奴才以為是最好不要涉險。」乾隆道：「快去。」白振不敢再說，忙騎馬奔到湖邊，蔣四根抱膝坐在船頭，似乎是在等他消息，於是大聲說道：「你去對你家主人說，我們主人就來和他賞月。」

白振回去覆命，走到半路，只見御林軍、神策營的軍士正開向湖邊，再走一會，杭州駐防的旗營、水師也都到了。他心想：「皇上不知怎樣看中了這小子，為了和他賞月，興師動眾的調遣這許多人。」忙趕回去，佈置全部侍衛護駕。乾隆興緻很高，正在說笑，杭州將軍李可秀在一旁伺候。乾隆問道：「都準備好了麼？去罷。」他已換了便裝，隨駕的侍衛官兵也都穿上平民服飾乘馬往西湖而來。

剛走出撫衙，一個官騎馬奔來向李可秀稟告：「西湖裏的遊船都封不到了，大小的船隻都停在湖心，咱們叫他們划過來，他們只當不聽見。」

李可秀罵道：「混帳，怎麼會封不到船，他們造反了麼？」那來報告的人諾諾連聲，退了下去。不多時，眾人來到了湖邊，乾隆吩咐道：「他或許已經知道我是誰，但大家仍舊要裝作普通百姓模樣。」這時西湖邊上每一處都隱伏了御林軍與神策營的軍士，旗營、水師，和李可秀的親兵又佈置在外圍，一層一層的把西湖都圍了起來，可是湖邊就沒有船。李可秀正在焦躁，忽然水聲微響，燈光晃動，對面划過來五隻遊艇，當中艇頭站著一人，長身玉立，氣宇軒昂，穿著一件熟羅長衫，待艇划近岸時，那人叫道：「小人奉陸公子差遣，恭請東方先生到湖中賞月。」說罷跳上岸來，向乾隆作了一個揖。

乾隆也還了一揖，說道：「不敢當，閣下尊姓？」那人道：「小人姓衛。」原來他就是九命豹子衛春華。乾隆跨上遊艇。李可秀、白振和三四十名侍衛分坐在幾艘艇中，這些侍衛中有十多個精通水性，白振命他們特別小心在意，要拚命保護聖駕。

五艘艇向湖心划去，只見湖心燈火輝煌，滿湖遊艇上都點了燈，有如滿天繁星。再划近時，絲竹簫管之聲，不住在水面上飄來。一艘小艇如飛般划到，艇頭一人叫道：「東方先生到了麼？陸公子久等了。」衛春華道：「來啦，來啦！」

那艘小艇轉過身來當先領路，對面大隊船隻也緩緩的靠近來。白振和眾侍衛見對方這個派勢，雖然有恃無恐，但也不由得暗暗吃驚，各自按住身上暗藏的兵刃。只聽見陳家洛在那邊船頭叫道：「東方先生果然好興緻，快請過來。」兩船靠近，乾隆、李可秀、白振、以及幾名武功特別高強的侍衛走了過去。只見船中就只陳家洛和他書僮心硯兩人，白振等人都放下了心。

那艘遊艇畫壁雕欄，十分精雅，艇中桌上擺了酒杯碗筷，水果酒菜滿桌都是。陳家洛道：「仁兄惠然肯來，幸何如之！」乾隆道：「兄台相招，豈敢不來？」兩人攜手大笑，相對坐下。李可秀和白振等都站在乾隆後面。陳家洛向白振微微一笑，也不說話，眼光一瞥之間，忽見李可秀身後站著一個美貌少年，心中陡然一驚，此人不是陸菲青的徒弟是誰？怎麼和朝廷的官員混在一起，這倒奇了，因為感到奇怪，不免多看了一眼。李沅芷向他嫣然一笑，眼睛一霎，叫他不要相認。

心硯上來斟了酒，陳家洛怕乾隆疑慮，自己先乾了一杯，挾菜而食。乾隆只揀陳家洛吃過的菜下了幾筷，就停箸不食了。這時聽見鄰船簫管聲起，吹的是一曲「迎嘉賓」。乾隆笑道：「兄台真是高人，倉卒間安排得如此週到。」

陳家洛道：「有酒不可無歌，聞道玉如意歌喉是錢塘一絕，請召來為仁兄佐酒如何？」乾隆鼓掌稱好，轉頭問李可秀道：「玉如意是甚麼人？」李可秀道：「那是杭州的名妓，聽說她生就一副驕傲脾氣，要是不中她意的，就是黃金千兩，也休想見她一面，更別說唱歌陪酒了。」乾隆笑道：「你見過她沒有？」李可秀十分惶恐，道：「小──小人不敢。」乾隆笑道：「那麼今天讓你開開眼界。」

說話之間，衛春華已從那邊船上陪著玉如意過來。乾隆見她臉色白膩，生得嬌小玲瓏，相貌卻不見得特別美麗，轉過來先向陳家洛道一個萬福，鶯鶯嚦嚦的說道：「陸公子今天好興緻啊。」陳家洛向乾隆一指道：「這位是東方老爺。」玉如意向乾隆福了一福，偎倚著坐在陳家洛身旁。陳家洛道：「聽這位衛家哥哥說，你的歌唱得最好，可否讓我們一飽耳福？」玉如意笑道：「陸公子要聽，我給你連唱三日三夜也情願，就怕你聽膩。」跟人送上琵琶來，玉如意輕輕一撥，唱了起來，唱的是個「一半兒」小曲：「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陳家洛拍手叫好。乾隆聽她吐音清脆，俊語連翩，風俏飛蕩，不由得聽得痴了。

玉如意轉眸一笑，露出兩個酒窩，回頭過來望著陳家洛，又唱道：「幾番的要打你，莫當是戲。咬咬牙，我真個打，不敢欺！才待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會，打輕了你，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捨不得你。罷，冤家也，不如不打你。」乾隆聽得忘了形，不禁叫道：「你要打就打罷！」陳家洛呵呵大笑。李沅芷躲在父親背後抿著嘴兒，只有李可秀、白振一干人綁緊了臉，不敢露出半絲笑意。玉如意本來不笑，見他們這樣一副尷尬相，「噗哧」笑出聲來。

乾隆生長深宮，宮中妃嬪歌女雖多，但都是端莊呆板之人，幾時見過這種江南名妓？只見她眉梢眼角，風情萬種，歌聲柔媚婉轉，加之湖上陣陣花香，波光月影，如在夢中，漸漸忘卻是在和江洋大盜相會了。

玉如意替乾隆和陳家洛斟酒，兩人連乾三杯，玉如意也陪著喝了一杯。乾隆從手上脫下一個碧玉班指來賞給了她，說道：「你再唱一個。」玉如意向衛春華望了一眼，琵琶聲調頓轉淒切，唱的是一曲「寄生草」：「一面琵琶在牆上掛，猛抬頭看見了它。叫丫鬟摘下琵琶彈幾下。未定絃，淚珠兒先流下。彈起了琵琶，想起冤家。琵琶好，不如冤家會說話。」唱得聲調愁苦，泫然欲淚。乾隆笑道：「你的冤家到那裏去了啊？」玉如意道：「被皇帝拉去打回人去了。」

乾隆淡淡一笑，道：「大丈夫立功異域，那正是建名立業之秋，只有可喜，有甚麼好悲傷的呢。」玉如意道：「啊喲，他們大將軍大元帥，才越打仗越升官發財啊，那些被拉去壯丁當夫子的老百姓，留得一條性命回來已是謝天謝地啦，還說甚麼立功呢，你這位老爺倒會說笑話兒。」乾隆被她搶白了幾句，一時倒訕訕回答不上話來。李可秀喝道：「你別不知輕重，胡言亂語。」玉女意站起來福了一福，說道：「小的瞎說八道，老爺你別生氣。」

陳家洛問道：「你那相好的叫甚麼名字？怎麼會被徵到回疆去？」玉如意道：「不瞞公子說，那也不是甚麼相好的，是我的親表哥，他叫焦授，我們倆從小在一塊玩兒，後來爹把我許配了他。指望他好好做買賣，積幾兩銀子成家立業，那知皇帝忽然要打甚麼回疆，硬生生把他拉去了。這幾萬里外冰天雪地，沒飲沒食的，今生多半是不能回來啦。」陳家洛聽她說得十分淒苦，不禁動容，轉頭乾隆道：「回人遠在萬里之外，又沒過犯，朝廷勞師遠征，窮兵黷武，實非百姓之福呢。」乾隆「哼」了一聲，並不置答。

兩人又對飲了幾杯，湖上花香越發濃了，陳家洛道：「我有一位結義兄弟，笛子吹得最好，可惜不在這裏，我實在想念他得緊。」李沅芷嘴唇一動，要想說話，可是又忍住了。乾隆問道：「兄台從回疆趕回江南，說是為了朋友之事，可就是為了這位朋友麼？」陳家洛道：「這位吹笛子的兄弟和我都是為了來營救另一位朋友，可惜始終沒能成功。」乾隆道：「不知貴友犯了甚麼事？」陳家洛道：「敝友不知怎樣得罪了官家，所以身入囹圄之中，思之令人神傷。」乾隆問道：「貴友叫甚麼名字？」陳家洛道：「他姓文名泰來，江湖上人稱奔雷手。」

此言一出，乾隆和李可秀都為之聳動，他們明知陳家洛是紅花會頭腦，但決想不到他竟會單刀直入的提到這件事。白振向眾侍衛暗使眼色，叫各人加意戒備，看來一場惡鬥已勢所難免，眾侍衛都伸手去摸身上所藏著的兵刃。

陳家洛看在眼裏，微微笑道：「仁兄這幾位侍從想都是一身好功夫，不知仁兄從何處覓來？」乾隆不答，笑著指指白振，說道：「剛才聽他說，仁兄身懷絕技，小弟日間失眼，只當是一位文弱書生，那知竟是江湖豪俠，可否一顯身手，令小弟開開眼界。」陳家洛道：「小弟末技，何足道哉，這位身上藏著判官筆，一定是打穴名家，就請取出來走幾招如何？」說著指一指乾隆身後的一個侍衛。

那名侍衛姓范，名叫中思，既然能使判官筆，當然武功已非泛泛之輩，剛才他調戲駱冰，以為只是一個普通船娘。沒提防被她踢下水去，吃了大虧。他聽陳家洛指出他長衣內藏著判官筆，不由得一驚，心想：「他怎麼知道？」原來兵刃外雖有長衣罩住，總不免微微凸起，陳家洛內外各派兵器全都練過，一看當然知道。范中思正沒好氣，自恃一身武藝，這時想在皇上面前顯露一下，於是就說：「要是公子瞧得起，就請賜招。」取出判官筆，輕飄飄的縱起，落在船頭。

陳家洛見他浮囂傲慢，不予理會，指著玉如意對乾隆道：「這位姑娘身世可憐，仁兄何不賜予援手，使他們有情人得成眷屬呢？」乾隆眼睛瞟著玉如意，見她神情柔媚，楚楚可憐，心中很是喜愛，正在想待會怎樣命李可秀把她送入宮中，怎樣把事做得隱祕，以免有損清譽，被人背後罵他破壞祖宗家法，忽聽陳家洛問起，一時答不出來，「唔」了一聲，才道：「她表哥效命皇室，為王前驅，那是很好的事呀。」這時范中思握住一對判官筆，站在船頭，進又不是，退又不是，十分尷尬。白振低聲喝道：「老范回來。」范中恩只得收起兵刃，踱回來站在乾隆背後，恨恨的盯了陳家洛一眼，口中可還不敢嘀咕。

陳家洛忽然問道：「唐太宗雄才大略，仁兄一定是很佩服的了？」乾隆平生最崇敬的就是漢武帝和唐太宗，覺得他們開疆拓土，聲名遠播於異域，自登基以來，一心一意就想模仿他們。他所以派兵遠征回疆，雖然一方面是貪圖回疆的財寶玉帛，另一方面也是極想承繼漢武唐皇的功業，一聽陳家洛問起，正對了他的心意，說道：「唐太宗是英明之主，夷狄聞名喪膽，尊之為天可汗，文才武略，那都是曠世難逢的。」陳家洛道：「小弟前讀唐太宗所著『貞觀政要』，有幾句話覺得很有道理。」乾隆喜道：「不知是那幾句？」他自和陳家洛會面以來，雖對他甚是喜愛，但總是話不投機，這時聽他也尊崇唐太宗，不覺很是高興。

陳家洛道：「他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又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乾隆默然。陳家洛道：「這個比喻真是再好不過，咱們坐在這艘船裏，要是順著水性，那就坐得平平穩穩，可是如果亂划亂動，或者水勢忽然洶湧奔騰，那船就要翻了。」他在湖上把這番說給皇帝聽，明明是危言聳聽，不但是蔑視皇帝威權，說老百姓隨時可以打倒皇帝，而且大有威脅著當場要把皇帝翻下水去之勢。

乾隆一生除對祖父康熙，父親雍正心懷畏懼之外，那裏受過這種威嚇奚落之話，不禁怒氣潮湧，當下強自壓抑，心中暗想：「現在由你逞口舌之利，待會把你擒住，看你是不是嚇得叩頭求饒。」他想御林軍與神策營已把西湖四週圍住，自己手下侍衛又都是千人中揀、萬人中選，特別挑出來的好手，諒你小小江湖幫會，能作得甚麼怪？於是微微笑道：「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帝皇受命於天，造惠百姓，仁兄之論，未免有悖於先賢之教了。」

陳家洛舉壺滿滿倒了一杯，笑道：「國初黃梨洲先生有幾句話說得精妙絕倫。他說，皇帝未做成的時候，『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如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哈哈，這幾句話真是說得再好沒有！」說罷舉杯一飲而盡。乾隆這時再也忍耐不住，把酒杯往地下一擲，當場就要發作。

那知他杯子一擲下去，剛要碰到船板，心硯斜刺裏俯身一抄，接了起來，只杯子中的酒潑出大半杯。心硯雙手捧住，一膝半跪，說道：「東方老爺，杯子沒摔著。」乾隆給他這一來，倒怔住了，鐵青著臉，「哼」了一聲。李可秀把杯子接過來，看著乾隆的眼色行事。

乾隆定了一定神，「哈哈」一笑，說道：「陸仁兄，你這位小管家手腳倒真靈便。」他轉頭對范中思道：「你就和這位小管家玩玩，大人可別丟在小孩手裏。」范中思哈了哈腰，縱向心硯身邊。

心硯反身一躍，竄出半丈，站在船頭，他因為年紀小，真實功夫不夠，可是一身輕功卻得自天池怪俠袁士霄的親傳。但見范中思一對判官筆出手，分點他左右穴道，知道論武功不是他的對手，只好先行逃開，俟機取勝。范中思雙筆如風，捲了過來。心硯提氣一躍，跳上船篷，笑道：「咱們捉捉迷藏罷！你捉到我算我輸，我再來捉你。」范中思兩擊不中，氣往上衝，雙足一點，也跳上船篷，他剛踏上船篷，心硯「一鶴衝天」，如一隻大鳥般撲向左邊一隻小船去，范中思跟著追來。兩人此起彼落，在十多艘小船上來回盤旋。范中思始終走不近心硯的身體，心中十分焦燥，又盤了一圈。眼見前面三艘小船丁字形排著，心硯已跳上近身的一艘，他假意往左方一撲，心硯「嘻嘻」一聲，跳上右邊小船。那知他往左一撲是虛勢，隨即收住，也往右邊小船上跳來，兩人面面相對，范中思左筆逕向心硯胸前點到。

心硯要想轉身閃避，已經不及，危急中向前一俯身，一掌向范中思小肚上打來。范中恩左筆一撩，右筆急點心硯後心，這一招又快又準，眼見心硯無法躲避，忽然背後呼的一聲，似有一件極為沉重的兵刃向他襲來。范中思見多識廣，不暇襲敵，先救自身，扭轉腰腿，右筆自上而下，朝來人兵器上猛砸下去，只聽見「噹」的一聲奇響，火光四濺，來人兵器只稍沉得一沉，又向范中思腰上橫掃過來。這時他已看清對方兵器是一柄鐵槳，使槳的人竟是坐在船尾的梢公，他從剛才一擊中知道對方力大異常，不敢硬架，拔起身來，輕輕向船舷落下，準備欺身直進，去點那梢公的穴道。

蔣四根解救了心硯之危，見范中思縱起身來，疾伸鐵槳入水一扳，船身轉了半個圈子，待范中思落下來時，船身早已不在原位。他「啊喲」一聲尚未喊畢，噗咚一響，身體二次落湖，水又灌入口裏。心硯拍手笑道：「捉迷藏捉到水裏去啦。」乾隆船上兩名會水的侍衛趕緊入水來救，將要游近，蔣四根已把鐵槳伸到范中思面前，他在水中亂抓亂拉，碰到鐵槳，管他是甚麼東西，馬上緊緊抱住。蔣四根舉槳向乾隆船上一揮，喝道：「接著！」把范中思從空中拋了過去。范中思的師叔方龍駿也是御前侍衛，忙搶前一步把師侄接住。范中思兩次落水，雖然都是由於自己粗心大意，但究竟不是對方憑真實功夫把自己打敗，在皇上面前這樣大大丟臉，說不定回去還到懲處，又是氣，又是急，濕淋淋的怔住了，站著那裏。

方龍駿曾聽同伴說起心硯白天在三竺用泥塊打歪袖箭，讓御前侍衛丟臉，現在又作弄他的師侄，待心硯回到陳家洛身後，站了出來陰森森的道：「聽說這位小兄弟暗器高明之極、待在下請教幾招。」原來方龍駿外號毒蟾蜍，一生靠打毒蒺藜成名，手法既準，暗器毒性又厲害非凡，除他本門解藥，打中了無法可救，一見血三個時辰必死。各侍衛把心硯這小鬼頭都恨得牙癢癢地，見方龍駿挺身而出，俱各大喜，大家知道他暗器功夫罕逢對手，這小鬼今日非送命不可。

陳家洛對乾隆道：「你我一見如故，不要讓下人們因口舌之爭而傷了和氣。這一位既是暗器名家，咱們請他在靶子上顯顯身手，以免我這小書僮接不住而受到損傷，兄台你瞧如何？」乾隆聽他說得在理，只得應道：「理應如此，只是倉卒之間，沒有靶子。」心硯縱身躍到楊成協坐的船上，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楊成協點頭，向坐在旁邊船中的章進招招手。章進跳了過來。楊成協道：「抓住那船的船梢。」章進依言抓住自己原來坐的那艘船的船梢。

這時楊成協也已拉住船頭木槓，喝一聲「起！」兩人竟把一艘小船舉了起來，同時自己坐的木船也沉下去一截。眾人見兩人如此神力，不自禁的齊聲喝采。

駱冰看得有趣，也跳上船來，笑道：「這真是一個好靶子！我來划船。」她把楊成協坐的那艘船划近陳家洛的遊艇去。心硯叫道：「少爺，這做靶子成麼？請你用筆畫一個靶心。」

這時乾隆和他手下一般侍衛都驚得獃了。陳家洛拿起手中酒杯，抬頭飲乾，手一揚，酒杯飛出，「啵」的一聲，酒杯嵌在他們兩人高舉的木船船底，平平整整，毫沒破損，眾人又是拍手叫好。白振和方龍駿等高手見楊成協和章進舉船，覺得他們力氣果然大得異常，但也並沒擔心，後來見陳家洛運用內力把一隻瓷器的酒杯如鋼鐵般嵌在船底，這才暗皺眉頭，覺得此人武功非同小可。

陳家洛笑道：「這酒杯就當靶心，請這位施展暗器罷。」駱冰把船划退數丈，叫道：「這樣太遠麼？」方龍駿更不打話，手上暗扣五枚毒蒺藜，連揮數揮，只聽得叮叮一陣亂響，瓷片四散飛揚，船底那隻酒杯已被打得粉碎。心硯從船後面鑽出來，叫道：「果然好準頭！」方龍駿忽起毒心，又是五枚毒蒺藜飛出，這次竟是對準心硯上下左右射來。

眾人在月光下看得明白，齊聲驚叫。那方龍駿的暗器功夫當真厲害，手剛揚動，暗器已到面前，在眾人叫喊聲中，五枚毒蒺藜直奔心硯五處要害。心硯心中一寒，撲的滾倒，同時駱冰兩把飛刀也隨手發出，向對面射來的毒蒺藜打去，只聽見噹噹兩聲，飛刀和兩枚毒蒺藜墮入湖中。心硯一滾躲開兩枚，中間一枚卻無論如何躲不開了，正打在左肩之上。他當時也不覺如何疼痛，只覺一陣麻癢，站起身來，破口大罵。紅花會群雄無不怒氣衝天，小船紛紛划攏，擁上來要和方龍駿見個高下。清宮眾侍衛也覺得方龍駿這一手過於陰毒，用這種卑鄙手段去暗算對方一個小孩子，未免耍得太不漂亮，勢將為江湖朋友恥笑，但見紅花會群雄聲勢洶洶，各從長衣下取出兵刃，準備護駕迎戰。李可秀摸出胡笳，放在口邊就要吹動，調集兵士動手。

陳家洛向紅花會眾人叫道：「眾位哥哥，東方先生是我嘉賓，咱們不可無禮，大家退開。」群雄一聽總舵主發令，當即把小船退後數丈。這時楊成協和章進已把舉起的木船放回水面。駱冰在看心硯的傷口。徐天宏也跳了過來詢問。心硯道：「四奶奶，七爺，你們放心，我痛也不痛，只是癢得厲害。」說著要用手去抓。駱冰和徐天宏一聽大驚，知道暗器上餵了極厲害的毒藥，忙把心硯雙手拿住。

心硯大叫：「我癢得很，七爺，你放手。」徐天宏心中焦急，臉上還是不動神色，說道：「你忍耐一會兒。」轉頭對駱冰道：「四嫂，你去請三哥過來。」駱冰應聲去了。

駱冰剛剛走開，一艘小船飛般划來，船頭站著紅花會的杭州總頭目馬善均。他跳上徐天宏的船，悄聲道：「七當家，西湖邊上佈滿了清兵，其中有御林軍和神策營，瞧來對咱們恐有不利。」徐天宏道：「有多少人？」馬善均道：「總有七八千人，在外圍接應的旗營兵丁還不計在內。」徐天宏道：「你立刻去召集杭州城內城外的兄弟，集合在湖邊候命，可千萬別露出痕跡來，每人身上都藏一朵紅花。」馬善均點頭應命。徐天宏又問：「馬上可以召集多少人？」馬善均道：「連我機房裏的工人，一起可以集合兩千人左右，再過一個時辰，等城外的兄弟們趕到，還有一千多人。」徐天宏道：「咱們的兄弟至少以一當五，三千人抵得一萬五千名清兵，人數也夠了，況且旗營裏還有咱們的兄弟，你去安排罷。」馬善均接令去了。

這時趙半山的船也已划到，他看了心硯的傷口，不覺眉頭深皺，臉色淒慘，把他肩上的毒蒺藜輕輕起了出來，從囊中取出一顆藥丸，塞在心硯口裏，轉身向徐天宏淒然道：「七弟，沒有救了。」徐天宏大驚失色，忙問：「怎麼？」趙半山低聲道：「這暗器上的毒藥非常厲害，除使用的人本人之外，旁人無法解救。」徐天宏道：「他可以支持多少時候？」趙半山道：「最多只有三個時辰。」說著不禁要垂下淚來。徐天宏道：「三哥，那麼咱們就去把那傢伙拿來，逼他解救。」

一言把趙半山提醒，他從囊中取出一隻鹿皮手套，戴在左手，縱身躍起，三個起伏，在三隻小船舷上一點，已縱到陳家洛和乾隆眼前，叫道：「陸公子，我想請教請教這位暗器名家的手段。」陳家洛見方龍駿打傷心硯，心頭十分惱怒，見趙半山過來心硯復仇，正合心意，對乾隆道：「我這位朋友打暗器的本領也還過得去，他們兩位一比試，一定精彩熱鬧，好看非凡。」做皇帝的人聽見有好戲可看，當然贊成，至於比試者有沒有性命危險，他並不放在心上，於是轉頭對方龍駿道：「去罷，可別丟人。」方龍駿應了。白振低聲道：「那是千臂如來，方賢弟可要小心。」方龍駿也久聞千臂如來的名頭，心中一震，不過自忖自己暗器從未遇過敵手，今日如將千臂如來打敗，那可就大大的露臉了，於是越身向前，抱拳說道：「在下方龍駿，要向千臂如來趙英雄討教幾手。」趙半山「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你，我本來想旁人也不會用這樣卑鄙的手段，這種陰損的暗器。」

方龍駿冷笑一聲，說道：「我只有兩條臂膀，請千臂如來賜招。」他意含譏誚，說瞧你一千條臂膀怎樣奈何我這兩條臂膀。趙半山反身竄出，低聲喝道：「來罷！」方龍駿道：「我比暗器可只和你一人比。」趙半山怒道：「難道我們兄弟還會暗算你不成？」方龍駿道：「好，就是要你這句話。」身形一晃，竄到一艘小船之上。他知道這些船上的人全是紅花會中的扎手人物，雖然趙半山答應沒人算計他，但自己用卑鄙手段傷了心硯，究竟怕對方暗下毒手，所以不敢在船梢有人處落腳。

趙半山等他踏上船頭，左手一揚，右手一揮，三隻金錢鏢、三枝袖箭同時打到，頭一低，背後呼的一聲又射出一枝背弩。方龍駿萬料不到他一時之間竟會打出七件暗器，嚇得心膽俱寒，當下無法躲避，也顧不得體面不體面，縮身在船底一伏，只聽見拍、拍、拍一陣響，七件暗器全打在船板之上。船梢上那人罵道：「龜兒子，這樣現世，鬥甚麼暗器？」

方龍駿不去理他，月光下趙半山的人形看得清楚，一枚菩提子向他左乳下打去。趙半山伸手待接，聽破空之聲知道不是毒蒺藜，身體一側讓了開去，他身子剛讓到右邊，三枚毒蒺藜已迎面打到。趙半山見他然暗器手法如此之快，迎面一個「鐵板橋」，三枚毒蒺藜剛從他鼻尖上擦過，他叫一聲「好！」剛要站起，又是三枚毒蒺藜向他下盤打來。方龍駿轉眼之間，也發出了七件暗器，稱做「連環三擊」。換作旁人，萬萬躲讓不過，趙半山人未仰起，左手一粒飛蝗石，右手一枚鐵蓮子，把兩枚毒蒺藜打在水中，等中間一枚飛到時，伸左手輕輕接住，放在懷裏，他見方龍駿暗器手段果然不凡，暗忖此人陰險心黑，說不定有甚麼詭計，自己忠厚，別上了他的當，手一揚，三枚金錢鏢分打他上盤「神庭穴」、乳下「天池穴」，下盤「血海穴」。方龍駿見他手動，已拔起身子，竄向另一條小船。趙半山看準他落腳點，一枝甩手箭打了過去，方龍駿舉手想接，忽然迎面一樣奇形兵刃彎彎曲曲的飛過來，忙一低頭，說也奇怪，那兵刃竟又飛回趙半山手中。他伸手一抄，又擲了過來。方龍駿那裏接過趙半山這獨門暗器「迴龍壁」，一嚇之下，心神已亂，百忙中趙半山又是三粒菩提子打了過來，左眉尖「陽白穴」與右肋後「魂門穴」同時打中，身體一軟，癱跪在船上。

乾隆手下的侍衛見了方龍駿跌倒，各各大驚。與方龍駿、白振兩人齊稱「北京三英」的「一葦渡江」褚圓仗劍來救，他劍護面門，縱身躍向方龍駿躍跌倒的那艘船上，人在半空，只見對面也有一人挺劍向那船跳過來。

褚圓因為先縱出，所以先一步落在船頭，左手捏住劍訣，右手劍當面挽了一個順勢大平花，橫斬迎面縱來那人項頸，想把他逼下水去。那知來人劍鋒直刺褚圓右手手腕，正所謂「善攻者攻敵之必守」，雖在夜中，這一劍又準又快，霎時間攻守易勢。褚圓手一縮，劍鋒掠下向後挽了逆花，直刺敵足，這一招是達摩劍術中的「虛式分金」。那人左足虛晃一腳，右足又直踢褚圓右腕。褚圓手一揚，未及變招，那人已站在船頭。月光下只見他身穿道裝，左手袖子束在腰帶之中。

褚圓原是出家和尚，法名智圓，後來犯了清規，被追繳度牒，逐出廟門，他索性還了俗，改名褚圓，仗著一手達摩劍精妙陰狠，竟做到了乾隆皇帝的貼身侍衛。他原在空門，還俗後又長在禁城，江湖上的事不大熟悉，只覺來敵劍法迅捷無比，生平未見，卻不知道那是以七十二手追魂奪命劍獨步天下的無塵道人。

劍為短兵之帥，形如飛鳳，武術家說鎗扎一線，劍走一偏，意思說劍術的要旨是在輕靈翔動。刀只一刃，劍則兩面都可使用，不須換刃，但既為兩刃，就不能如刀之硬架硬攔，所以稱為「劍走青（輕也），刀走黑」。無塵道人追魂奪命劍使奸人聞名喪膽，主要是深得輕靈翔動之要旨，劍來如風，普通庸手只要躲得開他三劍，無塵即起愛才之心，但教不是深仇大怨或出名的惡徒，就饒他一條性命。

褚圓喝問：「來者是誰？」無塵笑道：「虧你也學劍，不知道我麼？」褚圓一招「金剛伏虎」接著一招「九品蓮台」，一劍斬下，一劍上挑。無塵百忙中說道：「你的劍術倒也不錯，再來一記『金輪度劫』罷！」他話剛出口，褚圓果然搶向外門，使了一招「金輪度劫」。他劍招使出，心中怔了一怔：「怎麼敵人知道？」

無塵微微一笑，劍鋒分刺褚圓左右，喝道：「你使『浮丐挹袖』，再使『洪崖拍肩』！」他話剛說完，褚圓果然依言使了這兩招。這那裏是性命相撲，就像是師父在指點徒弟。褚圓素來自負，兩招使過，退後兩步，凝視無塵道人，心中又羞又怒，又是奇怪。其實無塵懂得達摩劍法的精微，一見褚圓造詣不凡，就把劍刺向他非用那一招不可的部位，事先卻把那招的名頭說了出來。這一來先聲奪人，褚圓一時不敢再動手進招。

無塵喝道：「我這招是『仙人指路』，你快用『回頭是岸』招架！」褚圓這時已下了決心，偏偏不照他的話使劍。那知無塵劍法精妙，劍鋒直戳他右側，褚圓在達摩劍法上用功二十餘年，心劍合一，已成根深蒂固之習慣，到此形勢，不得不左訣平指轉東，右劍橫劃，兩刃作天地向，那正是「回頭是岸」。

駱冰在船梢掌槳，笑吟吟的把船慢慢划到陳家洛與乾隆面前。這時趙半山已把方龍駿擒住，徐天宏在低聲逼他把解藥拿出來解救心硯，方龍駿閉住雙目，不聲不響，徐天宏把刀架在他頭頸威嚇，他仍舊置之不理。

無塵道人使用一招「仙人指路」逼褚圓以「回頭是岸」來招架，意存雙關，因為道家求仙，釋家學佛，自己指點對方迷津，希望他乘機收篷退回，褚圓一招使出，見無塵把劍縮回，目光似電，盯住了他，自己進又不是，退又不是，十分狼狽。無塵喝道：「我這招『當頭棒喝』，你快『橫江飛渡』！」說罷，全劍平挑，當頭劈下。褚圓身隨劍轉，回劍橫掠，左手劍訣壓住右肘，這一招不是達摩劍術的「橫江飛渡」是甚麼？

乾隆也懂武藝，雖不甚精，但大內奇材異能之士甚多，他從小看慣，所以識見不凡，只見無塵喊聲未絕，褚圓已照著他的指點應招，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同時不禁寒心，心想：「褚圓在大內侍衛中已是一等一的高手，如何這樣膿包？一旦真有緩急，這種人濟得甚事？」他不知道無塵道人劍法海內無對，褚圓遇到他自是動彈不得。幸虧無塵只是存心戲弄，否則十個褚圓也早已了帳了。

乾隆再看了幾招，實在忍不住了，對白振道：「叫他回來。」白振縱到船頭，高聲叫道：「褚兄，主人叫你回來。」褚圓巴不得有此一叫，因為清廷法令甚嚴，臨陣退縮必有重刑，他勝既不能，退又不敢，正在萬般無奈之際，忽有皇上命令，忙迴劍護身，想跳回去。無塵喝道：「早叫你走，你不走，現在想走，嘿嘿，道爺偏不讓你走了！」劍光霍霍，褚圓登時只見前後左右都是敵人，全身被裹在他劍氣之下，那裏逃得出去，只覺臉上身上涼颼颼的，似乎有一柄利刃在劃來劃去。

白振見褚圓無法退出，一縱身向兩人撲將過來，伸出雙爪，就來硬奪無塵的寶劍。無塵見他來得兇猛，劍鋒一圈，反刺白振下盤。白振雖和方龍駿，褚圓齊名，但武藝比他們兩人高明得多，左手兩根手指搭著無塵劍鋒，右手一掌向無塵左肩打來。無塵沒有左臂，不免吃虧，敵人如攻向他左方，自己只好退避，無法反擊，他身子一偏，右劍直刺白振咽喉，白振動作極快，右掌繼續追擊對方左肩，無塵向後退出一步，右手手腕竟已被白振抓住。趙半山、徐天宏、駱冰等看得親切，不由得齊聲啊唷的叫了出來。

劍光掌風中無塵左腳飛起，直踢白振右胯。白振向左一避，借勢仍奪無塵的劍。無塵左腳未落，右腳又是一腳踢出。白振萬想不到對方動作如此之快，手一鬆，疾忙後退。無塵右腿落空，左腿跟上，這一下白振再也躲避不了，右股上重重中了一腳，一個踉蹌，險險跌入湖中。他心頭火起，雙掌一錯，向無塵雙目抓來。無塵道人連環迷蹤腿一腿快如一腿，連綿不斷，左腳剛剛踢中，右腳跟著又是飛出。白振久經大敵，起落迅速異常，眼見雙抓未到敵人面前而對方一腿已到，忙拔身縱高。駱冰凝神注視兩人打鬥，見白振跳起，木槳在水中一抄，一大片水向他當頭潑下。白振本擬落在船頭，空手和無塵的劍法拼鬥一場，忽見一片白晃晃的水迎面澆來，情急之下，在空中打了一個觔斗，倒退落在陳家洛的船上，饒是如此，下半身還是被澆得濕淋淋的十分狼狽。

豈知比起褚圓來，他簡直算不了甚麼。原來褚圓乘他與無塵拚鬥，逃出了無塵劍光的籠幕，跳回陳家洛船上，驚魂甫定，正要站到乾隆背後，忽然玉如意首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只見乾隆皺起眉頭，陳家洛似笑非笑，各人臉上表情都十分奇特。他心中一愕，湖上一陣微風吹來，身上頓感涼意，一看自己身上，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全身衣服被無塵割成碎片，七零八落，不成模樣，同時頭上又是熱辣辣的，一摸頭臉，自己辮子、頭髮、眉毛已被無塵剃得乾乾淨淨，又驚又羞，忽然間褲子又向下溜去，原來褲帶也被無塵割斷了，他雙手忙去搶褲子，噗的一聲，手中的寶劍跌入了湖中，就在這樣手忙腳亂之際，白振也已跳回船頭來了。

乾隆眼見手下三個武藝最高的侍衛都被打得狼狽萬狀，知道再比下去也未必討得到便宜，對陳家洛道：「陸兄這幾位朋友果然藝業驚人，何不隨著陸兄替朝廷出力？將來光祖耀宗，封妻蔭子，才不辜負了一副好身手。像這樣淪落草莽，豈不可惜？」乾隆是頗有才略之帝王，他這時非但不怒，反而起了籠絡豪傑以為己用之念。陳家洛笑道：「我這些朋友都和小弟一樣，寧可在江湖上閒閒散散。兄台好意，我們心領了。」乾隆道：「既然如此，今晚叨擾已久，就此告辭。」說罷望著在趙半山船中的方龍駿。陳家洛高聲叫道：「趙三哥，你把東方先生的從人放回罷！」駱冰叫道：「那不成！心硯中了他的毒蒺藜，他不肯拿出解藥來。」說罷把船划近來。乾隆向李可秀輕輕囑咐了幾句，轉頭對方龍駿道：「你把解藥拿出來救人。」方龍駿道：「小的該死，解藥留在北京沒帶出來。」

乾隆眉頭一皺，不言語了。陳家洛道：「趙三哥，放了他罷！」趙半山心想陳家洛不知道他毒蒺藜的厲害，所以這樣說，可是又不便公然對方龍駿施刑，而且他這樣兇悍，只怕施刑也自無用，然而只要一放走，再捉拿他便不容易了，而且即使再捉到，一耽擱，心硯早已毒發而死，當下十分躊躇。徐天宏道：「三哥，你把那兩枚毒蒺藜給我。」趙半山不知道他有甚麼用，從懷裏把兩枚毒蒺藜掏出來，一枚是從心硯肩上起下來的，一枚是比暗器時接過來的。

徐天宏接了過來，左手一拉，嗤的一聲，將方龍駿胸口衣服扯了一大片，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來，右手一舉，噗噗噗，用毒蒺藜在他胸口連戳三下，打了六個小洞。方龍駿「啊喲」一聲大叫，嚇得滿頭冷汗。胸膛最近心臟，毒蒺藜發作起來特別快，何況一連中了六下，徐天宏滿不在乎地把毒蒺藜交還趙半山，高聲對陳家洛道：「陸公子，請你給我幾杯酒。我們要和這位方爺喝兩杯，交個朋友，馬上就放他回來。」

陳家洛道：「好。」這邊玉如意已在三隻酒杯中斟滿了酒。陳家洛叫道：「趙三哥，酒來了。」拿起酒杯擲了過來，他手法便得均勻之極，一隻酒杯平平穩穩的從遊艇上飛了出去，趙半山伸手輕輕接住，一滴酒也沒有潑出來。眾人喝采聲中，其餘兩杯酒也從陳家洛手飛到了趙半山手裏，清廷眾侍衛見到了兩人如此高深內功和巧妙手法，不禁暗暗讚佩，有兩人竟忍不住也隨著眾人叫起好來。

徐天宏接過酒杯，說道：「方爺，咱們乾一杯！」方龍駿這時傷口早已麻癢得難受萬分，見到酒來更如見了蛇蠍，臉色恐怖之極，緊緊把嘴閉住。原來一喝酒後，血更行得快，毒散開來，一時三刻就要斃命。徐天宏笑道：「喝罷，何必客氣？」小指與無名指捏緊方龍駿鼻孔，大拇指和食指在他兩頰用力一捏，方龍駿只得張開嘴來，徐天宏把三杯酒都給他灌了下去。這時無塵和趙半山仗劍站在船頭監視衛護，清宮侍衛知道厲害，不敢貿然過來。

方龍駿一杯杯酒落肚，片刻之間，胸口麻木失去了知覺，大片肌肉都變成青黑，性命已在呼吸之間，他知道自己毒蒺藜毒性可怖之至，那裏還敢倔強，顫聲道：「你放開我穴道，我拿解藥出來。」趙半山一笑，在他穴道一揉一拍，解開他閉住的穴道。方龍駿咬緊牙關，從袋裏摸出三包藥來，說道：「那包紅色的內服，黑色的吸毒，白色的收口。」話剛說完，人已昏了過去。

趙半山忙把一撮紅藥用湖水化在酒杯裏給心硯服下，再把黑藥敷在他傷口上，不一會，只見黑血泊泊從傷口流出。駱冰給他隨流隨拭，黑血漸漸變成紫色，又變成紅色。

等到紅血流盡，心硯，「啊唷，啊唷」的叫了起來，趙半山再把那包白色藥末敷上去，笑道：「你這條小命就算拾回來啦！」徐天宏恨方龍駿歹毒，把三包藥都放入懷中，不去睬他。趙半山素來面慈心軟，所以才被人稱為「如來」，他見方龍駿那副慘狀，心有不忍，向徐天宏把藥要過來，給他服下敷上。無塵冷笑一聲道：「三弟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這種人留下來叫做養虎貽患。好罷，我叫他以後不能再放暗器。」伸劍在他肩胛上一挑，把兩條大筋都挑斷了。徐天宏把他提了起來，丟向乾隆的船上，范中思搶出來接住。此後方龍駿雖然逃得了性命，但雙臂不能用勁，那陰狠的獨門暗器毒蒺藜就不能再行施放了。

陳家洛向乾隆道：「小弟這幾位朋友都是粗魯之輩，不懂得禮數，仁兄幸勿見責。」乾隆乾笑幾聲，舉手說道：「今日會見這幾位英雄好漢，確是生平快事。改日兄台如到北京，由小弟作東，請這幾位朋友大家暢飲一番。今日就此別過。」陳家洛叫道：「東方先生要回去了，船靠岸罷！」後梢上梢公答應了，遊艇緩緩向岸邊划去，數百艘小船前後左右擁著，點點火光，倒映在湖水之中。

船將近岸，對面一艘快艇如飛趕來，船頭站著一人，矇矓中望去似乎長袍馬掛，穿得十分整齊，他手揮紅旗，那快艇筆直向群船駛來，划近徐天宏的坐船時，他跳了過去，在徐天宏耳邊說了一陣話。

不一刻，群船靠岸。李可秀先跳上岸，把乾隆扶了上去。眾侍衛圍了一個半圓形，把乾隆拱衛在中間。李可秀摸出胡笳，「都──都──都──」的吹了三聲。只見數百名御林軍奔跑過來，一名侍衛把一匹白馬牽過來給乾隆騎上，四下神策營軍士慢慢聚攏，把陳家洛等一干人圍在垓心。乾隆向李可秀一使眼色，李可秀向陳家洛等大叫：「喂，你們大膽的東西，見了皇上還不叩頭！」

徐天宏手一揮，馬善均與馬大挺父子取出火砲流星，「嗤嗤」數聲，射入天空，如彗星般橫過湖面，落入水中，只聽見四下喊聲大起。樹蔭下、屋角邊、橋洞底、山石旁，到處都鑽出人來，一個個頭都插了一朵紅花，手執兵刃。

徐天宏高聲叫道：「杭州的弟兄們，紅花會總舵主到了，大家快來參見。」紅花會會眾兄弟歡聲雷動，一齊擁了過來。御林軍和神策營軍士箭在弦、刀出鞘，攔著不許眾人過來。雙方勢均力敵，僵住不動。

李可秀又吹起胡笳，只聽見馬蹄雜沓，人聲馬嘶，駐防杭州的旗營兵丁趕到了。數千人擁擠在西湖一地，眼見就是一場惡鬥。

李可秀騎上了馬，指揮駐防杭州的鑲白旗幾名參領佐領，佈置兵馬，把紅花會諸人團團圍住，只待乾隆下令，便動手捉拿。

陳家洛不動聲色，慢步走到一名御林軍身邊，伸手去接他握在手裏的馬韁。那名御林軍被陳家洛的目光所懾，不由自主的馬韁交給了他，陳家洛騎上馬，從懷裏取出一朵紅花來掛在襟上。那朵紅花特別來得大，是用金絲和紅絨繞成，花旁襯以綠葉，鑲以寶石，在火把照耀下燦爛生光，那是紅花會總舵主的標誌，就如軍隊中的帥字旗一般。紅花會眾兄弟一見總舵主的紅花出現，呼聲雷動，俯身致敬。

說也奇怪，旗營兵丁本來排得整整齊齊，這時忽然大批兵丁從隊伍中蜂湧而出，統兵官佐大聲吆喝，竟自約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陳家洛面前，雙手在胸前交叉，俯身彎腰，施行紅花會中拜見當家的大禮。陳家洛舉手還禮。那些兵丁行完禮後又奔回隊伍，後面隊中又有兵丁跑出來見禮，此去彼來，好一陣才完。

原來紅花會在江南勢力大張，旗營兵丁有很多被引入會，漢軍旗的人尤多。

乾隆見自己軍隊中幾乎有一半人出來向陳家洛行禮，這一驚非同小可，眼見強弱易勢，今晚萬萬不能動武，冷冷向李可秀說道：「你帶的好兵！」李可秀本已驚得獃了，一聽乾隆之言，忙跳下馬來，跪在地上不住叩頭，連稱：「奴才該死，奴才該死。」乾隆道：「叫他們退走！」李可秀道：「是，是！」起身大聲傳令，把一萬多名兵丁撤了下去。

徐天宏也叫道：「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請回去罷！」紅花會眾兄弟叫道：「總舵主，各位當家，咱們回去啦，再見！」只見人頭聳動，四面八方散了下去。

乾隆帝弘曆自幼受父親雍正訓誨，文才武略，在滿清皇族中可說出人頭地。他深慕當年太祖太宗東征西討，覆滅明室，都是身冒矢石，躬親前敵。據滿清慣例，八旗兵出戰時，各旗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都不敢退後一步，否則本旗之人丁馬匹即交七旗均分，所以皇族人人善戰，乾隆登基以來，國內昇平，沒有地方可逞英雄，一聽陳家洛在湖上招飲，想起太祖太宗在長白山草原上揮刀奔馳的雄風，這一點小小危險豈肯不冒？那知事到臨頭，處處為人所制，幸而他頗識大體，當下舉手向陳家洛道：「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在眾侍衛官員擁衛下回撫署去了。

陳家洛呵呵大笑，回到船上，與眾兄弟置酒豪飲。

紅花會群雄把御前侍衛打得一敗塗地，最後一陣由於徐天宏與馬善均佈置得力，皇帝竟不敢下令開仗，大家興高采烈，歡呼暢飲。心硯受的傷雖重，但敷藥之後已無危險，躺在船中哼哼唧唧的叫痛，間或罵幾聲方龍駿卑鄙無恥。

徐天宏對馬善均道：「馬大哥，皇帝老兒今日吃了虧回去，他一定不肯就此罷休。你要杭州眾兄弟大家特別留神，尤其是旗營裏的兄弟，別中了他的暗算。要是他調大軍來動手，咱們大黟就退到太湖。」馬善均點頭稱是，喝了一杯酒，先行告退，帶了兒子自去佈置。

陳家洛滿飲一杯，長嘯數聲，擊舷而吟：「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鬢蕭疏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 第十五回 異事疊見贈異寶

陳家洛此時酒意已有七八分了，猛抬頭，只見皓月斜照，在湖中殘荷菱葉間映成片片碎影，心中一驚，問徐天宏道：「今兒是十幾，這幾天忙得日子也忘啦！」徐天宏道：「今兒十七，前天不是咱們一起過中秋的麼？」陳家洛微一沉吟，說道：「周老英雄、道長、眾位哥哥，今兒大家忙了一晚，總算沒失面子，文四哥的下落也有了消息。現在請大家回去休息。明天我有點私事，後天咱們就著手打救四哥。」徐天宏道：「總舵主，要不要那一位兄弟陪你去？」陳家洛道：「不必了，這件事沒危險的，我獨個兒在這裏定一定神，要想想事情。」眾人把船靠岸，與陳家洛別過，上岸回去。楊成協、衛春華、章進、蔣四根等都已喝得半醉，在杭州街上，一路挽臂高唱，歡呼而行。玉如意等人，自有杭州本地的兄弟去打賞不提。

陳家洛眼望眾人去遠，跳上一艘小船，木槳撥動，小船在其平如鏡的湖面上輕輕的滑了過去，船到湖心，陳家洛收起木槳，獃望月亮，不禁流下淚來。原來八月十八是陳家洛生母徐氏的生辰。他離母十年，這次重回江南，生母卻已亡故，竟不能趕上相見一面，想起母親慈容笑貌，從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從中來。適才聽徐天宏一說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眾人已去，忍不住放聲慟哭。在船中放聲大哭起來。他剛才聽徐天宏一說日子，但自己是總舵主身份，不便當眾悲泣，等眾人走後，才在湖心慟哭。

這邊哭聲正悲，那邊忽然傳來格格輕笑。陳家洛一聽，忙止哭聲，回頭一望，只見一艘小船緩緩划來，待船駛近，月光下見一人從船尾站了起來，身上穿著淺灰長袍，把手一拱，叫道：「陳公子，一個人還在賞月麼？」

陳家洛看得明白，那人竟是陸菲青那姓李的徒弟，剛才就是站在乾隆身後的，不知他一人重回又有何事，忙拭乾眼淚，抱拳回禮，說道：「是李大哥，找我有甚麼事？」李沅芷輕輕一縱，落在陳家洛船頭，笑道：「你要知道你那金笛秀才兄弟的消息麼？」

陳家洛心中一驚，道：「請李大哥坐下細談。」李沅芷一笑坐下，伸手到湖中弄水。這時月亮倒影剛巧映在船邊，李沅芷撥動湖水，水中月亮都被弄得碎亂了。陳家洛問道：「咱們的余兄弟你可見到了麼？他在那裏？」李沅芷笑道：「我當然知道，可是偏不告訴你。」陳家洛聽她這句話，一時怔住了，心想這姓李的小子簡直古怪，說話倒像一個刁蠻女郎。李沅芷那天摟著霍青桐肩膀的那副親熱神態，這時又湧上心頭，不知怎的，對她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之感。

李沅芷玩了一陣水，右手濕淋淋的伸上來，不住向空中彈水，月光下見陳家洛眼圈紅紅的，淚痕未乾，奇道：「咦，你哭過了麼？剛才我聽到一個人哭，原來是你。」陳家洛別過了頭，不去睬她。李沅芷心中一軟，柔聲說道：「你是不是牽記你文四哥和余十四弟呢？你別難過，我告訴你，他們兩人都好好活著。」陳家洛本想細問，但聽她一副勸慰小孩子的語氣，很是不快，心想：「就是不靠你報信，我們也能查得出來。」仍舊悶聲不響。李沅芷問道：「我師父呢？他也到杭州了麼？」陳家洛道：「怎麼？陸老前輩沒和你在一起麼？」李沅芷道：「當然啦，那晚在黃河渡口一陣大亂，就沒再見他。」陳家洛道：「陸老前輩武功驚人，一定不會有甚麼錯失，你放心好啦。」李沅芷道：「你們紅花會勢力這麼大，幹麼不派人去找找他？」陳家洛聽她說話很沒禮貌，更是不喜，但他究竟極有涵養，說道：「李大哥說的是，明兒我就派人去打聽。」

李沅芷隔了一會，說道：「我聽余師哥說，你的武藝好得了不得。我不信，他說你做我師父都可以，難道你比我師父強麼？」陳家洛聽她說話不知輕重，微微一笑，道：「陸老前輩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手，我給他做徒弟，他還不見得肯收呢。他要收徒弟，一定得收資質聰明的人。」李沅芷笑道：「啊喲，別當面捧人家啦。我剛才見你拋了四隻酒杯，內勁用得好極啦。不過你們紅花會的人對你這麼服服貼貼，比見老子還恭敬，我可有點不服氣。」陳家洛「哼」了一聲，心想：「要人敬服又不是靠武功來壓人，這點你不懂，我也懶得跟你多說。」他見李沅芷又稚氣又刁鑽，不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當下說道：「天快亮啦，我要上岸去，再見罷！」說罷舉起槳來，等她跳回自己船上去。李沅芷大不高興，說道：「雖然別人都服你，你可不必對我這麼驕傲！」

陳家洛聽了她這句話，氣往上衝，當時就要發作，但轉念一想，自己領袖群倫，為紅花會眾豪傑之長，不能隨便動怒，而且這姓李的年紀比自己小，未免不值，當下強抑怒氣，舉槳划船。李沅芷也是自小被順慣了的人，陳家洛越不理睬她，心中也越不高興，悶在船頭，一時下不了台。

一艘小船將近划到三潭印月，李沅芷冷笑了一聲道：「你不必神氣。你要是真狠，幹麼一個人偷偷的躲在這裏哭？」陳家洛仍舊不理。李沅芷道：「我跟你說話，難道你沒聽見？」陳家洛呼了一口氣，側目斜視，心想：「你這小子真是不識好歹，連你師父都對我客客氣氣，你竟敢對我這樣無禮。」李沅芷冷冷的道：「我一片好心來告訴你消息，你卻不理人家。沒我幫忙，看你救不救得出你的文四哥。」陳家洛秀眉一揚，道：「憑你就有這樣大本領？」李沅芷道：「怎麼？你瞧不起人？那麼咱們就比劃比劃。」手腕一翻，從腰間拔出寶劍。

陳家洛本來瞧在陸菲青面上，對她一再忍讓，見她忽然拔劍出鞘，心中突然一動，她剛才站在乾隆背後，和統兵的將軍神態很是親熱，難道竟是敵人不成？一方面又覺得奇怪，平素自己氣度雍容，不知怎樣，對這人卻是說不出的厭憎，只見她容顏秀雅，俊目含嗔，一時倒捉摸不定她到底是何等樣人，於是說道：「你剛才站在皇帝背後，是假意投降呢，還是在朝廷做了甚麼官職？」李沅芷道：「全不是。」陳家洛道：「難道那些清廷走狗之中有你的親人不成？」

李沅芷一聽罵他父親是走狗，怒火大熾，迎面的就是一劍，罵道：「你這小子怎麼出口傷人？」陳家洛見她當真動手，心想這人果然和清廷官員有所牽連，這時不必再行客氣，喝道：「好哇，我找你師父算帳去。」身子一偏，讓開了刺來的一劍。李沅芷使開在師門所學的柔雲劍術，待陳家洛剛站起身，一劍平刺他的胸膛。陳家洛不避不讓，待劍尖剛沾胸衣，突然一吐氣，胸膛向後陷進三寸。其時李沅芷力已用足，劍尖已刺他不到，她見陳家洛功力深湛，心中大駭，怕他隨手進擊，雙足一點，反身跳到湖中三潭印月石墩之上。那石墩離船很遠，頂上又光又滑，李沅芷居然穩穩的站在那裏，陳家洛心想此人造詣也自不凡，倒也不可輕敵。他本想空手進招，一見她施展武當派上乘輕功，自己與張召重對敵過，深知武當派武功十分厲害，於是斜身縱起，從垂柳梢下穿了過去，等到站上另一個石墩時，手中已執著一條柳枝。

李沅芷見他身法奇快，自己竟看不出他怎樣攀折柳枝，不由得暗暗吃驚，但到此地步，也只得硬起頭皮和他一拼，嬌叱一聲：「看劍！」左掌護身，縱向陳家洛所站的石墩上來，同時劍走偏鋒，向他左肩刺去。

三潭印月是西湖中的三座小石墩，浮在湖水之上，中秋之夜，杭人習俗用五色彩紙把潭上小孔蒙住。此時中秋已過，但彩紙尚在，月光從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繽紛奇麗。月光映潭，分塔為三，空明朗碧，就似湖下別有一湖。只見一個灰色人影，疾如飛鳥般在湖面上掠過，劍光閃處，與湖中彩影交相輝映。

陳家洛身子微偏，柳枝揮向對方後心。李沅芷一擊不中，右腳在石墩上一點，「鳳點頭」讓過揮來的柳枝，斜刺裏搶到另一個石墩之上，稍一凝神，使招「玉帶圍腰」，先將寶劍接連不斷的繞身揮動，再和身縱了過去，心想這一下非把你逼到左邊石墩上不可。陳家洛居然不退，待她撲到，身子突然拔高丈餘，頭下腳上，柳枝當頭揮下。李沅芷舉劍一撩，那知柳枝順著劍身平面彎了下來，在她臉上一拂，有如吃了一記耳光，熱辣辣的十分難受，不暇思索，低頭又竄到左邊石墩之上，待得站定，見陳家洛也已落下，衣襟當風，柳枝輕搖，顯得十分瀟灑。

李沅芷這時動了真怒，劍交左手，右手從囊中掏出一大把芙蓉金針，連揮三揮，三批金針分上中下三路向陳家洛打去。陳家洛在石墩上無處可避，雙腿外挺，整個人平臥湖面之上，左臂平伸，手掌按住石墩頂上，全身臨空，三批金針從他手臂上掠過，嗤嗤嗤的落入湖中。他左掌一用勁，人已躍起，身上居然沒濺著一點水，李沅芷三招沒將他逼離石墩，知道自己絕非敵手，她古靈精怪，何等乖巧，叫道：「咱們後會有期，再見罷！」就要竄入小瀛洲亭中。

陳家洛叫道：「你給我三招，我瞧你師父份上，只還你一招，接著。」語聲剛畢，人已躍起，柳枝向她臉拂來。李沅芷吃過苦頭，舉劍在面前挽了一個平花，想削斷他的柳枝。那知這柳枝就如生了眼睛一般，待劍削到，已隨著變勢，把劍身裹住，當時只感到一股大力要把她的劍奪出去，同時對方左手也向自己胸部捺來。

李沅芷又驚又羞，右手只好鬆開劍柄，左掌一擋，與陳家洛左掌相抵，借著他一捺之勁，跳到右邊石墩之上。這時她的寶劍也已飛上天空，落下來時陳家洛伸手接住。李沅芷羞罵：「還虧你是總舵主呢，用這種下流招數！」陳家洛一怔，說道：「胡說八道，我那裏下流？」

李沅芷一想，自己是女子對方又不知道，他用這一招是出於無心，當下更不打話，一提氣便縱向小瀛洲的亭子。陳家洛見她身子一動，已知其意，他身法更快，隨著縱去。李沅芷跳到時，已見陳家洛站在身前，雙手托住寶劍，臉色溫和，把劍遞了過來。李沅芷鼓起了腮幫，接住了還劍入鞘，掉頭就走。

過了半夜，其時天已微明，陳家洛把襟上紅花取下，放入袋中，緩步走向東門。到城邊時城門已開，守門的清兵向陳家洛凝視一下，突然雙手交叉胸前，俯身致敬，原來他是紅花會中人。陳家洛點點頭，走出了城門。那清兵道：「總舵主出城，可要一匹坐騎？」陳家洛道：「好罷！」那清兵歡天喜地的去了，不一刻牽了一匹馬來，後面跟著兩名小官，齊向陳家洛彎腰致敬。他們有機會向總舵主效勞，都覺萬分光榮。

陳家洛上馬奔馳，八十多里快馬兩個多時辰也就到了，巳牌時分已到達海寧西門。陳家洛離家十年，此番重來，只見景色依舊，自己幼時在上面嬉遊的城牆也毫無變動。他怕撞見熟人，掉過馬頭向北郊走了五六里路，找一家農家歇了，吃過中飯，索性放頭便睡。他折騰了一夜，此時睡得十分香甜。那農家夫婦見他是公子打扮，說的又是本鄉土話，所以招呼得十分殷勤，晚上殺了一隻雞請他。陳家洛問起近年情形，那農人說：「皇上不知為了甚麼，連免了海寧全縣三年錢糧，大概都是瞧著陳閣老的面子。」陳家洛想父親陳相國逝世已經多年，實在猜不透皇帝何以對他家近年忽然別加恩寵起來，吃過晚飯，拿十兩銀子謝了農家，縱馬入城。

他先到南門，坐在海塘上望海，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了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他在回疆十年，每日見的儘是無垠黃沙，現在重見海波，心胸爽朗無比，披襟當風，望著大海看得獃了。

眼見天色漸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已變成模糊一片，陳家洛把馬繫在海塘的柳樹上，施展輕身功夫，向城西北自己家裏奔去。到得家門，忽然一獃，原來自己相國府宅第本大，這時舊宅之旁又蓋了一大片新屋，月光下只見亭台樓閣，氣派雄偉，宅前一個大區，寫著「安瀾園」三字，竟是乾隆的御筆親題。陳家洛心中一怔，向舊宅門裏跳了進去，直撲母親舊居，他輕輕上樓，閃在樓台邊向房裏一張，只見房內空無一人，房內佈置宛如母親生時，紅木傢私、大床、衣箱，仍舊放在他看了十多年的地方。桌上明晃晃的點著一枝紅燭。忽然隔房腳步響，一個人走進房來。

陳家洛身子一縮，躲在一隅，只見進來的是一位老媽媽。他一見背影，忍不住就要呼叫出聲，原來那是他母親的贈嫁丫環瑞英。她把陳家洛從小撫育帶領直到十五歲，是下人中最親最近之人。

瑞英進房後，拿一塊布把各件家具逐一抹得乾乾淨淨，坐在椅上發了一陣獃，在床上枕頭底下摸出一頂小孩帽子來不住撫摸嘆氣。那是一頂大紅緞子的繡花帽，上面釘著一塊綠玉，綠玉四周是八顆精光耀眼的大珠子，那正是陳家洛兒時所戴的帽子。他一見這情形，再也忍耐不住，一個箭步縱進房去，抱住了她。

瑞英大吃一驚，張嘴想叫，陳家洛伸手按住她的嘴，低聲道：「別嚷，是我。」她望著陳家洛的臉，嚇得說不出話來。原來陳家洛十五歲離家，十年之後，相貌神情都已大變，而五十多歲的老婆婆，增加十歲卻並無多大變化，所以一個認得而另一個卻全然怔住了。陳家洛道：「瑞姑姑，我是三官，你不識了麼？」瑞英這時才透了一口，說道：「你──你是三官，你回──回來啦？」陳家洛微笑點頭。瑞芳神智漸定，依稀在陳家洛臉上看出了那小名三官的淘氣孩子的容貌，不由得抱住了他，放聲哭了出來。

陳家洛連忙搖手，說道：「別讓人知道我回來了，快別哭。」瑞英道：「不礙事，他們都到新園子裏去啦，這裏沒人。」陳家洛道：「那新園子是怎麼回事？」瑞英道：「今年上半年才造的，不知用了幾十萬兩銀子哪，也不知道有甚麼用。」陳家洛知她年紀老了，這種事情不大明白，於是問道：「我姆媽去世時的情形是怎麼的？她生的是甚麼病？」瑞英掏出手帕來擦眼淚，說道：「小姐那天不知道為甚麼，很不開心，一連三天沒好好吃飯，就得了病。拖了十多天就過去啦。小姐過去的時候老惦記你，說：『我的三官呢？他還沒來麼？我要三官來呀！』這樣叫了兩天才死。」陳家洛嗚咽道：「我真是不孝的兒子，姆媽臨死時要見我一面也見不著。」

江南世家小姐出嫁時，例有幾名丫頭陪嫁過去，小姐雖然做了太太奶奶，可是這幾名陪嫁丫頭到老仍舊叫她小姐。瑞英所以稱陳家洛的母親做小姐，就是這個原因。

陳家洛又問：「姆媽有甚麼話要對我說麼？」瑞英道：「最後一天小姐迴光返照，精神很好，她知道見你不著，所以寫了一封信給你。」陳家洛急問：「信呢？在那裏？快給我。」瑞英道：「後來她不知怎麼一想，嘆了一口氣，說『還是別讓他知道的好』，叫我把蠟燭拿過去，她自把信在燭火上燒掉，信快燒完，小姐氣力也完啦，手一鬆，就過麼過去啦。」

陳家洛聽得滿目含淚，問道：「那麼我姆媽沒燒完的信呢？」瑞英道：「這個我收著。」陳家洛道：「拿給我看。」瑞英道：「小姐總是為不願給你看到，所以臨死時要燒掉，你又何必要看。」陳家洛一臉哀苦之色，自傷自嘆：「不知姆媽要對我說些甚麼，唉，我見不到姆媽一面，連最後的遺書也看不到。」瑞英聽得心酸，揭開箱子，翻開上面的衣物，掏出一個小盒子來，她用鑰匙開了，取出一個紙包，交給陳家洛道：「我不知道小姐寫了些甚麼，這封信我偷偷收起來，從來沒給人見到過。」

陳家洛接過手已微微發抖，把紙包打開，只見裏面是小半張信牋，上面一大截已被燒去，下半截也是一片焦黃之色，還沾了許多燭油，上面寫的赫然是他母親的字跡，只見甚麼「半生傷痛」，「僅為兒耳」，「威逼嫁之陳門」等等一些零碎詞語，還有些字是上下文不相連續的，甚麼「硤石沈氏之」，「婦道云」等等，陳家洛不暇仔細研究，把信放入懷裏，問道：「姆媽的墳在那裏？」瑞英道：「在新造的海神廟後面。」陳家洛道：「海神廟？」瑞英道：「是啊，那也是今年春天剛造的。廟大極啦，在海塘邊上。」

睹物思人，良可傷痛，陳家洛不願再問，說道：「瑞姑，我去看看再說。」瑞英正想開口叮囑，陳家洛已從窗中飛身出去。

從家裏到海塘是他最熟悉的道路，片刻間即已奔到。只見西首高樓臨空，是幾座兒時所未見之屋宇，想必是海神廟了，於是逕向廟門走去。忽然廟左廟右同時響起輕微的腳步聲，一聽竟是夜行人的步法，他疾忙一退，縮身在一棵柳樹之後，只見神廟左右分各竄出兩個穿夜行衣靠的人來，在廟門口四人舉手打個招呼，腳步絲毫不停，分向廟左廟右奔了下去。陳家洛十分奇怪，心想海寧是海隅小縣，看這四人武功均各不弱，到這裏來不知有甚麼圖謀，他正想跟蹤下去一查，忽然腳步聲又起，又是四個人從廟旁包抄過來，看這四人身材模樣和前面四人並不相同。心裏更是奇怪，待這四人交叉而過之後，他提一口氣，如飛鳥般躍上廟門，橫躺在牆頂，俯首下視。灰影起處，又有四個人盤繞了過去，陳家洛看這些人繞著海神廟打圈子，全神灌注，一聲不作，武功均非泛泛，難道是甚麼教派舉行拜神儀式？又莫是大幫海盜在此聚會分贓，所以外面派了巡邏？一時好奇心起，輕輕跳下，隱身在牆邊，溜進太殿中查看。

東殿供的是建造浙江海塘的吳越王錢鏐，西殿供的是潮神伍子胥，他再到中殿，殿上香煙繚繞，蠟燭點得晃亮，他想這裏供的不知是何神祇，抬頭一看，不由得驚獃了。

那中間端坐的潮神面目清秀，下頷微髭，一如自己父親陳相國生時。陳家洛奇異萬分，忍不住輕輕的「咦」了一聲。這時又聽見殿外傳來腳步之聲，忙隱身一在座大鐘之後。不一會只見四個人走進殿來，這四人穿了一色的黑衣，手中都拿著兵刃，在殿中繞了一圈又走了出去。陳家洛見左面有一扇門開著，慢慢走過去，向外一張，只見一條長長的白石甬道，直通出去，氣派十分宏偉，宛如京城大內宮殿規模。他想走上這條白石甬道難免為人發覺，於是雙足躍到甬道頂上，一溜煙般跑到了甬道末端，一看下面無人，反躍身下。過去又是一座神殿，殿外寫著「天后宮」三個大字，殿門並未關閉，陳家洛走進瞻仰神像，這一下比剛才驚訝更甚。

原來天后神像臉如滿月，雙目微揚，竟與自己生母徐氏的相貌一模一樣。

陳家洛愈看愈奇，如入五里霧中，轉身奔出，去找尋母親的墳墓，只見天后宮後面搭著一排連綿不斷的黃布帳篷。他隱身牆角，往外注視，眼光到處，儘是穿黑衣的壯漢在黃布篷外來回巡視。他今晚所見景象，俱出自己想像之外，雖然見他們戒備森嚴，但藝高人膽大，決心去探個明白，在地上慢慢爬近帳篷，乘兩名黑衣人都背轉了身之時，掀帳篷就鑽了進去。

他先伏地不動，細聽外面並無聲息，知道自己蹤跡未被發覺，回頭過來，只見帳篷中空空曠曠一個人也沒有。地下整理的十分平整，草根都已鏟得乾乾淨淨，帳篷一座接著一座，就如一條大甬道一般，一直通到後面。每座帳篷中都點著巨燭油燈，照得一片雪亮，一眼望去，兩排燈光就如兩條小火龍般伸展出去。

陳家洛從腰間取出霍青桐所贈的短劍，握在手裏，一步步向前走去，心想：「就是龍潭虎穴，今日我也要闖他一闖！」四下裏靜悄悄的，只有蠟燭上的燈火偶然爆裂開來，發出輕微的聲息。他屏息提氣，走了數十步，忽然見前面有人衣服響動之聲，忙向旁一躲，隔了半晌，見沒有動靜，又向前走了幾步，燈光下只見前面隆起兩座並列的大墳，一個人背向著他坐在墳前。

墳前各有一碑，碑上題著朱紅的大字，一塊碑上寫的是「清大學士陳公世倌之墓」，另一塊碑上寫的是「清一品夫人陳母徐夫人之墓」。陳家洛在燭光下看得明白，心中一酸，原來自己父母親葬在此處，也不顧得危機四伏，就要撲上去哭拜，剛跨出一步，忽然坐在墳前那人站了起來。陳家洛忙站定身子，先看他如何動靜，只見他站著向墳凝視片刻，突然跪倒，拜了幾拜，伏地不起，看他背心抽動，似乎哭泣甚哀。

見此情形，陳家洛提防疑慮之心盡消，此人既在父母墳前哭拜，不是自己戚屬，也必是父親至親至近之門生故吏，見他哭泣甚悲，於是輕輕走上前去，在他肩上一拍，說道：「請起來罷！」那人一驚，突然跳起，但並不轉過身來，喝道：「是誰？」陳家洛道：「我也是來拜墳的。」他先不去理那人，跪倒墳前，想起父母生前養育之恩，那裏還能忍耐得住，不禁淚如雨下，嗚咽著叫道：「姆媽、爸爸，三官來遲了，見不著你了。」

只聽見站著的那人「啊」了一聲，隨著腳步響動，急速向外奔出。陳家洛一伸腰站起來，向後連躍兩步，已攔在那人面前，燈光下一朝相，兩人各自驚得退後一步。原來在他父母墳前哭拜的，竟是當今滿清皇帝乾隆弘曆。

乾隆驚道：「你──你怎麼深夜到這裏來？」陳家洛道：「今天是我母親生辰，所以我來拜墳。你呢？」乾隆不答他的問話，問道：「你是姓陳──陳世倌的兒子？」陳家洛道：「不錯，江湖上許多人都知道。我想你也知道罷？」乾隆道：「沒聽說過。」原來近年來乾隆對海寧陳家榮寵殊甚，臣子中雖有人知道紅花會新首領是故陳相國之少子，但誰都不敢提起，因為皇上喜怒難測，一個多事說了出來，很可能就落得殺身之禍。

這時陳家洛心中提防之心雖去，但疑惑只有更甚，他想：「外面如此戒備森嚴，原來是保護皇帝前來祭墓，可是何以如此隱秘？非但時間是在深夜，而且墳墓與甬道全部用黃布遮住，顯然是不欲令人知曉。然則皇帝何以又來偷祭大臣之墓？而且在墓前跪拜哀哭，實在令人費解。」他心中猜疑不定，乾隆也在對他仔細打量，過了半晌，乾隆說道：「咱們坐下來談罷！」兩人坐在墳前石上。他們兩人這次是第三次會面。第一次在靈隱三竺相見時，互相猜疑中帶有結納之意；第二次在湖上明爭暗鬥，勢成敵對。這一次相見，敵意大消，親近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拉著陳家洛的手，說道：「你見我深夜來此祭墓，一定覺得奇怪。令尊生前於我有恩，我所以能登大寶，令尊之功最鉅，此事我終身不忘，所以今夜特來拜謝。」陳家洛將信將疑，「咦」了一聲。乾隆又道：「此事如洩漏於外，十分不便，你可能答應我絕對不吐露隻字麼？」陳家洛見他尊崇自己父母，對他十分好感，當下慨然說道：「你儘管放心，我在父母墳前發誓，今晚之事，絕不對任何人提及。」乾隆知道他是武林中領袖人物，最重然諾，何況又在他父母墓前立了誓，所以十分放心，面露喜色。

兩人手握著手，坐在墓前，一個是當今中國皇帝，一個是江湖上第一大幫會的首領。兩人都沉浸在思索之中，一時無話可說。過了片刻，忽然極遠極遠處似有一陣鬱雷之聲，陳家洛耳朵好，先聽見了，說道：「潮來了，咱們到海塘邊去看看罷，我有十年不見啦。」乾隆道：「好。」仍舊攜著陳家洛的手，走出帳來。

在外面巡邏的眾侍衛見乾隆出來，忙趨前侍候，忽見他身旁多了一個人，都感到十分奇怪，可是也不敢作聲。白振、褚圓等重要侍衛，心中更是慄慄危懼，怎麼帳篷中鑽了一個人進去居然沒發覺出來，這個罪名實在不小。等到走近，看見他身旁那人竟是紅花會的總舵主，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侍衛把御馬牽了過來，乾隆對陳家洛道：「你騎我這匹馬。」侍衛忙又牽過一匹馬。兩人上了馬，向大東門而去。這時鬱雷之聲漸響，轟轟不絕。

待出大東門，耳中儘是浪濤之聲，但眼望大海，只見平靜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照射海上，悠然流水，映出點點銀光。

陳家洛道：「我母親是今天生日，所以她名字叫做潮生。」這時感到乾隆握著他的手微微一震，似乎心情很是激盪。乾隆望著海水出了神，隔了一會，說道：「你我十分投緣。我明天回杭州，再住三天就回北京，你也跟我同去好麼？最好以後常在我身邊。我見到你，就同見到令尊一般。」陳家洛萬想不到他會如此溫和親切的說出這番話來，一時倒怔住了難以回答。乾隆道：「你文武全才，將來做到令尊的職位，也非難事，這比混跡江湖要高上萬倍了。」皇帝這番話等於是允許他將任為大學士，這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乾隆心想他一定會喜出望外，叩頭謝恩了。

那知陳家洛道：「你一番好意，我十分感謝，但假使我貪戀富貴，也就不會離開宰相之家，孤身流落江湖了。」乾隆道：「我正要問你，你為甚麼好好的公子不做，卻到江湖上去廝混，難道是不容於父兄麼？」陳家洛道：「那倒不是，這是奉我母親之命。我父親、哥哥是不知道的。他們花了很多心力，到處找尋，直到現在，哥哥還在派人尋我。」乾隆道：「你母親叫你離家，那可真奇了，這是幹麼啊？」陳家洛俯首不答，片刻之後，說道：「這是我母親的傷心事，我也不大明白。」

說到這裏，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掩沒，只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

驀然間氣候驟寒，白線越逼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聲勢雄偉已極。潮水越近，聲音越響，有如千軍萬馬在金鼓齊鳴中一往直前。乾隆左手拉著陳家洛的手，站在海塘邊上，右手輕搖摺扇，驟見夜潮猛至，不由得一驚，右手一鬆，一柄摺扇直向海塘下落去，跌至塘底石級之上，那正是陳家洛贈給他的摺扇。乾隆叫了一聲「啊喲！」白振頭下腳上，突向塘底撲去，左手在塘石上一按，右手已將摺扇拾起。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牆直向海塘壓來，眼見白振就要被捲入鯨波萬仞之中，眾侍衛都齊聲驚呼起來。白振凝神提氣，施展絕頂輕功，沿著海塘石級向上攀越，他未到塘頂，而海潮已經捲到。陳家洛見情勢危急，把身上長袍一撕為二，接起來掛到白振頂上。白振縱身一躍，拉住長袍一端，此時浪花已經撲到他的腳上。陳家洛使勁一提，把白振揮到塘上。

這時乾隆與眾侍衛見海潮勢大，都已退離塘邊數丈。白振剛到塘上，海潮已捲上塘來。陳家洛自小在塘邊遊玩，熟識潮性，一把白振拉上，自己隨即向後連躍數躍。白振落下地時，海塘上已水深數尺，他右手一揮，一柄摺扇向褚圓擲去，雙手隨即緊緊抱住塘邊的一株柳樹。

月影銀濤，光搖噴雪，雲移玉岸，浪捲轟雷，海潮勢若萬馬奔騰，白練風揚，奔飛曲折，把白振全身淹沒在波濤之下。但潮來得快，退得也快，轉眼之間，塘上潮水退得乾乾淨淨。白振屏息抱住柳樹，雙掌十指有如十枚鐵釘一般深深嵌入樹皮之中，待潮水退去，忙拔出十爪，向後退避。乾隆見他忠誠英勇，很是高興，從褚圓手中把摺扇接了過來，對白振點頭道：「回去賞你一件黃馬褂穿。」白振此時全身濕透，忙跪下叩頭謝恩。

乾隆轉頭對陳家洛道：「古人說『十萬軍聲半夜潮』，看了這番情景，真稱得上是天下奇觀。」陳家洛道：「當年錢王以三千鐵弩強射海潮，海潮何曾有絲毫降低？可見自然之勢，是強逆不來的。」乾隆聽他說話，似乎又要涉到西湖中談過的話題，知道他是絕對不肯到朝廷裏來做官的了，便道：「人各有志，我也不能勉強你。不過我要勸你一句話。」陳家洛道：「請說。」乾隆道：「你們紅花會的行徑已跡近叛逆。過往的一切我可不咎，以後可萬不能再幹這種無法無天的事。」陳家洛道：「咱們為國為民，所作所為，但求心之所安。」乾隆默然，嘆道：「可惜，可惜！明珠暗投，夫復何言！」隔了一會，說道：「憑著今晚相交一場，將來剿滅紅花會時，我可以免你一死。」陳家洛道：「既然如此，要是你落入紅花會手中，我們也不來傷害於你。」

乾隆哈哈大笑，說道：「在皇帝面前，你也不肯吃半點虧。好罷，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咱們倆擊掌為誓，將來彼此不得傷害。」兩人伸手互拍三下。白振等侍衛見皇上對陳家洛大逆不道的話居然不以為忤，反與他擊掌立誓，都感奇怪。

潮水漸平，海中翻翻滾滾，有若沸湯。乾隆拉著陳家洛的手，又走向塘邊，眾侍衛要跟過來，乾隆揮了一揮手，命他們停住。兩人沿著海塘走了數十步，乾隆道：「我見你眼角眉梢，總有鬱鬱之意。除了追思父母、懷念良友之外，心上還有甚麼為難麼？你既不願為官，但有甚麼需求，儘管對我說好了。」陳家洛沉吟了一下道：「我想求你一件事，但怕你不肯答應。」乾隆道：「但有所求，無不從命。」陳家洛喜道：「當真？」乾隆道：「君無戲言。」陳家洛道：「我就是求你釋放我的結義哥哥文泰來。」

乾隆微微一震，真想不到他會求這件事，一時不置可否。陳家洛道：「我這位姓文的哥哥到底甚麼地方得罪你了？你竟如此記恨，派了這許多人，非把他捕到不可？」乾隆道：「這個人是不能放的，不過既然答應過你，也不能失信。這樣罷，我不殺他就是。」陳家洛道：「那麼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來救了。所以求你釋放，不是說我們救不出，而是為了怕動刀動槍，傷了你我的和氣。」乾隆昨天見過紅花會人馬的聲勢本領，知道他這話倒也不是誇口之言，說道：「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明日一早回杭，再住三天，就回北京，回京之後，這人說不定會被你救去，我老實對你說，這人我絕不容他離開我的掌握，你既決意要救，三天之後我只好殺了。」陳家洛熱血沸騰，說道：「要是你殺了我文四哥，只怕你睡不安席，食不甘味。」乾隆冷冷的道：「如不殺他，我更是食不甘味，睡不安席。」陳家洛道：「這樣說來，你貴為至尊，倒不如我這閒雲野鶴快活逍遙。」

乾隆不願他再提文泰來的事，於是問道：「你今年幾歲了？」陳家洛道：「二十五了。」乾隆嘆道：「我恰好比你大二十歲。那你就是在我登基那年出世的，你方青春年少，而我已過了大半世。唉，任人功業蓋世，壽數一到，終歸化為黃土罷了。」兩人又走了一會，乾隆問道：「你有幾位夫人？」不等他回答，從身上解下一塊璧玉來，說道：「這塊寶玉也算得是稀世之珍，你拿去贈給夫人罷。」陳家洛不接，道：「我未娶妻。」乾隆哈哈大笑，說道：「你總是眼界太高，所以至今未有當意之人。你把這塊寶玉拿去，將來贈給意中人作為定情之物罷。」

玉色晶瑩，在月亮下發出淡淡柔光，陳家洛接了過來，觸手生溫，原來是一塊異常珍貴的暖玉。玉上用金絲嵌著四行細篆銘文：「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乾隆笑道：「如我不知道你是胸襟豁達之人，也不敢送這塊玉給你，更不會叫你贈給將來的意中人。」這四句銘文雖似不吉，其中實其中含有至理。陳家洛低吟「情深不壽，強極則辱」那兩句話，細細體會其中含意，不知如何，只覺天地悠悠，世間不如意事盡皆兜上心頭，悲從中來，直欲放聲一哭。乾隆道：「少年愛侶，情深愛極，每遭鬼神之忌，是以才子佳人多無美滿下場，反不如傖夫俗子常能白頭偕老。情不可極，剛則易折，先賢這話，確是合乎萬物之性情的。」

陳家洛不願再聽下去，把玉放在懷裏，說道：「多謝厚賜，後會有期。」拱一拱手，轉身要走，乾隆右手一擺，說道：「好自珍重！」陳家洛回過頭來向城裏走去。白振見他們兩人分開，走到陳家洛面前，說道：「剛才多承你救我性命，在下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報答。」陳家洛道：「白老前輩說那裏話來？咱們武林同道，朋友有事，出一把力何足道哉！」

兩人拱手作別，陳家洛還有一件心事未了，又奔到相國府，翻進牆去，尋到瑞英，說道：「我哥哥此刻一定在安瀾園等候皇上，忙碌不堪，我待會再去找他。瑞姑，你有甚麼心願沒有？告訴我，一定給你辦到。」瑞英道：「我的心願只是求你平平安安，將來娶一房好媳婦。」陳家洛笑道：「那怕不大容易。晴畫、雨詩兩人呢？你去叫來給我見見。」晴畫和雨詩是陳家洛小時服侍他的小丫頭。瑞英道：「雨詩已在前年過世啦，晴畫還在這裏，我去叫她來。」她出去不一會，晴畫已先奔上樓來。陳家洛見她亭亭玉立，已是個俊俏的大姑娘，但兒時憨態，尚依稀留存。她見了陳家洛臉一紅，叫了一聲「三官」，眼眶也紅了起來。陳家洛道：「你長大啦。雨詩怎麼死的？」晴畫淒然道：「她跳海死的。」陳家洛驚問：「幹麼跳海？」晴畫四下望了一下道：「二老爺要收她做小，她不肯。」陳家洛「咦」了一聲。晴畫哭道：「咱們姊妹的事也不必瞞你。雨詩和府裏的家人陳進忠很好，兩人偷偷的攢錢，想把雨詩的身價銀子積起來，求太太答應她贖了身，就和進忠做夫妻。那知二爺看中了她，一天喝醉了酒，便把她叫進房去。第二天雨詩哭哭啼啼的對我說，她對不起進忠。我勸她，咱們命苦，給人蹧蹋了有甚麼辦法，那知她想不開，夜裏偷偷的跳了海。進忠抱著她屍體哭了一場，在府門前的石獅子上一頭撞死啦。」

陳家洛聽得目貲欲裂，叫道：「想不到我哥哥是這樣的人，我本想見他一面，以慰手足之情，現在也不必再見他了。雨詩的墳在那裏？你帶我去看看。」晴畫道：「在西門，等天明了，我偷偷帶三官去。」陳家洛道：「現在就去。」晴畫道：「這時府門還沒開，怎麼出得去？」陳家洛微微一笑，伸左手摟住了她的腰。晴畫羞得滿臉通紅，正待說話，身體忽如騰雲駕霧般從窗子裏飛了出去，站在屋瓦之上。陳家洛帶著她在屋頂上奔馳，不一刻已到了西門。

跳下房來，晴畫隔了好半天才定了神，驚道：「三官，你學會了仙法？」陳家洛笑道：「你怕不怕？」晴畫微笑不答，把陳家洛領到雨詩墳邊。一坏黃土，埋香掩玉，陳家洛想起舊時情誼，不禁淒然，在墳前作了三個揖。這時晴畫已哭了起來，說道：「三官，要是你在家裏，二老爺也不敢作這樣的事。」陳家洛默然點頭。晴畫又道：「進忠也尋了死之後，進忠的媽求府裏讓他們兩個葬在一起，二老爺大發脾氣，反而把進忠的媽叫去罵了一頓，唉，他們兩個死了之後還是不能在一淘。」陳家洛道：「明天我派人來辦這件事，把他們葬在一起。」晴畫遲疑道：「二老爺怕不會肯。」陳家洛道：「哼，我才不理他肯不肯呢。我還叫人把你贖出來，回你自己家去。」晴畫咽哽著道：「三官，你待咱們總是這麼好──」

此時明月西沉，繁星閃爍，陳家洛道：「我送你回去罷，我有要緊事要趕回杭州。」兩人再回陳府，陳家洛正待越窗而出。晴畫道：「三官，我求你一件事。」陳家洛道：「好，你說罷。」晴畫道：「讓我再服侍你一次，我給你梳頭。」陳家洛微一沉吟，笑道：「好罷！」坐了下來，晴畫喜孜孜的出去，不一會，捧了一個銀盆進來，盆中兩隻細瓷碗，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湯，另一碗是四片糯米嵌糖藕，放在陳家洛面前。陳家洛離家十年，日處大漠窮荒之中，這種江南富貴之家的滋味今日重享，恍如隔世。他用銀匙搯了一口湯喝，晴畫已把他頭髮打開，抹上油，用梳子梳理。他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顆顆的用筷子頂出來，自己吃了一顆，在晴畫嘴裏塞一顆。晴畫笑道：「你還是這個老脾氣。」等辮子編好，陳家洛點心也已吃完。晴畫道：「你怎麼長衣也不穿？著了涼怎麼辦？」陳家洛心裏暗笑：「難道我還是十年前那種弱不禁風的公子哥兒？」晴畫跑出去拿了一件天青色的湖縐長衫來說道：「這是二老爺的，大著點兒，你將就穿一穿罷。」她幫著他把長衫套上身，伏下身去把他扣子一粒粒扣好。陳家洛見她忍著眼淚，也有點心酸，說道：「我去啦！」雙足一頓，從窗中跳了出去。

# 第十六回 奇計環生奪奇珍

陳家洛收拾起柔情哀思，一路奔馳回杭，進入馬善均家裏，只見大夥在廂房裏圍著鬼見愁石雙英談論。石雙英見他回來，忙過來行禮，說道：「我在京裏探知皇帝已來江南，所以連日連夜趕來，那知眾位哥哥已和皇帝見過面，動過手。」陳家洛道：「十二哥這次辛苦了，快好好休息一下。你還打聽著甚麼消息麼？」石雙英道：「我一聽見皇帝老兒南來，覺得事情重大，再也沒能顧到別的。」陳家洛「哼」了一聲道：「快好好去睡一覺，咱們再談。」他見石雙英雙目深陷，知道他這許多日子中一定連夜趕路，疲勞萬分。石雙英答應了出去，回頭對駱冰道：「四嫂，你那匹白馬真快。你放心，一路我招呼牠很好。」駱冰笑道：「多謝你啦。」石雙英停步道：「啊，我在道上見到了這馬的舊主韓文沖。」駱冰道：「怎麼？他想奪我這馬麼？」石雙英道：「他沒見到我。我可在客店裏見到了他。他和鎮遠鏢局的幾名鏢頭在一起，我聽到他們在房裏罵咱們紅花會，就去偷聽。他們罵咱們下作，使用蒙汗藥，殺死了姓童的那小子。」徐天宏與周綺聽到這裏，相對一笑。周綺忍不住插嘴道：「那天我饒了他們不殺，他們還要罵人，真是不識好歹。」

徐天宏問道：「這次鎮遠鏢局在幹甚麼了？」石雙英道：「我細細聽了半天，琢磨出來，他們是從北京護送一批御賜的珍物到海寧陳相國府。」他說到這裏，轉頭對陳家洛道：「那是總舵主府上的東西。所以我通知了濟南和江寧的總頭目，叫他們暗中幫同保護。」陳家洛笑道：「多謝你，想不到這次咱們竟和鎮遠鏢局聯起手來啦。」石雙英又道：「他們王總鏢頭這次親自出馬，可見對這枝鏢看重得緊。」

陳家洛、無塵、趙半山、周仲英等一聽威震河朔王維揚也來了，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周仲英道：「王老鏢頭十多年前早就不親自走鏢了，這一下倒是出人意料之外。總舵主，你府上的面子可真是不小。」石雙英道：「我也覺得奇怪，所以接連偷聽了兩晚，才知道他們護送的除了總舵主府上的珍物之外，還有一對玉瓶。」陳家洛道：「玉瓶？」石雙英道：「是啊，說那是回部的珍物。這次兆惠西征，回部不願兵連禍結，雖然打了一個大勝仗，還是送了這對玉瓶來求和。」大家一聽回部打了勝仗，都十分興奮，忙問端詳。

石雙英道：「聽說兆惠的大軍因為軍糧給咱們劫了，連著幾天沒吃飽飯，兆惠只好退兵，在路上中了維人的伏兵，折了二三千人。」群雄鼓掌叫好。周綺悄悄對徐天宏道：「要是霍青桐姊姊知道這是你的計策，她一定感激你得很。」徐天宏笑著低聲說：「這是你叫我想的法兒啊！」

石雙英又道：「兆惠雖然暫時退了兵，但軍糧一到，又會再攻，所以回部送這個兩個玉瓶來求和。皇太后與朝裏大臣不能作主，叫人送到江南來請皇帝自己看了之後決定。王維揚這老兒自己出馬，我想就是為了這對玉瓶。」陳家洛道：「莫說一對玉瓶，就算再多奇珍異寶，皇帝也不會肯答應講和的。」石雙英道：「我聽鏢局子的人說，要是答應回人求和，當然是把玉瓶收下了，否則就得把玉瓶交還給回人的使者，所以玉瓶可不能有半點損傷。」馬善均道：「王維揚這老兒倚老賣老，到了浙江境內也不同咱們會裏送個帖子，咱們是因為總舵主的關係了才一路照應他，他怕還不知道呢。」章進怒道：「鎮遠鏢局目中無人，咱們就把這對玉瓶扣下來，瞧他們怎樣？」駱冰道：「那不成，那豈不是阻撓了霍青桐妹妹他們的大計。」

群雄聚在一起議論紛紛，陳家洛向徐天宏使了一個眼色，兩人走到陳家洛的臥房裏。陳家洛道：「七哥，昨晚我見到了皇帝。他說三天之後就回北京，回京之前一定要把文四哥殺了。」徐天宏聽了，吃了一驚，道：「我本來也覺情勢十分危急，事不直遲，咱們馬上動手。」陳家洛道：「文四哥是監在杭州將軍李可秀的內衙裏，請你盤算個萬全之策。皇帝現在或許還未回到杭州，大內侍衛的高手都跟著他，咱們救起來比較為容易。」徐天宏道：「皇帝不在杭州？」陳家洛把昨天的情形大略的對他說了。

徐天宏把桌上的筆硯紙張搬來搬去，東放一件，西擺一件，沉思不語。陳家洛知道他是在籌劃救人的方略，靜靜的坐在一方，不去打亂他的思路。過了半晌，徐天宏道：「總舵主，咱們力強，對方力弱，可以強攻。」陳家洛點頭稱是。兩人商量回到廳上召集群雄發令。

陳家洛雙掌一擊，依著紅花會的規矩拜過祖師，念過規條，朗聲說道：「咱們馬上動手去救文四當家。」群雄俱各大喜。陳家洛道：「蔣十三哥，你率領三百名會水的兄弟，準備船隻，咱們一得手，大夥坐船退向太湖。」蔣四根接令去了。陳家洛道：「馬大挺馬兄弟，你收拾細軟，將兄弟們的老幼家眷先送到船上。」馬大挺也接令去了。陳家洛道：「石十二郎，你精神未復，也上船去休息。其餘眾位哥哥隨我去攻打將軍署，相救文四哥。」

一聽陳家洛此言，群雄精神陡振，陳家洛把馬善均叫在一旁，命他派人到海寧去辦遷葬雨詩及替晴畫贖身的事，又叫他派人招呼受傷未愈的心硯，馬善均一一答應。陳家洛道：「現在請七哥佈置進攻，大家都聽他分派。」徐天宏道：「咱們在杭州多年經營，已有不小的基業，連旗營裏也有很多兄弟，假使咱們來個明攻，那麼這裏的身家勢必全部拋棄，未免可惜。」眾人點頭稱是，靜聽他有甚麼妙計。徐天宏又道：「所以咱們去救文四當家，雖然是硬搶明奪，也要做得隱祕些，不要和杭州裏一萬多清兵正面開仗，一方面是免得多傷人眾，再者也是保存咱們這裏的基業。」無塵道：「七弟說得是，你就下令罷。」

徐天宏道：「四嫂，你在巳時正到將軍署東首的興隆炮仗店放火，放火之後趕到將軍署西門，會齊大夥進攻。」駱冰接令去了。徐天宏道：「馬大哥，你派人把興隆炮仗店的老闆伙計全部去請來，不必對他說甚麼原因，等事完之後，加倍補還他店裏損失。再招齊全城各街坊的水龍隊，召集四百名得力的兄弟，另外三百名旗營中的弟兄，辰時正在此聽令。」馬善均接令，立即派人去召集紅花會會眾。

徐天宏道：「楊八弟，你率二百名兄弟，一百名用手車裝滿稻草，一百名各挑硬柴木炭，扮作賣柴的農夫。衛九弟，你率領水龍隊，假扮是救火的街坊。綺妹妹，你率一百名兄弟，扮作難民，每人挑一百斤油，背一口大鑊。」周綺笑道：「又有鑊子又有油，炒菜麼？」徐天宏道：「我自有用處。章十弟，你率領一百名兄弟扮作泥水木匠，各推一輛手車，車中裝滿石灰。」群雄聽徐天宏分派，都覺好笑，但各應令。徐天宏又道：「馬大哥，你扮作清兵軍官，率領三百名旗營兄弟在外面巡邏，不許閒雜人等走近，不許將軍署的人出外報訊。義父與孟大哥、安大哥從南牆攻進去。總舵主、道長與我從西牆攻入，三哥、五哥、六哥從北牆攻入。」他分派已定，把預定的計謀與大家詳細一說，群雄俱讚妙計。馬善均立刻分頭派人採辦用品，招集人馬。紅花會在杭州勢力極大，一時三刻之間準備好了。群雄趕著吃飯，磨拳擦掌，準備大舉。

飽餐已畢，各人忙著化裝改扮，身上暗藏兵刃，分批陸續向將軍署進發。陳家洛對徐天宏道：「孫子兵法說：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你既用火攻又用水攻，還有泥攻，難道這李可秀能抵擋麼？」兩人談笑未畢，只聽見辟拍轟隆之聲大作，紅光衝天而起，炮仗店起火了。

駱冰在炮仗店一放火，硫磺硝石一齊爆炸，附近居民紛紛逃竄，登時大亂，看將軍署時卻毫無動靜。她站在牆邊等候，不一會，只見將軍署高牆邊伸出數百個兵士的頭來，彎弓搭箭，戒備十分森嚴，另有數十名兵丁拿了水桶在牆頭守候，竟自不出來救火。駱冰心想那李可秀倒也頗有謀略，他怕中了對方調虎離山之計，所以外面儘管騷亂，他卻以逸待勞。紛亂中只見數百名賣柴農民擁了過來，一見火起，似乎心裏驚慌，把挑著的稻草一擔擔的亂丟在地上。將軍署出來一名軍官，大罵：「混蛋，柴草丟在這裏豈不危險，快挑走！」舉起馬鞭亂打，那些鄉民四散奔逃。

忙亂中鑼聲大作，數十輛水龍陸續趕到，這時將軍署外稻草已經燒著，慢慢延燒過來。叫喊聲中周綺所率領的一百名假難民也都到了，就在地上支起大鑊，把油倒在鑊裏，用硬柴生火，煮了起來。李可秀站在牆頭觀看火勢，見外面人眾來得古怪，派參把曾圖南出去查看。曾圖南走到難民身旁，喝問：「你們在這裏幹甚麼？」周綺笑道：「我們炒菜吃，你不見麼？」曾圖南罵道：「混帳王八羔子，快滾快滾！」

正爭吵間，馬善均已率領旗營兵丁趕到，把將軍署團團圍住，驅散閒雜人眾。曾圖南叫道：「帶兵的是那一位大人，快請過來把這些奸民轟走──」他話未說完，周綺已用木勺搯起一杓滾油，向他臉上澆了過去。曾圖南只感到一陣奇痛，倒在地上亂滾亂爬，隨從的幾名兵丁大驚，忙把他扶起向署內逃去。牆頭清兵看得明白，亂箭射了下來。

紅花會眾兄弟早有準備，各自躲在柴草手車後面，弩箭一枝也射他們不到。這時油已煮滾，衛春華督率水龍隊，把熱油從水龍中向牆頭衝去。清兵出其不意，無不燙得頭面手臂全是水泡，一陣大亂，紛紛從牆上跌下去。李可秀知道是紅花會聚眾來奪文泰來，一面派人出外求救，一面率兵卒在牆頭抵禦。那知派出去的人都被馬善均帶領的旗營弟兄截住，而火頭卻越燒越近。徐天宏所以只燒稻草，旨在虛張聲勢，他怕真的燒了將軍署，那時如果文泰來不及救出，豈不糟極？但李可秀那裏知道，十分焦急，只怕大火真的延燒過來，這時滾油已經澆完，改澆冷水。章進督率紅花會人眾，把生石灰一包包一塊塊的拋進署內，水龍冷水一淋，石灰燒得沸騰翻滾，清兵逃避不迭，陳家洛大呼：「衝啊！」紅花會眾兄弟一鼓作氣，東南西北四面湧了進去。

清兵各挺刀槍迎戰。章進兩柄板斧著地捲去，兩旁楊成協與衛春華各率紅花會會眾猛衝過來。清兵且戰且退，成千官兵擠在演武場上，被紅花會會眾分成一堆堆的圍攻。

徐天宏見清兵人多，一時之間不易將之全部壓服，正尋思間，忽見駱冰挺著雙刀在各廳房中奔進奔出找尋文泰來，忙道：「四嫂，你到外面把水龍隊調進來，叫綺妹妹趕緊在鑊中燒水！」駱冰接令去了。這時陳家洛、無塵、趙半山、周仲英、常氏雙俠諸人在將軍署內縱橫來去，四下找尋文泰來的蹤跡，抓到幾個兵丁喝問，都是瞪目不知，絲毫沒有下落，無塵大怒，仗劍直殺入清兵大隊之中，轉眼之間刺倒了七八名官兵。徐天宏用紅花會切口高聲傳令，群雄率領會眾把清兵逼在一處，團團圍住。

李可秀久歷戎行，身經百戰，督領部屬誓拼鬥，雖然死傷甚眾，仍舊陣勢不亂，正酣戰間，忽聽對方一個人高聲叫了幾句古怪說話，紅花會會眾突然四下散開。李可秀怕對方使用詭計，忙呼口令：「各佔原位，別追，放箭！」語聲未畢對方人叢中鑽出了數十架水龍來，沸滾的開水大股射來。清兵燙得無處奔逃，滾地哭喊，朝人叢中亂擠。

徐天宏叫道：「水龍暫停！」向清兵喝道：「要性命的快拋下兵器伏在地上。」不讓他們稍有猶豫餘地，隨即叫道：「放水！」數十股沸水又向清兵隊裏衝去。清兵一陣大亂，都拋下兵器，伏下地來。李可秀無法可施，正惶急間，忽見一個少年從外面挺劍奔了進來，拉住他手，叫道：「爹爹快走！」李可秀見是穿了男裝的女兒，也不知她如何力氣奇大，竟被她一把拉了就走。章進雙斧砍來，叫道：「往那裏走！」李沅芷劍尖向他肩上刺去，章進舉斧一格，那知她這一劍是虛招，回劍一揮，父女兩人已乘隙竄了出去。章進正待追趕，趙半山識得她是陸菲青的徒弟，心想：「不知他與這個將軍有甚麼淵源，如此捨命相救，瞧著陸大哥臉上，放他走罷！」於是叫道：「十弟，別追啦！咱們救四弟要緊。」章進止步不追。

這時清兵都已拋下兵器，楊成協率領會眾把清兵押在一旁。陳家洛、無塵等人已在將軍署內內外外找尋了一遍。駱冰不見丈夫影蹤，隨手抓住一名清兵，用刀背在他肩上亂打喝問，那清兵只是求饒，看樣子真的不知文泰來監禁之所。徐天宏道：「大家快去把那將軍截回來，他一定知道四哥的所在。」群雄向外追出，奔不數步，忽然一個蒙面人從斜刺裏躍出，一劍向駱冰刺來。駱冰右手短刀一格，左手長刀還了他一刀。那人舉劍一擋，啞著嗓子道：「要見你丈夫，就跟我來！」駱冰獃了一獃，那人回頭就走。駱冰叫道：「你說甚麼？」跟著追去。章進、周綺怕駱冰有失，也隨後趕去。

那蒙面人轉彎抹角，直向後院奔去。駱冰、周綺、章進跟在後面。駱冰不住喝叫：「你是誰？」蒙面人不應，穿過幾扇月洞門，已奔到了花園，沿路儘是死屍，想是無塵等來找時所殺。那蒙面人跑到一座花壇旁，繞著花壇轉了一圈，連拍四下手掌，正待開口說話，忽見李可秀與李沅芷兩人奔進園來，後面常氏雙俠一路緊追。那蒙面人躍到常氏雙俠面前，舉劍一擋，李氏父女乘機躍上牆頭。常伯志右手一飛抓，左手一掌，蒙面人寶劍「迴風拂柳」，拆開了飛抓，身子向後一退，避開他那一掌。那知常氏兄弟接戰時素來互相呼應，兄弟兩人四掌四腿，就如一人一般。常伯志一掌出手，常赫志早料到敵人退路，那蒙面人向後一退，剛被常赫志左掌反手一掃，打在肩上，登時跌出數步，駱冰大叫：「五哥、六哥，且莫傷他。」

常氏雙俠一怔，那蒙面人已從花園門中穿了出去。駱冰把那蒙面人的奇怪舉動簡略的向常氏雙俠一說。他兩兄弟在江湖上縱橫多年，見聞廣博，這時仔細看那花壇，見並無特異之處，正在思索，章進早已不耐，大叫大嚷：「四哥，四哥，你在那裏，咱們救你來啦！」揮動雙斧，把花壇上的花盆乒乒乓乓亂砍一陣。

常赫志眼睛一晃之間，見一隻碎花盆底下有些古怪，跳過去一看，卻是一個鐵環，用力一拉，只聽見軋軋一陣響動，整個花壇慢慢移開，露出一塊大石板來。周綺知道下面必有機關，忙奔出去把徐天宏、陳家洛等人都叫了進來。常氏雙俠、章進、駱冰四人合力抬那塊石板，但竟如生鐵鑄成一般，絲毫不動。駱冰大叫：「大哥，大哥，你在下面麼？」她伏耳在石板上靜聽，下面一點聲息都沒有。徐天宏看那石板並無異狀，他退後數步，想再看那花壇，日光微斜，忽見那石板右上角隱隱約約繪著一個八卦太極圖，忙跳上石板用單拐的拐頭在太極圖中心一按，並無動靜，又用力一按，忽覺腳下晃動，忙用力一縱，跳在旁邊。

石板突然陷落，駱冰喜極，大叫一聲，正待跳下去，常伯志叫道：「且慢！」一把拉住她的手，就在此時，下面忽然的射出三箭來。駱冰暗暗吃驚。石板落完，露出一道石級，陳家洛道：「五哥、六哥，你們守在洞口。咱們下去！」這時無塵、趙半山、周仲英、楊成協、孟健雄等都已聞知趕到，大家救文泰來心切，一齊湧了進去，章進揮動雙斧，當先開路。

石級走完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群雄顧不得危險，順著甬道直奔進去，甬道盡頭現出一扇鐵門。

這時徐天宏已有經驗，取出火絨火石，打亮了往鐵門上一照，果然又找到一個八卦太極圖，他用單拐在太極圖中連按兩按，叫道：「大家讓在邊上。」群雄縮在甬道兩側，提防鐵門中又有暗器射出來，這次暗器倒沒有，但鐵門上升極慢，等鐵門離地數尺時，群雄已看得明白，這鐵門厚達兩尺，即便沒有千斤之重，也總有七八百斤。駱冰不等鐵門之勢停住，矮身從鐵門下鑽了進去。徐天宏叫道：「四嫂且慢！」叫聲剛出口，她已鑽了進去。章進、周綺接著進去。群雄正要跟進，衛春華從外面奔了進來，對陳家洛道：「總舵主，那將軍已被他溜了出去，兄弟們沒截住。咱們快動手，怕他就會調救兵來。」陳家洛道：「你去幫助馬大哥，多準備弓箭，別讓救兵進來。」衛春華接令去了。陳家洛與無塵道人等也都從鐵門下進去，只見裏面又是一條甬道，眾人這時相救文泰來之心愈急，顧不到甚麼機關暗器，一股勁兒往內衝去。

走了數丈之地，甬道似又到了盡頭。章進罵道：「王八羔子，這麼多機關！」待趕到盡頭，原來甬道忽然轉了個彎。群雄轉過彎來，突然眼前一亮，當前是一間小室，室中明晃晃的點著數枝巨燭，中間椅上一人按劍獨坐。仇人相見，分外眼明，正是火手判官張召重。

張召重身後是一張床，駱冰看得明白，床上睡著的就是她日思夜想的丈夫。文泰來聽得腳步響，回頭一看，見愛妻奔了進來，宛如夢中。他手腳上都是銬鐐，移動不得，只「啊」了一聲。駱冰三把飛刀朝張召重飛去，也不去理他如何迎戰躲避，直向床前撲來。張召重左手自右向左一橫，把三把飛刀都抄在手中，右手在坐椅的機括上一按，一張鐵網突然從空降下，把文泰來一張床恰恰罩在裏面，夫妻兩人眼睜睜的無法親近。

陳家洛叫道：「咱們齊上，先結果這奸賊。」語聲未畢，腕底匕首一翻，猱身直上，當胸向張召重刺來。無塵、趙半山、周仲英都知道張召重厲害，這時事在緊急，也談不上單打獨鬥的好漢行徑，三人各出兵器，把張召重圍在垓心。這四人全是武林中一等的好手，張召重縱有通天本領，此時也已不能脫身。

火手判官凝神接戰，和四人拆了數招，百忙中凝碧劍還遞出招去。陳家洛把匕首往懷裏一揣，雙手施開擒拿法，直撲張召重胸前。他想敵人攻勢自有無塵等人代他接住，雙掌有攻無守，連環進擊。燭光劍影中左掌向張召重抓去。張召重猛鬥中見他掌到，不及退避，一吐氣，胸部向內一吸，避開了這一抓，同時無塵與趙半山的兩柄劍也已刺到，周仲英的金背大刀橫斬過來。

張召重疾退兩步，讓開周仲英橫砍而來、勢急力沉的大刀，揮動凝碧劍，往無塵與趙半山雙劍削去。兩人怕他劍利，不敢相碰，疾忙變招，一刺下腹，一刺右胸，此時陳家洛與周仲英又迫了過來，張召重武藝再高，那裏抵得住這四人合力進攻，又退了兩步，斗室本小，此時他已退到牆邊，無塵大喜，劍走中宮，當胸直刺，同時周仲英、陳家洛與趙半山也同時攻到。張召重左手按牆，右手挺劍拒敵。無塵一劍快似一劍，奮起神威，一眼就要把他釘在牆上，那知「噗」的一聲，牆上突然出現一扇小門，張召重快如閃電般鑽了進去，小門又倏然關上。無塵與趙半山的劍險被門夾住。四人吃了一驚，無塵頓足大罵。陳家洛縱到文泰來面前，這時章進、周綺、駱冰正在各舉兵刃猛砍罩著文泰來的鐵絲網。

突然頭頂聲音響動，一塊鐵板落了下來，剛把文泰來隔在裏面。陳家洛疾把駱冰和周綺向後一拉，兩人才沒有被鐵板碰著。章進舉斧往鐵板上猛砍。徐天宏細察牆上有無開啟鐵板的機關，尋了一個八卦太極圖形，用力按動，但顯然張召重已在內裏做了手腳，連掀了十幾下都無動靜。

楊成協站在最後，守在甬道轉角，以防外敵，忽聽見外面軋軋連聲，鐵索絞動，叫聲：「不好！」猛然竄出。徐天宏等人仍不死心，在斗室中找尋開啟鐵板的機關。駱冰撫著鐵板哀叫：「大哥，大哥！」

忽然楊成協在甬道中連聲猛吼，聲甚惶急，趙半山與周仲英忙奔出。不一會只聽得趙半山大叫：「大家快出來，快出來。」眾人疾忙奔出，只有駱冰仍舊戀戀不捨的扶著鐵板不肯走，周綺剛走到轉角處，見駱冰不走，回頭把她拉著出來。

只見楊成協雙手托住那重達千斤的鐵閘，已是滿頭大汗。周仲英拋去大刀，擠過身去，蹲下用力向上托住。陳家洛見情勢危急，叫道：「咱們先出去，再想辦法。」群雄從閘下鑽出去。楊周兩人雖然使盡全力，那鐵閘仍舊緩緩下落。章進弓身奔到閘下，說道：「周老英雄，八哥，我來頂住！」他用駝背駝住千斤閘，楊成協與周仲英向外竄出。楊成協拾起他丟在地上的鋼鞭，豎在閘下，叫道：「十弟快出來！」章進往地下一伏，鐵閘往下一落，仗著鋼鞭一支，楊成協已揪住章進的肩膀，一把提了出來。只聽見「喀喇」一聲，鋼鞭已被鐵閘壓斷，又是重重的「篷」的一聲，鐵閘打在地上，塵灰揚起，勢極猛惡。楊成協與章進兩人都是力已用盡，坐倒地上。

甬道中腳步急速，常赫志奔了進來，說道：「總舵主，外面御林軍到了，咱們要不要接仗？」徐天宏道：「打硬仗形勢不利，咱們退罷。」陳家洛道：「好，大家退出去。」趙半山與周仲英在鐵閘機關上又掀又拉，弄了半天，始終紋絲不動，聽陳家洛下令，只得向外奔出。在花園中忽見一個艷裝少婦，神色倉皇，陳家洛道：「拿下！」周綺一把拖住拉了出去。

到得將軍署外時，只見人頭聳動，亂成一團，官兵與會眾擠在一起。陳家洛用紅花會切口叫道：「馬上退卻，大夥到北門外聚集。」眾人齊聲應令，各路人馬向北退去。官兵一時摸不著頭腦，也不追趕。

群雄功敗垂成，在路上紛紛議論。出得城來，陳家洛叫道：「到城北十里山裏煮飯吃了，再商善策。」好在周綺率領會眾帶有大批鑊子，另有數十名會眾採辦米糧菜餚，在樹林中煮起飯來。趙半山安慰駱冰道：「四弟妹你儘管放心，不把四弟平平安安的救出來，咱們誓不為人。」眾人大罵張召重十惡不赦，兩次相救都被他壞事。大家又猜那蒙面人不知是誰，他指點監禁文泰來的所在，明明是朋友，怎麼又不肯露面，反去幫助李可秀逃走，實在費解。

正談論間，忽聽林外傳來「我武──維揚──」「我武──維揚──」的趟子聲。趙半山道：「鎮遠鏢局的鏢到了。」駱冰罵道：「鎮遠鏢局罪大惡極，那姓童的雖給七哥殺了，還是不能消我心頭之恨。這次算他運氣，保了總舵主家裏的東西，否則不去奪來才怪呢。」

徐天宏把陳家洛拉在一旁，悄聲道：「皇帝三天內要殺四哥，這話可不能讓四嫂知道，否則她情急拼命，怕要壞事。」陳家洛點頭稱是，徐天宏又道：「咱們今天這一鬧，說不定皇帝心慌，提早害了四哥。」陳家洛皺眉道：「這一著絕不可不防。」徐天宏道：「目前別無他法，只能搶他的玉瓶。」陳家洛不解，說道：「玉瓶？」徐天宏道：「不錯，剛才十二郎說，回部送了一對玉瓶來求和，就由鎮遠鏢局護送。皇帝既派大軍西征，媾和是一定不肯的，不媾和就得還他們的玉瓶，否則失信於天下？這個皇帝老兒最愛戴高帽，愛面子，對這種情形是很有顧忌的。」陳家洛道：「咱們拿到玉瓶，就去對他說，你要是動了四哥一根毫毛，咱們把玉瓶打碎。」徐天宏道：「照啊。將來就算不能用玉瓶換四哥，至少可以多拖他幾日，這對回部木老英雄也有好處。」陳家洛喜道：「好，咱們就鬥鬥這威震河朔王維揚。」兩人商量已定，陳家洛回到群雄身邊說道：「衛九哥，你去探探鎮遠鏢局這枝鏢的情形，馬上回來報訊。」衛春華接令而去。

威震河朔王維揚今年六十九歲，自三十歲起出來闖道走鏢，以一把八卦刀、一對八卦掌打遍江北綠林無敵手。當年保定府一戰，他獨力打死了七名著名的巨盜，黑道中人聞名喪膽，「威鎮河朔」這名號就是這樣得來的。他手創的「鎮遠鏢局」在北方紅了三十年，經過不少大風大浪，始終屹立不倒。綠林中人說：「寧碰閻王，莫碰老王。」見到他的鏢旗，誰都不敢動手，他本想到明年七十大慶時正式封刀收山，得一個福壽全歸，那知今年奉兆惠將軍之命護送回部的聖物可蘭經卻出了亂子，不但聖物被劫，還死傷了許多得力的鏢頭。這次奉皇命差遣護送玉瓶南來，指定要他親自出馬，同時又接到海寧陳相國府委託的一筆生意。王維揚年紀雖老，功夫可沒擱下，知道這次差使事關重大，不敢輕忽，從各處鏢局中調來了六名好手，官家還派了四名大內侍衛，領了三十名御林軍護送，一路上戒備森嚴，居然一點風險也沒遇到。這天快到午牌時分，離杭州城已不過十里路，此去人煙稠密，已保得定沒有亂子，眾人興高采烈，都在談論到了杭州之後，如何好好的玩樂一下。

鎮遠鏢局奉天分局的鏢頭汪浩天道：「王總鏢頭，這次咱們仰仗你老人家的威名，把這枝鏢平平安安的送到了杭州，皇上一喜歡，說不定還要賞你一個功名啦！」王維揚捋鬚大笑，說道：「我自己這把年紀，功名功名甚麼也看得淡了，要是我兩個小孫兒蒙皇上恩典賞賜一點甚麼，那麼我這一生也就心滿意足了。」御前侍衛馬敬俠道：「王總鏢頭，我去跟白振白大哥說說，要你兩位令孫跟咱們一起當差，多半可以成功。」王維揚道：「馬老弟，這事要是成了，那做哥哥的真是感激不盡。」

幾個人正談得得意，忽然聽得馬蹄聲響，後面上來一騎馬，從大隊右側掠過，搶前而去。眾人見馬上那人騎術甚精，身手矯健，都不禁怦然心動，但想離杭州已近，絕不會再有人在這裏動手。又走了兩里路，前面馬蹄聲響，剛才過去那人竟又迎面奔來，這一下王維揚等都留了神，只見那人用一頂大草帽遮住了半邊臉，轉眼之間又掠過大隊。這種行徑極像江湖上探道採盤子的，汪浩天笑道：「難道有毛賊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馬敬俠道：「咱們正悶得慌殺幾個毛賊倒也不壞。」

不一刻，到了一座大鎮，王維揚為人精明謹慎，說道：「此去杭州雖然已不過十里路，但我們看剛才那人路道不正，咱們不必貪趕路，就在這裏吃飯，要是真有甚麼風吹草動，吃飽了好有力氣料理毛賊。」大夥走進一家大飯舖，點了菜，王維揚道：「咱們到了杭州，交卸了物品再開酒戒。」

馬敬俠等御前侍衛見杭州城已經在望，還要特別謹慎，都覺得未免迂腐，但王維揚年紀長，名望大，他的話不便不聽。眾人捧起了碗正要吃飯，忽然間門外駿馬一聲長嘶，聲音清越異常。韓文沖聽得特別刺耳，忙回頭搶出門外看時，果然自己那匹愛馬從門外緩緩走過，馬身上卻堆滿了硬柴，良駒竟被屈作負柴劣馬，韓文沖又疼又氣，跳出去想去拉馬韁，那知馬後跟定一個鄉下人，見韓文沖跳出，先在馬臀上打了一鞭，隨即跳上馬背，坐在柴上。韓文沖一下沒拉住，那馬已躍出十多丈遠，馬背那人見韓文沖追趕不上，叫了聲「啊喲！」似乎坐得不穩，搖搖欲墜。韓文沖不捨，又追上去，那馬轉了個彎，奔入林中去了。韓文沖心想對於這種鄉下土老兒，也不用守著甚麼「遇林莫入」的戒條，直追入林去。

眾鏢頭見韓文沖追趕一個農民，也不在意。汪浩天笑道：「韓大哥想那匹白馬想瘋了，路上一見毛色稍微白淨的馬匹就要追上去瞧個明白。明兒回家見到韓大嫂一身白肉，怕也會疑心是他的馬。」眾人樂得哈哈大笑。正取笑間，店小二連聲招呼：「張老爺，你這邊請坐，今兒怎麼有空出玩玩？」只見一個身穿藍長衫紗馬褂、富商模樣的人走了進來，後面跟著四個家人，有的捧水煙袋，有的拿著食盒，氣派很是豪闊。那張老爺揀了一個乾淨位子坐定，店小二連忙泡茶，說道：「張老爺，這是虎趵的泉水，昨兒有人挑來的，你嘗嘗這雨前的龍井。」張老爺哼了一聲，一口杭州官話，道：「你給來幾塊牛兒肉，三斤陳紹。」店小二應了下去，一會兒酒香撲鼻的端了出來。

王維揚道：「韓老弟怎麼去了這久還不回來？」趟子手孫老三正要回答，忽然門外踢躂踢躂拖著皮鞋響，走進一個精瘦矮小的漢子來，後面跟著一個大姑娘，一個壯年漢子，三人都是走江湖的打扮。那矮子作了一個四方揖，說道：「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下流落江湖，有一點小玩藝兒供各位酒後一笑。玩得好，請各位隨意賞賜。玩得不好，多多包涵。」接著又交代了幾句江湖的場面話，取下頭上的破氈帽，拿起桌上一個茶杯，把氈帽往上一蓋，喝了聲：「變！」氈帽揭起，茶杯竟然不見，眾人明知戲法都是假，可是竟看不出他的手法門道。

那張老爺似乎看得有興趣，站起來走了過去。那矮子笑道：「這位老爺這個鼻煙壺可否借來一用？」張老爺笑嘻嘻的把手中鼻煙壺遞給了他。矮子把鼻煙壺在氈帽下一放，揭開時又已不見。張老爺的一個家人笑道：「這鼻煙壺貴重得很，可別砸壞哪。」那矮子笑道：「請管家摸摸你的口袋。」那家人伸手一摸，眾人都獃了，原來鼻煙壺竟從他的袋裏掏了出來。

這一來，不但那張老爺與他的家人大感驚訝，眾鏢師與御前侍衛也覺得出奇，紛紛聚攏來看他變戲法。張老爺脫下左手食指上的一個翡翠般指來，遞給那矮子，笑道：「你倒再變變看。」矮子接了過來，放在桌上，氈帽一蓋，吹一口氣，喝道：「東變西變，亂七八糟，閻王不怕，性命難逃！」手一指，揭開氈帽，那般指果然不見了，眾人嘩然叫好。矮子道：「老爺，你摸摸你袋裏。」張老爺一伸手，竟從自己袋裏摸了出來。

這時店門外陸陸續續走進幾十個人來，有的是行旅商人，有的是公差打扮，有的是統兵軍官，見一大群人圍著看變戲法，也走近來。一個軍官罵道：「他媽的，江湖上的人騙錢，有狗屁希奇，老子這東西你敢變掉？」隨手在桌上一拍，眾人見是一角文書，封皮上寫著「急呈北京兵部王大人」的字樣，下面印的是「杭州將軍李」的官銜。那矮子陪笑道：「總爺莫見怪，小人胡亂混口飯吃，官廳的緊要文書，小人有天大的本領也不敢動。」張老爺似乎看不過那軍官的氣燄，說道：「變戲法玩玩有甚麼大不了，你就變他一變。」轉頭對家人道：「拿十兩銀子出來。」家人從行囊裏取出一錠銀子，張老爺接過放在桌上，對矮子道：「你變得好，這銀子就是你的。」矮子見了銀子，轉身與那大姑娘咬了幾句耳朵，對那軍官道：「小人大了膽子，變個戲法，請總爺多多包涵。」舉氈帽往文書上一蓋，喝道：「快變，快變，玉皇大帝到，太白金星哇哇叫！」王維揚聽他胡言亂語，只覺好笑，只見矮子手指東指西指，突然指著盛放玉瓶的那隻皮盒，喝道：「進去進去，孫悟空一根毫毛，鑽進盒去不見了！」揭開氈帽那文書果然不見。那軍官罵道：「龜兒子，倒真有一下子。」矮子向張老爺請了個安，笑道：「多謝老爺賞賜。」取了那錠銀子，交給站在他身後的大姑娘。眾人不住喝采叫好。

那軍官道：「好啦，把文書拿來。」矮子笑道：「在這皮盒之中，請總爺打開一看。」此言一出，鏢行人眾都嚇了一跳，原來那隻皮盒上面貼著皇宮內府的封條，誰敢揭開。那軍官走近了，便要伸手摸那皮盒。鏢頭汪浩天道：「喂，總爺，這是皇宮的寶物哪，可不能動。」那軍官道：「開甚麼玩笑？」仍舊伸手過去。御前侍衛馬敬俠道：「誰跟你開玩笑？快走開些！」那軍官見他穿著侍衛服色，官階比他大得多，不敢挺撞，道：「那麼請大人把文書還給我。」馬敬俠向矮子喝道：「你別玩鬼花樣啦，快把文書還他。」矮子道：「文書真的在是這盒子裏哪，大人要是不信，請打開來一瞧便知。」

那軍官惱了，一拳打在矮子肩頭，喝道：「別囉唆，快拿出來。」那大姑娘怒道：「有話好說，你幹麼打人？」軍官罵道：「混帳王八蛋，老子的公文你也敢拿來開玩笑！」張老爺看不過了，說道：「別動粗。」對矮子道：「你快把文書變還給這位總爺。」矮子愁眉苦臉的道：「我不敢騙您老爺，那文書真的是在這皮盒子裏，小人變不回來啦！」張老爺走過兩步，對馬敬俠道：「這位大人貴姓？」馬敬俠道：「姓馬。」張老爺道：「這種市井小人做事沒有分寸，馬大人高抬貴手，把文書還了他罷！」馬敬俠道：「這是皇家的御封，不是皇上有旨，誰敢打開？」張老爺皺起眉頭，很感為難。那軍官道：「你不把文書還我，耽誤了緊要公事，咱就是殺頭的罪名。喂，弟兄們，你們倒給我評評這個道理看？」

飯店中散散落落坐著十多個軍官兵丁，服色和那送文書的軍官相同，大概都是和他同一營裏的，這時都圍攏來，七張八嘴的幫那軍官，聲勢洶洶，一定要馬敬俠還文書。王維揚是數十年的老江湖了，看見今天的事透著古怪，他想這事情的關鍵是那矮子，一伸手，向矮子左膀抓來。矮子上身一縮，躲了開去，大叫：「達官爺，饒了我罷！」王維揚見他身手便捷，更是犯疑，正要追過去，數十名軍官士兵已和眾鏢頭及御前侍衛等吵成一團。汪浩天把皮盒抱在懷裏，兩名鏢頭站在他身旁衛護。馬敬俠拔出腰刀，在桌上一砍，喝道：「誰敢囉唆？快退開。」那軍官也拔出刀來，叫道：「你不還我，反正我也沒命，今兒給你拚啦！兄弟們，大夥兒上呀！」撲了上去，與馬敬俠交起手來。王維揚連聲喝止，那裏喝得住？其餘的軍官兵士也都抄起兵刃，湧了過來，勢成群毆。馬敬俠是御前侍衛中的一等腳色，與這個小軍官拆了數招，絲毫未佔便宜，只見對方刀法精奇，武功深湛，不禁又驚又怒，再打數招，肩頭險險吃了一刀。

正紛亂間，門外又湧進一批人來，有人大叫：「甚麼人在這裏搗亂，都給我拿下！」那些官兵給他話聲中威勢所懾，都停了手。馬敬俠喘了一口氣，見數十名官兵擁著一個青年公子走了進來，他認得那是皇上第一寵愛的福康安，現任北京九門提督兼御林軍統領，忙上去請安，其餘幾名御前侍衛也都過來行禮。那青年公子道：「你們在這裏亂甚麼？」馬敬俠道：「回統領大人，是他們在這裏無理取鬧。」於是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那青年公子道：「變戲法的人呢？」那矮子本來躲得遠遠的，這時過來叩頭。那青年公子道：「這件事倒也古怪，你們都跟我到杭州去，我要好好查一查。」馬敬俠道：「是，是，任憑統領大人英斷。」青年公子回頭道：「走罷！」出門上了馬。他手下的官兵把鏢行人眾與鬧事軍官都一擁而出。

王維揚本來見當日的事頗有點懷疑，寶刀出鞘，要先以武力壓服鬧事的軍官，再和他說理，忽見御林軍統領福康安到來，心中大喜。馬敬俠對那青年公子道：「福大人，這是鎮遠鏢局的王總鏢頭王維揚。」王維揚過去請了一個安。那青年公子從頭至腳打量了他一番，「哼」了一聲，道：「走罷！」

一行人到得杭州城內，王維揚等一語不發，跟著御林軍官兵走到裏西湖孤山旁一座大公館裏。王維揚心中暗忖：「這大概是福統領所住的地方了。他是皇上第一得寵的紅人，怪不得有這樣大的勢派。」眾人走進內廳。那青年公子對馬敬俠道：「各位稍坐一會。」馬敬俠道：「大人請便。」那青年公子逕自進內去了。

過了半晌，一個御林軍的軍官出來，把鬧事的軍官、變戲法的人、張老爺和他的家人都傳了進去。汪浩天道：「剛才鬧事的時候，我倒真有點擔心，怕這些兵弄壞了玉瓶，我瞧他們路道不正。」馬敬俠道：「嗯，這幾個人武功好得出奇，不像是普通軍官。幸虧咱們遇見福大人，否則說不定還得出點亂子。」王維揚道：「這福大人內功深湛，一個貴族公子有這樣的功力，倒真不容易。」馬敬俠道：「怎麼？福大人武功好？你怎知道的？」王維揚道：「從他眼神看來，他武功一定不是泛泛之輩。不過皇室宗族的爺們武功好的人很多，也不算稀奇。」正談話間，一個軍官出來說道：「傳鎮遠鏢局王維揚。」王維揚站起身來，跟著他進去。

穿過了兩個院子，來到後廳，只見那青年公子坐在中間，面前放了一張公案，兩旁許多御林軍人員侍候著，變戲法的矮子、張老爺等跪在左邊。王維揚一進去，兩旁公差軍官一齊呼喝：「跪下！」到此地步，王維揚不得不跪。那青年公子喝道：「你是王維揚麼？」王維揚道：「小人是王維揚。」那年公子道：「聽說你有個外號叫威震河朔。」王維揚道：「那是江湖上朋友們胡亂說的。」那青年公子道：「皇上和我都在北京，那麼你的威把皇上和我都震倒了？」王維揚陡然一驚，連說：「小人不敢，小人馬上把這外號廢了。」那青年公子喝道：「好大的膽子，拿下。」兩旁官兵擁上來，把他帶了下去。王維揚空有一身武藝，不敢反抗。

接著馬敬俠、汪浩天等侍衛，鏢頭一個個被傳進來，一個個的拿下，分別上了手鐐監禁起來。最後連趟子手等也都拿下了，一個軍官把皮盒雙手捧著，走到青年公子案前，一膝半跪，雙手舉盒，笑道：「福大人，玉瓶帶到。」那青年公子哈哈大笑，走下座來。

# 第十七回 揮拳打穴開鐵銬

跪在地下的張老爺、矮子等一干人眾，也都站了起來，大笑不已。那青年公子向矮子道：「七哥，你真不枉了『武諸葛』這三字！」

原來扮變戲法的是徐天宏，跟在他身後的是周綺和安健剛，扮張老爺的是馬善均，扮福康安的是陳家洛，扮鬧事軍官的是常赫志和孟健雄等一干人，扮張老爺家人的是楊成協等一干人。在路上哨探鏢行的是衛春華，他回去一報，徐天宏定下了一條計策，但想到鏢師中韓文沖識得紅花會人眾，所以由趙半山扮作鄉下佬，騎了駱冰的白馬，把他引到松林中，常伯志出來一幫手，兩人當時把他拿住。

徐天宏變戲法全是串通好了的假把戲，那氈帽是有夾層的，張老爺和家人身上所藏的鼻煙壺和戒指都各有一對，徐天宏拿去一隻，他們從自己袋裏又拿出一隻來，別人那裏知道？至於皮盒之中自然沒有文書變進去，只是這樣一鬧，陳家洛進來時，鏢頭和侍衛們已攪得頭昏眼花，不會再有絲毫疑心。徐天宏預定計策，只教陳家洛扮一個大官，那知陰差陽錯，他相貌竟和福康安一模一樣，幾個侍衛們上來請安行禮，這個計策更加行得天衣無縫。

陳家洛撕去封皮，打開皮盒，一陣耀眼，只見盒中一對一尺二寸高的羊脂白玉瓶，晶瑩柔和，光潔無比，伸手一摸，只覺一陣溫暖，瓶上繪著一個美人。這美人長辮小帽，作維人少女裝束，畫得美艷無匹，光彩逼人。陳家洛看得獃了，真不信世間有此等人。

眾人圍觀玉瓶，也都嘖嘖讚賞。駱冰道：「我見到霍青桐妹妹，以為她這人材已是天下無雙，那知瓶上畫的這人更美。」周綺道：「那是畫出來的，你道真的有這種美女？」駱冰道：「畫師如不見真人，我瞧他也想不出這樣好看的容貌。」徐天宏道：「我們把那位維人使者請來一問便知。」

維人使者以為陳家洛一定是貴宦重臣，恭恭敬敬的行了禮。陳家洛道：「貴使遠來辛苦。請問尊姓大名。」那使者道：「下使名叫凱別興。不知官人是何稱呼？」陳家洛微笑不答。徐天宏忽然在旁插嘴道：「這位是杭州將軍李可秀李大人。」陳家洛和群雄一楞，不知他是甚麼用意。陳家洛道：「木卓倫木老英雄可好？」凱別興一楞，道：「李大人識得咱們族長？」陳家洛道：「我是慕名而已。請問貴使，瓶上所繪的美人是何等樣人。是真有其人呢？還是出於畫師意象？」凱別興道：「那是敝族最出名的畫師黑英所繪。這玉瓶本屬木老英雄的三小姐喀絲麗所有，所以這就是她的肖像。」周綺不禁插嘴：「那麼她是霍青桐姊姊的妹妹？」

凱別興又是一驚，問道：「這位姑娘識得翠羽黃衫？」周綺道：「咱們有過一面之緣。」陳家洛想問問他霍青桐的近況，臉上一紅，正要開口，忽然馬善均從外面匆匆進來，低聲說道：「那杭州將軍李可秀領了三千清兵向這邊過來，恐怕是對付咱們來的。」陳家洛點點頭，對凱別興道：「貴使請下去休息，咱們再談。」凱別興打了一躬，說道：「這對玉瓶？」陳家洛道：「我自有安置辦法。」孟健雄把凱別興領了下去。陳家洛道：「各位哥哥，咱們只好先退出杭州。現在四哥未救出，和清兵接硬仗沒有好處。」駱冰恨恨不已，叫道：「李可秀關住大哥，咱們先殺了他小老婆。總舵主，你許不許？」陳家洛不解，道：「小老婆？」駱冰道：「是啊，咱們在將軍署拿住的那個妖嬈女人，就是李可秀的小老婆，叫甚麼艷紅。她本來又哭又鬧，現在給我幾個耳括子打得服服貼貼了。」群雄知她想念丈夫，無處出氣，不禁微笑。

徐天宏道：「總舵主，你馬上寫一封信給李可秀，瞧他怎麼辦？」陳家洛會意，道：「好極！」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道：

「李大將軍勛鑒：今晨出獵，邂逅今正，知為將軍所愛，故特邀駕。謹此奉聞。紅花會會主 陳家洛拜上」

陳家洛道：「衛九哥，請你馬上送去給李將軍，看他有甚麼答覆。楊八哥，請你跟在九哥後面接應。」楊衛兩人接令去了。陳家洛道：「李可秀寵愛他這小妾，或許不致輕舉妄動，但要是他奉了皇命，那麼他即使心有所忌，也不得不遵旨而行。七哥你瞧怎麼辦？」徐天宏道：「咱們本來想劫這玉瓶後，跟皇帝老兒講講買賣，那想這玉瓶如此珍貴美麗，我想皇帝見了一定愛不釋手，這樣，他答應回部的和議也大有可能。那麼咱們劫玉瓶，豈不是誤了木老英雄的大事？為了四哥一人而使天下兵連禍結，生靈塗炭，似乎也非善策。」陳家洛皺眉道：「話是不錯，但難道咱們把辛辛苦苦得來的玉瓶，就此送還他不成？」徐天宏道：「我盤算得一條計策，總舵主你瞧成不成？」當下把計謀說了出來。

周綺獃獃的聽徐天宏說完，首先叫道：「太不光明正大，我不喜歡。」周仲英罵道：「聽總舵主吩咐，女孩子家莫多嘴。」周綺不響了，低聲嘮叨：「這不缺德麼？」

陳家洛沉思了一下道：「又要不誤回部的和議，又要救回四哥，咱們只好這麼辦。七哥你去跟那使者說罷。」

徐天宏去見回部使者凱別興，說道：「我引你去見皇上。」孟健雄捧了皮盒，盒中玉瓶已取出了一個，貼上封條，凱別興並不知情。三人來到巡撫府前，孟健雄把皮盒交給使者，向巡撫府一指，說道：「你自己去罷。」兩人奔回孤山，途中遇見楊成協和衛春華，說李可秀接到信後，又驚又怒，收兵回去了。

群雄忙了半日，這時稍稍空閒，但都擔心徐天宏的計策不知是否能夠收效，大家聚在廂房中，或閉目養神，或閒談計議。到申牌時分，門房遞一張帖子來，說是有一位武官來拜會陳家洛，帖子上寫的是「後學曾圖南頓首」的字樣。馬善均笑道：「七當家，你的妙計多半成了，這姓曾的是李可秀的親信。」陳家洛道：「衛九哥，請你去見他罷。」

衛春華來到客廳，只見一位身材魁梧的武官坐在賓位上，滿臉被滾油燙起的傷泡，兩人一揖，家人獻上茶來。衛春華道：「曾大人要見敝當家，不知有何見教？」曾圖南道：「我是奉上司李將軍差遣，想與貴會陳總舵主商量一件要事。」衛春華道：「敝當家現在沒空，曾大人對我說也是一樣。」曾圖南心想我是朝廷命宦，來見你們這種江湖道已是屈尊，居然他還搭架子不見，心頭十分冒火，但既然是有所求而來，只得強抑怒氣，說道：「李將軍剛才收到陳總舵主的一封信，知道他的如夫人在貴會這裏，盼望陳總舵主放她回去，李將軍自然另有一番心意。」衛春華道：「這個好辦，我想咱們陳當家無有不允。」曾圖南道：「還有第二件事，那是關於回部的玉瓶。」衛春華「哼」了一聲，並不答腔。曾圖南道：「回部派人送了一對玉瓶來求和，皇上打開皮盒，發見少了一個，天顏很是震怒，一問使者，說曾有一位青年貴宦問過他話，那人自稱是杭州將軍李可秀。皇上把李將軍叫去一問，李將軍自然是莫名其妙。幸虧皇上聖明，知道李將軍絕不會做這等事，其中必有別情，所以倒也沒有十分怪罪。」衛春華輕描淡寫地道：「那很好呀。」曾圖南道：「然而皇上說，這事要著落在李將軍身上，限他三天之內，把失去的玉瓶找到交還，否則──」衛春華道：「找不到怕要革職查辦罷？其實呢，不做官也很清閒呀。」

曾圖南只好不理他的嘲諷，說道：「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我今天是特地來求貴會把玉瓶交還的。」衛春華仍舊不動聲色，淡淡地說道：「玉瓶甚麼的，我們倒沒聽說過。不過李將軍既然遇到了這種難題，曾大人又親自光降，咱們幫忙找找，那是可以的。」曾圖南見他推得一乾二淨，然而口風中半軟半硬，知道對手是十分厲害的腳色。他是李可秀部下第一得力的人材，武藝雖不甚高，但精明幹練，很會辦事，一聽衛春華的口氣，知道和這種江湖上的漢子打交道，越爽快越有結果，於是說道：「李將軍說，他對貴會陳總舵主雖然慕名已久，可是一向沒機會結交親近，今日貿然來求這樣兩件大事，無功不受祿，他心中也是過意不去。所以陳總舵主有甚麼意思，請不客氣的吩咐下來。」衛春華道：「曾大人十分爽快，那再好沒有。咱們陳總當家意思，第一件，咱們紅花會今天早晨得罪了李將軍的地方，要請他大肚包容，既往不咎。」曾圖南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兄弟可以拍胸膛擔保，李將軍以後絕不致為這件事而來與貴會為難。第二件呢？」衛春華道：「咱們四當家文泰來關在將軍署，曾大人是知道的了？」曾圖南「哼」了一聲。衛春華道：「他是欽犯，李將軍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將他釋放，這是咱們知道的，可是陳當家想念他得緊，今晚要見他一見。」曾圖南心頭沉吟，隔了一會道：「這件事情很是重大，兄弟不敢作主，我去問過李將軍再來回話。陳總舵主可還有第三件意思麼？」衛春華道：「沒有了。」

曾圖南告辭回去，過了一個時辰，又來求見，仍是衛春華接見。曾圖南道：「李將軍說：文四當家所犯的案子重大之極，本來是絕不能讓人探監的。」衛春華道：「本來嘛！」曾圖南道：「不過陳總舵主既然答應交還玉瓶，李將軍也只得拼著腦袋不要，讓陳總舵主一見。但是有兩件小事，要請陳總舵主俯允才好。」衛春華道：「請曾大人說出來聽聽。」曾圖南道：「第一，這是李將軍先為了交朋友才捨命答應的事，要是給人知道了，可是天大的禍事──」衛春華道：「李將軍要陳當家答應，此事絕不可洩露一字半句，是不是？」曾圖南道：「正是。」衛春華道：「這件事我代咱們當家答應了。」曾圖南道：「第二件是，要探監只能陳總舵主一個人去。」衛春華笑道：「陳當家也想到李將軍此顧慮，他當然怕咱們乘機劫牢。好罷，這件事我也答應了。探監是陳當家一個人去，我可沒答應不劫牢。」曾圖南道：「衛大哥是英雄好漢，千金一諾。我就去回報。今晚請陳總舵主到將軍署來便了。」衛春華道：「陳當家與文四當家見面，不免要談咱們會中要事，不能讓別人偷聽。這個張召重可不能讓他在旁邊礙手礙腳。」曾圖南微一沉吟，說道：「好，由李將軍借故請他便是。」衛春華道：「咱們在江湖上混飯吃，道義為先，只要李將軍遵守咱們今日所約之事，他的如夫人和玉瓶著落在我們身上送還。」曾圖南一揖，道：「兄弟先此謝謝！」

群雄待曾圖南走了之後，聚在大廳中等候陳家洛調兵遣將，相救文泰來。陳家洛道：「七哥，仍舊請你分派罷。」徐天宏只是沉吟不語，過了半晌，說道：「現在把張召重那扎手的傢伙調開了，總舵主又可到裏面相機行事，劫牢當然是容易得多。只是李可秀不是傻子，他一定也防到咱們這一著。咱們要先計算他怎樣應付，然後給他個出其不意。」陳家洛道：「正是。」趙半山道：「我想他多半是調集重兵，包圍地牢的出口，說不定再請大內的高手侍衛來協助，只放總舵主一人進去，也只放總舵主一人出來。」常赫志道：「咱們一定得在將軍署外接應，以防他們對總舵主不利。」徐天宏道：「接應當然是要的，只是我想他不敢對總舵主怎樣，因為他的小老婆和玉瓶還在咱們這裏。」

大家談了一會，都覺得現在形勢已比今日上午有利，一則已知道地牢的地形和機關，再則陳家洛可在裏面裏應外合，只是李可秀的防備卻也比上午充分，單憑硬攻，未必一定成功。無塵叫道：「咱們今晚就他們決一個生死存亡，這口氣再也吞不住啦。」陳家洛忽道：「有了。七哥，我去見四哥時穿上寬大的披風，頭戴風帽面罩，只裝作不願給人發現面目──」徐天宏已知陳家洛的意思，道：「這樣得一人，失一人，絕非善策。」無塵道：「總舵主，你把話說完。」陳家洛道：「我進了地牢之後，和四哥換過裝束，讓他出來，看守的人只道是我。你們在外接應，一舉把四哥救出去。」無塵道：「那麼你呢？」陳家洛道：「皇帝老兒和我特別有緣，等到他們發現已經調包，自然會放我出來。」

衛春華道：「總舵主這辦法確是一條妙計，只是你是一會之主，絕不能輕易涉險，這件事讓我去做。」一時之間，群雄紛紛上前，都欲自薦。陳家洛道：「各位哥哥，不是我自逞剛勇，實在只是我最適合。要是你們隨便那一位去，把四哥救出，然而自己失陷在裏面，咱們是一樣的手足兄弟之情，不見得四哥就比那一位哥哥更為親近。」楊成協道：「總舵主去做這事，那總不妥。」陳家洛道：「各位有所不知，皇帝老兒曾和我擊掌為誓，咱們兩人絕不互相加害。」於是他把昨晚在海塘邊兩人起誓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徐天宏道：「皇帝老兒陰險狠毒。他說的話未必算數。」陳家洛執意要這麼辦。徐天宏道：「既然如此，咱們來個兩全之計。」

駱冰見群雄都欲以身代文泰來出來，心裏又是感激，又是難受，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周仲英站在一旁，見紅花會眾人個個義氣深重，不禁暗暗佩服，心想：「近年來紅花會名聞江湖，會中人物確是非同小可。」見駱冰神色有異，走近她身邊，說道：「文四奶奶，你寬心。咱們且聽天宏說說看。」

徐天宏道：「總舵主這條金蟬脫殼之計，本來十分高明，只是稍微冒險了一點。我想，咱們還是照做，不過等四哥一救出，咱們立即進攻地牢，接應總舵主出來。」群雄都覺首領涉險，心中不安，但實在也別無他法，只得都答應了。駱冰走到陳家洛面前，施下禮去，說道：「總舵主你這番情意，咱們夫妻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說到這裏，眼圈兒又紅了。陳家洛還了一揖，道：「四嫂快別這樣，咱們兄弟情逾骨肉，那裏談得上『報答』兩字？」

當下佈置已畢，陳家洛披上黑色大氅，領子翻起，一頂風帽低低垂下，只露出了兩隻眼睛，與衛春華兩人逕投將軍署來。此時已近黃昏，天邊明星初現。到得將軍署外，只見一人迎了過來，低聲問道：「來的可是陳總舵主麼？」衛春華點點頭。那人道：「請跟我來，這位請留步。」衛春華站定了，望著陳家洛跟隨家人進了將軍署。暮色蒼靄，群鴉歸巢，衛春華心中起伏不定，不知陳家洛此去是吉是兇。不一會，紅花會眾兄弟都化了裝疏疏落落的來了，散在將軍署四周，待機而動。

陳家洛進入署門，只見滿署都是兵將，手執兵刃，嚴陣以待。經過了三個院子，那人把他引到一間廂房之中，說道：「請稍寬坐。」自己走了出去。不一會，杭州將軍李可秀走了進來，拱手說道：「幸會幸會。」陳家洛把大氅揭開，露出臉來，笑道：「前日湖上一會，不意今日再逢。」李可秀道：「現在就請去見那犯人，請隨我來。」兩人剛走到門口，忽然一名親隨氣極敗壞的奔了過來，說道：「皇上駕到，將軍快出去接駕。」李可秀吃了一驚，對陳家洛道：「只好請你在此稍待了。」陳家洛看他神色不似作偽，點點頭，回身坐下。

李可秀急奔出去，只見滿衙門都是御前侍衛，乾隆已走了進來。李可秀忙跪下參見行禮。乾隆道：「你準備一間密室，我要親審文泰來。」李可秀把乾隆迎到自己書房。御前侍衛在書房前後左右各間房中佈得密密層層，屋頂上也都有侍衛守望。乾隆對白振道：「我有機密大事要問這犯人，不許有一人聽見。」白振道：「是，是！」退了出去。不一會，文泰來戴著腳鐐手銬，由四名親兵放在胡床上抬進房來。親兵叩頭出去，書房中只剩下乾隆與文泰來兩人，一時間靜寂無聲。

文泰來此時傷勢已大體恢復，只見手腳都被銬住，坐在胡床上動彈不得。他抬頭一望，吃了一驚，原來他隨老當家于萬亭進宮時，曾和乾隆見過一面，此時忽然又在杭州相遇，自然是大出意外。乾隆道：「你身上的傷全好了麼？」文泰來冷然道：「多謝你關心，差不多全好啦。」乾隆道：「那很好，我要他們請你來北京，有點事情和你商量，那知雙方起了誤會，我已經責罰過他們了，你不必再介意。」文泰來聽他話說得漂亮，怒氣上升，「哼」了一聲。

乾隆道：「上次你與你們姓于的首領來見我，咱們本擬商量大事，那知他回去竟一病不起，可惜可惜。」文泰來道：「要是于老當家不死，他今日也是被鎖在這裏了。」乾隆哈哈大笑，道：「你們江湖上的漢子總是生性耿直，肚裏有甚麼話就說甚麼。我想問你一句話，你老實答了，我馬上放你回去。」文泰來道：「你放我？哈哈，你當我是三歲小孩？我知道你不殺我，你是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你到今日還不下手，就是想問問我。」乾隆笑道：「那你也未免太多疑了。」他說到這裏，聽到門外有一點輕微聲息，似乎是一個人在強忍咳嗽之聲，一個箭步竄到門邊把門一推，門外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

乾隆左右一望，把門帶上，問道：「你們那姓于的首領後來和我說的話，都告訴了你麼？」文泰來道：「你指的是甚麼話？」乾隆凝住目光望他，文泰來雙目回視，毫不退避。過了半晌，乾隆轉開了頭，低聲道：「關於我身世的事。」

文泰來心中盤算，自己既落入他的手中，總是有死無生，不過紅花會大夥已到了杭州，如能拖延一些時日，他們可以設法劫牢救人，於是說道：「他沒有說。你是皇帝，是前朝皇帝和皇太后的兒子。你的身世誰人不知，有甚麼好說的？」乾隆道：「那麼那天你們深夜來見我，你知道是為了甚麼事麼？」文泰來道：「于老當家說以前曾幫過你一個大忙，最近咱們紅花會經費短缺，所以他要問你要一百萬兩銀子。那知你非但不給，反而把我捉拿在此。有朝一日我脫離災難，總要把你這忘恩負義的事全部兜出去。」乾隆哈哈大笑，心中一寬，偷眼看文泰來臉色，見他氣憤異常，似乎不是作偽，心中半信半疑，說道：「既然如此，我只好把你殺了，否則你出去要敗壞我的聲名。」文泰來道：「誰教你不早殺呀？你殺了我，飯也吃得下，覺也睡得著，見到皇太后時也不用心裏懷著鬼胎啦。」乾隆倏然變色，問道：「皇太后怎麼啦？」

文泰來道：「你自己明白。」乾隆陰森森的道：「那麼你全知道了？」文泰來道：「全知道，那也不見得。于老當家說，皇太后曉得他幫過你的忙，曾要你報答他，至於幫過甚麼忙，你心裏有數，我可不清楚。」乾隆心裏又是一寬，嘿嘿的笑了幾聲，摸出手帕來擦去頭上汗珠。

乾隆在室中來回走了幾次，笑道：「你在皇帝面前絲毫不懼，居然不怕死在眼前，倒真是一條硬漢子。你有甚麼放不下的事，不妨說給我聽。等你死了後，我差人去辦。」文泰來道：「我怕甚麼？諒你也不敢馬上殺我。」乾隆道：「不敢？」文泰來道：「你要殺我，就是怕你的秘密洩露。可是你一殺我，哈哈，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乾隆道：「難道死人會說話？」文泰來不理他，好像在自言自語：「我一死，就有人打開那封信，就會拿證物公布於天下，那時候皇帝就要大糟而特糟。」

乾隆急問：「甚麼信？」文泰來道：「于老當家把你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寫在一封信裏，連帶還有兩件極重要的證物，放在一位朋友家裏，然後咱們兩人才進宮來見你。」乾隆道：「你們怕有甚麼不測？」文泰來道：「當然啦，咱們怎麼信得過你？于老當家對他朋友說，要是咱們兩人忽然死了，就請他打開那封信，現在于老當家已經去世，只怕你不敢殺我罷。」乾隆不禁連連搓手，焦急之情，見於顏色。文泰來道：「這信和那兩件證據，你用一百萬兩銀子去收買，大概還值得罷？」乾隆道：「銀子？我本來是要給的，我還要放你出去。那麼你寫一封信給你朋友，要他拿那封信和那兩件東西來，我馬上放人支銀子。」文泰來道：「哈哈，我把這位朋友的名字告訴你，好讓你又派侍衛去殺他捉他。老實說，在這裏我很舒服，這生這世我是不想出去啦，咱們倆是同歸於盡的命，要是我先死，你也活不長久。」

乾隆咬著嘴唇皮，一聲不響，凝思應付之策，過了一會，說道：「你不肯寫信，那也好。我給你兩天期限，後天晚上我再來問你，要是仍舊這樣倔強，我只好殺你。我殺你不會讓人知道，你朋友只道你仍舊活著。退一步說，就算我不殺你，難道不會挖去你的眼睛，割掉你的舌頭──」他話未說完，突然縱到門邊，把門一推，只見白振站在門外，乾隆怒喝：「你在這裏幹麼？」白振道：「奴才聽見書房裏有響動，怕犯人驚了聖駕，所以在這裏保護。」乾隆「哼」了一聲，回頭對文泰來道：「你在這兩天中好好想一想。」說完大踏步向外走去。眾侍衛在後面跟隨保護，李可秀跪著直送至署外。

乾隆一走，文泰來又被親兵抬到地牢之中，沿路來去，都由張召重仗劍護送。剛回地牢，一名親兵來對張召重道：「李將軍有要事相商，請張大人過去。」張召重出地牢去了。

文泰來躺在床上，想念嬌妻良友，此時必在窮智竭力營救，然清朝廷勢大，殊不可侮，不要朋友們因救自己而有損折，那麼即使獲救，也是此心終生難安了。正思潮起伏之際，忽聽閘門響動，不一會，進來了一人，文泰來只道他是張召重，一眼都不去望他。那人走到床前，輕聲道：「四哥，我瞧你來啦。」文泰來一驚，睜眼一看，竟是自己會裏的總舵主陳家洛。忙一挺腰坐起身來，叫道：「總舵主！」陳家洛微笑點頭，從懷中掏出兩把鋼銼，就來銼文泰來手上的手銬，他用力銼了幾銼，手銬上只起了幾條紋路，自己手中的鋼銼卻磨損了。原來這手銬是用西洋的紅毛鋼鑄成，普通鋼銼奈何它不得。這一著大出陳家洛意料之外，心中一急，手上用力加大，再銼得幾銼，「啪」的一聲，鋼銼竟自折斷，陳家洛忙換過一把鋼銼再銼。銼了半天，兩人滿頭大汗，手銬卻仍舊紋絲不動。陳家洛又從懷裏掏出鑽子、起子、錐子各種工具來，但不論如何對付，手銬總是解脫不開。文泰來道：「總舵主，這副腳鐐手銬只有寶刀寶劍才削得斷。」陳家洛忽然想起在黃河渡口夜鬥張召重之事，他一把凝碧劍把自己的鉤劍盾與無塵的劍全都削斷，忙問：「張召重是不是整天都守著你？」文泰來道：「他和我寸步不離，剛才不知有甚麼要緊事才出去。」陳家洛道：「好，那麼咱們等他回來，奪他的寶劍。」

陳家洛把鋼銼等物丟在床底。文泰來道：「我能否出去，很難逆料，皇帝要殺我滅口，怕我洩漏他的秘密。總舵主，我把秘密告訴你，那麼不論我是死是活，都不會耽擱了咱們的大事。」陳家洛道：「好，四哥你說。」

文泰來道：「那天晚上我隨于老當家進宮，見了皇帝，乾隆當然大感驚詫。于老當家說：『海寧有一位姓陳的老太太叫我來的。』他拿一封信給皇帝看，皇帝臉色馬上大變，叫我在殿外等候。他們兩人又密談了大約一個時辰，于老當家才出來。他在路上告訴我，皇帝是漢人，是你的哥哥。」陳家洛大吃一驚，說不出話來，隔了半晌才道：「那絕不能夠，我哥哥還在在海寧。」文泰來道：「這事中間曲折很多──」他話未說完，忽然甬道中傳來了腳步之聲，陳家洛忙在床角一隱，進來的是一名親兵，他不見陳家洛，很是詫異，問道：「紅花會的陳當家呢？」陳家洛從隱身處出來，道：「甚麼事？」那親兵道：「張召重大人要回來了，李將軍留他不住，請你快出去。」

陳家洛並不轉身，退後一步，左手反手一指，點中了那親兵的「期門穴」。那親兵一聲不出，倒在地上。文泰來低聲叫道：「總舵主，好俊手法。」陳家洛微微一笑，把親兵拖到床底藏好。文泰來道：「那張召重就要來到，詳情已來不及細說。于老當家知道皇帝是漢人後，就去勸他反滿復漢，恢復漢家山河，把滿人盡都趕出關去，他仍舊做他的皇帝，皇帝似乎頗有點動心，不過他說這事是真是假，還不能完全確定，要于老當家把那兩件重要證物拿給他看看，再定大計。那知于老當家回去就一病不起，他遺命要你做總舵主，他親口對我說，這是咱們漢家光復的良機，皇帝是你哥哥，要是他不肯反滿復漢，大家就擁你為主。」

這一番話把陳家洛聽得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回想在湖上初遇乾隆，後來又見他在自己父母墓前哭拜，再想到他對自己的情誼，其中確有不少特異而耐人尋味之處，難道皇帝真是自己父母所生？文泰來又道：「他既是漢人，怎麼又會做滿清皇帝，其中經過情形，據說你令堂大人詳詳細細寫在一封信裏，此外還有幾種重要的證物，于老當家為了安全起見，都交給令師天池怪俠袁老前輩保管。」陳家洛道：「啊，今年夏天常氏雙俠來看我師父，那就是奉義父之命，送這些東西來的？」文泰來道：「不錯，這是最機密的大事，所以連你也不讓知道。袁老前輩也只知是緊要非常的物件，到底是甚麼他並不清楚。于老當家臨終時遺命，等你就任總舵主後，開啟信件，共圖大舉。那知我失手被擒，險險耽誤了要事。總舵主，今日如果救我不出，你趕快到回部去見你師父，千萬不可因我一人的生死安危，而誤了光復大業。」文泰來說完這番話，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他正想續說下去，忽聽見甬道中又有腳步聲，忙做了個手勢。陳家洛躲到了床底。文泰來上身倚出床外，半個身體跌在地上，一動不動。

張召重走進室來，地牢內一燈如豆，朦朦中見文泰來上半身跌在地上，似乎已經死了一般，大吃一驚，縱上前來，在他背上推了一下。文泰來動也不動，張召重更驚，一把將他拉起，伸手要探他鼻息，文泰來忽然「哼」的一聲，和身縱起，壓向張召重身上，同時雙手連銬橫掃過來。張召重出其不意，正待倒退，忽然小腹「小丹田」氣一麻，知道床底伏有敵人，已中了他的暗算，怒吼一聲，竄出兩步，雙掌一錯，準備迎敵，同時竭力凝定呼吸，閉住穴道。陳家洛見他被點中穴道，居然不倒，也自駭然，疾從床底躍出，施展少林神拳，霎時之間已向張召重面門連打了七八拳。

張召重不敢還手，惟恐一動手鬆了勁，穴道登時阻塞，他臉上連中了陳家洛七八拳，腳下不住倒退。陳家洛飛起一腳，向他右腰踢去。張召重向左一避，只覺「神庭穴」一陣酸痛，又被對方點中了穴道，這時他再也支持不住，全身癱軟，跌倒在地。陳家洛在他身上一摸，那知竟沒有凝碧劍，十分失望，回頭向文泰來望了一眼，再搜張召重身邊，從他袋裏摸出一張紙來，在燈下展視，見是李可秀寫給他的一個便條，請他攜凝碧劍出去，有一位貴官要借來一觀。陳家洛知道這是李可秀故意把他調開的借口，那知他放心不下，走出去一會，又回來監視，想是觀劍未畢，所以他沒帶來。

陳家洛再搜張召重身上，觸手之間，高興得跳了起來，文泰來見他喜容滿面，忙問：「怎麼？」陳家洛手一揚，拋起一串鑰匙，拿去在文泰來銬鐐上一試，應手而開。文泰來頓失羈絆，雙手雙腳活動了一會，陳家洛已把身上大氅和風帽除了下來，對文泰來道：「你快穿上出去！」文泰來道：「你呢？」陳家洛道：「我在這裏耽擱一下，你快出去。」文泰來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總舵主，你的好意我萬分感激，但絕不能這樣。」陳家洛道：「四哥你有所不知，我留在這裏並無危險。」於是把他和乾隆擊掌為誓的經過約略說了一遍。文泰來道：「這事萬萬不可。」陳家洛眉頭一皺，道：「我是總舵主，紅花會大小人眾都得聽我命令，是不是？」文泰來道：「那當然。」陳家洛道：「好罷，這是我的號令，你快穿上這個出去，外面有兄弟們接應。」文泰來道：「這次我只好違抗你的號令，寧可將來再受十二郎懲處。」陳家洛道：「四嫂對你日夜想念，各位哥哥盼你早日脫險，現在有這大好良機，你怎麼如此無情無義？」但任憑他說之再三，文泰來只是不允。

僵持了一會，陳家洛知道他絕不能答應，靈機一動，道：「那麼咱們兩人冒險出去，你穿他的衣服。」說著向張召重一指。文泰來喜道：「妙極，你怎不早說？」兩人把張召重的衣服剝了下來，和文泰來換過，又把腳鐐手銬套在張召重身上鎖住。陳家洛把鎖匙放在袋裏，笑道：「你有通天本領，這次再不能跟咱們為難了罷？」

兩人輕輕走了出來，過了閘門，穿過甬道，從石級上來，突見眼前大亮，只見滿園中都是火把，數十名兵士手執長矛，亮晃晃的矛頭對準地牢出口。遠處又有數百名兵士彎弓搭箭，向著地牢門口瞄準。李可秀右手高舉，雙目凝視，只要他右手向下一揮，矛箭齊發，陳家洛與文泰來武藝再高，也無法逃得性命。

陳家洛退後一步，低聲問文泰來道：「你傷勢怎樣？能衝出去麼？」文泰來苦笑一下道：「不成，我腿上不靈便。總舵主你一人走罷，莫管我。」陳家洛道：「那麼你冒充一下張召重試試看。」文泰來把帽子拉低，壓在眉簷，大模大樣的走了出去。李可秀見張召重和陳家洛一齊出來，心中暗暗叫苦，以為張召重已把陳家洛擒住，轉頭對李沅芷道：「你去把劍還給張召重，和他東拉西扯說幾句話，讓紅花會的總舵主逃走。」

李沅芷雙手托著凝碧劍，走到地牢出口，這時陳家洛和文泰來兩人都已上來。李沅芷把劍托到文泰來跟前，故意把身子夾在兩人中間，說道：「張師叔，你的寶劍。」同時手肘輕輕在陳家洛身上一撞。文泰來「哼」了一聲，伸手接劍。李沅芷在火光下臨近看得清楚，驚叫一聲：「文泰來，你想逃！」雙手一縮，右手握住劍柄，「順水推舟」一劍向文泰來當胸刺來，文泰來一側身，左掌一翻，伸食中兩指挾住劍身，右手快如閃電，向李沅芷「太陽穴」猛擊過來。李沅芷一驚，腳下退後一步，那知一柄劍被他雙指夾住，竟自動彈不得，更是吃驚，只得放開劍柄，直竄出去，就這樣奪劍放劍慢得一慢，左肩上已被文泰來五指一拂，只感到一陣奇痛。

這邊交手奪劍只是一瞬間之事，陳家洛剛向外奔得兩步，回頭一看，文泰來已被眾親兵團團圍住，只見凝碧劍白光飛舞，矛頭紛紛落地。李可秀大叫：「你再不住手，要放箭了。」文泰來一用力，腿上舊傷忽又迸裂，流血如注，看此形勢，知道無法衝出重圍，喊道：「總舵主，接住劍，你快出去。」把凝碧劍向陳家洛擲去，忽然肩頭一痛，手一軟，一柄劍只拋出數尺，就落在地上，原來肩頭已中了清兵之箭。

陳家洛見文泰來再次受傷，竄出數步，向李可秀喝道：「快別放箭！」李可秀手一揮，眾親兵不再射箭，十餘把長矛分別指住了陳家洛和文泰來。陳家洛道：「快請醫生給文四當家醫傷。我去了！」昂然向外走出，眾親兵事先受了李可秀之命，假意吶喊追逐，其實並不是真的阻攔。陳家洛躍上牆頭，只見內外又是三層弓箭手和長矛手，心中暗暗發愁，對方如此戒備，相救文泰來今後只恐更加不易。

陳家洛剛出將軍署，衛春華和駱冰已迎了上來，陳家洛苦笑著搖搖頭。此時東方已現微明，群雄心懷鬱憤，齊回孤山馬宅休息。

睡了兩個時辰，各人因都懷有心事，那裏再睡得著，又集在廳上商議。陳家洛向衛春華道：「九哥，你把玉瓶和李可秀的小老婆給他送去，咱們不可失信於人。」衛春華答應了出去，忽然馬大挺進來道：「總舵主，張召重有一封信給你。」

陳家洛道：「那張召重寫信給我？這倒奇了，不知他說些甚麼？」徐天宏道：「我猜他要和你比武。」陳家洛把信拆開，只見滿紙都是激憤之言，責備陳家洛使用詭計，點中他的穴道，還把他鎖在銬鐐之中，實非英雄好漢行徑，所以約他單打獨鬥，分個勝負，時間地點由陳家洛決定。陳家洛道：「七哥所料不錯，果然是那傢伙想報昨天之仇，哼，單打獨鬥，難道我懼了你不成？」提起筆來，覆了一信，說謹如所約，就是明日午時在北高峰頂相見，如約多一人助拳，不是英雄。他正要差人送去，徐天宏道：「咱們一定得在兩天之內救出四哥。張召重之約，延遲數日如何？不要因此而耽誤了正事。」陳家洛道：「也好。今日是二十，那麼約定廿二中午。」他另行寫了一信，命人送至將軍署去。

趙半山道：「那張召重的寶劍甚是厲害，總舵主別和他比兵刃，在拳腳上絕不致輸於他。」無塵道：「就怕他要比劍，這賊子──」他說著想起黃河渡口削劍之仇，恨恨不已。周仲英道：「總舵主，我有一句話要說。」陳家洛道：「周老前輩儘管指教，怎麼跟小侄客氣起來啦？」周仲英道：「總舵主的武功我是領教過的，那確是高明之極，不過那張召重功力深厚，咱們都鬥過他。不是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總舵主雖不致輸給他，但要勝他恐也不易，咱們必須籌個必勝之策。」陳家洛道：「周老前輩說得不錯，要勝他我確是沒有把握。不過他既約我決鬥，如不赴約，豈不為人恥笑？所以只好竭力一拼，勝負在所不計了。」常伯志道：「這龜兒子，咱們先去把他的劍盜來，殺殺他的威風。」章進叫道：「咱們一個一個先去鬥鬥他，即使算勝他不了，也教他這兩天中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一方面總舵主好好休息兩天，精神力氣就勝過他了。」群雄嘩然大笑，覺得他這傻主意倒也頗有道理。

正議論間，馬家的一個莊丁過來對馬善均道：「老爺，那王維揚王老頭兒仍舊不肯吃飯，只是大罵。」馬善均道：「他罵甚麼？」那莊丁道：「他罵御林軍做事沒道理。他說他在江湖上行走幾十年，人人都敬重他。那知這次給皇家保鏢，反而給不明不白的扣在這裏。」無塵笑道：「他威震河朔，到咱們江南來，嘿，就得吃些苦頭！」徐天宏心念一動，說道：「我這裏有個『卞莊刺虎』之計，各位哥哥瞧著是否使得？」他把計策一說出來，眾人無不拍掌大笑。趙半山連說：「妙計，妙計！」周綺笑著不住搖頭，對徐天宏扁扁嘴。

陳家洛笑道：「這未免有點不夠光明磊落。不過對付小人，也不必儘用君子之道。孟大哥，你去和那威震河朔說去罷。」

王維揚在齊魯燕趙之地縱橫四十年未遇絲毫挫折，那知一到江南，就如此不順遂之事，他在斗室裏不肯吃東西，大叫大嚷，一定要見御林軍的統領評理。正在吵鬧之際，室門開處，進來一個中年漢子，身上穿著御林軍的軍官服色，這人是孟健雄喬裝假扮的，他為人精明幹練不讓衛春華，所以陳家洛派他來辦這件事。

孟健雄走進室來，漫不為禮，大剌剌地往椅上一坐，說道：「你就是威震河朔麼？」王維揚心中有氣，說道：「不錯，這外號是江湖上朋友送的，可不是我自己高興起的，要是福統領瞧著不順眼，趕明兒我遍告江湖上朋友，把這外號撤了就是。」孟健雄冷冷的道：「福統領是宗室貴族，才不來理你們江湖上這一套呢。」王維揚道：「那麼我好好替皇上保鏢，護送寶物到杭州來，路上沒出一點兒亂子，幹麼把我老頭子不明不白的扣在這裏？」孟健雄道：「你真的要知道？」王維揚道：「當然哪！」孟健雄道：「只怕你年紀老了，受不起這個驚嚇。」王維揚最恨別人說他年紀大不中用，潛用內力，在桌子角上猛擊一記，木屑紛飛，桌角竟被他打了下來，怒道：「我王維揚年紀雖老，雄心猶在，上刀山下油鍋，皺一皺眉頭不算好漢。怕甚麼驚嚇？」

孟健雄道：「王老英雄倒真還有兩下子。嘿嘿，江湖上有兩句話，說甚麼『寧碰閻王，莫碰老王；寧挨三槍，莫遇一張。』是麼？」王維揚道：「那是黑道上朋友給我老頭子臉上貼金說的話。」孟健雄道：「幹麼『老王』要放在『一張』上面？難道老王的武功本領，要蓋過那姓張的不成？」

王維揚霍地立起，跨上一步，說道：「啊，是火手判官要稱稱老夫的斤兩！我老糊塗啦，竟沒想到這一著。」孟健雄道：「張大人是我上司，你總知道罷？」王維揚道：「我知道張大人是在御林軍。」孟健雄道：「你認識他老人家罷？」王維揚道：「咱們雖然同在北京，武林一脈，但他是官，我是民，我久仰他英名，可惜沒福氣相識。」孟健雄道：「照啊，咱們張大人也是久仰的了。現在他也在杭州。他說，在北京的時候，天子腳下，為了一點虛名而傷和氣，鬧出來不好看，既然現下都在外鄉，張大人有三件事要和王老英雄相商。只要你金言一諾，馬上可以出去。」王維揚怒道：「好哇，我是被你們御林軍扣著，有甚麼事，還不憑你們說，何必要我答應？」孟健雄道：「這些事很容易辦哪，老鏢頭何必動怒？」王維揚道：「火手判官要我怎樣？」孟健雄道：「第一件，請老鏢頭把『威震河朔』的外號撤了。」王維揚道：「哼，第二件呢？」孟健雄道：「要請你把鎮遠鏢局收了。」

# 第十八回 閉目換掌擲金針

王維揚怒道：「我這鎮遠鏢局開了三十多年，沒毀在黑道朋友手裏，張大人卻要我收山。好！第三件呢？」孟健雄道：「第三件哪，請王老鏢頭遍請武林同道，宣佈『寧碰閻王，莫碰老王；寧挨三槍，莫遇一張』這句話要倒過來說。同時張大人斗膽要了王老鏢頭這把紫金八卦刀。」王維揚一聽，怒氣衝天，叫道：「我和張召重無冤無仇，他何以如此欺人太甚。」孟健雄笑道：「你享名四十年，見好也應該收了。一山不能容二虎，難道你這道理也不懂？」王維揚道：「原來他是要折辱我這老頭兒，好叫他四海揚名。哼，要是我不答應呢？他是不是把我扣在這裏不放？好，我認了命。他假公濟私，只怕難逃天下悠悠之口。」孟健雄道：「張大人是英雄豪傑，豈肯做這等事？他約你今日午時，在杭州北高峰拳劍相會，要是老王厲害，這句話照舊不動，否則的話，就請王老鏢頭答應這三個條款。」王維揚道：「就是這麼辦，我老頭兒四十年的名兒賣在火手判官手裏，也還值得。」孟健雄道：「張大人說，這事給皇上知道了可不大穩便。王老鏢頭要是敢呢，就單刀赴會。假如要請朋友助拳幫陣，張大人說那就不必比武了。」王維揚被他一激，更是氣得哇哇大叫，說道：「我老頭兒就是埋骨荒山，也要單槍匹馬來領教領教。」孟健雄道：「那麼請你寫一封信，我好帶去回覆張大人。」說罷拿過紙墨筆硯來。王維揚氣得雙手發抖，寫一通短信道：

「張召重大人英鑒：你之所言所為，未免欺人太甚。今日午時，准在北高峰相會，如我敗於你手，由你處置便了。王維揚啟」

王維揚是一介武夫，文理本不甚通，盛怒之下，寫得更是草草。孟健雄一笑，將信收起。王維揚道：「請教老哥尊姓大名，待會也要領教。」他是連孟健雄也遷怒在內了。孟健雄道：「我是後生晚輩，賤名不足掛齒，張大人在等信呢。」轉身走出，把門帶上。紅花會明知王維揚畏懼官府，不敢擅自逃出，所以隨便把門關上，否則憑王維揚一身武功，身上又無銬鐐，幾扇木門那裏關得他住。

且說鐵琵琶韓文沖那日追馬中伏，被扣了起來。這天上午，被人帶到另一間小室中監禁，他知道這番落入紅花會之手，只怕再無倖免之理，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聽見隔室有人大叫大罵，一聽聲音，竟是總鏢頭王維揚，只聽見他大罵張召重後生小子，目中無人。他很覺奇怪，怎麼總鏢頭到了這裏，而且在罵張召重，正待張口叫問，室門開處，進來兩人，說道：「請韓大爺到廳上說話。」

進得廳來，只見左邊椅上坐著三人，上首第一人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下首一人白鬚飄然，一人身材矮小，那都是在甘肅道上見過的。韓文沖羞愧無已，一言不發，作了一揖，坐在椅上。陳家洛道：「韓大哥，咱們在甘肅一會，不料今日又在此地相遇。哈哈，可說是十分有緣了。」韓文沖隔了半晌，道：「我那時答應從此封刀歸隱，但是王總鏢頭非要我走這一趟鏢不可。我一來是卻不過朋友之情，再來知道這是公子府上的珍寶，想來公子不會怪責，所以──」徐天宏厲聲道：「韓朋友，咱們在江湖上講究的是信義兩字，你不守諾言，你自己瞧著怎麼辦？」韓文沖一橫心，答道：「我既入你們之手，還有甚麼說的，你們要殺要剮──」陳家洛道：「韓大哥，快別這樣說。咱們跟王總鏢頭很有交情，他為了咱紅花會的事，要出頭跟火手判官張召重鬥一鬥，你我都是一家人了，前事何必再提。韓大哥和張召重交情怎樣？」韓文沖道：「在北京時見過幾次，咱們貴賤有別，他又自恃武藝高強，不大瞧得起我們，談不上甚麼交情。」陳家洛道：「照啊，你看看這信。」於是把王維揚寫的那信給他看。韓文沖本來有點將信將疑，覺得王維揚絕不致為了紅花會而和張召重翻臉，但剛才明明親耳聽見他大罵張召重，現在又見了這信，他認得王維揚的筆跡，再不懷疑，說道：「既然如此，我想見見王總鏢頭，商量一下對付張召重的方策。」陳家洛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這封信想請韓大哥先送給張召重，回來再見王老英雄如何？」他雖然是商量的口吻，但韓文沖也只得答應。

陳家洛高聲叫道：「十二郎，你出來。」石雙英從內堂出來，陳家洛給他與韓文沖引見了，道：「這位石兄弟陪你去見張召重。韓大哥，你不清楚王老英雄為甚麼和張召重破臉，這事說來話長，現在來不及細談。見了張召重後，你可說這位石兄弟是你們鎮遠鏢局的鏢師，一切由他來說。」韓文沖心頭懷疑又起，沒有馬上答應。陳家洛道：「韓大哥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對呢？」韓文沖忙道：「沒有，沒有，我遵照公子吩咐就是。」徐天宏知道他疑心已起，只怕壞事，說道：「請等片刻。」轉身入內，拿了一壺酒一隻杯出來，斟了酒，送到韓文沖面前，說道：「剛才小弟言語多有衝撞，這裏給韓大哥賠罪，請乾了此杯，就算不再見怪。」韓文沖道：「好說，好說。」舉杯一飲而盡，說道：「陳公子，那麼咱們去了。」陳家洛拱拱手道：「偏勞了。」韓文沖拿了信，轉身下堂。徐天宏突然驚道：「啊喲，不好了！韓大哥，我弄錯啦，剛才那杯酒裏有毒。」

眾人全都吃了一驚，韓文沖臉上變色，轉過頭來。徐天宏道：「真是對不起，這酒裏下了毒，本來是浸暗器用的，下人不知道拿了給我。剛才我一聞氣味才知道。韓大哥已經喝了一杯，糟糕，糟糕，快拿解藥來。」一個莊丁道：「解藥在東城宅子裏。」徐天宏罵道：「胡塗東西，快騎馬去拿。」那莊丁答應了出去。徐天宏對韓文沖道：「小弟疏忽，實在該死。現在請韓大哥先送這信去，只要一切聽咱們石兄弟的話行事，回來吃了解藥，一點沒事。」韓文沖一轉念，知道這是徐天宏故意下的毒，迫他聽話就範，如果遵照紅花會的意思去做，回來有解藥可服，否則這條命就算送了，他向著徐天宏狠狠望了一眼，一語不發，轉身就走。石雙英跟了出去。

等兩人走出，周仲英皺眉道：「我瞧這韓文沖為人也不是極壞，天宏你下毒這一著，做得太不光明。」徐天宏笑道：「義父，這酒裏沒有毒。」周仲英奇極道：「沒有毒？」徐天宏道：「是呀！」他隨即倒了一杯酒自己喝下，笑道：「我怕他在張召重面前壞咱們的事，所以嚇嚇他，回頭再給他喝一杯酒，他就只當沒事了。」眾人大笑不已。

且說張召重接到陳家洛復信，約他在北高峰比武，心頭怒氣漸消，他和陳家洛交手過幾次，知道十九可以取勝他，一雪昨日之恥，他這時坐在文泰來身旁監視，牢門開處，進來一名親兵，說道：「張大人，有客。」遞上一個名帖來。張召重一看，大紅帖子上寫的是「威震河朔王維揚頓首」九個字，心中有氣：「拜客名帖上，那有把自己外號也寫上之理？」對那親兵道：「你去對客人說，我有公務在身，不能見客。請他留下地址，我改日回拜。」那親兵去了一會，又回來道：「客人不肯走，有一封信在這裏。」張召重拆信一看，又是生氣，又是納罕，心想自己和王維揚素無糾葛，他為甚麼約我比武？對親兵道：「你去對李將軍說，我要會客，請他派人來替我看守。」

等看守文泰來的四名侍衛來到，張召重換上長袍，來到客廳。他認識韓文沖，舉手招呼，說道：「王總鏢頭沒來麼？」韓文沖道：「張大人，我給你引見，這位是咱們鏢局子的石鏢頭。王總鏢頭有幾句話要他對你說。」張召重把王維揚那信往桌上一擲，說道：「王總鏢頭的威名我是素仰的了。但是我和他素來沒有牽連，那裏談得上『欺人太甚』四字？恐怕其中有甚麼誤會，倒要請兩位指教。」石雙英冷冷的道：「王總鏢頭是武林領袖。武林中要是出了敗類，不管和他有沒有牽連，他都得伸手管一管。否則叫甚麼威震河朔呢？」張召重大怒，站起身來，說道：「王維揚說我是武林敗類？」

石雙英板起一張滿是傷疤的臉，毫無表情，簡直就給他來一個默認。張召重怒氣更熾，說道：「我在甚麼地方丟了武林的臉，倒要領教。」石雙英道：「王總鏢頭有幾件事要向張大人請教。第一件，咱們學武的，不論那一家那一派，最痛恨的是欺尊滅長。張大人是武當派的高手，聽說不但和同門師兄翻了臉，還想貪功去捉拿令師兄，可有這件事？」張召重道：「咱們師兄弟的事，用不著外人來管。」石雙英道：「第二件，咱們在江湖上混，不論白道黑道，官府綠林，講究的是信義為先。你和紅花會無冤無仇，為了升官發財，去捉那奔雷手文泰來，欺騙鐵膽莊的小孩，把他害死。你問心可安？」張召重怒道：「我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這跟你們鎮遠鏢局有甚麼干係？」石雙英道：「你自恃武藝高強，把天下人都看不在眼裏，你在北京這些年，照顧了那幾個武林朋友？你只會陷害別人，施用金蟬脫殼之計，叫鎮遠鏢局和吳國棟來替你頂缸，害得咱們死傷了不少鏢頭伙計。」這幾句話張召重和韓文沖聽了都怦然心動，心想：「原來王維揚最氣不過的是這件事。」甘涼道上鎮遠鏢局的閻世章、戴永明等人被殺，錢正倫傷手之事，韓文沖都是知道的，這時忍不住接口道：「張大人這件事你確做不對，也難怪王總鏢頭生氣。」

石雙英冷冷的道：「其餘的事咱們也不問了，剛才這三件事你說怎麼辦？」石雙是有名的鬼見愁，在紅花會執掌刑堂，雙目一翻，凜然生威。張召重被他如審犯人般問了一通，再也按捺不住，搶上一步，叫道：「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到太歲頭上動土！」當場就要動武。

石雙英站起身來，退後一步，說道：「怎麼？威震河朔找你比武，你怕了不敢，想和我動手是不是？」張召重喝道：「誰說不敢？他要今天午時在北高峰分高下，不去的不是好漢。」石雙英道：「你要是不去，今後也別想在武林混了。王總鏢頭說，你如果還有一點骨氣，那麼就一個人去，咱們鏢局子裏絕不會有第二個人在場。倘若你驚動官府，調兵遣將，咱們是老百姓，可不能奉陪。」張召重道：「王維揚浪得虛名，這糟老頭子難道我還怕他，用得著甚麼幫手？」石雙英道：「咱們王總鏢頭不善說話，待會相見，是拳腳刀槍上見功夫。你要張口罵人，不妨現在罵個痛快。」張召重是個訥於言辭之人，給他氣得說不出話來。石雙英道：「好，就是這樣，咱們告辭，怕你還得騰點功夫出來操練一下武藝，料理一下後事。」張召重雙眼冒火，反手一掌，快如閃電。石雙英身體一側，竟沒避開，給他打中左肩，跌出數步。

張召重動作迅捷已極，一掌把石雙英打出，跟著縱了過去，左拳猛擊他胸膛。石雙英施展太極拳中的「攬雀尾」，把他這一拳黏至門外。張召重見他也是內家功夫，怔了一怔。就在這一瞬之間，石雙英又退出數步，喝道：「好，你不敢會王總鏢頭，那麼咱們哥兒就在這裏見過高下。」雙掌一錯，猱身上來。張召重喝道：「我為甚麼不敢？你去對王維揚說，我午時準到。」石雙英冷笑一聲，轉身就走，韓文沖跟了出去。

當石雙英和張召重口角相爭時，韓文沖雖然都聽在耳中，但總是緊記自己服了毒，只覺渾身上下滿不舒服，直望石雙英快些說完，好回去吃解藥，等到兩人動手，他已急得臉色蒼白，滿頭大汗。好容易趕回孤山馬宅，徐天宏等迎了出來，石雙英道：「他答應午時準到。」韓文沖似乎腹痛如絞，坐倒椅上。徐天宏倒了杯酒，說道：「這是解藥。」韓文沖忙伸手去接，周仲英夾手奪過，仰脖子喝了下去。韓文沖愕然不解。周仲英笑道：「這玩笑開得夠了，韓大哥，你根本沒喝毒酒，他是跟你鬧著玩的。天宏，快過來跟韓大哥賠禮。」徐天宏笑嘻嘻的過來作一揖，說道：「請韓大哥不要見怪。」跟著解釋明白，韓文沖雖然頗不高興，但懷恨之念已經釋然。這是周仲英為人處世厚道忠誠的好處，徐天宏雖然機變百出，但處處佔人上風，不免結怨於人。這事如不是周仲英如此化解，韓文沖一定以為徐天宏下過他的毒，心中記仇，將來總不免是個禍患。

這時孟健雄又進去見王維揚道：「張大人答應了，你現在就去罷。喂！張大人不愛別人婆婆媽媽的。你有甚麼話，現在快說。待會在北高峰，只是拳腳兵刃上分高下，你多囉唆，張大人是不聽的。你要是懊悔害怕，現在說還來得及。」王維揚霍地站起，叫道：「我這條老命今天不想要了。」大踏步走了出去。孟健雄手一揮，一名莊丁把王維揚的紫金八卦刀和鏢囊捧了上來。王維揚拿在手中，直走出去，只見韓文沖站在門口，說道：「總鏢頭此去請特別小心。」王維揚道：「你都知道了？」韓文沖點點頭道：「我見過了張召重。」王維揚道：「他罵我甚麼？」韓文沖道：「小人之言，總鏢頭不必計較。」王維揚道：「你說不妨。」韓文沖道：「他罵你──糟老頭子，浪得虛名！」王維揚「哼」了一聲道：「是不是浪得虛名，現在還不知道呢。我如有甚麼不測，韓老弟，鏢局子和我家裏的事，都要請你料理了。」韓文沖道：「總鏢頭武功精湛，諒那張召重不是敵手，我在這裏靜候好音。」王維揚隨著帶路的莊丁，往北高峰單刀赴會去。

北高峰山勢甚陡，絕頂處遊客罕至。王維揚背插大刀，抖擻精神，上得山來。

最高處空空曠曠的有一塊平地四周樹木圍繞。王維揚繞上山頂，只見對面走來一人，那人短裝結束，身材魁梧，向王維揚凝視一下，說道：「你是王維揚麼？」王維揚聽他直呼其名，心頭火起，但他是將近七十歲的老人，少年時的盛氣已大半消磨，又知張召重是現職武官，多多少少有點敬畏，說道：「不錯，就是在下，你是火手判官張大人？」張召重道：「正是，幸會幸會。咱們比拳腳還是比兵刃？」王維揚心想：「我和他又沒深仇大怨，何必在兵刃傷他，用八卦掌折一折他的驕氣，教他知道我老頭子並非浪得虛名，也就是了。」當下說道：「我領教領教張大人天下知名的無極玄功拳。」張召重道：「好。」左拳右掌，合抱一拱。

張召重雖然心高氣傲，但所學的是武當派內家拳法，講究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當下凝神斂氣，待敵進攻。王維揚知道他不會先行出手，說聲：「有僭了。」語聲未畢，左掌向外一穿，右掌「遊空探爪」斜劈張召重右肩，左掌同時翻上，「猛虎伏樁」，橫切張召重右臂，同時右掌變拳，直擊對方前胸，他在轉眼之間，連發三招。張召重連退三步，用無極玄功拳化解了開去，兩人合而復分，盤旋一周，心中都各暗暗驚佩。張召重心想：「他這三招如此迅捷沉猛，真是勁敵。」王維揚心想：「我這三招他化解時柔中帶剛，火手判官確是名不虛傳。」兩人不敢輕敵，又盤旋了一周。張召重一伏身，搶進一步，左腿橫掃。王維揚躍起一避，雙掌向張召重面門按來。張召重一腳踢出時，已暗伏有「空擊蒼鷹」和「樹梢擒猿」兩招，王維揚雙掌一按，預先把這二招消解於無形。

兩人棋逢敵手，各展絕學，展轉拚鬥，互不相下，轉眼之間已拆了三四十招。這時烈日當空，只見兩個短短的人影在地上飛舞。王維揚見鬥他不下，知道自己年老，不如對方正在盛年，久耗之後，氣力精神一定不如，突然間招式一變，突然掌不離肘，肘不離胸，一掌護身，一掌應敵，右掌往左臂一貼，腳下按著先天八卦的圖式，繞著張召重疾奔起來，這正是王維揚平生的絕技「遊身八卦掌」。

「遊身八卦掌」施展時腳下一步不停，繞著敵人身子左盤右旋，大兜圈子，乘隙發招，正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對方剛一應招，自己已繞到他的身後，對方轉過身來時，自己又已繞到他的身後，如此繞得幾圈，武藝再高的人，也被纏得頭暈眼花。對方如站住不動，只要停得一停，後心要害處立即中拳。

王維揚繞得一個圈子，張召重已識得此拳厲害，不等他再轉到自己身後，身子一轉，向他奔來的方向迎了上去，劈面一掌。王維揚沒讓他掌風擊到，早已回身。張召重見他腳下踏著九宮八卦，知他一定走坎宮奔離位，雙掌揮動，搶進乾位。兩人這樣轉了七八個圈，點到即收，手腳互相沒有撞著。遊身八卦掌是王維揚練了數十年的功夫，他越跑越快，腳步手掌，隨收隨發，已到了絲毫不必思索的地步。張召重見招拆招，起初還打個平手，時間一長，不免有點跟不上對方這樣迅捷，心念一動，這樣轉下去，自己勢必落在下風，當下運用無極玄功拳以柔克剛的要訣，身子一轉，抱元歸一，靜待來敵。王維揚見他突然不動，早已欺到他身後，「金龍搶爪」，一掌向他後心擊去。張召重待他掌到，左手向後一扣，向他手腕抓來，王維揚疾忙縮手，一擊不中，早已換了位置，心中暗暗佩服：「他的內家功夫確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居然能閉目換掌。」

原來張召重知道跟王維揚亂轉，不如他熟練自然，眼見王維揚白髮如銀，雖然身手矯健，長力一定不如自己，於是使用「閉目換掌」的功夫，要接完他的遊身八卦掌。閉目換掌練時用手帕蒙住雙目，全靠耳朵和全身感覺來發覺敵人襲來的方向，此種功夫只守不攻，動作幅度極小，但著著奇快，敵人收拳稍慢，馬上被勾住手腕，折斷關節。這手法本來在夜鬥時使用，或者在岩洞斗室中使用猝遇強敵，伸手不見五指，就可用閉目換掌之法護身。閉目換掌的掌法絕不攻擊對手身體，但變化精妙，擅奪敵人兵刃，最善於拗折敵人來攻的手腳。

但見一個的溜溜的亂轉，一個身子微弓，動也不動。一個欺近，閃電般換了一招兩式，馬上又奔了開去，兩人轉瞬又拆了數十招。王維揚漸覺焦躁，心想這樣耗下去如何了局，突然奔到他身後，左掌虛擊，右掌又是虛擊。張召重反手兩把沒抓住他的手腕，王維揚又連發兩記虛招，欺他背後沒有眼睛，右手猛向他的肩頭劈去。這一招用得靈巧異常，張召重全神貫注在對付他連續四下虛招，突然對方掌力已挨到自己肩頭，心中一驚，閃避招架都來不及，右手向他右掌手背上一按，左拳猛擊他右臂的肘關節，這是閉目換掌掌法中的一招，稱為「仙劍斬龍」，對方的手只要被按住了，手臂非折斷不可。原來張召重心想肩頭不是致命的所在，拼著自己身強力壯，挨他一掌還可接得下來，可是對方的手臂這一下可就是廢了。王維揚一掌砰的一聲打在張召重肩頭，正在大喜，忽覺自己手掌已被對方按住，縮不回來，同時對方左拳已向自己右肘上猛擊下來。

王維揚知道這一下要糟，手臂一拉竟沒能拉回來，急忙右臂一轉，手掌翻上，同時左掌向張召重肩部擊去。張召重左拳打下來時，王維揚手肘已經轉過，順著拳勢一曲，並沒受傷，兩人一換掌法，各自跳開，這一來，張召重吃虧較大，在拳法已算輸了一招。他們都是武林中成名人物，誰勝誰負，點到為止，不能胡纏苦鬥。張召重喝道：「掌法果然高明，咱們來比比兵刃。」唰的一聲，凝碧劍已握在手中。

# 第十九回 烈燄奔騰走大俠

王維揚也從背上拔出紫金八卦刀，這時兩人站得臨近，看得清楚，只見對方口鼻俱腫，右眼圈上一大塊烏青，不禁暗自納罕，心想張召重一身武功，難道還有勝過他的人物，竟將他打成這個樣子。他不知道昨天晚上張召重中了陳家洛的拳擊，臉上受傷，今日他掌法上輸了一招，也未始不是受這傷勢影響。

張召重存心在兵刃上挽回面子，凝碧劍出手，連綿不斷，俱是進手招數，攻勢凌厲已極。王維揚見他劍光如一泓秋水，知道這是一口寶劍，如被它削上，自己兵刃怕要吃虧，不敢招架，展開八卦刀法，硬砍硬削。這一番拼鬥比剛才更加驚心動魄，只要稍一疏神，就得血染芳草。兩人酣鬥良久，張召重精神愈戰愈長，但見王維揚門戶封閉嚴密，急切間攻不進去，驟見對方「鐵牛耕地」橫砍過來，一時招術用得稍老，張召重「天紳倒懸」，寶劍刃口已搭上八卦刀的刀頭。王維揚縮刀不及，左手駢食中兩指向張召重門面戳來。張召重頭一偏，只聽得「嗆啷」一聲，八卦刀刀頭已被削斷。王維揚讚道：「好劍！」跳開一步，說道：「咱們各勝一場。張大人還要比下去麼？」他是想借此收篷，各人都不失面子，那知壞就壞在喝了一聲「好劍」。張召重心想我這場得勝原來是靠了劍利，勝之不武，手一擺道：「不見輸贏，今日之事不能算完！」劍走偏鋒刺了過來。

翻翻滾滾又鬥了七八十招，王維揚頭上見汗，知道久鬥下去，不是辦法，暗摸金鏢在手，刀交左手，喝道：「看鏢！」刀法一變，變成左手刀術，三枝金鏢隨著刀勢發了出去。原來這套「刀中夾鏢」也是王維揚的絕技。他左手刀法與普通刀法相反，敵人招架已經為難，再加上金鏢順著刀勢發出，敵人避開了鏢，避不開刀，避開了刀，避不開鏢，端的十分厲害。只見他一刀斜砍向右，一鏢隨著向敵人右側擲去，張召重向右一避，伸手接住來鏢，王維揚金刀跟著砍來，張召重剛縮頭避過，對方一鏢又向下盤擲來，忙將手中之鏢對準擲去。雙鏢相迎，都落在地上，插入土中。王維揚一刀快似一刀，一鏢急似一鏢，眼看二十四枝鏢要發完，兀自奈何他不得。

這時他手中只剩下了三枝鏢，左腳向右踏上一步，身子一挫，左手刀向下斜劈，同時右手一揚。張召重見過了二十一枝金鏢，知道這一刀砍下來，必定有一鏢相隨，只是他的鏢越發越快，自己已有點手忙腳亂，更不必說掏出芙蓉針來還敬了，忙轉過身來，凝神看著他的右手。那知王維揚這招是虛招，張召重一動，卻接了個空。王維揚已踏進震位，「力劈華山」，迎面一刀。張召重見他刀沉勢重，不敢硬架，滑出一步，凝碧劍「橫雲斷峰」斜掃敵人腰間。王維揚抽刀一封，只聽「噹啷」一聲，八卦刀已被截成兩段。王維揚大吼一聲，半截刀向他拋去。張召重一低頭，王維揚三鏢齊發，只聽張召重「啊喲」一聲，凝碧劍落地，向後便倒。

原來王維揚故意引他轉身，使他陽光耀眼，視線不明，同時讓他削斷大刀，等他得意忘形之際，三鏢齊發，必然難以逃避，張召重果然中鏢，倒地不起。王維揚叫道：「你那裏中了鏢？我這裏有金創藥。」隔了半晌，見他一聲不響，心中不由得驚嚇起來，不要鏢傷要害，竟把他打死，他是朝廷命官，自己有家有業，可不是好耍的事，走上前去俯身看視，剛彎下腰，只聽張召重大喝一聲，一陣金光閃動，暗叫不好，一個「鐵板橋」向後便跌，那知遲了一步，左胸左肩陣陣劇痛，知道已中了對方暗器。王維揚見他如此歹毒，虎吼一聲，縱起來要和他拼個同歸於盡，但一用力，胸口和肩頭就奇痛徹骨，「哼」了一聲，又跌在地上。張召重哈哈大笑，把右腕上被打中的那枝鏢拔出，撕下衣襟，縛住傷口，站了起來。

王維揚罵道：「張召重，你用這種卑鄙手段勝我，算得甚麼英雄豪傑？看你有何面目見江湖上的好漢。」張召重道：「這裏就是你我兩人，有誰知道？你活到這一把年紀，也應該可以歸天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忌。」王維揚聽他此言，知他要殺人滅口，更是破口大罵。張召重縱過來在他脅下伸指一戳，點了他的啞穴。王維揚登時罵不出聲來，只見他雙目冒火，臉上筋肉抽動，想是心中有說不出的憤怒。

張召重撿起半截八卦刀，在地上挖了一個大坑，左手把王維揚提起往坑裏一擲，罵道：「你威震河朔，震你個奶奶！」右腳把土踢到土坑中，登時要把王維揚活埋。

剛踢了一腳土，忽聽見身後冷冷一聲長笑，張召重大吃一驚，回過身來，只見一個人手執一件奇形兵器，站在烈日之下，強光下看得明白，那人正是鐵琵琶手韓文沖。張召重怒喝：「好哇，說好單打獨鬥，你鎮遠鏢局原來暗中另有埋伏。你們要不要臉哪？」韓文沖道：「要臉的也不用這種卑鄙手段傷人啦。」張召重道：「好，今日領教領教你的鐵琵琶手。」施展輕身功夫，「八步趕蟾」，只三個起落，已躍到韓文沖面前，一劍直刺。韓文沖並不招架，退後一步，只見他身後一刀飛出，向張召重腿部橫掃而來。張召重寶劍一立，那人這刀發得快也收得快，不等刀劍相碰，早已收了回去。張召重見他是內家玄玄刀的刀法，抬頭一看，此人正是適間言語上衝撞過他的石雙英。

張召重怒道：「你們兩人齊上，我火手判官也不放在心上。」他正待追擊石雙英，忽覺背後聲音響動，武功高強之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一覺有異，立即躍出，回頭一望，只見山下高高矮矮，肥肥瘦瘦，陸續上來了八九個人，當先一人，正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張召重記起被擊之辱，怒火上衝，但見對方人多，知道來者都是好手，又不免膽寒，心中又驚又怒，但他藝高膽大，心想：今日最多落敗，他們以多勝少，也未必有甚麼面子。他四下一望，看好了退路。

陳家洛穿著天藍長袍，手中摺扇輕搖，對韓文沖道：「韓大哥，你先去把王總鏢頭救回來。」韓文沖奔到坑邊，把王維揚抱過來。張召重也不阻攔。陳家洛在王維揚的穴道上一拍一捏，解開了他的啞穴。王維揚年近古稀，遭此巨創，委頓之餘，一時也說不出話來。

張召重叫道：「王維揚這老兒要和我比武，現在勝負已決。陳當家的，咱們後日再在此地相會。」把手一拱，轉身就要下山。陳家洛道：「剛才我在山邊見你們兩位比拳比武比暗器，果然藝業驚人，非同小可，但是張大人，你勝得未免不光明啊！」張召重道：「常言道兵不厭詐，咱們鬥力鬥智，出奇制勝，有甚麼不可以？」陳家洛微微一笑，道：「張大人識見果然高明。我本來今日就想領教領教，但張大人右腕已傷，敝人雖然不肖，也不肯乘人之危。你這傷非一朝一夕所能痊癒，咱們後日之約，延遲三月如何？」張召重心想，你故示大方，我樂得不吃這個虧，說道：「好罷，那麼三個月後的今日，咱們再在此相會。」陳家洛慢慢走近，說道：「我們要救奔雷手文四當家，你是知道的了？」張召重道：「怎麼？」陳家洛道：「他身上的銬鐐都是精鋼鑄成，銼鑿對之，無可奈何，所以要借你這把寶劍一用。」

張召重「哼」了一聲道：「只怕沒這麼方便！」他知道紅花會倚仗人多，勢必和他為難，今日已不能輕易脫身，朗言說道：「要借我的劍，只要你有本事來取。」左手捏了個劍訣，挺劍而立。陳家洛道：「你手腕已傷，既然今日之事不能善了，那麼我空手接你幾招。」駱冰站在他身後，忙道：「總舵主，何必跟他客氣，你的鉤劍盾和珠索在這裏。」解開包袱，遞了過來。張召重見陳家洛轉頭向駱冰說話，知道時機稍縱即逝，喝道：「你張老爺今日少陪了。」語聲未畢，已倒竄出數丈，轉身往山下奔去。

剛要提氣下山，忽然迎面飛來兩把飛抓，一取左胸，一取右腿，勢勁力疾。張召重伸劍在胸前挽了個平花，擋開上面的一把飛抓，同時向上一躍，左足一挫，又向山下竄去。常氏雙俠那裏容他過去，常赫志飛抓盤打，張召重身子一矮，向右一讓，常伯志已撇下飛抓，欺近身來，呼的一聲，鐵沙掌「浪搏江礁」，迎面劈到。張召重和常氏雙俠在烏鞘嶺上拼鬥過，知道他兩兄弟厲害，突然飛身後退，向南奔去。常氏兄弟守住北路，並不追趕。

此時太陽南移，張召重迎著日光，繞開陳家洛等一行人，向南疾跑，剛走到下山路，索索然兩聲，兩枚飛燕銀梭打了過來。張召重吃過苦頭，猛往地上一臥，兩個翻身滾了開去，只聽見錚錚之聲，銀梭中包藏的子梭射了出來。張召重凝碧劍在頭頂一掠，把銀梭削為兩段，順勢縱了出去，他不再向南，一個「鳳凰展翅」，寶劍一圈，向東猛撲，只聽見後面暗器聲響，他腳下絲毫不停，一縮頭，拍拍拍，把一枝袖箭、兩枚菩提子用劍打在地下。紅花會群雄見他向西擊打暗器，身子卻繼續向東奔跑，腳步迅速已極，都不由得佩服。陳家洛嘆道：「如此武功，偏不向好，真是可惜。」

張召重心知東邊必定也有埋伏，腳下雖然極快，但眼觀四方，不敢稍懈，奔不數步，果然，斜刺裏一人躍出，手執大刀，攔在當路。那人白髮飄動，威風凜凜，不怒自威，正是老英雄鐵膽周仲英。張召重心上一寒，轉身返西。

他連闖三路都未闖過，心想這些人一合圍，今日性命休矣，西路上不論何人把守，非殺傷數人，不能脫圍，他左手暗暗握了一把芙蓉金針，揮動凝碧劍向西衝來。西首一人獨臂單劍，不是追魂奪命劍無塵道人是誰？張召重和他交過手，知道紅花會中武功以他最高，自己尚遜他一籌，不由得暗暗叫苦，心中想好計謀，迎面奔去，「白虹貫日」、「銀河橫空」，兩記攻勢招數，仗著自己劍利，無塵避而不架，當下已搶到西首。

無塵劍法快捷無比，身子剛一側過讓開來劍，右手之劍「無常抖索」、「路撞煞神」，兩記厲害招數已遞了出去。張召重雖然轉到了山下路徑一面，但竟無法脫身，他解開兩招，猛喝一聲，左手揚了兩揚，兩把芙蓉金針分打無塵左右。他想無塵武功精純，金針多半傷他不到，但他不是用劍擊擋，就得後躍躲避，只要緩得一緩，自己就可逃開，除了此人，自己再受一兩處傷，拚命下衝，別人再也阻擋不住。那知無塵已猜到他的用意，竟走險招，和身往下一撲，長劍直刺，點向張召重右腳，這一記是追魂奪命劍中罕用之招，稱為「怨魂纏足」，專攻敵人下三路。張召重大吃一驚，寶劍「流星墮地」，直立向下擋架。無塵不等招勢用老，突然劍尖著地，在地上一撐，只聽見背後一陣沙沙之聲，知道金針都已落地，全身縱起，躍至張召重頭頂，同時長劍「庸醫下藥」，向下揮削。張召重右肩一側，「彩虹經天」，寶劍上撩，無塵早已收劍落地，刷刷兩聲，「判官翻簿」、「弔客臨門」，兩招攻了過來。這一來，無塵又已站到西首，把張召重迫在內線。

無塵道人的七十二路追魂劍一半得自師授，一半是他潛心鑽研，自行創製出來，每一招都是兇險無比。普通敵人，三招即已過門，能和他接上八九招的，武功已有高深造詣。無塵把他的劍法每一招都取上一個可怕名字，好在他是出家人，也不忌諱這一套。他沒有左手，不能如一般武師那樣左手捏劍訣來平衡身體，所以他的劍術專走偏鋒，自對敵以來，七十二路劍法從未用盡過。這時張召重知道已不能逃出他一劍快似一劍的劍圈，橫起了心，見招破招，俟機削斷對方手中兵刃，轉眼間兩人又拆了三四十招。無塵見張召重受傷之餘，仍能接他數十招，心頭焦躁，劍光閃閃，連走險招，張召重有點應接不暇了，再拆數招，無塵大喝一聲：「撤劍！」一招「閻王擲筆」，長笑聲中，張召重右臂中劍，叮噹一聲，凝碧劍落地。他只獃得一獃，被無塵飛起一腳，踢在左胯，登時跌倒。

無塵縱過來正待接住，張召重居然十分了得，倏地跳起，劈面一拳，無塵舉劍待削，忽想：「這一劍把他一隻手削了下來，不知總舵主是否說好？」一劍已削了下去又突然停止。張召重情急拼命，乘無塵一個遲疑，左掌在他右肘一托，右拳一彎，已向他左眼腰中打到。無塵缺了左臂，左邊防禦不周，加之拳法上比較生疏，見拳打到，疾忙側身一避，雖然拳力已消，但竟沒避開，一拳打在腰上，不由得退出數步。張召重頭也不回，拔足飛奔。

無塵大怒，隨後趕來，眼見張召重已奔下山路上，無塵因劍法精絕，素來不用暗器，見張召重快要逃下山去，心想今日如被他逃脫，紅花會威名掃地，再也顧不得他的死活，平劍一挺，就要使用「五鬼投叉」的絕招，長劍正要脫手之際，忽然山邊滾出一個人來，其疾如風，抱住張召重雙足。兩人摟作一團，跌倒地上。無塵疾忙收劍，看清楚抱住張召重的是十弟章進。只見兩人翻翻滾滾，舉拳互毆。楊成協和蔣四根又奔了過來，三人合力把張召重擒牢。駱冰拿出繩索來，把他雙手當胸縛住，想起他在鐵膽莊率眾擒拿丈夫之恨，舉拳欲打，陳家洛叫道：「四嫂，且慢！」駱冰恨恨的把拳放了下去。

陳家洛走了過來。張召重罵道：「你們倚仗人多勢眾，張老爺今日落在你們匪幫手裏，要殺就殺，皺一皺眉的不是好漢。」這時王維揚也走了過來，罵道：「我和你近日無冤，往日無仇，你為怕自己卑鄙手段被我宣揚出去，竟要把我老頭子活埋，嘿嘿，火手判官，你也未免太毒了些。」石雙英冷冷的道：「這裏就是他自己掘的坑，咱們把他照樣埋了。」群雄轟然叫好。張召重雖然一副傲態，但想到活埋之慘，不禁冷汗滿頭。陳家洛道：「你服了不服？要是你認輸服錯，發誓不與紅花會作對，那麼我瞧在陸師兄面上，饒你一條性命。」張召重怒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你們使用詭計，怎能叫人心服？」陳家洛道：「好，你倒是一條硬漢子，那麼我給你一刀送終，免了你活埋之苦。」拔出霍青桐所贈的短劍，走到張召重面前，低聲說道：「你當真不怕死？」張召重苦笑道：「給我一個爽快的！」閉目待死。陳家洛把短劍刺到他胸前，突然一笑，手腕一翻，把縛住他雙手的繩索割斷了。

這一下不但張召重出於意料之外，群雄也各愕然。陳家洛道：「這次擒住你，我們確是用了計謀。你雖然罪該萬死，但今日殺你，你做鬼也不心服。好罷，你走罷，只要你痛改前非，日後還有相見之地。要是你怙惡不悛，我們紅花會何懼你張召重一人。第二次再落在我們手裏，教你死而無怨。」這時章進、駱冰、楊成協、常氏兄弟等都叫了起來：「總舵主，放他不得！」陳家洛把手一擺，道：「他師兄陸老前輩於咱們有恩，咱們無可報答。紅花會恩仇分明，今日放他師弟，也算是對他一番心意。」群雄聽總舵主這麼說，也就不言語了，大家對張召重怒目而視。

張召重向陳家洛一拱手道：「陳當家的，咱們再見了。」說罷轉身要走。俏李達周綺忽然越眾而前，叫道：「姓張的，且慢走！」

張召重停住腳步，望著周綺。周綺道：「你就這樣走了不成？」張召重頓然醒悟，向群雄作了一個團團揖，說：「陳當家的大仁大義，我張召重不是不知好歹的人，本來咱們約定三個月後在此比武，但我不是各位對手，要回去再練武藝。這場比武算我認栽了。」他這番話軟中帶硬，點明你們勝我仗著人多，我將來絕不就此罷休。群雄聽出他話中之意，更是著惱。

周綺叫道：「紅花會總舵主放你走，這是他大人大量。我倒要問問你，你到我們鐵膽莊來，你有本事拿人，也就罷了，幹麼誘騙我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弟弟？害了他的性命，使我周家斷絕香煙？我不是紅花會的人，我也沒受過你師兄的甚麼好處。今日我要為兄弟報仇。」舉起單刀，撲上來就要拚鬥。張召重心下很是為難，周綺一人他當然並不畏懼，但眼前放著這許多高手，他們絕不會坐視不理，如爭鬥再起，不知是如何了局，當下跳開一步，連避開了周綺兩刀。周綺第三招用的是一記「達摩面壁」，當頭直劈下來，刀風甚疾。張召重心中一驚，暗想：「看不出這丫頭刀法也甚厲害。」，右掌「春風拂柳」，在她臉上一揚，待周綺頭一偏，左手就來奪她的刀。周綺甚為勇猛，並不退縮，手臂反而向前一伸，一柄刀直劈下來，張召重不敢傷她，手臂一翻，伸食中雙指從下向上在她手肘「曲池穴」上一戳，周綺手臂突然一震，一柄刀直飛出去。周仲英和徐天宏最為關心，當周綺奔上去時都站在她身後衛護，一見遇險，徐天宏疾竄上去夾在兩人中間，單拐「鐵鎖橫江」在張召重面前一晃，單刀忙遞給周綺。同時周仲英大刀一揮，已阻住張召重退路，安健剛也挺刀上前，四人已成夾擊之勢。

正混亂中，忽聽見山腰中有人揚聲大叫：「住手，住手！」眾人回頭一望，只見山路上兩個人疾馳上來，一人穿灰，一人穿黑，都是上乘輕功，奔跑迅速。眾人都感驚詫，這兩人武功好得出奇，不知是何方高人，轉眼之間，那兩人已奔上山來，眾人認出穿黑的是綿裏針陸菲青，歡呼上前相迎。穿灰袍的是一個老道，背上負劍，面目慈祥，群雄都不認識他是誰。陸菲青正待引見，張召重忽然奔到老道跟前，作了一揖，叫道：「師兄，多年不見，你可安好！」群雄一聽，才知這是武當派掌門人馬真，他是金笛秀才余魚同的師父，大家紛紛上前見禮。

陸菲青道：「馬師兄剛和我趕到孤山，遇見馬善均馬大爺。他知道我們不是外人，把北高峰比武之約對我們說了。我們連忙趕來。」他向四下一望，見無人死傷，放了一大半心。

馬真、陸菲青和王維揚以前都見過面，雖無深交，但互相佩服對方武功，至於紅花會群雄則或為新知，或為舊交不免各人客氣了說了幾句，竟把張召重冷落在一旁。張召重站在這裏既不是，就此走開也不是，不由得尷尬。馬真早已聞知張召重的劣跡，一腔怒火，本想見了面執行本派門規，重重懲罰，但這時見張召重血跡斑斑、臉色焦黃，目青鼻腫，極為狼狽，他是厚道重情之人，不由得一陣心酸，掉下淚來哽咽著道：「張師弟，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張召重道：「我一個人，他們這許多人，自然就是這個樣子。」群雄一聽，無不大怒。周綺第一忍耐不住，叫道：「還是你不錯？馬師伯、陸師伯，你們倒評評這個理看！」手執單刀，又要衝上去動手。周仲英一把拖住，說道：「現在兩位師伯到了。武當派素來門規謹嚴，你聽兩位師伯吩咐就是！」這兩句話明明是在擠迫馬真。

馬真望望陸菲青，望望張召重，忽然雙膝一曲，跪在周仲英和陳家洛面前。群雄大駭，連稱：「馬老前輩，有話好說，快請起來！」忙把他扶了起來。馬真感情激動，哽哽咽咽的道：「各位師兄賢弟，我這個不成才的張師弟，所作所為，實在是天所不容。我愧為武當派掌門，不能及時清理門戶，真是沒有臉來見天下武林朋友。我──我──」咽喉塞住，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對陸菲青道：「陸師弟，你把我的意思向各位說罷！」陸菲青道：「我師兄自從知道我們這位張大人的好德行之後，氣得食不下咽、睡不安枕，但總是念在過世的師父份上，斗膽要向各位求一個情。」群雄知道他們是想求饒張召重的性命，大家望著陳家洛和周仲英，聽他兩人言語。陳家洛心想：「我不能自己慷慨，讓周老英雄做惡人，且聽他怎麼說就怎麼辦。」當下一言不發，望著周仲英。

周仲英「啪」的一聲，把大刀插入刀鞘，昂然說道：「論他燒莊害子之仇，我周仲英只要有一口氣在，絕不能善罷干休。」他頓了一頓，繼續說道：「但馬師兄陸師兄既然這麼說，我交了你們兩位朋友，前事一筆勾銷！」周綺大不服氣，叫道：「爹！」周仲英摸摸她頭髮，說道：「孩子，算了！」

陳家洛道：「周老英雄這麼說，足見他義重如山，衝著馬陸兩位前輩，我們紅花會也是既往不咎。」馬真和陸菲青向著大家團團作揖，說道：「兄弟實在感激不儘。」無塵冷然道：「馬道兄，我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問？」馬真忙道：「道兄請說。」無塵道：「這次是算了，但要是他再為非作歹，馬道兄你怎麼說？」馬真毅然道：「我帶他回去一定嚴加管束，要他痛改前非，如他再要作惡，除非他先把我殺了，否則我第一個容他不得！」

群雄聽馬真這麼斬釘截鐵的說，也就不言語了。馬真道：「我帶這個師弟回到湖北武當山去，要他閉門思過，好好悔改。陸師弟留在這裏，幫同相救文四當家。貧道封劍已久，江湖上的事早已不再插手，這點要請各位原諒。等文四當家脫險，陸師弟你給我拿個信來，也好教我釋念。我那徒兒魚同怎麼不在這裏？」陳家洛道：「十四弟和我們在黃河失散，後來聽說他受了傷，有一個女人相救，至今未見蹤跡。一等救出四哥，我們馬上就去尋他，請道長放心。」馬真道：「我這個徒兒人是極聰明的，只是少年狂放，不夠穩重，要請陳當家的多多照應指教。」陳家洛道：「我們兄弟患難相助，有過相規，都是和親骨肉一般。十四弟精明能幹，我們是極為倚重的。」馬真道：「今日之事，貧道實在感激無已。陳當家的、周老英雄、無塵道兄和各位賢弟，將來路過湖北，務必要請到敝處道觀來談談。」眾人都答應了。馬真這才舉手道別，對張召重道：「走罷！」張召重見自己凝碧劍已被駱冰插在身上，雖然這是寶物，但想如去索討，只有自取其辱，牙齒一咬，掉頭就走。

這兩人一下山，群雄問起陸菲青別來情形。原來他在黃河渡口和群雄失散後，尋找李沅芷不見，心想她是官家小姐，為人又機警萬分，絕不致有甚麼兇險，現在這事的關鍵是在張召重身上，這人實在是武當派門戶之羞，於是南下湖北，去請了大師兄馬真出來。趕到北京一問，知道張召重已到杭州，這才疾忙南來。這樣幾個轉折，所以落在紅花會群雄之後。

眾人邊談邊行，走下山來。陳家洛對王維揚和韓文沖道：「兩位要到那裏，儘管請便。」王維揚道：「陳當家的再生之德，永不敢忘。」陳家洛呵呵大笑，握住王維揚的手道：「有兩件事我要請王老英雄原諒。」於是把假扮官差劫奪玉瓶，挑撥他與張召重比武之事，都原原本本說了出來。王維揚向來豁達豪邁，這次死裏逃生，把世情更加看得淡了，對紅花會這番使用詭計，絲毫不以為忤，笑道：「我一見你和那姓張的說話，就知道你是冒牌統領了。哈哈，真是英雄出在少年，老頭兒臨老還學了一乖。咱們是不打不成相識。雖然我和那姓張的比武是你們所挑起，但我性命總是你們救的。以後紅花會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陳當家的但有所命，小老兒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陳家洛道：「等我們正事了結之後，大家痛痛快快的喝幾杯！」

談笑間下得山來，到湖邊坐船來到馬家。陸菲青將王維揚身中所中金針用吸鐵石吸出，敷上金創藥。折騰了半日，日已偏西。馬善均來報道：「地道已掘了一大半，再過三個時辰，就可掘通。」

陳家洛點頭說：「好！馬大哥你辛苦了，現在請蔣十三哥去監督罷。」蔣四根答應著去了。陳家洛轉身對王維揚和韓文沖道：「貴局的鏢頭伙計們，我們都好好款待著，不敢怠慢。兩位可以帶他們到西湖玩玩？小弟過一兩天，再專誠和各位接風賠罪。」王韓兩人連稱：「不敢。」王維揚老於世故，見紅花會群雄來來去去，毫無閒暇的神色，知道他們必定是在安排搭救文泰來，心想自己如這時外出，他們圖謀之事如果成功，倒也罷了，萬一洩機，說不定要疑心自己向官府告密，於是說道：「兄弟今天很累了，想就在這裏休息一天。」陳家洛道：「那麼恕小弟不陪了。」王韓兩人由馬大挺陪著進內，和鏢頭汪浩天等相會。王維揚約束鏢行眾人，一步都不許出馬宅大門。

群雄飽餐之後，各自回房休息。到酉時正，小頭目來報，地道已挖進將軍署，前面大石擋路，已向下挖深，要繞過大石再挖進去。陳家洛和徐天宏分派人手，誰攻左面，誰攻右面，誰接應，誰斷後，一一安排妥當。到酉時三刻，小頭目又報，已挖到鐵板，怕裏面驚覺，已停止再挖。陳家洛道：「再等一個時辰，待夜深之後咱們才動手。」

這一個時辰大家等得心癢難搔。駱冰坐立不安，章進在廳上走來走去，喃喃咒罵。常氏兄弟拿了一副骨牌，和楊成協、衛春華四人賭牌九，楊衛兩人心不在焉，給常氏兄弟大贏特贏。周綺拿了那柄凝碧劍左看右看，找了幾柄鈍舊的刀劍來試，一削下去，應手而斷，果然銳利無匹。徐天宏在一旁微笑注視。馬善均不住從袋裏摸出一個肥大的金錶來看時刻。趙半山與陸菲青坐在一角，細談別來情形。無塵和周仲英下象棋，無塵沉不住氣，棋力又低，輸了一盤又一盤。陳家洛拿了一本陸放翁集在低低吟哦。石雙英雙眼望天，一動不動。好容易挨了一個時辰，馬善均道：「時候到啦！」大家一躍而起，分批走出大門。各人身上暗藏兵刃，或水或旱，陸續到了將軍署外一所民房裏會齊。

這所民房的主人早已遷出，蔣四根見群雄到來，低聲道：「這一帶清兵巡邏得好緊，要輕聲至得！」他握住一柄鐵槳，守在地道入口，群雄魚貫入內，地道掘得深，杭州地勢卑濕，地道中水深及膝，等到鑽過大石時，泥水更一直浸到胸前，走了數十丈，已來到盡頭。七八個小頭目手執火把，拿了鐵剷等在那裏，見總舵主等來到說道：「前面就是鐵板！」陳家洛道：「動手罷！」幾名小頭目在總舵主面前抖擻精神，不久就把鐵板旁的石塊撬開，再掘了片刻，把一塊大鐵板起了下來。衛春華雙鉤一探，當先衝入，群雄都跟了進去。

幾個小頭目手執火把，在旁照路，群雄衝進甬道，直奔內室，跑完甬道，只見鐵閘下垂。衛春華忙按八卦圖的機括，那知鐵閘絲毫不見動靜，機括似已失靈。徐天宏心念一動，忙道：「八弟、九弟快去守住地牢出口，防備鬼子另有鬼計。」楊成協和衛春華應聲去了。幾名小頭目用鐵剷把鐵閘旁的石塊撬開，眾人合力把一座大鐵閘拉了出來。鐵閘上有鐵鍊和巨石相連，駱冰舉起凝碧劍砍了幾下，把鐵鍊削斷，當先衝了進去。進得室內，只叫得一聲苦，室內空空如也，文泰來影蹤全無。

駱冰三番五次的失望，這時再也忍不住，坐在地上放聲大哭。群雄見她如此，心中都很難受，大家知道駱冰武藝得自神刀駱真傳，自小在江湖上行俠仗義，見多識廣，胸襟爽朗，絕非普通婦人可比，這時痛哭，實在是精神上創巨痛深所致。周綺想去勸慰，周仲英低聲道：「讓她哭一下也好。」陳家洛見室內別無出路，把凝碧劍從駱冰手中接了過去，去刺張召重上次從其中逃走的小門。徐天宏道：「李可秀怕咱們劫牢，多半已把四哥監禁在別處。」眾人正要退出，忽聽門外水聲淙淙，大家獃得一獃，徐天宏叫道：「不好，快衝出去。」陡然之間，平地水深尋尺。群雄沿甬道向外奔去。陳家洛道：「咱們別退，攻進將軍署去，今天無論如何得把四哥找著。」這時甬道已水深及胯。無塵罵道：「這李可秀鬼計多端，他要把咱們淹死。」眾人衝到地牢口，只見楊威協手揮鐵鞭，力拒清兵圍攻。衛春華卻不在這裏，想是已衝上去和敵人交戰了。無塵大叫一聲，鑽出牢洞，長劍一揮，兩名正向地牢中用水管灌水的清兵登時了帳。群雄跟著鑽出，只見六七名清軍將官圍著衛春華惡鬥。陸菲青心想：「我和李可秀究竟有賓主之誼，不便公然露面。」於是撕下長袍下襟，蒙住了臉，只露出雙眼。他剛收拾好，清兵已紛紛敗退，衛春華等大呼追擊。

徐天宏施展輕功，登上圍牆瞭望，見將軍署中到處有官兵守禦。突然一陣梆子響，敲得緊密異常，想是清軍將官已在調兵禦敵。他細看各處兵將佈置情形，只見南面孤伶伶的一座二層樓房，四周一層一層的守著五六百名官兵。這座樓房毫不特異，然而防守之人如此眾多，文泰來多半是在其中。他一躍下牆，單刀鐵拐一擺，叫道：「各位哥哥，隨我來！」領頭往南衝去。

果然越近那座樓房，接戰的人越多。混戰中馬善均與趙半山已率領數十名紅花會武功較高的小頭目，越牆進來。清軍官兵雖多，那裏擋得住紅花會人眾個個武功精強？不一刻群雄已迫近樓房。

章進雙斧「烏龍掃地」，矮著身軀，當先撲上，搶進屋去。門口一人使一桿大槍，橫打直挑，章進一時倒欺不進身去。這時衛春華、駱冰、楊成協、石雙英諸人都已找到對手，在火把照耀下打得十分激烈。守樓房的居然是一批好手。無塵對趙半山道：「三弟，咱們上去瞧瞧！」趙半山道：「好。」無塵接連兩躍，已縱到門口，火光中有人一刀砍了過來，無塵不避不架，一招「馬面挑心」，劍雖遲發而先到，使刀的人慘叫一聲，一柄刀落在地下。趙半山手中扣住暗器，轉眼間也打倒了兩名清兵。兩人衝進內堂。周仲英、駱冰等都跟了進去。陸菲青見章進的對手武功很強，章進以短攻長，絲毫佔不到便宜，「哼」了一聲，搶到他左面，長劍「天外來雲」，突刺那人左頸。那使槍的倒轉槍桿，用力往下一挺，他兵器長，力量猛，這一下準擬把陸菲青的劍給它飛了。陸菲青長劍一縮，左臂運氣，猛力向上一挺，只聽見砰的一聲，那枝槍飛起丈餘，使槍的人虎口發麻，嚇得魂飛天外，斜跳出去，沒站住腳，跌了一跤。章進不願追殺手無兵刃之人，轉過身來，把雙鬥衛春華的兩個敵人接了一個過去。衛春華突然少了一個敵人，精神一振，雙鉤「玉帶圍腰」，分向敵人左右合抱。那人使一對雙刀，順理成章的「脫袍讓位」，雙刀倒豎，向左右分格。衛春華突走險招，雙鉤在胸前一並，和身撲上，這一招又快又狠，雙鉤護手的劍刃插入敵人前胸。那人狂叫一聲，眼見不活了。

各人在樓下惡門，敵人越打越少，忽聽無塵用紅花會的切口高叫：「四弟在這裏，咱們得手了！」群雄聽了，都歡呼大叫起來。周綺正和一個使鏈子雙錘的人惡鬥，她不懂紅花會切口，轉頭向徐天宏道：「喂，無塵道人說甚麼？」徐天宏道：「四哥在上面，救出來啦！」周綺喜道：「好極啦！」她一疏神，險險被鏈子錘打中了一下，徐天宏大吃一驚，忙道：「我來幫你！」周綺道：「不用，你把他的鏈子錘弄去一個。」那人大罵：「狗男女，賊強盜。」徐天宏向他後心一撲，那人左錘晃到後面。徐天宏看得真切，左手鐵拐往上一繞，把鏈子在鐵枴上繞住。那人一急，右錘跟著打了過來，徐天宏人本矮小，一低頭，錘子從頭頂掠了過去，右手刀隨即向他左臂砍來。那人右手用力一拉，沒把徐天宏的鐵拐扯脫手，只見刀已砍得臨近，只得左手向後一縮，放脫了鏈子錘，周綺喜道：「行啦！」徐天宏向後退開一步，旁觀周綺和他拼鬥。那人少了一錘，威力大減，戰不數合，已臂上中刀，敗了下去。

周綺道：「怎樣他們還不下來？咱們上去瞧文四爺去。」徐天宏道：「你上去罷，我守在這裏。」周綺奔進屋裏，裏面守衛的官兵早已被無塵等掃蕩殆儘。她急奔上樓，只見眾人圍著一隻大鐵籠，陳家洛正在用凝碧劍砍削那鐵籠的欄干，周綺走近一看，不由得大怒，原來鐵籠之內又有一隻小鐵籠，文泰來就坐在小籠之內，手腳上都是銬鐐，就像關禁猛獸一般。這時陳家洛已把外面鐵籠的欄干削斷了兩根，章進用力一扳，已把鐵欄干扳了下來。駱冰身材苗條，恰恰鑽得進去，接過寶劍，又去削小鐵籠上的鎖鏈。群雄這時都十分高興，心想今日清兵就來千軍萬馬，也要死守住樓這座來房，將文泰來先救出再說。

常氏兄弟和徐天宏率領著紅花會的頭目在樓下守禦，忽聽見一陣號角聲響，清軍官兵紛紛退出十餘丈之外，然而退開時並不紛亂，各各站住，排成陣勢。常伯志大叫：「韃子要放箭，大家退進樓房。」眾人依言退入，常氏兄弟斷後衛護。那知清兵並不放箭，只聽一個聲音朗然喝道：「紅花會陳當家的，聽我說話。」

陳家洛在樓上聽到了，走近窗口，見李可秀站在一塊大石上，不住大叫：「我要和陳當家的說話。」陳家洛道：「我在這裏，李將軍有何見教？」李可秀道：「你們快退下樓來，否則全體都死。」陳家洛笑道：「要是怕死，我們也不來了，今天對不住，我們要帶了文四爺一起走。」李可秀叫道：「你莫執迷不悟。放火！」他號令一下，曾圖南和李沅芷督率兵丁，忽地從隊伍後面推出大批柴草來，柴草上都澆了油，火把一點，樓房四周已燒成一個火圈，把群雄都圍困在裏面。陳家洛見形勢險惡，也自心驚，但臉上不動聲色，轉頭說道：「大家一齊動手，快削鐵籠的欄干。」又轉過頭來對李可秀道：「我們雖不成器，但將軍這個火攻陣倒也不放在心上！」

李可秀背後忽然轉出一人，戟指大罵：「你死到臨頭，還不跪下求饒？你知道這樓下埋的是甚麼？」火光中看得清楚，原來說話的是御前侍衛范中思，他身旁還站著褚圓等幾名侍衛，想來是皇帝已經聞警，派來協助的。陳家洛楞得一楞，只聽見徐天宏用切口大叫：「不好，這裏都是火藥。」陳家洛記起衝進樓房來時，樓下像是一個貨倉，一桶桶的堆滿了貨物，難道這些竟是火藥？一瞥之間，只見樓上四周也都是木桶，他搶上數步，右掌一劈，一隻木桶應手而碎，黑色粉末四散紛飛，硝磺之氣塞滿鼻端，這不是火藥是甚麼？陳家洛心中一寒，暗道：「難道紅花會今日全體要在這裏粉身碎骨？」一轉身，但見小鐵籠鐵鎖已開，駱冰已把文泰來扶了出來。

陳家洛叫道：「四嫂、三哥，周陸兩前輩，你們保護四哥，大家跟我衝。」他說聲方畢，首先下樓。章進一弓身把文泰來負在背上，駱冰、趙半山、陸菲青、周仲英等前後保護。跟下樓來。剛到門口，只見外面箭如飛蝗，衛春華和常氏兄弟衝了幾次又都退回。李可秀叫道：「你們腳底下埋了炸藥，藥線在我這裏。」他舉起火把一揚，道：「只要我一點藥線，你們全體化為飛灰，快把文泰來放下。」陳家洛和徐天宏都見過屋中的火藥，知道他所言不虛，只因文泰來是欽犯，他投鼠忌器，不敢點藥線，否則早已把他們一網打盡了。徐天宏暗叫：「慚愧！」陳家洛當機立斷，叫道：「把四哥放下，咱們快出去！」長劍一揮，和衛春華、常氏兄弟並肩衝了出去。章進低頭奔跑，陳家洛的話並未聽真。趙半山道：「快放下四弟，現在危險萬分，咱們快走，莫把四弟反而害死。」他見章進把文泰來放在門口，駱冰還在遲疑，於是一手拉住她的右臂，舞劍衝出。李可秀在火光中見文泰來已經放下，把手一揮，止住放箭，只怕誤傷了他。

群雄退離樓房，聚在牆角。陳家洛道：「常家哥哥、八哥、九哥、十哥，你們打頭陣，把李可秀這批鬼子趕開，七哥，你想法弄斷藥線。道長、三哥，咱們等他們一得手，咱們衝去搶救四哥。」常氏兄弟與徐天宏等應聲而去。李可秀正要命人去看守文泰來，忽然常氏兄弟等又殺了上來，忙分兵禦敵。御前侍衛范中思、朱祖蔭、褚圓、瑞大林等上來擋住。陸菲青看準了去路和退徑，一彎腰，如一枝箭般突向李可秀衝來。親兵們齊聚吶喊，紛舉刀槍攔阻。陸菲青並不對敵，左一避，右一閃，疾似飛鳥，滑如游魚，剎那間已繞過七八名親兵，欺到李可秀之前。李沅芷穿了男裝，站在父親身旁，忽見一個蒙面怪客來襲，嬌叱一聲：「甚麼東西！」一劍「春雲乍展」，平胸刺來。陸菲青更不打話，一矮身從劍底下鑽了過去。李可秀武藝也相當高強，見怪客襲來，飛起一腳「魁星踢斗」，直踢怪客門面。陸菲青仍使用「沾衣十八跌」絕技，左腿一挫，已溜到李可秀身後，突然伸掌在他後心一托，一用掌力，把李可秀一個肥大的身軀直倒出去。李沅芷大驚，回劍來刺。陸菲青又是一閃，劍走空招。

李可秀跌在地上，這邊曾圖南趕來相救，楊成協趕來捉拿，兩人都猛力向李可秀跑來。快將奔近，曾圖南舉起鐵槍「毒龍出洞」，向楊成協刺去，想把他趕開，再行搭救上司。同時李可秀也已爬起來，那知陸菲青來得更快，一陣風般奔過他的身旁。

李沅芷見那蒙面客身法奇快，轉瞬已奔到她父親身旁，骨肉關心，那能不驚，拔起身子向前一縱，不等身體落地，長劍「白虹貫日」，直刺陸菲青後心。陸菲青聽到背後金刃激刺之聲，更不停步，拉住李可秀左臂，直奔入火圈之中。李可秀身不由主，腳不點地的被他拉了進去。清軍官兵都驚叫起來，但火勢極熾，大家不敢進去搭救。這時楊成協已把曾圖南的鐵槍一鞭打折，衛春華也已把李沅芷截住。

紅花會群雄見陸菲青拉了李可秀進入危地，都明白他的意思，大家紛要搶入，章進第一個跳進了火圈，蔣四根也跟著跳進去。陳家洛道：「人夠啦！別再進去了。」眾人迫近火圈觀看動靜。

清軍官兵見主帥履危，也忘了和紅花會人眾爭鬥，都是提心吊膽的望著火圈裏面五個人的行動。只見章進和蔣四根扶起倚在門邊的文泰來，拔步西走。李可秀似已被那蒙面怪客點了穴道，軟軟的絲毫不見掙扎。曾圖南已退了回來，和一名統軍的總兵守在藥線之旁，眼見要犯就要獲救，可是主帥在內，不敢燃點藥線，心中空自焦急，無法可施，正在低頭沉吟之際，忽然身旁一人把他一推，搶過火把，就把藥線點燃。曾圖南大吃一驚，看那人時，原來是御前侍衛范中思。他日前在西湖中被紅花會群雄打敗，在皇帝面前出醜受辱，懷恨甚深，師叔方龍駿又被無塵挑斷背筋，已成廢人，這時見文泰來即將被救，他也管不得李可秀死活，當即把藥線點燃。

# 第二十回 香澤微聞縛至尊

眾人見一縷火花著地燒將過去，極為迅速，只要一燒過火圈，馬上就是巨禍，不但文泰來、李可秀、陸菲青及章、蔣兩人要炸成灰燼，而且樓房中堆了這麼多火藥，連附近房屋人眾都要受到波及。清軍官兵一陣大亂，紛紛向後逃避。正危急間，忽見一人疾向火圈中奔去。那人身穿藍色長衫，臉上也有一塊籃綢包住，只露出了兩個眼睛孔，手中拿了一根單鞭，奔跑迅捷已極。他用單鞭在藥線上亂撥亂打，但藥線仍一股勁的向前燒去。陳家洛和徐天宏等見形勢險惡，都顧不得自己安危，紛紛縱出，企圖設法切斷藥線。這些都是指顧間之事。那蒙面人見藥線無法打斷，忽然奮不顧身，和衣撲在藥線之上，只見身旁烈燄騰起，全身衣服著火，那藥線燒過去的勢頭卻已被阻住了。

就這樣緩得一緩，章進和蔣四根已把文泰來抬著衝出火圈。三人身上都已著火。常氏兄弟趕上接應，連叫：「在地上打滾！打滾！」章進和蔣四根已把文泰來放下，把他來回滾動。滾得幾滾，文泰來衣上的火頭已經撲熄，駱冰早已搶上來照料。章進展開「燕青十八翻」，蔣四根展開「地堂拳」的身法，兩人也各滾熄了身上的火燄。

群雄見蒙面人捨命相救文泰來，都是又感激又奇怪，這時常氏雙俠已雙雙搶入火圈，把暈倒在地的蒙面人拖了出來。這三人出來時也是全身著火，等到把火撲熄時，蒙面人的衣服手足無一處不是燒得焦爛。

陸菲青見文泰來已脫險境，把李可秀背在肩上，縱到火圈之旁，猛一吸氣，「燕子三抄水」，如一隻大鳥般掠過火圈。他身上雖背著李可秀，然而仗著絕頂輕功，所受火傷最少。陳家洛叫道：「得手啦，退走，退走！」無塵長劍一揮，當先開路。常氏兄弟抬著那蒙面人，章進和蔣四根抬著文泰來、陸菲青背著李可秀，都跟了他們衝出去。李沅芷眼見父親被擄，心中大急，提劍來追，但被衛春華雙鉤纏住，不能脫身，一疏神，險險中了一鉤。衛春華叫道：「快回去，看在你師父面上，不來傷你。」

這時清軍官兵見主帥被俘，吶喊著跟來，但他們嘗過紅花會的手段，不敢過分逼近。八名御前侍衛奉旨協助李可秀看守文泰來，主犯走脫，那就是殺頭的罪名，范中思提起判官雙筆，沒命價追來。陳家洛剛才見他點燃藥線，知道這人心腸毒辣，容他不得，把凝碧劍交給趙半山道：「三哥，你給大夥斷後，我要收拾了這東西。」從懷中掏出珠索。馬大挺把他的鉤劍盾遞了過來。陳家洛讚道：「好兄弟，難為你想得周到。」原來陳家洛的劍盾珠索向來由心硯攜帶，心硯受傷，馬大挺就接替了這個差使。

陳家洛右手一揚，五根珠索迎面向范中思點來。范中思既使用判官筆，自然精於點穴，他見陳家洛的每條珠索頭上都有一個鋼球，迎面打來，竟自按著穴道，吃了一驚，又聽得朱祖蔭叫道：「范大哥，這兔崽子的繩子很厲害，你要小心。」馬大挺聽見朱祖蔭罵總舵主，心中大怒，挺起三節棍當頭砍去。朱祖蔭頭一偏，還了一刀。

這邊范中思仗著動作敏捷，熟悉穴道，騰挪跳躍，和陳家洛拆了數招，他一面打，一面心中暗暗叫苦，只想借個機會退開，但全身已被珠索裹住，那裏逃得開去？陳家洛不願多耽擱時間，珠索使出來記記是厲害招數，只見他右手橫裏一揮，珠索「千頭萬緒」亂點下來。范中思不知他要打那一路，雙筆一並，直撲到陳家洛懷裏，武學家所謂「一寸短，一寸險」，判官筆是短兵器，主要以險招取勝，他想陳家洛勢必退避，自己就可逃開。

他雙筆一上一下，對準陳家洛胸口「玄機」「七坎」兩穴點去，突見陳家洛左手一伸，盾牌迎了上來，盾上明晃晃的插著九枝利劍。范中思猛吃一驚，收勢不及，雙筆對準劍盾一點，借力向後仰去。陳家洛劍盾一側，滑開雙筆，珠索揮處，已把范中思雙腿纏住，猛力一推，范中思身不由主的向火圈中投去。陳家洛毫不停手，珠索橫掃，朱祖蔭背上已被鋼球打中，「啊喲」叫了一聲，刀法一慢，馬大挺三節棍「啪」的一聲，正打在他脛骨之上。馬大挺憤他出口傷人，所以這一記用足了全力，把他脛骨齊齊打折。

這時群雄都已越出牆外，趙半山斷後，力敵三名清官侍衛。陳家洛一揮手，叫道：「退去罷！」衛春華雙鉤向李沅芷疾攻三招，李沅芷招架不住，退開兩步。衛春華向右一轉，劈面一拳，把一名清兵打得口腫鼻歪，夾手奪過火把，奔到已被蒙面人弄熄的藥線旁，又點燃起來。清兵驚叫聲中，紅花會群雄齊都退盡。瑞大林、褚圓等侍衛正要督率清兵追趕，忽然黑煙騰起，火光一閃，一聲巨響震耳欲聾，滿目煙霧，磚石亂飛，眾人知道是樓房中的火藥爆炸，疾忙伏在地下。樓房中火藥一桶桶數量不少，炸聲一次接著一次，大家雖然離樓房很遠，但見屋瓦碎木在空際飛舞，誰都不敢起來，饒是如此，已有數十人被磚石打得頭破血流。范中思被投在火圈中心，早已炸得屍骨無存。他點燃火藥想害人，那知反害了自己。

等到大家爬起身來，紅花會群雄早已走得無影無蹤。眾人在瑞大林率領下上馬急追，向東南西北四路搜索。西路人馬由曾圖南率領，追了一程，忽見李沅芷扶著李可秀回來。曾圖南大喜，忙上前請安，把坐騎讓給李可秀乘坐。原來李沅芷見父親落入敵人手中，骨肉關心，也不理會爆炸勢頭猛惡，一鼓勁衝出牆來，遠遠瞧見紅花會人眾向西而去，她一人落單，不敢迫近，遠遠跟在後面。此時天尚未明，可是一行人眾走到城門時，城門忽然打開，讓他們過去。李沅芷繞開城門，從偏僻處爬上城牆，緩緩的溜了下來。這樣一耽擱，紅花會人眾早已不見，她縱目四顧，只見曉星在天，遠處附近人家隱隱傳來雞啼犬吠之聲，那裏有父親的蹤影，心中一急，不由得掩面哭出聲來。

剛哭了兩聲，忽聽一個親切的聲音說道：「沅芷，我在這裏。」李沅芷抬頭一看，見是父親，這一下喜出望外，撲上去父女抱住了。李沅芷道：「爸爸，你沒受傷麼？」李可秀道：「沒有。」李沅芷把頭伏在父親懷裏，輕聲問道：「他呢？」李可秀不答，只是搖頭，李沅芷不由得又流下淚來。

紅花會群雄救得文泰來後，出了城見後面無人追來，都放了心。再行一程，已到河邊，十多艘紹興腳划船齊齊排列。馬善均迎上來道喜，群雄笑逐顏開，一一上船。陸菲青低聲對陳家洛道：「李可秀和我有舊，文四爺既已救出，咱們放他回去罷。」陳家洛道：「陸老前輩說得是。」小頭目把李可秀鬆了綁，放在岸上。陳家洛叫道：「開船，咱們先到嘉興！」浙西河港千枝萬叉，曲折極多，腳划船划出里許，早已轉了四五個彎。陳家洛道：「咱們向西到餘杭，讓李可秀到嘉興去找咱們罷！」群雄哈哈大笑，幾月來的鬱積，至此方一掃而空。

此時天已微明，駱冰已把文泰來身上揩抹乾淨，鐐銬也用凝碧劍削去，見他沉沉大睡，大家不去打擾。徐天宏道：「總舵主，那救四哥的蒙面人傷勢很重，咱們要不要解開他臉上的布瞧瞧？」群雄都感好奇，不知此人是誰。周仲英道：「他既用布蒙臉，想是不願讓人見他盧山真面，咱們不去揭露為是。」心硯身上傷已大好，用白醬油替蒙面人在火傷處塗抹，見他全身都是火泡，痛得無法安睡，不住叫嚷。心硯看得害怕，怕他要死，忙來報知。陳家洛等都跳到這邊船來，見蒙面人傷成這個樣子，暗暗擔心。那蒙面人神智已經昏迷，雙手在臉上亂抓，想是那裏傷痛更加厲害，忽然左手抓住蒙面的布，撕了下來。眾人齊聲叫了出來：「十四弟！」原來那人竟是金笛秀才余魚同。只見他臉上又紅又焦又是腫起的水泡，本來一張俊悄的臉已燒得不成樣子。群雄又驚奇又痛惜。駱冰拿了一塊濕布，來替他把臉上的泥土火藥輕輕抹去，用雞毛沾了白醬油塗在上面，她心裏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知道余魚同對自己十分痴心，這番捨命相救文泰來，也是從這份痴心上而來。然而自己對他毫無情意，他那天晚上在鐵膽莊外無禮，後來想起常感憤怒，但他見自己丈夫遭到危難竟能捨身相救，那麼他這番痴心畢竟並非下賤情慾。瞧著他傷成這副樣子，性命恐怕難保，即使不死，這份痴心可也永遠無法酬答。當下思潮起伏，怔怔的出了神。

再划了幾個時辰，船到餘杭，馬善均忙差人去請了當地的名醫來給余魚同和文泰來診治。醫生看了文泰來傷勢，說道：「這位爺受的是外傷，他筋骨強健，調治幾個月就不礙了。」他指著余魚同道：「這位爺火傷卻十分厲害，謹防火毒攻心。我先開一張散火解毒的方子，吃兩帖看。」聽他言下之意，竟是沒有把握。醫生作別上岸，文泰來叫道：「這是那裏？怎麼大夥兒都在這裏？」

駱冰見丈夫醒來，喜極而泣，叫道：「大哥，你救出來啦，出來啦！」文泰來向群雄微微點了點頭，又閉上了眼。想是疲勞過度，全身無力。群雄聽了醫生之言，知道文泰來已經無礙，這時大家都為余魚同擔心，不知他性命如何。章進道：「十四弟也真鬼精靈，怎麼被他混到將軍署去。」常赫志道：「上次指點地牢的途徑，也是他了，咱們哥兒不知道，還打了他一掌。」常伯志道：「他又把李可秀救出去，不知是甚麼意思？」大家紛紛談論，只有徐天宏心中琢磨到一點意思，只是不知詳情，也不便瞎猜。

原來那天黃河渡口夜戰，李沅芷在亂軍中與大夥失散，倉皇中見到一輛大車，她跳上車去，趕了騾子就走。幾名清兵要來攔阻，都被她揮劍驅退。她不分東西南北的瞎闖，到天色明時，大軍已不見蹤影，才下車休息。揭開車帷一看，車中躺著一人，仔細看時，竟是曾在途中邂逅兩次的金笛秀才余魚同。只見他昏昏沉沉，像是身染重病，輕輕揭開被頭一角，見他身上縛了紮帶，才知道受傷不輕。李沅芷休息一陣，趕了騾子又走，無意中闖到文光鎮上。她是官家小姐，氣派一向大慣了的，揀了鎮上一所最大的宅第，就敲門投宿，這正是文光鎮上的惡霸、渾號糖裏砒霜的唐六的家裏。唐六見她路道有異，假意殷勤招待，後來發現她是女扮男裝，正想和醫生曹司朋陰謀算計，那知陰差陽錯，被俏李逵周綺在妓女白玫瑰家中一刀刺死。這時余魚同已經神智清楚，聽說糖裏砒霜被殺，只怕官府查案，牽連到自己身上，忙和李沅芷乘亂逃了出去。兩人到了開封，李沅芷去見知府，說是杭州將軍李可秀的兒子，途中遇盜失散。開封知府贈銀套車，兩人平平安安到了杭州。

見了父親，李沅芷反說余魚同為了救她而禦盜受傷。李可秀感激萬分，把余魚同招在將軍署中，請杭州名醫治傷，後來見他人品俊雅，武藝高強，況且又救了女兒性命，只待他傷癒，就想把他招為女婿，那知這人竟是紅花會中響噹噹的腳色。

幾個月來，李沅芷心中十分煩惱，她明知余魚同是父親對頭，可是自己一顆心中，已深深嵌上他的影子。夜深夢回，總想到余魚同在客店中談笑禦敵，吹曲揮笛的瀟灑神情。兩人長途跋涉，余魚同受傷，李沅芷不免處處細心照料，自己一副刁蠻古怪的脾氣，竟不忍在他身上發作。等到余魚同傷勢大愈，紅花會群雄連日前來攻打將軍署，那天余魚同把李可秀救出，李沅芷芳心竊喜，以為他已站在自己一邊，那知到頭來又去救文泰來，隨著紅花會人眾而去。

余魚同全身都是燒起的水泡，坐臥不得，四名小頭目輪流扶著他站在船裏，因為只有腳底才沒燒傷。陸菲青道：「咱們做了這番大事，官府必定不肯干休，倒要想一個善後之策。」陳家洛道：「正是。四嫂，章十哥，你們兩位帶同八名頭目，送四哥和十四弟到天目山養傷。」駱冰和章進應了。周仲英道：「皇帝失了要犯，必定大舉追索，兩位護送似乎人手單薄些。」陳家洛道：「周老前輩說得不錯。」他正想加派人手，徐天宏忽道：「咱們何不仿照趙三哥的師父王老前輩的辦法，讓清廷死了這條心。」無塵搖頭道：「趙三弟的師父那時年事已高，早已閉門封劍，裝假死不妨。但四弟卻正是有為之年，而且他性如烈火，將來必會把這事引為終身之恥。」

原來趙半山的師父王朗齋是溫州太極門的著名拳師，壯年時和山西巨盜盛喬結了怨仇，盛喬言明十年之後報仇。在十年之中，他在虎爪拳上痛下苦功，屆時果然南下踐約。王朗齋此時已退出武林，爭名之心早已十分淡泊，加之聽說盛喬近來武功精進，自己年老力衰，未必是他敵手，於是假裝病故，在廳上設置靈堂，擺了棺材。盛喬到時見王朗齋已死，於是在他假靈位前大哭一場，痛惜十年苦功，當年受了他「野馬分鬃」一掌之仇竟未能報。他哭祭已畢，在棺材上用力抓下三下，五指抓痕深深嵌入棺材蓋中。趙半山是王朗齋的第二弟子，見盛喬如此怨毒，竟想辱及死人，動了真怒，和他三言兩語，動起手來，結果趙半山不是敵手，被他一抓扯下一大叢頭髮。趙半山深感恥辱，日夕精研太極拳，五年後結果仍舊用「野馬分鬃」把盛喬打倒。他因此成了溫州太極門的掌門弟子，那塊被盛喬抓過的棺材板，換下來由掌門弟子接管，警惕本門弟子學武後不可隨便與人結怨，須知學無止境，每一門每一派均有奇材異能之士，絕不能妄自尊大。這件公案武林中流傳很廣，老一輩練武的人可說沒有不知的。

紅花會群雄大都附和無塵，覺得裝死雖然是瞞過清廷耳目的好辦法，但未免過於示弱，文泰來也一定不喜。這時文泰來睜眼叫道：「總舵主，你們別管我。老舵主傳有遺命，這事關係漢人光復大業，總舵主，你務必做到。現在皇帝是在杭州，容易找到。」

這句話提醒了陳家洛，說道：「我直捷就去見皇帝，說他的祕密咱們紅花會中人人都知道了，出言點撥他幾句。這樣，乾隆就覺得紅花會人眾個個是禍胎，最好個個予以處死。那麼他對四哥就不會這麼全神貫注，欲得之而甘心了。」群雄鼓掌叫好。徐天宏道：「九弟，這幾天杭州城裏有甚麼廟會沒有？」衛春華道：「廟會是沒有，但今兒晚是一年一度的選花盛會。」徐天宏道：「選花？那是甚麼？」衛春華笑道：「選妓女啊，西湖上熱鬧得很。」徐天宏道：「咱們就把皇帝引到妓院裏，總舵主你也去胡調一下，俟機和皇帝見面。」

周綺眉頭一皺道：「你越來越不成話啦，怎麼叫總舵主到妓院去胡調？」徐天宏笑道：「為了見皇帝，去一下也不妨。」陳家洛道：「就只怕他不上鉤。」眾人低頭沉思，各想計謀。無塵叫道：「咱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皇帝抓起來，叫他答應咱們的事，否則把他殺了，瞧他怎麼樣。」群雄相顧駭然，一時不敢接嘴。陳家洛叫道：「他抓咱們四哥，咱們抓他，有何不可？」無塵聽陳家洛贊同他的話，很是高興，對徐天宏道：「咱們大家到妓院去，怕甚麼？」說著望了周綺一眼，道：「連我這出家人也去。把皇帝抓到，那就高興啦。」群雄被他一說，都怦然心動，雖覺要逮住皇帝恐怕不易辦到，但個個心雄膽壯，平素所作所為，都是在和朝廷作對，明知這是大逆不道的大事，但心中那有懼怕，這時都望著徐天宏，瞧他有何妙計。徐天宏凝神半晌，說道：「我想這樣辦，各位瞧行不行？」於是把計策說了出來。陸菲青讚道：「妙計，妙計，果然不愧武諸葛。就算不成功，對咱們也沒害處。」周綺聽陸菲青讚她未過門的夫婿，微微一笑，芳心暗喜。陳家洛道：「好，就是這樣。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動手。四嫂，十哥，你們往西，等咱們事完之後，不論成敗，大夥再來和你們相聚。」章進見他們摩拳擦掌去捉拿皇帝，自己不能參與，不免感到可惜，但他與文泰來交情最好，既然是護送他，也就無話可說。群雄和駱冰等作別，分別潛回杭州佈置。

且說乾隆見褚圓等御前侍衛氣急敗壞的趕回請罪，報知紅花會劫牢把文泰來救去，大吃一驚。但他為人陰鷙，喜怒不形於色，心想要犯既已失去，責罰貼身侍衛已無用處，反而溫言道：「知道了，這事不怪你們。」褚圓等本以為這一次一定要受重罰，那知皇上如此體諒臣下，不由得感激涕零。不久李可秀也來了，乾隆下旨革職留任，將來以功贖罪。李可秀喜出望外，不住叩頭謝恩。乾隆一揮手道：「你多出點力，把紅花會給連根鏟了，就賞你到這裏來當差。」這時他們是在浙江撫署內，皇帝這句話是應允他將來升任浙江巡撫的意思了，李可秀心中突突亂跳，又再叩頭。

李可秀退出之後，乾隆想起文泰來脫逃，自己隱事不知是否會被洩露，聽文泰來語氣，這件機密大事他好像不知，但瞧他神色，心中似乎還有許多話沒說出來。他說有兩件重要證物落在外邊，看樣子多半不假，但那是甚麼證物呢？自己是漢人，那是千真萬確的了，這事萬一洩露出去，那如何是好？

乾隆在室中踱來踱去，一時彷徨無計，心頭十分煩躁，自忖以天子之尊，居然鬥不過這些草莽群盜，臉面何存？而且隱私落在對方手中，難道終身受他們挾制不成？越想越怒，舉起案頭的一個青瓷大花瓶，猛力往地上一擲，乒乓一聲，碎成了數十片。眾侍衛與內侍太監在室外聽得分明，知道皇上動了真怒，但不奉傳呼，誰都不敢入內，大家戰戰兢兢的站著，連大氣也不敢哼一聲。有幾名御前侍衛更是嚇得臉色蒼白，惟恐皇上忽然又要怪罪。古語說：「伴君如伴虎」，那真是一點也不錯的。

在萬分肅靜之中，忽然街上悠悠揚揚的傳來一片絲竹之聲，由遠而近，經過撫署門口，又漸漸遠去。過了一會，又是一隊絲竹樂隊過去。乾隆是太平皇帝，對音樂素來喜愛，聽這片樂聲纏綿宛轉，蕩入魂魄，不由得動心，叫道：「來人呀！」一名侍從學士走了進來，那是新近得寵的和珅，因為他善伺人意，連日乾隆頗有賞賜。眾侍從一聽乾隆呼喚，忙推他入內。乾隆道：「外面絲竹是甚麼東西？你去問問。」和珅應聲而出，過了半晌，回來報告道：「奴才出去問過了，聽說今兒杭州所有出名的妓女在西湖上聚會，要點甚麼花國狀元，還有甚麼榜眼、探花、傳臚。」乾隆笑罵：「拿國家掄才大典來開玩笑，真是豈有此理！」和珅見皇上臉有笑容，走上一步，低聲道：「聽說杭州有名的錢塘四艷都要去。」乾隆道：「甚麼叫做錢塘四艷？」和珅道：「奴才本來也不知道，剛才問了杭州本地人，才知那是四個最出名的妓女。街上大家都在猜誰會中花國狀元呢？」乾隆笑道：「國家的狀元由我來點。這個花國狀元誰來點？難道還有一個花國皇帝不成？」和珅道：「往常是杭州名流名士們品定的，今年更加來得熱鬧，每個名妓坐一艘花舫，花舫上陳列她恩客報效的珍寶首飾，還有竹絲管絃，聽說要看誰的花舫最為華貴，再來評定名次呢。剛才過去一隊隊的絲竹，都是到西湖上去的。」乾隆被他說得大為心動，又問：「他們甚麼時候搞這玩意兒？」和珅道：「就快啦，天再黑一點，花舫上萬燈齊明，他們就來啦！皇上有興致，也去看看怎麼樣？」乾隆笑道：「就怕遭人物議。太后知道我去點甚麼花國狀元，怕要說話呢，哈哈！」和珅道：「皇上打扮成平常人一樣，瞧瞧熱鬧，沒人知道的。」乾隆道：「也好，你叫大家不要招搖，咱們悄悄的瞧瞧就回來。」

和珅忙侍候乾隆換上一件湖縐長衫，穿上青紗馬褂，打扮得好似一個富商。他自己也穿了普通商人服色，帶了白振等幾名侍衛，往湖上而去。

一行人來到湖上，早有侍衛駕了遊船迎接。此時湖上處處笙歌，點點宮燈，說不出的繁華景象、旖旎風光。只見水上有二十餘艘花舫，花舫上掛滿了紗帳紗燈。乾隆命船划近看時，見那些燈上都用針孔密密刺了人物故事，有的是張生驚艷，有的是麗娘遊園。更有些舫上用紗綢紮成花草蟲魚，中間點了油燈，設想之精，窮極巧思。乾隆不禁暗暗讚嘆，江南風流，果然非北地所能企及。花舫停在湖中不動，成百艘遊船卻穿梭來去，船上都載了尋芳豪客，指指點點，在品評各艘花舫上裝置的精粗優劣。乾隆問道：「怎麼他們只看船，不看人，難道狀元榜眼就由船的裝飾來定麼？」和珅道：「待奴才去問問看。」他正要出去查問，忽聽鑼鼓響處，各船絲竹齊息。一個個煙花流星射入空際，燦爛照耀，然後嗤的一聲，落在湖中。起先放的是一些「永慶昇平」、「國泰民安」、「天子萬年」等歌功頌德的吉祥煙火，乾隆看得大悅，接著來的就是「群芳爭艷」、「簇簇鶯花」等風流名目了。

煙花放畢，絲竹又起，一個「喜遷鶯」的牌子吹畢，忽然各艘花舫不約而同的把窗帷拉起，每艘舫中都坐著一個靚裝姑娘。湖上各處齊聲喝起采來。

幾名內侍拿出酒果菜餚，佈在席上，服侍乾隆飲酒賞花。遊船緩緩在湖面上滑去，在各艘花舫旁經過，這時正所謂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乾隆後宮粉黛三千，美人不知見過多少，但此時燈影水色、槳聲脂香，另有一番風光，不覺心為之醉。

只見每艘花舫中間都放著一張桌子，桌上鋪著紅綢，不知做甚麼用。和珅去問舟子，才知過一會遊湖之人要各有賞賜，賞物就放在綢上，看那一個妓女的賞品最多最名貴，那麼誰就是狀元了。和珅轉告了乾隆。這時遊船已划到「錢塘四艷」的花舫旁，這四艘又與眾不同。第一艘紮成採蓮船模樣，花舫四周都是荷花燈，紅蓮白藕，荷葉田田，舫中妓女名叫卞文黛。第二艘舫上紮了兩個亭子，一派豪華富貴氣象，亭上珠翠圍繞，寫著四個大字：「玉立亭亭」，原來舫中妓女名叫李雙亭。第三艘裝成一個廣寒宮，舫旁用紙紗紮起蟾蜍玉兔，桂華吳剛，舫中妓女吳春娟一身古裝，手執團扇，扮成了一個月裏嫦娥。乾隆看一艘，喝采一番。待遊船搖到第四艘花舫旁，只見舫上全是真樹真花，淡雅天然，佈置得如一幅名家水墨山水一般。舫中那妓女全身白衣，隔水望去，飄飄有似出塵之姿，這時她背向乾隆，乾隆情不自禁，高吟「西廂記」中「酬簡」一折的曲文：「哼，怎不肯回過臉兒來？」

那妓女聽得有人高吟，回過頭來，嫣然一笑。乾隆心中一蕩，原來那人就便是日前在湖上見過的玉如意。只聽見鶯聲嚦嚦，那邊採蓮船上的卞文黛唱起曲來。一曲既終，采聲四起，有不少人紛紛賞賜，元寶大大小小的堆在船中桌上。接著李雙亭彈了一套「春江花月夜」的琵琶。吳春娟吹簫，乾隆聽她吹的是一曲「乘龍佳客」，命和珅取十兩金子賞她。待眾人遊船圍著玉如意花舫時，只見她啟朱唇、發皓齒，笛子聲中，唱了起來，唱道：

「望平康，鳳城東，千門綠楊。一路紫絲疆，引遊郎，誰家乳燕雙雙？隔春波，碧煙染窗；倚晴天，紅杏窺牆，一帶板橋長。閒指點，茶寮酒舫，聲聲賣花忙。穿過了條條深巷，插一枝帶露柳嬌黃。」

乾隆嘆道：「真是才子之筆，江南風物，盡入曲裏。」原來這是「桃花扇」中的「訪翠」，是康熙年間孔尚任所作，寫侯方域去訪名妓李香君的故事。玉如意唱這曲時，不住用眼打量乾隆。乾隆心中大悅，知她唱這曲是自擬於李香君，而把他比作才子侯方域了。乾隆最愛賣弄才學，這次南來，處處吟詩題字，臣工們自然是把他捧上天去，但他總有點疑心臣下的奉承也未必出於至誠，現在玉如意把他一捧，頓時有風塵知己之感，馬上命和珅賞黃金五十兩。

杭州素稱繁華，這一年一度的選花盛會，當地好事之徒都全力以赴。遠至蘇、松、太、常、嘉、湖各屬的閒人雅士，這天也都群集杭州，或賣弄風雅，或炫耀豪闊，所以一時之間，各妓花舫上采品堆積，尤以錢塘四艷為最多。時將子夜，選花會的會首開始檢點各艘采品，這有如金榜唱名一般，不但眾妓心頭焦急，所有遊客也都十分掛懷。乾隆對和珅低聲說了幾句話。和珅點頭答應，乘了一艘小船回撫署去，過了半晌，捧了一個包裹回來。

這時采品檢點已畢，各船齊集在會首坐船四周，聽他公布結果。只聽見會首叫道：「現在采品以李雙亭李姑娘最多！」此言一出，各船轟動，有人鼓掌叫好，也有人低低咒罵。只聽見一人喊道：「慢來，我贈卞文黛姑娘黃金一百兩。」當場把金子捧了過去。又有一個豪客叫道：「我贈吳春娟姑娘翡翠鐲一雙，明珠十顆。」眾人在燈光下見那翡翠鐲精光碧綠，明珠又大又圓，價值又遠在黃金百兩之上，都倒吸一口涼氣，看來今年的狀元非吳春娟莫屬了。

會首等了片刻，見無人再加，正要宣布吳春娟是本年狀元，忽然和珅叫道：「咱們老爺有一包東西贈給玉如意姑娘！」把那個包裹遞了過去。

那會首四旬上下年紀，面目清秀，唇有微鬚，下人把那包裹捧到他面前，一看竟是三捲書畫。那人側頭對左邊一位老者道：「樊榭先生，這位竟是雅人，不知送的是甚麼精品？」叫下人把書畫展開。

乾隆對和珅道：「你去問問，那會首船中的是些甚麼人？」和珅出去問了一會，回來稟道：「那會首是杭州著名的才子袁枚袁才子，另外的也都是江南名士。」乾隆笑道：「早就聽說袁枚愛胡鬧，果然是這樣。」

這時第一捲捲軸已經展開，袁枚和眾人都吃了一驚，原來這是米芾所書的李義山兩首無題詩。那袁枚稱他為「樊榭先生」的名叫厲鶚，也是杭州人。厲鶚詩詞俱佳，詞名尤著，審音守律，辭藻絕勝，為當時詞壇祭酒，見是米芾法書，連叫：「這是無價之寶了。」詩人趙翼心急，忙去打開第二個捲軸來看，見是「宋人畫八高僧故實」的長捲，上面還蓋著「乾隆御覽之寶」的朱印。袁枚心知有異，忙問旁邊兩人道：「沈年兄、蔣大哥，你們瞧送這個包裹來的人是甚麼來頭？」

他稱為「沈年兄」的沈德潛，別字歸愚，是乾隆年間的大詩人，與袁枚同是乾隆四年的進士。不過一個早達，一個晚遇，袁枚中進士時只有二十四歲，而沈德潛卻已六十多歲了，所以大家稱之為「江南老名士」。那姓蔣的名叫士銓，別字心餘，是當時戲曲大家。他與袁枚、趙翼三人合稱「江左三大家」。這兩人一看，沉吟不語。沈德潛老成持重，說道：「咱們過去談談如何？」船上右邊坐著兩位也是袁枚邀來的名士，一位是紀曉嵐，一位鄭板橋。紀曉嵐笑道：「咱們一過去，倒被旁人譏為不公。這兩捲書畫已是無價之寶，自然是玉如意得狀元了。」鄭板橋道：「第三捲是甚麼寶物，咱們先瞧瞧。」

眾人把那捲軸打開，見是一幅書法，寫的是歐陽修的一闋「採桑子」：「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閒眠，應慣尋常聽管絃。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駿鸞，人在舟中便是仙。」然而沒有圖章，沒有落款，筆致甚為秀拔。鄭板橋道：「秀則秀矣，筆力不足！」沈德潛低聲道：「這是今上的御筆。」大家嚇了一跳，不敢多說。袁才子大聲宣布：「現在檢點采品已畢，狀元是玉如意，榜眼吳春娟，探花卞文黛。」湖上采聲四起。

袁枚等見了這三捲書畫，知道致送的人不是宗室貴族，便是巨官顯宦，可是看那艘船卻沒有甚麼特異，黑暗之中，船中的人隱隱約約看不清楚。大家害怕自己這種風流事蹟被御史揭發出來，本來要賦詩聯句以紀盛會，現在也都不敢了，悄悄的上岸而散。

乾隆正要回去，忽聽玉如意在船中又唱起曲來，乾隆聽她歌聲柔媚入骨，不由得心癢難搔，對和珅道：「你去叫這姊兒過來。」和珅答應了，正要過去，乾隆又道：「你莫說我是誰！」和珅道：「是，奴才知道。」等遊船划近玉如意花舫，和珅跨了過去。過了半晌，拿回一張紙箋，遞給乾隆道：「她寫了這個東西，說：『請交給你家老爺。』」乾隆接來在燈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暖翠樓前粉黛香，六朝風致說平康。踏青歸去春猶淺，明日重來花滿床。」

乾隆笑道：「我今日已來，何必明日重來？」抬頭看時，玉如意的花舫已搖開了。乾隆貴為皇帝，後宮妃嬪有時千方百計求他一幸，尚不可得，幾時受過女人的推搪？可是說也奇怪，對方愈是冷淡，愈是若即若離，他愈是要得之而後快，這一半也是人之天性，一半是他做慣皇帝，事事能隨心所欲，今天玉如意忽然對他搭起架子來，反而覺得十分新鮮，於是對白振道：「叫舟子快划，追上去！」

眾侍衛見皇帝發急，大家幫著用船板划水，漸漸追上玉如意的花舫，乾隆站在船頭，此時滿湖燈火漸滅，簫管聲息，前面花舫中卻隱隱傳出檀板輕敲、笑語隱隱之聲，兩船漸近，忽然花舫窗門開處，一團東西向乾隆擲來。白振搶上一步，伸手接住，觸手柔軟，原來不是暗器，忙遞給皇帝。乾隆接過一看，見是一塊紅色汗巾，四角交互打了結，包著兩枚小小的金橘。那汗巾又滑又香，乾隆拿在手裏，不禁神搖心蕩。

不一會，花舫先靠近了岸，火光中只見玉如意登上一輛停在岸旁的小馬車，回過頭來，向乾隆微微一笑，放下了車帷。馬車旁本來有兩人高執火把等候，這時拋去火把，在黑暗中隱沒了。和珅大叫：「喂，等一下，慢走！」那馬車並不理會，蹄聲得得，緩緩向南而去。和珅叫道：「快找車。」但深夜湖邊那裏去找車？白振低聲囑咐了幾句，瑞大林施展輕功，不一刻已越過馬車，回過身來喝命車夫慢走。不久褚圓竟找到一輛車來，大概是把坐車乘客趕出，強奪來的。乾隆上了車，褚圓親自御車，眾侍衛和內侍都跟在後面。

前面馬車緩緩行走，乾隆座車緊跟在後面。白振見車子漸漸走向城中繁華之區，知道沒事，放下了心，猜想今日皇上一定要在這妓女家中過夜，但日前曾見她與紅花會的人物在一起，怕有陰謀詭計，不可不防，忙命瑞大林去多調人手，趕來保護。

玉如意的車子走過幾條大街，轉入了一條深巷，停在一對黑漆雙門之前，一個男子下車拍門。乾隆也走下車來。只聽見「呀」的一聲，黑漆雙門打開，走出一個老媽子來，掀起車帷，說道：「小姐回來了，恭喜你啦！」玉如意走下車，見乾隆站在那裏，忙過去請了一個安，笑道：「啊喲，東方老爺來啦。剛才真多謝您老人家的賞賜。快請進去喝盅茶兒。」乾隆一笑進門。褚圓搶在前面，提防刺客。

乾隆見進門是一個院子，撲鼻一陣花香，原來庭中樹影婆娑，種著兩株桂花。這時八月天氣，桂花開得正盛，濃香浮動，中人欲醉，乾隆隨著玉如意走入一間小廂房，紅燭高燒，陳設倒也頗為雅緻。女僕上來擺下菜餚。乾隆見八個碟子中盛著肴肉、醉雞、皮蛋、肉鬆等宵夜酒菜，比之宮中大魚大肉，另有一番清雅風味。這時白振等都在屋外巡視，房中只有和珅侍候，乾隆將手一擺，叫和珅出房。

女僕篩了兩杯酒，那是陳年女貞紹酒，稠稠的醇香異常。玉如意先喝了一杯，媚笑道：「東方老爺，今兒怎麼謝你才好？」乾隆也舉杯飲儘，笑道：「你先唱個曲兒罷，怎麼謝法，待會兒咱們慢慢商量。」玉如意取過琵琶，輕攏慢撚，彈了起來，一開口「并刀如水，吳鹽勝雪」，唱的是周美成的「少年遊」。乾隆聽得大悅，原來當年宋徽宗道君皇帝夜幸名妓李師師，兩人吃了徽宗帶來的橙子，李師師留他過夜，悄悄說道：「外面這樣冷，霜濃馬滑，都沒甚麼人在走啦，不如別去啦。」那知給躲在隔房的大詞人周美成聽見了，把這些話譜入新詞。徽宗雖然後來被金人擄去，但風流蘊藉，丹青蔚為一代宗師，是古來皇帝中最有才情之人，乾隆聽她唱這闋詞，知她含義，連叫：「不去啦，不去啦！」

乾隆在房裏興高采烈的喝酒聽曲，白振等人在外面卻忙得不亦樂乎。這時杭州將軍李可秀統率著旗營兵丁都趕到了，把一條巷子四周團團圍住，李可秀手下的副將、參將已把巷子中每一家人家搜了一遍，就只剩下玉如意這堂子沒抄。白振帶領了十幾名侍衛，不斷在玉如意的堂子屋頂巡邏，四周弓箭手、鐵甲軍圍得密密層層。李可秀和白振這才放了心，心想刺客再有天大本事，也休想攻得進來。自古以來嫖院之人何止千萬，但要算乾隆這次嫖得最為威風了。

眾侍衛官兵忙碌半夜，直到天色發白，始終平安無事。到太陽上升，和珅悄悄走到玉如意房外，從窗縫裏一張，見床前放著乾隆的那對靴子和一雙繡花小鞋，帳子低垂，寂無人聲，伸了伸舌頭，退了出來。那知從卯時等到辰時，又等到巳時，始終不見乾隆起身，不由得著急起來，在房外低呼：「老爺，要吃早點了麼？」連叫數聲，帳中聲息俱無。

和珅暗暗吃驚，轉過來推推房門，裏面閂住了推不開。他提高了聲音連叫兩聲：「老爺！」房裏無人答應。和珅急了，但不敢打門，忙出去和李可秀及白振商量。李可秀道：「咱們叫老鴇去敲門，送早點進去，皇上不會怪罪。」白振道：「李將軍說的是。」三人去找老鴇，那知妓院中的人一個不見，三人大急，去拍玉如意房門，越敲越重，裏面仍舊毫無聲息。李可秀急道：「推進去罷！」白振雙掌抵門，微一用力，「喀喇」一聲，門閂已斷。和珅首先進去，輕輕揭開帳子，床上被褥零亂，那裏有乾隆和玉如意的蹤影？登時驚得暈了過去。白振忙去把眾侍衛叫進來，在妓院裏裏外外搜了一個遍，連每隻箱子每隻抽屜都打開來細細看了，可是半點線索也沒有。大家又害怕又驚奇，整夜防守得這樣嚴密，連一隻麻雀飛出去也逃不過眾人的眼睛，怎麼皇帝竟會失蹤？白振又去檢查各處牆壁，看有沒有複門機關，敲打了半天，絲毫不見有甚麼可疑之處。不久御林軍統領福康安和浙江巡撫都接到密報趕來了。眾人聚在妓院之中，束手無措。

原來那天乾隆聽玉如意唱了一會曲，喝了幾杯酒，已有點把持不定。玉如意媚笑道：「我服侍老爺安息罷？」乾隆微笑點頭。玉如意替他寬去衣服鞋襪，扶到床上睡下，蓋上了被，輕笑道：「我出去一會就回來陪你。」乾隆只感到枕頭上被頭上都是幽幽甜香，頗涉遐思，正在迷迷糊糊間，忽然聽見床前微響，以為玉如意回來，喚道：「你這刁鑽古怪的妮子，還不快來！」

帳子揭開，伸進一個頭來，燭光下只見那人滿臉麻皮，神情粗豪。乾隆還以為眼花，揉了一揉眼睛，那人已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指在他喉邊，低喝：「丟，你一出聲，老子就是一刀。」乾隆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那人更不打話，摸出一塊手帕塞在乾隆嘴裏，拿床上被頭把他一捲，像鋪蓋般提了出去。

乾隆無法叫喊，動彈不得，睜眼一片黑暗，覺得自己被人抬著，一步一步向下走去，鼻中只聞到一股泥土潮濕之氣，走了很久，又覺得自己在向上昇起。乾隆大悟，原來這批人是從地道中進來的，所以侍衛官兵竟沒能攔住。剛想到這點，只覺身體震動，車輪聲起，想是已被人放入馬車，不知他們要把自己帶到那裏去？

車子走不久，震動加烈，想是已經出城，到了郊外，再行良久，車子停住，乾隆感到被人抬了出來，愈抬愈高，似乎漫無止境，心中十分害怕，這樣高的地方是甚麼所在呢？

他身不由主，如騰雲駕霧般上升，最後突然一頓，被人放在地下。他不敢言語，靜以待變，那知竟沒人前來理睬。他把裹在身上的被頭稍稍推開一些，側目向外觀看，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見，這時聽見遠處似有波濤之聲，他凝神靜聽，又聽見風捲萬松，夾著清越悠長的銅鈴聲。風勢越來越大，一陣陣怒嘯而過，乾隆覺得自己所處的地方有點搖搖晃晃，不覺害怕起來，推開被頭想站起來看看，剛動得一動，黑暗中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要性命你就別動。」敢情監視著他的人一點兒也沒放鬆，乾隆嚇得不敢動彈。

這樣挨了挨了良久良久，心頭思緒潮湧，風聲漸止，天色微明，乾隆看出自己所處的地方是一間小室，但走得這麼高，難道這是在高山之巔的一所房屋？他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聽見嘻哩呼嚕之聲，細細聽去，原來是監視他的人正在吃麵，聽聲音是兩個人，吃得特別香甜。乾隆折騰了一夜，這時已感飢餓，麵香一陣陣傳來，不覺食欲大起。

過了一會，兩人麵吃完了，一個人走過來，把滿滿一碗蝦仁鱔糊麵放在乾隆頭邊，離開他大約四尺，碗中插了一雙筷子。乾隆心中遲疑：「這是給我吃的麼？」不過他們既然不說，自己雖餓，也不便開口詢問。只聽見一人忽道：「這碗麵給你吃，裏面可沒有毒藥。」乾隆大喜，坐起身來正要去拿，忽然身上一陣微涼，連忙重又睡倒，縮進被裏。原來昨夜玉如意服侍他安睡時，已幫他把上下衣服脫得精光，這時一絲不掛，怎麼能當著人前鑽出被窩來拿麵？

那人罵道：「你怕有毒，我吃給你看。」端起碗來，連湯帶麵，吃了個乾乾淨淨。乾隆見這人滿臉疤痕，容色嚴峻，不由得有點懼怕，說道：「我身上沒穿衣，請你給我拿一套衣服來。」他雖然話中用了一個「請」字，但仍舊是說慣了那種呼來喝去的皇帝口吻。那人「哼」了一聲，道：「老子沒空！」這人是鬼見愁十二郎石雙英，一副神情是無人見了不害怕的。

乾隆出生以來那裏受過這種辱罵，登時氣往上衝，但隨即想到自己性命在別人掌握之中，帝皇的威嚴只好暫時收起，停了半晌，說道：「你是紅花會的麼？我要見你們姓陳的首領。」

石雙英冷冷的道：「咱們文四哥給你折磨得遍身是傷，人都快死過去啦。總舵主在請醫生給他治傷，沒功夫見你，等文四哥的傷勢完全痊癒了再說。」乾隆暗想，等他傷癒，不知要等到那一天，不由得暗暗著急。只聽得另一個喉音粗重、神態威猛的人道：「要是四哥的傷治不好，歸了天，那只好叫你抵命。」這人是鐵塔楊協成，他這話倒不是威嚇，可說是肺腑之言。乾隆無法搭腔，只好裝作沒聽見。

只聽兩人一吹一唱，談了起來，痛罵滿洲人霸佔漢人江山，官吏土豪，欺壓小民。石雙英自小受地主虐待，受苦最深，罵起來句句怨毒，把乾隆聽得驚心動魄。到了午間，孟健雄和安健剛師兄弟來接班，兩人一面吃飯，一面談論官府拷打良民的各種毒刑，甚麼竹籤、烙鐵、夾棍、站籠，形容得淋漓儘致，最後孟健雄加上一句：「將來咱們把這些貪官污吏抓來，也教他們嘗嘗這種滋味。」安健剛道：「第一要抓貪官的頭兒腦兒。」

這一天乾隆過得真所謂度日如年，好容易挨到傍晚，換班來的是常氏雙俠。這對兄弟先是悶聲不響的喝酒，後來酒意三分，哥兒倆大談江湖上對付仇家的各種慘毒掌故。甚麼黑窯崗的王寨主當年失風被擒，後來去挖掉了捉拿他的趙知府的眼珠；甚麼山西的白馬孫七為了替哥哥報仇，把仇人全家活埋；甚麼彰德府的鄭大胯子的師兄弟剪他的邊割他的靴子，和他的相好勾搭上了，他給師弟來了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乾隆又餓又怕，想掩上耳朵不聽，但話聲總是一句一句傳進耳來。兄弟倆興緻也真好，一直談到天明，乾隆整夜不能合眼。

第二天早晨，趙半山和衛春華來接班了。乾隆見這兩人一個臉色慈和，一個面目英俊，不像昨天那批人兇神惡煞般的模樣，放了一點心，這時實在餓不過了，對趙半山說道：「我要見你們姓陳的首領，請你通報一聲。」趙半山道：「總舵主今兒沒空，過幾天再說罷。」乾隆心想：「像這樣的日子再過幾天，我還有命麼？」於是說道：「那麼你先拿點東西給我充飢。」趙半山道：「好罷！」大聲叫道：「萬歲爺要用御膳，快開上酒席。」衛春華答應著出去。乾隆大喜，說道：「你給我拿一套衣服來。」趙半山又大聲叫道：「萬歲爺要穿衣了，快拿龍袍來。」乾隆喜道：「你這人不錯，叫甚麼名字？將來我必有賞賜。」趙半山微笑不答。乾隆忽然想起，道：「啊，我記得了，你的暗器打得最好。」

孟健雄捧了一套衣服進來，放在被上，乾隆坐起一看，見是一套明朝的漢人服色，不覺大為躊躇。

趙半山道：「咱們只有這套衣服，你著不著聽便！」乾隆心想我是滿清皇帝，怎能穿明朝的漢人服色，可是如果不穿衣服，勢必不能吃飯，餓了一日兩夜之後，這時甚麼也顧不得了，只好從權穿起。他穿了漢人裝束，雖覺不慣，然而倒也另有一種瀟灑之感，站起來走了幾步，向窗外一望，不由得嚇了一跳，只見遠處帆影點點，大江就在足底，眼下樹木委地，田畝小如棋局，原來自身竟是在高塔之頂。這寶塔作八角形，既在大江之濱，那一定是杭州著名的六和塔了。

又過了兩個時辰，才有人來報道：「酒席擺好了，請下去用膳。」乾隆跟著趙半山和衛春華走到下面一層，只見當中安放一張圓桌，桌上杯箸齊整，器皿雅潔，桌上已團團坐滿了人，留下三個空位。眾人見乾隆下來，都站起來拱手迎接。乾隆見他們忽然恭謹有禮，心中暗喜。無塵道人道：「咱們總舵主說他和皇上一見如故，十分投緣，所以請皇上到這塔上來盤桓數天，以便作長夜之談，那知他忽有要事，不能分身，所以命貧道代致歉意。」乾隆「哼」了一聲，不置可否。無塵請乾隆上坐。乾隆也不謙讓，就在首位坐下了，只見席上有老有少，有的俊雅，有的醜陋，想來都是江南豪客。

侍僕拿酒壺上來，無塵執壺在手，說道：「弟兄們都是粗魯之輩，不能好好服侍皇上，請你不要怪罪。」一面說一面篩酒，酒剛滿杯，無塵忽然變臉，向侍僕怒罵：「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怎麼拿這種淡酒來？」舉杯把酒都潑在侍僕臉上。侍僕十分惶恐，說道：「這裏只備了這種酒，小的就到城裏去買好酒。」無塵道：「快去，快去。這種酒咱們粗人喝喝還可以，皇上那能喝？」徐天宏把酒壺接過來，替各人篩了酒，就只乾隆面前是一隻空杯，徐天宏不住向乾隆道歉。一會兒侍僕把四盆熱氣騰騰的菜端了上來，乾隆見是一盆清炒蝦仁，一盆糖醋排骨，一盆醋溜魚，一盆生炒雞片，菜香撲鼻。無塵忽然眉頭一皺，喝道：「這菜是誰燒的？」一個廚子走近兩步道：「是小人燒的。」無塵怒道：「你是甚麼東西？幹麼不叫皇上得寵的御廚張安官來燒蘇式小菜？這種杭州粗菜，皇上怎麼能吃？」乾隆道：「這幾樣菜色香俱佳，也不能說是粗菜。」說著伸筷要到盆裏去挾菜。陸菲青坐在乾隆旁邊，也伸出筷子去，說道：「這種粗菜皇上不能吃，別吃壞了肚子。」用筷子在乾隆的筷子上一挾，潛用內力，輕輕一折，把乾隆的一雙筷子齊齊折斷了一截。

群雄見陸菲青不動聲色，露了這手，心中都暗暗佩服。無塵心道：「他師弟張召重武功雖高，談到內功，恐怕還是不及師兄。綿裏針果然名不虛傳。」乾隆筷子被陸菲青挾斷，伸出又不是，縮進又不是，登時面紅過耳，啪的一聲，把一雙斷筷擲在桌上。大家只當不見，「請請」連聲，食起菜來。徐天宏向廚子喝道：「快去找張安官來給皇上做菜。皇上肚子餓。你不知道麼？」廚子諾諾連聲的退了下去。

乾隆知道他們故意作弄他，肚中飢火如焚，眼見眾人又吃又喝，連聲讚美，心中又氣又恨，可是又發作不得，菜餚一道一道的上來。他們在塔中設了爐灶，所以每道菜都是熱香四散。好容易等他們吃完酒席，侍僕送上龍井清茶來。徐天宏道：「這茶葉倒還不錯，皇上可以喝一杯。」乾隆接來兩口喝乾，茶入空肚，更增飢餓。蔣四根在一旁卻不住撫摸肚子，猛打飽呃，大呼：「好飽！」

乾隆是陰沉堅鷙之人，雖然氣惱，可是不形於色。趙半山道：「咱們已去趕辦御用筵席，請皇上稍待片刻。」無塵在一旁頓足怒罵，說待慢了貴客，總舵主回來一定要不高興。周仲英把鐵膽弄得當唧唧的響，說道：「皇上肚餓了罷？」乾隆「哼」了一聲，並不言語。

蔣四根道：「我也好飽！」徐天宏道：「這叫做『飽人不知餓人飢』了。天下挨餓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千千萬萬，可是當政的人，幾時想過老百姓挨餓的苦處？今日皇上稍稍餓一點兒，或者以後會多想到一點老百姓挨餓時是這樣受罪。」常赫志道：「人家是成年累月的挨餓，一生一世從來沒吃飽過一餐。他一天兩天不吃東西，有甚麼希奇？」常伯志道：「咱們哥倆小時候連吃兩個月的樹皮草根。」

談到了餓肚子，紅花會群雄大都是貧苦出身，想起往事，都是怒火上升，你一句，我一句，說了半天。乾隆臉上青一陣紅一陣，聽他們說得逼真，也不禁怵然心動，心想：「天下果真有這種慘事？那麼生而貧窮，也真是十分不幸了。」他愈聽愈不好過，轉身向上層走去，群雄也不阻攔。徐天宏道：「待御膳備好，就來接駕。」乾隆不理。

過了兩個時辰，乾隆忽然聞到一陣「蔥椒羊肉」的香氣，這正是御廚張安官的拿手之作，心中頗有點奇怪，難道他們真的把御廚給找來了？正懷疑時，張安官走了上來，爬下叩頭，說道：「請皇上用膳。」乾隆奇道：「你怎麼來的？」

張安官道：「奴才昨天在戲園子聽戲，一出門就給人架了去。今兒聽人說皇上在這兒，要奴才侍候，奴才十分歡喜。」乾隆點點頭，走了下去，只見桌上放了一碗「燕窩紅白鴨子燉豆腐」、一碗「蔥椒羊肉」、一碗「冬筍大炒雞燉麵筋」、一碗「雞絲肉絲奶油炒白菜」，還有一盆「豬油酥火燒」，這些都是乾隆最喜愛的菜色，此外還有十幾碟點心小菜，乾隆一見大喜。張安官添上飯來。無塵等走近來，說道：「請皇上用膳。」乾隆心想：「這次大概他們是真心請我吃飯了。」他正要舉筷，忽見一個十八九歲大姑娘抱著一頭貓走了進來，對周仲英道：「爹，貓咪餓啦！」這時那貓似乎在她手中掙扎，周綺一鬆手，貓兒跳到桌上，在兩盆菜中吃了兩口。周綺和眾人紛紛呼喝，正要把貓趕下，忽然那貓兩腿一伸，直挺挺的躺在桌上，口吐黑血而死。

乾隆登時臉上變色。張安官嚇得發抖，忙跪下道：「皇──皇上──菜裏給他們──他們下了毒──吃不得了！」乾隆哈哈一笑，說道：「你們犯上作亂，大逆不道，竟要弒君。要殺便殺，何必下毒？」把椅子一推，站了起來。

無塵道：「皇上你這頓飯是不吃的了？」乾隆道：「亂臣賊子，看你們有甚麼好下場。」他見貓兒中毒，自分今日必死，索性破口怒罵。無塵伸掌在檯上一拍，喝道：「大丈夫死生有命，你不吃我吃！那一位有膽子跟我一起吃？」說罷拿起筷子，在貓兒食過的菜中挾了兩筷，放在口中，大嚼起來。群雄紛紛落座，叫道：「死就死，那有甚麼要緊？」喝酒吃菜，踴躍異常。乾隆見這批亡命之徒如此作法，不禁愕然，不知他們是甚麼用意。不一會，群雄風捲雲殘，把飯菜吃了一個乾淨，居然一點沒事。要知道這是徐天宏的詭計，預先給貓兒吃了毒藥，菜中卻並沒有毒藥。這樣一來，乾隆一席到口的酒菜固然吃不到，而且還給大家奚落了一場。

原來群雄痛恨乾隆捕捉文泰來，把他刀砍棍打，弄得遍體鱗傷。駱冰受傷，周仲英喪子，余魚同性命危殆，何嘗不都因此而起？乘著杭州選美盛會，把乾隆誘到玉如意家中擒來，依著常氏雙俠和蔣四根等一干人的話，竟要把乾隆一刀殺卻，至不濟也要先痛打一頓，替大家報仇。但陳家洛和徐天宏等識得大體，終於勸服了他們，才這樣折辱他一番，這一來是報仇，二來是先殺他的威風，等陳家洛和他談起大事來教他容易受範。

乾隆是整整挨了兩天的餓，杭州官場中卻已鬧得天翻地覆。皇上失蹤的消息雖沒張揚出去，全城卻幾乎已抄了一個遍。杭州通往外縣的各處水陸口，更是由重兵把守，不許一人進出。杭州城裏城外，兩天中捕捉了上千名「嫌疑犯」，各處監獄都塞滿了，被捕的人絲毫不知自己到底犯了甚麼罪。地方官府一面十分惶急，一面又乘機胡作非為，把富商大賈捉了許多關在獄裏，向他們家屬勒索重金。

# 第二十一回 六和塔頂囚獨夫

乾隆皇帝奇特失蹤之後，福康安、李可秀、白振以及一些得知消息的護駕大臣兩日中真如熱鍋上螞蟻，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料定這必是紅花會所為，一出事馬上派兵到紅花會各處落腳地點搜查，那知全城紅花會的人眾隱藏的隱藏，出城的出城，一個人也沒抓到。第三天清晨，福康安又召集眾人在撫署會商。大家愁眉苦臉，束手無策，只得商議要不要急報皇太后，如果皇上有甚麼不測，只好另立新君登極。可是大家又都畏罪，這一報上去，轉眼個個就是滅族凌遲的罪名，正在躊躇不決，忽然御前侍衛瑞大林臉色蒼白，急奔前來，在白振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白振臉色一變，倏地站起，道：「有這等事？」福康安忙問情由。瑞大林道：「在皇上臥室內守衛的六名侍衛，忽然都被人殺死了。」福康安道：「咱們去看看，這事一定與皇上失蹤有關。」

眾人走向乾隆原來在撫署裏的臥室。瑞大林把門一推，迎面一陣血腥氣撲了過來，只見臥室地板上東倒西歪的躺著六具屍體，有的眼睛凸出，有的胸口洞穿，死狀十分可怕。白振走過去一看，見這六人都是大內侍衛中的高手。本來乾隆睡覺時有六名侍衛輪流在他臥室外守夜，現在皇帝失蹤，但輪值的人仍舊照常值班，那知六名侍衛全部在夜中被殺。白振道：「這六位兄弟都非庸手，怎麼不聲不響就被人幹掉了？」大家都猜想不透。

白振俯身在屍體上研究死因，見有的是被重手法震斃，有的是被寶劍削去半邊天靈蓋，那些侍衛的兵器有的被人打壞，有的在刀鞘中還沒來得及拔出來，想來刺客行動十分迅速，侍衛不及禦敵呼援，都已一一被殺。白振道：「這室中容不下多人鬥毆，刺客最多不過兩三人。他們一舉就將這些兄弟害死，下手如此毒辣爽利，那麼刺客的武功一定高明已極。」

李可秀道：「皇上既已被他們請去，又何必來殺這六名侍衛？看來刺客和劫持皇上的人並不是一路。」福康安道：「哼，但刺客一定也是謀叛行刺，那知皇上卻不在這裏，於是這六名侍衛遭了殃。」白振道：「兩位所料不錯。如果殺侍衛的是紅花會人物，那麼皇上是落在別人手中了。但除了紅花會，又有誰這樣大膽，敢幹這種大逆不道的事？要是劫持皇上的是紅花會，那麼又從那裏出來這樣武功高強的人，來殺這六名侍衛？」

一陣輕風吹來，血腥氣四散流動，福康安見了六名侍衛死得可怖，不敢再在室中耽擱，先自退了出去。白振暗自思量：「大江南北武林中高手，我幾乎無人不知，瞧刺客殺人的手法，和這些人全不相同。不知是何等人物？」紅花會人眾已難以對付，現在突然又有大敵來臨，瞧他們手段如此厲害，不禁心寒。他再俯身察看，忽見屍體胸口有犬爪抓傷和咬傷的痕跡，更覺奇怪，心念一動，忙請李可秀差人去找獵犬。

過了一個多時辰，差役帶了三名獵戶和六隻獵犬進來。李可秀這時已調集了兩千名兵丁，整裝待發，白振命獵戶帶領獵犬在屍體旁嗅了一陣，然後追索出去。獵犬帶領眾人直奔湖濱，到了西湖邊上，向著湖中狂吠。白振暗暗點頭，知道刺客帶了犬來，把侍衛打死後，發覺乾隆不在，就命犬帶路追索皇帝。獵犬吠了一會，又找到了蹤跡，沿著湖濱奔去，湖畔泥濕，果然有人犬的足印。獵犬奔到乾隆上岸處，折回城內。城內人多，氣息混雜，獵犬慢了下來，邊嗅邊走，直向玉如意的妓院奔了進去。妓院中本來有兵把守，這時靜無人跡，眾人走進院子，只見庭院室內，又死了兩名侍衛和十多名官兵。刺客下手狠辣，沒有留下一個活口，有的兵卒是咽喉被狗咬斷而死。白振察看這些兵卒的身材和傷口的部位，心想行兇的狗軀體極為龐大，不是關外的巨狗，便是西北豺狼和犬的混種，難道刺客是關外或西北塞外而來？

那六隻獵犬在玉如意臥室中轉了幾個圈子，忽在地板上亂抓亂爬，白振細看地板，覺得並無異狀，但獵狗仍不住騷吠，白振命兵卒用刀在地板上撬挖一下試試，挖了兩下，地板應手而起，下面是一塊石板。白振急道：「快撬！」兵卒把石板撬開，露出一個大洞來，獵狗首先撲了下去，李可秀和白振見下面是一條地道，這才恍然大悟，成千兵將在妓院四周守衛，而皇帝竟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失蹤，原來刺客是從地道裏進出的，不禁暗叫慚愧，率領兵卒追了下去。

且說乾隆在六和塔頂餓了兩日兩夜，又受了兩日兩夜的氣，神情十分委頓，第三天早晨醒來，已是全身無力，正想再睡一會，忽一個小書僮走近說道：「皇上，咱們少爺請你去談談。」乾隆道：「你少爺是誰？叫他來見我好了。」那書僮道：「咱們少爺是紅花會的陳總舵主。」乾隆一聽陳家洛請他，心頭一喜，忙起身穿衣。那書僮就是心硯，他經過幾天休養，傷已大好，聽說抓住了皇帝，一定要趕來瞧瞧熱鬧，他打上水來，服侍乾隆梳洗。乾隆仍穿那明代漢服，隨心硯走到下一層來。

乾隆一進門，陳家洛穿著一件藍綢長衫，笑容滿臉的迎了出來，當先一揖。乾隆還了一揖，走進室內，心硯獻上茶來，陳家洛道：「快拿點心來。」心硯捧進一個茶盤，盤中放著一碟湯包、一碟蟹粉蝦仁燒賣、一碟炸春卷、還有一碗火腿火腿雞絲蓴菜荷葉湯，盤未端到，已是清香撲鼻。心硯放下兩副杯筷，篩上酒來。陳家洛道：「小弟因為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的傷，以致有失迎迓，請吾兄恕罪。」乾隆道：「好說，好說。」陳家洛道：「請兄台先用些粗點，小弟還有事請教。」乾隆餓得肚皮已貼到了背心。他素來體格壯健，十二歲時隨聖祖康熙出獵木蘭，即曾發矢射死一狼，平常勸習武事，所以食量驚人，兩日兩夜不吃東西，教他如如何耐得？他見陳家洛先舉筷夾了一個湯包吃了，再不客氣，風捲殘雲的把三碟點心吃得乾乾淨淨，湯也喝了大半碗。陳家洛每碟點心只吃了一兩件，喝了一口湯，就放下筷子，見乾隆吃得香甜，只是微笑。

點心吃完，乾隆說不出的舒服受用，端起茶杯，望著杯中碧綠的龍井細茶，慢慢啜飲，只覺舌底生津，脾胃沁芳。陳家洛見心硯收了碗碟出去，說道：「你叫廚房好好做幾樣菜，待會我還要和東方老爺喝酒。」心硯答應了。陳家洛等他出去，走過去把門推得洞開，道：「他們都守在底下，咱們在這裏說話是再妥當也沒有了，絕不會有第三個人聽見。」乾隆板起臉，一字一字低沉的道：「你把我劫持到這裏待要怎樣？」

陳家洛走上兩步，望住乾隆的臉。乾隆只覺他目光如電，直看到了自己心裏去，不由得慢慢轉開了頭，隔了半晌，聽得陳家洛道：「哥哥，你到今天還不認我麼？」

他這句話語音柔和，聲調懇切，但乾隆一聽之下猶如晴空打了一個霹靂，忽地跳了起來，說道：「你──你──你說甚麼？」

陳家洛臉上一片誠摯，緩緩伸起手來拉住乾隆的手，說道：「咱們是親兄弟親骨肉。哥哥，你不必再瞞，我甚麼都知道啦。」自從文泰來被救，乾隆就知道他這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但聽陳家洛突然叫他「哥哥」，仍不禁震驚萬分，只全身無力，似癱瘓般的坐入椅中。

陳家洛道：「你到海寧掃墓，你把爸爸姆媽封為潮神和潮神娘娘，我知你並沒忘本。你在這鏡子裏照照自己看。」說著把牆上畫旁的一根線一拉，畫幅捲起，露出一面大鏡子來。乾隆看見鏡中的自己一身漢裝，面目神情，絲毫沒有滿洲人的痕跡，再看看站在身旁的陳家洛，兩人實在十分逼肖，嘆了一口氣，回身坐在椅中。陳家洛道：「哥哥，咱們兄弟以前互不知情，以致動刀掄槍，骨肉相殘，爸爸姆媽在天之靈一定很是痛心呢。」

乾隆惻然不語，隔了半晌，說道：「我本來叫你到京裏來辦事，你自己不肯去。」他見陳家洛轉身眼望大江，並不置答，繼續說道：「你如沒應過鄉試，我先賜你一個舉人，憑你才學，會試殿試必在三鼎甲內，將來督撫軍機，我豈有不提拔你之理？這於家於國，對你對我，都是大有好處，何苦定要不忠不孝，幹這種大逆不道之事。」陳家洛忽然地轉身，說道：「哥哥，我沒說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說起我來。」乾隆「咦」了一聲道：「臣對君盡忠，叛君則為大逆，我既已為君，那裏說得上不忠？」

陳家洛道：「你明明是漢人，卻降了胡虜，這是忠麼？父母在世之日，你沒好好侍奉，父親在朝廷之日反而日日向你跪拜，你於心何安，這是孝麼？」乾隆頭上汗珠一粒一粒的滲了出來，低聲說道：「我本來不知道。是你們紅花會已故的首領于萬亭今年春天進宮來，我才聽說的。到現在我仍是將信將疑，不過為人子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錯了不過是愚，否則可是不孝。所以我到海寧來祭墓。」其實乾隆這番話是言不由衷，這年春天于萬亭偕文泰來入宮，把陳夫人的一封親筆信交給乾隆，信中詳述當時經過，乾隆已信了八成，等于萬亭走後，他把當年餵奶的乳母廖氏傳來，秘密詢問，廖氏被逼不過，只得說了出來。原來在四十七年前的八月十三日，四貝勒允禎的福晉生了一個女兒，聽說大臣陳世倌的夫人同日生產，命人將小兒抱進府裏觀看，哪知抱進去的是兒子，抱出來的卻是女兒。陳世倌知道這是四貝勒掉了包，一句話都不敢洩漏出去。當時聖祖康熙諸子奪嫡，明爭暗鬥，無所不用其極。康熙喜愛西洋的數學化學，許多皇子就兢學西學，各人更是籠絡大臣，陰蓄死黨。允禎知道父皇心中這時尚猶豫不決，兄弟中如允禧、允異、允題等才幹都不在自己之下，諸人勢均力敵，皇帝選擇儲君時，不但要想到皇子本人的才幹，也要想到皇子的兒子，因為立儲是萬年之計，皇子死了，皇孫就是皇帝。如果皇子英明，皇孫昏庸，那絕非長遠之策。允禎此時已有一子，但懦弱無用，素來不為祖父所喜，他知道在這一點上吃了虧，滿盼再生一個兒子，那知生出來的卻是女兒。允禎不顧一切要做皇帝，湊巧陳世倌生了個兒子，他就強行換了一個。允禎是諸皇子中最為手段狠辣的，陳世倌那敢聲張。這換去的孩子後來就是乾隆。他自小聰穎武勇，六歲即能誦「愛蓮說」，到了九歲時，更遇到一件偶然的事，使康熙十分喜愛，允禎後來能做皇帝，和這事很有關係。

那時乾隆叫做寶親王。這年跟隨祖父到熱河打獵，衛隊從深山中趕了一隻大黑熊出來，趕到康熙跟前。康熙舉起火槍，一槍打中黑熊頭上，那熊撲地倒了。康熙放槍時，寶親王騎了一匹小馬，舉起火槍，在祖父身旁躍躍欲試，見了那龐大的黑熊居然絲毫不懼。康熙看得有趣，說道：「你過去打牠一槍。」他愛惜孫兒，叫他去打一槍，就算是他打死的，將來對臣下說起來，寶親九歲擊斃一熊，可以誇耀誇耀。寶親王下馬走到黑熊跟前，叫道：「打死你，打死你！」對準黑熊肚皮放了一槍，眾侍衛齊聲歡呼叫好，康熙也是撚鬚微笑。寶親王回來，剛要上馬，那知黑熊沒有死透，突然人立，惡狠狠向康熙馬前撲來，眾侍衛大驚，數槍齊發，把牠擊斃，康熙吃了一驚，對侍衛們道：「寶親王這孩子福分可真不小，要是他在黑熊跟前時那熊站了起來，這孩子還有命麼？」從此康熙認為寶親王命大，兼之他文武雙全，在諸孫中最得康熙寵愛，允禎後來能做皇帝，有很多地方還是靠了這個偷偷換來的兒子。所以雍正那一朝，海寧陳家榮寵無比，雍正這樣做一來是報答，二來是籠絡，免得陳家有所怨懟而洩漏這天大秘密。

乾隆初被抱入雍親王（允禎的封號）府時，啼哭不止，不肯吃奶。允禎的福晉那拉氏沒有辦法，只得把陳家原來給乾隆餵奶的奶母廖氏召到府中，乾隆這才止哭吃奶。那知事隔了四十多年，乾隆忽然問起，廖氏本來不肯說，但聽乾隆口風，知道已知詳情，無法再加隱瞞。廖氏這時已六十多歲，當夜就被乾隆派人絞死，防她走漏隱事。

乾隆說這番話時，想起廖氏撫育他的辛勞，心頭頗有點自責。陳家洛道：「你自己看看，那裏像旗人，這還有甚麼好疑慮的。」乾隆沉吟不語，陳家洛道：「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江山今日完全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旗人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麼？」

乾隆無言可對，昂然道：「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的手裏，你要殺便殺，何必多言。」陳家洛溫言道：「咱們在海塘上曾經約定，以後互不加害，言猶在耳，我豈能背誓？何況現在知道你是我的親哥哥，我十年來沒見到自己的親骨肉，今日和哥哥相會，親近還來不及，那裏有相害之理。」他天性淳厚，說著掉下淚來。乾隆道：「那麼你要我怎樣？要逼我退位麼？」

陳家洛拭一拭眼淚，說道：「不，你仍舊做你的皇帝，不過不是不忠不孝的皇帝，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開國之主。」乾隆奇道：「開國之主？」陳家洛道：「不錯，做漢人的皇帝，而不是滿清的皇帝。」

乾隆十分聰明機警，一聽陳家洛的話，已明白了他意思，道：「你要我把滿人趕出關外？」陳家洛道：「不錯，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被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聽了這幾句話，不由怦然心動。陳家洛鑒貌辨色，知道自己的說詞已經見效，繼續說道：「你現在做皇帝，人人知道不過是承襲祖宗的餘蔭，那有甚麼希奇？你看看這人。」乾隆走到窗邊順著陳家洛的手指向下望去，只見一個農夫在塔下的田邊鋤耕作。陳家洛道：「如果這人生在雍親王府中，而你生在農家，那麼他就是皇帝而你就得在田間鋤地了。」乾隆一向自以為天縱神武，迥非常人可比，現在細細體會陳家洛的話，才覺得果然有理。陳家洛又道：「大丈夫生在世間，百年之期，倏忽而過，如不建功立業，轉眼與草木同朽。歷來帝皇，如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才是真英雄真豪傑，元人如成吉思汗，清人如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也算得是一代雄主。如漢獻帝、明崇禎這種人，縱使不是亡國之君，縱使在位百年，因人碌碌，又何足道哉？」

這番話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心窩。他自從知道自己是漢人後，好幾次想下令宮中朝中改用漢人衣冠，但都被滿洲大臣攔住，心想如真的依著陳家洛的話，把滿人趕出關外，重還漢家天下，自己就是陳姓皇朝的開國之主，功業可以上比劉邦、李世民。他正想接話，忽聽見遠處有一陣犬吠之聲，又見陳家洛雙眉一揚，凝神外望。他也向外望去，只見四條身軀異常龐大的狼犬向六和塔疾奔而來，後面跟著兩個人影，因為奔跑過速，看不清楚身材面貌。

轉眼之間，兩人四犬已奔到塔下，似有人厲聲喝問。六和塔高共十三層，乾隆與陳家洛這時在第十二層上，與塔下相距甚遠，饒是耳朵好，也聽不清楚下面說甚麼。只見兩人四犬都衝進塔中，忽然那四條狼犬反身奔逃，口裏狂叫，東逃西竄，似乎是躲避甚麼，孟健雄手夾彈弓追出，雙手連動，一陣連珠彈把四隻狼犬打得狺狺狂叫。陳家洛正在奇怪，這四條狗和那兩個人不知是甚麼路數，忽見塔中一人竄出，迅疾無比，夾手把孟健雄的弓奪過，左掌便向孟健雄頸上劈來。孟健雄一避沒避開，忙舉手格時，那人用彈弓弓端在他腰裏一戳，戳中穴道，俯身跌倒。那人頭也不回，直奔進塔來，這人剛進塔門，塔裏同時拋出一個人來，仰天跌在地上，動也不動，陳家洛看得清楚，這人是獨角虎安健剛，不由得大吃一驚。這時又聽得守在塔外的馬善均馬大挺父子哨聲大作，連連報警。說是來了勁敵。

乾隆一見來了救援，心中大喜。陳家洛向四方瞭望，見各處並無動靜，知道來攻的只此兩人，馬家父子所以在敵人已經攻到之後才發出警號，想是敵人行動過速，等到發現，他們已攻到塔前，這兩人身手如此矯健，想必是大內侍衛中的高手，看來比金鉤鐵爪白振尚要勝過一籌。

那四條狼犬重又折回，再竄進塔內，只聽見女子斥罵聲、少年叫喊聲、犬吠聲響成一片，想是把守第二層的周綺和心硯正在對付那四條狼犬。突然兩聲驚叫，第二層窗口中投下兩件兵器來，一件是柄單刀，另一件是條軟鞭。陳家洛認得那是周綺和心硯所用的傢伙，想是被敵人所奪去而擲下來的，不知這兩人性命如何，頗有點擔心。乾隆見陳家洛本來神色自若，忽然漸有憂色，知道自己手下人佔了上風，暗暗歡喜，突然見陳家洛臉露微笑，忙向下望，只見一個條大漢手持一柄大鐵槳，使得虎虎生風，把四條狼犬都打出塔來。陳家洛又見周綺和心硯跟在蔣四根後面，空手搶出，把孟健雄和安健剛扶了回去，那四條狼犬猛惡異常，簡直如四條豹子一般，一條狼犬後腿蔣四根鐵槳打斷，兀自不退，仍舊撲上來亂咬，蔣四根給四隻狗圍在垓心，一時倒無法取勝。

心硯又從塔裏奔出，雙手連搖，十幾塊磚頭把狼犬打得汪汪亂叫，蔣四根乘機又是一槳擊在一條狼犬臀部，把牠直摜出去。周綺也奔出塔來吶喊助威，這四條狼犬如不逃走，眼見就要給蔣四根和心硯全部打死。忽然第六層窗口中一人探出頭來撮嘴作嘯，聲音極為奇特。四條狼犬一聽聲音，立即掉頭，分成四路向外奔去。蔣四根眼見牠們分路奔逃，一時無法追趕，見那隻斷了後腿的狗逃得稍慢，縱上前去，一把抓住後頸，提了起來。那狼犬四足離地，無法用勁，只有慘叫。蔣四根用力一揮，把狼犬遠遠擲出。周綺和心硯已拾起自己的兵刃，仍站在塔下守禦，怕再有外敵人來攻。

陳家洛見敵人從第六層窗口中指揮狼犬，心想：「那麼第四層上的十二郎，第五層的衛九哥和第六層的楊八哥都沒攔住他們──」想到這裏，暗叫：「不好。」敵人武藝高強，而且兩人合力來攻，己方每層一人，一定攔他們不住，正要下令集合四人在第九層上攔截，忽見第七層窗中竄出一人，那人身材矮小，行動敏捷，正是武諸葛徐天宏。

徐天宏剛躍出窗口，後面一人跟著跳了出來，一抓抓住了徐天宏的左腳。陳家洛大吃一驚，手中扣住的三粒圍棋子正要擲出，忽聽徐天宏大喝一聲：「照鏢！」右手一揚，敵人一縮頭，那知徐天宏手中並無暗器，乘機一掙，掙脫了左腳鞋子，已站在寶塔的簷角之上。

這時距離已近，陳家洛看得明白，敵人身材比徐天宏更矮，一身白衣，滿頭白髮，竟是一個老太婆。她背插寶劍，雙手空空，凌空躍起，又抓了過去。徐天宏右手的單刀已經不見，大概已被敵人打脫，左手鐵拐一招「一夫當關」在胸前一橫，又喝：「照鏢！」那老太婆罵道：「猴子，莫想再騙你奶奶！」夾手來奪單拐。那知徐天宏虛虛實實，這次卻非虛招，他已順手揭起塔頂一瓦，猛擲過去。那老婦避讓不及，迎面一掌，把瓦片擊得粉碎，碎片四散紛飛。守在第八層的常氏雙俠大概已被另一個敵人纏住，所以始終不出來相助，徐天宏武功不及那個老太婆，交手數招，迭遇兇險，仗著他機變百出，聲東擊西，又支持了幾招。

周綺抬起了頭，仰望徐天宏在塔角上和那老太婆拼死忘生的惡鬥，眼見不敵，心中很是焦急，大叫：「爸爸，爸爸，你快動手哪！」周仲英守在第十層上，他也早已見到兩個徒弟被打倒，義子處境又危險萬分，忙探身窗外，他素來光明，不肯偷襲，叫道：「甚麼人在這裏撒野？」兩個鐵膽一先一後向那老太婆擲去。鐵膽還未擲到，那白髮老婦忽然如飛鳥般直縱下來，左手手掌在瓦上一按，一個觔斗翻過來在第六層上站住，只聽得叮叮叮一陣亂響，袖箭、鐵蓮子、鋼鏢、背弩，一批暗器落在第八層塔頂上，原來是守在第九層上的趙半山為助徐天宏而放的。周仲英鐵膽打空，拍拍兩聲，把塔角的木簷打斷。徐天宏俯身搶住一個，另一個在塔角瓦溝中亂轉。周仲英縱身躍下想拾，腳未踏上實地，突然一陣掌風向胸口襲來。周仲英身體臨空，無法避讓，同時感到掌風來勢甚厲，自己出手抵擋，懸空不能借力，勢必被敵人推下塔去，跌得粉身碎骨，危急中疾忙拔出金背大刀在面門前一立，和身向敵人撲去，拚著受他一掌，落個兩敗俱傷。

敵人滑溜異常，見周仲英撲來，身子一偏，左手來抓周仲英手腕。周仲英見他手法又快又狠，不覺「咦」的一聲，心中一驚，暗道：「這人是誰？」跳開一步，抬頭望時，見常氏雙俠已從窗中跳出來和那人打在一起。那人魁梧異常，常氏雙俠是瘦長條子，那知此人比雙俠身材更高，一個鷹鉤鼻，臉色紅得如朱砂一般，頭頂光溜溜的禿得不剩一根頭髮。周仲英見此人生得異相，武功好得出奇，心想：「怎麼這樣的人物也甘作清廷走狗？」

那禿頂老頭雙掌如風，迅疾無比，常氏兄弟使開了鐵沙掌的功夫，在寶塔角上跳躍來去，以二攻一。周仲英見常氏兄弟雖不能勝他，但也不致落敗，自己不必過去相助，向下一望，卻大吃了一驚。

只見在第六層上那白髮老婦把周綺逼得連連倒退。徐天宏見周綺不敵，但仍舊戀戰，形勢極為險惡，大叫：「綺妹，退開退開。」周綺很聽徐天宏的話，轉身就走，那老婦正要再縱上來，周綺卻站住了腳，罵道：「老太婆，你敢追我麼？我這裏有埋伏。」那老婦年紀雖老，火氣卻旺，一聽周綺的話，返身又追，雙腳一點，如一枝箭般直飛過來。周綺見她來勢如此之快，不覺大駭，不敢迎敵，返身又逃。周仲英右手用勁，一枚鐵膽向老婦後心飛去。那老婦堪堪追上周綺，剛要抓她後心，聽見後面暗器之聲，來勢甚疾，不敢伸手去接，身子向外一挫，全身已懸空在塔外，只有左腳勾住塔角上的木條。「噹！」的一聲，鐵膽打得塔頂火星亂飛，磚瓦碎片四濺，打鐵膽是周仲英的絕技，平生賴以成名。他這鐵膽是所有暗器中最重之物，由於他手勁大，居然可以及遠，發出來時又重又準，厲害非常，那老婦竟以「寒江獨釣」的輕功絕技避了開去，這是武林中罕見的上乘功夫，心中一面佩服，一面暗暗擔憂。

那老婦避開一招，又疾追周綺。周仲英向下跳到第六層上，橫刀站在當路，那時周綺已逃到塔後，兩人一逃一追，繞著寶塔打轉。周綺自和徐天宏訂婚後，心想丈夫是出名的聰明人，自己如一味鹵莽，怕被丈夫看低，所以臨事已不如過去那麼任性。這次她見敵人突然來攻，迅捷異常，一下子衝到了第八層上，好在敵人只有兩個，己方以眾敵寡，所以一聽丈夫叫她退走，她就打打逃逃，和敵人拖延時間。周仲英剛立定身子，已見女兒從塔後繞了出來，那老婦仍舊空手追趕，老婦背後卻又有一人跟著，雙鉤揮霍，向她後心挺刺，但總刺不著，看他奮勇直前，救援周綺，正是九命錦豹子衛春華。

這時楊成協、石雙英等也從下層趕了上來，周仲英迎上，搶過周綺身體，金刀呼呼生風，連劈兩刀。那老婦見周仲英刀法精奇，不敢輕敵，退開三步，正要拔劍，忽然那禿頂老頭在上面喊道：「我到塔頂上去攻下來，你從下面攻上！」聲如洪鐘，十分猛惡。

那老婦一聽，不再和眾人纏戰，和身縱起，左手在第七層塔角上一扳，借勢又翻到了第八層上。第八層無人阻擋，她仍用此法，翻向第十層。她從下面打上來時，知道每層守禦的人武功一層高過一層，她雖避開了周仲英一膽兩刀，但已知他是少林高手，只怕上面更有厲害勁敵，凝神屏氣，身未上，劍先上，挽花護頂，忽覺手上一震，自己的劍被敵人兵刃粘住，險險脫手。

那老婦知道遇到勁敵，寶劍乘勢向前一探，解去對方黏走之力，不敢正面縱上，向左斜奔三步，突然反身向右疾馳，一躍跳上第十層，寒風起處，一劍已指向自己當面。那老婦以攻為守，刷刷刷三劍均攻對方要害。敵人以太極劍中「雲昧三舞」的三式了解開去。老婦見他化解時舉重若輕，深得內家劍術三昧，待對方回手，跳開一步，看敵人時，見是一個身材微胖的中年，上唇一叢濃髭，鬚髮微斑，左手捏住劍訣，凝神監視，並不追來。老婦叫道：「你一身好功夫，可惜可惜。」那人正是千臂如來趙半山，他見這白髮老婦身手迅捷，也自驚佩，兩人互相敬服，挺劍又鬥在一起。

乾隆見那兩人一路攻上，心頭暗喜，但見陳家洛氣度閒雅，不以為意，反而拖了一張椅子到窗口坐下觀戰，心想來救我的只有兩人，總敵不過紅花會人多，正自患得患失之際，忽聽遠遠傳來犬吠之聲，又有吆喝聲、馬匹奔馳聲。梯上腳步響處，心硯奔上樓來，用紅花會切口向陳家洛報道：「在塔外巡哨的小頭目傳來消息，有兩千多清兵正向這帶過來，方向對正六和塔。」陳家洛點點頭，心硯又奔下塔去。乾隆不懂心硯的話，但見他神情緊張，知道一定是對他們不利的消息，凝神遠望，楓葉如火，林梢忽然白旗飄動，旗上大書一個「李」字。乾隆大喜，知道是李可秀帶兵前來救駕了。

陳家洛站起身來，俯身窗口大叫：「馬大哥，退到塔裏，準備好弓箭！」馬善均在下面答應。陳家洛喊聲方畢，忽見那禿頂紅面老者竄了上來，常氏雙俠和周仲英在後面緊追不捨。那老者繞塔盤旋，後面追得緊時就回身接幾招，找到空隙，又跳上一層，一邊廂趙半山和那老婦正鬥得激烈，那老者已跳到第十二層來。常赫志見他來勢猛惡，第十二層正是監視乾隆之處，不再追趕，腰間取出飛抓，迎風一兜，站在窗外。常伯志和哥哥是雙生兄弟，自小到大，從不相離，兩人心念相通，一見兄長取出飛抓，隨即雙掌一錯，站在常赫志身前兩步。兄弟兩人已擺好陣勢，飛抓遠攻，肉掌近襲，雙雙擋在窗外。那老者一看形勢，竟不過來，直上塔頂。周仲英追趕不及，從窗口跳入塔內。乾隆見周仲英執刀跳進，吃了一驚，只見他奔到塔頂通下來的梯級上橫刀待敵。

趙半山和那老婦攻拒進退，旗鼓相當，轉瞬間拆了百餘招，老婦劍法迅捷無比，趙半山展開太極劍法，也是以快打快，心中暗暗稱奇：「這人白髮如銀，又是女流，怎麼我竟戰她不下。」心中焦躁，要摸暗器取勝，那知那老婦逼得甚緊，一疏神，左手衣袖竟被她寶劍劃破了一道口子，雖然未傷皮肉，但也不免心驚。

徐天宏、楊成協、衛春華、石雙英、周綺等手執兵刃，旁觀趙半山和那老婦惡鬥，見兩人劍光揮霍，在塔頂打得激烈異常，盡皆駭然。他們知道趙半山是南派太極門的掌門人，拳劍暗器，江湖上罕遇敵手，那老婦雖然厲害，趙半山也儘能敵得住。武林高手比武，最忌旁人攔插，所以眾人並不加入，忽見趙半山衣袖口上被劃了一劍，都吃了一驚，衛春華雙鉤一擺，就要搶上相助。趙半山一劍「李廣射石」，把老婦逼退一步，自己忽地跳開，說道：「老太太果然高明，請上罷。」衛春華愕然止步。

趙半山是武林中成名人物，衣袖中劍，不再戀戰，心想：「陸菲青陸大哥守在第十一層上，一別十餘年，想他武功必然精進，一定可以制住這老婦。」他讓老婦上去，是在讓好友陸菲青露臉揚名的意思，否則劃破袖口，儘可再戰，也未必會輸，那老婦見趙半山謙退，舉劍也施一禮，說道：「承讓！」縱身直上。周綺叫道：「趙三叔，你沒輸啊，幹麼這麼客氣？」趙半山微微一笑，道：「她劍法好極啦，咱們去看看陸大爺的武當派功夫。咦，周姑娘，你幹麼也這般客氣，叫我三叔？七弟可叫我三哥。」周綺臉一紅道：「我只跟爹爹叫。」楊成協笑道：「那麼你也叫他七叔麼？」說著向徐天宏一指。周綺道：「呸，他想麼？」眾人知道己方人多，敵人雖然武功精湛，料他們無能為力，大家一面說笑，一面奔上塔去。第九、第十兩層空無一人，衝進第十一層，以為陸菲青一定在和那老婦鬥劍，那知室中空洞洞的沒有人影，眾人吃了一驚，疾忙再上，將進室內，已聽見刀劍交併，錚錚有聲，一進門，只見周仲英使開金背大刀，風聲虎虎，和那白髮老婦激戰，一個力大刀沉，一個劍走輕靈，一時分不出高下。陳家洛把乾隆拖在一角裏，坐在榻上觀戰。

徐天宏一做手勢，楊成協、石雙英兩人已守住窗口。徐天宏叫道：「拋下兵器投降，饒你不死！」老婦見自身陷入重圍，並不畏懼，刷刷數記進手招數。周綺道：「這人的劍術和一個人很像，你說是麼？」徐天宏道：「不錯，我也覺得奇怪。」那老婦把周仲英逼退一步，突然把桌子一拉，擋在胸前，自己貼牆而立。周仲英一刀下來，險險砍在桌上，疾忙收刀。那老婦轉頭向乾隆叫道：「你是皇帝麼？快說！」

乾隆忙道：「我是皇帝，我是皇帝，救兵都來了麼？」那老婦一躍跳在桌上，忽突舉劍當胸，如一隻大鳥般向乾隆撲來，一劍「鵬搏萬里」，向乾隆胸口直刺。這一劍來勢又快又兇，群雄只道她是乾隆的手下人前來打救，那知忽然行刺，這一下出乎意料，鬧了個措手不及。

陳家洛雖站在乾隆身旁，但老婦這劍來得太快，也無法抵擋，當下不及思索，左手雙指一駢，向老婦脅下要穴上點來，這是攻敵之不得不救，老婦劍尖將及乾隆胸口，突見陳家洛手指襲到，左掌「金龍探爪」，自下向上一撩，隨即反手一抓，這是三十六路大擒拿法中的厲害招數，陳家洛的手腕只要被她一抓住脈門，當時就得全身癱軟，這手法和點穴有異曲同工之妙。就這樣，她右手劍的勢道緩得一緩，陳家洛右手已拔出短劍，向上一架，錚的一聲，火星飛濺，左手一伸反擊敵人的面門。這一招本來是跟著下面還有一腿，叫作「上下交征」，那老婦拳術嫻熟，豈有不知之理，見陳家洛左手擊來，又伸左掌抓拿，下盤向右一避，手中劍刺向對方咽喉。那知陳家洛的「百花錯拳」每一招均與眾不同，老婦向右閃避，陳家洛一腳偏偏從右面踢來，好在她劍亦刺出，陳家洛腿力尚未用足，隨即收勢。兩人均起疑心，危勢既解，各退了一步，陳家洛把乾隆往身後一拉，擋在他的面前，拱手說道：「老太太，請教高姓大名？」這時那老婦也在喝問，兩人語聲混雜，都聽不清楚對方的話。

陳家洛住了口，那老婦再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你這短劍是那裏來的？」陳家洛見她不問別的，先問短劍，倒出於意料之外，答道：「是朋友送的。」老婦又問：「甚麼朋友？你是皇帝侍衛，她怎麼會送你？天池怪俠是你甚麼人？」陳家洛先答她最後一個問題：「天池怪俠是晚輩恩師。」他想老婦劍刺乾隆，一定是同道中人，見她年齡既長，武功又高，所以自稱晚輩。那老婦「嗯」了一聲，罵道：「這就是了。你師父雖然為人古怪，卻是正人君子，你怎麼丟師父的臉來做清廷的走狗？」楊成協在旁忍耐不住，喝道：「這是咱們陳總舵主，你別胡言亂道。」那老婦面露詫異之色，問道：「你們是紅花會的？」楊成協道：「不錯。」那老婦轉向陳家洛厲聲道：「你們投降了清朝麼？」陳家洛道：「咱們紅花會行俠仗義，豈能對滿清屈膝？老太太請坐，咱們慢慢談。」那老婦並不坐下，面色稍和，又問：「你這短劍是從那裏來的？」

陳家洛十分乖覺，聽她二次又問短劍，已料到幾分，說道：「是一位回部朋友送的。」那時男女之間授受贈物，頗不尋常，陳家洛雖是豪傑之士，胸襟豁達，這時當著眾人之面也有點說不出口。那老婦又問：「你認識翠羽黃衫麼？」陳家洛點點頭，周綺見他吞吞吐吐，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就是霍青桐姊姊送的。你也認識她麼？那麼咱們是一家人啦！」那老婦道：「她是我的徒弟。」陳家洛行下禮去，說道：「原來是天山雙鷹兩位前輩到了，晚輩們不知，多多冒犯。」

那老婦並不還禮，身體稍稍一側，算是不受陳家洛這個禮，又問：「你說咱們是一家人，幹麼你幫皇帝，不讓我殺他？」楊成協等見陳家洛對她很是恭敬，而她卻神態倨傲，心頭都感氣惱。這時常氏雙俠也已從窗口中跳進室內，常赫志道：「皇帝是我們抓來的，要殺也輪不到你來殺。」那老婦「咦」了一聲道：「皇帝是給你們抓來的？」陳家洛道：「老前輩有所不知，皇帝確是我們抓來的。我們還當兩位是清宮侍衛，前來打救皇帝，因此一路攔截，那知兩位武功高明，我們眾兄弟不是對手，還是沒能攔住，以致發生了誤會。」其實紅花會群雄已把天山雙鷹截住，陳家洛這樣說是謙遜之辭。

那老婦忽然探身窗外，縱聲大叫：「當家的，你下來。」過了半晌，不見回音，忽然嗖的一聲，塔下一枝箭直射上來，老婦伸左手抓住箭尾，轉身一擲，那枝箭插在桌面之上，箭尾微微顫動，厲聲喝道：「無信小輩，怎樣又放暗箭？」陳家洛道：「老前輩請勿動怒，塔下兄弟尚未知情，以致得罪，回頭晚輩叫他們向老前輩賠禮。」他走到窗口，向下喊道：「是自己人，別放箭！」語聲未畢，又是一箭射來，這時陳家洛也已看得清楚，下面千餘名清兵已將六和塔團團圍住，彎弓搭箭，見窗口有人探頭就射了上來。

陳家洛對趙半山道：「三哥，你去率領頭目，守住塔門，別衝出去廝殺。」趙半山應聲下去。周仲英道：「這位是天山雙鷹中的雪鵰關老師傅罷，在下久仰得很。」那白髮老婦名叫關明梅，是禿頭老者陳正德的妻子，兩人一高一矮，一個禿頭，一個白髮，江湖上人稱禿鷲雪鵰，數十年來，縱橫西北，脾氣古怪，心狠手辣，歹人聞名喪膽。關明梅聽了周仲英的話，微微點頭。陳家洛道：「這位是鐵膽周仲英周老英雄。」關明梅道：「嗯，我也早就聽到你的名頭。」說到這裏，忽然張口大叫：「當家的，快下來，你在幹甚麼呀？」她這聲喊把眾人都嚇了一跳。周仲英道：「陳老師傅在和無塵道長鬥劍，咱們快去把事情說清楚。」

陳家洛向常氏雙俠使了個眼色，雙俠會意，走到乾隆身旁監視。陳家洛和關明梅等奔上梯級，走到第十三層來，在梯級上卻不聞刀劍之聲，群雄都有點擔憂，知道這兩人武功卓絕，出手快速，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如那一個失手疏虞，都是終身恨事。那關明梅卻漫不在意，知道丈夫平生罕遇敵手，絕不致有甚麼閃失。眾人剛到室門，只見白刃耀眼，滿室劍光，兩個人影在斗室中盤旋飛舞，雖只兩柄劍相鬥，但金刃劈風之聲，有如數十個人交戰一般。群雄剛剛站定，無塵和陳正德轉瞬又拆了數十招。

兩人鬥到酣處，劍法一招緊似一招，點到即收，雙劍不交，關明梅本來托大，但看兩人拆了數十招後，丈夫絲毫未見便宜，不由得暗暗心驚：「怎麼江南有如此人物？」只見兩人越打越緊，兀自分不出高下。陳家洛叫道：「道長，是自己人，請住手罷！」無塵舉劍一封，退後一步，那知陳正德殺得性起，劍鋒不離無塵左右，無塵退後一步，他一劍「神駝駿足」刺了過去，無塵向左一閃，還了一劍，兩人又交換了數招，關明梅叫道：「當家的，他們是紅花會！」陳正德一凝神道：「是麼？」他勢道緩得一緩，只聽得「嗤」的一聲，右邊衣襟已被無塵一劍穿過，這還是無塵聽了陳家洛的話，手下容情，否則這一劍當更為狠辣。陳正德大怒，猛聲道：「好雜毛！看劍。」刷刷刷連環三劍，無塵一步不退，還了四劍，兩人又鬥了數十招。陳正德使出「三分劍術」中「海市蜃樓」的絕招來，虛虛實實，變幻莫測，無塵展開「追魂奪命劍法」，七十二路正變中又包藏了八十一路奇變，兩派劍法都是各人自己所創，江湖上見所未見，兩人打到這裏，劍勢忽緩，不敢大意，可是變化精微，旁觀者更覺驚心動魄，只見陳正德一劍「冰河開凍」，向無塵右臂直劈下來，無塵向左一側，陳正德不等他還招，突然一劍自下而上撩起，這一招名為「夜半烽煙」，迅捷絕倫。那知無塵沒有左臂，這時反佔便宜，他不必救護左臂，喝道：「好劍法！」一劍「孟婆灌湯」直刺敵人咽喉。陳正德本可把敵人左臂削了下來，雖然明知未必成功，但敵人必定回劍相救，自己就可以繼續進擊，那知撩了個空，心頭一驚：「我真胡塗啦，他明明沒左臂，怎麼用這一招？」心念剛動，無塵劍指咽喉，陳正德不及退讓，敗中求勝，舉劍橫削，眼見兩人要兩敗俱傷。

眾人大驚，呼叫聲中，無塵突向右倒，把陳正德來襲之勢讓得一讓，回劍接住來劍，只聽見「噹」的一聲，兩劍顫動，聲若龍吟，嗡嗡之音，曼長不絕。

這時無塵右膝跪地，雙劍交併，兩人都不敢移動，只要誰讓得一讓，對方乘勢進襲，自己就得吃一個大虧。雙方各自運用內功，向敵人推進，兩人勢均力敵，自己劍刃都慢慢陷入對方劍刃之內。陳家洛見情勢危急，接過楊成協手中鋼鞭，搶上前去要給兩人隔開，剛跨出一步，只聽頭頂一人哈哈長笑，叫道：「好劍法，好劍法！」語聲方畢，人影下墮，錚的一聲，無塵和陳正德的劍已被削斷。兩人各向前竄出數步，方才收住勢子，手中各拿了半截劍轉過身來，只見一人笑吟吟的站在中間，手中長劍如一泓秋水，精光耀眼。

# 第二十二回 三分劍底顯雙鷹

無塵一見從樑上跳下來的是綿裏針陸菲青，沉住氣不作聲，陳正德拿著半截劍，紅起了眼，撲上來要和陸菲青拚鬥。陸菲青笑道：「禿兄禿兄，你不認識小弟了麼？」陳正德一獃，向陸菲青凝視一會，突然驚叫：「啊，你是綿裏針。」陸菲青笑道：「正是小弟。」陳正德道：「你怎麼在這裏？」陸菲青不回答他問話，把劍插入劍鞘，回身向關明梅一揖，道：「大嫂，咱們十多年不見，你功夫越來越俊啦！」關明梅也忙還禮。

原來陸菲青在第十一層上守禦，眼見天山雙鷹攻上來，他們兩人生得異相，雖然十年不見，仍舊一眼即知。陸菲青和他們夫妻是多年知交，知道他們是俠士高人，絕不會給清廷做走狗，然而何以又拚命向監禁乾隆之處攻來？他疑惑不定，決定躲起來看一個究竟，所以關明梅闖到第十一層時沒有人阻。他眼見關明梅劍刺乾隆，和陳家洛等說明誤會後，就比眾人先一步上了第十三層，躲在樑攔，仗著他絕頂輕功，陳正德和無塵又正打得激烈，都沒留心他。他見兩人奮力相拼，時間久了必有一人受傷，所以一劍將兩人的劍削斷，解開了僵持之局。

陳正德道：「哼，陸老弟，你的劍真是寶物！」陸菲青知道此老年事雖高，火氣不減壯年，笑道：「這是別人的東西，暫時放在我這裏的。」原來這把劍是張召重的凝碧劍，駱冰在北高峰上取來後交給了總舵主。陳家洛心想這是武當派歷代相傳的名劍，所以轉交給了陸菲青。陸菲青又道：「幸虧這把劍好，否則兩位爐火純青的武功鬥在一起，天下有那一個能拆解得開？」這幾句話把陳正德和無塵兩人一捧，兩人心氣頓和。陸菲青道：「不打不成相識，陳大哥，我給你引見引見。」於是從陳家洛起，逐一引見了。

陸菲青道：「我只道你們兩位在天山腳下安享清福，那知趕到了江南來殺皇帝。」關明梅道：「你們都見過小徒霍青桐，這事就由她身上而起。清廷皇帝派兵去打回部，青桐的爸爸木卓倫領兵抵抗，敵不過清兵人多，連吃了幾個敗仗。後來清兵的糧草在黃河邊上給人劫了──」陸菲青插嘴道：「那就是紅花會各位英雄，為了相助木卓倫老英雄而劫的。」關明梅道：「嗯，在回部時我也聽人說起過。」她望了陳家洛一眼道：「怪不得她送這短劍給你。」陳家洛道：「那是在此之前，木卓倫老英雄率眾奪還經書，我們在途中遇到，稍稍盡了一點微力。」關明梅道：「這就是了。清兵沒有糧草，敗了一仗，木卓倫便乘機求和，送了兩個玉瓶來。那知兆惠得了糧草之後又統兵進攻。」

陸菲青道：「滿清官兵本來都是沒有信義之人。」關明梅道：「木卓倫老英雄抵敵不住，回部百姓被清兵害得很慘，他們才邀我們去商量。我們夫婦本來不想理會這種事──」陳正德忽然插口道：「都是你，現下又來撇清。」關明梅道：「怎麼都是我，你瞧著清兵在回部殺人放火、殘害好好的老百姓，你心裏安麼？」陳正德「哼」了一聲，又要接嘴。陸菲青笑道：「你們這對老夫妻，還是這麼一副脾氣，一說話就吵嘴，也不怕年輕人笑話。大嫂，莫理他，你說下去。」關明梅向丈夫白了一眼，說道：「咱們一商量，本來想去刺殺統兵的兆惠，後來一想，殺了這個征西大將軍，皇帝又可另派一個，殺來殺去沒甚麼用，不如把皇帝殺了來得直截了當。於是我們一口氣從回都出來。路上得到消息說皇帝到了江南，靠了那幾條狗，我們老夫妻在杭州一路追蹤了大半夜。原來你們是從地道裏把皇帝抓走的，害得我們一路跟蹤也鑽了一回地道。」陳正德道：「甚麼？皇帝是你們抓來的？」陸菲青把捉到乾隆的事簡略說了一遍。

陳正德道：「這一手做得不壞，只是不夠爽快，何必餓他？一刀殺了豈不簡便？」無塵在一旁冷冷的道：「國家大事豈是一刀一劍就能解決得了的。」陳正德怒道：「道長劍術高明之極，咱們還沒分高下，道長如有興致，再來玩玩如何？」無塵道：「瞧你這把年紀，還沒你徒弟霍青桐這女娃子有見識。咱們是自己人，何必再打？」關明梅笑道：「你瞧，我說你胡塗，你不服，現在人家也說你來著，怎麼樣？」他們老夫妻眼見又要抬起槓來。陳正德道：「就算我沒見識。」轉身又對無塵道：「咱們又不是拚命，比試一下劍法有甚麼打緊？你的劍法確是不錯，我倒要請教一下，那叫甚麼名堂？」陸菲青怕兩人說僵了動手，傷了和氣，忙插嘴道：「你的劍法叫做三分劍術，道長的叫作追魂奪命劍，都是自己所創的絕技。」陳正德道：「也未必能把人的魂追去命奪去。」無塵本來瞧在陸菲青份上讓他一步，那知這老頭十分好勝，簡直不通情理，聽了這幾句話心頭火起，說道：「好罷，那麼咱們再來比比。我輸了以後終身不再用劍。」群雄一聽無塵這句話，知道他動了真怒，都要上來勸解。陳正德說道：「我們老夫婦離開回部時，曾說殺不了皇帝絕不回去，既然你們不讓我殺，那也得拿點本領出來，教我們心服了才算。道長肯賜教那是再好沒有。我輸了轉身就走，絕不再來行刺。」語聲方畢，已從關明梅手中奪過劍來。陳家洛走上一步，長揖到地，說道：「無塵道長雖然劍法精妙絕倫，但火候總還遜老前輩一籌。大家有目共睹，何必再比？」

陳家洛這樣說，大家都知道是謙辭，那知陳正德最怕的卻是謙虛客氣，傲然說道：「陳總舵主你又何必客氣？你尊師是世外高人，不屑和我們這種凡夫俗子動手，我只好向你領教。我先請道長賜教，再請你教訓教訓我這老頭子如何？」眾人都覺這個老頭兒實在不近人情，殊不知他和天池怪俠袁士霄素有心病，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一口氣發作在陳家洛身上。陳家洛忍住氣道：「我更不是老前輩的對手了。我恩師平時常對晚輩說起天山雙鷹，他是十分佩服的。」陳正德一指關明梅，怒道：「只怕佩服的是她，不是我。」關明梅叫道：「當著這許多新朋友，你又呷甚麼乾醋？」群雄相顧愕然。陸菲青笑道：「禿兄，你們兩夫妻都是六十開外的人啦，這件事吵了幾十年還沒吵完麼？」陳正德橫性發作，鬚眉俱張，忽然如一枝箭般從窗中直竄出去，叫道：「小道士，不出來的不算好漢。」

紅花會群雄都覺陳正德未免欺人太甚，徐天宏道：「可惜四哥不在這裏，否則一定可以和他鬥上一鬥。」無塵聽了徐天宏這句激將之言，忍無可忍，叫道：「三弟，把劍給我。」這時趙半山已從下面上來，把劍遞給了他，低聲道：「道長，要顧全咱們和木卓倫、霍青桐他們的交情。」無塵點點頭，挺劍躍出窗去。

塔下的清兵見塔角上有人，早已箭如飛蝗般射了上來。無塵道：「咱們到下面去打，在箭叢裏較量一下如何？」這明明是出了一個難題，陳正德那肯示弱，道：「好極啦！」雙腳一挺，頭下腳上，如一隻大鳥般直撲下去，從第十三層頂縱到第六層，左手在塔簷上一扳，已在第五層塔角上立定。塔中群雄見他如此身手，不由得齊聲喝采，塔下清兵箭更射得密了。陳正德持劍撥箭，注視無塵動靜。

無塵雙腳併攏，右手貼腿，如一根木棍般筆直墮了下去。塔下清兵齊聲吶喊，紛紛讓開。無塵墮到第五層時仍未止住，眼見要向第四層墮去，突然右臂平伸，劍鋒已在塔簷上平平貼住，手上一使勁，趙半山那柄純鋼劍劍身柔韌，反彈起來。無塵一借勁，已站在第五層上。陳正德見他施這手輕功，那裏敢有半點輕視，等他站定，說道：「進招了！」劍走偏鋒斜刺左肩。清兵見兩人拼鬥，以為其中必有一個是自己人，怕有誤傷，都停弓不射。無塵道：「咱們各擲一箭，引他們放箭！」陳正德道：「好！」兩人各從塔頂撿起一枝箭，以甩手箭手法甩了下去，射傷了兩名兵卒。塔下清兵高聲吶喊，千箭齊發。

這時離地已近，每一箭射中都可致命，無塵和陳正德一面互相進攻防禦，一面撥打下面射上來的箭枝，這種比武見所未見，群雄都奔到第六層來觀看。關明梅暗暗擔憂，心想這道人劍法狠辣異常，丈夫年事已高，耳目已不如昔日靈便，平地鬥劍絕無疏虞，但現在既在塔頂，清兵的箭又越射越多，實在兇險萬分，手中暗扣三粒鐵蓮子，站在窗口照護。

兩人鬥到激烈處，不但群雄在第六層上屏息靜觀，塔下清兵吶喊放箭，連在第十二層上看守乾隆的常氏雙俠也忍不住探首窗外，向下觀戰。兩人各握住了乾隆的一隻手，防他逃走。這時乾隆心情大為沮喪，雖然聽見下面吶喊之聲，知道來了救兵，但自己落在紅花會手中，萬一他們打敗，老羞成怒，說不定會給自己一刀。

拆解將近百招，絲毫不見勝負，陳家洛大叫：「兩位功力悉敵，不必再比了。」但兩人鬥得正緊，那裏停得住手。陳正德心想：「這道人劍法果然高明，看來我無法勝他。」他逞強好勝，一面出劍，一面移動腳步，面向東方，背朝塔下清兵，這顯然是極為不利的地位，日光耀眼，受箭又多。他想只要在這地位上打成平手，那麼無形中已經勝了對方。無塵見他故意搶奪惡劣地勢，已知他的心意，心道：「你自討苦吃，可莫怪我無情。」使出追魂奪命劍中上八路的劍法，專刺陳正德的面目咽喉，只見劍尖映日，耀眼生花。陳正德連解三劍，暗叫不妙，忽聽背後呼呼數聲，六七枝箭射了上來。陳正德矮身低頭，一劍「平沙落雁」，疾刺無塵右臂，同時那些箭枝也向無塵射來。

無塵劍撥箭桿，左腿疾起，向陳正德太陽穴踢去。陳正德不知無塵腿上功夫如此精妙，吃了一驚，吸一口氣，倒退一步，正在此時，忽然一枝箭勁急異常，突向他背後射到。這箭大概是清宮侍衛中的高手所發，來得十分迅速，陳正德向後疾退，恰恰是向前迎了上去。關明梅叫得一聲：「啊喲！」發鐵蓮子救援已經不及，群雄也齊聲驚呼。忽然無塵施展「馬面擲叉」絕技，寶劍脫手，把那枝箭碰歪，寶劍和箭枝同時向塔下跌去。大家喘了一口氣，剛要喝采，忽然下面又射來數箭，無塵手中沒了劍，無法撥打，只得閃避。關明梅鐵蓮子發出，打落三箭，陳正德也回身撥打。兩人本來狠命廝拼，這時卻互相救援，塔下官兵侍衛大為不解。

白振見無塵手中沒了兵器，他在西湖中較藝曾輸在無塵手上，心中記恨，叫射手齊射無塵。一時羽箭蝗集。無塵東躲西避，鬧了個手忙腳亂。陳正德叫道：「別怕，我給你擋住！」挺劍上來，正要撥打，忽然第六層窗口中飛身縱出一人，搶在前面，腳步尚未立定，轉瞬間已見他雙手接住十幾枝箭，用甩手箭手法，把箭擲出去擊打來箭，手法奇妙快速已極，隨來隨接，隨接隨擲，沒有一枝箭落空，一個人就如生了幾十隻手臂一般，塔下清兵看得獃了，都停了放箭，楊成協俯身大叫：「今日叫你們見見千臂如來的手段！」

趙半山微微一笑，見塔下清兵不再放箭，對陳正德與無塵道：「咱們上去罷！」三人縱身躍入塔中，群雄都過來稱賞道賀。陳氏夫婦這時才真心欽佩無塵、趙半山的武功，對無塵捨己救敵的俠義心腸尤為敬服。眾人剛互相謙讓讚譽了幾句。塔下清兵鼓噪又起，徐天宏道：「我去叫皇帝壓服他們。」他說罷飛步上樓，過了半晌，只見乾隆從第七層窗口探頭出來，叫道：「我在這裏。」

白振等眼光敏銳，叫道：「皇上在塔上。」率領眾人，伏地高呼：「萬歲！」陳正德罵道：「這批生成的奴才！」乾隆叫道：「我在這裏有事，你們別吵！」隔了一會又道：「各人退後三十步！」李可秀奉旨，勒清兵後退。陳家洛笑道：「七哥指揮皇帝，皇帝指揮官兵，這比衝下去大殺一陣好得多啦。皇帝者，天下之至寶也，與其殺之，不如用之。」群雄聽得陳家洛掉文，盡皆大笑。

衛春華望著清兵後退，見他們隊伍中有幾名獵戶牽著獵狗，說道：「我正疑心他們怎麼會找到這裏來，原來他們也帶了狗。」從小頭目手中接過弓箭，彎弓搭箭，嗖嗖兩箭向塔下射去，只聽得幾聲長嗥，兩條狗頓時被射死在地。清兵發聲一喊，退得更快。

陳家洛向陸菲青道：「陸周兩位前輩，請你們陪陳老前輩、關老前輩說話，我上去和皇帝再談。」眾人都道：「總舵主請便。」他上樓時紅花會群雄都站起來相送，陸周兩人也欠身為禮。陳正德和關明梅見陳家洛形容清貴、豐神俊雅，年紀又輕，那知群豪對他都執禮甚恭，心中頗有點奇怪。

陳家洛走到第七層上，常氏雙俠和徐天宏行了一個禮退出。乾隆嗒然若失，悶坐椅上。陳家洛笑道：「你手下這批人只貪圖功名富貴，都是酒囊飯袋之輩，你要靠他們建立千秋萬世之名，只怕不成呢。」乾隆道：「那也未必，現在我落在你們手中，他們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用武。」陳家洛笑道：「是麼？」雙手一拍，心硯走了上來。陳家洛道：「請陳正德老先生和無塵道長上來。」

一會兩人走了進來，陳家洛在門口相迎，說道：「兩位剛才比了半天，分不出高下，功夫是無分軒輊的了，現在再請兩位賭一賭運氣好不好？」無塵與陳正德齊聲道：「那好極了，不知怎樣賭法？」陳家洛道：「請兩位到清兵隊裏去殺一個軍官，誰先回來，殺的軍官官階高，就算誰勝。」陳正德笑道：「道長，走罷！」兩人從窗口躍了出去。

陳家洛對乾隆道：「咱們來瞧瞧這兩位誰的運氣好。」乾隆見陳家洛他們以殺清兵作為賭賽，很是生氣，但轉念一想，塔下清兵大集，無慮一二千人，這兩人赤手空拳，不帶兵刃功夫再高也未必能平安歸來，更不必說殺清兵將官了。這兩人中只要有一人被打死打傷，就是折了紅花會的銳氣，於是隨著陳家洛憑窗觀望。

無塵與陳正德躍到塔下，馳向清兵陣去。無塵一瞥之下，見白振等清宮侍衛站在東首，李可秀騎了白馬，站在西首督陣，他和白振交過手，知道他武功極好，一遇上不免牽延。這時清兵已見兩人奔來，紛紛放箭，無塵突然轉身向西奔跑。陳正德心中暗喜，想道：「這道人手中沒劍，想是拳腳功夫不行，所以怕箭！」他脫下布衫，左手拿住揮動，直衝入清兵陣中，白振縱身上前。這時陳正德手中拿著的那件布衫上已被射中了七八枝箭，兜頭向白振揮去，白振一身，直欺進陳正德懷裏，五爪如鐵，向他胸口抓到。陳正德一驚，想不到清軍隊伍中居然有如此高手，右手施展擒拿法去拿他手腕，左手向裏一兜，揮「箭衫」擊打白振背心。白振前後受攻，腳下使勁，向右竄出一定神，回頭又來擋住。

陳家洛與乾隆見陳正德生龍活虎般當先入陣，一個以為他要先得手，一個以為他要先遭殃，那知兩人都沒猜中。無塵向西疾奔，忽然向側邊抄來，施展「燕子三抄水」輕功，如一溜煙般直撲到李可秀馬前。清兵齊聲吶喊，李可秀一勒馬韁，坐騎長嘶一聲，前腿人立，左右一名守備，一名游擊，雙雙搶了過來保護主將。無塵右肘在那守備脅下一撞，一翻手已把他手中大刀搶過，順勢自右至左斜劈下來，將左邊那名游擊一顆腦袋砍下，右肩也連著切下一半。他更不換招，刀劃半圓，又從左下撩到右上角，守備半個腦袋連帽削下。他左腳一踢，把游擊的頭踢在空中，右手拋去刀，搶著守備的頭，再抓住空中掉下來的游擊的辮子。清兵見他一招殺了兩名軍官，手法乾淨利落已極。嚇得魂膽俱裂發一聲喊，向後亂逃，兩名侍衛縱了過來，先用兵刃封住門戶擋住無塵來路。無塵見李可秀已殺不到，長笑一聲，轉身就走。兩名侍衛隨後後追來。無塵跑了十多步，聽見後面腳步響，忽然回頭站住。那兩名侍衛見無塵突轉身，大吃一驚，一名侍衛登時嚇得軟倒在地，另一名拋下兵刃就逃。無塵見陳正德尚在陣中酣戰，於是挽住兩個人頭緩步而歸，塔中眾兄弟大聲喝采。

陳正德聽見采聲，回頭見無塵已得功先回，知道這次輸與給他，不再戀戰，抽身欲退。但白振展開小巧縱躍之技，前後竄擊，一時倒無法脫身。陳正德雙拳如雨，連打了七八拳，白振退開兩步，陳正德已轉身退走。白振知他武功在自己之上，久戰必要吃虧，竟不敢追趕。陳正德奔出數步，忽聽身後喊聲大震，回頭一望，只見一隊清兵馬軍，疾馳而來，當先一名參將手舞長刀，縱馬急奔，原來是清軍的援兵到了。

李可秀剛要喝止，那名參將勇不可當，轉瞬間已馳到陳正德背後，見他似乎不知不覺，心中大喜，舉刀砍下，陳正德繼續向前，參將一刀砍了個空，舉起刀又是猛力一刀，陳正德忽然在地下一伏，參將的馬收不住，從他身上躍了過去。白振暗叫：「糟糕！」只見陳正德忽地躍起，騎上馬背，拉住參將左腳，手一抖，參將已跌在馬下，被他在地上倒拖著進塔裏去了。馬軍們俱都大驚，待要追趕，塔裏長箭嗖嗖射出射倒了五六名馬軍。李可秀大叫：「不要追趕，退──回──。」馬軍聽得主帥有令，都退回去了。

乾隆見無塵和陳正德兩人俱各獲勝，十分懊惱，回來坐在椅上，默默不語。只見無塵走進室來，把兩顆首級往地上一擲，倚牆而笑。不一會，聽見陳正德在室外大叫：「我活捉了一個！」挾著那參將進來。陳家洛笑道：「兩位這次還是平手，道長先回，殺了兩人，但陳老前輩活捉一人，而且官階要大得多。」三人拊掌大笑，把乾隆悶在一旁。陳家洛向躺在地上的參將道：「你叫甚麼名字？怎麼見了皇上不起來叩頭？怕甚麼？我馬上就放你回去。」參將只是不應。陳家洛笑道：「沒用的傢伙，別給人丟臉啦，走罷！」那參將仍舊不動，陳正德大怒，抓住他頭頸提起來，那知他早已氣絕多時，原來陳正德力大，已把他挾死了。陳家洛笑道：「兩住辛苦，請下去休息罷！」陳正德把參將的屍首往地上一擲，攜著無塵的手走了出去。

陳家洛轉身對乾隆道：「你打定了主意沒有？」乾隆道：「你手下有這許多能人，我又已落入你手裏，要殺便殺，何必多說？」陳家洛嘆道：「可惜，可惜！」乾隆道：「可惜甚麼？」陳家洛道：「我一向以為你是個雄才大略之人，慶幸爸爸姆媽生了你這個好兒子，我有一個好哥哥，那知道──」乾隆問道：「那知道怎樣？」陳家洛沉吟半晌才道：「那知外表似乎頗有膽量，內裏卻是膽小萬分。」乾隆怒道：「我甚麼地方膽小了？」陳家洛道：「不怕死，那最容易不過了。你看這個參將，他們揮刀追逐時何嘗怕死？這匹夫之勇，有甚麼可貴。可是圖大事，卻非大勇者所不能為。這個，你就不能了。」

乾隆是個極其要強好勝之人，聽了陳家洛這幾句話，怫然而起，說道：「天下成大功、立大業之事，有沒有被人脅逼而成的？」陳家洛道：「從前唐高祖在太原起事之初，始終猶豫不決，他兒子李世民一力慫恿，才建主大唐基業。宋太祖如無陳橋兵變，豈有黃袍加身，而為有宋一代之英主？這兩位開國之主雖受兒子或部下勢力所迫，不得不冒險自立，終成大事，但後世何嘗不對他們景仰拜服？」乾隆沉吟不語，頗有點心動。陳家洛又道：「何況哥哥你才能遠勝李淵、趙匡胤十倍。只要你有決心恢復漢家天下，我們這許多草莽豪傑馬上化敵為友，一齊聽你指揮。我可以拍胸擔保，他們絕不敢對你有絲毫不敬，不盡為臣子之道。」

乾隆這時很有點躍躍欲試之意，只是心中還有一點顧慮，不好說得出口。陳家洛已知他的心意，說道：「我做弟弟的只要見哥哥成了件大事，那就心滿意足。我對功名富貴素來不喜，等到幫哥哥把滿清胡虜趕到關外，那時要請你准許我歸隱西湖，和我手下這些兄弟們飲酒舞劍，共享太平，以終餘年。」乾隆道：「這是那裏的話？如能成就大事，天下軍政大計都要請你輔佐才好。」陳家洛道：「咱們話說在先，一等大事成功，你必須准我退休。須知我們這些兄弟們不知禮法，如有不合你心意之處，反而失了咱們君臣之禮，兄弟之義。」乾隆見他說得斬釘截鐵，在桌上一拍道：「好，就這麼辦！」陳家洛大喜道：「你再沒猶豫了？」乾隆道：「沒有了。只是我要托你一件事，你們故總舵主于萬亭，有幾件東西放在回部，說是我出身的證據，你去拿來給我瞧瞧，我看了之後，對自己真是漢人這件事才沒有絲毫疑心，那時必定和你共圖大事。」陳家洛心想這倒也合情合理之事，道：「好，這些東西聽文四哥說要緊非常，我們明日就動身親自去拿。」乾隆道：「等你回來，你先到御林軍來辦事，我把你升作御林軍總管，過一些時候，再兼京師九門提督。天下各省兵權也慢慢交在咱們親信的漢人手裏，等到我任命你做兵部尚書，把八旗兵分散得七零八落之後，咱們就可以舉事了。」陳家洛大喜道：「皇上這樣計慮深長，何愁大事不成。」當下跪下行起君臣之禮來，乾隆忙伸手扶起。

陳家洛道：「那麼現在我送皇上回去。」乾隆點點頭。陳家洛雙掌一拍，命心硯取來乾隆原來的衣冠，服侍他換過了。陳家洛道：「請大家進來參見皇上。」群雄進來，陳家洛說：「以後咱們輔佐皇上，共圖大事，如有異心，洩露機密，天誅地滅。」當下歃血為盟，乾隆也飲了一口盟酒。只有陳正德和關明梅在一旁微微冷笑。

陸菲青道：「大哥、大嫂，你們也來喝一杯盟酒啊！」陳正德道：「官府的話，話得再好聽，我也素不相信，何況是官府的頭腦？」關明梅道：「恢復漢家山河，那是咱們每個黃帝子孫萬死不辭之事。只要皇帝真有此心，如有用得著咱們夫妻的地方，陳總舵主送個信來，咱們這對老骨頭赴湯蹈火，絕沒半點含糊。這口酒，咱們是不喝了。」陳正德突然右手一伸，忽地插入牆中，抓下了一大塊泥土磚石來，厲聲說道：「要是狼心狗肺，出賣朋友，洩漏機密，壞了大事，這就是榜樣！」右手一用力，磚石都碎成細粉，落了下來。乾隆看牆上那洞，指痕宛然，心中很是驚駭。

陳家洛道：「兩位老前輩雖不加盟，和大家也是一條心。這裏都是血性朋友，我也不必多囑，但願皇上不要三心兩意，忘了今日之盟。」乾隆道：「大家儘管放心。」陳家洛道：「好，那麼我們送皇上出去。」

衛春華奔到塔外，叫道：「你們快上來迎接皇上！」李可秀與白振聽了，將信將疑，怕紅花會有甚麼詭計，率領兵卒慢慢走近，只見乾隆果然從塔中走了出來，忙伏地迎接，白振把一匹駿馬牽過去，乾隆坐上馬，對白振道：「我在這裏和他們飲酒賦詩，貪圖幾日清靜，你們偏要大驚小怪，敗了我的清興。」白振連說：「奴才該死！」眾官兵擁著乾隆回杭不提。

紅花會群雄正要重回六和塔，關明梅忽然撮唇作哨，那幾條大狗都從樹林中奔了出來，挨在雙鷹身邊，十分親熱，看見蔣四根卻很懼怕，躲在雙鷹身後不住低聲怒吠。陳正德道：「我們老夫婦今日會到江南群雄，見了素來仰慕的周仲英老英雄，又和分別十多年的陸菲青老弟重逢，實在快慰得很。我和老妻另有俗事，就此別過。」陳家洛忙道：「兩位前輩難得到江南來，務必要請多住幾日，好讓後輩多多請教。」陳正德白眼一翻道：「難道我還和你客氣？無塵道長，將來咱們再鬥一鬥酒量，看誰厲害。」無塵笑道：「那我是甘拜下風。」關明梅把陳家洛拉在一旁道：「你娶了親沒有？」陳家洛臉一紅道：「沒有。」關明梅又道：「那你定了親麼？」陳家洛道：「也沒有。」關明梅點點頭，微微一笑，忽然厲聲道：「如你無情無義，將來負了贈劍之人，我老婆子絕不饒你。」陳家洛不禁愕然，無辭以對，那邊陳正德叫了起來：「喂，你喁喁細語的，和人家小伙子談甚麼心？咱們好走啦！」關明梅眉頭一皺，轉身過去，兩夫婦向大眾施了一禮，帶了大犬便走。陸菲青叫道：「大哥大嫂，你們到那裏去？」兩人不答，不一會，身影已在林中隱沒，只聽犬吠之聲，漸漸遠去。

常氏雙俠憤然不平道：「倚老賣老，沒一點禮數。」陳家洛道：「世外高人，大抵如此。咱們到塔裏談罷。」眾人回到六和塔內。陳家洛道：「我答應了皇帝，要到我師父那裏去拿兩件要緊的物事，現在咱們同到天目山看看四哥和十四弟的傷勢，然後再調配人手如何？」眾人都無異議。出得塔來，馬善均、馬大挺父子自回杭州。群雄乘馬向西進發，次日到了於潛，又一日上山來看視文泰來與余魚同。

山上樹木蔭森，此時已是深秋，滿山都是紅葉，草色漸已枯黃。山上小頭目得到消息，通報上去，章進下來迎接。陳家洛不見駱冰，心中一驚，怕有甚麼意外，忙問：「四嫂呢？十四弟好麼？」章進道：「十四弟沒事。四嫂說去給四哥拿一件好玩的東西，已走了兩天，你們途中沒遇見麼？」陳家洛道：「甚麼東西？」章進笑道：「我也不知道。四哥這兩天病大好啦，整天睡在床上悶得無聊，四嫂就出主意去找玩物，也不知是誰家倒楣。」趙半山笑道：「四弟妹也真是的，這樣大了，還像是個孩子般的愛鬧，將來生了兒子，難道也把這手祖傳的玩藝兒傳下去。」群雄轟然大笑。原來駱冰的父親神刀駱元通偷盜之技，天下無雙，日走千家，夜盜百戶，駱冰自小跟著父親，妙手空空之技，也學了個八成，當日奪韓文沖的白馬，不過是稍施家傳小技而已。

群雄面談笑，一面上山，走進一座大莊院去。大家先去看文泰來。只見他躺在籐榻上發悶，見群雄進來，大喜過望，起身迎接，眾人把經過情形略一談，到對面廂房去看余魚同。

各人躡足進門，忽聽見一陣輕輕的抽噎哭泣之聲，陳家洛過去揭開帳子，只見余魚同臉朝床裏，背部聳動，顯然哭泣甚悲。這一事倒出於眾人意料之外，群雄都是慷慨豪邁之人，連駱冰、周綺等女子都極少哭泣，忽然看見余魚同悲泣，大家又是驚奇又是難過。陳家洛低聲道：「十四弟，咱們大家都來瞧你啦，你覺得怎樣？傷勢很痛，是不是？」余魚同伸手拭去眼淚，並不轉身，說道：「總舵主、各位哥哥，多謝你們來探望。傷勢這幾天倒好得多，只是我的臉燒成了醜八怪，見不得人。」周綺笑道：「十四哥，男子漢燒壞了臉有甚麼關係？難道怕娶不到妻子麼？」眾人聽周綺口沒遮攔的亂說，有的掩嘴偷笑，有的索性笑出聲來。陸菲青道：「余師侄，你燒壞臉，是為了救文四爺和救我，天下豪傑知道了這事，那一個不肅然起敬？那一個不說你是大仁大義的英雄好漢？你的臉越醜，別人對你越是敬重，何必掛在心懷？」余魚同道：「師叔教訓的是。」可是又忍不住哭了出來，原來他悲傷的倒不是因為臉醜，而是另外一件事。

余魚同這時心情非常紊亂，他自來天目山後，駱冰朝夕來視他的傷勢，文泰來也天天過來陪他長談解悶。余魚同自知對駱冰這番痴戀萬分不該，可是始終不能忘情，每當中宵不寐，想起來又苦又悔。他見駱冰、文泰來、章進看著他時，臉上都露出驚訝和憐惜的神色，他是十分聰明伶俐之人，料想自己的臉一定已燒得不成模樣，幾次三番想取鏡子來照，可是始終沒有這份勇氣。他本想捨了自己性命救出文泰來，以一死報答駱冰，解脫心中的冤孽，那知偏偏求死不得，再想到李沅芷對自己一往情深，而自己卻無法酬答，有負這位紅顏知己，又覺十分過意不去。這樣日日夜夜思潮起伏，把一個風流瀟灑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了。

群雄見了余魚同後，回到廳上議事。文泰來抑鬱不樂，說道：「十四弟為了救我，把他的臉毀成這個模樣。他本來是個俊俏的少年。現今──唉！」無塵道：「咱們男子漢大丈夫，在江湖行俠仗義，講究的是義氣血性。容貌好惡，只有沒有出息的人才去看重，我沒左臂，章十弟的背有病，常家兄弟一副怪相，江湖上有誰笑話咱們？十四弟也未免太想不開了。」趙半山道：「他是少年脾氣，又在病中，將來大家勸勸他就沒事了。今天咱們來痛飲一番，和四弟慶賀。」群雄轟然叫好，興高采烈，吩咐小頭目去預備豐盛酒席。周綺道：「可惜冰姊姊不在，不知她今天能不能趕回來。她是騎白馬去的麼？」章進道：「不是，她說白馬太耀眼，四哥和十四弟傷沒好全，別惹鬼上門。」楊成協笑道：「此刻咱們大夥兒都在這裏了，有鬼上門，那是再好不過。」蔣四根聽得談到「鬼」，向著石雙英咧嘴一笑。石雙英綽號「鬼見愁」，不過這渾號大家在常氏雙俠面前不敢提起，因為雙俠綽號黑無常白無常，無常是鬼，豈不是哥哥怕了兄弟？

陳家洛和徐天宏低聲商量了一會，拍一拍掌，群雄盡皆起立。陳家洛道：「陸、周兩位前輩請坐，下次請不要這樣客氣。」陸菲青和周仲英說聲：「有僭。」坐了下來。陳家洛道：「這次咱們的事辦得十分痛快，不過以後還有更難的事。現在我分派一下。衛九哥和十二郎，你們兩位到北京去。打探京城消息，看皇帝是不是變盟，有何詭計加害咱們。這是一件首要大事，兩位務必小心在意。」衛石兩人答應了。

陳家洛又道：「兩位常家哥哥，請你們到四川雲貴去聯絡西南豪傑。楊八哥到蘇北皖南一帶，無塵道長到兩湖一帶，蔣十三哥到兩廣一帶聯絡。趙三哥與馬氏父子聯絡浙、閩、贛三省的豪傑。山東、河南一帶，請陸老前輩主持，西北諸省由周老前輩帶同孟大哥、安大哥、周姑娘主持。文四哥十四弟兩位在這裏養傷，仍請四嫂和章十哥照料。七哥和心硯隨我到回部去。各位以為怎樣？」群雄齊道：「願遵總舵主號令。」陳家洛道：「各位分散到各省，並不是籌備舉事，只要和各地英豪多多交往，以為將來大舉的基礎。咱們的事機密異常，任他親如妻子，尊如師長，都是不可洩漏的。」眾人道：「這個咱們理會得。」陳家洛道：「咱們以一年為期，明年此時大夥在京師聚齊。那時四哥和十四弟傷早好了，那時咱們就可齊顯身手，大幹一番！」說罷神采飛揚，拍案而起。群雄隨著他步出中庭，俱都意興激越。

章進聽見總舵主又派他在天目山閒居，悶悶不樂。文泰來知道了他的心意，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我的傷已經大好，十四弟火傷雖然厲害，但調養起來也很快捷。這一年教我們悶在這裏，實在不是滋味。我們四人想請命跟你同到回部，也好讓十四弟散散心。」章進大喜，忙道：「好，好。」文泰來道：「咱們沿路遊山玩水，傷勢一定更好得快些。」陳家洛道：「那也好，只不知十四弟能不能支持。」文泰來道：「讓他先坐幾天大車好了，最多過十天半月，我想就可騎馬啦！」陳家洛道：「好，就這麼辦。」章進喜孜孜的奔進去告訴余魚同，隨即奔出來道：「十四弟說這樣最好。」

周仲英把陳家洛拉在一邊道：「總舵主，現在四爺是救出來啦，你和皇上又是骨肉相逢，可算得上是喜事重重。我想再加一樁喜事，你瞧怎樣？」陳家洛喜道：「老爺子是要給七哥和大姑娘完婚？」周仲英笑道：「正是這樣。」陳家洛道：「那是再好沒有，乘著大夥都在這裏，大家喝這杯喜酒再走，只是時間匆促一點，咱們不能遍請各地好朋友來熱鬧一番，未免委曲了大姑娘。」周仲英笑道：「有這許多英雄好漢在這裏還不夠麼？」陳家洛道：「那麼咱們來挑一個好日子。」周仲英道：「咱們這種人還講究甚麼吉利不吉利，我說就是今天。」陳家洛知他顧全大體，不願因兒女之事而耽誤了群雄行程。說道：「老爺子這樣眷顧，咱們真是感激萬分。」周仲英笑道：「老弟台，你還跟我客氣麼？」陳家洛笑嘻嘻的走到周綺跟前，作了一揖，笑道：「大姑娘，大喜啦！」

周綺臉上羞得飛紅，說道：「你說甚麼啊？」陳家洛笑道：「我要正正式式叫你一聲七嫂啦！七嫂，恭喜你大喜啦。」周綺道：「呸，做總舵主的人這麼不老成。」陳家洛笑道：「好，你不信。」他手掌一拍，群雄登時靜了下來。陳家洛道：「剛才周老爺子說，今兒要給七哥和周大姑娘完婚，咱們有喜酒喝啦！」群雄歡聲雷動，紛紛給周仲英和徐天宏道喜，周綺這才知道這事不假，忙要躲進內堂去。衛春華笑道：「十弟，快拉住她，別讓新娘子逃去。」章進作勢要拉。周綺左掌橫劈一掌，章進一讓，笑著叫道：「啊喲，救命哪，新娘子打人啦！」周綺嫣然一笑，闖了進去。

眾人正在起轟，忽聽門外一陣鸞鈴響，駱冰手中抱了一隻盒子，奔了進來，叫道：「好啊，大家都來了。甚麼事這樣高興？」衛春華道：「你問七哥。」駱冰道：「七哥，甚麼事啊？」徐天宏一時吶吶的說不出話來。駱冰道：「咦，奇了，咱們的諸葛亮怎麼今兒傻啦？」蔣四根躲在徐天宏背後，兩手指作互相交拜鞠躬的姿勢，說道：「今天諸葛亮招親，他要作傻女婿啦。」駱冰大喜，連叫：「糟糕，糟糕！」楊成協笑道：「四嫂你高興胡塗啦，怎麼七哥完婚，你卻說糟糕？」群雄又轟然大笑。駱冰道：「早知七哥和綺妹妹今天完婚，就順手牽羊多拿點珍貴的東西來，現在我沒甚麼好物事送禮，豈不糟糕？」楊成協道：「你給四哥帶了甚麼好東西來了，大家瞧瞧成不成？」

駱冰笑吟吟把盒子打放，一陣寶光耀眼，原來是回部送給皇帝求和的那對羊脂白玉瓶。群雄都驚獃了，忙問：「你從那裏得來的？」駱冰道：「我和四哥閒談，談到這對玉瓶好看，瓶上的美人尤其美麗，他不信──」徐天宏接口道：「四哥一定說：『那有你美麗啊，我不信！』你說是不是？」駱冰一笑不答，原來當時文泰來確是那麼說了的。徐天宏道：「你到杭州皇帝那裏去盜了來？」駱冰點點頭，很是得意，說道：「我就拿來給四哥瞧瞧。至於怎樣處置這對玉瓶，聽總舵主吩咐好了。送還給霍青桐妹妹也好，咱們自己留下也好。」文泰來上來細看玉瓶，不禁嘖嘖稱羨。駱冰笑道：「我說的沒錯罷？」文泰來笑著搖搖頭，駱冰楞了一楞，隨即會意，丈夫是說瓶上的美人再美也不及自己妻子，望了他一眼，不禁紅暈雙頰。

無塵道：「四弟妹，皇帝身邊高手很多，這對玉瓶這樣貴重，他們一定好好看守，怎麼會給你盜來的？你這份膽氣本事，真是男子所不及，我老道今日可服你了。」

駱冰笑著把她怎樣偷入巡撫衙門、怎樣抓到一個管事的太監逼問、怎樣用毒藥饅頭毒死看守的巨獒、怎樣裝貓叫騙過守衛的侍衛、怎樣在黑暗中摸到玉瓶細細說了一遍。群雄聽得出神，對駱冰的神偷妙術都大為讚嘆。陸菲青忽道：「四奶奶，我和你老爺子駱元通駱老弟是過命的交情，我要倚老賣老說幾句話，你可別見怪。」駱冰忙道：「陸老伯您說。」陸菲青道：「你膽大心細，單槍匹馬幹出這種叫人咋舌的事來，那確是令人佩服的了。不過事情有緩急輕重之別，倘若這對玉瓶和咱們所圖的大事有關，或者你是為了救貧惜孤、行俠仗義，那麼這冒險是應該的。現下你不過是和四爺一句玩笑，就這樣孤身犯險，要是有甚麼失閃，不說朋友們大家擔憂，你想四爺是甚麼心情？」這番話把駱冰說得背上生汗，連聲說「是」。陸菲青又道：「這晚恰巧皇帝被咱們請到了六和塔，侍衛們六神無主，大家全心在設法尋訪皇上，所以沒有高手在撫衙守衛，要是甚麼金鉤鐵爪白振等都在那邊，你這個險可冒得大啦！」駱冰答應了，掉過頭來向文泰來伸了伸舌頭。

陳家洛出來給駱冰解圍：「四哥出來之後，四嫂是高興得有點胡塗啦，以後可千萬別這樣。」駱冰道：「不啦，不啦！」

# 第二十三回 盈盈紅燭三生約

陳家洛道：「好。現在咱們給七哥籌備大禮。喂，七哥，現在事情這樣急，這山中採購東西又不便，你神機妙算，足智多謀，快想條妙計出來。」群雄聽了大笑，武諸葛徐天宏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早就心搖神馳，大家開他玩笑，自己只是笑嘻嘻的說不出話來。

陳家洛笑道：「武諸葛今兒變了傻女婿，那麼我來給他出個主意罷。女家是周老爺子主婚，那不用說了，男家請趙三哥主婚。衛九哥，你趕快騎四嫂的白馬到於潛城裏去採購婚禮物品。孟大哥，你到山下去籌辦酒席。咱們的禮呢，大家暫且免了，將來再行補送，各位瞧這樣好不好？」衛春華和孟健雄答應著先去了。趙半山道：「男方的主婚人還是要總舵主擔任，待會我來做讚禮就是了。」陳家洛謙遜推讓。眾人都說當然應由首領主婚，陳家洛也就答應了。

到得傍晚，孟健雄回報說酒席已經備好。又過半個時辰，衛春華也回來了。他精明能幹，各物採購得十分齊備，連新娘的鳳冠霞帔也向於潛城裏的採禮店裏買了來。駱冰接過新娘的東西，要進去給周綺打扮，她見衛春華連胭脂宮粉也都買備，笑道：「九哥，你真想得周到，不知那一位姑娘有福氣，將來做你的娘子？」衛春華笑道：「四嫂，你莫開我玩笑，今晚咱們想個新鮮花樣鬧鬧新郎新娘。」駱冰拍手笑道：「好啦，你有甚麼主意？」

蔣四根等聽見他們商量要鬧新房，都圍攏來七張八嘴的出主意。衛春華忽道：「四嫂，你把皇帝身邊的這對玉瓶盜來，大家確是服了你，不過剛才陸老前輩也說過，要是大內的高手都在那邊，只怕你也沒這樣容易得手。」駱冰笑道：「偷盜是鬥智不鬥力的玩意，我雖打不過人家，也未必就盜不出來。」衛春華道：「照啊，咱們七哥是再精明不過了，要是今晚你能偷到他一件東西，那我就真佩服你。」駱冰笑道：「偷他甚麼啊？」衛春華道：「你等新郎新娘安睡之後，把他們的衣服都偷出來，叫他們明天起不得身。」章進等都轟然叫好。趙半山走過來笑道：「你們這樣高興，在笑甚麼啊？」蔣四根把他推開道：「這裏沒三哥你的事。」大家怕趙半山老成持重，偷偷去告訴徐天宏，所以不許他聽。

趙半山走開之後，楊成協道：「咱們對付皇帝，也是用這辦法。四嫂，這件事難得很，我瞧你不成。」駱冰皺起眉頭不答，心想：「這件事的確不好辦。」但聽楊成協一激，好勝之心油然而生，說道：「要是我偷到了怎麼辦？」衛春華想了一下道：「這裏八哥、十弟、十二弟、十三弟連我一共五個人，我們打一副純金的馬具給你那匹白馬，式樣包你稱心滿意。」駱冰道：「好。就是這樣辦。要是我偷不到，我繡五個荷包，你們每人一個。」楊成協和衛春華齊道：「好，咱們一言為定。」蔣四根笑道：「這荷包可不能馬馬虎虎，偷工減料。」駱冰笑道：「呸，四嫂會欺你麼？你們可不許去對七哥七嫂說。」楊成協齊聲道：「那當然，我們寧可輸給你，好瞧熱鬧。」

六個人商量已定，大家分散了去幫辦喜事。駱冰應是應了，可是真不知道怎麼去偷，對付周綺還好辦，徐天宏卻是個智謀百出之人，講到用計，自己萬萬不是他的敵手，只好隨機應變走著瞧了。

一會大廳上點起明晃晃的花燭，徐天宏長袍馬褂，站在左首。駱冰把周綺扶了出來。趙半山高聲讚禮，夫妻倆先拜天地，再拜紅花老祖的神位，然後雙雙向周仲英夫婦和陳家洛行禮。周仲英和周大奶奶還了半禮。陳家洛不受大禮，也跪下去還禮。周仲英在旁邊連聲謙讓。

小夫妻交拜已畢，依次和陸菲青、無塵、趙半山等見禮。心硯把余魚同扶出來坐在椅上。余魚同在臉上蒙了一塊白布，露出兩個眼珠，也和徐天宏與周綺見了禮。大廳中喜氣洋溢。余魚同取出金笛來吹了一套「鳳求凰」，群雄見他心情好轉，更是高興。開上酒席之後，大家轟飲起來，無塵執了酒壺叫道：「今晚那一個不喝醉就不許睡──」語聲未畢，突然手一揚，一把酒壺向庭中的桂花樹上擲去。

酒壺剛擲出，衛春華和章進兩人已躍到庭中。兩人在飲酒之際未帶兵刃，空手縱到桂花樹下，那酒壺並未擊中誰人，掉了下來，衛春華伸手接住。章進躍上牆頭，四下一望，並無人影，回來報知陳家洛，請問要不要出去搜索敵人。陳家洛笑道：「今兒是七哥大喜的日子，不要被鼠輩敗壞了大家興意。咱們還是喝酒。」群雄見陳家洛毫不在乎，又興高采烈鬥起酒來。陳家洛低聲對無塵道：「道長，我也見到樹上人影一晃，瞧他身手似乎不是甚麼高明之輩。」無塵道：「不錯，讓他去罷。」陳家洛笑道：「道長在六和塔上大展神威。叫天山雙鷹不敢小覷咱們。來，大家公敬一杯。」群雄都站起來與無塵把盞。無塵笑道：「天山雙鷹果然名不虛傳。陳正德那老兒要是年輕二十歲，我老道一定不是他對手。」趙半山笑道：「那時他身手雖然矯健，功力又沒這麼純了。」這時章進和石雙英呼五喝六的猜拳，很是熱鬧，楊成協、蔣四根兩人聯了盟和常氏雙俠鬥酒，大家各已喝了七八碗黃酒。文泰來和余魚同身上有傷不能喝酒吃油膩，但也坐在席上飲茶相陪。大家不住逗余魚說話。陳家洛輕輕吩咐心硯：「你帶幾名頭目四下看一下，莫被小人混進來放火。」心硯答應著去了。

吃了幾個菜。新夫婦出來敬酒。周仲英夫婦老懷彌歡，裂開了嘴笑得合不來攏。周綺素來貪杯，這天周大奶奶卻囑咐她一口也不沾唇。她出來敬酒，大家不住勸飲，她很想放懷大喝，但想起媽媽的話，只好假意推辭，心中十分氣悶，不悅之情，不覺見於顏色。衛春華笑道：「啊喲，新娘子在生新郎的氣啦。七哥，快跪快跪。」楊成協道：「七哥，你就委屈一下跪一跪罷，男的跪了頭胎就生兒──」周綺忍不住哧噗一聲笑了出來，說道：「你又沒兒子，怎麼知道？真是胡說八道！」眾人見周綺天真爛漫，無不感到有趣，周大奶奶笑著儘搖頭，連聲嘆道：「這寶貝姑娘，那裏像新媳婦兒。」

駱冰輕輕對衛春華道：「你們多灌七哥喝些酒，幫我一個忙。」衛春華點點頭，和蔣四根一使眼色，兩人站起來敬徐天宏的酒。徐天宏見他們鬼鬼祟祟，知道一定不懷好意，今天做新郎喝酒是推不掉的，酒到杯乾，十分豪爽，喝了十多杯，忽然搖搖晃晃，伏在桌上。周大奶奶愛惜女婿，連說：「他醉啦，醉啦。」叫安健剛扶他到內房休息。楊成協等見徐天宏喝醉，對駱冰道：「這次你多半贏了。」駱冰一笑，拿了一把茶壺，把茶倒出，裝滿了酒，到新房去看周綺。周綺見駱冰進來，很是高興，笑道：「冰姊姊快來，我正悶得慌。」駱冰道：「你口渴麼？我給你拿了茶來。」

周綺道：「我煩得很，不想喝。」駱冰把茶壺湊到周綺鼻子邊道：「這茶香得很呢。」周綺一聞，酒香撲鼻，不由得大喜，忙雙手捧住茶壺，咕嚕嚕的一口氣喝了一大壺，停了一停，對駱冰道：「冰姊姊，你待我真好。」駱冰本來想捉弄她，見她毫無機心，倒有點不忍，但轉念一想，鬧房是圖個吉利，再惡作劇也沒關係，於是笑道：「綺妹妹，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本來嘛，這是不能說的，不過咱們姊妹這麼要好，我就是有甚麼地方對你不起，你也不能怪我，是不是？」周綺道：「當然啦，你快說。」駱冰道：「你媽有沒有告訴你啊，待會要你先脫衣裳？」周綺臉上一紅道：「甚麼呀？我媽沒說。」駱冰一臉鄭重其事的神色道：「我猜她也不知道。是這樣的，男女結親之後，不是由男的佔上風，就是女的佔上風，總有一個要被另一個欺侮。」周綺道：「哼，我不想欺侮他，他也別想欺侮我。」駱冰道：「是啊，不過男人家總是強兇霸道的，有時他們不知好歹起來，你真拿他們沒辦法。尤其是七哥，他這樣精明能幹，綺妹妹，你是老實人，可要留著點神。」

這句話說到了周綺心窩中，她雖然對徐天宏是深情一片，然而想到他刁鑽古怪鬼靈精，總是不免頭痛，但在駱冰面前她也不肯示弱：「要是他對我不起，我也不怕他，咱們拿刀子算帳。」駱冰笑道：「綺妹妹又來啦，夫妻總要和美要好，才是道理，怎麼能動刀動槍的，不怕別人笑話麼？」周綺噗哧一笑，無言可答。駱冰道：「文四爺功夫比我好得多啦，要是講打，只怕我十個也不是他對手，可是咱們從來不吵架，他一直很聽我的話。」周綺道：「是啊，好姊姊──」說到這裏停住了口。駱冰笑道：「你想問我是甚麼法兒，是不是？」周綺紅著臉點了點頭。

駱冰正色道：「本來這是不能說的，既然你一定要問，我就告訴你，你可千萬別跟七哥說，明兒你也不能埋怨我。」周綺怔怔的點頭。駱冰道：「待會你們同房的時候，你先把衣服脫了下來，等七哥也脫了衣服之後，你吹熄燈，把兩人的衣服拿到這桌上。」她指了指窗前的桌子，又道：「你把他的衣服放在下面，你的衣服壓在他衣服上面，那麼以後一生一世他都聽你的話不敢欺侮你了。」周綺將信將疑，說道：「真的麼？」駱冰道：「怎麼不真？你媽媽怕你爸爸不是？那一定是她不知道這個法兒了。」周綺一想，媽媽果然有點怕爸爸，不由得點了點頭。駱冰道：「放衣服時可千萬別讓他起疑心，要是他知道了，他半夜裏悄悄起來把衣服上下一掉換，那你就糟啦！」

周綺聽了駱冰這番話，雖然害羞，但想到終身禍福之所繫，也就答應照做，她心中打定了主意：「但教他不欺侮我便成，我總是好好對他，他從小沒爹沒娘，我絕不會再虧待他。」駱冰為了使她堅信，又悄悄教了她許多做人媳婦的道理，那些可全是真話了。周綺紅著臉聽了，很感激她的指點。

正談得起勁，忽然門外人影一晃，同時聽見徐天宏呼喝。周綺首先站起，搶到門外，只見徐天宏穿著長袍馬褂，手中拿了單刀鐵拐，從牆上躍了下來。周綺忙問：「怎麼？有賊麼？」徐天宏道：「我見牆上有人窺探，追出去時賊子已逃得沒影蹤了。」周綺打開衣箱，從衣衫底下把單刀翻了出來。原來周大奶奶因為這天是吉日，要女兒把兇器拿出房去，周綺執意不肯，終於把刀藏箱中。她拿了刀，說道：「咱們到外面搜搜去！」駱冰笑道：「新娘子，算了罷。你給我安安靜靜坐著，這許多叔伯兄弟們都在這兒，還怕小賊偷了你的嫁妝麼？」周綺嘻嘻一笑，回到到房中。

駱冰笑著指住徐天宏道：「好哇，你假醉！我先去捉賊，回來看罰不罰你。你給我看著新娘子，不許她動刀動槍。」一邊說一邊把他手中的兵刃接了過去。徐天宏笑嘻嘻的回到自己房去，只聽見屋頂屋旁都有人奔躍之聲，想是群雄都已聞聲出來搜查敵人，他心中思索：「咱們和皇帝定了盟，按理不會是朝廷的人來窺探，難道皇帝一回去馬上就背盟？可是瞧那牆頭之人的身手，又不似是武功卓絕之輩，那麼是路過的黑道朋友，見到這裏做喜事，想來拾一點好處了。」心中正在琢磨，駱冰、衛春華、楊成協、蔣四根、章進等走了進來，每人手中都拿酒壺酒杯，大家大嚷：「新郎裝假騙人，怎麼罰？」徐天宏無話可說，只好酒到杯乾，和每人喝了三杯。眾人存心要看好戲，仍舊不依。徐天宏笑道：「毛賊沒抓到，大家少喝兩杯罷。別陰溝裏翻船，教人偷了咱們的東西去。」楊成協哈哈大笑道：「你儘管喝，咱們兄弟今晚輪班給你守夜。」正吵鬧間，周仲英走進來，他見徐天宏醉得有點搖搖晃晃，說話也不清楚了，忙過來打圓場，和每人乾了一杯酒，把徐天宏扶到新房裏。

大家見徐天宏這次是真的醉了，鬧了一回新房，和周綺說些笑話，都退出房去。周綺見眾人走盡，只有她與徐天宏兩人在房中，不由得心中突突亂跳，偷眼看徐天宏時，見他和衣歪在床上，已在打鼾。

她想起駱冰的話，悄悄站起來，閂上房門，紅燈下看著夫婿，見他臉上紅撲撲的，睡得正香，於是輕輕叫道：「喂，你睡著了麼？」徐天宏不應，周綺嘆道：「唉，那你是真的睡著了。」她四下一望，見一個人影也沒有，這才脫去外衣，走到床前推了推徐天宏，他翻了個身，滾到了裏床。周綺把他鞋子和長袍馬褂除下，再想解他裏衣，忽然害羞起來，心想：「有了袍褂也就夠了罷？」於是把他袍褂依駱冰的話放在窗下桌上，再把自己衣服壓在上面，回到床邊，抖開棉被蓋在徐天宏身上，自己縮在外床，將另一條被把身體緊緊裹住，一動也不敢動。

過了良久良久，徐天宏翻了一個身，周綺嚇了一跳，盡力往外床一縮，正在此時，紅燭上燈花畢卜一聲爆了開來。周綺怕徐天宏醒來見到衣服的佈置，想起來吹熄蠟燭，那知脫了衣服之後睡在男人身旁，心中是說不出的害怕，無論如何不敢起來，她暗暗咒罵自己無用，急出了一身大汗。正在惶急之際，靈機一動，在內衣上撕下了兩塊布來，於在口中含濕了，團成兩個丸子，施展打鐵蓮子手法，撲撲兩聲，把一對紅燭打滅了。

徐天宏睡得正甜，他酒量本來平平，這次被勸著喝到了十二分，所以睡得人事不知。每翻一次身，周綺總是一驚，擁著棉被不敢動彈。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聽見窗外老鼠吱吱的叫個不停，又過片刻，一隻貓「妙嗚妙嗚」的叫了起來。「砰」的一聲，窗子推開，一隻貓跳了進來，在房裏打了個轉，跑不出去，跳上床來在周綺腳邊睡了，周綺見再沒有聲息，也就安了心，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合上了眼，但卻始終不敢睡熟。

大概到三更時分，忽然窗外格的一響，周綺忙凝神細聽，窗外似有人在輕輕呼吸，她想這是紅花會兄弟們開玩笑，來偷窺新房韻事，正想喝問，猛然覺得這個喊不得，黑暗中只覺臉上一陣發燒，忙把已經張開了的嘴再閉了起來。就在此時，聽見心硯在外喝問：「甚麼人？不許動！」接著是刀劍交併之聲，又聽見常氏雙俠的聲音：「好大的膽子！」一個生疏的聲音「啊喲」一叫，大致是被常氏雙俠顯打中了一掌。周綺這才知道來了敵人，霍地跳起，搶了單刀，往桌上去摸衣服時，只叫得一聲苦，原來桌上的衣服己影蹤全無。

她這時再也顧不到害羞，一把將徐天宏拉起，連叫：「快醒來，快出去幫忙拿人。小賊把咱們衣服偷去啦。」徐天宏吃了一驚，宿酒全醒。周綺結結巴巴的說了幾句話，徐天宏只覺得一隻溫軟的手拉著他，黑暗中香澤微聞，中人欲醉，這才想起這是他洞房花燭之夕。

徐天宏只覺心中一蕩，但敵人當前，隨即寧定，把周綺往身後一拉，自己擋在她面前，拖過手旁的一張椅子，準備迎敵。這時只聽見屋頂和四周都有人輕輕拍掌之聲，徐天宏低聲道：「咱們弟兄四下守住，毛賊莫想再想逃出去。」周綺道：「你怎麼知道？」徐天宏道：「這些掌聲是我們紅花會招呼傳訊的記號，現在四面八方都看住了，咱們不必出去罷。」放下椅子，轉身摟住周綺，柔聲說道：「妹妹，我喝多了酒，只顧自己睡覺，真是荒唐──」只聽見「噹啷」一聲，周綺手中的刀掉在地下。

兩人摟住了坐在床邊上，周綺把頭鑽在徐天宏懷裏，一聲不響。過了一會，聽見無塵罵道：「這毛賊手腳好快，躲到那裏去了？」窗外一陣火光耀眼，想是群雄點了火把在查看。徐天宏道：「你睡罷，我出去瞧瞧。」周綺道：「我也去。」徐天宏道：「好罷，咱們先穿衣服。」周綺開了箱子，取出兩人的衣服來穿上。徐天宏拔閂出門，只見自己的長袍馬褂和周綺的外衣摺得整整齊齊的放在門口，剛獃得一獃，周綺已叫了起來：「這毛賊真怪，怎麼又把衣服送了回來？」徐天宏一時也琢磨不透，問周綺：「咱們的衣服本來放在那裏的？」周綺含糊回答：「好像是床邊罷，我記不清楚啦。」這時駱冰和衛春華手執火把奔過來，衛春華笑吟吟道：「毛賊把新郎新娘也吵醒啦。」駱冰吃了一驚道：「唷，怎麼這裏一堆衣服？」衛春華「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徐天宏何等聰明，一看兩人神色，知道是他們搗鬼，當下不動聲色，笑道：「我酒喝多啦，連衣服給小賊偷去也不知道。」駱冰笑道：「只怕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徐天宏一笑，不言語了。原來駱冰半夜裏估計周綺已經睡熟，輕輕把窗們撬開，怕撬窗時有聲音，嘴裏不斷裝老鼠叫，隨即把窗一推，把一隻貓丟了進去，乘窗子一開一閉之間，已順手把桌上兩人的衣服抓了出來。楊成協等坐在房中等候消息，見駱冰把衣服拿到，都大為佩服，問她用的是甚麼方法，駱冰微笑不答，眾人談了一會，正要分頭去睡，忽然心硯叫了起來，發現了敵蹤。駱冰一想，衣服已經偷到，正好乘此機會去歸還，免得明日周綺發窘，奔到新房窗邊時，聽得房內話聲，知道兩人已醒，所以把衣服在門口一放，和眾人去搜尋敵蹤。

這時陳家洛和周仲英一干人都走了過來，陳家洛道：「這宅子四周都圍住了，不怕他飛上天去，咱們一間間房仔細搜罷。」群雄逐一搜尋，絲毫不見影蹤，無塵十分惱怒，連聲大罵。徐天宏忽然驚叫：「咱們快去瞧十四弟。」

衛春華笑道：「總舵主早已請陸老前輩守護十四弟，請趙三哥守護文四哥，怕他們身上有傷，受了毛賊的暗算。要是沒人守著四哥，四嫂還有心情來跟你們開玩笑麼？」徐天宏對陳家洛調度有方，很是佩服，說道：「咱們還是去看一看罷，只怕這毛賊不是衝著四哥，就是衝著十四弟而來。」陳家洛道：「七哥說得有理。」群雄先到文泰來房中，房中燭光明亮，趙半山和文泰來兩人正在下象棋，對屋外吵嚷似乎充耳不聞。眾人又到余魚同房去，陸菲青坐在石階上，仰頭看天上星斗，見群雄過來，站起身來，說道：「這裏沒甚麼動靜。」群雄見許多人居然抓不到一個毛賊，都是又氣惱又奇怪。

徐天宏四下一望，忽從余魚同窗孔中見到一個細微的火星一爆而滅，那是燭火吹熄時最後的一點火星，顯然是房中剛剛吹熄蠟燭，他心頭起疑，說道：「咱們去瞧瞧十四弟罷。」陸菲青道：「他睡熟了，所以我守在外面。」駱冰道：「那麼咱們快到別地方去搜。」徐天宏道：「不，還是先瞧瞧十四弟。」他手執火把，手一推，那門應手而開，竟是虛掩著的，只見床上的人一動，似乎翻了幾個身。徐天宏用火把去點燃蠟燭，一時竟點不著，把火移近一看，原來燭芯已被甚麼東西打爛，陷入燭裏，顯然燭火不是用口吹熄而是用暗器打滅的。徐天宏心頭一驚，快走到床前，叫道：「十四弟，你好麼？」余魚同慢慢轉過身來，似乎是睡夢剛醒的樣子，臉上仍舊蒙著帕子，定了一定神才道：「啊，是七哥，你今天新婚，怎麼來看小弟來啦？」徐天宏見他沒事，這才放下了心，拿火把再到燭邊看時，只見一枚短箭釘在窗格上，箭頭還染有燭油煙煤。他認得這箭是余魚同金笛中吹出來的暗器，更是大惑不解：余魚同為甚麼見到大夥過來就趕緊要弄熄燭火？而且是這樣緊急，來不及起身吹熄，迫得要用暗器？

這時陳家洛等都已進房，余魚同道：「啊喲，各位哥哥都來啦，我沒事，謝謝你們關心。」徐天宏要伸手去拔窗格上短箭，陳家洛在他背後輕輕一拉，徐天宏會意，當即縮手。這時群雄都已看出余魚同床上的被蓋隆起，除他之外裏面還藏著甚麼東西。陳家洛道：「那麼你好好休息罷。」率領群雄出房，對陸菲青道：「陸老前輩還是你辛苦一下，照護余家兄弟，咱們出去搜查。」陸菲青答應了，等群雄走開，又坐在階石上。

眾人跟著陳家洛回到他房裏。陳家洛道：「把卡子都撤回來罷！」心硯傳令出去，在屋外把守的常氏雙俠、章進、石雙英、蔣四根等人都走進房來。

# 第二十四回 霍霍青霜萬里行

陳家洛坐在床上，群雄或坐或站，圍在四周，大家都感情形有點特異，可是誰也不說話。無塵終於第一個忍耐不住，說道：「那毛賊明明躲在十四弟被窩裏，那究竟是甚麼人？十四弟幹麼要庇護他？」群雄七張八嘴的議論起來。有的說余魚同近來行動是很古怪，教人捉摸不透，有的說他怎麼躲在李可秀將軍署裏，混了這麼許多時候，常氏雙俠又提到他救獲李可秀的事。談了一會，章進叫道：「咱們大夥兒去問個清楚。我不是疑心十四弟對大家不起，他當然是血性男子。但既然是異姓骨肉，生死之交，他幹麼要瞞咱們？」群雄轟然稱是。徐天宏道：「十四弟或者有甚麼難言之隱，當面問他怕不肯說，要心硯假意送點心，去察看一下怎樣？」蔣四根道：「七哥這法子不錯。」周仲英嘴唇動了一下想說話，但又忍住，眼睛著望陳家洛，瞧他是甚麼主張。

陳家洛道：「今天闖進宅子來的那人躲在十四弟房裏，那是大家都瞧見的了。咱們義結金蘭，講究的是義氣兩字。十四弟和大家一起出生入死，這次又拚了性命相救四哥，咱們對他絕無半點疑心，他既這樣做，總有他的道理。我剛才請陸老前輩在房外照顧，只是防那人反而傷害於他。只要他平安無事，我想其餘的事不必查究，不要傷了咱們的義氣。」周仲英叫道：「陳總舵主的話對極。」陳家洛道：「將來他要是肯說，自然自己會說，否則大家也不必提起。少年人逞強好勝，或者有甚麼風流韻事，總是免不了的，只要他不犯會規，十二哥自然不會找他算賬。大家請安睡罷。明天要上路呢。」陳家洛這番話群雄聽了都十分心服。徐天宏暗暗慚愧，心想：「講到胸襟氣度，總舵主確是比我高得多。」駱冰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們新夫婦還在這裏幹麼呀？」眾人都大笑起來。

且說余魚同待群雄一走，忽地坐起，站在桌旁，等眾人腳步聲完全消失，亮火摺子點了蠟燭，低聲道：「你來幹麼？」床上那人揭開棉被，跳下床來，坐在床沿之上，低頭不語，胸口起伏，淚珠瑩然，正是李可秀將軍的女兒、陸菲青的女徒弟李沅芷。只見她一身黑衣，更襯得肌膚勝雪，一雙手白玉一般，放在膝蓋上，一言不發，眼淚一滴一滴的落在手背。

余魚同嘆了一口氣，柔聲說道：「你對我一片真心，我又不是蠢牛木馬，那裏會不知道？只是你是將軍的千金小姐，我是江湖上亡命之徒，我那裏敢害了你的終身？」李沅芷哭道：「你這麼忽然一走就算了麼？」余魚同道：「我也知道對你不起。但我是苦命之人，我心已如槁木死灰──你，你還是回去罷。」

李沅芷道：「你為了救朋友，和我爹爹作對，那我並不怪你，你是為了義氣。」她沉吟了一下又道：「像你這樣文武雙全，幹麼不好好做事，圖一個功名富貴？偏偏要在江湖上廝混，這多麼沒出息，只要你向好，我爹爹──」余魚同怒道：「你是官家小姐，我本來配你不上，我們紅花會行俠仗義，救貧救苦，個個是鐵錚錚的漢子，那裏肯做滿清人的走狗？」李沅芷知道說錯了話，漲紅了臉，過了一會道：「人各有志，我當然不來勉強你。只要你愛這樣，我也會覺得好的。我答應聽你，以後我絕不再去幫爹爹，我想師父也會說好。」她最後兩句話說得聲音響了一點，大概窗外的陸菲青也聽見了。余魚同坐在桌邊，只是不語。李沅芷低聲道：「你說我官家小姐不好，那我就不做小姐。你說你紅花會好，那我也──我也跟著你們。」她這幾句話用了極大力氣才說出來，說到最後，又羞又急，哭了出來。

余魚同柔聲道：「我當初身受重傷，如果不是得你救援，千山萬水的把我送到杭州你府下調養，我這條性命早就沒啦，按理說，我是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只是──唉，你的恩德我只好來生圖報了。」李沅芷霍地站起，說道：「你是不是有了又美貌又賢慧的心上人？所以這樣把我瞧得一錢不值。」

在余魚同，那確是「除卻巫山不是雲」，他始終對駱冰一往情深。李沅芷人品相貌並不在駱冰之下，然而他既情有獨鍾，對李沅芷自是冷冰冰的不假辭色。李沅芷自從在塞外野店中見余魚同吹笛卻敵之後，柔情款款，都縈繞在這位金笛秀才身上，加之事有湊巧，在黃河渡口夜戰中兩人又相遇在一起。她一路殷勤照護，其細心熨貼，竟和昔日那種調皮刁鑽大不相同。到了杭州之後，她父親對余魚同也是青眼有加，芳心更慰，豈知將軍署一戰，這個心上人竟隨紅花會群雄飄然引去。這一來李沅芷大失常態，整天騎了馬日夜在城裏城外亂闖，李可秀知道女兒心事，也不加管束，讓她自行騎馬散心。這天她在西城馳馬，剛巧遇到駱冰從巡撫衙門盜了玉瓶回去。李沅芷曾和駱冰數次會面，知道她是紅花會中的重要人物，於是一路跟隨，直跟到了天目山來。李沅芷十分機伶，駱冰又心情愉快，絲毫沒有提防，居然沒發覺後面有人偷偷跟蹤。

當晚李沅芷蹤跡數次被紅花會群雄發現，但終於僥倖躲過。夜深中她想探尋余魚同的住處，剖白自己心事，竟闖到了徐天宏和周綺的新房來。心硯和章進等奉陳家洛之命在四下巡查，一交手，李沅芷左肩給常赫志打了一掌，痛心骨髓。

她忍痛在暗中一躲，聲東擊西的丟了幾塊石子，直闖到後院來，在庭中劈面遇到陸菲青，被他一把拉住。李沅芷驚叫：「師父！」陸菲青怒道：「你來幹甚麼？」李沅芷道：「我找余師哥有話說。」陸菲青向右邊的廂房一指，李沅芷拍門，叫了幾聲「余師哥。」眾人在四下巡查時，余魚同早已醒來，手持金笛，斜倚在床邊防敵人襲擊，忽然聽得李沅芷的聲音，大吃一驚，忙拔去門閂，李沅芷衝了進去。余魚同心想：黑暗之中，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十分不妥，於是亮火摺點燃蠟燭，剛想詢問，群雄已查問過來。他身上有傷，行動不便，於是用笛中短箭打滅燭火，與李沅芷兩人屏息站著不動，後來聽見徐天宏拍門，李沅芷低聲道：「余師哥，你救我。」余魚同無法可想，只得讓她躲在被窩之中。這時聽她質問是否另有心上人，覺得應承也不是，不承也不是，很是為難。

李沅芷道：「你對她這樣傾心，那她一定是勝我十倍了，你帶我見見成不成？」余魚同被她纏得無法回答，忽地拉下臉上蒙著的手帕，說道：「我已變成這樣一個醜八怪，你看看清楚罷！」李沅芷驀地裏見余魚同的臉凹凹凸凸，盡是焦黃的瘡疤，在燭光下顯得可怖異常，不由得嚇得倒退了一跳，低低的驚呼一聲。

余魚同憤然道：「我是一個不祥之人。我心地不好，又是生來命苦──現今你好走了罷！」李沅芷驟然見到余魚同這副模樣，驚恐得不知如何是好。余魚同哈哈大笑，說道：「我這副醜怪樣子，你見一眼也受不了。李小姐，你後悔今晚到這裏來了罷？哈哈，哈哈！」他邊說邊笑，神態失常，李沅芷更是害怕，大叫一聲，掩面奔出房去。余魚同笑了一會，自悲身世，伏在桌上痛哭起來。陸菲青坐在房外階石之上，雖然不明詳情，但也已粗知大略，他知道這時對余魚同勸慰開導都無用處，心想：「沅芷夜來之事，雖然有關女孩子的名節，但如不說明謝罪，那是對不起紅花會全體朋友。」於是走到陳家洛房來。

陳家洛剛剛睡下，心硯聽得陸菲青聲音，忙開房門，陳家洛披衣相迎。陸菲青道：「總舵主，我是來向你請罪來啦！」陳家洛驚道：「甚麼？十四弟有甚麼事？」陸菲青道：「不是，他很好。你道今晚來搗亂的是誰？」陳家洛道：「不知道。」陸菲青道：「那是我的小徒。我管教無方，以致縱得她任性胡為。今日是七爺大喜的日子，累得各位不安，我實在是萬分抱憾。」陳家洛默然不語。陸菲青道：「她已經走了，日後我一定找到她，向各位叩頭賠罪。現在我先行謝過。」說著站起來作了一揖。

陳家洛忙站起還禮，隔了一會說道：「令徒的武功得自老前輩真傳，身手確是不凡。」陸菲青道：「她少不更事，到處惹禍，得罪朋友，我有時真後悔收了這個不成器的徒弟。」陳家洛道：「令徒的輕功劍術都已到了上乘境界，只是稍久火候而已。」陸菲青忙道：「那裏，那裏。」他只道陳家洛指她今晚闖莊而言，那知他們兩人曾在西湖上深夜交過手。陳家洛閒閒的道：「令徒曾到過塞外回部罷？」陸菲青道：「她從小在西北一帶。」陳家洛道：「嗯，我見他和回部的維人們交情不錯。」霍青桐和陳家洛臨別時曾說過一句話：「那人是怎麼樣的人，你可以去問她師父。」陳家洛幾次想問陸菲青，總覺太著痕跡，一直隱忍不言，這晚陸菲青自己來和他談起，他才輕描淡寫、漠不關心的問了幾句，其實心中卻怦怦暗跳，手心潛出汗水。

陸菲青道：「那是為了搶可蘭經的事，才和他們結識的。起初有過一點誤會，霍青桐姑娘還和小徒交過兩次手，後來我出來說明我和天山雙鷹的交情，兩人才結成朋友。她們意氣相投，著實親熱得很呢。」說罷撚鬚微笑。陳家洛聽著卻滿不是味兒。陸菲青只道陳家洛早已知道李沅芷是女子，始終沒提她女扮男裝的事。陳家洛心中不快，臉上雖沒顯出來，但言語之間，不免稍露冷淡。陸菲青以為他是惱怒李沅芷無禮闖莊，紅花會這許多英雄人物，居然沒扣住這樣一個後生小子，失了面子，心中很是歉然，那知他另有心事，當下又道歉了幾句，正要告退，忽然門外心硯叫道：「少爺，余十四爺來看你啦！」

門簾一掀，一名莊丁扶著余魚同進來，他見陸菲青也在這裏，不覺一愕，坐在椅上，莊丁退了出去。陳家洛道：「你有事對我說，我過來不是一樣？你身上有傷，不要多走動。」余魚同道：「總舵主，剛才有一個人躲在我房裏，你一定看出來了。你當時故作不知，給我面子，做兄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但你雖然不問，我可不能不說。」陳家洛道：「咱們情同骨肉，還有甚麼信不過的。」余魚同道：「這人完全是衝著小弟一人而來，和大夥絕無關係。因為這事說來和人名節有關──」陳家洛道：「既然如此，你不必說了。好啦，這事以後咱們誰也別提，你回去休息罷。心硯，扶十四爺回去。」余魚同以為陸菲青已將此事說過，陳家洛怕他不好意思，所以不再提及，於是告辭回房，陸菲青也即作別。

次日早晨，群雄和周仲英夫婦、徐天宏、周綺道了喜，乘馬坐轎，齊下山來。各人互道珍重，分頭進發。

陳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來是同往西北，但周仲英說數十年來未到南方，現在已是垂暮之年，此生恐怕未必再來，所以要到福建莆田少林寺走一趟，探望一下舊日同學藝的師兄弟。陳家洛道：「少林寺是武術界的泰山北斗，周老前輩去聯絡一下是再好不過，將來咱們舉事的時候，要是少林寺肯出一臂之力，那真是天下百姓之福了。」於是周仲英帶同妻子、徒弟孟健雄、安健剛，啟程向南。臨別時周大奶奶對周綺再三叮囑，現在做了媳婦，不可再鬧小性子，到處惹禍。周綺撅起嘴唇道：「要是他欺侮我呢？」說著嘴唇向徐天宏背一歪。周大奶奶道：「好好的他怎會欺侮你？」昨晚新婚之夜李沅芷一鬧，駱冰把他們的衣服搬了一個地方，也不知道那個法兒還靈不靈，周綺心中很是惦記，但不好意思再問駱冰，這時見父母遠別，不禁掉下淚來。周仲英囑咐了女兒幾句，對徐天宏道：「你妹子性子直爽，很不懂事，宏兒你要多多擔待。要是她衝撞於你，你不要和她一般見識，等將來我再責罰她。」周綺急道：「爹爹你也幫他，難道一定是我不好？」周仲英一笑上馬，向陳家洛和文泰來雙手抱拳一拱，向南而去。

陳家洛、文泰來、駱冰、章進、余魚同、徐天宏、周綺、心硯一行一共八人，向北經孝豐、安吉、漂陽，到了金陵。渡過長江後，文泰來傷勢已經痊癒，余魚同也已大好。一路往北，天氣漸寒，草木枯黃，已是初冬景象。這天來到開封，又去拜訪汴梁大俠梅良鳴。飲酒接風，不必細表，臨行時梅良鳴每人贈了一襲皮裘，各人珍重而別。余魚同這時病體已經痊可，身體強壯，便也棄車乘馬。

出了開封西門，八騎馬放開腳步，沿著大道奔去。文泰來的白馬腳程奇快，一騎馬先衝了上去，一口氣奔出五十里，來到一個鎮甸，叫飯店殺雞做飯，先行準備，等眾人到時打尖。他坐在店口，泡了一壺茶，拿著手巾抹去臉上塵沙，忽然東邊店房中人影一晃，似乎有人探頭張望，見到他而疾忙縮回。文泰來起了疑心，但不予理會，反而背轉了身喝茶。過了大半個時辰，陳家洛等也都趕上來了，洗面之後，文泰來悄悄和眾人說知，徐天宏向東店房一看，只見窗紙舐濕，一顆烏溜溜的眼珠正向他們注視，見到徐天宏向他邊看，立刻縮回。徐天宏低聲笑道：「那是初出道的江湖兄弟，一點規矩也不懂，一下子就露了馬腳。」駱冰笑道：「這樣的人也出來混道兒，看來還在打咱們的主意呢。」陳家洛向心硯道：「你去瞧瞧，要是他手頭不便，咱們就接濟他一點。」心硯應聲站起，向東店房走去。

心硯走到門口，高聲吟道：「天下萬水俱同源，紅花綠葉是一家。」這是紅花會招呼同道的記號。江湖上各幫會都互通聲氣，患難相助，雖然不是紅花會會友，但只要知道記號，回答一句：「小弟是某某幫某某舵主屬下，有求紅花會大哥相助。」那麼幾兩銀子的接濟是一定有的。心硯見房中寂然無聲，又說了一遍，忽然房門呀的一聲打開，一個黑衣人走了出來，那人一頂大帽遮住了半邊臉，看不清楚，把一個紙團遞過來，說道：「給你們十四爺。」心硯接住，正要詢問，那人已奔出店門，上馬疾馳而去。

心硯把紙團交給余魚同，道：「十四爺，那個人說是交給你的。」余魚同接過打開一看，只見紙上寫著七個細字：「不辭萬里苦隨君。」筆致娟秀，卻沒上下款。余魚同知道是李沅芷，誰知她一路竟跟了自己而來，眉頭一皺，把字條交給陳家洛。陳家洛看了，參詳不透，望著余魚同等他解釋。余魚同道：「這人向我糾纏不清，現在一定是在前路等待。小弟想在此棄陸乘舟，避開這人，到潼關再和大家會齊。」章進怒道：「咱們這許多人在這裏，你何必怕他？他本事再好，咱們也鬥他一鬥。」余魚同道：「不是怕，我是不想見這個人。」章進道：「那麼咱們教訓教訓他，教他不敢跟隨就是了。這是甚麼人？這樣不識好歹！」余魚同好生為難，不便回答。陳家洛知他有難言之隱，說道：「十四弟既然要坐船，那也好，在船上可以多睡睡，沒騎馬那麼勞頓。心硯，你跟著服侍十四爺。」心硯答應了，他小孩心性，覺得坐船很是氣悶，雖然陳家洛的命令不敢違抗，但不免有點怏怏不樂。余魚同看出了他的心意，堅稱傷勢已經痊癒，不必叫心硯隨伴。於是眾人來到黃河邊上，包了一艘船，言明直放潼關。

陳家洛等把余魚同送上船後，眼見那船張帆遠去，才乘馬又行。章進對余魚同吞吞吐吐的神氣很是不滿，連罵：「酸秀才，不知搞甚麼鬼。」駱冰道：「十四弟這次燒壞了臉之後，心情很是不快，作事不免有點異常，咱們就順著他點兒。」周綺道：「那次咱們在文光鎮上聽說他和一個姑娘在一起，後來又不知怎樣的忽然到了杭州。」章進道：「他鬼鬼祟祟的，多半和娘兒們的事有關，否則為甚麼怕人家找麻煩？」文泰來喝道：「十弟你別胡說。」

余魚同坐船行了幾日，見李沅芷不再跟來，才放下了心。這天將到孟津，天色已黑，因為前面水勢不平，舟子不敢再航，只得在荒野中泊了船，余魚同中夜醒來，翻來覆去的儘睡不著，只見一輪圓月，映在大河之上，逸興忽起，抽出金笛，悠悠揚揚的吹了起來。

余魚同感懷身世，滿腔心事，都在這笛子中發洩出來，聲調愈吹愈是激越，正在全神灌注之時，忽聽背後有人高聲喝采：「好笛子！」他吃了一驚，收笛猛然回頭，只見月光下三個人影向河岸走來，那三人走近，其中一人說道：「我們貪趕路程，錯過了宿頭，正在煩惱，聽閣下笛聲清亮，禁不住喝采，請勿見怪。」余魚同見他說得客氣，忙站起來說道：「荒野之中，小弟胡亂吹奏，有污清聽。」那人聽余魚同說話文謅謅的，似乎是個讀書人，緩緩走近。余魚同道：「如蒙不棄，請下舟來小酌一番如何？」那人道：「最好，最好！」那三人走到岸邊，縱身一躍，都輕飄飄的落在船上。余魚同心中吃驚，暗忖：看這三人身手，武功不弱，不知是何等人物，倒要小心在意。當下假作不知，雙手緊緊握住船邊，以乎恐怕船側而落下水去。只見當頭一人驅幹魁偉，穿了一件繭綢面子的棉袍，似乎是一個大鄉紳。第二人滿腮濃鬚，整張臉只見黑漆一團。第三人卻穿蒙古裝束，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身形舉止，顯得慓悍異常。這三人身上都揹著包裹，帶了兵刃。余魚同知道自己的金笛惹眼，在他們上船之前早就收了起來。

余魚同叫醒舟子，命暖酒做飯，款待來客。舟子見深夜中忽然來了生人，很是疑懼，但一路上余魚同用錢十分豪爽，既然是他吩咐，也就照辦。

那身材魁梧的人道：「我們深夜騷擾，實在冒昧得很。」余魚同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冒昧之有？」那人聽余魚同喜愛掉文，說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余魚同道：「小弟姓于名通，金陵人氏，名字雖然叫通，可是實在不通之極，此番應舉子業，竟爾名落孫山，說來汗顏無地。」那人道：「原來是一位秀才相公，失敬了。」余魚同道：「小弟落第之後，禍不單行，家中又遭回祿，祝融肆虐，非但房屋片瓦無存，而且顏面也毀得見不得人，無可奈何，只得想到甘肅去投奔一位親戚，唉，時也命也，生不逢辰，夫復何言？」他這番話把另外兩人聽得面面相覷，不知所云。那鄉紳模樣的人卻讀過一點書，說道：「相公也不必灰心。」余魚同道：「請教三位尊姓。」那人道：「小弟姓滕。」指著那鬍子道：「這位姓顧。」指著那蒙古裝束的人道：「這位姓哈，是蒙古人。」余魚同拱手作揖，連說：「久仰，久仰。」那姓滕的見他酸氣衝天，肚裏暗笑。余魚同聽他說話是遼東口音，心想：這三人不知是敵是友，如是江湖好漢，也可結交一番，將來可以多一臂助，於是說道：「三位深夜趕路，那可危險得緊哪？」姓滕的道：「不知有甚麼危險？」

余魚同搖頭晃腦的說道：「道路不寧，強梁遍地，險之甚矣，險之甚也。」那姓顧的拉一拉姓滕的袖子，問道：「他說甚麼？」姓滕的道：「他說道上盜賊很多。」姓顧的和姓哈的一聽此言，都哈哈大笑。這時舟子把酒菜拿了出來，那三個客人也不和余魚同客氣，大吃大喝起來。那姓滕的道：「相公笛子吹得真好，請再吹一曲行麼？」余魚同怕金笛揭露了他的行藏，只是推辭，那姓哈的道：「那麼我來吹。」從衣底下摸出一隻鑲銀的羊角，站起身來嗚嗚的吹了起來。余魚同聽那角聲悲壯激昂，宛然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漠風光，不禁暗暗激賞，把曲調在心中默記。

三人喝完酒後，起來道謝告辭。余魚同有心結納，說道：「如承不棄，就在舟中委屈一宵，天明再行如何？」那姓滕的道：「那也好，只是騷擾了。」余魚同仍舊睡在後艙，那三人也不脫衣，就在前艙臥下。不一會，余魚同假裝鼾聲大作，凝神竊聽他們談話。

只聽那姓顧的道：「這秀才雖然酸得討厭，倒不小氣。」姓滕的道：「算他運氣。」姓哈的道：「明天咱們能到洛陽麼？」姓滕的道：「過了河，找三匹馬，趕一趕也許能行。」姓顧的道：「我就擔心韓大哥不在家，讓我們白跑一趟。」姓哈的道：「要是見他不著，咱們就找到紅花會的太湖老巢去，鬧他一個天翻地覆。」姓滕的忙道：「悄聲。」余魚同大吃一驚，心想：原來這三人是紅花會的仇人，他們到洛陽去找姓韓的，多半是找韓文沖了。當下仍舊打鼾，更加用心傾聽。只聽那姓滕的道：「紅花會好手很多，他們老當家雖然死了，但聽說新任的總舵主也是個厲害人物。這裏不比關東，老四你可別胡來。」姓顧的道：「咱們關東六魔橫行關外，江湖上的好漢聽了那個不懼，那個不怕？那知老三和老五老六忽然都不明不白的給人害死，這個仇要是不報，咱們也不想活啦。」余魚同心想：「原來是關東六魔到了，三魔焦文期被陸師叔打死，五魔閻世魁六魔閻世章都死於維人之手，怎麼這筆帳都寫在咱們紅花會頭上？」

原來關東六魔中大魔滕一雷是遼東大豪，家資累萬，開了不少參場、牧場和金礦。二魔顧金標是一個著名馬賊，四魔哈合台是蒙古牧人出身，流落關東，也做了盜賊。他們在遼東聽說焦文期受托找尋一個被紅花會拐去的貴公子，忽然在陝西遇害，這事隔了數年之後方才發覺。他們得到焦文期的師弟韓文沖捎的信，三人怒不可遏，當即從遼東南下要找紅花會報仇。到北京忽然又聽說閻氏兄弟被害。三人又驚又怒，趕到洛陽來找韓文沖問個清楚，那知卻與余魚同在黃河中相遇。

那三人談了一會，就睡著了。余魚同卻滿腹心事，直到天色將明才睡，剛朦朧了一會，只聽見人聲嘈雜，吆喝叫嚷之聲，響成一片，余魚同從夢中驚醒，跳起身來，抽金笛在手，從船艙中望出去，只見河中數百艘大船連牆而來。當先一艘船上豎著一面大纛，寫著：「征西大將軍糧運」七個大字，原來是接濟兆惠的軍糧。等大船過去，後面跟著數十艘小船，都是官兵沿河擄來載運私人物品的。余魚同那艘船的舟子見情勢不對，正要趨避，已有六七名清兵手執刀槍跳上船來，不問情由對舟子就是一個耳光，命他跟在各船後面。余魚同十分乖覺，知道這種官兵欺壓良民已慣，根本無法和他們理論，也就順其自然。那蒙古人哈合台十分憤怒，想出去和官兵拚鬥，被滕一雷一把拉住。

清兵走到後艙來，見余魚同秀才打扮，態度稍和緩一點，喝問滕一雷等三人是幹甚麼的。滕一雷道：「我們上洛陽去探親。」一名清兵喝道：「你們都到前艙去，把後艙讓出來。」哈合台怒目相向，上前一步就想出手，滕一雷叫道：「老四，你怎麼啦？」哈合台忍住怒氣，和余魚同等都到前艙。余魚同笑道：「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我索性不說，你兵大爺豈能奈何我秀才哉？」

那幾名清兵搭上跳板，從另一艘小船裏接過幾個人來，只聽見一個清兵道：「言老爺，這艘船乾淨得多，你老人家瞧瞧中不中意？」那個言老爺從後艄跨進來，瞧了一眼，說道：「就是這裏罷！」大剌剌的坐了下來。余魚同只向那個言老爺望得一眼，心中就突突亂跳。原來所謂言老爺，就是曾到鐵膽莊去捉拿文泰來的言伯乾，他是湖南辰言家拳的掌門人。自被余魚同的短箭射瞎了一隻眼睛後，直到現在才養好傷，帶了一個師弟、兩個徒弟，要到兆惠軍中去立功效力。

那些船到了孟津，就不再航了。滕一雷等心急，要上陸步行，清兵卻不許一人上岸，說這是軍糧，如讓老百姓在船上隨便上下，要是有甚麼疏虞，大家砍頭還抵不過罪來呢。滕一雷等三人暗暗商量，等天黑下來再偷上岸去。

言伯乾雖然只有一目，但眼光十分敏銳，一見余魚同身形，十分起疑，又見他臉上遮了一塊布，懷疑更盛，假意走到前艙來，和滕一雷攀談了幾句，忽然身體一側，似乎立腳不住而要跌倒的模樣，右手在空中亂抓，一抓抓住余魚同臉上的布，拉了下來。就在這時，顧金標見他要摔倒跌向自己身上，學武的人每個都有自衛本能，伸左掌在胸一立，向言伯乾肩頭輕輕捺去。言伯乾猛然一縮，竟沒被他捺到，這一來，兩人都知道對方武功不弱，對望了一眼。

言伯乾先不理會顧金標，向余魚同臉上一望，見他滿臉瘡疤，難看異常，與射瞎他的那個俊俏小伙子全不相同，說道：「船晃了一晃，沒站穩，對不住啦。」把帕子還給余魚同。余魚同接過蒙在臉上，哈哈一笑道：「我生成這副怪相，見不得人，沒嚇壞你罷？」言伯乾聽他口音，心中又是一動，但想到他的相貌，不再有絲毫懷疑，轉身對顧金標道：「老兄原來是江湖同道，請進來坐罷。」滕一雷等三人也不客氣，先問了言伯乾的姓名，聽說他是辰州言家拳的掌門人，江湖上說來也頗有名望，於是不加隱瞞，說了自己姓名。言伯乾的師弟名叫彭三春，是湖南岳陽人。雙方談了一些關外與三湘的武林軼事，倒也十分投契。這一來喧賓奪主，余魚同反給冷落在前艙了。

余魚同見兩路仇人會合，他孤身一人，的確是兇險異常，他本來心灰意懶，這時大敵當前，敵愾之氣一生，反而打起了精神，一個人在前艙吟哦從前他考取秀才時的制藝八股，甚麼「先王之道」，甚麼「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越讀聲音越響，似乎得意非常，一面卻在用心竊聽他們談話。言伯乾聽了他的讀書聲，只覺有些討厭，更加沒有疑心。吃晚飯時，余魚同拿酒出來款客，言伯乾溫言和他敷衍了幾句，余魚同只是掉文，把那些人聽得又是膩煩又是不懂，都不去理他，自行高談闊論起來。

言伯乾探問滕一雷到關內有甚麼事，滕一雷只說到洛陽訪友，後來談到南方的武林幫會，哈合台忽然提到了紅花會，言伯乾倏然變色，連問他們認得紅花會中何人。滕一雷不動聲色，只推不認識，也不提報仇之事。雙方兜來兜去的試探，都怕對方和紅花會有甚麼瓜葛，這一來互有了顧忌，你防我，我防你，談話反而沒有以前暢快了。

晚飯過後，滕一雷等三人和余魚同回到前艙安息。余魚同睡入被窩之中，不敢脫衣，把金笛藏在內衣，挨到二更時分，只聽見哈合台道：「大哥，咱們走罷。」滕一雷道：「好，輕聲，莫吵醒了那秀才。」三人輕輕站起，忽聽後梢有人走動，一個人打了個呵欠，接著聽見河中水響，原來他是到後梢解手。滕一雷等又縮了回來，不敢就走。又過了一會，忽然隔船傳來兩聲慘厲的叫喊，靜夜聽來，令人毛骨悚然。接著是一個女人聲音大叫：「救命，救命！」余魚同一聽，知道這一定是鄰船官兵在幹傷天害理之事，本應就去救援，但一來官兵勢大，二來身旁強敵環伺，只要自己身分一露，眼見就是殺身之禍，正要用被頭蒙住耳朵不聽，那知女人叫得很慘了：「總爺，你行行好事，饒了咱們罷！」又聽見一個孩子哭叫：「媽媽，媽媽！」

余魚同忍耐不住，坐起身來，側耳細聽，只聽見又有另一個女子的哭聲。一名清兵粗聲喝道：「你不肯，老子先殺了你的兒子。」在女人慘叫聲中，夾著幾名官兵的狂笑，想來小孩已被他們殺死。余魚同氣憤填膺，再也顧不得自己生死安危，走到船舷邊，聽得哈合台道：「咱們去瞧瞧。」滕一雷道：「老四你莫管閒事，那姓言的師兄弟很有點門道，要是他們與紅花會是一路，咱們可先露了──」余魚同不等聽完他的話，腳下一使勁，已縱到鄰船後艄。滕一雷三人見這秀才居然一身輕功，吃了一驚，一打手勢，跟了過去。

這時言伯乾和彭三春也早已驚醒，見余魚同等先後躍過船去，各帶兵刃，站在自己船舷上觀看。余魚同見後梢上沒人，在船舷上縮身回艙內張去，只見裏面紅燭點得明晃晃地，七八名清兵拉住兩個女人正要施行強暴。一個女人跪在艙板上不住哭求，另一個女人懷中死命摟住一個幼兒，嚇得只是發抖。艙板上有幾個男子的屍首，幾隻衣箱打開著，艙板上散亂了衣物銀兩。看這情形，顯然是清兵借運糧為名，沿河強拉民船，夜中殺死客商，謀財劫色。這行徑簡直比惡盜更是狠毒十倍。余魚同怒火上衝，正要跳進去，忽聽得背後哈合台道：「老大，這事我非管不可。」滕一雷道：「不行！」就在這時，一名清兵從那女人懷中奪過幼兒，狠命往地上一摔，擲得腦漿迸裂。那女人一怔，登時暈了過去，兩名清兵哈哈大笑，把她按倒在地，撕她衣服。余魚同心中默祝：「紅花老祖在上，弟子余魚同今日捨命救人，求你保佑。」他生性精細，那支金笛竟不抽出，大喝一聲，空手跳進船艙，左腳一踢，右手一指，已把按住那女子的兩名清兵點了穴，他氣憤異常，下手毫不容情，清兵出其不意，正在錯愕，余魚同在手揪住一名清兵頭頸一扭，那兵痛得大叫，余魚同隨手把他手中的刀奪了過來，向左又一刀，又把一名清兵右腳砍斷。其餘幾名清兵紛抽兵刃抵敵，余魚同勇猛異常，使刀雖不熟手，但這幾名清兵哪裏是他敵手，只鬥數合，又把兩名清兵砍翻，把一名清兵踢死，餘下兩名兵士抱頭向船頭逃去，只聽撲通、撲通兩聲，都被哈合台踢下河去。

余魚同拉起地上的女子，說道：「快上岸逃命。」兩個女子嚇得說不出話，這時鄰船的兵士聽見格鬥叫喊之聲，已有人點了火把站在船頭喝問。哈合台走進艙來，說道：「好秀才，佩服佩服。」走到後梢，提起竹篙，把船撐往黃河岸邊。余魚同見四下都是清兵船隻，知道無法從水路脫逃，挾住一個女子，跳上岸去，接著哈合台也帶了一個女子上來。

這時清兵船上有人大聲喝問。顧金標抽出背上的短柄獵虎叉，站在河邊。滕一雷雙手抓住船舷，喝一聲：「起！」雙臂用力，把那艘船翻了轉來，船底朝天，死屍雜物，紛紛落水。余魚同暗驚：「這人好大力氣！」四人乘著清兵亂哄哄查看翻船，在黑暗中帶了兩個女人走了。

余魚同儘揀樹木茂密之地奔去，眼見清兵沒有追來，停步問那女人道：「你怎麼會落在他們手裏？」那女人驚魂甫定，跪在地上不住向余魚同叩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余魚同道：「現在你已脫險，躲在這裏不要動，等明天兵船開了你再出去。」他提高噪音，向後面三人叫道：「三位大哥，多謝相助，小弟告辭了。」不等他們回答，轉身就走。剛跨出三步，只聽見前面黑暗中一人陰惻惻的道：「余十四爺，且請留步。」余魚同退後一步，前面那人從黑影中走了出來，正是死對頭言伯乾，後面還跟著他的師弟彭三春。彭三春雙手握三節棍往右邊一站，隱然監視，防余魚同逃走。這時滕一雷等三人也帶了那個女子趕到，見言伯乾忽然出現，頗感訝異。

余魚同一拱手，說道：「後會有期。」向滕一雷與顧金標兩人之間鑽了過去。彭三春右膝一彎，「噹噹」一聲，三節棍出手，向余魚同下盤橫掃過來。余魚同一個「鯉躍龍門」，跳過三節棍，左腳在地上一點，躍出尋丈。彭三春一擊不中，三節棍餘勢甚大，將掃到顧金標腿上，忙向外一抖，向前一送，一條三節棍筆直的向余魚同背心點來。余魚同向前一撲，等三節棍在頂心穿過，仍舊並不還手，乘隙脫逃，忽然金刃劈風，黑暗中白光閃動，兩柄單刀迎面砍來，原來是言伯乾的兩個徒弟宋天保、覃天丞隨後趕到。

余魚同三面受敵，避無可避，右手在左邊衣袖中抽出金笛，噹噹兩聲，架開雙刀。彭三春正要上前夾擊，在一旁觀看的哈合台怒道：「喂，三個打一個，算甚麼好漢？」彭三春一怔，哈合台出手奇快，已抓住三節棍尾梢，向外一奪。彭三春疾忙回奪，兩人都未脫手。彭三春欺進一步，左手在三節棍中截一搭，右手棍端突然脫手，彎過來向哈合台左肩打到，這是三節棍的救命變招，叫做「金龍擺頭」。哈合台猝不及防，只覺黑暗中棍端砸來，忙向右一避，棍端已掃中他的肩頭，熱辣辣的很是疼痛。哈合台大怒，這時兩人身體接近，他鬆手撒棍，一把抓住彭三春腰帶，大叫一聲：「呼！」將他肥肥一個身軀舉過頭頂，摔在地下。原來哈合台擅於蒙古人摔跤之技，這一下把彭三春摔得頭昏腦脹，眼前金星亂冒。

滕一雷見哈合台取勝，叫道：「別惹禍，快走！」言伯乾叫道：「好哇，關東六魔原來投降了紅花會。」

顧金標轉頭怒道：「你說甚麼？」言伯乾道：「你們不投降紅花會，幹麼要幫這紅花會的頭目？」滕一雷道：「他是紅花會的？」言伯乾見兩個徒弟被余魚同一支金笛逼得手忙腳亂，形勢十分危迫，不暇回答，從長衫底下掏出一對鋼環，嗆啷啷一抖，左環向余魚同身後砸了過去。余魚同金笛回轉，向他「期門穴」點到。兩人搭上手拆了數招。滕一雷連叫住手，言伯乾只是不聽，想起傷目之恨，雙環如狂風驟雨般向余魚同要害處打來。滕一雷從背上卸下獨腳銅人，縱近身去，向下一壓，只聽見噹的一聲猛響，兩件兵器都被震了開去。余魚同和言伯乾感到手臂一陣發麻，對滕一雷的膂力暗暗心驚。

滕一雷道：「且莫混戰，聽兄弟一言。」他轉頭問余魚同道：「閣下是紅花會的麼？」余魚同心想，今日之事，走為上著，也不回答，突然向黑暗處躍去。宋天保站得最近，挺刀追來，余魚同回身持笛一吹，嗖的一聲，一支短箭釘在宋天保面頰之上，痛得他哇哇大叫。滕一雷和言伯乾隨後追來，黑暗之中看不清楚，又怕余魚同吹箭厲害，不敢十分迫近。

余魚同越逃越遠，聽見滕一雷和言伯乾對答了幾句話，言伯乾說明了余魚同的身分來歷，各人四散找尋。余魚同慢慢挨向河邊，心想：還是混到清兵糧船上最為太平，天明開船，就不妨事了。他在樹叢中傾聽追兵聲音，伏在地上慢慢爬行，忽聽前面兩聲女人的慘叫，夾著幾個清兵的怒罵聲，原來他救出來的那兩個女人又被清兵找著了。余魚同這逃命要緊，顧不得旁人，縮身不動，但叫聲越來越慘厲，觸動義俠心腸，悄悄探頭出去一望，只見一個清兵一手拖著一個女人向河岸走去。兩個女人不肯走，一面哭叫，一面被清兵在地上橫拖倒曳。余魚同不能再行躊躇，把金笛對準清兵後腦，用力一吹，短箭飛去，沒入腦中，那清兵狂叫一聲，登時斃命。余魚同一箭吹出，隨即捷如飛鳥般向岸奔去。那知道這一箭終於洩露了他的蹤跡，他奔出數丈，顧金標斜刺裏挺獵虎叉前來攔住。余魚同展開柔雲劍術，想把顧金鏢點倒逃命，豈料數招過後，發覺對方身手迅捷異常，竟是個勁敵。顧金標一面打，一面口連連呼哨。余魚同見遠處黑影掩襲而來，不敢戀戰，以進為退，和身向前撲去，左手雙指直點敵人胸前的要穴。顧金標虎叉橫胸。余魚同雙指尚未收回，身子已退了開去，但他剛脫開顧金鏢的纏鬥，彭三春的三節棍已打了過來。同時滕一雷和言伯乾、覃天丞也均趕到，四面合圍。

滕一雷叫道：「快拋下兵器！」余魚同不理，使笛如風，混戰中一腳把覃天丞踹倒。滕一雷手持銅人，呼的一聲向余魚同當頭砸了下來。

余魚同知道他力大異常，那裏敢接，縱身向彭三春那面一躍。滕一雷傢伙雖然笨重，仗著力大，使用時卻十分靈便，一砸不中，隨即收勢，「橫掃千軍」，向余魚同腰裏揮擊過來。余魚同一低頭，銅人在頭頂揮過，隨即猱身直進，欺到滕一雷懷裏，金笛向他「氣俞穴」點到。滕一雷銅人豎起，想把金笛震飛。余魚同忽地拔起，躍過宋天保頭頂，落下來時順勢挺膝蓋在他背心一頂。宋天保站腳不住，向滕一雷的銅人上撞去，言伯乾斜刺裏抄手挽住，罵道：「要送死麼？」滕一雷同時讚了一句余魚同：「好俊身手！」這邊彭三春和顧金標又已把余魚同逃路截住。

哈合台一直在旁觀戰，這時見眾人兵刃齊下，眼見余魚同要血濺當地，他敬仰他救援婦孺，古道熱腸，忽地縱入戰圈，叫道：「老大、老二退開。」滕一雷和顧金標齊齊躍出。這時余魚同力敵數人，早已累得渾身是汗，笛子打出去完全不成章法，滕顧兩人剛剛躍開，言伯乾右手鋼環已套住笛端，左手鋼環猛力在金笛中間向上一砸，「噹」的一聲，金笛脫手，順勢又是一環向余魚同太陽穴砸到。哈合台把余魚同向後一拉，避開這環，同時使用蒙古摔跤之法，右腳一勾，左手在他肩頭一扳，余魚同站立不穩，跌倒在地，被哈合台按住擒牢。

宋天保和覃天丞吃過余魚同苦頭，奔過來要打，哈合台道：「且慢！」撕下余魚同長衫的衣襟把他反手縛住，拉起來站定，說道：「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漢子，有話好好說，我們絕不難為你。」余魚同「哼」了一聲，並不言語。

滕一雷道：「朋友，你是紅花會的麼？」余魚同道：「兄弟姓余名魚同，江湖上人稱金笛秀才，在紅花會坐的是第十四把交椅。」滕一雷點頭道：「這就是了，我也聽見過你的名頭，我向你打聽幾個人。」余魚同道：「你要問焦文期和閻氏兄弟的下落，我老實告訴你，那不是我們紅花會殺的。」言伯乾在一旁冷冷的道：「現在你當然不認啦！」余魚同潑口大罵：「你這瞎眼賊，我又不是跟你說話。你的眼是我射瞎的，怎麼樣？老子怕了你不是好漢。」宋天保大怒，舉刀砍來。哈合台把擱在余魚同腿邊的右腳一鬆，余魚同雙腳頓得自由，頭向左一偏，讓過一刀，右腿飛起，踢在宋天保左腿「巽血穴」上，宋天保單刀脫手，頓時軟麻在地。覃天承忙搶過來扶起。彭三春見師侄丟臉，過來要打人。哈合台道：「你要打？我放了他和你一對一打個痛快如何？」彭三春怒道：「我先和你比劃比劃也可以。」嗆啷啷一抖三節棍。哈合台道：「你還想再摔一交麼？」

言伯乾見兩人說僵了要動手，忙把彭三春往身後一拉，靜觀滕一雷等如何處置。滕一雷又問余魚同道：「江湖上多說我們三位兄弟是紅花會所害，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只要你老實說一句，這件事是何人主使、何人動手，我們自回去找他算帳，你不必畏懼隱瞞。難道我們還能把紅花會幾萬人斬盡殺絕不成？」余魚同道：「我今日落在你手裏，你要殺便殺，何必多說。你以為紅花會怕你們這幾個人，那你真是在做夢了。」哈合台道：「你是英雄我也是很佩服的，我只請問，我們三位兄弟到底是誰害的。」余魚同道：「老實說，這三人是誰殺死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不過絕不是紅花會。」顧金標道：「那麼你說出來，我們馬上放你。」余魚同道：「我余魚同雖然是無名小輩，豈怕你們威迫？殺死他們的人，本來告訴你們也沒關係，他也不會怕你們去尋仇。但你們追逼我，我偏偏不說。」顧金標把獵虎叉又一抖，叉桿上鐵環噹啷啷一陣響，喝道：「你說是不說？」

余魚同昂頭也喝：「不說怎樣？你有種就在胸口上給我一叉。我們紅花會給我報起仇來可不像你這樣膿包，到今天連仇人是誰也不知道。」顧金標氣得只是抖叉，連聲咒罵。哈合台道：「你如認為我這朋友還可交，那麼請你告訴我。」

余魚同見這批人中只有哈合台對他有友善之意，於是說道：「你們幹麼不去問韓文沖？不過他不在洛陽，現在和威震河朔王維揚一起在杭州。」滕一雷道：「當真？」余魚同喝道：「我幾時說過假話？」哈合台見他雖然被擒，反而越來越強項，對他更是敬佩，把滕一雷和顧金標拉在一邊道：「再逼他也無用，放了他罷。」顧金標道：「咱們放他，江湖上還道關東六魔不敢惹紅花會，依我說，斃了算啦。」滕一雷道：「斃了也沒好處，咱們就奔杭州去找韓文沖，把他帶著，在路上慢慢套問，總要問個水落石出，再殺不遲。」顧金標道：「好，就是這樣。」

滕一雷回來對余魚同道：「我們把你帶到杭州去和韓大哥對質。要是你說的不錯，我們就放你。」余魚同想道：「這很好，一路上不遇救援，也總有脫身之策。」於是點頭答允。滕一雷向言伯乾一舉手，說道：「後會有期。」轉身要走。

言伯乾縱上一步道：「慢來，慢來。這人是咱們一起擒住的，就這樣便宜的讓你帶走麼？」哈合台怒道：「你要怎樣？」言伯乾自忖，己方雖有四人，但對方三人武功高強，自己雖然還可對付，師弟和徒弟就不行了，用強不能取勝，於是說道：「他射瞎了我一隻眼，現在我只剜他兩隻眼抵帳，人就讓你們帶走。」

滕一雷和顧金標心想，擒拿余魚同他確也有功勞，而且眼見他是官府的人，何必多結對頭，他要剜余魚同雙眼，讓他剜就是；而且余魚同沒了眼睛，帶他上路時反而方便，不愁他會逃走，當下並不阻攔。言伯乾右手食中兩指「雙龍搶珠」，向余魚同雙目截了過來。余魚同退後一步想避，顧金標執住他身子向前一推，使他動彈不得。

且說陳家洛等一行沿著河岸向西，只見遍地沙礫，盡是大水過後的遺跡，黃沙之中，偶然還可見到幾根白骨，想見當日波濤自天而降，老百姓掙扎逃命、終於葬身澤國的慘狀，大家不禁惻然。陳家洛吟道：「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心想：「白樂天這幾句詩真是憂國憂民，氣魄非凡。咱們紅花會現在提劍只是殺賊，那一日提劍指畫而治水，這才是咱們的心願。」

不一日來到潼關，徐天宏和章進兩人分頭到各處街頭牆角查看，並不見有余魚同留下的記號，知道他尚未到達。他們不想打擾別人，就在一家客店中住了下來，一連住了三日，始終不見余魚同到來。徐天宏和章進到水陸兩路碼頭查問，都說不見有這樣一位秀才相公。到第四日，大家一計議，都覺事有點蹊蹺，只怕中途出了亂子。潼關一帶佔碼頭的幫會是「龍門幫」，紅花會和他們素無交往，大家都擔心余魚同著了他們道兒，於是徐天宏拿了自己名帖去拜訪龍門幫的龍頭大哥上官毅山。那上官毅山一聽徐天宏來訪，知道他是紅花會七當家，江湖上有名的武諸葛，連忙迎接出來，徐天宏說明來意。上官毅山道：「我們久慕貴會仁義包天，只是貴會一向在江南開山立櫃，無緣結交。如果我們知道貴會十四當家在黃河中坐船，一定好好接待。我馬上派人去查問。」他當著徐天宏之面，派了八名弟兄出去，叫他們四人到黃河中查詢，四人沿黃河兩岸迎接下去，一見余十四當家，馬上接待到潼關來。

徐天宏見他十分義氣，鄭重道謝。上官毅山留他在家中居住，徐天宏一定不肯。下午上官毅山前來回拜。陳家洛怕驚動官府，所以都迴避不見。上官毅山當晚大排筵席，給徐天宏接風，遍邀當地武林豪傑作陪。潼關武林人士識得周仲英的人很多，聽說徐天宏是名震西北的鐵膽周的女婿，更是傾心結納。有些人私下議論，武諸葛名聞江湖，那知竟是如此瘦弱矮小，真是人不可以貌相。眾人見徐天宏談吐豪爽，很夠朋友，都油然生敬仰之心。

第二日下午，上官毅山又到客店拜訪，說手下人並未找到余魚同，但得了一點線索。

徐天宏忙問是甚麼線索。上官毅山道：「據水路上的兄弟報知，因為征西大軍趕運軍糧，所以黃河中封船，只怕余十四爺被糧運阻住了。」徐天宏放了一點心，道了勞。到得晚間，上官毅山又親來通知，說陸上弟兄報知，孟津大街的醉仙樓上十天前曾有過一件案子，有一個相貌怕人的秀才和人打架，把酒樓打得一塌胡塗。徐天宏一驚道：「那一定就是咱們的余十四弟，後來怎樣？」上官毅山道：「兄弟派去查訪的人還沒回來，這是他叫人帶上來的消息，所以詳細情形不大清楚。」徐天宏道：「上官大哥對我們如此盡心，真是感激萬分，兄弟給你引見幾位朋友。」於是到隔壁房裏把陳家洛、文泰來、駱冰、章進、周綺都請過來和上官毅山相見。

上官毅山一聽紅花會總舵主和四當家都親自到了，欣喜異常，雙方互道仰慕。陳家洛道：「余十四弟為人精細，絕不會使酒鬧事，他既與人打架，一定是遇到了仇家，咱們快奔孟津去。」文泰來道：「對，咱們今晚就走。」上官毅山道：「各位來到潼關，兄弟本應一盡地主之誼，現在既有急事，兄弟隨伴各位同走一遭。」陳家洛見他很講義氣，也不客氣推辭。上官毅山帶了兩名副手，眾人乘馬急奔孟津而去。

一路打尖趕路，不必細表，文泰來騎了白馬，越眾當先。眾人離孟津還有一百多里路時，文泰來已回頭迎上，說道：「我已到醉仙樓打聽過。酒保說確有這麼一回事。和十四弟打架的是本地的一個大紳士，叫甚麼孫大善人，還有幾個衙門裏的捕快。」上官毅山奇道：「孫大善人今年已六十多歲了，一向對人客客氣氣，怎會和他打架？」陳家洛道：「後來怎樣？」文泰來道：「後來的事那酒保吞吞吐吐的說不明白。」陳家洛道：「好，咱們快去。」眾人催馬前行，過了兩個多時辰已到了孟津。

上官毅山到醉仙樓去找老板。那老板見是龍門幫的龍頭大哥，忙不迭的擺酒招待，絲毫不敢隱瞞，但所說的也和文泰來打聽的差不了多少。那老板指著欄干和板壁上的兵刃所砍痕跡，說是那天打鬥所留下來的。

原來那日言伯乾要剜余魚同雙目，眼見他手指很將戳到，哈合台忽地伸手，一把抓住言伯乾後心衣服，猛力向後一拉，把他拉得退後數尺。言伯乾武功也非泛泛，突覺背後敵人來襲，左掌斜立，向後一撩，啪的一聲，擊在哈合台右腕之上。哈合台一痛，疾忙放手，兩人各自縱出一步，拉開架式便要放對。彭三春抖開三節棍站在師兄旁邊。滕一雷一躍，跳在中間，銅人一擺，說道：「咱們好朋友莫傷了和氣。」

哈合台對言伯乾道：「你要報仇，等我們的事了結之後，你再去找他，我們誰也不幫。現在你要胡來，那可不行。」滕一雷知道哈合台性情梗直，說過了話，絕不輕易改變，雖然這樣辦自己不很贊成，但在外人面前，自己兄弟之間不能爭辯，免得被人笑話，當下站在旁邊不作一聲。言伯乾知道用武不能取勝，氣忿忿的收了雙環，說道：「終有一天我取了他的雙眼給你瞧瞧。」哈合台道：「那很好，再見啦。」關東三魔押了余魚同就走。言伯乾給徒弟解開被點了的穴道，心頭很不服氣，暗暗跟在後面。

巳牌時分，滕一雷等到了孟津，找了一家酒樓吃飯。這家酒樓建築精雅，樓頭寫了四個大字：「醉仙酒樓」。滕一雷要了酒菜，要余魚同同席吃飯。剛喝了幾杯酒，只聽見樓梯上一陣腳步響，湧上來七八名衙門裏的捕快，和一個衣飾異常考究的老人。那老人叫下許多酒菜，宴請捕快。捕快和酒保都叫他「孫老爺」，言下很是恭敬，大概他是當地有面子的縉紳。

過了一會，又上來四個人，哈合台一見倏然變色，原來是言伯乾師徒跟著來了。余魚同裝作不見，神色自若的只有飲酒。滕一雷對哈合台道：「老四，咱們到關內來的是給老三他們報仇，你怎麼反而盡護著仇家，老三在九泉之下怕要怪你呢。」哈合台道：「我怎麼護著仇家？我不過見他是條漢子，不許別人胡亂作賤。要是查明他真是仇家，我首先就取他性命。」顧金標道：「這裏到杭州路遠著呢，他們──」他說著向言伯乾等嘴一呶：「又不死心，一路跟著，讓他們剜了他眼睛就是，否則路上必出亂子。」哈合台只是不依，三人吵嚷了起來。哈合台勢孤，一向又是聽大魔滕一雷指揮慣了的，拗不過他們，氣忿忿的站起來道：「老大、老二，我先走一步，在杭州等你們。這個人的事我不管啦！」飯也不吃，大踏步下樓去了。顧金標伸手拉他，被他一摔手，險險跌了一跤。原來哈合台自幼熟習蒙古摔跤之技，隨手一摔，都是勁道十足。

滕一雷道：「老二，莫理他，他是牛脾氣。你看住這個人。」顧金標拔出匕首，翻轉藏在腕底，低聲對余魚同道：「你要逃走，我先給你幾個透明窟窿。」余魚同置之不理。滕一雷走到言伯乾桌邊去打招呼、套交情。

余魚同見哈合台一去，知道慘禍已逼在眉睫，靈機一轉，忽然心生一計。這時酒保送上一大碗熱騰騰的黃河鯉魚羹上來，顧金標喝了一口，叫道：「老大，這羹很鮮，快來喝罷。」余魚同伸出羹匙，也去搯羹，手伸近時突然在碗底一抄，把一碗熱羹劈面倒在顧金標臉上。

顧金標正在嘗魚羹美味，那知變起俄頃，一碗熱羹突然飛來，眼上鼻上全是羹湯，痛得哇哇亂叫。余魚同不等他定神，一掀起桌子，碗筷菜餚，全倒向顧金標身上。顧金標眼睛睜不開，那能避讓，頭臉上又受了好幾處傷。那邊滕一雷和言伯乾等瞧見，忙縱過來救援，余魚同又掀翻一張桌子，阻住他們來路。他心中暗忖，此時雖可脫逃，但逃不多遠，一定又會被他們追及，唯一辦法是找一個地方躲避，以待外援，而最穩妥的躲避之處卻是官家的監獄。

這時酒樓上眾人大亂，有些膽小的客人紛紛向樓下奔逃，捕快抽出鐵尺上來干涉，余魚同忽地縱到那個孫老爺面前，啪的一聲，結結實實打了他一個巴掌。那孫老爺只覺眼前金星亂冒，坐倒在地上。余魚同扯住他鬍子，提了起來，一把扭住。捕快們大驚，齊奔上來救護。余魚同抱住孫老爺不放，向滕一雷等招手道：「老大老二快來啊，我得手啦，你們快來把鷹爪孫趕開。」捕快一聽，原來是土匪要綁架孫大善人，幾名捕快抽出兵刀鐵鏈，連叫：「好大的膽子！」向滕一雷等奔來。

這幾名捕快那裏在滕一雷的心上，但孟津是大地方，和捕快衙役一爭鬥，官兵馬上就到，那就後患很多。滕一雷暗罵余魚同狡猾，一腳踢倒一名持刀向他砍來的捕快，拉了顧金標飛身下樓。言伯乾大叫：「咱們是官人，來捉強盜的啊！」但混亂中那裏聽得清楚，轉眼間彭三春已用三節棍打倒了一名捕快，其餘的連連呼哨，招集同伴，遠處噹噹噹的銅鑼響起，大概大隊援兵就要到了。言伯乾喝道：「彭師弟，快走！」師徒四人衝下樓去，捕快們那裏攔得住，只用鐵鏈鎖住了余魚同一人。

言伯乾等逃出孟津，找了一個荒僻地方休息，彭三春大罵余魚同詭計多端。言伯乾陰沉沉的道：「諒這小小的孟津衙門，也不能庇護他，咱們今晚就去劫獄，把這惡賊劫出來痛痛快快的折磨。」彭三春怕官，聽說要劫獄，很是躊躇，可是師兄的話又不敢違拗。到得三更，四人蒙起了臉，向孟津衙門奔來，彭三春落在後面，很不起勁。言伯乾知他勉強，也不去點破他。四人將近監獄，忽見前面人影一晃，一個人在前面掠過，言伯乾見這人身手甚快，向徒弟叮囑：「小心！」四人正要越牆而進，忽然身後有人低呼：「是言兄麼？」言伯乾轉過身來，只見滕一雷和顧金標跟在身後。滕一雷道：「咱們齊心來幹，那更好啦。」顧金標道：「咱們不能讓他痛痛快快的吃一刀，先教他多受點兒罪。」他臉上被燙起了許多熱泡，對余魚同可恨入了骨。滕一雷道：「我們哥倆對付鷹爪，言兄你們搶人？」言伯乾道：「好！」六人翻牆入內。

且說陳家洛和上官毅山細問醉仙樓的老板，再也問不出甚麼了，只知道那秀才後來捕快們鎖下去。陳家洛聽說余魚同被捕，反而放了心，因為就算犯了死罪，官府公文來往，也得耽擱好久才能處決，於是他和上官毅山去拜訪孫大善人。原來孫大善人是當地首富，田莊、當舖不計其數，平時逼糧催租，也不知作了多少孽，到老了才拿錢出來沽名釣譽，得了個孫大善人的名頭，其實在鄉下，大家都叫他孫剝皮。他一見上官毅山同一位自稱姓陸的公子來訪，心中嚇了一跳，打好了主意，如果龍門幫要錢，他就捨財消災。那知上官毅山寒暄了幾句之後，口風轉到了那天酒樓鬧事的秀才身上，孫剝皮更是吃驚，連稱：「兄弟年紀已這麼一大把，素來不敢得罪甚麼人，要是江湖上朋友手頭不便，兄弟一向量力而為，絕不敢小氣。」上官毅山道：「那位秀才相公和小弟有點淵源，不知為甚麼和孫老爺打了起來。」孫剝皮道：「我實在不知，看他們神色，似乎要綁架兄弟。」於是把當時情形說了一遍，並且道：「兄弟外面雖然有點名頭，但這幾年收成不好，開銷又大，前吃後空，已虧空了不少，江湖上只道兄弟手邊有點錢，其實那裏是這麼一回事呢。」

陳家洛聽他報窮嘆苦，知道他會錯了意，是怕他們敲詐，暗忖：「余十四弟怎會約人來綁架他，這中間一定另有隱情。孟津幾名捕快，怎麼又能把十四弟逮去，難道此地又有能人？」於是對上官毅山道：「那麼請孫老爺引咱們去監獄去探探這位秀才相公。」孫剝皮忙道：「這個秀才當天就給人劫了獄，難道你們不知道麼？」陳家洛一聽，更是奇怪，向上官毅山一使眼色，告辭出來，只見孫宅前前後後有許多公差捕快假扮了平民保護，看來劫獄之事不假。

上官毅山和陳家洛等來到孟津龍門幫頭目家裏，派人到衙門打聽，果然那名江洋大盜當晚就被人劫出，還傷了好幾名牢頭禁子。陳家洛雙眉深皺，和徐天宏琢磨了半天，絲毫沒有頭緒。大家用過晚飯，到監獄附近踏勘，駱冰忽然一指牆腳，道：「瞧！」眾人一看，喜形於色，上官毅山和周綺兩人卻莫名其妙。徐天宏道：「這是十四弟留下的記號，他說給仇人追逼，現在向西逃避。」章進道：「甚麼仇人？一定是纏著他的那個少年。」徐天宏道：「這個少年的武功不及十四弟，他何必這樣懼怕，或許還有別情。」文泰來道：「咱們快去。」

眾人向西追索，到了郊外，在一株大樹腳邊記號又現，看他畫得潦草異常，一定情勢十分危急。眾人加緊腳步，在一條通到山中的岔路邊又見到了記號，顯然余魚同是逃進了山裏。

文泰來和章進當先奔馳入山，沿途只見余魚同畫的記號愈來愈不成模樣，有時只是隨手一鉤一畫，轉了幾個彎，章進忽然「咦」的一聲，縱上前去，在一株小樹上拔下一枝竹箭來。文泰來和徐天宏同時叫了出來。他們兩人在江湖上最久，見多識廣，知道這是湖南辰州言家拳的獨門暗器。文泰來怒道：「原來追逼十四弟的是言伯乾這奸賊。」這時駱冰又在樹叢中發見了幾枝竹箭，周綺忽然驚呼一聲，指著地下。眾人看時，見是點點血跡，沿著血點追尋過去，撥開樹叢，忽見黑黝黝的一個山洞。山洞又小又淺，僅可容身，洞旁竹箭、鋼鏢、飛錐、小鋼叉等落了一大堆，可以想見余魚同那天受人圍攻時打得十分激烈。大家十分擔憂，不知余魚同性命如何。

徐天宏和文泰來撿起各種暗器細看，鋼鏢和飛錐是武林中常用的，瞧不出使用者的身分，用小鋼叉的人卻極少，不知是何等人物。看暗器的情況，圍攻余魚同的至少也有四五個人。

原來那天滕一雷、顧金標、言伯乾等六人越牆進入，想找一個獄卒逼問監禁余魚同的所在。宋天保忽然腳下一絆，險險跌了一跤，俯身看時，見是一個人被反背綁在地上，忙提他起來，火摺一晃，見是個穿號衣的獄卒，口中被人塞了甚麼東西，眼睛骨碌碌的亂轉，說不出話來。言伯乾右手叉住他喉嚨，左手把他口中東西挖出來，那知是兩塊繡花手帕。言伯乾低喝：「今天抓來的秀才關在哪裏，快說！你一叫就叉死你。」那獄卒嚇得不住發抖，說道：「在──在那邊──第三──第三間牢房。」言伯乾也不綁他，手下一用勁，獄卒頓時閉氣而死。滕一雷道：「快去，怕已有人先來劫獄。」

眾人趕到牢房，果然聽見有輕輕的鐵銼銼物之聲。顧金標火摺一晃，見一個黑衣人蹲在余魚同身邊，顯然是他朋友來救人。余魚同一見火光，叫道：「有人來。」黑衣人不理會，更用力銼。滕一雷低喝：「是誰？」黑衣人突然躍起，回身一劍，這一劍又快又準，只見寒光一閃，劍鋒已及面門。

滕一雷武功高強，身體雖胖，動作卻極迅捷，右手銅人疾忙向劍刃壓下。黑衣人手上一震，虎口發痛，知道對方力大異常，不敢戀戰，向覃天丞一劍，覃天丞一讓，黑衣人已跳出牢房。言伯乾道：「別追，劫人要緊！」他們這樣一交手，滿獄牢卒都已驚醒，知道有人劫獄，頓時大亂。滕一雷在牢門口一站，十分鎮定，喝道：「你們快銼，我在這裏抵擋。」言伯乾和顧金標各自拿出身上的鐵銼，不一刻已把鎖住余魚同手腳的鐵鍊銼斷。

言伯乾扣住余魚同脈門，和彭三春兩人把他抬出牢房。衙役軍士湧上來攔截，都被滕一雷用銅人打傷。眾人見他猛惡，不敢近前，只在遠處吶喊。顧金標當先開路，宋天保、覃天丞斷後，擁著余魚同越牆而出。那知監獄外已有大隊軍士等在那裏，見眾人躍出，刀槍並舉，圍了上來。顧金標、言伯乾、彭三春分頭迎敵，雖砍傷了幾個，但眾軍士後面有長官督戰，不敢後退。混戰中牆角邊突然一條黑影飛出，直奔到余魚同身邊。覃天丞過來攔阻，那人手一揚，覃天丞只感到胸口劇痛，也不知中了甚麼暗器，支持不住，蹲下地去。宋天保一見師弟受傷，大吃一驚，剛獃得一獃，那黑影已拉了余魚同就走。

宋天保大叫：「師父，那人逃啦！」言伯乾一分神，險險被兩名軍士長槍刺中，他右環舉頂一架，噹的一聲把長槍震開，欺近身去，那軍士肋骨登時被鐵環打折，口中鮮血直噴出來。另一名軍士嚇得逃開。言伯乾緩過手回身看時，那人早已把余魚同救走。余魚同並不急逃，蹲在地下匆匆畫了一些記號。言伯乾撲了過去，斜刺裏突然一劍刺來。言伯乾舉環一鎖，那人劍法奇快，早已變招，拆不兩招，余魚同把一名軍官拉下馬來，搶到了馬，躍上馬背，縱馬馳近，大叫一聲，直向言伯乾迎面衝來。言伯乾向旁躍開，余魚同拉住使劍的人的手，一提將那人提上馬背，兩人一騎，向西奔去。

這時滕一雷已翻出牆外，見余魚同逃走，暗罵言伯乾師徒無用，大叫：「快追！」彭三春和宋天保左右挾住了覃天丞，向余魚同馬後趕去。他們腳頭甚快，奔出數里，已把捕快們拋在後面。衙門中的公差知道厲害，不敢窮追，眼見追不上，就收兵回去了。

滕一雷等趕了一陣，功夫登時分出高下，滕一雷遙遙在前，顧金標和他相距不遠，言伯乾卻遠被拋在後面，彭三春等是更加落後了。滕一雷不愧是關東六魔之首，他在遼東雖然養尊處優，但功夫竟沒擱下，反而愈練愈精，輕功術施展開來，真是快如奔馬。山路馳馬不便，馬上又騎了兩人，而且那馬並非良馬，所以追逐了一會，滕一雷越趕越近。余魚同知到敵人追來，盡揀岔路行走，滕一雷毫不放鬆。黑暗中那馬突然踏入道上一個小坑，左足跪了下去，頭一低，把余魚同拋下馬來。

余魚同一個觔斗，輕輕落在地下。馬上那人一提韁繩，那馬哀嘶一聲，竟沒站起來，原來左腿脛骨已經折斷。那人一見滕一雷追近，飛身下馬，和余魚同穿入樹叢，行不數步，忽見前面有一個山洞，兩人躲了進去。

余魚同嘆了一口氣道：「李師妹，這次又是你來救我。」原來那黑衣人就是一路跟來的李沅芷。她跟隨紅花會人眾，忽然之間不見了余魚同，她十分機伶聰明，心想他必定是改走水路，於是沿著黃河上溯尋訪，正值軍官封船，民船都在孟津以下受阻，所以一尋到了孟津，她仍舊穿了男裝，在茶館酒樓中一打聽，到處都在談論醜臉秀才綁架孫大善人不遂的事，於是半夜裏前來劫獄，那名獄卒就是被她綁住的。

李沅芷救出了余魚同，心中大慰，雖然危機迫在眉睫，但精神大振，教余魚同躺下養神，自己在洞口守禦。余魚同的金笛被擒時給顧金標抽去了，手中沒了兵器，坐在地上，望著李沅芷俏生生的背影，心中感慨萬千，這時一陣寒風吹來，李沅芷身體微微一顫，想是怕冷。余魚同輕輕脫下身上長袍，給她披在身上。李沅芷自識得這位師哥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表示一點憐惜之情，不由得回頭嫣然一笑，身上感到溫暖異常。

李沅芷正要說話，忽然前面「颼」的一聲，一枝竹箭射了過來。余魚同見她高興得忘了形，竟沒見到暗器襲到，疾忙伸右手向她身上一推，左手接住竹箭。這時李沅芷身子朝向裏面，危急之間余魚同隨手一推，黑暗中竟推在她的胸前，李沅芷輕輕的叫了一聲「啊喲」，面紅過耳，只覺全身發燙。余魚同道：「留神暗器！」話聲未畢，外面又擲了一塊飛蝗石進來。李沅芷閃身接住，只聽見外面喝罵：「奸賊，快滾出來，免得大爺動手。」同時幾個黑影迫近洞口，余魚同拿起竹箭尾，用打甩手箭手法，一箭向黑影擲去，一人呼痛跳開，原來彭三春胯上中箭。

外面滕一雷等發現了敵蹤，可是敵暗我明，不敢過份迫近，各種暗器紛紛向洞裏擲去。余魚同和李沅芷縮在一邊，身體相偎，撿起落在洞內的飛鏢小叉，在敵人過份迫近時就還敬一枝。李沅芷靠在余魚同身上，雖然情勢危急，反而覺得這是生平未有之佳境，山洞中又冷又髒，洞外強敵環攻，然而對於她，將軍府中的繡樓香閨也沒這裏溫馨。余魚同眉頭深鎖，想用計離開這個險地，但實在無法可施，知道李沅芷詭計多端，於是說道：「喂，咱們怎樣逃出去啊？」李沅芷笑道：「逃甚麼？他們反正又攻不進來。」余魚同急道：「天明了怎麼辦？」李沅芷聽他語氣十分焦急，笑道：「好，我想辦法──喂，暗器來啦！」余魚同身子向後一縮，又是一柄小鋼叉釘在他腳邊地上。顧金標恨死了余魚同，連續兩柄小叉發出，使動鋼叉護住門面，搶到洞口來。

李沅芷見他來勢兇惡，手一揚，三枚芙蓉金針發出。這暗器極為細小，又是在黑暗之中，顧金標幸而武功極高，而李沅芷發針手法又未臻化境，所以顧金標陡然發現金針射到門面，猛一縮頭，兩針落空，只有一針刺進頭髮，刺傷了一點頭皮。顧金標只覺頭頂刺痛，突然想到這類細微暗器多半帶有劇毒，心中一駭，疾忙跳了開去，拔下金針，亮火摺一看，見針尖之血並非黑色，知道無毒，這才放心。滕一雷把金針接過來一看，氣得哇哇大叫，說道：「老三頭骨上釘的不就是這種金針？原來害死他的就是這奸賊。」

那日焦文期被陸菲青用金針刺瞎雙目後，屍首過了幾年才被人在山谷中發現，那時面目早已腐爛，只從他兵器和衣飾上才認了出來，臉上肌肉爛去，露出幾枚金針牢牢的釘在頭骨之上，原來當日陸菲青以一把金針擲在焦文期臉上，後來雖然大部分拔回，但深入肉裏的幾枚卻未起出。關東五魔說起這件事，無不引為深仇大恨，那知當時殺焦文期的固然不是余魚同，而今日刺傷顧金標的也並不是這位金笛秀才。

滕顧兩人憤怒異常，攻得更緊，但害怕金針厲害，不敢再竄到洞口來。

李沅芷一面禦敵，一面笑道：「你幹麼避開我啊？難道你瞧見我就討厭麼？」余魚同道：「李師妹，你幹麼現在說這種話？咱們脫了險之後再說行不行？」李沅芷默然不語，過了一會，說道：「那時候你又要避開我了。」余魚同聽她語氣很是淒楚，心中一動，頗感歉仄。突然砰的一聲，一個火把擲在洞口，余魚同獃了一獃，火光中只見李沅芷俏臉含怨，淚珠瑩然，一張雪白的臉被火光一迫，更覺嬌艷。李沅芷叫道：「他們要用煙燻咱們。」她縱身出去想踏滅火把，敵人暗器紛紛擲入，只得退回。不出李沅芷所料，言伯乾和宋天保果然割了不少草來，擲在火把上，濃煙昇起，順風湧進山洞來，把余李兩人薰得不住咳嗽。不久火把漸熄，煙卻越來越濃。

李沅芷知道在洞中無法再待，說道：「你守住洞口。」把劍交給余魚同，退到他的身後。余魚同聽到背後衣衫抖動之聲，不知她在幹甚麼，回頭一望。李沅芷忙叫：「回過頭去！」余魚同心中突突亂跳，原來煙霧中見李沅芷解去身上的衣服。這時他雙目被濃煙薰得不住流淚，強自撐住。李沅芷走上前來，接過寶劍，把一件長衣擲在他的身上，說道：「快穿上。」余魚同想問。李沅芷連催：「快穿，快穿。」見他穿了，又把寶劍交給了他。這時濃煙漸弱，又是一個火把擲了過來，這次的火把更旺，照得一片明亮。李沅芷道：「咱們分頭走，你千萬不可跟我。」不等余魚同回答，已空手縱出洞去。余魚同大驚，一拉沒拉住。

# 第二十五回 威震古寺雷聲疾

且說陳家洛等一行在山洞附近瞧了半天，又發見了煙薰火焚的痕跡，可是余魚同到底性命如何，現在到了那裏，卻絲毫不得頭緒。文泰來憂心如焚，把言伯乾的幾枝竹箭在手中折成寸斷。駱冰知他擔心，說道：「十四弟機警得很，打不過人家一定會逃走，咱們煩上官大哥多派兄弟在附近尋訪，必有頭緒。」上官毅山道：「文四奶奶說得對，咱們馬上回去。」

眾人回到孟津，上官毅山果然把當地龍門幫得力的兄弟都派了出去。叮囑他們一有可疑眼生的人出現，馬上回報。初更時分，眾人勸文泰來安睡，徐天宏道：「四哥，你飯也不吃，睡也不睡，要是馬上得出去救十四弟，怎麼有精神對敵？」文泰來道：「我那裏睡得著。」正談論間，上官毅山走進房來，搖搖頭道：「沒有消息。」徐天宏道：「這幾天難道一點奇特的事也沒有？」上官毅山想了一想道：「有一個兄弟來說，西郊寶相寺這幾日天天有人去囉唆吵鬧，還說要放火燒寺。我想這事和十四爺一定沒有關係。」眾人一想，和尚與流氓爭鬧那也是常常，無論如何牽扯不到余魚同身上。大家無計可施，言定第二日分頭再去尋訪。

文泰來在床上翻來覆去，想起余魚同幾次捨命相救的義氣，血性上衝，那裏能夠入夢，見身旁駱冰已經發出輕輕的鼾聲，於是悄悄起身，拿了兵刃，開窗跳出房去，心想：「我到處瞎闖一番，也好過在房中睡覺。」他跳上屋頂，只見四下裏悄悄的毫無動情，展開輕功，不到半個時辰，已在孟津東南西北各個盡頭溜了一遍，正在氣沮，忽見黑影一閃，一個人影向西還奔了下去。文泰來大喜，一提氣，縱身直追。

那人影奔跑一陣，輕拍一掌，只聽見遠處有數人拍掌相應。文泰來知道對方人眾，悄悄跟在後面。那人一路向西，不一刻已到郊外，郊外地曠，沒有隱蔽，文泰來怕他發覺，只得遠遠跟隨，走了大約七八里，前面人向山崗上走去，上了一程山，望見山頂隱蔽有一座屋子，知道前面那人必定是向那邊走去，於是不再跟隨，在樹叢中一躲，抬頭一望，不禁大失所望，原來那屋宇是一座古廟，朦朦朧朧可以看得出匾上的三個大字：「寶相寺。」

文泰來低聲呼：「倒楣！」跟了半天，原來跟的是要和寺中和尚為難的流氓。但轉念一想，既來之則安之，瞧瞧到底誰是誰非，如果有人恃強凌弱，那就要伸手打個抱不平。於是溜到廟邊，越牆入內，從東邊窗內向大殿一望，只見一個和尚跪在佛像面前，在虔誠禮佛。過了一會，那和尚慢慢站起，猛一回頭，文泰來這一驚非同小可。

且說滕一雷等見火光中一人穿著長衫、幪住了臉從洞中竄出來，忙上前兜截，那人喝道：「我金笛秀才在此，你們敢追來麼？」滕一雷、顧金標、言伯乾三人對他都欲得之而甘心，不再去理會洞中那個黑衣人，俱都急步追來。滕一雷腳步最快，轉眼間已撲到那人身後，獨腳銅人向前一送，一個「毒龍出洞」直向他後心點去。那人縱出一步，回手一揚，滕一雷疾快倒退，怕他金針厲害。那人其實是李沅芷，她披了余魚同的長衫，存心要把他們引開，好讓余魚同脫逃，她手中扣住三枚金針，在敵人追近時就發針抵擋。滕一雷等武功雖高，可是在黑暗之中實在懼怕這無聲無影的細微暗器，只得遠遠跟住，毫不放鬆，直追到了孟津鎮上。他們相持了半夜，這時天色已明，鎮上已有趕早市的人。李沅芷見一家客店正打開門板，就闖進了去。

店伴嚇了一跳，正張口要問，李沅芷掏出一塊銀子往他手裏一塞，說道：「給我找一間房。」店伴手裏一掂，那銀子總有三四兩重，就不再多問，引她到了東廂一間空房裏。李沅芷道：「外面有幾個債主逼著要債，你別說我在這裏，我只住一晚，多下來的錢都給你。」店伴大喜，笑道：「你老放心，打發債主我是行家。」

店伴剛帶上房門出去，滕一雷等已闖進店來，連問：「剛才來的那位秀才相公住在哪裏？咱們找他有事。」店伴道：「甚麼秀才相公？」顧金標大怒，伸手就要打人，滕一雷忙把他拉開，悄聲道：「咱們昨晚剛劫了獄，這時風聲一定很緊，快別多事。」言伯乾對店伴道：「好，我們一間房一間房去瞧瞧，搜出來要你的好看。」店伴道：「啊喲，瞧你這副兇相，難道是皇親國戚？」這時掌櫃的也過來查問了。顧金標不去理他，一把推開，闖到北邊上客房前，砰的一聲，已把房門踢開。房內一個大胖子吃了一驚，赤條條的從被窩中跳了出來。顧金標一見不對，又去推第二個房的門。那大胖子滿口粗語，十八代祖宗的亂罵。

客店中正在大亂，忽然東廂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美貌少女走了出來。言伯乾回頭一望，只覺這個少女美秀異常，但也不以為意，仍舊挨房尋查。李沅芷換了女裝，笑吟吟的走出房外，剛到街上，只見一隊捕快公差蜂擁而來，原來他們得到客店中掌櫃的報告，前來拿人了。

余魚同見勁敵已被引開，持劍出洞。彭三春和宋天保、覃天丞上前夾攻。余魚同展開柔雲劍術，三四招一攻，已把原來受傷的覃天丞左臂刺傷。

覃天丞退後一步，余魚同已乘空竄出。彭三春三節棍著地橫掃過來，余魚同雙腳縱起，三節棍從他腳下掠了過去，他忽然「啊喲」一聲，向前一撲。彭三春和宋天保大喜，雙雙撲來，滿擬生擒活捉，那知余魚同突然回身，左手一揚，一大把灰土飛了過來，彭三春和宋天保滿口滿眼盡是塵沙。彭三春臨敵較久，著地一滾，滾出數步，宋天保卻仍然站在當地，雙手在臉上亂擦。余魚同一劍刺進他的左腿，轉身就走。原來地上灰土就是他們燒草薰洞時留下來的。

等彭三春擦去眼中灰土，只見兩個師侄一個哼，一個哈，痛得蹲在地上，余魚同卻已跑得不知去向。彭三春又是氣惱，又是慚愧，替兩人包紮好了傷口，叫他們在山洞中暫時休息一下，自己再出去追蹤，他沿著山道走了七八里路，余魚同的蹤跡絲毫不見，卻遇見了滕一雷等人。他的對頭哈合台也和他們在一起，此外還有一個不相識的人，這人四十上下年紀，背上揹著一個鐵琵琶，腳步矯健，看來武功甚精。

言伯乾見師弟在路上東張西望，神態很是狼狽，忙上前相問。彭三春含羞帶愧的說了，幸好滕一雷等三人也是一無所獲，大家半斤八兩。回到山洞，言伯乾給彭三春引見了，原來那背鐵琵琶的正是焦文期師弟韓文沖。他在杭州給紅花會擺佈得哭不出笑不得，心灰意懶，威震河朔王維揚要他再到鎮遠鏢局任事，他無論如何不肯，反勸王維揚及早收山。王維揚和張召重在北高峰一戰，死裏逃生，本來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下去，聽韓文沖一說，連聲道：「對，對！」於是王維揚往北去結束鎮遠鏢局，韓文沖回到洛陽來，滿擬從此閉門家居，封刀退出武林，遵守對陳家洛所說的約言。那知將到洛陽時，忽然在道上遇見了哈合台。韓文沖不願再見武林舊友，低頭假裝不見，但他的鐵琵琶是一個明顯標誌，終於躲不開，被哈合台認了出來。

兩人在客店中一談，韓文沖把焦閻三魔送命的經過詳細說了，哈合台才知金笛秀才和紅花會果然不是他們的仇人，他對余魚同很存好感，忙約韓文沖趕去解救。韓文沖本來不想再混入是非圈子，但哈合台說，只有他去解釋，滕顧兩人才不會和余魚同為難，否則如果傷了余魚同，將來紅花尋起仇來，他焉能置身局外。韓文沖一想不錯。兩人趕到孟津，正逢滕一雷等從客店中打退公差，逃了出來。五人會合在一處，回頭來找彭三春等人。

且說余魚同逃離險地，心想仇人中三個好手都去追李沅芷去了，她一個青年女子，如何抵擋，心中十分擔憂，一路尋找，毫無影蹤，尋到孟津郊外，知道公門中識得自己的人多，不敢尋將入去，挨到晚上，天色昏黑，闖到一家小客店歇了。夜中翻來覆去那裏能睡得著，他暗暗責罵自己無情，李沅芷兩次救他性命，然而這晚思來想去，仍舊盡是想著駱冰的聲音笑臉，遠遠聽得「的篤、的篤、噹噹」的打更聲，原來已交二更天了。

正要朦朧合眼，忽然隔房「東弄」一響，有人在輕彈琵琶。余魚同愛好音律，忙坐起細聽，只聽那琵琶被彈的人輕攏慢撚，聲調蕩人心魄，彈了一會，一個女人聲音唱起歌來，聽她唱道：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憂，不重不輕證候，甘心消受，誰教你會風流？」

歌聲柔媚異常，余魚同心想：「這種荒僻的野店之中，那裏來的如此歌喉？」忽然隔房一個男人大咳了一陣，有氣沒力的說道：「你別哭，我要你笑，你再唱呀──我挨不了今晚了，我要多聽──多聽你唱幾首曲兒。」余魚同聽他說的是江南口音，說話時上氣不接下氣，似乎是重病垂危的樣子。那女子哽咽了一下，撥動了幾下琵琶，卻唱不下去了，那病人道：「我死之後，你仍舊回杭州去──求求九爺──教他──教他收留你。」那女子不答，忽然撥動琵琶唱了起來。這次歌聲隱約，隔房聽不清楚，只聽見她最後幾句唱道：「──款款深盟，無限思量，語笑盈盈。」這幾句一字一字打入了余魚同心坎中，聽到「語笑盈盈」四字，不由得癡了。這時那女子強抑哭聲，顯得其悲更甚。

余魚同心想：「這一定是一對走江湖的夫婦流落在此，丈夫患了重病，妻子給他唱首解憂。」一摸身邊有幾隻元寶，點亮蠟燭一看，都是金子，原來是李沅芷留下的。余魚同心道：「我送他們兩隻元寶，如能把他疾病治好，夫婦兩人就好回歸故鄉──唉，我能救人，可是誰能救我呢？」他走到隔房門口，輕輕敲門。裏面靜了下來，那女子道：「對不住，吵了您老人家，我不唱了。」余魚同道：「請你開門，我有話對你說。」那女子聽他語氣溫和，遲疑一下，把門開了。

余魚同走進房內，只見一個青年男子睡在炕上，雙頰深陷，兩目無光，病勢極重。那女子身材嬌小，臉色也憔悴異常，雙目哭得紅腫，見余魚同是秀才打扮，施了一禮。余魚同把兩隻金元寶放在桌上道：「這點錢送給這位治病，你快去請醫生。」那女子吃了一驚，望著余魚同說不出話來。余魚同道：「治好病後，你們馬上就回故鄉去罷，不要在外面混了。我去啦。」手一舉，轉身欲出。那女子忙道：「相公慢走。」

余魚同停了步，那女子道：「請問相公高姓大名。」余魚同一笑道：「這一點點錢，何足掛齒。聽你們口音，也是江南人，為甚麼流落到了中州？」那女子向炕上病人望了一眼，見他情況更危，哭道：「我本來不敢說，不過他既然不成了，我也不能活。說出來也好讓人知道官府的狠毒。」余魚同道：「你們也受了官府的欺侮？」那女子道：「他姓焦。我們是杭州人，兩人是表兄妹，從小父母就給我們對了親。去年衙門裏把他抓了去，說要去打甚麼回子，我們家裏窮，沒銀子來贖，只好眼睜睜的讓他去了──」說到這裏，眼淚不斷流下來，過了一會又道：「我沒法子，要吃飯，只好低三下四的給人唱曲陪酒，人家給我起個名頭叫甚麼玉如意。」原來紅花會群雄在西湖上和乾隆相會，叫玉如意唱曲，余魚同並不在場，後來他受了傷到天目山休養，選花、誘敵等情節是更加不知了，所以這時聽了她這番話，只是痛恨皇帝窮兵黷武，荼毒百姓而已。

玉如意又道：「後來遇到一位姓陸的公子，幫他做了一件事，他賞了我一千兩銀子。」余魚同道：「嗯，他手面很闊氣。」玉如意道：「我那時想，他不回來，我要這許多銀子幹麼呀？所以我帶了銀子，想到軍中去求求將軍，把他贖回來。人家說，一個孤身女子帶了這許多錢，路上莫遇到盜賊，那知盜賊沒有遇上，卻遇上了官府的公差。不但把我的銀兩搶得乾乾淨淨，還說要把我送縣官做小老婆──」余魚同拍案大叫：「甚麼地方的公差？快說。」玉如意道：「唉，那也不必說了，到處的都是一樣。我夜裏偷偷逃出來，一路賣唱到了這裏。也真巧，他在回部餓得實在受不了，也逃了出來，聽見我唱歌的聲音，這才團圓。他被折磨得這樣──」余魚同道：「嗯，真是可憐。」他轉頭問炕上的男子：「兆惠的大軍缺糧缺得很厲害罷？」

那男子已聽不見余魚同的問話，指著玉如意，顫巍巍的說：「我──我要去了──妹子──你好好過日子──再唱一個曲──兒──」玉如意含淚說：「好，我唱。」她撥動琵琶，但那裏唱得成聲，絃索聲中，只見那男子頭一側，斷了氣了。玉如意把琵琶一放，並不哭泣，從炕下掏出一個包裹來，交給余魚同道：「這裏面的東西，據說很值錢，我也不懂，相公是讀書人，請你收下罷。」余魚同愕然接住，玉如意忽然一頭向炕角上撞去，余魚同一拉，那裏來得及，一個嬌小玲瓏的青年女子，已撞得腦漿迸裂而死。

余魚同感嘆良久，打開包裹，見是三卷書畫，不多看，重又包好，匆匆寫了一封書信，留下那兩隻金元寶，命客店老闆代為收殮，於是越窗而出。

余魚同一路仍去找尋李沅芷，玉如意剛才所唱的：「無限思量，語笑盈盈。」八個字，儘在他耳邊縈繞不去。他想起玉如意好好一個如花女子，轉眼之間便歸於黃土，駱冰、李沅芷等人，現下固然是星眼流波，皓齒排玉，明艷非常，然而百年之後，豈不同是化為烏有？現在自己為她們憂急傷心，再過數十年想來，真是可笑之至了。想到這裏，不禁心灰意懶，低頭亂走，見前面山腳下一棵大樹，亭亭如蓋，於是過去坐在樹下，休息一陣。連日驚恐奔波，這時已疲累非凡，靠在樹上朦朦朧朧的睡了。

睡夢中只聽見鐺鐺的鐘聲，一驚而醒，一抽身邊金笛沒抽到，想起早已被顧金標搜去，不覺啞然失笑。這時天已黎明，鐘聲悠長清越，隱隱傳來。余魚同睡了半夜，精神恢復，心想：「暮鼓晨鐘，真是發人深省。」信步隨著鐘聲走去，原來那是山崗上一所寺觀中發出來的。他依著山道上崗，見那寺觀已頗殘破，匾額上寫著「寶相寺」三字。他走進大殿，只見殿上一尊佛像，垂手低眉，似乎憐世人無限愁苦，余魚同心中一驚，再看四壁的壁畫，畫的是佛祖前生捨身救鴿餵鷹的故事，一時愛恨嗔慾，百感交集，大叫一聲，闖入後院。一個老和尚迎了出來，打個問訊道：「居士光降小寺，可有事麼？」余魚同怔了一怔道：「在下到處遊山玩水，見寶剎十分清幽，想借住數日，納還香金，不知會打擾麼？」那老僧道：「小寺本為眾人之物，居士要住，請進來罷。」於是命知客僧迎接余魚同到一間客房裏，不一會，知客僧捧了一碗素麵出來。

余魚同吃過麵後，又睡了兩個時辰。睡醒起來，只見紅日滿窗，已是正午，佛殿上傳來木魚之聲，想是寺中和尚正在唸經。他站起身來，想下崗去找李沅芷，忽然瞧見桌上一個包裹，那是玉如意臨死時所贈的，心中一動：「不知那是甚麼卷軸。」打開來看時，第一件是一卷法書，寫的是歐陽修的一闋詞，第二卷卻十分名貴，是米芾所書的李義山的兩首詩，余魚同一看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那兩句，心一酸，就捲起不看了。把第三卷打開，吃了一驚，原來那是一卷長卷，「宋八高僧故寶」的圖卷，上面蓋著「乾隆御覽之寶」的朱印，心想這是稀世之珍，怎麼會落入這風塵女子的手中？打開來一路看去，畫的是八位得道高僧出家的經過，題詞中說，有一位高僧是因在酒樓上聽到一句曲詞而大徹大悟的。余魚同不即看下去，掩卷一想，那是一句甚麼曲詞，能有這樣大的力量，他再展卷一看，只見題詞中寫著七個字：「你既無心我便休」，這句話猶如當頭捧喝，耳中嗡嗡作響，不覺登時獃住了。

他反來覆去的念著「你既無心我便休」這七個字，一時忽然悟了，一時又神智迷糊起來。當日不飲不食，如癲如狂。寺裏的知客僧來看了他幾次，以為他病了，勸他早些安睡。余魚同睡在床上，聽見寺外風聲如嘯、松濤似海，心中也像波浪般起伏不定，直到中夜，仍舊難以入睡，二十三年來往事，一幕一幕的湧上心頭，中秀才、殺仇人、走江湖、行俠仗義，不知經歷了多少危險，那知在太湖總舵中有一日陡然遇見了這個前生冤孽，從此丟不開，放不下，苦惱萬分。自己一生愁苦，幾時有過一刻歡愉，回想駱冰對待自己，又何曾有過一絲一毫情意？你既無心，我應便休，然而真能「便休」，真能如此割捨，那已是有無上智慧定力之人了。他心緒煩躁，坐起來點亮了燈，忽見桌上有一部經書，那是從天竺最早傳到中國的「四十二章經」。

他隨手一翻，翻到了經中「樹下一宿」的故事，天神獻了一個美麗異常的玉女給佛，佛說：「革囊眾穢，爾來何為？」余魚同看到這裏，耳中只覺「嗡」的一聲，一時神智不覺，過了良久，才醒了過來，心想：「佛見玉女，說那不過是一個皮囊中包了一堆污血污骨，我何以又如此沉迷執著。」他再不多想，衝出去叫醒老僧，求他剃度。那老僧勸之再三，余魚同心意愈堅。老僧拗他不過，第二日早晨只得集合僧眾，在佛前和他剃度了，授以戒律，法名空嚴。

余魚同在寶相寺中禮佛誦經，過了幾天清靜日子。這天跪在佛前做早課，默唸我佛慈悲，普渡眾生，心頭突然清涼明淨，一塵不染。忽然背後一人用江湖黑話說道：「孟津周圍都找遍了，這合字在這裏又沒子窯躲，能扯到那裏去呢？」余魚同一驚，心想：「這聲音好熟。」又聽得另一個人陰森森的道：「就是把孟津翻個身，咱們也要找到他。」余魚同一咬牙，心道：「好，你們終究尋來了。」原來這時滕一雷和言伯乾等人都已站在他的身後。

余魚同一動不動，聽見哈合台和顧金標在他背後激烈爭辯。哈合台主張即刻動身到回部去找霍青桐報仇，顧金標不依，一定要先找余魚同。不久聽得言伯乾詢問主持，有沒有一個醜臉秀才到寺裏來過。主持一獃，支吾其詞。言伯乾起了疑心，闖到後院各房中去搜查，果然在僧房中找到了李沅芷那件黑袍。

言伯乾臉容變色，回出來嚴詞質問。主持說：「那秀才相公早已不在了，你們永遠找不到這秀才了。」余魚同站起身來，敲著木魚，慢慢走進內堂去。

言伯乾起了疑心，嘴向宋天保一呶。宋天保會意，直跟進去，叫道：「喂，你那和尚，我有話說。」余魚同不理，腳下加快。宋天保追上去，左手要抓余魚同後心。余魚同身子一側，僧袍左袖揮起，在宋天保臉上一拂。宋天保臉部被蒙，疾忙後退，只覺脅下奇痛，原來已被余魚同用木魚槌戳了一記，痛得蹲下地來。余魚同唸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敲著木魚，走向後院去了。

言伯乾等聽木魚篤篤之聲漸遠，然而不見宋天保出來，忙撇下主持，搶到後堂，見宋天保坐在地上，愁眉苦臉的按住脅下。彭三春喝道：「你坐在這裏幹甚麼？那和尚呢？」宋天保說不出話，滿頭大汗，手向後面一指。彭三春和顧金標向後面追去，除了廚下有一個火工廚子之外，不見一個人影。言伯乾把宋天保拉起來，看他脅下傷處，只見烏青了一塊，傷勢竟自不輕，忙問：「是那和尚傷你的麼？」宋天保點點頭。言伯乾又問：「那和尚是怎樣一個人？」宋天保張口結舌，說不出來，原來他竟沒見到那和尚一面。

這時滕一雷已把主持抓了進來，動手之際，見他手腳軟弱無力，知到他不會武藝，喝問：「剛才那和尚是那裏來的？」主持推說是外地來的掛單和尚，不知來歷。滕一雷等雖然疑心，但問了半天問不出結果，只得罷了。言伯乾說要放火燒寺，那主持居然很有骨氣，毫不畏懼。

滕一雷一使眼色，大家退出寺去。滕一雷道：「這廟裏有點古怪，咱們晚上來探。」眾人離開寶相寺，到附近鄉村中買些麵食吃了，晚上越牆進寺，窺探了一個時辰，毫無動靜。第二天哈合台嚷著要到回部找霍青桐，顧金標不死心，記著潑羹之恨，又到寺裏和主持爭執了一回，對哈合台道：「今晚如再找不到那惡和尚，天明一早就依你動身。」文泰來夜中所見到的黑影，就是滕一雷和言伯乾那一批人。

且說文泰來見那和尚回過頭來，只見他滿臉傷疤，醜陋異常，竟是十四弟金笛秀才余魚同，心想：「他怎麼躲在此地，做了和尚？」心下大疑，且不叫他，縮在一旁觀看動靜。余魚同拜過佛後，繞到佛像後面，再不出來。就在此時，砰的一聲，大殿門被人推倒，七八個人闖了進來，文泰來只識得言伯乾一人，想起這人在鐵膽莊捉拿自己，後來在涼州又對自己肆意侮辱，仇人一見，怒火上衝，暗道：「菩薩有靈，教他今日撞在我手裏！」

滕一雷等奔進大殿，他們明明見殿中人影一閃，這時卻只有佛燈明亮，空無一人，滕一雷東張西望，忽然伸手把放在地上的一口巨鐘提了起來。

文泰來見了，暗暗稱奇，瞧這口巨鐘起碼有四百多斤，他竟一手提了起來。滕一雷見鐘下無人，又把巨鐘放下。顧金標心中焦躁，對著佛像罵道：「你這臭菩薩，愁眉苦臉的幹麼？」舉起獵虎叉在佛像身上打了一下，只聽見「空」的一聲。滕一雷和言伯乾同時縱上一步，說道：「這菩薩裏面有些古怪。」滕一雷躍上佛前供桌，雙手舉起獨足銅人，一記「橫掃千軍」，把那佛像的左肩打了下來。

這一招聲勢猛惡，佛像的木屑、泥沙、金漆瀰漫殿中，隨著煙霧亂飛之際，余魚同突從佛像左肩的缺口中跳了出來，雙足在供桌上一點，已站在地下。滕一雷等吃了一驚，八個人四面圍攏，各舉兵刃，防他抵禦。那知余魚同跪在佛像面前，對敵人毫不理會，雙手合十，喃喃禱告：「弟子罪孽深重，招引外道邪魔，使我佛法身受毀，請我佛慈悲。」眾人見他如此，頗為訝異。言伯乾伸手一把抓住他右臂，喝道：「搗甚麼鬼，走罷！」

這時寺中主持和僧眾都已聞聲起來，見這一干人俱都兇神惡煞般手執亮晃晃的兵器，躲在殿後不敢出來。余魚同並不抵抗，跟著言伯乾便走。覃天丞搶到前面，拉開殿門。

大門開處，只見一個人默不作聲的擋在門口。眾人出其不意，都退後了一步，只見這個人身穿著灰布衫褲，腰中紮了一條布帶，圓睜雙眼，虎虎生威。言伯乾認得他是文泰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還不知道文泰來已被人救了出來，喝道：「你──你是奔雷──」話未說完，文泰來右手一掌已向他手腕打來，這一招快得異乎尋常，言伯乾根本沒時間想到招架退縮，只順乎本性的手一鬆，但手腕已被文泰來的中指與無名指拂中，還未感到疼痛，余魚同已被他扯了過去。言伯乾跳出兩步，這才覺得手腕上一陣劇痛。

滕一雷等七人都未見過文泰來，但見他手法快得出奇，不免心驚。滕一雷想言伯乾是一派的掌門，那裏想到一招之間便被人把已落入掌中的敵人奪去，這一下出乎意料之外，所以不及上前救援，他一擺銅人，站在門口，心想自己這面有八個人，有五個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對方再厲害，也敵不過己方人多，所以搶在門口攔阻。

文泰來把余魚同拉開後，兩人一齊躍到大殿左首。余魚同叫道：「四哥，你──」文泰來道：「你受傷了麼？」余魚同道：「沒有。」文泰來道：「好，咱們哥倆今日打個痛快。」余魚同還想說話，宋天保和覃天丞兩個各挺兵刃，撲了上來。

文泰來一見他們身法，就知是辰州言家拳一派中人，他本來嫉惡如仇，這幾個月來又遭到生平未有的屈辱，這時下手再不容情，身子一晃，已竄到宋覃兩人背後。兩人兵刃尚未砸下，敵人忽已不見，正要收招轉身後領已被文泰來抓住。彭三春站得最近，三節棍「毒蛇出洞」向文泰來後心點來。文泰來雙手抓住兩人，陡然轉身，把兩人提著打了一個圈子，口中大喝一聲，猶如晴空打了一個霹靂。彭三春一驚，三節棍嗆啷啷一聲掉在地下。大喝聲中，文泰來雙臂平舉，用力合攏，覃宋兩人頭蓋碰頭蓋，砰的一聲，撞得血肉模糊，腦漿迸裂。

文泰來毫不停手，把兩具屍體向敵人擲去，顧金標等躍開避過。言伯乾究竟師徒關心，接住了覃天丞，這只是指顧之事，彭三春事起倉卒，一時糊塗，手足無措，既不拾棍，也不逃開。文泰來踏上一步，左手反手一拳，彭三春舉臂一格，只聽喀喇一聲，臂骨早斷。文泰來左手已順勢抓住他的胸衣。彭三春情急拚命，飛起鴛鴦連環雙腿，向文泰來胸口踢來。文泰來右手如風，一把抓住敵人左腳，左手推下，右手上舉，把彭三春倒提了起來。這時顧金標和言伯乾雙雙來救。文泰來又是猛喝一聲，雙手用力向地下打樁般一錘，彭三春頭蓋撞在佛殿的青石板上，焉得不碎？奔雷手這兩招迅速已極，彭三春本來是連環雙腿，左腳踢出，右腳隨上，那知頭蓋撞破之後，右腳方才踢出。

奔雷手大展神威，霎間連斃三敵，他見顧金標和言伯乾左右攻來，知道這兩人乃是勁敵，迥非剛才三人可比，忽地退後一步，順手舉起佛前桌上的一隻大石香爐，向顧金標猛擲過來。這隻香爐重達七八十斤，再加上一擲之勢，顧金標那裏敢接，一斜身避了開去。香爐外擲之勢不停，直向滕一雷飛去。滕一雷被顧金標遮住目光，等顧金標躍開時，香爐已到眼前。哈合台急叫：「老大，留神！」滕一雷不及避讓，提起獨腳銅人猛力一擊，只聽見砰篷一聲大響，石香爐被擊成數塊，石屑香灰四處亂飛。

這時言伯乾和文泰來已交上了手。余魚同搶起一個鼓槌，站在文泰來身後衛護。滕顧兩人臉上都被石屑擦傷了一兩處。顧金標挺叉上前，正要加入戰團，那知文泰來身法如風，在言伯乾臉前虛晃一掌，倏地搶到了哈合台身邊。原來他觀看形勢，心想雖然已斃三人，但仍然敵眾我寡，而且其餘五人武功似乎均非泛泛，必須出其不意再傷數人，才能取勝。他見哈合台與韓文沖兩人站得較遠，突然縱身過去，一掌打向哈合台後心。

哈合台一矮身，讓開文泰來一掌，反手就勾敵人手腕。文泰來見他手法快捷，「咦」了一聲，左掌橫過面門，斜擊對方項頸。哈合台又是一低頭，伸手來抓敵人手腕。文泰來見他每招出手都是擒拿手，可是又不同武林中所傳的三十六路大擒拿法或是鷹爪功，頗有點奇怪，原來哈合台武功的根基是蒙古摔跤，再加上通臂拳化揉合而成。哈合台和文泰來拆了兩招，兩次都沒勾住他手腕，這本來是他百不失一的絕技，心中一驚，已被文泰來砰的一聲一掌擊在背上。文泰來見一掌居然沒能將他打倒，更是驚奇，原來哈合台雖在遼東多年，仍舊依照蒙古人的習慣，身上穿著牛皮背心。

文泰來這一掌如中鐵革，以為他有特殊功夫，而哈合台卻也一直痛到了前心，他突然往地下一坐，雙臂來抓文泰來腰部。文泰來右掌一翻，「雷母照鏡」，橫擊對方臉頰。哈合台一側頭，已抓住文泰來右腕，一抬手，把文泰來甩了起來，這是他摔跤的救命招術。當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西征，橫掃歐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征服大小數十國，殲滅歐洲聯軍數十萬。歐洲軍隊一聽見蒙古人到來，無不望風披靡，這固然主要是由於蒙古軍隊組織的嚴密，戰士騎射技能的高強，但摔跤之術也有極大的人關係。這種本領世代相傳，哈合台深得其中精奧，他一把將文泰來甩起，正要把他擲向地下，忽然手腕一麻，半身酸軟。這時余魚同見文泰來遭危，大驚上來搶救，剛縱出一步，忽見文泰來落在地上，已把哈合台夾在腋下，原來文泰來順手點中了他的穴道，反手擒住，雙手一送，把他直摜了出去。余魚同急叫：「四哥，那是朋友！」

哈合台頭前腳下，平平向巨鐘撞去。滕一雷和顧金標站在門口，搶過來相救已經不及。文泰來聽余魚同一叫，倏然如箭一般撲了上去，去勢比哈合台撞去的勁道更快，在千鈞一髮之際，伸手抓住哈合台皮靴，硬生生的抓了回來，左掌在他「肩井穴」一拍一揉，拉起站住，說道：「啊，是朋友，對不住。」哈合台死裏逃生，怔怔的站在當地。滕一雷和顧金標突然見文泰來救了盟弟性命，本來雙雙撲上來拚命，忽地收住，滕一雷把哈合台扶在一邊。

那邊韓文沖突叫：「小心後面！」叫聲未畢，文泰來已覺腦後風生，回身一個掃堂腿，不避不讓，先踢敵人。言伯乾雙手鐵環叮噹一碰，和身躍起，右環護身，左環平身，掃向文泰來腰骨，將要掃到，忽地收住，右環陡然發了出去。文泰來大喝一聲，伸手奪環。兩人俱都懷有深仇大怨，這次不見死活不收手，佛殿中燈火黯淡，佛像缺了一肩，俯首低眉，望著座前這兩人險惡的拚鬥。

余魚同靠在佛像旁邊，滕一雷、顧金標、哈合台、韓文沖四人則站在門口，面向殿裏。大殿上橫著三具屍首，都是頭蓋破裂，面目血肉模糊。言伯乾見滕一雷等居然並不上前相助，在一旁隔山觀虎鬥，心中憤怒異常，把雙環使得呼呼風響。他是言家拳的掌門人，拳法上有獨得之秘，在這對雙環上尤其下了數十年苦功。文泰來和他拆了十餘招，見他攻守嚴密，動作迅捷，頗有法度，猛喝一聲，雙掌翻飛，拳法已變。旁觀眾人只聽他每一掌出去都是猛喝一聲，或聲先喝而掌隨至，或拳先發而聲後出，或聲拳同作，或有聲無拳，把喝聲和掌法拳法搓揉在一起，聲音竟也成為克敵制勝的手段。文泰來身法愈來愈快，喝聲愈來愈響，神威逼人，言伯乾漸見不支。

原來這路拳法是文泰來的絕招，叫做「霹靂掌」，掌風喝聲中，隱隱有風雷之勢。言伯乾心想再打下去自己絕非敵手，雙環交叉，退後一步，他知文泰來必定搶攻，果然對方毫不放鬆，踏步發掌。言伯乾雙環「白燕剪尾」，右環本來在左，左環本來在右，這時用力向兩旁豁開，眼見文泰來的一條前臂要被雙環砸斷。哪知文泰來身手迅速已極，將計就計，一掌直按向他胸前。言伯乾知道他掌力驚人，這一招如被按上，不死也傷，只得回過左環擋在胸前，右環反砸敵肩。文泰來大喝一聲，五指一彎，已抓住鋼環，腳下用勁，繞到敵人身後。言伯乾剛獃得一獃，右環也已被抓住。文泰來用力一扳，言伯乾雙手彎了過來，如不放手，雙臂當時就要折斷，只得雙手一鬆，一對鐵環已落入對方手中，疾忙向前縱出三步，方才回身。

文泰來喝道：「還你的！」雙環向言伯乾擲來。這一下勁道大得出奇，他眼見自己兵刃回來，然而看鐵環擲過來的勢頭，只要伸手一接，手指非折斷不可，忙向右一縱，只見噹噹兩聲大響，雙環都嵌入了佛殿上那口巨鐘之內。滕一雷、顧金標等不自禁的同聲喝彩。

言伯乾忽然兩目上翻，雙臂平舉，僵直了身子一跳一跳的縱躍過來，動作儼如殭屍。這是言家拳法中的一路拳法，混合了辰州祝由科的催眠術而成。只見他雙目如電，懾人心魄的射向敵人，兩臂直上直下的亂打，膝頭雖不彎曲，縱跳卻極靈便。文泰來和他目光一接觸，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心中一震，急忙避開，展開霹靂掌，和他這江湖上罕見的「殭屍拳」惡鬥，又拆了十餘招，一聲猛喝，突然跳開。只見言伯乾兩眼發直，如同喝醉了酒般搖搖晃晃，忽然流下淚來。眾人正感奇怪，他「哇」的一聲，一股鮮血從口中直噴而出，身子僵直，站著不再動了。

眾人雖然見多識廣，但見言伯乾這樣陰森可怖，都覺有一陣寒氣迫人而來。文泰來見他流淚吐血，也就不再追迫。余魚同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你去罷！」言伯乾雙目直視，一動不動，韓文沖道：「言大哥，咱們走罷！」見他不動，拉他一把，那知言伯乾應手而倒，摸他身上，早已冰冷，氣絕多時了。原來他前腦後背連接被文泰來用「霹靂掌」擊中兩掌，就此震死。

韓文沖嘆了一口氣，向文泰來一拱手道：「這位是紅花會當家奔雷手文四爺罷？」文泰來點了點頭。韓文沖道：「兄弟是韓文沖。」文泰來知道他是鎮遠鏢局的人，又點了點頭。以前率人到鐵膽莊來拿他的，是鎮遠鏢局的童兆和，可是這次在杭州北高峰鬥張召重，他鏢局又和紅花會聯在一起，所以這人可說是介於友敵之間。韓文沖指著滕一雷等三人介紹了，大家互相點了點頭，都不說話。韓文沖道：「他們三位過去對紅花會有點誤會，現在已由兄弟說明。」他見文泰來冷冷的，知道他心中對鎮遠鏢局尚有餘怒，說道：「我們就此告辭。」一拱手轉身就走。就中顧金標對余魚同曾有沸羹潑面之恨，但見他已經剃度做了和尚，同時見文泰來如此聲威，也很是膽寒，知道討不了好，關東三魔轉身走出殿去。

文泰來見顧金標轉一轉身，背後腰裏插著余魚同那枝金笛，走上一步，叫道：「顧老哥，你把我兄弟的兵器留下罷。」顧金標停步轉身，怒道：「好，他有本事，自己來取。」顧金標武功頗非泛泛，縱橫遼東，殺人越貨，罕逢敵手，除了對老大滕一雷稍有忌憚外，任何人都沒放在眼裏，對余魚同的沸羹之辱，可說恨得牙癢癢地，他一抖虎叉，準備迎敵。文泰來縱上兩步，夾手就來奪他的虎叉。兩人正要廝拚，余魚同突然躍出，奔在兩人中間，說道：「四哥，小弟已經出家，這笛子用不著了，讓顧大哥帶去罷。」文泰來見他這麼說，倒也不便再代他出頭，「哼」了一聲，閃在一旁，顧金標也把虎叉收起，躍出殿外。

滕一雷心想：「這姓文的好橫，你武功雖好，難道咱們就懼怕於你？不如顯一手，也好教你知道我們的厲害。」這時他們已走到外殿，韋護手執降魔寶杵，站在正中，神像前點著油燈，有四大金剛有的握拳、有的持傘、有的彈琵琶、有的弄蛇，坐在兩旁。滕一雷飛身躍上神座，運起功力，把每個神像都搖晃了一會，然後喝道：「大家走罷！」文泰來和余魚同聽見殿外格格聲音亂響，忙奔出來看，只見五個神像似乎活了一般，先先後後的直撲下來。

這時回身已然不及，文泰來暗叫：「不好！」抓住余魚同左臂，腳下使開「霹靂掌」中「瞬息千里」的輕身功夫，躍出山門。兩人腳未落地，已聽見裏面蓬蓬蓬幾聲巨響，煙霧離漫，塵土飛揚，幾尊神像跌得粉碎。那四大金剛又大又重，跌下來聲勢十分猛惡。文泰來大怒，拔步追出，要向滕一雷責問。余魚同道：「四哥，今晚殺了四人，已經夠啦！」文泰來一怔，問道：「十四弟，你怎麼做了和尚？」

滕一雷弄倒神像，更不停留，直向山下奔去。顧金標忽覺後腰甚麼東西一動，伸手去摸，余魚同那枝金笛已然不見，心中大駭，「咦」的一聲叫了出來。哈合台等停步詢問。顧金標又驚又怒，罵道：「操他奶奶雄，這姓文的像鬼一樣，把金笛偷去啦。」眾人明明瞧見文泰來和余魚同從殿裏奔出來，離他們很遠，怎麼轉眼之間就趕上來搶回金笛，身法之快，令人不寒而慄。哈合台道：「老二，別罵啦，要是他不拿你金笛，給你背上一掌，你還有命麼？」顧金標想來文泰來確是手下留情，也就不言語了。四人商量著到回部去找霍青桐，給遼東三魔報仇。韓文沖一定不肯同去，三人不便勉強，到了孟津就此分手。韓文沖回到洛陽隱居，再不出山，後來終於得享天年。

余魚同見文泰來問他出家原因，嘆了一口氣，說道：「四哥，我對你不住，你肯原諒我麼？」文泰來道：「咱們是好兄弟，別說你沒甚麼地方對我不起，就是有，那也一定是無心之過，我怎會介意？」余魚同合甚道：「那我就放下了一件心事。」文泰來在月光下見他身披袈裟，雙手合甚，那裏是從前那個瀟灑英俊的金笛秀才，不由得一陣心酸，說道：「十四弟，咱們是生死骨肉的交情。你有甚麼心事，儘管對你四哥說。」余魚同自從父母被害之後，流落江湖，以往紅花會眾兄弟間雖然交情都好，但從沒人這樣真如親哥哥般對他說話，不覺動情，但轉念一想，我既已出家，一切情絲俗緣都要全部斬斷，於是硬起心腸，冷冷的道：「四哥，你請回去罷。以後咱們不一定有再相見之日。我叫空嚴，你別再叫我十四弟啦。」說罷突然轉身進寺，把文泰來丟在當地，做聲不得。

文泰來獃了半晌，看余魚同神情，知道再勸也是無用，心想：「回去和總舵主及七弟商量罷。他們兩人總有辦法。」他雖然連斃強敵，得報深恨，但因余魚同這事，很是鬱鬱，於是回到孟津去見陳家洛。

余魚同回到殿內，只見滿地都是佛像碎片，四具屍體，橫臥當地。他跪在佛前，深切懺悔，忽聽聽見輕輕的噹啷一響，抬起頭來，只見自己那枝金笛放在面前，閃閃生光。

余魚同一驚，回過頭來，見李沅芷站在身後。這時她穿了女裝，燈光下越顯嫵媚，只是滿臉幽怨，容色憔悴。余魚同合十打了一躬，並不作聲。李沅芷見他如此忍心，欲言又止，再也熬不住，坐在地下掩面哭了出來。

文泰來回到客店裏，駱冰已穿好衣服，帶了鴛鴦雙刀和飛刀，正要出外尋丈夫，見文泰來回來，心中大喜，怪道：「你怎麼悄悄一個人出去，也不叫人家一聲。」文泰來道：「誰教你睡得這樣沉？哪一天讓人把綁了去，怕還睡得不知道呢。」駱冰笑道：「那最好，也好讓你嚐嚐著急的滋味。」文泰來道：「我見到了十四弟，他做了和尚。」駱冰一怔，不由得流下淚來。文泰來道：「咱們見總舵主去。」

夫妻兩人忙去叫醒了陳家洛、徐天宏等人，文泰來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章進第一個忍不住，跳起身來。眾人急忙奔寶相寺而去。到了寺中，只見寺裏空蕩蕩並無一人，想是所有僧眾見他們惡鬥兇殺，都嚇得逃走了還沒敢回來。駱冰眼尖，見佛像前的供桌上壓著一張字條，原來是余魚同留下的一封信，忙遞給陳家洛，眾人圍攏來看，見字條上寫道：「總舵主暨各位哥哥：小弟罪孽深重，是以出家懺悔，以了塵緣，望各位努力大事，以成不世功業，勿以小弟為念，小弟現出外募化，重修佛像金身，或數月之後，方能歸也。關東三魔已首途回部，尋翠羽黃衫去矣！小弟魚同頓首再拜。」

眾人看了這張字條，都很傷感，駱冰心中更是說不出的滋味。章進怒道：「出甚麼屁家？咱們把這廟放火燒了，瞧他還做不做成和尚？」說著就要去尋火種放火，駱冰連忙喝止。徐天宏道：「我看十四弟凡心未斷，未必能做一輩子和尚。」文泰來忙問：「何以見得？」徐天宏道：「第一、他還掛念著咱們的大事。第二、他要募化重修佛像，但他素來心高氣傲，不屑求人，要他募化，那裏成功？我瞧他勢必仍用老法子，要去劫盜為富不仁的大戶。」說到這裏，眾人都笑了起來。陳家洛笑道：「這哪還像甚麼和尚？」徐天宏道：「他連翠羽黃衫都還放心不下，只怕做和尚很難。」眾人聽徐天宏這樣一說，都覺有理，文泰來道：「這關東三魔武功很強，不知你們所說的翠羽黃衫本事怎樣，能敵得住麼？」徐天宏道：「霍青桐姑娘和六魔閻世章打時我們是瞧見的，霍姑娘稍稍勝他一籌。不過要不是總舵主出手相救，只怕也已遭了他的毒手。」文泰來道：「那不成，這大魔滕一雷力氣大得異乎尋常，十分厲害。」徐天宏道：「那麼咱們趕快動身到回部去，路上能把他們截住最好，否則也好事先有個準備。等咱們辦完正事之後，再回來勸十四弟罷。」眾人都說不錯。

陳家洛對上官毅山道：「有一件事想請上官大哥費神辦一辦。」上官毅山道：「陳當家的請吩咐罷。」陳家洛道：「我想請上官大哥撥三千兩銀子給寶相寺，修整佛像金身，回頭由小弟奉還。」上官毅山道：「陳當家的放心，這事交給我辦好啦。」陳家洛道了勞，大家回到孟津，這時天已發白，眾人就到酒樓去吃麵喝酒。

徐天宏道：「那關東三魔既已動身，咱們最好派一人騎四嫂的白馬趕過他們的頭，否則現在回部軍情緊迫，木卓倫老英雄一定忙於應付，要是翠羽黃衫事先沒有防備，給三魔打個措手不及那可不好。」陳家洛想徐天宏的話說得不錯，皺起了眉頭不語。章進道：「那我先去罷，你們隨後來。」徐天宏道：「你性子這樣莽，別途中惹事，誤了大事。」章進道：「我不惹事就是。」駱冰這時已懂了徐天宏的意思，說道：「你不懂維語，途中好生不便，現在到處有戰事，別讓他們起了誤會。」座中只有陳家洛和心硯兩人在回疆住過十年之久，精通維語，駱冰這句話明明是指定要他們去了。陳家洛仍舊不語。心硯道：「少爺，那麼我先走罷。」徐天宏道：「總舵主，我瞧你還是你先走最妥當。你識得維語，功夫又好，關東三魔和你又沒朝過相，就是狹路相逢也不打緊。你趕到之後，如果兆惠仍不停手，你可以幫他們出些主意。」陳家洛沉吟半晌，說道：「好罷！」吃過麵後，跨上駱冰的白馬，和眾人作別，當先馳去。

# 第二十六回 情癡大漠雪意馨

陳家洛一聽關東三魔要去找霍青桐報仇，當下十分關切，翠羽黃衫的背影在大漠塵沙中逐漸隱沒的情景，時時襲上心頭，但想到那姓李少年和她親密異常的樣子，又覺得自己未免自作多情，苦尋煩惱，然而要置之不理，卻又不能。那白馬腳程好快，只覺耳旁風生，山崗樹木如飛般在身旁掠過。他見馬奔得這麼迫速，起初還全神貫注，怕馬踢傷途人，或者失足踏入溝坑，那知白馬神眼如電，跑得又快又穩，閃避進退，絲毫不必乘者操心。陳家洛後來就不再理會，跑到中午，已奔出四百多里路，想來早把關東三魔拋在後面了。打過尖後，縱馬又馳，他想今日大跑一日，關東三魔永遠別想再趕得上，晚間在客店中歇宿時，已完全放心。

不一日，已到肅州，登上嘉峪關頭，倚樓縱目，只見長城環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線，俯視城方如斗，心中頗為感慨，出得關來，也照慣例取石向城投擲，然後縱馬疾奔，只見關外煙塵滾滾，日色昏黃，水氣溟濛。

陳家洛勒住了馬，緩緩而行，觀賞關外景色，只聽得駱駝背上有人唱道：

「一過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前邊是戈壁，後面是沙灘。」

他微微一笑，放鬆馬韁，直馳出去。一路曉行夜宿，過玉門、安西後，沙漠由淺黃逐漸變為深黃，再由深黃逐漸變灰黑，他到過回疆，從沙漠顏色看來，知道已接近戈壁邊緣了。這一帶荒涼異常，一望無垠，廣漠無邊，那白馬似乎到了用武之地，精神振奮，全速奔跑，不久遠處出現了一抹崗巒。

轉眼之間，石壁越來越近，一字排開，直伸出去，只覺山石間雲霧彌漫，似乎其中別有天地，再奔近時，忽覺峭壁中間露出一條縫來，那白馬沿著道路直奔了進去，那便是甘肅和回疆之間的交通孔道星星峽。

峽內兩旁石壁峨然筆立，有如用刀削成，陳家洛抬頭望天，只覺天色又藍又亮，自己宛如潛在海底仰望一般。峽內所有岩石全系深黑，黑得發亮。有似煤層，道路彎來彎去，曲折異常，這時已入冬季，峽內初有積雪，黑白相映，蔚為奇觀，陳家洛心中一動，暗想：「這峽內形勢如此險峻，那真是用兵佳地。」

過了星星峽，在一所小屋中借宿一晚。次日又行，兩旁仍是綿亙不斷的黑色山崗，奔馳了幾個時辰，已到大戈壁上。戈壁平平坦坦，和沙漠上的沙坵起伏全然不同，凝眸遠眺，只覺天地相接，萬籟無聲，宇宙之中似乎只有他一人一騎。陳家洛雖有一身武藝，但到了這個境界，也頗有慄慄之感，頓覺大千無限，一己渺小異常。

到哈密城後，他知道軍情緊急，對外來旅客盤查必嚴，所以繞過城市，逕到城西的二堡。第二天一早起，心想如遇見維人，就要他指引霍青桐的所在了，但自己是漢人，只怕維人疑心他是奸細，如何取得他們信任，倒要費一番周折，心想還是換了維人裝束較好，於是在二堡買了維人戴的繡花小帽、維人穿的皮靴和條紋衣裳，馳馬到曠野中換了，把自己的原來衣服埋在沙中。臨溪一照，宛然是一個維族少年，自己也不禁失笑。

但說也奇怪，一路之上竟沒遇到一個維人，他們原來住居的房屋村落，都已燒成白地，想必是兆惠大軍幹的好事，所有維人必定已逃入大漠腹地。陳家洛很是焦躁，心想在這無邊無際的大漠之上，那裏去找霍青桐呢？轉念一想，如沿著大路尋訪，維人必已逃避一空，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人，於是折而向南，盡往偏僻山地中亂走。回疆本就荒涼，他繞開大路，更是難遇人跡，向南走了三天，乾糧吃完，幸好死了一隻黃羊，倒也鮮美可口。

又走了兩日，途中見到幾個牧人，一問之下，卻都是哈薩克族人。他們只知道滿清大軍來了之後，回部大夥兒都往西退去了，退到那裏，卻不知道。陳家洛很是為難，在這窮荒大漠，實在無處去找尋木卓倫的族人，於是縱馬向西，每天奔馳六七百里。這樣走了三日，眼見的盡是黃沙，天色濛暗，不知甚麼地方才是盡頭。

這天天氣忽然暖熱起來，大漠之中氣溫變化劇烈，一日之內數歷寒暑，原也不足為奇，本來水囊中的水都結了薄冰，這時卻越走越熱，烈日當空，人馬全身都是汗水。陳家洛想找一個陰涼的地方休息一下，但四顧茫茫，盡是沙丘，只得馳到一個大沙丘的背日之處，打開水袋，自己喝了三口，也讓白馬喝了三口，雖然口中奇渴，但不敢多喝，只怕附近找不到水源，喝完了水那可是死路一條。人馬休息了一個時辰，上馬又行。正走得昏昏沉沉、人困馬乏之時，忽然那馬仰起頭來，向空中嗅了幾嗅，振鬣長嘶，轉過身來，向南奔馳，陳家洛知道此馬神異，便也由它。那馬奔不多時，果然沙丘中出現了一些稀稀落落的淺草，再奔一陣，地上沙子漸少，青草漸多。陳家洛知道前面必有水源，心中大喜。那白馬這時精神振奮，四蹄如飛。不一會，已聽見淙淙水聲。

轉眼之間，面前出現一條小溪，溪水清可見底，白馬奔到溪邊，停住了腳，卻並不低頭喝水。陳家洛跳下馬來，撫摸一下馬毛，笑道：「你倒尊敬主人，好罷，咱們一起喝罷！」他俯身溪邊，掬了一口水喝下，只覺一陣清涼，直透心肺。那水甘美之中還帶有微微香氣，想必出自一處絕佳的泉水，溪水中有一些小塊碎冰，互相撞擊。發出清脆的聲音，宛如仙樂。那馬喝了幾口水後，長嘶一聲，跳躍了數下，好像也是說不出的歡喜。

陳家洛飲足溪水之後，只覺心曠神怡，胸襟爽朗，回顧身上滿是沙塵，索性捲起褲腳，踏入水中，把頭臉手腳洗了個乾淨，再把馬牽過，給它洗刷一遍。然後在兩隻水袋中裝滿了水。這時冰塊閃耀之中忽見夾雜有花瓣飄流下來，花瓣有紅有白，溪水所以芳香，大概是上游有花之故，陳家洛心想：「沿溪上溯，或許可以遇見人，問得到霍青桐的行蹤。」於是騎上了馬，沿著溪水向上遊走去。

溪水越來越大，沙漠中的河流大都上游水大，到下游時水流逐漸被沙漠吸乾，終於消失。他久住回疆，也不奇怪，這時溪旁樹木漸多。他縱馬急馳了一陣，溪水一轉彎繞過一塊高地，忽然眼前一片銀瀑，水聲轟轟不絕，匹練有如自天而降，飛珠濺玉，頓成奇觀。

在這荒涼的大漠之中突然此奇景，不覺身神俱爽，他好奇心起，想一看瀑布之上更有甚麼景色，於是牽了白馬，從西面繞道而上。他轉了幾個彎，從一排參天青松中出去，頓時驚得獃了。眼前一片大湖，湖的南端又是一條大瀑布，水花四濺，日光映照，現出一條美麗無比的彩虹。湖的周圍花樹參差，幽香中人欲醉，各種雜花紅白相間，倒映在碧綠的湖水之中，奇麗莫名。遠處是一大片青草平原，一直伸出去，與天相接，青地有幾百隻白羊在奔跑吃草。草原西端一座高山參天而起，聳入雲霄，從山腰起全是皚皚白雪，山腰以下卻生滿蒼翠樹木。

陳家洛突然見到這幅比圖畫更是美麗萬倍的景色，一時口獃目瞪，心搖神馳，只聽見花樹上小鳥鳴啾之聲，湖中冰塊撞擊，與瀑布聲交織成一片樂音。他獃望湖面，忽見湖水中微微起了一點漪漣，一隻潔白如玉的手臂從湖中伸了上來，接著一個濕淋淋的頭從水中鑽出，一轉頭，看見陳家洛，一聲驚叫，又鑽入水中。

就在這一剎那，陳家洛已看清楚那是一個明艷絕倫的女人，心中一驚，暗想：難道真有山精水怪不成？摸出三粒圍棋子扣在手中，如果這妖怪作怪，準備就給牠三下。

只見湖面一條水線向東伸去，「忽喇」一聲，那女人的頭在花樹叢中鑽了起來，青翠的樹木空隙中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膚，漆黑的長髮散在湖面，一雙像天上星星那麼亮的眼珠望著陳家洛。他這時那裏還當她是妖精，心想凡人必無如此之美，不是水神，就是天仙了，只聽見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你是誰？到這裏來幹麼？」

說的是維語，陳家洛雖然聽見，可是似乎不懂，怔怔的沒有作聲。那聲音又道：「快走開，讓我穿衣服！」陳家洛臉上一陣發燒，疾忙轉身，不由自主的使開「八步趕蟬」輕功，竄入林中。

他坐在地下，心中突突發跳，心想：「難道這是一個普通維人少女？她裸著身體在湖中洗澡，我居然看見了還不避開，咳，真是不該。」他覺得十分不好意思，本想馬上逃開，但匆忙中沒有把白馬牽回，呼哨了幾聲叫馬過來。那馬嘶叫幾聲，但竟不來。他坐在地上等了良久，委決不下，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湖那邊傳來了嬌柔清亮的歌聲：

「過路的大哥你回來，我有話兒要跟你談，人家洗澡你來偷看，我問你喲，這樣的大膽該不該？」

歌聲語意十分輕快活潑，想見唱歌的人頰邊含有笑意。

陳家洛聽她歌中含意嘲弄多於責怪，而且那匹白馬又不出來，只得硬了頭皮，慢慢走回湖邊。緩緩抬頭，只見湖邊紅花樹下坐著一個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長髮垂肩，正在拿著一把梳子慢慢梳理。她赤了雙腳，臉上髮上都是水珠。顯然是剛從湖裏起來的，陳家洛一見她的臉，自己臉上又是一陣發燒，暗想：「天下那有這樣的美女？」只見她隨隨便便的坐在湖邊，然而明艷聖潔，儀態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一瓣一瓣的掉在她頭上、衣上、影子上。他平時瀟灑自如，這時竟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那少女向他嫣然一笑，招招手，叫他走近。陳家洛於是用維語說道：「在下路過此地，天熱口渴，忽然遇到這條清涼的溪水，大喜過望，所以找到了這裏。那知無意衝撞了姑娘，我實是無心之過，請姑娘原諒。」說著行了一禮。那少女見他說得斯斯文文，又是一笑，唱了起來：

「過路的大哥哪裏來？你過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還是趕了駝馬做買賣？」

陳家洛知道維人喜愛唱歌，他們平時說話對答，常以唱歌代替，出口成韻，風致天然，自己雖在大漠多年，但每日勤練武功，卻沒有這份才能。他不知這少女是甚麼路道，不願把自己的事據實以告，於是說道：「我從東邊來，本來是在關內趕駱駝做生意的，現在有一件要事，要找一個人，想向姑娘打聽一下。」那少女見他不會唱歌，微微一笑，也就不唱了，說道：「你叫甚麼名字？」陳家洛道：「我叫阿密特。」那是維人最通用的男人名字。那少女笑道：「好罷，那麼我叫愛西翰。」原來愛西翰也是維人女子中最多用的名字，等如漢人的貞淑芬芳之類。那少女又道：「你要找誰？」陳家洛道：「我要找木卓倫老英雄。」那少女微微一怔，說道：「你認識他麼？找他有甚麼事？」陳家洛道：「我認識他。」那少女道：「真的麼？」陳家洛道：「當然啦，我還認識他的兒子霍阿伊和女兒霍青桐。」那少女道：「你在哪裏見過他們的？」陳家洛道：「他們到甘蕭去奪還聖經，我剛巧遇著。」那少女道：「這就是了，你坐下罷，我去拿點東西給你吃。」她赤著雙腳，奔進樹叢中，不一會拿來一個碧綠的哈密瓜和一大碗馬乳酒來，遞給了他。陳家洛謝了，先喝一口馬乳，十分甘美。那少女又遞給他一把小銀刀，剖開瓜來，瓜肉如黃色緞子一般，咬了一口，香甜爽脆，如嚼霜雪。

那少女問道：「你找木卓倫老爺子有甚麼事？」陳家洛聽她語氣，對木卓倫很是尊敬，於是說道：「木卓倫老英雄是姑娘一族的麼？」那少女點點頭，陳家洛道：「因為他們在搶奪聖經時殺了幾名鏢師，現在鏢師的朋友要來報仇。我得知訊息，所以趕來報信，好教他們有一個防備。」那個少女本來一直笑口吟吟，聽了這話，似乎很是關懷，忙問：「來報仇的人很厲害麼？人很多麼？」陳家洛道：「人倒不多，不過聽說武藝很好。咱們只要事先有了防備，也不必怕。」那少女放了心，笑道：「那麼我馬上領你去，路上得走好幾天呢。」她一面梳髮結辮，一面道：「滿清韃子無緣無故的來打咱們，男人都打仗去啦，我和姊妹們在這裏瞧著牲口。天氣熱，我下湖洗澡，那裏想到這裏還有你這個男人躲著。」陳家洛見她說話時天真爛漫，毫無機心，不由得看得癡了。

那少女梳完了頭，拿起一隻牛角來嗚嗚的吹了幾下，不久有幾個維族女子騎了馬從草原上奔來。那少女迎上去，和她們說了一陣，大致總是說要領他到木卓倫那裏，要她們幫同照顧牲口意思。那幾個維族女子不住打量陳家洛，似乎很感好奇。那少女回到樹林中帳篷去，拿了乾糧和使用物品，牽了一匹紅馬過來。這馬全身上下如火般紅，並無半根雜毛，腿長膘肥，是匹良駒。陳家洛去牽自己白馬，見馬韁縛在樹上，才知剛才呼哨那馬竟不過來的原因。那少女道：「你這匹馬很好。咱們走罷！」一躍上馬，身手很是矯捷。她當先領路，沿著冰河徑往南行。

那少女道：「你到了漢人的地方，漢人對你好不好呀？」陳家洛道：「有的好，有的壞，不過好的多。」他這時本想對她說明自己是漢人，但見她毫無猜疑的神情，一時倒說不出口。那少女問起漢人地方的風土人情，陳家洛揀有趣的說了一些，她聽得憨憨的出了神。

這天將到傍晚，兩人走到一座大山旁邊，那少女一抬頭，忽然驚叫起來。陳家洛依著她目光望上去，只見半山腰裏峭壁之上生著兩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綠，四周都是積雪，白中映碧，如上夕陽的金光照在上面，奇麗萬狀。那少女道：「這是最難遇上的雪中蓮啊，你聞聞那香氣。」陳家洛果然聞到幽幽甜香，從峭壁上飄下來，那花離地約有二十餘丈，但仍舊如此芬芳馥郁，可見那花香氣之濃了。那少女望著那兩朵花，戀戀不捨的不肯走。陳家洛知道她心中愛極，說道：「你想要麼？」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走罷，好的東西總是叫人拿不著。」陳家洛微微一笑，他已看準了落腳之處，忽然縱身離鞍，向峭壁上躍去。

那少女驚叫起來：「喂，你幹麼啊？」陳家洛這時凝神屏氣，全心貫注於向峭壁上縱躍，完全沒聽到她的話。天池怪俠的輕身功夫是江湖上罕見的絕技，心硯不過得了他的一點皮毛，已自不凡，在西湖上戲弄大內侍衛，大大的露了一下臉。陳家洛是他唯一傳人，造詣自然更是超絕。那峭壁看來似乎毫無落腳之處，但總不免有些凹凸，陳家洛手腳並用，有時甚至使到「壁虎爬牆功」一瞬眼已上去了十多丈，但上面峭壁上積雪都結了冰，滑溜不堪，他好幾次失足，仗著絕頂輕功，借勢旁竄，終於沒落下。爬到離雪中蓮還有一丈多地方時，那峭壁忽然整塊凸了出來，這在下面看來並不顯著，但要爬上去卻絕不可能。陳家洛心想：「難道到了這裏，仍然功虧一簣？」靈機一動，從懷裏取出點穴珠索，看準雪中蓮旁邊一塊凸出的山石，拋了上去纏住。這時他劍盾也已拿在左手，右手拉著珠索一使勁，全身凌空躍起，看準地點，落在雪中蓮之旁，左手劍盾牢牢按在積雪之中，以防滑跌。只覺幽香中人欲醉，他輕輕把兩朵大花折了下來，交在左手，用劍盾護住，怕下去時弄壞了花瓣。

下去時看似艱險，但對有武功的人來說卻很容易，他沿著峭壁直溜下去，溜得太快時就用劍盾在山石上一按，把下墮之勢稍加抑制，到離地六七丈時，雙腳在峭壁上一登，如一隻大鳥般撲了下來，輕飄飄的落在那少女馬前，微微一笑，拿出那兩朵蓮花給她。

那少女伸出纖纖白手來接住。陳家洛見她的手微微顫動，抬頭望她臉時，只見珍珠般的眼淚滾了下來，有幾滴淚水落在花上，輕輕抖動，好像清晨的露水。陳家洛好生奇怪，不懂她為甚麼流淚，也不便問，只得上馬。

兩人默默無言的走了一陣，陳家洛心想：「我今日真如傻了一般，也不知為甚麼，她想要那花，我就不顧性命的給她取了來。」他回頭瞧那峭壁，只見它峨然聳立，氣象森嚴，自己也不禁心驚。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蘊蓄著一股極大的力量，教人為她粉身碎骨，死而無悔。

天色將黑時，兩人在冰河旁的一塊大石下歇宿。那少女生了火，把帶著的乾黃羊烤熟，切開了與陳家洛共吃。她一直不說話，陳家洛也不敢開口，好像一說話便褻瀆了這聖潔的周圍一般。那少女默默望了陳家洛一眼，忽然奔出數十步，俯伏在地，虔誠的向真神阿拉禱告起來。火光熊熊，映著這白衣少女的背影，四下寂靜無聲，只有雪中蓮的香氣暗暗浮動。那少女站起身來時，笑容滿臉，一面走近，一面說道：「你不怕摔死麼？」

陳家洛道：「摔死是不會的，就只怕摘不到那兩朵你心愛的花。」那少女微微一笑，把兩朵雪中蓮拿出來，分了一朵給陳家洛道：「這朵給你。」陳家洛本想推辭，但她神色語氣之中，雖然是很溫婉柔和的一句話，也似乎是最強烈的命令一般，教人無法違抗，於是接了過來，心中暗笑：「要是紅花會眾兄弟瞧見他們總舵主，竟這樣乖乖的聽一個女孩子的話，不知會怎樣想？」

那少女忽問：「你學過武功是不是？怎麼能爬到那樣高的山崖上去？」陳家洛聽她語氣，知道她完全不會武術，所以竟沒看出自己懷有一身上乘的輕身功夫，於是說道：「其實也不怎樣難的，只要膽子大一些，也就成了。」那少女不知陳家洛這是謙辭，以為他真的不懂武功，隔了一會，讚嘆地說：「啊，你真勇敢！」她隨即告訴他，自己從小在漠草原上牧羊，最愛花草，她說：「有許多好看的花，開在草地上，你一眼望出去，儘是花，我寧可不吃羊肉，也要吃花。」陳家洛奇道：「花也可吃麼？」那少女道：「當然啦，我從小吃到現在，吃了十幾年啦。爸爸和哥哥本來不許，可是我一個人出來牧羊，他們又管我不著。後來見我吃了沒事，也就不管啦！」陳家洛本來想說：「怪不得你像花一樣好看。」可是這句話衝到口邊，又縮了回去。他坐在那少女身旁，只覺得一陣陣淡淡的幽香，從她身上滲出來，這香氣明明不是雪中蓮的花香，也不是任何花香，只覺淡雅清幽，令人忘俗，心想：「她明明剛洗了澡，也不見她用甚麼脂粉，怎麼這樣香，而世上脂粉之中那有這種優雅的香氣？」正在神魂顛倒之際，突然一驚，想到禮法之防，不由得稍稍坐開了一些。那少女覺察到了他辨別香氣的神態，嫣然一笑，說道：「大概因為我愛吃花，所以一直身上就有一股氣味，你不喜歡麼？」陳家洛被她問得面紅過耳，吶吶的說不出話來，轉念一想：「這姑娘天真爛漫，心地坦白，我如再以世俗之見對她，反而顯得不夠光明磊落了。」這麼一想，頓時覺得心中光風霽月，再無蠍蠍螫螫之態，和她暢談起來。

那少女談的盡是草原上牧羊、採花、看星、尋草，以及女孩子們的遊戲鬧玩，陳家洛自離家之後，一直與刀槍拳腳為伍，這種嬰孩之事早已忘得一乾二淨，現在聽她說來，真有不知人間何世之感。那少女說了一陣，住口不說了，抬頭一望，只見耿耿銀河橫列天際，牛女雙星，夾河相望。

陳家洛指著織女星道：「這是一個女子。」又指著牽牛星道：「這是一個男人。」那少女很是奇怪，道：「你講這故事給我聽。」於是陳家洛把牛郎織女的故事說給她聽了，那少女仰望銀河，見雙星隔河相望不能相會，鬱鬱不樂，陳家洛見她多情善感，為宇宙間所有歡愉的事而高興，為所有不幸的事而憂傷，想講一個快樂的故事使她開心起來，無意中伸手一整衣服，忽然碰到乾隆送給他的那塊溫玉，想起玉上那四句銘言：「情多不壽，極強必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也不禁意興闌珊起來。那少女道：「從前瞧見喜鵲，黑黑的一點也不好看，向來不喜歡牠，那知道牠們這麼好，會造橋給牛郎織女相會。以後我一定多餵些東西給牠們吃。」陳家洛道：「天上兩個仙人雖然一年只會一次，可是他們千千萬萬年都能相會，比凡人數十年就要死去，又好得多了。」那少女點點頭。陳家洛道：「漢人有一位詩人，做了一個歌兒，講這件事的。」於是把秦觀那闋《鵲橋仙》的詞譯成了維語。

那少女聽到「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以及「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幾句時，眼中又有了晶瑩的淚珠。她默默不語，望著火光，過了一會，悄悄說：「漢人真聰明，會編出這樣好的歌兒來。」

大漠上一到夜晚，氣候立即奇冷，陳家洛找了一些枯草樹枝，把火生得極旺，兩人裹著毯子，各自睡了。兩人雖然隔得很遠，然而陳家洛在夢中似乎盡聞到那少女身上的幽香。

次晨醒來又行，向西走了四日，已到了塔里木河邊，這天下午，忽然南面山邊出現了兩名維人的武裝騎兵。那少女迎上去和他們講了幾句話，維人騎兵就行禮退開了。那少女回來對陳家洛道：「滿洲兵已佔了阿克蘇和烏什，木卓倫老英雄他們已退到了葉爾羌，這裏去還有十多天路程呢。」陳家洛聽見滿洲兵得勝，很是憂慮。那少女道：「滿洲兵人多，咱們只好一路向西退，叫他們糧草接濟不上，在這大戈壁裏累死。」陳家洛本來還擔心霍青桐的安危，現在想維人大隊既向西退，兆惠的滿洲兵只怕一時也奈何他們不得，只要乾隆停戰的旨意一到，他們的圍就可解了。現在霍青桐離中土萬里，又是在大軍環擁之中，絕不怕滕一雷等尋仇，這樣一想，心中反而寬慰。

那少女的紅馬也是一匹佳種良駒，腳程雖沒駱冰的白馬快，但一天也能走上五六百里。兩人曉行夜宿，感情越來越是融洽，這天傍晚，太陽將要下山，突然忽喇一聲，一隻小鹿從樹叢中跳了出來。

那少女嚇了一跳，隨即拍手嘻笑起來，說道：「一隻小鹿，一隻小鹿！」那小鹿生下不久，幼小異常，咩咩的叫了兩聲，又跳回樹叢。那少女跟過去瞧，突然退了回來，輕聲說道：「那邊有人！」陳家洛湊到樹叢邊向外一望，只見五名清兵，正圍著在剝切一隻大鹿。那隻小鹿在他們身邊繞來繞去，不住悲鳴，那隻被打死的大鹿一定是牠母親了。一名清兵罵道：「他媽的，連你一起吃了！」站起身來，彎弓搭箭，對準小鹿要射。小鹿絲毫不知奔逃，反而越走越近。

那少女驚呼一聲，從樹叢中奔了出來，擋在小鹿面前，叫道：「別射，別射！」那清兵吃了一驚，待看清楚時，見那少女美麗高華，光艷不可逼視，不由得退了一步。其餘四名清兵也都站了起來。這時陳家洛也早已躍出，站在那少女身旁相護。那少女俯身抱起小鹿，摸著牠柔軟的皮毛，柔聲說道：「你媽媽給壞人打死了，真可憐。」側著頭親親牠，恨恨的望了清兵一眼，轉過身走出樹叢。

五名清兵圍在一起竊竊議論，忽然齊聲發喊，挺刀追了過來。那少女也開始奔跑，想跑到馬邊，他們兩匹馬腳力神速，只要一上馬，清兵再也追趕不上。那知那些清兵都是兆惠手下旗營的精兵，久經戰陣，一名把總一喊口令，五個人分散了包抄上來。陳家洛拉住少女的手，說道：「別害怕，我把這些壞人打死，給小鹿的媽媽報仇。」那少女這時對陳家洛已全心全意的信任，雖想一個人要抵敵對方五人恐怕不易，但他既然說了，就沒絲毫懷疑，抱著小鹿，靠在他身邊。

陳家洛也在輕輕撫摸那小鹿，對清兵的追來毫不在意，五名清兵追近，四面圍攏，那把總打著半生不熟的維語喊道：「幹麼的？給我過來。」那少女抬頭望陳家洛，陳家洛向她微微一笑，那少女也報之一笑。她不懂世間的險惡艱苦，以為他既然如此鎮定，那麼這些清兵也絕不會傷害他們了。

那把總見他們不以為意，叫道：「給我拿下！」四名清兵齊齊把兵刃拋在地上，撲了上來。說也奇怪，這些兵士平素最喜凌辱婦女，但見了那少女的容光，竟然不敢褻瀆，齊齊都奔向陳家洛，那少女驚叫起來，叫聲未畢，忽然呼蓬、呼蓬四聲響，四名清兵都飛了開去，跌倒在地，哼哼唧唧的爬不起來，原來都給陳家洛點了穴道。

那把總見勢頭不對，轉身飛奔，陳家洛叫道：「回來！」手中珠索隨即飛出，套住把總的脖子，用力一扯，那把總接連兩個觔斗，翻了過來。

那少女拍手嘻笑，眼露讚羨之色，望著陳家洛。他牽了少女的手，在身旁一塊大石上坐下，用維語問那把總道：「喂，你們到這裏來幹麼？」那把總楞楞的從地上爬起來，見四名下屬都躺在當地，動彈不得，知道今日遇見了剋星，不敢再強，說道：「我們是兆惠將軍部下吃糧的小兵，上司要我們到那裏，就只好到那裏。」陳家洛想這話倒也不錯，問道：「你們五個人要到那裏去？你不說實話，我不給他們救治，讓你們在這大沙漠中餓死渴死。」那把總聽了這話，身子發抖，忙道：「我不敢騙你，上司派我們到星星峽去接一個人。」他說維語結結巴巴的說不清楚，陳家洛改用漢語問他：「去接誰？」把總也用漢語說道：「接御林軍一位統領。」陳家洛道：「他叫甚麼名字？你把公文拿給我看。」那把總有點遲疑陳家洛站了起來，說道：「你不肯算了，我們可要走啦！」那把總嚇得臉色發青，忙從懷裏掏出一件公文來，陳家洛一瞥之下，吃了一驚，原來公文封皮上寫著：「呈張統領召重大人勛啟」幾個大字。

陳家洛心想：「自那日在杭州北高峰一戰，張召重已由他師兄千里獨行俠馬真帶去管教，怎麼他又到回疆來？」隨手把公文撕開，那把總忙要攔阻，陳家洛理也不理，抽出公文看時，上面說：知道張大人奉旨前來回疆來，很是欣慰，現特派人前來迎接，因軍務緊急，不能多派人員相迎等等，下面署名的是兆惠。陳家洛心想：「張召重奉旨而來，只怕是下達收兵的旨意，那倒不必攔阻。」於是把公文還給了把總，將四名兵士身上穴道解開了，更不多說，與少女上馬而去。

那少女笑道：「你真能幹。像你這樣的人，在咱們族裏一定很出名，怎麼我以前沒聽說過呀？」陳家洛微微一笑，說道：「那小鹿一定餓啦，你給牠甚麼吃的？」那少女道：「不錯，不錯！」從水瓶中倒了一些馬奶在手掌中，讓那小鹿舐吃。那少女的手白中透紅，瑩若珊瑚，就像一隻小小的玉盤盛了潔白的馬奶、那小鹿吃了幾口，咩咩的叫幾聲。少女道：「牠是在叫媽媽呀！」

兩人又走了六天，第七日上午走了一個時辰，忽然望見遠處一陣雲霧，騰空而起。陳家洛道：「怕要颳風罷？」那少女仔細一看，說道：「這不是烏雲，是地下的塵沙。」陳家洛道：「怎麼這樣多？」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咱們過去瞧瞧！」兩人縱馬疾馳，跑了一陣，前面塵沙揚得更高，同時隱隱傳來金鼓之聲，陳家洛一怔，急忙勒馬，說道：「那是軍隊，你聽這聲音。」這時號聲大作，戰鼓雷鳴。

陳家洛驚道：「那是雙方大軍在開仗，咱們還是避開的好。」兩人勒馬向東，走不多時，只見前面塵頭大起，一彪軍馬直衝過來，只聽得鏗鏘之聲，塵霧中一面大旗飛出，寫著斗大一個「兆」字。陳家洛在黃河渡口與兆惠的鐵甲軍遭遇過，知道厲害，不及說話，一打手勢，又折向南奔。幸虧兩人坐騎腳程快，奔了一會，和鐵甲軍離得遠了。

那少女面現憂色，說道：「滿洲兵很兇猛，不知咱們的隊伍敵不敵得住。」陳家洛正要出口安慰，忽然前面號角齊鳴，一排排的步兵列成隊伍踏步而前，同時左側戰鼓擂得緊急，大地震動，數萬隻馬蹄敲打地面，漫山遍野的騎兵湧了過來。陳家洛左手一抄，把少女抱到自己馬上，拿出劍盾，護在她胸口，柔聲道：「別害怕。」那少女回頭一笑，點點頭，說道：「你說不怕，我就不怕。」她說話時吹氣如蘭，陳家洛和她相隔既近，幽香更是中人欲醉，雖然身入重圍，但毫不氣餒。

陳家洛一看形勢，東北南三面都有敵兵，只有西面無人，兩人一騎，向西馳去，那少女手中抱了小鹿，她紅馬跟在後面，跑了一陣，忽見前面清兵隊伍調動，正在佈陣，四處已無路可走，陳家洛暗自心驚，縱馬馳上一個高坡，想一看戰場形勢，找尋空隙衝出去。一瞧之下，登時獃了，只見西首密密層層的排了滿洲步兵，兩翼都是騎兵。對面遠處卻是穿條紋衣服的戰士，聲勢也極浩大，原來是維族的軍隊，雙方守住陣腳，還沒開始交鋒，陳家洛和那少女是陷在清兵陣後。只見陣中指揮的將校往來奔馳，軍士肅靜無聲，這時已有人發現了兩人，有五六名兵丁奉命前來查問。

陳家洛心想：「今日不知怎樣鬼使神差，陷入清兵大軍陣裏，看來這條性命要送在這裏了。」右手一揮珠索，左手提韁，喝一聲：「快跑！」雙腿一夾，那白馬如箭離弦，一溜煙般直衝出去。清兵待要喝問，白馬早已奔過身邊。那馬腳程奇快，一晃眼奔過三隊清兵，陳家洛心中暗喜，忽然那馬突然收住步，前面鐵甲軍排得一個接一個，奔不過了。陳家洛凝神屏氣，兜轉馬頭，繞過鐵甲軍隊伍，只見弓箭手彎弓搭箭，長矛手挺矛欲刺，一個間著一個，一眼望去，不計其數。他知道清兵將官只要口令一出，他和少女身上登時箭矢叢集，本領再好也逃不過去，索性勒緊馬韁，緩緩而行，挺直了身子，眼睛向清兵望也不望，傲然走過。

這時朝陽初升，陳家洛和那少女迎著日光，從西而東，控韁而行。那少女頭髮上、臉上、手上、衣上都是淡淡的陽光。清軍官兵數萬對眼光凝望著那少女出神，每個人的心都劇烈跳動起來，不論是軍官還是兵士，都沉醉在這樣絕世麗容的光照之下。兩軍數萬人馬劍拔弩張，本來一觸即發就要發生大戰，突然之間，像受了催眠一般，大家都獃住了。人一多，各人的念頭能夠相互感應，在人眾之中，當別人如痴如狂的著了魔時，自己也會不知不覺的著魔，何況忽然見到這樣美如天仙般的少女。這時只聽見噹啷一聲，一名長矛手的長矛掉在地下，接著，許多長矛都掉下了，弓箭手的箭矢也收了回來。軍官們忘了喝止，望著兩人的背影漸漸遠去。

兆惠在陣前親自督師，見到這個情景，忽然驚覺，正要下令衝鋒，只聽見對方陣中打起了收兵的金聲。兆惠眼前還縈繞著那白衣少女的影子，他是粗人，說不出原因，但只覺心中柔和寧靜，絲毫不想廝殺，回頭一望，見手下的幾名總兵、副將和親兵，也都神色和平，收刀入鞘，似乎在等待大帥收兵。兆惠叫道：「收兵回營！」命令傳下去，數萬步兵騎兵，翻翻滾滾的退了下來，退出數十里地，在黑水河旁紮下大營。

陳家洛脫離險境，喘了一口長氣，這時才覺得全身汗濕，背心上一陣冰涼，看那少女時，去神色自若，好像根本不知道剛才九死一生的危險，那少女微微一笑，縱身躍到那匹紅馬背上，笑道：「前面是咱們自己的隊伍。」陳家洛收起劍盾，兩人躍馬向維人隊伍裏奔去。還未跑到陣前，已有一小隊騎兵迎了上來，他們一見到那少女，立即歡呼，跳下馬來致敬。那少女對他們說了幾句話，騎兵隊長也上來對陳家洛行禮，說道：「兄弟，辛苦啦，願真主阿拉保佑你。」陳家洛也回禮致敬。那少女不再等他，縱馬直向隊伍中馳去，她在維人中間似乎頗有威勢，紅馬到處，大家歡呼讓道。

騎兵隊長招待陳家洛到一座營房中休息吃飯，陳家洛說要見木卓倫，隊長道：「族長出去察看敵兵陣地去啦，待他回來，馬上給你通報。」陳家洛旅途勞頓，剛才又心中緊張，不免倦怠，於是在營中睡了一覺。過了晌午，那騎兵隊長說木卓倫要到晚上才能回來，陳家洛問他那白衣少女是誰，騎兵隊長笑道：「除了她，還有誰能這樣美？今兒晚上咱們有偎郎大會，兄弟你也來罷，在會上準能見到族長。」陳家洛心下納悶，不便多問，到得傍晚，只見營中維人青年戰士忙忙碌碌，加意修飾，個個容光煥發，衣履鮮華。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一鉤眉毛月從天邊升起，突然間營外鼓樂之聲大作，那騎兵隊長衝進帳來，拉了陳家洛的手，說道：「新月出來啦，兄弟，走罷。」兩人來到營外，只見外面平地上燒了一大堆極大的烈火，維人的青年戰士們從四面八方走攏，圍在烈火旁邊。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飯，有在彈琴奏樂，一片喜樂的景象。只聽號角吹起，一隊人從中間大帳中走了出來，當先一人正是木卓倫，他兒子霍阿伊站在他的身旁。陳家洛心想：「等他們辦完正事之後，我再上去相認罷。」於是把衣襟翻起，遮住了半邊臉。

木卓倫向眾人一揮手，大家跪了下來，向真神阿拉禱告，陳家洛也隨眾俯伏。禱告完畢，木卓倫叫道：「已有妻室的戰士們，今日你們辛苦一點，在外面守禦，讓你們的年青兄弟高興一晚。」他手一揮，號手吹起號來，三隊戰士列隊而出，各人左手牽馬，右手執了長刀。霍阿伊跨上戰馬，向坐在地下的年青戰士們喊道：「真神保佑你們，讓你們今晚和心愛的姑娘歡敘。」年青的戰士們歡呼叫喊：「真神保佑你們，多謝你們辛苦。」霍阿伊長刀一揮，率領三隊戰士出外守禦去了。陳家洛見他們調度有方，軍容甚盛，心中暗暗欣慰。

這時樂聲一變，曲調甚為柔和，帳門開處，一隊隊維人少女湧了出來。她們穿的衣服色調都鮮艷異常，頭上小帽的金絲銀絲閃閃發亮，載歌載舞的向烈火走來。陳家洛心中倏地一震，只見兩個少女，一個穿黃，一個穿白，走上木卓倫身旁，那穿白的就是與他同來的美麗少女，那穿黃的頭上插了一根翠羽，就是霍青桐了，數月不見，更加出落得窕窈婀娜，兩人一左一右，在木卓倫身旁坐著。陳家洛忽然想起：「這白衣美女難道就是霍青桐的妹妹？怪不得我總覺得她相貌有點熟，原來在那玉瓶上見過她的肖像。只是肖像畫得雖好，那有她真人美麗之萬一？」這時他臉上發紅，心中突突亂跳，他自與霍青桐一見之後，不由得情苗暗茁，但見她與陸菲青的美貌徒弟神態親熱，以為她已有愛侶，於是努力剋制對她的想念，這幾日來天天與一位絕代佳人在一起，滿腔情思，已完全轉移到這白衣少女身上了。但這時並見雙美，心中到底頗有點異樣的感覺。

樂聲一停，木卓倫站了起來，大朗說：「穆聖在可蘭經上教導咱們，第二章第一百九十節說：『你們當為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第廿二章第三十九節說：『被攻擊的人，已得抗戰的許可，因為他們已受虧損了。阿拉援對於援助他們，確是全能的。』咱們受人欺侮，阿拉一定幫助咱們。」

眾維人轟然歡呼，木卓倫道：「各位兄弟姊妹們，盡量高興罷！」於是歌聲四起，司炊事的維人把抓飯、烤肉、蜜瓜、葡萄乾、馬奶酒等分給眾人。每人手中拿著一個鹽岩雕成的小碗，烤肉拿來後在鹽碗中一擦，當即鮮美可口。過了一會，新月在天，歡樂更熾。許多少女在烈火旁跳起舞來，他們跳到自己的意中人身旁，就把他一拉，男男女女，成雙成對的載歌載舞。陳家洛出身在禮法嚴峻的世家，從來沒遇到過這種幕天席地、歡樂不禁的場面，幾杯馬奶酒一下肚，臉上微紅，心情甚是歡暢。

突然之間，樂聲停了一停，隨即奏得更緊，歌舞的男女們紛紛手攜手散開，大家臉露詫異之色，向木卓倫等一群人望著。陳家洛隨著他們眼光一看，只見那白衣少女已經飄飄的從座上走下來，眾維人大為興奮，竊竊私議。陳家洛聽得身旁的騎兵隊長道：「咱們香香公主也有意中人啦，誰能配得上她呢？」

木卓倫見愛女忽然也去偎郎，大出意外，但心中很是高興，眼中含著淚光，全神注視。霍青桐素來不知妹妹已有情郎，也是又驚又喜。要知喀絲麗雖只十八歲，但美名播於天山南北，因為她身上有一種天然幽香，所以大家叫她香香公主。維族青年男子個個對她十分崇仰，因為過份敬重，從來沒有人想到敢去做她的情郎，現在忽然見她下座歌舞，那真是天大的大事。

香香公主輕輕的轉了幾個身，慢慢沿著圈子走去，口中輕輕唱道：「誰給我採了雪中蓮，你快出來啊！誰救了我的小鹿，我在找你啊！」陳家洛一聽，耳中「嗡」的一聲，登時迷迷糊糊的出了神，忽然一隻纖纖白手在他肩上一搭，俯身拉住他的手。陳家洛怔怔的跟她站了起來，眾維人一陣歡呼，大家高聲唱起歌來，男男女女擁了上去，給他們兩人道喜。維人婚配雖也由父母之命，須受財產地位等各種羈絆，但究竟比漢人的封建禮法要寬和得多。偎郎大會是自古相傳男女公開談情說愛的處所，所以大家一見香香公主牽了陳家洛的手走出來，紛紛把他們圍住，木卓倫和霍青桐都沒有看清楚陳家洛的面貌，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維人，正要擠進人叢去相會，突然遠處號角嘟嘟嘟的吹了三聲，那是有緊急軍情的訊號，眾人一聽，立時散開，木卓倫與霍青桐也當即歸座。香香公主牽了陳家洛的手，坐在眾人身後。陳家洛覺得她輕輕偎依在自己身上，淡淡幽香傳入鼻端，真不知是夢境還是人間。

# 第二十七回 牛刀小試伏四虎

眾人齊向號角聲處凝望，男人們都抄起兵刃，準備出戰，只見兩騎馬馳到木卓倫面前，兩名維人翻身下馬，說道：「清洲兵的將軍兆惠派使者求見。」木卓倫道：「好，領他來罷。」兩人乘馬奔出，不一會，兩人在前，後面跟著五個人，向人群馳來。離人群約十餘丈時，各人下馬人入圈。眾人見那滿洲使者十分魁梧，步履矯健，後面跟著四名隨從，更是嚇人一跳。四個人都是七尺以上身材，比平常人足足要高兩個頭，身體粗壯結實，實在是罕見的巨人，不知兆將軍從那裏去物色得來的寶貝。

那使者走到木卓倫跟前，稍稍點了點頭，說道：「你是族長麼？」神態十分倨傲。滿洲人無故入侵回部，殺人放火，維人個個都恨之刺骨，這時見那使者如此無禮，幾個維人少年早已忍耐不住，擦擦數聲，幾柄長刀拔出鞘來。那使者毫不在意，對木卓倫道：「我奉兆大將軍之命，來下戰書。如果你們識得時務，及早投降，兆大將軍說可以饒你們性命，否則兩軍後天清晨決戰，那時全體誅滅，你們可不要後悔。」他說的是維語，眾維人一聽，都跳了起來。木卓倫見群情洶湧，雙手連揮，命大家坐下，凜然對使者道：「你們無緣無故來殺害我們人眾，搶掠我們財物，真神在上，必定會懲罰你們這種不義行為。要戰就戰，我們只剩一人，也絕不投降。」眾維人舉刀大呼：「要戰就戰，我們只剩一人，也絕不投降。」月色下刀光如雪，各人神態悲壯，大家知道滿洲兵勢大，決戰勝多敗少，但他們世代虔誠奉信伊斯蘭教，寶愛自由，絕不做人奴隸。

那使者見此情形，嘴唇一扁，說道：「好，到後天教你們個個都死！」一口唾沫，狠狠的吐在地上，這是異常輕蔑，早有三個維人少年跳出人群，喝道：「今日你是使者，我們敬重賓客，讓你好好回去，後天在戰場上相見，那時再不客氣。」那使者嘴一努，四名隨從巨人搶上來把維人少年一推，團團站在使者四周。使者叫道：「呸，你們這種人有甚麼用？今日讓你們瞧瞧我們滿洲人的手段。」他手掌一拍，說道：「來罷！」

一名巨人四下一望，見有幾匹駱駝繫在一株白楊樹上，他走到樹旁，雙手抱住白楊樹，用力搖撼幾下，猛喝一聲：「起！」竟把那株楊樹拔了起來。眾人見他神力過人，盡皆駭然。那人輕輕一拉，已把一頭大駱駝的韁繩扯斷，在駱駝後臀踢了一腳。駱駝受痛，直奔出去。駱駝平日走路慢條斯理，可是發起性來，比奔馬還快得多，等牠跑出十多丈，第二個巨人突然發腳追去。

那巨人身軀雖大，但行動竟然迅捷異常，一下子已趕及駱駝，捉住牠四隻腳提了起來，把一隻幾百斤的大駱駝摃在肩上，大踏步奔回來，他奔到烈火旁，把駱駝放下，傲然站立。第三個巨人「哼」了一聲，伸出鐵拳，「砰」的一聲，對準駱駝頭上就是一拳，駱駝這樣龐大的身體竟爾站立不穩，搖晃了一下，撲地倒了。第四個巨人抓住駱駝兩條腿，高舉過頂，在空中打了兩個圈，一聲叫喊，擲出了七八丈之外。

原來這四個巨人是同胞兄弟，名叫忽倫大虎、忽倫二虎、忽倫三虎、忽倫四虎，是遼東寧古塔人氏。父母都是獵戶出身，四兄弟從小在長白山中打虎射豹，個個生得又高又大，神力驚人，只是有點傻腦傻氣。四兄弟食量奇大，靠打獵為生總是不能吃飽。有一天兆惠到長白山中圍獵，遇見了這四兄弟，見他們生有異相，於是收為親兵，這次要他們隨同使者到維人那裏傳話，乘機顯顯威風，是想叫維人懾服的意思。

眾維人見這四個巨人露了這一手，真是見所未見，心中都暗暗吃驚，但在敵人面前那肯示弱，早有幾名維人中出名的大力士站了起來，喝道：「好好一頭駱駝，給你們這樣弄死？你們有人性麼？」那使者冷笑一聲，反唇相稽，眾維人更是忿怒，七張八嘴，吵了起來，眼見就要群毆。那使者見形勢危急，叫道：「你們倚多為勝，不講理麼？」

木卓倫喝止了眾人，說道：「你是使者，為甚麼縱容隨從弄死我們的牲口，這實在是無禮已極，如果你不是賓客，決容你不得。現在你快走罷。」那使者傲然道：「我們滿洲人難道會懼怕你們這種東西。你有回信，就交我帶去，諒你們也沒有人敢去見兆惠將軍。」此言一出，眾維人又都忿怒起來。

霍青桐突然站起，說道：「你說我們不敢去見兆惠將軍，哼，我們這裏個個人都敢去，別說男人，女人也敢去。」那使者怔了一怔，突然大笑起來，叫道：「女人？女人見到我們的隊伍不嚇死才怪呢！」霍青桐怒道：「你可別小覷了人，我們馬上派人和你同去，像你這種人哪，我們這裏個個比你都強。由你來挑罷，挑著誰，誰就去，讓你瞧瞧我們穆罕默德信徒的氣概。」眾維人齊聲歡呼，男男女女都叫了起來：「你來挑罷，挑著誰，誰就去。」

那使者很是陰鷙，說道：「好。」他要找一個最嬌弱無用的女子，讓他嚇得當場號哭，坍坍維人的台。他眼珠亂轉，在人叢中看望，突然眼睛一亮，走到香香公主面前，指著她道：「那麼讓她去罷！」

香香公主向那使者望了一眼，緩緩站起身來，朗聲說道：「為了我們全族兄弟姊妹，我到那裏都不怕，真神必定保佑我。」那使者見她氣宇軒昂，神態凜然，已完全不是剛才那副嬌弱羞澀的模樣，不由得低下頭去，心中微微後悔，覺得這個少女實在也殊不可侮。木卓倫、霍青桐和眾維人見使者指中香香公主，而她竟挺身應戰，雖然佩服她的勇氣，但都不免暗暗擔憂。霍青桐更是懊悔，她們姊妹之間感情素篤，妹妹是不會武藝的一個姑娘，以嬌弱之軀而投虎狼之域，危險不可言喻，於是站起來說道：「她是我妹子，我代她去好了。」那使者笑道：「我早知女子之言，全不可靠，你們不敢，何必派人？是戰是降，由我帶信去好了。」霍青桐怒道：「你如此無禮，後日在戰場上相會，可別逃走，叫你見見我們女子有沒有用。」那使者笑道：「像你這樣美人，我自會手下留情。」眾維人聽見他口舌輕薄，個個咬牙切齒。

香香公主對霍青桐道：「姊姊，我去好啦，我不怕。」她俯身牽了陳家洛的手站起，說道：「他會陪我去的。」霍青桐陡然見到陳家洛的臉，一震之下，半晌說不出話來。陳家洛向她微微搖了搖手，教她暫時不要相認，轉身對那使者道：「我們待人以信義為先，我一人陪她到你們軍中去見兆惠將軍，這有甚麼可怕？其實，你這四個大漢又抵得甚麼用？」香香公主道：「駱駝能負千斤，人卻只負百斤。然而是人騎駱駝呢，還是駱駝騎人？」眾人聽了這比喻，都轟然大笑起來。

忽倫大虎問使者道：「他們笑甚麼？」使者道：「他們笑你們身材雖巨，力氣雖大，可是並不中用。」忽倫大虎大怒，雙拳搥胸，厲聲喝道：「誰敢來和我比武？」使者對陳家洛道：「你又有甚麼用？像你這種人，十個加起來，也不及他的力氣大。」陳家洛知道今日如不折這使者的氣燄，那麼和香香公主到兆惠將軍營中只怕兇多吉少，於是走上三步，說道：「我是維人中最沒用的人，可是比你們這種滿洲人，還中用一點。你叫你這四個笨傢伙上來罷！」這時木卓倫也已看清楚陳家洛的面貌，又驚又喜，叫道：「青兒你瞧他是誰。」霍青桐不答，木卓倫側過頭來，只見女兒眼中含淚，嘴唇顫動，登時會意，心中一陣難過：兩個女兒都是自己所疼愛的，怎麼忽然同時愛上了他？又不知陳家洛怎麼會和小女兒相識？一時無數不解之事都湧上心頭，見陳家洛要和四個大力士比武，又是心驚擔憂。

眾維人見陳家洛生得很是文弱，面目如畫，站在那使者身旁，還比他矮半個頭，和那四個來人相較，方是小孩與大人一般的了。大家知道他是香香公主的意中人，為了香香公主被對方使者選中，不得不挺身而出，以免失了自己的威風，這番志氣勇敢，自是可敬可佩，但強弱懸殊，如何是巨人的敵手？這些維人都生來俠義心腸，加之敵愾同仇，早有幾個大力士站了起來，要代陳家洛決鬥。陳家洛舉手道謝，說道：「各位哥哥，這幾個滿洲人何勞你們動手，先讓最不濟的小弟弟來試試罷。」他語氣之中，對四個巨人十分輕蔑。那使者把他的話傳譯了，四個巨人個個忍耐不往，奔上前來，伸手就抓。陳家洛站在那裏也不動，毫不在意。

那使者忙把四人攔住，對木卓倫道：「這位既要和我隨從比武，如有損傷，可怪不得誰，而且只能一對一，旁人不可相助。」原來這使者甚為機警，心想四個隨從雖然神力驚人，但好漢敵不過人多，如果把陳家洛打死，對方群起而攻，那就抵擋不住。木卓倫尚未回答，陳家洛道：「一對一有趣味？你叫這四個大傢伙同時上來。」使者道：「那麼你們出幾個人？」陳家洛道：「幾個人？當然就是我一人。」眾人一聽，盡皆聳動，覺得陳家洛未免過火。

那使者一聲冷笑：「哼，你們維人這麼厲害？大虎，你先上。」忽倫大虎應聲上前。使者對陳家洛道：「你是要文比還是武比？」陳家洛道：「文比怎樣？武比怎樣？」使者道：「文比是你打他一拳，他打你一拳，大家不許招架退讓，誰先跌倒算輸。武比就是隨便出拳。」陳家洛道：「一個不夠我打，要打就四條大漢一起來。」那使者心想：「瞧這人似乎不是瘋子，那麼他一定別有詭計。」於是說道：「你只要能打敗這人，他們四人自然會一擁而上，有得你夠受的，何必性急？」陳家洛淡淡一笑，道：「好罷，文比武比都是一樣。」使者道：「咱們只在比力氣、鬥功夫，武比傷了和氣，還是文比罷。」他見陳家洛身材，猜想他必定靈活便捷，如果一味躲閃，忽倫大虎或許打他不著，所以主張文比，心想：「這麼你再也躲不過了。」

忽倫大虎聽使者說了，虎吼一聲，脫去上身衣服。眾人在火光下見他身上肌肉盤根錯節，就像老樹樹根一般，兩個拳頭都有大碗的碗口大小，一拳打來，真如鐵槌一擊，一隻大駱駝都經受不起，何況這麼一個斯斯文文的青年？木卓倫和霍青桐這時都離座走近。霍青桐向妹妹偷望一眼，見她容光煥發，神色自若，凝望著陳家洛，眼光中流露著千般仰慕，萬種柔情，絲毫沒有擔心和害怕。

霍青桐暗暗嘆了一口氣，心想：「這小妮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她轉頭望陳家洛，見他神定氣閒，站在當地。那使者道：「誰先打，咱們來拈鬮。」陳家洛道：「你們是客，讓他先打罷！」霍青桐急了，搶著說道：「不必跟他客氣，還是拈鬮的好。」她知陳家洛武功很好，如果比拳術兵刃，即或不勝，也絕不會輸給這巨人，但像現在這樣你一拳我一拳的蠻打，而且規定不許躲閃避讓，他究竟是血肉之軀，本領再好，也經受不起這種大鐵槌似的拳頭一擊，但如果讓陳家洛先打，或能出奇制勝也未可知。

陳家洛向霍青桐微微一笑，表示感激她的好意，向大漢走上兩步，挺胸說道：「你打罷！」那使者對霍青桐道：「請你過來，咱們兩人一齊瞧著，要是誰腳步移動，用手招架，或是矮身側身躲讓，都算輸了。」霍青桐走近身去，輕輕對陳家洛道：「別比罷，咱們另想法子勝他。」陳家洛也低聲道：「你放心。」霍青桐無奈，只得和那使者站在兩側作證。陳家洛與忽倫大虎面對面的站著，兩人相距不到一臂。這樣可以不移動腳步而互擊。旁觀眾人屏聲凝氣，注視兩人決鬥。

那使者高聲叫道：「滿洲好漢打第一拳，維吾爾的好漢打第二拳，如果大家沒事，那麼滿洲好漢打第三拳，維吾爾好漢再打第四拳。」霍青桐覺得不公平，抗聲說道：「第一回合由你方先打，第二回合就要由我方先打，第三回合再讓你方先打，這樣依次輪流。」那使者還未回答，陳家洛道：「他們是客，咱們就一路讓到底罷。」那使者微微一笑，說道：「你倒慷慨大方。」他提高聲音，叫道：「好啦，滿洲好漢打第一拳！」此言一出，四下寂靜無聲，只聽見忽倫大虎呼呼喘氣，全身骨節格格作響，運氣用力，突然右胸凸起，右臂粗漲了幾乎一倍。

這四個巨人是一胎所生，他們母親生育這四個巨嬰時過於辛苦，勉強挨到生下忽倫四虎，就此失血而死。他們父親是個窮獵戶，死了妻子，沒有母乳如何養育這四個孩子，正在煩惱之際，忽然林中吼聲連連，原來一隻母虎失足陷在捕獸阱內。他和同伴把母虎綑住，見牠身邊還有三頭剛生下的小虎。他靈機一動，把小虎殺了，卻把母虎養在家裏，每日獵些野獸餵牠，擠虎乳把四個孩子養大，這四個巨人吃虎乳長成，生得力大無比。他們四人出獵，從來不用槍械，見到野獸，奔過去抓住項頸，往山石上一擲，野獸登時斃命。

陳家洛雙腳不丁不八，身子微微前傾，笑道：「發拳罷！」

這時幾名維族青年見了忽倫大虎的威勢，怕陳家洛被他一拳打得飛出去，跌下來撞破頭骨，站到陳家洛身後，擺好馬步，以便他飛跌出來時接住，木卓倫和霍青桐在默禱真神護佑。香香公主卻是一派天真，她認為既然陳家洛說過不怕，那就一定不怕。

忽倫大虎雙腿微蹲，他雖然身材巨大，可是頭腦並不蠢笨，一聽陳家洛說：「發拳罷！」知道他一吐聲就不能運氣抵禦，「呼」的一聲，鐵拳夾著一股疾風，向陳家洛胸上猛擊過去，拳頭剛沾到胸衣，突覺對方胸部順著拳勢向後一退。陳家洛胸部內吸之勢，和忽倫大虎的一擊同樣快慢，旁人只見一拳把他胸部打得凹了進去，可是說也奇怪，竟無半點聲息發出，這一拳雖然打到了陳家洛，但與打空一模一樣。

忽倫大虎一拳打到了底，明知再向前伸出半寸，就可結結實實的打在他胸上，然而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就是差了這半寸，他獃了一獃，拳頭一時沒縮回去。陳家洛笑道：「夠了麼？」忽倫大虎臉上一紅，這才縮回右拳。

眾人見忽倫大虎這一拳明明是打中了，可是又像沒打中，個個感到奇怪。只有木卓倫和霍青桐看了出來，原來陳家洛的內功已練到了上乘的境界，全身胸肌都可借勢消勢，深通王宗岳「太極拳經」中所謂「左重則左虛，右重則右杳」「進之則愈長，退之則愈促，一羽不能加，蠅蟲不能落。」的要旨，心中又是佩服，又是欣慰。那使者精通武功，也看出了這點，甚是驚疑。

陳家洛微微一笑，陳家洛手臂也不向後作勢，輕飄飄一拳打出，「波」的一聲，在忽倫大虎胸前一推。他用的是重手法中「大力金鋼杵」之勁，忽倫大虎覺得胸口雖不疼痛，然而有一股極大力量把他向後推去，他知道腳步稍一移動，就是輸了，忙運全力，和身向前猛撞，要和陳家洛這一撞抵消。這衹是一剎那之事，那知陳家洛這一拳發得快，收得更快，勁未用足，倏然收回。忽倫大虎千斤之力都在向前猛挺，前面忽然失了憑依，要想收勢，那裏還來得及，只見陳家洛身子微微一偏，「砰蓬」一聲，塵土飛揚，忽倫大虎一個巨大的身軀已撲倒在地。

眾人獃了一獃，這才拍手大笑起來。陳家洛一拳把這巨人打倒已經大奇，更奇的他不是仰面向天跌倒，而是俯伏在地。那使者忙伸手把他拉起，只見忽倫大虎滿口鮮血，哇哇大叫，原來已撞下了兩顆門牙。

忽倫三兄弟見大哥受傷，連聲怪叫，同時向陳家洛撲來。

忽倫大虎定了一定神，狂吼一聲，也撲上來廝拚。眾維人見狀大驚，紛紛搶上來救援，混亂中只見兩個人影從眾人頭頂一躍而過，人群中卻不見了陳家洛與霍青桐兩人。忽倫四兄弟突然失卻了敵人楞當地。只聽見人圈外一個女子聲音大叫：「大家退下。」眾維人素來聽霍青桐號令，齊齊退開。陳家洛緩步上前，笑道：「我早就說過，要你們四人一齊上。現在來罷。」大虎怒極，一拳當頭打來，陳家洛身一晃，已繞到三虎背後，雙手「閉窗推月」，在他背上猛力一推，三虎一個踉蹌，險險撞在二虎身上。四虎左臂一個反手肘向陳家洛太陽穴上撞來。陳家洛一矮身，從他脅下鑽過，隨手在他臂窩裏掏了兩把。四虎受癢，身子縮成一團，亂顫亂動，呵呵大笑起來。

眾人見這麼一個粗蠻大漢居然和少女般嫵媚怕癢，憨態可掬，俱都哄笑。香香公主叫道：「喂，你再呵他。」陳家洛依言，笑著縱過去，又在他腰裏搔了幾下，四虎笑得蹲在地下，雙拳亂舞，那裏打他得著。霍青桐驚叫：「小心後面！」陳家洛已覺到背後有拳風來襲，倏地縱身，躍起丈餘，二虎一拳打了個空。四虎回身也是當胸一拳猛擊過去，這一拳正好打在二虎拳上，兩人一震，各自退出三步，連連怒吼，轉身來捉。

陳家洛展開「八卦遊身掌」身法，在四人中間如穿花蝴蝶般往來遊走，一味滑鬥，八個鐵槌般的拳頭如雨點般往他身上猛擊，但始終沒碰到半點。眾人起初覺得陳家洛趨避之間，常常間不容髮，危急萬分，但時候一長，都看出來這四個巨人一定奈何他不得。惡鬥中只聽見「嗤」的一聲，二虎的褂子被撕下了一大片，眾人又是一陣轟笑。那使者叫道：「住手，不必打啦！」忽倫四兄弟打發了性，那裏止得住，大虎呼哨一聲，倏然躍起，如一隻猛鷹般向陳家洛撲了過來，同時二虎、三虎、四虎齊齊站到陳家洛身後，張開六條手臂，堵截他退避的後路。這是他們四兄弟獵獸時常用之法，這時見久戰陳家洛不下，就用起這條路子來。眾維人一見大驚，許多女孩子齊聲尖叫。

陳家洛見大虎撲來，正想後退，火光下只見三個巨大的影子映在地下，張開手臂，猶如鬼魅噬人一般。他身子一矮，不再退避，待大虎撲到，左臂快如閃電，突然長起，在大虎左脅下一攔，用力向外一推，大虎在空中被他轉了小半個圈子，這時他右掌也已搭上大虎左腿，黏著一送，一半借勁，一半使力，大虎一個巨大的身軀向前直飛出去，「砰」的一聲，頭下腳上，倒插在一個坑裏。原來這土坑就是他拔起白楊樹所留下的，樹大坑深，泥土一直沒到腰間，雙腳在空中亂踢，那裏掙扎得出。

忽倫四虎猛吼追來。陳家洛跟他兜了半個圈子，看準方位，突然站住。四虎飛起一腳，當胸踢到，陳家洛搶到右側，右手抓住他褲子，左手抓住他背心，順著他一踢之勢向外一甩，忽倫四虎就如騰雲駕霧般飛了出去，在空中手足亂舞，嘴裏哇哇怪叫，心裏很害怕，只怕這一下要摔個半死，那知「波」的一聲跌下來，身子軟軟的一彈，忙翻身坐起，原來剛巧壓在那隻死駱駝身上。陳家洛剛才見他手擲大駱駝，所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把他擲到了駱駝身上，陳家洛力氣其實和他相差甚遠，一則四虎身體雖巨，究竟沒駱駝重；二則他一腳踢來用勁極大，借勢推擲，一大半還是利用了他自身的力量。武學中所謂「四兩撥千斤」，就是這個道理。

陳家洛剛將四虎擲出，二虎三虎已從兩側同時搶到。二虎一低頭，挺起了頭向前猛衝，想一頭把敵人撞倒，三虎則舉起雙臂，朝陳家洛頭頂狠狠的砸下來。陳家洛立定不動，等兩人攻到，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右腳在地上一點，身子如箭離弦，嗖的一聲斜飛而出。他挨到最後一刻方才避開，要使這兩個巨人收勢不及，果然二虎一頭頂中三虎肚子，而三虎雙拳也猛擊二虎背心。只聽得「篷篷」連聲，兩條大漢如寶塔般倒了下來。陳家洛不等他們爬起，縱身過去，乘著兩人頭暈眼花，撈起兩人辮子，牢牢的打了兩個死結，這才長笑一聲，走到香香公主身旁。香香公主樂得眉開眼笑，拍手叫好，眾維人更是齊聲吶喊歡呼。

四虎爬起身來，忙把大哥從樹坑中拔了出來。二虎三虎不知辮子打結，兩人在地下拚命掙扎，滾作一團，那使者忙去給他們拆解。因為兩人用力拉扯，那結被扯得極緊，使者解了半天方才解開。忽倫四兄弟獃獃的望著陳家洛，心中很是敬服。原來這四人心地忠厚，誠實坦白，見陳家洛一人將他們四兄弟打敗，非但不恨，反而崇拜敬仰，大虎先走上來，伸出大拇指，說道：「你好本事，我大虎服了。」說著拜了下去。二虎等三兄弟也過來拜倒，陳家洛連忙跪下還禮。他見這四人質樸天真，對於剛才這樣戲弄著實有點後悔。五人站起身來，陳家洛極力對他們道歉，四兄弟心中很是高興，忽倫四虎突然奔出去，把那頭死駱駝掮了回來，三虎把他們的四匹坐騎牽到木卓倫面前，說道：「我打死了你們的駱駝，很不好，這四匹馬賠給你們罷。」木卓倫執意不要。

那使者見這情形，十分尷尬，對忽倫四兄弟喝道：「咱們走罷！」自己先跳上了馬去，他心中仍不服氣，對香香公主道：「你真的敢去？」

香香公主答道：「好罷，我就到你們軍營去一次。」她走到木卓倫面前，說道：「爹，你寫回信，我給你送去罷。」木卓倫很是躊躇，因按向來規矩，軍政大事總是由男子處理，那裏有叫女子出面道理，但那滿洲使者一再激，非要他這小女兒去不可，不去是失了全族的面子，要她去罷，可實在放心不下，於是向陳家洛招招手。陳家洛走了過來，木卓倫離座相迎，攜了他的手走到帳中，霍青桐與香香公主姊妹隨後跟了進去。

木卓倫一進營帳，立即抱住了陳家洛，說道：「陳總舵主，那一陣好風把你吹到這裏？」陳家洛道：「我有要事到天山北路來，途中得到了一個消息，所以趕著來見你，想不到竟會遇見你的二小姐。」香香公主聽父親叫他「陳總舵主」，獃了一獃。陳家洛雖與木卓倫講話，但一直注意著她們兩姊妹，見香香公主臉上露出惶惑的神色，忙轉身說道：「有一件事很對你不起，我沒告訴你，我是漢人。」木卓倫接著道：「這位陳總舵主是我族大恩人，咱們的聖經就是他給奪回來的，他救過你姊姊性命，最近又散了兆惠的軍糧，清兵不敢迅速深入，咱們方能調集人馬來抵擋。他對咱們的好處，真是說也說不盡。」陳家洛連聲遜謝。香香公主嫣然一笑，說道：「你不說自己是漢人，原來是不肯提到你對我們的恩惠，那當然不會怪你。」木卓倫道：「那滿洲使者這樣驕縱，幸得總舵主折了他一下他的驕氣，他激喀絲麗去做使者，陳總舵主你瞧去得麼？」陳家洛心想：「他們族中的大事，旁人不便代出主意，我只好從旁盡力相助。」於是說道：「我從內地遠來，這裏實在的情形不大清楚，木老英雄如說可去，我就盡力護送。要是覺得不去的好，那麼咱們另想法子回絕他。」香香公主年紀雖小，平時溫柔和順，然是非之際卻剛烈不苟，凜然說道：「爹，你與姊姊天天為了咱們族裏的事操勞，還在戰場上和他們性命相拚，我只恨自己沒用，不能出一點兒力。現在我去做一趟使者，又不是甚麼大事，要是不去的可讓滿洲人取笑咱們。」霍青桐道：「妹妹，我只怕滿洲人要難為你。」香香公主道：「你每次出戰，也總是冒著性命危險，我冒一次險也是應該的。他本事這樣好，我跟他去一點也不怕，姊姊，我真的不怕。」

霍青桐見妹子對陳家洛這樣一往情深，心中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對木卓倫道：「爹，那就讓妹妹去罷。」木卓倫道：「好，陳總舵主，那麼我這小女托給你啦。」陳家洛臉上一紅。香香公主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向他溜了一溜。霍青桐卻把頭轉向一邊。

木卓倫寫了回書，信中只有幾個大字：「抗暴應戰，神必佑我。」陳家洛見八個字辭氣悲壯，連連點頭說好。木卓倫把信交給香香公主，吻吻她的面頰，給她祝福。霍青桐道：「妹妹，真神祐你，願你早去早回。」香香公主點頭稱謝。

四人走到帳外，木卓倫下令設宴，款待使者和他的隨從，食畢，軍士將香香公主和陳家洛的坐騎牽過來，兩人請使者和忽倫四兄弟上馬，然後翻身躍上坐騎。維人鼓樂手奏起樂曲，歡送賓客。那使者一舉手，一馬當先，絕塵而去，香香公主等跟隨在後。霍青桐望著這七人的背影在大漠夜幕中逐漸消失，心中是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木卓倫道：「青兒，你妹妹真是勇敢。」霍青桐點點頭，忽然掩面奔進營帳。

香香公主和陳家洛跟著使者奔馳半夜，黎明時到了清軍營中。那使者請他們在一座營帳中休息，自行去見兆惠。向兆惠行禮畢，見他身旁坐了一位穿御林軍服色的將軍，向他微微點一點頭，對兆惠道：「稟告大將軍，小將已將戰書送去。那些回子很是橫蠻，不肯投降，還派人送了戰書來。」兆惠「哼」了一聲道：「真是至死不悟。」對身畔的親兵道：「傳令升帳。」

命令下去，只聽號角齊鳴，鼓聲蓬蓬，各營的總兵、副將、參領、守備，齊在大帳中伺候，兆惠步到帳中，眾軍官躬身施禮。兆惠命在將位左側設一位子，請奉旨到來的御林軍官坐下，再命一千名鐵甲軍親兵手執兵刃，排成兩列，氣象威武異常，然後傳維人使者入見。

香香公主在前，陳家洛跟在身後，從刀山槍林中走了進來。香香公主臉露微笑，毫無畏懼之色，眾人見維人使者就是昨日陣上所見的一對男女，都感驚異。兆惠本想廣列甲兵，臨之以威，那知刀槍叢中走過來竟是這美貌少女，一時倒獃住了，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向兆惠行了禮，把木卓倫的信取出，雙手呈上去。兆惠的親兵過來接信，走到香香公主跟前，忽然聞到一陣甜甜的幽香，忙低下了頭，不敢直視，正要伸手接信，突然眼前一亮，只見一雙潔白無瑕的纖纖玉手，指如柔蔥，肌若凝脂，燦然瑩光，心頭一陣迷糊，頓時茫然失措。兆惠喝道：「把信拿上來！」那親兵吃了一驚，一個踉蹌，險險跌倒。香香公主把信放在他手裏，微微一笑，那親兵漠然相視。香香公主向兆惠一指，輕輕推他一下。那親兵這才把信放到兆惠案上。兆惠見他如此神魂顛倒，心中大怒，喝道：「拉出去砍了！」幾名軍士擁上來，把那親兵拉到帳外，接著一顆血肉模糊的首級托在盤中，獻了上來。

兆惠喝道：「把首級示眾！」士兵正要拿下，香香公主見他如此殘暴不仁，想到那親兵為她而死，很是難受，從軍士手上把盤子接了過來，望著親兵的頭，眼淚一滴一滴的落下。帳下諸將見了香香公主，本已心神俱醉，這時都願為她粉身碎骨，許多將軍心想：「只要我的首級能給她一哭，雖死何憾？」兆惠見諸將神情浮動，正要斥罵，那把親兵斬首的軍士見她愈哭愈哀，不禁心碎，叫道：「我殺錯了，你別哭啦！」拔出佩刀，在頭頸上一勒，倒地而死。

香香公主更是難過。陳家洛心想：「這孩子哭個不了，那裏是使者的樣子。」伸手輕輕扶住，低聲慰撫。兆惠素性殘忍陰鷙，但被她一哭，心腸竟也軟了，對左右道：「把這兩人好好葬了。」打開回信一看，見了那八個大字，「哼」了一聲，道：「好，後天決戰，你們回去罷！」坐在他身旁的軍官忽道：「兆大人，皇上要的只怕就是這個女子。」

這句話說得極輕，但練武之人耳朵異常靈敏，陳家洛本來全心在香香公主身上，對帳中諸將視若無睹，聽得這話，猛一抬頭，只見坐在兆惠身旁的竟是大對頭張召重。這時張召重也認出了陳家洛，見他穿了維人服裝，更是訝異。兩人四目相視，誰都想不到對方竟會在這地方出現。陳家洛牽了香香公主的手，轉身而出，張召重忽地從座上躍起，不等落地，掌風已擊到陳家洛身後。

陳家洛左手攬住香香公主的腰，右手反擊一掌，腳下毫不停留，搶出帳去。張召重身法奇快，直追出來。眾將對香香公主都有好感，心想大將軍已說過讓他們回去，何以這御林軍官要加攔阻，所以並未出手相助，陳家洛攬著香香公主，奔向自己坐騎，只竄出兩步，張召重已繞到前面，冷笑一聲道：「陳總舵主，幸會幸會！」陳家洛暗暗心驚，懷中掏出六粒圍棋，使用「滿天花雨」手法，向張召重上中下三路六個穴道打去，同時對香香公主道：「我纏住這人，你快上馬逃走！」香香公主道：「我不，等你打倒他，咱們一起走。」陳家洛那裏有時間對她說明這個人武功比自己高強，明知圍棋子打張召重不中，乘他躲避閃讓，抱起香香公主，放上紅馬鞍子。

張召重雙手各接住兩粒棋子，腳下一躍，向陳家洛撲來，這一招既避暗器，又追敵人，守中帶攻，不讓對方有毫絲緩手機會，實在厲害不過，陳家洛不敢戀戰，身子一挫，鑽到了白馬腹底。張召重一掌堪堪擊到馬臀，倏地勁力一收，改擊為按，單掌按住馬身，人未落地，一腳向陳家洛踢去。

陳家洛處身馬底，轉身不便，張召重這一腳又來如閃電，人急智生，忽地伸手在馬腹上一舉，把馬的後身舉了起來，那白馬吃了一驚，雙腿向後倒踢。張召重單掌使勁，倏地躍出丈餘，這時陳家洛已翻身上馬，對香香公主道：「快走！」香香公主一提韁，正要縱馬，那知張召重又已躍上，飛身向香香公主撲去。陳家洛大驚，雙腳在馬蹬上一用力，和身縱起，向張召重當頭碰去，兩人在空中眼見就要撞倒，陳家洛知道自己功力不如對方，這一碰必定吃虧，堪堪碰到，右手已拔出霍青桐所贈的短劍，一劍刺了過去。張召重見陳家洛形同拚命，倒也不敢硬碰，已勾住他握劍的手腕，兩人一齊落在地下。張召重右手隨手一掌，陳家洛施展師門絕藝「反腕勾鎖」，左手一晃，已拿住他的右掌，兩人在地上糾纏，短兵肉搏，誰都不敢放手。

這時兆惠已下令捕拿，眾將擁出帳來，忽倫四兄弟心想：「我們到他們那裏，他們客氣相待，怎麼過來，怎麼我們這樣沒義氣。」他們對陳家洛俱都景仰佩服，見他危險，四人一樣心思，也不商量，奔了上來，陳家洛和張召重各運內力相拚，不時勢均力敵，但時間一長，陳家洛已漸不支，忽見忽倫四兄弟奔上來，心道：「罷了，罷了，這次糟啦。」那知忽倫四兄弟齊把張召重按住，叫道：「你快走。」張召重武功雖高，但他與陳家洛僵持著，不敢有絲毫鬆懈，四人按來，他既無招架之力，又無迴避之地，被他們數千斤之力壓住，動彈不得，手一鬆，陳家洛跳了起來，說道：「這時殺你，不是大丈夫行徑，再饒你一次！」說罷收劍上馬，張召重眼睜睜望著兩人並轡而去。

兩人馬匹腳程奇快，倏忽已衝過大軍哨崗，等兆惠集兵來追，兩人早已去得遠了。陳家洛經過剛才這陣劇戰，倦乏異常，奔馳一陣，漸漸有點支撐不住，香香公主見他困怠，又見他右腕被捏得青一塊紫一塊，心生憐惜，說道：「他們追不上啦，你下馬休息一會罷。」陳家洛用力過度，眼見已脫危險，跨下馬來，仰臥在地上喘息一陣。香香公主從皮囊中倒出一些羊乳，給他在手腕上塗抹。兩人休息一會，正要上馬，忽聽後面蹄聲急促，喊聲大振，數十騎急馳追來。

陳家洛與香香公主不及收拾皮囊，一躍上馬，向前狂奔，後面追軍嗖嗖的放箭，陳家洛在後面給擋箭，因為注意了箭的來路，奔馳更慢，正感心力交瘁，忽然前面塵土飛揚，又有一彪軍馬衝來。

陳家洛暗暗叫苦，雙腿一夾，那白馬如箭離弦，飛馳出去，搶過香香公主身邊。陳家洛叫道：「跟著我衝！」白馬向前飛奔，跑了一段路，只見前面只七八乘馬，心中一喜，勒定馬等香香公主馳來。等她奔到，對面各騎也已馳近。陳家洛取出點穴珠索，忽然對面當先一人翻鞍下馬，大叫：「總舵主，是你麼？」滾滾沙塵中只見雙斧閃耀，那人身矮背駝，陳家洛這一下喜出望外，叫道：「章十哥，快來！」語聲未畢，後面清兵羽弩箭已嗖嗖射到。

章進一躍上馬，陳家洛叫道：「有敵兵追我，你給我抵擋一陣。」章進叫道：「好極了！」拍馬而來，剛馳到陳家洛身邊，對面一人縱馬如飛，倏忽搶在章進面前，轉瞬殺入清兵隊裏。那人生龍活虎般勇不可當，不是九命錦豹子衛春華是誰？陳家洛更覺詫異，只見文泰來、駱冰、徐天宏、周綺四人飛騎而來，經過他身旁時大呼一聲：「總舵主你好！」就衝向清兵，隨後心硯奔到，躍身下馬，向陳家洛叩下頭去，站起來喜孜孜的道：「少爺，我們來啦。」陳家洛問：「怎麼衛九哥也來了？」心硯未及回答，又有一人掠過身旁衝入敵人隊伍，陳家洛見那人灰衣蒙面，光頭僧袍，手持金笛，叫道：「十四弟麼？」余魚同遙遙答應：「總舵主你好！」

待余魚同衝到，文泰來等已把追騎的先頭部隊殺散，但見後面塵頭大起，又有大軍趕來。眾人馳回，奔到陳家洛身邊，文泰來道：「咱們向那裏退？」陳家洛見追兵萬馬奔騰，聲勢極盛，心想：「維人大軍是在西邊，我們如向西退，追兵跟到，他們猝不及防，只怕要受損折。」叫道：「咱們向南！」手一指，十騎馬向南奔去。

馳出里許，追兵也掉頭趕來。眾人不意相遇，都欣喜異常，雖然後有追兵，也不以為意。他們所乘都是好馬，和追兵越離越遠，但大漠上一望無際，毫沒隱蔽，距離雖遠，仍舊在視線之中。陳家洛見兆惠點了大軍追趕他們兩人，覺得他未免小題大做，正暗笑他如此沒見識，那裏能做大將，猛然想起張召重對兆惠輕輕的說了一句話：「皇上要的只怕就是這個女子。」正在琢磨這句話的意思，忽然追兵又有一隊從南包抄上來，眾人大驚，立刻勒住了馬。徐天宏道：「咱們快做掩蔽，守到夜裏再走。」陳家洛道：「不錯，在這大漠上白天走不了。」眾人跳下馬來，有的用兵刃，有的用手，在沙上挖了個大坑，駱冰對香香公主道：「妹妹，你先躲進去。」香香公主不懂漢語，微微一笑，卻沒有動。

這時清兵大集，弩箭如飛蝗般射來，駱冰抱住香香公主，首先跳進坑裏，眾人也先後跳入。文泰來、章進、徐天宏、余魚同四人這次到回部來，身上都帶著弓箭，彎弓搭箭，登時射倒了十幾名官兵。文、徐、余三人箭無虛發，章進在弓箭上卻不擅長，連射七八箭沒一箭射中，怒火衝天，拋下弓箭，提了雙斧要上去廝殺，被周綺一把抓住，罵道：「你要送死麼？」駱冰見周綺居然已能審察敵我情勢，不再一味蠻打，想是徐天宏陶冶之功，不由得「嗤」的一笑。周綺橫了她一眼道：「我說得不對麼？」駱冰笑道：「很是，很是。」

衛春華撿起章進拋下的弓箭，連珠箭射倒六名清兵，心硯連連拍手，大讚：「好箭法！」吶喊聲中，一隊清兵衝到坑前，文泰來「嗖」的一聲，把領隊的把總對胸穿過，眾兵見這一箭如此手勁，嚇得魂飛魄散，轉頭就跑。

頭一仗殺退了追兵，但一眼望去，四面八方密密層層的圍滿了人馬，弩箭落雨般飛來，章進舞動雙斧，拼命格打。徐天宏道：「坑已夠深啦，快向旁邊挖。」沙漠上面是浮沙，挖下七八尺後出現堅土，陳家洛、駱冰、周綺、心硯與香香公主一齊動手，向旁挖掘，把沙土掏出來堆在坑邊，築成了擋箭的短牆。這時眾人才喘了一口氣，眼見敵兵弩箭已傷他們不得，靜待夜間突圍，清兵兩次衝鋒，都被文泰來等射了回去，章進對心硯道：「我護著你，上去撿弓箭。」舞動雙斧，躍上坑來。心硯跟著跳出，在射死的清兵身旁撿了七八張弓，捧了一大綑箭來。

這時陳家洛才給香香公主與眾人引見，大家聽說她是霍青桐的妹妹，而且又是如此絕世美艷，都對她十分好感，只是言語不通，無法交談。駱冰尤其喜歡她，竟在槍林箭雨中教她說漢語。香香公主聰明異常，到天色漸漸黑時已學會了幾十句普通用語。

陳家洛休息良久，慢慢恢復了疲勞，心想：張召重這人武功實在高強，我只和他相持這一會，現在仍是雙手酸軟，開不得弓。於是坐了起來，問道：「衛九哥你怎麼也來了回都？十二哥呢？」衛春華從坑邊躍下，說道：「總舵主你精神好些了罷？現在我來稟告好麼？」陳家洛道：「好，你說罷。」他提高了聲音，說道：「四哥、十弟、十四弟、心硯，你們在上面看著敵兵動靜，咱們等到半夜裏再突圍。」文泰來等在上面答應。

衛春華道：「我和十二弟奉命到北京打探朝廷動靜，一時也沒見到甚麼。第三天上，在街頭忽然見張召重那奸賊和他師兄馬真道長。」

# 第二十八回 馬步大集困群英

陳家洛驚道：「咱們把張召重交給他師兄看管，我正疑心他怎麼又出來了，原來他到過北京。」徐天宏道：「總舵主你在這裏見過他？」陳家洛道：「剛才就是和他交了手，真是好險。」衛春華道：「咱們在杭州北高峰上分手之後，馬真道長說把這奸賊帶到湖北武當山去好好管教。我和十二弟見到他們到了京裏，當然十分詫異，他們師兄弟一路說得很起勁，好像在爭論甚麼，所以沒有瞧見我們。當時我想：莫不是馬真道人和師弟聯了手騙人？於是我們悄悄釘著，眼見他們走進一條胡同的一所紅漆大門的屋裏，一直守到晚上都不出，我們想他倆一定是住在那兒了。我和十二弟琢磨，決定晚上探個明白。

「到了二更天，我們跳進牆去，這兩人本領非同小可，單是張召重一人，我和十二弟加起來也不是他對手，何況還有他師兄？所以我們小心無比，連大氣兒也不敢喘一口，在院中呆著一動也不動。等了半天，聽得一間屋裏有人聲，我們悄悄過去，在窗縫中一張，果然見那奸賊和他師兄在屋裏。馬道長躺在炕上，那奸賊走來走去，兩人爭論得很厲害，我們不敢多看，矮了身子側耳細聽，原來張召重騙他師兄，說要到北京料理一些銀錢私事，才能到湖北去，他師兄跟他來之後，過了幾天，皇帝也回京了。」陳家洛聽見乾隆已回北京，「嗯」了一聲。

衛春華又道：「張召重說，皇帝給了他一道旨意，要他到回部來辦一件大事。」陳家洛忙問：「甚麼大事？」衛春華道：「他沒清楚提到，好像來找一個甚麼人。」陳家洛眉頭一皺，向香香公主望了一眼。衛春華道：「馬道長狠狠的說他，要他馬上辭官，張召重卻抬出皇帝來壓他，說聖旨怎可違抗。兩人越說越僵，馬道長最後動了真怒，從炕上跳起來，說道：『我在紅花會的朋友們面前怎麼說的？』張召重說：『這種反叛奸徒，師兄何必與他們當真。』這時只聽見「豁」的一聲，大概馬道長拔了寶劍。我忙湊到窗縫上去看。見馬道長拿著劍，臉色鐵青，罵道：『你還記不記得師父的遺訓？你這忘恩負義之徒，居然還要替滿清朝廷做走狗，真是無恥之極，我今日先與你拚了。』十二弟向我伸伸大拇指，暗讚馬道長大仁大義。那張召重軟了下來，嘆了口氣道：『師兄既這麼說，明兒我跟你去湖北就是。』馬道長這才收了劍，安慰了他兩句，在炕上睡了。張召重坐在椅上，只見他臉上一忽兒滿是殺氣，一忽兒又是打不定主意的神氣，身子不住顫動。我和十二弟想等他睡了再走，以免被他發覺。」

「我們等了快半個時辰，張召重始終不睡，好幾次他要站起了，重又坐下，我們等得很不耐煩，但也不敢先走。又過了一會，只見他雙眉豎起，牙齒一咬，輕輕叫道：『大師哥！』馬道長這時已睡得很熟，微微發出鼾聲，張召重站了起來，悄悄走到炕前──」

他說到這裏，香香公主忽然驚叫了一聲，原來大家都感到了衛春華語氣中那股森森陰氣。香香公主雖不懂他的話，但自然而然也有慄慄之感，她伸手拉住陳家洛的手，輕輕偎在他身上。衛春華正要再說，章進忽然在上面罵了起來：「狗官兵，真是詭計多端！」陳家洛與徐天宏忙躍上炕邊，只見漫山遍野都點了火光，原來清兵怕他們乘黑突圍，搜集了枯草樹枝，點了起來，一眼望去，一堆堆的烈火就像滿天的星星，徐天宏道：「沙漠之中草木不多，再過一陣，只怕柴草也就燒完了。」兩人躍回坑中，請衛春華繼續講下去。

衛春華道：「我們見他這副神情知道其中必有古怪。果然他走到炕邊驀地向前一撲，隨即向後縱出。只聽得馬道長慘叫一聲，跳了起來，臉上鮮血淋漓，兩顆眼珠已被那狼心狗肺的奸賊挖了出來！」陳家洛義憤填膺，忽地跳起，右掌在坑邊一拍，打得泥沙紛飛，切齒說道：「不殺這奸賊，咱們誓不為人！」徐天宏等雖然已聽衛春華說過，但這時卻仍是憤怒不能自已。

衛春華握著雙鉤的鉤柄，格格直響，想是也憤慨難當，他語音發顫，繼續說道：「馬道長不作一聲，一步一步向張召重走近，臉上神色十分怕人，突然飛起一腳，張召重一躍退開。馬道長瞧不見，這一腳踢在炕上，「砰」的一聲，土炕的磚土也被他踢去了半邊，聲勢很是驚人。張召重似乎也有點怕了，想奪門而出，那知馬道長先搶到門口，攔住了出路，側耳靜聽。張召重走不出去，忽然「哈哈」笑了兩聲，馬道長聽準來路，和身撲上，一腿橫掃過去，那知張召重故意誘他來踢，把一柄劍插在地下自己身前。這一腿掃去，剛好踢到劍上，一隻左腳登時切了下來。」駱冰輕輕啜泣，周綺咬牙切齒，不住用刀砍身旁的沙土。

衛春華道：「這時我和十二弟實在忍不住了，兩人不約而同的破窗而入，齊向那奸賊殺去，我們本來不是他的敵手，但拚上了命，他又怕我們還有幫手，所以鬥了幾回合就逃了。我們追出去，十二弟被這奸賊芙蓉金針打中。我扶了十二弟回到屋裏，想先給馬道長止血。他只說了一句話，就在牆上撞死了。」陳家洛道：「他說了句甚麼話？」忽然一陣寒風吹來，冷氣逼人。

衛春華道：「馬道長說：『要陸師弟和魚同給我報仇！』這時外面聽到我們爭鬥的聲音，已有人起來喝問，我忙把十二弟扶回寓所。第二天早晨，我換了裝去探視，他們已把馬道長收殮了。十二弟一共被打中五枚金針，我給他用吸鐵石吸出之後，現在北京雙柳子胡同調養。據張召重說，皇帝要他來回部找一個人，我想：莫非是來找總舵主的師父袁老前輩？因為曾聽總舵主說，皇帝關係重大的兩件東西是寄存在袁老前輩那裏。所以我日夜不停的趕來報信。在河南遇到了龍門幫的兄弟，知道總舵主見過他們幫主上官大哥，我就去見他，剛好遇見四哥、七哥大夥。我們一起去找十四弟，他聽見師父遇害，傷心得不得了，大家趕到這裏來，想不到會和總舵主相遇。」

陳家洛道：「十二郎傷勢怎樣？」衛春華道：「他傷勢相當重，幸好沒打中要害。」陳家洛於是把和張召重相遇的事也對大家說了。這時寒風越來越大，眾人都有點抵受不住，天上鉛雲密密層層，似欲直壓到頭上來。香香公主道：「就要下雪了──」她感到寒冷，向陳家洛身上更靠緊了些。周綺心中一直憋著一股氣，這時再也忍不住，衝口而出：「她說甚麼？」陳家洛見她聲勢洶洶，有點奇怪，說道：「她說就要下雪了。」周綺怒道：「哼！她怎麼知道？」過了一會，板起臉說道：「總舵主，你到底喜歡霍青桐姊姊呢，還是喜歡她？」陳家洛一時無法回答，徐天宏扯扯她衣角，叫她別胡鬧。周綺急道：「你扯我幹甚麼？霍姊姊人很好，不能讓她給人欺侮。」陳家洛心想：「我幾時欺侮過她了？」但知道周綺是直性人，不說清楚下不了台，於是說道：「霍青桐姑娘武功好，人又好，那是咱們大家都敬佩的──」周綺搶著道：「那麼為甚麼你見她妹妹好看，就忘記了她？」陳家洛被她問得滿臉通紅，駱冰出來打圓場：「總舵主和咱們大家一樣，和她見過一次面，只說過幾句話，也不過是普通朋友罷了。」周綺更急了，道：「冰姊姊，你怎麼也幫他，他雖是總舵主，我可要問個清楚。」香香公主聽她們語氣之中很是緊張，睜著一雙圓圓的眼睛出神，陳家洛無奈，說了出來：「她是早有意中人了，就算我對她好，那又何必自討沒趣。」周綺獃了一獃，道：「真的麼？」陳家洛道：「我難道會騙你？」周綺道：「那就是了。你很好，我錯怪你啦，對不起，你別見怪。」大家見她天真爛漫，當場認錯，都笑了起來。周綺本來對香香公主滿懷敵意，這時過來拉住她手，很是親熱，忽然面上一涼，一抬頭，只見鵝毛般的雪花飄飄而下，喜道：「你說得真準，果然下雪了。」陳家洛一躍而起，叫道：「咱們衝！」

眾人跳了起來，章進首先奔出，對面清兵一見人影，立刻箭如雨下。衛春華和文泰來站在前面撥打來箭，讓眾人把馬匹從坑中牽上來。這時清兵已知道他們要逃，吶喊衝來，眾人一躍上馬，衛春華一馬當先衝了出去，奔不到三丈，忽然「哎喲」一聲，倒了下來。文泰來大驚，拍馬上前，尚未走近，自己坐馬中箭，滾倒在地。文泰來憑空躍起，縱到衛春華身旁，這時衛春華也已站起，說道：「馬給射死啦，我沒事──」話聲未畢，章進與駱冰兩騎馳到。兩人彎腰伸手，一人一個，把衛春華和文泰來拉上馬來，忽然見後面徐天宏驚呼：「別動，我抱著你！」駱冰回頭，雪花紛舞中只見徐天宏把周綺橫抱在馬上，顯然已受了傷，余魚同在他倆身旁揮笛保護。霎時之間，心硯與章進的馬又中箭倒下，陳家洛叫道：「回去，回去！」各人掉頭奔回坑中，清兵乘勢來追，被文泰來、余魚同、衛春華一輪弩箭射了回去。

這一下沒衝出圍困，反而周綺左臂中箭，四匹馬被射死。幸而清兵不知道為了甚麼原因，抱定「射人先射馬」的宗旨，弩箭多半向馬射來，但大漠之中，如無馬匹，如何突出重圍？眾人在坑中愁眉不展。徐天宏把周綺臂上的箭拔下，雖流了很多血，幸沒傷到骨頭。香香公主撕下衣服，替她仔仔細細的包紮好。駱冰道：「如沒救兵，咱們只好死在這裏了。」徐天宏道：「木卓倫老英雄見總舵主和女兒隔了這麼久不回去，一定會派兵接應。」陳家洛道：「他們一定早就派兵出來了，只是我向南逃來奔出這麼遠，恐怕他們一時不知道。」徐天宏道：「那只有派人去求救。」心硯道：「我去！」陳家洛沉吟一下，道：「好！」心硯從包裹中取出文房四寶，陳家洛請香香公主寫了一封信求救的信。徐天宏悄悄爬出去，把坑邊一名射死的清兵拖回來，剝下他叫心硯換上，說道，「你突圍之後，就把衣服拋去，莫讓維人兄弟誤會。」心硯答應了，陳家洛道：「你騎四奶奶的白馬去，我們向東佯攻，你在西面混出去。」於是和眾人說了，大家齊聲吶喊，徒步衝了出來，清兵放箭攔阻。周綺和香香公主留在坑中。心硯見敵兵的來箭果然集中在東面，悄悄把白馬牽上，他年紀雖小，詭計卻多，伏身馬腹之下，雙手抱住馬頸，兩腿勾住馬腹，右腳輕輕在馬助上一踢。那白馬放開四蹄，向西疾奔而去。清兵疏疏落落的射了幾箭，似乎並不出力阻攔。

陳家洛這些年來，待心硯如兄弟一般，這時望著白馬後影，見他小小年紀，冒著萬險去求救兵，不知性命如何，心中一陣難受。

眾人見心硯馳出已遠，都退回坑內，凝神望著那白馬，見牠向前直馳，衝出重圍，心中都感歡喜，陳家洛命徐天宏、衛春華兩人上去守衛，把文泰來等人接替下來休息。文泰來精神最為豪邁，下來後縱喉高歌起來，他唱的是江南農家田歌，駱冰應聲相和，只聽他們唱道：「上山砍柴唱山歌，不怕豹子不怕虎，窮人生來骨頭硬，錢財雖少仁義多。」香香公主對陳家洛道：「我以為你們漢人不唱歌，原來唱得這麼好。他唱的是甚麼呀？」陳家洛把歌曲大意譯給她聽，香香公主聽了，高興得直拍手，輕輕跟著文泰來唱，學他的曲調。這時雪愈下愈大，一眼望出去，只見白茫茫的一片，坑中人多氣熱，雪都溶了，幸虧沙土乾吸水，天將黎明時，大概清兵耐不住冷，又衝鋒了一次，文泰來、衛春華、陳家洛等拚命放箭，射死了數十人，把大隊阻住，但還有二三十人不怕死的衝到坑邊。群雄跳出坑去，一陣掃蕩，刀砍斧劈，殺死了十多人，餘人才又退走。陳家洛躍回坑內，見香香公主沉睡未醒，頭髮上肩上都是積雪，臉上的雪花卻已溶成水珠，隨著她呼吸微微顫動。駱冰笑著輕聲道：「這孩子真是一點也不擔心。」徐天宏雙眉緊鎖，慢慢說道：「怎麼隔了這久還沒救兵消息？」文泰來道：「不知心硯路上會不會出事？」徐天宏道：「我擔心的是另一件事。」周綺道：「甚麼事？怎麼吞吞吐吐，要說不說的？」徐天宏問陳家洛道：「維人軍營中的事務是木卓倫老英雄管呢，還是霍青桐姑娘管？」陳家洛道：「看來好像兩人都管，木老英雄凡事都和女兒商量。」徐天宏嘆道：「要是霍青桐不肯發兵，咱們就別想活著回江南了。」眾人知道他的意思，默然不語。周綺卻跳了起來，急道：「七哥，你怎把霍姊姊看成這樣的人？就算她與自己妹子吃醋，也不會不救她喜歡的他呀。」徐天宏道：「女人妒忌起來，甚麼事都做得出。」周綺大怒，嘩啦嘩啦亂叫，香香公主醒了，睜開眼睛，微笑著望她。眾人和霍青桐都只見過一面，雖然覺得她好，但她為人如何，並不深知，聽徐天宏一說，覺得也不無有理，只是周綺絕不肯信。

且說心硯仗著快馬，急馳突圍脫險之後，脫下身上清兵服色，依著陳家洛所說道路，馳入維人軍中，把香香公主的信遞了上去。木卓倫正派人到處尋訪，但茫茫大漠之中找尋兩個人談何容易，清兵集結之處又不能前去打探，正是焦急萬狀，一見心硯送信來，大喜躍起。

木卓倫對身旁的親兵道：「快調集隊伍。」親兵接令出去了。霍青桐問心硯道：「圍著你們的清兵有多少人？」心硯道：「總有四五千人的樣子。」霍青桐咬著嘴唇，在帳裏走來走去，沉吟不語。不一刻，帳外號角吹起，人奔馬嘶，刀槍碰撞，維人戰士已集好了隊。木卓倫正要出帳領隊去救人，霍青桐牙齒一咬，說道：「爹，不能去救。」

木卓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臉上一般又驚又疑的神色，隔了片刻，才道：「你說甚麼？」霍青桐道：「我說不能去救。」木卓倫紫漲了臉，怒氣上衝，但隨即想到她平素精細持重，或許有她的道理，說道：「為甚麼？」霍青桐道：「兆惠很會用兵，他絕不能為了捉咱們兩個使者，派四五千人去追趕圍困，其中必有詭計。」木卓倫道：「就算有詭計，難道你妹子與紅花會這些朋友，咱們就忍心讓清兵殺害？」霍青桐低頭不語，隔了半晌，說道：「我就怕領了兵去，不但救不出人，反而再饒上咱們幾千條性命。」木卓倫雙手在大腿一拍，叫道：「且別說你妹子是咱們親骨肉，陳總舵主與紅花會這些朋友，對咱們如此仁至義盡，咱們就算為他們死了，又有甚麼要緊？──你──」他見女兒突然不明義理，心中又是憤怒，又是痛惜。

霍青桐道：「爹爹，你聽我的話，咱們不但要救他們出來，說不定還能打個大大勝仗。」木卓倫喜道：「好孩子，你怎不早說？怎樣幹？我聽你的話。」霍青桐道：「爹，你真聽我話？」木卓倫笑道：「剛才我急糊塗啦，你別放在心上。怎樣辦，你快說。」霍青桐道：「那麼你把令箭交給我，這一仗由我來指揮。」木卓倫稍稍遲疑了一下道：「好，就交給你。」把號令全軍的令旗令箭雙手捧著交給女兒，霍青桐跪下接了過來，再向真神阿拉禱告，然後站起來道：「爹，那麼你和哥哥也得聽我號令。」木卓倫道：「只要你把人救出，把這清兵打垮，你要我幹甚麼全成。」霍青桐道：「好，咱們一言為定。」她和父親走出帳外，各隊隊長已排成兩列等候。

木卓倫向眾戰士叫道：「咱們今日要和滿洲兵決一死戰，這一仗由霍青桐姑娘來發施號令。」眾戰士舉起馬刀，高聲叫道：「願真神護佑翠羽黃衫，願真神領著咱們得到勝利。」霍青桐把令旗一展，說道：「好，現下散隊，大家回營休息。」各隊長率領眾人散了。木卓倫錯愕異常，說不出話來，回入帳內，心硯撲地跪上，不住向霍青桐磕頭，哭道：「姑娘，你如不發兵去救，我家公子可活不成啦。」

霍青桐道：「你起來，我又沒說不去救。」心硯哭道：「公子他們只有九個人，當中姑娘的妹子是不會武的，徐七奶奶又受了傷，敵兵卻有幾千。救兵遲到一步，公子他們就──就──」霍青桐道：「清兵的鐵甲軍有沒有衝鋒？」心硯道：「還沒有。只怕這時也到了。他們穿了鐵甲，箭射不死，那怎麼攔得住──」他愈想愈怕，放聲大哭。霍青桐皺著眉頭不語，木卓倫正要說話，忽然霍阿伊匆匆闖進帳來說道：「放哨的兄弟說，有十多名滿洲兵在山邊向咱們這裏窺探。」霍青桐大喜道：「來得正好。哥哥，你帶一百名弟兄，悄悄繞到他們背去捉來。」霍阿伊道：「那裏用得著一百人？」霍青桐道：「我要你捉活口，不要殺死他們。」霍阿伊接令去了。

木卓倫道：「咱們救喀絲麗和紅花會朋友要緊，十多個滿洲兵，何必去理會。」霍青桐道：「爹，你答應這一仗讓我來發號令的。」木卓倫見心硯抽抽嗌嗌的哭得很是悲痛，心想：「他年紀雖小，對主人卻十分忠義。我們不派去救，如何對得起人？」在帳中踱來踱去，徬徨無策。不一會，霍阿伊領兵把十個滿洲人押了上來，說道：「打死了三個，逃走了兩個，其餘的都活捉了。」霍青桐道：「好。」只見滿洲兵為首一人就是早一天來做使者的那個和爾大，他抬頭向天，十分傲慢，木卓倫走上一步，罵道：「你來做使者，我們待你客客氣氣。我們到了你們那裏去，幹麼你們蠻不講的把她圍了起來？」和爾大道：「客氣？這樣綁住我算是客氣？」木卓倫：「你做使者，我們當你客人。你來窺探軍情，那就是奸細，還有甚麼客氣？」和爾大道：「誰說我窺探軍情？你們這一點子兵，調來調去還用得著窺探？我是送信來啦。」木卓倫命戰士給他鬆了綁，和爾大拿出信來。木卓倫和霍青桐一看，又是兆惠寫來的，信中說他們使者無禮，予已圍困，馬上可擒獲，要木卓倫速速率領全體維人投降。木卓倫怒道：「呸，這封信看不看全是一樣，你這奸計莫想瞞得過我。兆惠明明是派你來察看動靜，怕你失手，寫了這信給你，要是給抓了，就說是使者。你既然是使者，幹麼不像上次那樣正大光明的過來？」和爾大給他說得啞口無言，只是冷笑。木卓倫道：「押下去！」維人戰士把他帶下去。

霍青桐道：「爹，你料得不錯。不過信封信另外還有一個用意。」木卓倫道：「甚麼用意？」霍青桐道：「兆惠怕咱們還不知道妹子被圍，所以特意透露一點消息，要咱們領兵去救。」木卓倫道：「他這樣好？我不信！」霍青桐道：「咱們救兵一去，那就剛好踏進他安排了的陷阱中。」

木卓倫默然。霍青桐道：「爹，你不見咱們捉黃狼用的機關，鉤子上鉤一塊羊肉，黃狼把肉一拖，引動機關，登時把狼拿住。兆惠想叫咱們做狼，妹子就是那塊羊肉了，沙漠之中，無險可守，紅花會的人再英雄，也絕計擋不住四五千人馬，那一定是兆惠故意不叫猛攻的緣故。」木卓倫點頭說是。霍青桐又道：「這小管家說，清兵鐵甲軍沒出動，你想那裏去啦？」她蹲下地來，用令旗旗桿在地下劃一個小圈，道：「這是羊肉。」在圈旁劃了兩道粗線，說道：「這是鐵甲軍，那便是機關了。咱們從這裏去救，他鐵甲軍兩面夾擊，咱們還有命麼？」木卓倫回頭望著心硯，無話可說。

霍青桐道：「我本來就在疑心清兵故意放這小管家出來求救，否則從四五千軍馬中衝殺出來談何容易。現在看了這使者送來的信，那是千真萬確的了。」木卓倫陡然跳起，說道：「青兒，你所料的全沒有錯，不過我捨不下你妹子，也卻不能讓紅花會的朋友遭遇危難而不去救。」霍青桐一見父親神氣，知道他對妹子是愛逾性命，又篤於友情，心中計算已定，俯耳對身旁親兵說了幾句話。

那親兵點頭走出，奔到監和守爾大的帳中，把他帶到貼近大帳的一座小帳中，對看守的人道：「翠羽黃衫說，這傢伙十分狡猾，把他監在大帳附近，看守得緊些，別讓他逃啦。」看守的維人道：「你教霍青桐姑娘放心，逃不了！」和爾大只是冷笑，暗暗盤算脫身之法，忽然聽見隔壁大帳中木卓倫和霍青桐大聲爭吵起來，他忙凝神靜聽，臉上卻裝著毫不在意的樣子，只聽見木卓倫叫道：「你說兆惠教咱們上當，既然你識破了，那麼咱們從他軍隊側面進攻，給他來個措手不及。」霍青桐道：「他們有四萬多兵，咱們只有這一點子人，正面開仗一定吃虧。」木卓倫大叫起來：「依你說，你妹子和那些朋友是死定了。」霍青桐不語。木卓倫道：「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和爾大心想：維人中間未始無人，兆將軍的妙計竟被他們識破，不過只怕他們忍不住，明知危險，還是要去救援。

心硯見霍青桐執意不肯發兵，急得又跪下磕頭，哭道：「咱們公子有甚麼地方對不起姑娘，請你大量包容，等救他出來之後，小人一定求公子給姑娘賠禮。姑娘救他性命，我們不會不感激姑娘的恩德。」霍青桐聽了這幾句話，知道心硯已有疑她之意，秀眉一豎，怒道：「你別不清不楚的瞎說。」心硯一楞，跳起身來，說道：「姑娘這樣狠心。我去和公子死在一塊。」哭著騎上白馬，奔馳而去。

木卓倫大聲道：「咱們如不發兵，連這樣一個小小孩子都不如了。就是刀山油鍋，今日也要去走一遭。為義而死，魂歸天國！」他越說越是激昂。霍青桐道：「爹，小聲些，那滿洲使者就在後面。」木卓倫抑低了一點聲音道：「到底怎樣？」霍青桐沉吟了一下道：「好，咱們馬上發兵。」接著鼓聲響起，隊長們佩刀鏘鏘，一個個走出大帳。和爾大假裝睡熟，微微打鼾，衛兵叫了他兩聲，都沒答應。

只聽見霍青桐說道：「香香公主和咱們幾位漢人朋友被清兵截住，咱們得馬上去救。不過咱們兵力很少，人馬困乏，要小心被敵兵包圍，把人救出之後，立刻奔回。咱們一半人去救，另一半人在十里外接應。」眾隊長齊聲答應。霍青桐道：「去救的隊伍分為兩隊，第一隊紅旗一千人，由熱斯滿隊長率領，從北路衝入。第二隊白旗一千人，由烏鐵力汗隊長率領，從南路衝入。我和咱老爺子各率一千人，分頭接應。」這時木卓倫似乎想說些甚麼話，但說了一個字，隨即住口。和爾大心中暗想：原來維人可用的戰士只有四千人，兆惠大將軍一直當他們有一萬五千人，佈置戰陣時實在未免過份小心了。這時又聽見霍青桐道：「現在大家回營休息，一個時辰出發。」各隊長應聲出帳，木卓倫道：「怎麼只派這一點兵？」霍青桐道：「咱們四千人如全體出去，沒人接應，那怎麼成？啊喲，咱們剛才的話別被那滿洲使者聽見啦，我去瞧瞧。」和爾大吃了一驚，立刻鼾聲打得更響，只聽見霍青桐走進帳來，罵了一句：「睡得像豬一樣。」在他身上一腳踢去。看他是真睡還是假睡。和爾大翻了一個身，打個呵欠，慢慢睜開眼睛。霍青桐又在他腿上踢了一腳，喝道：「睡夠了沒有？」

和爾大跳起身來，叫道：「我落入你們手裏，要殺便殺，可不能侮辱。」他知道維人敬重好漢，越是硬氣不怕死，越被認為英雄，所以著意硬到底。霍青桐「哼」了一聲道：「你邊充漢子哪，要是真有本事，幹麼會被我們擒來？」和爾大道：「我們人少，寡不敵眾，有甚麼希奇。要是一對一的打，你們這些人中，未必有人能勝我。」霍青桐道：「哼，別說旁人，只要你要勝得我，我就放你回去。」和爾大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可不能說了不算。」霍青桐道：「你輸了怎麼辦？」和爾大心想：「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娘們，能有多大本領，樂得說得好聽些。」於是說道：「那時不論斬首活埋，我都死而無怨。」霍青桐道：「好，咱們外面見輸贏！」說罷轉身出帳，和爾大跟了出去。

木卓倫眉頭深鎖，覺得這個平素精細持重的女兒今日大失常態，在這軍務倥傯之際，還和一個俘虜去爭閒氣、比功夫，女孩兒家未免過份好勝。他不及阻止，也只得跟了出去，維人戰士們聽說翠羽黃衫要和滿洲使者比武，圍成一個大圈子觀戰。這時大雪飛舞，朔風正緊。

霍青桐長劍出鞘，站在左首，說道：「你用甚麼兵器？」和爾大道：「我用刀罷。」霍青桐手一揮，一個維人托了七八柄刀過來，和爾大一掂輕重，選了一把最沉的長刀，左右空砍兩刀，刀重勁足，虎虎生風。霍青桐道：「你是客人，進招罷。」和爾大一個箭步縱上，當頭一刀砍下來，勢頭尚未用足，突然一刀橫斬，霍青桐回劍擋住。和爾大這刀仍是虛招，刀鋒將到，倏地收住跳開，這一招明明相讓，他表示賓不僭主，男不欺女，同時預留下了一個地步，因為自己究竟在敵人勢力之下。霍青桐叱道：「不必客氣！」劍走斜鋒，一招「雪山驟崩」，斜刺對方左腿。和爾大揮刀向她劍身上猛斬下去，霍青桐不等他斬到，早已收回，滴溜溜轉了半個圈子、白光一閃，劍尖已向後心點去。和爾大讚道：「好快！」也不轉身，反身一刀，又向她劍上砍去。

和爾大武功出自遼東長白派，身手矯捷，刀法兇悍，他見霍青桐劍術造詣很深，不敢怠慢。使出全力，兩人打了個難解難分，轉眼拆了七八十招，仍是不分上下，霍青桐步法漸慢，左手不住拭汗，一招「風沙蔽日」斜削左肩，和爾大用勁揮刀一挺，只聽見「噹」一聲，刀劍相交，霍青桐長劍脫手飛出，眾維人齊聲驚叫，盡皆失色。兩人各自向後躍開三步。和爾大橫刀而立，滿面得意。霍青桐嘆了兩口氣，說道：「好，你刀法果然不錯，我說話算數，放你去罷。」他轉頭對親兵道：「把他的坐騎還他。」

和爾大把刀往地下一擲，一拱手，就要上馬，霍青桐叫道：「慢著。」和爾大一足踏蹬，一足在地，等她說話。霍青桐道：「我們這裏的軍馬調動情形，不論你見到多少，可不能說一個字。我要你發一個毒誓，否則不能放你。」和爾大心想：「發誓有甚麼用？我就騙騙她。」於是說道：「好，如果我洩漏你們軍機，天誅地滅！」霍青桐手一揮，說道：「走罷」。和爾大縱馬而去。

霍青桐累很滿面通紅，回帳伏在案上，不住喘氣。木卓倫再也忍不住，說道：「你費了這樣大的勁，故意輸給他，為了怕人看出來，把自己累成這個樣子。為了甚麼呢？不過是要他回去報信，要讓他們知道咱們怎樣派兵救人，好讓你妹子救不出來。」

霍青桐道：「不錯，我是故意輸的，是要讓他回去報信，是要讓他們知道咱們怎樣派兵。可是，咱們真正派的兵──卻不是這樣子。」她說到這裏，氣喘不已。原來和爾大武功並非泛泛，霍青桐勝他不難，但要故意輸給他，又要使他瞧不出自己絲毫破綻，那比勝他卻難上十倍了，因此這次比武累得她心力交瘁。木卓倫道：「當真？」霍青桐抬起頭來：「爹，難道你也疑心我？」木卓倫見她雙目含淚，臉色由紅轉白，心中不忍，說道：「好罷，由得你。咱們就去救。」霍青桐一躍而起，對親兵道：「擊鼓升帳。」霎時間鼓聲大作，各隊隊長走進帳來。霍青桐居中坐下，木卓倫和霍阿伊坐在一邊。這時帳外雪更下得大了，地下已積雪數寸。木卓倫想到小女兒被困沙漠，再加上這樣的雪，不餓死也要凍死，心中十分惶急。

霍青桐手執令箭，說道：「紅旗第一隊隊長，你率領本隊人馬，在東面戈壁大泥淖西首埋伏，紅旗第二、三、四、五、六各隊隊長，你們立即率領人馬，召集牧民、農民，在大泥淖旁如此如此。」六隊紅旗的隊長接了號令，各帶了一千人去了。木卓倫見女兒把本部精銳派出去發動民眾，構築工事，不去救人，頗感不滿。霍青桐又道：「白旗第一、二、三隊三位隊長，你們在葉爾羌城中和黑水河兩岸如此如此。黑旗第一隊隊長，哈薩隊隊長，你們兩隊在黑水河旁的山上如此如此。蒙古隊隊長，你們這隊駐紮在英奇盤山頂，如此如此。」各隊隊長接令去了。霍青桐道：「爹爹，你任東路紅旗軍總指揮。哥哥，你任西路白旗、黑旗、哈薩克、蒙古各隊人馬總指揮，我率領黑旗第二隊居中策應。咱們的方略是這樣──」她正要詳加解釋，木卓倫突然跳起來，說道：「誰去救人？」霍青桐道：「黑旗第三隊隊長，你率本部人馬從東首衝入救人，黑旗第四隊隊長，你率本部人馬從西首衝入救人。遇到清兵後如此如此。你們兩隊和紅旗軍調換馬匹，要騎最好的良馬，不許有一匹馬是次等的。」黑旗軍兩位隊長接令去了。木卓倫叫道：「你把一萬三千名全都調去幹不急之務，卻留兩千老兵小兵去救人，這是甚麼用心？」原來維人中紅旗白旗兩軍最精，黑旗軍隊戰鬥力較差，黑旗第三、第四兩隊由老年及未成丁少年組成，尤為疲弱，平時只做哨崗、運輸之事，極少上陣。霍阿伊對妹子素來敬服，這時心中也充滿懷疑。

霍青桐道：「我的計策是──」木卓倫怒火衝天，叫道：「我再不信你的話啦！我知道你，你喜歡陳公子，他卻喜歡了你妹子，所以你要讓他們兩人都死。你好狠心！」

霍青桐聽了父親這幾句話，氣得手足冰冷，險些暈厥過去。木卓倫氣頭上不加思索，一說出口，隨即想到未免過份，他獃了一獃，翻身上馬，叫道：「讓我和喀絲麗死在一起罷！」長刀一揮，叫道：「黑旗第三、第四隊，跟我來！」兩隊的老少戰士剛掉換了良馬，跟隨著木卓倫，在風雪中直向茫茫大漠中奔馳出去。

霍阿伊見妹子形容委頓，楚楚可憐，說道：「妹妹，爹爹心中亂啦，自己都不知道說甚麼，你別放在心上。」霍青桐沉吟不語，隔了一會，道：「你去指揮東面的紅旗各隊，我去接應爹爹。」霍阿伊道：「瞧你累得這樣子，還是休息罷。我去接應爹爹。」霍青桐道：「不，我去。」跨上戰馬，帶領黑旗第二隊奔了出去。這時維人大營中只有兩三百名傷兵病兵留守，一萬五千多名戰士空營上陣。

且說心硯十分氣苦，騎了白馬向陳家洛等被圍處奔去，馳近清兵時，他們居然並不十分阻攔，敷衍了事般的放了幾十枝箭，都被心硯躲了開去。他衝近土坑，章進歡呼大叫：「心硯，你回來了？」心硯一聲不響，翻身下馬，把白馬牽入坑內，眾人都站起來探問消息，心硯坐在地上，放聲大哭。周綺道：「別哭，別哭，怎麼啦？」徐天宏嘆道：「還有甚麼可問的？霍青桐不肯發兵。」心硯哭道：「我跪下跟她磕頭──苦苦哀求──她反而罵我──」說罷又哭。眾人默然不語。香香公主問陳家洛這孩子為甚麼哭，陳家洛不願使她難受，說道：「他出去求救，走了半天，衝不出去。」香香公主很是同情，掏出自己的一塊手帕，遞給心硯。心硯接過，正要去擦眼淚，忽覺帕上一陣清香，他不敢使用，伸出左手衣袖，把眼淚鼻涕都擦去了，把手帕仍舊還給了她。

徐天宏道：「咱們困在這裏衝不出去了。四哥你說該怎麼辦？」文泰來聽徐天宏忽然問他而不問陳家洛，微一沉吟，已知他的用意，說道：「總舵主，你快和這位姑娘騎白馬出去。」陳家洛訝道：「我們兩人？」文泰來道：「正是，咱們全體出去是決辦不到了。你擔負著天大的擔子，不但紅花會眾兄弟要你率領，而且漢家光復的大業也全都在你身上。」衛春華、余魚同、周綺等都道：「只要你能出去，我們死也瞑目。」陳家洛道：「你們死了，我豈能一人偷生？」徐天宏道：「總舵主，現在時機緊迫。你不走，我們可要用強了。」陳家洛頓了一頓，說道：「好。」把白馬牽出坑外，向眾人一拱手，把香香公主扶了出去。文泰來等知道這番是生離死別，心中都是十分難受，駱冰已流下淚來。陳家洛卻若無其事的和香香公主上馬而去。

眾人心頭很是沉鬱，又擔心陳家洛不能衝出重圍，文泰來最為豪邁，提起嗓子叫道：「咱們這裏連總舵主和那位維人姑娘，不過十個人，現今已殺了敵兵七八十名，各位兄弟，咱們要殺滿多少人才肯死？」駱冰道：「起碼再殺一百名。」周綺道：「這些滿清兵壞死啦，咱們殺足三百名。」文泰來道：「好，大家數著。」章進道：「湊足五百名！」衛春華在上面守衛，回過頭來大聲叫道：「咱們這裏還有八人。紅花會的英雄好漢要以一當百，瞧著！」這時正有三名清兵在雪地中慢慢爬過來，衛春華扯起長弓，連珠箭箭無虛發。只聽見心硯數道：「一、二、三！好！九爺，好極啦。」余魚同興緻也提了起來，叫道：「就是這樣，要咱們死，可不大容易，總得殺滿八百人。」徐天宏笑道：「這越來越不容易啦。要是殺不足數，咱們豈不是死不瞑目？」駱冰笑道：「那只好請五哥六哥慢一點駕到。」眾人都大笑起來，原來常赫志、常伯志綽號黑無常、白無常，向來傳說人死時由無常鬼拘魂。

群雄死意已決，反而興高采烈，心硯本來害怕，見大家如此，也強自壯膽，心想：「公子是英雄豪傑，我可不能辱沒了他。」章進哈哈傻笑，顛來倒去的大叫：「老爺今日要歸天，先殺韃子八百人！」忽然衛春華喝問：「誰？」只聽見一個人聲音叫道：「幹麼不殺足一千人？」衛春華叫道：「啊，總舵主，怎麼你回來啦？」陳家洛縱身入坑，笑道：「我把她送走，自然回來啦。當年劉關張說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他們義垂千古，到頭來還是做不到，咱們兄弟姊妹九人，今日卻做到啦。」眾人見他如此，知道再也勸他不回，都歡呼大叫：「好，咱們同年同月同日死，死也不枉。」陳家洛道：「心硯，好兄弟，你別再叫我少爺了，你做咱們的十五弟罷！」眾人都說：「不錯，不錯。」心硯很是感動，哭了起來。

這時坑中雪又積起數寸，大家一面把雪抄出去，一面閒談，徐天宏笑道：「這時有一罈老酒，可有多好。」周綺瞪了他一眼道：「你又來逗我啦！」眾人笑了起來。余魚同獃了一陣，忽道：「四哥，我有一件事很對你不起，我可不能藏在心裏死去。」文泰來獃了一獃道：「甚麼？」余魚同於是把自己如何對駱冰癡心、如何在鐵膽莊外調戲她的事原原本本說了出來，最後說道：「我懺悔這事，做了和尚。四哥你肯原諒我麼？」文泰來哈哈大笑，說道：「十四弟，你當我以往不知道麼？可是我待你曾有甚麼絲毫異樣？你嫂子從來沒說過，但我自然看得出來。我知道你年青人一時胡塗，一直就原諒你，何必要你今日再來求我？」

群雄見文泰來如此豁達大度，都十分佩服，余魚同又是慚愧又是感激。駱冰笑道：「十四弟，這事早過去啦，何必再提，可是有一件事我卻很不樂意。」余魚同一怔，低聲道：「怎樣？」駱冰道：「你是大和尚，歸天之後，我佛如來接引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咱們八人卻被五哥、六哥拘到陰曹地府，這一來豈不是違了當年咱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的誓言？」眾人越聽越好笑。余魚同把身上僧袍一扯，笑道：「反正我今天已殺人破戒，我佛慈悲，弟子今日決意還俗，與眾位哥哥姊姊同赴地獄，勝於一人獨登極樂！」群雄拍手叫好。

轟笑聲中，上面衛春華與心硯同時叫了起來，眾人爬到坑邊，月光下雪花飛舞中只見一個白衣人手牽了一匹白馬緩緩走來，這時遍地瓊瑤，這個白衣人踏雪而來，真如仙子下凡一般。陳家洛吃了一驚，縱出沙坑迎了上去，香香公主道：「你怎麼撇下我一人？」陳家洛頓足道：「我叫你逃回去啊，咱們在這裏是死路一條。」香香公主忽然流下淚來，說道：「你死了，難道我還活得成麼？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心麼？」陳家洛獃了半晌，道：「好，咱們回去。」拉了她的手，走回坑中，衛春華大叫：「快些，快些！他們要放箭了。」果然兩人走近坑邊時，清兵箭如飛蝗般射來。

陳家洛左手抱住香香公主，右手扯了白馬的韁繩，跳入坑中。周綺嘆道：「總舵主，本來我還怪你，其實我錯了。」陳家洛道：「怎麼？」周綺道：「想不到霍青桐如此狠心，而她妹子對你又如此情義。別說她像仙女一般，就算醜得像母夜叉，只要有這樣的心，我也愛她。」陳家洛笑了一笑，心想今日良友愛侶同在一起，雖死何憾。駱冰對周綺道：「怪不得你這般愛七哥，原來他心好。」周綺道：「不是麼？他人雖鬼靈精，心腸卻是很好的。」徐天宏聽愛妻當面讚他，心中樂意之極。

此時香香公主也知道大家已處絕境，忽對陳家洛道：「我唱一個故事給大家聽。」陳家洛拍手叫好。香香公主柔聲唱了起來：「孔雀河畔鐵門關，兩岸垂柳拂水面，高山嶺上有一個馬渣（墳墓），葬著塔依爾與柔和娜。」香香公主唱一段，陳家洛低聲翻譯一段，陳家洛是解元之才，出口成詩，把這首長歌譯得文采斐然。原來這是維族的一個傳說，在古焉耆王國，有一個公主柔和娜，她和宰相之子塔依爾從小相戀，後來宰相因直諫而被國王處死，國王不許女兒再和塔依爾戀愛，要把她嫁給奸臣的兒子黑英雄，並把塔依爾關在一隻箱子裏，順著孔雀河水放逐出境。塔依爾被正在遊船的另一國公主救起。那一國的老國王見他英俊能幹，想招他做駙馬，並請他繼承王位。那知塔依爾說：「你的財富和王位，再加上你的公主，比不上我柔和娜的小手指頭。」他後來偷偷又跑回自己的國家。這時柔和娜因為懷念情人而生了病，國王假造了塔依爾的書信來安慰她。等她病好了，又強迫她嫁給黑英雄。她含著眼淚打開老百姓送來給她道賀的一隻嫁裝箱子時，塔依爾從箱子中出來了。

香香公主唱到這裏，周綺和駱冰都拍手叫好。香香公主繼續唱了下去：黑英雄闖進來了，和塔依爾比劍，被塔依爾殺死。結果塔依爾被國王處絞，公主向父王苦苦求情，也被憤怒的父王扼死。老百姓抬了這對戀人的屍身，唱著輓歌，走上高山給他們舉行葬禮。當香香公主唱到那悲哀的輓歌時，駱冰等雖然不懂詞中的意義，但不禁珠淚盈眶，很是感動。

眾人沉默了一會，忽然衛春華在上面哈哈大笑起來，叫道：「快來瞧！」大家爬到坑邊，只見六七名清兵嗚嗚亂叫，動彈不得。原來他們爬過來偷襲，衛春華早看到了，想等他們爬近一些再發箭，那知他們聽見香香公主的歌聲，心神俱醉，伏在雪地裏靜聽。這時氣溫酷寒，不一會，他們身上積雪都結成了冰，等到歌聲停止，想再爬動時，冰塊已將他們身體牢牢膠住，掙不脫了。上面大雪不斷落下，隨落隨凍，片刻之間，將這些清兵埋葬在冰雪之中。

群雄這時也冷得抵受不住，心硯撿了一大批箭枝來，在坑中點火取暖。駱冰望著香香公主，獃獃的出了神。

# 第二十九回 奮殲鐵甲將軍苦

且說忽倫四兄弟按住張召重，放脫了陳家洛，等兆惠出來喝開，忽倫四兄弟方才放手。張召重憤怒異常，倏地跳起，反手就是一掌，他這掌又快又重，啪的一聲，把忽倫二虎打落了半邊牙齒。二虎痛得險險暈去。四兄弟大怒，齊齊上來拼命，兆惠連聲喝罵，四兄弟才悻悻的退了下去。張召重恨道：「兆大將軍，皇上要卑職到回疆來，有兩件欽命，第一件就是拿剛才這女子進京。」兆惠道：「張兄從未來過這裏，怎麼識得這人？」張召重道：「回人送了一對玉瓶向皇上求和，玉瓶上畫的就是這個女子的肖像，皇上見了很是思念，所以命卑職趕來辦這件事。卑職出京時，福統領特別把玉瓶拿出來給卑職仔細看了，所以認得。」兆惠「嗯」了一聲。張召重道：「剛才那男子並不是維人，是紅花會的大頭腦陳家洛。」兆惠驚道：「是麼？他怎麼到了這裏？」張召重道：「皇上要他到這裏來取幾件東西，卻叫卑職等他取到後半路截他下來。只怕皇上要的東西就在他身邊，現在把這兩人空空放過，實在可惜。」說著連連拍腿嘆氣。

兆惠笑道：「張大人不必連聲可惜，他們使者來時，我早已調兵遣將，佈置定當，要叫這使者做餌，釣一條大魚上來。這兩人皇上有用，那更是一舉兩得了。」轉頭對身旁親兵道：「去對德將軍說，不可傷那兩人性命。現在鐵甲軍可以出動了，埋伏在兩側。」親兵應令去了。兆惠笑道：「這兩人身份重要，維人便會派重兵來救，等他們過來，我的鐵甲軍從兩旁這麼一夾。」他張開兩臂，往中央一併，哈哈笑道：「他們還有命麼？」張召重道：「大將軍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怪不得皇上這樣親信，每次軍務，都要大將軍統兵。」兆惠十分得意，呵呵大笑：「這次出征，維人十分狡猾，時間拖得很長，今日這一仗擊垮他們的主力，餘部就可迎刃而解了。」張召重道：「等到奏凱獻俘，大將軍立了這樣大功，封公封侯，那是不在話下的了。」兆惠笑道：「兄弟摺中一定也保奏張大人的功勞。」張召重連忙打千請安說道：「謝大將軍栽培，卑職感激萬分。」兆惠微微一笑，又去派兵接應，他調了三萬多名清兵出去，決意要一舉殲滅維人的主力。

且說陳家洛等在沙坑中守了一夜，第三日天明，氣候稍稍回暖，大雪仍下個不停。徐天宏道：「大家都上去，只怕清兵馬上就要攻過來。」除香香公主外，眾人都彎弓搭箭，守在坑邊。這時天色大亮，清兵只是疏疏落落射些箭，並不集隊來攻，徐天宏大惑不解，忽地想起了一件事，忙問心硯：「霍青桐姑娘問你些甚麼話？」心硯道：「她問我圍困咱們的清兵有多少人，又問鐵甲軍有沒衝鋒。」徐天宏大喜，叫道：「咱們有救了，有救了！」眾人瞪眼望著他，徐天宏道：「我真是糊塗，疑心霍青桐姑娘，她可比我精明得多。」周綺道：「怎麼？」徐天宏道：「清兵的鐵甲軍一衝過來，咱們還有命麼？」周綺道：「咦，也真奇怪。」徐天宏道：「他們就算沒鐵甲軍，周圍這幾千人一起衝鋒，咱們八九個人擋得住麼？」陳家洛叫道：「是了，是了。他們故意不衝，要引維人救兵過來，可是霍青桐姑娘料到了，所以不肯上當。」章進道：「她不上當，咱們可糟啦。」陳家洛道：「不會糟，她一定另有辦法。」周綺笑道：「是麼？我本來不相信她會這麼壞。」眾人登時精神大振。留下余魚同與心硯守望，餘人回入坑中休息。

且說和爾大趕回兆惠營中，把霍青桐調兵的情形一一稟報，末了把自己怎樣打勝霍青桐而脫身的情形說了一遍，兆惠誇獎道：「好，這次你功勞不小。」張召重走過去，拉住和爾大的右手道：「恭喜和大人。」手上突一使勁，和爾大痛得臉上變色，左手使勁一格。

張召重右肘向外一彎，抵住和爾大格來之掌，微一用勁，手掌一放一送，和爾大身不自主，踉踉蹌蹌跌出了七八步，腳下用力撐住，才算沒有坐倒。和爾大又驚又怒，手按佩刀刀柄，望著兆惠的眼色。兆惠也是吃了一驚，不懂張召重的用意。張召重搶上前去，向和爾大打了一個千，說道：「和大人請勿見怪。」轉頭對兆惠道：「大將軍，和大人帶來的消息只怕有詐。」和爾大怒，叫道：「我跟隨大將軍出生入死，你是甚麼東西，到這裏胡說。」張召重道：「我那裏敢說和大人謊報軍情，我是說那些維人在搗鬼。」兆惠道：「張大人何以得知？」張召重道：「剛才和大人說，他打敗了霍青桐而脫身。霍青桐卑職沒見過她面，只聽說是天山雙鷹的弟子，那必定是極高的本領，卑職曾聽鏢局子的朋友談起，她和關東六魔中的第六魔閻世章一對一的廝鬥，居然把六魔殺了。閻世章卑職在北京時常見到他，不瞞大將軍說，他可比這位和大人武功要高些。」

兆惠道：「嗯，剛才你是試他本領來著。」張召重道：「卑職很是冒昧。」和爾大怒道：「我本領雖然不濟，難道連一個大姑娘也打不過？就算她讓我，難道我瞧都瞧不出去來？」張召重不語，心道：「只怕你這膿包就是瞧出來。」

兆惠道：「她故意放他回來，有甚麼用意？那當然是要讓我知道她調兵的情形。嗯，她派兩千人來救，又有兩千人接應。」他踱來踱去沉思，過了一會她說道：「如果其中只有詐，那麼他定不止派兩千人。她要我以為救兵只有兩千於是派三四千人抵禦，而她卻派了五六千，甚或六七千人來，使我出其不意，打個敗仗。」張召重道：「大將軍明見萬里，一定是這樣。」兆惠對和爾大道：「你給我傳令，叫正白旗鐵甲軍也開上去。」和爾大接令去了。

兆惠道：「就是他們全軍都上來，也不過一萬五六千人，我這四萬多人一下就可建功。」張召重：「大將軍這場勝仗是打定的了。只是亂軍之中，別把皇上要的那兩個人弄死或是弄得不見了，只怕皇上要怪罪。」兆惠道：「你說怎樣？」張召重道：「卑職想請令先去把他們擒來，但圍困的兵仍舊不撤，裝作繼續圍困的樣子，好把維人主力引來。」兆惠道：「好罷，你帶五百鐵甲軍去。」張召重道：「他們不過八九人，我帶一百人就夠了。」兆惠發下令箭，張召重領兵疾馳而去。

奔到土坑邊上，只見坑內連續十餘箭射出，三名鐵甲兵臉上中箭，撞下馬來。鐵甲軍攻勢稍挫，張召重領頭吶喊，又衝了上去。徐天宏驚道：「鐵甲軍來了，難道我猜的不對？」衛春華大叫：「是張召重那奸賊！」

余魚同想起恩師慘死，目眥欲裂，手持金笛，縱身出坑，沒頭沒腦向張召重打去。張召重忽見一個醜臉和尚使用本門武術向他猛攻，很是出奇，獃得一獃，衛春華挺雙鉤也已撲上來。張召重持雙劍雙鬥衛余兩人，他武功雖比這兩人高得多，但衛春華向來捨命惡拚，余魚同這次更是甩出了性命，決心與仇人同歸於盡。常言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更何況兩人拚命？所以三人在坑邊堪堪打了個平手。

這時數十名鐵甲軍又衝到坑邊，陳家洛、文泰來、徐天宏、章進、駱冰、心硯都跳了上去。章進雙斧噹噹亂砍，鐵甲軍盔甲堅厚，砍不進去，反而險險被長矛刺中，駱冰、心硯、徐天宏三人也只落得拼命抵擋，傷不了人。文泰來一刀砍去，被鐵甲反震出來，大喝一聲，拋去單刀，空手向一名鐵甲軍撲去，那兵挺矛來刺，文泰來抓住矛頭，用力一拉，那兵那裏抵得住文泰來神力，啊喲一聲，長矛脫手。文泰來不及輪轉矛頭，就用矛柄向那兵臉上倒搠進去，直插入腦心，未及拔出，聽得駱冰急叫：「留神後面！」只覺背後一股勁風，文泰來左手勾轉，把一柄長矛夾在脅下，右手把先奪來的那枝長矛拔出，拿住矛頭，回身對準背後偷襲清兵之臉，一矛飛出，如一枝鏢槍般插入他口中，從腦後穿出，把這兵牢牢釘在地上。

文泰來手挺雙矛，向鐵甲軍衝來，雙矛此起彼落，猛不可當，霎時之間，九名鐵甲軍被他長矛搠入臉中而死。

陳家洛沒帶兵刃，手持兩條馬鞭，大叫：「心硯、章十弟，跟我來。」只見一名鐵甲軍挺長矛當胸搠來，陳家洛身體一側，長矛搠空，左手馬鞭一揮，纏住他雙足一扯，那兵撲地倒了，陳家洛叫道：「心硯，扯下他頭盔。」鐵甲軍穿了鐵甲，身體笨重，跌倒之後，半天爬不起來，心硯身手何等敏捷，早已把他頭盔扯了下來，章進隨手一斧，砍得腦漿迸裂。三人隨扯隨砍，一時間也弄死了八九名鐵甲軍。餘兵見文泰來挺矛刺來，心寒膽落，發一聲喊，都退走了。

這時衛余兩人漸漸抵敵不住張召重的柔雲劍法，徐天宏已上去助戰，張召重見自己落單，刷刷數劍，把三人逼退兩步，退了下去。文泰來挺矛欲追，清兵萬箭射來，駱冰忽然驚叫：「你們快來！」首先跳進坑中，眾人紛紛跳入，只見周綺披散了頭髮，滿臉血污，一柄單刀左擋右抵，在坑中與四名跳進來的鐵甲軍苦鬥。坑中長矛施展不開，四人都用佩刀進攻，眾人大怒，齊齊撲上，一個被駱冰短刀搠死，一個被衛春華一鉤刺進腦中，其餘兩個都被文泰來左手抓住後心，右手擰住頭盔，交叉一扭，頸骨登時扭斷。

徐天宏忙去扶住周綺，見她肩上臂上又受了兩處刀傷，心中很是痛惜。香香公主撕下衣服給她裹傷，徐天宏道：「兆惠本來想把我們圍在這裏，引維人部隊過來，一定是張召重那奸賊見到了總舵主，所以想把我們擒住。」陳家洛道：「他退去之後必不甘心，還會帶兵衝來。」徐天宏道：「咱們快向這邊挖，先拿住這奸賊再說。」眾人聽說可以拿住張召重，無不興奮，照著徐天宏的指點，在北首冰雪下挖進去。上面冰雪厚厚的凍了將近一尺，下面沙土掏空，絲毫看不出來。徐天宏道：「待會這奸賊再來，總舵主把他引到這陷阱上面。」

剛剛挖好，張召重果然又率鐵甲軍衝了上來。他在兆惠面前誇過口，所以不再增兵，仍舊只帶領數十名鐵甲軍過來，這時每人手中都拿了盾牌，衛春華連珠箭射出，都被他們用盾牌擋住，霎時衝到坑前。陳家洛首先跳出坑外，對張召重道：「咱們來見個輸贏！」張召重見他手中沒有兵器，把長劍往地下一拋，說道：「好，今日不分勝敗不能算完。」兩人一個展開百花錯拳，一個用無極玄功拳，在雪地上打打起來。

文泰來、徐天宏、章進、衛春華、余魚同、心硯六人也縱出坑來與鐵甲軍惡戰，只殺得眾清兵血染皓雪，骨暴黃沙，陳家洛一面打，一面移動位置，慢慢退到挖好的陷阱上面，眼見張召重再搶上兩步就要踏入陷阱，那知斜刺裏一名鐵甲軍衝來，踏在下面挖空的冰雪之上，驚叫一聲，跌了下去，接著一聲慘叫，想是被守在下面的駱冰一刀戳死。張召重獃了一獃。陳家洛見機關敗露，驀地和身撲上，抱住張召重身體，用力推他下去，但張召重雙足牢牢釘在雪地，運力反推，兩人僵持在坑邊，一個掙不脫，另一個也推他不下，誰也不敢鬆手，兩名鐵甲軍挺矛來刺陳家洛，徐天宏斜地躍來，舉單拐擋開長矛，俯身雙手一抬，把陳張兩人抬入陷阱之中，隨即一個打滾，鐵甲軍兩柄長矛刺入雪地。

陳張兩人跌入沙坑，各各鬆手躍起，駱冰一刀向張召重砍到，被他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反拿手腕，用力一扯，已把短刀搶在手中。陳家洛背後一腳飛來，張召重不及向駱冰進攻，回身一刀，陳家洛側身避過，舉兩指向敵人腿上「陰市穴」點來。張召重腿一縮，駱冰颼颼把三柄飛刀向他擲去。沙坑之中無迴旋餘地，但張召重在間不容髮之際居然把三把飛刀一一避過，駱冰叫道：「總舵主接刀！」把長刀丟去，陳家洛接住刀柄，使開金剛伏虎刀法，和張召重的短刀狠鬥起來。陳家洛武功本雜，各家兵刃，全都會使，不似張召重獨精劍術，所以在兵器上佔了便宜。

拆了十餘合，張召重連遇險招，左手連用拳術助守，才得化解。駱冰暗暗歡喜，這對鴛鴦刀她素不離手，現在卻被兩個敵人拿來性命相搏，她以往對長刀短刀並無好惡之分，這時卻只盼長刀得勝，短刀失敗。周綺則持刀護著香香公主，以防張召重使奸。兩人再打數招，張召重忽然把短刀住坑外用力一擲，說道：「我空手接你的兵刃。」左拳右掌，往陳家洛閃閃刀光中猛攻直進。陳家洛對駱冰叫道：「接刀！」把長刀擲還給她，左手一指往敵人「曲澤穴」點到。沙坑中迴旋轉身十分不便，更別說趨避退讓，兩人用盡平生本事，不敢有絲毫怠忽。拳腳相鬥，強弱易勢，數十招之後，漸漸分出高下，陳家洛百花錯拳雖然精妙，終不及張召重功力深厚，加之本力沒有他大，時候一長，慢慢有點支持不來，駱冰空自著急，兩人打得緊湊異常，要想幫助，那有空隙插得落手。

眼見陳家洛愈打愈落下風，張召重飛起一腳，陳家洛向左一讓，張召重左掌反擊，其勢如風，突然坑上一人大喝：「鐵膽來了！」張召重左掌倏然收回，護住頂心，果然黑越越一枚鐵膽猛擲下來。張召重吃過周仲英鐵膽的苦頭，心中一寒，暗想：「這老兒怎麼也來了？他居高臨下，投擲之勢更為兇險。」既不敢接也不敢讓，猛然向後一拔，退開三尺，身子在沙坑邊上一撞，只聽見啪的一聲，鐵膽打落坑心，徐天宏隨勢縱了下來。原來周仲英自收徐天宏為義子後，當天即把稱雄武林的絕技子母鐵膽教給了他。徐天宏往來奔波，每日總抽出功夫習練，這天是第一次臨敵使用，仗著岳父聲威，雖然一擊不中，但也把張召重嚇得倒退。

張召重雙足在地上一點，身子縱起，往坑外躍去，剛剛躍上，當頭一掌劈來，勢勁力疾，生平未遇。他右手一帶，把掌力化解了，但這樣一來，終究躍不出去，身子隨著落下，暗暗心驚：「這是誰？他功夫實不在我之下。」他腳剛點地，一人跟落，聲若巨雷，喝道：「奸賊，認得我麼？」只見那人身高膀闊，氣度威猛，正是奔雷手文泰來。

衛春華、章進、余魚同、心硯四人已把鐵甲軍殺散，跟著跳下，這時文泰來與張召重面面相對，陳家洛等各人圍在四周。文泰來想起鐵膽莊被擒之辱，一路上又受了他多少折磨，劍眉倒豎，虎目生威，大叫一聲，一開首就是他生平絕技「霹靂掌」，呼呼數掌，疾如閃電，聲逾轟雷，大發神威，要在這丈餘方圓的沙坑之中與仇人拚個死活。

這一番惡戰，比陳張兩人剛才決鬥更為激烈，兩人都使用最兇狠招數進攻。香香公主見文泰來大吆喝，風雷般向張召重攻去，不禁有點害怕。陳家洛察覺了她臉上驚懼的痕跡，靠著坑壁走到她身旁，左手牽住她的纖手，向她微微一笑。香香公主凝望他的臉，露出詢問的神色，陳家洛知是問他剛才打鬥是否很累，緩緩搖了搖頭。香香公主伸起手臂，拿衣袖替他揩拭臉上的汗水泥污。

陳家洛摸出三粒圍棋子，以防文泰來萬一遇險，立時施救。他手中拿到棋子，心念一動：「這真像一局搏殺兇猛、形勢複雜的棋局，中間是文四哥與張召重全力廝拚。咱們在外面圍住。在咱們外面是一重清兵包圍，霍青桐姑娘又在外面設法施救，更在外面又有清兵大軍列陣包圍。這種局勢只要棋錯一著，立即滿盤全輸。」群雄知道文泰來滿腔怨氣，這次非親手報仇不可，所以都在一旁觀戰，防備張召重逃走，並不出手相助。大家素知文泰來武功卓絕，即使不能打勝，也絕不致落敗，但見一個猛攻，一個固守，就像大海中驚濤駭浪一個浪頭接著一個浪頭向一座礁石撲去，但那礁石始終屹立不動，浪頭過去，礁石又穩穩的站在海面。陳家洛見文泰來愈戰愈勇，但張召重神氣內斂，腳步沉凝，也毫無敗象，兩人廝拚下去，不知如何了局，這時外面敵兵重重圍住，必須先去了張召重這心腹之患，方能抵禦外敵，在圍棋中一片死棋如能與敵人僵持起來，誰也不敢先動，那麼外援一到，立即起死回生，反而可制敵死命。陳家洛心想：「別人出手，四哥或許會不快，但四嫂設法幫助，他絕不致見怪。」於是向駱冰使個眼色。駱冰會意，想放飛刀相助，怕兩人打得正緊，惟恐一刀誤傷丈夫，急道：「總舵主，你快出手，我不成。」陳家洛正要她這句話，嗤嗤嗤，三粒棋子向張召重要穴上打去，張召重連連閃避，文泰來乘勢直上。

正要得手，忽聽得上前喊聲大振，馬匹奔馳，刀槍相交，一個人衝到坑邊，大叫：「陳公子，喀絲麗，你們在哪裏？」香香公主叫道：「爹爹，爹爹，我們在這裏啊！」陳家洛道：「救兵來啦，大家上呀，先殺了這奸賊！」眾人兵刃並舉，齊齊向張召重攻去。張召重知道無論如何招架不了這許多兵器，居然不避不讓，雙掌如風，直向香香公主後心擊去，眾人大驚，不約而同的搶過救援。哪知張召重這招是聲東擊西之計，突然一縮，右掌在坑邊抓起一把沙土一揚，坑中塵沙瀰漫，眾人眼睛一花，已被他躍上坑去，只聽他「哼」的一聲，臀部中了徐天宏一枚鐵膽，但終於逃了出去。

群雄紛紛躍出追擊，只見木卓倫手舞長刀，一馬當先衝到，維人戰士跟在後面，眾清兵縱馬齊上，張召重在人叢中閃了數閃，隱沒不見了。文泰來奪得一條長矛，跨上白馬，要殺入敵陣追趕，被駱冰一把拖住。維人戰士訓練有素，木卓倫率領的黑旗隊戰鬥力雖然較差，但他們都知道這次為保衛鄉土而戰，人人奮勇當先，挺起盾牌，把主帥圍在中間。

香香公主見父親趕到，臉上、鬍子上、刀上，濺滿了人血，縱身入懷，連叫：「爹爹！」木卓倫攬住了她，輕輕拍她背脊，說道：「乖寶別怕，爹爹來救你啦。」徐天宏站上馬背，觀看四周形勢，只見東首塵頭大起，雪地之中，尚且踏得塵土飛揚，知有鐵甲軍隱伏，叫道：「木老英雄，咱們快向西面高地上退卻。」木卓倫知道徐天宏十分機智，上次可蘭經就是他用計奪回，很信任他的話，發下命令向西疾馳，清兵隨後趕來。眾人奔了一陣，西面斜刺裏又有一彪軍馬殺到，將維人夾在中間。木卓倫和文泰來雙馬並馳，大呼衝出，被清兵一陣箭射了回來。木卓倫心想：「青兒的話果然不錯。剛才我是錯怪她了。她現下一定十分傷心。」徐天宏見形勢危急，率領眾人奔上大沙丘，憑勢固守，以待後援。維人居高臨下，清兵一時倒也不敢衝上來。木卓倫把攜帶的乾糧拿來給陳家洛等吃了，眾人在沙坑中困守了兩日一夜，身上帶的乾糧早已吃完，這時吃了一些乾羊肉麵餅，精神為之一振。

且說霍青桐率領戰士到離敵陣十里處屯住。這天中午，各隊隊長和傳令騎兵紛紛來報，紅旗各隊長道：「大泥淖旁深溝已經挖好。」白旗第一隊隊長道：「葉爾羌城中居民撤得一個不留，隱僻處已藏好柴草石油。」白旗第二隊長道：「城裏水井已下大量毒藥，大漠上的毒蛇蘿草已被咱們採了幾百斤投在井裏。」哈薩克、蒙古各隊隊長也回報均已依令辦理。霍青桐道：「很好，各位辛苦了，現在咱們主力在東首大泥淖旁集中。」她拿出令箭，說道：「紅旗第二隊隊長，你率領五百名兄弟，在黑水河南岸固守，不許清兵衝過河來。對方至少有一萬人來攻，你切不可與他們硬拚，只求拖延時間，有一名清兵渡河，你別來見我。」那隊長接令去了。霍青桐又道：「白旗第一隊隊長，你帶領本部人馬，逗引清兵向西追趕，一路上戰鬥只許敗不許勝，逃入大漠，越遠越好。」那隊長素來兇悍好勝，昂然說道：「咱們維人只會打勝仗，打敗仗我可不會。」霍青桐道：「這是我的命令。你把攜帶著的四千頭牛羊一路丟棄，引導他們搶掠。」那隊長道：「幹麼把咱們的牲口送人？我不幹！」

霍青桐一張小嘴繃得緊緊的，低沉而威嚴地問：「你不聽號令？」那隊長揚刀大呼：「你領我們打勝仗，我聽你號令，你叫我打敗仗，我拚死不服。」霍青桐道：「我是領你們打勝仗。你先敗退，再反攻。」那隊長紅了眼睛，叫道：「連你爹爹也不信你這套鬼話，還想騙得過我？你當我不知道你是甚麼心思？」霍青桐對身旁親兵道：「把他抓起來。」四名親兵搶上去把那隊長雙臂抓住。那隊長並不抵抗，只是冷笑，霍青桐大聲叫道：「清兵來欺侮咱們，咱們要全軍一心，才能打勝仗。你到底聽不聽號令？」那隊長大叫：「我不聽。你能把我怎樣？」霍青桐道：「把他砍了！」那隊長自負勇猛，以為霍青桐不敢罰他，聽了這句話，嚇得面如土色，親兵抽出長刀，一刀將那隊長首級割下。霍青桐下令把他首級傳觀三軍。全體戰士看了無不凜然。

霍青桐令白旗第一隊副隊長升任隊長，引清兵向大漠追趕，看見東首狼煙升起，繞道趕回。那新任隊長接令去了。霍青桐下令已畢，一人騎馬向西，下馬跪下，淚流滿面，低聲禱祝：「萬能的真主，我是要使你的道得到勝利，要打敗入侵的敵人。現在我爹爹不相信我，哥哥不相信我，連我部下也不相信我。為了要使他們聽號令，我只得殺人。真主呀，求你佑護，讓我們得勝，讓爹爹和妹妹平安歸來。如果他們要死，求你千萬放過，讓我來替他們。我不再求你甚麼，讓那陳公子和妹妹好。你把妹妹造得這樣美麗，一定對她特別眷愛，望你對她眷愛到底。」她祝禱已畢，上馬拔劍，回馬叫道：「黑旗第一、第二兩隊隨來，其餘各隊各歸防地。」

且說木卓倫、陳家洛等困守沙丘，過了午間，忽然清兵陣腳大亂，一彪軍馬衝了進來。雪花飛舞下，只見當先一人身披黃衫，手揮長劍，頭上一根碧綠的羽毛微微顫動，正是霍青桐奮勇殺入。徐天宏道：「咱們衝啊！」眾人率領維兵，往下衝殺，兩面夾擊，清兵阻攔不住。四隊黑旗軍合兵一處，香香公主縱馬上前，與姊姊擁抱。霍青桐拉著妹妹的手，叫道：「黑旗三隊隊長，你這隊快向西退，與白旗第一隊會合，聽白旗第一隊隊長號令。」那隊長接令帶隊馳出。他這隊騎的都是特選快馬，遠遠只見黃旗晃動，清兵正黃旗精兵追了下去。

霍青桐喜道：「好極了。黑旗一隊隊長，你退向葉爾羌城中，聽我哥哥號令。黑旗二隊隊長，你向黑水河南岸退去，那邊有紅旗二隊隊長接應，你聽他號令。」兩隊黑旗兵又突圍而出，只見清兵正白旗，鑲黃旗兩旗官兵分兩路追趕而去。

霍青桐叫道：「大家向東衝！」三百名近衛親兵長刀如雪，擁衛主帥當先開路，木卓倫、香香公主、陳家洛等眾人與黑旗第四隊人馬向東疾馳。兆惠指揮鐵甲軍兩翼包抄過來，這些是滿洲正藍旗的精兵，正副都統手執長槍大戟，奮勇急追。維人戰士數百人斷後，邊戰邊逃，霎時間數百人都被清兵裹住，砍瓜切菜般殺死了。兆惠大喜，指著霍青桐身旁的新月大纛，叫道：「誰奪到這面大纛，賞銀一千兩。」鐵甲軍爭先恐後，在大漠上狂奔追趕。

黑旗第四隊乘坐的都是精選良馬，鐵甲軍一時追趕不上，跑出了三四十里地，維人戰士有的墮後，奮勇抵擋，都被清兵所殺。兆惠見殺死的維人不是老人，就是少年，喜道：「他們主帥身邊沒有精兵，大家努力追！」再追七八里路，維兵隊伍更見散亂，只見新月大纛在一個大沙丘上迎風飛舞，兆惠騎的是一匹大宛良馬，手揮大刀，當先衝去。眾親兵前後衛護。霍青桐等見清軍大兵衝到，縱馬下丘。兆惠一登沙坵，向前一望，這一下嚇得魂飛魄散，只見前面一隊隊維人戰士整整齊齊的排列在那裏，陣容壯盛，毫無聲息。一眼望去，紅旗似火，圓盾如雲，兆惠心想：「這些維人好狡猾，原來大隊集中在這裏。」他向北一看，只見一片白旗招展，又是數隊維人緩緩推來。兆惠急叫：「後隊作前隊，快退！」親兵傳令下去，清兵登時大亂，前面維人箭如蝗集，直逼過來，清兵本比維人多過數倍，但分兵追趕，追到這裏只有一萬名鐵甲軍，維人全部主力卻集中這裏，登時強弱易勢，西邊兩隊維人衝過來。兆惠一見西、南、北三面都有敵兵，只東面留出空隙，叫道：「大隊向東衝。」他自率親兵在西首斷後，三面維人逐漸逼近，清兵紛紛向東邊缺口中湧去，混亂中前面鐵甲軍大聲叫喊起來。一名騎兵奔到兆惠面前，大叫：「大將軍，不好啦，前面是大泥淖。」只見一千名鐵甲兵人馬已在泥淖中打滾，逐漸向下陷落。原來大漠之上河流不能入海，在沙漠中匯成湖泊，逐漸乾枯，就成泥淖。這個大泥淖方圓十多里，大雪一蓋，絲毫看不出來，霍青桐伏兵於此，兆惠貪勝猛追，那裏得知。

陳家洛和眾人站在沙丘上觀戰，只見清兵陷入泥淖的越來越多，後隊人馬想向外奔逃，維人早已掘下深溝，馬匹無法跨越。鐵甲軍三面受擠，自相踐踏，不由自主的一個一個奔入泥淖之中。沙泥緩緩從腳上升到腿部，再升到膝上，再升到腰間。無數清兵在大泥淖中狂喊亂叫，聲音慘不忍聞，等到沙泥升到口中，喊聲停息，只見雙手揮舞，過了一會，全身沉入泥中。

維人一萬多名戰士左手持盾，右手衣袖高舉，刀光勝雪，一聲不作，聚集在深溝外監視，兩隊精兵不住向鐵甲軍猛撲。清兵越戰越少，不到半個時辰，一萬多名正藍旗鐵甲軍全數被逼入大泥淖中。兆惠在一百多名親兵捨死保護之下，終於衝出了一缺口，逃了出去。

香香公主在沙坵上瞧見數不清的兵士馬匹在大泥淖中滾動廝打、擁抱哭叫，拚命掙扎，心中不忍，別轉了頭不忍觀看。木卓倫十分歡喜，對霍青桐道：「青兒，我剛才說錯了話，你別見怪，實在是我性子太急，是爹爹不好。」霍青桐咬住嘴唇不語。心硯爬在地下又磕了兩個頭，說道：「小的該死，不知道姑娘另有神機妙算，衝撞了姑娘。姑娘大人不記小人過──」他話未說完，霍青桐一提韁繩，縱馬下了沙坵，把心硯僵在當地。章進笑道：「算啦，待會請總舵主給你說情罷。」他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說道：「我就是不明白，幹麼她不把全部清兵都引到這大泥坑中來。」徐天宏道：「現在咱們人比清兵多，自然可把他們趕到這大泥坑裏，如要全體清兵在這裏，他們向外衝逃，一定攔阻不住？」章進道：「不錯，剛才咱們都錯怪了她。」這時大部清軍已陷沒泥中，無影無蹤，餘下來的小部人馬也陷沒半身，動彈不得，只有揮手叫號的份兒，空際充塞著慘厲的呼喊。又過一會，叫聲逐漸沉寂，大泥淖把萬餘鐵甲軍吞得乾乾淨淨。

只見霍青桐高聲傳令：「大隊向西，到黑水河南岸聚集。」維人各隊在隊長率領下乘馬疾馳。路上陳家洛與木卓倫互道別來情況。木卓倫心中很是煩擾，他這兩個女兒同是自己至寶至愛，看來兩人都愛上了這個漢人。依照回教規矩，男子固然可以娶四個妻子，但陳家洛並非清真教徒，這件事不知如何了結。但他生性豪爽，心想：「把清兵殺敗了再說。青兒聰明伶俐，喀絲麗心地純良，姊妹兩人感情又好，總有解決辦法。」

大隊人馬傍晚趕到了黑水河南岸，一名騎兵氣急敗壞的趕來向霍青桐與木卓倫報告：「清兵向我軍猛撲，紅旗二隊隊長已經陣亡，黑旗二隊隊長身受重傷，兩隊兄弟傷亡很重。」霍青桐道：「你叫黑旗二隊副隊長督戰，不許退卻一步。」那騎兵上去傳令。木卓倫道：「咱們上去增援罷？」霍青桐道：「不！」她轉頭對親兵道：「全軍坐下休息，不許舉火，不許出聲，大家吃乾糧。」命令傳達下去，一萬多人在黑暗中默默休息。遠遠傳來黑水河濺濺水聲，和清兵與維人的喊殺聲。一名騎兵急速奔來，報道：「黑旗二隊副隊長又陣亡，兄弟們抵擋不住啦！」

霍青桐道：「紅旗三隊隊長，你這隊上去增援，那邊部隊都歸你指揮。」那隊長長刀一舉，答應著領隊去了。章進叫道：「霍青桐姑娘，我也去廝殺，好麼？」霍青桐道：「各位剛才辛苦啦，再休息一會罷。」章進見她指揮大軍，威風凜凜，不敢再說。

紅旗三隊上去不久，喊聲大作，想是雙方戰鬥慘烈。霍青桐見戰士精力已經恢復，叫道：「紅旗各隊在東邊沙坵後面埋伏，白旗隊哈薩克、蒙古各隊在西邊埋伏。」長劍一揮，說道：「咱們上去！」眾人在親兵擁護下向前馳去，越向前奔，殺聲越響、不一會，金鐵交鳴之聲鏗然大作，只見維人戰士奮力守住黑水河支流上的幾座小木橋，清兵此伏彼起，拚死衝來。霍青桐叫道：「退後！」守橋的戰士向兩旁一撤，數千名鐵甲軍蜂擁過橋。霍青桐見清兵過來了一半，叫道：「拉去木條！」數十名維人牽了馬匹藏在河岸之下，橋上的木樑事先都已拆鬆，用巨繩縛在馬上，一聲令下，鬆韁鞭馬，百餘匹駿馬一齊向前。只聽得喀喇喇數聲巨響，木樑拉去，木橋登時折斷，數十名正在橋上的鐵甲軍墮入河中。清兵被分為兩截，隔河相望，相救不得。

霍青桐令旗一揮，埋伏著的隊伍掩殺上來，清兵訓練有素，雖在混亂之中，仍聽參領、佐領指揮，集合在一起，排成陣勢。維人衝到清兵陣前數百步處，突然停步，霍青桐又是令旗一招，只聽見轟隆、轟隆巨響，連珠不絕，震耳欲聾，黑煙瀰漫，清兵腳下到處炸藥爆發，只炸得血肉橫飛，隊伍登時大亂，對面亂箭射來，無處可逃，紛紛墮河。他們身上在穿了厚重鐵甲，一落河水，登時沉底，餘下來的潰不成軍，片刻之間被維人大軍全部殲滅。白雪皚皚的河岸上到處是屍體兵戈，旌旗衣甲。對岸清兵嚇得心膽俱裂，向葉爾羌城中退去。

霍青桐道：「渡河追擊！」戰士架起木橋，大軍向葉爾羌城衝去。徐天宏對陳家洛道：「這位姑娘用兵如此神妙，真是鬚眉所不及。」陳家洛也甚為嘆服。

葉爾羌城中居民早已全部離去，霍阿伊見正白旗清兵攻到，稍加抵抗，即率隊退出。不久鑲黃旗清兵從黑水河潰退下來，與城中大軍會合，喘息甫定，主帥兆惠也在清兵擁衛下趕到。兆惠見鑲黃旗精兵又遭大敗，十分憤怒，忽然部下稟報，數百名軍卒喝了水井的水中毒而死。兆惠命一隊兵到城外取水，剛想休息，只見滿天通紅，城中到處火光燭天，親兵連珠價急報，四城起火。原來回疆盛產石油，許多地方掘地見油，霍青桐早就下令各處民房中貯藏石油，少數伏兵一點燃，把全城燒成一個大火爐。

兆惠在親兵擁衛下冒火突煙，奪路逃命，城內清兵互相踐踏，親兵在兵卒叢中揮刀亂砍，殺出一條血路，奔到西門，對面大隊鐵甲軍湧來，報說城門已被維人堵住，衝不出去。兆惠轉而向東。這時火勢更烈，鐵甲一被火炙，熱不可當，眾清兵紛紛卸去鐵甲，亂奔亂竄，葉爾羌城內人馬雜沓，喊聲震天。混亂中一小隊人迎面奔來，大叫：「大將軍在那裏？」兆惠的親兵叫道：「在這裏。」當先一人如風趕到，正是和爾大，對兆惠道：「大將軍，東門敵兵少，咱們向東衝出去。」兆惠雖在危急之中，仍然十分鎮靜，率領殘兵，向東門突圍。維人萬箭射來，清兵沒有鐵甲，死傷纍纍，數次衝不出去。城中火勢更烈，數千名被燒死兵卒的焦味充塞空際，中人欲嘔。正危急間，張召重手持長劍，率領一隊清兵馳到，內外夾擊，把兆惠救了出去。霍青桐等在高地上望見，木卓倫連叫：「可惜！可惜！」霍青桐道：「紅旗四隊隊長，你率本隊去增援，堵死東門。」那隊長領隊去了。兆惠既已逃出，城中清兵群龍無首，四門都被回維人重兵堵住，東逃西竄，最後盡皆燒死在這熔爐之中。

霍青桐道：「燒狼煙！」親兵將早就準備好的大堆狼糞點燃，一個黑煙巨柱衝天而起。原來狼糞之煙最濃，大漠上數十里外均可望見。周綺低聲問徐天宏：「喂，燒這個幹甚麼呀？」徐天宏道：「那是與遠處的人通消息。」果然過不多時，西面十多里外也是一道黑煙升起。徐天宏道：「那邊再過去的人見了這道煙，也會點燃狼糞，這樣一處傳一處，片刻之間就可把信號傳到數百里外。」周綺點頭道：「這個辦法真好。」

維人戰士連打三個大勝仗，殲滅清兵精兵三萬餘人，士氣大振，成千成萬戰士互相擁抱，在葉爾羌城外高歌舞蹈。霍青桐傳集各隊隊長，說道：「現在各隊人馬到預定地點駐紮，晚上每個人要燒十堆火，各堆火頭距離越遠越好。」

且說清兵正黃旗精兵一萬餘人在都統德鄂率領之下，向西猛追維人黑旗第三隊的戰士，黑旗戰士的坐騎都是特選的駿馬，直馳入大漠之中。德鄂奉了兆惠之命，務必追到維人，一鼓殲滅，所以銜尾疾追，兩軍人馬風馳電掣般奔出數十里地，忽然斜刺裏衝出數百頭牛羊來。清兵大喜，紛紛捕殺，飽餐了一頓，繼續追趕。黑旗三隊不久就與白旗一隊會合，一路奔逃，始終不與清兵接仗。到了傍晚，兩隊都已奔得精疲力盡，忽然東邊狼煙升起，白旗一隊隊長叫道：「翠羽黃衫已打了勝仗，咱們向東去！」眾戰士精神大振，勒韁回馬，清兵見維人忽然回頭，很是奇怪，上前衝殺，那知維人遠遠兜了過去。德鄂叫道：「你們逃到天邊，我們追到天邊。」

維人在前面連夜奔逃，清兵正黃旗鐵甲軍在後疾追。正黃旗是滿清皇帝直轄的清兵，為八旗兵之冠，都統德鄂一心要立首功，毫不放鬆，沿途馬匹不斷倒斃，德鄂下令馬匹倒斃的騎兵步行隨後，其餘騎兵繼續追趕，跑到半夜，幾匹馬急奔而來，報稱：「大將軍就在右翼。」德鄂忙轉頭迎上，只見兆惠率領著三千多名殘兵敗將，狼狽不堪。兆惠見正黃旗精兵開到，精神一振，心想：「敵兵大勝之後，今晚必定不備，我軍出其不意的進攻，當可轉敗為勝。」於是下令全隊開拔，向黑水河旁挺進。

行了二三十里，前哨報知維人大軍在前紮營。兆惠與張召重、和爾大等登高一望，只覺一股涼氣從心底直冒上來，全身猶如陷於冰窟。原來眼前漫山遍野都是一堆堆的烈火，一眼望去，無窮無盡，隱隱只聽得人喧馬嘶，不知有多少維人戰士。兆惠默然不語。和爾大道：「原來維人有十多萬兵隱藏在這裏，咱們以寡敵眾，怪不得要打敗仗。」其實這是霍青桐虛張聲勢，先把清兵分成四旗，然後以多勝少，逐一擊破。當夜每名維兵燒十堆烈火，遠遠望來，確是聲勢驚人。

兆惠下令道：「各隊趕速上馬，向南撤退，不許發出一點聲息。」命令傳了下去，眾兵卒不及吃飯，立即上馬。和爾大道：「據嚮導說，這裏向南要經過英奇盤山腳下，大雪之後，山路十分難行。」兆惠道：「敵兵聲勢如此浩大，你瞧到處都是他們的隊伍。富德將軍有一支兵越戈壁而來，咱們要逃性命，只有向東南去和他會師。」和爾大道：「大將軍用兵確然神妙。」兆惠「哼」了一聲，兵敗之後再聽這種恭維話，簡直聽不下去。

大軍向南開拔，道路愈來愈險，左面是黑水河，右面是英奇盤山，黑夜中星月無光，只有山上白雪映出一些淡淡光芒。兆惠下令道：「誰發出一點聲息，馬上砍了。」清兵大都來自遼東，知道山上積雪甚厚，一發聲音震動積雪，極可能釀成雪崩巨災，大家小心翼翼，下馬輕輕而行，走了十多里，道路愈陡，幸而天色漸明，清兵經過一日一夜的戰鬥奔馳，人困馬乏，個個臉無人色。忽然前面發喊，報稱有維人來攻，德鄂親率精兵上前迎敵，只見數百名維人俯衝而下，將到臨近，突然下馬，掉轉馬頭，每人拔出一柄匕首在馬臀上插了進去，馬匹負痛，發足向清兵裏狂衝過來，道路本狹，大家擠成一團，人馬紛紛落河。維人從捷徑向山上攀登，無數巨石投下，登時把道路封住。德鄂急令大軍向後退卻，只聽後隊叫聲大作，原來後路也被維人截斷了。

德鄂親冒矢石，向前猛衝，只見英奇盤山頂上新月大纛迎風飄揚，大纛下站著十多個人在指揮督戰。兆惠令道：「向南猛衝，不顧死傷。」鐵甲軍把受傷或已死的人馬一一拖入河裏，清除了道路，一鼓作氣猛衝出去。前面數十名維人擋住。道路狹窄，清兵雖多，可是不能一湧而上，後面部隊卻繼續推上來，一時之間路口擠滿了人馬。擋路的維人突然向後一散，身後露出數十門土炮來。清兵嚇得魂飛天外，發一聲喊，轉身便逃，土炮放處，鐵片鐵釘直往陣中轟來。只是那土炮只能放得一次，第二次再放又要填塞炸藥鐵片，搞上大半天，這時清兵都已退了下去。這數十炮轟死了二百多名清兵，把他們去路截斷。

兆惠又急又怒，忽聽聽見悉悉之聲，頭頸中一涼，原來是一小團雪塊掉在衣領之中，他抬頭一望，只見山峰上雪塊緩緩的滾落下來。和爾大大叫：「大將軍，不好啦，快向後退！」兆惠掉轉馬頭，向後疾奔，眾親兵亂砍亂打，把兵卒向河中亂推，搶奪道路，只聽見雪崩之聲，愈來愈響，積雪挾著沙石，從天而降，猶如天崩地裂，那股聲勢比千軍萬馬還要猛烈，轟轟之聲，震耳欲聾。兆惠伏在馬鞍上，和爾大與張召重左右衛護，奔出了三里多遠。回頭一看，只見道路上積雪十多丈，數千精兵全被埋在雪下。向前眺望，也是積雪滿途，行走不得，兆惠身處絕境，四萬多精兵在一天兩夜之間全軍覆沒，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張召重道：「大將軍，咱們從山上走。」他左手拉住兆惠，一提氣，往山上竄去，和爾大施展輕功，手執單刀在後保護。霍青桐在遠處山頭望去，叫道：「有人要逃，快去截攔。」數十名蒙古兵在小隊長率領下飛奔而來，跑到臨近，見爬上來的三人都是大官服色，十分欣喜，居高臨下，準備活捉。兆惠暗暗叫苦，心想今日兵敗之後，還不免被擒受辱。張召重一言不發，提勁疾上。他手中挽了兆惠，但在這冰雪凍得光溜溜的山上還是步履如飛，和爾大雖然空手，拚了命還是追趕不上，對他不由欽服。

張召重爬到山頂，一提把兆惠甩了起來，數十名蒙古兵同時撲到。張召重把兆惠挾在腋下，「一鶴衝天」，從人圈中縱了出來，蒙古兵撲了一個空，互相撞得頭腫鼻歪，回身來追，兩人早已衝下山去了。和爾大要想跟去，慢了一步，被一名蒙古兵撲到扭住，兩人滾在地上，其餘蒙古兵搶上前來，橫拖直曳，拉到霍青桐面前。

這時各隊隊長紛紛上來報捷，正黃旗清兵全軍覆沒，逃脫性命的除兆惠與張召重外，不過身手特別矯捷的數十人而已。

霍青桐等回到營帳，維人戰士將俘虜陸續解來。這時維人已把清兵大營攻破，糧草兵戈，繳獲無數。俘虜中忽倫四兄弟也在其內，維人戰士報稱，攻進大營時發現他們被縛著放在篷帳之中。陳家洛詢問原委，忽倫大虎說：「兆大將軍怪我們幫你，要殺我們四人的頭，說等打了勝仗再殺。」陳家洛道：「以後你們跟著我，好不好？」四兄弟同時拜倒，道：「公子肯收留我們，我們一定聽你話，你要我們做甚麼都行。」陳家洛微微一笑，對霍青桐道：「我想要了這四個人。」霍青桐道：「公子帶去便是。」陳家洛對心硯道：「每人賞他們五兩金子，你把咱們的規矩教他們。」忽倫四兄弟歡天喜地的跟著心硯下去了。

這時派出去追索兆惠殘部的紅旗三隊隊長匆匆進帳回稟，說哨探急報，戈壁中有清兵四五千人向南而來，霍青桐一躍而起，帶了十隊維兵上前迎敵。

行了數十里，果見前面塵頭大起，霍青桐令旗一招，兩隊紅旗維兵乘著戰勝餘威，一鼓作氣向前猛衝，原來這是兆惠副手富德帶來的援兵，途中與兆惠及張召重相遇，知道清兵大軍覆沒，忙收集殘兵，向東撤退，那知終於被霍青桐攔住。清兵兼程赴援，走得人困馬乏，人數又少，那裏擋得住維人大軍衝擊。兆惠不敢再戰，命令車輛馬匹圍成一個圓圈，清兵弓箭手在圈內固守。維兵幾次衝鋒，衝不進去。霍青桐道：「他們負隅死守，這時強攻，我們損失必重，現在我眾彼寡，不如圍困。」陳家洛道：「正該如此。」霍青桐下令掘壕，維兵萬餘人一齊動手，在清兵四周掘起長壕深溝，要把清兵在這大漠之中活活餓死渴死。

維人在黑水河英奇盤山腳大破兆惠清兵，時在乾隆二十三年十月，這一次圍困，自十月一直圍到明年正月，凡四月之久，史稱「黑水營之圍」。清兵輾轉死於大漠之中者不知凡幾，只因乾隆皇帝一人的窮兵黷武，使千萬維人家破人亡，數萬清兵骨暴黃沙。

到得傍晚，木卓倫與霍阿伊又帶援兵數千到達，在長壕前面堆起土提。陳家洛等在旁相助，文泰來遠遠望見兆惠身旁有一人指指點點，正是張召重，文泰來大怒，從維人戰士手中接過弓箭。徐天宏道：「這奸賊原來在這裏，只怕太遠，射不到。」文泰來施展神力，啪的一聲，一張鐵胎弓登時拉斷，忙換了一張弓，彎弓搭箭，手一放，羽箭如流星般直向張召重面門飛到。張召重吃了一驚，心想：「相距這麼遠，怎會有箭射來？」身子一側，那箭噗的一聲，插入他身後一名親兵胸膛之中。

衛春華道：「四哥，咱們衝進去找這奸賊。」徐天宏忙道：「不行！咱們不要犯了霍青桐姑娘的號令。」文泰來、衛春華等點頭稱是。眾人望著張召重的人影，恨聲不絕，說道：「終有一日要拿住這奸賊，碎屍萬段。」這時忽聽見軍中奏起哀樂，維人戰士在地下掘了一個個深坑，把陣亡的戰士們放在坑內，屍體都用白布裹住，右手握刀，頭上腳下，直立放在坑內，面目向西，然後埋葬。陳家洛等很是奇怪，詢問身旁的戰士，那戰士道：「我們是伊斯蘭教徒，死了魂歸天國，肉體直立，面目向著西方聖地麥加。」群雄見他們如此英雄氣概，嗟嘆不已，埋葬已畢，木卓倫率領維人舉行盛大祈禱，感謝真神祐護，打了這樣一個大勝仗。祈禱完畢後，全軍歡聲雷動，各隊隊長紛紛到霍青桐面前舉刀致敬。

衛春華道：「這一仗把清兵殺得心碎膽裂，也給咱們出了一口惡氣。」徐天宏沉吟道：「皇帝明明跟咱們結了盟，怎麼並不撤軍？難道他這是故意的，要把滿洲精兵在大漠中滅掉？」文泰來道：「我對那皇帝才不相信呢。」眾人議論了一會，猜測不準。余魚同道：「霍青桐姑娘是維人，怎麼這樣深通孫子兵法？」章進道：「甚麼孫子兵法？」余魚同道：「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她伏兵持敵，使清兵疲於奔命，不是致人而不致於人麼？孫子又說：『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敵者，約矣。』她把清兵分而為四，成為我眾而敵寡，豈不暗合孫子之道。」衛春華等都點頭讚嘆。余魚同又道：「她先派老弱的黑旗隊出去誘敵，這不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麼？她命白旗隊把正黃旗精兵遙遙引到大漠之中，而自己主力在大泥淖旁殲敵，不是『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麼？」陳家洛點頭道：「不錯，她讓數百名殿後戰士被消滅，那是『利而誘之』，棄葉爾羌城是用『卻而避之』，黑水河上斷橋是『亂而取之』了！」周綺聽得不耐煩了，說道：「你們儘掉書袋幹麼呀？人家不懂。」駱冰笑道：「霍青桐妹妹的師父是天山雙鷹，他們是漢人，孫子兵法大概是他們教的。」周綺道：「打仗的法兒大家都可以懂的，咱們有孫子兵法，說不定他們有爺爺兵法呢。」眾人都大笑起來。

# 第三十回 窮追金笛玉女瞋

群雄正說話之間，徐天宏忽對駱冰道：「四嫂，我看霍青桐姑娘的神氣有點兒不對。」駱冰望霍青桐時，只見她臉色蒼白，瞪著火光獃獃出神，於是慢慢走近，想逗她說話。霍青桐站起來相迎，突然身子一晃，吐出一口鮮血。

駱冰嚇了一跳，忙搶上住，問道：「青妹妹，怎樣？」霍青桐不語，努力調勻氣息，只覺喉口一甜，又吐出一口血來。這時香香公主、木卓倫、陳家洛、霍阿伊、周綺都奔過來看視。香香主急得連叫：「姊姊，你別吐啦。」眾人見霍青桐臉色蒼白，玉容憔悴都是又驚又疼，駱冰忙把扶入帳中，展開氈毯讓她躺下。木卓倫十分懊悔，知道女兒指揮這一仗用盡了心神，在力戰和爾大之後又率兵衝鋒陷陣，加之自己和部將都對她懷疑，她自然要滿懷氣苦，而最使她難受的，只怕是陳家洛對她冷漠而與她妹子要好了，木卓倫見女兒睡下，一時也想不出話來安慰，嘆了口氣，走出帳來。

他在四下巡視，只聽見維人戰士紛紛誇獎霍青桐神機妙算。走到一處，見一百多名戰士圍著一位伊斯蘭教的阿訇，聽他講話。那阿訇道：「在穆聖遷居到麥地那的第二年，墨克人來進攻。敵人有戰士九百五十人。戰馬一百匹，駱駝七百頭，個個武裝齊全。穆聖的部下只有戰士三百十三人，戰馬兩隊，駱駝七八十頭，甲六副。敵人強過三倍，但穆聖終於擊敗了敵人。」一名維人小伙子叫道：「咱們這次也是以少勝多。」阿訇道：「不錯，霍青桐姑娘依循穆聖的遺教，領著咱們打勝仗，願真主保佑她。可蘭經第三章中說：『在交戰的兩軍之中，這一軍是為主道而戰的，那一軍是不信道的，眼見這一軍有自己的兩倍。阿拉用他的佑護扶助他所喜愛的人。』」眾戰士歡聲雷動，齊聲大叫：「真主保佑翠羽黃衫，她領著咱們打勝仗。」

木卓倫想著女兒，一夜沒好好睡，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走到霍青桐帳中，一揭開帳門，只見帳中無人，嚇了一跳，忙問帳外的衛士。那衛士道：「霍青桐姑娘在一個時辰前出去了。」木卓倫道：「到哪裏去？」衛士道：「不知道。這封信她要我交給族長。」木卓倫搶過信來，只見上面寫道：「爹爹，大事已了，只要加緊包圍，清兵指日就殲。兒青上。」木卓倫獃獃的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問道：「她向哪裏去的？」那衛士往東北方一指，木卓倫躍上馬背，向前直追，趕了半個時辰，茫茫大漠上一望數十里沒一個人影，怕她已轉了方向，只得回來，走到半路，香香公主、陳家洛、徐天宏等已得訊迎來。眾人十分憂急，都知霍青桐病勢不輕，忽然單身出走，病況必定加劇。

回到大帳，木卓倫派出四小隊人往東南西北追尋。傍晚時分，三小隊都廢然而返，派到東面的那小隊卻帶來了一個穿黑衫的漢人美少年。

余魚同一獃，原來那人是穿了男裝的李沅芷，忙迎上去，說道：「你怎麼來了？」李沅芷又是高興、又是難受，道：「我來找你啊，剛好遇上他們。」她一指那小隊維人道：「他們就把我帶來啦。咦，你怎麼不穿袈裟啦？」余魚同笑道：「我不做和尚了。」李沅芷大喜，眼圈一紅，險險掉下淚來。

香香公主見找不到姊姊，十分焦急，對陳家洛道：「姊姊到底為甚麼啊？怎麼辦呢？」陳家洛道：「我這就去找她，無論如何要勸她回來。」香香公主道：「嗯，我同你一起去。」陳家洛道：「好，你跟你爹說去。」香香公主去到木卓倫身邊，說要與陳家洛同去找姊姊。木卓倫心亂如麻，知道霍青桐就是為了他們而走，這兩人同去，只怕使她更增煩惱，但也不知如何是好，頓足說道：「你們愛怎樣就怎樣罷，我也管不得許多了。」香香公主睜大了一雙眼睛，望著父親，見他眼中全是紅絲，知他難過，輕輕拉著他的手。

李沅芷對別人全不理會，不斷詢問余魚同別來情形。陳家洛見到李沅芷，心中暗喜，走到香香公主前道：「你姊姊的意中人來啦，他一定能勸她轉來。」香香公主喜道：「真的麼！姊姊怎麼從來不對我說。啊，咱們姊姊真壞死啦。」一面說，一面走到李沅芷跟前，細細打量。木卓倫獃了一獃，也過來看。

李沅芷與木卓倫見過面，忙作揖見禮，她見香香公主如此絕世的美貌，怔住了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微笑著對陳家洛道：「你對這位大哥說，他到這裏我們很是高興，請他和我們一同去找姊姊。」陳家洛這才和李沅芷見禮相見，說道：「李大哥怎麼也來啦？別來可好？」李沅芷紅了臉，只是格格的笑，望著余魚同，下巴微揚，示意要他說明。余魚同道：「總舵主，她是我陸師叔的徒弟。」陳家洛道：「我知道，我們見過幾次。李大哥這時趕到真是再好也沒有。」余魚同笑道：「她是我師妹。」陳家洛驚問：「甚麼？」余魚同道：「她出來愛穿男裝。」陳家洛仔細朝李沅芷一看，只見她秀眉淡淡，雙頰暈紅，哪裏有一絲一毫的男子模樣，自己和她數次見面，因為有霍青桐的事耿耿於懷，沒一次細細瞧她，這一下登時獃住，頭腦中空蕩蕩的甚麼也不能想，一時之間又是千思萬慮，一齊湧到：「原來她是女子？那麼自己對霍青桐的一切思疑完全是誤會了。霍青桐曾要我去問陸老前輩，我總覺尷尬而問不出口，那麼她這次出走，豈不是與自己有關，她妹子對我又如此情深愛重，教我如何自處？」

眾人見陳家洛突然失魂落魄般的出神，都覺很是奇怪。李沅芷忽道：「霍青桐姊姊呢？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對她說。」

駱冰聽說李沅芷是女子，過來拉住她手，很是親熱，見了她對余魚同的神態，再回想在天目山、孟津等地的情形，今日又見她不辭萬里的跟到回部來，那麼她對余魚同的心意是不問可知了，她心想余魚同對自己一片癡心，現在有這樣一位美貌姑娘真心愛他，大可慰他過去許多無謂的苦惱，只是余魚同對她總是神情落寞，實在大大不妥，於是對李沅芷道：「霍青桐妹妹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們大家都在找她呢，妹妹有重要事情對她說？」李沅芷道：「她是一個人走的麼？」駱冰道：「嗯，而且她身上還有病呢。」李沅芷急道：「她向那個方向走的？」駱冰道：「本來是向東北走的，後來有沒有轉道，那就不知道了。」李沅芷連連頓足，說道：「糟啦，糟啦！」眾人見她十分焦急，忙問原因。李沅芷道：「關東三魔要找翠羽黃衫報仇，你們是知道的了，這三人路上被我作弄了一個夠，他們正跟在我後面，現在霍青桐姊姊向東北去，剛剛撞上。」

原來李沅芷在孟津寶相寺中見到余魚同出家做了和尚，悲從中來，掩面痛哭。余魚同見她糾纏不已，竟然硬起心腸，寫了一封信留給陳家洛等人，對李沅芷不理不睬，飄然出寺。李沅芷脾氣執拗，余魚同對她越是冷淡，她越是堅執，當下擦乾眼淚，回到孟津城內，另想計謀，總要使這個人回心轉意，方才罷休。她心中籌劃，余魚同目下不知走向何方，不如先找到紅花會眾人，再行計較，於是她在孟津各家店去探尋陳家洛等人。那知陳家洛等沒遇到，卻見到了滕一雷、顧金標、哈合台三人。他們一夜勞累，很是辛苦，在一家僻靜客店休息。李沅芷偷聽他們談話，知道他們要到回部去找翠羽黃衫報仇。李沅芷憎恨他們欺侮逼迫余魚同，心想先給點苦頭他們吃吃，於是到一家大藥材店買了一大包巴豆，回到自己客店，煎成濃濃一大碗汁水，盛在一個酒瓶裏，混到滕一雷等住的客店內，等他們到街上閒逛時，破窗而入，將巴豆汁水倒在桌上的大茶壺裏。關東三魔回來，那裏知道，口渴就喝，雖然覺得有點異味，也只道茶葉粗劣，不以為意。到了夜半，三人都腹痛起來，這個去了茅房回來，那個又去，三人川流不息，瀉了一夜肚子。第二天早晨肚瀉仍未停止，三人精疲力盡，委頓不堪，本來要上路的，這時也走不動了。滕一雷把客店老闆找來大罵，說他們店裏東西不乾淨，吃壞了他們肚子。客店老闆見他們兇得厲害，只得連連陪笑，請了一個醫生來診脈。那醫生那裏知道他們受了暗算，只道是受了風寒，開了一張驅寒暖腹的方子，客店老闆掏錢出來抓藥，叫店小二在藥罐中煎熬。

李沅芷從客店後門溜進去偷看，見滕一雷等三人川流不息的上茅房去，心中暗暗好笑，又見店夥給他們煎藥，乘店夥走開時，揭開藥罐，又放了一大把巴豆在裏面。滕一雷等吃了藥，滿擬轉好，那知腹瀉更是厲害。李沅芷心想這惡作劇一不做二不休，半夜裏飛身跳進當地一家大藥材舖，在幾百隻抽屜裏每種藥抓了一撮，不管它是熟地大黃、當歸貝母，還是三七蟬衣、紅花甘草，每一種都拿了少些，回去放在關東三魔的藥罐裏。第二日店夥生起炭爐再煎，濃濃的三碗藥端了上去。那關東三魔一口喝下，這數百藥味在他們肚子裏胡鬧起來，那還了得，只把生龍活虎般的三條大漢折騰得不成樣子。好在他們武功精湛，身體堅強，這才抵受下來。

滕一雷見多識廣，知道其中必有蹺蹊，只當是錯住了黑店，客店老闆謀財害命，於是囑咐兩人不再喝藥，過了一日，果然好些。顧金標拿起鋼叉，要出去殺盡客店的掌櫃店夥。滕一雷一把拉住，說道：「老二，且慢。再養一日，等力氣復原了再幹，說不定店裏有好手，現在廝殺起來咱們吃虧。」顧金標這才忍住氣。到得傍晚，店夥送進一封信來，信封上寫著：「關東三魔收啟。」滕一雷吃了一驚，忙問：「這信是誰送的？」店夥道：「一個泥腿小孩送來的，也不知是誰差他的。」滕一雷打開信，氣得暴跳如雷，顧金標與哈合台接過來，只見紙上整整齊齊的寫道：「翠羽黃衫，女中英豪，豈能怕你，三個草包。略施小懲，巴豆吃飽。如不速返，絕不輕饒。」字體娟秀，確是出於女子手筆。顧金標把字條扯得粉碎，說道：「我們正要去找她，她竟在這裏，那再好不過。」三人不敢再在這客店居住，當晚搬到另一處，將養了兩日，身體這才復原。他們在孟津四處尋訪，哪裏有翠羽黃衫的蹤跡。

原來這時李沅芷已查知衛春華趕來報知張召重殺害師兄馬真的事，群雄邀齊余魚同，同赴回部。她想余魚同既走，自己也不必去理會滕一雷等人了，於是隨後跟去。關東三魔找不到霍青桐，以為她必回到回部去，也連日連夜向西趕來，在甘肅境內又被李沅芷撞見。滕一雷見李沅芷，怔了一怔，待細看時，她早已躲過。

第二天關東三魔用過早飯，正要上道，忽然外面進來了十多人，有的肩挑，有的扛抬，說滕爺要的東西送來了。滕一雷一看，只見送來的是大批雞鴨蔬菜、雞蛋鴨蛋，還有一頭殺翻了的牛與一口豬。

滕一雷喝問：「這些東西幹麼？」抬豬捉雞的人道：「這裏一位姓滕的客官叫我們送來的。」店夥道：「就是這位客官姓滕。」送物的人紛紛放下物事，準備收錢，顧金標怒道：「胡說八道，誰要這許多東西來著？」正吵嚷間，忽然外面一陣諠譁，抬進了三口棺材來，還有一名仵作，帶了紙筋石灰等收殮屍體之物，說道：「過世的人在哪裏？」掌櫃的出來罵道：「你見了鬼啦，抬棺材來幹麼？」仵作道：「店裏不是死了人麼？」掌櫃劈面一記巴掌打去，仵作一躲，說道：「這裏不是明明死了三個人？一個姓滕，一個姓顧，還有一個蒙古人姓哈。」顧金標怒火上衝，搶上一步，反手一掌。打在那仵作的腮幫子上。那仵作那裏抵受得住武功精湛的顧金標這一掌，半邊臉登時腫了起來，吐出滿口鮮血，還帶出了三枚大牙。他只覺滿眼金星，險險暈了過去。忽然外面鼓樂吹打，奏起喪樂，一個小廝捧了一副輓聯進來。

滕一雷雖然滿懷怒氣，但已知是敵人搗鬼，哈哈一笑，展開輓聯，見上聯寫道：「草包三隻歸陰世」，下聯是「關東六魔聚黃泉」，上聯小字寫道：「一雷、金標、合台三兄千古」，下聯寫道：「盟弟焦文期、閻世魁、閻世章敬挽」，一塊橫額題著四字：「多行不義」。哈合台把輓聯扯得粉碎，抓住那小廝胸口問道：「誰叫你送來的？」那小廝嚇得要哭出來說道：「是一位青年公子，他給了我一串錢，說他有三位朋友死在這客店裏，要我送這副對來弔喪。」哈合台知道他是受人之愚，把他一摔，那小廝仰天直摜出去，放聲大哭。滕一雷再問各人，都說是一位青年公子叫他們來的。滕一雷抄起銅人，說道：「快追！」三人闖出店去，四下搜索，哪裏有敵人的蹤影，李沅芷早已去得遠了。滕一雷道：「咱們向前追，抓住了那丫頭把她細細剮了。」他們還只道是霍青桐搗的鬼，這一下苦了抬棺材，扛著羊的那些人，等了半天也不見滕一雷回來，只得自認晦氣，把東西抬了回去。

滕一雷等三人怒氣勃勃，拚命趕路。這天到了涼州，三人在「西來客店」中息下，到得半夜，客店後面忽然起火，三人跳起來去察看，滕一雷見燒去的只是一堆柴草，似乎是有人故意縱火，他是江湖大行家，猛然醒悟，說道：「老二、老四，快回房。」三人趕回房內，果然三個包裹已經不見，原本放包裹的地方卻放著三串燒給死人的紙錢，滕一雷一躍上房，四下並無人影。顧金標拍案大罵：「有種就正大光明見個輸贏，這樣偷雞摸狗算他媽的甚麼好漢？」滕一雷道：「這一來咱們明天房飯錢也付不出啦！」

顧金標怒道：「咱們快想法兒除了這賤貨，好早日出了心中這口惡氣。」滕一雷道：「不錯，老二、老四，你們想怎麼辦？」這三人武藝雖好，頭腦卻不靈便，想了半天，只想出一條計策，那就是晚上大家不脫衣服，三人輪流守夜，一見敵人蹤影，立即跳出去廝殺，滕一雷明知這辦法並不高明，可是三個臭皮匠無論如何變不成一個諸葛亮，也只索罷了。哈合台道：「明兒的房飯錢怎麼辦？現在出去弄點呢，還是明兒一早撒腿就跑？」顧金標道：「反正以後還得用，我出去拿點罷。」他飛身上房，四下一望，看準了一家最高大的樓房，躍進去想不論偷搶，弄到幾百兩銀子好走路。他見一間房裏有燈火透出來，伏身下去察看，忽然身後嗆嗆一聲響亮，一疊瓦片拋在地下跌得粉碎，有人大叫：「捉飛賊啊，捉飛賊啊！」顧金標嚇了一跳，但他自恃武藝高強，並不理會，跳進房去，原來是幾個傭僕正在賭錢，桌上放了幾百文銅錢，見他進來，嚇得大叫起來。顧金標正想退出，外面梆子急敲，火把明亮，十多人持刀拿棍趕來，忙破窗而出，躍上屋頂，只聽見嗖的一聲，腦後生風，他回手一叉，把擲來的一塊石子砸飛，其快如風，搶到發暗器的處所，人剛撲到，迎面一劍刺來。微光下只見那人身穿黑衣，身手矯健，顧金標連日受氣，可是始終找不到敵人，這時那裏再肯放過，刷刷刷三叉，盡往敵人要害刺去。那人劍法精奇，但料不到顧金標鋼叉招術如此迅捷，拆了數招，虛晃一劍，回身就走。顧金標持叉趕去，見那人回手一揚，一陣嗤嗤破空之聲，他嚇了一跳，一個觔斗翻下屋頂，這才躲開了李沅芷的芙蓉金針。下面眾人齊聲吶喊，顧金標鋼叉一揮，眾人刀棍紛紛脫手。他再上屋追尋時，那裏還有敵人的影子。

顧金標回到客店，滕哈二人見他面色有異，空手而歸，忙問原委，顧金標把與敵人交手的事說了，哈合台連連嘆氣：「早知道我就和你同去，兩個人總截得住他。」滕一雷道：「還說甚麼，咱們快走罷，別等天明不好看。」三人剛結束定當，忽然有人拍門，三人相望了一眼，哈合台去開門，進來的原來是店中掌櫃，他手中拿了燭台，說道：「小店本錢微薄，請客們結了房飯錢再走。」原來他在夢中給人推醒，告訴他這三人沒錢付賬，要溜之大吉。他披衣坐起，推醒他的人已不知去向，忙來拍門，果見滕一雷等要走。顧金標發了橫，說道：「老子沒錢使啦。櫃上先借一百兩銀子再說！」鋼叉噹啷啷一抖，迫著掌櫃的去拿銀子。掌櫃苦著臉轉身出去，忽然外面喊聲大作，一群人大叫：「別讓飛賊跑了！」

從大門中望出去，只見外面燈籠火把齊明，人聲諠譁，總有百十來人，一疊聲的大叫：「捉飛賊啊！」滕一雷銅人一擺，叫道：「上屋！」顧金標扭斷了櫃台上的鎖，抓了一把碎銀子放在袋裏，三人上屋而去，那些公差鄉丁那敢來追，而且也沒上屋的本事。關東三魔跑了七八里路，這才放下腳步，心想掌櫃半夜裏來要賬，這許多人來捕拿，一定也是對頭搗的鬼。顧金標和李沅芷當面交過手，見他是一個漢人少年，並不是維族女子，以為敵人另有幫手，更加不敢托大，三人每晚真的輪流守夜。

這天快到嘉峪關，滕一雷道：「此去是敵人的地界，咱們可要特別小心。」後半夜是哈合台輪值，他正感到有點迷迷糊糊，忽聽屋子後面有兩塊小石子投在地上，他知道夜行人「投石問路」探聽動靜，忙悄悄推開窗子，掩到後面去想生擒敵人。那知等了好一陣，始終不見有人跳下房來，前面顧金標卻大叫起來。哈合台一驚：「糟啦，又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忙奔回去，只見滕顧兩人手中拿了燭台，逃出房外，情形十分狼狽。哈合台拿燭台往窗口一照，吃了一驚，屋裏地上、炕上、桌上都是青蛇與癩蝦蟆，到處亂蹦亂跳，窗口有兩個竹簍，顯然是敵人用竹簍盛了來開玩笑的。滕一雷罵道：「也真難為這臭丫頭，捉了這許多醜傢伙來。」原來李沅芷因余魚同對她無情，心中萬分氣苦，這種事用強不行，軟求也不行，滿腔怨怒，無處出氣，都發洩在關東三魔身上，所以一路上想出各種刁鑽古怪的門道來和他們為難。這些青蛇與蝦蟆是她花錢叫頑童們捉的。關東三魔那裏知道，他們受到這種種麻煩，原來都是為了那個醜臉秀才不肯愛這位將軍小姐。幾次三番的一鬧，關東三魔晚上不敢再住客店，盡往古廟農家借宿。李沅芷和顧金標交了手，知道自己武功與他們差得太遠，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招惹。就這樣，四人前前後後的一起來到回部。

眾人聽李沅芷簡略的一說，又是好笑又是吃驚，都為霍青桐擔心。陳家洛道：「事不宜遲，我馬上尋她去。」徐天宏道：「關東三魔不可輕敵，咱們得多去幾個人。總舵主先去，李姑娘和他們最熟，第二撥接應，唔，你一個人去不大好，請十四弟同去，我們夫妻第三撥接應。四哥四嫂和其餘各位在這裏守著張召重。」陳家洛道：「好！」上馬欲行，駱冰把白馬牽了過來，香香公主騎了紅馬奔來，笑道：「走罷！」兩人並轡而去。不久余魚同與李沅芷、徐天宏和周綺先後都離開大營向東北方追去。

文泰來正要回營，忽見帳篷角上人影一閃，喝問：「是誰？」那人早已去遠，文泰來見這人身手異常矯健，不像普通維人戰士，拔步追去，那人在人堆中一鑽就不見了。他追趕不上，退回來時，已有兩名維人戰士向木卓倫稟報，說和爾大被人救去，看守他的四名戰士都被人殺死在地。木卓倫吃了一驚，和文泰來同去看視，見四名維人都被人用劍當胸穿過。駱冰眼尖，從帳篷角拔出一柄匕首，匕首上縛著一張紅紙，上寫寫著：「御林軍統帶張召重拜上紅花會陳總舵主和奔雷手文四爺。」文泰來一股怒氣從心中直冒上來，把字條團成一團，力透掌心。衛春華要討來看，文泰來攤開手掌，那字條已成為片片碎紙，隨風如蝴蝶般飛出帳外。木卓倫又是驚奇又是佩服，心想：「上次與他們無塵道長交了手，只道天下英雄盡於此矣，哪知這位文四爺卻也如此了得。」

文泰來對木卓倫道：「木老英雄，圍困兆惠清兵的事偏勞你了，我們去追張召重那奸賊。」木卓倫點頭稱是。文泰來率領衛春華、章進、駱冰、心硯，五人上馬，在大漠中辨認馬蹄足跡，連夜追索。

且說霍青桐大勝之後，心中反而感到說不出的寂寞淒涼。那天晚上在帳中思潮起伏，聽帳外維人彈起東不拉，不斷唱著情致纏綿的情歌，更增惆悵，想起父親對自己懷疑，意中人又愛上自己妹子，在這裏留戀，還有甚麼滋味？於是悄悄起來，留了一封信給木卓倫，帶了長劍暗器，以及師父所賜的兩頭巨鷹，上馬向東北而行，她想：「不如去跟著師父，隨他們二老在大漠中四處飄泊，這個身體，就在茫茫黃沙中埋葬了罷。」

她這時病已沉重，仗著從小練武，根基堅實，終放強支撐，她縱馬往東，在大漠中行了十多日，這天離天山雙鷹所居的玉旺崑還有四五日路程，身體已是衰弱不堪，當晚在一個沙丘旁張開了小帳篷休息。睡到半夜，忽聽遠處有緩緩的馬蹄聲，三人騎馬從東面過來，走到沙坵的側旁，三人下馬休息。他們在黑暗之中一時沒瞧見霍青桐的帳篷，見沙坵旁有些青草，就縱馬咬嚼，三人談起話來。霍青桐聽他們談的是漢語，當時迷迷糊糊的也不在意，朦朧中忽聽一人說道：「這翠羽黃衫害得咱們好苦！」霍青桐心中一震，忙用心傾聽，只聽另一人怒罵：「這賊婆娘，老子抓到她不抽她的筋、剝她的皮，老子十八代祖宗都不姓顧。」原來這三人就是關東三魔，他們追到大漠之中，只道霍青桐帶領維人在西面與清軍交兵，所以一路趕來，不意這時和她只隔一個小小沙坵。

當日陳家洛趕來回部報信，連日軍務倥傯，霍青桐又故意避開不和他談話，所以關東三魔尋仇之事竟沒機會提及。霍青桐聽見這三人竟是衝著自己而來，很是奇怪，還以為是兆惠手下的殘兵敗將，再聽下去，卻又不對。只聽見一個人道：「閻六弟這樣好的功夫，我就不信一個娘們能害死他，這婆娘一定是用詭計。」另一人道：「那當然啦。所以我說老二老四，咱們這次可千萬別莽撞。」霍青桐恍然大悟，原來是關東六魔一派的人到了。

她仔細尋思，在這大漠上，一望數十里，自己又在病中，無論如何躲不開只好，見機行事，用計脫身。又聽一人說道：「咱們帶的水越來越少啦，最多只能支持五六日，此去只怕七八日行程中都找不到水，打明兒起大家再要少喝。」霍青桐心想：「我不如自己迎上去，想法兒領他們去見師父。」

第二日清晨，關東三魔睜開眼，見了霍青桐的帳篷，很有點訝異。霍青桐這時已把黃衫脫去，換了一件紅白相間的花衫，頭上的翠羽也拔了下來，她把寶劍衣服等一股腦兒包在包裹中，空手走出帳來。滕一雷見她一個單身女子，孤身在這大大漠中行走，很是懷疑，說道：「姑娘，你有水麼？分一點給我們。」說著拿出一錠銀子來。霍青桐搖搖頭，表示不懂他的漢語，哈合台用維語照樣說了一遍，霍青桐用維語道：「我的水不能分，翠羽黃衫派我送一封緊要的信，現在趕去回報，坐騎喝少了水跑不快。」她一面說一面上馬。哈合台搶上去拉住馬的轡頭道：「翠羽黃衫在哪裏？」霍青桐道：「你們問她幹麼？」哈合台道：「我們是她朋友，有要緊事找她。」霍青桐嘴一扁道：「當面扯謊！翠羽黃衫在玉旺崑，你們卻向西南去，別騙人啦！」一抖韁繩要走。哈合台拉住轡頭不放，說道：「我們不認識路，你帶我們走罷！」他翻身上馬，對滕顧二人道：「她是到那賊婆娘那裏去的。」

關東三魔見霍青桐一臉病容，憔悴不堪，那像是身有武功之人，所以毫不懷疑，三人欺她不懂漢語，跟在她身後嘰嘰咕咕的商量，決定將到玉旺崑時先把她殺了，然後去找翠羽黃衫。顧金標見她雖然面色憔悴，但風致楚楚，秀麗無倫，不覺起了色心。霍青桐見他不住用眼瞟來，色迷迷的不懷好意，心想他們雖然不認得自己，但形勢也極為危險，把他們引到師父那裏的計策是行不通了，於是撕下身上一塊紅布，縛在一頭巨鷹腳上，拿出一塊羊肉來給鷹吃了，把鷹往空中一丟，那鷹振翼飛入空際。滕一雷起了疑心，問道：「你幹甚麼？」霍青桐搖搖頭。

滕一雷道：「老四，你問她。」哈合台用維話詢問。霍青桐道：「這裏過去七八天的路程中都沒水泉子，你們水帶得這麼少，怎麼夠喝？把鷹放了，讓牠們自己去找水喝罷。」說著又把另一頭鷹放了。哈合台道：「兩頭鷹喝得了多少水？」霍青桐道：「渴起上來時，一滴水也能救命，再過幾天你們便知道啦。」到玉旺崑這時其實只有四天的路程，霍青桐怕他們傷了自己，所以故意把道路說得長些。哈合台喃喃咒罵：「在我們蒙古，就算有沙漠，那裏有七八天的路程上找不到水的。真是鬼地方！」

這天晚上在沙漠上過宿，霍青桐在烈火旁見顧金標不住眼溜她，心裏暗暗吃驚，走進自己的單人篷帳後，拔出劍來，靠在帳門口，不敢就睡，等到二更時分，果然聽到有輕輕的腳步聲慢慢走近。她心中劇跳，冷汗直冒出來，心想：「數萬清兵都滅了，可別在這三人手中遭到報應。」只忽身上一寒，一陣冷風從帳外吹進，原來帳門的布帶已被顧金標扭斷，走進帳來。他向前一按，心想這樣一個病得半死的女子，還有甚麼抵抗的力氣，只怕她叫喊起來被老大老四聽見了不雅，所以一上來就想按霍青桐的嘴，哪知毯子中空空的竟沒有人，正想伸手到邊上去摸，脖子上一涼，一件鋒利的兵刃抵住了項頸。霍青桐用漢語喝道：「你動一動，我就刺！」顧金標空有一身武藝，要害被人制住，哪敢動彈？霍青桐道：「伏在地下！」顧金標依言伏下。霍青桐把劍尖抵住他的背心，坐在地上，兩人僵在那裏，誰也不敢動彈。霍青桐心想：如殺了這壞蛋，那兩人一定不肯甘休，只好挨到師父來救再說。

等了一個更次，滕一雷半夜醒來，發覺顧金標不見了，跳了起來，叫道：「老二，老二！」霍青桐低喝：「快答應，你說在這裏。」顧金標依言，叫道：「老大，我在這裏啊！」滕一雷笑罵：「這風流的賊脾氣總是不改，你倒會享福。」

第二天清晨，霍青桐挨到滕一雷和哈合台在帳外不住催促，才放顧金標出去。哈合台怨道：「老二，咱們是來報仇，可不是來胡鬧。」顧金標恨得牙癢癢地有苦無處說，如把這件倒楣事說出來，那可是終身之羞，他打定了主意，今晚一定要遂了自己心願，再把這賊婆一叉戳死。

到得晚上，顧金標暗暗咬牙，這次有了準備，拔出獵虎叉拿在右手，左手拿了火摺，闖進帳篷，心想就算這女子會武藝，三招兩式，還不手到擒來，虎叉不晃動，護住門面，火光下見霍青桐縮在帳篷角裏，心中大喜，撲了上去，突覺腳上一緊，暗叫不好，待要反躍出帳，雙腳已被霍青桐佈置在地下繩圈套住。他彎腰想去奪繩，被霍青桐用力一拉，站立不穩，仰天跌倒，只聽見霍青桐喝道：「別動！」長劍劍尖已點在小腹之上。

霍青桐心想：「如果像昨晚那樣僵持一夜，我身子支持不住了，但又不能只斃他一人，必須三賊一齊廢了！」低聲道：「叫你那老大進來！」顧金標慣走江湖，已知她的用意，不上她的當，沉默不語。霍青桐手上一用勁，劍尖透進衣裏，劃破了一層皮。顧金標知道小腹中劍最為受罪，好是好不了，可是一時又不得死，總要挨上三四天才能斃命，不敢再強，低聲道：「他不肯來的。」霍青桐低喝：「只要你漏一點風聲，馬上叫你見閻世章去！」顧金標一獃，大吃一驚：「難道你這賊婆娘就是翠羽黃？」只得叫道：「老大，你來，快來啊！」霍青桐道：「你笑！」顧金標皺著眉頭，哈哈的乾笑幾聲。霍青桐道：「笑得快活些！」顧金標肚裏暗暗咒罵：「你奶奶雄，還快活得出？」可是劍尖已經嵌在肉裏，只得放大聲音勉強一陣傻笑，中夜聽來，直如梟鳴。

滕一雷和哈合台早已被吵醒。滕一雷罵道：「老二別快活啦，養點氣力罷。」他是關東六魔之長，最工心計，平素儼然是君子模樣，所以五個盟弟都肯服他，霍青桐見他不來，低聲道：「叫你老四來！」顧金標又叫了幾聲，哈合台比較正派，對顧金標這種行徑本已不滿，因為他是盟兄，不好怎麼說他，這時只裝沒聽見。霍青桐暗暗切齒：「我如脫此難，不把這三個奸賊殺了，難解今日之羞。」她右手持劍，左手把繩子在顧金標身上繞來繞去，縛了個結結實實，這才放心，但倚在帳邊，不敢睡著。

挨到天明，顧金標居然橫了心呼呼大睡，霍青桐舉起馬鞭，對他沒頭沒腦的抽了一頓，劍尖對準他心口，喝道：「哼一聲就宰了你！」顧金標滿臉是血，只得苦捱。霍青桐心想：「這事雖已鬧穿，但殺了他大禍馬上臨頭，不如讓他多活一時，預計師父今日下午就可來迎。」於是取出手帕，輕輕替顧金標把臉上血跡擦去，笑道：「這才知道你是真心。」顧金標愕然不解，不知她又使甚麼花樣。霍青桐道：「咱們維人有這規矩，前頭兩晚一定不能讓野男子近身，而且要使野男子身上見血。現在好啦，今晚你來罷。」嫣然一笑，說道：「可別讓他們知道。」顧金標將信將疑，霍青桐解去了他身上繩索，把他推出帳去。

滕一雷見他一臉血斑，大起疑心，說道：「老二，這婆娘是甚麼路數？可別著了人家道兒。」顧金標心想，霍青桐雖在病中，仍有勁力將他拉倒，她身上帶劍，不但會說漢語，並且知道閻世章的事，絕非普通維人姑娘，對滕一雷一霎眼睛，道：「咱們擒住她。」兩人慢慢走向她身邊。

霍青桐放走顧金標後，目不轉瞬的注意著他，見他與滕一雷行動有異，突然奔向馬旁，長劍一晃，已把顧金標與哈合台馬背上盛水的革囊刺破，接著一劍把滕一雷馬背上最大的水囊割了下來，搶在手中，一躍上馬。滕一雷等三人獃了一獃，只見兩皮袋水流了一地，登時被黃沙吸乾，在大漠之中，這兩袋水比兩袋珠寶更加珍貴，三人又氣又急，各挺兵刃上來廝拚。

霍青桐伏在馬背上不住喘氣咳嗽，叫道：「你們過來我又是一劍！」她把劍尖指住最後一隻水囊，關東三魔果然停步不動。霍青桐咳了一陣，說道：「我好意領你們到翠羽黃衫那裏，你們卻來欺侮我。這裏到有水的地方還有六天路程，你們不放過我，我就刺破這水囊，大家在沙漠中乾死。」關東三魔面面相覷，做聲不得，暗罵她這一招果然毒辣，滕一雷心想：「暫且答應，等挨過了大沙漠再擺佈她。」於是說道：「咱們不難為你，大家走罷。」霍青桐道：「你們在前面走！」於是三個男人在前，一個女人在後，在大漠上前進。

走到中午，烈日當空，四個人都唇焦舌乾，霍青桐只覺眼前金星直冒，神智糢糊，心想：「難道今日我畢命於此？」只聽見哈合台道：「喂，給點水喝！」霍青桐打起精神，說道：「把碗放在地下。」哈合台依言把碗放在沙上。霍青桐又道：「你們三人退開一百步。」顧金標有些遲疑。霍青桐道：「不退開我就不給水。」顧金標喃喃咒罵，三人終於退開，霍青桐躍馬上前，拔去囊上塞子，注了大半碗水在碗裏，說著：「喝罷！」自己催馬走開，三人奔上來，你一口我一口，把水喝得點滴不剩。

四個人上馬又行，過了兩個多時辰，道旁忽然出現一叢青草，滕一雷眼睛一亮。說道：「前面必定有水！」霍青桐暗暗心驚，苦思下一步方略，但頭痛欲裂，用不來心思，突然長空一聲鷹唳，黑影一閃動，一隻巨鷹直撲下來。霍青桐大喜，伸出左臂，那鷹斂翼停在她肩頭，只見鷹腿上縛了一塊黑布，知道師父馬上就到。滕一雷甚是機靈，心知其中必有古怪，手一揚，一枝袖箭向她右腕打來，滿擬打落她手中長劍，再來搶奪水囊。霍青桐揮劍擊去袖箭，一提馬韁，向前飛馳。關東三魔大聲吆喝，隨後追來。馳出十餘里，霍青桐手腳酸軟，再也支持不住，被馬一顛，跌了下來。

# 第三十一回 劍底戲沙憐寂寞

顧金標等見霍青桐跌倒，心中大喜，催馬過來。霍青桐掙扎著想爬起上馬，只覺手足酸軟，用力不出，人急智生，把水囊帶子往巨鷹頭頸中一纏，將鷹向上一丟，口中一聲唿哨。天山雙鷹最喜養鷹，把大漠中的巨鷹從小捉來訓練，以為行獵傳訊之用，他們夫婦所以得了這個名號，也與他們愛鷹有關。霍青桐這頭鷹是她師父訓練好了的，一聽唿哨，就帶著水囊，振翅向天山雙鷹飛去。

滕一雷見他們倚為性命的水囊被鷹帶起，一急非同小可，兜轉馬頭，向鷹疾追。顧金標和哈合台想：「這丫頭反正逃不了，追回水囊要緊！」兩人也縱馬狂奔。顧金標手一翻拿了一柄小叉要向巨鷹射去，只聽見皮鞭劈啪一聲，自己手腕上一疼，準頭一偏，小叉打向旁邊，原來是哈合台用馬鞭打了他一下。顧金標怒道：「老四你幹麼？」哈合台道：「你這一叉要是打中了水囊，咱們可完蛋了。」顧金標一想不錯，俯身馬鞍，向前急奔。他是遼東馬賊，騎術最精，轉眼間已追在滕一雷前面。那鷹帶了一個沉重的小囊，飛行不快，與三人始終是不即不離的相差那麼一程子路。

三人追出十多里路，見那鷹越飛越快，眼見追趕不上，心中十分焦急，突然間那鷹如長空墜石，筆直俯衝下去，只見前面塵頭起處，兩騎馬疾馳而來。那鷹在空中打了兩個旋子，落在其中一人的肩上。關東三魔催馬上前，只見那兩人一個是禿頭的紅臉老頭，另一個是滿頭白髮的老婦。那老頭厲聲問道：「霍青桐呢？」三人一楞，沒有回答，那老頭似乎十分焦急，把巨鷹頸上水囊解下，將鷹往空中一拋，兩聲呼哨，那鷹也是一聲唳鳴，往來路飛去，那兩個老人不再理睬關東三魔，跟在巨鷹後面追去。

滕一雷知道他們隨著巨鷹去救霍青桐，自恃武藝高強，也不把這兩個老人放在心上，而且水囊已被他們拿去，非奪回不可，手一搖，三人隨後趕來。

那兩個老人正是天山雙鷹，十多里路晃眼即到，只見那鷹直撲下去，霍青桐仍舊臥在地下。雪雕關明梅飛身下馬，霍青桐投身入懷，哭了出來。關明梅見愛徒搞得這副樣子，十分駭異，忙問：「誰欺侮你啦？」這時關東三魔也已趕到，霍青桐向三人一指，又昏暈了過去，關明梅厲聲喝道：「老頭子還不動手？」左手抱著霍青桐，右手拔去水囊塞子，慢慢倒水到她口裏。

禿鷲陳正德聽妻子一喝，知道這三人是敵人，兜轉馬頭，向關東三魔衝去，奔到臨近，長臂一伸，向哈合台胸口抓來。哈合台擅於摔跤之技，手腕一翻，用力一摔，把陳正德這一抓擋了開去。

陳正德只覺手腕上麻辣棘的一陣疼痛，心中一楞：「這點子手下好快，勁道倒也不小。」這禿鷲生平最不服輸，一意孤行，以致他雖然絕世武功，卻鬧得偕老妻兩人隱身大漠，與中原武林朋友全不來往。他的脾氣愈老彌甚，正所謂老薑越老越辣，當下一抓沒抓中哈合台，不等兜轉馬頭，凌空一翻，第二次又向哈合台抓來。哈合台左手一擒，右手反抓他的胸口，陳正德猛喝一聲，一掌劈去，擊在他手臂之上，哈合台全身一震，坐身不得，跌下馬來。滕一雷與顧金標大驚，雙雙來救，哈合台下馬時翻了一個筋斗，站在地下，一柄鐳子已抽在手中，撲上前來。陳正德左掌在顧金標前一晃，右手上抓住他的叉頭，往外一擰，顧金標只覺虎口發麻，但他身手也極矯健，左手兩柄小叉隨著飛出，陳正德一低頭，獵虎叉已被他奪了回去。陳正德心想：「那裏跑出來這三個野種，武功如此了得，怪不得我那徒兒要吃虧。」只覺腦後風生，滕一雷的獨足銅人橫掃而來。陳正德向前搶攻，一矮身雙掌直取滕一雷下盤。關東大魔銅人回轉，向敵人「玉枕穴」點到，陳正德一驚，「咦」了一聲，跳開一步，說道：「你這傢伙會打穴。」滕一雷道：「不錯！」銅人一晃，又點向敵人肩頭「雲門穴」。

滕一雷的銅人只有獨足，手卻有一對，雙手過頂合攏，正是一把厲害的閉穴钁，只是他這銅人極為沉重，除打穴外又能橫掃直砸，比鋼鞭鐵椎尤為威猛。武林中打穴器械不論判官筆，閉穴钁，還是點穴鋼環，總是輕巧靈便，取其使用迅捷，認穴準確，陳正德見他居然甩這笨重的武器來打穴，不免一驚，知道勁敵到了，當下施展全身武藝，空手與三人拚鬥起來。

關明梅見霍青桐悠悠醒轉，這才放心，但回頭一望，丈夫卻已居於劣勢。陳正德長劍放在馬鞍上不及取出，他躍起時那馬受驚，奔出十餘丈之外，他心傲好勝，不肯過去取劍，以空手鬥這三名江湖好手，漸漸不敵。關明梅長劍出手，一招「朔風狂嘯」，向滕一雷後心刺去，滕一雷回過銅人一擋，關明梅不等劍招使老，早已變招，刷刷刷三劍，把滕一雷殺得直冒冷汗，他從來沒到過西北，不知「三分劍術」的迅捷，只得守住門戶，靜以待變，心中暗暗驚疑，暗想這瘦瘦小小的老太婆怎麼劍法如此凌厲。關明梅向前連刺八劍，一劍快似一劍，那是「三分劍術」中的絕技，稱為「穆王八駿飲瑤池」，她見滕一雷雖然手忙腳亂，還是奮力擋住，也暗讚他功力深厚。

陳正德這邊勁敵一去，立佔上風，雙掌飛舞，招招不離敵人要害，倏地一矮身，把顧金標射出而落在地下的兩柄小叉抓起，兵器在手，更是如虎添翼，使開娥眉刺招術，欺身直進。

哈合台使的鐳子也是一種極短的兵刃，陳正德一欺近身，兩人快如閃電般拆了七八招，噗的一聲，哈合台左臂中叉，衣服撕破，臂上也劃了一大條口子。顧金標見形勢不利，突向霍青桐奔去，陳正德大驚，撇下哈合台，搶來攔阻。人未趕到，小叉已經脫手，筆直向顧金標後心飛來，顧金標左手一伸，想把小叉挽住，那知雖是自己兵刃，到了敵人手中卻已大不相同，那叉勁道大極，雖然挽到了叉尾，卻沒能抓牢，忙往下一蹲，那叉嗖的一聲，從頭上飛過，等站起來，陳正德已經趕到。哈合台知道盟兄一人對付不了，忙上來相助，以二敵一，兀自抵擋不住。那邊滕一雷只能顧住自身，分不出手來相救。

霍青桐坐在地上，見師父師公逐漸得手，很是喜慰，五人兵刃撞擊，愈打愈烈。忽然遠處傳來一陣號叫，聲音十分慘厲，那號叫升入空際，逗留不去，然後慢慢消失，叫聲中充滿著恐懼，饑餓，和兇惡的焦急，霍青桐一躍而起，叫道：「師父，你聽！」陳正德與關明梅戰鬥正酣，聽到聲音，不約而同的跳開數步，側耳靜聽。關東三魔正被逼得手忙腳亂，迭遇兇險，忽然一鬆，只顧喘氣，不敢上前追殺。這時只聽叫聲漸響，同時遠處一片黑雲著地湧來，中間夾著隱隱鬱雷之聲。天山雙鷹臉色大變，陳正德飛縱而出，把馬匹牽來，關明梅把霍青桐抱起，躍上馬背。陳正德忽地拔起身子，站在馬背之上，叫道：「你上來瞧瞧，那裏可以躲避。」關明梅把霍青桐在馬上安頓好，跳到了陳正德的馬上。陳正德雙手高舉過頂，關明梅在丈夫肩上一搭，身子縱起，雙腳站在他手掌之中。

關東三魔見這對怪傑正要得手，突然住手不戰、在馬背上疊起羅漢來，不禁面面相覷，愕然不解。顧金標罵道：「難道這兩個老傢伙使妖法？」滕一雷見二老一副驚慌焦急的神色，知道必有古怪，但猜測不出，只得凝神戒備。關明梅向四下瞭望了一下，叫道：「北面好像有兩株大樹！」陳正德道：「不管是不是，快去！」關明梅躍到霍青桐馬上，二老一提馬韁，也不再理會關東三魔，向北疾馳。

哈合台見他們匆忙中沒把水囊帶走，俯身拾起，這時呼號之聲愈來愈響，恐怖異常。顧金標突然叫道：「是狼群──」他說這話時已臉如死灰，毫無血色。三人一躍上馬，不約而同的追隨雙鷹而去。跑了一陣，後面虎嘯狼嚎，萬獸奔騰之聲大作。滕一雷回頭一望，煙塵中只見數十頭虎豹，數百頭野駱駝，黃羊、野馬疾奔逃命，後面灰越越的一片，不知有幾千幾萬頭餓狼追趕而來。

萬獸之前卻有一人乘馬疾馳，那馬神駿之極，奔在虎豹之前有數十丈遠，似乎帶路一般。晃眼之間，那乘馬已從關東三魔身旁掠過，三魔見馬背上的人穿一身灰衣，由於塵沙飛濺，灰衣差不多變成了黃色，那人似是一個老者，面目卻看不清楚。那人回頭叫道：「要尋死嗎？快跑呀！」滕一雷的坐騎見到這許多野獸奔來、聲勢兇猛之極，嚇得腳都軟了，膝蓋一彎，把滕一雷拋在地下。

滕一雷一躍站起，十幾頭虎豹已從身旁奔了過去。牠們逃命要緊，那裏還顧得傷人，滕一雷暗叫：「我命休矣！」張口狂呼，顧哈兩人聽見叫聲，急忙回馬來救，只見迎面餓狼如潮水湧到。滕一雷手揮銅人護身，明知無用，但臨死還要掙扎，霎時間一頭巨狼露出雪白牙齒，奔到跟前，突然身旁馬蹄聲響，那灰衣老者縱馬過來，左手一伸，已拉住滕一雷後領，把他一個肥大的身軀提了起來，喝道：「向西走！」運勁一拋，向哈合台馬上擲了過去。滕一雷使出輕功，也用力一躍，坐在哈合台馬鞍身後，三人兜轉馬頭，疾馳逃命。

天山雙鷹帶著霍青桐狂奔，他們久處大漠之中，知道這狼群最是兇狠不過，不論多厲害的猛獸，遇上了無一倖免。再跑一陣，前面果然是兩株大樹，雙鷹暗叫：「慚愧！」這次總算不致填於餓狼之腹了。兩人跑到臨近，陳正德首先躍上，關明梅把霍青桐遞了上去，陳正德接住，扶她坐在高處的樹椏枝上。就這麼一耽擱，狼群又近了好多，關明梅提起馬鞭，在兩匹馬身上猛抽一鞭，叫道：「自己逃命去吧，可顧不得你們了！」兩馬向前急奔而去。

二人剛好坐穩，狼群已到，當先一人是那灰衣老者。關明梅大驚失色，叫道：「是他！」陳正德喝道：「哼，果然是他。」他側目斜視，見她一臉惶急的神色，不禁心頭有氣，說道：「要是我遇險，只怕你還沒這麼著急。」關明梅怒道：「在這當口你還吃醋？快救人！」她右手攀住樹枝，把身子掛了下去，陳正德「哼」了一聲，右手拉住她的左手，兩人盪了起來，等那灰衣老者的馬馳到，陳正德直撲而下，左手攔腰把那老者抱住，提了起來。那老者出其不意，身子臨空，坐騎卻筆直向前竄了出去，腳底下全是虎豹與黃羊之屬。他一個筋斗翻到樹上站住，一看是天山雙鷹，不由得滿臉怒色。陳正德道：「怎麼？老兒也怕狼麼？」那老者怒道：「誰要你多事。」關明梅道：「喂，你也別太古怪，咱當家的救你總沒救錯。」陳正德聽妻子幫他，一臉得意的神態，那老者冷笑道：「救我？你們壞了我的大事啦！」

陳正德道：「你這老兒給餓狼嚇糊塗啦，快息一息吧！」那老者怒道：「我袁士霄豈怕這群畜生！」原來這老人就是陳家洛的師父天池怪俠袁士霄。他幼年時與關明梅青梅竹馬，一起長大，感情極好。但他脾氣古怪，兩人因小事爭執，一言不合，袁士霄竟遠走漠北，十多年沒回來。關明梅以為他永遠不歸，後來就嫁給了陳正德，那知婚後不久，袁士霄忽然回鄉，兩人黯然神傷，不在話下。陳正德十分不快，幾次去尋袁士霄晦氣，但武功遠不及對方，如不是袁士霄看在關明梅面上暗中相讓，他已吃大虧，一怒之下，於是攜妻遠走回部。那知袁士霄舊情難忘，也移居天山，雖然素不造訪，但覺得與意中人相隔不遠，心中較安，那也是一番癡情之意。陸正德見他跟來，自然恚怒異常，妻子雖然為避嫌疑，儘量不與舊友見面，但他始終不免多心，加之關明梅心中鬱鬱，脾氣更加急躁，夫妻數十年來不斷齟齬。三人現在都已白髮蒼蒼，然而這段糾纏不清的情緣。仍舊不能淡忘。

陳正德這次救了袁士霄，很是得意，心想你這老兒一向佔我上風，今後對我感不感恩？關明梅卻聽袁士霄說他們壞了他的大事，知他從來不打誑語，很是不解，道：「怎麼壞了你的大事？」袁士霄道：「這群畜生近來越來越多，如不除去，終是沙漠中的一件大害，我佈置了一個地方，引牠們去自投死路，那知卻要他來多事。」陳正德知他說的是實情，訕訕的很不好意思。袁士霄見關明梅神色歉然，安慰她道：「陳大哥和你也都是好意，我謝謝你們就是。」陳正德道：「你怎樣佈置的？」袁士霄忽然叫道：「救人要緊！」一躍下樹，墮入狼群。

這時關東三魔已被狼群趕上，三人背靠背的奮戰，兩匹坐騎早已被餓狼撕成碎片。三人雖用兵刃打死了十多頭狼，但群狼毫不畏懼，不斷猛撲，三人身上都已受了七八處傷，眼見難支，袁士霄突然飛墮，雙掌起處，兩頭撲得最近的餓狼天靈蓋已被擊碎。他抓起哈合台往樹上拋去，叫道：「接著！」陳正德一把抓住。天池怪俠如法泡製，把滕一雷和顧金標都擲了上去，自己又是兩掌打死兩隻餓狼，抓住死狼項頸，猛揮開路，衝到樹下，一躍而上。關東三魔死裏逃生，見他殺狼易於搏兔，手法之快，勁力之重，生平見聽未見，等他上樹，不往稱謝。袁士霄理也不理。數百頭餓狼繞著大樹打轉爬搔，仰頭叫嚎，遠處數十頭虎豹已被狼群追上圍住，搏鬥吼叫之聲，聲塞空際，騰挪奔躍，撕打咬齧，慘烈異常。轉瞬之間，虎豹都被狼群嚼碎，吃得乾乾淨淨。樹巔各人都是江湖豪客，但這種可怕的場面也是首次看見，無不暗暗心驚。

陳正德接到關東三魔時，隨手在樹上一放，這時圓睜怪眼，瞪著三人。霍青桐道：「師公，這三個不是好人！」陳正德道：「好，拿他們餵狼！」雙掌一錯，就要上前，但見樹下狼群嚼食虎豹駝羊的慘狀，心中又有點不忍，就這麼一遲疑，滕一雷叫道：「這邊來！」向旁邊一株樹上躍了過去，顧哈兩人也跟著縱去。關明梅向霍青桐道：「青兒，怎樣？」她是要問問霍青桐的主意，是不是要趕盡殺絕，霍青桐心腸一軟，說道：「算了吧！」想起自己煩惱，長嘆一聲，流下淚來。

狼群來得快，去得也快，牠們見無法上樹，在樹下盤旋叫嗥了一陣，又向西追逐其他野獸去了。關明梅命霍青桐參見天池怪俠，袁士霄見她一臉病容，從衣囊中拿出兩粒火紅的藥丸來，說道：「給你吧，這是雪參丸。」天山雙鷹知道這是用珍奇藥材配合而成，真有起死回生之功，關明梅道：「快謝！」霍青桐待要施禮，袁士霄毫不理會，一躍下樹，疾奔而去，有如一條灰線，不一刻在滾滾黃塵中變成了一個黑點。

關明梅抱著霍青桐下樹，叫她先吞服一顆雪參丸。霍青桐吞了下去，只覺一股熱氣從丹田中直冒上來，登時全身舒泰。關明梅笑道：「你真造化，得了這靈丹妙藥，就好得快了。」陳正德冷冷的道：「就是不吃這藥，也死不了。」關叩梅道：「那麼你是寧願青兒多受苦楚？」陳正德道：「要是我，就不受他的。」關明梅怒火上衝，正要反唇相譏，見霍青桐珠淚瑩然，楚楚可憐，就忍住不說了，把她攙在背上，向北而去。陳正德跟在後面，一路嘮嘮叨叨的不知說些什麼。

三人回到玉旺崑，到了雙鷹的居所。霍青桐服藥後精神大振，再睡了一覺，已好了一半。關明梅坐在她床邊悄悄問她，幹麼一個人帶病出來。霍青桐把計殲清兵，途遇三魔等事詳細說了，可是始終沒說她出走的原因。關明梅性子急躁，不住追問。霍青桐對師父最為敬愛，不再瞞她，哭道：「他──他和我妹子好，我調兵的時候──爹爹和大夥兒都疑我有私心。」關明梅跳了起來，叫道：「就是你送短劍給他的那個什麼陳總舵主？」霍青桐點點頭，關明梅怒道：「他這樣負心，你妹子又這樣沒姊妹之情，兩人都該殺了。」霍青桐急道：「不，不──」關明梅道：「我去給你算這筆賬！」說著衝出房去。陳正德聽見妻子大叫大嚷，忙進來看，兩人在門邊險險一撞。關明梅道：「跟我來，咱們去殺兩個負心無義的人！」陳正德道：「好！」夫妻倆奔了出去，霍青桐跳起身來，要追出去說明原委，身上卻只穿了內衣。心頭一急，暈了過去。

等到醒來，師父和師公早已去得遠了。霍青桐知道這兩人性子急躁異常，常常不問情由就闖出大禍，武功又強，陳家洛一人絕敵他們不過，如真把他和妹子殺了，那如何是好？當下顧不得病體疲累，上馬向南趕去。

陳正德除了袁士霄一事心中存有芥蒂之外，其他各事對愛妻無不言聽計從，她說要去殺人給愛徒出氣，自然跟隨前去。路上關明梅說負心男子最為該殺，氣憤憤的道：「我這把古劍是罕有的珍物，青兒好心送給了他，他卻又看上了她的妹子，真該千刀萬剮。」陳正德道：「青兒的妹子怎麼也如此無恥，搶奪親姊姊的人，把她氣成這副樣子。」

雙鷹走到第三天上，見前面沙塵揚起，有兩騎馬從南而來，關明梅眼尖，「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陳正德道：「什麼？」關明梅道：「就是他。」陳正德道：「那個負心賊？」關明梅道：「嗯，上吧！」陳正德伸手拔劍，關明梅道：「慢著，你瞧他們坐騎多快，他們一逃，可追不上。咱們假裝不知，到晚上再下手。」陳正德點點頭，兩人迎了上去。

這時陳家洛也已見到他們，心中大喜，忙催馬過來，下馬施禮，道：「兩位前輩在這裏真好極啦，可見到霍青桐姑娘？」關明梅心中痛罵：「你還假惺惺的裝作惦記她。」說道：「不見呀，有什麼事？」忽然眼前一亮，只見一個穿白衣的極美少女縱馬來到跟前，陳家洛道：「那是你姊姊的師父，快下來見禮。」香香公主跳下馬來施禮，笑道：「我常聽姊姊說起兩位。你們見到我姊姊嗎？」陳正德心想：「怪不得這小子要變心，她果然比青兒美得多。」關明梅心想：「小小的姑娘，居然也如此奸滑。」她不露聲色，假問原委，陳家洛說了，闡明梅道：「好，那麼咱們一起找去。」四人並轡同行，向北進發。

關明梅一路細看這兩人神情，見他們都是面有憂色，心想：「做了壞事，內心自然不能快活。但不知他們找青兒為了什麼。兩人一起來，大概是存心把她氣死。」越想越恨，落在後面，悄悄對丈夫道：「待會你殺那男的，我殺那女的。」陳正德點頭答應，到得傍晚，四人在一個沙丘旁宿營，吃過飯後圍坐閒談。香香公主從囊中拿出一枝羊脂蠟燭點起。天山雙鷹在火光下見這兩人男的如臨風玉樹，女的如水濱白蓮，真是一對璧人，暗暗嘆息：「這樣的人才，心術卻如此之壞。」

香香公主忽問陳家洛道：「你說姊姊有危險麼？」陳家洛實在也十分擔憂，但為了安慰她，道：「你姊姊武功很好，人又聰明，幾萬清兵都給她殺了，一定沒事。」

香香公主對陳家洛是完完全全的信任，聽他說姊姊沒事，就不再有絲毫懷疑，高高興興的道：「不過她有病，咱們找到她，還是把她接回去的好。」陳家洛點點頭道：「嗯。」關明梅認為他們是一搭一擋的演戲，氣得臉都白了。香香公主忽向陳正德道：「陳老爺子，咱們四個人來玩一個遊戲好嗎？」陳正德向妻子一望，關明梅緩緩點頭，示意別讓他們疑心，陳正德道：「好，什麼遊戲？」香香公主向關明梅和陳家洛一笑道：「你們也來，好不好？」兩人點頭同意。香香公主把馬鞍子拿過來放在四人中間。在馬鞍上放了一堆沙，用手按得結實，再在沙堆上放一枝小蠟燭，說道：「咱們用這把小刀把沙堆上的沙一塊塊的切下來，切到最後，誰把蠟燭弄得掉下來，就罰他唱歌、講故事、或者跳舞。你先來。」她把小刀遞給了陳正德。

陳正德接過小刀，頗有點不好意思，他幾十年沒玩孩子們的玩意了，這時拿著小刀，臉上表情甚是尷尬，關明梅推一推他的手時，說道：「切吧！」陳正德嘻嘻一笑，把沙堆切了一塊下來，輪到關明梅時，她也切了一塊。輪不到三個圈，那沙堆變成了一條沙柱，比蠟燭已粗不了多少，只要稍微一碰，蠟燭隨時可以掉下來。陳家洛拿小刀輕輕在沙柱上挖了一個凹，香香公主笑道：「你壞死啦！」接過小刀在另一邊挖了一個小孔，這時沙柱已有點搖搖晃晃，陳正德接到小刀時右手微微顫抖，關明梅笑罵：「沒出息。」香香公主笑著代他出主意，道：「你輕輕挑去一粒沙子也算。」陳正德依言去挑。手上勁力稍稍大了一點，沙柱一晃坍了，蠟燭登時跌了下來，陳正德大叫一聲，香香公主拍手大笑，關明梅與陳家洛也覺有趣。

香香公主笑道：「陳老爺子。你唱歌呢還是跳舞？」陳正德老臉羞得通紅，拚命推搪。關明梅與丈夫成親以來，不是吵嘴就是一本正經的練武，或者共同對付敵人，極少有這樣開開心心的玩樂，這時見丈夫憨態可掬，心中直樂，笑道：「你老人家欺侮孩子，那可不成！」陳正德推辭不掉道：「好，我來唱一段吹腔，販馬記！」他用小生喉嚨唱了起來，唱到：「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兒戲，還在那裏哭──」不住用眼瞟著妻子。關明梅心情歡暢，記起與丈夫初結婚時的甜蜜，如果不是袁士霄突然歸來，他們本來可以終身快樂。這些年來自己從來沒好好待他，可是他一直耐心，對自己一往情深，他有時吃醋，那也是因愛而起，不能深怪。自己心中總是留戀舊情，常常對他遷怒，這時覺得委屈了丈夫數十年，心裏很是歉然。伸出手去輕輕握住了他的手。陳正德受寵若驚，只覺眼前朦朧一片，原來淚水湧到了眼眶。關明梅見自己只露了這一點點柔情，丈夫就感激萬分，可見以前實在對他過分冷淡，向他又是微微一笑。

這對老夫妻親熱的情形，陳家洛與香香公主都看在眼裏，兩人相視一笑。四人又玩起削沙遊戲來，這次是陳家洛輸了，他講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天山雙鷹對這故事當然很熟，但這時兩人不約而同的想到，梁祝是有情人而不能成為眷屬，他們卻能白首偕老，雖然過去幾十年中感情上頗有隔閡，這時卻漸漸開始融洽，在老死之前夫妻倆心靈上能合而為一，確是感到十分甜。香香公主對這故事是第一次聽見，她起初不斷好笑，說梁山伯不能發現祝英台是女扮男裝，實在笨死啦。陳家洛心想：「我不能發現李沅芷是女扮男裝，何嘗不笨？」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接著陳正德又輸了一次，他卻沒什麼好唱的了，關明梅道：「我來代你，我也講一個故事。」香香公主拍手叫好，關明梅講的是王魁負桂英的事。這時夜已漸深，香香公主感到身上寒冷，慢慢靠到關明梅身邊。關明梅見她嬌怯畏寒，輕輕把她摟住，又把她被風吹亂了的秀髮理了一理。關明梅講這故事本來是想在殺這兩人之前教訓他們一頓，讓他們自知罪孽，死而無怨，講到一半，只覺鼻管中香氣愈來愈濃，似乎身處奇花叢中，住了口低頭一望，見香香公主已經在她懷中睡著了。天山雙鷹並無子女，老夫婦在大漠之中有時實在寂寞異常，關明梅忽想：「如果我們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兒，那有多好！」這時燭火早已被風吹熄，淡淡星光下見她臉露微笑，右臂抱住自己身體，就如小兒抱著母親一般。陳正德道：「大家休息吧！」關明梅低聲：「別吵醒她！」輕輕站起來，把香香公主抱到帳篷裏，拿一條氈毯給她蓋上，只聽見她在夢中迷迷糊糊的道：「媽，你拿點羊奶給我的小鹿鹿吃，別餓壞了牠。」關明梅一怔，道：「好，你睡吧！」輕輕退了出來，心想：「這明明是一個天真無邪，心地善良的孩子，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她見陳家洛另行支了一個帳篷，與香香公上的帳篷隔得遠遠地，微微點頭。

陳正德過來低聲道：「他們並不住一個帳篷。」關明梅點點頭。陳正德又道：「他還不睡，反來覆去的僅瞧你那柄短劍。等他睡了再下手呢，還是指明他的罪，給他來個明的？」關明梅很是躊躇，道：「你說呢？」陳正德心中充滿了柔情蜜意，一點也沒殺人的心思，說道：「咱們坐一會，等他睡著了再殺，讓他不知不覺的死了吧。」

陳正德攜了妻子的手，兩人偎倚著坐在沙漠之中，默默無言。不久陳家洛進帳睡了，又過了半個時辰，陳正德道：「我去瞧瞧他睡熟了沒有。」關明梅點點頭，可是陳正德並不站起，口裏低低哼著不知什麼曲調，關明梅道：「好動手了吧！」陳正德道：「應該幹了。」但兩人誰也沒先動，顯然都下不了決心。天山雙鷹生平殺人不貶眼，江湖上喪生於他們手下的人不計其數，但這時要殺兩個睡熟了的人，卻下不了手。漸漸的星移斗轉，寒氣加甚，老夫妻倆互相摟抱，關明梅把臉藏在丈夫懷裏，陳正德輕輕撫摸她的背脊，過不多時，兩人都睡著了。

第二天陳家洛與香香公主醒來，天山雙鷹已不知去向，兩人都感奇怪。香再公主忽道：「你瞧那是什麼？」陳家洛轉頭一看，見平沙上寫了八個大字：「怙惡不悛，必取爾命」。每個字都有五尺見方，想是用劍尖在沙上畫的。陳家洛皺起眉頭，細思這八字的意思。香香公主不識漢字，問道：「畫的這些是什麼？」陳家洛不願令她擔心，道：「他們說有事要先走一步。」香香公主嘆了一口氣道：「姊姊這兩位師父真好……」她話未說完，突然跳了起來，驚道：「你聽！」陳家洛也已聽見遠處隱隱一陣慘厲的呼叫，叫道：「狼群來啦，快走！」兩人匆匆忙忙的收拾帳篷食水，上馬狂奔。就這樣一耽擱，狼早已經奔到，幸而兩人所乘的坐騎都神駿異常，片刻之間即把狼群拋在後面。那群豺狼饑餓已久，見了人畜，捨命趕來，雖然距離已遠，早已望不亂蹤影，但牠們還是循著沙上足跡，一路追蹤。

陳家洛和香香公主跑了半日，以為已經脫險，下馬喝水，正要生火煮肉，忽然狼嗥又近，兩人疾忙上馬，到天黑時估計已把狼群拋在後面將近百里，才支起帳篷宿歇。睡到半夜，那白馬縱聲長嘶，亂跳亂叫，把陳家洛吵醒，只聽見狼群又已逼近。香香公主也已驚覺，兩人不及收拾帳篷，提了水囊乾糧，立即上馬。這樣逃逃停停，在大漠中兜了一個大弧形，始終擺脫不了狼群的追逐，只累得人困馬乏，香香公主的紅馬不久支持不住，倒斃在地。兩人只得合騎白馬逃生，這樣白馬更加疲累，奔跑愈慢，到第四日上已經不能把狼群遠遠拋在後面。陳家洛心想：「如果這匹不是駿馬，只要一日一夜不休息的狂跑，早已累死，現在虧得牠支持了三天，但只要再跑半天，也必倒斃。」走不多時，見前面有一些小樹叢，催馬過去，下馬說道：「咱們在這裏守著，讓馬休息。」他和香香公主合力堆起一堵矮矮的沙牆，採了許多枯枝放在牆上，生起火來，霎時間成為一個火圈，把二人一馬圍在中間。

剛佈置好，狼群已經奔到。牠們最怕的是火，在火圈旁盤旋打轉，不敢逼近一步。陳家洛道：「等馬的氣力養足了，咱們再向外衝。」香香公主道：「你說能衝出去麼？」陳家洛心中實在毫無把握，但為了安慰她，說道：「當然行。」香香公主見那些餓狼都瘦得皮包骨頭，不知有多少天沒吃東西了，道：「這些狼也很可憐。」陳家洛笑了一笑，心想：「這孩子的慈悲心有時簡直莫名其妙，我們快成為餓狼肚裏的食物了，她卻還在那裏可憐牠們，還不如可憐自己吧。」望著香香公主雙頰紅暈，肌肉白得真像透明一般，再一望火圈外群狼露出又尖又長的白牙，饞涎一滴滴的流在沙上，只待火圈有一個空隙，就猛撲上來，不覺一陣心酸。香香公主十分乖覺，見他這樣憐惜萬分的瞧著自己，知道兩人活命的希望已極微小，走近他身邊，拉著他的手，說道：「和你在一起，我什麼也不怕。咱們死了之後，在天國裏仍舊快快活活的在一起。」陳家洛伸手把她摟在懷裏，心想：「我可不相信有什麼天國。那時她在天上，我卻在地獄裏。這位姑娘穿了白衣，倚在天堂裏黃金的欄干上，她想著我的時候，眼淚一定會一滴滴的掉下來。她的眼淚一定也是香的，滴在花上，那花開得更加鮮豔了──」香香公主仰頭望他，見他嘴角上帶著微笑，臉上卻是哀傷的神色，嘆了一口氣，正要合眼，忽見火圈中有一處枯枝漸漸燒盡，火光慢慢低了下去。她叫了一聲，跳起身來去加柴，三頭餓狼已竄了進來。陳家洛一把將她拉在身後。那白馬左腿起處，已將一頭狼踢了出去。陳家洛身子一偏，抓住一頭巨狼的頭頸，向另一頭灰狼猛揮過去，那狼跳開避過，重又撲上。另外兩頭狼又從缺口中衝來，陳家洛用力一擲，將手中那狼拋過去，三頭狼滾作一團，互相狂咬狂叫，他乘勢撿起地下燒著的一條樹枝，正要向圈中那條狼打去，那狼張開大口人立起來咬他咽喉。他手一送，將一條燒紅的樹枝塞入狼口，兩尺來長的樹枝全部沒入，那狼痛徹心肺，直向狼群中竄去，滾倒在地。群狼蜂湧撲到，將牠撕成碎片，吃得乾乾淨淨。

陳家洛在缺口中加了柴，眼見枯枝愈燒愈少，心想只得冒險去撿。好在樹木就在身後，相距不過十餘丈，於是左手拿起鉤劍盾，右手提了珠索，對香香公主道：「我去撿柴，你把火燒得旺些。」香香公主點頭道：「你小心。」可是並不在火中加柴。她知道這些柴培養著他們兩人生命之火，火圈一熄，兩人的生命之火也就熄了。

陳家洛劍盾護身，珠索開路，展開輕身功夫向樹木躍去。狼群見火圈中有人躍出，猛撲上來，當先兩頭早被陳家洛用珠索打倒。他三個起落，已奔近樹旁，這些樹木甚為矮小，不能攀上避狼，當下左手揮動鉤劍盾，右手不住攀折樹枝。數十頭餓狼圍在他身邊，作勢欲撲，每次衝近，都被他盾上明晃晃的九枝鉤劍嚇退。陳家洛採了一大批柴，用腳踢攏，俯身拿珠索一縛，就在這時，一頭惡狼乘隙撲了上來，陳家洛劍盾一揮，那頭狼登時斃命，但劍上有鉤，狼身連在劍上落不下來，其餘各狼連聲咆哮，陳家洛急忙用力一扯，把那頭狼的屍身扯下來往狼堆中一丟。群狼撲上去搶奪咬嚼，陳家洛尋機拿起那捆樹枝，回進火圈。

香香公主見他無恙歸來，高興得撲了上來，縱身入懷，陳家洛笑著攬住了她，把樹枝往地下一擲，抬起頭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火圈中另有一人，那人身材魁梧，身上衣服卻已被群狼撕得七零八落，手中提劍，全身是血，臉色鎮靜，冷冷的望著陳家洛，正是死對頭火手判官張召重。

兩人都不意在此相遇，目光瞪住，都不說話。香香公主道：「他從狼群中逃出來，想是瞧見咱們的火光，所以奔了進來，你瞧他累成這個樣子。」她從水囊中倒了一碗水送過去，張召重接住，咕嘟咕嘟一口氣喝下。他隨即伸袖子在臉上一抹，揩去汗血，香香公主「呀」的一聲叫了出來，認出這是在兆惠軍營中會與陳家洛打鬥的那個武官，後來在沙坑中又會與文泰來等惡戰過的。她驚得獃了，瞪著張召重不說話。陳家洛把劍盾擋在胸前，珠索一揮，叫道：「來吧！」

張召重目光獃滯，突然仰後便倒。原來他救了和爾大後，出來追蹤陳家洛，中途也遇到狼群，和爾大被群狼所吞，他仗著武功精絕，連殺數十頭惡狼，奪路逃命，在大漠中奔走了一日一夜，坐騎倒斃，只得步行奔跑，無飲無食，又熬了一日，遠遠望見火光，拚命搶了進來，那知又遇見陳家洛，他早已全身脫力，僅剩奄奄一息，這時再也支持不住，暈了過去。香香公主搶過去救護，陳家洛一把拉住，道：「這人陰險萬分，別上他當。」過了半晌，見他毫無動靜，兩人這才走近看視。

香香公主拿一點冷水澆在他額上，又灌了些羊乳在他口裏，張召重悠悠醒來，喝了半碗羊乳，重又睡去。陳家洛思潮起伏，心想鬼使神差，教這大奸賊送入我手，這時要殺他不費吹灰之力，但乘人之危，究非大丈夫行逕，而且香香公主這孩子心地純良，見我殺這無力抗拒之人，必定不喜，但要是饒了他，等他養足力氣，只怕自己又不是他的敵手，轉頭一望，見香香公主望著張召重，眼中露出柔和憐憫的光芒。陳家洛一見到她這副眼神，立即決定再饒這大奸賊一次，心想現在三人都處於絕境之中，張召重這廝武功卓絕，等他養足力氣，卻是殺狼的一個好幫手，兩人合力，能把香香公主救出去也未可知，單靠自己卻是萬萬不能，於是也喝了幾口羊乳，閉目養神。

過了一會，張召重醒了過來，香香公主烤了一塊羊肉給他，又替他用布條縛好腿上幾處被狼牙咬破的傷痕，張召重見他們兩人以德報怨，不覺頗為慚愧，垂頭不語。陳家洛道：「張大哥，咱們現在同在危難之中，過去怨仇只好暫時拋在一邊，總要同舟共濟才好。」張召重道：「不錯，咱倆現在一鬥，三人都成為餓狼腹內之物。」他休息了一個時辰，精神力氣漸漸復元，暗暗盤算脫困之法，心想：「天幸這兩個人又撞在我手裏，三人都被狼群吃了，那沒有話說，如能脫卻危險，我必定要先發制人，殺了這陳公子，再把這美娃娃擄去，今後數十年的功名富貴是拿穩的了。」

陳家洛心想如此僵持下去，如何了局，忽見火圈外有許多狼糞，想起霍青桐燒狼煙傅訊之法，於是用球索把狼糞撥近，聚成一堆，點燃起來，一道濃煙筆直向天際上升。張召重搖頭道：「就算有人瞧見，也不敢來救。除非有數千大軍，才能把這批惡狼趕開。」陳家洛也知道這辦法無濟於事，但想總是聊勝於無。

天色漸晚，三人在火圈中加了樹枝，輪流睡覺。陳家洛對香香公主低聲道：「這個人很壞，我睡著時你特別要留心他。」香香公主點頭答應，陳家洛把樹枝堆在他與張召重之間，防他在自己睡著時突然使奸，香香公主可無法抵禦。睡在中夜，忽然狼嗥之聲大作，三人驚跳起來，只見數千頭餓狼都坐地下，仰頭望著天上星星，高聲狂嚎，聲調悠長淒慘，靜夜聽來，不禁毛骨悚然。叫了一陣，數千頭餓狼的聲音又倏然而止。這是牠們數萬年遺傳的習慣，直至後來馴伏為狗，也常在深夜哭叫一陣。

第二日黎明，三人見狼群仍在火圈旁打轉，毫無走開之意。陳家洛道：「只盼有一隊野駱駝經過，那才能把這些惡鬼引開。」忽然遠處又有狼嚎，向這邊追來，張召重皺眉道：「惡鬼越來越多了。」沙塵中忽見三騎馬向這邊急奔而來，馬後面跟著數百頭狼。等到馬上乘者瞧見這邊餓狼更多，要想從斜刺裏避開，這邊的餓狼已迎了上去，登時把他們圍在核心，馬上三人武功很是了得，使開兵器，奮力抵擋。香香公主叫道：「快去接他們進來呀！」

陳家洛對張召重道：「咱們救人去。」兩人手執兵器，向那三騎馬衝了過去，兩下一夾攻，殺開一條血路，把那三人接引到火圈中來。馬上還有一人，雙手反綁，臉伏在馬頭頸上，身子軟軟的似乎沒有知覺，看打扮是一個維人姑娘。那三人跳下馬來，一人把那維人姑娘抱下，香香公主忽然叫道：「姊姊，姊姊！」奔過去撲在那女子身上。陳家洛吃了一驚，看那女子背影，果然是霍青桐的模樣。香香公主把那女子扶起身來，只見她玉容慘澹，雙目緊閉，正是翠羽黃衫霍青桐。

原來霍青青扶病追趕師父師公，不久就遇到關東三魔，她無力抵抗，給顧金標擒住。關東三魔歡天喜地，啟程回家，走了一天，被霍青桐故意誤指途徑，竟在大漠中迷失方向，這天遠遠看是一道黑煙，以為那裏必有人家，逕自奔來，那知這是陳家洛燒來求救的狼煙。三乘馬奔到鄰近，狼群聞到人馬氣息，衝了上去，幸得陳家洛與張召重接引，暫脫危難。顧金標見陳家洛縱上來要搶人，虎叉嗆啷啷一抖，喝道：「別走近來，你要幹麼？」

霍青桐全身虛弱，在狼群圍攻中暈了過去，這時悠悠醒來，斗然見到陳家洛與妹妹，一般說不出的滋味，不知是傷心還是難受。香香公主對陳家洛哭道：「你快叫他放開姊姊。」陳家洛道：「你放心！」他轉頭對顧金標道：「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擒住我的朋友？」滕一雷搶上一步，搶在顧金標前面，冷冷打量對面三人，說道：「兩位出手相救，我這裏先行謝過，請教兩位高姓大名。」陳家洛未及回答，張召重搶著道：「他是紅花會的總舵主陳家洛。」三魔吃了一驚，滕一雷又問：「請教閣下的萬兒。」張召重昂然道：「在下姓張，草字召重。」滕一雷「咦」了一聲說：「原來是火手判官，怪不得兩位如此了得。」當下把自己三人的姓名說了。陳家洛心中暗暗發愁，心想群狼之圍尚不知如何解脫，而接連又遇到這四個硬手對頭，現下只有設法要他們先行放開霍青桐再說，於是說道：「咱們的恩仇暫且不談，眼前餓狼環伺，各位有何脫險良方？」這一問把三魔問得面面相覷，答不出來。哈合台道：「要請陳當家的指教。」陳家洛道：「咱們合力禦狼，或許還有一線生機，要是自相殘殺，轉眼大家都填於豺狼之腹。」滕哈兩人微微點頭，顧金標怒目不語。陳家洛又道：「所以請這位顧老兄立即把我這位朋友放了，大家共籌退狼之策。」顧金標道：「我偏不放，你待怎樣？」陳家洛笑道：「那麼咱倆這七人中，輪到你第一個去餵狼。」顧金標虎叉一抖，喝道：「我卻要先拿你餵狼！」陳家洛笑道：「我這位朋友你是非放不可，咱倆不動手，大家已未見得能活，只要一動手，不輪誰勝誰敗，總是鬧個兩敗俱傷，那就死定了。顧朋友三思吧。」滕一雷低聲道：「老二，先放了再說。」顧金標好容易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霍青桐擒到手裏，他是寧願不要性命也不肯放她，不住搖頭。滕一雷心中盤算：「咱們三人對他們三人，人數是勢均力敵。但久聞火手判官劍術拳法，是武林中數一數二人物，瞧這姓陳的適才殺狼身手，也非平庸之輩，這女子既與他們在一起，手下必定來得，當真打起來，只怕不是他們對手。」他那裏知道武功最強的張召重其實和他們站在一邊，而香香公主卻是絲毫不會武藝的。滕一雷這樣思量，不覺氣餒，低聲道：「老二，你放不放，鬧起事來我可不能幫你。」

顧金標犯了這色字關，執迷不悟，他也知道張召重的名氣，決定單獨向形貌文弱的陳家洛挑戰，向他說道：「你如贏得我手中虎叉，把這女子拿去便了。是英雄好漢，咱們就單打獨鬥，一次勝敗。」

陳家洛顧念大體，實在不想這時在狼群之中自相殘殺，他微微沉吟，尚未答覆，張召重道：「你放心，我誰也不幫就是。」他這句話，表面上似乎是對陳家洛說，其實卻是說給顧金標聽，要他不必疑慮，儘管挑戰。顧金標大喜，叫道：「你要是不敢，那麼誰也別管旁人閒事。要是敢呢，拳腳兵刃，兄弟都可奉陪。我三個盟弟都喪在紅花會手裏，今日正好報仇。」他最後這兩句話卻是說給滕哈兩人聽的，表示我是為了公憤，不是出於私欲，你們不能袖手不理。

陳家洛向霍青桐姊妹一望，只見霍青桐臉露怨憤，香香公主焦慮萬狀，把心一橫，想道：「這姊妹兩人都對我有情，我今日為她們死了，報答了她們的恩德，也免得我左右為難，傷了她們手足之情。」當下慨然說道：「這位姑娘是我好朋友，我拚得這條性命不在，也要你放。」霍青桐眼圈一紅，心想他對我倒也不是全無情義。顧金標道：「我也拚得這條性命不在，絕不肯放。」張召重笑道：「好吧，那麼你們拼一個你死我活吧。」三魔聽他語氣，已辨出來他對陳家洛頗有幸災樂禍之心。

陳家洛道：「咱們在這裏相鬥，無論是你殺了我還是我殺了你，對別人都無好處，這樣吧，咱們一起出去殺狼，誰殺狼殺得多，誰就得勝。」他想這個辦法至少可以減少一些狼群的威脅，不致把禦狼的力量互相抵消。哈合台首先贊成，鼓掌叫好。張召重道：「要是陳當家的得勝，顧二哥就把這位姑娘交給他。要是顧二哥先殺死十隻狼，陳當家的就不得再有異言。」陳家洛和顧金標怒目相視，俱不答應，因為殺狼的事，誰都沒有必勝把握，可是又絕對不能讓霍青桐落入對方手裏。

陳家洛心想：他使獵虎叉，一定擅於打獵，或許殺狼有高強手段。顧金標卻想：他主張比賽殺狼，總有相當把握才說，我偏不上他的當，道：「你要和我鬥，那就是拚睹性命。輕描淡寫的遊戲，可沒興致陪你玩兒。」張召重忽道：「在下與三位今日雖是初會，但一向是很仰慕的。至於與陳當家呢，我們過去頗有點過節，但今日也不談了。我雙方誰也不幫，現在有一個主意，既可一決勝敗，雙方也不傷和氣，各位瞧著成不成？」滕一雷聽見他說與陳家洛有樑子，心中大喜，忙道：「張大哥請說，我們一定遵你的吩咐。」張召重道：「咱們現在處於狼群包圍之中，自相拚鬥，總是不妙，陳當家的你說是不是？」陳家洛點點頭，張召重又道：「比賽殺狼吧，這位顧二哥又覺得太過隨便，不是好漢行徑。我獻一條計策：你們兩位赤手空拳的一起到狼群裏去，誰膽小，先逃回來，誰就輸了。」

眾人一聽，都是心中一寒，暗想此人好生陰毒，赤手空拳的到狼群中去，誰還能活著性命回來，張召重又道：「如果那一位不幸給狼害了，另一位再回到火圈裏來，也算勝了。」陳家洛秀眉一揚，說道：「要是咱們兩人都死了，那怎樣？」哈合台道：「我敬重你是條好漢子，著在我身上，把這位姑娘釋放就是。」陳家洛道：「哈兄的話我信了，這位姑娘你們可也不能欺侮她。」他向香香公主一指，哈台台道：「皇天在上，我答應了陳當家的話，如有異心，教惡狼第一個吃我。」陳家洛抱拳道：「好，我多謝了。」他心中盤算已定，暗想別說狼群圍伺，就算一條狼也沒有，自己一個人遇到這四個強敵，也必有死無生，現在犧牲自己一條性命，如能僥天之幸，救出霍青桐姊妹，那也心願已足，漢家光復反大業，只好偏勞紅花會眾兄弟了。他把劍盾珠索在地下一擲，向顧金標一擺手道：「顧朋友，走吧！」

顧金標拿著虎叉，躊躇不決，他雖是亡命之徒，但要他空手走入狼群，實在有點不敢。張召重只怕這場賭賽不成功，激他道：「怎麼！顧朋友有點害怕了吧？這本來很危險。」顧金標仍是沉吟。香香公主不懂他們在談什麼，只見各人神色緊張，霍青桐卻每句話都聽在耳裏，她見陳家洛甘願為她犧牲生命，心中感動異常，叫道：「你別去，寧可我死了，也不能讓你有絲毫損傷。」她平素情感隱藏甚深，這時臨到生死關頭，情不自禁的叫了出來。只聽見嗆啷一聲，一柄獵虎叉擲在地下。

# 第三十二回 狼口賭命答深情

顧金標見霍青桐對陳家洛如此多情，不覺妒火中燒。他性子狂暴，脾氣一發作，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了，當下擲下虎叉，叫道：「我就是被豺狼咬掉半個腦袋，也不會比你這小子先回來。走吧！」陳家洛向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笑了一笑，並肩和顧金標向外走去，霍青桐嚇得臉如土色，又快暈倒，香香公主卻睜著一雙黑如點漆的眼珠，茫然不解。

兩人正要走出火圈，滕一雷忽然叫道：「慢著。」兩人停步轉過身來。滕一雷道：「陳當家的，你身上還有一柄短劍。」陳家洛想起霍青桐所贈的古劍還插在腰裏，笑道：「對不起，我忘了。」他解下短劍，走到霍青桐面前道：「別傷心，你瞧這把劍，就如瞧見我一樣。」把劍放在她身上。霍青桐點點頭，她難過之極，喉中哽住了說不出話來。就在這時，一個念頭在腦中如電光般一閃，說道：「你低下頭來。」陳家洛低頭俯耳過去，霍青桐低聲道：「用火摺子！」陳家洛一怔，隨即恍然大悟，轉過頭來對張召重道：「張大哥，剛才我險忘了把短劍解下，現在請你公證人瞧一瞧。」張召重在陳顧兩人衣外都摸了一遍，說道：「顧二哥，請你把暗器也留下吧。」顧金標氣憤憤的把十多柄小叉摸出來擲在地下，把辮子盤在頭頂，神情大變，眼中如要噴出血來，突然奔到霍青桐跟前，一把抱住，正要低頭去吻，忽然後心被人抓住，提起來往地下一摜。顧金標以前和盟兄弟練武，大家交手摜了的，知道這一下除了哈合台再無別人，果然聽見哈合台喝道：「老二，你要不要臉？」顧金標一摔之後，頭腦稍稍清醒，大吼一聲，發足向狼群中衝去。

陳家洛雙足一點，使開輕身功夫，已搶在他的前面。群狼本來在火圈外咆哮盤旋，忽見有人奔出，都撲了上來。顧金標武功卓越，八十一路長拳是關外武林一絕，他知道這一次遇到了生平從所未有之兇險，只好多挨一刻是一刻，只見兩頭狼從左右同時撲到，身子一偏，左手快逾閃電，已抓住左邊那頭狼的項頸，右手搶住牠的尾巴，提了起來。武學之中本有一套功夫叫做「凳拐」，據說有一位武林前輩夏夜在瓜棚裏袒腹乘涼，忽然敵人來襲，一時之間，四面八方都是手執兵刃的強敵，他身無武器，隨手提起一條板凳，攔架擊打，片刻之間把敵人打得死傷狼籍。這套功夫流傳下來，武林中許多人都學了在赤手空拳遭到偷襲時防身之用，因為長凳所在都有，會了這套武術，等於處處備有兵器。顧金標手中抓住了這頭狼，靈機一動，把牠當作板凳，展開「凳拐」中的招數，橫掃直劈，舞了開來。那狼長短與板凳差不多，也有四條腿，他舞得呼呼生風，群狼一時倒撲不近身。

陳家洛用的卻是另一套身法。他跟天池怪俠學藝時，袁士霄為了要先把自己獨創的「百花錯拳」傳給他，所以要他習練各家各派的武功，這時陳家洛施展師門所授的「八卦遊身掌」身法，在狼群中東一晃，西一轉，四下亂跑。「八卦遊身掌」本來是威震河朔王維揚的絕藝，他在杭州北高峰上惡鬥張召重時，曾打得張召重只有招架之功，幾無還手之力。陳家洛當時在鐵膽莊與周仲英比武，也曾使用這套武功。這時他在狼群中亂竄，起初群狼倒被他跑得眼花撩亂，但餓狼一見有人，紛紛湧來，四下擠得水洩不通，使他根本沒有餘地施展。他知道這套武功已管不了事，忙從懷中取出火摺，迎風一晃，火摺點亮，揮了一個圈子，說也奇怪，火摺上的火光十分微弱，群狼卻立時大駭，紛紛倒退，張牙舞爪，作勢欲撲，然而竟不敢撲上來，只在喉頭中發出嗚咽咆哮之聲。

香香公主猛見然陳家洛跑入狼群之中，大惑不解，奔到霍青桐跟前，說道：「姊姊，他幹什麼呀？」霍青桐垂淚道：「他為了救咱們姊妹，寧可送掉自己的性命。」香香公主先是一驚，隨即淡淡一笑，說道：「他死了，我也不活。」霍青桐見妹子處之泰然，很是感動，心想她說這句話完全出乎自然，好像是天經地義之事，根本沒有情感衝動，也不用有什麼思考和決定，那麼她對他的癡愛，已自然而然成為她心靈中的一部分了。

張召重見陳顧兩人霎時間都被群狼圍住，心中暗喜，突然見陳家洛取出火摺，惡狼嚇得後退，不覺一驚，但想火摺不久就會燒完，他只不過多延一些時刻而已，這時要逃回火圈來，也萬不可能了。關東二魔的眼光卻都集中在顧金標身上，先見他大展剛勇，把一條狼舞得風雨不透，各自心喜，只見他用了一招「懶漢閂門」，舉起手中巨狼向外一砸，和撲上來咬他的一頭狼迎面一砸。兩條狼都急了，不顧三七二十一，張口就咬，一頭臉上被咬得見骨，另一頭頸中鮮血淋漓，群狼見血，更加蜂湧而來，牠們都餓慌了，撲上來你一口我一口，把顧金標手中的狼撕得稀爛，最後只剩他左手中一個狼頭，右手中連住尾巴的一個狼臀。這樣一來，情勢登時危急，他想再去抓狼，惡狼已經學乖，頭一扭張口便咬，如不是他縮手得快，一隻左手已被咬斷，同時右邊又有兩頭狼撲了上來。

哈合台對於顧金標的殘忍貪色雖然很不滿意，但他極重義氣，拿出腰中纏著的鋼絲軟鞭，叫道：「老大，我去救他。」滕一雷還未回答，霍青桐冷冷的道：「關東六魔有沒有信義？要不要臉？」哈合台被她一問，登時楞住，再看狼群中兩人情勢，又已不同。陳家洛見火摺子快將點完，忙撕下長衣前襟，點了起來，同時腳下不住移動，奔向樹木旁邊。就這樣慢了一慢，兩頭惡狼迎面撲到，他一矮身，從兩狼之間穿了過去，喀嚓一聲，已折斷了一條樹枝，反手一擊，把一頭搶在最前面的餓狼打得腦漿迸裂，群狼撲上去分屍而食，追逐陳家洛的勢頭登時緩了下來。他忙折下一段枯枝，先點燃了，拿在手中揮動，驅開群狼，一有空隙，立即又攀折樹枝，增加火頭，片刻之間，已在自己身旁佈置了一個小小的火圈，把餓狼隔在外面。

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見他已脫險境，大喜若狂，那邊顧金標卻已難於支持，他想模仿陳家洛的辦法，身邊卻沒帶著火摺，只好揮拳與餓狼的利爪長牙惡鬥。哈合台對霍青桐道：「算陳當家的贏了就是！」拔出她身上的短劍，將她手腳上的繩索割斷了，又道：「現在我可要去救他性命了！」軟鞭一揮，猛衝出去，但奔不到幾步，群狼密密層層的湧來，他腿上被接連咬了兩口，雖然打死了兩頭狼，但無法前進。滕一雷大叫：「老四，回來。」哈合台回身拿了一條點燃的樹枝，想再衝出去，但距離太遠，眼見顧金標就要被狼群撲倒。他提高了聲音，向陳家洛道：「陳當家的，你贏啦，我們已放了你的朋友，請你大仁大義，救救顧老二。」陳家洛遠遠望去，果然見霍青桐已經脫縛，站在當地，心想：「為了對付惡狼，多一個幫手好一個。」於是撿起一根點燃的樹枝，向顧金標擲了過去，叫道：「接著！」顧金標雙臂雙腿全是鮮血，一見樹枝投來，縱身躍起，在空中接住，揮了一個圈子。狼群怕火，那是數萬年來的遺傳，見他手上有火，立即退開。顧金標揮動樹枝，慢慢向陳家洛走來。陳家洛又擲了一條樹枝給他，他雙手有火，膽子更壯。走到陳家洛身旁。

陳家洛道：「咱們各撿一捆。」於是兩人各各用枝條捆了一捆樹枝，背在背上，手中拿了點燃的樹枝，揮動著向眾人走去。群狼一面咆哮，一面讓出一條路來。

兩人越走越近，陳家洛走在前面，香香公主靠近火圈，張開了雙臂，迎他回來，陳家洛臉露微笑，正要縱近，霍青桐忽然叫道：「慢著，讓他先進來。」陳家洛登時醒悟，住足回頭，讓顧金標先進火圈。因為他們先有約定，誰先進火圈誰輸，雖然陳家洛救了他性命，但只怕這種無義小人，臨時又有反覆。顧金標眼噴火焰，舉起火枝往陳家洛面上一晃，隨即丟去火枝，一掌向他背後推去，想把他推進火圈。陳家洛身體一側，他這一掌從衣服上擦了過去，力道沒有用正。顧金標右手又是一揮，一根火枝對準了往他臉上擲去。

陳家洛頭一低，那火枝直飛進火圈之中。顧金標衝面一拳，拳鋒隨著火枝打到，他八十一路長拳獨步關東，講究的是勢勁鋒銳，出手快捷，一舉方發，第二拳跟蹤而上，陳家洛見他如此沒有信義，心中大怒，右手伸出去擒拿他的脈門，左手一招「金針渡劫」，直刺敵人面門。那是「百花錯拳」中一招以指當劍之法，顧金標從未見過這種古怪拳法，一楞之下，疾忙倒退，一腳踏在一頭餓狼身上。那狼痛得大聲叫起來。陳家洛得勢之後，不容他再有緩手時機，掌劈指戳，全是「百花錯拳」中最厲害招數。滕一雷等站在火圈中觀戰，見了陳家洛這種拳法，不覺十分驚奇。

陳家洛左手雙指逕向對方太陽穴點到，顧金標伸臂一格，回敬一拳，以為他必定向後退避，那知他並不理會，飛起一腳，顧金標胯上一腿單著，一個踉蹌，右拳已被對方拿住。陳家洛微微一拖，乘著敵人向後一掙之勢，突然改拖為送，顧金標又是一個出其不意，登時仰跌下去。這一交只要跌倒，四周環伺的群狼立時一湧而上，那裏還有完整屍骨，火圈中各人都齊聲驚叫起來。那顧金標武功也甚了得，一個「鯉魚打挺」，突然往上一拔，隨手一掌，把一頭向上撲來的餓狼打落，同時在空中打了一個筋斗，頭上腳下，落了下來。陳家洛左足一點，從他身邊斜飛過去，右手連伸兩伸，顧金標左腿膝彎和右腿大股上穴道均已閉住。他雙腳著地時那裏還站立得住，暗叫：「完了，完了！」雙手左地上一撐，又想翻起，群狼從四面八方撲了過來。陳家洛搶得更快，一把抓住他的後心，揮了一圈。顧金標兇悍已極，至死不悟，下半身雖然動彈不得，大喝一聲，雙拳齊發，猛力向陳家洛胸口打到，要和他拚個同歸於盡。陣家洛罵了一聲：「惡強盜！」左指其快如風，又在他「中府」、「璿璣」兩穴上一點，他雙拳打到半途，突然癱瘓，軟軟的垂了下來。陳家洛把他身子又揮了一圈，逼開撲上來的餓狼，作勢要向遠處狼群中投去，霍青桐忽然叫道：「別殺他！」陳家洛給她一叫，登時醒悟，心想：「即使殺了此人，還是彼眾我寡，而且與關東六魔結了死仇，不如暫時饒他，賣一個恩，那麼自己與張召重爭鬥時他們或許可以袖手不理。」他手臂一縮，轉了個方向，把他拋入火圈之中，同時使勁一躍，縱了回去。哈合台把顧金標接住抱著，陳家洛再行著地，這次性命的賭賽，終於是他贏了。他正要上前和霍青桐、香香公主敘話，霍青桐忽叫：「留神後面！」只覺腦後風生，疾忙低頭矮身，兩頭餓狼從頭頂竄了過去，原來牠們眼見到口的美食又回進火圈，鼓起勇氣，跳了進來。

一頭餓狼逕向香香公主撲去，陳家洛大驚，搶上兩步，眼明手快，一把抓住狼尾，用力一扯。那狼負痛，回頭狂嗥，同時另一頭狼也撲了過來。陳家洛一掌擊去，那狼頭一偏，一掌打在頸裏，翻身又咬。霍青桐將短劍掉轉劍頭，柄前尖後，向陳家洛面前擲去，叫道：「接著！」陳家洛伸手一抄，攬住劍柄，一劍向左邊巨狼刺去，這狼身軀巨大，又極靈便狡猾，閃避騰挪，陳家洛連刺兩劍都被牠躲了開去。

這時火圈外又有三頭狼跟縱躍入，一頭被哈合台用摔跤手法抓住頭頸慣出圈外，另一頭被張召重一劍斬為兩段，第三頭卻在與滕一雷纏鬥。哈合台把顧金標帶回來的樹枝加在火圈中，狼群才不敢繼續進來。這邊陳家洛向左虛刺一劍，那狼那知他是虛招，向右一避，那短劍早已收回，從右面猛刺下來。那狼這時萬萬躲避不開，牠也是情急智生，突張巨口，牢牢咬住劍鋒。陳家洛用力向前一送，那狼舌頭雖被劃破，但知這是生死關頭，仍是忍痛咬住。陳家洛向後一拔，那狼死不放鬆，整個身子被陳家洛提了起來，兩行雪白的牙齒卻在劍鋒上生了根一般。陳家洛心中焦燥，身子一側，在另一條撲上來的狼臀上一腿，那狼汪汪大叫，飛出火圈。他奮力一掙，隨著左手一掌，打在巨狼雙目之間，那狼向後一退，他手中頓覺一鬆，一柄短劍已拔了出來，眾人只覺寒光一閃，短劍劍鋒上紫光四射。

陳家洛這一掌已把巨狼打得頭骨破碎而死，可是牠口中還是牢牢咬著一段劍刃。眾人都感十分奇怪，短劍明明已在陳家洛手裏，狼口中的劍刃從何而來？陳家洛走上一步，左手三指捏住半段劍刃的平面向後一拉，他是點穴能手，指上勁力何等厲害，但那狼雖死，牙齒仍舊如一對鐵鉗般牢牢咬住。他用短劍在狼顎上一劃，狼臉上的骨頭應手而斷，簡直如切豆腐一般。他很是奇怪，舉起短劍一看，拿近臉時，只覺一陣寒氣，不覺毛骨悚然，劍鋒發出瑩瑩紫光，已非霍青桐所贈給他的那柄短劍，但劍柄仍舊一模一樣。他更是不解，俯身拾起狼口中那段劍刃，這才發覺劍刃中空，宛如一個劍鞘。她把短劍向這劍鞘試行一插，完全密合。原來這柄寶劍共有兩個劍鞘，第二層劍鞘開有刃口，尖頭又十分鋒銳，拿到這劍的人總以為這就是劍刃，那知劍內有劍，裏面還藏著一柄砍金斷玉，鋒利異常的寶劍。霍青桐贈送這柄短劍時，曾說故老相傳，這劍中蘊藏著一個極大秘密，可是一向無人參透得出來，今日如不是機緣巧合，這巨狼拚命咬住，兩下一拔，那麼誰想得到這柄鋒利的短劍之中，另外還有一劍？

陳家洛無意中忽獲寶劍，欣喜不已，向霍青桐姊妹招招手，三人聚在一起商談脫身之計。他們說的是維語，張召重和關東三魔都不知他們說些什麼，這時滕一雷已一銅人將那頭狼打死，拔出匕首，割下四條狼腿，在火上烘烤。霍青桐忽道：「快拿開，你們不要性命嗎？」滕一雷愕然道：「什麼？」霍青桐道：「這些餓狼聞到烤肉香氣，那裏還忍耐得住。」滕一雷一想不錯，忙把狼腿從火上拿開。此時張召重已把顧金標身上的穴道解開。他坐住地上喘息了一會，縛好身上被狼咬破的傷口，只覺腹中饑餓難當，拿起狼腿，鮮血淋漓的吃了起來。

香香公主把短劍拿在手裏把玩，讚嘆第二層劍鞘不但設想聰明，而且做得絲毫不露破綻。她無意中在劍鞘裏一張，見裏面有一粒紅色的東西，搖了幾搖，卻倒不出來。她脫下髮釵，在裏面輕輕一撥，一顆紅色的小丸滾了出來。陳家洛和霍青桐見了這粒東西，都感奇怪，坐下來細看。香香公主遞給陳家洛，他接過來放在掌中，見是一顆蠟丸。他問霍青桐道：「打開來瞧瞧，好不好？」霍青桐點點頭，他手指微一用勁，蠟丸破裂，裏面是一個小紙團。他把紙團攤開，見是一張薄如蟬翼的紗紙，因年深日久，已變成深黃，上面用維文寫了許名字，旁邊還有一張小圖，畫著山川、河流、沙漠等地形。張召重望見他們發現了這一張紙，知道其中必有秘密，假裝取柴添火，走來走去偷看了幾眼，但見紙上寫的都是維文，一字不識，不禁大失所望。

陳家洛維文雖識一些，但苦不甚精，紙上寫的有大半倒是古時文字。有許多不識，於是把紙攤在霍青桐前面。霍青桐一面看一面想，看了半天，把紙一摺，放在懷裏。陳家洛道：「那上面寫些什麼呀？」霍青桐不答，低頭凝思。香香公主知道姊姊的脾氣，笑道：「姊姊是在想一個難題，你別打擾他。」只見霍青桐用手指在沙上東劃西劃，畫了一個圖形，抹去又畫一個，後來又坐下來抱膝思。陳家洛道：「你身體還弱，別多用心思。這張圖上的事一時想不通，慢慢再想，倒是咱們籌畫脫身之策要緊。」霍青桐道：「我想的就是既要避開這些惡狼，又要避開這些人狼。」她說著嘴一努，向張召重等一指。香香公主聽見姊姊叫他們做「人狼」，覺得這名詞很新鮮，拍手笑了起來。

霍青桐對陳家洛道：「你站在馬背上，向西望望，瞧不瞧得有一個白色山峰的峰頂？」陳家洛依言把白馬牽來，躍上馬背，極目西望，隱隱雖有叢山壁立，但並不見白色山峰。他再望一會，仍舊不見，只得向霍青桐搖搖頭。

霍青桐「咦」了一聲道：「照這圖上所示，那古城離此不遠，理應看到山峰。」陳家洛跳下馬背，問道：「什麼古城？」霍青桐道：「我小時就聽人說，這大沙漠裏埋著一個古城。這城本來非常富庶繁榮，可是有一天突然刮大風沙，像小山一樣的沙丘一座座的被風捲起，壓在這古城之上。城裏十多萬人沒一個能逃出來。」她轉頭對香香公主道：「妹妹，這些故事你知道得最清楚，你說給他聽。」香香公主道：「關於這個地方有許許多多故事，可是那古城誰也沒親眼看見過。不，有許多人去過的，但見了之後，很少人活著回來。據說那裏有成堆的金銀珠寶，這城的人一天之中都變成了鬼，他們喜歡這個城市，死了之後仍舊不肯離開。有人在沙漠中迷了路，無意中闖進古城去，見了許多金銀珠寶，眼都花了，他跪下來感謝真神，把金銀珠寶裝在駱駝上想拖走。但他在這古城四周轉來轉去，無論如何離不開那個地方。」陳家洛問道：「為什麼？」香香公主道：「他們說，那是古城的鬼不捨得財寶被他拿走，所以迷住了他。他只要把財寶放下，不帶一兩金銀，那就很容易出來。」陳家洛笑道：「只怕見了這無數財寶的人，沒一個肯放下。」霍青桐道：「是啊，忽然見到這許多黃金珍寶，誰肯不拿？他們說，要是不拿一點財寶，反而拿幾兩銀子放在古城的屋裏，那麼水井中還會湧出清水來給他喝。」陳家洛笑道：「這古城的鬼也未免太貪心了。」香香公主道：「我們族裏有許多人欠了債沒辦法，就常常去尋那地方，可是一去就永不回來啦。有一次一個商隊在沙漠裏救了一個快要渴死的人回來，他說見到了那個古城，但出來時腦子竟糊塗啦，走來走去盡在一個地方兜圈子。他看沙漠上有一道足跡，以為有人走過，於是拚命的跟著足跡追趕，那知這足跡其實就是他自己的，這樣趕來趕去，直到精疲力盡，倒在地上。那商隊要他領到那個古城去，他死不答允。他說，就是把古城裏所有的財寶都給他，他也不願再踏進這鬼城一步。」

陳家洛道：「在沙漠上追趕自己的足跡兜圈子，這種事情想想也真可怕。」香香公主道：「還有更可怕的事呢。他一個人在沙漠中走，忽然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隨著聲音趕去，聲音即沒有了，什麼也沒瞧見，說這樣迷了路。」陳家洛道：「一個人忽然發現這許多財寶，歡喜過度，神智一定有點失常，沙漠小路又難認，很容易走不回來。如果他下了決心不要財寶，頭腦一清楚，就容易認清楚路了。這倒不一定是有鬼迷人。」霍青桐道：「在短劍裏藏著的，就是到那座古城去的路徑地圖。」

香香公主笑道：「我們不想要金銀財寶。就算拿到了，那些鬼也不放人走，這張地圖沒什麼用，倒是這柄劍好，這樣鋒利，遇到敵人的兵器時，只怕一碰就能削斷。」她拔下三根頭髮，放在劍的刃口，道：「我聽爹爹說，真正的寶劍吹毛能斷，不知這劍成不成？」她對著短劍刃口吹一口氣，那三根頭髮立時折為六段。香香公主連連拍手。霍青桐拿出一塊絲帕，往上一丟，那絲帕緩緩的飄下來，她舉起短劍一撩，絲帕登時分為兩截。張召重和關東三魔不禁叫好。張召重心想：「我那凝碧劍遇上尋常刀劍，猶如摧枯拉朽一般，但要切開這樣一塊毫不受力的絲帕，卻是萬萬不能。他日即使我那劍能重行得回，但遇上這柄短劍，只怕要被他一斬兩段。」武林中人喜愛寶劍寶刀，逾於性命，古詩「瑯琊王歌」道：「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愛刀甚於愛少女，掛在中梁，又是欣賞又是撫摸，可見很意之甚，這時張召重與關東三魔見這寶劍如此鋒銳，都不覺眼紅。

陳家洛嘆道：「寶劍雖利，殺不盡這許多餓狼，也是枉然。」霍青桐道：「地圖上畫明，古城是環繞著一座參天玉峰而建，照這圖上看來，那山峰離此不遠，應該可以望見，怎麼一點也看不到，也真奇了。」香香公主道：「姊姊你別用這些閒心思啦，就是找到那山峰又有什麼用處？」霍青桐道：「那麼咱們就可逃進古城。那裏有房屋，有城堡，躲避狼群總此這裏好得多。」陳家洛叫道：「不錯！」一躍而起，又站到馬背上，向西凝望，但見天空白茫茫的一片，那裏有山峰的影子。

張召重等見他們嘰嘰咕咕的商量不停，陳家洛又兩次站到馬背上瞭望，不知搗什麼鬼，他們四人自行商量逃離狼群之法，談了半天，毫無結果。這時天色將晚，香香公主拿出乾糧來分給大家吃，大家約定輪班守夜，以防惡狼。

香香公主這時想起了她養著的那頭小鹿，不知牠有沒有吃的，她抬起頭，望著天邊癡想，突然叫道：「姊姊，你快看。」霍青桐順著她手指望去，只見半空中有一個黑點，一動不動的停在那裏，問道：「那是什麼？」香香公主道：「那是一頭鷹，我瞧著鷹從這裏飛過去，怎麼忽然在半空中停住不動了。」霍青桐道：「你別眼花了吧？」香香公主道：「不會，我清清楚楚瞧著牠飛過去的。」陳家洛道：「如果不是鷹，那麼這黑點是什麼？但如是鷹，牠怎麼又能在空中停著不動，這倒奇了。」三人望了一會，那黑點突然移動，漸近漸大，轉眼間果然是一頭黑鷹從頭頂掠過。

七人見了那鷹，各有各的心思。張召重想：「可惜這鷹飛得太高，否則用金針打牠下來，教這關東三魔佩服我的手段。」關東三魔耽心這鷹又是禿頭老者與白髮老婦所養，如再遇上這兩人，定無倖免。香香公主心想這鷹在天空何等自由自在，我們卻在此受困於狼群。陳家洛和霍青桐卻在苦思這鷹如何能在那邊空中斂翼停留？這時香香公主緩緩舉起手來，理一下被風吹亂了的頭髮，陳家洛望著她那晶瑩如玉的白手，在她一身白衣的前面經過，忽然大悟，對霍青桐道：「你瞧她的手！」霍青桐望了望妹子的手，嘆道：「喀絲麗，你的手真是好看。」香香公主微微一笑。

陳家洛笑道：「她的手當然好看，但你留意到了嗎？他的手因為很白，在白衣前面簡直分不出什麼是手，什麼是衣服。」霍青桐道：「嗯？」香香公主聽他們在談論自己的手，不禁有點害羞，眼瞼低垂的靜聽。陳家洛道：「那隻鷹是停在一座白色的山峰上啊！」霍青桐叫了起來：「啊，不錯，不錯。那邊的天白得像羊乳，這高峰一定也是這顏色，遠遠望去就見不到了山峰了。」陳家洛喜道：「正是。那鷹是黑色的，所以就看得清清楚楚了。」香香公主明白了他們原來談的是那張地圖中的古城，道：「那麼咱們怎樣去呢？」霍青桐道：「得好好想一想。」她又拿出那張地圖來看了一回道：「等太陽再偏西，如果那真是一個白色的山峰，那麼必定有影子投在地上，那就可算得出到那古城去的路程。」陳家洛道：「咱們可別露出形跡來，要教這些壞蛋們猜測不透。」霍青桐道：「不錯，咱們商量計策，卻假裝是在談這條狼。」陳家洛把一條死狼提過來，三人圍坐著商量，手中不停，指一下狼的鼻子，又拉一根狼毛細細觀察，拉開狼的嘴巴來瞧瞧牠的牙齒。日頭漸漸偏西，大漠西端果然出現了長長一條黑影，像一個巨人般躺在沙漠之上。霍青桐道：「這裏到那山峰，大約是二十里到二十五里。」一面說，一面把死狼翻了一個身。陳家洛把一條狼腿拿在手裏，撥弄牠的利爪，道：「咱們如再有一匹馬，加上那白馬，三個人或許能衝到那邊。」霍青桐道：「你想法兒讓他們心甘情願的放咱們出去。」陳家洛道：「好，我來試試。」隨手用短劍剖開死狼的肚子。

張召重和關東三魔見他們把那頭死狼翻來翻去的細看，不住用維語交談，很是納悶。張召重道：「這頭死狼有什麼古怪？陳當家的，你們商量怎樣給牠安葬嗎？」陳家洛聽他語存譏諷，靈機一動，道：「我們是正商量怎樣脫險？你瞧，這狼肚子裏什麼東西也沒有。」張召重道：「牠肚子餓了，所以要吃咱們。」

關東三魔聽著都笑了起來。陳家洛道：「這些狼肚裏空成這個樣子，身子瘦得皮包骨頭，只要有一點東西是可以吃的，那裏還肯放過？」張召重道：「牠們這樣守著，耐心也真好。陳當家的，你瞧這死狼瞧了半天，原來發現的是這麼一片大道理。」陳家洛道：「要逃出這個險境，只怕就得靠這個道理。」關東三魔聽了這話，跳起身來，走近來聽。張召重忙問：「陳當家的有什麼好法子？」陳家洛道：「大家在這裏困守，等到樹枝燒完，七個人一齊送命，是不是？」張召重與關東三魔都點了點頭。陳家洛又道：「咱們在江湖上，講究的是行俠仗義，捨身救人，在這危急萬分的時刻，只要有一個人肯為朋友賣命，騎了馬衝出去，狼群見這裏有火，不敢進來，見有人馬出去，自然一窩蜂的跟去，那人把狼群引得愈遠愈好，其餘六人就得救了。」張召重道：「那麼這一個人怎麼辦？」陳家洛道：「他要是僥倖，或許能遇上大隊人馬，那就逃得了性命。否則為救人而死，也總比在這裏白死好得多。」

滕一雷道：「你這法子是不錯，不過誰肯去把狼群引開？那是有死無生的事。」陳家洛道：「滕大哥有什麼高見？」滕一雷默然。哈合台道：「咱們來拈鬮，拈到誰，誰就去。」張召重正在想除了這樣之外，的確再無別法，聽到哈合台說拈鬮，心念一動，忙道：「好，大家就拈鬮。」陳家洛本來想自告奮勇，與霍青桐姊妹三人衝出去，現在見他們要拈鬮，心想這時如再自行請膺，只怕引起他們疑心，於是說道：「那麼咱們五人拈吧，那兩位姑娘可以免了。」顧金標道：「大家都是人，幹麼免了？」哈合台道：「咱們男子漢大丈夫，不能保護這兩個姑娘，已是萬分羞愧，怎麼還能讓她們救咱們出險？我寧可死在餓狼口裏，否則就是留下了這條性命，終身也教江湖朋友們瞧不起。」滕一雷卻道：「雖然男女有別，但我是一條命，她們也是一條命，除非不拈鬮，要拈大家都拈。」這樣陳哈兩人是一種主張，顧滕兩人又是另一種主張，滕一雷是想多兩個人來拈，自己拈到機會就可大為減少，顧金標卻憎恨霍青桐，心想你這美人兒大爺不能到手，那讓狼吃了也好。四人主意相反，都想著張召重，要取決於他。張召重已想好計謀，知道決輪不到自己，心想：「這兩個美人兒當然要保全，一個是皇上要的，另一個我自己為什麼不要？」當下傲然說道：「大丈夫寧教名在身不在。我張召重是響噹噹的男子，豈能和娘兒們相提並論？」滕顧兩人見他說得慷慨，不便再駁，顧金標道：「好，就便宜了這兩個娘兒。」滕一雷道：「我來做鬮！」俯身來摘樹枝。

張召重道：「我這裏有很好的鬮。」說著從袋裏摸了十幾枚制錢出來。他挑了五枚同樣大小的銅錢，把其餘的放回袋裏，說道：「這裏是四枚雍正通寶，一枚順治通寶，各位請看，那完全是一樣大小。」滕一雷拿來逐一檢視，果見並無異狀，說道：「誰摸中順治通寶，誰就出去引狼。」張召重道：「正是如此。滕大哥，放在你袋裏吧。」滕一雷把五枚銅錢放入袋內，張召重道：「那一位先摸？」他眼望顧金標，見他右手微抖，笑道：「顧二哥莫怕，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我先摸。」他伸手到滕一雷袋裏，手指一捏，已知厚薄，拈了一枚雍正通寶出來，笑道：「可惜，可惜。」右掌一張，給四人一看。原來那幾枚雍正通寶雖與順治通寶一樣大小，但那是雍正末年所鑄，與順治通寶所鑄的時候相差了一百年左右。順治通寶多在民間使用流通了一百年，磨損較多，自然要薄一些。不過厚薄的相差普通人極難發覺，張召重在武當門中練芙蓉金針之前，先練錢鏢，錢鏢的準頭手勁，與銅錢的輕重大小極有關係，他手上把銅錢捏得熟了，這時手指一觸，立即知道。

其次是陳家洛摸，也拿到一枚雍正通寶。張召重道：「顧二哥請摸吧。」顧金標突然拾起虎叉，嗆啷一抖，說道：「這枚順治通寶註定是要我們兄弟三人拿了，這中間有弊！」張召重道：「那是各憑運氣，有什麼弊端？」顧金標道：「錢是你的，又是你第一個拿，誰相信你在錢上沒做記號。」張召重鐵青了臉道：「那麼你拿錢出來，大家再摸過。」顧金標道：「各人拿一枚制錢出來，誰也別想冤誰。」張召重道：「好吧！死就死啦，男子漢大丈夫這樣小氣。」滕一雷把袋裏三枚制錢拿出來交還張召重，另外又取出一枚雍正通寶，顧哈兩人拿出的也都是雍正通寶。陳家洛道：「我身邊沒有帶銅錢，就借用張大哥這枚吧。」他轉頭對張召重道：「我不怕你使奸。」張召重道：「究竟是陳當家的氣度不同。四枚雍正通寶已經有了，順治通寶就用這一枚。顧老二，你說成不成？」顧金標怒道：「不要順治通寶，你手裏有一枚雍正通寶是白銅的，其餘四枚都是黃銅，誰拿到白銅的就是誰去。」張召重一頓，笑道：「一切依你！只怕還是輪到你去餵狼。」他手指微一用力，已把那枚白銅的雍正通寶捏得稍稍彎曲，和四枚黃銅的混在一起。顧金標道：「要是輪不到你，咱倆還有一場架打！」張召重道：「當得奉陪。」隨手把五枚制錢放在哈合台袋裏，說道：「你們三位先拿，然後我拿，最後是陳當家的拿，這樣總沒弊了吧？」

張召重自忖：「即使只留下兩枚制錢，我也能拿到那枚黃銅的。這姓陳的小子很是驕傲，他絕不會與我爭先恐後。」他這樣一說，關東三魔當下沒有異言。滕一雷道：「老四，你先摸吧。」哈合台道：「老大還是你先來。」張召重笑道：「先摸遲摸都是一樣，毫無分別。」關東三魔見他在生死關頭居然十分鎮定，言笑自若，也不禁佩服他的勇氣。哈合台正要伸手到自己袋裏，霍青桐忽然用蒙古語叫道：「別摸那枚彎的。」哈合台一怔，伸手入袋，第一枚摸到的制錢果然有點彎曲，連忙另拿一枚，取出來一看，正是黃銅的。

原來回疆各族居民中有一部是蒙古人，霍青桐大破兆惠清兵時，部下就有幾隊蒙古戰士，所以她也會說蒙古話。眾人拈鬮時她在一旁冷眼旁觀，張召重潛用內力捏彎銅錢的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關東三魔中以哈合台為人最為正派，顧金標擒住她要橫施侮辱時哈合台曾力加反對，這次又是他割斷繩索放她，所以她用蒙古語示警報德，哈合台才沒上當。

第二個是顧金標摸，哈合台用他們遼東黑道中的黑話叫道：「扯抱（別拿）轉圈子（彎的東西）。」顧滕兩人側目怒視張召重，心想：「你這傢伙居然還是做了手腳。」兩人先後都摸到了兩枚黃銅制錢。

陳家洛與張召重先聽霍青桐說了一句蒙古話，又聽哈合台說了一句古裏古怪的話，什麼「扯抱轉圈子」，不知是什麼意思，臉上都露出疑惑的神色來。陳家洛眼望霍青桐，香香公主搶著用維語道：「別拿那枚彎的。」霍青桐也用維語道：「白銅的制錢已被這傢伙捏彎了。」陳家洛想道：「我們正在要找尋一個藉口離開這四個人，現在輪到這奸賊摸，他一定會拿到那不彎的黃銅制錢，留下的白銅制錢給我，我義不容辭的去引狼，她們姊妹倆就跟我走，這樣全由旁人主持，我們顯得被迫離開，他們一定不會有什麼疑心。」張召重心想：「這次你被狼果腹，死了也不會怨我。」正要伸手到哈合台袋中，陳家洛忽見顧金標目光灼灼的望著霍青桐，心念一動：「如果他們用強，不讓她們姊妹和我一起走，那可糟了。」這時張召重的手已伸入袋口，陳家洛再無思索餘地，叫道：「你拿那枚彎的吧，不彎的留給我。」

張召重一怔，手縮了回來，道：「什麼彎的不彎的？」陣家洛道：「袋裏還有兩枚制錢，一枚已給你捏彎了，我要那枚不彎的。」他一面說，一面在哈合台袋裏把那枚黃銅制錢摸了出來，笑道：「你作法自斃，留下那枚白銅的給你自己！」張召重臉上變色，長劍出鞘，說道：「說好是我先摸，幹麼你搶著拿？」一劍「春風拂柳」，向陳家洛頸中削來。

陳家洛頭一低，右手雙指直戳敵人頸側「天鼎穴」，張召重竟不退避，回劍斜撩，一招「斜陽一抹」，反削他的手指。陳家洛也不閃縮，突然手腕一翻，右手小指與姆指中暗挾著的短劍抖了上來，「噹啷」一聲，已把張召重長劍攔腰削斷，他短劍乘勢直送，張召重只覺寒氣森森，青光閃閃，直逼門面而來。火手判官面臨危機，仍欲敗中取勝，左手五指突向陳家洛雙目抓來，這一招來勢凌厲無比。陳家洛舉左臂一擋，短劍又刺向敵人小腹，這樣緩得一緩，張召重已化解了險招，反身一躍，退出三步。關東三魔與霍青桐見兩人這幾下快如閃電，招招間不容髮，各以上乘武功性命相搏，不禁相顧駭然。

陳家洛乘勢進逼，猛身直上。張召重手中沒了武器，半截長劍突向霍青桐擲去，陳家洛怕她病中無力，不能閃避，如箭般斜身射出，擋在她面前，伸手在劍柄上一擊，半截長劍落在地下。那知張召重這一下是聲東擊西之計，把陳家洛誘到霍青桐身邊之後，一躍縱近香香公主身旁，拿住她的雙手，轉身喝道：「快出去！」陣家洛一獃，停了腳步，張召重叫道：「你不出去，我先把她丟出去餵狼！」說著把香香公主提起來打了一個圈子，只要一鬆手，她立即飛入狼群。

這一下變起倉卒，陳家洛只覺一股熱血從胸腔中直衝上來，當下沒了主意。張召重又叫道：「你快騎了馬出去把狼引開！」陳家洛知道這奸賊心狠手辣，說得出做得出，處此形勢之下，只得解開白馬韁繩，慢慢跨上去。張召重又把香香公主轉了一個圈子，叫道：「我數到三，你不出火圈，我就拋人。一──二──三！」他「三」字一出口，只見兩騎馬衝出火圈。原來霍青桐乘眾人目光集中在陳張兩人身上之際，已割斷韁繩，跨上馬背，她手中揮動火把，首先衝出。

關東三魔齊聲驚叫，陳家洛已揪住兩頭撲上來的餓狼頭頸，右腿在白馬頸上一推，左腿在馬腹上一捺，那馬神駿異常，突然回頭轉身。陳家洛腳尖在白馬項下輕輕一點，那馬一聲長嘶，四足騰空，躍入火圈之中。陳家洛在大喝聲中，兩頭惡狼向張召重擲去。張召重想不到這白馬如此聲威，兩狼擲來，只得放下香香公主，縮身閃避。陳家洛兩把圍棋子雙手齊發，俯身伸臂，攬住香香公主的纖腰，雙腿力挾，那白馬又騰空竄出火圈。

張召重反手猛劈，把一頭狼打得翻了一個身，向前俯身一衝，陳家洛在匆忙中所發的圍棋子本沒準頭，都給他避了開去。張召重這一衝守中帶攻，左手一把已抓住白馬馬尾，用力向後，生生要把白馬拉回火圈。但他身體凌空，無從借力，那白馬又力大無窮，向前猛竄之際，反而將他身子拖得揚了起來，帶出火圈。他雙腿後挺，一個筋斗正待翻上馬背，再行搶奪香香公主，忽覺背後風生，知道不妙，疾忙換勢反躍，倒翻一個筋斗，陳家洛一劍向他後心刺出，以為必定得手，那知此人武功實在高強，在半空中硬生生的扭轉了身驅，只見他右足在一頭餓狼頭上一點，躍回了火圈。

霍青桐揮舞著火把，早已深入狼群。陳家洛縱馬追去，凡有惡狼撲上來的，都被他短劍一揮，不是刺中咽喉，就是切斷了前腿，真如砍瓜切菜，爽脆無比。兩騎馬不一刻已衝出狼群，向前疾馳，眾狼不捨，隨後趕來。

兩匹馬奔跑比群狼迅速得多，轉瞬就把狼群拋在數里之外，要知衝出狼群不難，難是難在如何擺脫這許多餓狼累日累夜，永無休止的追逐。三人定了定神，縱馬向西狂奔。那知這一帶山石漸多，道路曲折，空中望去山峰不遠，地面行走路程卻長。直跑到中夜，那白色的山峰才巍巍然的聳立在前面，霍青桐道：「據那圖中所繪，那古城是環繞這白色山峰而建，看來此去不過十多里了！」三人下馬休息，取水給馬飲了。陳家洛不住撫摸白馬的鬃毛，感激不已，心想如不是有這匹駿馬，就算自己能衝出來，香香公主也必落入那奸賊之手了。

三人休息片刻，馬力稍復，狼群之聲又隱隱可聞。陳家洛道：「走吧！」他先上了另一匹馬，霍青桐望了他一眼，知道他的用意，於是與妹子合乘白馬，再向西奔。這時夜涼如水，明月在天，那白玉山峰尤其顯得皎潔如雪，香香公主望著峰頂，道：「姊姊，我想這山頂上一定有仙人，你說有嗎？」霍青桐右手提韁，左手摟著她，笑道：「咱們去瞧瞧吧，不知是男仙還是女仙。」談笑之間，山峰的影子投在他們身上，三人仰望峰巔，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陳家洛道：「古人說：高山仰止。咱們大難不死，這時尤感天地之大。」

山峰雖在近旁，但要走到山腳，卻到處是丘陵阻路。此處的地勢與大漠的其餘地方截然不同，雖然仍是遍地黃沙，但峰巒處處，山石叢生，道路十分崎嶇，而且前面一眼望去，山道有數十條之多，不知到底那一條是正道。陳家洛道：「這樣許多路，怪不得人們要迷路了。」霍青桐取出地圖，在月光下看了一會道：「圖中說，入古城的道路是『左三右二』。」陳家洛道：「什麼叫做『左三右二』？」霍青桐道：「圖上也沒說明白。」這時狼群之聲大作，似乎牠們忽然發性狂追。陳家洛驚道：「這批餓狼怎麼跑得這樣快？」

只聽見萬狼齊嗥，淒厲曼長，聲調哀傷。三人都聽得毛骨悚然，香香公主道：「牠們哭得這樣傷心，不知為了什麼？」陳家洛笑道：「大概是為了肚子餓。」霍青桐道：「這時正是午夜，牠們停下來對月嚎叫，只要叫聲一停，立即追到，咱們快找路進去。」陳家洛道：「這裏左邊有五條路，圖上既然說『左三右二』，那麼就走第三條路。」霍青桐道：「假使前面是絕路，再退回來只怕來不及了。」陳家洛道：「那麼咱們三人死在一起！」香香公主道：「好，姊姊，咱們走吧。」霍青桐一提馬韁，從第三條路上走了進去。

路徑愈走愈狹，兩旁山石壁立，這條路顯然是用人工開鑿出來的，走了一陣，右邊出現三條叉路。霍青桐大喜道：「得救啦，得救啦。」三人精神百倍，催馬走上第二條路，只是道路罕人行走，有些地方長草比人還高，有些地方又全部被沙石阻塞，三人下馬牽引，才把馬匹拉過沙堆。行了五六里路，前面左邊又是三條歧路，香香公主忽然驚叫一聲，原來路口有一堆白骨，陳家洛下馬察看，辨明那是一個人和一頭駱駝的骸骨，嘆道：「他一定是前臨歧途，難以抉擇，以致暴骨於斯。」三人從第三條路進去，這時道遠驟陡，一線天光從石壁之間照射下來，只覺陰氣森森，寒意逼人。

陡然間路旁又見有一堆白骨，骸骨中光亮閃耀，原來是許多寶石珠玉。霍青桐道：「這人得到了這許多珠寶，可是終究沒能走出去。」陳家洛道：「我們走的是正路，尚且時時見到屍骨，在錯路上只怕更是白骨累累了。」香香公主道：「咱們出來時誰也不許拿珠寶，好嗎？」陳家洛笑道：「你怕那些鬼不讓咱們出來，是不是？」香香公主道：「你答應我吧！」陳家洛聽她柔聲相求，忙道：「我一定不拿珠寶，你放心好啦。」

# 第三十三回 談笑任俠見名士

三人彎彎曲曲的走了半夜，天色將明，人困馬乏，霍青桐道：「咱們歇一會吧。」陳家洛道：「索性找到房子之後，放心大睡。」霍青桐點點頭。行不多時，陡然間眼前一片空曠，此時朝陽初升，只見景色奇麗，莫可名狀。一座白玉山峰，參天而起，峰前一排排的都是房屋。這些房屋雖然斷垣剩瓦，殘破不堪，沒有一座完整，但建築規模恢宏，氣象開廓，想見當年是一座十分繁盛的城市。房屋一排排的櫛比鱗次，但聲息全無，甚至雀鳥啾鳴之聲亦絲毫不聞，三人從來沒見過這樣奇特可怖的景象，為這寂靜的氣象所懾，連氣也不敢大聲喘一口，隔了半晌，陳家洛當先縱馬進城。這地方極為乾躁，草木不生，房屋中的東西雖然經歷了不知多少年月，但大部仍舊完好不腐。三人走進最近的一所房屋，香香公主見廳上有一雙女人的花鞋，色澤仍是鮮豔，輕輕喊了一聲，想拿起來細看，那知觸手之處，立即化為灰塵，不由得嚇了一跳。陳家洛道：「這地方竟然風雨不侵，千百年之物價能如此完好，實在奇怪。」三人沿著街道走去，只見路邊遍地都是白骨，刀槍劍戟，到處亂丟。陳家洛道：「你們的故事中說道古城是被天降黃沙所埋，看情形完全不像。」霍青桐道：「是啊，這裏那有沙埋的痕跡，倒像是經過一場大戰，全城居民被敵人殺光一般。」香香公主道：「這古城外面有千百條錯道，如果不知道秘訣，任誰都要迷路，敵人不知怎麼進來的。」霍青桐道：「那一定是有奸細了。」她走進一所房子，取出地圖，放在桌上，伏下身去細看。那知桌子也已朽爛，外形雖然完整，被她身子一壓，立即垮倒，

霍青桐忙把地圖撿起，看了一會道：「這些房屋已如此朽壞，就算是石頭房屋，只怕也經不起狼群的撲擊。」他指著圖中一處道：「這是城子中心，又畫了這許多記號，多半是個重要所在，建築一定比較牢固，咱們到那裏去避狼吧。」陳家洛道：「好！」三人循著圖中所畫道路，向前走去。這城中道路也建得曲曲折折，有如迷宮，使人眼花繚亂，如不是有圖指示，也真認不出來。走了半個時辰，終於到了圖中所示的中心，三人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來這就是玉峰的山腳，那裏有什麼宮殿堡壘。這座玉峰近看尤其美麗，遍體雪白，瑩光純淨，普通玉匠只要找到小小的一塊，終身已經吃著不盡，那知這裏竟有這樣一座白玉山峰。三人仰望山峰，只覺心曠神情，萬慮俱消，暗暗讚嘆造物之奇。

香香公主忽然聽到狼嚎，驚叫起來：「狼群來啦！難道牠們也有地圖？這真奇了。」陳家洛笑道：「牠們的鼻子就是地圖，咱們走過的地方留下一股氣息，牠們就跟著追來，永遠錯不了。」霍青桐笑道：「你身上這麼香，別說是狼，就是人，也能跟著來──」她笑話說到一半，突然指著地圖對陳家洛道：「你瞧，這明明是山峰，怎麼裏面還畫了許多道路？」陳家洛看了一會道：「難道山峰裏面是空的，可以走進去？」霍青桐道：「除此之外，再無別種原因……那麼怎樣進去呢？」她細看圖上文字解釋，用漢語輕輕讀了出來：「如欲進宮，可上大樹之頂，向神峰連叫三聲：『愛龍明八生！』」香香公主道：「愛龍明八生，那是什麼？」霍青桐道：「這大概是一句暗號吧，可是這那裏有樹呢？」只聽見狼嗥之聲漸近，霍青桐道：「咱們別磨菇啦，快進屋躲起來吧！」

三人轉過身來，回頭向就近的屋子奔去，陳家洛跨出兩步，忽見地下凸起了一塊東西，形狀很是奇特，俯身一看，盤根錯節，原來一個極大的樹根，叫道：「大樹在這裏！」霍青桐姊妹走過來看，

香香公主道：「那株大樹倒了爛了，只剩下這個樹根。」霍青桐道：「爬到樹頂一叫，宮門就開，這宮必定是在山峰之內了，難道這句話真是符咒，有什麼仙法不成？」香香公主一向相信神仙，忙道：「仙法當然是有的。」陳家洛笑道：「那時候裏面一定有人，一聽見暗號，推動裏面機關，山峰上就現出洞口來。」。香香公主嘆道：「過了這許多年，裏面的人一定都死啦。」她向上一望，忽道：「只怕洞門就在這裏，你瞧，上面不是有鑿出來的踏腳麼？」陳家洛和霍青桐也都見到了山峰上有斧鑿的痕跡，均各大喜。陳家洛道：「我上去瞧瞧。」把短劍拿在右手，凝神提氣，往峭壁上奔了上去，上去丈餘，一劍戳在玉峰之中，一借力，再奔上丈餘，已到踏腳的地方。霍青桐和香香公主都在下歡呼。

陳家洛向下揮了揮手，觀察峰壁，這裏洞口的痕跡很是明顯，只是年深月久，洞口已被沙子堵塞。他一手緊緊抓住峰壁上凸出的地方，一手用短劍撥去沙子，把洞旁碎塊玉石一塊塊抽出來，拋向下面。不多一刻，抽空的洞口已可容身，他爬進去坐下，懷中拿出點穴珠索，一條條接了起來，懸掛下去。霍青桐把珠索縛住妹子的腰，陳家洛雙手交互，把她慢慢提了起來。

快提到洞口，香香公主忽然驚呼一聲，陳家洛左手向上一揮，猛然將她提起一大截，右手伸去，攬住她的纖腰，安慰道：「別怕，到啦！」香香公主臉色蒼白，叫道：「狼！狼！」陳家洛向下望時，只見七八頭狼已衝到峰邊，霍青桐揮舞長劍，拼力抵拒。那白馬振鬣長嘶，向古城房屋之間飛馳而去。陳家洛忙從洞口抽下幾塊玉石，居高臨下，用重手法把霍青桐身邊的幾頭狼打得四散奔逃，隨即把珠索掛了下去。霍青桐怕自己病後虛弱，無力握繩，於是劍交左手，繼續揮動，右手把珠索縛在腰裏，叫道：「好啦！」陳家洛用力一扯，霍青桐身子飛了起來。兩頭餓狼向上猛撲，霍青桐長劍一揮，一個狼頭登時削了下來，另一頭狼卻張口咬住她的靴子，牢牢不放。香香公主嚇得大叫，霍青桐在空中腰一彎，把狼拉近，又是一劍，把狼攔腰斬為兩截，那半截狼卻仍舊緊咬皮靴，一起拉上。陳家洛扶霍青桐坐下，去拉半頭死狼，竟拉之不脫。

陳家洛忙問：「咬傷了麼？」霍青桐皺眉道：「還好。」從他手中接過短劍，將狼嘴切斷，只見兩排尖齒深陷靴中，破孔中微微滲出血來。香香公主道：「姊姊，你腳上傷了。」幫她脫去靴子，撕下衣襟裹傷。陳家洛掉轉了頭，不敢看她赤裸的腳。香香公主裹好傷後，指著下面數千頭在各處房屋中亂竄的狼大罵：「你們這些壞東西，咬壞了姊姊的腳，我再不可憐你們啦。」

陳家洛和霍青桐聽她罵得天真，都不禁微笑，兩人向山洞內望去，黑沉沉的什麼也瞧不見。霍青桐取出火摺一晃，嚇了一跳，原來下去到地總有十七八丈高。陳家洛道：「這洞久不通風，現在還下去不得。」過了好一會，料想洞內穢氣已大部流出來，陳家洛道：「我先下去瞧瞧。」霍青桐道：「下去之後，再上來可不容易了。」陳家洛道：「咱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他把珠索一端在山石上牢牢縛住，沿著索子溜了下去，到繩索盡處，離地還有十丈左右，手一放，輕飄飄的縱下地來。著地處甚為堅實，他伸手入懷，去摸火摺，這才想起昨日與顧金標同在狼群中逗留時已把火摺點完，於是向上大叫：「把火摺拋下來。」霍青桐依言擲落，他接住晃亮，一陣耀眼生光，只見四面石壁都是晶瑩白玉，地下還放了幾張桌椅。他伸手在桌上一按，那桌居然很是堅牢，原來山洞密閉，不受空氣侵蝕，所以不像外面的物件那樣全部朽爛。陳家洛心頭一喜，折下椅子的一隻腳，點燃起來，就如一個火把。

霍青桐姊妹一直望著下面，見火光忽強，又聽陳家洛叫道：「你們都下來吧！」霍青桐道：「妹妹，你先下去！」香香公主拉著繩索慢慢溜下，見陳家洛張開雙臂站在下面，眼睛一閉，就跳了下去，隨即感到兩條堅實的臂膀抱住了自己身體，再把自己輕輕放在地下。接著霍青桐也跳了下來，陳家洛抱著她時，把她羞得滿臉飛紅。

這時峰外群狼的嗥叫隱隱約約，已不易聽到。陳家洛見白玉璧上映出三人影子，自己人影旁邊是兩位絕世美女，經玉光一照，尤其明豔不可方物，但三人深入峰內，吉凶禍福，萬難逆料，生平遭遇之奇，實以此時為最了。香香公主見這地方如此奇麗，欣喜異常，拿起點燃的椅腳，逕向前行。陳家洛忙又折了七條椅腳捧在手裏。三人走過了條長長一條甬道，前面山石阻路，已到盡頭。陳家洛心中一震，暗想：「難道過去沒有通道了麼？進退不得，如何是好？」只見盡頭處閃閃生光，似有一堆黃金。待走近細看，原來是一副金盔金甲，甲冑中是一堆枯骨。那副盔甲打造得十分精緻輝煌，雖千百年後仍燦然生光。香香公主道：「這個人生前一定是個大官貴族。」霍青桐見他胸甲上刻著一隻騰躍飛奔的駱駝，道：「他或許還是個國王或者王子呢，古時候，聽說有些國家中，只有國王才能用飛駱駝做徽記。」陳家洛道：「那就像中土的龍了。」他從香香公生手中接過火把，在玉壁上察看有無門縫或機關的痕跡，火把剛剛舉起，就見在金甲之上有一把長柄金斧，插在一個大門環裏。霍青桐大喜，叫道：「這裏有門。」陳家洛將火把交給了她，去拔金斧，但門環上的鐵銹已將斧柄結住，取不出來，他拔出短劍，將鐵銹刮去，雙手拔出金斧，覺得很是沉重，笑道：「如果這柄金斧是他的兵器，那麼國王陛下膂力確也不少。」石門上下左右還有四個門環，都有鐵鈕扣住，他將鐵鈕一一掀起，抓住門環向裏一拉，絲毫不見動靜，於是雙手撐門，向外一推，玉石巨門磯磯發聲，緩緩開了。這門那裏像門，厚達丈許，簡直是一塊巨大的岩石。

二人對望了一眼，臉上均露欣喜之色，陳家洛右手高舉火把，左手拿劍，首先入門，剛剛跨進，腳下喀喇一聲，踏碎了一堆枯骨。他吃了一驚，舉火把四周一照，只見是一條狹可容身的甬道，刀劍四散，到處都是骸骨。霍青桐將火把接過，在巨門之後一照，道：「你瞧！」火光下只見那門後刀痕累累，斑駁碎裂。陳家洛駭然道：「這裏的人都給門外那國王關住了，他們拚命想打出來，但是門太厚，玉石又這樣堅。」霍青桐道：「就算他們有數十柄這樣鋒利的短劍，也攻不破這塊小山般的玉門。」陳家洛道：「他們在這裏一定想盡了辦法，最後終於一個個絕望而死──」香香公主道：「別說啦！別說啦！」她覺得這情景太慘，不忍再聽下去。陳家洛一笑，住口不說。霍青桐道：「那國王怎麼僅守在門外不走，和他們同歸於盡？這可令人想不透了。」她拿出地圖一看，喜道：「走完甬道，前面就是宮殿了。」

三人慢慢前行，跨過一堆堆的白骨，轉了兩個彎，前面果然出現一間大殿，三人走到殿口，見大殿中也到處都是骸骨，刀劍散滿了一地，想來當日必曾經過一場激戰。香香公主嘆道：「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惡鬥，大家太太平平，高高興興的過日子不好嗎？」三人走進大殿，陳家洛突然覺得一股極大力量把他的短劍一拉，噹的一聲，短劍竟爾脫手，跌在地下。同時霍青桐身上佩的長劍也掙斷佩帶，落在殿上。這一下完全出於意料之外，三人嚇了一大跳，霍青桐俯身抬劍，腰剛彎平，突然衣囊中數十顆鐵蓮子嗤嗤飛出，錚錚錚的打在地上。

三人齊都大吃一驚，陳家洛與霍青桐都是一身好武功，出自本性的向後躍開數步，雙掌一錯，準備迎敵。陳家洛更把香香公主拉到了身後，但向前一望，什麼動靜也沒有，陳家洛用維語叫道：「晚輩們避狼而來，並無他意，冒犯之處，請多多擔待。」隔了半晌，無人回答，陳家洛心想：「這裏主人不知用什麼方法能將咱們兵刃憑空擊落，更能將她囊中鐵蓮子吸出，這種絕頂武功別說見所未見，也是聞所未聞。」又高聲叫道：「貴主人請現身見面，好讓晚輩們參見。」只聽見大殿後面傳來了他說話的回聲，此外仍是毫無聲息，

霍青桐驚訝稍減，走上前來把長劍拾起，那知那柄劍竟如釘在地上一般，費了很大一股勁才撿了起來，手一個沒抓緊，又是噹的一聲被地下吸了回去。陳家洛靈機一動，叫道：「這地底是磁山。」霍青桐道：「什麼磁山？」陳家洛道：「我小時聽一個到遠洋航過海的家人說，極北之處有一座大磁山，能把天下懸空之鐵都吸得指向南北。他們飄洋過海，全靠羅盤指南針，鐵針所以能夠指南，那就是這磁山之力了。」霍青桐道：「你是說，因為這地底有一座小小的磁山，所以把咱們兵刃暗器吸在地上？」陳家洛道：「不錯，再試一試吧。」他拾起短劍，和一根折下來的椅腳一齊平放在左掌，右手一鬆，那短劍立即射向地下，插入石中，木頭的椅腳卻紋絲不動。陳家洛道：「你瞧，這磁山的吸力著實不小。」他把短劍撿起，用力緊緊握住，嘆道：「黃帝當年造指南車，在霧中大破蚩尤，就是在於知道了磁山的吸鐵之力，古人的聰明才智，真是今人景祟無已。」香香公主不知道黃帝的故事，陳家洛簡略的跟她說了。

這邊霍青桐卻又叫了起來：「快來，快來！」陳家洛搶過去看，見她指著一具骸骨，這骸骨身上衣服和肌肉都已爛去，但骨格形狀卻仍完整，骸骨右手抓著一柄白色的長劍，刺在另一具骸骨身上，看來他是用這白劍將下面這個人殺死的。霍青桐道：「這是一柄玉劍！」陳家洛將玉劍輕輕從骸骨手中接過來，那骸骨支撐一失，登時垮作一堆。

那玉劍刃口磨得很是鋒銳，和鋼鐵之物不相上下，只是玉質雖堅，如與五金兵刃相碰，總不免損傷，似乎不切實用。陳家洛正在暗暗稱奇，霍青桐姊妹在殿中又尋到了大大小小成百種玉製的武器，刀槍劍戟都有，只是形狀很是奇特，與中土習見的迥然不同，他潛心推究這些玉器的用途，霍青桐忽道：「我知道啦！」微微一頓道：「這山峰的主人不知為了什麼，如此處心積慮，佈置周密。」陳家洛道：「怎麼？」霍青桐道：「他仗著這座磁山，把敵人兵器吸去，然後命部下用玉製兵器加以屠戮。」

香香公主道：「瞧呀，這些攻進來的人穿了鐵甲，那更加是被磁山吸住，爬也爬不起來了。」她見姊姊還在沉思，道：「這不是很清楚了嗎？你還在想什麼呀？」霍青桐道：「我就是不懂，既然他們都被拿玉刀的人殺死了，怎麼這些拿玉刀的人，又都死在他們身旁？」陳家洛也早就在推敲這個疑團，一時無法揭破。霍青桐道：「咱們再到後面去瞧瞧。」香香公主道：「姊姊，別去啦！」霍青桐一怔，見她面現惻然之色，伸手挽住她的臂膀道：「別怕！那邊或許沒有死人了。」

走到大殿後面，見是一座較小的殿堂，殿中情景尤為可怖，數十具骸骨一堆堆的糾結在一起，骸骨大都直立如生時，有的手中握有兵刃，有的卻是空手。陳家洛道：「別碰動他們！這樣的死法，中間一定有什麼古怪原因。」霍青桐道：「這些人大都是你砍我一刀，我打你一拳，同時而死。」陳家洛道：「武林中兩位高手相搏，如果功力悉敵，確是常有同歸於盡的，但這許多人都是如此，那就令人大惑不解了。」三人繼續向內，轉了一個轉，推開一扇小門，眼前突然大亮，只見一道陽光從上面數十丈高的壁縫裏照射進來。陽光到臨之處，是一間石室，大概當年建造者是依據這道光線而在玉峰中間鑿的。

他們在黑暗之中待了這麼久，突然見到陽光，雖只一線，也大為振奮。這陽光經了兩個曲折才照射進來，所以從山縫間望不到頭頂藍天。石室中有玉床、玉桌、玉椅，都雕刻得十分精緻，床上斜倚著一具骸骨。石室一角又有一大一小的兩具骸骨，大人的頭骨被劈成了兩半。三人望著這副情景，不禁獃了半晌，陳家洛熄去火把，道：「咱們就在這裏歇歇吧。」取出乾糧清水，各自吃了一些，霍青桐道：「那些餓狼不知在山峰外要等到幾時，咱們和牠們對耗，糧盒和水要儘量節省。」三人數日來從未鬆懈過一刻，此時到了這靜室之中，不禁困倦欲睡，片刻之間，都在玉椅上沉沉睡去了。

且說張召重與關東三魔見狼群一窩蜂般疾追陳家洛等而去，雖覺兩個如花美女膏於狼吻未免可惜，但自己脫離大難，卻也慶幸自喜。四人坐下休息，把火圈中的死狼拿來燒烤而食，滕一雷見樹枝又將燒盡，懶得去採，把乾了狼糞撥在火裏，過不多時，一叢黑煙衝天而起，雖經風吹，卻是裊裊不散。

正飽餐狼肉之際，忽然東邊又是塵頭大起。四人見狼群又來，忙去牽馬，這時只剩下了兩匹馬，那都是關東三魔帶來的，張召重伸手挽住一匹馬的韁繩，哈合台縱身撲到，也搶住韁繩，喝問：「你想幹麼？」張召重一掌正待打出，只見滕一雷和顧金標都挺兵刃邁上前來。張召重的長劍已被陳家洛削斷，手中沒了兵刃，急中用詐，叫道：「忙什麼？那不是狼！」關東三魔回頭一望，張召重已翻身上了馬背，他一瞥之下，見煙塵滾滾中竟是大群駝羊，毫無餓狼蹤跡，隨口說謊，豈知說個正著。他本擬上馬向西奔逃，這時下不了臺，兜轉馬頭，反向煙塵之處迎了過去，口中叫道：「我上去瞧瞧。」

奔了不及一里，只見迎面一騎馬急馳而來，衝到跟前，乘者韁繩一勒，那馬斗然停住，張召重心中暗讚：「好騎術！」乘者是一個灰衣老者，見他是清軍官佐裝束，用漢語問道：「狼群呢？」張召重向西一指。這時大隊駝羊已蜂擁而來，後面一個禿頭紅面老者，一個白髮矮小老婦騎著馬押隊，只聽見羊咩馬嘶之聲，亂成一片。張召重正要敘話詢問，關東三魔已牽了馬過來，他們見了那灰衣老者，立即恭敬施禮，說道：「又見著您老人家啦，您老人家可好？」那老者「哼」了一聲道：「也沒什麼不好。」原來他就是天池怪俠袁士霄。

天山雙鷹那天清晨捨下陳家洛與香香公主之後，想起霍青桐病體未痊，急著趕回去看視，走了兩天，忽然遇著天池怪俠趕著大群駝羊面來。陳正德為了討好愛妻，過去著實親熱。袁士霄見這老頭子忽然改了性，關明梅則在一旁微笑，覺得很是奇怪，陳正德道：「袁大哥，你趕這一大群駝羊到那裏去啊？」袁士霄白眼一翻道：「我給你弄得傾家蕩產了呀。」陳正德奇道：「怎麼啊？」袁士霄道：「上次我買了這許多駱駝牛羊，滿想把為害沙漠人眾的狼群引到陷阱裏去，那知……」陳正德笑道：「那知給我這糟老頭子好心，壞了你的大事。」袁士霄道：「不是麼？我有什麼辦法？只好再弄錢去買駝羊啊！」陳正德笑道：「袁大哥化了多少錢，兄弟陪還你的。」他妻子忽然對他溫柔體貼之後，他往常暴躁妒忌的性格竟爾大變，一心要使妻子歡喜，所以對袁士霄特別遷就，以求補過。袁士霄道：「誰要你賠！」陳正德道：「那麼我們給你效一點小勞！聽你差遣，一同去找狼如何？」袁士霄向關明梅一望，見她微笑點頭，就道：「好吧！」於是三人趕了駝羊，循著狼糞的蹤跡，一路尋來。這天忽見遠處狼煙衝天而起，而且地下狼糞越來越多，只怕狼群就在左近，有人被困求救。忙朝著煙柱奔來，才遇見了張召重與關東三魔。

張召重不知這三老是何等樣人，但見三魔對他們執禮甚恭，心知必非尋常人物。袁士霄在當地察看了一回，對四人道：「咱們去捉狼，你們都跟我來。」

四人吃了一驚，怔住了說不出話來，心想這老兒莫非瘋了，見了狼群逃避還來不及，居然說去捉狼。關東三魔會受他救命之恩，又知道他有一身驚人武功，不敢怎樣，張召重卻鼻子中「哼」了一聲道：「我還想再吃幾年飯，恕不奉陪。」說了轉身要走，陳正德大怒，一把向他腰裏抓來，喝道：「你不聽袁大俠的話，莫非想死？」張召重運力右掌，一招「烘雲托月」，手腕一翻，下肘轉了一個小圈，拍的一聲，向陳正德手爪上打去。剛要打到，日光下只見他五指猶如鷹爪，似乎指甲上還套著鋼套，心裏一驚，幸而他招術迅捷，一掌尚未打到，立即收轉，變招握拳向他手腕猛擊。陳正德一抓不中，也是一拳打了下來，兩人手臂相格，功力悉敵，不分上下，各自震開了三步，心中都暗暗稱奇，心想怎麼在大漠之中竟會遇上如此高手。

張召重喝道：「朋友，請留下萬兒來。」陳正德罵道：「憑你也配做我朋友！你到底聽不聽袁大俠的吩咐？」張召重一招之後，已知他本領與自己相若，但他口口聲聲稱那灰衣老者為「袁大俠」，十分尊敬，看來那人武藝更高。到底袁大俠是誰？一時卻想不起來，心想武林中僅有浪得虛名之輩，莫被他輕易騙過了，不過自己要是倔強不從，他們聯起手來，自己孤身絕不能敵，當下不亢不卑的道：「在下要先請教袁大俠的高姓大名，如確是前輩高人，一切自然無不遵命。」袁士霄道：「哈哈，你倒要考較起老兒來啦！老兒生平只考較別人，從不受人考較。我問你，剛才你使『烘雲托月』，後變『雪擁藍關』，如果我左面給你一招『下山斬虎』，右面點你的『神庭穴』，右腳同時踢你又的膝彎之下三寸，你怎麼對付？」張召重獃了一獃，答道：「我下盤是『盤弓射雕』，雙手用擒拿法反扣你的脈門。」袁士霄道：「守中帶攻，那也是武當門的高手了。」張召重一驚，暗想：我只使了一招，答了他一句話，他竟然知道我的派別。只聽見袁士霄道：「當年我在湖北時，曾和馬真道長印證過武功。」張召重心中一震，臉如死灰。袁士霄又道：「我右手以綿掌的『陰手』來化解你的擒拿，左肘直進，撞你前胸……」張召重搶著道：「那是大洪拳的『肘鎚』。」袁士霄道：「不錯，可是這『肘鎚』是虛招，待你含胸拔背，我左掌突發，反擊你的門面。當年馬真道長就躲不開這一招。後來我們互相切磋了一個多月才分手。」張召重潛心思索，過了一會道：「如果你變招快，我自然來不及，我要用『鴛鴦腿』攻你左脅，使你不得不閃避收招。」袁士霄哈哈一笑道：「這招用得不錯，當今武當門中大概武功以你為第一了。」

張召重忽道：「我隨接用手點你腳口『玄機穴』！」袁士霄喝道：「好！攻勢綿如江河，的是高手。我踏西北『歸妹』位攻你下盤。」張召重道：「我退『訟』位，進『無妄』，點『天泉』。」顧金標和哈合台聽他們兩人滿口古怪詞句，大惑不解，哈合台一扯滕一雷的衣襟，悄聲道：「他們說的是什麼黑話？」滕一雷道：「不是黑話，那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人身的穴道。」哈合台與顧金標這才明白，原來這兩人是在嘴頭比武，從來只聽人有「紙上談兵」，這種口上搏鬥卻真是聞所未聞。只聽見袁士霄道：「右進『明夷』，拿『期門』。」張召重道：「退『中孚』，以鳳眼手化開。」袁士霄道：「進『既濟』，點『環跳』，又左掌掌印『曲垣』。」張召重神色緊張，頓了片刻，道：「退『震四』，又退『複』位，再退『未濟』。」哈合台低聲道：「怎麼他老是退？」滕一雷向他搖搖手。只聽兩人越說越快，袁士霄笑吟吟的神色自若，張召重額上黃豆大的汗珠不斷滲出來，有時一招想了老半天才勉強化開。關東三魔都想：「如果真是對敵，那裏有容你思索餘地，只要慢得一慢，早就被人點中穴道了。」

兩人口上又拆了數招，張召重道：「旁進『小畜』，虛守中盤。」袁士霄搖搖道：「這招不好，你輸啦！」張召重道：「請教。」袁士霄道：「我竄進『賁』位，足踢『陰市』，又點『華蓋』你解救不了。」張召重道：「話是不錯，但你既在『賁』位，只怕用肘撞不到我的『華蓋穴』。」袁士宵道：「不信，就試試！小心了。」右腿飛起，向張召重膝上三寸處「陰市穴」踢到，張召重反身躍開，叫道：「你如何傷我……」語聲未畢，袁士霄手一伸，已點中了他胸口「華蓋穴」，他胸口一痛，立時咳嗽不止，忙伸手在左胸推宮過血，咳嗽方停。袁士霄笑道：「如何？」

眾人見他身子微動，手指一顫已打中對方穴道，武功真是深不可測，盡皆駭然。張召重神色沮喪，不敢再行倔強，道：「在下聽袁大俠吩咐就是。」陳正德道：「你這功夫，在武林中也是頂兒尖兒的了，請教閣下萬兒。」張召重道：「在下姓張名召重，不敢請教三位。」陳正德道：「啊，原來是火手判官。袁大哥，他是馬真道長的師弟。」袁士霄點點頭道：「嗯，他師兄不及他。咱們走吧。」一馬當先，向前馳去。

駝羊群中還有許多馬匹，張召重與哈合台挑了兩匹騎了，六人押著隊伍跟著袁士霄而去，馳了一會，張召重問陳正德道：「老爺子，狼很多呀，怎麼個捉法？」關東三魔也在惴惴不安，很是關切，陳正德道：「你們瞧袁大俠的手勢行事，幾頭小狼，有什麼可怕的，真是沒出息。」

張召重就不再問，心想他既這樣十拿九穩，難道我就示弱於他？其實陳正德也不知袁士霄如何捉狼，只是老氣橫秋的藉口胡吹，他想起狼群之兇惡時，實在也是懍懍危懼。關明梅知道他是在虛張聲勢，心中暗暗好笑。

跑了一陣，袁士霄兜轉馬頭，對眾人道：「這裏的狼糞很是新鮮，狼群過去不久，大概向西二十多里，就可和這群惡鬼遇上。再走十里，大家都換一匹生力坐騎。」眾人點頭答應，袁士霄又道：「等狼群追到，我當先領路，你們六位三人在左，三人在右，把駝馬趕在中間，別讓牠們四散亂逃，以免狼群分散。」滕一雷最為精細，正想詢問詳情，袁士霄已轉頭向前，各人馳了十八九里，狼糞越來越新鮮，關明梅道：「狼群就在前面。怎麼牠們聽到了這麼許多駝馬的叫聲，竟不追來？」陳正德道：「這也真奇了。」再走數里，地勢陡變，只見群山圍繞，中間一座白玉高峰參天而起。天山雙鷹久在大漠，知道這玉峰的各種神奇傳說，只見陽光斜照，被玉峰一映，登時幻為七色，奇麗不可方物。袁士霄叫道：「狼群走進這迷宮裏去了，咱們別進去，進了就出不來。大家鞭打駝馬！」各人舉起馬鞭，往駝馬身上抽去，一時駝鳴馬嘶之聲大作，過了多時，一頭大灰狼從叢山中奔了出來。袁士霄長鞭一揮，在空中劈啪抽擊，高聲大叫，縱馬向南疾奔，天山雙鷹、張召重、關東三魔六人押著大隊駝馬跟在他身後。奔出數里，後面狼嗥之聲大作，陳正德回頭一望，只見灰越越的一片，不知有幾千幾萬頭餓狼張牙舞爪的追來。他縱馬追上張召重與關東三魔，只見他們雖然強自鎮定，但都臉色蒼白。哈合台眼中如要噴血，狂叫吆喝，用蒙古語催趕駝馬，他是牧人出身，熟悉駝馬性子，這幾匹駝馬要離隊奔逃，都被他或用口叫，或甩鞭打，全部驅趕歸隊。關明梅讚道：「哈大哥，好本事！」

狼群雖然兇狠頑強，但奔跑的長力不夠，十多里後，已拋得不見蹤影，再跑出十多里，袁士霄叫道：「休息一會吧！」眾人下馬喝水吃肉，哈合台把駝馬趕在一塊，袁士霄見他約束牲口的本事極好，笑道：「多虧了你。」等到狼群迫近，駝馬隊已經休息了好一會。這樣追追停停，一直向南跑了一百餘里，前面塵頭起處，兩名維人獵戶跑到，叫道：「袁老爺子，成功了麼？」袁士霄道：「來啦，來啦！你叫大夥兒預備。」兩名獵戶掉頭先行。眾人見前面有了接應，放下了一大半心。

奔不多時，只見大漠上出現了一座沙城。那城高逾四丈，圓圓的不知有什麼用。再奔近時，見城牆上有一狹小入口，袁士霄一馬當先，進了入口，大隊駝馬都跟了進去。駝馬隊將盡，群狼也已掩至。天山雙鷹和哈合台都跟進了沙城，張召重馳到門口，稍一遲疑，馬鞭一拉，從邊上繞了開去。滕一雷和顧金標見狀，也勒馬繞開。成千成萬頭餓狼不住衝進沙城，向駝馬撲咬，等到最後一批狼群進城，突然胡笳大鳴，兩旁沙溝裏猛然搶出數百名維人來。他們背上都負了沙袋，湧向城門，紛紛拋下沙袋，片刻之間，已把門口堵死。

張召重見他們拍手歡呼，心想不知那個老頭兒怎樣了，見數十名維人站在沙城牆頂，於是飛身下馬，沿著踏級奔上牆頂，只見那些維人手持長索，正在把袁士霄等四人吊上去。他向下一望，嚇了一跳，那沙城徑長數百丈，內面城牆光溜溜的毫無落腳之處，是用泥磚細心砌成，數百匹駝馬和成千成萬頭餓狼擠在沙城之中，撕咬嗥叫，模樣慘烈異常。袁士霄和天山雙鷹站在牆頂，哈哈大笑，得意已極。陳正德道：「狼群為害天山南北，數百年來毫無辦法對付，袁大哥這番大功真是造福百世。」袁士霄道：「咱們在這裏吃了維族的老哥們幾十年飯，今日總算小小有一點報答。」他隔了一會道：「如果不是大家齊心合力，靠我一人那裏辦得到。單是造這沙城，差不多整整化了半年時光。」關明梅道：「這些惡狼也真能捱餓，全部餓死，只怕還得很長一段時候呢。」袁士霄道：「可不是麼？還有這許多駝馬先讓這些畜生飽餐了一頓。」

眾維人見狼群已圍進沙城，十天半月之後，勢必全部死滅，不禁歌聲大作，唱歌相慶。幾名首領更向袁士霄等極口稱謝，拿出羊肉和馬乳酒來招待。那為首的維人道：「翠羽黃衫在黑水圍困清兵，咱們在這裏圍困狼群，等狼群一滅，咱們就幫她去了──」他話未說完，突然望見張召重站在遠處，身上卻是清官裝束，很是疑惑，但想他既與袁士霄同來，也不便多問。

陳正德道：「袁大哥，我有一件事非說不可，你可別見怪。」袁士霄笑道：「哈，你臨到老了，居然學會了客氣。」陳正德道：「你的徒弟人品太壞，可得好好管教管教。」袁士霄一楞道：「什麼？家洛？」陳正德道：「不錯！」把他拉在一旁，將陳家洛先欺騙霍青桐，後來又移愛她妹子的事，說了一遍，袁士霄怒道：「家洛很講信義，絕無此事。」關明梅道：「那是我們親眼見到的。」袁士霄一怔，這才信了，怒火大熾，叫道：「我受他義父重托，從小把他撫養到大，那知他人品如此卑劣，我將來有何面目見沈大哥於地下？」關明梅見他十分氣苦，眼中淚珠瑩然，想是內心難受失望已極，正想出言相勸，袁士霄叫道：「咱們去找這三人來當面對質，我絕不容他欺心負義。」

關明梅低聲道：「大家當面把話說個明白，那最好不過，別把話藏在心裏，一藏就是十幾年，害了人家，也害了自己。」袁士霄聞弦歌而知雅意，這數十年來，他日夜深悔自己少年時意氣用事，以致好好一對愛侶不能成為眷屬。眼前的關明梅雖然滿頭白髮，但在他心中，所見到的仍是她十八九歲時那個明眸皓齒、任性愛嬌的大姑娘。他眼望遠處，嘆了一口氣道：「咱們今日還能見面，我也已心滿意足，這一輩子總算是快快活活的過了。」關明梅望著漸漸在大漠邊緣沉下去的太陽，緩緩說道：「什麼都講個緣法。從前，我常常很難受，但近來我忽然高興了。」她伸手去替陳正德大褂上一個鬆了的扣子扣上，接著道：「一個人天天在享福，卻不知道這就是福氣，總是想著天邊拿不著的東西，那知道最珍貴的寶貝就在自己身邊。現在我是懂了。」陳正德紅光滿面，神彩煥發，望著妻子。關明梅走到袁士霄身邊，道：「一個人折磨自己，折磨了幾十年，什麼罪也應該贖清了，何況本來也沒有什麼罪。我很快活，你也別再折磨自己了吧？」

袁士霄不敢回頭，突然飛身上馬，說道：「去找他們吧！」天山雙鷹乘馬隨後跟去。

張召重見三個強敵忽然離去，登時精神大振。乾隆皇帝派他來尋訪陳家洛和香香公主，這兩人不知有否膏於狼吻，必須去訪查確實，以便回報。他想：「姓陳的小子和這兩個女人要是都被狼吃了，那沒話說。如果還活著，那小子武功只比我稍遜一籌，霍青桐一幫他，我馬上要敗，還是攢掇這三魔同去為妙。」於是一拉顧金標的袖了，兩人走開幾步。張召重低聲道，「顧二哥，你想不想你那美人兒？」顧金標以為他存意譏嘲，怒道：「你要怎樣？」張召重道：「我和那姓陳的小子有仇，要去殺他。你如同去，那美人就是你的了。」顧金標遲疑了一下道：「只怕這三人都被狼吃了──老大又不知肯不肯去？」張召重道：「要是被狼吃了，那是你沒福消受。你老大麼，我去跟他說。」顧金標點點頭，心想：「老大又不好女色，不見得會肯同去吧。」

張召重走到滕一雷跟前，說道：「滕大哥，我要去找那姓陳的小子算帳。要是你肯助我一臂之力，他那柄短劍就是你的。」如此寶物，學武的人那個不愛？滕一雷想，就算陳家洛被狼吃了，那短劍也必吃不下去，當下就答應了。張召重大喜，只聽滕一雷叫道：「老四，咱們走吧。」哈合台正在沙城牆頂與眾維入談論狼群，聽見老大叫他，轉頭叫道：「那裏去？」滕一雷道：「去找紅花會陳當家他們。要是他們屍骨沒被吃完，就給他們安葬了，也算是大家相識一場。」哈合台自與余魚同及陳家洛相識之後，對紅花會的英雄人物很是欽佩，聽滕一雷說要去給陳家洛安葬，自表贊同，當下四人向眾維人討了乾糧食水，上馬向北，循著原路回去。

走到半夜，滕一雷想就地宿歇，張召重與顧金標極力主張連夜趕路，又行了一陣，皓月在天，照得白晝一般，忽見路旁一個人影一閃，鑽進了一個大墳之中。四人起了疑心，縱馬來到墳前，張召重喝問：「什麼人？」過了半晌，一個頭戴花帽的維入腦袋從墳口裏探了出來，嘻嘻一笑，說道：「我是這墳裏的死人！」他說的漢語，四人都不禁嚇了一跳。顧金標喝道：「是死人，這夜晚幹麼出來？」那人道：「出來散散心。」顧金標怒道：「死人還散心？」那人連連點頭，說道：「是，是，諸位說的對，算我錯啦，對不住，對不住！」說著把頭縮了進去。哈合台哈哈大笑，顧金標大怒，下馬伸手到墳裏去想揪他出來，那知摸來摸去掏他不著。

張召重道：「顧二哥，別理他，咱們走吧！」四人兜轉馬頭，正要再走，忽見一頭瘦瘦小小的毛驢在墳邊嚼草。顧金標喜道：「乾糧吃得膩死啦，烤驢肉倒還不壞！」縱馬上去，牽住了驢繩，一看那驢子屁股上光禿禿的沒有尾巴，笑道：「不知誰把驢尾巴先割去吃了──」他話聲未畢，只聽見颼的一聲，驢背上多了一個人，月光下看得明白，正是剛才鑽進墳裏去的那人，他身手好快，一晃之間，已從墳裏出來，飛身上了驢背。四人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一見他上驢的輕功，知道此人有一身驚人技藝，不敢輕忽，忙勒馬退開。這人哈哈大笑，從懷裏拿出一條驢尾巴來，晃了兩晃，說道：「驢尾巴上今天沾了許多污泥，不大好看，所以我把牠割下來了。」張召重見這人瘋瘋癲癲，出語又像愚蠢，又像聰明，不知他是什麼路道，要想試試他的功夫，一提馬韁，坐騎倏地從毛驢身邊掠過，右掌撲地向他肩上打去，那人一避，張召重左手已把他那條驢尾奪了過來，見驢尾上果然有許多泥汙，忽然間頭上一涼，伸手一摸，帽子卻不見了。忙抬頭時，見那人捧著自己的帽子，笑道：「你是清兵軍官，來打我們維人，這頂帽兒倒好看，又有鳥毛，又有玻璃球兒。」張召重又驚又怒，心想自己稱雄江湖十餘年，生平罕逢敵手，那知一日之間，既遇那個什麼「袁大俠」，而這個維人的本事，似乎又在自己之上，隨手把驢尾擲了過去，那人伸手接住。張召重雙掌一錯跳下馬來，叫道：「你是什麼人？來來來，咱們比劃比劃！」那人把張召重的官帽往驢頭上一戴，拍手大笑：「笨驢戴官帽，笨驢戴官帽！」雙腿一挾，那毛驢如飛去了。張召重縱身待趕，驢子已經遠去，拾起一塊石子，對準那維人後心擲去。

石子擲到鄰近，那人並不閃避，張召重大喜，心想這下子教你受個好的，只聽見「噹」的一聲，石子卻打在一件鐵器之上，嗡嗡之聲一時不絕，就像是打中了鐵鈸銅鑼之類的樂器一般。那維人大叫大嚷：「啊喲，打死我的鐵鍋啦，可了不得，鐵鍋一定沒命啦。」四人愕然相對，那維人卻跑遠了。

良久良久，張召重罵道：「這傢伙不知是人是鬼？」三魔搖頭不語，張召重道：「走吧，這地方真邪門。」四人驅馬急馳，中途休息了一個時辰，翌日清晨趕到了迷城之外。

四人不知這迷城的可怖，毫不猶豫的縱馬入城，雖覺岐路叉道多得出奇，但狼糞一路撒佈，正是絕好的指引，循著狼糞獸跡，毫不為難的到了白玉峰前，抬頭就見到陳家洛所挖開的洞穴。

且說陳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復，一線月光從山縫中照射進來，只見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上，沉沉入睡，靜夜之中，微聞兩人鼻息之聲，石室中彌漫著淡淡清香，花香無此之芬，麝香無此之幽，自是香香公主身上的奇香了。陳家洛思潮起伏，不知峰外群狼現下是何模樣，自己三人能否脫險？脫險之後，那皇帝哥哥又不知能否確守盟言，將滿洲胡虜逐出關外？忽聽香香公主輕輕嘆了一口氣，嘆聲中滿是欣愉歡悅之情，陳家洛心想：「這孩子在這險地之中，居然如此心安理得，那是什麼原因？自然因她相信我必能帶她脫離險境，終身對她呵護愛惜了。」「到底我心中真正愛的是誰？」這念頭這些天來沒一刻不在他心頭縈繞，忽然想道：「那麼到底誰是真正的愛我呢？倘若我死了，喀絲麗一定不會活，霍青桐卻可以活下去，不過，這並不是說喀絲麗愛我更加多些──我與忽倫四兄弟比武時，霍青桐教我不要比，她對我十分愛惜，她妹妹卻並不在乎，因為她深信我一定能勝。那天遇上張召重，她笑吟吟的說等我打倒了他一起走，她以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的人──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喀絲麗會傷心死的。她是這樣心地純良，難道我不愛惜她？」想到這裏，不禁心酸。他又想：「我們相互已說得清清楚楚，她愛我，我也愛她。對霍青桐呢，我可從來沒說過。霍青桐是這樣能幹，我敬重她，甚至有點怕她……她要我做什麼事，我當然會去做。喀絲麗呢？喀絲麗呢？……她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興興的為她死……那麼我不愛霍青桐麼？唉，實在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是這樣的又溫柔又聰明，對我又如此情深愛重，她吐血生病，險些喪命失身，不都是為我麼？」

一個是可敬可感，一個是可親可愛，實在難分輕重。這時月光漸漸照射到了霍青桐臉上。陳家洛見她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顯得蒼白異常，心想：「雖然我們相互從未表達過情愫，雖然我剛才對她傾倒，立即因那女扮男裝的李沅芷來打擾，我心情起了變動，但我萬里奔波來報訊，不是為了愛她麼？她贈短劍給我，難道只是為了報答我還經之德麼？儘管我們沒說過一個字。但這與傾訴了千言萬語又有什麼分別？」他又想道：「以後光復漢業，不知有多少劇繁艱巨之事，這位姑娘謀略尤勝七哥，如能得她協助，獲益良多──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他想到這裏，矍然自驚，輕輕說道：「陳家洛，陳家洛，你的胸襟怎麼這樣小啊！」過了約莫半個時辰，月光緩緩移到香香公主的身上，他心想：「和喀絲麗在一起，我只有歡喜，歡喜，歡喜……」

他睜大眼睛望著頭頂的一線天光，眼見月光隱去，日光斜射，室中一點點的亮了。香香公主打了個呵欠醒了，睜開一半眼珠望了望陳家洛，微微一笑，臉上就像一朵初放的小花。她慢慢坐起身來，忽然驚道：「你聽！」只瞧見外面甬道上遠遠傳來隱隱幾個人行走的腳步聲。在這千百年的古宮之中，怎麼有人行走？難道真的有鬼？只聽腳步聲愈來愈近，雖然相距尚遠，但在寂靜之中，一步一步聽得清清楚楚。兩人汗毛直豎，都驚獃了，陳家洛一拉霍青桐的手臂，她從夢中驚醒過來，三人疾奔出去。

奔到大殿，陳家洛撿起三柄玉劍，每人手中拿了一把，低聲道：「玉器可以辟邪！」這時腳步聲已到殿外，三人躲在暗處，一動也不敢動。只見火光微晃，走進四個人來，當先兩人手執火把，正是張召重與滕一雷。

四人走到殿外，見殿上骸骨糾結，走來想看個仔細，忽然噹啷，噹啷數聲響處，各人兵刃脫手飛去，落在地下。滕一雷的獨足銅人雖仍在手中，但鏢囊中的十二隻鋼鏢卻激射出去。陳家洛知道機不可失，乘他們目瞪口獃，驚惶失措之際，大喝一聲，手持玉劍，從暗處跳了出來，拍拍兩劍，把張滕兩人手中火把打落，殿中登時漆黑一團，伸手不見五指。張召重雙掌護身，搶先奔出，關東三魔隨後跟出，只聽見砰的一聲，又是一聲啊唷，不知是誰在石壁上撞了一頭。

四人腳步聲漸漸遠去，霍青桐忽然驚呼：「啊喲，糟糕，快追快追！」陳家洛立時醒悟，摸索著疾追出去，甬道還未走完，只聽見磯磯之聲，接著篷的一聲大響，那道石門關上了。陳家洛如一枝箭撲到，那門光溜溜的無著手之處，那裏還拉得開來。

# 第三十四回 慷慨禦暴懷佳人

陳家洛回過身來，撿了一塊木材點燃，霍青桐和香香公主先後奔到。霍青桐臉現驚懼之色，低聲道：「完啦！」陳家洛四下環視，只見石門上刀劈斧砍之痕累累，到處都是那些骸骨生前拚命掙扎的遺跡。霍青桐慘然不語，香香公主很同情姊姊的難過，拉著他的手道：「姊姊，別怕！」陳家洛笑道：「我們畢命於此，誰都沒有想到吧。」他拾起地下的一個骷髏骨，說道：「老兄，老兄，你多了三個新朋友了。」香香公主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霍青桐向兩人白了一眼，隔了半晌，說道：「咱們回到石室裏，靜下心來好好想一下吧！」

三人回歸石室，霍青桐伏身祈疇，然後拿出地圖來反覆審視，苦苦思索。陳家洛知道處此絕境之中，脫身的可能只有兩種，不是來了外援，就是張召重等改變心思，進來捉拿自己。然而這地方如此隱秘，外援如何能到？而張召重等適才受了這樣大大一個驚嚇，十九不敢再進來冒險。這時雖盼束手待縛亦不可得，只有坐以待斃了。

香香公主忽道：「我想唱歌。」陳家洛道：「你唱吧！」她斜坐在白玉椅上，柔聲唱了起來。霍青桐似乎完全沒聽到她的歌聲，雙手捧住了頭，皺著眉頭出神。香香公主唱了一會，住口不唱了，道：「姊姊，你息一忽兒吧！」站起身來，走到白玉床邊，對躺在床上的那具骸骨道：「對不住您啦，請你挪一挪，讓點地方出來給我姊姊休息！」輕輕把骸骨執在一堆，推在床角落裏，忽然「咦」了一聲，撿起一卷東西來，道：「這是什麼？」陳家洛和霍青桐忙湊近去看，見是一本羊皮冊子，由於年深月久，幾乎都變成了黑色，在陽光下一照，上面寫滿了字跡，寫的是古維文，字跡娟秀，顯然是女人的手筆，羊皮雖黑，但文字更黑，所以歷歷可辨。霍青桐翻了幾頁看看，一指床上的骸骨道：「原來是她在臨死之前用血寫的，她名叫瑪米兒。」陳家洛道：「瑪米兒？」香香公主道：「那就是『很美』的意思，大概她活著的時候是很美的。」霍青桐隨手把羊皮卷放下了，又去研究地圖。陳家洛道：「難道地圖上畫著另有出路麼？」霍青桐道：「似乎什麼地方有一個秘密通道，可是我就是想不通。」陳家洛嘆了一口氣，對香香公主道：「你把這位瑪米兒姑娘的絕命書翻譯給我聽，好麼？」香香公主點點頭，輕輕念了起來：

「城裏成千成萬的人都死了，神峰裏幾百名暴君的衛士和伊斯蘭的勇士都死了，我的阿里已到了真主那裏，他的瑪米兒也要去了。我把我們的事寫在這裏，讓真主的兒子們將來知道，不管是勝是敗，我們伊斯蘭的勇士們戰鬥到底，永不屈服！」

陳家洛道：「原來這位姑娘不但美麗，而且勇敢。」香香公主繼續念道：

「暴君隆阿欺壓了咱們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他征了千萬百姓來給他造了這座迷城，在神峰中開鑿了宮殿。這些百姓都給他殺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兒子桑拉巴比他更加兇狠，伊斯蘭教徒養十頭羊，每年要給他四頭，養五頭駱駝，每年要給他兩頭。我們一年比一年窮了，我們的牛羊駝馬全部給桑拉巴，還是不夠。那一家人家有精壯的小伙子，有美麗的姑娘，都給他拉到迷城中去。進了迷城之後，沒有一個能活著出來。

「我們是伊斯蘭的英雄們，能受這種異教徒的欺壓嗎？當然不能。二十年之中，我們的戰士們曾五次攻打迷城，但總是因為不認識路徑，走不出來，有兩次曾攻進了神峰，那暴君桑拉巴不知用什麼妖法，把我們的戰士的刀劍都收去了，終於給他的衛士殺得一個不剩。」

陳家洛道：「那就是大殿下面這座磁山在作怪了。」香香公主點點頭接著念下去：

「這一年，我剛十八歲，我爸爸媽媽都給桑拉巴手下的人殺了，我哥哥做了伊斯蘭教徒的族長，這一年春天，我見到了阿里，他是咱們族裏的英雄。他曾空手打死三隻獅子。老虎和狼見了他就四散奔逃，天山頂上的兀鷹嚇得不敢下來。他抵得十個英雄好漢，不，抵得一百個。他的眼睛像麋鹿那樣溫柔，他的身體像鮮花那樣美麗，可是他的威武卻像沙漠中刮的大風……」陳家洛笑道：「這位姑娘有點兒喜歡誇大，把她意中人說得這樣了不起。」香香公主一本正經的道：「為什麼是誇大？難道世界上沒有這種人麼？」她又念下去：

「阿里來和我哥哥商量攻打迷城。他得到了一部漢人寫的書，他說他想了一年，懂得了武功的道理，就算空手沒有刀劍，也能把桑拉巴的武士們打死。於是他招了五百個勇士，把他想到的道理教給他們，他們又練了一年，這時我已經是阿里的人了。我第一眼見到他就是他的了，他對我說，他一見了我，就知道這次一定能夠打勝。他們練好了武功，可是不知道迷城的路徑，更加不知道神峰裏面的秘密。阿里和我哥哥商量了十天十夜，仍舊沒有法子。因為外面的人一走進迷城，就被他們殺了，沒有一個人能活著出來。

「我說：『哥哥啊，讓我去吧！』他們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阿里是一個大勇士，他忽然流下眼淚來了。於是我帶了一百頭山羊，三十匹馬，在迷城外面放牧，放到第八天，桑拉巴的手下人就把我捉去獻給了他。我哭了三天三夜才順從他，他很喜歡我，我要什麼就給我什麼。」

陳家洛聽到這裏，對這位古代的姑娘不禁肅然起敬，只聽香香公主又念道：

「起初，桑拉巴這暴君不許我走出房門一步，但是他越來越喜歡我了。我每天想念我們的人，想念在大草原中放羊唱歌，那真是快活，我最想念的，是我的阿里。桑拉巴見我一天天的憔悴瘦弱，問我要什麼，我說要到各處去逛逛。他忽然大怒，打了我一記巴掌，於是我有七天不跟他說話。第八天上，他帶我出去了，先在迷城各處玩，後來甚至到了迷城的口子上。我把每一條道路都記得清清楚楚，最後，就是我瞎了眼睛，也能在迷城各處來去，不會迷路了。

「這化了大半年時光，我想哥哥和阿里一定已經等得很不耐煩，可是我還沒知道神峰裏的秘密。再過一個月，我肚子裏有了孩子，那是桑拉巴的逆種，他很歡喜，我恨得每天哭泣。他問我要什麼，我說：『我給你肚了裏懷孩子，但是你一點也不愛我。』他說：『什麼，我不愛你？你要什麼東西，難道我不肯給你麼？你要大海底下的紅珊瑚呢，還是南方來的藍寶石？」我說：『人家說，你有一隻翡翠池，美麗的人在池裏洗了澡就更加美，醜的人洗了就更加醜。』他的臉蒼白了，聲音顫抖了，問我是誰說的。我騙他，說我做了一個夢，是天上的神仙說的。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翡翠池，不過宮裏的女人們都這樣說，可是桑拉巴從來不准許誰進去看。他說：『去洗澡是可以的，不過誰見到這池子之後，就得把舌頭割掉，以免他把秘密說出去，這是祖宗定下的規矩。』他求我不要去，我一定要去。終於，他帶我去了。

「到這翡翠池，要從神峰的宮殿裏經過。我身上帶了一把小刀，想在翡翠池中刺死他，但這把小刀給大殿上的磁山收去了，這樣，我知道了磁山的秘密。我洗了澡之後，不知是不是真的更加美麗些，不過他是更愛我了，但他還是割去了我的舌頭，怕我把秘密說出去。我雖然知道了一切，但沒法去告訴哥哥和阿里。

「我日日夜夜向真主祈禱，真主終於聽見了他可憐的女兒的話。真主賜給了我聰明智慧。桑拉巴有一把短劍，他佩在身上從不離開。這柄短劍有兩層鞘子，裏面一層鞘子就像是一把劍一般。我向他討了來，畫了一張迷城的地圖，把進出的通道仔仔細細的畫在上面。我把這張地圖封在一顆蠟丸裏，套在第二層劍鞘裏面。在我把孩子生出來之後的第三個月，他帶我出去打獵，我乘沒人見到，就把短劍丟在迷城外面的騰博湖裏了。我回來之後，放了許多鷹出去，在鷹腳上寫了『騰博湖』三個字。」

霍青桐撒下了地圖，凝神聽妹子讀那卷古冊：

「有幾頭鷹被桑拉巴手下的人射了下來，他們見到『騰博湖』三字，心想那就是迷城外面的那個湖，大漠上人人知道這湖，那根本不是什麼機密的東西，所以也不起疑心。我知道這許多鷹中，一定會有一兩頭給我們族裏的人拿到，那麼哥哥和阿里就會派人到騰搏湖中把那柄短劍撈起來，就會知道迷城的路徑。唉，那知道他們在湖底下找了四天四晚，始終沒找到，想來一定是給打魚的人拿去了。

「哥哥和阿里說，既然找不到，大家不能再等。他們就攻了進來，大部份勇士們都在迷城中迷失了道路，轉來轉去永遠沒能出來，我的哥哥，我那力氣比兩頭駱駝還要大的哥哥，就這樣永遠的在迷城中不見了。阿里和其餘的勇士們卻捉到了一個桑拉巴的手下人，迫著他帶路，攻進了神峰之中。在大殿上，他們的刀劍都被磁山收了去，桑拉巴的武士們拿玉刀玉劍來殺他們，然而阿里和他們的勇士們學會了本事，雖然空手，終於一個個的和他們一起戰死。桑拉巴見他武士都死了，阿里又緊緊迫著他，就逃進室來想和我從翡翠池旁逃出去……」

霍青桐跳了起來，叫道：「啊，這裏面還有一個翡翠池，那裏有出去的通道，妹子，快念下去。」香香公主微微一笑，念道：

「阿里也追了進來，我一見到他，忍不住就撲上去。我們抱在一起，他用許多好聽的名字來叫我，我沒了舌頭，不能還叫他，可是他懂得我心裏的聲音。那卑鄙的桑拉巴，從後頭一斧……」香香公主念到這裏，突然「啊」的一聲尖叫起來，把那卷古冊丟在床上，一臉驚懼之色。霍青桐輕輕拍她的肩，將古冊撿起，繼續翻譯下去。

「……那卑鄙的桑拉巴，從後面一斧，就將我的阿里的頭砍成了兩半，他的血濺在我身上，桑拉巴將孩子從床上抱起來，放在我手裏，叫道：『咱們快走！』我舉起那個逆種，用力往地下一摔，他就死在阿里的鮮血堆裏。桑拉巴見我摔死了自己的兒子，驚得獃了，舉起了黃金的斧頭，我伸長了頭頸讓他砍，他忽然嘆了口氣，從來路衝了出去。

「阿里到了真主身旁，我也要跟他去。我們的勇士很多，桑拉巴的武士們都被我們殺光了，他一定也活不成。他永遠不能再來欺壓我們的伊斯蘭教徒，他的兒子給我摔死了，他的後代也不能來欺壓我們，因為他沒有後代了。以後我們的人就可以太太平平的在沙漠上草原上過活，年輕的姑娘天天可以躺在她心愛的人懷裏唱歌。我的哥哥，阿里和我都死了，可是，我們已打敗了那個暴君。暴君的堡壘造得再堅固，我們還是能夠攻破它。願真神阿拉佑護我們的人民。」

霍青桐念到最後一個字，緩緩把古冊掩上，三個人被瑪米爾的勇敢和貞烈深深感動，很久很久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眼中都是淚水，嘆道：「為了使大家不受暴君的欺侮，她竟肯離開自己像心肝一樣的人，她願意舌頭被割掉，還親手摔死了自己的兒子……」陳家洛斗然一驚，身上冷汗直冒，心想：「比起這位古代的姑娘來，我實在是可恥極矣。我身上繫著漢家光復大業的成敗，心中所想的卻是自己的情欲愛戀。我不去籌畫怎樣驅逐胡虜，還我河山，卻在為到底愛姊姊還是愛妹妹而糾纏不清……我曾逞血氣之勇，親送喀絲麗到清兵營中，萬一兩人失手，豈非誤了光復大事？現在又陷身在這山腹之中，我死不足惜，但怎樣對得起紅花會數萬弟兄，對得起天下受苦受難的父老姊妹？」他越思越是難受，額頭上汗珠不住在臉頰上淌下來。

香香公主見他神色有異，獃獃發怔，掏出手帕來給他抹去汗水。陳家洛手一格，推開了手帕。香香公主見他臉上忽現厭惡之色，不禁錯愕異常。陳家洛定了定神，不覺心軟，把她手帕接了過來抹汗，心中打定了主意：「光復大業成功之前，我絕不再理會自己的情愛塵緣，她們兩姊妹從今而後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妹子，就如我對待四嫂、七嫂一般，如有異心，天誅地滅。」他拔出短劍，心中立誓已畢，一劍插入圓桌的桌面，當下登覺神清氣爽，連日來煩惱一掃而空。香香公主見他臉上露出喜色，這才放心。

這一切霍青桐卻如同不聞不見，原來她又在細看地圖，揣摸古冊所中所寫的語句，沉吟道：「這遺書中說，桑拉巴走到這石室中來，要和她一起逃到翡翠池邊去，然而這石室已是盡頭，再無通路……後來桑拉巴並沒有逃出去，仍舊從原路殺回，大概他有異常勇力，伊斯蘭的勇士們擋他不住，被他衝出大門，把數百名戰士都關在裏面，一直到死……不過地圖上明明畫著，另有通道通到池邊……」陳家洛心中不再受愛欲羈絆，頭腦立時清明，叫道：「如有通道，必定是在這石室之中。」他想起在杭州將軍府地道中救文泰來時，張召重曾從牆上密門逸脫，於是點起火把在石室壁上細看有無縫隙，照了良久，並無發現。霍青桐在查察玉床，也未見有什麼異狀。陳家洛又想起文泰來所述在鐵膽莊中被捕之事，叫道：「難道桌子底下另有地道？」他在圓桌底下用力一掀，那桌紋絲不動，喜道：「一定是桌子有古怪。」原來依他力氣，這一掀桌子必起，現在竟然不動，自然內中另有文章，但看那圓桌又無特異之處，不論橫推直拉，圓桌桌腳始終如釘牢在地下一般。

霍青桐拿火把到桌腳下一照，心中一涼，原來圓桌是整塊從玉石中雕刻出來的，連在地上，自然掀之不動了。三人勞頓了半天，毫無結果，肚子卻餓了，香香公主拿出醃羊肉和乾糧來，大家吃了一些，靠在椅上養神。日光漸正，照射到了圓桌桌面，香香公主忽道：「啊，桌上原來還刻著這樣好看的花紋。」她走近細看，只見刻的是一群飛天駱駝，紋路極細，日光不正射時全然瞧不山來。刻工很是精緻，然而駱駝的頭和身子卻並不連在一起，各自離開了一尺多位置。她很是奇怪，拿住圓桌邊緣，自右至左一扳，圓桌的邊緣中心原來分成兩截，可以移動，她慢慢把邊緣扳過去，使畫在邊緣一圈的駱駝頭與畫在中心的駱駝身子連成一體，剛剛湊合，只聽見軋軋連聲，玉床上出現了一個大洞，三人又驚又喜，齊聲大叫。

陳家洛舉起火把，當先進入，兩人跟在後面，轉了四五個彎，再走十多丈路，前面豁然開朗，竟是一大片平地。平地四周群山圍繞，就如一隻大盆一般，盆子中心碧水瑩然，綠若翡翠，是一個圓形的池子，三人見了這奇麗的景色，驚奇不已。霍青桐笑道：「喀絲麗，那遺書上說，美麗的人下池洗澡，可以更加美麗，你去洗一下吧。」香香公主紅了臉，笑道：「姊姊年紀大先洗。」霍青桐笑道：「啊喲，我可越洗越醜啦。」香香公主轉來對陳家洛道：「你來評評這個理，姊姊欺侮人，說她自己不美。」陳家洛微笑不語，霍青桐道：「喀絲麗，你到底洗不洗？」香香公主搖搖頭，霍青桐走近池邊，伸下手去，只覺清涼入骨，雙手棒些水吃了，一陣甘美，沁入心脾。三人喝水喝了個飽，只見潔白的玉峰映在碧綠的池中，白中泛綠，綠中泛白，明豔潔淨，幽絕清絕，香香公主伸手玩水，好像永遠不肯離開。

霍青桐道：「現在要想法子怎樣避開外面那四個惡鬼？」陳家洛道：「咱們先把瑪米兒的遺體去拿出來葬在這池邊，好嗎？」香香公主拍手叫好，又道：「最好把她的阿里和她葬在一起。」陳家洛道：「好，大概石室角落裏的就是阿里的遺骨。」三人又重回到石室，撿起骸骨，阿里的骸骨快將拿完，只見白骨之下有一捆竹簡。陳家洛提了起來，穿竹簡的皮帶已經爛斷，竹簡一提就散成片片，但簡上塗了黑漆，卻十分完好，上面用朱漆寫著密密的篆文漢字，只見頭一句是「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原來寫的都是一篇篇的莊子，陳家洛初以為又是什麼奇書，這莊子南華經，卻是從小就背熟了的，不禁很是失望。

香香公主不識漢字，問道：「那是什麼呀？」陳家洛道：「咱們漢人的古書，這些竹簡雖是古董，很值幾個錢，可是沒什麼用。」隨手擲在地上，竹簡落下散開，只見中間有一片有些不同，每個字旁加了密密圈點，還寫著幾個古維文，陳家洛撿了起來，見是莊子第三篇「養生主」中「庖丁解牛」那一段，指著維文問香香公主道：「這是什麼字？」香香公主道：「破敵之秘，盡在是篇。」陳家洛一怔，道：「那是什麼意思？」霍音桐道：「瑪米兒的遺書中說，阿里得了一部漢人的書，懂得了空手殺敵之法，難道就是這部書麼？」陳家洛笑道：「莊子教人達觀順天，和武功全不相干。」丟下竹簡，捧起遺骨走了出來。三人把兩副遺骨同穴葬在翡翠池畔，然後祝告施禮。

陳家洛道：「咱們出去吧。只是我那匹白馬是千里良駒，不知有沒有逃脫狼口。」香香公主道：「全靠牠救了我的性命呢。牠很聰明，又跑得快……」陳家洛想起狼群之兇狠，白馬之神駿，不禁惻然。霍青桐忽道：「那篇莊子說的是什麼？」陳家洛道：「說一個屠夫殺牛的本事很好，他肩和手的伸縮，腳與膝的進退，刀割的聲音，無不因便施巧，介於音樂節拍，舉動就如跳舞一般。」香香公主拍手笑道：「那一定很好看。」霍青桐道：「臨敵殺人也能這樣就好啦。」

陳家洛一聽此言，登時獃了半晌。他「莊子」爛熟於胸，想到時已絲毫不覺新鮮，這時被一個從未讀過此書的人一提，真所謂茅塞頓開。「莊子」書中那些神妙的章句，一字字在心中流過：「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自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竅，因其固然……」再想到：「行為遲，動刀甚微，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心想：「要是真能如此，我眼睛瞧也不瞧，刀子微微動一動，就把張召重那奸賊殺了……」霍青桐姊妹見他突然出神，兩人互相對望了幾眼，不知他心中在想什麼。

陳家洛忽道：「你們等我一下！」飛奔入內，隔了良久良久，仍不出來。兩人不放心了，同進去，只見他喜容滿臉，正在大殿上的骸骨旁手舞足蹈。香香公主大急，以為他神智糊塗了，叫道：「你幹什麼？」陳家洛全然不覺，舞動了一會，又獃獃瞪視另一堆骸骨，香香公主叫道：「你別嚇人呀，來吧！」只見他依照著一具骸骨的姿勢，手足又動了起來。霍青桐聽他舉手投足之中挾帶著一股勁風，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在鑽研武功，拉著妹子的手道：「別怕，他沒事，咱們到外面去等他吧！」

兩人回到翡翠池畔，香香公主道：「姊妹，他在裏面幹什麼呀？」霍青桐道：「大概他看了那莊子之後，悟到了武功上的奇妙招數，所以在照著骸骨的姿勢研探，咱們別去打擾他。」香香公主點點頭，隔了一會，又問道：「姊姊，你幹麼不也去練呀？」霍青桐道：「那竹簡上的漢文很古怪，我不識得，再說，他練的武功很深，我還不能練。」香香公主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我知道了。」霍青桐道：「什麼？」香香公主道：「大殿上那許多骸骨，原來生前都會很深的武功，他們兵器被磁山吸去之後，就空手和桑拉巴手下的武士對打。」霍青桐道：「對啦，不過這些人也未必武功極好，大概他們學會了幾招最厲害的殺手，在緊急關頭就和敵人同歸於盡。」香香公主道：「唉，這許多人都很勇敢……然而他學來幹什麼呢？難道也要和敵人同歸於盡嗎？」霍青桐道：「不，武功好的人，不會與敵人同歸於盡的。他總是在鑽研這些厲害招數的奇妙之處。」香香公主微微一笑，道：「那我就放心啦！」她望著碧綠的湖水，忽道：「姊姊，咱們一起下去洗澡好麼？」霍青桐道：「你真胡鬧，他出來了怎麼辦？」香香公主笑道：「我真想下去洗澡。」她望著清涼的湖水獃獃出神，輕輕的道：「要是能永遠住在這裏，那我就高興啦。」

等了一個多時辰，洛家洛仍不出來。香香公主脫下皮靴，把腳放在水裏，將頭枕在姊姊腿上，望著天上悠悠白雲，慢慢的睡著了。

且說李沅芷和余魚同一起出來尋訪霍青桐，余魚同知道七哥派他們兩人同行的用意，他對李沅芷的一片癡心，數次援救，雖然很是感激，然而她越是深情，自己不由自主的越是想避開她，到底什麼原因，卻說不出來。一路上李沅芷有說有笑，他卻總是冷冷的。李沅芷急了，發起小姐脾氣來，一天早晨起身之後，偷偷躲在一個沙丘後面，瞧余魚同是否著急。那知他並不在乎，一見她不在，叫了幾聲沒人答應，就逕自向前走了。李沅芷氣苦之極，這才知這個師哥對自己實在毫無情意，在沙丘後面哭了一場，打起精神再追上去。余魚同淡淡的道：「啊，你在後面，我還道你先走了呢！」

兩人並轡而行，饒是李沅芷機變百出，對這心如木石之人卻是束手無策，她心中打定了主意：「他真逼得我沒路可走時，我就一劍勒了脖子。」行到中午，忽見前面沙漠中一跛一拐的走來了一頭又瘦又小的驢子，驢子坐著一個人一顛一顛的似乎在打瞌睡。走到近處，見那人十分奇怪，身上穿的是維人裝束，背上負了一隻大鐵鍋，右手拿了一條驢子尾巴，那頭小驢臀上卻沒尾巴。更奇的，那驢子頭上竟戴了一頂御林軍軍官的官帽，藍水晶頂子，拖著花翎。驢背上那人大約四十多歲年紀，頦下留了一叢大鬍子，見了人眉花眼笑，模樣十分可親。余李兩人見驢頭之帽與張召重平素所戴者一模一樣，不禁起疑，但想張召重正是被圍在黑水營之中，大概這是另外一個御林軍軍官的了。余魚同想霍青桐在大漠上英名四播，維人幾乎無人不知，於是勒馬問道：「請問大叔，可見到翠羽黃衫麼？」那人嘻嘻一笑，問道：「你們找她幹麼呀？」余魚同道：「有幾個壞人想來害她。我們要叫她提防。要是你見著她，給帶個訊成不成呀！」那人道：「好呀！怎麼樣的壞人？」李沅芷道：「一個大漢手裏拿一個獨腳銅人，另一個拿一柄虎叉，第三個是蒙古人打扮的。」那人點點頭道：「這三個果然是壞蛋，他們想吃我的毛驢，反而給我搶來了這頂帽子。」余李兩人對望了一眼，余魚同道：「他們還有同伴麼？」那人道：「就是這個戴官帽的了。你們是誰呀？」余魚同道：「我們是木卓倫老英雄的朋友。這三個壞蛋在那裏？可別讓他們撞著翠羽黃衫。」

那人道：「聽說霍青桐這小妮子很不錯哪，要是他們吃不到我的毛驢，肚子餓了，把這個大姑娘烤來吃了，那可不妙啦。」李沅芷心想關東三魔是有勇無謀之輩，不如找上他們去，想法子結果了他們，教這瞧不起人的余師哥佩服我的手段，於是問道：「他們在那裏，你帶我們去，我給你一錠銀子。」那人道：「銀子我倒不要，不過我要問問毛驢肯不肯去。」於是把嘴湊在驢子耳邊，嘰裏咕嚕的說了一陣子話，然後把自己耳朵湊在驢子口上，用心傾聽，連連點頭。兩人見他裝模作樣，瘋瘋癲癲，心中暗暗好笑。那人聽了一會，皺皺眉頭，說道：「這驢子戴了官帽之後，自以為了不起啦。牠瞧不起你們的坐騎，不願意跟牠們一起走，生怕沒有面子，失了自己身份。」余魚同一驚，心想：「這人行為奇特，說話中卻似含有深意，皮裏陽秋，罵倒了世上趨炎附勢的暴發小人，難道這竟是一位風塵異人？」

李沅芷瞧他的驢子又跛又瘦，一身污泥，居然還擺架子，不由得噗哧一笑。那人眼睛一橫道：「你不信麼，那麼我的毛驢就和你們的馬匹比比。」李沅芷與余魚同騎的都是木卓倫所贈的酸馬，和這頭走起來一跛一拐的驢子自有雲泥之別，李沅芷道：「好呀，我們贏了之後，你可得引我們去找那三個壞蛋。」那人道：「是四個壞蛋。要是你們輸了呢？」李沅芷道：「隨你說吧。」那人道：「那你就得把這頭毛驢洗得乾乾淨淨。讓牠出出風頭。」李沅芷道：「好吧，就是這樣。咱們怎樣個比法？」

那人道：「你愛怎樣個比法，由你說便是。」李沅芷見他說話聲氣十拿九穩，似乎必勝無疑，倒起了一點掛慮，心想：「雖道這頭跛腳驢子當真跑得快？」靈機一轉，笑道：「你手裏拿著的是什麼呀？」那人把驢子尾巴一晃道：「毛驢的尾巴。牠戴了官帽，嫌自己尾巴上有泥不美，所以不要了。」余魚同聽了他語帶機鋒，含意深遠，更加不敢輕忽，向李沅芷使個眼色，叫她留神。李沅芷道：「你給我瞧瞧。」那人把驢尾擲了過來，李沅芷伸手接住，隨手玩弄，似乎毫不在意，一指遠處一個小沙丘道：「咱們從這裏跑到那沙丘去，你的驢子先到是你勝，我的馬先到是我勝。」那人道：「不錯，驢子先到是我勝，馬先到是你勝。」李沅芷對余魚同道：「你先到那邊，給我們作公證！」余魚同道：「好！」抽馬去了。

李沅芷道：「走吧！」語聲方畢，猛抽一鞭，縱馬直馳，奔了數十丈，回頭一望，見那毛驢一跛一拐，遠造落在後面，她哈哈大笑，加緊馳奔，突然之間，一團黑影從身旁掠過，定睛看時，竟是那人把驢子背在肩頭，放開大步，向前飛奔。李沅芷這一驚非同小可，險險坐鞍不穩，跌下馬來，疾忙催馬急追，但那人奔跑如風馳電掣一般，始終搶在馬頭之前。不到片刻，兩人奔到沙丘，終於是騎人的驢比人騎的馬搶先了丈餘。李沅芷把手中的驢尾用力向後擲了出去，叫道：「馬先到啦！」

那人和余魚同愕然相顧，明明是驢子先到，怎麼她說馬先到達？那人道：「喂，大姑娘，咱們說好的：驢子先到我勝，馬先到你勝，是不是？」李沅芷伸手掠著她在風中飛揚的秀髮，道：「不錯。」那人道：「咱們並沒說一定得人騎驢子，是不是？」李沅芷道：「不錯。」那人道：「不管是牠騎我，還是我騎牠，總之是驢子先到。你得知道，牠是戴官帽的，笨驢做了官，就得騎在人頭上啦。」李沅芷道：「咱們說好的：驢子先到你勝，馬先到我勝，是不是？」那人道：「對啦！」李沅芷道：「咱們並沒說，到了一點兒驢子也算到，是不是？」那人一拉自己的鬍子道：「這我可糊塗啦，什麼叫做『到了一點兒驢子』？」李沅芷一指那被她遠遠擲在後面的驢尾巴道：「我的馬整個兒到了，你的驢子可只到了一點兒，牠的尾巴還沒有到！」

那人一獃，哈哈大笑，道：「對啦，對啦！是你贏了，我領你們去找那四個壞蛋去吧。」他拾起驢尾，對驢子道：「笨驢啊，你別以為戴了官帽，就不要你那泥尾巴啦！人家可沒忘記啊，你想不要，人家可不依哪。」他縱身騎上驢背，道：「笨驢啊，你騎在人頭上騎不了多久，人又來騎你啦！」

余魚同見那驢子雖只有幾十斤重，就如大狗一般，但要扛在肩頭而跑起來疾逾奔馬，卻非具深湛武功不可，忙上前行了一禮，說道：「我這個師妹很頑皮，老前輩別跟她一般見識。請您指點一條路經，待晚輩們去找尋便是，可不敢驚動您老大駕。」那人笑遙：「我輸了，怎麼能賴？」他轉過驢頭，叫道：「跟我來吧！」余魚同見他肯同去，心中大喜，他知關東三魔武功驚人，和自己又結了深仇，要是大漠之中撞到，那實在是一樁禍事，有這個大鬍子維人相助，那就不怕三魔了。三人並轡緩緩而行，余魚同請教他姓名，那人總是瘋瘋癲癲的說笑話，可是妙語如珠，每句話都含深意，連李沅芷也不禁暗暗點頭。

跛腳驢子走得極慢，行了半日，不過走了三十里路，只聽見後面鸞鈴響處，徐天宏和周綺趕了上來。余魚同給他們引見道：「這位是騎驢大俠，他老人家帶咱們去找關東三魔。」徐天宏聽他說得恭敬。忙下馬行禮。那人也不回禮，笑道：「你夫人應該多歇歇了，幹麼還這樣辛苦趕道啊？」徐天宏愕然不解，周綺卻面上一紅，揚鞭催馬，向前疾奔。

那人熟識大漠中市鎮道路，傍晚時分領他們到了一個小鎮，將走近時，只見雞飛狗走，喧擾不堪，原來大隊清兵剛剛開到，眾維人拖兒攜女，四下逃竄。余魚同奇道：「清兵大都就殲，少數的殘餘也都已被圍，怎麼這裏又有清兵？」說話之間，迎面奔來二十多個難民，後面有十七八名清兵大聲吆喝，執刀追來。那些難民突然見到騎驢的大鬍子，大喜過望，連叫：「納斯爾丁，阿凡提，快救我們！」徐天宏等不知他們說些什麼，只聽他們不住叫「納斯爾丁阿凡提」，想來那就是他的名字了。

阿凡提叫道：「大家逃啊！」一提驢韁，向大漠中奔去，眾維人和清兵隨後跟來。奔了一段路，距小鎮漸遠，幾名維人婦女落了後，被清兵拿住。周綺第一個忍耐不住，撥刀勒馬，轉身砍來，呼呼兩刀，將一名清兵的腦袋削去一半。其餘清兵大怒，圍了上來，徐天宏、余魚同、李沅芷一齊回身來救。周綺突然胸口作惡，眼前金星亂舞。一名清兵見她忽爾收刀撫胸，撲上來想擒她，周綺「哇」的一聲，嘔吐起來，沒頭沒腦都吐在那清兵臉上。只見他伸手在臉上亂抹，周綺隨手一刀將他砍死，不覺手足酸軟，身體晃了幾晃，徐天宏忙搶過來扶住，連問：「怎麼？」

這時余魚同和李沅芷已各殺了兩三名清兵。其餘的發一聲喊，轉頭奔逃。阿凡提把背上鐵鍋提在手中，伸手一揮，罩在一名清兵頭上，叫道：「鍋底一個臭東瓜！」李沅芷一劍刺去，那清兵眼被蒙住，如何躲避得開，登時了帳。阿凡提一鐵鍋，又罩住了第二個清兵，李沅芷跟著一劍，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手法，一鍋罩下，清兵必定躲避不開。

他把鍋子一罩，李沅芷立即跟上一劍，片刻之間，兩人把十多名清兵殺得乾乾淨淨。李沅芷高興異常，叫道：「鬍子叔叔，你的鍋子真好。」阿凡提笑道：「你的切菜刀也很快。」李沅芷一怔，立即會意，原來他管他的寶劍叫切菜刀。

這時徐天宏擒住了一名清兵，正在逼問他大隊官兵從何而來，那清兵跪地求饒，結結巴巴的半天才說清楚，原來他們是從東部開到的援軍，聽說兆惠大軍兵敗，正在兼程赴援。徐天宏從難民中挑了兩名精壯漢子，命他們立即到葉爾羌城外去向木卓倫報信，以便佈置應敵，那兩個維人答應著去了。徐天宏在那清兵臀上踢了一腳，喝道：「滾你的吧！」那清兵沒命的狂奔而去。徐天宏回顧愛妻，見她已神色如常，不知剛才何以忽然發暈，問道：「你什麼地方不舒服？」周綺臉上又是一陣暈紅，轉過了頭不答。阿凡提笑邁：「母牛要生小牛了，吃草的公牛會歡喜得打轉，但是有些吃飯的笨蛋哪，卻一點兒也不懂。」徐天宏大喜，滿臉堆歡，笑道：「老前輩你怎麼知道？」阿凡提笑道：「這也真奇怪，母牛要生小牛，公牛不知道，驢子卻知道了。」眾人哈哈大笑，上馬繞過小鎮而行。李沅芷和周綺咕咕噥噥的說了一大堆話，周綺不斷呸她。得到傍晚，眾人紮了篷帳休息，徐天宏悄問周綺：「有幾個月啦？我怎麼不知道？」周綺笑道：「你這笨牛怎麼會知道。」過了一會道：「咱們要是生個男孩，那就姓周，我爹爹媽媽一定要樂壞啦，哈，可別像你這樣刁鑽古怪。」徐天宏道：「以後可得小心，別再動刀動槍的啦。」周綺點點頭道：「嗯，剛才殺了一個人，血腥氣一衝，就忍不住要嘔，真是受罪。」

第二天早晨，阿凡提對徐天宏道：「過去三十里路，是我的家裏，我有一個很美的老婆在那裏──」李沅芷插嘴道：「真的麼，那我一定要去見見。她怎麼會喜歡你這大鬍子？」阿凡提笑道：「哈哈，那是一個秘密。」他又對徐天宏道：「你老婆騎了馬跑來跑去，好，還是在我家裏休息休息，等咱們找到那幾們壞蛋之後，幹掉了他們，再回來接她。」徐天宏連連道謝。周綺本來不願，但想到自己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都已死了，自己懷的孩子將來要繼承周家的香煙，也就答應了。

到了鎮上，阿凡提把眾人引到家裏，他在背上的鍋子上噹噹噹一陣敲，內堂裏出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果然相貌很美，皮膚又白又嫩，見了阿凡提，歡喜得什麼似的，口中卻不斷咒罵：「你這大鬍子，滾到那裏去啦？到現在才回家，你還記得我麼？」阿凡提笑道：「快別吵，這我可不是回來了麼？拿點東西出來吃啊，你的大鬍子餓壞啦。」阿凡提的妻子笑道：「你瞧著這樣好看的臉，還不飽麼？」阿凡提道：「你說得很對，你的美貌臉蛋兒是小菜，但要是有點什麼麵餅就著這小菜吃，那就更美啦。」她伸手在他耳上狠狠扭了一把，道：「我可不許你再出去了。」轉身入內，搬出來許多麵餅、西瓜、密糖、羊肉饗客。李沅芷雖不懂他們夫婦說些什麼，但見他們打情罵俏，親愛異常，心中一陣淒苦。正吃之間，外面聲音喧嘩，跑進來一群維人，七張八嘴的把許多糾紛爭執對阿凡提申訴。阿凡提又說又笑的給他們排解了，眾人都很滿意的出去。人剛走完，又進來兩人，一個是童兒，一個是腳夫，那童兒道：「納斯爾丁，胡老爺說，你借去的那個鍋子應該還啦。」阿凡提望一望周綺，笑道：「你去對胡老爺說，他的鍋子懷了孕，就要生小鍋啦，現在不能多動。」那童兒怔了一怔，轉身去了。阿凡提轉頭問那腳夫道：「你找我什麼事？」

那腳夫道：「去年，我在這裏的客店裏吃了一隻雞，臨走時請掌櫃算帳。掌櫃說：『下次再算吧，不用急。』我想這個人倒很好，便道了謝上路了。過了兩個月我去還帳，他扳著手指，口裏嘮嘮叨叨的，好像這筆帳有多難算似的。我說『你那隻雞到底值多少錢，你說好啦！』那掌櫃擺擺手，叫我不要打擾他。」

阿凡提的妻子插嘴道：「一隻雞麼，就算是最大的肥雞，也不過是一百個銅錢！」那腳夫道：「我本來也這麼想，那知那掌櫃又算半天，道：『十二兩銀子！』」阿凡提的妻子拍手驚叫：「啊喲，一隻雞那有這麼貴，十二兩銀子好買幾百隻雞啦。」那腳夫道：「是呀，我也這麼說，那掌櫃說：『一點兒沒錯，你倒算算看，假使你不吃掉我的雞，牠該下多少蛋！這些蛋會孵多少小雞？小雞長大了，又會下多少蛋？……』他越說越多，說：『十二兩銀子還是便宜的啦！』我當然不肯給，他就拉我到財主胡老爺那裏去評理。胡老爺聽了掌櫃的話，說很有道理，叫我快還，他說要是不快還賬哪，那些蛋再孵成小雞，我可不得了哪。納斯爾丁，你倒給我評評這個理看──」

說到這裏，剛走去的童兒又回來了道：「胡老爺說，鍋子會懷什麼孩子，他不相信，叫你快把鐵鍋還給他！」阿凡提到廚房裏拿了一隻小鐵鍋出來，交給童兒道：「這明明是鍋子生的兒子，你拿去給胡老爺吧。」那童兒將信將疑的去了。阿凡提對那腳夫道：「今兒晚上，你叫胡老爺當眾公審。」腳夫道：「要是我輸了，豈不是反要賠二十四兩銀子？」阿凡提道：「別怕，輸不了。」那腳夫道謝辭出。阿凡提向著屋頂，喃喃自語，他妻子急道：「你吃飽了嗎？」阿凡提只是不理。

阿凡提的妻子罵道：「十天半月不回家，一回家就忙別人的事，想起了人家托的什麼還沒辦好，又得匆匆忙忙趕著出門啦。」她拿了三個銅錢一隻碗交給阿凡提道：「快去給我買一碗油來，別傷腦筋啦。」阿凡提接了出門。李沅芷這時對這位怪俠又是佩服，又是奇怪，說道：「我跟鬍子叔叔一起去。」

阿凡提一手端碗，一手拿錢，口裏卻不住嘮叨：「一隻母雞生了許多蛋，蛋孵成小雞，小雞長大了又生蛋，這筆帳怎樣演算法？」到了油坊，阿凡提把錢往櫃上一放，伸出碗去，油坊掌櫃往碗裏倒油，一會兒就滿到了碗邊，掌櫃的見油提子裏還有一些油，可是碗裏倒不下去了，便道：「納斯爾丁大哥，這點兒倒在那裏呢？」阿凡提口中念著：「……生了蛋，又孵成小雞。」伸手在身上一摸，什麼盛油的東西也沒有，隨手把油碗一翻，指著碗底道：「就倒在這碗坑裏吧。」麻油瀉了一地，李沅芷不覺大笑，阿凡提絲毫不覺，仍道：「倒呀！倒呀！」油坊掌櫃便把一點兒油倒在碗坑兒裏。阿凡提拿回家來，他妻子道：「怎麼三個錢只買了這一點兒油？咱們家裏今兒有客，要多烙幾斤餅哪。」阿凡提道：「不，這邊還有呢。」說若又把碗翻了過來，豌坑裏的一點點油登時倒在地下。

他妻子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忙拿出手巾來給他抹去身上油漬，阿凡提忽然在妻子臉上「嘖」的一聲親了一下，笑道：「成啦，有辦法啦！快烙餅吧。」他妻子道：「好呀，油呢？」阿凡扯道：「油？我不是買了一大豌回來嗎？」他突然想起自己蠢事，笑得打跌，搶了油碗飛奔出去，這才買了一碗油來。

過了半個時辰，那腳夫進來道：「納斯爾丁大叔，胡老爺已招集了大夥在公審啦，請你快去。」阿凡提道：「我在這裏有事，過一會再來。」那腳夫很是焦急，接連奔進來催了幾次，阿凡提才慢條斯理的去了。徐天宏等都跟著去看熱鬧，只見市集上聚集了七八百人，一個穿花綢皮袍的大胖子坐在中間，大概就是什麼胡老爺了。這時他們等阿凡提已等得很是焦急，胡老爺叫道：「阿凡提，這腳夫說你來幫他說話，怎麼到現在才來？」阿凡提施禮問安，笑道：「對不起，因為有一件要緊事，所以我來遲了。」胡老爺道：「難道還有此公審更要緊的事麼？」阿凡提道：「當然啦，你倒想想看，我明天要種麥子啦，可是麥種還沒有炒熟下肚呢，這怎麼行？我炒了三斗麥種，吃了下肚，所以來遲啦。」說著連連施禮。胡老爺和客店掌櫃同時叫了起來：「真是胡說八道，把麥種吃了，怎麼還能下種？你這瘋子，還來幫人家說話。」

旁聽的眾人也都哄笑起來，阿凡提卻只摸著大鬍子，笑眯咪的不作聲。過了一陣，嘈雜之聲漸息，阿凡提道：「你說吃下去的麥子不能下種，那麼腳夫吃下去的雞怎麼還能下蛋？」眾人一想，都叫了起來：「不錯，不錯，吃下去的雞怎麼還能下蛋？」大家高聲歡呼，把阿凡提抬了起來。胡老爺見眾意如此，只得宣佈：「腳夫吃了客店掌櫃一隻雞，應該還一百銅錢。」腳夫歡天喜地的把一串銅錢交給掌櫃，笑道：「以後我可不敢再吃你的雞啦。」掌櫃收了，一言不發而走，鎮上居民跟在他後面取笑叫罵，還有些孩子偷偷往他背上丟石塊。

胡老爺站起來，走到阿凡提面前道：「我借給你的鍋生了一個孩子，那很好。它什麼時候再生第二胎哪？」阿凡提忽然愁眉苦臉的道：「胡老爺，你的鍋死啦。」胡老爺一驚，怒道：「鍋怎麼會死？」阿凡提道：「鍋子會生孩子，當然會死。」胡老爺叫道：「你這騙子，借了我鐵鍋想賴。」阿凡提也叫道：「好吧，大家評評理吧。」胡老爺想起貪便宜收了他的小鐵鍋，這時張揚開來大失面子，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連連擺手，擠在人叢中走了。

阿凡提騙倒了平時專門欺壓窮人的財主胡老爺，得意非凡，仰天大笑，忽然後面一個聲音叫道：「大鬍子，又做什麼傻事啦？」阿凡提回頭一看，見是天池怪俠袁士霄，心中大喜。他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專一的扶危濟困，行俠仗義，兩人都有一身驚人武功，素來互相敬仰。阿凡提當下一把拉住袁士霄手臂，笑道：「哈哈，你這老傢伙來啦，快到我家裏看我老婆去。」袁士霄笑道：「你老婆有什麼了不起，成日猴子獻寶似的……」他話來說完，徐天宏與余魚同已搶上來拜見，他們在安西玉虛道院中曾見過他與陳家洛下棋，知道他是總舵主的師父。袁士霄道：「罷了，罷了，我又不是你們師父，磕什麼頭？家洛呢？」徐天宏道：「陳總舵主比我們先走一步……呀，陳老爺子和老太太也來啦！」他轉身向站在袁士霄身後的天山雙鷹施禮，他見關明梅牽著陳家洛乘坐的白馬，心中一驚，問道：「這馬老前輩從那裏見到的？」關明梅道：「我見過你們總舵主騎這馬，所以認得，剛才見牠在沙漠上亂奔亂闖，我們三個人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拽住牠。」徐天宏大驚，說道：「難道總舵主遇險？咱們快去救。」眾人齊到阿凡提家裏，飽餐之後，與周綺作別。阿凡提的妻子見丈夫回家才半天，又要出門，拉住他鬍子大哭大鬧。阿凡提笑嘻嘻的安慰，她只是哭鬧不停，阿凡提笑道：「你要我的鬍子？好！」突然拔下十幾根鬍子，塞在她的手裏，奪門而出。

# 第三十五回 竟托古禮完夙願

納斯爾丁阿凡提騎了這頭大狗似的跛腳驢子，雙腳幾乎可以碰到地面，遠遠望去，驢子就如生了六條腿一般，袁士霄笑道：「大鬍子，你騎的是什麼呀？是老鼠呢還是貓？」阿凡提道：「老鼠有這麼大呀？」袁士霄道：「那大概是一頭大老鼠。」眾人一面說笑，一面向西尋訪。李沅芷乘了駱冰的白馬，放鬆韁繩，由牠在前面緩行領路。

走到傍晚，只不過行了三十多里路，大家都急了，徐天宏對阿凡提道：「老前輩，咱們總舵主恐怕遭到了危難，我們想先走一步。」阿凡提道：「好吧，好吧，到前面鎮上，我另買一頭中用些的驢子就是。這頭笨驢不中用，牠偏偏還自以為了不起。」他催驢趕上，與李沅芷並轡而行。白馬比毛驢高出一半，阿凡提仰頭問李沅芷道：「大姑娘，你為什麼整天不高興呀？」李沅芷忽然想起，這位怪俠雖然假作癡獃，其實聰明絕倫，維人們有什麼為難之事，只要向他請教，立即應手而解，於是說道：「鬍子叔叔，對付不識好歹的人，你有什麼辦法？」阿凡提道：「我拿鐵鍋往他頭上一罩，你就一劍。」李沅芷搖搖頭道：「不成，比如說他是你很──很親近的人。你待他越是好，他越是發驢子脾氣。」阿凡提一扯鬍子，早已了然於胸，笑道：「我天天騎驢子，對付笨驢的倔脾氣，到很有幾下子，不過麼，這法子可不能隨便教你。」李沅芷嫣然一笑，柔聲道：「鬍子叔叔，要怎樣才教呀？」阿凡提道：「咱們還得打個賭，你贏了我才教。」李沅芷笑道：「好呀，咱們再來賽跑。」阿凡提道：「賭別的吧，賽跑你準輸。」他取出驢尾來一晃道：「現在我不會再上你當啦。」李沅芷道：「你不信就試試。」阿凡提道：「好，瞧你又有什麼鬼門道。」他指著前面的一個小市鎮道：「誰先到第一間屋子誰贏！」李沅芷道：「好呀，鬍子叔叔，你又輸了！」他雙腳微微一挾，一提韁，那白馬如箭離弦，騰空竄出。阿凡提掮起驢子，發足追來，那白馬是數世一見的神駒，跑起來真如雷轟電掣一般，他如何追趕得上，還沒追得一半路，白馬已奔到市鎮。阿凡提放下驢子，呵呵大笑道：「又上了這小妮子的當。我知道這是駿馬，但那想到有這樣快。」天山雙鷹見阿凡提如此武功，不禁相顧失色，一頭幾十斤的小驢掮在背上並不為奇，奇的是他腳下竟如此神速，如非這匹寶馬，普通坐騎真要給他追上。

猛然間只聽見白馬一聲長嘶，騰躍奔狂，李沅芷大驚勒韁，竟約束不住，晃眼之間已穿出市鎮。眾人望見白馬發狂，都吃了一驚，散開了追趕攔截。

只見那白馬直向大漠中急衝，奔到好幾個人面前，斗然停住，李沅芷下馬與他們說話。遠遠望去，那些是什麼人卻瞧不清楚。突然那白馬又回頭馳來，奔到半途，徐天宏與余魚同已認出馬上之人已換了駱冰，心中大喜，忙迎上去。雙方走近，只見後面是文泰來、衛春華、章進、心硯四人，再後一人白髮蕭蕭，背負長劍，拉住了李沅芷的手在問長問短，竟是武當派前輩綿裏針陸菲青。原來那白馬戀主，又有靈性，一知駱冰就在近處，就沒命的奔去。

余魚同跑到陸菲青跟前，雙膝跪下，叫了一聲：「師叔！」伏在地下放聲痛哭。陸菲青伸手將他拉起，自己淚水也撲瑟瑟的流了下來，嗚呼道：「我得知了你師父噩耗之後，連日連夜趕來，途中與文四爺他們遇到，他們也正好在追捕這奸賊……你放心，咱們爺兒咱一定能給你師父報仇！」徐天宏和駱冰等勸了一陣，余魚同方才收淚。當下雙方相見了，群雄見有如許高手出馬，心想這番必可將張召重擒獲處理，只是陳家洛霍青桐吉凶如何，都不免掛心索懷。

眾人到市鎮打尖，阿凡提去找驢子，李沅芷悄悄跟在後面。阿凡提也不理她，自行選了一頭高頭健驢，身子幾有原來那頭沒尾驢的兩倍。阿凡提把沒用驢折價讓給了驢販，笑道：「官帽害死了這笨驢，我可不能讓這畜生再戴了。」把官帽摔在地上，踏得稀爛。李沅芷等他付了銀兩，代他牽過驢子，笑吟吟的回來。阿凡提道：「我從前養了一頭毛驢，那脾氣真是倔得嚇人。我要牠走，牠偏偏站住，要牠站著呢，牠又給你打個圈兒。有一天啊，我要牠拉了車兒上磨坊去，就只離開這麼幾十步路兒了，那知牠憑什麼也不肯走啦，越是趕牠，牠越是後退，我哄牠不行，打牠不行，管牠叫親爺爺親奶奶呢，也不成？你猜我怎麼辦？」李沅芷知道他在妙語點化，當下用心傾聽，不敢嬉笑，道：「您老人家總有辦法。」阿凡提笑道：「好呀，大姑娘想女婿，什麼也肯，本來叫我鬍子叔叔，現在可叫『您老人家』啦！」李沅芷臉一紅道：「我是問您的驢子呀。」阿凡提道：「不錯，不錯。後來我一想，成啦！我拉著這笨驢轉了一個身。磨坊在東邊，我讓驢子朝著西邊兒，然後使勁趕牠，牠仍是一步一步的倒退。退呀退的，這可到了磨坊啦。」李沅芷聽得獃了，喃喃自語：「你要牠往東，牠偏偏往西──那麼你就要他往西。」阿凡提一伸姆指道：「不錯，就是這麼辦。後來哪，我又想出了一個法兒。」李沅芷忙道：「什麼？」阿凡提道：「我在鞭子上掛了一個胡蘿蔔，伸在笨驢前面。笨驢想吃胡蘿蔔。不住向前走，一直走了幾十里路，到了我要牠去的地方，這才把胡蘿蔔給牠吃。」李沅芷立時領悟，笑道：「多謝您老人家教我。」

阿凡提笑道：「現在你去找你的胡蘿蔔吧！」李沅芷心想：「余師哥心裏最想得到的是什麼東西呢？剛才他見了師父，哭成這個樣子，那麼對他最緊要的，莫過於殺死張召重而給馬師伯報仇了。這樣說來，我得想法子去殺張召重。」她轉念一想：「張召重武藝如此高強，我那裏殺得了他？而且，就算殺了，他此只是感激我而已，不會像驢子望著胡蘿蔔那樣，一路追個不停。」她又想：「我小時候見到僕人的兒子玩泥娃娃，哭著要，他一定不肯給，我偏偏一定要。這鬍子叔叔說得不錯，我越是對他好，他越是要避開我。以後倒不如冷冷淡淡，等他覺得我好時，讓他來嘗嘗苦苦求人的滋味，瞧這驢子到不到磨坊去？」她心下打算已定，真的對余魚同不理不睬起來。駱冰與徐天宏冷眼旁觀，都覺得有點奇怪，阿凡提只是拉著大鬍子微笑。

不一日，眾人隨著白馬來到白玉峰前，那白馬對於狼群猶有餘怖，到了進入古城的歧道入口處，就停步不前了。駱冰一再拍牠誘牠。白馬無論如何不行再前進一步。袁士霄道：「狼群大隊會聚在這裏，咱們循著狼糞一路尋進去吧。」

曲曲折折的走了半天，遠遠跟在眾人身後的白馬忽然一聲長嘶，只聽見前面腳步聲響，從一條歧路上轉出四個人來，當先一人正是火手判官張召重。徐天宏一聲唿哨，連同衛春華、章進、心硯，四人一齊散了開來，往那四人後路抄去。張召重斗見群雄，一驚非同小可，尤其看到師兄陸菲青，猶如見了鬼魅一般，登時臉色蒼白，額上冷汗直冒。余魚同手揮金笛，就要撲上去拚命。袁士霄左手一伸，捏住了他的臂膀，輕輕往後一拉，余魚同身不由主的退了回來。

袁士霄罵道：「前幾天和你相遇，還道你是武當派的一位高手，那知竟是個無惡不作的匪類，連自己師兄也忍心害了，你爽爽快快自己了斷吧。」張召重見敵人中至少有五個人和自己功力相若，有的甚或在自己之上，以力相拼，必無倖理，當下硬起了頭皮道：「我這邊只有四人，你們倚多為勝，我張召重就是死在此地，又何足為恥？」袁士霄大怒，心想：「那三人能力敵群狼，倒也都是硬手，要是他們四人齊上，我一人是對付不了，但有大鬍子相幫，那也成了。」哼了一聲說道：「我三十歲以前，還曾和人平手相鬥，一過三十歲，從來不屑和人一對一的交手。這個例子不能在你這匪類身上破了。你們四人一齊來，我和這大鬍子兄弟兩人接著。你們四人只要能和我們兩人打個平手，就放你走路如何？」

張召重向阿凡提注目打量，見他面容黝黑，一叢大鬍子遮住了半邊臉，笑得雙眼眯成了兩條縫，絲毫沒有身懷絕技的模樣，心想：「這姓袁的確是武功驚人，遠勝於我，但難道天下竟有第二個如他一般的高手？關東三魔中只要有一人幫我，就可和那姓袁的打成平手，餘下兩人對付這維人，想也行了。」處此絕境之中，實在也沒其他抉擇餘地，於是說道：「那麼咱們就試一試，請袁……袁大俠手下容情。」袁士霄厲聲道：「我手下是毫不容情的。」他轉對阿凡提道：「大鬍子，在這許多新朋友面前，咱倆可別出醜了。」阿凡提道：「我鄉下佬見了官，有點兒怯，只怕不成。」身子一晃，也沒見他抬腿動足，就已下了驢子。張召重見他身法，驀地想起，原來這就是那晚在墓地中搶他帽子的怪人，不覺凜然一驚。

袁士霄叫道：「你們四人都上來吧。用心點打，別打主意想跑，在我老兒手下可跑不了。」哈合合忽然走上一步，向袁士霄施下禮去，說道：「袁大俠對我們兄弟三人有救命大恩，我們萬萬不敢接您老人家的招。再說我們與這姓張的也只是在此初次相逢，並無交情，犯不上為他助拳。」說著又作了一揖，三人並排站在一旁，竟是誰也不幫的模樣，袁士霄眉頭一皺道：「他們不肯動手，只剩下了你一個，那怎麼辦？我向祖師爺立過誓，絕不跟人單打獨鬥。大鬍子，只好請你費心了。」阿凡提解下背上的鍋子，笑道：「好吧，好吧，好吧。」呼的一聲，鍋子當頭向張召重罩到。張召重向左一躍，凝神瞧他使的是什麼兵刃，只見黑越越，圓兜兜，一面凹進、一面凸出、凸的一面還有許多煤煙，竟像是一隻鐵鍋。阿凡提笑道：「你心裏一定在想：這是什麼呀？倒像是一隻鍋子。告訴你，這正是一隻鍋子。你們清兵無緣無故的到回部來，打爛了許多鍋子，害我們維人吃不了飯。好哇，現在鍋子來打清兵啦！」語聲未畢，又是一鍋向張召重當頭罩下。

張召重一招「仙鶴亮翅」，倏地斜穿閃過，回手一掌，向阿凡提肩頭打到。阿凡提身子一挫，左手在鍋底一擦，一手煤煙往張召重臉上抹去。張召重自出道以來，身經百戰，從未遇到過這種怪人，只見他右手提鍋，左手抹煙，腳步歪歪斜斜，不成章法，然而自己攻出的兇狠招數，卻每次都被他輕易避開，那裏敢有絲毫怠忽，當下展開無極玄功拳，抱元歸一，全身要害，守得毫無漏洞。道路本極狹窄，地下又是山石嶙峋，兩人擠在這兇險之地，攻守拒擊，打得激烈異常。袁士霄嘆道：「奸賊呀奸賊，憑你這身功外夫，武林中本也稱得上數一數二的了，然而心地卻是如此歹毒！」

兩人越打越緊。心硯向衛春華道：「九爺，這位鬍子大爺用的是什麼招術？」衛春華搖搖頭。這邊天山雙鷹和陸菲青等也不懂阿凡提的武功家數，都在暗暗稱奇，突然間阿凡提左腿飛起，鍋於橫擊，張召重無處躲避，猛然從鍋底鑽出，那知阿凡提左掌張開，正候在鍋子底下。張召重等到發現，已經不及，仗著武功精湛，左拳一個「沖天炮」，猛向鍋底擊去，阿凡提叫道：「吃飯傢伙，打破不得！」鍋子向上一提，隨手一抹，張召重臉上登時被抹上五條煤煙。

兩人均各躍開，阿凡提叫道：「來來來，勝負未決，再比一場。」張召重望著他手中鐵鍋，瞋目不語，阿凡提道：「呀，是了，你沒帶兵刃，雖然輸了也不服氣。」轉頭對李沅芷道：「大姑娘，你的切菜刀借給胡蘿蔔用一下。」他們兩人相鬥時李沅芷挨得最近，只待張召重一被鍋子罩住，立即搶上一劍，那知她心事被這怪俠說了出來，不覺滿臉緋紅。旁人聽阿凡提說話素來瘋瘋癲癲，他叫張召重做「胡蘿蔔」也都不以為意，那知中間另藏著一段風光旖旎的女兒情懷。阿凡提見她不動，把嘴俯在她耳邊輕輕說道：「你把切菜刀給他，我仍舊可以抓住他。」李沅芷點點頭，叫道：「劍來了，接著！」張召重右手一抄，接任劍柄，突然轉身，手一揚，一把芙蓉金針向衛春華、徐天宏、心硯諸人迎面擲去。徐天宏等知道厲害，疾忙俯身，只覺頭頂風聲颯熱，張召重已竄了過去。他奔到哈合台身邊，左手一把扣住了他右手脈門，叫道：「快走！」哈合台登時身不由主的被他拉著向前奔跑。滕一雷與顧金標不及思索，隨後跟去。這一來變起倉卒，等徐天宏等站起身來，那四人已轉了彎。袁士霄和阿凡提均各大怒，倏地拔起身子，如兩隻大鶴般從徐天宏等頭頂躍過。天池怪俠身法好快，人未落地，已一把抓住了滕一雷的後領，把他一個肥肥的身軀甩了起來。滕一雷也不知道抓著他的是誰，只覺身體懸空，使不出力，忙運獨足銅人向後一點，忽然自己身子被一股極大力量擲了出去，只慘叫得一聲，已撞在半山腰裏，腦漿迸裂而死。

袁士霄擲死滕一雷，腳下毫不停留，轉過彎來，只見前面是三條歧路，不知張召重從那一條路逃走，向右一指，叫道：「大鬍子，你追這邊。」又隨手向左一指，對天山雙鷹道：「你們兩位追這邊。」自己向中間那條路上追了下去。片刻之間，四人廢然折回，都說只轉了一個彎，前面又各出現叉路，無從追尋，徐天宏在道路上仔細察看，道：「這堆狼糞剛才被人踏了兩腳，他們一定是循著狼糞向內逃竄。」袁士霄道：「不錯，咱們快追。」眾人曲曲折折的追了進去，直趕到白玉峰前，仍舊不見張召重等三人的蹤影。

眾人在各處房屋中分頭搜尋，不久徐天宏就發現了峰腰中的洞穴。袁士霄和陳正梅兩人一個武功最強，一個性子最急，首先躍上。接著陸菲肯、文泰來、關明梅等也都縱了上去，其他輕功較差的，陸菲青和關明梅一一用繩子吊了上來，最後剩下心硯，阿凡提笑道：「小兄弟，我試試你的膽子！」一把抓住他的後心，喝道：「接著！」把他身子向洞口拋去。文泰來一把抱住，阿凡提隨即跳上，這時袁士霄和陳正德剛正協力推開石門。那門向內而開，要是外面被人插住，裏面千軍萬馬也衝突不出，但自外入內卻十分容易。原來當年那暴君開鑿這山腹玉宮時，自恃迷城道路千迂萬迴，外敵萬難入侵，擔心的倒反是變生肘側，只怕內叛在山腹負隅頑抗，所以把這宮門造成這個樣子。

袁士霄當先領頭，眾人在甬道中魚貫而入。徐天宏折下了桌腳椅腳，點成火炬，各人分著拿了。追到大殿上時，各人兵刃又都被磁山吸去，不免大吃一驚。阿凡提身手便捷，把飛出的鐵鍋一把抓住，鍋子這才沒有打破。大家追趕張召重要緊，也不及細究原因，用力拾回兵刃，直入玉室，見床邊又有一條地道。眾人愈走愈奇，在這山腹之內誰都不敢作聲，只是跟著袁士霄疾走。突然眼前大亮，只見碧綠的池邊六個人夾水而立。遠遠望去，池子那邊是陳家洛、霍青桐和香香公主，這邊就是張召重，顧金標和哈合台了。眾人大喜過望，心硯高聲大叫：「少爺，少爺，我們都來啦！」

原來張召重和阿凡提一交手，即知此人功力甚高，當下不敢戀戰，突使奸計，仗著迷城道路千變萬化，逃了進去，心想：唯一脫險之法，那就是重施當日在黃河渡口與群雄相鬥的故技。那時他把文泰來擒在手裏，自己雖然重傷，對方又有無塵道人、陸菲青、趙半山、陳家洛、周仲英、常氏雙俠等高手，但對方終因心有所忌，眼睜睜的讓自己脫逃，現下陳家洛與霍青桐等困在山腹之內，雖然其中古怪很多，也只得冒險衝入，只要把陳家洛擒住，寶劍架在他頸裏，就可大搖大擺的走開了。他自知一人敵不過陳家洛和霍青桐兩人合力，所以拉了三魔相助，那知平白害了滕一雷的一條性命。三人再次進入峰內宮室，這時陳家洛已練完武功，走到池裏，正要和兩姊妹尋覓道路繞過玉峰，突然張召重等發現地道未閉，尋了出來。陳家洛大吃一驚。拉住香香公主的手，三人奔到了池子的另一邊。張召重與顧金標分頭兜截，哈合台卻和顧金標吵了起來，他雙目通紅，罵道：「老大不知吉凶如何，你卻和外人聯手來找女人，快回頭看老大去！」兩人吵得幾句，袁士霄等眾人已經趕到。

文泰來等紅花會人眾見總舵主安然無恙，都快步迎了上去，忽聞背後腳步聲急，天山雙鷹從後追來。關明梅大叫：「孩子，你怎樣？」霍青桐叫道：「師父師公，我好，你們快將這兩個奸賊殺了。」說著向顧金標和哈合台一指。要知霍青桐和張召重倒沒什麼怨仇，最恨的是關東三魔苦苦相逼，尤其是顧金標的無禮。陳正德和三魔交過手，上次空手和他們相鬥，險險自己還吃了虧，這時再不托大，颼的一聲，拔出長劍，向顧金標左肩刺來。顧金標二次進來時，已在大殿上拾回兵刃，當下一抖虎叉，和陳正德打了起來。這邊關明梅和哈合台也動上了手。

群雄各執兵刃，慢慢圍攏，監視著張召重。眾人中只有袁士霄和香香公主兩人是空手。李沅芷的劍雖已給張召重接去，但陸菲青這時已把上次在杭州北高峰上奪自張召重的凝碧劍給了她，自己則仗著原有的白龍劍，一面觀鬥，一面凝神注著張召重的動靜。顧哈兩人情急拚命，勉強支持了十餘招，到二十招後，雙鷹的三分劍術愈逼愈緊，兩人只有招架的份兒。劍光飛舞中只聽見陳正德一聲猛喝，顧金標雙肩見血，陳正德接著又是一劍指向對方下盤，顧金標向左一避，陳正德飛起一腿，只聽得噗通一聲，水花四濺，顧金標跌入了翡翠池中，兩縷鮮血從碧綠的池水中泛了上來。

那邊哈合台也已被關明梅的劍光罩住。當日雙鷹大鬧杭州六和塔時，文泰來和余魚同都在天目山養傷而沒親見，這時見關明梅以一個白髮老婦，劍法竟如此神奇，眼見哈合台這一個長大精壯漢子就要命喪當地，都喑暗佩服。余魚同想起哈合台數次相救之德，知道師叔與雙鷹交情極好，忙對陸菲青道：「師叔，這個不是壞人，你救他一救。」陸菲青點點頭道：「好」，只見關明梅上刺一劍，下刺一劍，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哈合台滿頭大汗，臉無人色，不住倒退。陸菲青突然躍出，錚的一聲，白龍劍架開了關明梅刺來的一劍，叫道：「大嫂，這人還不算壞，饒了他吧。」關明梅見陸菲青說情，無論如何得瞧他面子，當即收劍。陸菲青轉過頭來，見哈合台不住喘息，因適才用勁過度，身子微微抖動，對他道：「快謝關大俠不殺之恩。」那知哈合台是一條硬漢，又很講義氣，心想結義六兄弟中死剩了自己一人，活著又有何趣味，彎刀高舉，叫道：「我何必要她饒命！」又要撲上來廝殺，只聽見水聲一響，顧金標從水面下鑽了出來，慢慢游近池邊。哈合台拋去彎刀，搶過去拉他。顧金標受傷甚重，又喝了不少水，委頓不堪，哈合台不住給他胸口揉搓，對身邊眾人，毫不理會。霍青桐奔到臨近，罵了聲：「奸賊！」長劍一挺，向顧金標胸口刺去。

哈合台見霍青桐舉劍刺他盟兄，情急之下，舉起手臂一擋。霍青桐一劍直下，眼見就要將他手臂削斷。袁士霄想起引狼入阱時哈合台之功，急忙撿起一塊小石子，擲了出去，只聽見噹的一聲，霍青桐手臂發麻，長劍震落在地。霍青桐一獃，袁士霄道：「料理了那姓張的匪類再說，這兩人逃不了。」

張召重被群雄圍住，眼見顧哈兩人惡戰之後束手待縛，文泰來、阿凡提、陳家洛、陸菲青等四下對己牢牢監視，那裏有脫身之機，長嘆一聲，正要拋劍就戮，忽見陸菲青身後一個人影閃了出來。這人肌膚勝雪，眉目似畫，正是杭州將軍李可秀的女兒李沅芷。她手執長劍，直衝過來，罵道：「你這奸賊！」眾人一楞，李沅芷已撲到張召重身前，低聲道：「我來救你。」同時刷刷刷數劍猛攻過來。張召重閃身避開，還不明她是何用意。李沅芷忽然腳下假意一滑，向前一撲，又低聲道：「快拿住我。」張召重大悟，乘她一劍削來，舉劍一擋，左手已抓住她的手腕，又聽嗆啷一聲，自己長劍被她削斷，一瞥之下，見她拿著的竟是自己的凝碧劍，真是喜上加喜。這時文泰來、余魚同、衛春華，陳正德四人同時搶上來救人。張召重凝碧劍揮了一個圈子，金笛和雙鉤登時削斷，文泰來和陳正德疾忙收招，兵刃才沒受損。張召重將寶劍點在李沅芷後心，喝道：「快讓出道兒來！」眾人這一下變出不意，眼見巨奸就縛，那知李沅芷少不更事，勇猛貪功，反而變成他的護符。

李沅芷假意軟軟的靠在張召重肩上，似乎被他點中穴道，動彈不得的模樣。張召重見眾人面面相覷，不敢來攻，正要尋路出走，李沅芷在他耳邊低聲道：「回到山腹中去。」他一想不錯，大踏步走向地道。袁士霄和陳正德惱怒異常，一個撿起一粒石子，一個摸出三枚菩提子，齊向張召重後心打去。張召重弓背俯身，讓過暗器，腳下絲毫不停，奔入地道，又聽見李沅芷大叫一聲：「啊唷！」陸菲青一驚，叫道：「大家別蠻幹，咱們另想別法。」他也真怕張召重不顧一切，傷害他的愛徒。

眾人緊緊跟在張召重身後，一一走入地道，只霍青桐手執長劍，怒目望著顧金標，哈合台忙著給盟兄包紮肩上傷口，對身旁一切，猶如不聞不見。陳家洛怕霍青桐孤身有失，走到地道口子停了步，對香香公主道：「咱們在這裏陪你姊姊。」香香公主點點頭，兩人折了回來。

張召重拉著李沅芷向前急奔，眾人在後面不敢過分逼近，甬道中彎曲又多，無法施放暗器。奔完甬道，快到出口時，眼見張召重就要越過石門，袁士霄一挫身，正要竄上去攻他後心穴道，黑暗中只聽見一陣嗤嗤嗤之聲，知是細微暗器，忙貼身石壁，叫道：「大鬍子，鐵鍋！」阿凡提搶上兩步，鐵鍋倒轉，一陣輕輕的錚錚之聲過去，鍋子中接住了數十枚芙蓉金針。阿凡提叫道：「炒金針吃啊，炒金針吃呀！」就這麼一緩，張召重和李沅芷已奔出石門，兩人合力將門拉上。袁士霄和陳正德搶上來奪門，但石門內面滑不留手，無可施力之處。兩人都是火氣極大的老頭子，這時豈有不破口怒罵之理？

張召重在外面將金斧斧柄插入鐵扣，喘了一口長氣，對李沅芷道：「多謝李小姐救我！」李沅芷笑道：「我爸爸和張師叔都是朝廷命官，我自然要救你。」張召重道：「李將軍近來安好，太夫人安好。」說著打了個千請安，竟是按著官場規矩行起禮來。李沅芷道：「你是師叔，我可不敢當。咱們快想辦法走。師父一定瞧得出我救你，要是他追上了我，可沒命啦。」張召重道：「這時候他們人多，咱們趕快回到內地，多約幫手，再來擒拿。」李沅芷道：「他們現在一定回到了那池邊，繞過來找咱們，張師叔，你快想法子。在這大漠之上，可不容易逃脫啊！」張召重武功雖高，計謀卻是平平，當下皺起了眉頭，一時想不出辦法來。李沅芷似乎焦急異常，伏在石上哭泣起來。

張召重忙加勸慰：「李小姐，別怕，咱們一定逃走得了。」李沅芷哭道：「咱們就算逃出了這個迷城，不用一兩天，又得給他們趕上。媽呀，嗚嗚──媽呀！」張召重給她哭得心煩意亂，連連搓手。李沅芷忽然破涕為笑，道：「你小時候捉過迷藏嗎？」張召重從小父母雙亡，五歲時就由師父收養學藝，馬真和陸菲青都比他年長得多，所以這些孩子的玩意都沒玩過，當下臉現迷惘之色，搖了搖頭。李沅芷道：「這個迷城裏的道路怪得不得了，咱們找個地方躲起來，躲這麼三四天。他們一定以為咱們逃出去啦，在外面拚命的趕，咱們再慢慢出來。」張召重大拇指一翹道：「李小姐真是聰明！」隨即一獃道：「可是咱們沒帶糧食，三四天──。」李沅芷向下一指道：「馬背上又有乾糧又有水。」張召重大喜，道：「好，咱們快躲起來。」拉著她的手，兩人躍了下去，各自牽了一匹馬，向外奔出。走到分歧路口，李沅芷道：「你瞧地下這狼糞，本來出外是往左，咱們偏偏往右──」說到這裏，她牽著的那匹馬尾巴一揚，就要拉糞，李沅芷疾忙取下馬背上的糧袋水囊，把兩匹馬的馬頭牽過向著左邊，隨手猛力一鞭，兩馬負痛，放蹄疾奔而去。張召重愕然不解，問道：「什麼？」李沅芷笑道：「他們尋到這裏，見馬蹄印和新鮮馬糞都在左邊正路上，自然就這樣追出去。」張召重大喜道：「這計謀真是高極了。」兩人從歧路裏走了進去。每轉一個彎，每走一條叉路，李沅芷都用三塊小石子在隱蔽處疊一個記號。張召重道：「這裏道路千叉萬支，要是沒了這記號，咱倆也真的沒法子找路出去。」行了半日，兩旁山壁愈逼愈緊，也不知轉了多少彎，走了多少叉路，李沅芷見天色漸暗，說道：「咱們就在這裏歇吧。」兩人吃了乾糧，喝了水，坐在地下休息。張召重道：「一匹馬背上的糧袋水囊沒來得及取下來，真是可惜。」李沅芷道：「咱們只好省儉點用。」張召重道：「不錯。」李沅芷把糧袋和水囊放在張召重身邊，說：「你好好看著，這是咱們的命根子。」張召重點頭答應，李沅芷走開十多丈，找了一個乾淨的地方睡倒。

睡到半夜，張召重忽然聽見李沅芷一聲驚叫，疾忙跳起身來，只見她指著來路，叫道：「一隻大灰狼，快快！」張召重拔出凝碧劍，飛步追了出去，轉了兩個彎，絲毫不見狼蹤，生怕迷路，不敢再追，退回來時，卻不見了李沅芷的蹤影，叫得一聲：「李小姐！」只見地下濕成一片，水囊傾翻在地，忙搶上去拾起，見囊中只剩點點滴滴，濟得甚事？正自懊喪，李沅芷已從那邊山道中轉了出來，道：「那邊又有一隻狼，衝過來搶水喝。」張召重把水囊一舉道：「想不到惡狼還不死乾淨，你瞧！」李沅芷坐在地下，雙眉聳動，似乎又哭了起來。張召重道：「既沒了水，這裏沒法多待，咱們再熬一天，就冒險出去吧。」李沅芷站起身來道：「我一個人出去探探，你在這裏等我。」張召重道：「咱們一起去。」李沅芷道：「不，再遇上他們，你還有命麼？我總好些。」張召重一想不錯，道：「李小姐可要千萬小心。」李沅芷道：「嗯，你的寶劍借給我吧。」張召重把凝碧劍遞了過去。李沅芷接劍回身，只見星月濛濛，黃沙莽莽，循著小石擺的記號，從原路出來。她一路走，一路在每個叉路歧道口上都擺了一模一樣的石子記號，只在真的記號邊上多撒一堆沙子。張召重如自行溜將出來，見了這些記號，一定分不出真假，無所適從之餘，東轉西轉，非仍回原地不可。她一路佈置，心中暗暗好笑，自忖假造狼訊，倒翻水囊，那張召重居然絲毫不覺，這一來可逃不出自己的掌握了。

天色將明時，已走上正路，只見聽轉彎角上有人在破口大罵：「瞧我抽不抽他的筋，剝不剝他的皮？」又有一人笑道：「要抽筋剝皮，也得先找到他才行。」李沅芷大叫一聲：「啊喲！」倒在地下，假裝昏了過去。

袁士霄和阿凡提聽見聲音，尋聲過來，見李沅芷倒在地下，又驚又喜，探她尚有鼻息，身上又沒傷痕，這才放心。袁士霄疾忙施救，阿凡提笑罵：「這頑皮女孩，如果是我女兒呀，我不結結實實揍她一頓才怪。」他見李沅芷還在裝腔作勢，不肯醒轉，說道：「要是她真的暈了過去，那麼我打她十幾鞭她不會動。」一抖驢鞭，刷的一鞭打在她眉上，袁士霄正要出言怪他魯莽，那知李沅芷怕他再打，睜開了眼睛，「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阿凡提道：「我的鞭子比你什麼推宮過血高明多啦，一鞭她就醒了。」袁士霄心想：「這大鬍子倒真有兩下子。」忙俯身問李沅芷道：「怎麼？你沒有傷麼？那姓張的奸賊呢？」李沅芷道：「我被他拿住，害怕得要命，直到昨晚半夜裏，他睡得迷迷糊糊了，我才偷偷逃了出來。」袁士霄道：「他在那裏？你快幫我去找。」李沅芷道：「好。」站起身來，身體一晃一晃的，袁士霄伸手扶住，阿凡提道：「你們兩人去吧，我在這裏等著。」袁士霄怪目一翻，道：「大鬍子想偷懶，好吧，沒有你咱們也對付得了。」

兩人出去不久，陸菲青、陳正德，陳家洛、文泰來等分頭在各處搜索之後都陸續匯齊了。阿凡提也不跟他們說起，聽他們紛紛議論，只是微笑。章進與心硯押著顧金標與哈合台，遠遠坐在地下。又過一陣，袁士霄和李沅芷回來了，眾人大喜，陸菲青和駱冰忙搶了上去慰問。袁士霄向阿凡提道：「大鬍子，你又佔了便宜，省了白跑一趟，她認不出道啦，我們兩人轉來轉去，險些回不出來。」

眾人一商量，都說如捉不到張召重絕不回去，可是這迷城道路如此曲折，如何尋他得著？徐天宏和霍青桐都得智計百出之人，但這時也真想不出妥法。徐天宏道：「要是咱們有兩頭狼犬就好啦──」說話之間，忽見阿凡提嘴角邊露出微笑，知他必有高見，慢慢走了過去，說道：「咱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好，請老前輩指示一條明路。」阿凡提向余魚同一指，笑道：「明路就在他身上，怎麼不要他找去。」余魚同愕然道：「我？」阿凡提點點頭，仰天長笑，跨上驢子，飄然而去。

徐天宏起初還以為他開玩笑，細加琢磨，覺得李沅芷的言語動作之中破綻很多。心想要找張召重，只怕要著落在她身上，於是悄悄去和駱冰說了。駱冰又是一個機靈萬分的人，立時醒悟，倒了一碗水，拿了一塊燒羊肉給李沅芷，說道：「李家妹妹，你真有本事，怎麼能逃得脫那壞蛋的毒手？」李沅芷道：「那時我都糊塗啦，什麼也不知道，亂闖亂衝，什麼路也認不出，真是天保佑，居然瞎摸了出來。」她知道駱冰必定要問她途徑，所以把她的問題先給堵住了。

駱冰本有點將信將疑，不知她是否真的確知張召重的藏身之所，這時聽她推得一乾二淨，心裏反是雪亮了，暗笑：「你這小妮子好狡猾！」於是說道：「咱們沒一個不想找到這奸賊，妹妹你細細想一想，一定想得出來去的途徑。」李沅芷嘆道：「要是我心境好一點，不是這麼失魂落魄似的，本來也不致這麼糊塗，竟然忘記得沒一點兒影子。」駱冰心道：「來啦，來啦。」低聲悄語：「你的心事我都知道，只要你幫咱們這個大忙，咱們一定也幫你完成這個心願。」李沅芷臉上一陣飛紅，隨即眼圈兒也紅了，低語道：「我是個沒人疼的，逃出來幹什麼呀？還不如給那姓張的殺了乾淨。」駱冰聽她語氣一轉，竟又撒起賴來，知道自己是勸她不轉的了，說道：「妹妹你累啦，喝點水歇歇吧。」

李沅芷點點頭，駱冰把余魚同拉在一旁，跟他低聲說了好一陣子，余魚同臉上先是頗見為難，後來又是咬牙切齒，最後下了決心，一拍大腿道：「好，為了給恩師報仇，我什麼都肯。」李沅芷一直在閉目養神，對他們毫不理會，只聽見余魚同走到身旁，說道：「李師妹，你數次救我性命，我並不是沒有良心之人，現在要請你再幫我一個忙。」說著施下禮去。李沅芷道：「啊喲，余師哥，怎麼行起禮來啦，咱們是自己人，要我做什麼，您吩咐著不就行了嗎？」余魚同聽她語氣之中顯得極為生分，但這時有求於她，只得說道：「張召重那奸賊害死我的恩師，只要有誰能助我報仇，我就是一生給他做牛做馬，也仍舊感懷他的大德。」李沅芷一聽大怒，心想：「要是你娶了我，竟是一生做牛做馬這麼苦惱？」脖子一轉，臉上頓如罩了一層嚴霜，發作道：「眼前放著這許多大英雄大俠客，還有你的什麼鐘舵主、鼓舵主，你幹麼不求他們幫去？你一路上避開人家，好像一見我就害了你累了你似的，咱們有這份本事來幫你麼，你再不給我走開些，瞧我用不用好聽的話罵你。」眾人本來都坐在地下談論如何追尋張召重，也沒留心駱冰、余魚同，李沅芷三人之間的言語，忽聽李沅芷提高了嗓子，面紅耳赤的發起怒來，余魚同低下了頭訕訕的走開去，都感愕然不解。

徐天宏和駱冰見余魚同碰了一鼻子灰，只有相對苦笑，把陳家洛拉在一邊，低語商量。陳家洛道：「咱們請陸老前輩去跟她說，她師父的話總不能不理……」他話未說完，突聽心硯與章進一個驚叫，一個怒吼，急忙回頭，只見顧金標發狂般向霍青桐奔去。陳家洛大驚，斜竄出去，一拉卻沒拉著。衛春華上前阻攔，被他用力一摔，推出兩步。只見他和身向霍青桐撲來，叫道：「你殺了我吧！」霍青桐又驚又怒，一劍向他當胸刺去。那知他竟不閃避招架，反而胸膛向前一挺，波的一聲，長劍入胸。

霍青桐萬想不到他竟如此狂悍，疾忙抽劍，一股鮮血，從他胸前直噴出來，濺得她黃衫上點點滴滴。眾人圍攏來時，顧金標已倒在地下。哈合台伏在他身上，手忙腳亂的想止血，但血如泉湧，那裏止得住。顧金標嘆道：「冤孽，冤孽！」哈合台道：「老二，你要什麼？」顧金標道：「我只要親一親她的手，死也瞑目。」熬住一口氣，望著霍青桐。哈合台道：「大姑娘，他快死啦，你就可憐可……」霍青桐一言不發，轉身走開，臉已氣得慘白。陳家洛心中不忍，待要勸說，霍青桐知他意思，走得更遠。顧金標知道無望，長嘆一聲，垂首而死。哈合台忍住眼淚，跳起身來，指著霍青桐的背影大罵：「你這女人也太忍心，你殺他，我不怪你，那是他自己不好，但你的手給他親一親，讓他安心死去，又害了你什麼？」章進喝道：「別胡說八道，給我安靜些。」哈合台毫不理會，仍舊怒罵，章進上前要打，給余魚同攔住了。

陸菲青走上一步道：「你那焦文期焦三爺是死在我手上，此後許多糾紛，都因此而起。關東六兄弟現下只剩了你一人，我們都知你為人正派，不忍相害。現在你去吧。以後如要報仇，只找我一人就是。」哈合台也不答腔，抱著顧金標的屍身大踏步走出去。余魚同撿了一隻水囊，一袋乾糧。縛在馬上，牽馬追上去，說道：「哈大哥，我仰慕你是條好漢子，這匹馬請你帶了去。」哈合台點點頭，把顧金標的屍身放上馬背。余魚同從水囊中倒了一碗水出來，自己喝了半碗，遞給哈合台道：「水以代酒，從此相別。」哈合台仰脖子喝乾，余魚同抽出金笛，那笛子雖被張召重削去一截，笛中短箭都已脫落，但仍可吹奏，當下幽幽的吹了起來。哈合台一聽，他吹的曲調竟是蒙古草原之音，等他吹了一會，從懷中摸出號角，嗚嗚相和。原來當日哈合台在孟津黃河船中吹奏號角，余魚同心中暗記曲調，這時相別，吹笛以送。眾人聽他們吹得慷慨激昂，都悠然神往，香香公主不覺流下淚來。一曲既終，哈合台收起號角，頭也不同，上馬而去。

駱冰向哈合台與余魚同的背影一指，對李沅芷道：「這兩人都是好男兒。」李沅芷道：「是麼？」駱冰道：「你幹麼不幫他一個大忙？」李沅芷嘆道：「要是我能幫就好了。」駱冰笑道：「妹妹，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你不肯說，等到陸伯父來逼你，那就不好啦。」李沅芷道：「別說我認不出路，就算認出，我不愛領又怎樣！自古道女子要三從四德，這三從中可沒『從師』那一條。」駱冰一聽，笑道：「我爹只教我怎樣使刀怎樣偷東西，孔夫子說的話可真一點兒也沒教過。好妹子，你給我說說，什麼叫做三從四德啊？」李沅芷道：「四德是德容言工，就是說做女人的第一要緊是品德，然後是相貌、言語、和治家之事了。」駱冰笑道：「其他的倒還吧了，容貌是天生的，爺娘生得我醜，我有什麼法兒？那麼三從呢。」李沅芷慍道：「你裝傻，我不愛說啦。」掉過了頭不理她。駱冰一笑走開，把這事原原本本對陸菲青說了。

陸菲青沉吟道：「三從之說，出於儀禮，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是他們做官人家的禮教，咱們江湖上的男女可從來不講究這一套。」駱冰笑道：「本來嘛，未嫁從父也就吧了，從夫不從夫，也得瞧丈夫說得在理不在理。夫死從子更是笑話啦，要是丈夫死的時候孩子只有三歲，他不聽話還不是照揍？」陸菲青嘆道：「我這個徒兒也真刁鑽古怪，你想她幹麼不肯帶路？」駱冰道：「她意思我懂啦，除非她爹讓她說，她才未嫁從父。可是李將軍遠在杭州，就算在這裏，他也不會幫咱們。現在只有從第二條上打主意啦。」陸非青道：「第二條？她又沒丈夫。」駱冰笑道：「那麼咱們就給她馬上找個丈夫。只要丈夫叫她領路，她一定既嫁從夫了。」陸菲青給她一語點醒，自己徒弟的心事他早已了然於胸，師侄余魚同也盡相配得上，他本想在大事了結之後設法給他們撮合，看來這事非趕辦不可了，於是笑道：「講了這一大套三從四德，原來是為了這個，那真是城頭上跑馬遠兜轉了。」於是兩人去和陳家洛商量，再把余魚同叫過來一談，當下決定，請袁士霄任男方大媒，請天山雙鷹任女方大媒。袁士霄和雙鷹這時都在山壁高處瞭望，陸菲青把他們請了下來，將此小關鍵所在簡略說了。袁士霄呵呵大笑，說道：「陸老哥，難為你教出這樣的好徒兒來，咱們大夥兒全栽在這女娃子手上了。」

眾人一齊走到李沅芷跟前，陸菲青道：「沅兒，我跟你師生多年，情同父女。你這樣一個青年女子孤身在外，我很是放心不下，令尊又不在此間，我只好從權，師行父責，要給你找一個歸宿。」李沅芷低下了頭不作聲。陸菲青又道：「你余師哥自從你馬師伯遇害之後，自然也歸我照料了，你們兩人結為夫婦之後，互相扶助，也好讓我放下了這副擔子。」這一切本來全是她意料中之事，但這時在眾人面前說了出來，還是羞得她滿臉通紅，低聲道：「這全憑爹爹作主，我自己怎麼知道？」章進嘴快，衝口而出：「你還有不願意的嗎，在天目山時咱們到處找你不著，原來躲在他……」

衛春華左手一翻，按住了章進的嘴。陸菲青道：「令尊曾留余師侄在府上居住了這麼久，顯見青眼有加，心中早存東床坦腹之選。咱們在這裏先下了文定，將來稟明令尊，他必定十分歡喜。」李沅芷垂頭不語。駱冰叫道：「好，好，李家妹妹答允了。十四弟，你拿什麼東西下定。」余魚同身上一摸，除了銀兩之外，什麼也沒帶，正感為難，忽然觸手之處，一陣冰涼，原來是他金笛被張召重削斷的一段，撿起來想日後再請金匠焊上去的，當下摸了出來。說道：「陸師叔，小侄身邊邊沒有什麼貴重物事。這段笛子倒是純金的。」陸菲青笑道：「這再好也沒有，等將來你們大喜之日，再把兩段金笛鑲在一起。」群雄紛紛向兩人道賀，李沅芷不肯接，駱冰硬把半截金笛塞在她手裏，笑問：「你拿什麼回給他呀！」李沅芷這時滿心歡暢，容光煥發，笑道：「我什麼也沒有。」陸菲青笑道：「沅兒，你用的暗器不也是純金的。」駱冰拍手笑道：「不錯。」將她暗器囊搶了過來，撿了十枚芙蓉金針，交給余魚同收起。陳家洛笑道：「這可稱之為『針笛奇緣』了！」

香香公主見大家興高采烈，問陳家洛做什麼，陳家洛說了，香香公主大喜，除下手上的白玉戒指，走過去套在李沅芷手指上，作為賀禮。霍青桐也走近向她道賀，但不禁暗自神傷，心想：「如不是你女扮男裝，攪出這番事來，那麼今日的局面又自不同了。」徐天宏望著余魚同手中的金針，想起當日周綺給他剜肩取針，因而結成姻緣，再想到她身上有喜，自己即將為人之父，不覺臉露微笑。袁士霄與天山雙鷹卻在暗中察看陳家洛的神色，見他在顧金標撲向霍青桐時會情急救護，這時他又和霍青桐姊妹兩人在一旁談笑，那麼他似乎也非喜新棄舊、忘義負心之輩了。

交定道賀已畢，眾人慢慢藉故走開。過了一會，余魚同見四周已無旁人，說道：「李師妹，張召重那奸賊在那裏呀！」李沅芷見他毫無溫存之態，纏綿之意，第一句話就問張召重，心中老大不快，說道：「我那裏知道呀。」余魚同沉思半晌，忽地跪下，在地下咚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哭道：「我當年是一個家破人亡的窮秀才，幸虧恩師見憐收留，授我武藝，我未能報答恩師一點半滴恩情，他就慘被張召重害死。李師妹，求求你指點一條明路。」這一下大出李沅芷意料之外，只見余魚同又磕下頭去，不覺手足無措，忙伸手拉了起來，摸出手帕丟給他，柔聲道：「快擦了眼淚，我帶你去就是。」只聽忽喇一聲，駱冰從山後拍手跳了出來，唱道：「小秀才，不怕醜，怕老婆，忙磕頭！」

李沅芷羞得滿臉通紅，跳起身來向內就奔，余魚同一獃，駱冰揮手叫道：「快追上去呀！」余魚同立時醒悟，拔足跟去。駱冰高聲大叫，文泰來首先聽到，幫著招呼眾人，大夥兒一齊追去。

# 第三十六回 還從遺書悟生平

且說張召重苦等李沅芷不回，吃了一些乾糧，心頭思潮起伏，還在盤算脫險之後，如何邀集幫手，再來大破紅花會。他又想李沅芷是將軍之女，人又美貌，自己壯年未婚，如能娶她為妻，對功名前途大有好處，從回疆回到杭州路途遙遠，路上用點計謀，把她騙上手再說。如意算盤打得正響，前面人影一晃，正是李沅芷笑吟吟的回來。張召重大喜，迎了上去，忽然李沅芷身後一人一言不發，倏地撲將上來，張召重吃了一驚，退開一步，左掌「撥雲見日」，向旁一撂，那人從他掌下穿過，右手金笛，左手兩指前伸，直撲到他的懷裏。張召重看清楚那人是馬真的徒弟金笛秀才余魚同，心中一寒，右掌「白露橫江」一格，左手迎擊，待余魚同一避，右手已抓住他後心，猛喝一聲，把他身子向山上摜了過去。李沅芷大驚失色，顧不得這一扔勁道奇大，搶上去想接，忽覺身後一陣風過去，一個人躍過來抱住了余魚同，倒退三步，站穩了身子。李沅芷認明原來是師父時，已嚇得容顏失色，胸中突突亂跳。

張召重突見眼前出現了十多個人，不是勁敵，就是死對頭，忽地轉身，只聽得身旁呼呼兩聲，兩個人已掠過他身邊，擋在面前。一個是天池怪俠袁士霄，一個是禿鷹陳正德。背後陸菲青喝道：「姓張的，你還想怎的？跟我們走吧！」張召重知道在這狹隘之地無法脫身，「哼」了聲，轉身垂手走出，當陸菲青，陳家洛、文泰來、霍青桐等在前，袁士霄、陳正德，關明梅等在後，把張召重夾在中間，曲曲折折的走了出來。張召重本以為李沅芷不慎被他們發現，眾人暗暗跟了進來，只有自認晦氣，但走了一程路，見前面李沅芷側身和駱冰說話，只見她臉上笑逐顏開，顯見是一股子喜氣從心中直透出來。張召重這一下氣炸心肺，眼前一黑，幾乎暈倒，咬牙切齒的暗罵：「好，你這小妮子賣了我！」

各人這次捕到這元兇巨惡，無不欣喜異常，到太陽快下山時，已走出迷城。陳家洛拿出點穴珠索，對章進和心硯道：「把他反背捆了。」章進接過珠索，張召重忽地大吼一聲，猛竄出去，左手一伸，已勾住李沅芷的手腕，夾手把凝碧劍奪過，右掌一招「白虹貫日」，用足全力，向她後心擊去。李沅芷心知危急，身子一偏，但那裏避得開，一掌正打在左臂。

喀喇一響，李沅芷左臂已斷，張召重第二掌隨著打到。陸菲青在他奪劍時已知不妙，第一掌打出時不及相救，這時猱身而上，也是一掌打出，直擊張召重太陽穴。張召重右掌一翻，劈的一聲，兩人雙掌相抵，各自震退數步。兩人自在師門同窗習藝以來，二十餘年中從未交過手，各自砥礪功夫，這時雙掌相震，都覺對方功力深厚，與在師門時已大不相同。李沅芷身受重傷，倒在地下，駱冰把她扶起，見她已痛得暈了過去。袁士霄摸出一顆丸藥，塞在她的口裏。

群雄見張召重到此地步還要肆惡，無不大怒，團團圍住。張召重知道這次已難逃性命，把心一橫，想道：「每人總有一死，我火手判官可要死得英雄氣概！」橫劍當胸，傲然說道：「你們是一起來呢？還是一個個依次來？我瞧還是一齊上好些。」陳正德怒道：「你有什麼本事，敢說這樣的大話？我先來鬥鬥。」文泰來道：「陳老爺子，這奸賊和我仇深似海，讓我先上。」余魚同叫道：「他害死我恩師，我本領雖不及他，但要第一個打，文四哥，我不成時你來接著。」眾人都恨透了他，紛要爭先。陳家洛道：「咱們不如來拈鬮。」袁士霄道：「他不是我對手，我不打了吧。」徐天宏道：「我們不是他對手，我和四嫂、九弟、十弟、十四弟、心硯一起拈，咱們六個人合力打他。」張召重忽道：「陳當家的，咱倆在杭州時會有約比武，現在這約會還作不作數呀？」陳家洛知道他要先挑自己動手，說道：「不錯，那次在北高峰上你傷了手，咱們說定比武之約延期三個月，現在正好完了這個心願。」張召重道：「那麼我先陪陳當家的玩玩，另外的朋友緩一步如何？」原來張召重和陳家洛交過好幾次子，知道他武功雖高，還遜自己一籌，這次如能將他擒住，那麼他們投鼠忌器，自己就可想法脫身，即或不能擒住，也要將他打死，他是紅花會的大頭腦，自己再死，也算夠了本。

徐天宏猜中了的心思，叫道：「擒拿你這奸賊，何必總舵主親自出馬？要咱們紅花會眾兄弟在這裏何用？九弟、十弟、十四弟、咱們上啊！」衛春華、章進，余魚同、心硯各執兵刃躍出。張召重哈哈大笑，說道：「我只道紅花會雖然犯上作亂，總還講江湖上道義，那知竟是沒信沒義的匪類！」陳家洛手一擺，道：「七哥，他不和我見個輸贏，死不甘心。好吧，姓張的，不論你使什麼奸計，今日要想逃命，那叫做癡心妄想。你上來！」張召重凝碧劍一震，說道：「究竟還是你爽快，露兵刃吧！」陳家洛笑道：「用兵刃勝你，算得什麼英雄好漢？我就是空手接著。」

張召重一聽大喜，抓住了這可乘之機，那肯放過，說道：「要是我用劍勝不得你的空手，我當場自刎，用不到你們再來動手。然而要是我勝了你呢？」陳家洛笑道：「那自有別位前輩和兄弟們接上。我知道你心裏想要我說：勝了我就放你走路。哈哈，到了今天，你還不知自己已經惡貫滿盈麼？」張召重長劍一伸，喝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死活之事我老張也不放在心上。」陳家洛道：「在杭州將軍府地道裏，文四爺和我擒住你後饒你不死；北高峰頂上和兆惠大營中又兩次饒你；日前在狼群之中，再救你一次性命。紅花會對你可算仁至義盡，那知你至死不悟，今日任憑如何，絕不能饒了。」張召重道：「你攻吧，我也讓你四招不還手就是。」陳家洛道：「好！」縱身而上，劈面兩拳，張召重一矮身子，躲了開去，果然沒有還手。

陳家洛右腳橫踩，乘張召重縱起身來時，突然左腿鴛鴦連環，跟著橫掃一腳。照一般拳術中的要訣，對手既然躍起，如再施攻擊，自然是繼續攻他身體，使他難以躲避，那知陳家洛在他腳下空處橫掃一腿，這一腿時間算得極準，發出明明是踢向空隙，但張召重落下來剛好湊上。這正是「百花錯拳」中的精微之著，別人難以逆料。袁士霄在一旁觀戰，見愛徒將自己所創拳術運用得十分巧妙，心頭得意，轉頭向關明梅道：「怎樣？」陳正德接頭道：「果然不凡！」

張召重見陳家洛突使怪招，無法開避，只得一劍「斗柄南指」，向他胸口刺去，陳家洛收腳側身，兩下讓過。章進罵道：「無恥奸賊，你說讓四招，怎麼又還手了？」張召重臉一沉，更不打話，凝碧劍寒光起處，嗤嗤嗤一陣破空之聲，向陳家洛左右連刺。陸菲青看得暗暗心驚，心想：「這惡賊劍法竟已加此精進，當年師父壯盛時，似乎也沒如此快捷。」提劍在手，凝神望著陳家洛，只要他一個失手，立即上前相救。只見兩人愈打愈快，陳家洛一條人影在劍光中穿來插去，張召重柔雲劍法雖精，一時倒奈何他不得。旁邊余魚同和駱冰扶著李沅芷，這時她已悠悠醒轉，只覺臂上劇痛，難以抵受，一眼睜見余魚同扶著她，心中大慰。余魚同道：「待會陸師叔會給你接骨，你忍一忽兒。」李沅芷微微一笑，又閉上了眼。

香香公主拉著姊姊的手，道：「姊姊，他怎麼不用兵器？一定可以勝麼？」霍青桐道：「咱們有這許多人，不用怕。」心硯一副心思完全掛住在陳家洛身上，恨不得衝進去插手相助，問霍青桐道：「姑娘，你說公子沒危險麼？」霍青桐記起前事，白了他一眼，轉頭不理，心硯大急，想要分辯謝罪，可一雙眼睛又不敢離開陳家洛身上。

文泰來虎目圓睜，眼光不離凝碧劍的劍尖。衛春華雙鉤鉤頭已被削斷，但仍拿在手中，蓄勢待發，只要陳家洛一遇險招，立即和身撲上。駱冰腕底扣著三柄飛刀，眼睛跟著張召重的後心滴溜溜地打轉。這時日晃西斜，照著遍地黃沙，李沅芷再次睜開眼來，忽然輕輕驚叫一聲，向東一指，余魚同轉頭一望，只見面前出現了一片奇景。遠處一個碧綠的大湖，水波清漪，湖旁白塔高聳，屋宇鱗比，竟是一個熱鬧的城市。余魚同一驚躍起，但隨即想到這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景色雖奇，卻儘是虛幻。其餘各人都在凝神觀戰，全然沒有見到。

李沅芷道：「那是什麼啊？咱們回到了杭州嗎？」余魚同低聲道：「那是太陽光反射出來的幻象，你閉上眼睛養一會神吧。」李沅芷道：「不，這寶塔是杭州的雷峰塔，我跟爹爹去玩過的，爹爹呢？我要爹爹。」余魚同答允她的婚事時，心中本很勉強，為了要替恩師報仇，一切全顧不到了，但這時見她身受重傷，神智模湖，憐惜之念不禁油然而生，輕輕拍著她的手背道：「咱們這就動身回去，我跟你去見你爹爹。」李沅芷嘴角上露出一絲微笑，忽然問：「你是誰？」余魚同見她雙目直視，臉上沒一點血色，很是害怕，答道：「我是你余師哥，咱倆今兒定了親啊，以後我一定好好待你。」李沅芷垂下淚來，叫道：「你心裏是不喜歡我的，我知道。你快帶我見爹爹去，我要死啦。」

她手指遠處幻象，說道：「那是西湖，我爹爹在西湖邊上做杭州將軍，他……他叫做……李可秀，你認識他麼？」余魚同心裏一陣酸楚，想起她數次援救之德，一片癡心，自己卻對她不加理睬，要是她傷重而死，如何是好？一時忘情，當下把她樓在懷裏，低聲說道：「我心裏是很喜歡你的，你不會死。」李沅芷嘆了一口氣，余魚同道：「快說：『我不會死！』」李沅芷臂上一陣劇痛，又暈了過去。

這時張召重和陳家洛翻翻滾滾，已拆了一百餘招。初時陳家洛的「百花錯拳」變招倏出，張召重又在強敵圍繞之下，不免氣餒，手中雖有兵刃，卻也不敢莽進，一面要解拆對方古怪繁複、不成章法的拳術，一面要找尋空隙，想一舉將他擒住。再見陸菲青、駱冰、霍青桐等人手中似都扣著暗器，把門戶更加守得嚴密異常，不敢露出絲毫空隙，以防旁人暗襲，這樣一分神，雙方打成了平手。再拆數招，張召重心想：「再耗下去，是何了局？他們和我車輪大戰起來，就算打不死我，也會把我拖得累死。」這時對「百花錯拳」的型式已大致摸熟，即使對方突使怪招，也可應付得了，膽子一壯，劍法忽變。

張召重柔雲劍術施展開來，連綿不斷，記記都是進手招數，登時攻守易勢，陳家洛連連倒退。倏地張召重一招「耿耿銀河」，凝碧劍一劍橫削，隨即千頭萬緒般亂點下來，真若天上繁星一般。陳家洛眼見無法招架，忽地跳出圈子，待要避開他這番招招相連的攻勢，再行回擊，衛春華和章進一見敵人勢盛，齊向張召重撲去。凝碧劍「耿耿銀河」招術尚未用完，張召重更不停手，颼颼數劍，衛章兩人身上均已帶傷。文泰來猛喝一聲，單刀一橫，正要縱入，陳家洛已掠過他身邊，輕輕兩掌，打向張召重的門面。這兩掌看來全不用力，但部位恰到好處，他不論低頭躲避還是回劍招架，都已不及，只聽見聲音清脆，拍拍兩下耳光。張召重又驚又怒，提劍退出三步，瞠目怒視。眾人明見陳家洛已落下風，怎麼忽然輕描淡寫的上去拍了兩記耳光，都感十分驚奇。衛章兩人乘機退下，好在受傷均不甚重，駱冰和心硯分別給他們包紮。

陳家洛對余魚同道：「十四弟，煩你給我吹一曲笛子。」余魚同臉一紅，忙將李沅芷放在地下，橫笛口邊，問道：「吹什麼？」陳家洛做一沉吟，道：「霸王雖勇，終當命喪烏江，你吹『十面埋伏』吧！」余魚同不明他的用意，但既總舵主有命，當下奮起精神，金聲玉振的吹了起來。金笛比竹笛的音色本更激越，而這個曲子尤其昂揚，一開頭就隱隱傳出兵甲金戈之音。陳家洛雙掌一錯，說道：「上來吧！」身子一轉，虛踢一腳，猶如舞蹈一般，張召重見他後心露出空隙，既然遇上了這良機，手下那裏還肯容情，長劍直刺。

眾人驚呼聲中，陳家洛忽然轉了個身，左手已牽住張召重的辮尾，合著余魚同笛中節拍，把辮子在凝碧劍上一拉，一條油光漆黑的大辮登時割斷，陳家洛右手拍的一掌，張召重肩上又中了一下。他突然之間連挨陳家洛三掌，雖然掌力不重，自己並沒受傷，然而憑自己功力，非但沒有讓過，而且竟沒看出來他用的是何身法，真是怪異之至，辮子被截，更是奇恥，但他終究是內家高手，雖敗不亂，又再倒退數步，凝神待敵。

只見陳家洛合著曲子節拍，緩步前攻，趨退轉合，瀟灑異常。霍青桐大喜，對香香公主道：「你瞧，這就是他在山洞裏學的武功。」香香公主拍手笑道：「那模樣真是好看。」陳家洛向前一伸手，張召重舉劍擋開，反手一撩，兩人又打在一起。張召重凝碧劍嚴守門戶，只要對方稍一接近，立即快如閃電般還擊數下，擊刺之後，隨即收劍防禦。陳正德對袁士霄道：「袁大哥，我今日才真服了你了，你徒兒已是如此，做兄弟的和你相差實在太遠啦。」

袁士霄沉吟不語，心中大惑不解，陳家洛這套功夫非但不是他的傳授，而且武林中從所未見。他當年情場失意，潛心武學，遍訪師友，把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各家各派的武功都涉獵了一番，歸隱大漠之後，創出「百花錯拳」來，他見多識廣，可算得舉國一人，然而陳家洛所使的拳法卻不知是何家數，而且與任何流派門戶都不相近。他隔了良久，才道：「不是我教的，我也教不出來。」天山雙鷹知他生平不打誑語，這並非是自謙之辭，心中都暗暗稱奇。

鐵騎奔騰，金鼓齊鳴，余魚同越吹越急，只聽見笛中一片躍馬橫戈之聲。陳家洛的拳法初時還感生疏滯澀，這時越來越順，到後來猶如行雲流水，進退趨止，莫不中節，打到二百餘招之後，張召重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濕透。忽然間，笛聲突然拔高，猶如一個流星飛入半空，輕輕一爆，滿天花雨，笛聲緊處，張召重一聲急叫，右腕被雙指點中，寶劍脫手，陳家洛隨手兩掌，打在他背心之上，縱聲長笑，垂手退開。這兩掌可是含勁蓄力，厲害異常。張召重低下了頭，腳步踉蹌，就如喝醉酒一般。章進口中咒罵，想奔進去給他幾斧，被駱冰一把拉住。只見他又走了幾步，終於站立不穩，撲地倒了。群雄大喜，徐天宏和心硯兩人上去將他縛住。張召重臉色慘白，毫不抗抵。

余魚同放下笛子，忙去看李沅芷，見她昏迷未醒，又急又氣。陳家洛道：「師父，陸老前輩，咱們拿這惡賊怎麼辦？」余魚同道：「拿去餵狼，他害死我師父時多慘，現在又……又……」袁士霄道：「好，拿去餵狼，反正咱們要去看看那批餓狼怎樣了。」眾人聽袁士霄這麼說，都無異議，覺得這個大對頭作惡多端，如此處決，正是罪有應得。陸菲青給李沅芷斷臂上的骨骼對正了，用布緊緊縛住。袁士霄又拿一顆參雪丸給她服下，對余魚同道：「放心，你老婆死不了。」駱冰低聲笑道：「你抱著她，她就好得快些。」

眾人大功告完，齊向圍住狼群的圓城進發。因為馬匹不夠，駱冰抱著李沅芷，余魚同押著張召重，受傷的衛春華、章進，輩位尊長的袁士霄、天山雙鷹、陸菲青以及霍青桐、香香公主等乘馬，其餘眾人步行相隨。文泰來縱聲高歌，人人興高采烈。途中袁士霄問起陳家洛的拳法來歷，陳家洛於是把別來情由詳細向師父稟告。袁士霄喜道：「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奇緣。」

五日之後，眾人來到圓城，上了城牆向內一望，只見群狼爭奪已死同類的屍體，猛撲狂咬，慘烈異常，饒是群雄心豪膽壯，也不覺吃驚。

香香公主不忍多看，馬上走下城牆去和看守的維人們談天。余魚同把張召重提到城牆邊緣，心裏暗暗禱祝：「恩師在天之靈，你的朋友們與弟子於今日給你報仇雪恨。」從徐天宏手裏接過單刀，一刀割斷縛住張召重雙手的繩索，左腿橫掃，把他踢入狼城之中。群狼早已餓得獸性大發，見有人落下，此起彼落的躍在半空搶奪。

張召重那日被陳家洛打中兩拳，受傷不輕，仗著內功深湛，經過五日來的休養，已好了大半。他被推入狼城，早已不存生還之想，但人人好生惡死，臨死也得掙扎一番。身體將著地時，四周七八頭餓狼撲了上來，他雙眼冒火，看得清切，一手一頭，抓住兩頭餓狼的項頸，橫掃了一個圈子，登時把群狼逼退數步。他慢慢退到牆邊，後心貼牆，負隅拼鬥，拿住兩頭半死不活的惡狼，依著武當雙鎚的路子使了開來，呼呼風響，群狼一時倒也不敢逼近。

群雄知他必死，雖恨他奸惡，但陳家洛、駱冰等心腸較軟的不忍卒睹，走下城牆。陸菲青雙目含淚，又是憐憫，又是痛恨，待見張召重使到二十四招「破金錘」時，腦海中登時湧現了三十餘年前舊事。那時張召重還是童年，師父將他收養後，平時生活都由陸菲青照料。兩人偷到山下買糖吃，師弟褲子破了，自己給他縫補的情景一一湧上心頭。這套「破金錘」錘法，也是自己親自點撥的。想到當年張召重聰明穎悟，學藝勤勉，師兄弟間情如手足，不料後來貪圖富貴，愈陷愈深。他是篤於情誼之人，見到師弟這副慘狀，不覺淚如雨下，心想「他雖然罪孽深重，我還是要他臨死回頭，重做好人。」叫道：「張師弟，我來救你！」湧身一躍，跳入了狼城之中。

眾人大吃一驚，站在他身旁的文泰來伸手一拉沒拉住。陸菲青腳未著地，白龍劍已舞成一團劍花，群狼紛紛倒退，他站到張召重身旁，說道：「師弟，別害怕。」張召重眼眶流血，忽地將手中兩狼猛力擲入狼群，和身撲上，雙手抱住了陸菲青，叫道：「反正是死了，多一個人陪陪也好。」陸菲青其出不意，白龍劍蹌踉落地，雙臂被張召重緊緊抱住，猶如一個鋼圈套住了一般，忙運力掙扎，但張召重決意兩敗俱傷，拚死抱住，那裏掙扎得開。群狼見這兩人在地下翻滾，猛撲上來撕咬。師兄弟倆各運內家功力，要把對方翻在上面，好讓他先膏狼吻。

陳家洛等在城牆腳休息，忽聽城牆頂上連聲驚呼，疾忙飛步上牆。這時陸菲青想起自己好心反得慘報，氣往上衝，手足一軟，被張召重用擒拿法拿住脈門，動彈不得。

張召重左手一拉，右手一舉，已將陸菲青的身子蓋在自己身上。眾人驚呼聲中文泰來與余魚同雙雙躍下，文泰來單刀使了開來，劈死數狼，群狼又後退了數步。余魚同握著從徐天宏手裏接來的鋼刀，跳落時因城牆過高，立足不穩，翻了一個筋斗方才站起，看準張召重肩頭，一刀砍了下去。張召重慘叫一聲，抱著陸菲青的雙臂登時鬆了。這時上面群雄已將長繩掛了下來，先將陸菲青和余魚同縋上，隨即又縋上文泰來。看下面時，群狼已撲在張召重身上亂嚼亂咬。經過這樣驚心動魄的一場，眾人心頭砰砰亂跳，一時都說不出話來。雖然奸賊喪命，但想到剛才的兇險，每入都是心有餘悸。

眾人默默無言的吃了飯，離得狼城遠遠的擇地休息，駱冰道：「陸伯伯，你的白龍劍沒能拿上來，很是可惜。」袁士霄道：「再過一兩個月，惡狼都死光了，還是可以拿回來。」

傍晚紮營後，陳家洛把與乾隆數次見面的經過都對師父說了。袁士霄聽說其中有這麼曲折的經過，很感驚異，當下從懷裏摸出一個黃布包來，遞給陳家洛道：「今年春間你義父差常氏兄弟來見我，交這個布包給我收著，只說是兩件要緊物事。他既沒說什麼東西，我也沒打開來看過，只怕就是皇帝所要的什麼證物了。」陳家洛道：「一定是的，義父既有遺命，那麼徒兒就打開來瞧了。」於是解開布包，見裏面用油紙密密裹了三層，油紙裏面是一隻小小的紅木盒子，掀開盒蓋，有兩個信封，因為年深日久，紙色都已變黃，信封上並無字跡。陳家洛把第一個信封中的紙抽小來，見上面寫了兩行字：「世倌先生鑒，將剛生之兒交來人抱來，給我一看可也。」下面簽的是「雍邸」兩字，筆致圓潤，字跡潦草。

袁士霄看了不解，問道：「這信是什麼意思？那有什麼用，你義父看得這樣要緊？」陳家洛道：「這是雍正皇帝寫的？」袁士霄一驚，道：「你怎麼知道？」陳家洛道：「徒兒家裏清廷皇帝的賜書很多，康熙、雍正、乾隆的都有，所以認得他們的筆跡。」袁士霄笑道：「雍正的字還不錯，怎麼文句寫得這樣粗俗？」陳家洛道：「徒兒曾見他在先父的奏章上寫的批文，有的寫『知道了，欽此。』提到他不喜歡的人時常寫『此人乃大花臉也，要小心防他，欽此』。」袁士霄呵呵大笑，說道：「這信雖是雍正所寫，但我仍瞧不出內中有什麼重大牽連。」陳家洛道：「寫這信時他還沒做上皇帝。」袁士霄道：「你怎知道？」陳家洛道：「他署了『雍邸』兩字，那是他做貝勒時的府第。而且要是他做了皇帝，就不會稱先父為『先生』了。」袁士霄點了點頭。

陳家洛扳手指計算年歲，沉吟了一下道：「雍正還沒做皇帝，這時候我當然還沒生，二哥也沒生。姊姊是這個時候生的，可是信上又寫著『剛生之令郎』，嗯……」他想到文泰來在地道中所說的話，以及乾隆的種種神情，忽然跳起，說道：「這正是絕好的證據。」袁士霄道：「怎麼？」陳家洛道：「雍正將我大哥抱了去，還了一個女孩。這女孩就是嫁給常熟蔣學士的我的大姊，其實是雍正所生的是公主，我真正的大哥，現在做著皇帝。」袁士霄道：「乾隆？」陳家洛點了點頭，又抽出第二封來。他一見字跡，不由得一陣心酸，雙目垂淚。

袁士霄問道：「怎麼？」陳家洛咽哽道：「這是先母的親筆。」他拭去眼淚，展紙讀道：「穀哥惠鑒：你我緣盡今生，命薄運乖，夫復何言。余所日夜耿耿者，以哥一頂天立地之英雄，乃深受我累，不容於師門。我生三子，一居深宮，一馳大漠，日夕所伴之二兒，庸愚頑劣，令人神傷，三官聰穎，得托明師，余雖愛之念之，然不慮也。大官不知一己身世，儼然而為胡帝。穀哥，穀哥，汝能為我點化之乎？彼左臀上有殷紅砂記一塊，以此為證，自當入信。余精力日衰，夕夕所夢者，皆為少年時與哥共處之情之景，上天垂憐，來生而後，當生生世世為夫婦也。祿白。」

陳家洛看了這信，驚駭無已，搖搖晃晃就要暈倒。袁士霄扶他坐下。陳家洛聲音發顫，問道：「師父，這穀哥是誰？」袁士霄黯然道：「那就是你義父了，他本名叫做沈有穀，他幼時與你母互有情意，後來天不從願，拆散鴛鴛，所以他一生沒有娶妻。」陳家洛道：「我媽媽當年為什麼要他帶我出來？為什麼要我當他是我親生爸爸一般？難道──」袁士霄道：「我雖是你義父的知交，但也只知道他因為壞了少林派的門規，被逐出師門。這種恥辱之事，他自己不說，別人也不便問他。不過我信得過他是一條響噹噹的好漢子，光明磊落，絕不做虧心之事。」他一拍大腿道：「當年他被逐出少林時，我想他一定遭了不白之冤，曾邀集武林同道，要上少林寺找他掌門人評理，這險險釀成江湖上的軒然大波，後來是你義父一力承當，說是自己不好，這才作罷。但我直到現在，還是不相信他會做對不起人的事，除非少林寺的和尚們另有古怪規矩，那我就不知道了。」說到這裏，心中似乎尚有餘憤。

陳家洛道：「師父，我義父的事你就知道這些麼？」袁士霄道：「他被逐出師門後，之隱居了數年，後來改名為于萬亭，手創紅花會，終於轟轟烈烈的做出一番大事來。」

陳家洛問的是自己身世，但袁士霄卻反來覆去盡說當年為于萬亭抱不平的事。陳家洛又問：「義父和我媽媽為什麼要弟子離開家裏，師父可知道麼？」袁士霄道：「我邀集了人手要給你義父出頭評理，到頭來他忽然把過錯全攬在自己身上。這樣給大家當頭一盆冷水，我的臉又往那裏擱去？所以他的事往後我全不管啦。他把你送來，我就教你武藝，總算對得起他啦。」陳家洛知道再問不出結果了，心想：「圖謀漢家光復，關鍵在於大哥的身世，中間只要稍有失錯，那就前功盡廢，億萬同胞仍得照舊沉淪苦海。這件事勢所必成，遲早卻是不妨，我應當先到福建少林寺走一遭，探問個清楚，雍正當時怎樣掉換孩子？為什麼要讓明明是漢人的大哥繼任皇位？在那裏總可問到一點端倪。」當下把這番意思對師父說了，袁士霄道：「不錯，去問問仔細也好，就是怕老和尚古怪不肯說。」陳家洛道：「那弟子只有相機行事了。」

師徒倆談論了一會，陳家洛把在玉峰中學到的武功對師父細說了一番，兩人互相印證此劃，陳家洛更悟到許多精微之處。兩人談得興起，走出帳來一邊說一邊練，只聽見狼城中傳來慘厲的嚎叫聲，不覺天色已白，這才興盡，回帳休息。袁士霄道：「那兩個維人姑娘人品都好，你到底要哪一個？」陳家洛道：「漢時霍去病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弟子也是這個意思。」袁士霄點點頭道：「很有志氣，很有志氣。我去對雙鷹說，省得他們再怪我教壞了徒弟。」言下竟是十分得意。陳家洛道：「陳老前輩夫婦說弟子什麼不好？」袁士霄笑道：「他們怪你喜新棄舊，見了妹子，忘了姊姊，哈哈！」陳家洛聽了不覺凜然，回想雙鷹那晚不告而別，在沙漠上留的八個大字，原來其中含有這層意思，想來暗暗心驚。

睡了一個多時辰，眾人早都起來。兩師徒也即起身。陳家洛把要到少林寺的事向群雄說了，當下與袁士霄、天山雙鷹、霍青桐妹姊作別。香香公主依依不捨，直送出六七十里路，陳家洛很是難受，心想這一別不知何日再能相見？如得上天佑護，大功告成，將來自有重逢之日，否則眾兄弟埋骨中土，再也不能到回部來了。霍青桐遠遠跟在後面，數次催促妹子回去，香香公主只是不肯。陳家洛硬起心腸道：「你跟姊姊去吧！」香香公主道：「你一定要回來！」陳家洛點點頭，香香公主道：「你十年不來，我等你十年，一輩子不來，我等你一輩子。」陳家洛見她如此情癡，想送件東西給她，以為去日之思，伸手在袋裏一摸，觸手生溫，摸到了乾隆當日在海塘上給他的那塊溫玉。當下將那玉取了出來，交在香香公主手中，低聲道：「你見這玉，就如見我一般。」香香公主含淚接了，說道：「我一定還要見你。就算要死，也是見了你再死。」陳家洛微笑道：「幹麼這樣傷心？等大事成功之後，咱們一齊到北京城外的萬里長城去玩。」香香公主出了一會神，臉上微露笑意道：「你說過的話可不許不算。」陳家洛道：「我幾時騙過你來？」香香公主這才勒馬不跟，眼望著陳家洛的背影漸遠漸小，終於在大漠邊緣消失。

群雄控馬緩緩而行，這一役雖擊斃了張召重，但也傷了李沅芷，衛春華、章進三人，李沅芷傷勢尤重。余魚同大仇得報，心中寬慰，對李沅芷又是感激，又是憐惜，一路上不避嫌疑，細心呵護。眾人行了數日，到了阿凡提家中，那位騎驢負鍋的怪俠又出外去了。周綺聽說張召重已死，胞弟之仇已報，很是高興。依陳家洛意思，要徐天宏陪她留在回部，等生下孩子，身體康復之後，再同中原。但周綺一來是嫌氣悶，二來聽見大夥要到福建少林寺去，此行可與她爹爹相會，吵著一定要同去。眾人拗她不過，只得由她。

此時正是臘月時分，眾人冒寒上道，朔風撲面，有如鞭抽刀刮，徐天宏雇了一輛大車，讓妻子及李沅芷在車裏休息。等到回進玉門關時，已有春意。眾人一路南下，漸行漸暖，周綺愈來意是慵困，李沅芷的傷臂卻已大好了。她棄車乘馬，整天與駱冰咭咭呱呱的一路講話，旁人奇怪這兩人談個沒完，不知怎麼有這許多事兒來說。

這天已行到福建境內，只見滿山紅花，蝴蝶飛舞，陳家洛心想：「要是喀絲麗在此，見了這許多鮮花，可不如有多歡喜。」又行數天，見前面屋宇鱗比，人煙稠密，是一座大城，知道那是德化了。城外有一個茂密的林子，群雄穿林而入，章進忽然大叫一聲，飛奔而去，只見那邊樹上一人雙足凌空，是一個投環自盡的男子。章進雙手托住那人兩足，將他舉了起來，口裏大叫：「快來，快來！」駱冰看得真切，兩把飛刀擲出，將掛在樹枝上的布帶割斷了。章進將那人橫放在地下。陸菲青給他胸口推宮過氣，過了一陣，那人悠悠醒來。放聲大哭。

心硯道：「你有什麼委曲為難的事，何必尋死？」那人只是哭泣不答。群雄見他約莫二十四五歲，打扮似是個做手藝的。章進焦躁，罵道：「老子救了你，幹麼你不說話？」那人嚇了一跳，說道：「爺們還是讓我死的好？」衛春華道：「你是短了銀錢呢，還是遭了冤屈？咱們可以幫你呀。」那人道：「不是為錢，也沒人冤枉小人。」說罷又哭。

駱冰見他頭頸裏掛著一個繡花荷包，色澤很是鮮豔，那荷包用一條麻繩牢牢繫住，似乎怕自己死後被人拿走一般，猜想他的自盡或與女人有關，於是問道：「你的情妹子不肯嫁你麼？」福建語言本來特異，但那人似到外省去過，居然能懂群雄的話，聽駱冰這樣說，臉露驚奇之色，說道：「她是死路一條，我索性死了爽快。」駱冰道：「她為什麼死路一條？」那人道：「小人名叫周阿三，在德化城裏做木工，方大人今年告老回鄉，看見銀鳳生得好看，硬要娶她做第十一房姨太太……」說到這裏，又嗚嗚的哭了起來，章進聽得茫然不解，喝道：「說得亂七八槽，老子一點不懂，什麼方大人銀鳳的？」駱冰笑道：「銀鳳自然是他的情妹子了。他倒是一個多情種子呢。」章進道：「那方大人在那裏？娶了你的銀鳳沒有？」周阿三道：「城裏最大的房子就是方大人的，去年他家裏蓋新房子，小的還去幫過工。他……他今天……今天要討銀鳳……」章進道：「你這人沒出息，幹麼不和這姓方的去拼命？」駱冰笑道：「他有你章十爺的一半本事就好啦！」

周綺聽說這人也姓周，先有了一半好感，又見他哭得可憐，激起了義俠心腸，說道：「你帶咱們去見那姓方的。」周阿三畏畏縮縮的不敢，徐天宏見章進和自己妻子都是一種莽勁，心裏暗笑，說道：「你先帶咱們到你家裏去，包在我的身上，叫那姓方的不敢要你的銀鳳便是。」周阿三將信將疑，領了眾人來到德化城內自己家裏。

那銀鳳家裏姓包，是開豆腐店的，就在周阿三隔壁，門外掛燈結彩，一副做喜事的模樣。徐天宏命周阿三把銀鳳的父親包老頭請過來，只見他愁眉苦臉，神色淒慘，那裏有做新丈人的喜色。眾人一問，才知那方大人今年已七十多歲，以前在安徽做過藩台，這次告老回鄉，地方上沒一個不怕他。包老頭的女兒只有十八歲，嫁給這垂死之人做小自然是一百個不願意，但懼他權勢，不敢不依。

依章進和周綺說，要去殺了那姓方的，但陳家洛道：「咱們身上有著大事，別多生枝節。」叫心硯取出一百兩銀子來，送給包老頭和周阿三，叫他們帶了銀鳳趕緊逃走。包周兩人千恩萬謝，趕忙回去收拾。

周綺這時已有七八個月身孕，一路上徐天宏和駱冰管得她很緊，不能多動，酒更是半滴不得沾口，本已厭煩之極，見陳家洛不許與那姓方的為難，更是氣悶，乘徐天宏不防，溜了出來到街上亂走。德化城本來不大，不多一會就走到方宅門口，只見大門中夫役進進出出，把魚肉雞鴨及一罈罈酒抬了進去，不覺酒癮大起。

周綺天真爛漫，毫無機心，想到要吃酒，就跟了進去。方府這天賀客盈門，都是來巴結方老太爺的。僕役們見周綺大模大樣的進來，雖然身上穿得樸素，但氣派很大，不敢怠慢，忙往內堂讓坐敬茶。周綺心想他們倒敬重於我，也就喝著武夷清茶，嗑著瓜子兒。不一會開出席來，閩南人家做喜事，酒筵要連擺數日，最是隆重不過，方府雖是娶妾，但方老太爺方有德在外作官數十年，老來衣錦還鄉，存心要顯顯威風，所以這席午宴也十分豐盛。周綺與那些姑娘太太們語言不通，不去理會旁人，酒到杯乾，飲得自由自在，倒也十分暢快。

喝了十多杯，方老太爺由兩個兒子扶著，顫巍巍的到各席來敬酒。周綺見他鬚眉皆白，還要糟蹋人家女兒，心中暗罵。待方老太爺走到臨近，見他左臉上一大塊黑記，黑記上稀稀疏疏的生著幾根長毛，心頭斗然一驚，想起丈夫當時所說的話來，那時她母親問他身世，他說他一家都被一個姓方的府台所害，那方府台左臉上有大塊黑記，莫非是此人不成？徐天宏是浙江紹興人，當下不加思索的問道：「方老爺，你在紹興做過府台的是麼？」方老太爺忽然聽見她一口北方口音，微感奇怪，說道：「你這位太太是誰啊？在紹興見過我麼？」他這話正如承認了在紹興做過官，周綺點點頭，不言語了，方老太爺也不在意，另去敬酒。

周綺本想上前一拳將他打死，替丈夫報了血海深仇，但身子一動，就感胸口發悶，手足酸軟，暗罵肚子裏這個小孽障害得我好苦，自己斟了三杯酒仰頸子喝下，大踏步往外走出。眾女賓見這人粗野無禮，交頭接耳的竊竊譏笑。

周綺回到周阿三家裏，不久徐天宏與駱冰也從外面找尋她不見回來，正自焦急，見了她心頭大喜，但見他臉上紅撲撲的酒意盎然，又要開口埋怨，周綺搶先把遇見方老太爺的事說了。徐天宏想起父母兄姊慘死的情形，眼中冒火，但他為人甚是謹細，說道：「我去打聽一下，別殺錯了人。」過了半個多時辰，徐天宏直衝進來，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我仇人確是在此，你許不許我報仇？」陳家洛沉吟道：「七哥這大仇是非報不可的，這老賊已七十多歲，如一耽擱，莫被他得個善終。只是咱們另有大事，這番舉動可別被人疑心是紅花會所幹才好。」說到這裏，包老頭帶了女兒和周阿三過來叩謝，說再過兩個時辰，方家說要來迎娶，現在收拾已畢，要趕緊逃走。李沅芷靈機一動道：「咱們把事情推在他們身上。反正他們是要逃走的了。」余魚同道：「怎樣？」李沅芷笑道：「請你做新娘子哪！」

駱冰笑道：「還是她扮新郎，你扮新娘吧。」李沅芷紅了臉道：「呸，人家明明出個好主意，你偏來開人家玩笑。」駱冰知她機變百出，就道：「好妹子，你說吧。」李沅芷笑道：「叫他穿了新娘子的衣服，等轎子來時，他就坐了去。咱們都扮作送親的。」駱冰拍手笑道：「好呀，拜過堂後，等到洞房花燭，咱們一齊動手。別人只道是女家出的花樣，誰也不會疑心到紅花會身上。」徐天宏本來足智多謀，但這時分心則亂，一時想不出主意來，聽了李沅芷這個計策，也拍掌叫好，眾人當下趕緊準備。陳家洛叫衛春華與心硯先把包家父女及周阿三護送出城，遠走高飛。大家買了衣物，裝扮起來。余魚同扮女人雖然有點不願意，但這是李沅芷出的主意，覺得不便拂她之意，而且是為七哥報仇雪恨，委屈一下也說不得了。新娘的紅衣頭罩都是現成的，就是余魚同一雙大腳有點礙事，但把裙子放低些，遮掩一時，也說成了。

等到申時時分，方府的轎子與迎親的喜娘等等都來了。駱冰與李沅芷扶著面披紅布的余魚同，進了轎子。眾人在長衣內各藏兵刃，一路跟到方家。男子娶妾，要妾侍向丈夫磕頭。命魚同無奈，只得盈盈的拜將下去。方有德樂得呵呵大笑。摸出兩個金踝子來做見面禮，余魚同老實不客氣的收了。

喜筵過後，接著是要鬧房，眾人都擁到新房中來。徐天宏緊緊擠在方有德身邊，右手摸著袋裏的金子，眼見時間將到，正要動手，忽然一名家丁匆匆走進房來，說道：「成總兵和幾位客人來向大人道喜。」方有德笑道：「他怎麼到德化來了？」忙迎出去，只見廳上坐著一位武官，下首是四名穿內廷侍衛服色的人。徐天宏臉色登變，認出其中一人是在黃河渡口交過手的清官侍衛瑞大林，正要招呼各人，只聽見文泰來虎吼一聲，直向那武官撲去。原來那是隨同張召重到鐵膽莊來的成璜。他因立了此功，從記名總兵升為實授，分發閩南。這天瑞大林等四名侍衛奉皇上密旨來找他，五人從永安府到德化來，聽說方藩台娶妾，就來擾一杯喜酒，那知竟與紅花會眾人狹路相逢。

成璜出其不意，隨手舉起椅子一擋，喀喇一聲，梨花木的椅腳被文泰來一掌劈斷了兩根。成璜見他來勢兇惡，從桌底鑽了過去，隔桌望見文泰來，這一下嚇得魂飛天外，往外直奔。群雄取出兵刃，文泰來等推開嚇得東倒西撞的賀客女賓們往外追時，五人都已逃得遠了。只聽見內堂驚叫哭喊，鬧成一片。

余魚同穿著大紅女服，手揮金笛，旁邊一個駱冰，一個李沅芷，從內堂殺將出來。群雄尋方有德時，卻已不見，此人老奸巨滑，一見情勢有異，立即溜得不知去向。周綺與章進、心硯等前前後後找了一遍，影蹤不見。徐天宏對陳家洛道：「總舵主，怎麼清宮侍從忽然在此出現？莫非另有奸謀？」陳家洛道：「正是，這倒要查訪一下。」徐天宏道：「私仇事小，咱們先料理了這事，回頭再來報仇。」陳家洛讚道：「七哥深明大義，實在難得。」當下卒領眾人，追了出去，一問途人，知那些武官是往東逃去的，群雄紛紛上馬，出德化城東門疾追。城裏早已亂成一團。

奔了三四十里，在一家飯鋪中打尖，詢問飯鋪夥計，知道成璜等過去不久。文泰來道：「我這馬腳力快，衝上去攔住這五個狗賊。」駱冰道：「他們有五個人，別落了單。諒他們也逃不了。」文泰來知道妻子自他遭了一次危難之後，對他照顧特別周到，也不忍讓她擔心，於是與眾人一齊追趕。當晚群雄在仙遊歇夜，次日趕到郊尾，聽鄉人說五個武官已轉而向北。陳家洛笑道：「他們逃的路程真好，這裏向北正往莆田少林寺，咱們雖然趕人，可沒走冤枉路。」馳了數十里，天色將黑，群雄在望海鎮上找一家客店歇了。陸菲青、文泰來、衛春華、徐天宏、心硯五人出去分頭打聽眾侍衛的下落。

文泰來查不到成璜等蹤跡，心中焦躁。這時天氣正熱，蟬聲甫歇，暑氣未消，文泰來袒開胸口，拿著一柄大葵扇不住扇風，走了一陣，只見前面挑起一個酒簾，迎風一陣酒香，尋思走得正熱，正好喝幾豌冷酒解渴，走進店內，不覺一怔，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成璜、瑞大林及三名侍衛正在飲酒談笑。五人見文泰來闖了進來，大吃一驚，登時停杯住口。文泰來也不理會他們，叫道：「店家，拿酒來。」店小二答應了，拿了酒壺，酒杯、筷子放在他面前。文泰來喝道：「杯子有什麼用？拿大碗來。」噹的一聲，把一塊銀子攤在桌上。店小二兄他勢猛，不敢多說，拿了一隻大碗出來，斟滿了酒，文泰來舉碗喝了一口，讚道：「好酒！」店小二道：「這是本地出名的三白酒。」文泰來道：「宰一口豬，該喝幾碗？」店小二不懂他的意思，但又不敢不答，隨口說道：「三碗吧！」文泰來道：「好，拿十五個大碗，篩滿了酒！」抽出長刀，寒光一閃，砍在桌上。店小二嚇了一跳，依言拿了十五個碗來，擺滿了一桌，將酒都倒滿了。成璜等面面相覷，心中驚疑不定，見文泰來攔在門口，都不敢出來。

成璜和瑞大林兩人知道文泰來的厲害，見不是路，站把身來想從後門溜走。文泰來大喝一聲，宛如半空打了個霹靂，只聽他叫道：「老了酒還沒喝，性急什麼？」他左足抬起，踏在長凳之上，三口就把一碗酒喝乾，叫聲：「好酒！」又喝第二碗。店小二識趣，切了兩斤牛肉牛筋，放在盤裏托上來，文泰來喝酒吃肉，不一刻，把十五碗酒兩斤牛肉吃得乾乾淨淨。成璜和瑞大林心驚膽戰，相顧駭然。其餘三名侍衛欺他酒醉，互相使了一個眼色，各提兵刃，猛撲上來。

文泰來酒意湧上，全身淌汗，待三人撲到，右足猛一抬腿，把一張桌子踢得飛了起來，桌上酒碗盤子，乒乒乓乓的跌成一地。他不及拔刀，提起長凳，向三名侍衛橫掃過去。那三名侍衛身手也甚了得，一個展動花槍，避開長凳，分心刺到，另外兩個一個使刀，一個雙手握著蛾眉鋼刺，直欺過來。文泰來奮勇直上，力敵三人，混戰中那使刀的一刀砍在凳上，急切間拔不出來，文泰來左掌一翻，乘勢一掌迎面打在他顏面正中，只打得五官血肉模糊，頭骨震碎而死。這時使蛾眉刺的雙刺正刺到文泰來右脅，文泰來順手拔下砍在凳上的單刀，一刀劈將下來。那人雙刺堪堪刺到敵人脅下，見他不閃不避，心中大喜，正要使力往前一送，只聽見頭頂一股疾風，知道不好，仗著擅於小巧閃挪功夫，左腳一挫，閃過身去躲在那使槍的後面。那使槍的抖起一個碗大槍花，「毒龍出洞」，向文泰來小腹刺來。文泰來左手撤去單刀，不容對方回招，已抓住他的槍桿，那人用力一奪，但那裏擋得住文泰來的神力，被他一拉，一個踉蹌，險險跌倒。文泰來右手提著長凳，一凳打在那使槍的胸口，用力一推，那人直靠上土牆，再被一推，土牆登時倒了，將他壓在磚石泥土之中。

這時酒店中塵土飛揚，屋頂上泥塊不住下墜，文泰來轉身再打，那使蛾眉刺的不知怎樣卻已跌在地下，提起身來一看，見他臉如金紙，早已氣絕，原來他見文泰來轉瞬將自己兩個同伴打死，猛吃一驚，血管迸裂，竟爾嚇死。文泰來長嘯一聲，找成璜和瑞大林時，卻已不見，想只乘亂逃走了。店中眾人見他們惡鬥，早都遠遠躲開。出得店來，一陣涼風拂體，抬頭曉星初現，已是一更時分。

那成璜和瑞大林曾到鐵膽莊來拿他，在肅州一戰中，瑞大林又曾用鋸齒刀砍他一刀，此仇如何不報？文泰來回入酒店提了單刀，四下找尋，飛身躍上一家高房屋頂，前後左右一望，果見兩條黑影向北狂奔。文泰來大喜，躍下屋來，提刀急追。

# 第三十七回 心傷殿隅天初曉

文泰來追出數里，眼前是一大片麻田，這時麻桿長得正高，兩個黑影鑽進麻田中去不見了。他藝高人膽大，提刀也鑽進去，一路吆喝追逐。麻田走完，又是黑壓壓的一片樹林。文泰來心想：「已經追到這裏，難道還容這兩個臭賊逃走？」高聲大呼：「你逃到天邊，老子問玉皇大帝要人，你逃進地獄，老子到閻皇殿上找你。」

他在樹林中尋了一陣不見，忽然心念一動，雙足一點，身子躍起，左手攀住一條橫枝，身子翻了上去，爬到樹巔一望，見遠處似有一個小村落，但房屋都高大異常。那兩個黑影已奔近這些房屋，如不是他們身體晃動，黑夜中還真分不出來。文泰來暗叫慚愧，自己竟在樹林中瞎摸了半天，險險叫他們逃走。當下一躍下地，逕往那村落奔去。他足下一使勁，疾逾奔馬，片刻即到。只見那兩人越進了牆去，文泰來叫道：「往那裏逃！」衝到牆邊，星光稀微下見這些房屋都是碧瓦黃牆，原來是一座大叢林。他心中一震，繞到廟前抬頭一望，見山門正中金字寫著「少林古利」四個大字。文泰來想起當日在孟津寶相寺夜戰言伯乾之事，心想難道我這次又要在寺廟裏報仇？見廟門緊閉，提刀跳進牆去。

牆下是空蕩蕩一個大院子，文泰來側耳一聽，聲息全無，不知成璜與瑞大林逃到了哪裏。他想少林寺是武術界重地，難道竟與官府勾結，庇護這兩個臭賊不成？正自尋思，忽然大殿殿門呀的一聲開了，星光下見一個胖大和尚，倒拖著一柄六尺多長的方便鏟，喝道：「哪裏來的大膽鼠輩，到佛門聖地來亂闖？」文泰來拱手道：「弟子追趕兩名官府鷹犬，無意間擅入寶剎，請大師恕罪。」那和尚道：「你既然會武，應知少林寺是什麼地方，怎麼帶刀入來，如此無禮？」文泰來心頭火起，但轉念一想，黑夜之中，持刀闖進山門，自己確有不該之處，於是又一拱手，說道：「弟子這裏謝過！」身子剛剛伸直，順勢反躍，站上牆頭，跳了出去，袒胸坐在樹下，心想：「那兩個臭賊總要出來，我在這裏等著便了。」

剛坐定不久，那胖和尚躍上牆來，喝道：「你這漢子怎麼還不走，賴在這裏想偷東西麼？」文泰來怒道：「我自坐在樹下，又幹你甚事？」胖和尚道：「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膽，到少林寺來撒野，快走快走！」文泰來性如烈火，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喝道：「我偏不走，你待怎樣？」那胖和尚一言不發，舉起方便鏟，呼的一聲，身子從牆頭上縱下，只聽見鏟上鋼環錚錚亂響，鏟隨身落，那方便鏟頭上長達一尺的月牙鋼彎已推到了文泰來的胸前。

文泰來見那和尚來勢兇惡，心思總舵主千里迢迢來到少林寺，正有求於此，莫因我一時之忿而壞了大事，身子一晃，避開鏟頭，倒提單刀，向後敗走。奔不數步，眼前白光閃動，一個和尚使著兩把戒刀，直上直下的砍將入來。文泰來不欲交鋒，斜向竄出。那兩個和尚叫道：「擲下兵器，向佛爺磕三個響頭，就饒你性命。」文泰來更不理會，只想奔入林中，忽聽頭頂風聲響動，急往左一讓，篷的一聲，一條禪杖直打入土中，泥塵四濺，聲勢極猛，一個矮瘦和尚橫杖擋路。文泰來拱手道：「弟子此來並無惡意，請三位大師放行，明早弟子再來陪罪。」那矮瘦和尚道：「你既敢夜闖少林寺，必有驚人藝業，露一手再走。」不等對方回答，呼的一杖橫掃而來，文泰來見過十三弟蔣四根鐵槳的招數，知道這少林僧用的是「瘋魔杖」杖法，只是他身材瘦小，竟然力大異常，當下一低頭，從杖下鑽了過去。那使戒刀的叫道：「好身手！」雙手揮動，直劈過來，使方便鏟的也過來夾攻。

文泰來連讓三招，對方兵刃都是間不容髮的從自己身旁擦過，知道這三人都是少林寺中的高手，如再相讓，黑夜之中稍不留神，一世英名付於流水，當下呼呼呼連劈三刀，從對方四件兵器的夾縫中反攻出去，身法迅捷之極。那三個和尚突然同時念了聲「阿彌陀佛」，跳出圈子。使禪杖的和尚道：「我們是少林寺達摩院的上座三僧。」向使戒刀的和尚一指道：「他法名元悲。」向使方便鏟的指道：「他法名元痛。我名叫元傷，居士高姓大名？」文泰來道：「在下姓文名泰來。」元痛道：「啊，原來是奔雷手文四爺，怪不得如此好本事。文四爺夜入敝寺，可是奉了貴會于萬亭老當家的遺命麼？」文泰來道：「于老當家並無什麼言語，在下追逐鷹爪，誤入貴寺，務乞怒罪。」三個和尚低聲商議了幾句，元痛道：「文四爺威名天下知聞，小僧有幸，要請教請教。」文泰來道：「少林寺是武學聖地，在下那敢放肆，就此告辭。」那三名少林僧見他一味謙退，以為他心虛膽怯，必有隱情，心想紅花會故老當家于萬亭是少林寺被逐弟子，莫非他是來為首領報怨洩憤？互相一使眼色，元痛方便鏟一抖，鋼環亂響，直戳過來。文泰來是英雄身份，那能逃走，只得揮刀抵敵。

達摩院是少林寺中精研武功的所在，元痛既為上座三僧之一，藝業自有精到之處，一柄方便鏟施展開來，月牙爛然生光，寒氣逼人。文泰來這時酒意已過，精力愈長，刀法招招精奇，元痛眼見抵敵不住，元傷一挺禪杖，上前雙戰。鬥到酣處，元悲的戒刀也砍將入來，文泰來以一敵三，兀自攻多守少，猛見月光下數十條人影照在地下，知道對方僧眾大集，不由得心驚。

就這樣一分神，元傷一杖橫掃，打中文泰來刀背，火花迸發，那刀飛將起來，直落入樹林中去了。文泰來何等豪傑，身子一挫，奔雷手疾如迅雷，右手已抓住元痛斜砸下來的方便鏟鏟身，用力一撐，元痛方便鏟脫手。文泰來不讓他退開，一腳踢在他膝蓋之上，元痛一個肥大的身軀直跌出去。這時元傷的禪杖與元悲的戒刀已同時攻到，文泰來倒掄方便鏟，噹的一聲大響，一鏟正打在禪杖之上。兩件精鋼的長大兵刃相交，只震得山谷鳴響，回聲不絕，元傷虎口震裂，滿手鮮血，嗆啷啷，禪杖落地。文泰來一鏟又打向元悲，他嚇得忘了抵擋，門戶大開，眼見鏟頭月牙已推到門面，文泰來突覺頭頂嗤嗤有暗器之聲，正想閃避，聽見噹的一聲，手中一震，方便鏟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又聽見叮叮兩聲輕響，樹上掉下兩個人來。

文泰來收鏟躍開，回頭見陳家洛，陸菲青等眾人都到了，不覺大喜，心想幫手已到，不懼少林寺僧人肆惡，轉過身來，見對面人叢中一身材高大，白鬚飄拂的俗家人踏步上前，哈哈笑道：「文四爺，好好，大家都來啦。」周綺聞聲奔了上去，原來那人正是她父親鐵膽周仲英。文泰來定神尋思：「幸好是他用鐵膽打在我鏟上，我殺得性起，險險闖了大禍。」看鏟身時，鋼製的鏟頭已被打陷了一塊，月牙都打折了，心中佩服鐵膽周名不虛傳。再看地下兩人，不覺大奇，一人是成璜，另一個就是瑞大林。原來他們逃入寺中。被寺裏監院逐出，偷偷躲在樹上，見文泰來力戰三僧得勝，瑞大林在樹上暗放袖箭，卻被孟健雄用連珠彈打落，接著數彈。將兩人打了下來。

周仲英當下給紅花會群雄與少林寺僧眾引見了。原來當日周仲英和孟健雄、安健剛、周大奶奶離天目山後，南下福建，回少林寺與同門相聚，這時他師父早已圓寂，少林寺住持方丈是他大師兄天虹禪師，師兄弟數十年不見，自然親熱異常，一住不覺就是數月。這晚聽見連連報警，說有一個高手夜闖山門，已與達摩院上座的三位大師交上了手，於是跟著出來，那知竟是文泰來。當下文泰來向監寺大雄大師告了騷擾之罪，要把成璜與瑞大林帶走。大雄道：「這兩位施主既來敝寺避難，佛門廣大，慈悲為本，文施主瞧在小僧臉上，放了他們走吧！」文泰來無奈，只得依了。

大雄遣走成瑞兩人之後，邀陳家洛等眾人入寺，天虹禪師已率領全寺一千餘名僧眾在大殿上迎接，通過姓名後，天虹向陸菲青道：「久仰綿裏針陸師傅的大名，今日有幸得見，真是山剎之光。」陸菲青遜謝。天虹邀群雄到靜室獻茶，問起來意。

陳家洛眼望周仲英。周仲英一捋長鬚，笑道：「天虹師兄最是熱心不過，陳當家的有什麼囑咐，咱們一定想法子給辦到。」陳家洛心中一酸，忽地在天虹面前跪倒，雙目流淚。天虹大驚，忙伸手扶起，道：「陳總舵主有話請說，何必行大禮。」陳家洛道：「在下有個不情之請，按照武林中規矩，那是無論如何不能相求的，不過為了億萬生靈，在下斗膽向老禪師求告。」天虹道：「請說不妨。」陳家洛道：「于萬亭于老爺子是我的義父……」一提到于萬亭的名字，天虹倏然變色，白眉掀動，頭頂如蒸籠般冒出熱氣。陳家洛、陣菲青、文泰來等武功較高的人都不禁駭然，心中暗暗稱奇，瞧這位老禪師年已八十開外，竟然有如此深湛武功。周仲英黯然道：「陳當家的千里迢迢來到閩南，是為著我那故世的苦命師兄了？」

陳家洛當下把自己與乾隆的關係，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最後說到興漢驅滿的大計，求天虹告知他與于萬亭之間的淵源，說到這裏，聲音又已哽咽，道：「在下不明自己身世，那是小事，望老禪師念著天下百姓……」天虹默然不語，長眉下垂，雙目合攏，入定沉思，眾人不敢打擾，過了一盞茶時分，天虹眼睛睜開了一條縫，只覺兩道精光，直射出來。他拿起小錘，在雲板上輕輕敲了三下，一名青年僧人低頭合手進來。天虹道：「鳴鐘集聚！」那僧人退了出去，不一會，巨鐘之聲，噹噹連響。天虹向陳家洛等舉手問訊，退入內室更衣。徐天宏問周仲道：「爹，老禪師這是什麼意思啊？」周仲英皺眉道：「他說會齊僧眾商議。」周綺扁嘴道：「說說總舵主義父的事，又有什麼大不了，這樣大驚小怪？」周仲英見女兒有孕，心中自然歡喜，見她毛包脾氣不改往昔，不覺微笑。

過了一頓飯時分，僧眾商議已定，知客僧來請群雄到法堂上去，只見千餘名僧眾齊穿袈裟，站立兩旁，堂上香煙繚繞，氣象莊嚴。天虹禪師坐在正中，左首是達摩院首座天鏡禪師、藏經閣首座天癡大師；右首是戒持院首座大癲大師、監寺大雄大師。大雄下座肅請群雄讓座，躬身說道：「據少林寺數百年向例，本寺弟子違背清規戒律情由，不可向外入洩露。現有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遠道來寺，求問被逐弟子沈有殼的俗世情緣。此事按照寺規，本不可行……」群雄聽到這裏，心中都是一喜，只聽大雄又道：「但這事有關蒼生氣運，本寺破例，請陳總舵主派人往戒持院自取案卷。」陳家洛躬身道謝，率眾退出，知客僧引群雄到客舍休息。陳家洛正自欣喜，覺得此事辦得容易，忽見周仲英皺起眉頭，面露憂色，知道必有別情。

徐天宏也已見到義父臉色有異，問道：「爹，內中另有機關麼？」周仲英道：「天虹師兄叫陳總舵主派人去取案卷，要知到戒持院得經過五座殿堂，每一殿有一位本寺武功最高的大師駐守，要衝過五殿，那是談何容易？」眾人一聽，才知還得經過一場劇鬥，文泰來道：「周老爺子是兩不相助的了，咱們幾個勉強試試吧！」周仲英搖頭道：「難就難在必須是一個人連闖五殿，這五殿上的護法大師一個強過一個，打到後來精疲力盡，最後一兩殿實難過去。」陳家洛沉吟了一下道：「這是我自身的事，或者我佛慈悲見憐，能放我過去也不一定。」當下脫去長衣，把圍棋子放在衣囊內，腰中插了短劍，由周仲英領到妙法殿來。

周仲英走到殿口，低聲道：「陳當家的，如闖不過去，千萬不要強衝，以免受到損傷。」陳家洛點頭答應，周仲英叫聲：「諸事在意！」站在一旁。陳家洛推門進內，只見殿上燭火明亮，一位穿著黃色僧衣的和尚坐在蒲團之上，正是監寺大雄大師。他站起身來，笑道：「是陳總舵主親自賜教，再好也沒有了。我請教幾路拳法。」陳家洛站在下首，拱手道：「請！」

大雄大師左手握拳，翻轉挽一大圓，右掌上托，陳家洛識得此招是「隻手擎天」，心知他是用「醉拳」來和自己過招。他雖曾學過此拳，但想起當日周仲英在鐵膽莊比武，自己用少林寺來對他的少林拳，險遭大敗，此時勁敵當前，不敢輕忽，當下雙手一拍，倏地分開，一招中似攻實守，似守實攻，一開首就是「百花錯拳」的絕招。大雄大師出其不意，險被對方擊中，順勢一個「怪鳥搜雲」，仰跌在地，手足並用。只見他腳步欹斜，散漫無序，聲東擊西，指前打後，跌跣撞撞，真如醉漢一般。陳家洛幸而識得此拳，否則當場就要上當落敗。兩人拳法都是自成一家，不依常規。大雄大師「醉拳」雖然只有十六路，但步法似虛而實，拳術雖懈而精，翻滾跌撲，力氣充沛，打得顧盼生姿。

兩人鬥到酣處，大雄一個飛騰步，全身凌空，落下來足成絞花，一個「鐵牛耕地」，右拳衝擊對方下盤。陳家洛身子一縮，知他一擊不中，又將上躍而成「鷂子翻身」，看準地位，等他左足落地，突然腳一勾，手一推，大雄翻不過來，俯伏跌了下去。陳家洛倏地跳開，站在一旁。大雄翻身坐起，臉上脹得通紅，向裏一指，道：「請進吧！」陳家洛拱手道：「承讓！」

進去又是一殿，戒持院首座大癲大師坐在正中，見陳家洛進來，手一擺，兩名年青僧人抬了一條粗大禪杖過來。大癲接過了在地下一頓，只震得牆壁直搖動，屋頂簌簌的落下許多灰塵。

陳家洛暗驚此人力氣好大，只見他左手扶杖，右手向左右各發側掌，左手提杖打橫，右手用陽手按住，兩足前進二步，正是瘋魔杖的起手式。陳家洛見他發掌時風聲颯然，腳步沉凝，不敢輕敵，當下拔出短劍，脫去外鞘，一陣寒光激射而出，大癲見了劍光，也不覺一震，左手斜擊，拗杖橫擊，這「虎尾鞭勢」又快又沉，陳家洛忽然矮身從杖下穿過，還了一劍。兩人兵器一個極長，一個極短，各展上乘武功，在殿上迴旋激戰。

陳家洛見過蔣四根的槳法，剛才文泰來力戰三僧時，見元傷所用的也就是瘋魔杖法，但同樣一條禪杖，同樣的招術，用在大癲手裏，威力何止增加數倍。要知少林寺中，這時當行的是「天大元滅」四輩，大癲是第二輩，元傷等雖是第三輩中高手，究竟功力遠遜。

瘋魔杖名稱的由來，是說它猛如瘋虎，驟若天魔，使展開來威不可當。這杖法出於五臺山清涼寺，清涼寺是少林的旁枝，杖法原脫胎於少林寺緊羅那王所傳的一百單八路棍法，又摘取大小夜叉棍、取經棍法等精華，端的厲害無比。後來由支返源，少林寺的高僧再取來加以變化，自成家數。自來仗法多有長手，用者必有極大勇力，大癲尤其天生神武，只見他「翻身劈山」、「夜叉探海」、「雷針轟木」，招招狠極猛極，猶如發瘋著魔，把一根數十斤的鑌鐵禪杖狂舞亂打。陳家洛心想，要這樣使杖，才稱得上「瘋魔」兩字，當下不敢搶入力攻，一味騰挪閃避，心想他如此凶勇，一定不能持久，只待他銳氣稍挫，再行乘勢直上，那知大癲大師內功深湛，根基極固，打了一頓飯時分，杖法中絲毫不見破綻，反而越舞越急，勁力毫無衰象，把陳家洛直逼向牆角裏去。眼見他無處退避，大癲雙手掄杖，一招「迴龍杖」向下猛擊，堪堪打到頭頂，陳家洛心想以後還有三位高手，如再戀戰，對方精力充沛，自己卻先打累了，見這狠招下來，決意險中求勝，故意不避。大癲究是有道高僧，慈悲為懷，雖然勇猛，平素從不殺生，那肯無故傷害陳家洛一命，禪杖砸下時，斗然提起，改為橫掃之勢，滿擬將他掃到，叫他知難而退，不敢再來多事生非，也就罷了。陳家洛大喜，得理不讓人，左手搶住杖頭，右手短劍在杖身上一劍，禪杖登時分為兩截，兩人各執了一段。

大癲大怒，撲上又門，陳家洛避開身子，一躬到地，說道：「大師手下容情，在下感激不盡。」大癲不理，挺著半截禪杖直戳過來，但究竟使不順手，不數合又被短劍削斷。陳家洛心中歉然，只怕他要空手索戰，逕自奔入後殿。

大癲大師拳術本有高深造詣，如拋去半截禪杖，空手進擊，陳家洛一時也未能脫身，但在少林寺闖五殿，每一殿比試的武功均各不同，大癲這一殿既為比試兵刃，他就絕不能棄去禪杖。大癲雖然修持多年，但嗔欲不能盡除，只因一念之仁反遭挫敗，很不忿氣。數步追不上，大叫一聲，將半截禪猛力擲在地下。

陳家洛來到第三殿，眼前一片光亮，只見殿中兩側點滿了香燭，何止百數十枝。藏經閣首座大癡大師笑容可掬，說道：「陳當家的，你我來比劃一下暗器。」陳家洛打拱道：「請大師父指教。」大癡笑道：「你我各守一邊，每一邊有三三見九枝蠟燭，九九八十一炷香，誰先把對方的香燭全部打滅，誰就勝了。這比法不傷和氣。」他向殿中間的拱桌一指道：「袖箭、鐵連子、菩提子、飛鏢，各種暗器這裏都有，用完了可以再拿。」陳家洛在衣囊中摸了一把棋子，心想：「這位大師既要和我比比暗器，必有獨到功夫。要是平時向趙三哥多討教幾下，這時也可多一點把握。」當下說道：「請吧！」大癡笑道：「客人先請。」陳家洛尋思：「我先顯一手師父教的滿天花雨手法，來個先聲奪人。」拿起九顆棋子，一把擲了出去，對面牆腳下五柱香應聲而滅。大癡讚道：「好俊功夫。」頸中除下一串念珠，扯斷珠索，拿了五顆念珠在手，也是一擲打滅五香。

風聲起處，陳家落又打滅五柱線香。只見大癡連揮兩下，自己這邊九燭齊熄。燭火一滅，黑暗中香頭火光看得愈加清楚，那就易取準頭。陳家洛心想：「正該如此，我怎麼沒想到？」九顆棋子分三次擲出，直奔燭頭，只聽見叮叮叮一陣響，燭火毫無動靜，九顆棋子都在半途被大癡打了下來，不覺獃了一獃，大癡卻乘機又打滅了四柱線香。等他第二次發念珠時，陳家洛也發棋子去迎擊他的暗器，但因自己這邊燭光已滅，香頭微光，那能照得清楚細小的念珠？對方五顆念珠只擊中了兩顆，其餘三顆卻又打滅了三柱香。

對比之下，大癡已勝了九燭二香，陳家洛形勢極為不利，大癡用念珠極力守住九枝燭火，一面乘隙滅香，再交鋒數合，大癡又多勝了十四柱香，陳家洛出盡全力，也只打滅了兩枝蠟燭。他心裏一急，大癡乘勢直攻，一口氣打滅了十九柱香，眼見對面燭火輝煌而自己這邊只剩下寥寥二十多枝香，心想：「難道大功竟不能成？」危急中忽然想起趙半山的飛燕銀梭，靈機一動，看準方位，把三顆棋子猛力往牆邊擲去。大癡見他亂擲，暗笑究竟是年青人沉不住氣，一輸就大發脾氣。那知這三顆棋子在牆上一碰，反彈轉來，一顆落空，兩顆把兩支燭火打滅。大癡吃了一驚，不由得喝了一聲：「好！」

陳家洛用這法子接連發出棋子，大癡無法再守住燭火，好在他打滅香火時早已佔先了數十枝，這時再不去理會陳家洛滅燭，雙手連揮，加緊滅香。突然間殿中一片黑暗，陳家洛已打熄九枝蠟燭，但他這一邊點燃的線香卻只剩下七枝，而對方壁上卻點點星火，何逾三數十枝，正自氣沮，心想無論如何是追不上了，忽聽大癡叫道：「陳當家的，我暗器打完啦，大家暫停，到拱桌上拿了再打。」陳家洛一摸衣囊，也只剩下五六粒棋子，只聽大癡道：「你先拿吧。」陳家洛在暗中摸到拱桌，靈機一動，心想：「這是大事要緊，我只好耍一下無賴了。」左手兜起長衫下襟，右手在拱桌桌面上一抹，把桌上全部暗器都攏到了衣襟之中，笑道：「一、二、三，我要發暗器啦。」大癡撲到桌邊伸手一摸，桌上空空如也，正自奇怪，陳家洛鐵蓮子、菩提子一連串的射了出去，片刻之間把對面牆上的香火滅得一星不留，大癡手中沒有暗器，眼怔怔的無法可施，等他打完，哈哈大笑道：「陳當家的，真有你的，這叫做鬥智不鬥力，你勝了，請吧！」

陳家洛道：「慚愧，慚愧。在下本已輸給大師，因事關重大，出於無奈，請大師原諒。」大癡大師脾氣甚好，不以為忤，笑道：「後面兩殿是我兩位師叔把守，他們功夫可比我厲害得多，你可要小心。」陳家洛道：「多謝大師指點。」他心裏頗為感激，再入內殿。

裏面一殿也是燭火明亮，然而殿堂卻較前面三殿小得多。殿中放了兩個蒲團，達摩院座首天鏡禪師盤膝坐在左側的蒲團上，見陳家洛進來，起立相迎，道：「請坐吧！」陳家洛不知他要如何比試，依言坐在右側的蒲團之上，他想大癡已如此功力，天鏡是他師叔，又是達摩院的首座，武功之精，不言可喻，自己多半不是敵手，只好隨機應變了，打量天鏡禪師時，自他身材極高，坐在蒲團上此平常人站立著也矮不了多少，兩頰深陷，全身似乎無肉，瞧上去不怒自威。天鏡道：「你連過三殿，足見武術高明。雖然你養父已不是我們門中，但說來你總是我的晚輩，我也不能和你平手過招。這樣吧，你能和我拆十招不敗，我就放你過去。」陳家洛站起施禮道：「要請老禪師多多慈悲。」天鏡「哼」了一聲道：「瞧你的造化吧！坐下，接著。」陳家洛剛坐穩在蒲團之上，只覺一股勁風，當胸擊到，疾忙運雙掌相抵。只和天鏡手掌一碰，立覺對方力大異常，如是硬接，勢非跌下蒲團不可，忙用「分手」將來勢一讓。想把勁力引到旁邊消解，那知天鏡禪帥的掌力一往直前，自己的「分手」竟黏他不動，只得拼著全身之力，強接了這招。

這一招雖然接住了，但已震得左膀隱隱作痛。天鏡禪師叫道：「第二招來了。」陳家洛不敢再行硬架，等到掌到，身子一偏，反拳攔打他的臂彎，這一招是「百花錯拳」中的妙著，敵人勢必收拳相避。那知天鏡右臂「橫掃千軍」，把肘彎倏地對在陳家洛的拳上，橫推過來，這一下來勢極快，陳家洛舉力尚未用出，已被對方肘部抵住，急忙腳上使勁，身子直拔起來，避開他一推之勢，落下來仍坐在蒲團上。天鏡見他變招快捷，能夠坐著急躍，點了點頭，反掌回抓，陳家洛見對方一招一招的越來越厲害，心想這十招只怕接不完。忽聽鐘聲噹噹，原來天已微明，寺中撞動巨鐘，心念一動，左掌輕飄飄的隨著鐘聲拍了過去。天鏡「咦」了一聲，回掌撥開。陳家洛用出在回部玉峰中學到的掌法來，迴旋如意，隨著鐘聲一掌一掌的拍去，天鏡全神貫注，以少林派中最精妙的「降龍十八掌」掌法相敵，等到鐘聲一停，陳家洛收掌道：「咱們已拆了二十多招了。」

天鏡道：「好好，果然掌法精妙，請吧。」陳家洛站起身來，正要走動，突然一晃，立足不穩，忙扶壁站住，只覺眼前金星亂晃。天鏡扶他坐下，說道：「你最初硬接我第一招時傷了氣，靜靜的調勻一下呼吸，不礙事。」陳家洛閉目坐在蒲團上，依言運氣，過了一會，覺丹田中直暖上來，這才精神恢復，但雙掌雙臂都已微腫，隱隱脹痛，心想這位老禪師真個厲害。天鏡道：「你這套掌法是那裏學來的？」陳家洛也不隱瞞，簡略的把經過說了，天鏡道：「你如上來就用這掌法，手臂也不會受傷了，好好，這也是緣法。」

陳家洛道：「弟子受了傷，最後一殿是一定闖不過去了，求老禪師指點一條明路。」天鏡道：「過不去，就回頭。」陳家洛心想：「釋家叫人回頭，咱們豪俠之輩卻講究一往無前，死而不悔。」於是行了個禮，向後殿走去。行了幾步，天鏡道：「我問你一句話。」陳家洛止步回頭，天鏡道：「適才我和你拆了二十餘招，我的掌法你都記得嗎？」陳家洛道：「弟子記得。」天鏡道：「你自己可以領會研習，卻不許傳授旁人，這是少林寺的鎮山之寶。」陳家洛一怔，心中大悟，原來天鏡剛才把一套上乘的掌法傳給他自己，當下撲翻在地，磕頭拜謝。天鏡道：「你知道我什麼傳你這套掌法？」陳家洛道：「弟子不知。」天鏡道：「我從你的掌法中領悟了許多武術的精義，投桃報李，我也得奉還一些。再者，我是完了二十餘年來沒能了的一樁心願。」陳家洛怔怔的望著他，愕然不解。天鏡淒然道：「同門師兄弟中我和你過世的義父最好，我答應過教他這降龍十八掌的。」陳家洛黯然無語，天鏡又道：「當年你義父學藝未精，就要下山。先師勸他再等三年，學會了這降龍十八掌之後出寺，但你義父心有掛懷，不能再等。先師嘆息一番，也就罷了，我送他到山門時，曾有言道，等我學會之後，他日相見，定必轉授。那知你義父後來犯了門規，咱們師兄弟再無相見之日。現在我傳授給你，你好好去吧！」陳家洛又施一禮，出得殿來，只覺全身乏力，倚在牆上調了好一陣息，鼓勇踏入後殿。

一進門，心裏一驚，原來裏面是小小的一間靜室，少林寺住持天虹禪師端坐在禪床之上。他想天鏡已如此厲害，天虹是少林寺第一高手，自己如何能敵？這靜室很是狹小，要比試的一定不是什麼拳腳暗器之類，多半是較量內功，那更沒有取巧餘地了。正自驚疑不定，天虹禪師拂塵一揮，說道：「請坐。」陳家洛不敢虛文謙讓，恭恭敬敬的在禪床一邊坐了。只見兩人之間有一張小几，几上的小香爐中檀香青煙裊裊上升，對面壁上掛著一幅白描的寒山拾得圖，寥寥不多幾筆，畫得兩位高僧神采栩栩。

天虹禪師沉吟了一會道：「從前有一個人，善於牧羊，以至豪富，可是這人生性慳吝，不肯用錢──」陳家洛聽他忽然講起故事來，不覺大為詫異，當下凝神傾聽。天虹繼續講道：「有一個人很是狡詐，知他愚魯，而且極想娶妻，就騙他道：『我知道有一女子十分美貌，替你娶做妻子吧。』那人很是喜歡，給了他許多財物。過了一年，那人又道：『你妻子已給你生了一個兒子。』牧羊人從未見過妻子，但聽說已生兒子，更加高興，又給了他許多財物。後來，那人又道：『你兒子已經死啦！』牧羊人大哭不已，萬分悲傷。」陳家洛頗務雜學，聽他說到這裏，知道天虹禪師是在引述佛家宣講大乘法的「百喻經」來點化他，只聽天虹又道：「其實世上的事無不如此，皇位、富貴、就如那牧羊人的妻子兒子一般，都是虛幻，你何必苦費真心力，不惜捐棄一切以求，得了為之歡喜，失了為之悲傷呢？」

陳家洛道：「從前有一對夫婦，有三個餅，每人各吃了一個，剩下一個，兩人約定，誰先說話，誰就沒餅吃。」天虹知他也在引述「百喻經」，點了點頭，陳家洛接著道：「兩人僵住了不說話。不久有一個賊進來，把他們家裏的財物都拿了，夫婦倆因為有約在先，眼睜睜的瞧著不說話。那賊見他們如此，大了膽子，就在丈夫面前侵犯他的妻子，丈夫仍舊不理，妻子忍不住叫了起來，賊拿了財物逃走了。那丈夫拍手笑道：『好啊，你輸啦，餅歸我吃！』」，說到這裏，天虹禪師雖然本來就知道這故事，但也不禁微笑。陳家洛道：「為了一點小小的安閒享樂，反而忘卻了大苦。為了口腹之欲，卻不理會賊子搶己財物，侵犯自己的親人。佛家要普渡眾生，那能如此之忍，如此之私呢？」天虹嘆道：「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人之所滯，滯在未有。若托心本無，異想便息。」陳家洛道：「眾生方大苦難。高僧支道林曰：桀紂以殘害為性，豈能由其適性逍遙？」天虹知他熱心世務，決意為生民解除疾苦，也甚敬重，說道：「陳當家的滿腔熱血，可敬可佩。我再問一件事，就請自便。」陳家洛道：「請老禪師指點迷津。」天虹道：「從前有一位老婆婆，臥在樹下休息，忽然有一隻大熊要來吃她。老婆婆繞樹奔逃，大熊伸掌在樹後抱她，老婆婆乘機把大熊的兩個前掌捺在樹幹之上，熊就不能動了，但老婆婆也不敢放手。後來有一人經過，老婆婆請他來幫忙，一同殺熊分肉。那人信了，按住熊掌，老婆婆脫身遠逃，那人反而為熊所困，無法脫身。」陳家洛知他寓意，說道：「救人危難，奮不顧身，雖受牽累，終無所悔。」

天虹拂塵一舉道：「請進吧。」陳家洛下床行禮道：「弟子擅闖重地，請老禪師恕罪。」天虹點了點頭，陳家洛轉身入內，只聽見身後數聲微微嘆息之聲。

轉過長廊，來到一座殿堂，殿中點著兩支巨燭，微微搖晃，四壁都是一座座的經櫃，櫃上貼著黃紙標籤。他拿了燭臺，一路找去，找到了「天」字輩的經櫃，打開櫃門，裏面放著三個黃布包袱，左首一個布上赫然用朱筆寫著「沈有穀」三字，不覺手一晃動，數滴燭油滴到了包袱之上，於是鎮攝心神，輕輕將包袱提出，心中默祝，解了開來。

包中是一件繡花的男人背心，還有一件撕破了的白布女衣，上面點點斑斑，似乎都是血跡，不過年深日久，早已變黑，此外就是一個黃紙大摺，陳家洛把摺子一打開，心中一酸，忍不住掉下淚來，原來上面寫的是他義父的筆跡。他從頭讀起，見摺上寫道：

「少林寺門下第三十一代天字輩俗家弟子沈有穀帶罪敬白。弟子出身農家，自幼貧苦，從小與左鄰徐家女兒慧祿相識，兩人年長後甚為親愛──」陳家洛讀到這裏，心中突突亂跳，想道：「難道義父犯規之事和我姆媽有關？」再看下去：「──我們兩人後來私訂終身，約定弟子非徐女不娶，徐女非弟子不嫁。先父過世後，連年天旱，田中沒有收成，弟子出外謀生，蒙恩師慈悲，收在座下。繳上繡花背心，乃弟子離鄉時徐女所贈。」

陳家洛越看越是驚疑，再看下去：「──弟子未入本派武學堂奧，即便下山，只因掛念徐女恩情，塵緣不能割捨。待歸故鄉，豈知徐女之父為豪勢所逼，已將女嫁入陳門，弟子血氣方剛，傷痛之際，夜入陳府探視，仗師門所授武藝，為一己私欲而擅闖民居，此所犯戒律一也。及後徐女隨夫移居都門，弟子戀念不捨，三年後復去探望，是夜適逢徐女生育，得一男兒，紛紜之中，弟子僅在窗外張望數眼。四日後弟子重去，徐女神色倉皇，告以所生之子已為四皇子胤禎調去，歸還者竟為一女。未及竟談，樓外突來雍邸血滴子四人，皆為高手，顯為胤禎派來視察者，想是陳府如有人洩露機密，即殺之滅口。弟子驚而逃逸，為其追及，激戰中弟子額間中刀受傷，拚死殺退血滴子，回樓暈倒，徐女以內衣為弟子裹傷，所呈血衣，即為當時之物。弟子預聞皇室機密，顯露少林武功，為師門惹禍，此所犯戒律二也。」

陳家洛讀到這裏，拿著母親的舊衣，不禁淚如泉湧。過了一會，再讀下去：「……此後十餘年內，弟子雖在北京，但潛心武學，不敢再與徐女會面。及至雍正暴斃，乾隆接位，弟子推算年月，知乾隆即為徐女之子，心恐雍正陰險狠毒，預遣刺客加害徐女滅口，故當夜又入陳府，藏于徐女室內。是夜果來刺客二人，當為弟子所殺，並在其身上搜出雍正遺旨，現一併呈上。」陳家洛翻到最後，果見黃摺末端黏著一張字條，上面寫道：「如朕大歸時陳世倌及其妻徐氏未死，速殺之。」正是雍正的親筆，字後蓋著一個小小的朱印，是篆文的「武威」兩字。陳家洛曾聽義父說起，雍正手下養著一批密探刺客，號稱「血滴子」，專為皇帝幹暗殺的勾當，雍正下令殺人，就以「武威」朱印為記。陳家洛心想：「那時我義父武功已經極高，兩名血滴子自然不是他的敵手，他為了救姆媽，連爸爸也無意中救了。大概雍正知道他在世時我父母絕不敢吐露此事，所以一直忍到死後。」

再讀摺了：「──乾隆大抵不知此事，所以再無刺客遣來。但弟子極不放心，在徐女室中連守半月，此半月中其夫因舊帝暴死，新帝接位，政務忙碌異常，鮮入其妻之室。弟子罪該萬死，與徐女相處既久，舊情不可抑制，致犯大戒，所生者即其第三子。此弟子所犯戒律三也。」陳家洛看到這裏，眼前一片模糊，這第三子不是自己是誰？原來義父竟是自己的親生之父，這時過去種種不解之事：如母親為什麼要自己隨義父出走，母親為什麼寫了給自己的遺書又復燒毀，為什麼母親去世不久義父隨即傷心而死，對母親遺書上「威逼嫁之陳門」，「畢生傷痛」等零碎字句，登時全都了然，只覺一股說不出的滋味，不知是痛心，還是憐惜？是自責，還是自傷？

出了一會神，拭淚再看：「……弟子犯此三大戒律，深自惶恐，謹將經過始末，陳於恩師座前，跪求開恩發落。」沈有穀的供詞至此而止，下面是兩行朱筆的批文，想是他師父所寫的了，文曰：「沈有穀犯三戒律，如皤然悔改，皈依三寶，則我佛十惡尚恕，豈不怨此乎？若戀塵緣，不能具大智慧力斬斷情絲，則立即逐出我派。願好自為之，善哉善哉！」摺子到這裏，以後就沒有文字了。陳家洛心想：「總是我義父……不，我父親心頭放不下姆媽，不能出家為僧，終於離開了少林派。他自知過失在己，所以我師父邀江湖好漢來給他出頭評理，他要一力推辭。」這時他心裏一切疑問盡解，抬起頭來，天已大亮，初升之日直照進殿，可是手裏還拿著燭臺，於是吹滅燭火，將各物仍舊包在黃布包裏，提了布包，關上櫃門，慢慢出院，只見迎面一尊彌勒佛笑容可掬，俯視著出院之人，陳家洛心想：「當年我父親被逐出山門，從戒持院出來時見到這尊佛像，不知心裏是何滋味？」一路經過五殿，各殿間無一人，出得最後一殿時，周仲英，陸菲青，及紅花會群雄歡呼迎上，見他無恙，手中提著布包，俱各大喜，等走近時，卻見他神態疲憊，雙目紅腫，又都感驚異。

陳家洛把經過約略一說，文泰來道：「這裏的事既已了結，咱們就去找那兩名鷹爪，還要給七弟報仇。」眾人都說很是，周仲英陪陳家洛入內向天虹、天鏡兩位禪師辭了行，收拾起行，剛出寺門，周綺忽然臉色蒼白，險險暈倒，周仲英忙扶她入內休息，想是懷孕之身，旅途過於勞頓，前日又在方家飲得大醉，衝動了胎氣。少林寺中有幾位和尚精通醫理。給她一診，說不能再行長途跋涉，要就地好好靜養，等待生產。周綺雖然性急，但到此地步，也只有苦笑點頭了。

眾人一商量，決定周仲英夫婦師徒及徐天宏五人在當地陪伴周綺，等她生產將息康復之後，再來京師會齊。為了不能污穢佛地，周仲英在寺西五裏處另行租了幾間民房居住。陸菲青、陳家洛等一行人取道北行。

群雄在德化大鬧之後，不敢再行入城，晚間文泰來、衛春華、余魚同、心硯四人改裝進城探訪，不但瑞大林與成璜的消息打探不到，方家也已舉家避禍，不知逃奔到那裏去了。心硯尋了火種要放火燒屋，替徐天宏出一口氣，余魚同道：「七哥七嫂他們就在附近，七嫂行動不便，這時別給他們惹事。」心硯伸了伸舌頭道：「對，我險險闖禍。」

群雄一路向北，到得山東時，繁花似綿，春意已十分濃鬱。這天到了泰安，當地紅花會頭目報導，執掌刑堂的十二香主石雙英剛從北京趕到。

群雄一聽大喜，忙迎出去。心硯奔上前頭，叫道：「十二爺，那奸賊死啦！」石雙英一楞，心硯又道：「張召重，張召重！」石雙英喜道：「張召重死了？」心硯道：「正是，給餓狼吃得乾乾淨淨。」石雙英不及細問，忙向陳家洛等眾人行了禮，進入內堂。陳家洛道：「十二哥，你的傷勢可完全好了？」石雙英道：「多謝總舵主掛懷，已全好了。陸老前輩、總舵主、各位哥哥一路辛苦。」陳家洛道：「京裏可有什麼消息？」石雙英道：「京裏倒沒事。我是趕來稟報木卓倫老英雄全軍覆沒的訊息。」陳家洛大驚失色，站起身來，定了一定神，問道：「什麼？」群雄齊感驚訝，駱冰道：「咱們離開回部時，兆惠的殘兵敗將，在黑水營被圍得水洩不通，清兵怎麼又會得勝？」

石雙英嘆了一口氣道：「清軍突然增兵，從南疆調集大批援軍，與被圍的兆惠殘部內外夾擊。據逃出來的維人傳來消息，那時霍青桐姑娘正在病中，不能指揮。木卓倫老英雄和他兒子力戰而死，霍青桐姑娘下落不明。」陳家洛心中一痛，跌坐在椅上，群雄見他臉上毫無血色，都甚憂急，陸菲青道：「霍青桐姑娘一身武藝，清軍兵將那能傷害於她。」群雄和陳家洛都知這是陸菲青故意寬慰，其實亂軍之中，一個患病的女子如何能夠自保？駱冰又道：「霍青桐姑娘有一位妹子，回部維人都叫她為香香公主，你可知她的消息麼？」她一面問，一面不住向石雙英使眼色，石雙英會意，但又不能憑空捏造，只得道：「這倒沒聽見，她既是著名人物，如有損傷，京都必有傳聞，但我在京裏沒聽到什麼，想必沒事。」陳家洛何等聰明，豈不知眾人是在設詞相慰，當下強自鎮靜。向眾人道：「兄弟入內休息一會。」眾人都道：「總舵主請便。」陳家洛入內之後，駱冰對心硯道：「你快進去照料。」心硯急奔進去。眾人想到木卓倫和霍阿伊何等英雄，竟爾戰死，雖然保鄉衛土，捐軀疆場，也自不枉了一世豪傑，但總不免為之傷感，霍青桐姊妹生死未卜，想來也是凶多吉少了。大家心情沮喪，默默無言。

過不多時，陳家洛掀廉而出，說道：「咱們快吃飯，早日趕到北京去吧。」群雄見他忽然開朗，都感詫異。陸菲青低聲對文泰來道：「以前我見你們總舵主總有點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番如此看得開，放得下，真乃是領袖群倫的豪傑，這個我真的服了。」文泰來把大姆指一翹。加緊吃飯。

終路無話，不一日到了北京。石雙英早已在雙柳子胡同買下一所大宅第，常氏雙俠、趙半山、楊成協四人已先在宅中相候。眾人約略談過別來情由，陳家洛道：「趙三哥，你待會帶心硯去見金鉤鐵爪白振。」

趙半山道：「是。我們見了他怎樣說？」陳家洛對心硯道：「你把皇帝送給我的『來鳳』琴抱了去，要白振轉呈上去，皇帝就知道咱們來了。」趙半山與心硯攜琴而出。過了半日，回來覆命，心硯道：「我和趙三爺……」趙半山笑道：「怎麼還爺不爺的？」心硯道：「是了。我和趙三……趙三哥到白振的家裏找他，今兒他沒當值，正在家裏，見了三哥的名帖，連忙迎出來，拉著咱倆到前門外喝了好一陣子酒，才放咱們回來，著實親熱。」陳家洛點點頭，心知白振是感念他在錢塘江邊救他一命，所以態度和以往完全不同。

第二日一早，白振過來回拜，先與趙半山寒暄了一陣，然後求見陳家洛，神態十分恭謹，悄聲道：「皇上命我領陳公子進宮。」陳家洛道：「好，請白老前輩稍待片刻。」於是入內與陸菲青等商議，大來認為應當鄭重防備。正在此時，石雙英攜著無塵道人的手道來，群雄又是一陣大喜。陳家洛道：「道長休嫌辛苦，立即隨我進宮去走一遭。」無塵見一到就有大事可幹，興致極好，李沅芷把張召重的凝碧劍雙手遞上，說道：「道長，您老人家有大事要辦，用這柄劍吧。」無塵一笑接過，聽說張召重已死，嘆道：「可惜我老道沒能親手殺他。」當下陸菲青、無塵、趙半山、常氏雙俠、衛春華六人隨陳家洛進宮，文泰來率領群雄，身上暗藏兵器，在宮外接應。

七人有白振在前導引，各處宮門的侍衛都恭謹行禮。各人見皇宮氣象宏偉，官牆厚實，重重侍衛，戒備得異常森嚴，心中都不禁有肅然之感，走了好一刻，兩名太監急行而來，向白振道：「白大人，皇上在寶月樓，命你帶陳公子去朝見。」白振道：「是。」轉頭對陳家洛道：「此去已是內宮，請公子命各位將兵刃留在這裏。」眾人雖覺此事冒險，但到這地步，也只得依言解下刀劍，放在桌上。

白振帶領眾人穿殿過院，來到一座樓前。那樓畫梁雕棟，金碧輝煌，樓高五層，建得十分精雅華美，但樓前卻有許多維人所用的帳篷。陳家洛在回部這種景色司空慣見，但在皇宮內院之中，乍見這種大漠風光，不覺十分驚奇，想起霍青桐姊妹，又是一陣心酸。這些回人帳篷和這繁花似錦的大花園實在極不相稱，不知搭在這裏有何用處？正在思疑，兩名太監已從樓上回下來，叫道：「宣陳家洛見駕。」陳家洛一整衣冠，跟著進樓，無塵等六人卻被阻在樓外。陳家洛跟著太監拾級而上，走到第五層上，忽見一股花香撲面，中人欲醉，進入房去，只見乾隆笑吟吟的坐在椅上。

# 第三十八回 魂斷城頭日黃昏

陳家洛一進門就跪下行君臣之禮，很是恭敬。乾隆笑道：「你來啦，很好，很好。這邊坐吧。」手一揮，室中的太監都走了出去。陳家洛走近幾步，並不就坐，垂手站在一旁。乾隆道：「坐下好說話兒。」陳家洛這才謝了坐下，乾隆笑道：「你瞧我這層樓起得好不好？」陳家洛道：「如不是皇宮內院，別處那裏有這樣精緻的樓房。」乾隆笑道：「我是叫他們趕了鳩造的，前後還不到兩個月呢。要是時間充裕，還可再造得考究些，不過這樣也將就可以了。」陳家洛心想，起這座寶月樓，又不知花了多少民脂民膏，為了趕造，只怕還殺了不少不得力的工匠與監工呢。他心中尋思，嘴裏卻不說出來，乾隆站起來道：「你剛從回部回來，你來瞧瞧，這像不像大漠風光。」陳家洛跟著乾隆走到窗邊，向外一望，不覺吃了一驚。

這本是個萬紫千紅，迴廊曲折的御花園，自己從東面來時只覺一片豪華景色，熱鬧氣象，但登高西望，情景卻完全不同，里許的地面上全鋪了黃沙，仔細看來，還看得出拆去亭閣，填平池塘，挖走花木的種種痕跡。這當然沒有大漠上一望無際的雄偉氣派，但具體而微，也有一點點沙漠風光。陳家洛道：「皇上喜歡沙漠上的景色？」乾隆笑而不答，反問：「怎樣？」陳家洛道：「那也是極盡人力的了。」再向前望，只見有數百名工人還在拆屋，想是皇帝嫌這沙地不夠大，還要再加擴充。陳家洛心中奇怪：「這一片乾巴巴、黃澄澄的沙地有什麼好看？他的心思真是令人難以捉摸。」

乾隆從窗邊走回，向几上的古琴一指道：「這個琴你還是拿去，現在為我先撫一曲如何？」陳家洛見他始終不提正事，也不便先說，於是正襟坐下，「仙翁，仙翁」的調了一下弦，彈了一曲「朝天子」。乾隆聽得大悅，慢慢走近。陳家洛一曲既終，站起身來。見乾隆左手裹了一塊白布，似乎手上受傷。乾隆見他望自己的手，臉上一紅，將手縮回，說道：「我要的東西你都拿來了麼？」陳家洛道：「都拿來了。我的朋友拿著，他們就在下面。」乾隆拿起桌上小槌，在雲板上輕敲兩下，一名小太監走了進來。乾隆道：「叫跟隨陳公子的人上來。」那小太監答應了下樓。

陸菲青等在樓下等了良久，不知陳家洛和皇帝談得如何，過了一會，聽見樓頭隱隱傳下琴聲，這才放心了一些。小太監下樓傳見，六人跟著他上樓。走到第二層樓梯，忽然身後腳步聲急，兩個人很迅速的奔上樓來。無塵與衛春華走在最後，往兩旁一讓路，那兩人從中間搶上，見常氏雙俠並不讓路，低叱一聲：「讓開！」各伸手臂，插向常氏雙俠腰部，向外猛推。

常氏雙俠手中各捧著一個玉瓶，樓梯狹窄，容不得四人並排而行，只覺有人伸手猛推，怕碰損了玉瓶，當下運勁反撞。那兩人一推，見常氏雙俠紋絲不動，而且有一股極大勁力反撞出來，都吃了一驚。這時常氏雙俠也已向兩旁側身，讓出路來，那兩人向雙俠打量，見他兄弟面如金紙，雙眉下垂，身材又高又瘦，形狀十分可怖，又是一驚。常氏雙俠見這兩人太監打扮，一人空手，一人捧著一隻盒子，剛才這一出手，顯然武功精湛，內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間，兩名太監已走到陸菲青和趙半山身後，兩人互相望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陸趙兩人肩頭抓來，口裏喝道：「讓開吧！」陸趙兩人一個是武當派名家，一個是太極門南派的掌門人，都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內家高手，覺得有人來襲，陸菲青用了一招「沾衣十八跌」，趙半山用了半招「單鞭」，當下把對方攻勢化解了，兩名太監一抓不中，抓陸菲青那人險險還被他反擊之勢撞得立足不穩。兩人搶上摟頭，回頭向陸趙二人怒目橫視，一人對白振道：「白老二，皇上又選侍衛麼？」白振笑道：「這幾位是武林中的高人，那能像咱們這樣俗氣。」兩名太監「哼」了一聲先上樓去了。

陸菲青等不知這兩名太監是什麼來頭，他們身懷絕藝，卻是操此賤役，而對白振的神態之間又毫不客氣，一面心中懷疑，轉眼已上了第五層樓。白振在簾子外稟道：「陳公子的六名從人在這裏侍候。」一名小太監掀簾出來，說道：「在這裏等一下。」過了一會，那兩名會武功的太監空著手出來，向六人打量了一會，下樓去了，那小太監道：「進去吧。」

白振領著六人走進內室，只見乾隆居中而坐，陳家洛坐在旁側。陳家洛一使眼色，站了起來，陸菲青等無奈，只得向乾隆跪倒磕頭，無塵肚裏暗暗咒罵，陳家洛從趙半山手裏接過一個密封的小木箱來，放在桌上，說道：「都在這裏了。」乾隆道：「好，你先去吧！我看了之後再來叫你。」陳家洛磕頭辭出，乾隆道：「你把琴拿回去。」陳家洛點點頭，衛春華上前將琴抱起。陳家洛又從常氏雙俠手裏接過放玉瓶的盒子，放在桌上，說道：「這是那對玉瓶，現在奉還。」乾隆一怔，打開盒蓋一看，只覺晶瑩耀目，心中大喜，連說：「好極了，好極了！」陳家洛道：「皇上既已破了回部，臣求聖恩，下旨不要殺戮無辜。」乾隆望著玉瓶不答，揮手命眾人走出。

陳家洛無奈，只得率眾隨白振出房，到了樓下，那兩名會武的太監迎了上來，叫道：「白老二，是什麼好朋友呀？你給咱哥倆引見引見。」

白振對這兩名太監似乎不敢得罪，對陳家洛等道：「我給各位引見兩位宮裏的高手，這位是遲玄遲公公，這位是武銘夫武公公。」陳家洛欲圖大事，對宮裏每個人都不願得罪，雖然心中很瞧不起這種人，不是拱了拱手，很謙和的道：「久仰，久仰。」白振向遲武兩人道：「這位陳公子，是皇上巡幸江南時相遇的，皇上著實寵幸，這回特地召見，不久準必要大用了。」遲玄笑道：「這樣的漂亮哥兒，做大學士還早著點吧。」陳家洛聽他語氣輕薄，隱忍不言，常氏兄弟卻聽得怒目而視，就想發作。

白振又替陸菲青、無塵等逐一引見。遲武兩人都是雍正手下血滴子的兒子。雍正為人陰毒，差這兩個血滴子暗殺了王公大臣之後，怕洩露機密，隨後又將他們暗害，把他們的兒子淨了身收為太監。遲武兩人自幼進宮，雖得父親生前好友指點而學了一身武藝，但江湖上的著名人物卻全無所知，所以聽了無塵等響噹噹的名頭，竟然毫不在意，武銘夫笑道：「咱們親近親近吧。」兩人各自伸手來握陸菲青與趙半山的手，他們上樓時抓陸趙兩人肩頭不中，很不服氣，這時要再試一試。遲玄學的是八卦掌，是威震河朔王維揚一路的武功，武銘夫卻以通臂拳專長，兩人一握上手，用手一捏，存心要陸趙叫痛。那知趙半山的手滑溜異常，竟像塗了油一般，遲玄用力一捏，趙半山的手就如一條魚那樣從掌中滑了出去。陸菲青綽號「綿裏針」，他武功外表柔弱，內裏卻十分狠辣，武銘夫手上一用勁，登如握到一團棉花，心知不妙，疾忙撤手，但掌心已受到反力，幸而撤手得早，未曾受傷，笑道：「陸老兒好精的內功。」遲玄向常氏兄弟道：「這兩位生有異相，武功必更驚人，咱們親近親近。」

常氏兄弟一使眼色，與遲武兩人握上了。兩兄弟心意相通，想道：「這兩個沒卵子的龜兒，手下倒還挺硬，給點顏色他們瞧瞧。」雙俠黑沙掌的功夫，當今天下只此兩人，再無第三人能及，當下力透指端，遲武兩人臉上失色，額頭登時一粒粒黃豆大的汗珠摻了出來。白振知道他們吃虧，故作不見，原來遲武兩人是皇太后的心腹近侍，仗著皇太后的寵幸，對皇帝都不大害怕，何況皇帝的侍衛？平時和宮中侍衛們頗有點面和心不和，所以白振見他們吃苦，心中暗暗得意。常氏兄弟知道再捏下去。他們抵受不住了，微微一笑，放開了手。遲武兩人痛澈心肺，見自己手上兩個深深的黑色手印，恨恨的望了一眼，轉頭就走。要知張召重如此武功，當日在烏鞘嶺上被常赫志一握，尚且受創甚重，何況旁人？

白振讚道：「雙俠黑沙掌功夫果然名不虛傳。這兩人狂妄得很，教訓教訓他們也好。」

群雄一笑辭出。白振直送出宮門外，見文泰來領了楊成協，章進等人在外相迎，對陳家洛道：「久仰奔雷手文四爺的威名，可否給在下引見引見？」陳家洛笑道：「那一位就是了。」引著白振過去，互通姓名。白振見文泰來身高膀闊，神態威武，心裏暗暗讚嘆。

且說乾隆等陳家洛走後，摒退太監，打開小木箱，見了雍正諭旨和生母親筆所寫的信，追懷父母生養之恩，不禁掉下淚來。他沉思了一陣，命小太監取進火盆，把小木箱裏所有的信件證物一一投在火裏，眼見烈焰上騰，心中又是難受，又是輕鬆愉悅。待物件燒完，乾隆一轉念，把木箱也放在火盆裏燒掉了，只燒得滿室生溫。小太監服侍他寬下外袍，只穿了一套錦緞夾襖夾褲。乾隆望著桌上的玉瓶出了一會神，對小太監道：「叫那人上來。」小太監下樓良久，回來跪稟道：「奴才該死，娘娘不肯上來。」乾隆一笑，接著又微微嘆了口氣，向桌上玉瓶一指，起身下樓，兩名小太監抱了玉瓶跟來。

走到下面一層樓，站在門外侍候的宮女挑起門簾，乾隆走進房去，滿樓全是鮮花，只覺花氣襲人，進了內室，兩名宮女從太監手裏接過玉瓶，輕輕放在桌上。室內一個白衣少女，本來向外而坐，聽見腳步響，倏地轉身面壁。乾隆一揮，眾宮女都退了出去，乾隆正要開口說話，忽然門簾掀開，遲玄與武銘夫兩名太監走了進來。垂手站在門邊。乾隆怒道：「你們來幹什麼？快出去。」遲玄道：「奴才奉太后懿旨，來保護皇上。」乾隆道：「我好好的要保護什麼？」遲玄道：「皇太后知道她……娘娘性子不好，怕再傷了皇上萬金之體。」乾隆望了一下自己受傷的左手，喝道：「誰又在皇太后跟前多嘴了？」遲武兩人一齊跪上磕頭道：「奴才不敢。」乾隆「哼」了一聲道：「不是你們還有誰？快滾出去！」遲武兩人只是磕頭，卻不退出。乾隆知道他們既奉母后之命，無論如何是不肯出去的了，那也是一番好意，也就不再理會，轉頭對那白衣少女道：「你回過而來，我有話說。」他說的卻是維語。

那少女不理不睬，右手緊緊握著一柄短劍的劍柄。乾隆嘆了口氣道：「你瞧瞧桌上放的是什麼東西。」那少女本待不理，但年輕姑娘終究好奇，過了一會，側頭斜眼一望，見桌上放著的是一對一尺二寸高的羊脂白玉瓶，柔光瑩然，那少女倏地回過頭來，乾隆和遲武兩名太監只覺一陣光豔耀目，原來這少女就是香香公主喀絲麗。木卓倫兵敗之後，香香公主被兆惠部下所俘，兆惠記得張召重的話，知道皇帝要這女子，所以特遣親兵，香車寶輿，十分隆重的送到北京皇宮來。

乾隆當日見了回部送來求和的兩個玉瓶上香香公主的肖像，心想天下竟有如此絕色美人，在杭州就已神魂顛倒。後來玉瓶為駱冰所盜，乾隆大怒，殺了兩名看守玉瓶的侍衛，但思念瓶上美人愈加熱切，於是派張召重到回部傳令，務必要得到此人送京，乾隆一遣出張召重，就日日盼望，心想美人到來，如言語不通，豈非減了情趣，虧他倒也一片誠心，請了教師學起維文維語來，乾隆曾賦詩一首云：「萬里馳來卓爾齊，恰逢嘉夜宴樓西，面詢牧盛人安否，那更傳言藉譯鞮。」他在詩下自注道：「蒙古回語皆習熟，弗藉通事譯語也。」可見對於自己會說回語，頗為沾沾自喜。

那知香香公主一縷情絲，早已牢牢縛在陳家洛身上，加之乾隆是她殺父的大仇人，那肯從他？她幾次受逼不過，想圖個自盡，但每次總想到陳家洛會答允過她，要帶她到長城城頭上去玩耍。她自與陳家洛相識後，見他採雪蓮、逐清兵、救小鹿、出狼群，赴敵營、進玉峰，在危難之中幹過無數驚險之事，對他所說的話已沒有絲毫懷疑，他既說道要帶她到長城上去，那一定是會去的，所以乾隆不論軟誘硬逼，她始終充滿信心，十分堅定的抗拒，心想：「我就像當時被狼群圍住一樣，這頭狼雖要吃我，但大哥總會來救我出去。」乾隆眼見她一天天的憔悴，怕她鬱鬱而死，招集京師巧匠，建造了這所寶月樓給她居住。樓宇落成時乾隆大為得意，自撰「寶月樓記」，寫道：「名之寶月者，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並有「廣寒乍擬是瑤池」的寶月樓詩，把香香公主大捧而特捧，比之為嫦娥，比之為仙子。但香香公主毫不理會，寶月樓中一切窮極奢侈的珍異裝飾，她視而不見，每日價望天出神，想著的就是在回部大漠中各種賞心樂事。乾隆有時偷偷在旁瞧她，見她凝望想念，嘴角露著微笑，不覺心神俱醉，這天實在忍不住了，搶上去拉她，突然寒光一閃，一劍直刺下來。總算香香公主不會武藝，而乾隆又身手敏捷，一躍避開，但左手已被短劍刺得鮮血淋漓。乾隆嚇得臉青唇白，全身冷汗，從此再不敢對她有絲毫冒瀆。這事給皇太后知道後，命宮娥太監去繳她手裏短劍，香香公主拔劍當胸，只要有人走近，立即自殺，乾隆只得令眾人退開，不去擾她。

香香公主又怕他們在飲食中下藥迷醉，除了新鮮自剖的瓜果之外，一概不飲不食。乾隆在武英殿旁造了浴池供她沐浴，她卻把自己衣衫用線縫了起來。她生有異徵，數十天不洗澡，身上香氣卻愈加濃郁。一個本來不懂世事、天真彌漫的少女，只因處於憂患，單獨對抗清宮中無數邪惡之人的煎迫，數十日之內，竟是精明堅強，洞悉世人的奸險了。

她這時乍見兩個玉瓶，心頭一震，怕乾隆又施什麼詭計，回頭面壁，緊緊握著劍柄。乾隆嘆道：「我從前見了玉瓶上你的肖像，以為世上絕無如此美人，那料見了真人，才知你的相貌形態，是天下任何畫工所不能圖繪其萬一的。」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又道：「你整日鬱鬱，莫悶出病來，你可想念家鄉嗎？你到窗邊來瞧瞧。」香香公主回過頭來，見乾隆和兩名太監都在窗邊，「哼」了一聲，嘴唇扁了一扁。乾隆會意，站起身來走到東角，並揮手命遲武兩人走開。香香公主見他們遠離窗邊，才慢慢走近，向外一望，只見一片平沙，搭了許多維人的帳幕，遠處是一個伊斯蘭教的禮拜堂，心裏一酸，兩顆大大的淚珠從面頰上緩緩滾下，想起父親與無數同族的父老兄弟姊妹，都慘被乾隆派去的清兵害死，一股怨憤，從心底直衝上來，一回頭，抓起桌上一隻玉瓶，往乾隆頭上摔去。武銘夫一個箭步搶在乾隆前面，伸出左手相接，那知那玉瓶光滑異常，竟沒接住，滑在地下跌成了碎片。一瓶剛碎，香香公主第二瓶又跟著擲到，遲玄雙手合抱，那瓶仍從他手底溜下，一聲清脆之聲過去，一件稀世之珍就此毀滅。武銘夫怕她再出手傷害乾隆，縱上去伸手要抓，香香公主回過短劍刺在自己頸口。乾隆急叫：「住手！」武銘夫頓足縮手，香香公主急退數步，忽聽見丁冬一聲，她身上跌了一塊東西下來。武銘夫怕是暗器之屬，忙俯身拾起，卻是一塊佩玉，轉過身來交給乾隆。

乾隆一拿上手，不覺變色，原來這正是自己在海寧塘上送給陳家洛的那塊溫玉，上面用金絲嵌著「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四句銘文。他給陳家洛時曾說要他將來贈給意中人，作為定情之物，難道這兩人之間竟有情緣？急忙問道：「你識得他？」頓了一頓，又道：「你這玉從哪裏來的？」香香公主伸出左手道：「還給我。」乾隆妒意頓起，問道：「你說是誰給你的，我就還你。」香香公主道：「是我丈夫給我的。」這一句回答又大出他意料之外，忙問：「你嫁過人了。」香香公主傲然道：「我的身體雖然還沒嫁他，但我心裏早嫁給他了。他是世界上最仁慈最勇敢的人，你捉住我，他一定會將我救出去。你雖然是皇帝，他不會怕你，我也不怕你。」乾隆越聽越不好受，恨恨的道：「我知道你說的人是誰？他是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他只是江湖匪幫的頭子，有什麼希奇？」香香公主聽他提到陳家洛的名字，更是得意，道：「是麼？你也知道他。我勸你還是放了我的好。」乾隆一抬頭，猛見對面梳裝樓上大鏡中自己的容貌，想起陳家洛豐神朗然，自己那裏及得上他。當下又妒又恨，猛力一摔，溫玉擲出，將鏡中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撒滿了一地。香香公主搶上去將佩玉拾起，用衣襟拂拭撫摸，十分憐惜。乾隆更是惱怒，一頓足，逕自下樓去了。

他回到平時讀書作詩的靜室，看到案頭一首做了一半的「寶月樓詩」，隨手將詩箋扯得粉碎，坐了半天，滿腔憤怒才漸漸平息。他心想：「我貴為天子，奄有四海，這個異族女子卻如此倔強，對我不肯順從，原來竟是家洛在中間作怪──他勸我驅逐滿洲人出關，回復漢家滅下，這本是一樁美事，只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別大事不成，反而斷送了自己性命。這件事我這幾個月來反覆思量，難以決斷，到底如何是好？」他隨即想到：「現在我要怎樣便怎樣，何等逍遙自在，要是圖謀這件事，那時處處受家洛挾制，自己豈非成了傀儡。又何必捨實利而圖虛名？這維族女子又一心都在他的身上，好，咱們兩件事一併算帳。」他默默思索，計算已定，命太監召白振進來。

不一刻白振進室聽旨，乾隆道：「在寶月樓的五層樓上各派四名一等侍衛，樓外再派二十名侍衛，不許露出半點痕跡。」白振答應了，乾隆又道：「宣陳家洛到寶月樓來，我有要緊說話，叫他別帶從人。」白振接旨，先去分派侍衛，然後親自去宣召陳家洛。他見皇帝如此安排，不覺為陳家洛慄慄危懼，心想：「他孤身而來，本領再高也抵擋不了四十名高手侍衛的攢攻。他對我有救命之恩，我如何不思報答？但皇上的佈置又豈能向他洩露，只好看機會盡我之心了。」

陳家洛一聽白振轉達皇帝的旨意，立即入內換衣。陸菲肯與趙半山等都很擔憂。只怕此行極為危險，陳家洛道：「我將從回部與少林寺拿來的證物都給皇上看了，他這個時候召我進宮，必定是說這回事。現在事到臨頭，就是刀山油鍋，也只好去走一遭。」他轉頭對無塵道：「道長，要是我不能回來，紅花會就請道長統領，給兄弟報仇。」無塵慨然道：「總舵主放心。」陳家洛又道：「你們這次別去接應，他如存心害我，在宮外接應也來不及，別反而多有損折。」群雄見情勢如此，只得應了。

陳家洛與白振再進禁城，已是初更時分，兩名太監提了燈籠前導。只見月上樹顛，照得地下一片花影，陳家洛隨著太監又上寶月樓來。這次是到第四層，太監一通報，乾隆立命入內，那是樓側的一間小室，乾隆坐在榻上獃獃出神。陳家洛跪拜了，乾隆指榻命坐，半晌不語。

陳家洛見對面壁上掛的是一幅仇十洲漢宮春曉圖，工筆庭院，人物意態如生，旁邊卻是乾隆所寫的一副對聯：「企聖效王雖勵志，日孜月砭只慚神」，隱然有自比漢皇之意。乾隆見陳家洛在看他所寫的字，笑道：「怎樣？」陳家洛道：「皇上胸襟開廓，自是神武天子氣象。將來大業告成，則漢驅暴秦，明逐元虜，都不及皇上的德配天地，功垂萬代。」乾隆聽他歌功頌德，不禁怡然自得，撚鬚微笑，陶醉了一陣，笑道：「你我分雖君臣，情為兄弟，以後要你好好輔佐我才是。」陳家洛聽了這話，知道乾隆看了各件證物與書信之後，已承認他們的兄弟關係，同時話中顯然並非背盟，正是要共圖大事的意思，不禁大喜，疑慮頓消，跪下磕頭道：「皇上這樣英明聖斷，正是萬民之福。」

乾隆待他磕罷頭站起，嘆道：「我雖貴為天子，卻不及你的福氣。」陳家洛愕然不解，乾隆又道：「去年八月間我在海寧塘邊曾給你一塊佩玉，這玉你可帶在身邊？」陳家洛一楞道：「皇上命臣轉送他人，臣已經轉贈了。」乾隆道：「你眼界極高，既然能當你之意，那必是絕代佳人了。」陳家洛眼眶一紅道：「可惜她現在生死未卜，不知落在何方。等皇上大事告成，臣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她回來。」乾隆道：「那麼這位姑娘是你十分心愛之人了？」陳家洛低聲道：「是。」乾隆道：「皇后是滿洲人，你是知道的了？」陳家洛又道：「是。」乾隆道：「皇后侍我甚久，為人也很賢德。要是我和你共圖大事，她必以死力爭，你想怎麼辦？」這問題陳家洛如何能答，只得道：「皇上聖見，小臣愚魯，不能妄測。」乾隆道：「家國不能兩全，日來教我大費躊躇。而且我還有很大一件心事，可惜沒人能替我分憂。」陳家洛道：「皇上但有所命，臣子萬死不辭。」乾隆嘆道：「本來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但這也是冤孽，唉，情之所鐘，奈何奈何？你到那邊去瞧瞧吧！」說著向西側的室門一指，站起身來，上樓去了。

陳家洛聽了他這番古裏古怪的話，大惑不解，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定了一定神，掀開室門上厚厚的帷子，慢慢走過去，見了一間華貴異常的臥室，一角紅燭融融，一位白衣少女正望著燭火出神。陳家洛在深宮中斗見香香公主，登時獃住，身子一晃，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聽見腳步聲，先把手中短劍緊了一緊，抬起頭來，見迎面來的竟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歡叫一聲，急奔過來，投身入懷，喊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的，我很耐心等著，你終於來了。」陳家洛緊緊抱著她溫軟的身體，問道：「喀絲麗，咱們是在做夢麼？」香香公主仰臉搖了搖頭，兩滴淚珠流了下來。

陳家洛滿懷感激，心想這皇帝哥哥真好，知道她是我的意中人，千里迢迢的把她從回部接來，讓我和她在這裏相會，使我出其不意，驚喜交集。他攬著香香公主的腰，低下頭去，情不自禁的在她唇上輕輕的吻了一下。兩人陶醉在這初吻的甜味之中，登時忘卻了身外的天地。

他慢慢放開了地，望著她暈紅的臉頰，忽見她身後一面破碎的鏡子，兩人互相摟抱著的人影在每塊碎片中映照出來，幻作無數化身。陳家洛低聲道：「你瞧，世界上就是有一千個我，這一千個我總還是抱著你。」香香公主斜視碎鏡，從袋裏摸出了那塊佩玉，說道：「他把我這玉搶去打碎的。」陳家洛一驚道：「誰？」香香公主道：「那壞蛋皇帝。」陳家洛一驚更甚，忙問：「為什麼？」香香公主道：「我說我絕不怕他逼迫我，因為你一定會救我出去，他就很生氣。他想拉住我，但我有這把劍。」陳家洛腦中一陣暈眩，獃獃的重複了一句：「劍？」香香公主道：「嗯，我爹爹被他們害死時，我在他身邊。他拿這柄劍給我，說被敵人侵害時就舉劍自殺。為了保護伊斯蘭教女人的貞潔而自殺，真主阿拉是不會責罰的。」陳家洛見她衣衫用線密密縫住，心想這個柔弱天真的女孩子為了抵抗暴力不知有多少次曾臨到生死交界的關頭，心中又是愛憐，又是傷痛，把她攬在懷裏，過了半晌，寧定心神，對當時複雜的局勢考慮對策。

他首先想到：「皇帝把喀絲麗接到宮來，原來是自己要她。他在御花園中建造沙漠，搭維人篷帳，起回教禮拜堂，當然是為了討好她了。可是喀絲麗誓死不從。他威逼利誘，不知已用了多少手段，結果始終無效，他剛才嘆說還不及我有福氣，就指這件事了。」她抱著香香公主的身體，見她迷迷糊糊的合上了眼，大概她這許多日子中孤身抗暴，折磨得心力交瘁，這時乍見親人，放寬了心懷，不禁沉沉睡去。陳家洛又想：「他讓我見她，那是什麼用意？他提到皇后的情分，說欲圖大事只得不顧皇后，家國之間，必須有所取捨是了，他的意思是……」陳家洛想到這裏，不禁冷汗直冒，身體一陣發顫。香香公主的身體也微微動了一下，安心地嘆了一口氣，臉露微笑，如花盛放。

「我是為了喀絲麗而和皇常決裂，還是為了圖謀大事而勸喀絲麗從他？」這念頭如閃電般在他腦子裏晃了兩晃，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決定，陳家洛實在不願去想，但終於不得不想：「她對我這樣一往情深，這樣拚死的為我保持清白之軀，又這樣深信我一定能夠救她，難道我竟忍心離棄她，背叛她？」

「但要是顧全了喀絲麗和我兩人，一定得和哥哥決裂，這百世難遇的復國良機就此收過，我們兩人豈不是成為千古罪人？」腦中一片混亂，不知如何是好，香香公主忽然睜開眼來，說道：「咱們走吧，我怕再見那壞蛋皇帝。」陳家洛道：「好，咱們就走。」把她手中短劍接過，牙齒一咬，心想：「千古罪人就千古罪人！我們衝不出去，兩人就一齊死在這裏，要是僥倖衝出，我和她在深山裏隱居一世，也總此讓她受這傖夫欺辱的好。」他站到窗邊，悄悄向外一望，看有沒有清宮侍衛阻擋，只見近處寂靜無聲，遠方卻是一片燈火。他顧神眺望，原來這些燈火都是工匠所點，他們為了要造一塊假沙漠，正在把許多民房拆平，大概乾隆旨意下得峻急，所以成千成萬的人正在連夜動工。

陳家洛一見，怒火直冒上來，哼了一聲道：「這樣一來，不知有多少良善百姓要無家可歸？」他隨即想到：「這皇帝好大喜功，不卹民困，如任由他為胡虜之長，來欺壓咱們的漢人，天下千千萬萬同胞不知要吃多少苦頭。要是能夠的話，這些苦就讓喀絲麗和我兩人來擔當吧。」想到此處，真是腸斷百轉，心傷千回，定了一定神，對香香公主道：「你等一下，我出去一下就回來。」香香公主點點頭，從他手裏接過短劍，微笑著目送他出室上樓。

走到第五層上，只見乾隆鐵青著臉坐在榻上，一動不動，陳家洛道：「國事為重，私情為輕，我可勸她從你。」乾隆一聽大喜，跳下榻來，叫道：「當真？」陽家洛道：「嗯，不過你得立個誓。」說話兩眼盯住了他，乾隆避開他的眼光道：「立什麼誓？」陳家洛道：「要是你不是誠心竭力把滿洲韃子趕出關外，怎麼樣？」乾隆想了一想道：「要是這樣，就算我生前榮華無比，我死後陵墓教人發掘，雖死不得安寧，子孫受人欺凌，辱沒祖先。」要知帝皇圖的是萬世不拔之基，陵寢不保，自然是很重的誓言了。陳家洛道：「好，我就勸她，不過我和她得出宮去。」乾隆一驚道：「出宮！」陳家洛道：「正是。她現在恨你入骨，在宮裏她不能安心聽我說話，我要帶她到長城上去好好開導。」乾隆道：「幹麼走得這麼遠？」陳家洛道：「我曾答應帶她到長城城頭去玩耍，完了這個心願之後，我以後永遠不再見她。」乾隆道：「你一定帶她回來？」陳家洛道：「咱們在江湖上混的人，信義兩字看得比性命還重。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乾隆心想：「除了他設法開導，絕無別法要她相從。他決心要圖大事，定不致為一女子而負我。」於是一拍桌子，叫道：「好，你們去吧！」

等陳家洛辭別下樓，乾隆向身後的帷帳道：「帶領四十名侍衛，一路跟著他，別讓他們走了。」白振在帷帳裏面應道：「是，是。」

陳家洛回到第四層樓，攜著香香公主的手，道：「咱們走吧。」香香公主大喜，兩人並肩下樓，一路出宮，宮中侍衛早已接到旨意，也不阻攔，這時香香公主心中歡暢無比，只道陳家洛無所不能，對於出來得如此順利，也不奇怪。兩人出得宮來，天已微明，只見心硯牽了白馬，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一見陳家洛，疾忙奔來，見香香公主站在他身旁，更是驚喜。陳家洛接過馬韁，道：「我要出城一天，今天夜裏才能回來，叫大家放心好啦。」心硯望著兩人上馬向北，正要回去，忽然身後馬蹄聲疾，數十名黃衣侍衛跨著駿馬向陳家洛直追下去，當先一人身材枯瘦，正是曾在杭州數次相遇的金鉤鐵爪白振，心中一驚，忙奔回去報信。

那白馬身上雖然乘了兩人，但神駿非凡，跑發了性，越跑越快。香香公主靠在陳家洛懷裏，只見路旁樹木花草，晃眼即過，數月來的悲愁哀傷，一時盡去。那馬只跑了一個多時辰，已過清河、沙河、昌平等地到了南口。陳家洛道：「咱們去瞧瞧明朝皇帝的陵墓。」縱馬直向天壽山馳去，過了牌坊和玉石橋後，只見一座大碑，寫著「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九個大字，碑右刻著乾隆所書的戒語云：「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不可知所戒懼哉？」陳家洛瞧著這幾行字，默默思索：「他知道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要是真能振作，使百官不貪，那倒是一位明君。」香香公主道：「你瞧的是什麼啊？」陳家洛道：「那是皇帝寫的字。」香香公主恨道：「這人壞死啦，別瞧他。」拉著他的手，向內走去，只見兩旁排著獅、象、駱駝、麒麟以及文官武將的石像。香香公主望著石駱駝，想起家鄉，淚水湧到了眼裏。

陳家洛心想：「我和她相聚只有今朝一日，要好好讓她歡喜才是。過了這一天，我們兩人終生再沒快樂的日子了。」於是打起精神，笑道：「你想騎駱駝是不是？」將她一把抱起，一躍之下，兩人都騎上了駝背，口裏吆喝，催駱駝前進，香香公主笑彎了腰，過了一會道：「要是這駱駝真能跑，把咱們兩人帶到天山腳下，那可有多好。」陳家洛道：「那你要做什麼？」

香香公主眼望遠處，悠然神往，道：「那時候我可忙啦。要摘花朵兒給你吃，要給羊兒剪毛，要給小鹿餵羊奶，要天天到爹爹媽媽哥哥的墳上去陪他們，要想法子找尋姊姊……」陳家洛道：「你姊姊怎樣了？」香香公主淒然道：「那天夜裏清兵突然從四面八方殺到時，姊姊正在生病，後來我始終沒再聽到她的消息。」陳家洛黯然道：「去瞧明朝皇帝們的墳墓吧。」兩人在明成祖的墓旁徘徊了一回，陳家洛把成祖為了爭奪皇位，叔侄相殘事告訴了她，香香公主道：「這人沒有好心腸，別瞧了。」陳家洛心想：「過去帝皇中賢如唐太宗，為了爭奪皇位，也有玄武門之變而殺死親哥哥親弟弟。雍正皇帝對兄弟更是殘刻了，要是不為了搶奪皇位，也不致於將我哥哥換去，那麼我和喀絲麗遠走大漠，這就安心理得了。唉，命該如此，有什麼好說。」香香公主突然見他臉現不愉之色，忙問：「我說錯了什麼？」陳家洛笑道：「沒說錯，這皇帝很壞，咱們不看他。」兩人上馬又行，一路上山，只半個時辰已到了居庸關，只見兩崖峻絕，層巒疊嶂，長長的城牆，如一條長蛇般蜿蜒在叢山之間，香香公主道：「化這許多功夫造這條東西幹什麼？」陳家洛道：「那是為了防北邊的敵人打進來。在這長城南北，古來不知有多少人擲了頭顱，流了鮮血。」香香公主道：「男人真是奇怪，大家不高高興興的一起跳舞唱歌，偏要打仗，害得許許多多人受苦，真不知道有什麼好處。」陳家洛道：「假使皇帝肯聽你的話，那麼你叫他別去打邊疆上那些可憐的人，好麼？」香香公主見他說得鄭重，笑道：「我永遠不願再見那個壞皇帝。」陣家洛道：「要是你能夠使他聽你的話，那麼你一定要勸他不要做壞事，給百姓多做點好事。你答應我這句話！」香香公主笑道：「你說得真古怪。你要我做什麼事，難道我有不肯聽的麼？」陳家洛道：「喀絲麗，多謝你。」香香公主嫣然一笑。

兩人攜手在長城外遊了一周，香香公主道：「大哥，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陳家洛道：「什麼？」香香公主道：「今天我當然玩得很開心，是因為這裏風景好麼？不是的，我知道因為是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在我身旁，就是在最難看的地方，我也會高興的。」陳家洛見她越是高興，心裏越是不忍，問道：「你有什麼事想叫我做的麼？」香香公主怔了一下道：「大哥你待我真好，什麼都給我做好了。我要的東西，我不必說，你就去給我拿了來。」說著從懷裏摸出那朵雪中蓮來，蓮花雖已枯萎，但仍皎潔芳香，她笑道：「只有一件事你不肯做，我要你唱歌，你卻推說不會。」

陳家洛笑道：「我真的從來沒唱過歌。」香香公主假裝扳起了臉道：「好，以後我也不唱歌給你聽。」陳家洛想道：「咱們就是今日一天相聚，我唱歌給她聽，讓她取笑一下，也是好的。」說道：「小時候聽我媽媽的使女唱過幾個歌，我還記得，我唱給你聽，你可不許笑。」香香公主拍手笑道：「好好，快唱！」陳家洛想了一下，唱道：「細細的雨兒濛濛淋淋的下，悠悠的風兒陣陣的刮。樓兒下有個人兒說些風風流流的話，我只當情人，不由得口兒裏低低聲聲的罵。細看他，卻原來不是標標致致的他。唬的我不由得心中慌慌張張的怕，嚇的我不由得心中慌慌張張的怕。」陳家洛唱畢，把曲中意思用維語解釋了一遍，香香公主聽得直笑，說道，「原來這位大姑娘眼睛不大好。」正在高興，忽見陳家洛眼眶紅了，兩行淚水從臉上流了下來，驚道：「幹麼你傷心啊？……啊，你一定想起了你媽媽，想起了從前唱這歌的人。咱們別唱了。」

兩人在長城內外看了一遍，見城牆外建雉堞，內築石欄，中有甬道，每三十餘丈有一墩台。陳家洛見了這放烽火的墩台，想起霍青桐在回部燒狼煙大破清兵，這時不知生死如何，更是愁上加愁，雖然強顏歡笑，但總不免流露傷痛之色。香香公主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陳家洛道：「是麼？」香香公證道：「嗯，你在想我姊姊。」陳家洛道：「你怎麼知道？」香香公主道：「以前我們三個人一起在那古城裏，雖然危險，可是我見你是多麼快樂。唉，你放心好啦！」陳家洛拉住她手，說道：「喀絲麗，你說什麼？」香香公主嘆道：「以前我是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可是我在皇帝宮裏住了這許多日子之後，從前許多不懂的事現在都懂了。我姊姊一直在喜歡你，你也喜歡她。是麼？」陳家洛道：「是的，我本來不應該瞞你。」香香公主道：「不過我知道，你也是真心喜歡我的，我沒有你，我就活不成。咱們快去找姊姊，找到之後，咱們三人快快樂樂的住在一起，你說那可有多好。」說到這裏，他眼中一陣明亮，臉上閃耀著光彩，想是心中高興已極。陳家洛緊緊握著她的手，柔聲道：「喀絲麗，你想得真好。你和你姊姊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香香公主站著向遠處眺望，忽見西面在太陽照耀下有水光閃爍，側耳細聽，水聲有如琴鳴，喜道：「你聽，這聲音多好聽。」陳家洛道：「那是彈琴峽。」香香公主道：「去瞧瞧。」兩人從亂山叢中穿了過去，走到臨近，只見一道清泉，從山石門激射而出，水聲淙淙，時高時低，真如音樂一般，令人聽得心怡神爽。

香香公主走到水邊，笑道：「我在這裏洗洗腳，可以麼？」陳家洛笑道：「你洗吧。」她除下鞋襪，踏入水裏，只覺一陣清涼，碧綠的清水從她白如凝脂的腳背上流過。陳家洛心想這裏真如仙界一般，猛見自己人影倒在水裏，原來日已偏西，從衣囊裏拿出些乾糧來兩人吃了。香香公主靠在他的身上，一面吃餅，一面用手帕揩腳。陳家洛一咬牙，說道：「喀絲麗，我要對你說一件事。」她轉過身來，雙手摟著他，把頭藏在他的懷裏，低聲道：「我知道你愛我，你不說我也明白，你不用說啦。」他心裏一酸，把一句衝到口邊的話又縮了回去，過了一陣，道：「咱們在玉峰裏看到那瑪米爾的遺書，你還記得麼？」香香公主道：「她現在和她的阿里一起住在天上，那很好。」陳家洛道：「你們伊斯蘭教相信好人死了之後，會永遠在樂園裏享福，是不是？」香香公主道：「那當然是這樣。」陳家洛道：「我回到北京之後，一定就去找你們伊斯蘭教的阿訇，請他教導我，讓我好做一個伊斯蘭教的教徒。」

香香公主一聽大喜，仰起頭來叫道：「大哥，大哥，你真的這樣好麼？」陳家洛道：「我一定這樣做。」香香公主子道：「你為了愛我，連這件事也肯了，我本來是不敢想的。」陳家洛道：「因為今生我們不能在一起，我要在死了之後天天陪著你。」香香公主聽了這話，猶如身受雷轟，獃了半晌，問道：「你說什麼！今生我們不能在一起？」陳家洛道：「是的，過了今天，咱們不能再相見了。」香香公主驚道：「為什麼？」她兩顆淚珠滴到了陳家洛衣上。陣家洛柔聲道：「喀絲麗，只要我能陪著你，就是沒飯吃，沒衣穿，天天受人打罵侮辱，我也是心甘情願。可是你記得瑪米爾嗎？那個好瑪米爾，為了他的族人不受暴君的欺侮壓迫，她寧願離開她心愛的阿里，寧願自己去受那暴君欺侮……」香香公主伏在他腿上，低聲道：「你要我去跟從皇帝？要我去刺死他麼？」陳家洛道：「不是的，他是我的親哥哥。」於是將他與乾隆的關係，源源本本的告訴了她。香香公主聽到最後，知道自己的切盼的已以拿到手了的幸福，一下子又從手裏溜了出去，心裏一急，不覺暈了過去。等到醒來，只覺陳家洛緊緊的抱著她，自己衣上濕了一塊，想是他眼淚浸濕了的。香香公主站身起來，柔聲道：「你等我一下。」她慢慢走到遠處一塊大石上，向西伏下，虔誠禱告，祈求真神阿拉指點她應當怎麼做。只見日光照射在她白衣之上，一個美麗無倫的背影中流露著無限的淒苦，無限的溫柔。她慢慢轉過身來，說道：「你要我做什麼，我總是依你。」

陳家洛縱身奔去，兩人緊緊抱住，再也說不出話來。香香公主低聲道：「早知道只有今天一天，我也不到這裏來了。我要你整天抱著我不放。」陳家洛不答，只是親她。過了好一陣，香香公主忽道：「到了宮裏之後，我從來沒洗過澡，現在我可要洗一洗了。」她拿出短劍，將衣服上縫的線割斷，把外衣脫了下來。陳家洛站起身來道：「我在那邊等你。」香香公主道：「不，不！我要你瞧著我。你第一次見我，我正在洗澡。今天是最後一次……我要你看了我之後，永遠不忘記我。」陳家洛道：「喀絲麗，難道你以為我會忘記你嗎？」香香公主求道：「我說錯啦，大哥，你別見怪。你別走啊。」陳家洛只得又坐了下來。這時她全身衣服都已脫去，在水聲淙淙的山峽中，金黃色的陽光照著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身體。陳家洛只覺一陣暈眩，不敢正視，但隨即見到香香公主天真無邪的臉，忽然覺得她只不過是一個三四歲的光身嬰兒，是這樣美麗，可是又這麼純潔。他忽然想：「造出這樣美麗的身體來，上天真是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吧。」心中彌漫著崇敬感謝的情緒。

香香公主慢慢抹著身上的水珠，淒婉地穿上衣服，臉上是一股自憐自惜的神色，好像在想：「這個身體，永遠不能再給親愛的人瞧見了。」她弄乾了頭髮上的水，又去偎倚在陳家洛的懷裏，洗澡之後，身上幽幽的甜香更是濃洌。陳家洛道：「我跟你說過牛郎織女的故事，你還記得麼？」香香公主道：「記得，你還教我一個歌，說是：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陳家洛道：「是啊，咱們不能永遠在一起，但真神總是教咱們相見了。在沙漠上，在這裏，咱們過得多麼快活，雖然時間很短，但比許多一起過了幾十年的夫妻，咱們的快活還是多些吧。」香香公主聽著他柔聲安慰，望著太陽慢慢向群山叢中落下去，她的心就如跟著太陽落下去了一般，忽然跳了起來，高聲哭道：「大哥，大哥，太陽下山了！」

陳家洛聽了這話，真的心都碎了，拉著她的手道：「喀絲麗，我要你受這麼多的苦！」香香公主望著太陽落下去的地方，低聲道：「太陽要是能再升起來，就是很短很短的一下子也好──」陳家洛道：「我為了自己同胞，受苦是應該的，可是那些人你從來沒見過，你從來沒愛過他們……」香香公主道：「我愛了你，他們不就是我自己的人嗎？我們所有的維人兄弟，你不是也都愛他們麼？」眼見天色越來越黑，太陽終於不再升上來，她心裏一涼，說道：「咱們回去吧，我很快樂，這一生我已經夠了！」

陳家洛黯然無語，兩人上馬往來路回去。香香公主不再說話，也不回頭再望一眼剛才與意中人共用過的美景。走不到半個時辰，只聽見馬蹄聲大作，數十個人從暮色蒼茫中迎面奔來，領頭的正是金鉤鐵爪白振。他斗見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左手向後一揮，跳下馬來，站在道旁，後面跟著的四十名侍衛也紛紛下馬。白振奉指監視兩人，那知他們騎的白馬奔馳如飛，普通馬匹那裏追趕得上，一路打聽，調換坐騎，也不敢吃飯休息，一直追到傍晚，正自憂急，忽見兩人狹路相逢，真如天上掉下個活寶來那麼喜歡。

陳家洛瞧也不瞧，逕自催馬向前，忽然前面馬蹄聲又起，一枝響箭射入半空，嗚嗚之聲從頭頂掠過。白振手一抖，眾侍衛一躍上馬，抽出兵刃準備迎敵。對面山道上衛春華一馬當先，大叫：「總舵主，咱們都來啦。」後面陸菲青、無塵、趙半山、文泰來、常氏雙俠等群雄先後趕到。白振見到了這許多好手，臉上強自鎮定，心中卻暗暗吃驚。

# 第三十九回 甘吻白刃墮火窟

且說乾隆自陳家洛帶著香香公主去後，心中怔忡不寧，漸漸天色大明，又眼望太陽從東方升到頭頂，太監開上御膳來，雖是山珍海味，卻食不下嚥。這天他也不朝見百官，整日坐起又睡倒，睡倒又坐起，派了好幾批侍衛出去打探消息，直到天色全黑，月亮從官牆上升起，還是沒有一個侍衛回報。他在寶月樓上十分焦急，可是又盡往好處想。見到壁上的「漢宮春曉圖」時突然想到：「這妮子既然喜歡他，一定也喜歡漢裝，待會他們回宮，他一定已經勸服她從我，我何不穿一套漢裝，叫她驚喜一番。」於是忙命太監取漢人衣服。可是在深宮之中，那裏來的漢人衣衫？還是一名小太監聰明，奔到戲班子裏去拿了一套戲服來，服侍乾隆穿了。乾隆大喜，對鏡一照，自覺十分風流瀟灑，忽見鬢旁有幾莖白髮，急命小太監拿小鉗子來鉗去。

正低了頭讓小太監鉗髮，忽聽背後腳步輕輕走動，一名太監低聲喝道：「皇太后慈駕到！」乾隆吃了一驚，抬起頭來，鏡中果然現出太后，只見她鐵青了臉，滿是怒容。乾隆疾忙轉身，道：「太后還不安息麼？」伸手扶著她在炕上坐下。太后揮揮手，眾太監退了出去。隔了好一陣，太后嗓音低沉的道：「奴才們說你今天不舒服，沒上朝，也沒吃飯，我瞧你來啦！」乾隆道：「兒子現在好了。是吃了油膩有一點兒不爽快，沒什麼，不敢驚動太后。」太后又不作聲，過了半晌道：「是吃了回子的油膩呢，還是漢人的油膩呀？」乾隆一驚，答道：「想是昨天吃了烤羊肉。」太后道：「那是咱們滿洲人的菜呀，嗯，你做滿洲人是做厭了。」

乾隆見太后辭意嚴峻，不敢回答。太后又道：「那個回子女人在那裏？」乾隆道：「她性子不好，兒子叫人帶出去訓導去了。」太后「哼」了一聲道：「她隨身帶劍，拚死不肯從你，叫人訓導，有什麼用？是要誰去開導她？」乾隆見她越問越緊，只得道：「是個老年的侍衛頭兒，姓白的。」太后抬起了頭不作聲，陰森森的道：「你現在四十多啦，還要娘做什麼？」乾隆大驚，忙道：「太后說那裏話，兒子不孝，請太后責罰。」太后道：「你是皇上，是一國之主，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愛撒什麼謊就撒什麼謊。」乾隆知道太后耳目眾多，自己做的事多半已瞞她不過，低聲說道：「開導那女子的，還是一個兒子在江南遇到的士子，這人才學很好……」太后厲聲道：「是海寧姓陳的是不是？」

乾隆那裏還敢做聲，太后又道：「怪不得你穿起漢人衣衫來啦！你幹麼還不殺我呀？」乾隆咕咚一聲，雙膝跪下，連連磕頭，說道：「兒子如有不孝之心，天誅地滅！」太后一拂袖走下樓去。乾隆忙隨後跟去，太后雖然年老，仍舊步履輕健，穿過御花園，自走進武英殿的偏殿。乾隆一路跟隨，只見兩名侍衛垂手在道旁侍候，那正是他派出去打探香香公主消息的，這時剛趕回來稟報，乾隆雖然懸念，但這當兒那裏能去聽他們說話，一直跟著太后走進殿裏，說道：「太后息怒，兒子有不是的地方，請太后教誨。」太后坐在椅上，喘停了氣，道：「你連日召那姓陳的進宮幹什麼？你在海寧又幹了些什麼事？」乾隆垂頭不語。太后道：「你追念先朝大臣，我也不來管你。」她聲音突然變厲，喝道：「你真要恢復漢家衣冠麼？你要把咱們滿洲人滅盡殺絕麼？」乾隆道：「太后別聽小人胡言，兒子那有此意。」太后道：「那姓陳的從福建少林寺來，拿了些什麼東西給你？」乾隆一驚，心想太后左右的都是足不出宮門的太監宮女，怎麼她資訊如此靈通？只得答道：「那姓陳的圖謀叛逆，兒子已把這些東西燒毀了。」太后道：「那姓陳的你要怎樣處置？」乾隆道：「他黨羽眾多，手下有不少有武功的亡命之徒，兒子所以與他敷衍到現在，是要找個良機把他們一網打盡，以免有人漏網，終成後患。」

太后聽了顏色漸霽，說道：「你這話可真？」乾隆自從在六和塔上聽了陳家洛那番說辭後，本來頗有點心動，但這時見已經洩機，真的舉事，艱難極多，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心一狠，決意一鼓誅滅紅花會群雄，於是答道：「兒子在三日之內，就要教那姓陳的身首異處。」

太后陰森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道：「好，這才不亂了祖宗的遺訓。」原來太后鈕岵祿氏常常想到皇帝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只要這秘密一洩露，朝廷中免不了一番大亂，幸而數十年來平安無事。去年春間，乾隆的乳母廖氏突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太后起了疑心，仔細查問，毫無端倪，不覺疑心更甚，於是暗中把雍正遺下來的一批血滴子召來，各人厚厚的賞賜一筆，派他們到海寧陳家偵查動靜。乾隆在杭州失蹤，在西湖中會見陳家洛，到海寧祭墓等情由，血滴子都查明了稟告太后。太后一聽，知道乾隆已發覺了自己的身世，十分擔憂，只得暗中提防。她想：「他去掃祭生父生母的墳墓，也是一番孝思，只要不再有什麼悖亂舉動，也就不去揭穿為是。」這天聽說皇帝接連召見陳家洛，又命他帶了那回子的姑娘出外，知道必定有所圖謀，夜中預行佈置之後逕來探視，卻見他穿了漢人衣衫，心想火頭已起，如不撲滅，勢必燎原，聽以當下發作了出來。

乾隆又道：「兒子已從各地物色了不少好手，用來對付這批紅花會的叛逆。太后身邊得力的人，到那時兒子也想借來一用。」太后心想：「我手下的武士你一向就瞧著不順眼，現在想叫他們打頭陣，與紅花會的叛徒鬥個兩敗俱傷，這借刀殺人之計，我豈有不知？」於是說道：「好，到時候你來調用吧。」乾隆掛念著香香公主的消息，道：「太后請回寢宮安息吧。」太后道：「嘿，你跟我來。」站起身來，走向武英殿正殿。乾隆不知她什麼意思，跟了過去。

太后在殿門上輕敲兩下，殿門大開，乾隆吃了一驚，只見殿中燈燭輝煌，執事太監排成兩列，八個親王大臣跪下接駕。太后與乾隆走到殿上兩張椅中坐下。乾隆一顆心突突亂跳，向下看時，見那八個親王大臣都是皇室貴族，為首的是自己兄弟和親王弘晝，那是雍正的第五子。此外是鄭親王、恭親王、恒親王、履親王、裕親王六位親王，以及北寧貝勒和大將軍兆惠。乾隆心神不定，不知太后這番佈置是何吉凶。

太后咳嗽了一聲，說道：「先帝崩駕時，遺命八旗兵由宗室八人分統，但這些時候邊疆連年用兵，先帝的遺命，一直沒能照做。現在賴祖宗福蔭，今上聖明，回疆已經削平，從現在起，八旗精兵歸你們八人分帶，務須用心以報皇上的恩典。」八人忙磕頭謝恩。乾隆心想：「原來她還是不放心，要把我的兵權分散。」太后道：「請皇上分派吧。」乾隆心想：「這次我落了下風，反正我已不想舉事，分散兵權也是無妨。」於是把正黃、正紅、正藍、正白、鑲黃、鑲紅、鑲藍、鑲白的八旗兵分派給了八人統領。

和親王等八人磕頭謝恩。太后當即命兵部與宗人府付給兵劄書狀，手一揮，遲玄托著一個盤子上給乾隆，乾隆在燈下見卷軸外面是雍正親筆寫的漢文字的「遺詔」兩字，旁邊注著一行字道：「國家有變，著八旗親王會同開拆。」乾隆不覺雙手發抖，心想原來父皇早就防到日後機密洩漏，如自己敢於變更祖宗遺規，甚至反滿興漢，遺詔中必定命八旗親王誅他而另立新君。但他是個深沉之人，隨即鎮定，雙手捧著遺詔交給太后，微微笑道：「父皇深謀遠慮，明見百世，兒子只要及得上父皇萬一，太后就不必再為兒子操心了。」太后把遺詔交給了和親王，道：「你把這先皇遺詔恭送到雍和宮綏成殿，派一百名親兵日夜看守，就是有今上聖旨，也不能離開一步。」和親王領了懿旨，把遺詔送到雍和宮去了。

雍和宮在北京西北安定門內，原是雍正未登位時的四貝勒府，後來雍正死了，乾隆為了追念父皇，特地擴建成為一座喇嘛廟。太后把遺詔給乾隆一看，示意你如敢輕舉妄動，我自有制你之法，而把遺詔放在雍正的舊居，面子上是不忘先皇，其實是不放心置在宮內，生怕乾隆派人暗中銷毀。

太后佈置已畢，這才安心，打了一個呵欠，嘆道：「這個萬世的基業，你要好好保守啊！」說著站起身來，出殿回寢宮去了。乾隆送太后出殿，忙召侍衛詢問，白振稟道：「陳公子已送娘娘回宮，娘娘現在寶月樓上侯駕。」乾隆大喜，急速出殿，走到門口，回頭道：「在路上有什麼事嗎？」白振說：「奴才等曾遇見紅花會的許多頭腦，幸虧陳公子攔阻，沒出什麼事。」乾隆點點頭，道：「你跟我來。」

乾隆到了寶月樓上，向室內一望，果見香香公主面壁而坐，喜道：「長城好看麼？」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心道：「待我安排大事再來問你。」於是走到鄰室，命白振立即派遣親信侍衛在樓外和樓頂守禦，不許任何太監出入，再召御林軍統頓福康安進宮。白振急速傳旨出去，不多時，福康安匆匆趕到，乾隆命他率領部屬，到雍和宮內外埋伏，密囑了好一陣了，福康安領旨去了。乾隆又命白振率領眾侍衛在雍和宮各殿埋伏，安排已定，說道：「明兒晚我在雍和宮大殿賜宴，你召陳公子、紅花會所有的頭腦和黨徒一齊來領宴。」

白振本來正自懷疑，派這許多人到雍和宮幹什麼，聽了這話，才知是要把紅花會一網打盡，心想那一定是有一場大廝殺了，磕了頭正要走出，乾隆忽道，「慢著！」

白振回過頭來，乾隆道：「召雍和宮大喇嘛呼音克！」白振命手下侍衛出去宣召，等呼音克進來磕見，乾隆低聲道：「你到北京有幾年了？」呼音克道：「臣服侍皇上已經二十三年了。」乾隆道：「喂，你想不想回西藏去啊？」呼音克磕頭不答，乾隆又道：「西藏現在有達賴和班禪兩個活佛，為什麼沒有第三個？」呼音克道：「這是向來的規矩，自從國師……」乾隆攔住了他的話題道：「要是我封你做第三個活佛，去管一塊地方，沒人敢違旨吧？」呼音克喜從天降，連連磕頭，說道：「聖皇隆恩，臣粉身難報。」乾隆道：「現在我要叫你做一件事。你回去召集親信喇嘛，準備了硝磺油柴引火之物，等他傳訊給你時，」說著向白振一指：「你就放火燒宮，從雍和宮大殿和綏成殿燒起。」呼音克大吃一驚，磕頭道：「這是先皇的府邸，先皇遺物很多，臣不敢……」乾隆厲聲道：「你敢違旨麼？」呼音克嚇得遍體冷汗，說道：「臣遵旨辦理。」乾隆道：「這事只要洩漏半點風聲，我把你雍和宮八百名喇嘛殺得一個不剩。」隔了一會，溫言道：「綏成殿有旗兵看守，可要小心了，到時可把這些兵將一起燒在裏面。事成之後，你就是第三位活佛了。去吧！」手一揮，呼音克又驚又喜，謝了恩和白振一同退出。

乾隆佈置已畢，暗想這一下一箭雙鵰，把紅花會和太后的勢力一鼓而滅，就可安安穩穩做太平皇帝了，心頭十分舒暢，見案頭放著一張琴，走過去彈了起來。他彈的是一曲「史明五弄」，鏗鏗鏘鏘，琴聲中竟充滿了殺伐之聲，彈到一半，錚的一聲，第七根「羽弦」忽然斷了。乾隆一怔，哈哈大笑，推琴而起，走到內室來。

香香公主倚在窗邊望月，聽見腳步聲，寒光一閃，又拔出了短劍，乾隆眉頭一皺，遠遠的坐下道：「陳公子和你到長城頭上，是叫你來刺殺我嗎？」香香公主道：「他是勸我從你。」乾隆道：「你不聽他的話？」香香公主道：「他的話我總是聽的。」乾隆又喜又妒，道：「那麼你為什麼帶著劍？把劍給我吧。」香香公主道：「不，要先等到你做了好皇帝。」乾隆心想：「原來你要這樣挾制我。」一時之間，憤怒、妒忌、色欲、惱恨，百感交集，笑道：「我現在就是好皇帝。」香香公主道：「哼，剛才我聽你彈琴，你要殺人，要殺很多人，你是惡得不能再惡了。」乾隆一驚，心想原來自己的心事竟在琴韻中流露了出來，靈機一動，忽道：「不錯，我是要殺人，你那陳公子剛才已被我抓住了，你從我，我瞧在你面上可以放他。要是不從，嘿嘿，你知道我要殺很多人。」

香香公主大驚，顫聲道：「你要殺死自己親弟弟！」乾隆鐵青了臉道：「那麼，他什麼都對你說了？」香香公主道：「我不相信你抓得住他，他比你能幹得多。」乾隆道：「能幹？哼，就算今天還沒抓住，你看我明天呢？」香香公主不語，暗自沉吟。乾隆又道：「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吧，我是好皇帝也好，惡皇帝也好，你總是永遠也見不著他了。」香香公主急道：「你答應他做好皇帝的，怎麼又反悔？」乾隆道：「我愛怎樣就怎樣，誰管得了我？」他剛才受太后挾制，滿腔憤怒，不由得流露了出來。

香香公主好似胸口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想道：「原來皇帝是騙他的，早知這樣，我幹麼還要回來呢？」一陣悔恨，險險暈倒。乾隆柔聲道：「你好好從我，我自然不會為難他，還會給他大官做，教他一世榮華富貴。」香香公主一生從來沒被人這樣厲害的欺騙過，她本來還只領略到皇帝的兇狠，這時才知原來惡人還能這麼奸險，心想：「這皇帝這樣壞，一定會想法子去害他。他雖然本事比皇帝大，可是不知道親哥哥會存心害他的啊。我一定得想法子對他說，教他別上皇帝的當。可是怎樣對他說呢？」

乾隆見她皺眉沉思，稚氣的臉上多了一層凝重的風姿，絕世美豔之中，重增華瞻，不覺獃獃的出神。香香公主想道：「宮裏全是皇帝的手下人，誰能給我送信？事情緊急，只有這樣辦。」於是說道：「那麼你答應不害他？」乾隆大喜，隨口道：「不害他，不害他。」香香公主見他這兩句話說得沒有半點誠意，心中恨極，一個純樸的少女在清宮中住了數日，也已學會怎樣對付敵人，於是不動聲色的說道：「我明天一早要到清真禮拜堂去，和我的族人們一起祈禱真神之後，才能夠從你。」乾隆喜極笑道：「好，明天可不能再賴了。」

香香公主見他笑嘻嘻的下樓，找到紙筆，寫了一封信給陳家洛，警告他皇帝有害他之心，反滿興漢之想全成虛空，請他即速設法相救，一同逃出宮去，寫畢，用一張白紙將信包住，白紙上用維文寫道：「請速送交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她想維人個個對她爹爹和姊姊十分尊敬，對自己也極崇仰，在禮拜堂中只要候機交給任何一個維人，誰都會設法給陳家洛送去。

她寫了信後，心神一寬，整日勞頓之後，靠在床上睡了一個時辰，朦朧間聽見宮中鐘聲響起，天已微明，忙起身梳洗。服侍她的宮女們知道她不許別人近身，只好在旁邊瞧著，見她神采煥發，心中都代她喜歡。香香公主把信暗藏在袖中，走下樓來，抬轎的太監已在樓下侍候，四個人抬著香轎將她送到了清真寺門口。

香香公主下了轎，望到伊斯蘭教禮拜堂的圓頂，心中又是歡喜又是難受，微微點頭，走進教堂去，突然見左右各有一個人和她並排而行。她抬起頭來，見是兩個維人，心中大喜，正要把捏在手裏的紙團遞過去，和右面那人目光一接觸，不禁遲疑，又把手緩緩縮回。原來那人雖然是維人裝束，可是面目神情完全不是她族人模樣，她又向左邊那人一望。那人比較像維人些，但總似乎有點異狀。香香公主低聲問道：「你們是皇帝派來看守我的嗎？」她說的是維語，那兩人果然不懂，都隨意點了點頭。

香香公主失望之極，轉過身來，只見身後又跟著八名維人裝束的皇宮侍衛，真正的維人都被隔得遠遠的。這時寺中教長領著眾人俯伏禮拜。香香公主跪了下來，淚如泉湧，心中悲苦已極，她這時只有一個念頭：「怎樣把消息告訴他，教他提防？就是要我死，我也得把消息傳給他。」

「就是要我死！」這念頭如同閃電般掠過她的腦子：「我在這裏死了，消息就會傳出去，他就會知道。不錯，再沒有其他的法子！」但她又想到了「可蘭經」第四章中的話：「你們不要自殺。阿拉確是憐憫你們的。誰為了過份和不義而犯了這個嚴禁，我要把誰投入火窟。」穆罕默德的話在她耳中如雷震般響著：「自殺的人，永墮火窟，不得脫離。」她並不怕死，她相信死了之後可以上升樂園，將來會永遠永遠和心愛的人在一起，可蘭經上是這樣說的：「他們在樂園裏將享有純潔的配偶，他們得永居其中。」但要是自殺了，那就是無窮無盡的受苦！

她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只聽見眾人在喃喃誦經，教長正大聲講著樂園中的喜悅，講著墜入火窟的靈魂是多麼悲慘。對於一個虔信宗教的人，再沒有比靈魂的永遠沉淪是更可怕的了，可是她沒有其他的辦法。愛情勝過了最大的恐懼，香香公主低聲道：「至神至聖的阿拉，我不是不相信你會憐憫我，但是除了用我身上的鮮血之外，我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教他逃避危難。」她從衣袖中摸出短劍，在身子下面的磚塊上劃了「不要相信皇帝」這幾個字，輕輕叫了兩聲：「大哥！」將短劍刺進了那世上最純潔最美麗的胸膛。

眾維人正跪著虔誠禱告，那些喬裝的侍衛們也都伏在地下。在香香公主右邊的那名侍衛忽見地上一股殷紅的鮮血緩緩流動，吃了一驚，見鮮血正從香香公主身下流出，把她白衣染紅了一大塊，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大叫一聲，跳起身來，拉著香香公主的袖子一扯，只見她閉目垂頭，早已死去，胸口插著一柄短劍。

且說紅花會群雄這日在廳上議事，與剛從廣東回來的蔣四根談論南方各地英豪的近況，忽報白振來拜。陳家洛親自接見，白振傳達皇上旨意，說當晚在雍和宮賜宴，命紅花會眾位香主一齊赴宴，皇上親自要來，因為怕太后和滿州親貴疑慮，所以特地在皇宮外面相會。陳家洛領旨謝恩，心想喀絲麗一定是勉為其難的從了皇帝，所以他對興漢大業特別熱心了起來，心中是一種說不出的又喜又悲的滋味，送別白振後，回到大廳，與群雄說了。眾人見皇帝果然信守盟約，行將建立不世奇功，都很興奮。無塵、陸菲青、趙半山、文泰來等人從前吃過滿清官員不少苦頭，對乾隆的話本來不大相信，這時見在事進行得很是順利，都說究竟皇帝是漢人，又是總舵主的親哥哥，情形早然大不相同。

陳家洛怕自己一個人心情不佳，冷了大家的豪興，於是強大精神，和群雄隨意談論，後來談到了武藝，無塵道：「總舵主，你這次在回部和少林寺都學到了精妙的武功，露幾手給大家瞧瞧怎樣？」陳家洛道：「好，我正要和陸老前輩與各位哥哥印證一下，只怕還有許多精微之處我沒悟出來。」他心想：「降龍十八掌是少林寺的鎮山之寶，天鏡禪師說過是不能傳授外人的，我把從神峰中學來的掌法試演一番吧。」於是向余魚同道：「十四弟，請你吹笛。」余魚同道：「好！」李沅芷笑吟吟的奔進內室去把金笛取了出來。駱冰笑道：「好啊，把人家的寶貝兒也收起來啦。」李沅芷臉一紅不作聲。

原來自那日李沅芷被張召重擊斷左臂之後，一路余魚同對她細加呵護，由憐生愛，因感生情，這才是一片真心的對她。余魚同是個熱腸情重之人，真的對她好了，那又恨不得掏出心肝來給她。李沅芷一往情深的癡念，終於有美滿收場，自然這芳心大慰，兩人只要見到旁邊無人，就並肩喁喁細語。一天兩人談到那日在甘涼道上客店中初會的情景，李沅芷說很羨慕他用金笛點倒公差的本領，抱怨師父不肯傳她點穴功夫，余魚同笑道：「陸師叔雖然年老，總不便在你身上指點，也不能讓你摸他。穴道認不準，怎麼教，等將來咱倆成了夫妻，我再教你吧。」李沅芷噗哧一笑道：「那麼我倒錯怪師父了。」余魚同笑道：「我傳你點穴可以，但你得磕頭拜師。」李沅芷笑道：「呸，你想麼？」從那日起，余魚同就把使笛打穴的入門功夫先教會了她，李沅芷把笛子借來練習，所以這些日子笛子是在她身邊。

陳家洛隨著笛聲舞動掌法，群雄在旁圍觀，凝神琢磨。無塵笑道：「總舵主，你用這掌法竟打倒了張召重，我用劍給你對對怎樣？」說著仗劍下場。好友間切磋武藝，本是各有進益，陳家洛道：「好，來吧！」一掌向無塵肩頭拍去。

無塵一劍斜刺，不理陳家洛的手掌攻到，逕擊對方腰眼。陳家洛側身繞過，笛聲中急攻無塵後心，無塵更不回頭，倒轉劍尖，向後猛戳，部位時機，無不恰到好處，正是追魂奪命劍中的絕招「望鄉回顧」。陳家洛身體一側，伸手來拿無塵手腕。無塵明知這一劍當然戳不中他，但想不到他反攻如此迅捷，腳下一點，向前竄出三步，手腕一翻，長劍又已遞出。旁觀群雄，齊聲叫好。兩人雖是印證武功，但也絲毫不讓，單劍斜走，雙掌齊飛，打得緊湊異常。

正鬥到酣處，忽然胡同外傳來一陣曼長淒涼的歌聲。群雄起初並不在意，但聽那歌聲越來越近，似是成千人齊聲唱和，悲切異常，令人聞之墮淚。心硯久在大漠，一聽知是維人們所唱的悼歌，心中好奇，奔出去打聽，過了一會，從外面回來，臉色灰白，腳步踉蹌，走近陳家洛身邊，顫聲叫道：「總舵主！」無塵倏地收劍躍開，陳家洛回頭問道：「什麼？」心硯道：「那……那……香香公主死了！」群雄齊都怔住。陳家洛只覺眼前一黑，無塵擲劍在地，伸手拉住他的臂膀。駱冰忙問：「怎麼死的？」心硯道：「我問一位維人大哥，他說是在清真禮拜堂裏祈禱時，香香公主用劍自殺死的。」駱冰又問：「那些維人唱些什麼？」心硯道：「皇帝把她遺體交給了維人，他們剛才將她安葬之後，回來時大家心中悲傷，所以唱歌哀悼。」眾人大罵皇帝殘忍無道，逼死了這樣一位善良純潔的少女。駱冰想起在大漠上教她說漢語的情形，一陣心酸，流下淚來。陳家洛卻一語不發，眾人防他心傷過甚，正想勸慰，陳家洛忽道：「道長，我學的掌法還沒使完，咱們再來。」緩步走到場子中心，眾人不禁愕然。

無塵心想：「讓他分心一下以免過悲，那也是好的。」於是拾起劍來，兩人又鬥。群雄見陳家洛步武沉凝，掌法精奇，似乎對剛才這訊息並不動心，互相悄悄議論。李沅芷低聲對余魚同道：「男人家多沒良心，為了國家人事，心愛的人死了一點也不在乎。」余魚同一面吹笛，心想：「總舵主真的好忍得下，如果是我，只怕當場就要瘋了。」

無塵顧念陳家洛遭此巨變，心神不能鎮攝，不敢再用險招，兩人本來棋逢敵手，功力悉匹，無塵一有顧忌，兩招稍緩，立處下風。只見劍光掌影中無塵不住後退，他一招不敢疾刺，收劍微遲，陳家洛左手的三根手指已搭上了他的手腕。兩人一碰，倏地跳開，無塵叫道：「好，好，妙極！」陳家洛笑道：「道長是故意相讓的。」他笑聲未畢，忽然一張口，噴出兩口鮮血來。

群雄盡皆失色，忙上前相扶。陳洛家淒然一笑道：「不要緊，不要緊！」靠在心硯肩上進內堂去了。

無塵長嘆一聲道：「在這當口，還練什麼勞什子的武功！」李沅芷望著地下一灘鮮血，暗想：「原來他是個情深義重之人，剛才我錯怪了他。」群雄見總舵主如此，都很惶急，陸菲青卻道：「他是一時急痛攻心，又強行忍住，以至嘔血。總舵主武功精湛，調整一下，便不礙事。」眾人知他年長見事多，既如此說，才放了一點心。

陳家洛回房睡了一個多時辰，想起今晚還要會見皇帝，正有許多大事要幹，如何這般不自保重，但想到香香公主慘死，不由得傷痛欲絕。他又想：「喀絲麗明明已答應從他，怎麼忽又自殺，她知道這事關係國家大事，如無變故，絕不至於今日自殺，內中必定別有隱情。」他思索了一回，疑慮莫決，於是取出從回部帶來的維人衣服，穿著起來，那正是他在冰河上初見香香公主時所穿的。他再用淡墨將臉塗得黝黑，對心硯道：「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心硯待要阻攔，知道無用，但總是不放心，悄悄在後面跟隨。陳家洛知他是一片忠心義膽，也就由他。

大街上人聲喧鬧，車馬雜遝，陳家洛眼中看出來卻是一片蕭索。他走到西長安街清真禮拜寺，逕行入內，走到大堂上俯伏在地，心中默默禱祝：「喀絲麗，你在天上等著我，我答應你皈依伊斯蘭教，絕不讓你等一場空。」他抬起頭來，忽見地下隱隱約約的有幾個字，仔細一看，是用刀尖在磚塊上劃的維文：「不要相信皇帝」，字痕中有殷紅之色。陳家洛一驚，低頭細看，見磚塊上有一片地方顏色較深，他突然想到：「難道這是喀絲麗流的血？」他俯下身去一聞，果然有微微的鮮血氣息，不禁大慟，淚如泉湧，伏在地下號哭起來。哭了一陣，忽然有人在他肩頭輕拍兩下，他是學武之人，立即縱身躍起，左掌微揚待敵，一看之下又驚又喜，那人穿著維人的男子裝束，但秀眉微蹙，星目流波，正是翠羽黃衫霍青桐。她今日剛隨師父天山雙鷹趕到北京，要設法相救妹子，那知遇到同族維人，一問驚聞妹子已死，匆匆到禮拜寺來這妹子禱告，見一個維人伏地大哭，叫著喀絲麗的名字，所以拍他肩膀相詢，卻遇見了陳家洛。

兩人正要傾談，陳家洛突見兩名清官侍衛走進大堂來，忙一拉霍青桐的袖子，兩人並肩伏地。那兩名侍衛走到陳家洛身邊，喝道：「起來！」陳家洛只得站起，眼望窗外，只聽得叮噹聲響，兩名侍衛將香香公主劃著字跡的磚塊用鐵鍬撬起，拿出禮拜寺上馬而去。霍青桐道：「那是什麼？」陳家洛垂淚道：「要是我遲來一步，喀絲麗犧牲了性命向我所作的警示也瞧不到了。」

霍青桐問道：「什麼警示？」陳家洛道：「這裏耳目眾多，咱們還是伏在地下，我再對你說。」兩人重行伏下，陳家洛輕輕把各種情由大致說了。霍青桐又是傷心又是憤恨，怒道：「你怎麼這樣糊塗，會去相信皇帝？」陳家洛慚愧無地，道：「我只道他是漢人，又是我的親哥哥。」霍青桐道：「漢人就怎樣？難道漢人就不做壞事麼？做了皇帝，還有什麼手足之情？」陳家洛垂淚道：「是我害了喀絲麗的性命！」霍青桐見自己責備得太厲害了，心想他本已十分難受，於是柔聲安慰道：「你是為了要救天下蒼生，那也難怪。」過了一會，問道：「今晚雍和宮之宴，去也不去？」陳家洛切齒道：「皇帝也要赴宴，我去刺殺他為喀絲麗報仇。」霍青桐道：「對，也為我爹爹、哥哥，和我無數同胞報仇。」

陳家洛問道：「你在清兵夜襲時怎麼能逃出來？」霍青桐道：「那時我正病得厲害，清兵突然攻到，幸而忽倫四兄弟捨命惡鬥，把我救到了師父那裏。」陳家洛嘆道：「喀絲麗曾對我說，我們就是走到天邊，也要找著你。」霍青桐眼眶一紅，說道：「咱們回去和大夥商議吧。」

兩人走出禮拜堂，心硯迎了上來。他見了霍青桐，又驚又喜，道：「霍姑娘，我一直惦記著您，您好呀！」霍青桐這半年來，父母兄妹四人全喪，從前對心硯的一些小小嫌隙，那裏還放在心上，道：「你也好，你又長高啦！」心硯見她不再見怪，很是高興。

三人回到雙柳子胡同，天山雙鷹和群雄正在高談闊論。陳家洛把在教堂中所見的血字說了，陳正德一拍桌子說道：「我說的還有錯麼？那皇帝當然要加害咱們，這女孩子一定是在宮中得了確息，才捨了性命來告知你。」眾人都說不錯。關明梅垂淚道：「我們二老沒有兒女，本想把她們姊妹都收作乾女兒，那知──」陳正德道：「這女孩子雖然不會武功，卻有俠氣，難得難得！」眾人嘆息了一會，陳家洛道：「待會雍和宮賜宴，大家都得帶兵器去，長兵器是帶不進去的了，各人準備好短兵刃和暗器。」群雄應了，陳家洛又道：「酒肉飯菜之中只怕下有毒物迷藥，絕不可有絲毫沾唇。」陳正德道：「是啊，早就該這麼防備了。」陳家洛道：「今晚咱們不殺皇帝，解不了心頭之恨，但要先籌畫退路。」陳正德道：「中原是不能再住的了，大夥兒到回部去。」群雄久在江南，離開故鄉實在有點難捨，但不殺皇帝，皇帝卻要對自己動手，除此之外，再無別路，計議了一陣，都贊成了。陳家洛命文泰來率領楊成協、衛春華、石雙英、蔣四根在城門口埋伏，到時殺了城門守軍，接應大夥出城西去。

文泰來應了，領了楊成協等，去察看路徑，準備退路。陳家洛又命心硯率領紅花會頭目，牽了馬匹，帶同弓箭等物在雍和宮外接應；又命余魚同立即通知紅花會在北京的頭目，遍告各省紅花會會眾，總舵遷往回部，各地會眾立即隱伏，以防官府收捕。他分派已畢，向天山雙鷹與陸菲青道：「如何撲殺皇帝，請二位老前輩出個主意。」陳正德道：「那還不容易？我上去抓住他脖子一扭，瞧他完不完蛋？」陸菲青笑道：「能夠這樣，那當然再好不過。但他既然存心相害咱們，身邊侍衛一定帶得很多，防衛必然周密。」無塵道：「還是三弟用暗器傷他。」天山雙鷹在六和塔上見過趙半山的神技，對他暗器功夫十分心折，當下首先贊同。

趙半山從暗器囊裏摸出方龍駿當日所發的三枚毒蒺藜來，笑道：「只要打中一枚，就教他夠受了！」心硯見到毒蒺藜是驚弓之鳥，不覺打了個寒噤。陳家洛道：「我怕那姓方的還在宮裏，有解藥可治。」趙半山道：「不妨，我再用鶴頂紅和孔雀屎浸過，他解了那一種，解不了這一種。」陸菲青對駱冰道：「你的飛刀和我的金針也都浸上毒藥吧。」駱冰點頭，道：「咱們幾十種暗器齊發，不管他多少侍衛，總能打中他幾枚。」各人當下磨刀餵藥，細加準備。陳家洛見眾人在炭火爐上的毒藥罐裏浸暗器，想起皇帝與自己是同母所生，總覺不忍，但隨即想到他的陰狠毒辣，拔出短劍，也在毒藥罐中熬了一會。

到申時三刻，眾人收拾了行李，飽餐酒肉，齊等赴宴。過不多時，白振率領了四名侍衛來請，群雄各穿錦袍，騎馬赴雍和宮。白振在杭州六和塔外曾與陳正德交過手，這時見他也到了，兩人對望了一眼。

到宮門外下馬，白振見眾人衣冠楚楚，都是空手不帶兵刃，心中暗暗嘆息，引著眾人入宮。大殿是已擺開了三席素筵，白振肅請群雄分別坐下，中間一席陳家洛坐了首席，左首一席陳正德坐了首席，右首一席陸菲青坐了首席。佛像下面獨設一席，向外一張椅上鋪了錦緞黃綾，顯然是皇帝的御座了。陸菲青、趙半山等人心中暗暗估量，待會動手時如何向御座施放暗器。

菜肴陸續上席，眾人靜候皇帝到來。過了一會，腳步聲響，殿外走進兩名太監，陳家洛等認得是遲玄和武銘夫兩人，太監後面跟著一位戴紅頂子拖花翎的大官，原來是前任杭州將軍的李可秀。李沅芷握住身旁余魚同的手，險些叫出聲來。只見遲玄拿出聖旨，叫道：「聖旨到！」白振等侍衛首先跪下，陳家洛等也只得跟著跪下。

遲玄展開御旨，宣讀道：「陳家洛等公忠體國，朕甚嘉悅，著賜陳家洛進士及第，餘人著禮部另議，賜宴雍和宮，將軍李可秀陪宴，欽此。」群雄聽了心中一涼，原來皇帝奸滑，他是不來的了。李可秀走近陳家洛身邊，作了一揖道：「恭喜，恭喜，陳兄得皇上如此恩寵，真是異數。」陳家洛謙遜了幾句，李沅芷和余魚同過來，李沅芷叫了一聲：「爹！」李可秀一驚，回頭見是失蹤近年、自己日思夜想的獨生女兒，真是喜從天降，拉住了她手，眼中濕潤，顫聲道：「沅兒，沅兒，你好麼？」李沅芷道：「爹──」可是話卻說不下去了。

李可秀道：「來，你跟我同一席！」拉她到偏席上去。李沅芷和余魚同知道這是他愛護女兒，防她受到損傷，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分別就坐。

遲玄和武銘夫兩人走到中間席上，對陳家洛道：「哥兒，將來你做了大官，可別忘了咱倆啊！」陳家洛道：「絕不敢忘了兩位公公。」遲玄手一招，叫道：「來啦！」兩名小太監托了盛著兩把酒壺和幾隻酒杯的盤子過來。遲玄拿起一把酒壺，在兩隻杯中斟滿了酒，自己先喝了一杯，說道：「我敬您一杯！」說著放下空杯，雙手捧著滿滿的一杯酒遞到陳家洛面前。

群雄注目凝視，心中尋思：「皇帝沒來，咱們如先動手，那是打草驚蛇，再要殺他就不容易。這一杯酒雖從同一把酒壺裏斟出來，但安知他們不從中使了手腳，瞧總舵主喝是不喝？」陳家洛在小太監拿酒壺過來時即已留神細看，他知其中必然有詐，存心尋隙，破綻就易發覺，果見酒壺的壺柄上左右各有一個小孔。遲玄斟第一杯酒時大姆指捺住左邊小孔，斟第二杯他自己喝的酒時，姆指似乎漫不經意的一滑，捺住了右邊小孔。陳家洛心中了然，知道酒壺分為兩隔，捺住左邊小孔時。左邊一隔中的酒流不出來，斟出來的是盛在右邊一隔中的酒；捺住右邊小孔則剛剛相反，那顯然右邊一隔中裝的是毒酒了。陳家洛心想：「哥哥你好狠毒，你存心害我，怕我防備，先賜我一個進士，叫我全心相信你共舉大事。如果不是喀絲麗用她的血來向我示警，這杯毒酒是喝定的了。」

他拱拱手道謝，舉杯作勢要飲，遲玄和武鉻夫見大功告成，喜上眉梢。陳家洛忽將酒杯放下，提起酒壺又斟一杯，他斟酒時捺住右邊小孔，杯底一翻，一口乾了，把原先那杯送倒武銘夫前面，說道：「武公公也喝一杯！」武銘夫和遲玄兩人見他識破機關，不覺變色。陳家洛又捺住左邊小孔，斟了一杯毒酒，說道：「我同敬遲公公一杯！」

遲玄飛起右足，一腳將陳家洛手中酒杯踢去，大聲喝道：「通統給我拿下了！」大殿前後左右，登時湧出救百名手執兵刃的內廷侍衛和御林軍來。陳家洛笑道：「兩位公公酒量不高，不喝就是，何必動怒？」武銘夫叫道：「奉聖旨：紅花會叛上作亂，圖謀不軌，立即拿問，拒捕者格殺勿論。」陳家洛手一揮，常氏雙俠已縱到兩人背後，各伸右掌，拿住了遲玄與武銘夫的項頸，兩人待要抵敵，已經周身麻木，動彈不得。陳家洛又斟了一杯毒酒，笑道：「這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駱冰和章進各拿一杯，給遲武兩人灌了下去。

眾侍衛與御林軍見遲武被擒，只在遠處吶喊，不敢十分逼近。紅花會群雄早從衣底取出兵刃，正要向外殺出，忽見後殿火起，同時刀槍碰撞，格鬥之聲大作。陳家洛想：「難過後殿有我們夥伴被困住了不成？」於是傳令道：「從後殿衝出去！」

無塵身上只藏一柄短劍，使用不便，縱入侍衛中，夾手奪了一柄劍來，連殺三人，當先直入後殿，群雄跟著衝入。李可秀拉著女兒的手，叫道：「你在我身邊！」他一面和白振兩人分別傳令，督率侍衛攔截，一面拉著女兒防她混亂中受傷。余魚同見狀，長嘆一聲，心想：「我與她爹爹勢成水火，她終究非我之偶！」一陣難受，揮笛衝入。李沅芷右手使勁一掙，李可秀拉不住，當下被他掙脫。李沅芷叫道：「爹爹保重，女兒去了！」反身躍起，縱入人叢之中。李可秀大出意外，愕然不動，大叫：「沅芷，沅芷，你回來！」她早已出了大殿。

余魚同見未婚妻跟著她爹爹，傷痛已極，李沅芷衝到後殿時，只見他揮笛與五六名侍衛惡戰，形同拚命，身上已受了幾處傷。李沅芷叫道：「師哥，快跟我來！」余魚同一聽，心頭一喜，精神倍增，刷刷數笛一輪急攻，李沅芷仗劍上前助戰，將眾侍衛殺退。兩人攜手跟著駱冰，向前直衝。

這時火光燭天，人聲嘈雜，陳家洛等已到綏成殿外，一看之下，不覺十分驚異，只見數十名喇嘛正和一班清兵惡戰，眼見眾喇嘛抵敵不住，白振卻督率了侍衛加入相助喇嘛，把眾清兵趕入火勢正旺的殿中。陳家洛那知乾隆與太后之間勾心鬥角的事，心想這事古怪，但良機莫失，忙傳令命群雄越牆出宮。李可秀與白振已得乾隆密旨，要將紅花會會眾與綏成殿中的旗兵一網打盡，他們一們念著女兒，一個想起陳家洛在海塘上的救命之恩，都對紅花會放寬了一步，協力對付旗兵。過不多時，旗兵全被殺光燒死，綏成殿倒坍下來，將雍正的遺詔埋在火窟之中。

# 第四十回 空餘碧血葬佳城

群雄躍出宮牆，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雍和宮外無數官兵，都是弓上弦，刀出鞘，數百枝火把高舉，數百盞孔明燈晃來晃去，射出道道黃光。陳家洛心想：「他佈置得很好，惟恐毒藥毒不死我們！」轉眼間無塵與陳正德已殺入御林軍隊裏，四下弓箭如飛蝗般向群雄射來。霍青桐大叫：「大家衝啊！」群雄互相緊緊靠近，隨著無塵與陳正德衝殺，清兵越殺越多，衝出了一層，外面又圍上一層。乾隆這次是處心積慮要把紅花會全部高手一鼓殲滅，以免遺下後患，所以調集了御林軍與侍衛的精銳，伏下了重重甲兵，紅花會群雄雖然英雄，但好漢敵不過人多，形勢甚為危急。

無塵劍光霍霍，當者披糜，力殺十餘名御林軍，突出了重圍，等了一陣，見餘人並未隨出，心中憂急，又翻身殺入，只見七八名侍衛圍著章進酣鬥。章進全身血污，殺得如癡如狂，無塵叫道：「十弟莫慌，我來了。」刷刷刷三劍，三名內廷侍衛咽喉中劍，餘人發一聲喊，退了開去。無塵道：「十弟，沒事麼？」忽然呼的一聲，章進一斧向他劈來。無塵吃了一驚，側身讓過，章進連聲狂吼，叫道：「眾位哥哥都給你們害了，我不要活了！」雙斧忽地捲到。無塵一驚更甚，叫道：「十弟，十弟，是我呀！」章進雙目瞪視，突然撇下雙斧，叫道：「二哥啊，我不成了！」無塵在火光下見他胸前、肩頭、臂上都是傷口，處處流血，但自己又只有單臂，無法扶他，咬牙道：「你伏在我背上，摟住我！」他蹲下身子，章進依言抱著他頭頸。無塵只覺一股股熱血從他道袍裏直流進去，當下奮起神威，提劍往人多處殺去。

劍鋒到處，清兵紛紛讓道，忽見前面官兵接二連三的躍在空中，顯然是被人提著拋擲出來的，無塵心想：「除四弟外，別人無此功力。莫非城門有變？」仗劍衝去，果見文泰來、駱冰，余魚同、李沅芷四人正在與侍衛們惡戰。無塵叫道：「總舵主他們呢？」余魚同道：「不見啊，咱們到那邊去找！」無塵心中一寬，心想章進受傷甚重，所以胡言囈語，未必大夥都已死傷。文泰來掌劈拳打，殺開了一條血弄堂，四人隨後趕去。無塵奔到文泰來身旁，叫道：「四弟，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城門口怎樣？」文奉來道：「那邊沒事。我不放心，所以來瞧瞧！」無塵道：「來得正好！」他雖然身上馱了章進，仍舊一路殺人，長劍起處，清兵無人能避。

突然李沅芷高聲叫道：「總舵主！」只見一個白衣人影從火光中掠過，東一竄，西一晃，似乎在到處尋人，又見陸菲青從西首殺了出來，叫道：「大夥退回宮牆。」遙見遠處火光中一根翠羽不住晃動。

陸菲青道：「總舵主，你領大夥退到牆邊，我去接她出來！」說著手揮長劍，往霍青桐那裏殺去。陳家洛與文泰來當先開路，又返回到牆邊。無塵叫道：「十弟，下來吧！」章進只是不動，駱冰去扶他時，只覺他身子僵硬，原來已經氣絕。駱冰伏屍大哭，文泰來正在抵敵眾侍衛，接應趙半山、常氏雙俠等過來，聽見駱冰哭聲，不由得灑了幾點英雄之淚，怒氣上衝，揮掌連斃三敵。

群雄逐漸聚攏，這時陸菲青和霍青桐會合在一起，人叢中只見那根翠羽慢慢移來，但相隔尚有數十步時，卻始終無法走近，常氏雙俠奪了兩杆長槍，衝過去接了過來，霍青桐臉色蒼白，一身黃衫上點點斑斑都是血跡。陳家洛叫道：「咱們再衝，這次可千萬別失散了。」話聲方畢，雍和宮內嗖嗖數聲，連射了幾枝箭出來，原來李可秀和白振率領的人眾殺盡了綏成殿中的旗兵後，蜂湧而至。紅花會這一來前後受敵，處境更是惡劣。

正危急間，正面御林軍忽然紛紛退避，火光中數十名黃衣僧人衝了進來，當先一人白鬚飄動，金刀橫砍直斬，威不可當，正是鐵膽周仲英。群雄大喜，只聽周仲英叫道：「各位快跟我來！」文泰來抱起章進屍身，隨著眾人衝出，只見天鏡禪師率著大癲、大癡、元痛、元悲、元傷等少林僧人，正與御林軍接戰。霍青桐見眾人十分英勇，但衝到那裏，敵兵必跟到那裏，抬頭四下一望，果見一所民房頂上站著十多個人，四個人手提紅燈分站四方，群雄殺奔西方，西方那人就高舉紅燈，殺奔東方，東方就有紅燈舉起，於是對陳家洛道：「打滅那紅燈就好辦了！」趙半山聽了，從地下撿起一張弓，拾了幾枝箭，弓弦響處，四燈熄滅。

群雄喝一聲彩，御林軍不見了燈號，果然亂將起來。霍青桐又道：「屋頂上的人中，必有主將在內，咱們擒賊先擒王！」眾人知道她在回部運籌惟幄，曾殲了兆惠四萬多名精兵，真是女中孫吳，說話必有見地，無塵叫道：「四弟、五弟、六弟，咱們四個去！」文泰來和常氏雙俠齊聲答應，四人有如四隻猛虎，直撲出去，御林軍那裏攔阻得住。陳家洛與天鏡禪師等跟著殺出，眼見就要衝出重圍，突然喊聲大振，李可秀和白振率領親兵侍衛，圍了上來，一陣混戰，又把群雄裹在垓心，李沅芷、駱冰，以及七八名少林僧人都受了傷。

無塵等衝到牆邊，一躍上屋，早有七人過來阻攔，這些人竟是武功極好的高手，常氏雙俠合敵三人，一時未分勝敗。無塵與文泰來那是以一對二，在屋頂攻拒進退，打得十分激烈。無塵心中焦躁，想道：「怎麼這裏有這許多硬爪子？」

只見屋角上眾人衛擁中有一個紅頂子的官員，手執佩刀令旗，正在指揮督戰，無塵叫道：「這些鷹爪都交給我！」左一劍「心傷血污池」直刺敵人胸膛，右一劍「膽裂奈何橋」，逕奔對手雙足，這兩人或縮身，或縱躍，無塵長劍已指向纏著文泰來的兩名侍衛，「千刃刀山」斜戳左股，「萬斛油鍋」橫削右腰，招招快極狠極。文泰來一緩手，向那紅頂官員直衝過去，左右衛護大驚，見文泰來勢頭兇猛，早有四人挺刀阻截。文泰來在火光中猛見那官員回過頭來，吃了一驚，險些失聲叫出：「總舵主！」原來這官員面貌幾乎與陳家洛一模一樣，如非服色完全不同，真難相信竟是兩人。他斗然想起妻子曾談到徐天宏設計取玉瓶，捉王維揚之事，總舵主喬扮官員，竟被眾人誤認為御林軍統領兼九門提督福康安，那麼這人必是福康安無疑。現在群雄身處危境，如不抓到此人，只怕無法脫難，當下身形一縮，突從兩柄大刀的刃鋒下鑽過，逕向福康安竄去。

統率御林軍兜捕紅花會的，正是乾隆皇帝第一親信的福康安。皇帝因燒綏成殿之事萬分機密，所以命他總領其事，但因對他寵愛異常，既要他立此殊功，又怕他遇到兇險，所以特選了十六名一等侍衛，專門保護他一個人。眾侍衛見文泰來奮不顧身的要來傷害福帥，如何不慌，又有兩人上前阻擋，餘人擁著福康安避到另一間屋子頂上。無塵身法迅捷無比，數招之下，已傷了兩名侍衛，他突然斜奔橫走，在從侍衛中穿來插去，這裏一劍，那裏一腳，片刻之間已連施七八下毒招。文泰來再度緩出手來，雙足一用勁，如一隻黑鷹般向福康安頭頂落下。

這時地下的御林軍與眾侍衛已發現主帥處境兇險，雖有十多名高手侍衛保護，但竟自攔阻不住這兩個怪傑所向無敵的猛撲，又有七八人躍上屋來相助。餘人也暫時不向紅花會餘人進迫，都舉頭凝視屋頂的激鬥，突見文泰來飛撲而下，不由得齊聲驚呼。

福康安也稍會一點武藝，舉起佩刀猛砍，同時兩枝長槍，兩柄大刀都向文泰來身上攻來。文泰來心想：這一抓如抓不到他，眼見他後援即到。當下雙臂一振，兩杆長槍騰在空中，他一足踩在左邊一名侍衛胸前，右手一拳擊中右邊侍衛面門，大喝一聲，兩名剛躍上屋頂的侍衛嚇得跌了下去。福康安驚得手足都軟了，被文奉來一把當胸揪住，舉在半空，屋上屋下的清兵不約而同的又是一陣驚叫。

這時常氏雙俠已打倒三名侍衛，雙雙躍到，往文泰來身旁一站，取出飛抓，亮光閃閃，舞成徑達兩丈的一個大圈子，清兵們那敢過來。只見福康安舉起令旗，顫聲高叫：「大家住手！御林軍與眾侍衛各歸本隊！」

御林軍與侍衛們見本帥被擒，都是大驚失色。奉旨衛護福康安的內廷侍衛中有三人不理會常氏雙俠飛抓厲害，奮勇衝上。無塵叫道：「五弟，六弟，放這三個鷹爪過來！」雙俠一收飛抓躍開，以為無塵要親自取他們性命，那知無塵長劍直指福康安咽喉，哈哈笑道：「來吧，來吧！」三名侍衛停步遲疑，互相使個眼色，又都躍開。文泰來雙手微一用力，福康安臂膀上痛入骨髓，只得高聲叫道：「快收兵，退開！」清兵侍衛不敢再戰，紛紛歸隊。

陳家洛叫道：「咱們都上高處！」群雄走到牆邊，一一躍上。趙半山點查人數，除章進傷重斃命外，其餘尚有八九人負傷，幸喜都不甚重，火光中又見孟健雄與徐天宏扶著周綺躍上屋頂。只見她頭髮散亂，臉如白紙，周仲英罵道：「你怎麼也來了？不保重自己身體！」周綺叫道：「我要孩子，孩子，還我孩子來！」陳家洛見她神智不清，忙亂中不及細問，用紅花會切口傳令：「咱們攻進宮去，殺了皇帝給章十哥報仇！」群雄轟然叫好，駱冰把這話譯給陸菲青、天鏡禪師、天山雙鷹、霍青桐等人聽了，眾人舉刀回應。天鏡禪師道：「少林寺都教他毀了，老衲今日要開殺戒！」陳家洛驚道：「師叔您老人家好，少林寺毀了？」天鏡道：「不錯，已經燒成白地，天虹師兄護法圓寂了。」陳家洛一陣難受，更增憤慨。眾人擁著福康安，從御林軍的刀槍劍戟中走出去，只見走了一層又是一層，圍著雍和宮的兵將何止萬人。群雄饒是大膽，也不覺心驚，暗想要不是擒住了他們頭子，即使突出重圍，也必傷折眾多。

待走出最後一層清兵，見心硯領著紅花會的頭目，牽了數十匹馬遠遠站著等候。各人紛紛上馬，有的一人一騎，有的一騎雙乘，蜂湧呼喝，一陣風般向皇宮衝去。徐天宏跑在陳家洛身旁，叫道：「總舵主，退路預備好了麼？」陳家洛道：「九哥他們在城門口接應。你們怎麼這時候趕到？」徐天宏恨道：「方有德那奸賊，那奸賊！」陳家洛道：「怎麼？」徐天宏道：「他勾結成璜，瑞大林，調了大軍夜襲少林寺。天虹老禪師不肯出寺，就在寺中被燒死了。」陳家洛道：「這幾個奸賊呢？」徐天宏道：「他們還搶了我的兒子去！」陳家洛聽見他生了個兒子，想說句「恭喜」，但又縮住了口，徐天宏道：「天鏡師伯率領僧眾找這幾個奸賊報仇，一直追到北京來，咱們到雙柳子胡同找你，才知你們在雍和宮。」這時眾人已奔近禁城，御林軍與眾侍衛在後緊緊跟隨，雖不交鋒，但毫不放鬆。徐天宏轉頭對天山雙鷹道：「要是皇帝得訊躲了起來，深宮中那裏找去，請兩位前輩先趕去探聞如何？」

徐天宏在杭州六和塔上見過天山雙鷹的武功，知道二老對敵時一往直前，凌厲無倫，兩人又最好勝，剛才無塵與文泰來擒拿福康安大顯威風，他們夫婦卻未顯技立功，這時正好請他們去探明皇帝行蹤。天山雙鷹同時應道：「好，我們就去！」徐天宏雖然愛子被劫，但仍舊老謀深算，從衣袋裏摸出四枚流星火炮來，交給陳正德道：「見到皇帝後，能殺馬上就殺，如他衛護眾多，請老前輩放流星為號。」關明梅道：「好！」雙鷹躍過宮牆，直往內院而去，身手快捷，真和鷹隼相似。等福康安命禁軍打開宮門，二老早已去遠。

天山雙鷹在屋頂上飛奔，只見宮門重重，庭院處處，怎知皇帝躲在那裏。關明梅道：「咱們抓一名太監來問。」陳正德道：「好！」兩人一躍下地，隱耳暗處，側耳靜聽，想聽到何處有人聲，然後過去抓人，只聽見腳步聲急，兩人直奔而來。陳正德低聲道：「這是兩個有武功的人。」關明梅道：「不錯，咱們跟去瞧瞧。」語聲方畢，兩個人影已從身邊急奔過去。

雙鷹悄沒聲的跟在兩人身後，一眼看出前面那人身材瘦削，武功尤高，後面那人衣衫肥大，身體魁偉，腳步卻沉重得多。前面那人常常停步等他，不住催促：「快，快，咱們要搶在頭裏，快給皇上報訊。」雙鷹一聽大喜，他們去給皇帝稟報，正好帶路，心中又暗暗感激後面那個笨傢伙，要不是他腳步笨重，自己夫婦在後面跟躡勢必會被前面那人發覺。

四人穿庭過戶，來到寶月樓前，前面那人道：「你在這裏等著。」後面那大漢應了站住，那瘦子逕自上樓去了。雙鷹互相一打手勢，從桉旁攀援而上。他們在十三層的六和塔上尚且上下自如，這五層的寶月樓自然更加不在眼裏。兩人直上樓頂，用足鉤住樓簷。倒掛下來，見一排長窗，外面是一條畫廊，欄杆上新漆的氣味混著花香散發出來，窗紙中透出淡淡的燭光。兩人縱身落入畫廊，只見一個人影從窗紙上映了出來，關明梅用食指沾了唾液，輕輕濕了窗紙，附眼往裏一張。果見乾隆坐在椅上，手裏搖著摺扇。跪在地上稟報的瘦子原來是在杭州曾與陳正德交過手的白振。

只聽白振奏道：「綏成殿已經燒光了，看守的親兵沒一個逃出來。」乾隆喜道：「很好！」白振又又頭道：「奴才該死，紅花會的叛徒卻擒拿不到。」乾隆驚道：「怎麼？」白振道：「太后身邊的遲玄與武銘夫兩人要敬什麼毒酒，不知怎麼洩了機，動起手來，奴才正在管綏成殿的事，被遲武兩人放了他們出去。」他知道乾隆與太后之間是面和心不和，所以把罪責都推到了太后的心腹遲武兩人身上。

乾隆嗯了一聲，低頭沉吟。陳正德指指白振，又指指乾隆，向妻子打手勢示意：「我鬥那白振，你去刺殺皇帝！」關明梅點了點頭，正要破窗而入，白振忽然拍了兩下手掌。陳正德一把拉住妻子手臂，左手搖了搖，示意只怕其中有什麼古怪，瞧定一下再說，果然床後、櫃後、屏風後面悄沒聲的走出十二名侍衛來，手中各執兵刃。天山雙鷹心想：「保護皇帝的必是一等一的高手，我們兩人貿然下去雖不致遭擒，但如刺不到皇帝，反而打草驚蛇，教你躲藏得無法尋找，不如等大夥到來。」只見白振低聲向一名侍衛說了幾句，那侍衛下樓把候在樓下的大漢帶了上來。

那大漢一身黃衣，叩見皇帝，等抬起頭來，雙鷹大出意外，原來是一名喇嘛。乾隆道：「呼音克，你辦得很好，沒露出什麼痕跡麼？」呼音克道：「一切全遵皇上旨意辦理，綏成殿連人帶物，沒留下一點點兒。」乾隆道：「好，好，好，白振，我答應他做活佛的，你去辦吧。」白振道：「是！」呼音克大喜，叩頭謝恩，兩人走下樓來，白振後面跟了兩名侍衛。走到樓前，白振道：「呼音克，你謝恩吧！」呼音克一楞，心想我早已謝過恩了，但皇帝的侍衛隊長既如此說，就又向寶月樓跪下叩頭，等叩了三個頭仰起身來，忽覺項頸中一陣冰涼，兩名侍衛的佩刀架在他的頸中。呼音克大驚，顫聲道：「怎……怎麼？」白振冷笑道：「皇上說讓你做活佛，現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呼音克心中冰冷，知道皇帝原來是要殺他滅口。白振手一揮，兩名侍衛雙刀齊下，又有兩名太監拿了一條氈毯過來，裹了呼音克的屍身去了。

天山雙鷹見乾隆如此狠毒，又驚又怒，忽然遠處人聲喧嘩，數十人手執燈籠火把蜂湧而來，白振疾奔上樓，稟道：「有叛徒作亂，請皇上退到內宮。」乾隆在杭州見過紅花會群雄的身手，知道自己的侍衛實在不是他們敵手，也不多問，站了起來。陳正德放出一個流星，嗤的一聲，一道白光從樓頂升起，劃過黑夜長空，他大聲喊道：「我們等候多時，想逃到那裏去？」兩人知道群雄趕到還有一段時候，這時把皇帝絆住要緊，當下破窗竄入第四層中。眾侍衛不知敵人到了多少，齊吃一驚，只見樓梯口站著一個紅臉老漢、一個白髮老婦，雙劍勝雪，寒氣逼人。兩名侍衛當先衝下，兵刀一交，立覺這兩個老人招術迅捷無比。白振把乾隆負在背上，四名侍衛執刀前後保護，從欄干旁跳下，逕行奔向第三層樓。關明梅手一揚，打出三枚鐵蓮子，對手一避，她已縱身站在三四兩層之間的欄干上，一劍直刺乾隆左肩。

白振大駭，倒縱兩步，早有兩名侍衛挺刀上前擋住。陳正德與三名侍衛交手數合，發現對手都是勁敵，他當即施展上乘輕身功夫，在樓房中四下游走，不與眾侍衛纏鬥。白振一聲唿哨，四名侍衛從四角兜抄過來，後面又是三人，七個人登時將陳正德困在中間。陳正德本事再好，也難敵十名強敵，鬥了十餘招，他回劍擋開左邊一杆短槍，一個鏈子錘，右面一鞭拍的一聲打中了他的右臂。陳正德數十年來對敵，連油皮也未擦傷過一塊，這一下又痛又怒，當即劍交左手，一招「旋風捲黃沙」把眾人逼退數步，低頭一劍直刺，戳入了鞭打他的那名侍衛小腹之中。

關明梅見丈夫受傷，猛衝上前接應，兩人退到第二層樓。陳正德見群雄尚未到達，只怕自己夫婦兩人纏不住這十多名高手侍衛，被他們衝下樓去，這才叫功虧一簣，忙乘隙搶到樓外又去放了一個流星，等到回進樓中，見妻子守在樓梯上，打數合，退一級，真所謂數寸之地，在所必爭。幸而樓梯狹窄，最多容得下三四人同時打她，但仰面迎戰，確已十分吃力。陳正德靈機一動，猛想我何不以攻為守？當下仗劍撲向乾隆，眾侍衛上來抵拒，陳正德早已退後，向攻擊關明梅的侍衛們背後連刺數劍，等有人上來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侍衛們忙不迭的過來護駕。這樣反客為主，立即爭到了先手攻勢。眾侍衛心慌意亂，被他乘機刺傷兩名，關明梅也搶上了四級樓梯。白振見形勢不利，對一名侍衛道：「馬兄弟，你背皇上。」這侍衛就是在杭州被紅花會抓去過的馬敬俠，後來紅花會與乾隆在六和塔定盟，就把他釋放了。馬敬俠蹲下身子，把乾隆負在背上，白振長嘯一聲，雙爪向陳正德抓去。他是嵩陽派的名家，以大力鷹爪功馳名江湖，武功雖稍遜於陳正德，但數十合之內也還不易判別高下。兩人一交上手，陳正德就無法脫身，心中暗暗叫苦，加之他右臂受傷，越戰越痛，單獨抵敵白振已是勉強，何況還有四五名侍衛圍攻。酣鬥中金鉤鐵爪白振雙掌翻飛，招招不離敵人要害，陳正德全神灌注他的雙爪，不提防後心被一名侍衛猛刺一劍。

那侍衛正喜得手，被陳正德奮力回肘一撞，登時頭骨撞破而死。陳正德所受這一劍正中要害，知道今日要畢命於斯，大喝一聲，神威凜凜，白振吃了一驚，倒退一步，陳正德提劍向乾隆猛力擲去。馬敬俠見長劍飛來，要想退讓，卻已不及，他只怕傷了皇帝，拚著手掌重傷，舉手去格，但這一劍正是陳正德臨終一擲，那是何等功力？何等義憤？馬敬俠的肉掌那裏能格得開，波的一聲，手掌被削去半隻，長劍直刺入胸膛之中，對穿而過。

陳正德大喜叫好，心想這一劍也得在乾隆胸前穿個透明窟窿，自己一條命換了一個皇帝，雖死也值得了。白振及眾侍衛見長劍沒入馬敬俠胸膛，關明梅見丈夫受傷擲劍，個個大驚失色，顧不得相互交戰，各自過來搶救。白振把乾隆輕輕抱起，問道：「皇上，怎樣？」乾隆臉已嚇得臉色蒼白，強自鎮定，微笑道：「總算我先有防備。」白振見陳正德那柄劍從馬敬俠身後穿出半尺，乾隆胸口衣服數層全被刺破，不覺駭然，但皇帝竟未傷，愕然不解，說道：「皇上洪福齊天，真是聖天子有百神呵護。」原來乾隆變盟之後，極怕紅花會前來報復，想起二十多年時雍正皇帝半夜被俠客刺死的慘狀，十分寒心，所以這幾日外衣之內總是襯了金絲軟甲，果然救了一命。

白振把乾隆負在背上，見樓梯上已無人阻攔，唿哨一聲，眾侍衛前後擁衛，直奔上樓，將出寶月樓門，乾隆忽然驚呼一聲，一掙下地，只見樓門口當先一人正是陳家洛，他身後火光劍影，數十名英雄豪傑站在當地。乾隆返身急奔上樓，眾侍衛一湧而上，兩名侍衛走得稍慢，被常氏雙俠截住，鬥不數合，三個少林僧上前夾攻，立時擊斃。

原來陳家洛等見了流星訊號，急向寶月樓奔來，但一路有侍衛相拒，邊打邊進，牽延了一些時候，殺到寶月樓時，皇帝被天山雙鷹絆住，竟未逃出。群雄大喜，蜂湧上樓，文泰來虎吼一聲，叫道：「你這兩個賊子在這裏！」原來成璜與瑞大林手執兵刃，站在床前，乾隆也不及問他們從那裏來的，只道：「有刺客，快拿，快拿。」陳家洛一上樓，立即分派各人守住通道。無塵道人仗劍站在第三層通下來的梯口，常氏雙俠守住上來的梯口，趙半山、大雄、大癲、大癡分守東南西北四面窗口，這時乾隆插翅難飛，要想逃出去真是千難萬難。

霍青桐見師父抱住師公不住垂淚，忙走過去，只見陳正德傷口中的血如泉湧，汩汩流出。陸菲青也搶了過來，拿出金創藥給他敷治，陳正德苦笑搖了搖頭，對關明梅道：「我對不住你……累得你幾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後，和袁……袁大哥去成為夫妻……我就在九泉，也心安了。陸兄弟，你幫我成了這件美事……」關明梅長眉立豎，喝道：「這幾個月來，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一片心嗎？」陸菲青心想：「他人都快死了，你們這對冤家還吵什麼，以就口頭上順他幾句又有何妨？」正想開言相勸，關明梅叫道：「這樣你放了心吧！」長劍往喉中一勒，登時氣絕。霍青桐和陸菲青雖近在身旁，但那裏料想得到她如此剛烈，都是不及相救。

陳正德哈哈大笑，突然笑聲頓息，陸菲青俯身下去，只見他抱著妻子身體，兩人都死在血泊裏了。霍青桐伏在雙鷹身上，痛哭不已。

陳家洛從心硯手裏接過那隻來鳳琴，對乾隆道：「且不說六和塔下之盟言如何，我們在海寧塘上曾擊掌為誓，絕不互相加害，你卻用毒酒來害我，今日還有什麼話說？」他舉起琴來往地下用力一摔，一具稀世之珍的千年古琴登時裂成無數碎片，凜然道：「你認賊作父，殘害百姓，是天下仁人義士的公敵！你我兄弟之義，手足之情，再也休提，今日我要飲你之血，給兩位前輩，給我結義兄弟和天下百姓報仇。」乾隆嚇得臉無人色，默不作聲。

天鏡禪師大踏步上前，喝道：「我們在少林寺清修，與世無爭。你怎麼派了賊官來將佛門勝地燒得片瓦不存，今日老衲開殺戒了。」成璜忽地竄出，舉起齊肩棍當頭猛砸下來。天鏡不閃不避，右手撩住棍梢一拖，成璜收腳不住，向前跌來。天鏡反手一掌，嚇的一聲，把成璜半個頭打進了脖子裏去，登時斃命。天鏡右手一抖，齊眉木棍忽然斷成三截。眾侍衛見這個老和尚如此神威，那個敢上前。白振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叫道：「待我來接老禪師幾招。」天鏡「哼」了一聲，待要進招，陳家洛道：「師叔，你傳了弟子降龍十八掌，讓弟子試演一下，請師叔指正。」天鏡道：「也好！」陳家洛道：「白老前輩請！」呼的一掌橫劈過來，白振見來勢兇猛，舉臂一格，受了他一掌，不覺半個身子都酸麻了，心中大吃一驚，暗想：「我與他在杭州交手時勢均力敵，怎麼不到一年，他功力已精進如此？」轉念未畢，陳家洛又是兩掌打到，白振避開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敵手，跳出一步，叫道：「且住！」乾隆忽道：「他是你救命恩人，你們又何必再打？」白振知道皇帝已有疑他之意，從一名侍衛手裏搶了一柄刀來，說道：「陳總舵主，我不是你的對手。」陳家洛道：「我敬重你是條好漢子，只要你不再給皇帝賣命，你就去吧！」趙半山守在東面窗口，往旁側一讓。白振淒然一笑道：「多謝兩位美意，但我不能保護皇上，那是不忠，不能報答你救命之恩，那是不義，不忠不義，又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回刀往自己項頸中一砍，一顆首級飛了起來，篷的一聲，落在地下。

陳家洛扶起霍青桐來，把短劍遞在她的手裏，道：「青桐，你的爹爹媽媽、哥哥妹妹，兩位師父，以及無數同族父老姊妹，都死在這個人手裏，你親手殺了他吧！」霍青桐接過短劍向乾隆走去。瑞大林挺著鋸齒刀來攔，被文泰來斜刺裏躍到，左手抓住背心，提了起來。右拳如擂鼓般在他胸上連打了八九拳。

文泰來手一鬆，瑞大林胸骨脊骨早都已被打斷，軟軟的一團掉在地下。當日他與七名侍衛捉拿文泰來，打得奔雷手身受重傷，此仇到這時方才得報。文泰來見霍青桐持劍上來，乾隆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衛，哈哈一笑，讓在一旁監視。霍青桐走出數步，忽然樓下人聲鼎沸，有人在大聲吆喝，趙半山回頭向外一望，只見寶月樓外火把齊明，御林軍與內廷侍衛，會武的太監等等，何止三四千人，在兆惠、李可秀、鄭親王等人指揮下前來救駕。文泰來大踏步走到窗口，高聲喝道：「皇帝在這裏。誰敢上來，老子先把皇帝宰豬一樣的宰了。」文泰來威風凜凜，聲若雷震，這一喝，樓下眾人登時肅靜無聲，徐天宏和心硯將白振、瑞大林、馬敬俠、成璜等屍體擲下樓來，眾侍衛見這些高手都死於非命，更加不敢亂動，只怕害了皇帝性命。

寶月樓上群雄也是不發一言，凝視霍青桐手裏那柄寒光閃閃的短劍，只見她一步一步走向乾隆。突然間床帳後面人影一晃，一個人奔出來擋在乾隆面前。霍青桐一楞停步，只見這人是個白鬚老者，手中卻抱著一個嬰兒。那老者右手將嬰兒舉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捏在嬰兒喉頭，只要稍一用力，微弱的生命立即消失。那嬰兒又白又胖，吮著小指頭兒，十分可愛。周綺從周仲英身後竄了出來，大叫：「還我孩子！」縱上去就要奪那嬰兒。那老頭叫道：「你上來吧，你要死孩子，你就上來。」周綺失神落魄般獃在當地。原來這老人就是曾任安徽巡撫的方有德，那日在福建原籍娶妾，被群雄趕來一鬧，老奸巨滑，在人叢中溜了，後來會到成璜、瑞大林，知道皇上欲得紅花會群雄而甘心，於是定下奸計，率領軍馬夜襲少林寺，燒死了天虹老禪師，還把周綺的兒子搶了來。他知道這是大功一件，所以與瑞大林等趕到北京來朝見皇帝。乾隆連夜召見，想細問少林寺中是否還留下什麼痕跡，他們三人一上樓，正逢陳家洛等殺到。方有德躲在帳後不敢露面，這時見事情緊急，他雖不會武藝，但陰鷙果決，立即抱了嬰兒出來。

僵持片刻，方有德道：「你們都退出宮去，就還你們這孩子！」霍青桐罵道：「你這魔鬼，你騙人！」她在激動中說的是維語，大家都不懂她說什麼。群雄眼見乾隆已處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銳甲一齊來救，也要先把皇帝殺了再說。那知忽然出來一個手無寸鐵，不會武藝的老人，懷抱一個嬰兒，就把眾人制得束手無策，大家望著陳家洛，等他示下。陳家洛望望霍青桐，想起他的血海深仇，如何不報？眼見到天山雙鷹與章進的屍身，不覺悲憤衝心。但一轉眼見徐天宏滿臉又是氣憤又是痛惜的神色，不禁又望了一眼抱在方有德手裏的那個孩子。這嬰兒還只兩個月大，憨憨的笑著，伸出小手去摸放在他項頸裏的方有德那隻乾枯凸筋的大手。陳家洛心中一凜，回過頭來，只見天鏡眼中閃爍著慈和的光芒，陸菲青輕輕嘆息，周仲英白鬚飄動，身子微戰，周大奶奶張大了口，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陳家洛心想：「周仲英老爺子為了咱們紅花會，斬了周家的血脈，這孩子是他傳種接代的命根……但今日不殺皇帝，以後他加意防備，只怕再無機緣來報此大仇，這是如何是好？」心中正自沉吟，忽聽見周綺一聲驚叫，正要撲上前去，卻被駱冰和李沅芷拉住，只是拚命掙扎，連無塵、文泰來、常氏雙俠等素來殺人不眨眼的豪傑，臉上也都有不忍之色。霍青桐回過身來，將短劍還給陳家洛，低聲道：「死了的人已歸天國！要教這孩子長大之後記得咱們的大仇！」陳家洛點點頭，朗聲對方有德道：「好吧，我們認輸了，我們不傷害皇帝性命，你把這孩子給我。」說著還劍入鞘，伸出雙手去接孩子。

方有德陰森森的道：「哼，誰相信你？你們出宮之後，才能把孩子還你。」陳家洛大怒，喝道：「我們紅花會言出必踐，最重然諾，難道會騙你這老畜生？」方有德道：「我就是信不過。」陳家洛道：「好，那麼你跟我們出宮。」方有德遲疑不給，乾隆聽見陳家洛饒他性命，心中大喜，那裏還顧方有德的死活，說道：「那你就跟他們出宮去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知道。」方有德心頭一寒，聽皇帝口氣，那是要在他死後給他來個追贈封蔭之類，只得說道：「謝皇上恩典。」轉頭向陳家洛道：「我跟你們出去，我這條老命還想要麼？」他是想陳家洛再答應饒他不死，陳家洛知他心意，道：「你作惡多端，也該進地獄啦。」乾隆怕夜長夢多，對方心意又變，催道：「快跟他們出去。」

方有德道：「我一出去，只怕你們留下幾個人又害皇上。」陳家洛怒道：「依你說怎樣？」方有德道：「請皇上聖駕先下樓，我再隨你們出宮。」陳家洛心想到此地步，只得放人，說道：「好，你去吧。」乾隆再也顧不得皇帝尊嚴，拔足向樓門飛奔，經過陳家洛身旁時，陳家洛突然一把拉住，左手拍拍拍拍，清脆響亮地打了他四記耳光，乾隆兩邊面頰登時腫了起來，眾人出其不意，隔了一陣才轟然喝彩。陳家洛罵道：「你記不記得自己立過的毒誓？」乾隆那裏還敢答話，陳家洛手一揮，乾隆打個踉蹌，急奔下樓去了。陳家洛喝道：「拿孩子來！」

趙半山扣住毒蒺藜，望著窗外，只等陳家洛接到孩子，乾隆在樓下出現，他就要大顯身手，數十枚餵毒暗器往皇帝身上射去。

方有德四周回顧，籌思脫身之計，他老奸巨滑，一見趙半山神情，說道：「我要親眼兄到皇上太平無事。才能把孩子交出來。」說著慢慢走向窗口，常伯志罵道：「你這龜兒是死定了的。」緊緊跟在他的身後，只等他一交出孩子，要搶先一掌將他打死。只見乾隆走出樓門，侍衛們一擁而上。趙半山喃喃而罵：「奸賊，奸賊！」方有德見數十名侍衛集在樓下，心想與其在樓上等死，不如冒險跳下，必有武功高強的侍衛接住，就算不幸跌死，也與那孩子同歸於盡，突然抱著孩子，湧身跳出。

群雄出其不意，驚叫起來，常伯志飛抓抖出，如一條長蛇般往方有德腿上繞去，用力上甩。方有德年紀衰邁，那裏禁受得住，身子飛了起來，孩子脫手，兩人齊齊落下。趙半山雙足力蹬，如箭離弦，躍在半空，頭朝下腳向上，左手前伸，已抓住孩子的一隻小腿，同時右手三枚毒蒺藜飛出，打在方有德頭頂胸前。

這時樓上群雄，樓下侍衛，無不大叫，趙半山凝神提氣，左手向裏一彎，已把孩子抱在懷裏，雙足落地，一招太極拳的「雲手」，把撲上來的兩名侍衛推了出去。餘人紛紛來攻，常氏雙俠、徐天宏、周仲英、文泰來一一從樓上躍下，護住了趙半山。趙半山俯首瞧那孩子，只見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顯然對剛才死裏逃生那一躍極感興趣，好像還想來一下子。

陳家洛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聲叫道：「你們要不要他的性命？」乾隆在眾侍衛重重擁衛之下，再無懼怕，火光中突見到福康安被擒，大驚失色，連叫：「住手，住手！」眾侍衛退了下來，周仲英等也不追擊。原來乾隆的皇后是大臣傅恒的妹子，傅恒之妻美貌異常，進宮來給乾隆見到了，就和她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恒共有四子，三個兒子都招為駙馬，乾隆最愛福康安，傅恒朦朦朧朧，數次請求讓福康安做皇帝的女婿，乾隆卻只是微笑不許。乾隆兒子很多，對這私生子卻特別鍾愛。福康安與陳家洛相貌極似，要知兩人便是叔侄，血緣甚近。陳家洛並不知內中尚有這段怪事，但見皇帝著急，胸中已想好了計謀，當下押著福康安，與眾人一齊下樓。周綺搶到趙半山身邊，把孩子抱在手裏，喜得如癡如狂。

一邊是紅花會群雄與少林寺眾僧，另一邊是清宮侍衛與御林軍，寶月樓前本拆成一片黃沙，這時猶如兩軍在戰場上列陣對峙一般。李可秀知皇帝心思，挺身而出，說道：「陳總舵主，你把福統領放下，就讓你們平安出城。」陳家洛道：「皇帝怎麼說？」乾隆剛才吃了四記耳光，面頰腫得猶如熟爛了的桃子，疼痛難當，但見兒子落在對方手裏，只得擺擺手道：「放你們走，放你們走！」陳家洛道：「好，那麼福統領送我們出城吧。」又高聲對乾隆道：「天下百姓恨不得食爾之肉，寢爾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教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膽、夜夜魂夢難安！」轉過身來，說道：「咱們去吧。」眾人擁著福康安，抱了天山雙鷹和章進的屍身，逕向宮外而去。眾侍衛與御林軍眼睜睜的不敢追趕。

出宮不遠，兩騎馬飛馳追來，李可秀在馬上高聲叫道：「陳總舵主，李可秀有話相商。」群雄勒馬等候，李可秀和曾圖南縱馬走近，李可秀道：「皇上說，如放福統領平安歸去，您有什麼意思，都可答應。」陳家洛雙眉一揚道：「哼，還有誰相信皇帝的鬼話？」李可秀道：「務求陳總舵莊示下，小將好去回稟。」陳家洛道：「好，第一，要皇帝撥庫銀重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前更要宏大，宮廷官府，永遠不得向少林寺滋擾。」李可秀道：「這個做得到。」陳家洛道：「第二，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征賦，俘虜的回部男女，一概放歸。」李可秀道：「這也不難。」陳家洛道：「第三，紅花會人眾散處天下，皇帝不得懷恨捕拿。」李可秀沉吟不語，陳家洛道：「哼，真要捕拿，難道咱們就怕了？這位奔雷手文四爺，不在李將軍衙門裏住過一時麼？」李可秀道：「好，我也斗膽應了。」陳家洛道：「明年此日，我們見這三事照辦無誤，就放福統領回來。」李可秀道：「好，就是這樣。」他向福康安道：「福統領，陳總舵主千金一諾，請您寬心，皇上一定下旨加緊辦理這三件事，陳總舵主或許能提前讓您回來。」福康安默然不語。

陳家洛想起白振與李可秀攻打綏成殿旗兵之事，雖然不明原因，但想內中必有重大隱情，不如嚇他一嚇，於是又道：「你對皇帝說，綏成殿中的事，咱們都知道了，要是他再使奸，對他可沒好處。」李可秀一驚，只得答應。陳家洛一拱手道：「李將軍，咱們別過了，你升官發財，可別多害百姓呀。」李可秀拱手道：「不敢！」李沅芷和余魚同雙雙下馬，走到李可秀眼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陣心酸，知道此後永無再見之日，低聲道：「孩子，你自己保重！」兜轉馬頭，回宮去了。李沅芷伏地哭泣，余魚同扶她上馬。群雄馳到城門，與楊成協、衛春華等會合，福康安叫開城門，鐘樓上巨鐘噹噹，響徹全城，正交四更。

眾人出得城來，只見水邊一片蘆葦，殘月下飛絮亂舞，再走數十丈，滿地都是亂墳，忽聽幾個人在邊唱邊哭，唱的卻是維人悼歌。陳家洛和霍青桐都吃了一驚，縱馬上前，問道：「你們悲悼誰啊？」一個老年維人抬起頭來，臉上淚水縱橫，道：「香香公主！」

陳家洛驚問：「香香公主葬在這裏麼？」那維人指著一個墳土未乾的新墳道：「就在這裏。」霍青桐流下淚來，道：「咱們不能讓妹子葬在這裏。」陳家洛道：「不錯，她最愛那神峰裏面的翡翠池，常說：『我能永遠住在那裏就高興了！』咱們把她的遺體運到回部去葬在那池邊。」那老年維人道：「兩位是誰？」霍青桐道：「我是香香公主的姊姊！」另一個維人叫了起來：「啊，您是翠羽黃衫，我在白旗第二隊裏，曾在您手下打過仗。」霍青桐道：「咱們把墳起開來吧。」她與陳家洛，幾個維人、心硯、蔣四根等一齊動手，少林僧中用方便鏟作兵器的甚多，各人鏟土，片刻之間已把墳刨開，撬起石塊，先聞到一陣幽香，眾人齊齊吃了一驚，原來墳中空無所有。陳家洛接過火把來向墳中一照，只見一灘碧血，血旁卻是自己送給她的那塊溫玉。

眾人驚詫不已，那幾個維人道：「我們明明親送香香公主的遺體葬在這裏，整天沒離開過，怎麼她遺體忽然不見了？」駱冰道：「這位妹妹這樣美麗，這樣神異，自然是仙子下凡的了。現在一定又回到天上去，霍青桐妹妹和總舵主不必傷心。」陳家洛拾起溫玉，藏在懷裏，心想喀絲麗美極清極，只怕真是仙子。突然一陣微風過去，香氣更濃，大家感嘆了一會，又搬土把墳堆好，只見一隻玉色大蝴蝶在墳上翩躚飛舞，久久不去。

陳家洛對那老維人道：「我寫幾個字，請你教高手石匠刻一塊碑，立在這裏。」那維人應了。心硯取出二兩黃金給他，作為立碑之資，又從包袱小拿出文房四寶，把一張大宣紙鋪在墳頭。陳家洛提筆醮墨。略一沉吟，寫了一首銘文：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群雄佇立良久，直至東方大白，才連騎向西而去。

（全書完）